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八一・經部・禮類

周禮畿內授田考實一卷 〔清〕胡匡衷撰……一
周禮序官考一卷 〔清〕陳大庚撰……五
周官指掌五卷 〔清〕莊有可撰……一五
周禮學二卷 〔清〕王聘珍撰……七九
周禮故書考一卷 〔清〕程際盛撰……九五
周官故書考四卷 〔清〕徐養原撰……一一三
周禮故書疏證六卷 〔清〕宋世犖撰……一六九
周禮學一卷 〔清〕沈夢蘭撰……一九五
周官恆解六卷 〔清〕劉　沅輯註……二一三
周禮補注六卷 〔清〕呂飛鵬撰……四一七
周禮釋注二卷 〔清〕丁　晏撰……五八一
周禮注疏小箋五卷 〔清〕曾　釗撰……六三七
周禮札記一卷 〔清〕潘　任撰……六九一

2287/01

周禮畿內授田考實

績溪胡匡衷樸齋撰　儀徵吳丙湘校勘

周家授田之法都鄙則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通率三家受六夫之地鄉遂則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通率三家受六夫半之地鄉遂較都鄙多萊五十畝周禮之文具在可覆而按也鄭君遂人注曰六遂之民奇受一廛雖上地猶有萊所以饒遠載師注曰王畿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三

分去一其餘二十四萬夫六鄉之地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其餘九萬夫廛里也場圃也宅田也士田也賈田也官田也牛田也賞田也牧田也九者亦通受一夫焉則半農人也定受田十二萬家也甸稍縣都合居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通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十八萬家也其在甸七萬五千家爲六遂餘則公邑鄭君此注以都鄙授田之制爲鄉制鄉遂授田之制爲都鄙制鄉與遂本同也而離而二之遂與都鄙本異也而混

而一之然其注小司徒云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則固以不易一易再易爲都鄙制矣前後二注自相違戾今試求之於經大司徒職曰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下卽云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則不易一易再易之爲都鄙無疑也遂人掌鄰里酇鄙縣遂之制而曰辨其野之土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則田萊之爲遂制亦無疑也所疑者鄉之萊經無文耳小司徒職曰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

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六鄉制也鄉詳軍制故言人數而不言畝數遂詳田制故言畝數而不言人數鄉之上地卽遂之上地田百畝萊五十畝也鄉之中地卽遂之中地田百畝萊百畝也鄉之下地卽遂之下地田百畝萊二百畝也鄉曰上地中地下地遂亦曰上地中地下地仍其文以見其互相備也鄉遂曰上地中地下地都鄙曰不易一易再易殊其名以見其制不侔也且卽以鄭君之注遂人也曰遂之軍法追胥起役如六鄉其注小司徒也曰鄉之田制與遂同則固明以鄉遂授田爲一制矣其注遂人之以下劑致甿也曰民雖受上田中田下田

及會之以下劑爲率謂可任者家二人其注旅師之新
甿以地之美惡爲之等也曰七人以上授以上地六口
授以中地五口以下授以下地則固以鄉之上地家七
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解遂制而鄉之上地中地
下地卽遂之上地中地下地明矣然則載師注之言不
信乎曰其論授田之制則非其計地之數則實郊之內
王城居中室宇輻湊涂巷紛錯其與二百里至五里之
野曠人稀者有間也鄭君以爲遠郊之內山陵等項三
分去一甸稍縣都十八分去五此其說不可易也是故
郊地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以三分去一計之除十二
萬夫仍二十四萬夫六鄉七萬五千家上地中地下地

通率六家受十三萬夫之地共受地十六萬二千五百
夫二十四萬夫除十六萬二千五百夫其餘七萬七千
五百夫以任壓里場圃九等田按壓里以下九者原有增減不定不比六鄉可以數計鄭注九者通受一夫則半農人亦約畧之辭甸地十二同一百八萬夫之
地以十八分去五計之除去三十萬夫仍餘七十八萬
夫六遂七萬五千家上地中地下地通率六家受十三
夫之地共受地十六萬二千五百夫七十八萬夫除十
六萬二千五百夫其餘六十一萬七千五百夫以爲公
邑稍之地二十同積二十萬里內除采地二十五里者
六十三三等采地之數說詳後其餘盡爲公邑縣之地二十八同
積二十八萬里內除采地五十里者二十一其餘盡爲

公邑都之地三十六同積三十六萬里內除采地百里
者九其餘盡爲公邑其稍縣都計地之法依載師注以
十八分去五爲率其三等采地授田之制依小司徒注
以不易一易再易三家受六夫之地爲率稍縣都內公邑授田亦與采地同
準此推算方得其實
大司馬職云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
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
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注云令邦國
之賦亦以地之美惡民之衆寡爲制如六遂矣上地食
者參之二卽所謂田百畝萊五十畝也中地食者半卽
所謂田百畝萊百畝也下地食者參之一卽所謂田百

畝萊二百畝也可用者家三人則與鄉之上地家七人
可任也者家三人合可用者二家五人則與鄉之中地
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合可用者家二人則與鄉
之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合小司徒遂人各舉
其偏大司馬統言其全益見鄉遂之無二制而周禮之
言上地中地下地皆其與不易一易再易別也
鄭注大司徒云王制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
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此蓋夏時
采地之數周未聞矣注小司徒云采地其制三等百里
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
甸尙書大傳云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

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鄭注云八州州二百一十國畿內九十三國按據此則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夏殷采地三等之數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者周制采地三等之數而九十三國則周與夏殷同也故孔沖遠賈公彥皆以周制畿內三等采地爲九十三國

周禮序官考

常熟 陳大庆 子堅

周官之爵六等曰公曰孤卿曰中大夫下大夫曰上士曰中士曰下士庶人在官者屬焉后宮婦官之爵亦六等女給事屬焉官有別職同官而相爲副貳者有別職別官而自有副貳者有惟有官長而不假副貳者合而考之備公卿中下大夫上中下士者鄉老鄉大夫卿州長中大夫黨正下大夫族師上士閭胥中士比長下士也備卿中下大夫上中下士者大宰小宰中大夫宰夫下大夫司徒小司徒中大夫鄉師下大夫宗伯小宗伯中大夫肆師下大夫司馬小司馬中大夫軍司馬下大夫輿司馬上士行司馬中士司寇小司寇中大夫士師下大夫也備中下大夫上中下士者遂人遂師下大夫遂大夫縣正下大夫鄙師上士酇長中士里宰下士鄰長無爵內史大行人小行人下大夫司儀上士行夫下士也備中下大夫上中士者司會也備中下大夫上下士者司樂樂師下大夫也備中下大夫中士者職方也備中大夫上下士者校人也備中大夫上士者師氏戎右也惟有中大夫者大馭戎僕也備下大夫上中下士者司市司門稟人大卜卜師上士卜人中士大祝小祝中士大史小史中士巾車大僕小臣上士祭僕中士御僕下士也備下大夫上中士者內宰也備

下大夫上下士者大府射人也備下大夫中下士者司
士也備下大夫上士者大師小師上士瞽矇眡瞭無爵也備下大夫
中士者保氏冢人墓大夫諸子虎賁司甲司弓矢也惟
有下大夫者齊右齊僕也備上中下士者宮正膳夫泉
府土均稻人職喪喪祝外史都司馬象胥也備上中士
者玉府司書職內職歲職幣載師縣師司關掌節舍人
天府都宗人家宗人也備上下士者醫師司勳掌固候
人司右繕人土方職金掌客朝大夫庶子無爵也惟有上士
者內小臣道右道僕田僕僕夫沈氏補也備中下士者宮
伯庖人內饔外饔獸人敝人酒正宮人司裘典婦功封
人牛人遺人均人質人廛人旅師委人土訓誦訓山虞
大山澤虞大澤大藪迹人卝人囿人倉人司祿典祀大胥磬師
鍾師笙師鎛師籥章馮相保章御史典路車僕司常司
險旅賁馭夫山師川師邍師司圜司隸布憲都則庶子無爵
都士家士也惟有中士者食醫疾醫內府外府鼓人閽
師司諫司救典瑞典命司服典同籥師韎人簭人占夢
眡祲司巫巫師男巫女巫之師後放此馬質掌彊司兵槀人懷方
合方訓方形方匡人撢人遂士縣士方士訝士朝士司

氏司刑環人掌訝掌交掌察也惟有下士者亨人甸師
籩人腊人瘍醫獸醫凌人掌舍幕人掌次掌皮寺人沈氏
補典絲典枲染人追師屨人夏采舞師牧人充人調人
媒氏稍人草人山虞中山小山林衡大中小川衡大中小澤虞中澤
中藪小澤小藪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掌炭掌荼掌蜃場人司
稼鬱人雞人司尊彝司几筵韎師舞者無爵旄人舞者無爵
鞮鞻典庸器司干菙氏占人甸祝詛祝量人小子羊人
司爟環人挈壺服不射鳥羅氏掌畜節服隸僕弁師司
戈盾趣馬巫馬醫無爵牧師庾人司刺司約司盟司厲犬
人掌囚掌戮禁殺戮禁暴野廬蜡氏雍氏萍氏司寤司
烜條狼修閭冥氏庶氏穴氏翨氏柞氏薙氏硩蔟翦氏
赤犮蟈氏壺涿庭氏銜枚伊耆掌貨賄也備府史胥徒
者大宰宮正宮伯膳夫庖人內饔外饔亨人甸師獸人
敝人酒正凌人宮人大府玉府司會職幣內宰司徒封
人牛人載師縣師遺人均人師氏保氏司市質人廛人
司門司關掌節遂人旅師土均稻人山虞大山澤虞大澤大藪
卝人掌葛廩人舍人倉人宗伯司尊彝天府典瑞典命
司服典祀冢人墓大夫職喪司樂典同磬師鍾師笙師

鞮師旄人籥師籥章鞮鞻典庸器大卜龜人大祝喪祝
司巫巫師大史內史御史史列府上巾車典路車僕司常都
宗人家宗人司馬司勳掌固射人司士諸子司右大僕
隸僕司甲司兵司弓矢繕人槀人校人職方土方懷方
合方訓方形方山師川師遂師都司馬司寇遂士縣士
方士訝士朝士司民司刑職金司圜司隸布憲大行人
掌客掌訝都士家士也備府史胥者虎賁也備府史徒
者醢人腊人醫師掌舍幕人掌次內府外府司書職內
職歲司裘掌皮典婦功典絲典枲染人追師屨人鼓人

牧人泉府每門下士司門每關下士司關委人掌染草掌荼
掌蜃場人司祿韢人卝人司几筵大胥韎師司干占人
簭人甸祝詛祝馮相保章馬質量人司戈盾巫馬司刺
司約司盟犬人掌四掌交朝大夫都則也備府胥徒者
囿人也備府徒者角人羽人也備史胥徒者充人山虞
中山林衡大中川衡大中澤虞中中澤藪掌疆掌畜禁暴環人也備
史胥者胥師無爵附也備史徒者內小臣夏采閭師司諫
司救調人媒氏稍人草人土訓誦訓山虞小山林衡小川
衡小澤虞小澤小藪迹人掌炭司稼雝人薙氏占夢眡祲小

子羊人司險候人環人挈壺旅賁弁師廋人圉人撢人
司厲掌戮禁殺戮修閭掌察掌貨賄也惟有史者賈師
無爵附也備胥徒者舞師徒曰舞徒外史牧師野廬條狼也惟
有徒者司爟服不射鳥羅氏節服趣馬蜡氏雍氏萍氏
司寤司烜冥氏庶氏穴氏翨氏柞氏薙氏硩蔟翦氏赤
犮蟈氏壺涿庭氏銜枚伊耆象胥也府史胥徒俱無者
食醫疾醫瘍醫獸醫寺人鄉老鄉大夫以下不數遂大夫縣正以下
不數大師小師不數戎右齊右道右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
僕夫沈氏馭夫也非府史胥徒而相類者工也賈也奄也

工賈皆領於有爵者奄則自為一官備工賈者玉府典
婦功也惟有工者追師屨人弁師龜人巾車也惟有賈
者庖人大府職幣典絲泉府馬質羊人巫馬犬人也奄
則酒人漿人籩人醢人醯人鹽人冪人內司服縫人春
人饎人槀人守祧內小臣寺人又有爵者中也工賈奄之外又有閽
韎師旄人俱有男巫凡以神士者虎士虎賁方相馬醫巫馬閽師圉
人家司馬罪隸蠻隸閩隸夷隸貉隸庶子朝大夫都則亦無
爵者也其后宮婦官之爵夫人視公沈氏九嬪視孤卿世

婦視中大夫十二小卿下大夫女御視上士視中士視下士
春官世婦卿下大夫即天官世婦女祝女史即女御視
上士者春官世婦中士即女御視中士者內司服縫人
女御即女御視下士者說並據沈氏又有內宗外宗亦婦官有爵者也其
給事之女巫師則有女巫以類附也世婦有女府女史酒
人有女酒漿人有女漿籩人有女籩醢人有女醢醯人
有女醯鹽人有女鹽冪人有女冪縫人有女工舂人有
女舂抌饎人有女饎槀人有女槀守祧有女祧也世婦
十二奄皆兼有奚也女祝女史內司服則惟有奚也
周官設官雖以三百六十為額然職事人數不止于此

合五官考之公三人鄉老二鄉一公也孤三人沈氏卿一人大
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也六人鄉大夫每鄉一卿也凡十一
人中大夫一人師氏內史也二人小宰司會小司徒遂
人小宗伯司樂小司馬戎右大馭戎僕校人小司寇大
行人也四人職方也六人遂大夫每遂一中大夫也三十人州
長每州一中大夫也凡六十八人下大夫一人保氏也二人大
府內宰司市司門廩人冢人墓大夫大師大卜大祝大
史內史巾車射人司士諸子虎賁大僕司甲司弓矢齊
右齊僕也四人宰夫司會鄉師遂師肆師樂師軍司馬

士師小行人也八人職方也三十人縣正每縣一下大夫也百
五十八人黨正每黨一下大夫也凡二百六十九人上士一人天
府也二人宮正膳夫醫師玉府司書職內職幣載師縣
師師氏司關掌節土均稻人舍人職喪喪祝都宗人家
宗人司勳掌固司右繕人戎右道右職金掌客也四人
大府職歲內宰內小臣司市泉府司門廩人小師卜師
大祝大史內史外史巾車射人小臣校人也五人土方
也六人候人象胥每翟一人合六翟得此數據沈也八人大宰司會司
徒遂人宗伯司樂輿司馬鄉士司儀也十人僕夫沈氏補

也十二人道僕田僕也百五十人鄙師每鄙一上士也七百
五十人族師每族一上士也凡千一百五十八人中士二人宮
伯獻人食醫內府外府司裘典婦功牛人閭師遺人均
人保氏司諫司救質人廛人委人土訓誦訓卝人天府
典瑞典命司服典祀典同笙師鎛師籥章龜人簭人占
夢眡祲司巫馮相保章典路車僕司常馬質司險旅賁
山師川師司刑司隸布憲也四人宮正膳夫庖人內饔
外饔獸人酒正宮人玉府司書職內職幣封人載師縣
師司關掌節旅師土均稻人迹人𠢆人舍人倉人司祿

冢人職喪大胥磬師鍾師籥師喪祝巫師都宗人家宗
人諸子司兵稾人訓方形方遂師匡人撢人環人也六
人鼓人司士祭僕朝士司民司圜也八人疾醫職歲內
宰司市泉府司門廩人墓大夫卜人小祝小史內史外
史御史巾車掌疆司甲司弓矢懷方合方訝士掌訝掌
交掌察也十二人虎賁遂士冢胥（每翟二中士）也十六人大
宰司會司徒遂人宗伯行司馬職方司寇方士大行人
也二十人馭夫也三十二人縣士也七百五十人鄙長
（每鄙一中士）也三千人閭胥（每閭一中士）也凡四千四百九十六

人下士一人幂人雞人服不射鳥羅氏庶氏穴氏硩蔟
翦氏赤犮蟈氏壺涿庭氏伊耆也二人甸師凌人典絲
典枲染人追師屨人舞師充人調人媒氏角人羽人掌
葛掌染草掌炭掌荼掌蜃鬱人鬯人司尊彝司几筵蘇
師司干蓋氏甸祝詛祝量人小子羊人司爟掌畜隸僕
弁師司戈盾巫馬司刺司約司盟司厲犬人掌戮禁殺
戮薙氏萍氏司寤修閭冥氏翨氏雍氏銜枚都則也四
人宮伯亨人獻人鼈人腊人醫師獸醫掌舍掌次司裘
掌皮典婦功夏采牛人遺人均人質人廛人稍人委人

草人土訓誦訓廾人典祀笙師鎛師旄人籥章鞮鞻典
庸器馮相保章典路車僕司常司勳司險司右繕人牧
師山師川師職金布憲蜡氏掌客也五人寺人（補沈氏）也
六人牧人環人挈壺禁暴野廬司烜條狼也八人宮正
膳夫庖人內饔外饔獸人瘍醫酒正宮人大府封人旅
師土均稻人迹人囿人倉人司祿司稼職喪小胥磬師
鍾師占人喪祝掌固射人節服遂師柞氏也十八人土方
也十二人候人司士御僕司圖掌囚司隸也十六人司
市泉府司門廩人司樂大卜大祝大史內史外史御

史巾車旅賁校人掌貨賄也十八人場人（每場二下士合九場得此數據沈）
也二十四人每門下士每關下士廛人（每閭二下士）也
三十二人大宰司徒遂人宗伯司馬司寇行夫也四十
三人馭夫（三字據疏補）也四十八人冢胥（每翟八下士）也百九十
八人趣馬（每阜一下士）也三千人里宰（每里一下士）也萬五千人比
長（每比一下士）也凡萬九千五百十六人庶人在官之數府
一人宮伯亨人甸師內府外府追師屨人牧人角人羽
人掌葛掌染草掌荼掌蜃鬯人典同韎師籥章鞮鞻占
人萍人[illegible]司[illegible]人隸僕司戈盾繕人巫

馮司刑司刺司約司盟犬人掌客也二人宮正膳夫庖
人內饔外饔獸人𩾲人鼈人腊人醫師酒正凌人宮人
掌舍幕人玉府司書職幣司裘掌皮典婦功典絲典枲
染人封人鼓人牛人載師縣師遺人均人師氏保氏質
人廛人司門司關掌節旅師委人土均稍人廾人囿人
舍人倉人司祿鬱人司几筵典瑞典命司服典祀冢人
墓大夫職喪大胥鍾師笙師鎛師旄人籥師司干大卜
龜人大祝喪祝巫師馮相保章典路車僕司常都宗人
家宗人司勳掌固射人司士諸子虎賁大僕司兵稾人

土方山師川師職金布憲掌訝掌交也三人朝士司民
司圜也四人掌次大府司會職歲內宰司市泉府
遂人司尊彝天府司樂磬師典庸器大史內史御史巾
車司右司甲司弓矢校人職方懷方合方訓方形方邍
師訝士大行人也五人司隸也六人大宰司徒宗伯司
馬司寇遂士掌囚也八人廩人縣士方士也九人場人
每場一人也十二人每門下士每門一人每關下士每關一人也凡四
百五十五人史一人攈人夏采掌葛掌荼掌蜃鬱人鬯
人雞人司几筵司服典同韎師籥章鞮鞻饎氏甸祝詛

祝司巫小子羊人司厲掌戮禁殺戮修閭也二人宮伯
亨人甸師鼈人腊人醫師凌人幕人掌次玉府內府外
府內小臣典絲典枲染人追師鼓人牧人充人閭師師
氏保氏司諫司救調人媒氏稍人草人土訓誦訓迹人
廾人掌染草掌炭司尊彝天府典瑞典命典祀磬師鍾
師笙師鎛師旄人籥師典庸器司干大卜龜人占人簭
人占夢眂祲喪祝典路車僕司常馬質司險環人挈壺
掌畜諸子旅賁隸僕弁師司戈盾繕人巫馬司刑司刺
司約司盟犬人掌客也三人禁暴也四人宮正膳夫庖

人內饔外饔獸人𩾲人宮人掌舍司書職內職幣司裘
掌皮典婦功封人牛人載師縣師遺人均人質人廛人
司門司關掌節旅師委人土均稍人舍人倉人司祿司
稼冢人墓大夫職喪大胥大祝巫師馮相保章都宗人
家宗人司勳量人掌固掌疆射人司士司右大僕司兵
槀人懷方合方訓方形方山師川師匡人撢人職金布
憲環人掌訝掌交掌察掌貨賄也五人土方也六人候
人朝士司民司圜也八人酒正大府司會職歲內宰司
市泉府司樂大史內史巾車虎賁司甲司弓矢校人邍

師訝士大行人也九人場人每場一人也十人司隸也十二
人大宰司徒遂人宗伯司寇遂士掌四也十六人稟人
司馬職方縣士方士也二十四人每門下士每門二人每關
下士每關二人虞人每閑二人也百二十人御史序史府上也凡千有
十一人胥一人典瑞典命司服笙師司巫也二人宮伯
職幣質人廛人掌節掌葛司尊彝天府典同鎛師旄人
籥師籥章鞮鞻氏外史典路車僕司勳射人掌畜諸子
大僕司兵繕人槀人司刑掌客也三人司民也四人宮
正庖人獸人玉府舞師充人遺人均人司門土均廾人

舍人倉人典祀職喪磬師大卜龜人大祝喪祝巫師大
史內史御史司常都宗人家宗人掌固司士隸僕牧師
懷方合方訓方形方山師川師布憲環人掌訝也五人
亭人司會巾車土方也六人封人載師保氏鍾師朝士
禁暴條狼也八人酒正遂人宮人大府內宰縣師司關
旅師圉人司樂典庸器司右司甲司弓矢校人遺師訝
士職金大行人也十八人內饔外饔稍人也十二人大宰
膳夫司徒師氏司市遂人宗伯家人司寇遂士野廬也
十六人掌彊職方縣士方士司圜也二十八人牛人墓大

夫司隸也三十八人甸師獻人稟人也三十二人司馬也
八十人虎賁也凡九百五十四人徒二人哲蔟翦氏赤
犮蟈氏壺涿庭氏伊耆也四人追師屨人夏采雞人簭
人占夢眡祲甸祝詛祝服不射鳥節服弁師司戈盾司
刺司約司盟庶氏穴氏也六人司爟也八人司書內小
臣土訓誦訓角人羽人掌染草掌蜃鬱人鬯人司几筵
華氏占人馮相保章馬質量人小子羊人羅氏旅賁匡
人撢人雍氏萍氏司寤寔氏翨氏銜枚也十人內府外
府調人媒氏典瑞典命司服笙師司巫也十二人稍人

草人環人挈壺司厲掌戮禁殺戮司烜修閭也十六人
饎人犬人掌蔡也二十人宮伯腊人醫師職內職歲職
幣典婦功典枲染人鼓人閭師司諫司救質人廛人掌
節掌葛掌炭掌荼司尊彝天府典同鎛師旄人籥師籥
章鞮鞻司干外史典路車僕司勳射人掌畜諸子大僕
司兵繕人槀人巫馬司刑柞氏薙氏掌客也三十人司
民也三十二人掌交掌貨賄也四十人宮正庖人獸人
掌舍幕人司裘掌皮舞師充人遺人均人司門委人土
均迹人廾人舍人倉人司祿司稼典祀職喪大胥磬師

韎師大卜龜人大祝喪祝巫師大史內史御史司常都
宗人家宗人掌固司險司士隸僕牧師懷方合方訓方
形方山師川師布憲蜡氏環人掌訝也四十八人玉府
每門下士每門四徒每闕下士每闕四徒也五十人亨人司會巾
車土方也六十人封人牧人載師保氏鍾師朝士禁暴
條狼也八十人酒正凌人宮人掌次大府內宰縣師泉
府司關旅師囿人司樂典庸器司右司甲司弓矢校人
遂師訝士職金大行人也百人內饔外饔稍人也百二
十人大宰膳夫司徒師氏司市遂人宗伯冢人候人司

寇遂士掌四野廬冢胥每翟二十也百六十人掌疆職方縣
士方士司圜也百八十人場人每場二十也二百人牛人墓
大夫司隸也二百四十八人庾人每閑二十也三百人甸師廞
人廩人也三百二十八人司馬也千一百五十二人趣馬
每皁四徒員皁一趣馬合百八十趣馬七百二十徒驚一趣馬六皁合十八趣馬四百三十二徒驚馬徒數據
沈氏也千七百二十八人圉師每乘二徒員乘一圉師合五百四十圉師千有八十
徒驚一圉師三乘合一百有八圉師六百四十八徒無餘附也凡萬四千一百二十
四人工二人追師也四人典婦功龜人弁師也八人玉
府屨人也百人巾車也凡百三十人賈二人羊人巫馬

也四人職幣典婦功典絲馬質犬人也八人庖人玉府
泉府也十六人大府也凡六十四人奄一人籩人醢人
冪人內司服也二人醯人鹽人縫人舂人饎人也五人
漿人也八人稾人守祧也十人酒人也凡四十五人其
餘四人方相馬醫也十人內豎也十六人韎師舞者也
二十八人閽人沈氏補八人也百二十八人罪隸蠻隸閩隸夷
隸貉隸也三百人瞽矇眡瞭也六百四十八人閭師員五
百四十驚一百八也八百人虎士也二千八百八人圉人員二千一
百六十驚六百四十八也萬五千人鄉長每鄉一人也凡二萬五百十

八人后宮婦官之數夫人三人沈氏九嬪九人卿十二人
每宮二下大夫二十四人每宮四世婦也凡三十六人上士
十二人女祝四女史八中士四十八人每宮八下士十二人沈氏內司
服女御二爲四合縫人女御又得此數女御也凡七十二人給事之女女
府凡十二人每宮二女史凡十二人每宮二其餘二人女舂
抗也八人女饎也十人女籩女冪也十五人女漿也十
六人女槀每奄二女祧每廟二也二十八人女醯女醢女鹽也
三十八人女酒也八十人女工也皆類於胥也凡二百四
十七人奚五人舂人也八人女祝內司服也十六人女

吏也二十八人遂人冢人也三十八人縫人也三十二人守祧每廟四奚也四十八人醢人醯人鹽人饎人稾人每奄五奚也九十六人世婦每宮十六奚也百五十人漿人也三百人酒人也類於徒也凡八百八十五人通計五官有爵者二千六百四十四人鄉遂官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二人庶人在官者三萬七千三百有一人婦官百二十八人女給事千一百五十六人總六萬四千有九十三人也其無常數者男巫女巫凡以神士者內宗外宗旄人舞者也其數之不可考者胥師賈師皆二十肆一人及其史皆二史司虣十肆一人司稽五肆一人胥二肆一人肆長每肆一人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下士八府二史四胥八徒八十中山下士六史二胥六徒六十小山下士二史一徒二十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二史四胥十二徒百二十中林麓下士六史二胥六徒六十小林麓下士二史一徒二十川衡大川中川小川如林衡澤虞大澤大藪中澤中藪小澤小藪如山虞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中士四下士八府二史八胥八徒八十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于公司馬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下士四府二史二庶子八徒二十都則中士一下士二府一史二庶子四徒八十注云當言每都都士中士二下士四府二史四胥四徒四十注云當言每都家士如都士也其闕者冬官是也

序官考　十六

右序官考一卷陳甥子堅本果堂沈君周官祿田考而作也纔析條分鈎稽綜貫于成周一代官職人數若綱在綱矣甥早歲嗜學尤熟于三禮惜年不永故撰述止此一斑錄付剞劂益不勝玉碎珠沈之感嘉慶己巳嘉平月望後三日舅氏張海鵬書于傳望樓

序官考　十七

周禮序官考終

周官指掌

周官指掌序

周官一書爲成周致治之書自大經大法以及一名一物之微莫不有精義貫徹於其際立一代之典章亦萬世之法守語大莫載語小莫破是元公兼三王施四事夜以繼日坐以待旦殫精竭慮以成之者也歷代諸儒論之詳矣第此書晚出重以劉歆附益公孫祿所謂顛倒五經使學者疑惑也吾人生於千百載之下遙度千百載以上蔑古者荒泥古者鑿揆其流失厥弊惟均

此經學之所以不明於世歟余亡友莊大久先生清而不矯和而不流輔曾爲之撰傳已備詳其梗概矣生平深思好學窮經嗜古自髫齡至白首矻矻終年無間寒暑著述各經不下二十餘種而心力尤萃於周官即如方位經體之迹經祇渾舉大端而先生於經緯曲直尋其條目推勘無遺分刌節劃朗秩眉列比而聯之規制大備稽其爲類凡有百篇編爲五卷名之曰周官指掌直如與元公精思幸得躬歷國野相與

經營荒度以迄落成故言之鑿鑿法度及義理之精密顯揭如此不特足以嘉惠後學亦且有功於古人宜乎其族祖養恬先生見之大加嗟賞也輔促其付梓而先生旋以疾卒事不果行迄今墓有宿草矣披覽遺編爲之泫然會先生季子詵男令河南南陽欲纘成先志問序於輔輔資學蕪鈍先生辱與輔交而曾不能窺此書之奧窔書略歸之慙負多矣道光九年七月左輔序

經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周官者有周設官分職之書猶後世官志也夫禮有禮書刑有刑書則凡六典之屬莫不各有其書往古則三王五帝之書九州四海則土地之圖四方之志與夫山林川澤之名物歷代因國之世系一技一能之世守亦莫不各有其書而或者以爲周禮盡在於是則非也然而職掌所及禮之大端頗多可考故其方位國野亦參互可求則是書之不燼於秦蓋亦周

先王禮意之精有不弊於霄壤者在也乃或疑其官職多闕冬官盡亡質之他書動多齟齬因以爲未成之書是固不然夫周自武王克商以及幽王之末三百餘年典禮詳備而官守獨無成書藏諸故府其將何以爲治詩曰皇父卿士又曰大師皇父以大師而兼卿士周官所不載也然平王東遷鄭伯爲王左卿士則卿士又分左右矣官制變易禮儀增損乘乎時俗不能盡同此亦如刑書之比例不常而大綱要無異耳

經曰以八法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今以五官校之前列官名即官屬也後數所掌即官職也大宰治其要小宰治其凡宰夫治其目則是書即八法中之二也又何疑焉或又以爲周制富於繁文官多而職瑣故後至春秋失之於弱是又不然夫封建雖云世國然諸侯薨其子必三年喪畢以士服入見然後爵命外則監牧大小相維内則孤卿命於天子親貴則諸侯可内兼王官賢能則王官亦

外擇牧伯故雖幽王昏暴而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又曰佻佻公子行彼周行諸侯其孰敢不歸事而奔命邪迨東周日就衰微若齊桓晉文之雄傑秦穆楚莊之跋扈皆未嘗無改物之心然而請隧問鼎空言折屈終逡巡而不敢爲其事則禮教之維持固已多矣至於敬王王室大亂存亦僅已而劉卷會於召陵至者十有八國五伯之盛未嘗有也孔子以爲東周可爲其人存則其政舉豈虛語哉或又以爲周官所詳

莫如會計小宰職曰凡失財用物辟名者官刑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是理財之書其著者也則尤大不然夫公孤坐而論道六卿率屬雖大事亦治其要財用者國之所不能廢理其得失有司之事耳冢宰自王之飲食居處及宿衞及後宮無所不統則冢宰之專職惟在王躬蓋王雖一言一動皆爲冢宰所掌不止師傅之嚴也國用之制亦因王之財用及之其一端耳若後人執唯王不會之文縱人主之嗜欲豈

真先王列職之意哉記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又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夫王者度地居民地邑民居相得進賢退不肖好惡與民同之不患無財用也設官致治當探其本豈僅理財乎至其過信者則又以爲非周官之制不足以致大平三代以後動多苟簡故不能爲治是又不盡然夫周之立政固盡倫盡制然亦一王之典耳後世因時制宜雖或多所未善要亦有不相沿襲之道如篡虛美而不知

達變未爲識治體也況乎厲幽之爲君猶成康也榮虢之爲臣猶周召也然而天下大壞者非其人則雖有文武之政而不行也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傳曰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各居其列者尊卑內外各當其人官無不稱其職也因作周官指掌凡百篇編爲五卷以究其時建國立極之大略云乾隆五十五年歲次庚戌六月既望乙丑武進莊有可

周官指掌目錄

第一卷

天下十畿里數第一

王畿城郭鄉遂郊野甸稍都鄙方千里數第二

王城方位里數第三

王國郭內方位里數第四

王朝職官人數第五

六鄉士官人數第六

遂官人數第七

甸官人數第八

工賈師長人數第九

城鄉遂司民數第十

六鄉州里閭里廛里方位第十一

國學澤宮圜丘方丘及囿游場圃方位第十二

六鄉卒伍第十三

近郊夫屋宅田士田賈田里數第十四

六遂郊里方位第十五
徑畛涂道路遂溝洫澮川第十六
遠郊里數及耦耡官田牛田賞田牧田第
十七
甸地公邑方位第十八
甸地經界第十九
甸地里數第二十
丘乘第二十一
六軍第二十二

軍行總制第二十三
六鄉稅斂官祿第二十四
六遂稅斂官祿第二十五
甸地稅斂官祿第二十六
稍食第二十七
貢賦之征第二十八
力政第二十九
工府賈市列肆第三十
第二卷
稍里地數第三十一
家邑分地總數第三十二
稍地地治之官稅斂官祿總數第三十三
家乘家采總數第三十四
都鄙里數第三十五
三都封地里數爵等國數第三十六
三都城制第三十七
三都附城里制第三十八
三都甸地丘乘總數第三十九

三都都官人數第四十
三都都用王賦總數第四十一
天下諸侯國數第四十二
六服封地里數第四十三
五等諸侯封國賓食里數第四十四
五等諸侯中城里數第四十五
五等諸侯外城里數第四十六
五等諸侯鄉里圍游場圃方位里數第四
十七

五等諸侯鄉遂田里第四十八
五等諸侯甸地上乘軍制第四十九
五等諸侯職官人數第五十
五等諸侯家邑家乘第五十一
五等諸侯都鄙第五十二
附庸總制第五十三
閒田第五十四
第三卷
宮制第五十五

宮室總制第五十六
朝制第五十七
宗廟明堂學宮第五十八
民居第五十九
郊社神祇祭祀總制第六十
宗祖廟數世室第六十一
廟祧昭穆世系第六十二
禰廟第六十三
宗制第六十四

追享朝享祠禴嘗烝肆獻祼饋食第六十
五
饗十二獻食十二舉燕間脩右第六十六
朝覲宗遇會同第六十七
第四卷
三綱第六十八
三族第六十九
三黨第七十
后夫人九嬪世婦女御第七十一

世子第七十二
庶子爲君第七十三
公孤卿大夫士第七十四
公侯伯子男附庸第七十五
九牧第七十六
邑都邦國第七十七
路車第七十八
旗物第七十九
王馬第八十

舟師王舟第八十一
冕弁冠第八十二
衣服第八十三
韠帶佩笏偪第八十四
舄屨第八十五
副編次衡笄第八十六
后六服第八十七
工作第八十八

第五卷

大喪第八十九
詩章樂舞歌吹金奏第九十
八音第九十一
律同和合第九十二
正歲正月第九十三
歲差第九十四
原本第九十五
同情第九十六
因勢第九十七

達變第九十八
厚生第九十九
自强第一百

周官指掌卷一

莊有可著

天下十畿里數第一

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以次加曰侯甸男采衛要夷鎮藩凡十畿方五百里者面二百五十里也凡天下之地王者制治從衡方五千五百里天地之大數也王畿之外六服之内公侯伯子男附庸之國以時朝覲會同於天子中夏之區也其地包王畿凡方四千里爲方千里

者十六而王畿亦在其中夷鎮二畿内界中華外連邊徼國大者其爵子國小者其爵男無公侯伯亦無附庸其地包六服凡方五千里爲方千里者九而六服不在其中至於藩畿方五百里則在九州之外世來朝貢爵不列於五等諸侯以摯見者儀同附庸凡天下十畿之地爲方里者三千二十五萬

王畿城郭鄉遂郊野甸稍都鄙方千里數第二

王城中城方十二里中城之外爲郭郭之外爲外城外城謂之郭郭外爲近郊近郊之外爲遂遂之外爲遠郊遠郊謂之野野之外爲甸甸之外爲稍稍之外爲都都之外爲鄙中城距郭面六里爲方二十四里郭距遂面四十八里爲方百二十里遂距甸面四十里爲方二百里甸距稍稍距都都距鄙鄙距畿疆皆面百里爲方千里疆面三關關十二凡王畿千里爲方百里者百萬

王城方位里數第三

王城中城方十二里爲方里者百四十四以中方六里爲王居前朝方二里左祖右社各方二里共方里者十二中宫寢方二里左右宫中官府之治各方二里亦爲方里者十二後市二里東西長六里亦爲方里者十二凡王居方六里爲方里者三十六王居之南距南城三里南城之東西相距十二里亦爲方里者三十六王居之東距東城三里王居之西距西城三里長如

王居共爲方里者亦三十六六官各屬公治四方諸侯賜舍王朝庫廄倉廩與六官有職日在王朝者之私第府史胥徒各有公事在城者之廛俱環王居三面分列而居王居之北亦爲方里者三十六在城北市後其方里者二十四近市則百工之肆也王城中無閒居雜處之民士農等民無故不入王城城面一門門四

王國郭內方位里數第四

外城謂之郭郭內謂之國中國中包中城方二

十四里爲方里者五百七十六中城內方十二里中城城基幷城外環涂溝樹阻固面皆半里爲方十三里得爲方里者百六十九餘爲方里者四百七以居六鄉士民幷制國之場圃園囿焉每鄉里居方五里加溝樹阻固道路亦宜從一里衡半里每二鄉爲方里者六十而又加十二里之半里則附於郭矣凡鄉內附中城外附郭二鄉平列正位乎中郭內南列二鄉東列二鄉西列二鄉則六鄉成矣北郭內爲囿囿里如二鄉之里數囿中有國學凡鄉囿之里爲方里者二百六十四郭內四隅隅方六里爲方里者百四十四以爲國之場圃之地其一里與中城外溝樹四角相倂者也郭面三門門十二

王朝職官人數第五

天子一人之下三公三孤六卿凡十二人皆上大夫也中大夫三十六人下大夫百八人上士三百二十四人中士九百七十二人下士二千九百一十六人十二周天之數也以三數遞推

遞下遞多參天之數自然之理也王朝職官謂之王官主治王國之政以達於天下者也

六鄉士官人數第六

六鄉鄉老公三人鄉大夫卿六人州長中大夫三十人黨正下大夫百五十人族師上士七百五十人閭胥中士三千人比長下士萬五千人六鄉士官主教士民務學者也鄉官爵尊於遂何比長有爵重士尊師也鄉遂之官以五數遞下遞多鄉主教而尚德天數五也遂主養而尚

功地數五也在人則參天兩地合而成五之數也鄉以六而闔以四損益變通神而明之適其宜以成治道也

遂官人數第七

六遂遂大夫中大夫六人縣正下大夫三十人鄙師上士百五十人酇長中士七百五十人里宰下士三千人鄰長長於民而無爵萬五十人六遂之官主教農民力田兼治國內徒役者也六鄉六遂合之亦十二周天之數也

甸官人數第八

甸地四十都都大夫中大夫四十人縣正下大夫百六十人甸師上士六百四十人丘長中士二千五百六十人邑宰下士萬二百四十人井長長於民而無爵四萬九百六十人甸地之官主教民力田卽治丘乘出兵者也官以四數遞下遞多地以兩兩而方亦兩地自然之數也以三以五以四而官制之變化備矣朝官主治通乎天下鄉官主教立國之本遂官主養生民急務甸官主兵思患豫防而以內外次第爲序王道無不周矣自是而外凡有鄉遂甸地者其地治之官皆可以次而推矣

工賈師長人數第九

治賈肆者胥師六十人賈師六十人司虣百二十人司稽二百四十人胥六百人肆長千二百人治工師長之名冬官旣闕無可推據大約與賈無大異惟賈師爲工師耳其人數則倍於賈工賈之肆長卽鄉遂甸之比鄰井長也胥師以

下亦猶鄉遂甸之大夫以下也而皆無爵抑而賤之也工鬬巧者也賈爭利者也聖王之道貴德而不尚巧正誼而不謀利然而不可廢也設爲師長而獨不與之爵則王道之本末輕重聖人之情見矣

城鄉遂甸民數第十

居市者賈民居府者工民居鄉者士民居遂者徒民居甸者兵民士民除比長以上六萬家專講三物徒民除鄰長以上亦六萬家專治徒役

兵民除井長以上三十二萬七千六百八十家專備戎行工民弁肆長萬二千家專飭八材賈民弁肆長六千家專通貨賄遂甸之民重在務農師役不得已也士賈亦兼農業聖人重士使之力學必有恆產以自養也賈雖逐末不可舍本也

六鄉州里閭里廛里方位第十一

方六尺爲步爲方尺者三十六方十步爲畝爲方步者百方十畝爲夫爲方畝者百方三夫爲

井爲方夫者九方井者方里也民居方畝爲廛一夫之居也一夫者一家也五家居五畝爲比比者櫛比無隙地也三十畝爲里二十五家之居也二十五家爲閭閭有東西門門各一廛爲二畝一爲閭胥公治以教民一爲族師巡行之治其廛不在五比之內五家爲比環之以牆民居及外大門皆南向一比之外餘五步爲行徑五步者半畝也廣半畝深一畝五比內外行徑共三畝弁閭門二畝凡一閭而長一里深一畝

故既名廛里又名閭里里二十五家天之數也里三十畝地之數也皆自然之理也閭里一廛之前餘五步以爲行徑一廛之後餘五步以爲行徑徑之前後又有比閭焉四閭爲族而長一里者深六畝矣五族爲黨五六積三十畝一黨民廛方里之地也一黨之外環築堳埒如壁壘壘外有徑徑旁列樹徑下有溝溝深以爲壘謂之阻固凡阻固之地域一黨凡三畝五黨爲州列方里者五加以阻固則自中城而附於郭五

溝者五黨之五溝也州外有涂自中城以達於郭爲往來之大道道容十二軌軌廣八尺凡九十六尺凡畝半而餘一步蓋涂之地域去黨之阻固而論亦廣三畝以畝半爲道畝半爲公地則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之公治以及州序社稷酺禜飲射祭祀讀法之處也五州爲鄉鄉有五涂五涂者五州之五涂也凡涂在城東西則涂東西達在城南則涂南北達

國學澤宮圜丘方丘及囿游場圃方位第

十二

國學國中大學別於鄉學故曰國學辟雍射宮其異名也在中城外北郭囿游之內大胥序宮中之事學宮之事也宮制一如宗廟其學舍平列東西爲學士肄業之所學官掌之北有臺則太史氏觀星望雲物之臺也國學之北爲平地地上有圜丘冬日至爲祭天之所國學之南爲澤澤中有方丘夏日至爲祭地之所澤者沼也國中之水之所鍾也方丘環之以澤四海環地

之象也天居北而高地近南而下人不學不可以爲人國學居中三才之道也東西皆有囿圃者有也萬物無不有也飛潛動植與人並生於天地之中故羅列於國學之旁太和咸若之象也場圃在城四隅場以樹木圃以蓺蔬各有分地有分人凡場圃皆分域環築壁壘爲界凡圃自城至郭皆廣四里以一里四分之爲道路溝渠壁壘兩界場圃之地兩在國學之旁國學地廣三里學宮方三百步方里也學舍東西亦各一里學南近澤隙地一里習射之所澤近中城學北高原近郭與學三分地各廣三里長二里

六鄉卒伍第十三

六鄉之民非兵民也士民也士之所以爲士者道藝兼該文武足備故射爲男子之事小司徒會卒伍而用者非用以出征也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餘者各守其閭禮義以爲干櫓忠信以爲甲冑君存與存君亡與亡立國之本恃有此以爲世守也故國家待士民較諸民獨厚

大事無不詢之五家爲比則五人爲伍六鄉六萬家以六萬正夫爲卒伍遂制甸地成軍之法

近郊夫屋宅田士田賈田里數第十四

夫三爲屋夫六而爲二屋士田者士民所耕之田也宅田者士民種桑麻之田也一夫受田百畝不百畝不足以仰事俯畜惟士加優故又有宅田宅田一夫十畝凡民受私田百畝者皆耕公田十畝惟宅田有私宅無公宅國宅無征也六鄉比長爵雖下士未離乎民亦受田宅但以

長而優之不耕公田耳一比五家共私田宅五百五十畝其民四家又耕公田四十畝五家又以十畝爲廛五畝在邑五畝在郊凡一比公私田宅居廛共六百畝爲六夫夫六則二屋矣田不耕者出屋粟民受田百畝而不耕夫三爲屋罰稅三倍以警惰也宅不毛者有里布受宅十畝而不毛里三十畝亦罰三倍也宅田五畝樹桑五畝蓺麻桑以爲老者貴者之衣麻以爲喪服及平居之布士民國中一廛喪祭弦歌行禮

之地也郊外一廛耕斂休息而兼樹木以爲棺椁蓺圃以爲蔬菜之地也小司徒僅攷夫屋於鄉士民之所獨也賈田者賈民所耕之田也賈民專事於賈既稅其廛又斂其總布則不耕公田田無稅矣賈賤不得衣帛亦無桑麻田惟私田百畝郊廛一畝而已近郊負郭田皆衍沃無萊近郊方百二十里爲方里者萬四千四百內去城郭溝樹阻固方二十六里爲方里者六百七十六中占宅田士田三萬屋爲方里者萬又賈六千人其私田廛爲方里者幾七百凡餘方里者三千有奇則四郊神位之兆也王耤千畝也王桑百畝也公墓也國民邦墓也道涂溝洫也丘陵川澤也餘則閒田以時田焉

六遂郊里方位第十五

六遂里居界近遠郊之中而環近郊築邑以衛乎郭故曰郊里亦二十五家而成里里謂之邑每鄙方一里里居與鄉同而有不同者鄉則每鄉方五里而聚居遂則每鄙方一里而延居者

也每鄙左右率閒二里而又一鄙鄙百五十亘地四百五十里鄙旁阻固與黨同每郊有大路三每鄙有畛或涂或道凡四百八十八里爲環近郊方里之地鄙旁左右一里爲居鄙邑民墳墓一里爲芻牧牛馬公田遂大夫鄙師縣正公署俱在鄙外半里之內道路宿息井樹咸備凡延鄙墳墓牛牧之田皆植樹謂之林亦謂之坰外與鄙皆深溝壘壁合爲大阻固凡遂在南北郊者里東西列遂在東西郊者里南北列

徑畛涂道路遂溝洫澮川第十六

徑者四圍起隴以界一夫之田於遂中者也畛一從一衡形如曲尺一以界溝一並涂而界洫界溝者鄰道則內以界溝外卽並道而界澮畛者所以防方十夫之水患也故徑有四面畛亦若有三面焉并涂亦居四面矣涂者百夫田間之居廛也涂以界洫道以界澮路以界川而川之廣也必兩涯兼有涂道以界之徑廣二尺遂廣二尺兩徑夾遂而成一步畛上廣二步下廣二仞溝廣四尺溝洫合廣四步畛容一軌涂廣十二步以一畝爲廛前二步爲行徑容一軌洫畛下廣二尋并涂而廣畝半凡自畛至畛中容十夫加徑遂溝畛又畝半爲十夫一畝半凡自涂至涂中容十夫加徑遂畛洫涂又二畝半爲十夫二畝半凡涂畛從衡方十夫爲百夫又畝半二畝半從衡合成二畝間加道路川梁餘地凡一涂百夫爲方者必三里半焉道廣如涂容九軌路廣十丈容十二軌凡遂外面三路從衡

十二路以達於畿畿者甸也凡畛通涂涂通道道通路皆上有梁惟徑域於遂在遂中

遠郊里數及耦耡官田牛田賞田牧田第十七

五耦爲耡十耦而成二耡五耦者十夫也十耦者一里之夫也耡者官廛也助耕公田合耦之處也官田者官有世功旣與享於大烝矣又必賜之遂邑使其子孫得取其邑入以世其祭肅勳之意厚之至也古者無世官無世祿惟有大功者得賜邑入以無廢祀謂之官田賞田者或一邑或一鄰或一鄙或一縣或一遂有功者視其功之大小以爲賞而食其入其賞有時久者人歿則已不世謂之賞者非采邑之常祿也牛田牧田芻牧牛馬之田也卽鄙左右之隙里也遠郊方二百里除內近郊地方百二十里爲方四十里者十六以附近郊四十里之一里爲遂之鄙邑再加四十里之半里爲鄙外之阻固及遂大夫以下官屬之公治并延鄙大道公地又

以方三十五里爲一路私田凡萬夫又以方三十五里之旁五里爲一路公田公田千夫僅需三里半尙餘四十里之五里爲方里者二百而方四十里者內自近郊外附於甸矣凡方四十里去遂邑道路溝渠疆域實萬二千八百夫之田方四十里者二而有二萬五千六百夫二遂萬家萬夫耕公田千夫鄰長又二千五百夫共萬三千五百夫凡六遂之民加萊倍計率六夫而耕十三夫之地凡十七萬五千五百夫實共

占地方四十里者十三爲十七萬九千二百夫之地則餘地方四十里者三而又有奇焉是爲山林川澤蒐狩閒田皆畸地也

甸地公邑方位第十八

凡甸地制邑十六邑而成一里一里者九夫也二邑一夫十六邑環八夫中一夫則十六邑宰四丘長一甸師之朝縣正都大夫亦分治之而丘乘之車馬凡公物胥在焉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徹田之制也二邑一夫一邑半夫里居之制也半夫長十畝深五畝共五十畝九夫比戶而居夫一廛爲一畝九夫廛九畝以一畝爲九廛兩旁各半畝之道而封壘之此九夫平列而居者也一井之前又列一井至四井而成邑四井止廛地四十畝餘廣十畝之一畝以八步爲四井前之行徑則一夫廛前皆餘徑二步餘二步爲前後封壘此四井層列而居者也鄉遂五家而爲比鄰者其民四家也甸稍九家而共一井者其民八家也民家倍鄉遂者地遠王城事簡

而制從其殺亦等衰一定之理也凡民皆南向一邑之外各封壘爲小阻固甸十六邑之外合加溝樹爲大阻固

甸地經界第十九

凡治甸經界九夫爲井夫間有遂四井爲邑井間有溝四邑爲丘邑間有洫四丘爲甸丘間有澮四甸爲縣甸間有川溝洫澮川形皆如十惟遂形如井十者田之形也十加口爲田口者坊之象也所以防水也井不加口遂統於溝也溝

者溝也水中貫對出歸洫也界水之畛涂道路
即邑巨甸縣之所出別也野廛與遂同

甸地里數第二十

凡甸地井田方里邑田方二里巨田方四里甸
田方八里又公田方里者六又田萊加倍故一
甸公私田萊及畛涂道路溝洫澮川邑居㚒牧
墳墓率爲方里者百八十百八十里者長十里
廣十八里也凡甸地包郊內方四百里除郊內
方二百里爲方里者十二萬而制六百四十甸

則餘地無幾矣蓋甸與稍通稍有不爲家邑者
皆甸邑也甸地又名縣地地分四方方四十縣
故地官縣師秋官縣士所掌皆甸地也甸邑又
名公邑王畿之內惟甸爲王家公邑公事之大
莫如軍旅惟甸共巨乘故也鄉在國遂在郊朩
可以邑名專也自甸以外都家各掌其治王朝
不專也自王畿以外侯國各掌其治王官不專
也

巨乘第二十一

甸地二千五百六十巨巨共一乘一乘者一車
兩馬徒兵二十五人也一巨公田歲入五百畝
之稅以四百畝爲車材馬價牧人之費巨十六
井井長十六人井夫百二十八家每一井民夫
出一人爲正兵十六井則十六人則八家而用
一人每一邑井長出一人爲伍長四邑則四人
則四井長而用一人井長四人而用一人者地
位稍尊於民則急公宜倍於民是之謂五人爲
伍什人爲聯二什而爲二聯一乘之正兵也又

於一邑中出一人則一邱四人又以一邱中出
一井長弁四人亦爲一伍掌一乘兩馬乘上五
兵並凡一乘中兵器衣糧炊樵徒役之事爲正
兵之佐正兵有闕以備充補則二什之外之羨
兵也共二十五人而成一乘稍人掌令邱乘之
政令令差次出征之人也

六軍第二十二

六軍民兵凡六萬人一乘之人弁伍長言正兵
二什六萬人也去伍長言正羨共二什亦六萬

人也以正兵爲正謂之六萬人者甸民持兵戟而與戎行者止六萬人也甸地并井長有三十六萬八千六百四十夫以中地可任者二家五人約計徒兵竭作幾可得百萬人而六軍正兵止六萬人弁正羨止七萬五千人則雖曰制軍詰禁亦不輕用民命矣兩司馬卒長邱甸之官也一車兩輪謂之兩乘八立車上形也邱長爲一邱之長主御一車而駕兩馬故爲兩司馬軍出於甸甸師爲一甸之長故爲卒長兩司馬者

專掌一乘車馬者也卒長者專掌一卒徒兵者也旅帥師帥或王朝之官爲之丘乘出邑宰不行宰在邑主地治者也雖軍行邑民不廢耕耘也

軍行總制第二十三

凡司馬制軍軍五百乘師百乘旅二十乘卒四乘兩一乘天子甸地二千五百六十丘出兵車二千五百六十乘故天子六軍全盛不過三千乘也軍行國之大事正軍之外王之五戎其車

人各有其倅軍將都家之私屬王朝有職事於君之官鄉遂之眾及工賈官府之類凡司馬法令之所及其官民軍實亦無不備具非止甸地六軍之七萬五千人二千五百六十乘也至於甲士三人惟軍將師帥旅帥凡乘廣車者有之則駟乘也駟乘者四人共一乘也主將伐鼓在車中御者在主將之前左主射右主刺謂之驂介介者甲也驂乘之人皆衣甲也其非主將則僅甲士三人或以致師或以搏賊或以告急速

救皆非丘乘也丘乘惟有兩司馬一人御乘其進止皆與徒兵步伐如一不得輕進不得獨退謂之伍乘即一兩也凡軍一兩而軍實具一旅而軍實足一軍而軍實大成矣軍實者徒眾車馬旗物戈盾矛殳弓矢甲冑鼙鼓鐸鐃也

六鄉稅斂官祿第二十四

稅斂者斂公田之稅也謂之稅者言公田之禾皆民所悅以助耕者也六鄉士民六萬夫耕公田六十萬畝官祿者地治之官之祿也鄉官公

受祿田三千二百畝卿祿田千六百畝中大夫八百畝下大夫四百畝上士二百畝中士百畝比長下士無祿不耕公田而已鄉官祿輕非祿輕也爵尊也爵尊重士也鄉官共祿田五十五萬三千二百畝餘公田四萬六千八百畝鄉官之祿公家征其十一食百畝者實食九十畝得五萬五千三百二十畝共十萬二千一百二十畝官祿不須稟稍而受公田者使知食民之力宜與君共憂其民故歲歉則祿入少歲豐則祿

入多與民同憂同樂一體之至也

六遂稅斂官祿第二十五

六遂徒民六萬夫耕公田六十萬畝遂官中大夫受祿田千六百畝下大夫八百畝上士四百畝中士二百畝下士百畝其祿田公家皆征二十而三則每百畝實食八十五畝遂官共實食祿田四十六萬二千六十畝得祿征八萬一千五百四十畝并餘公田五萬六千四百畝共十三萬七千九百四十畝其有官田賞田食一邑者不及三十四畝又三而征其一則實食二十二畝貴榮名也食邑多者俱可以次推也

甸地稅斂官祿第二十六

甸地兵民三十二萬七千六百八十夫耕公田三百二十七萬六千八百畝甸官大夫士祿田所受與遂官同其祿田公家皆征十二則每百畝實食八十畝甸官共食祿田百五十八萬七千二百畝得祿征三十九萬六千八百畝尙餘公田百二十九萬二千八百畝爲每邑餘五百

五畝每邑以四百具邑乘仍餘二十六萬八千八百畝共六十六萬五千六百畝官祿遂減於鄉五畝者徒役事賤非鄉有燕射賓興禮教之比也甸以外更減於遂五畝者軍旅之事不得已而用之事更減於徒役也亦漸遠王城一定之等衰也祿必倍爲升降者尊卑厚薄之序也爵以三而衍天之道也祿以兩而加地之道也

稍食第二十七

稍食者凡王宮北宮東宮學宮王族六官府史

胥徒及諸服公事而無田祿者之食也食有常餼須於廩人以法計日稍稍給之者也鄉之祿征公田以給內宮宿衞奄奚女職之稍食餘爲鄉里之委積遂之祿征公田以給王宮東宮宿衞及閽寺奄豎之稍食餘爲郊里之委積甸之祿征公田以給內宮則后夫人嬪婦女御及女卿大夫士之爲保傅姆者及內外女之有爵者之稍食東宮則世子之稍食王族無官則王叔以上及王母弟王子凡王有服者之稍食餘爲

甸地委積稍之巳乘之征以給學士庶子故士虎士羣右之士羣瞽羣巫及凡以神仕者舞者等之稍食餘爲稍地委積都鄙巳乘之征以給六官府史胥徒工賈醫眂瞭及工賈剢肆之師長及隸圉等之稍食餘爲都鄙之委積內官稍食后四萬九百六十畝夫人萬二百四十畝嬪二千五百六十畝世婦六百四十畝女御百六十畝女卿視嬪女大夫視世婦女士視女御東宮稍食二萬四百八十畝王叔王母弟俱視公祿萬二百四十畝王子視卿祿二千五百六十畝餘則期視卿大功視中大夫小功視下大夫緦視上士五世袒免猶視中士也故甸地以內謂之公邑皆王所御也其餘稍食多者八十畝以下七十六十五十少者至四十畝而止以事之繁簡業之高下職之勤惰爲差有於八十畝以次倍加者皆因其人之親賢貴久而加者也

貢賦之征第二十八

征者惟正之共下奉上上取下之總名也有征

於諸侯者有征於百官者有征於萬民者有丁征有地征有貨征丁征地職之貢也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非舍者皆征之貢者人工之所爲閭師八貢是也本征夫布以人不能貢其所無故仍各任其事雖嬪貢布帛則女丁亦有征矣凡民之貢以充府庫指畿內及王官所治者言若邦國之九貢乃諸侯之民之丁征入貢於王者也地征地守之賦也賦者武備也居無備不敢安也夫合野與

邑以二廛爲居則宮室門戸以爲衞鼓鐸旗物兵器以禦暴牛馬車輦以爲行止進退之具闕一不可者也既與民廛以安居因征其廛之二十而一則一畝而征五步二廛征其十步也廛無豐凶故以布爲征猶市之廛布也園征與廛同凡民有廛者其征皆同邦中之賦兼場圃園囿而言四郊之賦兼芻牧林坰而言甸稍縣都之賦皆以丘乘爲準蓋邑既成丘具乘則其場圃林牧民廛多寡皆可推也邦國之賦亦然丘

乘者亦以禦侮也每丘一乘征其百畝亦地守之賦甸地都家邦國之十二之征也若貨征則關市之賦也九賦所待若膳服王之飲食衣服也稍秣王馬之芻秣也賓客其牢禮之屬也匪頒筥米之屬也工事工材及其成功之事也故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鄉遂地治官祿之征輕重之差也甸稍縣都無過十二甸稍以外地治之官之祿都家國邑之祿皆征其十二也十二之征達乎天下矣惟受稍食者未列朝官不掌地治亦非民無民事也故無征

力政第二十九

力政者任民之力之政也上地家七人可任者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二人皆役也其役不止於人牛馬車輦皆役也公旬者歲之陽月公家役民之月也其事則治宮室築城郭濬溝渠繕橋梁平道路之事也若有軍旅喪紀則爲非常之事祭祀田狩則爲時事不在公旬之內其均之令之之政

則一也公也者旬以內於王事稍則於其家都鄙邦國各於其君也凡起徒役統謂軍旅喪紀諸事也非公旬之役也公旬計日不計人也不毛不耕與無職事征罰三倍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公田之稅十而助一園廛之征二十而一至於力政則不及百一也力政莫重於均以地之美惡無常力之可任其或寡或多尤莫定也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將非凶札之歲公旬用民之力有不均者仍斂布以代力歟

工府賈市列肆第三十

凡工賈五家爲肆五肆有兩次與鄉遂之閭里同五肆之東西門各一廛卽介次也各師長治事之治也凡百肆而成方里里在王城中無阻固介次小次也思次大次也思次在近里大道如鄉之有州序介次如鄉東西閭門之塾凡遂甸之邑及野道路室候館皆有工賈及府市列肆凡四民若士若農率十五人須工二人賈一人故十八人而工賈富五之一也惟城市之賈

有田以其泉貨皆爲公物掌於司市泉府而賈無與也

周官指掌卷一終

周官指掌卷二

莊有可著

稍里地數第三十一

稍地邑居方位經界治地官祿丘乘之法皆如甸地稍地者家邑之田一名家削家者王朝之官自公孤至下士之采邑也削者削也剖析詳密無微不到有位於朝卽有采於邑也稍地包甸地方六百里去甸內方四百里爲方里者二十萬而制六十四都則面十六都也猶餘不及

六都之地

家邑分地總數第三十二

王官自三公以下不封都鄙邦國者皆謂之家居其官治其事卽食其祿卽有內外諸侯兼官者亦食其祿也故定名曰家邑王朝不專制其地治之官故不可爲公邑非有封地亦不可云都鄙也其祿公食一都臣其都大夫以下孤食二縣卿食一縣皆臣其縣正以下中大夫食二甸下大夫食一甸皆臣其甸師以下上士食二

上中士食一丘皆臣其丘長以下下士食二邑臣其邑宰雖爲臣猶與不臣者同受正於公司馬也其祿共食二百六十一縣二邑凡家邑之祿不世惟特錫若加田無常法凡稍地六十四都共二百五十六縣家邑不足則以甸地公邑爲家邑

稍地地治之官稅斂官祿總數第三十三

稍地六十四都都大夫六十四人縣正二百五十六人甸師千二十四人丘長四千九十六人

邑宰萬六千三百八十四人并長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人民五十二萬四千二百八十八夫耕公田五百二十四萬二千八百八十畝都大夫以下其爵皆與甸同其祿共三百十七萬四千四百畝征其十二賓食祿二百五十三萬九十五百二十畝餘六十三萬四千八百八十畝爲家采其公斂每丘百畝共四十萬九千六百畝

家乘家采總數第三十四

家乘者丘乘也天子十二家三公三孤六卿其大家也朝官家邑除丘乘與治地官祿方爲食采公一都具六十四乘孤二縣具三十二乘卿一縣具十六乘中大夫八乘下大夫四乘上士二乘中士一乘下士二人合具一乘凡乘不得過制雖公之尊六十四乘而已每丘公田千二百八十畝除地治官祿共六百二十畝餘六百六十畝以四百畝具丘乘以百畝爲十二之征餘百六十畝爲一丘采食下士兩邑實食亦八

十畝也公乘不足則取於家家邑不足則取於甸家國所以相通也家無私乘公不制采公私所以立辨也攝試之官不敢食其祿邑死亡之臣不即收其田里所以厲廉而長厚也

都鄙里數第三十五

包稍地方八百里者小都之縣地也包小都方千里者大都之其地也縣地方百里者二十八置地方百里者三十六共方百里者六十四凡建大中小都三等凡三十九國凡爲方百里者

五十七餘方百里者七為閒田閒田歸於甸或有為懿親湯沐邑者謂之加田

三都封地里數爵等國數第三十六

凡王畿都鄙大都方百里者四中都方百里者二俱在畺地小都方百里在縣地大都中都之封不方二百里方百四十里者以其環衛王畿為封畺之守故也大都之爵公中都之爵伯小都之爵子凡三等無侯男爵大都之國三中都之國九小都之國二十七凡三十九國內諸侯

三等者法三辰以象天也外諸侯五等者法五行以象地也內諸侯之城小而封狹者屈於王也其爵尊者王臣之故貴於外侯也

三都城制第三十七

大都城方八里為方里者六十四以四十八里制四十八黨居士又以四里居工二里居賈十里為學囿社稷朝廟宮室廄庫城涂無郭城面二門門八中都城方六里為方里者三十六以二十四里制二十四黨居士又以二里居工一里居賈九里為學囿社稷朝廟宮室廄庫城涂無郭城東西各二門南北各一門門六小都城方四里共城立門處當各羨出半里許共為方里者十八以十二里制十二黨居士又以一里居工半里居賈四里為學囿社稷朝廟宮室廄庫城涂無郭城面一門門四

三都附城里制第三十八

大都附城方六十里為方里者三千六百凡四十八黨士民及賈民田三千二百六十六里幷

城六十四里共三千三百三十里餘二百七十里除為溝樹道路墳墓場圃等地餘歸於鄙鄙地方百里為方里者萬制四十八鄙凡田六千一百二十里幷附城地三千六百里餘五百餘里歸於甸中都附城方四十里為方里者千六百凡二十四黨士民及賈民田千六百三十三里幷城三十六里共千六百六十九里又加溝樹道路墳墓場圃等地不足者取於鄙鄙地方八十里為方里者六千四百制二十四鄙凡田

三千六十里并附城地千六百里約餘千六百里歸於甸小都附城方三十里爲方里者九百凡十二黨士民及賈民田八百一十七里并城十八里共八百三十五里餘六十餘里爲溝樹道路墳墓場圃等地鄙地方六十里爲方里者三千六百制十二鄙凡四千五百三十里并附城地九百里約餘千一百里歸於甸三都無鄉州遂縣者屆於天子也

三都甸地丘乘總數第三十九

大都方百里者四爲方里者四萬去鄙地內田萬里以二萬一千六百里制百二十甸具四百八十乘餘八千餘里爲山林川澤閒田中都方百里者二爲方里者二萬去鄙地內田六千四百里以萬八百里制六十甸共二百四十乘餘四千餘里爲山林川澤閒田小都方百里爲方里者萬去鄙地內田三千六百里以五千四百里制三十甸共百二十乘餘二千餘里爲山林川澤閒田凡三都甸地無都縣大夫每丘都入二百二十畝若都丘食采於丘則其丘入止百四十畝凡三都有閒田或爲大山林川澤皆王官所治也

三都都官人數第四十

大都大夫三人上士五人中士二十四人下士七十二人中都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十二人下士三十六人小都大夫一人上士三人中士八人下士十六人大都大夫中有一卿卿三命大夫再命上士一命中下士不命命者命於

天子也凡都官卿食十六丘大夫八丘上士四丘中士二丘下士一丘每丘實食八十畝三都之臣少於畿外小國之臣者畿外之君無不自治其地故官多三都之事王官代主者衆故官少也

三都都用王賦總數第四十一

三都惟黨鄙甸所征畝稅共都用大都黨稅四萬五千一百二十畝鄙稅五萬三千二百八十畝甸稅九萬一千八百八十畝共十九萬二百

八十畝中都黨稅二萬二千五百六十畝鄙稅二萬六千六百四十畝甸稅四萬五千四百四十畝共九萬四千六百四十畝小都黨稅萬一千二百八十畝鄙稅萬三千三百二十畝甸稅二萬二千二百四十畝共四萬六千八百四十畝王賦每丘百畝三都共六十七萬二千畝其丁貢地賦皆入於王其畺地十二關之征與大山林川澤閒田則仍王官掌之所謂都用者祭祀也喪紀也賓客也服御也稍食也芻秣也凡三都私用之無與於公者也

天下諸侯國數第四十二

王畿之外公三國大侯六國皆州牧也九州故有九牧小侯二十七國皆州監也每州三監伯八十一國亦皆州長也每州九長子二百四十三國男七百二十九國附庸二千一百八十七國而封建徧乎天下達乎九州之外矣凡六服之內九牧二十七監八十一長四十五子三百二十四男千一百二十二附庸凡牧統三監九長二子其一子在封內六男其四男在封內凡監統三長一子四男其四男俱在封內凡長統二男俱在封內凡六服內子俱統一男在封內凡六服內男俱統一附庸在封內凡附庸專屬公者十六專屬侯者八專屬伯者四專屬子者亦四專屬男者一惟屬於牧者不他屬監長以下各從其長有分屬也凡夷鎭二服約二百子三百七十五男各自治其地卽貢食之無屬夷禮略也亦於近州州牧監長各有所統也子餘

於二男不足於三十約舉大數且建滅無常不必盡截然也至藩服以外族類衆多不可勝計周之盛時通中國而近夷鎭者或有千餘則亦禮以附庸而已

六服封地里數第四十三

王畿方千里爲方里者百萬三公方五百里者三爲方里者七十五萬六大侯二十七小侯爲方四百里者三十三爲方里者五百二十八萬八十一伯爲方三百里者八十一爲方里者七

百二十九萬共爲方里者千四百三十二萬又三十六子爲方二百里者三十六爲方里者百四十四萬又十五男爲方百里者十五爲方里者十五萬餘方百里者九爲方里者九萬爲王畿外之隙地若名山大川不可封者其子九男三百九附庸千一百二十一俱在公侯伯子男封地之內凡六服之地方四千里爲方里者千六百萬

五等諸侯封國實食里數第四十四

公方五百里爲方里者二十五萬其食者半則自治實食之地爲方里者十二萬五千餘分屬一子四男十六附庸又子屬四附庸四男各屬一附庸共二十四附庸大侯方四百里爲方里者十六萬其食者三之一則自治實食之地爲方里者十萬餘分屬一子二男又於方四百里封外近地屬二男八附庸又子屬四附庸男各一附庸共十六附庸小侯方四百里其自治實食之地爲方里者九萬餘分屬四男八附庸男各一附庸共十二附庸又於方里者萬爲一男之地外屬於州牧伯方三百里爲方里者九萬其食者三之一則自治實食之地爲方里者六萬餘分屬二男四附庸男一附庸共六附庸子方二百里爲方里者四萬其食者四之一則自治實食之地爲方里者三萬餘分屬四附庸男方百里爲方里者萬其食者四之一則自治實食之地爲方里者七千五百餘屬一附庸附庸方五十里爲方里二千五百此六服內中國封

建之制也雖男必有附庸以備祭祀之爲國賓也

五等諸侯中城里數第四十五

公中城方九里爲方里者八十一公居中城中南北六里東西五里爲方里者三十前朝二里左祖二里右社二里中宮寢二里左右宮中官府之治各二里後市六里左右夾公宮爲府庫倉廩閑廄東西各一里前自朝後至市各長六里城北東西隅各以六里居工凡十二里餘三

十九里爲百官公治凡服公事者之廛及賓館城涂焉城面各一門則侯伯子男同大侯中城方七里爲方里者四十九大侯居中城中方五里爲方里者二十五其朝寢祖社府庫倉廩閑廄以次差小於公一命其後市五里工十里餘十四里則百官公治賓館也其有餘地則服公事者之私廛無則居於鄉小侯與伯中城俱與大侯同小侯居中城中南北五里東西四里爲方里者二十其朝寢祖社府庫倉廩閑廄以次

差小於大侯一命其後市四里工八里餘二十一里餘與大侯同伯居中城中方四里爲方里者十六其府庫倉廩閑廄又差少其後市三里工六里餘二十九里其官少公治與服公事者俱少餘與侯同子中城方五里爲方里者二十五子居中城中南北四里東西三里爲方里者十二其朝寢祖社府庫倉廩閑廄以次差小於侯伯二命其後市二里工四里餘九里則百官公治賓館也餘服公事者居於州男中城里與

子同男居中城中方三里其庫廄等俱少工賈俱在方三里中其工一里賈半里餘十六里其各官之公治服公事者俱少於子過半俱可居中城中餘與子同

五等諸侯外城里數第四十六

公外城包中城加九里面四里半方十八里爲方里者三百二十四除中城城基環涂溝樹方十里得爲方里者二百二十四大侯外城包中城亦加九里面四里半方十六里爲方里者二

百五十六除中城城基環涂溝樹方八里得爲方里者百九十二小侯外城包中城加七里面三里半方十四里爲方里者百九十六除中城城基環涂溝樹方八里得爲方里者百三十二伯外城包中城加五里面二里半方十二里爲方里者百四十四除中城城基環涂溝樹方八里得爲方里者八十子外城包中城亦加五里面二里半方十里爲方里者百除中城城基環涂溝樹方六里得爲方里者六十四男外城包

中城加三里面里半方八里爲方里者六十四
除中城城基環涂溝樹亦以方六里計得爲方
里者二十八

五等諸侯鄉里囿游場圃方位里數第四

十七

公三鄉南東西外城各一鄉鄉自中城外至附
郭皆平列八黨三列而爲黨二十四其餘一黨
則平列兩半里而不方附城附郭隨地可制也
八黨中爲中外城出入大道其東西城則八黨

兩旁皆爲大道凡八黨旁加溝涂道路一里共
九里八黨前後共三黨又一黨分列爲半黨爲
三里半加溝涂半里共四里每鄉自中城外附
郭共爲九里者四外北城爲囿游之地囿中有
泮水泮水之北爲國學四城隅爲場圃大侯三
鄉南外城一鄉亦平列八黨者三其一黨平列
兩半里而不方隨地可制也其東西城之鄉則
皆五黨附城平列三列之外則爲半黨平列者
五而虛其一共十七黨五黨兩旁皆爲自中城
門至外城門大道南道之南北道之北自中城
外附郭皆列三黨又半黨南一鄉九里者四而
有隙地東西鄉各八里者四而無隙地凡囿游
場圃大侯以下皆視公爲差小侯二鄉南外城
制二十黨六黨平列者三之中爲城門通道兩
旁皆直列兩半黨東西城則五黨平列者三之
三者外附郭內借中城阻固中城阻固小侯制
小不及半里餘爲三黨中阻固適相容也東西
城五黨兩旁皆通道伯六州南外城二州每州

以一黨平列爲兩半黨與橫二黨平列三里與
縱二黨外附郭內借中城阻固二黨中爲通道
東西外城則五黨平列者二之五黨兩旁皆通
道子三州南東西外城各一州州中皆通道道
兩旁各二黨外阻郭內倚中城阻固二黨之外
各以半黨直列爲一黨男六黨南東西外城各
二黨二黨中爲道道公三鄉爲方里者百八其
囿游四十里城北東西隅場圃各從五里衡四
里城南東西隅場圃各從四里半衡四里共七

十六里大侯三鄉爲方里者百其囿游三十二里城北東西隅場圃各方四里城南東西隅場圃各從四里衡三里半共六十里小侯二鄉爲方里者六十六其囿游二十四里城北東西隅場圃各從四里衡三里城南東西隅場圃各方三里共四十二里伯六州爲方里者三十八其囿游十六里城北東西隅場圃各從三里衡二里城南東西隅場圃各方二里共二十里子三州爲方里者十八其囿游十二里城四隅場圃

共十六里男六黨爲方里者七里又半里子男無郊縣鄙之民與州黨俱在外城子州十八里者縣亦十八里餘爲囿游場圃男黨七里半者鄙亦七里半餘爲囿游場圃諸侯州黨不能如天子方位之正者限於地也惟天子方正於天下諸侯不能不屈以相就也子男無郊略也其士民徒民之制未嘗不備也諸侯外城之門皆如其命數

五等諸侯鄉遂田里第四十八

公鄉田方九十里爲方里者八千一百除環郭溝樹阻固方十九里爲方里者三百六十一其士田宅田賈田爲方里者五千三百餘方里者二千四百四十遂田方百四十里爲方里者萬九千六百爲三遂共爲方里者九千六百弁鄉田八千一百餘方里者千九百凡鄉遂田共餘方里者四千三百四十大侯鄉田方八十里爲方里者六千四百除環郭溝樹阻固方十七里爲方里者二百八十九其士田宅田賈田爲方

里者五千二百五十餘爲方里者八百六十遂田方百三十里爲方里者萬六千九百爲三遂共爲方里者九千六百弁鄉田六千四百餘爲方里者九百凡鄉遂田共餘方里者千七百六十小侯鄉田方七十里爲方里者四千九百除環郭溝樹阻固方十五里爲方里者二百二十五其士田宅田賈田爲方里者三千五百四十餘爲方里者千一百三十五遂田方百二十里爲方里者萬四千四百爲二遂共爲方里者六

千四百弁鄉田四千九百餘爲方里者三千一百凡鄉遂田共餘方里者四千二百四十伯鄉田方六十里爲方里者三千六百除環郭溝樹阻固方十三里爲方里者百六十九其士田宅田賈田爲方里者二千一百五十餘爲方里者千二百八十遂田方九十里爲方里者八千一百爲六縣共爲方里者三千八百四十弁鄉田三千六百餘爲方里者六百六十凡鄉遂田共餘方里者千九百四十子田方六十里爲方里

者三千六百除環郭溝樹阻固方十里又半里爲方里者百一十其士田宅田賈田爲方里者千一百爲三縣爲方里者千八百五十餘方里者五百四十男田方四十里爲方里者千六百除環郭溝樹阻固方八里又半里爲方里者七十二其士田宅田賈田爲方里者四百二十五爲六鄙爲方里者七百六十八餘方里者三百三十五公大侯三郊無北郊小侯二郊無南北郊伯一郊止東郊子男無郊郊者自鄉交遂中爲畫壘立邑成阻固也

五等諸侯甸地丘乘軍制第四十九

諸侯甸地公八十縣爲方里者六萬爲軍三爲丘千二百八十爲乘如之凡三軍少二百二十乘侯六十縣爲方里者四萬五千爲軍二爲丘九百六十爲乘如之凡二軍少四十乘伯三十六縣爲方里者二萬七千爲軍一爲軍一者爲師六也爲丘五百七十六爲乘如之凡六師少二十四乘子十八縣爲方里者萬三千五百爲

師三爲丘二百八十八爲乘如之凡三師少十二乘男六縣爲方里者四千五百爲師一爲丘九十六爲乘如之凡一師少四乘侯二軍次國也伯一軍小國也子以下不成軍未成國也男僅百乘小之至也凡諸侯甸地例乘皆如天子而地治官無都大夫其地亦時與家例都鄙相錯雖環列遠郊之外不能方也其王職皆於丘乘制貢諸侯不得私自辟地增乘公不得過千五百乘侯不得過千乘伯不得過六百乘子不

得過三百乘男不得過百乘

五等諸侯職官人數第五十

公孤一人卿三人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中士八十一人下士二百四十三人大侯卿三人大夫五人上士二十四人中士七十二人下士二百十六人小侯卿二人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一人中士六十三人下士百八十九人伯卿二人大夫五人上士十五人中士四十五人下士百二十五人子卿二人大夫三人上士十五人

下士四十五人男卿二人大夫三人上士五人下士十五人公侯伯無中大夫者降於天子也子男無中士者未成國又降於公侯伯也其官之等衰損益皆因其君之命數皆自然之理也其地治之官則因其地而可推也

五等諸侯家邑家乘第五十一

凡諸侯稍地公之孤食一縣卿食二甸大夫一甸上士二丘中士一丘下士兩邑侯伯無孤餘與公同子男之卿食一甸大夫二丘上士一丘

下士兩邑公之家邑共千二百六十六凡二十縣少十四邑凡爲方里者萬五千大侯家邑共千八十八凡十八縣少六十邑凡爲方里者萬三千五百小侯家邑共九百四十二凡十五縣少二十邑凡爲方里者萬一千二百五十伯之家邑共六百九十四凡十二縣少七十四邑凡爲方里者九千子之家邑共二百六凡四縣少五十邑凡爲方里者三千男之家邑共百六凡二縣少二十二邑凡爲方里者千五百公一孤

三卿五大夫爲九家孤十六乘卿八乘大夫四乘大侯三卿五大夫爲八家小侯與伯皆二卿五大夫爲七家其具乘與公卿大夫同子男皆二卿三大夫爲五家卿四乘大夫二乘凡家皆不得踰制增乘

五等諸侯都鄙第五十二

凡諸侯都鄙公大都二中都三小都六侯伯與公同子大都三小都六無中都男無都公大都城方五里容二十五甸中都方四里容十六甸

小都方三里容九甸侯伯大都如公中都中都如公小都小都方二里容四甸子大都如公小都小都與侯伯同凡城方五里者以方五夫爲公治方四里者以方四夫爲治方三里者以方三夫爲治方二里者以方二夫爲治都城不設黨鄙以甸共丘乘公大都百乘中都六十四乘小都三十六乘侯伯大都六十四乘中都三十六乘小都十六乘子大都三十六乘小都十六乘凡都皆諸侯親叔伯兄弟之所封也不世公

之都凡百五十八甸爲方里者二萬八千五百侯伯之都凡八十三甸爲方里者萬五千五百六十二子之都凡五十一甸爲方里者九千五百六十

附庸總制第五十三

附庸中城方三里外城方六里設三黨三鄙官有上士二人下士四人甸地兩縣稍地一甸丘乘三十二爲方五十里大都無郭者臣道也屈於君而不暇自固也附庸有郭者國雖小而君道存也設黨者有君必有師教不可廢也設鄙者不能無役也設官者佐君之道也設甸稍兵衞廩祿皆不可闕也建國之小下至附庸亦具體也

閒田第五十四

凡建國有分土有分民分土者制地是也分民者制室是也然分者制也不能盡分者勢也故人有餘夫或多或寡不能齊也地有殊形或廣或衺不能方也凡建國必依山傍川兼資禽獸

魚鼈山材水草之利故經野制畿必四分井牧而餘其一而人則工商百業亦必四分農事而餘其一蓋六服之內名山大川既不以封其可封者亦因地制室室多則分地盡則闢以不易之法致不窮之治故歷數十世閱千餘歲無大損壤可無庸損益因之而無弊焉

周官指掌卷二終

周官指掌卷三

莊有可著

宮制第五十五

凡天子之宮有方三百步者有方百二十步者有方九十八十七十六十五十步者始祖之廟前有明堂其宮方三百步也國學之宮前有射堂亦方三百步也大會同大朝覲及巡守殷國所止之地爲壇壝宮皆方三百步也王之大寢后之正內先王羣宮皆方百二十步其在四郊

五帝神兆及王居右社稷神兆其壇壝之方步亦若王之五寢后之餘宮則方九十步也又有太子之東宮庶子之宮及婦御所居之宮凡下宮離宮則方八十步以下也凡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其宮之方步者皆如其命數宮也者室外之環垣也垣面有一門南曰南門東曰東門西曰西門北曰北門皆曰宮門亦謂之外門若夫圜丘爲壇於地上則徑三百步圜圍九百餘步下爲平地不爲壝無宮室方丘爲壇於澤中則方二百步方圍八百步爲壝謂之澤宮下爲澤涯去水皆面五十步方丘必爲壝如宮者在澤中也亦無室凡神祇兆位在國野者皆無室無室者有事則張帷幕

宮室總制第五十六

自天子以至下士皆有寢宮寢宮者正寢也天子謂之大寢諸侯謂之路寢天子大寢面去宮垣三尋環之以牆爲宮中之室室十有二面爲三室其室皆廣六十几深二十几每室外隙地

廣八尋每面三室有四隙地每面中室曰廟室門曰廟門廟門皆與宮門相值其門內外向各一其門容大扃八个餘八室止有一闔內向無門闑小門也容小扃四个南廟室北爲唐唐深三尋唐中有屏又北爲闕闕者寢門也亦名中門門內曰室皇其狀如畢亦曰畢門門內亦廣六十几深二十几亦一室也自門內室北至階南深三十六尋廣七十二尋三分其廣中爲堂下東爲堂東西爲堂西各廣二十四尋階有二

阼西各十二級級容尺階間爲廷廷南有碑碑於堂下之北居五之一階上爲堂堂廣十二筵筵外有牆曰序序外堂垂各廣二筵堂深十筵八筵至序端序端至堂崇深二筵堂以內爲寢室室有三中曰大室方五十四几以北深十四几廣五十四几爲梱梱中謂之北堂謂之梱者以其爲室之至小而梱逼也一作壼西與北皆以版爲牆或爲牖戶冬則墐東出有階曰側階大室中廣五十四几深四十几大室之西曰西

夾室東曰東夾室各方四十几環之以墉大室一曰房中西夾一曰西房亦曰右房東夾一曰東房亦曰左房室者實也房者言戶旁之地方廣也下側階北行而西至梱北謂之背背深三尋其北即北頭室之南門也大室之墉南自堂之序端而北其堂上東西各八筵大室東西墉各四十几南北墉各五十四几其夾室東墉一西墉一各四十几南墉二北墉二亦各四十凡凡堂上五室之墉共百堵外十二室南之東室

曰東塾亦曰左塾西室曰西塾亦曰右塾北之東室曰東房西室曰西房塾者地當寢南孰事於寢所孰習也房則以鄰廟室之牆值房之外墉而得名也東西室之南室曰東廂西廂亦曰左廂右廂亦作箱廂者相也室當乎門左右其南牆皆接門室之東西牆於門室之出入有翼相之義也東西室之北室曰東序西序序堂墉也以其南牆直堂上序北而名也東西廟室之中直堂下之南十步之外當廷之碑碑者大寢

之正中因植石以爲識也堂室之南墉西戶東牖中爲戶牖之間亦曰牖間亦曰牖前前爲設扆之處堂室之北墉中戶東西夾室亦中戶凡堂室有戶無門夾室南北墉皆有牖牖之高而小者曰向十二室內向皆有牖十二室有門無戶大室爲中霤十二室之廟室南曰明堂北曰玄堂東曰青陽西曰總章其左右室亦曰左右个十二室當十二月王者當月聽政之室也閏月則居門終月月者以晦朔弦望正時而成歲

者也月無閏不能成歲宮無門不能成室天子
因之安寢於寢聽政於室也王宮門阿五雉宮
隅七雉高丈曰雉廣丈曰堵長九尺曰筵八尺
曰尋大局長三尺小局二尺几亦二尺凡宮門
內左右有次次張幕也外左右有舍舍直廬也
宮四門故入次入舍也舍以巡宮垣之外次以
宮垣之內凡王宮雖燕寢皆十二室上公之路
寢方九十步九室無北三室堂東西九筵南北
七筵序至端五筵宮垣唐俱間二尋室與闕俱

廣五十几深九几九几者二筵也大室方四十
五几以北九几爲梱東西夾皆方三十六几惟
堂下深三十六尋容燕射公侯伯路寢皆與王
同凡燕寢之室皆如命數八命之宮方八十步
八室東西廟室有一無一堂東西八筵南北六
筵室與闕廣四十几深八几大室方四十几以
北八几爲梱垣唐俱間一尋七命之宮方七十
步七室東西無廟室堂廣七筵深五筵室與闕
廣三十五几深七几大室方三十五几以北七

几爲梱垣唐俱間半尋五命者無東西北室不
成國燕射以豻侯三命無東西室雖一命有南
廟室有中門也惟比長與四家比居民廛而已
無異宮

朝制第五十七

凡朝天子外朝在皐門內皐者高也王門之至
高而大者也外朝之內爲應門應應龍也郎飛
龍也神靈變化畫形於門天子之象也應門之
內爲治朝治朝之內爲路門路門畫虎一曰虎

門大人虎變亦象君威之可畏也路門之內東
爲東宮世子之宮也西爲大寢之宮一曰西宮
亦爲內朝然朝在寢宮則宮而非朝也凡天子
之朝皆方百二十步自門至門皆三百步諸侯
外朝在庫門內謂之庫者不特社稷宗廟同在
門中凡府藏皆在是也外朝之內爲雉門雉文
明之物君之道也又性耿介守節不移臣之道
也畫雉於門欲諸侯之則而象之也雉門之內
爲治朝治朝之內爲路門路門之內爲路寢與

天子同凡天子諸侯皆三門二朝其朝之方步各依命數孤卿以下二門一朝而已

宗廟明堂學宮第五十八

宗尊也宗廟者始祖之廟羣祖之所宗也明堂在宗廟之中故祀於明堂亦曰宗祀宗廟之宮方三百步亦曰大廟以其爲廟之至大也始祖所自出之廟在宮北之西始祖之廟在宮北之東兩廟並列各方百步中爲宮北門之中道南爲明堂其堂蓋方廣三十筵亦有環列之室大

祫時祫及享帝及夏宗見諸侯皆在焉宮中廟外東西又有列室爲毀廟主之祧祧者藏主之室也東室昭主西室穆主學宮方三百步廟方百步樂器所藏且陳者也廟在宮北之東其北之西則瞽宗也瞽宗者祭先師神瞽之廟也樂祖者凡古之司樂者也瞽宗亦如廟制入學舍采見師之禮也采幣也師卽大司樂以下之官祭於瞽宗則舍采焉宮之南爲射堂制如明堂亦曰射宮大射則樂官宿縣焉

民居第五十九

民廛方十步爲方六丈以東西各五尺長六丈者爲比鄰間道隙地爲畜鷄豚狗彘之所以北二步廣五丈者爲內室每丈爲一室環堵之室也凡五室東西室爲庫藏之室中三室爲夫婦所居之室中一室有門南向中三室前二步爲庭院院之東西各一室東室西向西室東向謂之側室爲妾婦所居之室又前二步爲外室則正寢也亦平列五室中三室爲男子所居之室

中爲大室東爲東夾室西爲西夾室皆房也東夾之東爲藏祖考衣冠神主之室西夾之西爲五祀神主之室中室之北出一步爲梱自梱而東下階而北卽內室前之庭院也謂之背中室之南東爲牖西爲戶戶牖之間內爲中霤外爲堂堂方二步東西有墉連室墉曰序堂下兩階各一級容尺堂下一步有門謂之廟門亦曰中門門外一步至於大門謂之外門卽一比之編門也自廟門至外門上有屋皆廣二步自大門

壼堂上共長四步其東西各有二室東爲廚竈之室西爲子弟肄業之所或爲賓館卽塾之類也凡室有穴如圭形以達氣謂之竇亦曰向大者卽牖也

郊社神祇祭祀總制第六十

天子四郊郊有諸神兆位公侯伯雖有郊而無帝望諸神兆冬日至祀天於圜丘天之體也夏日至祀地於方丘地之體也兆五帝於四郊天之用也天有三辰是生五行水火木金土分時

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有天下者生爲明王死配五行之帝是以大昊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昊配金顓頊配水郊上帝則以五人帝爲主而配以后稷所以尊其祖也禋祀上帝尙精意也共用牛二爲人帝與稷而設也位社稷於王朝之右地之用也五祀之神蓋亦在焉社者五土之祇稷者百穀之祇五祀者五行之官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是也古之上公生爲五行之官謂之五正能業其職死爲

貴神少昊氏之子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顓頊氏之子犂爲祝融共工氏之子句龍爲后土後世祀以上公之禮別稱五祀不敢與帝同尊也句龍兼配食於社而周棄配稷亦上公之禮也孟春祈孟夏雩孟秋賽孟冬蜡季冬儺皆所以爲民也故皆行禮於郊天子祀上帝主以五人帝而配以稷諸侯則主以五官正而亦配以稷尊卑之等也必配以稷凡祀皆爲民食也社稷之祭下達於有地治者矣祭神祇

必以人鬼爲主配者天地之化育必有明聖參贊之而後著也門戶竈井中霤大夫以下之五祀天子諸侯謂之小祀非五官之祀也時儺者土王四季四時皆儺惟季冬爲民而儺且一歲之終始也郊在野止主爲民食故儀不求盛嘉樂不野合也日用辛貴升新穀也辛者新也有故而旅上帝爲壇而合祀之也於中國非于郊也季秋萬寶告成大饗帝於明堂備物而配以文王親之也天處高而道下濟爲天子尊親不

可不備也人不離地故社於朝右祭以大牢親之至也圜丘祀天主日而配以月方丘祀地主水而配以火日月水火佐天地以生用者也祀天地不主配以人鬼者祭其用者以人成天地之用者人也祭其體者以佐生天地之用者非人也必有主與配者以其有參贊之道也主配皆以人鬼故郊有尸也四望者日月星辰也四類者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四方者畿内之四方也兆山川丘陵墳衍則畿内之地也玉作六

器以禮天地四方禮方明也合諸侯於野則於上成之壇設方木以禮六合謂之方明神明之也王者有會同大事必盡禮上下神祇其曰禮者以王與牲幣禮而告之非祭祀也猶人有相見之禮而非燕饗食也有禮於門者則壇壝宮門之外也

宗祖廟數世室第六十一

宗廟始祖之廟百世不遷者也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大夫有家皆有始祖水源木本之義也謂之宗者羣祖之所宗也統言宗廟而祖廟在其中矣惟崛起爲大夫者無始祖廟大夫死而後其子姓奉爲始祖立廟宗之祖廟者列祖之宮天子上祀六世諸侯上祀四祀大夫士祭其祖考世過則遷者也六世者時王之前爲天子至六世者也四世者時君之前爲諸侯至四世者也祭其祖考者親親之仁也祭及六世四世者尊君之義也而尊卑隆殺之分定矣大夫三廟士一廟士爲宗子則二廟庶人祭於寢既耕

且畜牲盛備也牲之微者雞豚犬也王者祭其祖之所自出周人之所獨也先妣者姜嫄也無夫而孕是生后稷實維神異故爲祖之所自出者言文子之所生也稷既有大功於唐虞至文而受天命至武而有天下故文武爲世室世室者亦世世不遷之室也謂之世室次於始祖之宗也祖無二宗猶樹無二本也周之制也諸侯之世室則惟始封之君或曰後之天子諸侯有大功於天下與其國則亦世室云

廟祧昭穆世系第六十二

廟者列祖未毀之宮列於始祖廟宮之外者也祧者凡宮廟大室之西夾安主之室也廟無昭穆以世爲限祧有昭穆因主而名昭穆者上序祖禰下次子孫一定者也世系者後先繼統名位遞嬗無定者也故父子繼世謂之世子系之正也祖孫相繼或曾祖孫相繼則系世已變矣又有兄弟相繼爲世系者又有世叔父與兄弟之子爲世系者又有世叔祖世叔曾祖與兄弟

之孫兄弟之曾孫爲世系者幷有先弟後兄爲世系者幷更有先兄弟之子兄之孫兄之曾孫後世叔父從祖祖父族曾王父爲世系者凡世系之無定如此然而君臣之分繼統之辭六世四世過世則毀王天下君國者重公義後私親一成而不可紊也商以前尙質商人與系世以甲乙喪服上止於祖而曾祖無服自曾祖以上達於始祖統謂之祖故下達亦統謂之孫周人尙文以昭穆與系世之次則正君臣之分者族

之尊卑長幼亦以之而序又於祖之父加曾祖之稱服以齊衰三月因有曾孫之稱服以緦麻三月自曾祖以上達乎始祖雖亦統謂之祖而下達則統謂之曾孫然而諸侯以下自稱於祖無有敢以曾孫自謂者則猶天子之加稱也曾祖之服止齊衰三月者老者已老幼者尙幼既有祖孫之間親愛之情亦俱不能相及也服必齊衰者一本也旁服推之同曾祖之父者情以及見而生又遞親疏之別也自祖以上生不及

喪月者無服不及見不能爲之服也自曾祖而上苟能及見一本之誼雖曾祖之祖其可殺於齊衰三月乎天子諸侯絕期重君臣之義也大夫降期大夫爲族所宗宗亦有君道也尊同不降非其君非其宗則君道不存焉耳大夫之降亦所以伸君道也凡兄後乎弟長後乎幼又中一爲後如兄弟之孫後乎從祖之類稱先君者舉其謚其自稱天子曰嗣王某諸侯曰嗣諸侯某君臣之辭也不稱族屬之親不敢以一人旁

殺之私加于天下君臣之大義也廟祀次先君之下不敢躋逆君臣之分也弟可先兄兄弟之孫可先從祖而昭穆各從其類宗族世次之别也凡繼體不循世系之正天子上祀六世毁及祖者少矣諸侯四世毁其考者尤少矣卽不幸而有之天子之斬六更諸侯之斬四更先君有知緣天下一國臣民尊祀其君之義不得不辭廟而就毁也至於時王時君爲子孫者禮有大祫以通其變而盡其誠固且百世享之非如大夫以下之一毁而不復祭之比也且繼統苟非世系之正則凡庶子庶孫未承大統固不敢禰其君既承大統止重執君臣之義故已毁者不可復立當毁者亦不敢不毁也

禰廟第六十三

禰邇也於所祭之人鬼情義爲最切近也古者生曰父死曰考不曰考而曰禰禰不止於考也父死子繼父爲禰廟兄終弟及兄爲禰廟世子㳄卒世子之子嗣位則祖爲禰廟世子既卒世子之子又卒世子之孫嗣位則曾祖爲禰廟凡嗣位者皆禰其所嗣之君者也是故舜禰堯禹禰舜瞍鯀雖爲天子之父舜禹不得禰也别立宮而祀之祀以天子之禮不得加以天子之號禮一人之私也可自盡也號天下臣民之公也不容濫也故世子卒世子之子嗣位不敢追尊世子弁不敢列廟於羣宮以世子無其實不能冒其名廁其位也王者以公天下爲孝不敢欺天下臣民尤不敢設虛美以欺其先也大夫士直以考爲禰廟不世不嫌也

宗制第六十四

大夫無君道有宗道宗也者尊也以族得民族人尊之以爲主也故禮爲宗子服齊衰三月凡公侯伯之大夫三命爲卿受位於王朝王賜之氏以氏其族而有其家大夫死其子姓奉爲始祖立廟宗之百世不遷其適之子孫世爲宗子以主之宗子雖爲士庶人無弗宗也同宗之支子庶子爲大夫受位賜氏有家立廟則别乎大

宗而爲小宗亦百世不遷其子姓奉爲始祖宗
其適子孫爲宗子非爲大夫雖本支百世不二
宗也宗子爲大夫不賜氏別族大夫死祀過二
世廟仍毀不去大宗而爲小宗也二世者祖考
也士庶人無宗者祭其祖考而已天子之兄弟
爲諸侯者不敢宗天子以其兄弟之適或長爲
宗無則已諸侯之兄弟爲大夫者不敢宗諸侯
以其兄弟之適或長爲宗無則已宗之尊次於
君者也是故上帝爲日月星辰之宗天神之宗

也后土爲山川陵谷之宗地祇之宗也始祖爲
廟祧祖禰之宗人鬼之宗也天子爲天下之宗
諸侯爲封內之宗大夫爲家族之宗人之宗也

追享朝享祠禴嘗烝肆獻祼饋食第六十五

追享享先妣也朝享享先祖也祠禴嘗烝時事
也肆獻祼享也饋食薦新也先妣者姜嫄也
享先妣者禘也以先祖配於其廟先祖者始祖
后稷也統言之則羣宮亦曰先祖禘以仲春歲
一祭謂之禘者帝出乎震也享先祖者時祫也
先祖春配先妣不特祠夏秋冬享于其廟禴以
世室文武配嘗以未毀廟之祖歲次當配者及
時王之禰配烝合世室及未毀廟及有功之臣
配凡享先祖無無配者凡時事享世室及六世
之主非享配先祖皆特祀肆享者大享也即大
祫也合毀廟未毀廟之祖而享於明堂以配先
祖也大祫以秋或冬嗣王三年喪畢新主既吉
祭將毀廟遷祖而正主於其廟必先合羣祖而

見乎其先世見之義也薦新於室不祼無朝踐
以前之禮凡六世之主秋配享乎先祖禰歲配
二世再歲一配二世祖與禰祖合配先祖也三
世三歲一配三世祖與禰主合配先祖也四世
四歲一配則四世主合二世與禰配先祖也五
世五歲一配則五世主合禰配先祖也六世六
歲一配則六世主合三世二世與禰配先祖也
自是而後七歲禰配八歲合四世二世與禰配
九歲三世與禰配十歲合五世二世與禰配十

一歲禰配十二歲當合六世四世二世與禰配緣先祖之意合未毀廟之主而享之明堂此之謂間祀此之謂朝享朝享也者六世之尸配於始祖有朝義也其疏數之制以時王遠近之情起義者也毀廟於情義既疏故止世見也禘與時禴不備物嘗烝肆享必備物饋食惟時物不備物不敢褻也尊之至也必備物不敢略也禮之盛也惟時物不敢忘也情之愛也故先妣歲一祭尊也先祖無不配敬也六世皆時祀親也

禰祖尤親故仲秋雖配祖而季秋又特祀也仲冬合祀配及有功之臣冬爲一歲之終故合祀以告成且以明德之逮下而無不報也

饗十二獻食十二舉燕問脩右第六十六

宗廟之事首祼將王壹祼后載祼同姓臣爲長者壹酢祼異姓臣爲客者載酢祼祼獻四降神也次朝踐尸入即位王壹獻后再獻長壹酢獻客載酢獻朝獻四祭者見尸如朝見也次饋食王又壹獻后又載獻長又壹酢客又載酢饋獻四因饋食而獻也凡十二獻王與后共二祼四獻同異姓臣共六酢此正獻也凡祭尊無二上正獻者獻先祖之正位乎上者也獻而謂之酢者君臣之辭正名分定也正獻畢爲加獻加獻始及配享之祖加獻畢羞獻羞獻者旅酬也肆享及毀廟與冬烝皆有世室之尸故羞獻始及未毀廟六尸羞獻畢爵無算若于大會同巡守而諸侯饗王則伯壹祼牧載祼監三祼長四祼朝獻饋獻亦如之此正獻十二也祼皆名酢皆

臣也加獻羞獻及王之從者矣而子男附庸亦與焉爵無算則徧及王之士庶子矣而列侯之命孤卿亦與焉王饗諸侯上公王壹祼后載祼冢宰酢踐獻饋獻亦如之凡九獻侯伯王祼冢宰酢踐獻王后各一宰酢饋獻亦王后各一宰不酢凡七獻子男王祼踐饋王后俱各一獻凡五獻皆正獻也加獻羞獻及於介矣饗禮止正獻無加羞食禮無祼滅有加羞燕禮無正獻饗訓共儉主行禮也燕示慈惠貴達情也祭無

不備孝子之事其先無所不盡也凡諸侯以下祀先獻禮皆從命數公再祼而胙侯伯一祼而胙子男一祼大夫士之祀三命以下皆三獻無祼而酳雖一命亦三獻主人主婦各一獻不可減故上達也燕禮射禮鄉賓興皆一獻也雖大射亦一獻禮意專於射也興賢能以一獻士未命也宗廟之事夫婦親之設贊佐君臣也有子姓父子也兄弟咸在也賓朋友之道也祭備五倫孝子之志也鬱齊獻酌者以成初滓泛之酒

和以鬱金香草築以明水煮以明火將祼酌於彝舟實於圭璋而祼也獻莫重於祼故曰獻酌酒曰酌猶彖曰盛也醴齊縮酌者以一宿汁滓相將之酒束菁茅實齊於茅中和以明水包而漉之以爲朝獻之尊也盎齊涚酌者以去糟白酒涚以井水以爲饋獻之尊也井水者玄酒也其曰凡酒則緹齊爲加獻沈齊爲羞獻脩酒器名脩酌者盛酒於脩獻以待酌也五齊皆秬黍爲之三酒不以秬黍無算之爵也鬱香草氣之美者也明水火取於日月潔之至也玄酒取於地中澄之至也秬黍嘉穀之貴者也其鬯則所謂罍瓢脩散也祼獨用概以和鬱而殊其器也八尊者四尊加四彝爲八也王后祼玉以圭瓚諸臣胙以璋瓚舟不言彝罍不言尊璋瓚無明文助祭之器不貫故略也所謂瑤爵亦加獻之爵王不言瑤略其細也后不言玉統於祼獻也皆互文也祭而饋食食禮之至大也大食之禮尸十二舉一飯三侑諸侯之舉各從命數再飯

三侑大夫以下三飯三侑王食日一舉齊則食三舉大食亦十二舉一飯三侑食必祭不忘本也食必舉所以行禮也所以重禮而輕食也舉必以肺周所尚也舉則食之所謂食舉也舉而不食振嚌加所者不在舉內也六牲有肺者同有舉矣又或禽獸兼取時田其名物亦未易盡詳耳日食一舉常食之禮也齊食三舉敬交神明食必潔新不敢餕也有故不舉有不安於心雖食不甘也問皆以脩敬之而重其至故用秬

𢎥之酒也右也者尊也凡堂南鄉戶西牖東以
右為上祭祀則尸席在戶西南鄉大享則主尸
戶西南鄉毀廟羣主無尸皆在戶西南列東鄉
羣尸牖東東列南鄉饗食燕皆賓席在戶西饋
食于室尸席亦在西南皆右而尊之也筵國賓
於牖前則醴賓也非右賓也于牖前亦如之者
亦設席再重如昨席也諸侯祭祀席主祭于其
國之席也昨席助祭於王之席也右亦如之者
尸賓之位在戶之西故祝與相者贊使右也南
鄉君道也分左右賓主之禮也享禮不食食禮
不飲燕止一獻禮各有當也宗廟之事兼用之
孝之至也

朝覲宗遇會同第六十七

凡諸侯見天子春於治朝曰朝夏於宗廟明堂
曰宗秋於大寢曰覲冬於國學射堂曰遇王大
合諸侯曰會諸侯旅見曰同凡六者皆朝也惟
治朝為正朝故曰朝宗尊之也覲親之也遇客
之也大合諸侯為壇國外示天下以公也凡諸
侯伯牧監長朝見其屬封內附庸歲壹見屬男
二歲一見屬子三歲一見六服外夷鎮子男統
於方牧者四歲一見其伯牧監長邦交世相朝
也凡諸侯相朝聘盟會赴告不踰其方岳相維
之國凡諸侯相朝皆特見惟封內附庸可旅見
凡諸侯祭其先其四世之尸配享大廟其歲大
如朝屬之禮其合毀廟大祫亦如世朝之禮

周官指掌卷三終

周官指掌卷四

莊有可著

三綱第六十八

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君爲臣綱有師事之臣有賓禮之臣有親貴之臣有故友之臣有侍從之臣有百執事之臣有厮養力役之小臣父爲子綱有嫡子有長子有衆子有猶子有孼子長子者庶長子也猶子者兄弟之子也孼子者賤孼之子也夫爲妻綱有正室有繼室繼

室者貴妾也天子則夫人諸侯則嬪婦也古者雖士不再娶不二嫡也其媵御皆妾也

三族第六十九

族以身爲主生我者父也我生者子也同我生昆弟也皆及身之至戚也是爲三族以三爲五以五爲九而三族之別親疏可辨矣是故上溯父祖尊尊也下推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所以合族屬也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有天下國家者服有降絕戚戚之誼不可得而闕故族食世降一等也

三黨第七十

同姓一異姓二陰陽之義也母黨者生之所自出也妻黨者生之所由永也終始之義也其所以生者雖不同而其爲甥舅則一也均異姓也合二姓之好各有其等不可自替故申伯者甫侯之庶孼也宣王取其女爲后則營謝而封之所以成后之尊也魯自武公以上取於薛孝惠隱取於宋桓公以下取於齊皆公侯之國也昭

公取於吳爲同姓襄公定公不取夫人哀公以妾爲夫人而魯日削矣男女之際嫡妾之辨可不愼歟

后夫人九嬪世婦女御第七十一

善治國者必尊賢士善治家者必求淑女賢士不下交不可得而臣也淑女不親迎不可得而婦也大婚之禮雖天子取后必親迎於異姓之國必親迎重內助也有內助乃足承天地宗廟社稷之事也從后媵者十二女爲三夫人九嬪

餘世婦女御以三而遞衰也其爵位人數不詳者示天子不漁色故不備官也其名尊卑必具內官賅百姓貴繫子孫也女御至微掌御序於王者后夫人以下雖貴不敢專寵也冢宰所屬世婦無常員王之妾媵也宗伯所屬世婦有限著后之姆傅也冢宰治王之內故詳內之事因其人宗伯統內之禮故詳內之禮因其職凡諸侯取夫人大夫取內子下達無不親迎也其從媵者亦各如其命數也凡男女自成名以上已

納采問名也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娶嫁者毋得年過三十二十也凡娶判妻娶被出之妻也入子買妾也令會男女令已成名者嫁娶也中春之月婚姻之時故令使之及時也奔者娣姪之屬願從媵者弗願爲人妾者也不禁者重及時惡曠則也無故不用令者罰之非有大故已成名不嫁娶是坐失時或別有嫌釁也故罰之也司無夫家者會之察男女之無主婚者不可自媒故爲之嫁娶也皆謂人之至者也禁

遷葬與嫁殤雖成名而未成夫婦遷葬女之殉死而欲從葬者也嫁殤女之矢志而欲奔喪從服者也禁之者夫婦猶君臣也君所未臣夫所未婦義不敢以一己委身之私自託於夫君也

世子第七十二

世子者后夫人之嫡長子也禮有世子無世孫無世孫以世子無昏禮也無昏禮者以世子於尊卑之際名未正也士昏攝盛大夫不世官士民可起家爲大夫不嫌也世子不可攝君攝君

是二君也嫌蔑君父也世子不取國君之嫡是降尊失列也不越竟而取於國內之卿大夫是納媵也不可爲后夫人也世子無昏禮故天子不取於子男諸侯不取於附庸雖無世孫世子卒猶立世子之子正統所繫無嫡猶立庶也世子無子而後立世子之母弟無母弟而後立娣姪之子娣姪無子而後於庶子卜焉詢焉皆所以正名定分也

庶子爲君第七十三

凡嗣君位者非世子非國君母弟非世子母弟皆謂之庶子爲君庶子爲君君之生母死君不爲服使公子主其喪旣葬别築宮祀之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君不爲服承重者不敢服私服也雖不爲服心喪三年可也妾無廟祭築宮祀之君之生母故也别爲築宮不敢配尊也追尊是二嫡也致廟是卑其父也是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也是故天地尊同也天尊而地親父母尊同也父尊而母親君父尊同也君尊而

父親尊則無不親親不二尊也是故父親而祖疏也祖尊則父卑祖親而高曾疏也高曾尊則祖卑高曾親而始祖愈疏也始祖尊則高曾卑始祖猶親而始祖所自出尤疏也所自出尊則始祖猶卑親疏以仁推尊卑以義立也故知治平之說者不以小宗廢大宗不以私恩累公義

公孤卿大夫士第七十四

士事也能事事也夫以智帥人者也即士也夫而大則能事有加矣故官爵至大夫而極公孤卿特爲異名以示别耳其實皆大夫也六官不列公孤以德尊不尙能其職也然要皆卿大夫之兼職也六官之屬有專職有世職有兼職有臨事則置畢事則已之職三百六十之官以職言也非以人言也亦非以官言也爵以尊而闕事以徵而詳設官致治之精意也

公侯伯子男附庸第七十五

公侯伯子男附庸亦爵也牧監長以下亦職也侯服以立牧甸服以立監男服以立伯采服以

立子衞服以立男要服以立附庸雖建國犬牙相錯有不必然而制識之初重內輕外臂指相使其意蓋基於此夷鎭而外來者不拒其義羈縻而已不以疲中國也

九牧第七十六

周初九牧宋虞虢三公也齊陳魯蔡唐韓六大侯也宋齊陳異姓也虞虢魯蔡唐韓同姓也宋前朝也齊元舅也陳元甥也虞大王之昭也虢王季之穆也魯蔡文王之昭也唐韓武王之穆

也異姓備三恪惟宋為公所受命也同姓及四世虞虢為公尊祖也此建牧之基也凡侯伯有賢能者可隨時代攝九牧之職且加爵為榮子男則否衛惟武公輔宣王中興加爵為公東遷後襲之蓋僭也

邑都邦國第七十七

凡野制井牧設阻固謂之邑有公邑有家邑皆始於四井為邑也大邑謂之都大都謂之鄙又大於都鄙謂之邦大邦謂之國視國又大謂之

畿故王國謂之王畿畿不二國也國有郊者也邦雖未成國有郭者也公侯伯稱國子男稱邦附庸亦曰邦亦曰都其在君臣之界也國於天地必有與立主之者君也佐之者卿大夫也儲才以待用者士也是故卿大夫年至而致仕則為國老其門子未仕謂之國子六鄉士民謂之國民亦曰國人皆以其與國同休戚共存亡也冢宰主國治司徒主國比宗伯主國祀司馬主國正司寇主國禁司空主國服六官之正之大典也遂人掌國野司樂掌國學職方掌國畿行人掌國客國史六官之副之大者也若小宰掌王宮內宰掌王內師氏保氏掌東宮之教則治國未有不先之以齊家本之於脩身者也若射人掌公孤卿大夫司士掌士諸子掌庶子苟皆不失職則朝之六官皆為民譽而天下可得而治矣

路車第七十八

路者大車之名王之五路玉路一名大路路中

尤大者也駕六馬四服二驂金路一名綴路象路一名先路革路一名次路又名戎路木路一名田路皆駕五馬三服二驂謂之衷甸凡車皆四馬棧車二馬玉路錫樊者錫馬面當盧刻金為之形象半月樊猶鞶也馬絡首也以革為之錫則其樊在額者之加飾纓十有二就者樊上之飾也纓絲繩也就條也樊上共設纓十二條也金路鉤樊者鉤在馬婁頷以金刻鉤形亦樊之加飾也樊無錫而僅有鉤者纓九就耳象路

朱樊則樊革僅飾朱色以韎韋爲樊弁無鉤纓七就耳革路龍勒條則其樊以革質不飾色者爲之惟於勒條刻龍弁無朱色纓五就耳條一作鞗卽轡也木路前樊鵠者馬口旁銜勒之革首爲樊之最前處刻鵠其上弁不竟條刻龍矣纓不言就者三就同於士禮賤故略之也凡錫鉤朱龍鵠纓皆以貴而遞加多飾以辨等儀大路不以封卽有特錫亦止飾金不飾玉也玉金象皆飾於軾革則鞹鞃也木路無之艮車散車

不在等內皆無此飾王后五路重翟以祭錫面者馬面刻龍形於革又以鍚加飾也總轡之握手處也朱總以朱色組爲總也厭翟以賓勒面者僅刻龍形於面革也繢總以畫文組爲總也安車以讌以出行歸寧彫面者僅畫龍於面革而不刻也鷖總以鷖烏色組爲總也翟車以見王貝面者僅以貝飾面弁不畫龍也組總以本色組爲總也輦車人輓之車宮中燕遊所乘故僅以組輓而已握幄同車上以巾爲幄在宮中

可無容蓋也翣羽蓋編集羽圍之小蓋弁無幄也后路轡爲組總則王路之轡皆朱總可知后路亦以加飾辨等儀耳王喪車五乘乘四馬也木車惡車不但無飾而且不艮蒲蔽猶茀也蒲蔽編蒲爲蔽犬複以白犬皮覆軾也尾櫜車尾弢戈戟也疏飾以疏布緣複櫜也服箙同素車素木無飾之車不惡矣棼蕡同棼蔽蕡麻之皮編爲蔽也素飾白布爲緣也藻水草蒼色藻車於車畫藻文不全素也藻蔽編藻爲蔽也鹿淺複

以淺毛鹿皮爲複革飾以革爲緣也駹雜色駹車於車加畫黑白不止蒼也雚蔽編細葦爲蔽也然獸名髤生漆之也髤飾於革飾加髤也漆車粗漆之不加工也藩蔽編軟細木條爲蔽也豻胡犬雀飾爵色細布爲飾也服車服事之車也五色曰夏篆刻木而深之也夏篆以五采飾篆處而加黑漆也夏縵則畫五采而不刻卽加漆也墨車不畫漆之如墨加工而艮也棧車内窄士賤非君賜不得乘車故棧服勞事而始乘

之耳役車共役任器牛車也弁不得駕馬矣王
之五戎戎路即革路元戎也廣車以下皆小戎
也凡路皆車中寬大所以優尊廣車則車前尙
廣而車中淺小謂之小戎爲諸侯之戎路輕車
以下皆不可以路名矣輕車取其輕而行速闕
車苹車制皆無攷凡五戎車上形制亦各不同
萃倅同副車也謂之萃者兵法百人爲卒每戎
具百人也凡路與車正車一乘爲王所乘餘副
十二乘戎事危故倍之爲二十四乘加正乘共

二十五乘每乘甲士四人謂之駟介凡二十五
乘共百人也故謂之萃共五戎之倅百二十乘
而正乘不與焉諸侯二車各從命數五戎皆倍
上公九十乘侯伯七十乘子男五十乘卿大夫
士禮車有貳各從命數戎車無貳乘君之貳

旗物第七十九

凡九旗名物常旂旗其統名也常以尊言以帛
爲之猶路之於車也朝祭建之旗以武言以布
爲之猶車之有戎革也師田之事建而旆之旗

若泛言之亦猶車之言車也各有屬各從命數
爲屬屬即斿也五路之旂大常言十二斿大旂
大赤大白大麾不言斿言大皆十二矣赤白言
其色麾取其揮五旂皆注旄者也曰同異姓以
封而不言以封同異姓者不盡以封也車服從
乎爵命爵卑而車服從尊者親親之意乃加恩
也庶姓則無是矣四衛六服以內之國大閱之
大常即大麾也以緇布爲之諸侯建旂以下承
大閱而言皆田事也自旂下逹至旞皆以布惟

祀賓常旂旜物皆以帛旗旟旐則本無用帛者
師都建旗師都師帥以下至兩司馬也州里建
旟六鄉州里之人爲王官有事於田者也縣鄙
建旐六遂縣鄙有徒役者也道車行道之車斿
車巡遊之車象路木路之貳車也建立於地載
置於車大司馬中秋治兵辨旗物軍吏即司常
之師都也師都即司常之孤卿也六軍出於甸
甸地掌於都大夫孤卿爲軍將師帥以下皆軍
吏皆治六軍之人故互言之鄉遂即司常之大

夫士郊野卿司常之縣鄙亦皆互言也大常長丈二尺廣尺二寸餘如命數以次而短至旗旟旐則短者亦可手執故伍長俱得執旗爲號也王陳五戎分爲中左右前後前爲啓後爲殿左右爲翼其旂建旂旗旟旐分前朱鳥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則長皆與常同

王馬數第八十

良馬左右校十二閑共二千五百九十二匹駑馬三共數共七千七百七十六匹凡王馬良駑

共萬三百六十八匹大約十二閑六種馬蕃息大數以萬匹爲率八麗一師十六匹也八師百二十八匹也八趣馬千二十四匹也僕夫卽道僕田僕也二僕分番掌閑每閑一僕馭夫人數不足蓋與校人下士通掌之或馬數未易充每閑五人亦已足耳駑馬之馭夫則良馬之馭夫統之矣校人王馬亦曰公馬止共王及后之五路及戎馬及幣馬公費其上乘之馬謂之國馬乃軍司馬與司馬所掌不屬校人馬質所量三物亦上乘之馬也

舟師王舟第八十一

鎬京涇水之舟有六師焉六師者六軍也每舟有夫五夫有長五長有下士四下士有中士五中士有上士五上士有下大夫五下大夫有中大夫中大夫猶遂與都之大夫也官名與職雖無攷其爵可知也舟夫以漁爲業時則漁習戎政焉藪澤有逋逃則追胥焉舟夫不從甸地九夫立長者水漁利微川藪雖廣長人不能多也

其舳艫飄櫂鼓鐸旗物兵器雖後世猶存遺制未盡詳也有舟師卽有王舟舟牧覆舟王之乘舟也制亦無攷然當如車之有路且有五戎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此津梁之濟涉非以沿泝者也涇屬渭汭溱涯既從以達于河自河泝洛維水泱泱此自西都至東都之水師也凡九州之內有津梁則有舟有川澤則有師皆統於王官邦國都鄙所私有者亦各從其命數

冕弁冠第八十二

冕形上爲方板前俛後高延邃延也延出冕前之處也紐者結也五采繅者五采絲爲繩垂十二旒者也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者前之邃延結五采之線以係十二旒凡十二條也五采玉十有二則十二旒是也玉笄以安冕弁非冠內固髮之笄所謂衡笄也冕笄用全玉弁則象以爲邸卿大夫士則或以象或象而角邸矣紘以組爲之係於笄之左繞頤而上屬於笄之右以

固冕弁者也朱紘之下有青纊之別瑱塞耳之縣玉也塞耳用纊纊下以紞綴瑱瑱有玉石骨角纊紞有黃青素之別冕弁冠皆有者也五冕言皆冕無二制尊祭事故多其冕以配服不容混也服有六而冕止五者希玄皆臣服同一冕也弁形如合手下圓上尖會聚也璂以五采玉爲之謂之璂者以其迫弁之武爲弁之基環弁武之飾也韋弁赤色熟皮爲弁也皮弁白色皮爲弁也韋弁皮弁上皆不以布惟武與裏用布耳冠弁者如弁制而以玄色布爲之不用皮也不用皮者上尙有皮冠也服弁喪冠也天子諸侯亦如弁制但其布升數斬六升齊七升受有八升以上天子首服自始冠緇布冠以後禮冠止冕弁燕乃用冠故略之也弁絰者素冠弁之上加環絰也爵弁亦加冠弁以布爲之異於冠弁者色赤多黑少加雀爲大夫祭於家士祭於公之服冠形上圓而平無延旒璂笄之飾玄冠黑而有赤之色素冠則白布皆禮冠也禮冠不

屬武冠纓屬兩耳之旁結纓下垂者爲緌居冠屬武緇布冠色黑闕項纓屬項結於項無緌不結於頤下凡玄冕冠弁玄冠素冠居冠緇布冠皆以三十升布爲之爵弁綦弁縞冠亦然綦青黑色黑經白緯曰縞

衣服第八十三

絲曰衣布曰服官名司服者服多於衣且服其總名也大裘祀天上衣下裳繪繡十二章袞衣裳九章鷩衣裳七章毳衣裳五章希衣裳三章

玄衣不章裳黼皆色玄衣絲而端皆祭服也韋弁服兵服也色赤皮弁服視朝服也色白冠弁服田服也色玄王皆繪繡十二章素服全白無飾朝服素服皆以十五升布爲之皆袪侈戎田之服皆以皮爲之玄端素端王齊服也皆無章釆皆以絲爲之端取其正袪不侈而端也亦以絲重衣神也深衣袪圓長衣袪長深衣者衣與裳合一而純之以釆者也有表則謂之中衣以素純而加長則謂之長衣天子玄端而居則端

以布深衣以絲以錦而加玄端衣錦尙絅也天子禮服至端而止無深衣深衣其中衣也天子大朝會皆衣袞冕與宗廟之祭同諸侯祭於王其以命服朝於王降以裨冕裨冕者卽自祭宗廟之玄冕也皆絲衣也其餘禮服以布者一如天子而繪繡各從其命服之章凡孤卿大夫與朝會祭聘於天子以其命服助祭於其君以玄冕祭於家以雀弁皆絲衣也其餘禮服以布者繪繡各從其命服之章士祭於公以雀弁朝服

也祭於家以玄冠玄端以布於祭玄端以布者其餘禮服深衣也庶人之祭深衣以絲餘禮服深衣以布服弁服斬衰也齊衰也緦衰緦麻也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有事其布無事其縷曰錫縷布皆有事曰疑皆十五升布抽其半也禮裳如帷要有辟積深衣裳殺裦裳升數一如衰

韠帶佩笏偪第八十四

韠以韋爲之一名芾祭服也君朱大夫素士爵

其祭服之色也士無飾卿大夫畫山諸侯加火天子又加龍其飾也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肩革帶博二寸頸長五寸去帶二寸則三寸也頸下爲會下乃加飾焉兩旁紕以爵韋各三寸下緣以素帛五寸天子直則頸廣一尺下廣二尺以全韋爲之諸侯殺而方則上下皆尺以取方而下廣左右各五寸別以韋合之其合作圜形也大夫亦下廣尺以取方而上廣之角則微拙又取圓焉士則上下皆正不挫不嫌也其

合韋則大夫士與諸侯同也其挫則頸下之會
也一命韞芾赤黃色也再命而上皆赤芾也大
帶天子至士皆合帛爲之大夫以上以素士以
練天子加朱裏天子諸侯竟帶爲辟大夫辟其
紳士辟其率所不及者辟襞積也雜帶燕居之
帶非禮帶也天子五采諸侯三采大夫二采唯
所用士緇凡大帶皆廣四寸雜帶皆廣二寸再
繚亦廣四寸士以上紳長三尺府史有司之屬
長二尺五寸帶紳之上加約帶之紐用組三寸

長與紳齊紳韠結三齊率緶緝也蓋帶末有不
緶緝處其度未詳革帶博二寸以係韠有鉤以
拘之謂之鉤鰈不結無垂凡禮事先束革帶後
加大帶凡佩玉天子白玉玄組綬諸侯山玄玉
朱組綬大夫水蒼玉緇組綬士瓀玟緼組綬蒼
玉者葱衡也瓀玟石之次玉者蓋黝衡也衡形
如磬折下貫三組有琚瑀璜衝牙蠙珠之飾行
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世子佩瑜玉不擇色其
佩綬之長皆無攷或曰貴者繼長三尺佩係革

帶右佩事佩笏天子以玉大圭長三尺諸侯以
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象本皆長二尺六寸
博三寸其殺皆六分去一天子珽銳其首如錐
諸侯荼首圓大夫本亦圓謂之笏者書所思備
忽忘也凡笏搢於二帶之間不執以布幅邪纏
於脛曰偪其喪帶則絞帶布帶也又有苴杖削
杖焉

舄屨第八十五

屨以重皮爲底其旁幫皆用單皮其前首皮上

以條作鼻爲行戒以拘足謂之鉤其從衡合縫
以條謂之繶屨口繶上加緣謂之純天子諸侯
一名舄士純博寸蓋大夫博三寸諸侯五寸天
子七寸赤舄赤繶天子諸侯后夫人之禮服也
黑舄黃繶其齊服也皆青絇也其餘散屨燕服
也素屨其素服也葛屨取其涼非天子諸侯之
禮服士賤可以服之命屨則色與寸之別也功
屨者加功而艮者也屨底不重謂之鞮不上曲
無絇謂之韄喪屨用草謂之菲

副編次衡笄第八十六

副者貳也輔笄之飾所謂珈也蓋后笄以十玉加飾於笄後之祭服也公夫人八侯伯夫人六子男夫人四皆助祭於王之首飾三公夫人視子男孤卿內子大夫妻助祭於王於公副珈二諸侯夫人祭於國亦二珈也副皆有編天子冕十二玉垂於前天之大數也王后副笄十玉加於後地之成數也大夫妻祭於家次而已編編髮爲假髻次次第髮爲被卽髮也士妻助祭於

王於公以次祭於家纚笄而已纚韜髮者也后爲燕居之服故略之后凡禮事以編見王以次亦不副也庶人妻及大夫以下之妾凡賤者總而已不笄不縱婦人重笄笄與縱皆首飾男子冠笄短藏冠內不外見非首飾也喪笄惡笄以木爲之則不總折笄折吉笄之首者也吉笄者象笄也喪總以布袒去裼則露褻衣矣免去冠則露武矣髽去縱則露總矣故袒免髽者無服之哀也哀畢而衣冠如常矣

后六服第八十七

后褘衣祭先王揄狄祭先公闕狄祭小祀鞠衣以蠶展衣爲見賓之服齊服以宵皆禮服也皆以絲褖衣以見王褖之以釆燕居以宵皆倘服也揄狄以下上公夫人之禮服揄狄以助祭於王闕狄以下侯伯夫人之禮服闕狄以助祭鞠衣以下三夫人三公夫人子男夫人之禮服鞠衣以助祭展衣以下嬪婦及孤卿大夫內子之禮服展衣以助祭於王於公諸侯夫人以展衣

祭於其國褖衣則女御士妻助祭於王於公之服孤卿大夫內子以祭於家卽褖衣也一名純衣細布褖釆者也士妻祭於家以宵衣庶人妻祭於家縞衣而已素沙其裏也卽白紗也男子衣單陽數奇也婦人衣袷陰數偶也三夫人以下內命數也餘皆外命婦也

工作第八十八

凡禮器五官之屬固有可攷若簠簋鼎俎籩豆筐筥釜鑊甑鬲楸桊碑坫棺槨及凡服用玩好

所不能已者博古之徒辨之不勝辨莫不有工以作之卽莫不有府以藏之卽莫不有官以掌之貴賤有等名物殊用而其可知者鮮蓋自冬官闕而圜丘方丘之制地祇之號喪葬之詳皆不能備況工事之細乎今特舉其可知者約推之而其不可知與不必深知者仍爲闕之亦學者詳愼之一端歟

周官指掌卷四終

周官指掌卷五

莊有可著

大喪第八十九

王居大寢疾寢西夾室東首北墉下疾病齊冕服臨羣臣發顧命大僕二人扶左射人二人扶右命訖徹縣出綴衣僕射扶坐崩於北墉下旣崩復復於各寢各祖廟王門以及四郊逆子入寢東翼室爲喪主徧赴天下遷尸始崩自地遷於牀牀亦設北墉下去死衣幠用斂衾小臣楔

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下達至士一也沐浴飯含再遷尸於南牖下襲三遷於戶內小斂四遷於阼階大斂五遷於兩楹間正棺六遷於西階殯凡遷尸皆南首大僕二人射人二人其屬佐之含一牀襲一牀小斂一牀大斂一牀皆有枕席下達一也上皆張帟三重皆帷堂正棺殯亦如之沐浴大肆以秬鬯大渳大肆陳尸也大渳沐浴也沐用秬鬯浴用鬱鬯秬鬯加秬浴則黍而已鬯者盛秬盛黍之器斗枓也有柄以沃水

肆器者盛沐浴水之盆也夷槃沐槃也小宗伯主沐肆師築鬻大小祝主浴沐畢脩容櫛髮髻用組笄用桑笄長四寸浴畢翦爪先手後足著明衣裳用布飯盈口用秬加玉含玉十二凡飯含皆子親之大祝相飯大宰贊含襲瑱耳用黈纊幎目用錦方尺二寸赬裏加著綴組係於項掩面用帛廣終幅長五尺析末枕項繞頸蒙面一端自項向前分裹於頸一端自領向後兩交於領加全幅巾環首終匹不鑿歷縿邪幅至膝

足登赤舄皆係之衣十二稱玄端二一布燕居服一絲齊服士服一初生爲世子之服冠弁服一皮弁服一韋弁服一祭服六自一章至十二章皆衣裳具加韠韎帶搢大圭右手指著決弁極三交手當臍下拱之加掘手玄表纁裏長尺二寸廣五寸自手掌下繞小指環上垂掔下綴組鉤環十指中道結於掔掔者大指近掌骨也然後冒上錦質下黼殺旁綴十二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先殺韜足而上次質蒙首而下襲

事掌於冬官之屬小斂衣十九稱先祭服次散衣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加夷衾爲冒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衾有著加布絞縮一衡三凡小斂衣衾絞之事下達一也王衾用錦大斂陳衣百二十稱不盡用衣內尸上下四方置圭璋璧琮琥璜六玉加布紟五幅紟制蓋差似深衣無袂以五幅布爲之不緣邊以裹大斂衣加夷衾二上覆一下席一加布絞縮三衡五每幅三褶之以爲束不析末衾給餘與小斂同棺四

重革棺水牛兕牛合被厚三寸加椑棺六寸又加屬棺八寸又加大棺尺椑用杝屬大用梓四者皆周棺有翰檜裏棺用繒五采錯之以玉棺皆漆尸入棺鬠爪實於棺四隅蓋棺用漆棺束縮二衡三束用革衽五每束一屬六紼殯輴車載匱輴車者匱路也車轅畫龍車外菆木四圍掩棺如椁上覆綃幕三重幕黼菆木上加屋四注而下畢塗屋菆木上稍斂內木本著地外後甎下藏熬穀附棺五種十筐加魚腊焉弁置銘

旌於菆內旌用錦長丈二尺三分其長一在上
畫三辰二在下書銘旗皆尺二寸銘杠長丈二
尺初制銘置於西階上襲畢置於重殯置於菆
內朝廟復置於重祖葬置於棺上重用木刊鑿
之長如銘置於庭工師共之縣鬲於重上鬲盛
飯之餘皆有冪重在庭南朝廟設銘至廟祖柩
既行重出廟門置於道左既虞埋之葬前一日
啓匶辟塗屋去菆置銘於重匠師執羽葆與喪
祝御匶朝於祖執紼人皆銜枚入廟正匶於兩

楹間有夷牀北首祖飾棺覆棺用文錦褚於其
中加柳翣皆以木爲之皆衣以布布皆采翣有
八龍二黼二黻二畫二柳在棺上曰荒旁曰帷
帷即牆也畫龍其上設四池池如屋之承霤以
木爲之亦衣以采布縣采繒於池下畫翟謂之
容容外又縣銅魚於池下荒畫黼罔以火火五
列黼五列纁紐八以紐帷荒使相連屬荒頂曰
齊爲五采加七貝翣在帷外皆戴圭戴以纁匶
行則振容魚躍拂池匶車旁設披十二以木爲

之飾亦以纁箄士旁車持之以備傾側車上建
綏設旐綢練杠加崇牙厲六引於車葬用柔日
祥車用象路一乘曠左從車十二乘皆道車之
貳謂之遣車即魂車也載苞牲於從共牲下體
十二个明器畢備其墓地蓋方三百步兆方百
二十步隧方十二步丘高十二丈樹以宜木百
二十株雜樹盈蓺地室上有抗木支土木從衡
重之下承以柱旁土皆列木版上旁皆加以抗
席席以葦又加附以帷幕用功布前爲門重之

以闕中央爲匶穴容合葬穴周木爲井椁植立
之椁木以柏長六尺在穴中其端平於地皆方
厚尺二寸椁內四周堙之以蜃炭匶路至墓門
窆脫載除飾御匶由門而入先藉以茵縮衡敷
重之茵著用茅茹之屬下匶用豐碑碑四用木
爲之六紼六繂前後各一左右各二穿碑爲鹿
盧役人負碑負紼擊鼓爲節而下下既正子親
贈玉有幣置銘於棺上藏明器於棺四旁盈之
加見見即文錦有褚者也椁上加木版衡覆之

再加㡘席上爲四阿阿中不虛阿上下四旁皆
用蜃堲塗之塗車馬芻靈等分置於㡘外𡨥畢
下闗閉門扃之實土封之有從葬者啓而合葬
馬葬畢反寢虞喪祭始死奠小斂奠大斂奠正
棺奠殯奠朝奠夕奠朔月殷奠月半殷奠薦新
殷奠將葬啓奠祖行大遣奠凡奠無尸奠後徹
前皆斬衰與奠始虞作主埋重主用桑立尸九
虞乃卒哭祭禮漸從吉祔易主主用栗入祖廟
埋虞主練祭小祥壞廟易檐改塗大祥祥月禫

禫用吉祭猶特祀未配祥禫皆從祖附祭大喪
始崩復楔齒綴足沐浴飯含襲小斂赴即日並
行下達一也三日大斂五日正棺七日子受册
命即位見羣臣然後殯七月葬葬日虞踰一日
再虞又踰三日三虞又踰五日四虞又踰七日
五虞又踰九日六虞又踰十一日七虞又踰十
三日八虞又踰十五日末虞自始虞至末虞共
七十三日至九月卒哭用剛日次日祔期練再
期大祥祥月禫共二十五月而喪畢三年不吉

祭祖廟反主俟時祭以饋食喪既闋春夏時祭
猶從祖祔食必秋冬祫祭始遷廟而配也凡后
之喪其附身附棺者亦可推也世子王子夫人
命婦諸侯孤卿凡以下之喪以等推之理亦一
也

詩章樂舞歌吹金奏第九十

天地之理充而爲氣動而爲聲形而爲容正氣
正聲正容即理也皆自然而無不中和也詩者
人心之所不能已也心有不能已言之而成文

其詩中正和平出於口節宣其氣播乎金石土
革絲木匏竹無不合律而成聲應乎手足官骸
皆有容也以其可樂故謂之樂歷代之歌舞是
已不歌不奏不可以爲舞也以無節也歌奏無
辭不可以爲樂也以無物也有辭無文不可以
爲詩也以無體也風賦比興雅頌詩之六體也
詩不合律非正聲也六律六同天地自然之正
聲也聲出乎口應乎律不能無憑故必有八音
焉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爲六十調歷代

之詩皆有之矣監而擇其精故歌奏舞各有取以相配合也成者變也終也均者勻也平也成均之法制樂之法也國學之政莫重於樂也樂德樂之本也樂語樂之文也樂舞樂之形也九德之歌歌夏詩也九磬之舞舞虞器也奏九夏奏夏聲也九磬以成而名德以功而名誦聲合樂節曰歌口假器代歌曰歛詩聲寄於鐘曰金奏寄於鼓曰金奏之鼓豳詩七月也豳雅信南山甫田大田也豳頌載芟良耜也凡縣鐘磬半

爲堵全爲肆者十二鐘爲一堵十二磬爲一堵鐘磬十二俱全爲肆

八音第九十一

發聲而有物焉謂之音有物也者非無端而爲之也金稟秋成之精煉於火鎔於土淬於水出聲於木一成而不變無燥溼剝蝕之患其致用也最久故爲音之首石聲堅確難諧蓋凡物皆中空取音而石獨中實也土者塼埴之工炮燔之所爲也革獸皮也絲蠶繭也革絲皆生物之郭中藏生意者木曲而有直體者也匏竹木之族也又皆生而中空者也古者伶倫取竹於解谷截爲十二筩以合天地自然之律然竹之生也有厚薄大小本末之不同久則有枯裂失常之弊周之成均以土爲之亦不能久則凡爲樂器當以金爲準矣

律同和合第九十二

六律爲陽聲之主也六同爲陰其聲助陽調陽與陽同功也總名十二律陰統於陽也陽聲黃

鐘爲子太簇爲寅姑洗爲辰蕤賓爲午夷則爲申無射爲戌陰聲大呂爲丑夾鐘爲卯小呂爲巳函鐘爲未南呂爲酉應鐘爲亥凡陰陽之聲以氣之對待言則以黃鐘蕤賓大呂函鐘大簇夷則夾鐘南呂姑洗無射小呂應鐘爲次以氣之孳生言則以黃鐘函鐘大簇南呂姑洗應鐘蕤賓大呂夷則夾鐘無射小呂爲次以陰從陽言則以黃鐘大呂大簇夾鐘姑洗小呂蕤賓函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爲次以陰陽和合言則

以黃鍾大呂大蔟應鍾姑洗南呂蕤賓函鍾夷則小呂無射夾鍾爲次陽順行而陰逆承之乃能致和而合陰陽之聲合之而和乃能諧和百物故大師合聲獨主陽順陰逆也天神主陽有精而無形故其聲必陽氣盛而神乃降地祇承陽質厚以生物故其聲必相生而祇乃出人鬼陽之餘陰之靈也故必陰陽之聲合而鬼乃格禮神鬼祇之律不用商商主肅少温和也

正歲正月第九十三

春夏秋冬謂之歲晦朔弦望謂之月春夏秋冬天之四時自四立至四絕各擅之氣不能移易者也未立春不可謂之春既立夏不可謂之春既立春不可謂之冬未立夏不可謂之夏故卽夏時言之有方十二月而已春者有已正月而尚未春者有方三月而已夏者有已四月而尚爲春者正歲之法以候氣爲準不能以月爲限此古今之所同也日爲陽月爲陰陰從陽月會日有會有離而晦朔弦望生焉一歲四時三百六十六日足以盡日周天之度而不能窮月會日之數故必十九歲二百三十五月而後盡月會日周天之度也然歲功一周以成物爲務而月數盈虧不齊於是求正歲者又不得不先正十二月以爲歲而別加七閏歸餘於終以整飭之自有正月之法而三統之正又因之以分子當冬至陽生之中氣也丑當大寒歲功成終歲始之中氣也寅當啓蟄人事東作之中氣也舉正不於中歲不能正也月亦不能正也則凡有

事物俱不可得而正也唐虞夏正歲曰載正月以寅舉中於啓蟄載再也一歲畢而再始也啓開也蟄伏藏也萬物辟伏藏而出也商正歲曰祀正月以丑舉中於大寒祀祭事也事神之禮一周也大寒沍寒也氣寒極而將回春也周正歲曰年正月以子舉中於冬至年文從禾千言千禾熟一周也冬至日南至也陽衰則日行就南而下至是一陽復南極北上而晝日長也凡言歲者舉天時重民事也凡言月者尊王正歲

官守也於斬冰獨言正歲十有二月者大寒當歲之終實爲治冰之始事下詳言春夏秋不可以季冬先之故變文言正歲之十有二月也

歲差第九十四

凡歲三百六十日不足分爲四時時各有九十一日有盈絀焉合四時分五行行各七十三日有奇有衰旺焉盈絀衰旺者發舒斂藏之氣之機歲差之本也故歷日七十三有奇而一行之事畢歷歲七十三有奇而日行之一度差七十

三歲有奇者二萬六千六百八十一日也卽四百有四十五甲子之不足二十日也若歷歲二萬六千六百八十一而天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差亦周矣而天之事畢矣故曰亥者該也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卽其歲數也蓋二萬七千者三九之數也三一而三三三而九三九而二十七陽數變化之極也凡歲之氣春極長夏次之秋又次之冬極短凡日之氣夏極長秋次之冬又次之春極短凡月之氣春極長秋次之夏又次之冬極短故歲有差也日有差也月有差也而其差又各有不同焉知其差可以知其微矣

原本第九十五

天有三辰地有五行是生萬物萬物並育患害由矣惟聖人建三才而立極使萬物莫不各得其所故禮也者所以節宣夫生物者也肇造於三皇五帝更歷夏商至周而大備其尊而溯之則曰典執而守之則曰法率而行之則曰道聖

人非能師心自用也因革損益有由來矣

同情第九十六

好惡者天下之大公然王有王之好惡諸侯有列國之好惡萬民有鄉邑之好惡好惡不通則且相戾而各徇其私卽以一定之法强而致之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土訓誦訓匡人撢人掌交掌察四方達上下之情諭天下之故夫而後知禮也者猶平天下之規矩也先王之治天下也又有神明於禮之意焉

因勢第九十七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君臣之道始於宗法上古天地初闢生齒未盛民氣湻樸各宗其族各君其國老死不相往來者眾矣水土既平物害遠遁天下一統堯舜以禪讓湯武以征誅夏之嗣位不可深詳商每兄弟相及周尙父子相繼蓋世變日增則立制彌嚴也邦畿皆方千里而周則鎬京方八百里成周方六百里以兩合而成豈常拘於土中之方千里

哉立制有經乘時有要善持禮意者又貴因其勢而利導之耳

達變第九十八

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蓋諸侯世國童子而侯則不能無冠禮也什一取民夏以貢殷以助周以徹而龍子以爲莫不善於貢皆世變所爲也封建不可復而郡縣之分土而治其大小相維苟不廢治卽無異封建也井田不可復而鄉亭之計畝而耕其邨落相聚苟不廢耕卽無異井田也自天地之大歲時日月山陵川谷不能不歷久而變而況於致治乎善爲治者因其變而通之能不失先王之意則可矣

厚生第九十九

草木逆生無知也鳥獸橫生無禮也惟人之生也直貴賤上下各當其位故聖王又制爲禮以厚之自一身之內以至一身之外所需者無不備也自一人之身以至一家一國天下之人之

身無不因其所知所能而使所需者無不備也是故禮樂射所以使人自養其生也御書數所以窮物類之性情形狀而使之各安其生也故士者天地之心生民之命也士民六藝通則德行日脩風俗日醕而生理日裕矣故天地以好生爲心人君以厚生致治

自强第百

人之所以獨靈於天地間者以能由禮也夫禮始於飲食成於男女變於賓戎極於喪祭而要

莫切於治一身之官骸盍答問進退兼乎人者也行立坐臥存乎己者也夫人之始生未能坐故先臥未能立故先坐未能行故先立君子坐必抱鼓立必磬折行則蹌蹌濟濟有趨走之節蓋坐者所以主靜於內也行者所以致動於外也立則動靜之交可爲可守之度也古之君子能坐不欲橫陳惡惰也故坐而隱几卽謂之臥衣冠而坐亦云假寐正終牖下則僕射扶坐於左右盍坐卽臥也君子閒燕安坐正位居體所

以脩身也所謂抱鼓也者兩膝齊跪而股加於脛髀加於踵兩手張拱背膺前直則兩肱兩臂圓平內攝如抱鼓也夫是故足容以重手容以恭目容以端口容以止聲容以靜頭容以直氣容以肅夫是故立可山立行可山行盛氣顚實揚休玉色也夫是故內可以養心養氣外可以知言知人也故易大傳釋乾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周官指掌卷五終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三十六　南菁書院

周禮學一　南城王聘珍貞吾著

漢書景十三王傳云河閒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篇此周禮在漢世初出屋壁之時名曰周官也荀悅云劉歆以周官十六篇爲周禮陸德明云劉歆始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鄭康成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及子大司農仲師名衆衛次仲賈景伯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又云其名周禮爲尚書周官者周天子之官也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是言蓋失之矣天官惟王建國注云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據此則周公著

此書本名周禮故孔穎達枚舉周禮之見于經籍者七處而自漢以前從未有以周官偁之者至漢復出之時師承久絕人見其所載皆是官職又因尚書序有周官篇目世儒未見其書或欲以此當之自劉歆以來乃復其本名曰周禮鄭康成主之嘗曰劉子駿等識古有此制焉

天官治官之屬大宰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注此民給徭役者若今衛士矣案漢官儀云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以爲衛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年五十六老衰乃得免爲民就田里下經外饔職饔士庶子注云士庶子衛王宮者若今時之饗衛士矣案漢書王尊傳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如淳曰諸衛士更盡得代故天子自臨而饗之蓋寬饒傳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師古曰得代當歸者也續漢書禮儀志有饗遣故衛士儀

籩人注竹曰籩疏曰知竹曰籩者更無異文見竹下爲字即知以竹爲之故云竹曰籩也籩人掌四籩之實注云籩竹器如豆者疏曰鄭知籩是竹器者以其字竹下爲之亦依漢禮器制度而知也案爾雅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毛詩于豆于登傳云木曰豆瓦曰登孔氏正義引爾雅釋之今鄭云竹曰籩又云籩竹器如豆者亦雅詁也疏云無異文又云依漢禮器制度而知非是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注若今御史中丞王伯厚引徐氏微言謂小宰乃漢御史大夫之職

以小宰如今御史中丞康成之誤案續漢書百官志御史中丞一人千石本注曰御史大夫之丞也舊別監御史在殿中密舉非法及御史大夫轉爲司空因別留中爲御史臺率是後漢無御史大夫中丞即爲御史臺率鄭氏舉以況小宰者謂其殿中密舉非法與小宰掌宮之糾禁相似非必謂其官職之大小也凡二鄭引漢官況周官者當以此類求矧前漢御史大夫與丞相並號兩府備三公乃周官六卿之類豈可以比小宰

宮正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注次諸吏直宿若今部署諸廬者舍其所居寺案釋名云寄止曰廬廬慮也取其止息覆慮也寺嗣也治事者相嗣續于其內也廣韻云部分判也署廨署聘珍謂鄭云部署謂廬者乃分別諸曹治事之處而署之

蕭何題蒼龍白虎二闕謂之署書

庖人共祭祀之好羞注青州之蟹胥釋文云胥息徐反劉音素字林先於反蟹醬也王伯厚云庖人注青州之蟹胥集韻蝑蟹醢四夜切當从集韻聘珍案說文云胥蟹醢也釋名云蟹胥取蟹藏之使骨肉解之胥胥然也廣韻九魚胥字注引說文曰蟹醢也四十禡蝑字注云鹽藏蟹說文玉篇蝑字皆注云蜙蝑也廣韻云鹽藏蟹與蟹醢之義亦異集韻乃云蝑蟹醢新義也伯厚欲以新義弁古義宋人之習如此

夏行腒鱐膳膏臊注鄭司農云鱐乾魚膏臊豕膏也杜子春云膏臊犬膏案說文鱐作䐹臊作鱢䐹字注云乾魚尾䐹䐹也从肉肅聲周禮有腒䐹鱢字注云鮏魚也从魚喿聲周禮曰膳膏

臊案此字形字義與杜鄭經本全異或謂許君受學于賈景伯賈作周禮解詁說文多賈侍中說

酒正一曰泛齊注如今宜成醪矣疏曰宜成說以爲地名故曹植酒賦曰宜成醴醪蒼梧縹清若馬融所云今之宜成會稽稻米清似宜成以爲酒名故劉杳要雅亦以宜成爲酒名二者未知孰是今鄭云宜成醪矣亦未知鄭意地名酒名類下鄭白則爲地名案釋名云韓羊韓兔韓雞本法出韓國所爲也猶酒言宜城醪蒼梧清之屬也文選七命李善注引張華輕薄篇云蒼梧竹葉清宜城九醞酒據此則宜城之爲地名無疑續漢書郡國志南郡有宜城侯國

漿人水漿醴涼注涼今寒粥若糗飯雜水也案釋名云寒粥末稻米投寒水中育育然也糗齲也飯而磨散之使齲碎也

玉府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注蠙珠以納其閒疏曰蠙蚌也珠出于蚌故言蠙珠案尚書淮夷蠙珠鄭注云蠙珠珠名說文云玭珠也从玉比聲宋宏云淮水中出玭珠玭珠之有聲重文作蠙注云夏書玭从虫賓許君此說與鄭同賈疏非鄭義也

司裘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注中秋鳩化爲鷹中春鷹化爲鳩疏曰中秋鳩化爲鷹中春鷹化爲鳩此並月令文引此者證此中秋行羽物與月令中秋鳩化爲鷹殺物之時是順其始殺也故行羽物案月令季夏之月鷹乃學習孟秋鷹乃祭鳥並無中秋鳩化爲鷹之說孔氏禮記正義云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者謂八月時但鳩化有漸故月令季夏云鷹乃學習孟秋云鷹

乃祭鳥其鳩化爲鷹則八月時也以月令二月時鷹化爲鳩則八月鳩化爲鷹也聘珍案夏小正五月鳩爲鷹六月鷹始摯卽月令云鷹乃學習也月令孟秋鷹乃祭鳥鄭注云鷹祭鳥者將食之示有先也既祭之後不必盡食是鷹食鳥在中秋之時鷹惟食鳥然後成其殺性故鄭云中秋鳩化爲鷹

內司服鞠衣注鄭司農云鞠衣黃衣也元謂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于先帝告桑事疏曰云色如鞠塵者麴塵不爲麴字者古通用孔氏禮記正義云鄭注內司服云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鞠者草名花色黃故季秋之月云鞠有黃花是鞠衣黃也聘珍案孔氏以鞠衣之鞠爲鞠花本漢人劉熙之說與鄭所云鞠塵者不合其說

非是鞠即麴糱之麴古無麴字說文作𥹷古與鞠通齊民要術說作麴之法以青蒿上下奄之置牀上三七二十一日開看徧生黃衣乃止釋名云麴朽也鬱之使生衣

䄌衣揄狄闕狄展衣緣衣注䄌揄狄展聲相近緣字之誤也蓋謂䄌當爲翬揄當爲搖狄當爲翟展當爲襢緣當爲褖釋名云王后之上服曰䄌衣畫翬雉之文于衣也伊洛而南雉素質五色備曰翬鷂翟畫鷂雉之文于衣也江淮而南青質五色備曰鷂闕翟翦闕繒爲翟雉形以綴衣也襢衣襢坦也坦然正白無文采也褖衣褖然黑色也案劉熙此說與鄭注一一相合據吳志韋曜傳劉與鄭世之相去當不甚遠豈古經師相傳之說與

地官師氏注書序曰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聖賢

兼此官也疏曰此鄭君之意謂三公之號無師保之名兼此二官得師保之偁鄭志趙商問成王周官立大師大傅大保玆惟三公即三公之號自有師保之名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三年事此周禮是周公攝政六年時則三公自名師保起之在前何也鄭答曰周公左召公右兼師保初時然矣聘珍案古者師保多是兼官竝非三公專號公孤亦是兼官公孤之職即六卿攝任竝無或遺宋儒毀周禮謂周公方條治事之官未及師保之職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此皆未及讀漢經師注義徒據僞孔書傳而生說者也

媒氏注今齊人名麴麩曰媒聘珍案麴麩鄭氏本當作𥹷麩今本作麴麩者後人以今字改之也知者說文無麴字𥹷字注云酒母也从米𥹷省聲駈六切重文作麴注云麴或从麥鞠省聲鄭氏注內司服鞠衣云色如鞠塵賈疏云麴塵不爲麴字者古通用方言云麴齊右河𣳢曰麩漢書李陵傳注師古曰齊人名麴餠曰媒又說文無麩字麩字注云𥹷餠也从麥穴聲戶八切

泉府注鄭司農云故書泉或作錢案故書者古文先秦舊書也泉作錢乃周禮之本字其作泉者後人所改漢書食貨志云大公立九府圜法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又云貨寶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案此則外圜函方者曰錢錢之本名也其曰泉者亦與曰金曰刀曰布曰帛隨其所用而得名爾故鄭氏注外府掌邦布亦云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周景王更鑄大錢文曰寶貨或曰大泉五十見文獻通攷然其形仍是外圜函方竝未嘗

爲泉字形也其爲泉形者乃王莽所作之貨布康成云長二寸五分廣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其右文曰貨左文曰布鄭漁仲云古文錢字作泉者言其形如泉文觀古錢其形即篆泉文也但不知漁仲所謂古錢果三代以上之錢與亦王莽之貨布與又不知制錢在制字之後與抑或制字在制錢之後與然聞制字象物之形不聞制物象字之形漁仲之說亦可謂悠繆矣若論周錢始蓋一品至景王而有二品皆是外圜函方不作篆泉文形也故錢法謂之圜法周禮泉府故書作錢府

司門每門下士二人案續漢書百官志云城門每門候一人劉昭注云周禮每門下士二人干寶曰如今門候

丱人注丱之言礦也金玉未成器曰礦疏曰經所云丱是總角之丱字此官取金玉于丱字無所用故轉從石邊廣以其金玉出于石左形右聲從礦字也案說文磺字注云銅鐵樸石也从石黃聲讀若穬古猛切重文作丱注云古文礦周禮有丱人是丱為礦之古文本為丱人之丱後為總角之丱賈疏說非是

大司徒設其社稷之位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注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疏曰云而樹之田主者謂籍田之內依樹木而為田主案論語哀公問社于宰我張包周本作哀公問主于宰我鄭注云謂社主孔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是社主用木審矣小宗伯之職若大師則帥有司立軍社注云社之主蓋用石為之案社主本

依樹木以棲神不可遷行故別為石主以行名曰軍社

其植物宜早物注鄭司農云早物柞栗之屬今世間謂柞實為阜斗聘珍案阜斗之阜當作草說文草字注云草斗櫟實也一曰象斗子从艸早聲爾雅栩杼郭注云柞樹說文云栩杼也其實阜一曰樣橡栩實繫傳云今俗書作橡呂氏春秋云冬日則食橡栗高誘注云橡阜斗也其狀似栗元和郡縣志引周處風土記云吳越之間名柞為橡

以儀辨等則民不越注故書儀或為義杜子春讀為儀肆師之職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注故書儀為義鄭司農云義讀為儀古者書儀但為義今時所謂義為誼案大戴禮記哀公問五義第四十其文與荀子哀公篇同而荀子篇中有人有五儀之文是大戴作義荀子作儀王肅私定家語亦有五儀解其說半同于戴記亦改義為儀說文云儀度也義己之威儀也誼人所宜也皆古文說與先鄭合

小司徒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注故書域為邦杜子春云當為域案說文云或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于逼切重文作域注云或又从土說文又云國邦也从口从或是國與或同義毛詩凡國字與上下文為韻者皆當為于逼切讀如域是國或域古音義皆同自後人以或為疑或不定之意無復域音以域為營域字無復邦義而國轉為古獲切則國字失其音而或域字聲義俱亡矣

鄉師之職及窆執斧注鄭司農云窆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曰日

中而塴禮記所謂封者又夏官大僕職注鄭司農云窆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所謂日中而塴禮記謂之封皆葬下棺也音相似窆讀如慶封汜祭之汜案說文堋字注云春秋傳曰朝而堋禮記謂之封周官謂之窆易不封不樹虞仲翔云穿土稱封封古窆字也鄭氏注既夕云今文窆作封又注檀弓云封當為窆仲翔以封為古者非是

巡其前後之屯注故書屯或為臀鄭大夫讀屯為課殿杜子春讀為在後曰殿疏曰鄭大夫讀屯為課殿者未知鄭大夫所讀更出何文或謂當時俗有課殿之語故讀從之云杜子春讀為在後曰殿者謂軍在前曰啟在後曰殿聘珍案續漢書百官志云秋冬遣無害吏論課殿最胡廣曰丞尉以下歲詣郡課校其

功功多尤爲最負多尤爲殿此卽漢時課殿之語鄭大夫讀從之廣韻二十一暇殿字注云軍在前曰啓在後曰殿又殿最漢書音義云上功曰最下功曰殿都甸反以上竝廣韻原文據此則鄭大夫讀屯爲課殿之殿者與子春讀爲在後曰殿者同音

鄉大夫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注鄭司農云貴者謂若今宗室及關內侯皆復也服公事者謂若今吏有復除也老者謂若今八十九十復羨卒也疾者謂若今廢不可事者復之案先鄭四事竝舉漢法況之聘珍謂賢者能者若漢時三老孝弟力田通經博士弟子皆有復除漢書高帝紀二年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衆爲善置爲三老復勿繇戍惠帝紀四年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儒林傳云爲博士官置

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又云元帝好儒通一經者復之此皆西京之制文獻通攷引徐氏曰東都所復不過沛陽元氏南頓數邑益專爲天子之私恩矣

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四曰龢容注杜子春讀龢容爲龢頌謂能爲樂也元謂主皮龢容興舞則六藝之射與禮樂與案鄭氏以龢容爲禮破子春爲樂之說而于子春讀容爲頌則不破之者案漢書儒林傳云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頌孝文時徐生以頌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襄亦以頌爲大夫諸言禮爲頌者由徐氏師古曰頌讀與容同

舞師教皇舞注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書或爲䍿或爲義元謂皇析五采羽爲之聘珍案先鄭云或爲義者義卽儀字古者書儀但爲義易曰其羽可用爲儀皇爲析羽所以書或爲儀又案說文云䍿樂舞以羽翿自翳其首以祀星辰也从羽王聲讀若皇此說與先鄭合卽所云書或爲䍿者

唯其漆林之征注鄭司農云故書漆林爲桼林杜子春云當爲桼林釋文云桼本又作漆音七劉本作桼字之變也音同案說文桼字注云木汁可以髤物象形桼如水滴而下漆字注云水出右扶風杜陵岐山東入渭一曰入洛从水桼聲是桼爲桼林本字漆乃俗通故鄭從杜云當爲桼林釋文乃以漆爲本字桼爲變恐大憒憒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注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三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又云不知言布

參印書者何見舊時說也案漢書食貨志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繢爲皮幣直四十萬此亦有因于古與如先鄭所云則古用布而漢用皮古之布參印書直同後世之鈔法但古用布而後世用楮爾先鄭又以爲舊說不知何見恐亦非周之制然在永平建初之閒已有是說則楮幣之端見于此矣

保氏乃教之六藝五曰六書注鄭司農云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疏曰云六書象形之等皆依許氏說文聘珍案六書象形之等東京以來書凡三見先鄭周禮注一也漢書藝文志二也許氏說文三也三家之文亦小異而其旨大同乃古經師相傳舊說著于竹帛者以鄭仲師爲最先案後漢書仲

師卒于建初八年班孟堅自永平受詔作前漢書亦成于建初
中而許叔重敘說文遠在和帝永元十二年庚子是時仲師卒
已十八年矣又二十二年爲安帝建光元年辛卯叔重之子沖
始上說文于朝去鄭仲師之卒四十年矣賈疏謂鄭依許氏說
文者誤也
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注金銅無凶年因物貴大
鑄泉以饒民案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湯以莊山之金鑄
幣而贖人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單
穆公曰古者天降災戾于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
輕則爲作重幣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
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于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

利之
司關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注傳如今移過所文書案
釋名云傳轉也轉移所在執以爲信也太平御覽引釋名云過
所至關津以示之漢書文帝紀十二年三月除關無用傳張晏
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
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李奇曰傳棨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古者
或用棨或用繒帛棨者刻木爲合符也
掌節皆有期以反節注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皆以道里日
時課如今郵行有程矣案漢舊儀云奉璽書使者乘馳傳其驛
馳也三騎行晝夜千里爲程續漢書輿服志云驛馬三十里一
置劉昭注云東晉猶有郵驛共置承受旁郡縣文書承驛吏皆
條所受書每月言至州郡唐書百官志云凡三十里有驛天寶
六載敕自今左降官日馳十驛以上又唐制敕書日行五百里
此皆郵行有程之證
遂人以興耡利甿注鄭大夫讀耡爲藉杜子春讀耡爲助案說
文云商人七十而耡耡藉稅也从耒助聲周禮曰以興耡利萌
艸人掌土化之灋注土化之灋化之使美若氾勝之術也疏曰
漢時農書有數家氾勝爲上故月令亦引氾勝故云氾勝之術
也案漢書藝文志云農家氾勝之十八篇廣韻云氾姓漢有氾
勝之撰書言種植事是氾姓勝之名賈疏以氾勝爲姓名以之
字爲語辭誤矣
墳壤用麋注故書墳作盆鄭司農云墳壤多盆鼠也元謂墳壤

潤解案爾雅鼢鼠郭注云地中行者釋文云字亦作蚡方言謂
之犁鼠邢昺爾雅疏云謂起地若耕因名焉馬季長注尚書云
墳有膏肥也韋昭注國語云墳起也李善注潘安仁藉田賦云
蚳蛘犁鼠之場謂之坻場浮壤之名也是墳壤惟多盆鼠故潤
解後鄭乃增成先鄭之義
角人以度量受之注骨入桼浣者受之以量釋文云浣戶瓶反
聘珍謂浣當作垸字之誤也說文云垸以桼餘灰而髹也从土
完聲一曰補垸胡翫切
槁人掌共外內朝冗食者之食注外朝司寇斷獄弊訟之朝也
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云天子與丞相舊決大事焉是
外朝之存者與案漢舊儀云哀帝元壽二年以丞相爲大司徒

郡國守長史上計事竟遣公出庭上親問百姓所疾苦應劭曰
丞相舊位在長安時府有四出門隨時聽事明帝本欲依之迫
于太尉司空但爲東西門國每有大儀天子車駕親幸其殿中
殿西王侯以下更衣並存每歲州郡聽采長吏臧否民所疾苦
還條奏之是謂之舉謠言者也衛綰晉百官表注云漢丞相府
門無闌不設鈴不警鼓言其深大闊遠無節限也
春官韎師注鄭司農說以明堂位曰韎東夷之樂讀如味飲食
之味杜子春讀韎爲菋荎著之菋元謂讀如韎韐之韐案爾雅
釋文菋音味是先鄭與杜氏音讀相近而後鄭讀如韎韐之韎
釋文音妹此失先師本讀矣聘珍謂韎韐之韎當讀爲夷僰之
僰知者鄭君毛詩箋云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韎韐聲也駁異

義云韎艸名齊魯之閒言韎韐聲如茅蒐字當作韎韋昭云茅
蒐今絳艸也疾急呼茅蒐成韎也此亦如終葵爲椎邾婁爲鄒
壽夢爲乘不可爲叵之類實後世反切之學所由出今卽以反
語求之茅蒐正得僰音也毛詩傳云僰夷僰也郭璞爾雅注云
九夷在東
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疈辜祭四方百物注故書
祀作禩疈爲罷案說文祀正字也禩或字也疈籀文副許君云
副判也从刀畐聲周禮曰副辜祭
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注肆獻祼饋食在四時之上
則是祫也禘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
自爾以後率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案說文云禘諦祭也周
禮曰五歲一禘祫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也周禮曰三歲一祫
案周禮無五歲一禘三歲一祫之文故鄭注舉魯禮以言之許
君云然者乃古周禮說也
小宗伯之職兆五帝于四郊注五帝蒼曰靈威仰太昊食焉赤
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
食焉黑曰汁光紀顓頊食焉聘珍案鄭氏此注亦依漢代祀典
言之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正月使尚書令持節詔驃騎將
軍三公曰今令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以配五帝章懷
注云五經通義曰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
白招拒黑帝汁光紀牲幣及玉各依方色兆五帝于四郊注兆
爲壇之營域案說文兆作垗注云畔也爲四畤界祭其中周禮

曰垗五帝于四郊从土兆聲又卜部𠧞重文作兆注云古文兆
省是兆乃𠧞之古文古文少或通用今鄭注本作兆者古文也
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注社之主蓋用石爲之疏引許慎
云今山陽俗祠有石主案說文云祏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
室一曰大夫以石爲主案周禮無郊宗石室之語大夫以石爲
主禮經亦無明文說文所云周禮者當如五經異義所云古周
禮說也一曰以下博異聞術或引管子君人之主弟兄三世則
昭穆同祖十世則爲祏此大夫以石爲主之證也聘珍謂管子
云爲祏者非以石爲主左傳典司宗祏孔氏正義云宗祏者慮
有非常火災于廟之北壁內爲石室以藏木主有事則出而祭
之旣祭納于石室據此則廟主古未有以石者說文所云當亦

如孔氏之義若主之以石者乃軍社之主也
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注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疏曰公羊說曰師出曰祠兵祠者祠五兵矛戟劍楯弓矢及蚩尤之造兵者謹案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彊者何兵之能造故鄭云或曰黃帝也又禮說云黃帝以德行蚩尤與黃帝戰亦是造兵之首案此疏是刪節許氏五經異義之文管子曰制廬山發而水出金從之出蚩尤受之以作劍戟也
鬱人飾鬱鬯以實彝而陳之注鄭司農云鬱艸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煮之鐎中停于祭前鬱爲艸若蘭疏曰司農云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者未知出何文聘珍案說文云鬱芳艸也十葉爲貫百廾貫築以煮之爲鬱从臼冂缶鬯彡其飾也

一曰鬱鬯百艸之華遠方鬱人所貢芳艸合釀之以降神鬱今鬱林郡也
司几筵設莞筵紛純注紛如綬有文而狹者案續漢書輿服志乘輿黃赤綬長二丈九尺九寸諸侯王赤綬長二丈一尺諸國貴人相國皆綠綬長二丈一尺公侯將軍紫綬長丈七尺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綬長丈七尺千石六百石黑綬長丈六尺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黃綬長丈五尺皆廣尺六寸故云有文而狹
典瑞瑑圭璋璧琮注鄭司農云瑑有圻鄂瑑起案說文云瑑圭璧上起兆瑑也周禮曰瑑圭璧說文又云兆灼龜坼也古文兆作兆

司服凡兵事韋弁服注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案續漢書志亦前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二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四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漢官曰執金吾緹騎二百人五百二十人北堂書鈔引辨釋名云五百字本爲伍伯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伯中以驅除也今俗呼行杖人爲五百
樂師凡舞有帗舞注鄭司農云社稷以帗元謂帗析五采繒今靈星舞子持之是也案前漢書郊祀志高祖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續漢書志云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舞者用童男十六人舞者象教田初爲芟除次耕種芸耨驅爵及穫刈舂簸之形象其功也
大胥注漢大樂律曰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除吏二千石

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夫子先取適子高七尺以上年十二到年三十顏色和順身體修治者以爲舞人疏曰既云取七尺以上而云十二到三十則十二者誤當云二十至三十案續漢書百官志劉昭注引大樂律文七尺作五尺惠氏九經古義引鄭注論語云六尺謂年十五以上則五尺爲十二審矣聘珍案樂師教國子小舞鄭注謂以年幼少時教之舞禮記云十三舞勺成童舞象尙書大傳云使公卿之大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據此則疏謂當云二十者非是
小師注今大子樂官有焉案大子當作大予字之誤也後漢書明帝紀三年秋八月戊辰改大樂爲大予樂曹褒傳帝問制禮樂云何充對曰尙書琁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帝善

之下詔曰今且改大樂官曰大予樂續漢書志大予樂令一人六
百石
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注舞之以東夷之舞案
白虎通引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曰朝離萬物微離地而生樂持
矛舞助時生也虞傳云陽伯之樂舞侏離鄭注云侏離舞曲名
旄人掌教舞散樂注散樂野人為樂之善者若今黃門倡矣案
三山陳氏樂書曰百戲之作見于後漢故大予樂少府屬官承
革令典黃門鼓吹百戲師二十七人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注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
類案續漢書志三月上巳官民皆絜于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
去宿垢疢為大絜絜者言陽气布暢萬物訖出始絜之矣

巾車錫面朱總注故書朱總為總鄭司農云總當為總書亦或
為總釋文云總戚云檢字林蒼雅及說文皆無此字眾家亦不
見有音者唯昌宗音廢以形聲會意求之實所未了當是廢而
不用乎非其音也李兵廢反本或作總恐是意改也案夏官大
馭職右祭兩軹注故書軹為斬杜子春云斬當作軹或讀斬為
簪笄之笄聘珍案說文玉篇皆無斬字諸家亦唯劉昌宗音雞
如陸德明賈公彥皆不敢為說鄭氏禮運注云傳書世異古字
時有存者則亦有今誤者周禮酒正注云文字不同記之者各
異爾是漢時已不能盡改矣然近儒因大馭注中斬字欲盡改
攷工記轂末之軹為斬訓轂末出輪外似笄出髮外也
翟車貝面組總有握注有握則無蓋矣如今軿車是也后所乘
以出桑案續漢書志太皇太后皇太后非法駕則乘紫罽軿車
釋名云軿屛也四面屛蔽婦人所乘牛車也聘珍案注云如今
軿車者是舉漢法況車制又云后所乘以出桑者則是周禮若
漢時皇后桑于蠶宮乘鸞輅青羽蓋駕駟馬龍旂九斿千乘萬
騎見丁孚漢儀云
素車棼蔽注棼讀為薠薠麻以為蔽聘珍案薠郎蕡聲同古字
通喪服傳云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馬季長云蕡者麻實枲麻
之有子者其色麤惡故用之
孤乘夏篆注故書夏篆為夏緣鄭司農云或曰夏篆篆讀為圭
瑑之瑑夏篆轂有約也元謂夏篆五采畫轂約也案說文夏篆
之篆作𨍭注云車約𨍭也从車川聲周禮曰孤乘夏𨍭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三十六終

仁和邵順頫
善化劉鉅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三十七　南菁書院

周禮學二　南城王聘珍貞吾著

夏官司馬鄭云象夏所立之官馬者武也言爲武者也案說文云馬武也應劭云司馬主武也藝文類聚引辯釋名云大司馬馬武也大總武事也聘珍說以春秋左氏傳曰夫文止戈爲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

挈壺氏注挈讀如挈髮之挈疏曰鄭讀挈如挈髮之挈者詩云總角之晏毛傳云總角結髮此鄭依毛傳挈卽結之義也案釋名云挈結也結束也束持之也大司馬馮弱犯寡則眚之注眚猶人眚瘦也疏曰眚瘦其地使不得彊大也案太平御覽引釋名云眚瘦也臞雀約少之言也

司勳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注今漢祭功臣于廟庭疏曰引漢法欲見古者祭功臣在廟庭也案魏高堂隆曰功臣配享于先王象生時侍燕燕禮大夫以上皆升堂以下則位于庭配食烝祭所以尊崇其德明其勳以勸嗣臣也議者欲從漢氏祭之于庭此爲貶損非寵異之謂也周志曰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共用之謂勇言有勇而無義死不登明堂而配食此卽配食之義位在堂之明審也下爲北面三公朝立之位爾燕則脫屨升堂不在庭也據此則周禮祭功臣非在庭鄭氏引漢法者蓋謂漢亦祭功臣爾非謂古者祭功臣在庭也賈疏失之

射人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灋儀注烝嘗之禮有射豕者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今立秋有貙劉云疏曰云今立秋有貙劉云者漢時苑中有貙劉卽爾雅貙似貍劉殺也云立秋貙殺物引之者證烝嘗在秋有射牲順時气之灋案疏說殊欠分曉鄭云今立秋有貙劉云者續漢書祭祀志云天子入囿射牲以祭宗廟名曰貙劉禮儀志云武官肄兵習戰陳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貙劉之禮祠先虞執事告先虞已享鮮時有司告乃逡巡射牲獲車畢有司告事畢案貙劉亦作貙膢鹽鐵論引月令云涼風至殺气動蜻蛚鳴衣裘成天子行微刑始貙膢古今注云永平元年六月乙卯初令百官貙膢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說文云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于兵車旅賁以先驅方言云戟吳楚之閒謂之戈三刃

枝南楚宛郢謂之匽戟其柄或謂之殳

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注大寢路寢也其門外則內朝之中如今宮殿端門下矣案後漢書左雄傳郡國孝廉皆先詣公府副之端門馬廷鸞云端門大微垣左右執法所舍卽御史府猶近世御史臺

以待達窮者與遽令注遽令郵驛上下程品案爾雅馹遽傳也郭注云皆傳車驛馬之名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乘傳一馬二馬爲軺傳急者乘一乘傳此鄭注云上下程品者亦以漢律言之

弁師諸侯之繅斿九就注鄭司農云繅當爲藻繅古字也藻今字也同物同聲案說文糸部繅字注云繹繭爲絲也从糸巢聲

艸部藻字注云水草也从艸从水巢聲詩曰于以采藻重文作藻注云藻或从澡是禮家以繰藻二字為一許君分而二之夏官司爟掌行火之政令秋官司烜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後鄭于司爟讀如予若觀火之觀于司烜讀如衞侯燬之燬說文火部爟字注云取火于日官名舉火曰爟周禮曰司爟掌行火之政令从火雚聲重文作烜注云或从亘是禮家爟烜二字聲義各別許君合而一之分繰藻為二自是經師異義若合爟烜為一以爟為取火于日官名此并與經文異矣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注璂讀如薄借綦之綦綦結也疏曰漢時有薄借綦之語故讀從之亦取結義薄借之語未聞聘珍案內則云屨著綦鄭彼注云綦屨繫說文綥字注云一曰不借綥

重文作綦注云綥或从其廣雅云不借履也釋名云不借言賤易有宜各自蓄之不假借人也齊人云搏腊案搏腊與薄借同物同音

司弓矢恆矢痺矢用諸散射注痺讀如痺病之痺痺之言倫比疏曰倫比則與安居之義同也案廣韻痺比同必至切鄭云痺之言倫比者是痺與倫比之比聲同而義則從倫比之比爾蓋漢經師詁字聲近之字義存乎聲

職方氏其利金錫竹箭注故書箭為晉杜子春曰晉當為箭書亦或為箭案儀禮大射儀云綴諸箭鄭彼注云古文箭作晉說文榗字注云木也書曰竹箭如榗

秋官司隸注隸給勞辱之役者漢始置司隸亦使將徒治道溝渠之役後稍尊之使主官府及近郡案漢書百官公卿表司隸校尉周官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蠱督大姦猾後罷其兵察三輔三河宏農蔡質云司隸職在典京師外部諸郡無所不糾封侯外戚三公以下無尊卑入宮開中道偁使者每會後到先去案鄭注是據漢武時事而言若宣元之世司隸之職實如蔡質所云續漢書百官志司隸校尉一人比二千石

蜡氏注蜡讀如狙司之狙賈疏曰俗有狙司之言故讀從音也案漢書張良傳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師古曰狙謂密伺之音千豫反字本作覷

庶氏注庶讀如藥煑之煑驅除毒蠱之言聘珍謂藥煑之煑當

讀如注病之注瘍醫職祝藥劀殺之齊注云祝當為注讀如注病之注聲之誤也注謂附著藥玉篇云庶之預反周禮有庶氏掌除毒蠱

赤犮氏注赤犮猶言捇拔也主除蟲豸自埋者案許叔重犮作魃說文魃字注云周禮有赤魃氏除牆屋之物也

蟈氏注鄭司農云蟈讀為蜮蜮蝦蟇也月令曰螻蟈鳴元謂蟈今御所食蛙也字从虫國聲也蜮乃短狐與案說文蜮字注云短狐也似鼈三足以气射害人从虫或聲于逼切重文作蟈注云蜮又从國聘珍謂二鄭與許君三家之義各異而其音當同為于逼切讀若域知者說文云或邦也于逼切重文作域說文又云國邦也案毛詩國字與上下文為韻者皆當為于逼切是

或國二字古音義皆同故說文域又从國後鄭所謂字从土國聲者乃于逼切音域也釋文云域音古獲反注同域一音古獲反皆以今音證古音失漢經師本讀矣

大司寇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注邦成八成也鄭司農云邦成謂若今時決事比也士師職云掌士之八成鄭司農云行事有八篇若今時決事比案通攷云漢承秦制蕭何定律九篇叔孫通益十八篇張湯二十七篇趙禹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決事集爲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及司徒鮑公撰嫁娶辭訟決爲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後漢書鮑昱傳注引東觀漢記云昱奏定辭訟七卷決事都目八卷此卽通攷所引司徒鮑公者應劭傳董仲舒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劭又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

版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聘珍案先鄭所云今時決事比者是漢時決事集爲令甲者也引以況義非必周時八篇漢時亦爲八篇或謂先鄭所引卽是鮑昱之書恐未必然先鄭與鮑同時著書之先後不可知也

小司寇以八辟麗邦灋注杜子春讀麗爲羅元謂麗附也易曰日月麗乎天案方言羅謂之離易曰離麗也

鄉士三公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注鄭司農云若今時三公出城郡督郵盜賊導也疏曰郵謂郵行往來盜賊謂督爲盜賊卽不良之人故郡內督察郵行者是盜賊之人使之導以況古鄉士爲導相類也聘珍案郡督郵盜賊皆員吏也續漢書百官志云郡皆置諸曹掾史有五部督郵曹掾文獻通攷云漢成帝置三公曹主斷獄後漢亦謂之賊曹續漢書輿服志大使車持節者重導從有賊曹車督車志又云公卿以下至縣三百石長導從置門下五吏賊曹督盜賊功曹

司刑注鄭司農云漢孝文帝十三年除肉刑疏曰所赦者唯赦墨劓與刖三者其宮刑至隋乃赦也惠氏九經古義云棟案漢書晁錯對策曰除去陰刑張晏曰宮刑也則漢文亦除宮刑矣或後仍復之聘珍案漢書景帝元年詔曰文帝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則文帝之除宮刑審矣景帝中元四年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如淳曰腐宮刑也是景帝之時宮刑復用至隋開皇乃除之

司剌三赦注鄭司農云幼弱老髦若今時律令年未滿八歲八

十以上非手殺人佗皆不坐案漢書刑法志孝景後三年詔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當鞠繫者頌繫之孝宣元康四年詔自今以來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佗皆勿坐成帝鴻嘉元年定令年未滿七歲賊鬭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三年詔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人從坐者自非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繫

職金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注用金石者作槍雷椎椁之屬釋文云椁宅耕反本又作桴劉云音如字劉亦誤聘珍案椁當作梢變作桴作椁者非是玉篇云椁普耕切木聲也

掌戮髡者使守積注鄭司農云髡當爲完謂但居作三年不虧體者也案漢書刑法志引周禮文作完者使守積師古曰完謂

不虧其體但居作也是周禮舊書髡字有作完者故班撰從之
師古注亦從先鄭說志又云諸當完者完爲城旦舂臣瓚曰文
帝除肉刑皆有以易之故以完易髡今既云完矣不復云以完
易完此當言髡者完也聘珍案周禮以髡爲完者對鬄劓宮刖
而言則髡爲翦其毛髮完其肢體故曰完若漢時以完易髡乃
文帝時新律如舊有罪當髡者僅罰爲城旦舂并其髮而亦完
之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媺惡而無禮者注傳遽若今時乘傳
騎驛而使者也案說文云傳遽也遽傳也漢書高帝紀師古注
云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
騎

冬官攷工記鄭云司空之篇亡漢興購求千金不得此前世識
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古周禮六篇畢矣疏曰冬官一篇其亡
已久有人尊集舊典錄此三十工以爲攷工記雖不知其人又
不知作在何日要之在于秦前是以得遺秦滅焚典籍韋氏裴
氏等闕也聘珍案馬季長傳云孝武開獻書之路周官出于山
巖屋壁康成六藝論云壁中得六篇據此則冬官一篇之亡已
久取攷工記合之者先秦舊書已然矣故漢書藝文志周官經
六篇不云闕也又二鄭注中每云故書某作某故書者先秦古
文舊書也若是漢時所作何云故書隋書經籍志謂闕冬官一
篇河閒獻王取攷工記以補其闕孔氏禮記正義謂孝文時求
得周官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攷工記補之凡此皆後世

臆說非漢經師所傳也
秦無廬注鄭司農云廬讀爲纑謂矛戟柄竹欑柲或曰摩鋼之
器又云秦多細木善作矜柲案方言云纑謂之鎩三刃枝南楚
宛郢謂之匽戟其柄自關而西謂之柲矛其柄謂之矜希鑠摩
也燕齊摩鋁謂之希
貉踰汶則死注鄭司農云汶水在魯北疏曰汶水在魯北汶陽
田或屬齊或屬魯是齊南魯北王伯厚云列子釋文云案史記
汶與嶓同謂汶江也今江邊人云狐不渡江說文貉狐類也踰
越大水則傷本性聘珍案說文云貉北方豸種从豸各聲孔子
曰貉之爲言惡也據此則貉是北方土産其性不宜于南故經
云貉踰汶則死地氣然也伯厚欲以嶓江當汶不知汶江在蜀

郡極南之地引江邊人云固屬無稽引說文貉狐類也亦誤
攻皮之工函鮑注鄭司農云鮑讀爲鮑魚之鮑書或爲鞄案說
文云鞄柔革工也从革包聲讀若朴周禮曰柔皮之工鮑氏鞄
即鮑也
陶旊注鄭司農云旊讀爲甫始之甫元謂讀如放于此乎之放
案說文云旊周家摶埴之工也从瓦方聲讀若抵破之抵
輪人眂其綆注鄭司農云綆讀爲關東言餅之餅釋文引玉篇
云鄭衆音補管反今檢玉篇未得此語陸氏所見自是原本據
此則關東言餅當如叛音並非直音餅也釋文又云綆依注音
餅者非是
凡揉牙外不廉注廉絕也案許叔重廉作熑說文云熑火煣車

烱絕也从火兼聲周禮曰烸牙外不爍又說文烸从火作烸注云屈申木也从火柔柔亦聲

輈人輈注則利注云注則利謂輈之揉者形如注星則利也案律書云注者言萬物之始衰陽氣下注故曰注索隱云注音丁救反注咮也天官書云柳爲鳥咮則注柳星也

函人衣之欲其無齘也注鄭司農云齘謂如齒齘案方言云齘怒也郭注云言噤齘也說文云齘齒相切也玉篇云噤齘切齒怒也聘珍案欲其無齘也者謂札葉不欲其相摩切如人之怒而切齒也

韗人爲皋陶穹者三之一注鄭司農云穹讀爲志無空邪之空惠氏九經古義云弟子職云志無虛邪或古本虛作空故讀從

之聘珍案空虛二字或通用方言云康空也郭注云康或作歋虛字也李善注司馬相如長門賦引方言曰康虛也

玉人天子圭中必注必讀如鹿車縪之縪釋文云縪劉府結反沈音畢云劉音非也案北俗今猶有此語音如劉音蓋古語乎劉音未失聘珍案方言云車下鉄陳宋淮楚之閒謂之畢郭注云鹿車也案玉篇鉄即古紩字持栗切與劉音相近

以致稍餼注鄭司農云餼或作氣杜子春云當爲餼案說文氣正字也槩與餼或字也許君引春秋傳曰齊人來氣諸侯是古書多從氣

梓人以注鳴者注云注鳴精列屬以胷鳴者注云胷鳴榮原屬聘珍謹案此二注互錯先師本當云注鳴榮原屬胷鳴精列屬知者爾雅云蝶螈蜥蜴毛詩胡爲虺蜴傳云蜴螈也方言云南楚謂之蛇醫或謂之蝶螈說文云榮蚖蛇醫以注鳴者又云虺以注鳴者詩曰胡爲虺蜥史記索隱云注咮也與噣通說文云噣喙也喙口也方言云蜻蛚楚謂之蟋蟀盧辯注大戴禮記易本命篇云蟋蟀無口而鳴皆自然之性今以目驗蟋蟀之鳴實不由口而由胸果如盧氏之說

數目顅脰注故書顅或作牼鄭司農云牼讀爲鬜頭無髮之鬜案說文云顅頭鬢少髮也从頁肩聲周禮數目顅脰

廬人凡句兵欲無彈注故書彈或作但鄭司農云但讀爲彈丸之彈彈謂掉也案許叔重彈作僤說文僤疾也从人單聲周禮曰句兵欲無僤

匠人廟門容大扃七个注大扃牛鼎之扃案許叔重扃作鼏說文云鼏以木橫貫鼎目而舉之从鼎冂聲周禮廟門容大鼏七箇即易玉鉉大吉也莫狄切說文又云鉉舉鼎具也易謂之鉉禮謂之鼏鄭氏儀禮注云今文扃爲鉉古文鼏爲密是周禮扃爲古文周易鉉爲今文儀禮鼏爲今文說文鼏亦爲今文但禮家以扃爲鼎扛鼏爲鼎蓋許君乃以鼏爲鼎扛云聘珍謂鼏字說文从鼎冂聲者當是古熒切讀與扃同篆文冂作H云莫狄切者非是又說文冂字云覆也从一下垂也篆文作冂臣鉉等曰今俗作冪同莫狄切

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注阿棟也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聘珍案門阿之制即天子臺門亦謂之

篆魏以其爲宮門故謂之宮闕釋名云闕闕也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所以然者王如有出車之事登車于大寢西階之前反降于阼階之前故燕安生亦云當門闕處以通行路也城門之制亦然故謂之城闕亦謂之闉闍亦謂之城臺特其高與宮門不同爾若宮隅城隅之制則不然鄭云角浮思也者案爾雅于室之四角皆謂之隅說文云隅陬也廣韻云隅角也宮隅城隅者謂于宮與城之四角築土爲臺臺上起小樓名曰角浮思其下積土四方不復闕然通道不可謂之闕亦無所用其門俗儒曰宮隅七雉謂枲門之枲也門臺謂之宮隅城臺謂之城隅若然不惟于經傳不合并于隅字之義亦不通矣

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注其壟中曰甽甽畎也釋文云甽古犬反畎古犬反與甽同古今字也案說文云𡿨水小流也周禮匠人爲溝洫梠廣五寸二梠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𡿨倍𡿨謂之遂倍遂曰溝倍溝曰洫倍洫曰巜凡𡿨之屬皆从𡿨甽字注云古文𡿨从田从川畎字注云篆文𡿨从田犬聲六畎爲一畝漢書食貨志師古注甽壟也音工犬反或作畎據此則周禮甽字當从巛作甽其作甽者乃甽之譌脫爾釋文云畎與甽同古今字也者案說文云巜水流澮澮也方百里爲巜廣二尋深二仞凡巜之屬皆从巜古外切巜與田錯儼成文于六書不得有古犬切之音陸德明未必荒謬至此恐釋文作甽者亦是脫譌或後人據周禮譌文所改者抑或後人據釋文譌文以改周禮亦未可知乃後世字書因此別出甽字矣

堂塗十有二分注謂階前若今令甓祴也疏曰漢時名堂塗爲令甓祴令甓則今之塼也祴則塼道也釋文云祴音階聘珍案祴即陔字當讀古哀反周禮鍾師職祴夏杜子春云祴讀爲陔鼓之陔賓醉而出奏陔夏儀禮鄉飲酒禮賓出奏陔鄉射禮賓興樂正命奏陔賓降及階陔作是周禮作祴儀禮作陔古字通也說文云陔階次也

弓人今夫茭解中有變焉注茭讀如齊人名手足掔爲骹之骹釋文云掔烏喚反案士喪禮設決麗于掔鄭彼注云古文掔作捥說文掔字注云固也从手臤聲讀若詩赤舄掔掔苦閑切擊字注云手擊也揚雄曰擊握也从手叚聲烏貫切據此則掔與擊形聲義各別儀禮及周禮注及說文注中皆以掔爲擊傳寫之誤也唯說文篆體不錯當从叚作擊即左傳捘衛侯手及捥之捥字今俗作腕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三十七終

仁和邵順國　善化劉鉦　校

三禮鄭註考序

積學齋徐乃昌藏書

長洲程君東冶治禮經研心鄭註手摘其要匯爲三册曰周禮故書考儀禮古文今文考禮記古訓考欲以示今學者悟所從入而於其中鉤稽推抉自爲證明蓋尤不務汜濫旁涉其詞故余於是嘆東冶氏爲得治經之體然鄭註所云故書及古文作某者余亦不敢取徵于他書竊獨念自三代以逮秦漢金石刻所留遺其文字爲最古固可撮舉以與鄭註相例今如周禮鄉師與其輂輦註故書輂作連註以漢魯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器用胡輦胡輦卽論語瑚璉是輦連爲一字也小宗伯

掌建國之神位註故書位作立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註以焦山鼎銘僉立中廷齎敦銘旂立中廷郝敦銘毛伯內王立中廷周頌敦銘王各太室卽立宰及右頌入門立中廷卯敦銘卯立中廷同器銘同立中廷北鄉師酉敦銘酉立中廷是皆指數之不可窮而翹德父謂古器物銘凡言卽立或言立中廷皆當讀爲位蓋古文假借殆亦未知立位同字也考工記作舟以行水註故書舟作周註以焦山鼎銘王各于舟廟漢孟郁修堯廟碑委曲舟匝洪景伯釋舟爲周是其例也儀禮士冠禮旅占註古文旅作臚註以古器物銘內稱旅尊旅簋旅匜旅鼎之屬蓋皆爲臚字義取於陳列爾而薛尚功釋旅爲言不一博古圖又取於士旅食皆失其旨矣眉壽萬年註古文眉作麋註以鐘鼎款識眉多用麋字又漢北海相景君碑亦有不永麋壽洪景伯釋麋作眉是也與始飯之錯註古文始爲姑註以晉姜鼎銘朕先姑君晉邦姑卽始字周頌敦銘皇考龏叔皇母龏始始卽姑字于文皆可錯見而義自明也士相見禮妥而後傳言註古文妥爲綏註以晉姜鼎銘妥懷遠邦楊南仲釋云妥讀爲綏說文無妥字蓋古綏字省鄉射禮唯君有射於國中註古文有作又註以寅簋

銘師氏人又罪又故齊侯鎛鐘銘又共于所其他器物諸銘稱十又六年十又三月者又並爲有也聘禮管人布幕於寢門註今文布作敷註以潘乾校官碑布政優優今詩文布作敷是碑所引布政爲古文也覲禮太史是右註古文是爲氏註以漢韓勑修孔廟碑後韓君於氏憤憤之思惟古之嘆洪景伯釋氏作是是碑亦用氏爲古文也士喪禮不述命註古文述皆作術註以漢孟郁修堯廟碑吏士歌術功積萬世靈臺碑累世同居州里稱術韓勑修孔廟碑後共術韓君德政巴郡太守樊敏碑臣子褒術義皆作述士虞禮朞而小祥註古文朞

作基詶以成陽靈臺碑承祠基年費鳳碑基月而致道漢人近古凡見于文詞者多依用古文如是其著且明然則承學之徒不達此旨反望文生義而曲畢其鑿說經乃益用晦矣程君之爲是書也深欲便受書者由古文漸而致於古訓以合夫韓子凡爲文宜識奇字之意其功詎不偉歟余十餘年前亦爲禮學蓋有慕於唐王恭講三禮別爲義證遂妄欲勒成一書標爲三禮義證既已扶翼鄭學而更以易疏家之繁釀然迫於窮年奔逐訖未果就今得程君導夫先路足與發吾覆矣余故三復斯編用是以自勖厲且冀艮友之誨其成也乾隆五十六年辛亥歲秋九月九日偃師武億撰

三禮鄭註考序

漢鄭康成經各有註自孔穎達撰五經正義後鄭易書論語註皆不傳傳者毛詩三禮註而已康成云傳書世異古字時有存者則亦有今誤者故周禮有數本劉向未校之前或在山巖石室爲古文考校後爲今文古今文不同鄭據今文作註每云故書作某又杜子春先鄭鄭司農鄭衆大夫鄭少贛讀音有各異者儀禮高堂生傳十七篇爲今文武帝末得亡儀禮五十六篇其字皆篆書爲古文古文與高堂生所傳者同而字多不同鄭註每云古文作某今文作某禮記出自羣儒有字同義異字同音異鄭註咸爲引證蓋三禮互異諸儒各記所聞不可強合康成或用今文易之仍載古文古音不輕易一字以爲古經不可改其易註論語註往往散見于三禮註疏中又足資考據今人于周禮第知旁訓節訓儀禮襲先儒說謂多誤難讀禮記惟宗陳澔集說鄭註三禮束書不讀可爲太息暇日輯成三冊曰周禮故書考曰儀禮古文今文考曰禮記古訓考由識字審音以知其義亦讀經之一助且漢註甚古後人莫敢輕肆譏評多見其不知量也長洲後學程際盛序

周禮故書考

長洲程際盛東冶輯

男世英芝培　世萱雪門　世茂松坡　校

天官冢宰

胥十有二人註　胥讀如諝

大宰三曰官聯註　古書連作聯又聯讀爲連

八曰匪頒之式註　頒讀爲班布之班

二曰嬪貢註　嬪故書作賓

八曰斿貢註　斿讀如圍游之游

小宰掌建邦之宮刑註　杜子春云宮皆當爲官

按經文以宮刑憲禁於王宮而令于百官府且曰國有大刑則宮刑當作官刑明矣

六曰斂弛之聯事註　杜讀弛爲施

聽稱責以傅別註　傅別故書作傅辨又讀爲符別杜讀爲傅别

六曰廉辨註　杜云廉辨或爲廉端

七事者註　七事故書爲小事

宮伯以時頒其衣裘註又大宗伯乃頒祀于邦國註又大史頒告朔于邦國註　頒讀爲班

庖人賓客之禽獻註　獻古文爲獸

內饔豕盲眡而交睫腥註　腥當爲星杜云盲眡當爲望眡

甸師祭祀共蕭茅註　蕭字或爲莤莤讀爲縮

腊人共豆脯薦脯膴胖註　豆當爲羞胖讀爲判杜讀胖爲版

瘍醫祝藥註　祝當爲注

酒正辨五齊之名註　杜讀齊皆爲粢

共其計酒正奉之註　故書酒正無酒字

凌人掌冰正歲註　故書正爲政掌冰政杜讀掌冰爲

主冰政當爲正正爲夏正

籩人糗餌粉餈註　故書餈作茨

醢人茆菹註　茆讀爲茅杜讀茆爲卯

鶂醢註　故書鶂或爲鷄

五齊註　齊當爲韲

鹽人祭祀共其苦鹽註又典婦功辨其良苦註　杜讀苦爲盬

掌舍設梐枑再重註　故書枑爲柜

棘門註　杜云棘門或爲材門

玉府珠槃註　故書珠爲夷

外府共其財用之幣齎註又掌皮歲終則會其財齎註
又巾車毀折入齎于職幣註　齎或爲資
司會以參互考日成註又脩閭氏互欜註　故書互爲
巨
司書受其幣註又大司徒使之相受註又掌葛以權度
受之註　故書受爲授
職幣與其録註　故書録爲祿
司裘諸侯則共熊侯豹侯註　故書諸侯則共熊侯虎
侯
廞裘註又司服廞衣服註又大師廞作匶謚註又司

兵廞五兵註　故書廞爲淫
內宰以作二事註　故書二爲三
出其度量淳制註　故書淳爲敦杜讀敦爲純
九嬪贊玉齍註　故書玉爲王
按李陽冰曰王中畫近上王者則天之義王三畫
正均如貫玉也
女祝掌以時招梗襘禳之事註　梗故爲亢杜讀梗爲
更
典婦功女功之事齎註又典枲以待時頒功而授齎註
故書齎爲資

凡授嬪婦功註又司儀再拜受幣註　授當爲受
典絲受良功而藏之註　良當爲苦
內司服揄狄註　狄當爲翟
展衣註　當爲襢
按禮記作襢
緣衣註　緣衣實作褖衣
縫人喪縫棺飾焉註　故書焉爲馬
衣翣柳之材註　故書翣柳作接櫝又接讀爲歰櫝
讀爲柳
按六經翣字皆作歰說文無此字

染人夏纁玄註　故書纁作𫄸
屨人青句註　句當爲絇
夏采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註　故書綏爲禮
按綏當作緌字之誤也士冠禮及玉藻冠緌之字
故書亦多作綏者今禮家定作蕤
地官司徒
遺人註　遺讀如詩曰棄予如遺之遺
廛人註又載師廛里註　故書廛爲壇
泉府註　故書泉或作錢
土訓註　訓讀爲馴

為字

饎人註　故書饎作[illegible]
槀人註　槀讀爲犒師之犒
大司徒辨五地之物生註　杜讀生爲性
其植物宜膏物註　膏當爲櫜
以儀辨等註又小宗伯肄儀爲位註又肄師治其禮
儀註又典命五儀註　故書儀或義
按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義古文春
秋經傳皆作誼
正日景以求地中註　故書求爲救
按說文引虞書云旁㪉僝功是救當作㪉古文求

九曰蕃樂註　杜讀蕃樂爲藩樂
使之相賙註　賙當爲糾
小司徒凡征役之施舍註　施當爲弛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註　政當作
征故書域爲邦
鄉師共茅蒩註　蒩讀爲䔩杜云蒩當爲菹
與其輂輦註　故書輦作連
執斧以涖匠師註又司市市師涖焉註又大宗伯涖
玉鬯註　故書涖作立
巡其前後之屯註　故書巡作述屯或爲臀又讀屯

爲課殿杜讀爲在後曰殿
賙萬民之囏阨註　賙讀爲周急之周
鄉大夫四曰和容五曰興舞註　杜讀和容爲和頌故
書舞爲無
按禮器云周坐尸詔侑武方註武當爲無聲之誤
也古無與武同音武又與舞通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註
故書或無事字杜云當爲正月吉
春秋祭酺註　故書酺或爲步
閭胥凡春秋之祭祀役政註又均人掌均地政註又遂

人以土均平政註又土均掌平土地之政註　杜讀
政爲征
既比則讀灋註　故書既爲暨
觵撻罰之事註　故書或言觵撻之罰事
舞師教皇舞註又樂師有皇舞註　皇書或爲翌或爲
義故書皇作翌
牧人陰祀用黝牲註又守祧其祧則守祧黝堊之註
黝讀爲幽
凡外祭毁事用尨註　故書毁爲甈尨作龍
牛人以授職人而芻之註又肆師頒于職人註　職讀

爲機
載師士田註　士讀爲仕
近郊註任稍地註　故書郊或爲蒿稍或作削
漆林之征註　故書漆林爲桼林
遺人以恤民之囏阨註以待羇旅註　故書囏阨作摧
阨羇作寄
均人公旬註　旬讀如嘗嘗原隰之嘗
師氏掌國中失之事註　故書中爲得杜云當爲得
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註　杜云遊當爲猶
王舉則從註　故書舉爲與

四夷之隸註　故書隸或作肆
媒氏入幣純帛註　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
司市展成奠賈註又弓人寒奠體註　奠讀爲定杜云
當爲定
上旌于思次以令市註　思當爲司字
辟布者註　故書辟爲辭
其附于刑者註　故書附爲拊
質人壹其淳制註　淳當爲純又淳讀如淳尸盥之淳
廛人總布註又肆長斂其總布註　杜云總當爲儳又
總讀如租稯之稯

凡珍異之有滯者註　故書滯或作廛又滯讀如沉
滯之滯
賈師凡國之賣儥註　故書賣爲買
胥襲其不正者註　故書襲爲習
泉府貨之滯于民用者註　故書滯爲癉
買者各從其抵註　抵實柢字
司門掌授管鍵註　鍵讀爲蹇
正其貨賄註　正讀爲征
掌節以英蕩輔之註　杜云蕩當爲帑
遂人以興耡利甿註又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耡註　耡

讀爲藉杜讀耡爲助
與其施舍者註又遂師辨其施舍註又遂大夫與其
可施舍者註土均與其施舍註　施讀爲弛
遂師庀其委積註　故書庀爲比
及窆車之役註　窆禮記或作封或作輇
比叙其事而賞罰註又守祧比其具註又大胥比樂
官註　比讀爲庀
旅師而用之以質劑致民註　而讀爲若
稍人以何聚待羇旅註　故書羇作奇
凡其余聚註　余當爲餘

草人騂剛用牛墳壤用麋註　故書騂爲挈墳作盆
稻人以溝蕩水註　杜讀蕩爲和
廩人以待國之匪頒註　匪讀爲分
共其接盛註　接讀爲壹扱再祭之扱
春官宗伯
大師眡瞭註　眡讀爲虎眡之眡
韎師註　韎讀如味飲食之味又讀如韎韐之韎杜讀
韎爲味莖著之味
按爾雅味莖藸杜子春作著味五味也
鞮鞻氏註　鞻讀如屨

按玉篇鞮作趧
大宗伯吉禮註　故書吉或爲告
以實柴祀日月星辰註　故書實柴或爲賓柴
五祀註又小祝祀于社註又小子五祀註　故書祀
作禩
按說文祀或从禩
疈辜註　故書疈爲罷
以荒禮哀凶札註　札讀爲截
侯執信圭註　信當爲身
攝而載果註又小宗伯以待果將註　果讀爲祼

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註　故書位作立古者立位同
字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
按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
說苑作變立變讀曰辨辨讀曰班徐廣史記註辨
音班
辨立齍之名物註　齍讀爲粢
若大甸註　甸讀曰田
以秬鬯渳註　杜讀渳爲泯
甫竁註　讀竁皆爲穿杜讀竁爲毳
肄儀爲位註　故書肄爲肆

肆師及其祈珥註　故書祈爲幾又祈當爲進禨之禨
杜云珥當爲餌又珥當爲衈
表齍盛註　故書表爲剽
爲位註　故書位爲涖
凡師不功註　故書功爲工古者工與功同字
祭表貉註　貉讀爲十百之百
鬱人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註　斝受福之嘏
鬯人用瓢齎註　故書瓢作剽齎讀爲齊杜讀齎爲粢
廟用修註　修讀曰卣
凡四方山川用蜃凡祼事用槩註　故書蜃或爲模

裸當爲埋

共其釁鬯註又雞人面禳釁註又天府釁寶鎮註
釁讀爲徽

司尊彝朝踐用兩獻尊註　故書踐作餞獻讀爲犧

諸臣之所昨也註又司几筵昨席註　昨讀爲酢

裸用斝彝註蜼彝註　斝讀爲稼蜼讀爲蛇虺之虺
或讀爲公用射隼之隼

鬱齊獻酌醴齊縮酌註　獻讀爲儀又讀爲摩莎之
莎故書縮爲數齊爲齍杜云齊讀皆爲粢

凡酒脩酌註　脩讀如滌濯之滌

司几筵設莞筵紛純註　紛讀爲豳又讀爲和粉之粉
純讀爲均服之均

加繅席畫純註又典瑞繅藉五采註　繅讀爲藻率
之藻

每敦一几註　敦讀爲燾

凶事仍几註　故書仍爲乃

天府凡國之玉鎮註又典瑞執鎮圭註　故書鎮作瑱

典瑞王晉大圭註　晉讀爲搢紳之搢

四圭有邸註　邸讀爲抵欺之抵

珍圭註　杜云珍當爲鎮

駔圭註又玉人駔琮五寸註　駔讀爲組又讀爲駔
疾之駔

疏璧琮以斂尸註　疏讀爲沙

司服希冕註　希讀爲絺或作黹

凡弔事弁經服註　故書弁作絣

守祧廟祧註　故書祧作濯

內宗薦加豆籩註　故書爲籩豆

大司樂播之以八音註　故書播爲藩杜云播讀如后
稷播百穀之播

九磬之舞註　九磬讀當爲大韶

樂師趨以采薺註　故書趨作跢

詔來瞽皋舞註　瞽當爲鼓皋當爲告

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註　故書燕爲舞帥爲率射
夫爲射矢

遂倡之註　故書倡爲昌

大胥舍采合舞註　采讀爲菜

大師令奏擊拊註　故書拊爲付

令奏鼓朄註　朄讀爲道引之引

瞽矇世奠繫註又小史奠繫世註　故書奠或爲帝杜
云帝讀爲定其字爲奠

眡瞭擊頌磬註　頌或作庸
鼜愷獻註　杜讀鼜爲憂戚之戚
典同六同註　故書同作銅
高聲䃂註　故書䃂或作硍讀䃂爲袞冕之袞杜讀
䃂爲鏗鎗之鏗
陂聲散註　陂讀爲人短罷之罷又讀爲險陂之陂
微聲韽註　韽讀爲鶉鴿之鴿又讀爲飛鉆涅韽之
韽杜讀鴿爲闇不明之闇
侈聲筰註　筰讀爲行扈唶唶之唶
薄聲甄註　甄讀爲甄燿之甄

磬師擊編鐘註　杜讀編爲編書之編
教縵樂註　縵讀爲縵錦之縵杜讀縵爲怠慢之慢
鐘師納夏祴夏註　故書納作內杜云祴讀爲陔鼓之
陔
掌鼜鼓註　鼓讀如莊王鼓之鼓
笙師篴管註　杜讀篴爲蕩滌之滌
籥章國祭蜡註　故書蜡爲䄍
典庸器設筍虡註　杜云筍讀爲博選之選
太卜二曰觭夢三曰咸陟註　觭讀如諸戎掎之掎杜
讀觭爲奇偉之奇陟讀如王德翟人之德

其經運十註　運或爲緷當爲煇
龜人果屬註　杜讀果爲蠃
菙氏掌共燋契註　杜云燋讀爲細目燋之燋或曰如
薪樵之樵
遂龡其焌契註　焌讀如戈鐏之鐏杜讀爲英俊之
俊按儀禮士喪禮註引此遂作㸂龡作灼遂役之作
遂以役之
簭人巫更註　此九巫讀皆當作筮
占夢噩夢註　杜云噩當爲驚愕之愕
乃舍萌于四方註又甸祝舍奠于祖廟註又大史飾

中舍算註　舍讀爲釋古書釋菜釋奠多作舍字杜
讀萌爲明
遂令始難註　故書難或爲儺杜讀難爲難問之難
眡祲三曰鑴註　鑴讀如童子佩鑴之鑴
七曰彌九曰隮註　故書彌作迷隮作資
太祝二曰造註　故書造作竈杜讀竈爲造次之造
按古造竈通膳夫職以樂徹于造造作食物之處
一曰祠三曰詰註　祠當爲辭杜曰詰當爲告
二曰衍祭三曰炮祭五曰振祭六曰擩祭註　衍字
當爲延炮字當爲包讀振爲振旅之振杜云振讀爲

慎擩讀爲虞芮之芮

四曰振動註七日奇𢳍八曰褎𢳍註　杜云振讀爲

振鐸之振動讀爲哀慟之慟又動讀爲董或云奇讀

爲倚杜云奇讀爲奇耦之奇褎讀爲報

以享右祭祀註又右亦如之註　右讀爲侑

祭示註　故書祇爲祊

令𢸀舞註　𢸀讀爲卒嗶呼之嗶

言甸人讀禱付註　付當爲祔

小祝彌裁兵註　彌讀曰敉

按敉玉篇作侎

大喪贊渳註　故書渳爲攝

置銘註　銘今書或作名

設道齎之奠註　杜云齎當爲粢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註　杜云防當爲披

甸祝表貉之祝號註　杜讀貉爲百爾所思之百書亦

爲禡

禂牲禂馬註　禂讀如伏誅之誅

司巫及蒩館註　杜云蒩讀爲鉏書或爲蒩館或爲租

飽

男巫望衍註　衍讀爲延

冬堂贈註　故書贈爲矰

春招弭註　弭讀爲敉杜讀弭如彌兵之彌

王弔則與祝前註　故書前爲先

大史協事註　故書協作叶或爲汁

小史敘昭穆之俎簋註　故書簋或爲几几讀爲軌書

亦或爲簋古文也

保章氏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註　志古文識

巾車錫樊纓註　樊讀如鞶帶之鞶

金路鉤註　故書鉤爲拘

條纓註　條讀爲絛

前樊鵠纓註　前讀爲緇翦之翦杜云鵠或爲結

朱總鷖總註　故書朱總爲緦鷖或作翳鷖讀爲鳧

鷖之鷖

組輓有翣註　故書翣爲駐杜云當爲翣書亦或爲

䮧

尾櫜疏飾小服皆疏註　故書疏爲揟杜讀揟爲沙

服爲箙

素車棼蔽註　棼讀爲薠

藻車註　故書藻作䡶杜讀䡶爲華藻之藻

駹車註又犬人用駹註　故書駹作龍

髤飾註　髤爲軟軟讀爲黍垸之黍
孤乘夏篆註　故書夏篆爲夏緣篆讀爲圭瑑之瑑
按說文作夏軔軔與緣音相近
歲時更續註　故書更續爲受讀
鳴鈴註　故書鈴或作軨
車僕苹車之萃註　故書苹作平杜云苹車當爲軿車
其字當爲苹
大射共三乏註　乏讀爲匱乏之乏
司常皆畫其象焉註　杜云畫當爲書
家宗人以禬國之凶荒註又庶氏以攻說禬之註　禬

讀如潰癰之潰
夏官司馬
司勳註　故書勳作勛
司爟註　故書爟爲燋又讀如予若觀火之觀
挈壺氏註　挈讀如絜髮之絜
槀人註　槀讀爲犒槀之槀
大司馬暴內陵外則壇之註　壇讀如同墠之墠又讀
從憚之以威之憚
九畿註　故書畿爲近
辨鼓鐸鐲鐃之用註師帥執提註　鐲讀如濁其源
之濁鐃讀如讙嘵之嘵提讀如攝提之提
有司表貉註　貉讀爲禡
中夏教茇舍註　茇讀如萊沛之沛
羣吏撰車徒註　撰讀曰算
各書其事註　書當爲晝
致禽以祀祊註　祊當爲方
撟鐸註　撟讀如弄又謂如涿鹿之鹿
比軍衆註　比或作庀
馬質剛惡馬註　綱讀爲以亢其讎之亢書亦或爲亢
量人受斝歷而皆飲之註　斝讀如嘏尸之嘏又讀如

嫁娶之嫁
小子羞羊肆註　肆讀爲鬄
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註又士師凡刉珥註又司約
則珥註　珥讀爲衈祈或爲刉
羊人釁積註　積故書爲眦眦讀爲漬
掌固夜三鼜以號戒註　杜讀鼜爲造次之造
射人射豻侯註　大射禮豻作干讀如宜豻宜獄之豻
作大夫介註　作讀如作止爵之作
服不氏賓客之事則抗皮註　抗讀爲亢其讎之亢
以旌居乏而待獲註　杜云待當爲持乏讀爲匱乏

之乏

射鳥氏則以并夾取之註　夾讀爲甲

羅氏蜡則作羅襦註　襦讀爲繻有衣袽之繻

司士掌羣臣之版註　故書版爲班

諸子掌國子之倅註　故書倅爲卒又卒讀如物有副倅之倅

大僕戒鼓傳達于四方註　故書戒爲駭

𡩋亦如之註　𡩋讀如慶封汜祭之汜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灑之事註　灑當爲灑

弁師諸侯之繅斿九就註　侯當爲公繅當爲藻繅古字也藻今字也

瑉玉三采註　故書瑉作璑

會五采玉璂註　故書會作膾讀如馬會之會又讀如大會之會璂讀如綦車轂之綦又讀如薄借綦之綦

司弓矢椹質者註　故書椹爲報

痺矢註　痺矢讀爲人罷短之罷又讀如痺病之痺

稾人試其弓弩註　故書試爲考

戎右桃茢註　故書茢爲滅杜云滅當爲厲

大馭及犯軷註　故書軷作罰杜云軷讀爲別異之別

右祭兩軹祭軌乃飲註　故書軹爲斬軌爲範杜云軌當爲軹

校人八麗八師八趣馬註　八皆宜爲六

庾人以阜馬佚特註　杜云佚當爲逸

散馬耳註　散讀爲中散大夫之散

圉師夏庌馬註　故字庌爲訝

射則充椹質註　杜讀椹爲齊人言鈇椹之椹

職方氏竹箭註　故書箭爲晉

按古箭讀爲晉吳越春秋晉竹十雙卽箭竹也

其浸潁湛註　杜云湛讀爲人名湛之湛湛或爲淮

其浸波溠註　波讀爲播

其川淮泗其浸沂沭註　淮或爲睢沭或爲洙

其浸盧維註　盧維當爲雷雍

按盧石經作盧

其澤藪曰弦蒲註　弦或爲汧蒲或爲浦

按汧水決爲弦蒲藪一名汧浦

其澤藪曰貕養註　杜讀貕爲奚

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註　故書傳爲傳

形方氏無有華離之地註　杜云離當爲雜又華讀爲低哨之低

秋官司寇
蜡氏註　蜡讀如狙司之狙
萍氏註　萍讀爲蛢或爲萍號起雨之萍又讀如小子
言平之平
司烜氏註　烜讀如衛侯燬之燬故書燬爲垣
條狼氏註　杜云條當爲滌器之滌
冥氏註　冥讀爲冥氏春秋之冥
庶氏註　庶讀如藥煮之煮
翨氏註　翨讀爲翅翼之翅
柞氏註　柞讀爲音聲唶唶之唶屋笮之笮

薙氏註　書薙或作夷又讀如鬀小兒頭之鬀
硩蔟氏註　硩讀爲擿蔟讀爲爵蔟之蔟
蟈氏註　蟈讀爲蜮
按說文蜮正字也蟈或字也
壺涿氏註　故書涿爲獨獨讀爲濁其源之濁書亦或
爲濁
掌訝註又輸人牙也者註　訝讀爲跛者訝跛者之訝
大司寇上願糾暴註　恭當爲恭
以邦成弊之註　故書弊爲憋
使其屬蹕註　故書蹕作避杜云避當爲辟

小司寇附于刑註又附刑罰註　故書附作付
以八辟麗邦灋註　杜讀麗爲羅
士師以比追胥之事註　胥讀如宿偦之偦
一曰邦汋註　汋讀如酌酒尊中之酌
按周頌酌左傳作汋是汋與酌古今字
七曰爲邦朋註　故書朋作傰又傰讀爲朋友之朋
按漢書王尊傳羣盜傰宗蘇林曰傰音朋晉灼音
倍師古曰晉音是也
則以荒辯之灋治之註　辯讀爲風別之別又辯當
爲貶

正之以傳別約劑註　故書別爲辯傳或爲符辯讀
爲風別之別
朝士有判書以治註　故書判爲辨讀爲別
慮刑貶註　故書慮爲憲貶爲窆杜云窆當爲禁
犬人凡幾珥沈辜註　幾讀爲庪又幾讀爲刉珥當爲
衈
掌戮搏之註　搏當爲膊諸城上之膊
髡者使守積註　髡當作完
閽隸掌子則取隸焉註　杜云子當爲祀
蜡氏掌除骴註　故書骴作脊又脊讀爲瘠

除不蠲註　蠲讀如吉圭惟饎之圭
司烜氏共墳燭庭燎註　故書墳爲蕡
若屋誅註　屋讀如其刑剭之剭
修閭氏比其追胥者註　胥讀爲偦
薙氏春始生而萌之註　故書萌作甍
翦氏掌除蠹物註　故書蠹爲槖
赤犮氏以蜃炭攻之註　故書蜃爲晨
壺涿氏炮土註　故書炮作泡杜讀炮爲苞有苦葉之
苞
牡橭午貫象齒註　故書橭爲梓午爲五杜云橭讀

爲枯書或爲樗
伊耆氏共其杖咸註　咸讀爲函
大行人再祼壹祼註　故書祼作果又祼讀爲灌
貢嬪物註　故書嬪作頻
屬象胥諭言語註　胥讀爲諝
協辭命註　故書協辭命作叶詞命又叶當爲汁
小行人則令賻補之註則令槁襘之註　故書賻作傅
槁爲槀又槀當爲槁
司儀每拜送幣註又賓使者如初之儀註　賓當作儐
行夫使則介之註　故書曰夷使

掌客牲三十有六牲十有八註又受牲禮註　牲當[illegible]
腥
米百有二十筥註車三秅註　筥讀爲棟梠之梠秅
讀爲秅秭麻答之秅
掌交辟行之註　辟讀如辟忌之辟
冬官考工記
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註　故書資作[illegible]
資絺之資
燕無函秦無廬註　函讀如國君含垢之含[illegible]
作舟以行水註　故書舟作周

按詩大東舟人之子鄭曰舟當作周朱育集字舟
爲古文周字
貉踰汶則死註　貉或爲猨
妢胡之笴註　故書笴爲筍又笴讀爲槀杜云妢讀
爲焚咸邱之焚書或爲邠
石有時以泐註　泐讀如再扐而後卦之扐
攻木之工七刮摩之工五註　故書七爲十刮作捖
函鮑韗韋裘註　鮑讀爲鮑魚之鮑書或爲鞄韗讀
爲歷運之運
畫繢鍾筐㡛註　㡛讀爲芒芒禹迹之芒

玉榔雕矢磬註　榔讀如巾櫛之櫛故書雕或爲舟
摶埴之工陶旊註　埴書或爲植旊讀爲甫始之甫
又讀如放於此乎之放
旣建而迆註又弓人菑栗不迆註　迆讀爲倚移從
風之移
樸屬註　樸讀如子南僕之僕
䟫速註　速疾也書或作數
加軫與轐焉註　轐讀爲旃僕之僕
輪人欲其微至也註取諸圜也註　微至書或作危至
故書圜或作員

欲其㨐爾而纖也註　㨐讀爲紛容㨐參之㨐又如
桑螵蛸之蛸
欲其眼也註　眼讀如限切之限
按眼說文作䡩
眡其綆註　綆讀爲關東言餠之餠
欲其蚤之正也註又輪人蚤圍註　蚤當爲爪
察其菑註　菑讀如雜廁之廁
矩其陰陽註　故書矩爲距
稹理註　稹讀爲眞祭之眞
轂雖敝不藃註　藃當作秏

則作註　作讀爲迫唶之唶
則摯註　摯讀爲槷
捎其藪註又匠人捎溝註　捎讀爲桑螵蛸之蛸
捎其藪註　藪讀爲蜂藪之藪
故竑其輻註　竑讀如紘綖之紘
亦弗之溓也註　溓讀爲黏
則無槷而固註　槷讀如涅
萬之以眡其匡也註　故書萬作禹書或作矩
輪人桯圍倍之註　桯讀如丹桓宮楹之楹
庛軹註　故書庛作秘

輿人去一以爲隧註　隧讀如鑽燧改火之燧又讀如
遂字之遂
爲之較崇註　故書較作榷
轛圍註　書轛或作軨又轛讀如繫綴之綴
飾車欲侈註又梟氏侈弇之所由興註　故書侈作
移
輈人軓前十尺註　十或作七軓書或作䡊
弧深註　杜云弧讀爲淨而不汙之汙
登阤不伏註　故書伏作偪
必緧其牛後註　故書緧作鰌

輈欲頎典註　頎讀爲䫆典讀爲殄
準則久註又㮚氏準之註　故書準作水
按古準字皆作水
左不楗註　杜云楗讀爲蹇書楗或作劵劵今倦字
也
馬不契需註　契讀爲爰契我龜之契需讀爲畏需
之需
環灂註　灂爲灂酒之灂
冶氏鋌十之重三垸註　鋌讀如麥秀鋌之鋌垸讀爲
丸

重三鋝註　鋝讀爲刷
㡛氏湅欒註　故書欒作樂
侈則柞註　柞讀爲咋咋然之咋
圜之註　故書圜或作圖
㮚氏註　㮚古文或作歷
然後量之註　量讀如量人之量
其䃔一寸註　故書䃔作脣
凡鑄金之狀註　故書狀作壯
函人七屬六屬五屬註　屬讀如灌注之注
欲其惌也註　惌讀爲宛彼北林之宛

鮑人註　鮑故書或作鞄
卷而搏之欲其無迆也註　卷讀爲可卷而懷之之
卷搏讀爲縳一如瑱之縳迆讀爲旣建而迆之之迆
察其線註　故書線或作綜又讀爲緬
而腥脂之則需註　故書需作劃劃讀爲柔需之需
腥讀如沾渥之渥
以博爲幭也註　幭讀爲䕮又讀爲羊豬戔之戔
不甐註　甐故書或作鄰讀爲磨而不磷之磷
韗人註　韗書或爲鞠
穹者三之一註　穹讀爲志無空邪之空又讀如穹

蒼之穹
按弟子職云志無虛邪虛一作空故讀從之又韓
詩白駒云在彼穹谷今詩作空
上三正註　三讀當爲參
畫繢之事山以章註　章讀爲獐
鍾氏染羽以朱湛註　湛讀如漸車帷裳之漸
五入爲緅註　緅今禮俗文作爵
㡛氏湅絲以涗水註　故書涗作湄
渥淳註　渥讀如繒人渥菅之渥
淫之以蜃註　杜云淫當爲涅書亦或爲湛

玉人命圭七寸謂之躬圭註　故書或云命圭五寸謂之躬圭
上公用龍侯用瓚註　龍當為尨瓚讀為餐饜之饜
天子圭中必註　必讀如鹿車縪之縪
祼圭尺有二寸註　祼之言灌也或作淉或作果
黃金勺註　勺故書或作約
衡四寸註　衡古文橫
以致稍餼註　餼或作氣
矢人茀矢註　茀當為殺
殺矢註　殺當為茀

以其笴註　笴讀為稾
亦弗之能憚矣註　故書憚或作怛讀為憚之以威之憚
欲生而摶註　摶讀如摶黍之摶
陶人鬲實五觳註庾實二觳註　觳讀為斛庾讀如請益與之庾之庾
旊人髻墾薜暴註　髻讀為刮又讀為跀薜讀為藥黃蘗之蘗暴讀為剝
器中膊註　膊讀如車輇之輇
梓人為筍虡註　筍讀為竹筍之筍

燿後註其聲大而宏註　燿讀為哨宏讀為紘綖之紘
顅脰註　故書顅或作牼牼讀為鬜頭無髮之鬜
撥爾而怒註匪色註　故書撥作廢匪作飛
廢措註　故書措為厝
梓人觚三升註　觚當為觶
一豆註又食一豆肉飲一豆酒註　豆當為斗
兩个註　个讀若齊人搚幹之幹
顉寸註　顉讀為竹中皮之顉
春以功註　春讀為蠢

廬人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註　故書彈或作但蜎或作絹但讀為彈丸之彈絹讀為悁邑之悁
句兵椑讀　椑讀為鼓鞞之鞞
細則校註又弓人故校註　校讀為絞而婉之絞
晉圍註　晉讀如王搢大圭之搢
匠人置槷以縣註　故書槷或作弋讀為杙又槷古文臬
環涂七軌註　故書環或作轘
水屬不理孫註　屬讀為注
凡行奠水註　奠讀為停

善防者水淫之註　淫讀爲㢘又讀爲淫液之淫
里爲式註　里讀爲已
大汲其版註　故書汲作没
車人庛長尺有一寸註　庛讀爲其顙有疵之疵又讀
爲棘刺之刺
其博三寸註　故書博或作搏
行山者仄輮註　故書仄爲側
牝服註　服讀爲負
弓人檍次之註　檍讀爲億萬之億
菑栗不迆註　菑讀爲不菑而畬之菑栗讀爲榛栗

之桼又讀爲裂繻之裂
紾而昔註　紾讀爲抮縛之抮昔讀爲交錯之錯又
讀爲𧜨然之錯
休於氣註　休讀爲煦
恒角弓之畏註　故書畏或作威讀如秦師入隈之
隈
凡昵之類註　故書昵或作樴杜云樴讀爲不義不
昵之昵或爲䵒又謂樴脂膏脏敗之脏
欲小簡而長註　簡讀爲撊然登陴之撊又讀如簡
札之簡

漆欲測註　測讀爲惻隱之惻又讀如測度之測
春液角註　液讀爲醳
春液角則合註　合讀爲洽
㔉目必荼註　荼讀爲舒
摩其筋註　故書筋或作薊
筋之所由幨註　幨讀爲車幨之幨
厚其帤註　帤讀爲襦有衣絮之絮
恒角而短註　恒讀爲裻縆之縆又讀爲拒
茭解中有變焉故校註　茭讀爲激發之激又讀如
齊人名手足掔爲骹之骹

故剽註　剽讀爲湖漂絮之漂
無燀註　故書燀或作朕
薄其敝註　敝讀爲蔽塞之蔽
弓而羽𦐊註　羽讀爲扈
維角定之註　定讀如牚距之牚之牚
角不勝幹註　故書勝或作稱
有三均註　有三讀爲又參
寬緩以荼註　荼古文舒又讀爲舒
速中註　故書速成作數
利射侯與弋註　故書與作其

終

敘

周禮有故書今書之別疏謂劉向未校以前爲古文旣校以後爲今文非也以鄭注考之凡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所據之本竝是故書故書今書猶言舊本新本耳周禮乃古文之學何今文之有劉向校書未卒業子歆續成之周禮葢歆所校杜子春鄭大夫親從歆問而竝據故書作注則故書乃校後之本也鄭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及子大司農仲師故議郎衛次仲侍中賈景伯南郡太守馬

季長皆作周禮解詁葢杜鄭之本故書也賈馬之本今書也故書周壁中書今書爲隸古定醢人注云故書鴈或爲鶉鄉師注云今書多爲屯是故書今書皆非一本葢書經三寫不免魯魚然子春等於經文但正其讀不易其字今書竟改之啟後世輕改經文之漸後鄭就今書以校故書而著其異同於注使後學得以參考而究其原至於辨聲類存古字其有功斯經甚大近世通儒復疏通證明之今採錄而參以鄙見附箸下方亦鄭君讚辨昔賢之志也道光壬午閏三月徐養原書

周官故書攷卷第一

德淸徐養原撰

天官冢宰第一

大宰　二曰嬪貢

嬪故書作賓鄭司農云賓貢皮帛之屬元謂嬪貢絲枲疏此九貢皆是諸侯賓之所貢不得特以一事爲賓貢若言嬪貢謂絲枲堪爲婦人所作是也　養原按古字多假借賓字卽可讀爲嬪然九嬪諸職未嘗借賓爲嬪則字例不定故先鄭從故書作賓解爲賓客後鄭從今書作嬪解爲嬪婦釋名親屬篇云天子妾有嬪嬪賓也諸妾之中見賓敬也

小宰　四曰聽稱責以傅別

傅別故書作傅辨鄭大夫讀爲符別杜子春讀爲傅別元謂傅別爲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　惠氏士奇禮說荀子性惡篇辨合符驗辨猶別也合猶傅也傅別猶辨合也葢辨而別之爲兩合而傅之爲一如符節然　段氏若膺周禮漢讀考辨別二字古多通用如月令章句引別名記卽白虎通之辨名記　養原按言符則合在其中矣鄭大夫讀是○互詳秋官士師

六曰廉辨

杜子春云廉辨或爲廉端疏端亦正與廉正爲重故不從

七事者

七事故書爲小事杜子春云當爲七事書亦段補或字爲七事

庖人　賓客之禽獻

獻古文爲獻杜子春云當爲獻　養原按獻爲字之誤古文卽故書也故書用古文今書則改爲隸

故鄭君特箸此語以見例

甸師　祭祀共蕭茅

鄭大夫云蕭字或爲茜茜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浚也故齊桓公責楚不貢苞茅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杜子春讀爲蕭蕭香蒿也元謂詩所云取蕭祭脂郊特牲云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旣薦然後焫蕭合馨香合馨香者是蕭之謂也茅以共祭之苴亦以縮酒　段氏曰許叔重酉部有莤字云禮祭

束茅加於祼圭而灌鬯酒是爲莤象神歆之也從
酉從艸引春秋傳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
莤酒說略與大夫同莤字又見於毛傳云湑莤之
也岧王獻之辭中令帖云蓬莤與蘭蕙齊榮蓋謂
莤卽蕭字非是　養原按莤酒今本春秋傳作縮
酒其因大夫之讀而改之與抑大夫之前傳本已
有作縮者與蕭從肅聲縮從宿聲其音相近儀禮
肅賓或作宿賓見特牲饋食禮注　則肅聲宿聲之字自可
相通王子敬借莤爲蕭亦未見其非也然子春之
說與詩合自不爲無據耳

酒正　酒正奉之

故書酒正無酒字鄭司農云正奉之酒正奉之也
養原按故書無酒字今書有酒字其特載先鄭
之說者欲見故書今書初無異義也

凌人　掌冰正歲十有二月

故書正爲政鄭司農云掌冰政主藏冰之政也杜
子春讀掌冰爲主冰也政當爲正正謂夏正　段
氏曰攷周禮全書言正歲者皆謂寅月言歲終歲
十有二月者皆謂丑月凡言歲者皆謂夏正也言
歲十有二月則爲夏正已顯明不必加正字以混
於全書內之謂寅月者司農從故書掌冰政爲長
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段說是也爾雅曰正長也
建寅之月爲一歲十二月之長故謂之正歲猶月
之朔日爲一月三十日之始而稱朔月也若建丑
之十二月則當謂之歲終何得謂之正歲乎鄭釋
小宰正歲命名之義不明其爲一歲之長而但以
爲得四時之正於是寅月之名正歲其義不明而

夏時十二月遂若皆得四時之正而可以蒙正歲
之稱此凌人掌冰政歲十有二月之所以誤讀也

籩人　糗餌粉餈

故書餈作茨鄭司農云茨字或作餈謂乾餌餅之
也　說文食部餈稻餅也从食次聲或从齊作𩜋或
从米作粢　養原按茨爲餈之假借

醢人　箈菹鴈醢

故書鴈或爲鶉杜子春云當爲鴈

掌舍　設梐枑再重

故書枑爲柜鄭司農云梐榱梐也柜受居溜水涑
橐者也杜子春讀爲梐枑梐枑謂行馬　段氏曰
司農梐柜爲二物杜梐枑爲一物涑讀如盥漱之
漱橐讀爲沰集韻沰當洛切滴也受居溜水涑橐
者今之格霤是也謂霤水下其間漱之沰之會同
之舍爲壇不屋不應有榱及格霤等故後鄭從子
春作梐枑枑與柜形聲皆相似　養原按梐枑竝
見說文義與子春同司會參互故書互爲巨杜子
春讀爲參互修閭氏互㰃故書互爲巨鄭司農云

當爲互謂行禡是古者梐枑之枑或通作互互與
巨形聲相似故作柜則讀爲枑作巨則讀爲互杜
鄭各依字讀之說文辵部迦迦互令不得行也脩閭
注云所以障互禁止人也是皆以互爲枑也
爲壇壝宮棘門
杜子春云棘門或爲材門　疏閔二年衛文公居楚邱國家新立齊桓公共門材先令豎立門戶故知棘門亦得爲材門卽是以材木爲門也　養原按棘材
形聲不同各爲一字先鄭以棘爲戟自不可易材
門存異字而已

玉府　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
故書珠爲夷鄭司農云夷槃或爲珠槃　養原按
珠夷形聲不同各爲一字夷人共夷槃冰依尸而
爲言者也此不應與之同名故不從故書
外府　共其財用之幣齎
齎行道之財用也聘禮曰問幾月之齎鄭司農云
齎或爲資今禮家定齎作資元謂齎資同耳其字
以齊次爲聲從貝變易古字亦多或　爾雅釋艸茨
蒺藜也嚴氏元照爾雅匡名云說文艸部薺蒺藜

也从艸齊聲詩曰牆有薺禮記玉藻趨以采齊注
云齊讀楚薺之薺則是詩古本皆作薺許鄭同也
今作茨者蓋古者次齊偏旁通借如齍或作粢餈
或作䭣䊋或作齋皆見說文齎或作資見周禮儀
禮注乃其例也　養原按說文貝部資貨也齎持遺
也不作重文與鄭異此經齎爲行用如鄭說則資
齎同字無分古今如許說則齎爲正字資爲假借
聘禮問幾月之資古文資作齎然則資爲今文乃
禮家所定然未必不因乎古也鄭注二禮故非白

相矛盾

司會　以參互攷日成

故書互爲巨杜子春讀爲參互（說見掌舍）

司書　受其幣使入于職幣

故書受爲授鄭司農云授當爲受謂受財幣之簿書也（說見大司徒）

職幣　皆辨其物而奠其錄

故書錄爲祿杜子春云祿當爲錄　養原按祿爲聲之誤

司裘　諸侯則共熊侯豹侯

故書諸侯則共熊侯虎侯杜子春云虎當爲豹（疏虎侯是天子大侯不宜在諸侯熊侯之下故不從也）段氏曰司農從杜說故云王之大射虎侯王所自射熊侯諸侯所射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諸侯之大射熊侯諸侯所自射豹侯羣臣所射卿大夫之大射麋侯君臣共射焉此以虎侯爲最貴而說文侯字下曰天子射熊虎豹服猛也諸侯射熊豕（豕字譌）虎大夫射麋麋惑也士射鹿豕爲田除害也此從故書諸侯則共熊侯虎侯以熊侯爲最貴天子諸侯同之但今書經文天子侯以虎居首故杜知其最貴不得爲諸侯之次侯許陞熊虎上然無解於諸侯與天子弗殊也杜說爲長先後鄭皆從之　養原按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注引鄭司農云三侯虎熊豹也與此經相應余仁仲本作熊虎豹殆據說文而改之耳使先鄭本獨作熊虎豹則後鄭何容略而不言使先鄭後鄭皆作熊虎豹又何以獨貴虎乎蓋周禮傳本甚多許所據之本或杜鄭所未見杜鄭本王虎

熊諸侯熊虎次序顛倒故須改虎爲豹若如說文則不煩改字矣夫虎熊豹同爲猛獸孰貴孰賤以經之序次爲憑非別有他義然則許鄭二家並存焉可也　又按杜子春改虎爲豹避天子之侯也竊意說文之熊豕虎豕字既是譌文則熊字亦非必不可刪者若刪熊豕兩字而於虎下增豹字更爲安協蓋周禮天子虎熊豹諸侯避天子之虎而用熊豹說文天子熊虎豹諸侯避天子之熊而用虎豹雖熊虎不同而等威之辨其例則同也又況

鄉躲記諸侯麋大夫虎豹說文以麋屬大夫則諸侯當用虎豹非又其證然可證者乎然如此則古書改者多矣杜子春則可吾則不可明乎說文之例與周官同然後子春之改字其理乃確

廞裘飾皮車

故書廞爲淫鄭司農云淫裘陳裘也元謂廞興也若詩之興謂象似而作之疏此周禮一部之內稱廞者衆多故書皆爲淫先鄭皆爲陳後鄭皆破從興興爲興象生時之物而作之 養原按廞之爲淫葢聲之誤然先鄭直訓淫爲陳是不必改從廞也

說文广部廞陳輿服於庭也字從今書義同先鄭然則淫與欽皆可訓爲陳也爾雅釋詁廞熙興也此後鄭所本而不能通其義於淫別詳司服

掌皮則會其財齎

鄭司農云齎或爲資見外府

內宰 使各有事以作二事

故書二爲三杜子春云當爲二二事謂絲枲之事

出其度量淳制

故書淳爲敦杜子春讀敦爲純純謂幅廣也 惠氏士奇曰淳本作綧一作敦丈尺綧制見管子君臣篇斗斛敦槩見荀子君道篇杜讀爲純義本淮南案淮南墬形訓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躲禮及投壺二算爲純一算爲奇是耦謂之純左傳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廣車軘車淳十五乘杜注云淳耦也是淳與純通也 養原按質人同其度量壹其淳制杜子春云淳當爲純純謂幅廣元謂淳讀爲淳尸盥之淳段氏謂元謂淳之淳當作純非也淳純音同古字通用內宰故書作敦故

從子春改爲純質人故書亦作淳則不必改純葢此無正字或借用淳或借用純俱無不可至管子君臣篇作綧注以爲古準字葢淳純皆有準音此字以純之左傍淳之右傍合而成之說文所無乃俗體也惠氏禮說反以此爲正字誤矣

九嬪 贊玉齍

故書玉爲王杜子春讀爲玉 惠氏棟左傳補注成三年齊侯朝于晉將授玉史記晉世家云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晉景公爲王古玉字皆作王晉語

改玉改行荀卿王霸篇云改王改行是古玉作王
之證　段氏曰篆體玉與王皆三畫惟玉三畫勻
王上二畫相近不勻

典婦功　及內人女功之事齎

故書齎爲資杜子春讀爲資此資字段改齎　段氏曰此
故書作資子春易爲齎而鄭君從之也今本作杜
子春讀爲資便是讀資爲資不可通矣　養原按
外府注鄭司農云今禮家定齎作資則作資者今
書也此注之誤在首句當改云故書資爲齎杜子

春讀爲資則與外府注不相背矣典枲注放此經文
亦當盡改作資釋文云事齎本亦作資

典枲　以待時頒功而受齎

故書齎作資見上

縫入　喪縫棺飾焉

故書焉爲馬杜子春云當爲焉　段氏曰此字之
誤也

衣翣柳之材

故書翣柳作接橮鄭司農云接讀爲歰橮讀爲柳
皆棺飾檀弓曰周人牆置歰春秋傳曰四歰不蹕
段氏曰司農所據記傳字作歰今本記傳則皆
作翣矣周禮注疏改牆置歰爲牆置翣宋槧本岳
珂本皆作牆置歰歰者翣之假借字也○按接又歰之假借
字　經文翣字當亦本作歰而後人改之　惠氏士
奇曰柳一作僂釋名其形僂也莊子曰生有軒冕
之尊死得於腞楯之上聚僂之中柳之言聚故曰
聚僂棺之飾也呂氏春秋曰世俗之行喪載之以
大輴僂翣以督之古柳皆作僂一作褸翣見荀子

禮論篇　養原按段氏謂經文翣字亦本作歰其
說是也葢注本有歰無翣今本既改注則必併經
文而改之矣　又按橮字字書所無釋文音柳亦
就此經而作音耳其本音本義則不可考殆亦傳
寫之誤也集韻四十四有載蔞僂輀輴四字皆喪車飾
蔞翣見檀弓下注云周禮蔞作柳柳在尤幽韻蔞
在矦韻二韻異部而相近故可通用漢高祖曰婁
者劉也是其證荀子禮論有褸翣又有翣蔞楊倞
以爲俱蔞翣之誤但蔞與橮字形絕不相類無緣

致誤疑憒當爲䡨或爲轓然亦不見於說文闕疑可也

染人　夏纁元

故書纁作𥿳鄭司農云𥿳讀當爲纁纁謂絳也

段氏曰𥿳不見於他經傳說文黑部有𪐴字云黑有文也從黑冤聲讀若飴登之登按𪐴字𥿳字故書假借爲纁字也　王氏引之曰玉篇𪐴於勿於月二切或作䮾廣韻䮾黃黑色也䮾與𥿳同又通作菀淮南時則篇天子衣菀黃高誘注曰菀讀登

飴之登則古人衣色亦有用𥿳黃者急就曰鬱金半見緗白䊵顏師古注曰鬱金染黃也鬱與𥿳聲義正同夏𥿳元者豳風七月所謂載元載黃也似不必改爲纁字　養原按䮾卽𥿳之變體經傳纁元多連文菀黃罕見𥿳爲假借段義爲長

夏采　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

故書綏爲禭杜子春云當爲綏禭非是也　段氏說文㫃部旞字注云司常職曰道車載旞斿車載旌夏采以乘車建禭復於四郊禭當爲旞說文旞亦作旞因譌而爲禭復者求之平生常所有事之處故以道車朝夕燕出入者建旞以復禮記諸侯死於道以其綏復又曰大夫士死於道以其綏復綏皆旞之譌言其旞者明異物天子以大常諸侯以旂孤卿以旜大夫士以物　養原按說文無禭字集韻六至襚或作禭則禭卽襚字襚之或作禭猶旞之或作旞也襚爲贈死之衣非所以復且官名夏采當建羽旄不當建衣服故子春以爲非而後鄭亦置禭字而不論蓋以爲誤字無待於辨也惟段氏

以禭爲旞字之譌證據頗確不妨與杜鄭之說竝存

地官司徒第二

廛人

故書廛爲壇杜子春讀壇爲廛說云市中空地元謂廛民居區域之稱　惠氏棟曰管子五輔篇曰辟田疇利壇宅荀卿子云定壇宅是古廛字皆作壇也

泉府

鄭司農云故書泉或作錢 疏泉與錢今古異名故得通一義 說文貝部貝字注 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而廢貝行錢 國語周語下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韋昭注古曰泉後轉曰錢 段氏曰據許語秦時易名錢也故金部錢字下曰銚也古田器一曰貨也

養原按一曰貨也四字見小徐本而大徐本無之泉錢同聲古葢通用秦爲廢貝之始非名錢之始也

饎人

故書饎作⿰食熙 養原按⿰食熙說文本作⿰食配今從熙傳寫之誤特牲注誤與此同 又按饎⿰食熙乃一字也鄭疊故書祗疊異字不疊重文如儀禮不疊廟庴時肯此其變例豈亦以⿰食配字稍僻故邪○餘詳儀禮古今文異同後經竟作⿰食熙釋文同 何也

大司徒 五曰以儀辨等

故書儀或爲義杜子春讀爲儀詳春官肆師

正日景以求地中

故書求爲救杜子春云當當字据汪道昆本補爲求 惠氏棟曰救當作捄說文引虞書云旁捄僝功蔡邕石經般庚云器非捄舊皆以捄爲求 段氏曰捄卽救古攴與殳偏旁多通用然則周禮以救爲求古文假借字也 養原按攴殳通用葢漢隸如此篆文則不然說文殳部無捄字

五比爲閭使之相受

故書受爲授杜子春云當爲受 養原按典婦功注以授爲受聲之誤然周禮受字故書多作授疑古者受授通用掌葛以權度受之故書亦或爲授

小司徒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

故書域爲邦杜子春云當爲域 養原按說文戈部或邦也或又从土作域然則邦域義同杜必改邦爲域者段氏曰邦者統詞域者別詞鄭云分地域謂建邦國造都鄙制鄉遂也今按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與此經地域同義

鄉師 輿其輦輦

故書輦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爲輦 惠氏士奇曰古連輦通易蹇六四往蹇來連虞翻曰連輦也管

子立政篇畜連乘車海王篇服連軺輦則古輦皆
作連可知矣　養原按巾車輦車釋文作連車云
音輦本亦作輦
執斧以涖匠師
故書涖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涖涖謂臨視也
養原按說文無涖字立部𨽸臨也是涖即𨽸之俗
字先鄭以俗字釋經欲人之易曉也春秋僖三年
公子季友如齊蒞盟穀梁傳云蒞者位也鄭注需
卦彖傳位乎天位上位字音涖見釋文蓋古者位𨽸
俱借用立字凡言故書涖作立者猶言故書涖作
位耳至篆文而立位𨽸始各爲一字後復於位傍
加水作涖或於位上加艸作莅以代𨽸字去古益
遠矣
巡其前後之屯
故書巡作述屯或爲臀鄭大夫讀屯段改臀爲課殿
杜子春讀爲在後曰殿謂前後屯兵也元謂前後
屯車徒異部也今書多爲屯從屯　養原按說文
述循也辵部古脂微等韻與諄文等韻相爲出入如

隼之音水敦之音對是也述與循音義俱同而循
巡古亦通用漢書游俠萬章傳章逡循甚懼逡循即逡
巡故巡亦通作述　段氏曰屯聲殿聲古音同在
弟十三部段以諄文欣魂痕爲弟十三部鄭大夫杜子春皆從作
臀之本鄭君則從屯故其說義不同今本周禮注
鄭大夫讀屯爲課殿誤　養原按說文尸部𡱂髀也
或从肉隼作脽或从骨殿聲作𩪍別無臀字大夫
子春所據之本葢竝是屯字但以書或作𡱂故讀
從之古者課殿及軍後之殿疑只作𡱂殿乃擊聲
說文在殳部非此義然殿最乃考課之法非所施於師
田經云前後之屯而讀爲在後曰殿明與經義不
合而又曰謂前後屯兵也則仍不廢屯字何不竟
從屯乎此處疑有脫誤未敢强解
鄉大夫　五曰興舞
故書舞爲無杜子春讀爲舞謂能爲六舞　惠氏
棟曰古無與武同音武又與舞通禮器云周坐尸
詔侑武方注云武當爲無聲之誤也論語射不主
皮馬融云躲有五善五曰興武與舞同漢武梁祠

堂畫象云秦武陽令史記作秦舞陽知古字通

族師　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

故書或無事字杜子春云當爲正月吉書亦或爲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邪灋 疏月吉每月朔日以其彌親民教亦彌數若爲正月之吉則與黨正同於義不可 段氏曰杜易政爲正下屬讀之鄭君不從者州長正月之吉讀法黨正四時孟月吉日讀法族師則每月吉日皆讀之於義爲長不得族師轉同於州長也

春秋祭酺

酺者爲人物烖害之神也故書酺或爲步杜子春云當爲酺元謂按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蝝螟之酺與人鬼之步與　養原按按人注馬步神爲灾害馬者疏云馬神稱步謂若元冥當爲蝝螟之步人鬼之步之類步與酺字異音義同如賈氏說兩句俱是步字意在明祭步有此二法非分別酺與步也酺步通用可以兩從鄭君之說與子春小異又按說文 酉部 酺王德布大飲酒也漢書文帝紀 初即位酺五日注文穎曰音步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也此酺又與祭酺不同祭酺雖亦飲酒 鄭云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 然非賜酺也或涸而一之誤矣且其字雖亦音步未有通作步者 師古曰字或作脯

閭胥　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眾庶既 段改作暨 比則讀灋

故書既爲暨 段改暨爲既 杜子春讀暨爲既 段改既爲暨

段氏曰杜子春讀既爲暨而鄭君曰祭祀役政喪紀四者及比 共爲五者 皆會聚眾民因以讀法以及訓暨從杜說也故書作既杜易爲暨鄭君依以正經文今各本以注改經以經改注遂使及訓不可通矣公羊傳曰會及暨皆與也　養原按說文 㐺部 㬈眾詞與也虞書曰㬈咎繇今經典通作暨此經故書作既既即暨之省文非訓爲已也故書近古其文何簡宜作既今書宜作暨讀既爲暨則可讀暨爲既則不可段氏互易之不嫌肊斷

觵撻罰之事

故書或言觵撻之罰事杜子春云當言觵撻罰之事　段氏曰所以必從杜者嫌觵撻之外別有罰事也　養原按事非一端不止於觵撻罰故讀罰在之上

舞師　敎皇舞

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書或爲翌或爲義元謂皇析五采羽爲之疏先鄭見禮記王制有虞氏皇而祭皇是冕爲首服故云蒙羽舞自古未見蒙羽于首故後鄭不從之　養原按說文羽部翌樂舞以羽翿自翳其首以祀星辰也从羽王聲讀若皇此說與先鄭合翌爲正字皇爲假借其字本同故先鄭於此從皇於樂師從翌各就字解之後鄭則槩從皇訓爲析羽不解翌字之義當亦以皇翌爲同字也義即威儀字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是舞之容儀在羽故謂羽舞爲義舞後鄭以皇爲雜五采如鳳皇則其儀更可觀矣

牧人　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

故書毀爲甈尨作龍杜子春云甈當爲毀龍當爲尨尨謂雜色不純毀謂副辜候禳毀除殃咎之屬　養原按說文𨸏部陧危也从𨸏从毀省班固說不安也周書曰邦之阢陧又出部䵞槷䵞不安也易曰槷䵞又瓦部甈康瓠破罌从瓦臬聲或从埶作𤮊易之槷䵞即書之阢陧阢與䵞同陧與槷同陧字既从毀而槷字古文假借以爲臬字甈从臬或又从埶是从毀从臬从埶之字互相爲用又甈爲破罌廣雅二云裂也破裂亦即毀缺之義說文土部毀缺也又缶部缺器破也故毀字可轉爲甈　段氏曰巾車龍勒龍駹也駹車故書駹作龍玉人上公用龍龍當爲尨然則經文尨雜字多作龍又曰今本龍作厖依宋本岳本正○按汪道昆本亦作龍　養原按巾車與犬人玉人俱作駹玉人與此經俱作尨駹尨古亦通用

載師　以廛里任國中之地　任近郊之地　任遠郊之地　任稍地

故書廛或作壇別見序官廛人郊或作蒿稍或作削鄭司農云壇讀爲廛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

周一　司徒

有宅者杜子春云蒿讀爲郊　養原按郊蒿古字通用春秋桓十五年穀梁經曰公會齊侯于蒿公羊作鄗又文三年左氏傳曰秦伯伐晉取王官及郊史記秦本紀郊作鄗是郊蒿同音故竝與鄗通也　段氏曰稍說文邑部作⿰肖阝云國甸大夫稍稍所食邑周禮曰任⿰肖阝地疑削即⿰肖阝之譌字大宰家⿰肖阝之賦音義云本又作⿰肖阝

唯其桼林俗本作漆林今從釋文之征二十而五

故書桼林作漆林今本桼漆互易依段改　杜子春云當爲桼林　段氏曰依說文桼木汁可以髹物也漆漆水出右扶風杜陵岐山東入渭也然則故書作水名字杜易之宜矣陸德明本作桼林不誤其云本又作漆者卽今俗本是也攷巾車注文桼字十一見字皆作桼今本錯出漆字知漢人髤桼字不從水今禮記左傳從水作者自是後人誤寫耳　養原按子春云當爲桼林此桼字宋本亦多作漆閩監毛及永懷堂本竝作桼此今本勝於宋本也釋文云本又作漆賴有此句知所摘桼林二字爲經文

遺人　以恤民之囏阨　以待羈旅

故書囏阨作⿰扌堇阨羈作寄杜子春云⿰扌堇阨當爲囏阨寄當爲羈　養原按囏⿰扌堇羈寄各以同音相通注云羈旅過行寄止者則羈寄義亦同也⿰扌堇諸本皆從手惟汪道昆本從木與釋文不合囏籀文艱字見說文攷鄉師亦有囏阨之文音義云本亦作艱則傳寫字例亦不一

師氏　掌國中失之事

中中禮者也失失禮者也故書中爲得杜子春云當爲得記君得失若春秋是也　惠氏棟曰三倉曰中得也封禪書云康后與王不相中周勃傳勃子勝之尚公主不相中皆訓爲得呂覽行論篇云禹爲司空以通水潦顏色黎黑步不相過竅氣不通以中帝心高誘曰中猶得然則中失猶得失故鄭用杜說而不改字　王氏引之曰家大夫曰管子國蓄篇曰大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謂不相得也齊策是秦之計中而齊燕之計過矣高注亦曰中得也中得義相同故二字可以互用宋玉風

賦曰中昬爲胗得目爲臒韓詩外傳曰動作中道從容得禮是也中得聲相近故二字可以通用呂氏春秋至忠篇荊莊哀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說苑立節篇作射科雉得之淮南齊俗篇天之員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文子自然篇得作中是也然則或改字或不改字義得兩通也

注舉則從

舉猶行也故書舉爲與杜子春云當爲與謂王與會同喪紀之事釋文與音預　養原按禮記禮運選賢與

能王氏引之曰與當讀爲舉大戴禮王言篇選賢舉能是也舉與古字通无妄象傳物與无妄虞翻注與謂舉也楚辭九章與前世而皆然兮言舉前世而皆然也七諫與世皆然兮王逸注與舉也墨子天志篇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祥言舉謂之不祥也今按鄭從今書訓舉爲行與杜義異然與舉古既通用則凡舉皆可通作與觀禮運之舉與易象楚辭墨子初非同義則此經鄭杜二義皆可作舉亦皆可作與也

使其屬帥四夷之隸

故書隸或作肆鄭司農云讀爲隸　養原按肆說文作肆从長隶聲隸从隶柰聲二字形相佀

司市　市師涖焉

故書涖作立鄭司農云立當爲涖涖視也說見鄉師

辟布者

故書辟爲辭鄭司農云辭布辭訟泉物者也元謂辟布市之羣吏考實諸泉入及有遺忘疏先鄭從故書爲辭訟之布後鄭不從者若辭訟之布當歸其本主何得各有地之叙平辟法也實者則置於地之叙歟

者沒入官是其法也　養原按說文辛部辭訟也又辟部辟法也二字形雖相近音義迥別故二鄭各就其字之本義解之

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故書附爲柎杜子春云當爲附　段氏曰附麗字周禮多作付此作柎皆假借字也高宗肜日天旣付命正厥德今文尚書作附命說文訓附爲附婁訓坿爲益也似以坿爲附麗正字　養原按柎俗本或作祔非也大祝付練祥注云付當爲祔祭於

先王以祔後死者非所施於此經也
廛人　凡珍異之有滯者
故書滯或作廛鄭司農云謂滯貨不售者官爲居之元謂滯讀如沈滯之滯珍異四時食物也不售而在廛久則將瘦臞腐敗　養原按先鄭從故書作廛後鄭從今書作滯然俱解爲滯物在廛則其歸一也但貨物食物異耳又按此經以滯爲廛泉府以滯爲癉廛在仙韻癉在旱韻二韻本通滯在祭韻古祭泰夬廢往往與元寒桓刪山仙相出入如瀱從獻聲蝡讀如芮是也然則廛癉與滯古蓋通用

賈師　凡國之賣儥
儥買也故書賣爲買鄭司農云謂官有所斥令賣　養原按說文人部儥賣也上文貴儥注云貴賣之亦訓儥爲賣此經賣儥連文故變訓爲買是儥有賣買二義也若從故書賣爲買則儥仍訓賣故先鄭云有所斥賣正釋儥字之義
胥　襲其不正者
故書襲爲習杜子春云當爲襲謂掩捕其不正者　養原按襲習古字通說見儀禮古今文異同士喪禮篇掩襲與重襲義雖異而音則同故亦通作習左傳襄十三年歲習其祥禮記表記注引傳習作襲
泉府　貨之滯于民用者
故書滯爲癉杜子春云癉當爲滯說見廛人
遂師　庀其委積
故書庀爲比鄭司農云比讀爲庀庀具也　釋文作庇云又作庀　段氏曰說文有庇無庀疑庇庀一字也如妣籒作处　養原按當以庇爲正庀字究屬俗體比則庇之省文

委人　以甸聚待羇旅
故書羇作奇杜子春云當爲羇　養原按遺人羇作奇此作奇其奇之譌字邪抑奇之省文邪羇字俗從奇作羇其誤蓋有由也後漢書馬援傳援鑄銅馬式依儀氏䩭中䩭字又卽羇之省文說文所無
草人　騂剛用牛　墳壤用麋

故書騂爲挈墳作坌杜子春挈讀爲騂謂地色赤
而土剛强也鄭司農云墳(段改坌)壤多坌鼠也元謂
墳壤潤解(疏餘八等之地皆據地之形色唯此墳壤以坌鼠外物爲名於義不可)
養原按說文無騂字土部垟赤剛土也从土觲省
聲是騂剛之騂本作垟垟觲音同故又借用觲說
文角部觲角低仰便也引詩曰觲觲角弓(騂且角當用此觲字)
又有犅字一角仰也从角㓞聲引易曰其牛犅今
易作挈蓋觲與犅義類相近故觲字轉爲犅犅與
挈俱从㓞挈與掣俱从手挈犅掣三字其音亦相

近是其輾轉相變之因也　段氏曰鄭司農云坌
壤多坌鼠也此依故書作坌如其字解之今各本
云墳壤多坌鼠殊誤鄭君則依今書作墳　養原
按坌與墳古字通春秋(昭五年)左氏經叔弓帥師敗
莒師於蚡泉穀梁作賁泉是賁與蚡同也(蚡即坌字)又
(僖四年)左氏傳云公祭之地地墳(僖十年)穀梁傳則曰
覆酒於地而地賁是賁與墳同也賁既兼通蚡墳
則蚡墳亦自相通矣凡故書多假借今書多用本
字故書借坌爲墳坌壤猶曰墳壤當以後鄭之說

爲長

掌葛　以權度受之

故書受或爲授杜子春云當爲受(說見大司徒)

周官故書攷卷第二

德清徐養原撰

春官宗伯弟三

大宗伯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

故書吉或爲告杜子春云書爲告禮者非是當爲吉禮書亦多爲吉禮　段氏曰此字之誤也禮記尹吉卽尹告之誤周易后以施命誥四方王弼本作誥四方　養原按爾雅釋詁禧眕祈告也錢氏大昕曰說文禧禮吉也吉乃告之譌禧與眕祈連文

眕爲致告祈爲求告禧爲禮告皆告神之名今按此亦告吉互誤之一證

以實柴祀日月星辰

鄭司農云故書實柴或爲賓柴　段氏曰此亦字之誤也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　以貍辜祭四方百物

故書祀作禩貍作罷鄭司農云禩當爲祀書亦或作祀罷辜披磔牲以祭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

養原按說文示部祀或从異作禩然則祀禩一字也而司農讀此經子春讀小祝並稱禩當作祀者葢禩字惟周禮故書有之他經罕見讀者或未之識杜鄭校勘諸本知卽祀字猶疑而未敢決故曰當爲祀至許君乃始決之此與饎𩟄一例皆同字而疊故書者也鄭君注特牲云饎周禮作𩟄明他經無𩟄字司徒序官饎人注云故書饎作𩟄而無所說於後經則竟作𩟄人是今故書皆同也𩟄之爲饎已無可疑故不曰𩟄當作饎　段氏曰司農以披釋罷古音罷讀如婆披讀如坡二同聲類披疈

雙聲○按釋文疈孚逼反罷芳皮反然則罷疈亦雙聲　說文刀部曰副判也引周禮副辜祭又云疈籀文副許亦從今書葢本賈侍中與

涖玉鬯

故書涖作立鄭司農讀爲涖涖視也說見鄉師

小宗伯　掌建國之神位

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　段氏曰立位同字者謂别無位字也古文春秋經者謂左氏春秋

也　養原按此古文假借字也古借立爲位篆加
入傍焦山鼎銘僉立中庭朱氏彝尊曰立當讀位
肆儀爲位
故書肆爲肆儀爲義杜子春讀肆當爲肆義爲儀
說見肆師若今時肆司徒府也　養原按肆肆古字通
說見儀禮古今文異同聘禮
肆師　及其祈珥
故書祈爲幾杜子春讀幾當爲祈珥當爲餌元謂
祈當爲進禨之禨珥當爲衈禨衈者釁禮之事禨

謂羊血也小子職曰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是也
○小子注鄭司農云珥社稷以牲頭祭也元謂珥
讀爲衈祈或爲刉釁禮用毛牲曰刉羽牲曰衈衈
刉社稷五祀謂始成其宮兆時也春官肆師職祈
或爲幾秋官士師職曰凡刉衈則奉犬牲此刉衈
正字與　段氏曰幾幾古多通用詩如幾如式亦作
如譏禮記雕幾讀雕譏是也子春從祈依小子職
也說文刉劃傷也此亦與刲羊血流意合而血部
又有衋字云以血有所刉涂祭也從血幾聲然則
禮家有定此字作衋者　養原按此當以衋爲正
字刉祈幾譏俱屬假借刉與衋最相近覩說文衋

字注可見故鄭君以爲正字玉藻進禨本與祈珥
義別玉藻疏云禨謂酒也取其从示而以幾爲聲故讀從之
然其字不見於說文鄭君說字不必與許同也又
按犬人幾珥鄭司農讀幾爲祓今本作𧗳此依釋文下同引爾
雅祭山曰祓縣管子形勢篇曰山高而不崩則祈
羊至矣錢少詹大昕以爲卽祓縣之羊然則司農
之讀爲祓猶子春之讀爲祈非有二義也說文無
祓字嚴修能曰祓卽祈字此言良是
表畫盛

故書表爲剽剽表皆謂徽識也　養原按文選孫
綽天台賦赤城霞起而建標李善注建標立物以
爲之表識也引戰國策曰舉標甚高此經剽字似
當作標或古字通用
則爲位
故書位爲涖杜子春云涖當爲位書亦或爲位
養原按鄉師司市大宗伯涖字故書皆作立小宗
伯位字故書作立此經位字故書亦當作立與小
宗伯同今作涖疑傳寫之譌

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

故書功爲工鄭司農工讀爲功古者工與功同字謂師無功肆師助牽之恐爲敵所得　段氏曰此古文假借字　養原按古借工爲功篆加力又按石鼓文避車既工即我車旣攻也是古者工攻亦同字秦嶧山刻石功戰日作顧氏炎武以爲當是攻字古人以攻功二字通用齊侯鎛鐘銘肇敏于戎功作攻益工功同字工攻同字則併功攻而同之矣至魏志管輅傳注輅辨人物析臧否說近義

彈曲直拙而不功又借功爲工非古也

治其禮儀

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　養原按說文我部義己之威儀也从我羊人部儀度也从人義聲言部誼人所宜也从言从宜宜亦聲說與先鄭合

鬯人　用瓢齎

故書瓢作剽鄭司農讀剽爲瓢　段氏曰故書作剽假借字也

凡山川四方用蜃

故書蜃或爲謨杜子春云謨當爲蜃書亦或爲蜃蜃水中蜃也鄭司農云脩謨概散皆器名元謂脩蜃概散皆漆尊也蜃畫爲蜃形蚌曰含漿尊之象　段氏曰古文謨字作暮與蜃篆文相亂　養原按古諄文等韻與虞模等韻相出入弁師瑉故書作璑此經蜃故書作謨正同一例蓋古字通用

司尊彝　其朝踐用兩獻尊下同

故書踐作餞杜子春云餞當爲踐　段氏曰說文

餞送行食也於經無涉故杜易爲踐言踐其位行其禮也　養原按堯典寅餞納日馬融讀餞爲淺見集韻二十八獮又毛詩鄭風東門之墠有踐家室傳曰踐淺也然則餞踐淺三字音同古蓋通用儀禮士虞記未徹乃餞注云古文餞爲踐是其證

禮齊縮酌

故書縮爲數齊爲齍鄭司農云齍讀皆爲齊和之齊杜子春云數當爲縮齊段改齍讀皆爲粢　段氏曰酒正五齊杜子春讀齊皆爲粢者正因此經作

齍也齍即粢字鄭君從司農與酒正注合○酒正注云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　又曰數在矦韻與尤幽韻古合
爲一類縮在尤幽之入聲鄭君從杜說

司几筵　凶事仍几
故書仍爲乃鄭司農云乃讀爲仍仍因也因其質
謂無飾也　養原按說文人部仍因也从人乃聲與
司農說合又乃部卣从乃卤省聲大徐本省在卤上小徐本卤作卤今
參用之讀若仍卣籒文西字卣即廼也經典多以廼
爲乃而廼讀若仍故仍亦借用乃字爾疋釋詁仍廼乃也乃
在之咍韻仍在蒸登韻二韻相出入如耐之與能也

天府　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
故書鎮作瑱鄭司農云瑱讀爲鎮　段氏曰瑱鎮
皆眞聲　養原按釋名首飾瑱鎮也縣當耳傍不欲
使人妄聽自鎮重也此瑱鎮音義竝同得相假借
之故

典瑞　執鎮圭
故書鎮作瑱鄭司農云瑱讀爲鎮說見上
珍圭以徵守
杜子春云珍當爲鎮書亦或爲鎮鎮者國之鎮諸
矦亦一國之鎮故以鎮圭徵之也元謂珍圭王使
之瑞節制大小當與琬琰相依　段氏曰鎮圭尺
有二寸天子守之未必有他用故鄭君不從謂王
使之瑞節有名珍圭者　養原按作珍者故書也
作鎮者今書也鄭君仍從故書又按珍鎮同音然
故書既借瑱爲鎮不應復借珍爲鎮故子春不曰
讀爲而曰當爲以珍爲誤字也而鄭君亦止就珍
之本字起義

典命　掌諸矦之五儀
故書儀作義鄭司農義讀爲儀說見肆師

司服　弁絰服
故書弁作絣鄭司農絣讀爲弁　養原按說文糸部
緐隸作繁或从𡕒作𦅻𡕒籒文弁是絣即𦅻字玉篇
絣同繁弁絣音同古字通用弁爲正字絣爲假借

廞衣服
故書廞爲淫鄭司農云淫讀爲廞廞陳也元謂廞
衣服所藏於椁中　段氏曰司裘大師注皆不云

浧讀爲厥但云浧陳也與此詳略互見　養原按厥浧同音古字通用陳則厥之訓也說文亦訓𠪚爲陳若不讀浧作厥則無緣訓爲陳也但司農訓陳鄭君訓興爲異耳

守祧　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

故書祧作濯鄭司農濯讀爲祧　養原按顧命洮頮鄭讀洮爲濯以爲澣衣見吳志虞翻傳注錢少詹曰周禮春官守祧古文祧爲濯詩佻佻公子韓詩作嫿○案爾雅釋訓佻佻契契李善注魏都賦亦引作嫿嫿　蓋古文兆傍

與翟傍字多相通嚴修能曰釋魚蜃小者珧釋文云珧眾家本皆作濯又淮南子原道云上游於霄雿之野高注云雿讀翟氏之翟

內宗　薦加豆籩

故書爲籩豆鄭司農云謂婦人所薦杜子春云當爲豆籩　段氏曰下文兩言豆籩不當乖異故杜據以改易

大司樂　播之以八音

故書播爲藩杜子春云藩當爲播讀如后稷播百穀之播　養原按藩與播古字通儀禮經傳通解續二十六尙書大傳播國率相行事注播讀曰藩藩國謂諸侯

樂師　有皇舞

故書皇作翌鄭司農云皇殺改翌　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翌讀爲皇書亦或爲皇元謂皇雜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以舞說見舞師

趨以采薺

故書趨作跢鄭司農云跢當爲趨書亦或爲趨

段氏曰跢从足多聲當歌戈韻陸氏云倉付反則知其字本作𨅝六朝人往往書偏傍芻作多也𨅝益古文趨字　養原按跢𨅝皆說文所無惟走部有趍字云趍趙久也齊風巧趨蹌兮釋文云趨本或作趍然則與其改跢爲𨅝莫若改趨爲趍以跢爲古文趍字

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

故書燕爲舞帥爲率射夫爲射矢鄭司農云舞當爲燕率當爲帥射矢書亦或爲射夫　段氏曰燕

誤舞夫誤矢皆字之誤也率與帥則今人混用而
漢人分別帥領之義必用從巾𠂤聲字也是以司
農以漢時字例正之二字古音本同毛詩率時農
夫韓詩作帥時農夫周禮帥都建旗今周禮誤爲師都　說
文㫃部引作率都建旗聘禮注曰古文帥皆作率
凡周禮帥字故書當皆作率而獨此言之者欲讀
者互訂　養原按故書燕爲舞似非字誤蓋以弓
矢舞郜得謂之舞射故書與今書各爲一義也
又按說文率部率捕鳥畢也又巾部帥佩巾也或从兌

作帨此二字各有本義又辵部達先道也此達領正
字行部衛將衛也此將衛正字借率爲達爲衛從省
也又因率而借帥取音同也率帥二字常相因曾
或从率作膟悉蛍今俗作蟋蟀
達倡之
故書倡爲昌鄭司農云樂師主倡也昌當爲倡書
亦或爲倡　養原按說文人部倡樂也从人昌聲古
蓋借用昌字今文加人
大師　令奏擊拊

故書拊爲付鄭司農云付字當爲拊書亦或爲拊
樂或當擊或當拊元謂拊形如鼓以韋爲之著之
以糠　段氏曰故書作付者古文假借字　養原
按大祝付練祥注云付當爲祔然則拊祔等字古
祇作付今文始加手加示
帥瞽而廞
故書廞爲淫鄭司農云淫陳也陳其生時行迹爲
作謚說見司服
瞽矇　世奠繫

故書奠或爲帝杜子春曰帝讀爲定其字爲奠書
亦或爲奠世奠繫謂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
是也　養原按帝與定形聲俱不相近故必轉爲
奠然後可讀爲定也故書或爲帝或爲奠義各不
同子春之意作奠則可以該帝繫作帝則遺諸侯
卿大夫世本故從奠不從帝而經文仍作帝者蓋
子春受經於劉歆歆本作帝不欲輒改之至鄭君
乃決從奠奠讀爲定者奠本有定義大司徒奠地
守注云定地守是也以雙聲疊韻求之亦俱可通

奠在霰韻定在徑韻古先韻與清青每相出入如
軨或作轜螢一名蠲領與騁協倩从青聲此類甚
多廣韻霰徑二韻竝收奠字勁韻之鄭說文从邑
奠聲又匠人凡行奠水鄭司農讀奠爲停停與定
亦同音也蠲一音圭此帝奠可以相通之證然因奠而併與定通則離其本根而茫無畔
岸矣恐古人無此讀法

典同　掌六律六同之和

故書同作銅鄭司農云陽律以竹爲管陰律以銅
爲管元謂律述氣者也同助陽宣氣與之同皆以

銅爲之　段氏曰司農從故書作銅則大師職亦
必從故書作銅律攷古文尚書顧命同訓酒杯伏
生尚書作銅訓副璽列女傳食我以同魚其義訓
銅古字通用　養原按六經無銅字惟尚書今文
及周禮古書有之說文金部銅赤金也古者黃金赤
金通謂之金禹貢惟金三品赤金亦在內攷工之
金錫乃赤金也說文曰部同合會也陰律與陽律合
會副璽與正璽合會故謂之同因以赤金爲之故
或益金作銅銅本器物之名非三品之目後世始

名赤金爲銅耳大戴禮保傅篇大師持銅而御戶左銅卽銅律也

高聲碮

故書碮或作硍杜子春讀碮段改硍爲鏗鎗之鏗鄭
大夫讀碮爲衮冕之衮元謂高則聲上藏衮然旋
如裹　段氏曰杜從硍大夫從碮今本皆作讀碮
誤音義硍鏗皆苦耕反陸時葢未誤也　養原按
碮硍俱不見於說文車部輥字注引周禮曰望其轂
欲其輥今考工輪人作眼眼輥通用眼从艮聲輥
从昆聲正與硍碮同例

鍾師　納夏

故書納作內杜子春云內當爲納　養原按史記
五帝本紀敬道日入臧玉林經義雜記曰說文入內也
內入也納絲溼納納也知古內入字本作內史訓
納日爲日入知經必作內字段氏曰鄉射禮司射
命弟子納射器注納內也曲禮俯而納屨注納內
也皆古經之假借杜子春轉云內當爲納葢由漢
人出內字皆作納故以今字改古字令讀者易明

籥章　國祭蜡

故書蜡爲蠶杜子春云蠶當爲蜡　王氏引之曰
凡从虫之字或从䖵說文蝘或爲蝁蠆或爲蠤蠒
或爲蠶蚳或爲蝨蜡字古或作蠚凡隸書從昔之
字多譌從替廣雅昔譌作替惜譌作憯錯譌作鐕
皆其類也故蠚譌爲蠶　養原按虫之變䖵說文
固有徵矣昔之爲替乃隸書譌體周禮故書豈用
隸字乎以爲字之譌則可

菙氏　遂龡其焌契

杜子春云焌讀爲英俊之俊書亦或爲俊元謂焌

讀如戈鐏之鐏謂以契柱燋火而吹之也　段氏
曰契即儀禮之楚焞易焌爲俊者謂其鋭頭俊健
可用開龜也鄭讀如鐏音兼用其義鐏搢於地焌
柱於燋火其狀一也而字可弗易　養原按說文
火部焌然火也从火夋聲周禮曰遂籥其焌焌火在
前以焞焯龜焌之爲俊同音相借也焌爲正字許
就字論字不與杜同而實未嘗異也

占夢　乃舍萌于四方

杜子春讀萌爲明又云其字當爲明明謂敺疫也
書亦或爲明元謂舍萌猶釋采也萌菜始生也
養原按萌與明古字通漢書地理志上廣漢郡葭明續
漢志及史記貨殖傳竝作葭萌

遂令始難敺疫

故書難或作儺杜子春儺讀爲難問之難其字當
作難　段氏曰說文人部儺行有節也引詩佩玉
之儺不引周禮然則許君亦依杜說敺疫之字作
難矣論語鄉人儺方相氏引作難　養原按儺爲
行有節難爲敺疫段說固爲有據然經典相承敺

疫之難亦通用儺觀周禮故書可見其來已久矣

眡祲　七曰彌　九曰隮

故書彌作迷隮作資鄭司農云彌者白虹彌天也
隮者升氣也元謂彌氣貫日也隮虹也詩云朝隮
于西　養原按彌迷隮資皆同音相通隮之爲資
猶齎之爲資也大戴禮保傅云衛靈公之時迷子瑕
不肖而任事此彌迷通用之證

大祝　二曰造

故書造作竈杜子春讀竈爲造次之造書亦或爲

造造祭於祖也　惠氏士奇禮說一曰古文造竈通吳越春秋勒馬銜枚出火于造闇行而進案造吳語作竈所謂係馬舌出火竈龜策傳灼鑽之處亦以造名注造音竈本此　段氏曰說文示部有祰字云告祭也㝯卽造字　養原按釋名宮室云竈造也創造食物也廣雅五草竈造也此訓竈爲造作之造與子春之說義雖異而音則相近

三曰誥

杜子春曰誥當爲告書亦或爲告　養原按說文告部告牛觸人角箸橫木所以告人也从口从牛易曰僮牛之告又言部誥告也从言告聲是告與誥大同小異鄭司農訓誥爲康誥盤庚之誥之屬子春從告與司農不同又按說文祰字段疑爲六祈之造愚竊疑爲六辭之告俟更詳之

四曰振動

鄭大夫云動讀爲董書亦或爲董振董以兩手相擊也元謂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

養原按董動音同古葢通用

祭示

故書祗爲祊杜子春云祊當爲祗　養原按祗變爲祊字之誤也示變爲祗則意取曉俗而已古借視爲示見士昏及曲禮注以示爲祇周禮猶存古字說文示祇始別葢小篆字例如此

小祝　贊湖

故書湖爲攜杜子春云當爲湖湖謂浴尸　段氏曰此字之誤也

設熬置銘

銘今書或作名鄭司農云銘書死者名於旌今謂之柩士喪禮曰爲名今本作銘此依釋文下同各以其物重木置于中庭取名置于重　段氏曰司農從今書作名其引士喪禮爲銘取銘依釋文亦皆作名段改考士喪禮云今文銘皆爲名是知仲師用今文

養原按大夫司農子春皆不知有今書者也此經故書作銘司農就銘字釋之其曰今謂之柩柩疑名之誤今者如今文禮經之類也故卽引士喪禮以爲銘或作名之證又按銘旌之銘今文固作名

矣若銘刻之銘今文未必作名也說文無銘字葢偶遺之（漢碑有周憬功勳銘又孔宙碑魯相謁孔廟殘碑皆有銘字）

則保郊祀于社

故書祀或作禩杜子春讀禩爲祀書亦或爲祀（見大宗伯）

甸祝　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

杜子春讀貉爲百爾所思之百書亦或爲禡禡兵祭也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是類是禡師祭也元謂田者習兵之禮故亦禡祭禱氣勢之十百而多獲　段氏曰貉禡百三字同在古音魚鐸部　養原按肆師祭表貉注貉師祭也貉讀爲十百之百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段氏云後世用兵云偃伯者伯同百今按十百猶言什伯此與詩既伯既禱之伯不同今說文禡字注引詩既禡既禂此乃小徐語大徐本入正文誤甚詩亦無此語也貉俗从百作貊

男巫　冬堂贈

故書贈爲矰杜子春云矰當爲贈堂贈謂逐疫也養原按矰乃字之誤

則與祝前

故書前爲先鄭司農云爲先非是也　養原按喪祝王弔則與巫前司農云喪祝與巫以桃厲執戈在王前引春秋傳公使巫以桃茢先祓殯然則先即前也司農此注以先爲非者喪大記云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巫止於門外祝代之先此謂先君入門與在前之義微別恐其相混故辨之

大史　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

故書協作叶杜子春云叶協也書亦或爲協或爲汁　養原按說文劦部文一重五協同心之和从劦从心劦同思之和从劦从思協衆之同和也从劦从十古文協从日十作叶或从口作叶竝劦之重文此注有其三焉唯汁在水部液也在此經爲假借

小史　奠繫世

故書奠爲帝杜子春云帝當爲奠奠讀爲定書帝亦或爲奠（說見小師）

戾以書敘昭穆之俎簋

故書簋或爲几鄭司農云几讀爲軌書亦或爲簋古文也　養原按說文竹部簋黍稷方器也古文从匚飢作匭又从軌作匭又作朹皆古文也几字古在脂微韻簋九竝在九幽韻其音不同注文似有譌舛今攷經簋字疑當作匭注當云故書匭或爲九鄭司農云九讀爲簋書亦或爲匭古文也凡改讀者將以曉人也簋爲人所共曉故讀從之若讀爲軌則軌之本義旣與此經無涉且未嘗明見匭字孰知軌爲匭之省文是滋其惑也況司農以簋爲古文與說文不合其爲傳寫之誤無疑段於書亦或爲下增軌字謂軌爲簋之古文語勢亦不順匭省爲軌公食大夫六簋古文作軌是也匭省爲九此經是也俗本作几亦誤匭字亦當从匚从食九聲非從飢渴之飢

巾車　金路鉤

故書鉤爲拘杜子春讀爲鉤　段氏曰拘鉤古音同在矦部　養原按說文拘鉤俱在句部拘止也从句从手句亦聲鉤曲也从金从句句亦聲故知拘鉤音同古字通用

前樊鵠纓

杜子春云鵠或爲結疏按馬氏云前樊結纓謂再重樊纓在前有結在後往往結革以爲堅且飾節良賈氏以爲前纓有結其義非今子春爲結後鄭引之在下得通一義故也

段氏曰鵠或爲結字之誤也如大宗伯吉禮爲告禮

錫面朱總　彫面鷖總

故書朱總爲緦鷖或作緊鄭司農云緦當爲總書亦或爲總鷖段改緊讀爲鳧鷖之鷖　釋文爲緦戚云檢字林蒼雅及說文皆無此字衆家亦不見有音者惟昌宗音廢以形聲會意求之實所未了李兵廢反本或作緦恐是意改也　養原按集韻兼收於六至二十廢至韻基位切緦也此因鄭注鷖總以緦爲之故有此訓而音終不相近究屬譌字當疑芃字從來音按茅鬼二字何以得合爲韖聲若依劉昌宗緦音讀之斯近之矣附識於此

鷖緊同音相借

有翣羽蓋

故書翣爲[illegible]杜子春云當爲翣書亦或爲毦　段

氏曰說文鬣或作𩮜髦者𩮜之譌也舊籍皆譌鬣
爲葛如獵臘鑞鬣䥫攕躐字或體皆從葛然則髦
即𩮜特易其左右耳周書王會篇天馬黑髭謂之
毋兒王伯厚云髭即鬣字是也巤聲妾聲同在䈣
談部故杜得尋其聲類改爲𩮜字　養原按髦字
又因與髭形相涉而誤說文無髦字
疏飾小服皆疏
故書疏爲揟杜子春讀揟爲沙元爲麤布　養原
按說文疋部疋足也或曰胥字胥本蟹醢而借義甚多如胥字胥匡古葢

俱作疋又去部疏通也从㐬从疋疋亦聲又手部揟取水
沮也从手胥聲疋胥疏揟其音皆同故可通用杜
子春讀爲沙者葢讀爲紗也古無紗字只借用沙
內司服素沙注云今世有沙縠者名出于此沙揟
雙聲故讀從之後鄭以喪車之飾不當用沙故改
作疏訓爲麤布典瑞鄭司農讀疏爲沙云沙除與
此義雖異而通借之例則同
藻車藻蔽
故書藻作䡛杜子春䡛讀爲華藻之藻直謂華藻

也元謂藻水草蒼色以蒼土堊車以蒼繒爲蔽也
段氏曰說文艸部薻水艸也從艸從水巢聲或
從喿作藻是則薻藻同字義本水艸借爲華采字
漢人已分別薻爲華藻藻爲水艸故杜作藻鄭君
作藻萓聲與巢聲喿聲部分最近又雙聲也說文
無䡛字○又曰杜云讀爲華藻之藻疑當作讀爲
藻率之藻與典瑞司几筵繅注同下文直謂華藻
也乃竟伸其義○案如此乃與下注髤桼一例
駹車　髤飾段改桼注同

故書駹作龍髤爲軟杜子春云龍讀爲駹軟讀爲
桼垸之桼直謂髤桼也元謂駹車邊側有桼飾也
髤赤多黑少之色韋也　養原按周易說卦傳震爲
龍虞干龍作駹釋文云○餘見牧人　段氏曰古音次
同桼列女傳漆室之女或作次室是也軟字
葢本無車旁轉寫加之耳司几筵漆几說文作𩭤
几見几部葢禮家有易桼爲𩭤者此條則杜易軟爲
桼而鄭君從之又釋杜髤桼之指非杜作桼鄭作
髤也　養原按𩭤桼連文𩭤說文在桼部从髟聲俗作髤各本

互異司几筵之桼許作髹巾車之桼杜作桼各爲一義鄭不從杜也杜云直謂髤桼者髤乃闕文因桼字而牽連及之猶上注華璪之華也使無作髤之本何煩鄭君訓釋乎經既有桼無髤則色理未明何由知其赤多黑少故知鄭本必作髤段君改字竊所未安

孤乘夏篆

故書夏篆爲夏緣鄭司農云夏赤也緣緣色或曰夏篆篆讀爲圭瑑之瑑夏篆轂有約也元謂夏篆五采畫轂約也　段氏曰故書作緣字故司農云夏赤色緣緣色今各本作緣此正同內司服注之誤　養原按內司服緣衣本作綠衣毛詩綠衣正義可證說見漢讀考彼誤祿爲緣此誤篆爲緣

歲時更續

故書更續爲受讀杜子春云受當爲更讀當爲續更續更受新元謂更易其舊續續其不任用　段氏曰一爲字誤一爲聲誤　養原按更之爲受亦見儀禮燕禮

鳴鈴以應雞人

故書鈴或作軨杜子春云當爲鈴　段氏曰此亦聲誤或古文假借

車僕　苹車之萃

故書苹作平杜子春云苹車當爲輧車其字當爲萃書亦或爲萃　段氏曰此注有脫誤當云故書萃作卒苹作平杜子春云卒讀爲倅其字當爲萃書亦爲萃平車當爲輧車以諸子注知之諸子注曰故書倅爲卒鄭司農云卒讀爲物有副倅之倅是也　養原按鄙意祇須改杜語云平車當作輧車其字當爲苹書亦或爲苹語勢自順別無脫誤也堯典平秩東作馬本作苹見釋文是平苹古亦通用苹之爲輧同音相訓也萃之爲卒古字相通也但以平通苹非以苹通平苹爲正字故曰其字當爲苹

周官故書攷卷第三　德淸徐養原撰

[藏書印]

夏官司馬第四

司勳

故書勳作勛鄭司農云勛讀爲勳勳功也疏勛是古字從今之勳也　段氏曰說文力部曰勳能成王功也勛古文勳也是勛勳實一字而云讀爲者時無勛字不敢定爲卽勳姑從易字之例至叔重乃敢定爲一字豈賈侍中說與　養原按祀禩饎糦皆當作如是觀

司爟

故書爟爲燋杜子春云燋當爲爟書亦或爲爟　養原按說文火部燋所以然持火也从火焦聲周禮曰以明火爇燋也見春官華氏杜子春云明火以陽燧取火於日又爝苣火祓也从火爵聲呂不韋曰湯得伊尹爝以爟火釁以犧豭見本味篇高誘曰爟讀曰權衡之權　華氏注云燋謂炬其存火疏云依音爲雀意取莊子爝火之義熒熒然也然則燋與爝同故書作燋則明火權火兼掌之矣然其職實無與於明火故從今書作爟

大司馬　則壇之

壇讀爲同墠之墠王霸記曰置之空墠之地鄭司農云壇讀從憚之以威之憚書亦或爲墠段改憚　養原按司徒序官廛人注杜子春以廛爲市中空地疑廛亦與墠同也廛壇墠三字同音互相假借

乃以九畿之籍

故書畿爲近鄭司農云近當言畿春秋傳曰天子一畿列國一同詩殷頌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

段氏曰幾聲斤聲文微二韻合音也　養原按一畿今春秋襄二十五年左氏傳作一圻圻近皆以斤爲聲

有司表貉

鄭司農云貉讀爲禡禡謂師祭也書亦或爲禡見甸祝

馬質　綱惡馬

鄭司農云綱讀爲以亢其讎之亢書亦或爲亢亢御也禁也禁去惡馬不畜也元謂綱以縻索維綱

狎習之疏先鄭讀爲僖二十八年晉子犯曰背惠食言以亢其讎後鄭不從者此馬質所掌
皆買之無種何有惡馬禁去之類故不從也○釋文亢苦浪反又音剛　養原按剛
亢同音古或借亢爲綱

小子　祈于五祀
故書祀作禩鄭司農云禩讀爲祀書亦或爲祀見大宗伯

羊人　釁積
積故書爲眦鄭司農云眦讀爲漬謂釁國寶漬軍
器也元謂積積柴禋祀槱燎實柴疏此羊人所其其小子職彼云

釁邦器及軍器知不得爲漬軍器也　段氏曰古此聲同責聲故蜡
氏除骴骴即漬字

服不氏　以旌居乏而待獲
杜子春云待當爲持書亦或爲持元謂待獲待射
者中舉旌以獲　養原按持爲字之誤與儀禮公
食大夫左人待載古文作持同鄭於二經俱從待

司士　掌羣臣之版
故書版爲班鄭司農云班書或爲版版名籍　養
原按腊人膴胖鄭大夫讀胖爲判杜子春讀胖爲
版說文反部版判也儀禮士虞禮記明日以其班祔今文
班爲胖是班版胖判古字互相通也

諸子　掌國子之倅
故書倅爲卒鄭司農云卒讀如物有副倅之倅
養原按說文無倅字車僕掌戎路之萃注云萃猶
副也是古者借萃爲倅或省作卒此經倅字未必
非萃之誤注當云故書萃爲卒司農意在曉俗故
讀爲倅後人因司農之讀遂倂經文改之耳

大僕　戒鼓傳達于四方

戒鼓擊鼓以警衆也故書戒爲駭　養原按毛詩
序云南陔孝子相戒以養盞以戒訓陔也凡戒聲
亥聲多通用鍾師祴夏杜子春讀爲陔鼓之陔是
祴陔通用大司馬鼓皆駴釋文駴本亦作駭是駴
駭通用春秋莊二十五年穀梁傳云既戒鼓而駭
衆戒駭竝見於一句字異而義同也

弁師　瑉玉三采
故書瑉作璑鄭司農云璑惡玉名疏按許氏說文璑三采玉从玉
無聲以其三采又非璑瑉故云惡玉名也說文又
云瑉石之美者从玉民聲如是經云瑉玉三采當

以瓀爲正故先鄭從瓀瑎本又作珉亾貧反瓀音無釋文　養原按瑎瓀古
葢通用說見四八又按無與武古亦通用說見鄉大夫
瓀疑即武夫之武說文無碔砆字漢書董仲舒傳作武夫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琪

故書會作膾鄭司農云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
束髮也士喪禮曰檜汪道昆本作擔下同用組乃笄檜讀與
膾同書之異耳說曰以組束髮乃著笄謂之檜沛
國人謂反紒爲膾瑧讀如綦車轂之綦元謂會讀
如大會之會會縫中也瑧讀如薄借綦之綦綦結

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
綦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　段氏曰
司農從膾後鄭從會司農瑧如字段云瑧讀如綦車轂之綦者擬
其音耳其義葢同說文說文玉部云弁飾往往冒玉謂之瑧字從玉亦作瑧司農不易瑧爲綦也○
按綦爲瑧之省文綦瑧亦可通用　後鄭易爲綦此其別也司農謂
膾五采者會五采束髮玉瑧者用玉爲瑧鄭君則
以經文五采玉即上文說冕之五采玉十有二也
不當誤斷其句故從今書作會訓縫中王之皮弁
縫中以五采玉十二貫而結之爲飾亦謂之綦

養原按先鄭分膾五采及玉瑧爲兩事後鄭合會
五采玉瑧爲一事說文骨部膾骨擿之可以會髮者
从骨會聲引詩膾弁如星按今毛詩作會傳曰弁
皮弁所以會髮所上當用會字會即膾之省文也
知弁爲皮弁者據周官此經而知之也先釋弁而
後釋會者會之設因乎弁也毛義葢與許同而經
不作膾若毛氏經作膾則箋當云膾讀爲會箋不改字知經本作會也　許所引者
葢三家詩今無可考此外惟周官故書有膾字先
鄭釋此字祇引禮經而不及詩何也今士喪禮今文作膾乃俗

字也古文作括括之與擔猶栝之與檜也其字从骨故訓骨擿其義亦
似比先鄭爲長毛許俱不言五采似於此經讀後會字爲一句五采玉瑧爲一句
鄭注禮時未見毛詩其作會也从今書也後得毛
傳而會字之義仍守初說故詩箋與禮注同

司兵　大喪廞五兵

故書廞爲淫見天官司裘

司弓矢　以授射甲革椹質者

故書椹爲鞎鄭司農云椹字或作鞎非是也圉師
職曰射則充椹質又此司弓矢職曰澤共射椹質

之弓矢言射椹質自有弓謂王弧弓也以此觀之言椹質者非　養原按爾疋釋宮椹謂之㯺說文無㯺字毛詩商頌殷武箋云椹謂之虡虡椹同音榹字亦不見於說文

槀人　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

故書試爲考元謂考之而善則上其食　養原按考與試字異義同故經作試字而注以考字釋之明其可兩通也又按此注上文引司農語而故書試爲考五字非司農語也葢司農本卽是故書司農本必作考也司農語中不應復稱故書

戎右　桃茢

故書茢爲滅杜子春云滅當爲厲元謂茢苕帚所以掃不祥　段氏曰厲卽茢字猶遮迾字用厲也喪祝注鄭司農云喪祝與巫以桃厲執戈在王前字亦作厲　養原按厲滅亦同音詩小疋正月八章結厲滅威通協

大馭　及犯軷

故書軷作罰杜子春云罰當爲軷軷讀爲別異之別謂祖道轢軷磔犬也　段氏曰罰軷別三字聲類同也　養原按罰當爲軷正其字也軷讀爲別審其音也

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軓

故書軹爲軒軏爲範段改軓　杜子春云文當如此左不當重重非是書亦或如子春言又云軒當爲軹軹謂兩轊也其或言軷亦非是又云軏段改軓當爲軓段改軏軓段改軏謂車軾前也或讀軒爲簪笄之笄此注今本多誤據汪道昆本改正惟範軏等四字汪本與今本同　段氏曰詩㲋

有苦葉正義引此注云故書軓爲範杜子春云範當爲軓軓車軾前其所據周禮未誤也惟軓字作範爲誤耳按軓字從車從花㔾之㔾爲聲與從車笵省聲之範不同說文有範無軓　養原按此注誤字段氏據詩疏改正最爲確當但軓字詩疏亦作範軓範同音古或通用則作範似無不可况軓乃俗體說文所無未知其爲範之俗字與抑軓之俗字與說文車部範範軷也範軷二字連文軒字既或作軷軏字亦可作範但軓爲正字範爲假借故

子春改範從軌少儀祭左右軌范又作从艸之范　段氏曰故書
軹作軒或讀軒爲簪笄之笄此讀甚是車軸耑之
鍵曰轝亦曰軒謂制轂之鐵豎貫軸頭有似叉首
之笄也故軒與笄同聲子春易爲軹則與輢內之
輢同名矣　養原按說文無軒字古葢通作笄說
文車部軹車輪小穿也軎車軸耑也或从彗作轊禮
記少儀注軌與軹於車同謂轊頭也然則車軸耑有
四名軎也軌也軹也軒也軌轍之軌軹輢之軹皆
與轊頭同名說文以軹爲小穿段氏以軒爲車轄

又與子春異義先鄭注輪人以軹爲小穿與說文合後鄭注輪人庇軹以爲轂末亦與先鄭義同蓋轂末曰小穿軸耑曰轊頭竝非同處然則軹有三義矣段氏說亦本子春然子春說本不定輪人注以軹爲輢與大馭異後鄭不從也

圉師　夏庌馬

故字段改書庌爲訝鄭司農云當爲庌元謂庌廡也
廡所以庇馬涼也　養原按說文广部庌廡也从广
牙聲周禮曰夏庌馬此說與二鄭合

職方氏　其利金錫竹箭

故書箭爲晉杜子春云晉當爲箭書亦或爲箭

養原按釋名兵矢又謂之箭箭進也說文戈部戩字
注引詩實始戩商今詩作翦又木部楷字注引書竹
箭如楷攷禹貢篠簜既敷史記夏本紀作竹箭既
布疑古文尚書經作竹箭孫淵如觀察說說者讀箭如楷
謂其音同也晉進同音易曰晉進也箭翦俱从前聲戩
楷俱從晉聲故箭通作晉儀禮大射儀綴諸箭古文
箭作晉正與此同

其浸潁湛

湛未聞杜子春云湛或爲淮　段氏曰淮字與湛

形聲皆不相近　王氏引之曰淮疑當爲淫字之
誤也淫之爲淮猶淫雨之爲淮雨原注說見文心雕龍練字篇
又涉下文淮泗而誤也湛與淫古同聲而通用原注湛字或作沈竝與淫通爾雅曰久雨謂之淫論衡明雩篇曰久雨爲湛微子我用沈酗于酒史記宋世家作紂沈湎于酒太史公自序曰帝辛湛湎沈酗即淫酗湛湎即淫湎淮南覽冥篇曰東風至而酒湛溢湛溢即淫溢考工記㡛氏淫之以蜃杜子春曰淫當爲湛　養原按湛水
鄭云未聞疏云據地理志無文未知其處也至水
經注二十一汝水篇始以春秋襄十六年之湛阪當之以
爲考地則不乖其土言水則有符經文胡東樵先

生禹貢雒指駁之曰湛與潁實皆在河南淮北之地若割以屬荆則斗入豫域七八百里略如後世郡國犬牙相制之形非帝王分疆建牧之意或古文傳寫譌謬如兗州盧維之類今按此論深契鄭注之意精當不易後儒無庸異議竊疑湛乃沮字之誤說文水部沮水出漢中房陵東入江顏師古注漢書地理志南郡臨沮云沮水即左傳所云江漢沮漳楚之望也今左傳哀六年沮作雎其字从且七餘反說文作鴡王鴡也雎與淮形相似遂誤作淮下文淮泗或作睢此从目音綏誤與此相類又漢志房陵自有淮水出淮山東至中廬入沔此與沮源同縣字形又相涉故易致相溷耳王說亦有證據然欲證淮字之譌轉致坐實湛字終覺未安

其川淮泗其浸沂沭

鄭司農云淮或爲雎沭或爲洙　段氏曰雎與淮形聲皆相近洙與沭部分不同而聲相近如公叔戌世本作朱檀弓作朮鄭云朮當爲朱也今本檀弓作木蓋誤○按檀弓各本但作木釋文亦作木　養原按漢書地理志上陳留浚儀雎水首受狼湯水東至取慮入泗過郡四行千三百六十里攷漢之陳留在職方亦爲豫州之境而取慮屬臨淮已入職方青州界以此爲青州川固無不可然淮爲四瀆之一雎水源流雖長豈能與淮敵青州之川斷無舍淮而數雎之理故知爲字之誤

其澤藪曰弦蒲

鄭司農云弦或爲汧蒲或爲浦　養原按漢書地理志上右扶風汧縣北有蒲谷鄉弦中谷雍州弦蒲藪汧水出西北入渭水經注十七汧水決爲弦蒲藪爾雅曰水決之澤爲汧汧之爲名實兼斯義觀此二書則弦蒲之得名與弦之或爲汧可得其故矣蒲者蒲之省文也宋本說文艸部藪字注弦蒲作弦圃圃與蒲古字通

訓方氏　誦四方之傳道

故書傳爲傅杜子春云傅當作傳書亦或爲傅

養原按傅爲字之誤車人博字故書作搏與此相類

形方氏　無有華離之地

杜子春云雜當爲雜書亦或爲雜元謂華讀爲𠂢
哨之𠂢正之使不𠂢邪離絶　養原按華當作𠂢
說文艸部𠂢戾也與𠂢字別 呂俗作𦺇廣韻十三佳 釋𦺇字
云𦺇雜斜絶卽𠂢邪離絶也變離言雜似從子春
讀又𦺇字注云舛雜之皃

秋官司寇弟五

司烜氏

烜火也讀如衞侯燬之燬故書燬爲垣鄭司農云
當爲烜　養原按此節疑義頗多說文爟烜同字

周禮分爲二官一疑也旣合爟烜爲一字又以司
爟爲取火于日之官與司烜無別二疑也經作司
烜注云故書燬爲垣經注不相應三疑也凡言讀
如者必字異而音義相近故改此從彼烜之與燬
聲類不同衞侯燬乃人名無義可取四疑也今謂
爟烜同字許君必非妄言取火于日當作取火于
木葢偶然筆誤或許君之意司爟之火亦取于日
不必與先鄭之說同故高誘注淮南氾論亦以爟
火爲取火于日從許義也至鄭注之舛錯則亦有

故說文火部烜火也从火尾聲詩曰王室如烜又燬
火也从火毀聲春秋傳曰衞侯燬二字音義同而
實非一字疑此經當作司烜氏注當云烜火也讀
如衞侯燬之燬故書烜爲垣鄭司農云當爲烜葢
烜字稍僻故讀如燬取其音同必偁衞侯燬者經
中燬字亦不多見惟此最著耳後人不識烜字見
故書作垣遂盡改經注烜字爲烜其曰故書燬爲
垣者則如詩之如烜今本作如燬也古音燬讀如
火火與烜聲亦同烜在阮韻不與脂微通或疑經

注三烜字俱當爲燬然竟作燬則不必取證于衞
文公名矣注意以燬音烜也

薙氏

書薙或作夷鄭司農云掌殺草故春秋傳曰如農
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又今俗閒謂麥下爲夷
下言芟夷其麥以其下種禾豆也元謂薙讀如鬀
小兒頭之鬀書或作夷此皆翦草也字從類耳月
令曰燒薙行水謂燒所芟草乃水之　惠氏棟曰
甘泉賦列新雉於林薄服虔曰新雉香草也雉夷

聲相近師古曰新雉卽辛夷春秋傳曰五雉爲五
工正夷民者也服虔曰雉者夷也夷平也孔穎達
曰雉聲近夷雉訓夷夷爲平　養原按薙通作夷
又通作雉而其音則如鬀鬀从弟聲雉之古文亦
從弟作𨾔夷篆體與弟相佀音亦相近禮記內則不
敢唾洟釋文作涕云本又作洟同吐細反釋名親屬
妻之姊妹曰姨姨弟也言與己妻相長弟也母之
姊妹曰姨禮謂之從母爲娣而來則從母列也說
文鳥部鵜鶘污澤也从鳥夷聲或从弟作鵜是弟

周三　司寇　十五

夷可相通也然鄭云字從類則當以薙爲正夷與
雉皆假借耳賈疏云人髮之鬀從髟薙草還草下
爲之故云類此說與注意合段氏據葉本釋文云
薙李或作雉遂改經薙氏爲雉氏按今本云字或
作雉同謂薙字他書有作雉者其字同耳釋文中凡言字或作某者乃辨別字體也若列諸本異同則云本或作某若如葉本則李下須
有云字其義乃通且或作者明非習見也單文孤
證何得遽改經乎

壺涿氏

故書涿爲獨鄭司農云獨讀爲濁其源之濁音與
涿相近書亦或爲濁疏先鄭雖讀涿爲濁聲轉字誤故爲濁猶從涿爲義
養原按注末濁字段改涿是也上兩獨字似當爲
濁之誤又按爾雅釋鳥生噣雛釋文噣義當作啄嚴
九能曰說文噣啄不同然二字古通用楚策俯噣
白粒亦从蜀而顏涿聚或作燭雛或作濁雛壺涿
氏故書涿爲獨則古者豖蜀同物也

大司寇　以邦成弊之

故書弊爲憋鄭司農云憋當爲弊弊之斷其獄訟

周三　司寇　十六

也故春秋傳曰弊獄邢侯　養原按說文無憋字
此與弊皆從敝聲故相假借列子力命憋懯訓急速
方言十云鉗疲憋惡也皆非此經之義

使其屬蹕

故書蹕作避杜子春云避當爲辟謂辟除姦人也
元謂蹕止行也　釋文趩本亦作蹕音畢　段氏
曰蹕釋文從走與說文合小司寇職大賓客前王
而辟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趩辟與趩竝見知其制
不同

小司寇　附于刑

附猶箸也故書附作付（見司市）

附刑罰

故書附作付（同上）

士師　爲邦朋

故書朋作傰鄭司農云傰讀如朋友之朋　段氏曰說文人部倗輔也从人朋聲讀若陪位倗卽傰字傰亦見管子○（幼官篇棘之以散羣傰署注傰猶朋也）倗從人朋友正字也自朋字盛行而倗字廢矣

正之以傅別約劑

故書別爲辨鄭司農云傅或爲付辨讀爲風別之別若今時市買爲券書以別之各得其一訟則案券以正之（疏小宰注後鄭不從先鄭至此更爲一解故从之）　段氏曰辯與別古多通用鄭君則云當爲貶○（見上荒辯之灋注）玉藻立容辨注亦改爲貶　養原按辯亦讀爲徧徧貶雙聲（餘詳小宰）　又按小宰傅別鄭大夫讀傅爲符此付字亦當是符之省文

朝士　有判書以治則聽

判半分而合者故書判爲辨鄭司農云辨讀爲別謂別券也　養原按先鄭之說亦得爲一義故引之在下儀禮士虞記明日以其班祔注云古文班或爲辨今文爲胖胖判皆从半義亦相近

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

故書慮爲憲貶爲窆杜子春云窆當爲禁憲謂幡書以明之元謂慮謀也貶猶減也謂當圖謀緩刑且減國用謂民困也　養原按禮記（學記）發慮憲注云憲法也言發計慮當擬度於法式也蓋慮而能

得則合於法式其理相因故書今書各成其是非字誤也禁在沁韻貶在儉韻窆在豔韻古韻竝通

犬人　用駹可也

故書駹作龍鄭司農云龍讀作駹謂不純色也（見牧人）

蜡氏　掌除骴

故書骴作脊鄭司農云脊讀爲殨謂死人骨也月令曰掩骼埋胔骨之尚有肉者也及禽獸之骨皆是　段氏曰骴胔漬殨脊五字同音公羊傳大瘠

禮記注引作大漬漢志國以捐瘠孟康曰肉腐爲瘠瘠卽故書之脊也胔同骴說文曰骴或从肉

司烜氏　共墳燭庭燎

故書墳爲蕡鄭司農云蕡燭麻燭也元謂墳大也

段氏曰司農謂蕡卽黂字故云麻燭　養原按說文（艸部）蕡雜香艸又萉枲實也从艸肥聲或从麻蕡作黂黂蕡古盍通用

脩閭氏　掌比國中宿互欜者

故書互爲巨鄭司農云巨當爲互謂行馬所以障

互禁止人也（見掌舍及司會）

薙氏　春始生而萌之

故書萌作甍杜子春云甍當爲萌謂耕反其萌芽書亦或爲萌元謂萌之者以茲其斫其生者　養原按萌甍一聲之轉說文（民部）民衆萌也萌而無識也（五字據韻會增）遂人注云變民言甿異外內也甿猶懵懵無知兒也盍萌卽甿字懵甍同音故萌轉爲甍

翦氏　掌除蠹物

故書蠹爲櫜杜子春云櫜當爲蠹（釋文櫜劉古毛反本或作橐他各反）　王氏（引之）曰作橐者是也橐蠹古同聲故蠹譌爲櫜說文蠹作𧖴從䖵橐聲地官掌染草注橐蘆釋文橐音託又音妬妬與蠹同音是其證也若櫜與蠹則聲遠而不可通矣

赤犮氏　以蜃炭攻之

故書蜃爲晨鄭司農云晨當爲蜃書亦或爲蜃

段氏曰此聲之誤也　養原按說文（晶部）曟房星爲民田時者从晶辰聲或省作晨又（辰部）辰震也三月陽气動靁電振民農時也又曰辰房星天時也然

則晨之从辰形聲兼會意也史記律書曰辰者言萬物之蜄也蜄字不見於說文集韻（二十一震）蜄蛟屬通作蜃夫晨辰字義相近蜃蜄字體小殊或借蜄爲震（律書之蜄卽說文之震）或借晨爲蜃固有同條相貫之道焉

蟈氏　掌去鼃黽

齊魯之閒謂鼃爲蟈黽耿黽也　序官注鄭司農云蟈讀爲蜮蜮蝦蟇也月令曰螻蟈鳴故曰掌去鼃黽鼃黽蝦蟇屬書或爲掌去蝦蟇元謂蟈今御

所食蛙也字從虫國聲也蜮乃短弧與　段氏曰
司農謂鼃黽蝦蟇屬至許叔重說文直云鼃蝦蟇
也是鼃與蝦蟇不甚別矣鄭君則顯別鼃與蝦蟇
爲二類漢元鼎五年鼃蝦蟇鬭二物可知○見漢書武帝紀勝於鄭許者一
也司農說文皆謂鼃黽爲一物鄭君則知鼃與耿
黽爲二此勝於鄭許者二也司農云蟈讀爲蜮蜮
訓蝦蟇引月令螻蜮鳴○司農所據禮記蓋作螻蜮按司農之意蜮訓蝦蟇
月令之蟈亦當讀爲蜮非改其字也說文則云蜮短弧也蟈同蜮鄭
君則云蟈非蝦蟇亦非短弧蜮訓短弧與蟈各字

周三　司寇　王

此勝於鄭許者三也　養原按鄭許皆以蟈蜮爲
一字鄭訓蝦蟇許訓短弧義各不同高誘注淮南
時則訓云蟈蝦蟇也從司農說也許訓蜮爲短弧故
以鼃爲蝦蟇鄭訓蜮爲蝦蟇而欲融合兩本之異
故言鼃黽蝦蟇屬明其類同而非一物鄭君則鼃
也黽也蝦蟇也短弧也截分爲四而別蟈蜮爲兩
字合鼃蟈爲一物特爲精審顏師古注武帝紀曰
鼃黽也似蝦蟇而長脚其色青此分別鼃與蝦蟆
足以證明鄭義然猶溷鼃黽爲一不若鄭注之精

壺涿氏　以炮土之鼓敺之
故書炮作泡杜子春讀炮段云當作泡爲苞有苦葉之
苞元謂燔之炮之之此之據段增炮炮土之鼓瓦鼓也
段氏曰杜所稱蓋三家詩古經包裹字多用從
艸之苞苞土之鼓所謂土鼓也　養原按泡乃字
之誤杜子春注籥章云土鼓以瓦爲匡以革爲兩
面可擊也此說與苞土不同卻與炮土相合鄭於
籥章無說其注明堂位云築土爲鼓蓋不用以瓦
爲匡之說故賈氏籥章疏謂子春之解後鄭不從

周三　司寇　王二

又未知築土與此苞土異同若何
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
故書橭爲梓午爲五杜子春云梓當爲橭橭讀爲
枯枯榆木名書或爲樗又云五貫當爲午貫　段
氏曰橭枯皆音姑必改梓爲橭而後讀橭爲枯者
橭與梓形相近枯與橭音相同也　養原按說文
無橭字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注云辜之言枯也
謂磔之惠氏棟曰荀子正論云斬斷枯磔注云韓
子曰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內儲說辜即枯也又莊

子有辜人巫咸文云暴虐不姑姑與枯通易大過之九二云枯楊生荑鄭讀枯爲姑謂無姑山榆是辜枯姑三字古皆通也今按橭字古者蓋亦祇作辜後乃加木漢世橭字已行或爛脫成梓而辜字本讀與枯同今變而爲橭仍當讀枯學者或未能遽曉故子春先正其字體之譌次審其讀也　又按儀禮大射儀度尺而午注云一從一橫曰午說文五部五五行也从二陰陽在天地閒交午也古文省作乂是五有交午之義故與午通王觀國學林九云李濟翁資暇錄以爲端午當作端五不當用午字今按古篆五字爲乂象陰陽交乂之義○交乂不辭此讀說文而失之者而午字亦取交互之義○交午者交互也史言旁午者四方八達皆通亦交午之義也十二辰在五月屬午則午五義同端午端五通用不疑

大行人　再祼而酢下皆同

故書祼作果鄭司農云祼讀爲灌　養原按大宗伯職云大賓客則攝而載果注云果讀爲祼又小宰注云祼之言灌也此注徑讀祼爲灌似有譌脫說文示部祼从示果聲廣韻果在果韻祼灌竝在換韻二韻互相出入猶獻之讀莎桓之讀和

其貢嬪物

故書嬪作頻鄭司農云嬪物婦人所爲物也爾雅曰嬪婦也　養原按大宰嬪貢故書作賓此嬪物故書作頻故司農各爲一義又按頻即瀕字說文有頻無瀕頻嬪聲同故借頻爲嬪

協辭命

故書作叶詞命鄭司農云叶當爲汁詞當爲辭書或爲叶辭命　養原按叶汁見大史說文司部詞意內而言外也辛部辭訟也从𤔔𤔔猶理辜也𤔔理也是言詞作詞辭訟作辭截然二字故書叶詞命原未嘗誤杜子春注大史曰協叶也書亦或爲協或爲汁亦未嘗改叶從汁若如司農說則三字中兩字誤矣蓋漢時叶汁詞辭已溷用而作汁作辭者居多司農意在曉俗不暇考證字體也凡注內言當作某者多類此此注叶汁段氏互易之似可不必

小行人　則令賻補之　則令槁禬之

故書賻作傅槁爲稾鄭司農云賻補之謂賻喪家
補助其不足也稾當爲槁謂槁師也　養原按說
文無賻字犒字古葢通用傅稾半農禮說五　云大
戴禮朝事儀亦作槁古文也兩傳皆作犒似後人
所改而古無之故說文不載今按稾槁竝从木从
高實一字也後人專以左形右聲之槁爲槁師之
義故先鄭云稾當爲槁又因形似遂譌爲犒耳枯稾
之稾可以左形右聲槁師之槁無下形上聲者故書則有之　段氏改槁爲犒云
今本多誤依地官序官注正之今按地官序官稾

人注鄭司農云稾讀爲犒師之犒注中不妨用俗
字且安知非槁之誤似未可據彼注以改此經
行夫　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
故書曰夷使鄭司農云夷使使於四夷元謂夷發
聲　惠氏棟曰夷使猶焉使也晉語云焉作爰田
焉作州兵淮南子云天子焉始乘舟禮記云故先
王焉爲之立制又云焉使倍之公羊傳云比託始
焉爾又云吾將焉致乎魯國皆訓爲於焉使者言
於行人之使則爲之介劉氏音焉爲夷非也或以

焉屬上句尤誤　王氏引之曰焉字屬上爲句使
則介之故書使上有夷字乃發聲故鄭兼存故書
有夷字者而以發聲解之非謂焉字故書作夷也
若焉字故書作夷則鄭當云故書焉作夷方合全
書之例今不言焉作夷而云使謂大小行人也故
書曰夷使是故書使上多一夷字而焉字仍屬上
讀明矣凡鄭注所列或本亦有爲之解者如稾人
試其弓弩故書試爲考元謂考之而善則上其食
尤善又賞之考工記貉踰汶則死貉或作猨謂善

緣木之猨也輈人左不楗楗或作券元謂券今倦
字也是其例也夷發聲乃解故書夷字非解經文
焉字劉音誤甚陸氏以焉使連讀亦沿劉氏之誤
周官一書用焉字者多矣皆句末語助無爲句首
發聲者　養原按王侍郎此說最爲允當足正舊
說之誤
掌客　鉶二十有八
公鉶四十二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非衰差也二
十八書或爲二十四亦非也其於衰公又當三十

於言又爲無施禮之大數鉶少於豆推其袁公鉶四十二豆爲三十八葢近之矣則公鉶堂上十八西夾東夾各十矦伯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八子男堂上十西夾東夾各四　段氏曰公三十矦伯二十四子男十八爲降殺以六於衰是矣而云於言又爲無施者爲鉶少於豆但豆四十鉶三十則差者十豆三十二鉶二十四則差者八豆二十四鉶十八則差者六亦非降殺之次故云於言無施以豉反　惟易四十有二爲三十有八則於豆差二與

二十八於豆差四十八於豆差六降殺成文而鉶自降殺以十於衰乃是於言當作於豆施同貤重次弟物也鉶減於豆豆公減最少矦伯次之子男又次之今乃公減最多是爲無貤

周官故書攷卷第四

德清徐養原撰

冬官考工記弟六

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

故書資作齊杜子春云齊當爲資讀如冬資絺絡之資　養原按外府等職齋資通用司尊彝齊醆通用此經齊資通用竝同音相借也周易下經旅卦得其資斧釋文云子夏傳及衆家竝作齊斧此亦資通作齊之一證

作舟以行水

故書舟作周鄭司農云周當爲舟　惠氏周惕詩說云大東舟人之子鄭曰舟當作周案集古錄庚父敦銘有伯庶父作王姞卅尊敦董廣川以爲朱鮪集字卅爲古文周字顧埜王釋亦引詩爲證又史伯碩父鼎銘亦有王母卅母四十二字則舟卽周舟人之子卽上文西人之子也

貉踰汶則死

貉或爲猨謂善緣木之猨也　養原按貉說文作

貐貜說文作蝯蝯貀形聲各別不相假借故鄭君特釋貜義以見其不與貀通也

紛胡之笴

故書笴爲筍段改笱　杜子春云紛書或爲邠紛胡地名也笴段改笱當爲笴笴讀爲槀謂箭槀　段氏曰注中笱字今本皆作筍而唐石經經文作紛胡之笱葢正依故書可藉以正注中笱字之誤可與句相亂如尚書盡執抲或作執拘許叔重云俗謂苛之字止句菏水郡國志注作苟水皆其類也杜據

儀禮笴字正笱爲字之誤而復明笴之音義曰讀爲槀謂箭槀箭與槀異部雙聲也秋官注云箭榦謂之槀說文無笴葢以榦字槀字包之紛或爲邠者分聲同也　養原按注中兩笱字段氏據唐石經改爲笱其說固爲有據但鄭本經文自作笴唐石經所主者鄭本也何爲不從鄭本作笴反從故書作笱恐全部石經無此例此處終有可疑或者故書作笱今書作笴杜鄭改故書從今書實作笴字唐人所見猶未誤乎此則容有是理未知然否

釋文不出笱字亦不出笴字抑又何也

凡攻木之工七　刮摩之工五

故書七爲十刮作捖鄭司農云十當爲七捖讀爲刮　養原按七十形相似輈人軓前十尺十或作七與此互誤又漢隸字源五質孔廟置卒史碑元嘉三年三月廿十日袁君碑有十國之謀義皆作七是漢人每以十爲七亦不解其何說也　又按禮記檀弓上華而睆注云說者以睆爲刮節目字或爲刮今按說文無捖字臧氏經義襍記二十六以刓字

當之恐未必然古蓋通用睆也

函鮑韗韋裘

鄭司農云鮑讀鮑魚之鮑書或爲鞄蒼頡篇有鞄䩉　養原按說文革部鞄柔革工也从革包聲讀若朴周禮曰柔皮之工鮑氏鞄卽鮑也此說與先鄭合

玉楖雕矢磬

故書雕或爲舟杜子春云雕或爲舟者非也　段氏曰雕从周故古文假借舟爲之此亦上文舟作

周之類也
博埴之工
鄭司農云埴書或爲植　段氏曰同音假借　養
原按埴卽徐州土赤埴之埴亦作殖說詳弓人或
亦通作植儀禮鄉飲記五職今文或作植是也職卽
埴也禹貢亦埴鄭作戠見釋文
無以爲戚速也
速疾也書或作數　段氏曰數讀色角反則有疾
意　養原按禮記樂記衞音趨數煩志注云趨數讀

爲促速聲之誤也此數速相通之證
輪人　牙也者
鄭司農云牙讀如跛者訝跛者之訝謂輪輮也書
或作輮　養原按車人云渠三柯者三鄭司農云
渠謂車輮所謂牙說文木部枒木也从木牙聲一曰
車輞會也又車部軔礙車木也今本脫木字據毛詩小戎疏補輮車
軔也如司農說則牙輮同物而異名如許君說則
牙輮異物
欲其微至也　取諸圜也

鄭司農云微至書或作危至故書圜或作員當爲
圜　養原按危微音相近人心之危道心之微韻語也　古葢通
用　又按說文口部圜天體也从口睘聲圓圜全也
从口員聲讀若員葢圜圓音義俱相近而圓員又
同讀故以員爲圜
必矩其陰陽
故書矩爲距鄭司農云當作矩謂規矩也　養原
按說文工部巨規巨也从工象手持之或从木矢作
榘別無矩字是巨卽矩也距從巨聲故距矩通用

釋名形體鬢曲頭曰距距矩也言曲似矩也
萭之以眡其匡也
等爲萭蔞以運輪上輪中萭蔞則不匡刺也故書
萭作禹鄭司農云讀爲萭書或作矩　江氏永周
禮疑義舉要六曰萭之以眡其匡也後人謂萭爲
矩匡爲方非也凡物圜中規者四角以方量之必
中矩何用又以矩量　養原按說文艸部萭艸也从
艸禹聲萭蔞本無正字或借用萭或借用禹惟矩
字雖亦與萭同音自爲規矩字若與萭通用則異

物同名易致相涸恐非所宜今卽作規矩解於理亦通脊齋之說殊不然也葢牙周雖圓牙圍則方上言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注云不漆其踐地者今牙圍一寸三分寸之二則內外面不漆者各一寸攷牙圍尺一寸表裏踐地爲表接輻爲裏各一寸三分寸之二內外向輿爲內向輞爲外各三寸六分寸之五是牙之四面皆爲平面故不漆者得分屬三面也夫四面皆平則其形方矣可知牙圍是方圍非圜圍矩之者測牙圍之方非測牙周之圜也然欲驗牙面之平不用矩不若用萬且匡可訓正不可訓方故不從別本作矩

十分寸之一　謂之枚

故書十與上二合爲二十字杜子春云當爲四尺者二句　十分寸之一　疏故書十與上二合爲廿字則二十三十四十字一字爲兩讀因而有之子春不從者文理俱周乃合於義若以十合二爲廿是則於文字得矣若讀以分向下讀之其義安在故子春經爲正也　段氏曰各本注誤惟疏不誤說文十部曰廿二十并也古文省多卅三十幷也古文省案廿讀如入卅讀如颯叅刻石文如是幷爲一字則不讀爲兩字後世如唐石經作廿作卅仍讀二十三十非古也此經二上屬十下屬而故書合爲一字正由寫者不分句度所致或曰廿字長言之仍爲二十也　養原按注云合爲二十字段據賈疏改二十爲廿是也併兩字爲一字故曰合旣併兩爲一卽作一字讀之故相傳有入颯之音豈有一字兩讀之理廿與二卅與三皆雙聲也長言之說得之

謂之庛軹

故書庛作秘杜子春云秘當爲庛謂覆軨也　段氏曰必聲比聲合音亦相近

輿人　爲之較崇

故書較作榷杜子春云當爲較　養原按較說文作較从車爻聲爻在肴韻榷在覺韻古二韻通又木部榷水上橫木所以渡者也榷爲水上橫木較爲車上橫木義亦相近故較榷古字通晉書林邑傳韓戢估較太半估較卽榷酤此較榷通用之證

去一以爲轛圍

鄭司農云轛謂車輿軨立者也書轛或作軨　養原按說文車部轛車橫軨也又軨車轖閒橫木是轛與軨同物異名

飾車欲侈

故書侈作移杜子春云當爲侈　養原按少牢饋食禮侈袂石經及單疏竝作移古字通用

輈人　軓當作軌　前十尺而策半之

十或作七合當作令　七爲弜四尺七寸爲鉤以求其股股則短矣七非也說見前攻木之工七鄭司農云軓當作軌

謂式前也書或作軋元謂軓是句絕從段氏軓當讀軓當作軓作軓法也謂輿下三面之材輢式之所尌持車正也

段氏曰元謂軓是句絕謂當從軓也下釋軋字之義軋即經下文所謂任正者輿下三面材輢式之所尌持車正故謂之軋訓法其字葢與笵同用鄭君分別軋字與軓訓軾前不同所以伸大鄭之意謂此經軓是軋非也大馭祭軓故書作軋杜子春易爲軓少儀注云範與軓聲同謂軾前也皆以軓爲正字　養原按軓是二字爲句段說不可易矣軓法也段改軓爲軋今按仍當作軓軋即軓字非別一物也司農訓軓爲式前葢以經言軓前故望文生義鄭君則謂輿下三面之材皆名軓一面在前式所尌也兩面在旁輢所尌也在前者爲前軓說文引周禮曰立當前軓軓前者前軓之前也與司農小異軓與笵通用見少儀說文竹部笵法也故軓亦訓法軋又與範通用見大馭注範之字从車从笵省聲昧者去竹作軋遂不成字司農所見別本必是範字寫此注者誤爲軋耳此節經注軓字今本盡誤爲軌似軌非軌似軓非軓亦不成字皆當更

正

不伏其轅

故書伏作偪杜子春云偪當作伏　養原按伏古通匐匍匐一作蒲伏釋名匐伏也伏地行也匐與偪俱从畐聲說文無偪字畐部畐滿也讀若伏

必緧其牛後

故書緧作鰌鄭司農云鰌讀爲緧關東謂紂爲緧鰌魚字　疏按方言云紂自關而東韓鄭汝潁而東謂之爲緻或謂之爲曲綸自關而西爲紂鰌是魚名明不從故書也　段氏曰鰌緧音同是以先鄭依聲

類易之一本注鮍作緅釋文曰緅音秋與緧同（原注葉林宗抄本如是）集韻緧緅同字若然則陸德明本注無鮍魚字三字與賈公彥本異

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

故書準作水鄭司農云注則利水謂輈脊上雨注令水去利也元謂利水重讀似非也注則利謂輈之揉者形如注星則利也準則久謂輈之在輿下者平如準則能久也　養原按至平莫如水故準字从水規矩準繩準必以水輪人曰水之以眡其

平沈之均也匠人曰水地以縣皆用準之法古音準與水同（此句用段氏說）二字本可通用鄭不從司農說而曰平如準則亦不以水為非賈疏云準亦水之類故以準為平（㮚氏準之故書亦作水之此通用之證）

左不楗

杜子春云楗讀為蹇左面不便馬苦蹇輈調善則馬不蹇也書楗或作券元謂券今倦字也輈和則久馳騁載在左者不罷倦尊者在左（疏子春意據軍將乘車之法將在中故御者在左楗為蹇謚解之元以為尋常在國乘車之法尊在左御者中央故取上文和安解之）　惠氏棟曰漢涼州刺史魏君碑云施舍不劵是劵與倦同　段氏曰劵即今之倦字古多用券今多用倦說文力部劵勞也人部倦罷也分載之不云一字　養原按楗券同音古蓋通用鄭君雖以券為正而經文仍作楗是讀楗為券也

鳧氏　兩欒謂之銑

故書欒作樂杜子春云當為欒書亦或為欒　段氏曰此字之誤也說文大夫墓樹欒周禮正義引春秋緯作欒艸其誤正相似

侈弇之所由興

故書侈作移鄭司農云當為侈（見輿人）

以其一為之深而圜之

故書圜或作圍杜子春云當為圜　段氏曰杜謂字之誤也按圍義自可通規其處而後深之也施之於文則蒙上先言以其一為之深耳

㮚氏為量

㮚古文或作歷　段氏曰㮚歷異部而雙聲此可證聘禮燕禮曰栗階檀弓之記曰歷階其實一也凡不拾級而上曰栗階不拾級而下曰辵階亦皆

曰散等賈疏多誤　養原按古文猶故書也周禮注內稱古文者惟庖人及此經而已又下有元謂字則此句乃司農子春語

權之然後準之

準故書或作水杜子春云當爲水金器有孔者水入孔中則當重也元謂準擊平正之又當齊大小見輈人

其臀一寸

故書臀作脣杜子春云當爲臀得覆之其底深一寸也　段氏曰此聲之誤

凡鑄金之狀

故書狀作壯杜子春云當爲狀謂鑄金之形狀　段氏曰此亦聲之誤　養原按狀壯亦形之誤王逸楚詞叙云其餘十五卷闕而不說又以壯爲狀義多乖異與此相類

鮑人之事

鮑故書或作鞄鄭司農云蒼頡篇有鞄𩊚見總序

察其線

故書綫或作綜杜子春云綜當爲糸旁泉讀爲緬謂縫革之縷　段氏曰泉宗篆相似子春時多用緬字說文綫爲小篆線爲古文晉灼注漢書云綫古線字與許時互異　養原按晉世專行線字故反以綫爲古字至今猶然說文有綫無緬然子春不讀爲綫而讀爲緬則綫字在後漢已不行矣

則需段改耎注同

故書需作剬段改㓷下同　鄭司農云剬讀爲柔需之需謂厚脂之韋革柔需　段氏曰耎各本作需㓷各本作剬案釋文耎人兗反㓷而髓反又人兗反葢作音義時字未誤也古音耎聲在元寒桓部需聲在矦部陸氏在唐初尚未誤自後乃耎需互譌延及經傳大祝擩祭輈人揳耎及此皆是也唐初揳耎已誤爲需故陸有須音擩祭及此經未誤故反以而泉人兗此皆確然不易者故皆更正　養原按需耎之辨段說最爲明確太祝擩祭杜子春讀爲㼜茵之茵通鑑二百二十五宋元嘉二十七年茵茵亦遣間使遠送誠款胡三省注云茵茵即蠕蠕南人語轉耳

此讀與子春不謀而合可見後代猶有此音芮在祭韻耎在獮韻古音祭泰等韻與元寒等韻每相出入若需則與芮音遠矣蠕字說文正作蝡而换字則从需者此殆後世需耎既淆送并說文正篆而改之也考說文从耎从需在同部者如臑臂羊矢也腝有骨醢也儒柔也術士之稱偄弱也濡水出涿郡故安渜湯也嬬弱也一曰下妻也嫨好皃繻繒采色緛衣戚也皆截然兩字其从耎从需而爲一字者如碝之作瑌蝡之作蠕皆不見於說文

其誤明矣五經文字中刀部⿰需刂柔耎之耎見考工記注⿰需刂字誤而耎字不誤集韻二十八獮⿰耎刂或作⿰需刂則⿰需刂之本當从耎信而有徵但⿰耎刂字說文亦不載耎字注云稍前大也讀若畏偄疑故書本借用偄字後譌爲⿰耎刂耳易需卦釋文云從雨重而者非是當時需字或作⿱覀而與耎字形相似二字之溷職此之由隸釋七魯峻碑學爲偄宗以偄爲儒則漢時已誤矣所可疑者說文需耎俱从而聲似二字聲類相近或有可通之道段先生注說文於需注刪去聲

字以爲會意字於耎字則無說亦非了義意者俱取雙聲與以雙聲相通者若如與而是也要非常例

則雖倣不甐

甐故書或作鄰鄭司農云鄰讀爲磨而不磷之磷謂縷不傷也　養原按甐磷俱不見於說文故書借用鄰字輪人不甐於鑿釋文甐本又作鄰是不特故書爲然矣

韗人爲皋陶

鄭司農云韗書或爲鞠皋陶鼓木也元謂鞠者以

皋陶名官也鞠則陶字從革　段氏曰韗人書或爲鞠人然則前函鮑韗韋裘亦當作鞠矣鄭君釋鞠字曰从革从陶省職爲皋陶故官名鞠也陶省亦聲也壺涿氏有炮土之鼓明堂位有土鼓大古鼓腔用匋後乃用木　養原按說文無鞠字革部鞠攻皮治鼓工也从革軍聲讀若運或从韋作韗疑此經皋陶當作皋鞠與官名同字書或爲鞠故鄭君云鞠則鞠字但从革與从韋稍異其說與說文合說文正字從革或字從韋周官定本從韋則

本從革其實一也篆文鞫與匔相似遂誤爲鞫弁誤臯鞫爲臯陶

㡛氏　湅絲以涚水漚其絲

故書涚作湄鄭司農云湄水溫水也元謂涚水以灰所泲水也（疏諸家及先鄭皆以涚水爲溫水後鄭獨不從者禮有涚齊謂泲酒爲涚則此涚亦當泲灰汁爲涚）　段氏曰湄當作湏釋文曰湄一音奴短反可證也士喪禮湏濯棄於坎古文湏作湪湪涚同字猶褖稅同字　養原按說文（水部）湏湯也涚財溫水也周禮曰以涚漚其絲此當是賈侍中說故賈疏言諸家及先鄭皆以涚水爲溫水

淫之以蜃

杜子春云淫當爲湼書亦或爲湛元謂淫薄粉之令帛白　王氏（引之）曰家大人曰湼與淫形聲俱不相近必無讀淫爲湼之理湼卽湛字之譌也湛淫古字通故子春讀淫爲湛（說職方）○下云書亦或爲湛亦者承上之辭釋文有湛無湼　養原按湼當爲湟字之誤也說苑（九）下臨方淮御覽四百六十八引作方湟湟與淮一聲之轉職方之湛或爲淮此經之湟或爲湛其例同也邊讓章華賦云前方淮之水此水不知在何處以爲荆州之浸則未敢必也

玉人　命圭七寸謂之躬圭

故書或云命圭五寸謂之躬圭杜子春云當爲七寸元謂五寸者璧文之闕亂存焉　段氏曰此鄭從杜作七寸而明經作五之所由也闕亂者依典瑞則有兩命璧五寸之文而闕又以五字羼入圭文也存焉者於此可考也　養原按篆文五七相似詩七月鳴鵙王肅讀爲五月葢本諸此此經因闕而亂亦字形相涉所致

黃金勺

勺故書或作約杜子春云當爲勺謂酒尊中勺也　段氏曰此古文假借　養原按約疑當作汋艸書糸㫄水㫄相似今本毛詩（周頌酌序）正義云酌左傳作約誤汋爲約與此正同

以致稍餼

餼或作氣杜子春云當爲餼　段氏曰說文米部

曰氣饋客芻米也从米气聲引春秋傳齊人來氣諸侯或從既作槩或從食作餼然則氣正字餼或字不當云氣當爲餼也葢漢時已用气爲氣假字氣爲雲气字而餼爲餥餼字略如今人子春以今釋古往往讀古字爲今字於此可得其例

矢人　亦弗之能憚矣

故書憚或作但鄭司農云讀當爲憚之以威之憚謂風不能驚憚箭也（釋文憚音怛都達反）　半農禮說憚當作怛其義見莊子大宗師篇子來將死妻子環泣

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言死猶化勿驚怛之陸德明音義引考工記鄭注爲證廣雅怛憚皆訓爲驚鄭注論語云憚難也似非驚廣雅失之　養原按莊子釋文怛驚也鄭眾注周禮考工記不能驚怛是也半農本此改注中但字爲怛今按憚怛聲同古葢通用釋文於此經亦音憚爲怛又不爲但字作音則陸氏所見本葢作怛也今本作但殆傳刻之誤（廣雅怛訓驚與司農意合未爲失也葢此憚字讀與怛同非止訓怛而已○昭十三年左傳憚之以威釋文徒旦反司農兩引此句分爲兩讀大司徒音徒旦反此音怛）

梓人　顧脰

故書顧或作牼鄭司農云牼讀爲鬜頭無髮之鬜

養原按釋文顧苦顏反牼鬜劉亦竝苦顏反是三字同音故相通用陸氏又云左傳有華牼音苦耕反此刪韻與耕韻相出入故也說文（頁部）顧頭鬢少髮也引周禮數目顧脰從今書也又（髟部）鬜鬢禿也亦即頭無髮之意左氏春秋襄十七年邾子牼卒公穀經竝作瞯瞯與鬜俱從閒聲（莊子德充符其脰肩肩肩）與顧同鄭訓顧爲長脰見與莊子意合依先鄭說則脰當爲頭古頭脰通士相見禮左頭今文頭爲

脰

則於眡必撥爾而怒　且其匪色必似鳴矣

故書撥作廢匪作飛鄭司農云廢讀爲撥飛讀爲匪　段氏曰撥廢同部匪飛同部皆以聲類易字也　養原按匪本竹匪字經傳多訓爲非非飛通用故佽飛亦作佽非

則必如將廢措

故書措作厝杜子春云當爲措（疏厝置之義非措頓故從措也）

段氏曰此古文假借也漢書抱火厝之積薪之下

同子春謂厲石之字非訓故易爲措古廢置皆曰措　養原按古者廢亦訓置莊子（徐無鬼）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釋文云廢置也廢措連文實一義也鄭訓措爲頓則爲廢壞之義

盧人　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

故書彈或作但蜎或作絹鄭司農云但讀爲彈丸之彈彈謂掉也絹讀爲悁邑之悁悁謂撓也元謂蜎亦掉也謂若井中蟲蜎之蜎（段刪之字蜎疏井中有蟲蜎蜎擾擾）

段氏曰說文人部僤疾也從人單聲引周禮句兵欲無僤許所據有異或此注當云故書彈或作僤司農讀僤爲彈也疾與掉義相足　養原按矢人之但爲怛字之誤以俱从旦也此但爲僤字之誤以俱从人也

匠人　置槷以縣

故書槷或作弋杜子春云槷當爲弋讀爲杙元謂槷古文臬假借字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爾雅曰在牆者謂之杙在地者謂之臬

段氏曰杜正槷從弋又云弋讀爲杙此與止帝爲眞眞讀爲定正笴爲笴笴讀爲槀同說文橜弋字作弋而杙爲爾雅劉劉杙之字杜易弋爲杙者葢漢時橜弋字已作杙故以今字易古字

環涂七軌

故書環或作轘杜子春云當爲環環涂謂環城之道　養原按環轘同聲相借軌爲轍跡以轘爲環所謂字從類也阪名轘轅（見左傳襄二十一年）葢亦此意（文選東京賦注薛綜曰轘轅坂十二曲道將去復還故曰轘轅）

凡任索約大汲其版

故書汲作沒杜子春云當爲汲元謂汲引也　段氏曰此字之誤

車人　其博三寸

故書博或爲摶杜子春云當爲博　段氏曰此字之誤

行山者仄輮

故書仄爲側鄭司農云側當爲仄　養原按說文厂部仄側傾也从人在厂下又日部厢日在西方時側也从日仄聲爾雅（釋水）氿泉穴出穴出仄出也釋文

仄本亦作側㕚同然則側仄字雖異而音義皆同
杜必從仄者㫄曰側傾曰仄因事設詞亦各有所
當也

弓人 恒當弓之畏

故書畏作威杜子春云當爲威威謂弓淵元謂畏
讀如秦師入隈之隈 段氏曰杜從威鄭則從畏
而讀如隈其訓則一鄭意畏卽大射儀之隈字大
射儀曰執弓以袂順左右隈上再下壹注隈弓淵
也 養原按威與畏古字本通咎繇謨天明畏馬

本作威是也故子春從威鄭君從畏竝訓弓淵也

凡昵之類不能方

故書昵或作樴杜子春云樴讀爲不義不昵之昵
或爲䵒䵒黏也元謂樴脂膏脏敗之脏脏亦黏也
養原按說文黍部䵒黏也從黍日聲引春秋傳不
義不䵒或从刃作䵒然則䵒乃䵒之重文此經及
春秋傳本作䵒故子春曰或作䵒許杜之說脗合
今本經傳俱作昵說文日部暱日近也从日匿聲引
春秋傳私降暱燕或从尼作昵與䵒義絕遠以昵

爲䵒失之遠矣禹貢徐州厥土赤埴釋文埴鄭作
戠音熾說文土部埴黏土也又歺部殖脂膏久殖也又
木部有樴字訓杙非此義脏字說文不載此注樴
當作戠脏當作埴或作殖廣雅釋器八膱臭也此與
殖敗同義膱字亦不見於說文唯儀禮鄉射記有
之大約䵒戠埴殖四字爲正昵樴别字也脏膱俗
字也

强者在內而摩其筋

故書筋或作薊鄭司農云當爲筋 段氏曰此雙

聲之誤 養原按亦字之誤

撟角欲孰於火而無燂

故書燂或作朕鄭司農云字從燂 養原按燂與
朕形聲迥别無由致誤朕疑當作㷋說文燂在火
部火爇也㷋在炎部於湯中爚肉竝徐鹽切後鄭
訓燂爲炙爛與火爇之義相近故從燂

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

故書勝或作稱鄭司農云當言稱謂之不參均元
謂不勝無負也 段氏曰此注有脫字當云謂之

參均當言謂之不參均脫六字司農從稱故如此說鄭君則從勝云不勝者無負也此彼無勝負謂之參均宜矣　養原按注當言二字貫下六字不舉經語從省也非有脫文

則莫能以速中

故書速或作數鄭司農云字从速速疾也見總序

利射侯與弋

故書與作其杜子春云當爲與　養原按其字古盇借用舁字說文廾部舁舉也从廾甶聲引春秋傳

楚人舁之今左傳作惎惎乃惎毒字非此義然行之已久亦有由也說文又云杜林以爲麒麐字又糸部綨从糸舁聲或从其作綦是从舁从其之字古皆同用舁訓舉舉又通與見師氏舁與皆从収其字尤易溷故書與作其職是之故

周禮故書疏證

徐士鑾署

周禮故書疏證卷一　　臨海朱世擎學

天官冢宰

大宰　日官聯　註古書連作聯

廣雅釋詁古故也賈疏言故書者鄭註周禮時有數本劉向未校之前或在山巖石室有古文考校後爲今文古文不同鄭據今文注故云故書○鄭謂聯讀爲連說文耳部聯連也五經文字耳部聯古連字

二曰嬪貢　註嬪故書作賓

釋名釋親屬嬪賓也

小宰　四曰聽稱責以傅別　註傅別故書作傅辨

篇首辨方正位註辨別也秋官朝士有判書以治註故書判爲辨辨讀爲別史記樂書其治辨者其禮具徐廣曰辨一作別

六曰廉辨　註杜子春云廉辨或爲廉端

世擎案古辨字通作平端有平義亦音之轉

七事者　註七事故書爲小事

杜子春云當爲七事書亦爲七事

庖人　賓客之禽獻　註獻古文爲獸

杜子春云當爲獻世擎案獻獸形近經典多用禽

猷字罕見禽獻者故傳寫或譌

甸師　祭祀共蕭茅　註　鄭大夫云蕭字或爲茜

先鄭謂茜讀爲縮引齊桓公無以縮酒杜子春讀爲蕭詩伐木傳湑茜之也釋文茜與左傳縮酒同說文艸部茜字引春秋傳無以茜酒今左傳四年傳作無以縮酒詩七月九月肅霜傳肅縮也論語季氏而在蕭牆之內也鄭注蕭之言肅也世犖案蕭縮亦音之轉

酒正　共其計酒正奉之　註　故書酒正無酒字

凌人　正歲　註　故書正爲政

小宰聽政役以比居註政或作正地官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註杜子春云當爲正月吉夏官都司馬以國灋掌其政學陸德明本作正學小戴記深衣以直其政註政或爲正論語政者正也荀子非相篇正令是也註正或爲政詩節南山不自爲政小戴記緇衣引作不自爲正書舜典以齊七政史記律書作七正又湯誓而割正夏史記殷本紀作割政小戴記月令班馬政呂覽仲夏紀作班馬正史記始皇紀名政徐廣曰政一作正

籩人　粉餈　註　故書餈作茨

餈茨俱从次聲詩甫田如茨如梁傳茨積也釋名釋飲食餈漬也義亦得通

醢人　鴈醢　註　故書鴈或爲鶉

庖人六禽鴈鶉於首故傳寫或混

掌舍　設梐枑再重　註　故書枑爲柜

司會參互修閭氏互欜註並云故書互爲巨文選藉田賦掌舍設枑註引周禮設梐柜再重杜子春讀爲梐枑是李善猶據故書本矣

爲壇壝宮棘門　註　棘門或爲材門

詩斯干如矢斯棘韓詩棘作朸聲類朸古材字

玉府　則共珠槃玉敦　註　故書珠爲夷

世犖案篆文朱夷形近禮經多用夷槃字故傳寫或譌又易雜卦明夷誅也夷朱亦音之轉

外府　共其財用之幣齎　註　齎或爲資

司農謂今禮家定齎作資後鄭謂齎資同耳其字以齊次爲聲從貝變易古字亦多或又典婦功女功之事齎典枲以待時頒功而授齎註並云故書齎爲資掌皮則會其財齎註鄭司農云齎或爲資春官巾車入齎于職幣註杜子春云齎讀爲資儀禮聘禮問幾月之資註古文資作齎少牢饋食資

黍稷于羊俎兩端註今文資作齋漢書霍去病傳
爲遺大官齋數十乘師古曰齋與資同
司會 以參互考日成 註 故書互爲巨
秋官修閭氏互欜註故書互爲巨
司書 受其幣 註 故書受爲授
鄭司農云授當爲受典婦功凡授嬪婦功註授當
爲受聲之誤也地官大司徒使之相受掌蔦以權
度受之註並云故書受爲授春官司儀授幣註授
當爲受儀禮特牲饋食主婦拜受爵註今文授爲
受又大射儀坐授瑟唐石經作坐受瑟小戴記月

令授車以級呂覽季秋紀作與受車以級
職幣 而奠其錄 註 故書錄爲祿
孝經援神契祿者錄也詩小戎傳歷錄釋文一本
作歷祿荀子大略注引新序以緑圖爲錄圖御覽
引韓非作祿圖淮南子主術訓捷疾劬錄泰族訓
作劬祿
司裘 則共熊侯豹侯 註 故書則共熊侯虎侯
杜子春云虎當爲豹山海經西山經南山多猛豹
註豹或爲虎 世榮案唐人諱虎字多改作豹此杜子春說當爲豹非避唐諱也
廞裘 註 故書廞爲淫

鄭司農云淫裘陳裘也說文广部廞陳輿服于庭
也春官司服廞衣服大師廞作匶謚夏官司兵廞
五兵故書廞並作淫考工記匠人善防者水淫之
註淫讀爲廞
掌皮 則會其材齎 註 齎或爲資
見外府共其財用之幣齎條
內宰 以作二事 註 故書二爲三
考工記梓人觚三升韓詩說二升曰觚小戴記郊
特牲尊賢不過二代註二或爲三
出其度量淳制 註 故書淳爲敦

杜子春讀敦爲純地官質人壹其淳制註杜子春
云淳當爲純惠徵君棟古義引管子作綧制檢管
子君臣註綧古准字 世榮案准乃準字之俗荀子
君道以準槩爲敦槩亦其證也
九嬪 贊玉齍 註 故書玉爲王
說文玉字偏旁不加點李陽冰曰王中畫近上王
者則天之義王三畫正均如貫玉也漢書藝文志
論語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今檢逸論語見於
說文初學記太平御覽等書皆詮玉之說王伯厚
以爲疑卽問玉又荀子王霸篇改王改行也註引

國語改玉改行呂覽若時亦不忘玉門之辱 世举
衆即玉門字春秋左成二年傳齊侯朝於晉將授
玉漢張衡以爲尊晉侯爲王亦字誤也

與婦功 及內人女功之事齎 註故書齎爲資
見外府共其財用之幣齎條

典枲 以待時頒功而授齎 註故書齎作資
見外府共其財用之幣齎條

縫人 喪縫棺飾焉 註故書焉爲馬
大戴記王言雖有國焉家語王言解作雖有國之
良馬春秋左襄二十八年傳慶氏之馬善驚昭四

年傳特險與馬二十年傳不腆先人之產馬唐石
經馬並作焉

衣翣柳之材 註故書翣柳作接櫝
鄭司農云接讀爲歰櫝讀爲柳引檀弓曰周人牆
置翣春秋傳曰四歰不蹕今左襄二十五年傳作
四翣不蹕又春官喪祝註周人之葬牆置歰釋文
歰本亦作翣漢祝睦碑萋婁以席隸釋萋與翣同
詩關雎傳荇接余也釋文本作萋茶荀子禮論皆
有翣萋文章之等註翣萋當爲蔞翣小戴記檀弓
設蔞萋註周禮蔞作柳此故書作櫝蓋古時字

染人 夏纁玄 註故書纁作窯
玉篇黑字窯字作黖與說文黖字同義與纁無涉
蓋古書形近而譌

夏采 以乘車建綏 註故書綏爲襚
儀禮士虞禮不綏祭註綏當爲墮廣雅釋詁遺墮
儀禮士喪禮註襚之言遺也 世举 案襚即襚字

周禮故書疏證卷一終 門人同邑彭頊仙居應履上校

周禮故書疏證卷二　臨海宋世犖學

地官司徒

序官　廛人　註故書廛爲壇

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註故書廛或爲壇管子五輔篇利壇宅荀子作定廛宅

泉府　註故書泉或作錢

小戴記檀弓註古者謂錢爲泉國語周語景王將鑄大錢註古曰泉後轉爲錢天官外府註引作鑄大泉史記天官書下有積錢徐廣曰錢古作泉字

饎人　註故書饎作𩟄

下叙次正作𩟄人說文食部饎或从熙作𩟄或从米作糦儀禮特牲饋食主婦視饎爨註古文饎作糦周禮作𩟄

大司徒　五曰以儀辨等　註故書儀或爲義

春官小宗伯肄儀師治其禮儀典命掌諸侯之五儀故書儀並爲義肄師註古者書儀但爲義書文侯之命父義和鄭註義讀爲儀又大傳尚考六室之義註義當爲儀詩楚茨禮儀卒度韓詩外傳作禮義崧高我儀圖之陸德明本儀作義小戴記緇衣臣儀行註儀當爲義樂記制之禮義漢書禮樂志作禮儀漢書鄒陽傳褒義父之後師古曰義讀曰儀楊信碑追念義刑亦以義爲儀字

正日景以求地中　註故書求爲救

書盤庚器非求舊蔡邕石經作器非救舊惠徵君棟謂此救字當作救古文求是也

使之相受　註故書受爲授

見天官司書受其幣條

小司徒　乃分地域　註故書域爲邦

世犖案漢高祖諱邦故尚書協和萬邦等字史記並作國漢書高祖紀註師古曰邦之字曰國者臣下所避以相代也汗簡引義雲章𡉏古國字

鄉師　與其輂輦　註古文輂作連

春官巾車輂車組輓釋文輦本又作連易蹇卦往蹇來連虞翻讀連爲輦莊子讓王民相連而從之釋文引司馬註連讀曰輦小戴記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陸德明本作四連韓勑碑胡輦器用隸釋以爲即瑚璉字說文辵部連負車也車部輦輓車也知連輦實一字矣

執斧以涖匠師　註故書涖作立

司市市師涖焉春官大宗伯涖玉鬯註故書涖並作立史記蔡澤傳明王立政索隱立涖也呂覽制

樂周文王立國八年韓詩外傳作莅國

巡其前後之屯　〈註〉故書巡作述屯或爲臀

白虎通巡守巡者循也儀禮凡述命之述註並訓爲循○鄭大夫讀屯爲課殿杜子春讀爲在後曰殿世犂案古殿字从𡱂𡱂古文臀字釋名釋形體臀殿也

鄉大夫　五曰興舞　〈註〉故書舞爲無

馬融論語註引此作興武小戴記禮器諂侑武方註武當爲無

族師　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　〈註〉故書上句或無事字

見天官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條

春秋祭酺亦如之　〈註〉故書酺或爲步

杜子春云當爲酺後鄭謂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稱蝝螟之酺與人鬼之酺與檢夏官校人疏馬神稱步者謂若元冥之步人鬼之步之類大戴禮步於山川亦其字也

閭胥　旣比則讀灋　〈註〉故書旣爲暨

書臯陶謨暨稷播詩譜疏引作旣稷播後漢書馬融傳鐘鳴旣觴註流俗本旣字作暨唐武德三年置暨陽郎晉之毀陽也

鞭撻罰之事　〈註〉故書或言鞭撻之罰事

舞師　教皇舞　〈註〉皇或爲翌或爲義

春官樂師有皇舞註故書皇作翌小戴記王制有虞氏皇而祭陸德明本作翌說文羽部翌讀若皇或爲義者義爲古儀字爾雅釋詁皇皇美也小戴記少儀言語之美等美字註美皆當爲儀

牧人　毀事用尨　〈註〉故書毀爲甈尨作庬

倉頡毀破也法言剛則甈註甈破瓦又破罌也據此知毀甈一義又廣雅甈劈並訓爲裂此毀字註

謂副辜侯禳毀除殃咎之屬副卽劈字也○註尨謂雜色不純文選四子講德論厖眉耇者耇之老註厖雜也春秋左襄四年傳尨圉漢書人表作厖圉

載師　以廛里任國中之地　〈註〉故書廛或作壇

見上序官廛人條

任近郊之地　〈註〉郊或爲蒿

穀梁春秋桓十五年公會齊侯于蒿公羊蒿作鄗左文三年傳及郊史記秦本紀作及鄗

任稍地　〈註〉稍或作削

天官大宰家削之賦釋文削本亦作稍又作郇說

文邑部郇國何大夫稍稍所食邑引周禮任郇地

在天子三百里之內

惟其漆林之征　註故書漆林爲桼林

說文桼部桼木汁可以鬃物象形桼如水滴而下

又水部漆水名今漆泉梓漆等字經典多作漆反

以桼爲古字矣

遺人　以恤民之囏阨　註故書囏阨作摧阨

囏籀文艱字艱摧字皆从堇亦聲之轉

以待羇旅　註羇作寄

註羇旅過行寄止者小戴記王制東方曰寄呂覽

愼勢註寄作羈羈羇通字

師氏　掌國中失之事　註故書中爲得

國策秦策是秦之計中註中得也史記封禪書與

王不相中索隱引三倉中得也呂覽行論以中帝

心註中猶得

王舉則從　註故書舉爲與

史記呂后紀蒼天舉直徐廣曰舉一作與

師四夷之隸　註故書隸或作肆

古時肆字本作隸易與隸混又肆通作肄春官小

宗伯肄儀註肄習也史記叔孫通傳羣臣習隸索

隱隸猶習也

司市　市師涖焉　註故書涖作立

見上鄉師執斧以涖匠師條

辟布者　註故書辟爲辭

詩汝墳箋辟此勤勞之處釋文辟此一作辭此

其附於刑者　註故書附爲柎

詩角弓如塗塗附箋附木桴也正以附爲柎字

廛人　凡珍異之有滯者　註故書滯或作廛

世舉案廛滯聲轉淮南子原道訓註滯止也司關

註征廛者貨賄之稅與所止邸舍也是廛亦止義

賈師　凡國之賣價　註故書賣爲買

秋官萍氏註苛察沽買釋文買本作賣

胥　襲其不正者　註故書襲爲習

小戴記曲禮卜筮不相襲疏引金縢一襲吉今書

作一習吉文選齊竟陵文宣王行狀龜謀襲吉註

襲與習通

泉府　貨之滯于民用者　註故書滯爲癉

世舉案上廛人註故書滯或爲廛廛壇通字儀禮

士冠禮嘉薦亶時註古文亶爲癉又滯字从帶與

亶單亦音之轉

遂師　庀其委積　註故書庀爲比

鄭司農云比讀爲庀下比叙其事而賞罰又春官世婦比其器大胥比樂器司農並讀比爲庀夏官大司馬比軍旅註比或作庀

稍人　以何聚待羈旅　註故書羈作奇

世犖案羈寄通字奇又从寄省

草人　騂剛用牛　註故書騂爲挈

世犖案騂當爲垶說文土部垶赤剛土也騂本假借字詩騂騂角弓說文引作觲義與觲近或觲挈形近而假借用也

墳壤用麋　註墳作坌

鄭司農云墳壤多坌鼠也春秋昭五年叔弓敗莒師于蚡泉公羊作濆泉濆墳通字詩周南以汝墳爲汝濆毛傳墳大防也說文土部坋塵也一曰大防也賈子勸學坌冐楚棘別本坌亦作坌說苑善說蹵坌黃帥左傳之苗賁皇也

職金　以權度受之　註故書受或爲授

見天官司書受其幣條

周禮故書疏證卷二終　門人長汀鄒揚芳校

周禮故書疏證卷三　臨海朱世犖學

春官宗伯

大宗伯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　註故書吉或爲告

小戴記緇衣尹吉曰註吉當爲告

以實柴祀日月星辰　註故書實柴或爲賓柴

註謂實柴實牛柴上也　世犖案實賓形近書堯典寅賓出日是祀日本有賓義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　註故書祀作禩

夏官小子祈于五祀註故書祀爲禩說文示部祀或作禩汗簡引古文尚書禩古祀字

以疈辜祭四方百物　註疈爲罷

鄭司農謂罷辜披磔牲以祭釋名釋喪制披擺也文選西京賦置互擺牲註擺謂披磔縣之王侍郎引之曰擺俗體字古但作罷　世犖案秋官犬人疈辜陸德明本作罷辜正其證也

涖玉鬯　註故書涖作立

見地官鄉師執斧以涖匠師條

小宗伯　掌建國之神位　註故書位作立

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春秋左襄三十二年傳辨於其

大夫之族姓班位說苑班位作變立昭二十二年
傳註子朝有欲位之言釋文位本作立金石錄云
古器物銘尤言卽立或言立中庭皆當讀爲位

肄儀爲位　註　故書肄爲肆儀爲義

儀禮聘禮爲肄註古文肄爲肆小戴記玉藻肆束
及帶註肆讀爲肄曲禮大夫與士肄內則請肄簡
諒陸德明本並作肆學記宵雅肄三釋文肄本又
作肆春秋左文四年傳臣以爲肄業及之也陸德
明本肄作肆昭三十年傳若爲三師以肄焉釋文
肄本又作肆○儀義見地官大司徒以儀辨等條

周禮故書疏證　卷之三　二　舫山所著書之一

肆師　及其祈珥　註　故書祈爲幾

後鄭謂祈當爲進禨之禨夏官小子祈于五祀註
祈或爲刉引春官肆師職祈或作畿又秋官犬人
凡幾珥註幾讀爲刉說文血部𧖴以血有所刉涂
祭也徐鍇曰或作祈假借本作𧖴也據此知幾爲
𧖴省禨畿並假借字矣

表齍盛　註　故書表爲剽

古表標通字莊子庚桑楚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
釋文剽本亦作標後漢書崔寔傳剽賣田宅註剽
一作標

則爲位　註　故書位爲涖

易需卦位乎天位鄭氏本上位字讀爲涖春秋僖
三年公子友如齊涖盟穀梁傳涖位也

凡師不功　註　故書功爲工

鄭謂古者工與功同字書皋陶謨天工人其代之
漢書律歷志作天功益稷苗頑弗卽工史記夏本
紀作不卽功小戴記月令功有不當呂覽孟冬紀
作工有不當

治其禮儀　註　故書儀爲義

見地官大司徒以儀辨等條

周禮故書疏證　卷之三　三　舫山所著書之一

鬯人　禜門用瓢齊　註　故書瓢作剽

鄭司農讀剽爲瓢爾雅釋樂其中謂之剽釋文剽
鄭音瓢

用蜃　註　故書蜃或爲謨

世婦　案禮經蜃字異文最夥如蜃車之蜃或作輲
或作輇或作槫之類茲蜃爲酒器當是𤭛字之譌
說文𤮊或作𤭛儀禮多書作甒甒謨亦音之近也

司尊彝　其朝踐　註　故書踐作餞

儀禮士虞禮乃餞註古文餞爲踐

醴齊縮酌　註　故書縮爲數齊爲齏

釋名釋姿容寠數猶局縮方言炊篡謂之縮或謂之篡說文篡作籔○杜子春云齋讀皆爲粢小宗伯六齍註齍讀爲粢 世榮案古只以齊爲齍字

司几筵　凶事仍几　註故書仍爲乃

爾雅釋詁仍乃也文選劉琨勸進表仍承西朝晉書仍作乃

天府　凡國之玉鎮　註故書鎮作瑱

下典瑞執鎮圭註故書鎮作瑱釋名釋首飾瑱鎮也秋官小行人王執瑱圭釋文瑱宜作鎮音

典瑞　執鎮圭　註故書鎮作瑱

見上條

珍圭　註珍書亦或爲鎮

廣雅釋詁珍鎮並訓重也 世榮案汗簡引王庶子碑鈔古鎮字珍蓋从鈔省假借字

典命　掌諸侯之五儀　註故書儀作義

見地官大司徒以儀辨等條

司服　希冕　註希或作黹

鄭謂希讀爲絺或作黹字之誤也釋文希本又作絺書盌稷絺繡鄭註絺讀爲黹詩采菽傳謂絺衣也釋文絺本又作黹說文無希字乃卽黹字之省

弁絰服　註故書弁作綼

小戴記郊特牲周弁說文皃部覍冕也周曰覍又卑籀文覍又弁或覍字又糸部緐馬髦飾也或从卑作緐玉篇以緐爲緐字 世榮案緐有弁音儀禮士冠禮註弁名出於槃槃弁亦音之轉

廞衣服　註故書廞爲淫

見天官司裘廞裘條

守祧　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　註故書祧作濯

世榮案濯當爲濯字玉篇示部濯古文祧古洮濯跳濯並一字詩大東佻佻公子韓詩外傳佻作嬥爾雅釋魚蜃大者珧釋文珧衆家本作濯並其證也

內宗　薦加豆籩　註故書爲籩豆

大司樂　播之以八音　註故書播爲藩

杜子春云藩當爲播讀如后稷播百穀之播書大傳播國率相行事註播讀爲藩

樂師　有皇舞　註故書皇作䍿

見地官舞師教皇舞條

趨以采齊　註故書趨作跢

世榮案集韻趨或作蹌跢蓋蹌省

詔來瞽皋舞　註鼓字或作瞽

大師令奏鼓朄唐石經鼓作瞽釋名釋疾病瞽鼓

也大戴記保傅鼓夜誦詩註瞽與鼓聲誤也詩有
瞽序釋文瞽本作鼓漢書人表以鼓瞍爲瞽瞍字

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 註 故書燕爲舞帥爲率射
夫爲射矢

燕舞篆字形近又下有舞字故譌○儀禮大射儀
帥大夫以入註古文帥皆作率覲禮帥乃初事註
今文帥作率 世举 案帥率經典通用不可枚舉○
夫矢亦形近下亦有矢字故譌

遂倡之 註 故書倡爲昌

廣雅釋詁昌始也漢書地理志註倡始也又趙充

周禮故書疏證　卷之三　六　嫏山新著書之一

國傳以昌狂爲猖狂字古猖唱等字只作倡

大師 令奏擊拊 註 故書拊爲付

秋官小司寇附于刑註故書附作付 世举 案附拊
字並从付說文人部付从手持物對人知拊字古
只作付矣

大喪帥瞽而廞作匶謚 註 故書廞爲淫

見天官司裘廞裘條

瞽矇 世奠繫 註 故書奠或爲帝

杜子春云帝讀爲定其字爲奠書亦或爲奠又小
史奠繫世註故書奠爲帝杜子春云帝或爲奠奠
讀爲定書帝亦或爲奠 世举 案隋書經籍志作定
世繫史記五帝紀有帝繫姓大戴記有帝繫篇

眡瞭 繫頌磬笙磬 註 頌或作庸

疏引尚書笙庸以間鄭云庸即大射頌一也又大
司樂疏引鄭註尚書云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
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也儀禮大射儀頌磬註
古文頌爲庸

典同 掌六律六同之和 註 故書同作銅

鄭司農云陽律以竹爲管陰律以銅爲管白虎通
爵引尚書乃受銅瑁也今書顧命作同瑁

周禮故書疏證　卷之三　七　嫏山新著書之一

高聲硍 註 故書硍或作硍

硍硍形近杜子春讀硍爲鏗鏘之鏗鄭大夫讀硍
爲衮冕之衮 世举 案衮字古亦作裷說文無硍硍
字字林硍音限考工記輪人欲其眼也註眼讀如
限切之限說文車部引考工記作輥

鐘師 納夏 註 故書納作內

詩七月十月納禾稼箋納內也易坎卦納約自牖
京房一行本納作內書禹貢賦納總釋文納本又
作內漢書地理志亦引作內詩烝民出納王命釋
文本作內論語出納之吝陸德明本作出內

籥章　國祭蜡〔註〕故書蜡爲䄍

世犖案　蜡祭之蜡字當从䄍蜡䄍本音之轉又蜡从虫省䄍从亟省形亦相近故傳寫或異

太卜　其經運十〔註〕運或爲緷

鄭謂當爲煇小戴記祭統有畀煇胞翟閽者註煇周禮作韗考工記函鮑韗韋裘註韗讀爲歷運之運說文革部韗攻皮治鼓工也讀若運或作韗保章氏註曰有蕭食暈珥釋文暈本又作煇亦作運據此知緷韗並假借字

華氏　遂龡其焌契〔註〕杜子春云書亦或爲俊

俊焌俱从夋聲古假借用

占夢　乃舍萌于四方〔註〕書亦或爲明又古書釋菜釋奠多作舍字

杜子春讀萌爲明白虎通八風淸明者淸芒也又五行芒之爲言萌也漢書地理志以葭明爲葭萌字〇後鄭謂舍讀爲釋旬祝舍奠于祖廟註舍讀爲釋儀禮鄉飲酒禮主人釋服大射儀獲而未釋獲註並云古文釋作舍詩行葦舍矢旣均箋舍之言釋也小戴記祭統舍奠于其廟註舍當爲釋

遂令始難歐疫〔註〕故書難或爲儺

小戴記月令命國難天子乃難命有司大難曰覽淮南子並作儺論語鄉人儺方相氏疏引作難

眡祲　七日彌八日敘九日隮〔註〕故書彌作迷隮作資

彌迷音同衛臣彌子瑕大戴記保傅篇作迷子瑕註彌當聲誤爲迷也〇儀禮士虞禮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註今文隮爲齊　世犖案　齊資古通字

大祝　二曰造〔註〕故書造作竈

天官膳夫以樂徹于造註鄭司農云造謂食之故所居處也釋名釋宮室竈造也造創食物也

三曰誥〔註〕杜子春云書亦或爲告

小戴記緇衣尹吉註吉當爲告告古文誥史記殷本紀作帝誥書序誥作告周本紀遂告諸侯書序告作誥又書仲虺之誥墨子非命三引並作告

四曰振動〔註〕鄭大夫云書亦或爲董

董動並从重聲白虎通五行東方者動方也漢書人表東不訾韓非說疑作董不識

祭示〔註〕故書祇爲祊

祇卽示字祇祈古通文選思元賦湯蠲體以禱祈兮註祈或爲祊

小祝　大喪贊渳〔註〕故書渳爲攝

湖攝字俱从耳王侍郎引之曰喪禮浴尸無稱攝
者當以形近而譌

置銘　〈註〉銘今書或作名

鄭司農云銘書死者名於旌夏官司勳銘書于王
之大常註銘之言名也儀禮旣夕取銘置于重註
今文銘皆作名小戴記祭統銘者自名也列子湯
問伯益知而名釋文名與銘同

祀于社　〈故〉書祀或作禩

見上大宗伯五祀條

甸祝　表貉之祝號　〈註〉書亦或為禡

杜子春讀貉為百爾所思之百肆師祭表貉後鄭
云貉師祭也讀為十百之百詩吉日旣伯旣禱說
文示部引作旣禡旣禂爾雅釋天是類是禡師祭
也夏官大司馬有司表貉書民註貉書亦或為禡

司巫　及蒩館　〈註〉書或為蒩飽或為租飽

後鄭云蒩之言藉也引士虞禮苴刌茅又地官鄉
師共茅蒩鄭大夫讀蒩為藉後鄭亦引士虞禮苴
刌茅今檢士虞禮註苴猶藉也漢書郊祀志席用
苴稭註苴如淳讀為租師古曰茅藉也世犖案館
飽篆形相近蒩館為租飽即苴芭字小戴記曲禮
註芭苴裹魚肉者也或以葦或以茅即本註或曰
租飽茅裹肉之義

男巫　冬堂贈　〈註〉故書贈為矰

小戴記禮運瘞繒註繒或作贈釋文繒本又作增
世犖案繒矰增並假借字

王弔則與祝前　〈註〉故書前作先

天官大宰前期十日釋文前本或作先

大史　讀禮書而協事　〈註〉故書協作叶

杜子春云叶協也書亦或為協或為汁秋官大行
人協辭命註故書協作叶鄭司農云協當為汁又

鄉士協日陸德明本作汁日說文劦部叶古文協
或从口作叶方言協汁也天官大宰註黑帝汁光
紀小戴記月令註作叶光紀爾雅釋天在未曰協
洽史記歷書作汁洽天官書作叶洽書舜典協時
月白虎通漢書律歷志並作叶時月又洪範協用
五紀漢書五行志協作叶師古曰叶讀曰叶又不
協于極伏生傳協作叶

小史　奠繫世　〈註〉故書奠為帝

見瞽矇世奠繫條

敘昭穆之俎簋　〈註〉故書簋或為几

鄭司農云几讀爲軌書亦或爲簋古文也儀禮公食大夫禮設黍稷六簋註古文簋皆作軌說文竹部匭古文簋或从軌朹亦古文簋 世犖案易渙奔其杌杌即簋字今本作渙奔其机即以爲几字矣

巾車金路鉤 註故書鉤作拘

春秋左哀二十五年傳以鉤越釋文鉤本或作拘莊子徐無鬼上且鉤乎君釋文鉤本亦作拘荀子宥坐篇埤下裾拘註拘讀曰鉤

鵠纓 註杜子春云鵠或爲結

古吉告通字方言布穀自關東西梁楚之間謂之

結誥爾雅釋鳥作鵠鵴

朱總 註故書朱總爲䌰

釋文䌰戚云檢字林蒼雅及說文皆無此字唯呂宗音廢以形聲會意求之實所未了李兵廢反不或作總恐是意改也 世犖案總䌰乃形之譌王應麟詩考引說文縞衣䌰巾今說文實作綥字亦形譌也 王伯厚引之曰兵廢反當爲邱廢反自丁度修集韻時已誤

驂總 註驂或作騶

山海經海內經騶烏郭註鳳屬也引離騷曰騶玉虯而乘翳今離騷作乘鷖詩遵渚箋不宜與鳧鷖之屬釋文鷖本又作騶

有髮 註故書髮爲鬊杜子春云書亦或爲鬋

釋文鬊鬋並音𩮝 世犖案禮經髮柳二字其別甚駁鬊鬋當以音近假借用

疏飾小服皆疏 註故書疏爲揟

杜子春讀揟爲沙典瑞疏璧琮以斂尸註疏讀爲沙古胥疏通字詩緜予曰有疏附漢書王莽傳作胥附春秋左成十四年傳蒲胥之市呂覽行論作蒲疏山海經南山經糈米註糈或作疏

藻車藻蔽 註故書藻作䡴

世犖案藻載音近小戴記檀弓載塗龍輴爲天子之殯飾茲藻車爲王喪車或即借用載字加車爲輚也

駹車雚蔽然㯖髤飾 註故書駹作龍髤爲軟

上革車龍勒註龍駹也秋官犬人用駹註故書駹作龍易說卦震爲龍虞翻干寶本並作駹〇杜子春讀軟爲泰垸之泰小戴記檀弓衽每束一註衽或作漆或作㯃史記貨殖傳木器髤者千數徐廣曰髤漆也 世犖案髤即髹省漆有次音書顧命漆仍几徐邈音漆爲七利反後漢書郡國志蘭陵有

次室亭列女傳漆室之女即次室之女也

孤乘夏篆　註故書夏篆爲夏緣

鄭司農云緣黑色或曰夏篆讀爲圭瑑之瑑小戴記禮器大圭不琢註琢當爲篆字之誤也漢書董仲舒傳作良玉不瑑　世榮案瑑篆緣俱假借字說文車部軘字引此作孤乘夏軘則軘乃本字也

歲時更續　註故書更續爲受讀

更字古作叜形與受近儀禮燕禮大射儀特牲饋食各更爵字古文更並爲受春秋左昭九年傳以更豕韋之後史記夏本紀更作受徐廣曰受一作

叜○續讀俱从賣聲詩鄘風不可讀也傳讀抽也小爾雅廣言續抽也史記太史公曰抽史記石室金鐀之書　世榮案抽即讀義

鳴鈴以應雞人　註故書鈴或作軨

漢書宣帝紀以軨車奉迎曾孫註軨車獵車前有曲鈴小戴記文王世子夢帝與我九齡疏引皇氏云謂天以九箇鈴鐸而與武王樊毅華嶽碑垂曜萬軨要壽曰漢碑齡皆作軨

車僕　苹車之萃　註故書苹作平

鄭謂苹猶屏也杜子春云苹車當爲軿車釋名釋車軿屏也文選長笛賦爭湍苹縈苹縈即屏營字詩鹿鳴食野之苹傳苹萍也秋官萍氏註萍讀如小子言平之平書堯典平秩東作釋文平馬作苹

周禮故書疏證卷三終　門人安邑王鳳翰校

周禮故書疏證卷四　　　臨海宋世犖學

夏官司馬

序官 司勳 〔註〕故書勳作勛

說文力部勛古文勳徐鍇謂古文尚書作此書堯典放勳史記五帝紀尚書考靈曜並作放勛

司爟 〔註〕故書爟爲燋

爟燋形近廣雅釋器爟炬也儀禮士喪禮楚焞置於燋註燋炬也義本相通

大司馬 暴內陵外則壇之 〔註〕壇書亦或爲墠

註壇讀如同墠之墠詩東門之墠陸德明本作壇

春秋左襄二十八年傳舍不爲壇服虔本作墠

乃以九畿之籍 〔註〕故書畿爲近

說文田部畿天子千里地以遠近言之則言畿也小戴記大學邦畿千里釋文畿本作幾古幾字多訓近字亦通用

有司表貉誓民 〔註〕書亦或爲禡

見春官甸祝表貉之祝號條

比軍衆 〔註〕比或作庀

見地官遂師庀其委積條

馬質 綱惡馬 〔註〕綱書亦爲亢

鄭司農謂綱讀爲以亢其讎之亢釋名釋山岡亢也左隱五年註東平剛父縣漢書地理志作亢父

小子 祈于五祀 〔註〕故書祀爲禩

見春官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條

羊人 毀積 〔註〕積故書爲眥

鄭司農云眥讀爲漬釋文眥與漬同春秋公羊莊十七年傳瀸積也釋文積本又作漬後漢書光武十王傳毀眥註眥或爲瘠春秋公羊莊二十年傳大瘠也釋文瘠本作漬互詳秋官蜡氏掌除骴條

服不氏 以旌居乏而待獲 〔註〕待書亦或爲持

儀禮公食大夫禮左人待載註古文待爲持大戴記禮三本待年而食者荀子禮論待年作持手

司士 掌羣臣之版 〔註〕故書版爲班

儀禮士虞禮以其班祔註今文班爲胖天官腊人膴胖註杜讀胖爲版互詳秋官朝士有判書條

諸子 掌國子之倅 〔註〕故書倅爲卒

天官宮正註引此正作卒鄭司農云卒讀如物有副倅之倅小戴記燕義庶子之卒又國子存游卒註卒讀皆爲倅

大僕 戒鼓 〔註〕故書戒爲駭

名頤駭警也儀禮士冠禮主人戒賓註戒警也 世犖案駭字亦作駴戒蓋駴省

弁師 瑉玉三采 註故書瑉作璑

說文玉部璑三采玉也初學記太平御覽北堂書鈔並引逸論語璑三采玉也知古字多从璑矣

會五采玉璂 註故書會作膾

鄭司農云讀如馬會之會士喪禮曰檜用組乃笄檜讀與膾同書之異耳 世犖案檜字當爲襘儀禮士喪禮作鬠註古文鬠皆爲括詩車舝德音來括傳括會也說文骨部膾骨擿之可會髮者引詩曰

膾弁如星今詩淇澳作會弁廣韻髻膾同字

司兵 廞五兵 註故書廞爲淫

見天官司裘廞裘條

司弓矢 以授射甲革椹質者 註故書椹爲鞎

椹鞎音近鞎蓋假借用字

槀人 試其弓弩 註故書試爲考

小戴記中庸日省月試註引此作考其弓弩家語月試作月考

戎右 贊牛耳桃茢 註故書茢爲滅

杜子春云滅當爲厲春官喪祝註以桃厲執戈釋文厲記作茢 世犖案厲古通滅茢音近假借用

大馭 及犯軷 註故書軷作罰

軷罰音近其證俟考

右祭兩軹祭軓乃飲 註故書軹爲䡵軓爲笵

註䡵讀䡵爲簪笄之笄說文車部無䡵字軹訓車輪小穿也釋名釋車軹指也如指而見於轂頭也 世犖案此物以小穿而見於轂頭如人之簪笄而見於冠之兩頭故其字从幵或卽借用笄字傳寫者誤以䡵與輢內之軹相混劉成國因以如指釋之小戴記少儀祭左右軌范又以䡵爲軌字范卽

軓也戴太史震曰少儀之左右軌卽大馭之兩軹軹本作䡵譌而爲軌軓軹二字少見非改爲軹卽譌爲軌今檢說文車部軓車軾前也引周禮立當前軓考工記輈人軓前十尺註鄭司農云軓謂式前書或作軋然則范範並假借字矣

圉師 夏庌馬 註故書庌爲訝

地官遺人十里有廬註廬若今野候徙之有庌也是庌卽訝字矣

職方氏 其利金錫竹箭 註故書箭爲晉

考工記廬人晉圍釋文晉又音箭儀禮大射儀綴

諸箭註古文箭作晉易彖傳晉進也釋名釋兵箭進也吳越春秋晉竹十圍晉竹卽箭竹字

其浸潁湛　註湛或爲淮

說文水部湛古文湛字形近淮又書大傳以淫雨爲淮雨論衡明雩久雨爲湛卽淫雨也

其川淮泗其浸沂沭　註淮或爲雎沭或爲洙

史記建元以來侯表雎陵侯定國索隱漢表作淮陵○沭洙形近小戴記檀弓公叔木註木當爲朱

其澤藪曰弦蒲　註弦或爲汧蒲或爲浦

漢書地理志弦蒲師古曰在汧縣又右扶風汧註

雍州弦蒲藪汧水出則弦蒲卽汧也浦蓋蒲省

訓方氏　誦四方之傳道　註故書傳爲傅

儀禮聘禮四傅擯註古文傅作傳史記封禪書其傳在渤海中服虔曰傳音附或曰其傳書云爾漢書五行志傳以洪範師古曰傳字或作傅小戴記檀弓註何傳乎釋文傳本作傅莊子天運魚傅沫釋文傅本作傳又山木隨其爲傳釋文傳本作傅

形方氏　撫有華離之地　註書亦或爲雜

離雜形近又離逌作雜亦有雜義

周禮故書疏證卷四終　門人同邑陳師哲　盧齋南　校

周禮故書疏證卷五

臨海宋世犖學

秋官司寇

司烜氏　註故書燬爲垣

鄭司農云當爲烜後鄭謂烜火也詩汝墳王室如燬釋文齊人謂火曰燬

薙氏　註書薙或作夷

後鄭謂薙讀如鬀小兒頭之鬀釋文薙字或作雉春秋左襄十七年傳五雉爲五工正夷民者也服虔曰雉者夷也文選甘泉賦列新雉於林薄註雉夷聲相近

蟈氏　註掌去鼃黽書或爲掌去蝦蟇

司農謂鼃黽蝦蟇屬說文黽部鼃蝦蟇也

壺涿氏　註故書涿爲獨

鄭司農云獨讀爲濁其源之濁音與涿相近書亦或爲濁莊子盜跖戰于涿鹿之野釋文涿本或作濁左傳顏涿聚卽史記之顏濁鄒矣

大司寇　以邦成獘之　註故書獘爲憋

呂覽音初土獘則草木不長註獘惡方言憋惡也後漢書董卓傳敝腸狗態註續漢書敝作憋

使其屬蹕　註故書蹕作避

杜子春云避當爲辟謂辟除姦人也後鄭謂蹕止
行也孟子行辟人可也辟人卽止行義

小司寇 附于刑 又 附刑罰 註 並云故書附作付
書梓材皇天旣付中國民馬融本付作附史記殷
本紀天旣附命漢書孔光傳漢石經並作付命

士師 七曰爲邦朋 註 故書朋作倗
鄭司農云倗讀如朋友之朋管子幼官練之以散
羣倗署劉績曰倗卽朋字

正之以傅別約劑 註 故書別爲辯
辯卽辨字詳見天官大宰正稱責以傅別條

朝士 有判書以治 註 故書判爲辯
辯辨通字說文刀部辨判也又片部版判也夏官
司士掌羣臣之版註故書版爲班儀禮士虞禮以
其班祔註古文班或爲辨蓋展轉相通字

慮刑貶 註 故書慮爲憲貶爲窆
後漢書鄧禹傳程慮爲祭酒註慮字或爲憲字又
耿國傳字叔慮東觀記作叔憲墨子備問有吳慮
者太平御覽引作吳憲○貶窆俱从乏聲又並爲
下窆之義古或假借用

犬人 用駹 註 故書駹作龍
見春官巾車駹車條

蜡氏 掌除骴 註 故書骴作脊
鄭司農云脊讀爲漬月令曰掩骼埋胔釋文殨又
作漬淮南子時則訓作掩骼薶骴呂覽孟春紀作
掩骼霾髊註髊讀水漬物之漬小戴記曲禮四足
曰漬註引春秋傳大漬也檢公羊春秋莊二十年
傳作大瘠漢書食貨志而國亡捐瘠者李奇曰肉
腐爲瘠月令註肉腐曰漬 世榮 案脊从瘠省

司烜氏 共墳燭庭燎 註 故書墳爲蕡
後鄭訓墳大也詩桃夭有蕡其實蕡亦大義

脩閭氏 宿互欜者 註 故書互爲巨
見天官司會參互條

薙氏 春始生而萌之 註 故書萌作甍
世榮 案甍當爲夢說文艸部夢藋渝讀若萌爾雅
釋草其萌虇蕍卽夢藋渝字

翦氏 掌除蠹物 註 故書蠹爲橐
釋文橐本或作槖儀禮士喪禮設旨橐之註今文
橐爲槖春秋左傳楚公子槖師唐石經作槖師又
地官掌染草註槖盧釋文槖音託又音妒據說文
蠹字从䖵橐古字省卽假借作槖也

赤犮氏 以蜃炭攻之 （註）故書蜃爲晨
史記律書辰者言萬物之蜄也蜄卽蜃字
壺涿氏 以泡土之鼓敺之 （註）故書炮作泡
杜子春讀炮爲苞有苦葉之苞春官大祝炮祭註
炮字當爲包漢書律歷志炮犧路史作泡犧
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 （註）故書橭爲梓午爲
五
杜子春云梓當爲橭橭讀爲枯說文木部梓从木
宰省聲或不省作梓 世華 案梓橭形近又掌殺戮
王之親者辜之註辜之言枯也易大過枯楊生荑

鄭註枯謂無姑爾雅釋木註無姑姑榆也急就篇
註無姑一名橭榆○說文五部五五行也从二陰
陽在天地閒交午也徐鍇曰五者午也春秋左成
十七年傳夷羊五國語晉語作夷陽午
大行人 王禮再祼而酢 （註）故書祼爲果
鄭司農云祼讀爲灌天官小宰祼將之事註祼之
言灌也考工記玉人祼圭註祼之言灌也或作淉
或作果春官宗伯攝而載果註果讀爲祼
其貢嬪物 （註）故書嬪作頻
春官大宰嬪貢註嬪故書作賓說文頻部顰水涯
人所賓附頻蹙不前而止緊傳引詩率土之頻漢
書王莽傳作率土之賓史記司馬相如傳仁頻并
閭徐廣曰頻一作賓
協辭命 （註）故書協辭命作叶詞命
鄭司農云叶當爲汁大戴記朝事正作叶詳春官
大史讀禮書而協事條○鄭司農云詞當爲辭大
戴記朝事正作辭 世華 案辭詞經典通用甚夥
小行人 則令賻補之 （註）故書賻爲傅
世華 案說文貝部賻爲新附字知古只作傅矣
則令槁襘之 （註）槁爲稾

鄭司農云槁當爲犒地官稾人司農云讀爲犒師
之犒又牛人共其犒牛唐石經作槁牛淮南子氾
論犒以十二牛註牛羊曰犒共其枯槁也 世華 案
槁字古作稾易與稾混夏官稾人註稾讀爲芻稾
之稾
行夫 焉使則介之 （註）故書曰夷使
後鄭訓夷爲發聲小戴記三年問焉使倍之釋文
焉發聲也惠徵君 棟 謂夷使猶焉使是也

周禮故書疏證卷五終　門人韓城薛兆麟校

周禮故書疏證卷六

冬官考工記　　臨海宋世犖學

篇首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 註 故書資作齊
小戴記昏義爲后服資衰註資當爲齊易旅卦喪
其資斧釋文子夏傳及衆家並作齊斧
作舟以行水 註 故書舟作周
釋名釋船舟言周流也詩大東舟人之子箋舟當
作周春秋左傳申舟呂覽行論註作申周孟子華
周說苑善說作華舟漢孟郁碑委曲舟市隸釋以
舟爲周焦山鼎銘王各于舟廟卽周廟字

貉踰汶則死 註 貉或爲猿
世犖案爾雅釋獸貉子貆或貆猿音近之譌
妢胡之笴 註 故書笴爲箭杜子春云妢書或爲邠
註笴當爲笱唐后經作妢胡之笱王侍郎引之曰
隸書句可相混故漢人說字曰苛者止句也笱字
作笱亦然 世犖案笱又笱字之譌書酒誥盡執拘說文手部作盡執拘莊子天下君子不爲苛察釋文苛一本作苛並句可相混之證 ○杜子春云妢
讀爲焚咸邱之焚說文無妢字邑部邠周太王國
卽豳也春官司几筵紛純註紛讀爲豳
凡攻木之工七 註 故書七爲十
七十形近易混輈人軓前十尺註十或作七漢書
律歷志度六七師古曰七一作十國策有如臣者
十人呂覽不侵作七人
刮摩之工五 註 刮作捖
刮捖音轉小戴記檀弓華而睆註睆字或爲刮
函鮑 註 鮑書或爲鞄
註引蒼頡篇有鞄甕說文革部鞄柔革工也讀若
朴周禮曰柔皮之工鮑氏鮑卽鞄也鮑乃假借字
玉楖雕矢磬 註 故書雕或爲舟
周舟一字晉悼公周公羊襄十五年傳作晉侯雕

摶埴之工 註 埴書或爲植
後漢書黨錮傳註埴猶植書禹貢赤埴墳釋文埴
鄭作戠儀禮鄉射禮五職註職今文或作植
無以爲戚速也 註 速書或作數
弓人則莫能以速中註故書速或作數小戴記曾
子問不知其已之遲數註數讀爲速又樂記衛音
趨數煩志註趨數讀爲促速又祭義趨趨以數註
數之言速也莊子人間世以爲棺槨則速腐釋文
速崔本作數
輪人牙也者 註 牙書或作䊵

鄭司農云牙讀如跛者訝跛者之訝謂輪輮也世
間或謂之罔釋名釋車輞罔也關西曰輮言曲輮
也急就篇註輮車輞也說文木部枒木也从木牙
聲一曰車輞會也羣經音辨牙車輮也
欲其微至也　註　微至書或作危至
微危音近又危有高義古書多以微爲魏字魏卽
巍巍之巍訓高大也書或假借用
取諸圜也　註　故書圜或作員
孟子規矩方員之至也管子法法作方圜說文口
部圜天體也徐鍇曰此方員字

必矩其陰陽　註　故書矩爲距
釋名釋形體距矩也小戴記大學絜矩之道陸德
明本作拒荀子仲尼篇註距與拒同
萬之以眡其匡也　註　故書萬作禹
鄭司農云讀爲萬書或作矩五經文字萬與矩同
禹又从萬省
輪人　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　註　故書十與上二合爲二
十字
說文十部廿二十併也古文省
謂之庇軹　註　故書庇作秘

秘當爲祕祕庇音同其證俟考
輿人　爲之較崇　註　故書較作榷
釋名釋車較在箱上爲辜較也漢書王莽傳辜而
榷之應劭註武帝紀作辜榷晉灼註鄭當時傳作
辜較又漢書多以辜榷爲辜較字
去一以爲轛圍　註　鄭司農云書轛或作軨
司農謂轛讀如繫綴之綴儀禮士喪禮綴足用燕
几註今文綴爲對說文車部轛車橫軨也
飾車欲侈　註　故書侈作移
皃氏侈弇之所由興註故書侈作移孟子梁惠王

放辟邪侈音義侈丁云本作移又滕文公放辟邪
侈音義張云侈諸本作移誤也儀禮少牢饋食被
錫衣侈袂天官追師註唐后經並作移又漢書人
表推侈淮南子主術作推移
輈人　軓前十尺　註　鄭司農云書或作軋
夏官大馭祭軓註杜子春云軓當爲軋
不伏其轅　註　故書伏作偪
偪字从畐說文畐部畐讀若伏詩谷風匍匐救之
漢書匈奴傳作扶伏
必緧其牛後　註　故書緧作鰌

鄭司農云鰒讀爲緰緰闗東謂紂爲緰方言車紂自闗而東周洛韓鄭汝潁而東謂之緻世榮案緻即緰字鰒當爲緰廣雅緰緰同字引周禮曰必緰其牛後莊子秋水緰我必勝我釋文緰本又作蹴荀子疆國大燕鰌吾後鰌蹴並假借字也

輈注則利準　註故書準作水

㮚氏然後準之註準故書或作水管子水地水者萬物之準也說文水部水準也

左不楗　註書楗或作券

後鄭謂券今倦字也說文力部券勞也徐鉉曰今俗作倦廣雅釋詁倦止也世榮案楗亦止義

鳧氏兩欒謂之銑　註故書欒作樂

欒樂形近易混史記高祖功臣年表愼陽侯欒說索隱漢表作樂說

侈弇之所由興　註故書侈作移

見上輿人飾車欲侈條

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　註故圜或作圍

廬人註圜圍之也

㮚氏　註㮚古文或作歷

世榮案㮚歷音同禮經㮚階歷階亦一義

然後準之　註準故書或作水

見上輈人輈注則利水條

其臋一寸　註故書臋作脣

莊子德充符闉跂支離無脤釋文引簡文註脤臋也又引崔註脤臋同

凡鑄金之狀　註故書狀作壯

史記秦本紀蜀相壯徐廣曰壯一作狀

鮑人之事　註鮑故書或作鞄

見篇首函鮑條

察其線　註故書線或作綜

杜子春云綜當爲糸旁泉蓋篆文線綜形近而譌

而脂之則需　註故書需作劑

鄭司農云劑讀爲柔需之需又輈人馬不契需司農謂需讀如畏需之需劑蓋假借字

則雖敝不甐　註甐故書或作鄰

釋文甐或作鄰輪人不甐于鑿釋文甐本又作鄰

韗人　註鄭司農云韗書或爲鞠

後鄭謂鞠者以皋陶名官也世榮案說文韗字本从革作韗篆文韗鞠形近故譌

㡛氏以涚水漚其絲　註故書涚作湄

鄭司農云涚水溫水也說文水部涗財溫水也引
周禮曰以涗水漚其絲
淫之以蜃　註杜子春云淫書亦或爲湛
杜謂淫當爲涅廣雅釋詁沈涅沒也漢書鄒陽傳
註引應劭曰湛沒也小爾雅廣詁淫沒也國語周
語虞於湛樂註湛淫也爾雅釋天久雨謂之淫論
衡明雩篇久雨爲湛淮南子釋山訓淫魚出聽大
戴記勸學作沈魚沈卽湛字
玉人　命圭七寸　註故書或云命圭五寸
小戴記郊特牲次路五就註禮器言次路七就與

此乖字之誤也書咸有一德七世之廟呂覽諭大
作五世之廟詩七月七月鳴鵙王肅傳七當爲五
古五字如七因譌爲之
祼圭　註或作淉或作果
祼通作灌淉灌字俱从水故字或假借詳見秋官
大行人王禮再祼而酢條
黃金勺　註勺故書或作約
詩旱麓箋黃金爲勺釋文勺本作杓史記天官書
杓雲如繩者儀禮旣夕註約繩也
以致稍餼　註餼或作氣

說文米部氣饋客芻米也或从米作槩或从食作
餼論語鄉黨不使勝食氣說文皀部引作食旣儀
禮聘禮曰如其饔餼之數註古文餼爲旣小戴記
中庸旣廩稱事註旣讀爲餼
矢人　亦弗之能憚矣　註故書憚或作但
但當爲怛鄭司農云讀當爲憚之以威之憚謂風
不能驚憚箭也莊子大宗師無怛化釋文怛驚也
鄭衆註周禮考工記不能驚怛是也
梓人　數目顅脰　註故書顅或作牼
鄭司農云牼讀爲鬜頭無髮之鬜說文髟部鬜髮

禿也又頁部顅頭鬢少髮也又見部覸狠視也引
齊景公之勇臣有成覸者今孟子滕文公作成瞯
覸卽瞯字說文目部瞯戴目也江淮之間謂眡曰
瞯公羊春秋襄十七年邾婁子瞯卒左氏作牼
必撥爾而怒　註故書撥作廢
莊子讓王則右手廢釋文引李註廢棄也一切經
音義引廣雅撥棄也　世犖案史記太史公自序秦
撥去古文是以撥爲廢字矣
且其匪色　註匪作飛
匪非迺字文選盧子諒詩徒煩飛子衛註非與飛

古字通漢蔡湛頌飛陶唐氏隸釋以飛爲非
則必如將廢措 〔註〕故書措作厝
論語則民無所措手足後漢書梁統傳引作則人
無所厝手足孝經而安厝之釋文厝本作措莊子
逍遥游又何厝心于其閒哉釋文厝本作措
廬人 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 〔註〕故書彈或作但蜎或
作絹
說文人部僤字引作句兵欲無僤但彈案从旦从
單字古得通互見上矢人亦弗之能憚矣條書金縢同
埤王肅本埤作坦〇絹胥通字文選蕪城賦注胥猶結也

詩東山蜎蜎者蠋據傳蜎蠋亦是結屈之義
匠人 置槷以縣 〔註〕故書槷或作弋
杜子春云槷當爲弋讀爲杙後鄭謂槷古文臬假
借字引爾雅曰在牆者謂之杙在地者謂之臬衜
雅釋宮註杙橜也說文木部橜弋也又弋部弋橜
也爾雅釋宮橜謂之闑儀禮士冠禮布席于門中
闑西註古文闑爲槷
匠人 環涂七軌 〔註〕故書環或作轘
秋官野廬氏註車有環轅坻閡釋文環本亦作轘
匠人 大汲其版 〔註〕故書汲作沒

汲沒形近易混
車人 其博三寸 〔註〕故書博或爲搏
釋名釋姿容搏博也四指廣博亦以擊之也漢書
功臣表又搏揜師古曰搏字或作博
行山者仄輮 〔註〕故書仄爲側
詩賓筵側弁之俄說文人部俄字引作仄弁詩蕩
時無背無側漢書五行志引作以亡背亡仄又漢
書五行志賈誼鼂錯汲黯等傳註並云仄古側字
恆當弓之畏 〔註〕故書畏作威
書皋陶謨天明畏自我民明畏馬融本地官鄉師

註並作明威洪範威用六極史記宋世家作畏用
六極呂刑德威惟畏小戴記表記引作德威惟威
註威讀作畏
凡昵之類不能方 〔註〕故書昵或作樴
杜子春云樴讀爲不義不昵之昵或爲𥽈𥽈黏也
後鄭謂樴脂膏膱敗之膱膱亦黏也今春秋左隱
元年傳作不義不暱說文日部暱或从尼作昵又
黍部䵒黏也引春秋傳不義不䵒或从刃作𥽈釋
名釋地埴膱也黏昵如脂之膱也莊子馬蹄釋文
引膱字作職儀禮鄉射禮五膱註古文膱爲胾今

文或作植　世犖案樴植並假借字

夫筋之所由幨　注故書筋或作薊

爾雅釋地有幽都之筋角焉釋文筋本或作筋五經文字薊字从角者譌爾雅釋草朮山薊顏氏家訓云近世文士遂讀薊爲筋骨之筋以偶地骨用之恐失其義

角欲孰於火而無燂　注故書燂或作朕

燂朕音近古或假借用

角不勝幹幹不勝筋　注故書勝或作稱

易繫辭貞勝者也釋文姚本作貞稱小戴記樂記

註三體相勝釋文勝一作稱文選演連珠是以物勝權而衡殆註勝或爲稱

則莫能以速中　注故書速或作數

見篇首無以爲戚速也條

利射侯與弋　注故書與作其

春秋左僖二十三年傳懷與安實敗名七經考文作懷其安

周禮故書疏證卷六終　門人臨海田裯　三原李錫麟校

第四冊

周禮學

溝洫圖說附

周官今存者五官均以體國經野設官分職爲篇首乃六典之要領也夢蘭束髮受經綜閱漢唐宋以來諸註說不下數十家言人人殊無可是正後讀司馬法逸周書管子呂覽伏傳戴記諸古書參互攷證然後邦國都鄙之數田廬官祿之制城郭宮室之度車乘貢賦之法瞭如指上螺紋合之書詩禮記三傳孟子先儒所病其牴牾者無不得其會通謹爲圖若干幷取經傳文之與周官相發明者釋於篇始於乙卯之冬迄於甲子歲稿凡五易惟有道者就正焉壬申王正月烏程沈夢蘭

周禮學

文林郎湖北荆州府松滋縣臣沈夢蘭

溝洫

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凡三㽗㽗之長如其畝一夫田百畝畝首有遂承之㽗横則遂縱不言一夫有遂者夫三爲屋遂之長如其屋故謂之夫間言東西二夫間也（據東畝言賈疏其東西間無遂徂列其界限而已係南畝）屋三爲井井凡三遂而溝承之是謂十夫有溝十夫實九夫大戴記主言篇百步而堵（方百步百畝之地堵卽疏所謂界限）三百步而里千步而井井九百畝爲百步而堵者九云千步者猶此云十夫舉成數言之也井十爲通周人百畝而徹是也謂之通者漢時避諱改耳通方三里內凡三溝溝之長如其通而洫承之是爲百夫有洫主言篇三井而句烈三句烈而距句如句于矩之句烈通作列水道也稻人以列舍水距如距川之距言三井而一溝三溝而距于洫也三十爲成洫之長如其成記謂梢溝三十里而廣倍是也有澮承之爲千夫有澮成十爲終終方三十里九成之地內凡九洫幷注一澮以達川是爲萬夫有川風俗通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河南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阡卽洫上涂陌卽溝上畛百夫同溝千夫共洫也川横者洫亦横故河南以東西爲阡其東田則南北爲阡也畿邦畿達于畿川之長蓋如其畿矣

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㽗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仭謂之澮專達于川各載其名凡天下之地埶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

田首㽗水入遂處也終十爲同澮之長如其同同十爲封封方三百里九同之地內凡九澮一川承之是同間謂之澮也云方十里百里者成積方十里同積方百里地以方計水必以長計故成間同間舉積數言之耳鄭氏小司徒註采邑制井田異於鄉遂（其庚處陳氏等已辨之不具論）蓋

以萬夫有川方三十里便一川同間謂澮方百里止一
澮不得其說故耳鄭樵六經奥論謂一成九百夫百孔
孔一井井中有一溝直一列凡九井計九溝横通一洫
直是十夫有一溝百夫有一洫九百夫有九洫而爲一
成之地一同九萬夫百孔孔一成中有九洫直横一列
凡有十成計九十洫直通一大澮横横九澮而兩川周
其外是爲一同之地若然無論九溝一洫與九十洫一
澮厥制不倫以井間一溝例之當云通間爲洫終間爲
澮同間謂之川矣朱子云十夫有溝九夫爲井其數終

不可合謹按孟子其實皆什一也又云九一而助以實
數言謂之九以成數言謂之十九即十也周髀筭經數
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
一八十一者黄鐘之律數爲萬事根本者也管子地員
篇凡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
生黄鐘小素之首以成宫漢志太極元氣函三爲一行
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參之於寅得九參
之於卯得二十七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參之於巳得二百
四十三參之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參之於未得二千一
百八十七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參之於酉得
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參之於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
參之於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化
生萬物者也樂經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
尺八寸黄鐘九寸寸九分管呂班馬並同康成作十分寸始失古法見索隱易師出以律
記加地進律尚書平室律古之田里兵制其數皆從律
書大傳三鄰爲朋三朋爲里管子方六里而一乘二十
七人而奉一乘逸周書三伯一長曰佐三佐一長曰右
三右一長曰正三正一長曰卿皆九數也王制古者以

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
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周尺八寸古步六十四寸自乘積四千零九十六寸今步五十二寸自乘積二千七百零四寸每步剩一千三百九十二寸
步百爲畝畝實九十步古畝積三十六萬八千六百四十寸今畝積二十四萬三千三百六十寸畝剩十二萬五千二百八十寸百畝實九十畝八千一百步也
古百畝積三千三百十七萬七千六百寸今百畝積二千一百九十萬零二千四百寸共剩一千一百二十七萬五千二百寸以二十四萬三千三百六十寸爲今畝法除一千一百二十九萬四千五百六十寸得四十六畝餘八萬零六百四十寸以二千七百零四寸爲今步法得三十步不足二千七百零四分步之四百八十司
馬法十井爲通十通爲成十成爲終十終爲同開方之

法三三相乘至九而止形如井字故謂之井田通云十井者猶井云十夫皆舉成數言之自通至同九九相加計六千五百六十一井積五百九十萬四千九百畝王制所謂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是也黃度等謂十夫之地田占九夫溝遂占一夫案一夫地積三十六萬尺遂廣二尺溝廣四尺里長千八百尺以溝遂之廣乘之九夫之田一溝三遂共萬八千尺占一夫地僅二十分之一云占一夫者猶康成旁加一里之說皆臆論也

梢溝三十里而廣倍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

梢猶末也通方三里內凡三溝其末之入洫者謂之梢溝猶畎之入遂爲田首也三十里洫之長廣倍謂廣倍於溝洫之廣也鄭司農云奠讀爲停奠水蓋去梢溝之最遠者假如北西三遂之水必磬折參伍然後入洫以外有防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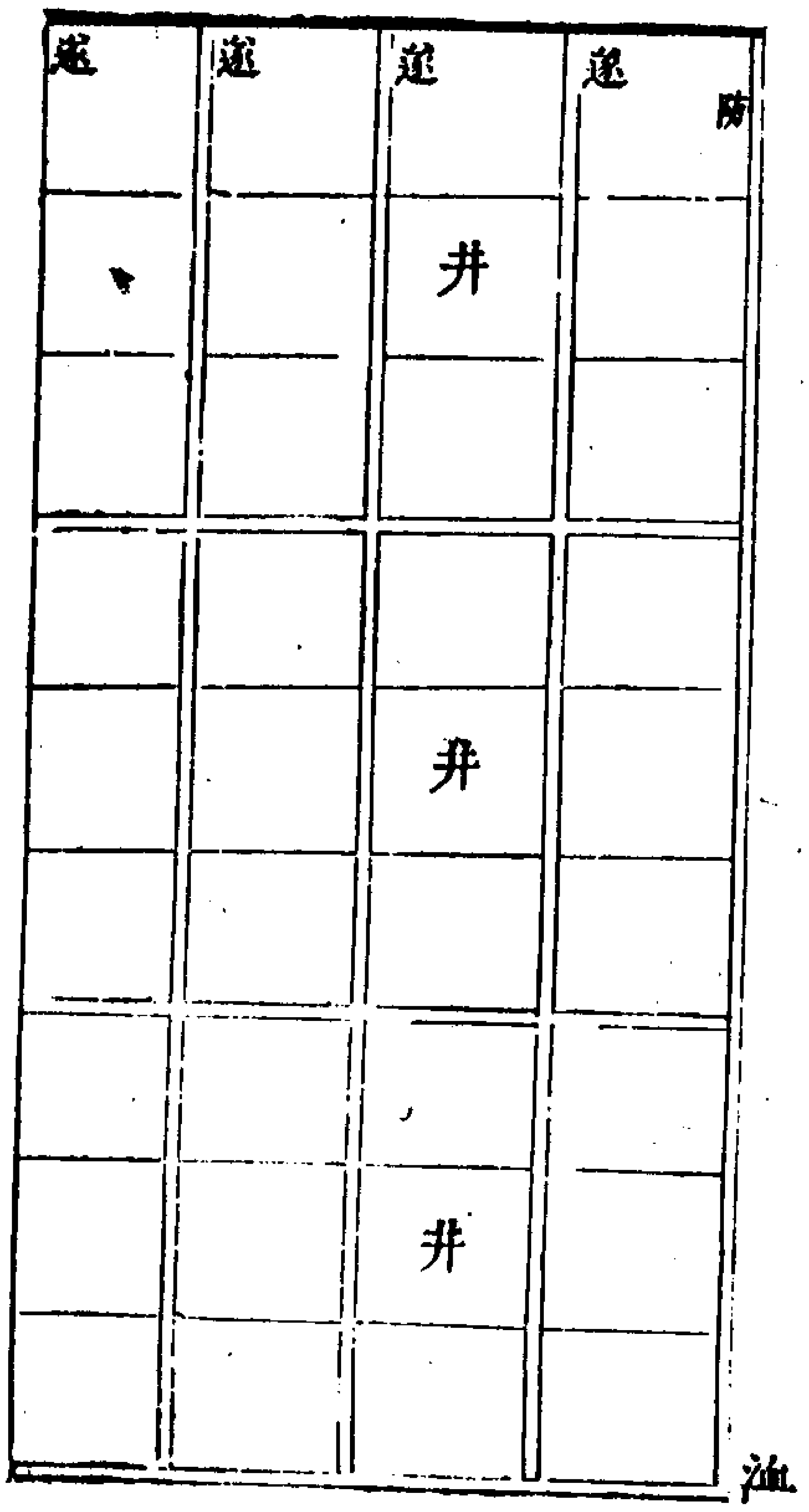
欲爲淵則句於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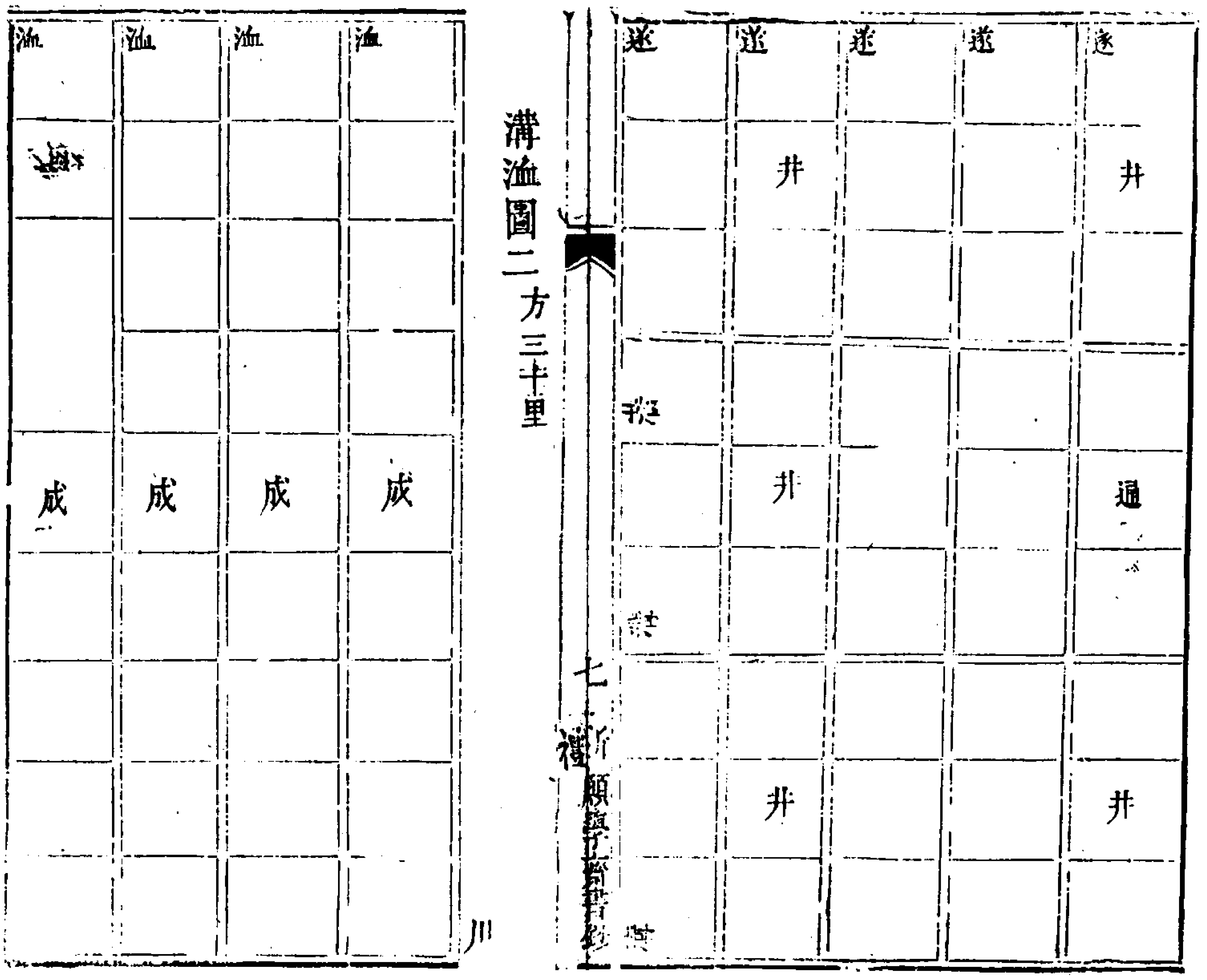
淵豬也稻人以豬蓄水以防止水此爲水利設者句於矩謂田之西南隅如矩之折處梢溝西也管子水之性至曲則必留滯之爲淵水皆西聚不東入洫矣

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爲式里爲式然後可以傅衆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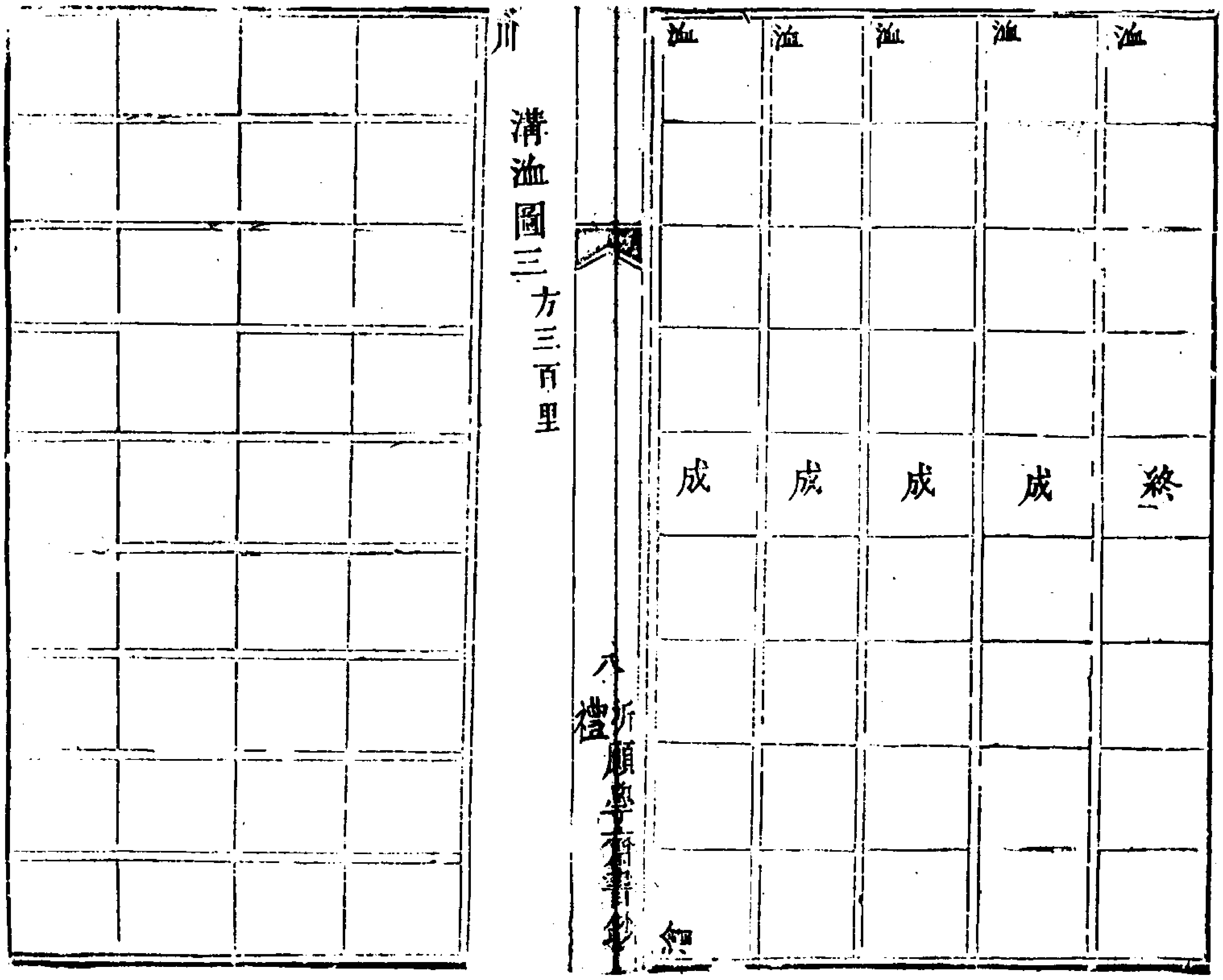
深之深其前後之高下也凡水行淤必隨之久則漸淤漸高地防逆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於文川壅爲巛古災字川亾爲巟易云井以辨義井道不可不革井居其所而遷度地篇除五害之說以水爲始故匠人於溝防爲兢兢焉里一井之地言以一里爲式也傳云先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得是式而箕觚斜廣隨其地而制之可矣

溝洫圖一 方三里格一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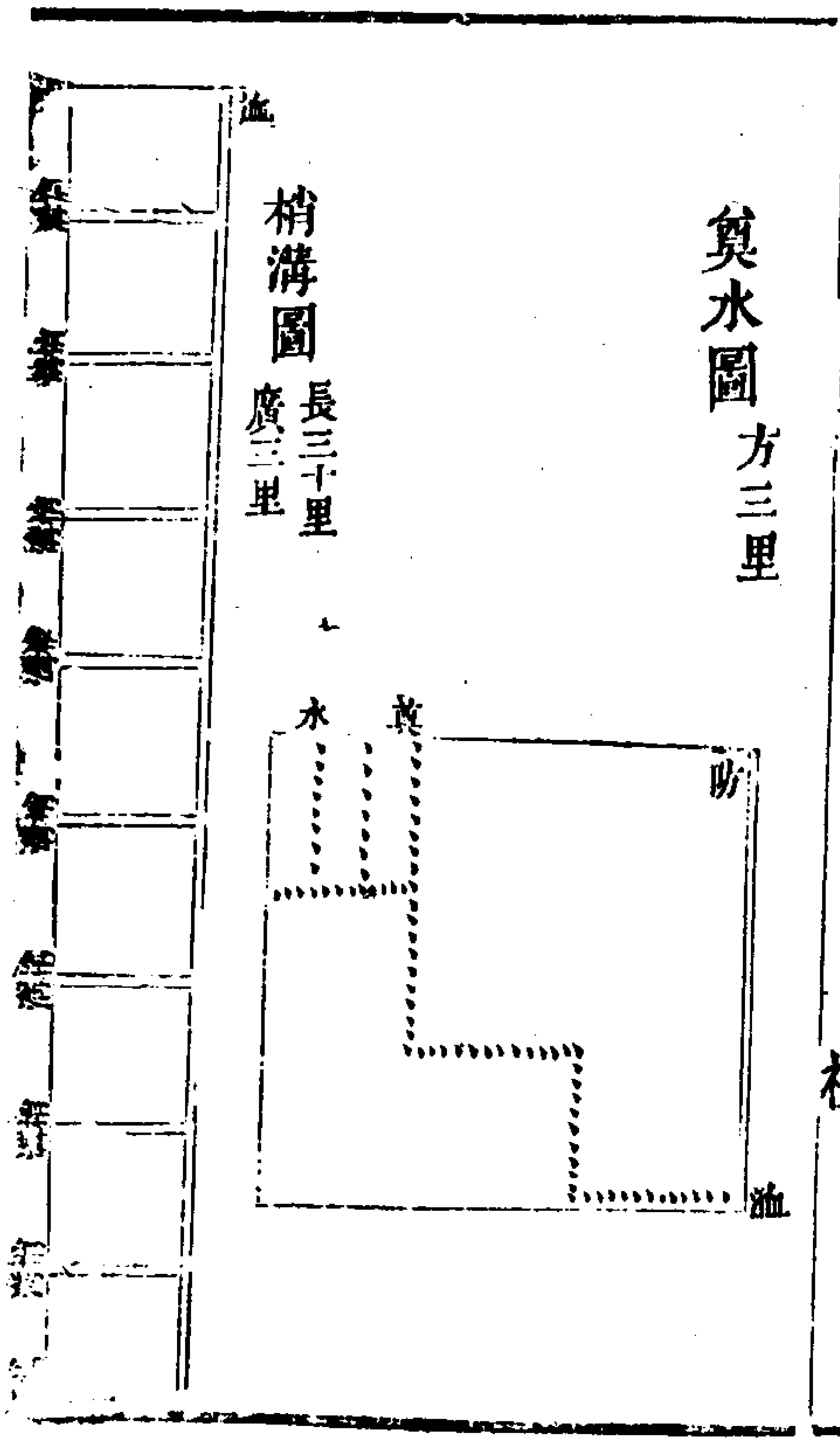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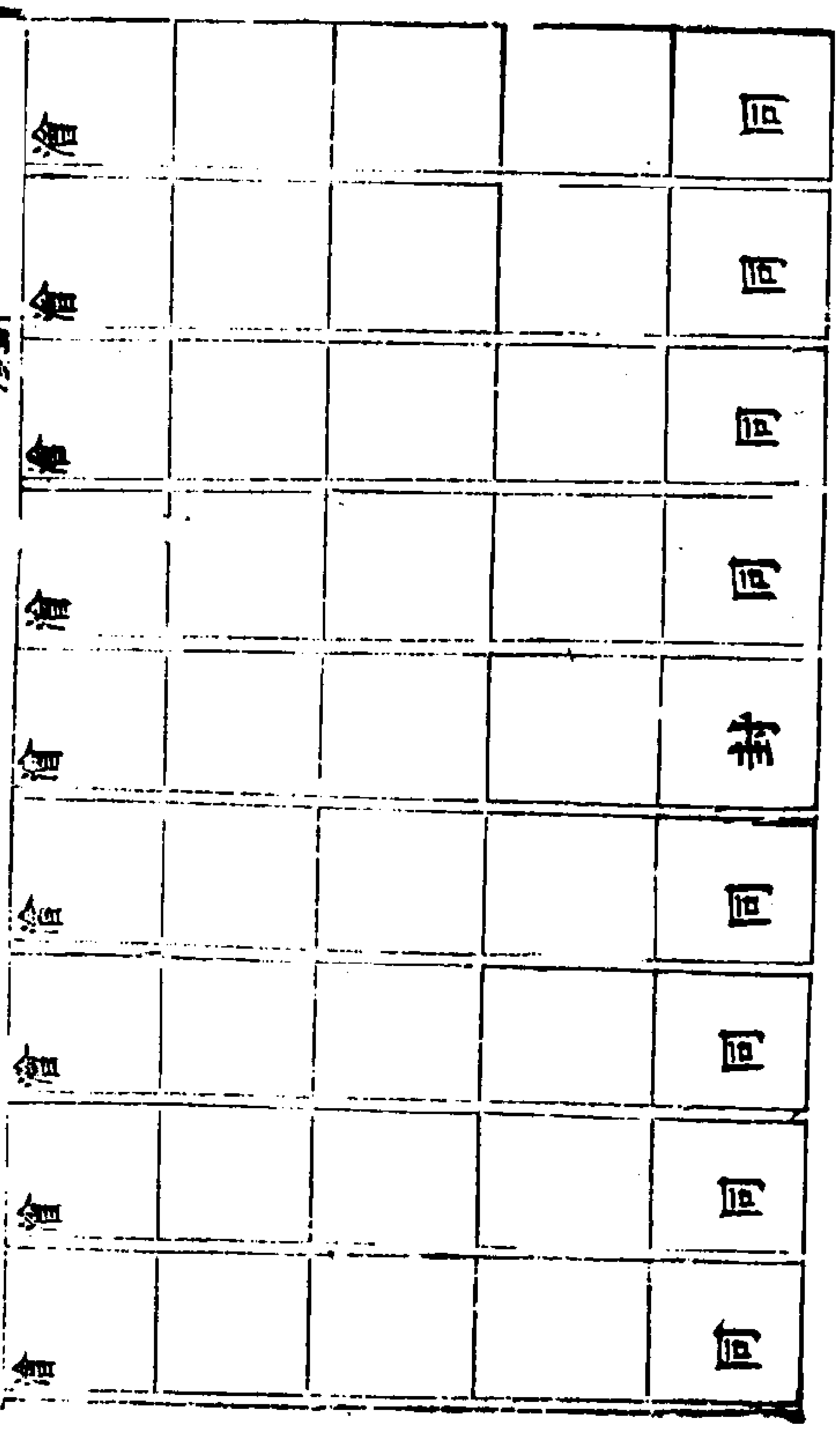

洫 洫 洫 洫
成 成 成 成
川
遂 遂 遂 遂 遂
井 井
井 通
井 井

溝洫圖二方三十里


川
洫 洫 洫 洫 洫
成 成 成 成 終

溝洫圖三方三百里





田里

大司徒乃施教法於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

一井之地三夫曰屋五家爲比者乃孟子所謂五畝之宅通十井而計之也比猶聯也二比九家小司徒夫家九比之數是也閭里門謂廬也小雅中田有廬五五二十五家値其中田故五比謂之閭也族百家十井之地八家同井實七十二家論語撰考讖古者七十二家爲里黨猶偏也春秋傳陳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黨有左右猶偏之有東西也五族爲黨左達五右達五左右達各五族實九族也縣都四四相聯故遂大夫謂之四達州萬家管子度地篇百家爲里里十爲術術十爲州鄉向也環向國都者也五州爲鄉爲方三十里者五以州各五黨計之則五州爲一鄉以五黨爲州計之五五二十五黨値其中鄉是鄉亦各五州而爲九州量人所謂以分國爲九州是也皐陶之

傳古之處師八家而爲鄰三鄰而爲朋三朋而爲里五
里而爲邑十邑而爲都十都而爲師州有十二師焉里
十井一族之地邑五十井爲黨都五百井爲州師五千
井爲鄉十二師者六鄉六遂方三百里之地也爾雅水
中可居曰州方三百里謂之州從澮形方三十里謂之
州從洫形方千里謂之州從川形按州里都邑係通稱
無一定之數與通成終同等名不同觀諸經傳可見鄭
氏據夏官卒伍之數釋州黨誤也
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

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
賦凡稅斂之事
司馬法王國三百里爲野邑猶閭也乘馬篇有邑焉名
之曰央央卽詩所謂中田一通九井方四井則當其中
田柎爲邑矣邱區也司馬法通爲匹馬又云四邑爲邱
馬一匹牛三頭是邱者一通之地也云四邑者遂大夫
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與廢之四達相聯
猶之四閭爲族矣甸地方十里四邱實九邱葢舉一隅
言之猶云五族爲黨皆省文也縣方三十里戰國策萬

家之縣都方百里度地篇州十爲都四都相聯則方三
百里載師所謂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是也鄭註邱方四
里葢與班志邱十六井同其誤又云甸方八里旁加一
里爲一成其中六十四井出田稅三十六井治洫縣方
三十里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一同
積萬井其中四千九十六井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治
洫三千六百井治澮按一夫地積三十六萬尺一井地
積三百二十四萬尺洫廣八尺里長千八百尺廣長相
乘積萬四千四百尺是洫長二十五里乃當一夫之地

耳今無論成間一洫也卽如鄭夾漈等所圖成間九洫
計之以四夫之地治洫尙餘十四萬四千尺加以洫上
涂亦七夫强乃云三十六井治洫何也成間一洫地至瓜一夫有奇
謂三千六百井治澮匠人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
澮廣倍於洫長十倍於洫則治澮之地亦二十倍於洫
而止鄭註乃至百倍其繆顯矣李悝云地方百里除山
澤邑居參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畝今百里之地四千九
十六井出田稅五千九百四井治洫澮先去其十之六
弱其內溝遂不知凡幾又以川周其外是舉國爲壑也

族師以邦比之法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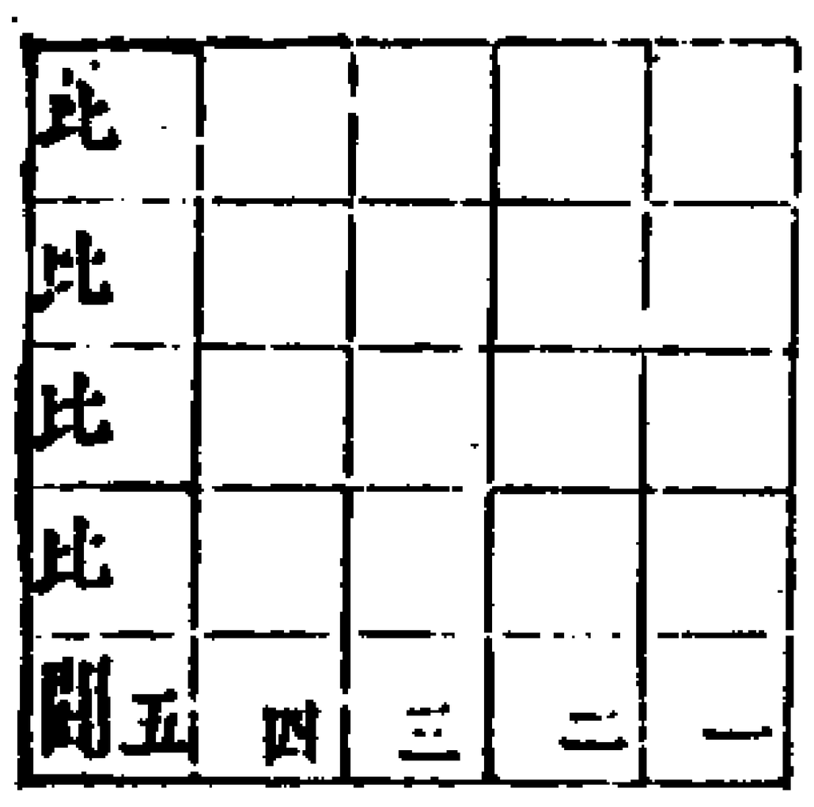
邦比之法大司徒所施之教法也九夫爲井故五家爲比十家爲聯其言八閭者猶之四邱爲甸也士師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人民之什伍徵法凡數皆用九凡事皆有聯四五其聯法也五居九之中起一訖九其中聯五九之徑數也四亦居九之中乘三得九其中聯四九之方數也鄉遂除四郊地爲廣百五十里五五聯之縣都除山澤地爲方三百里則四四聯之詩云維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所爲繩貫珠連而通天下爲一家夫是之謂徹也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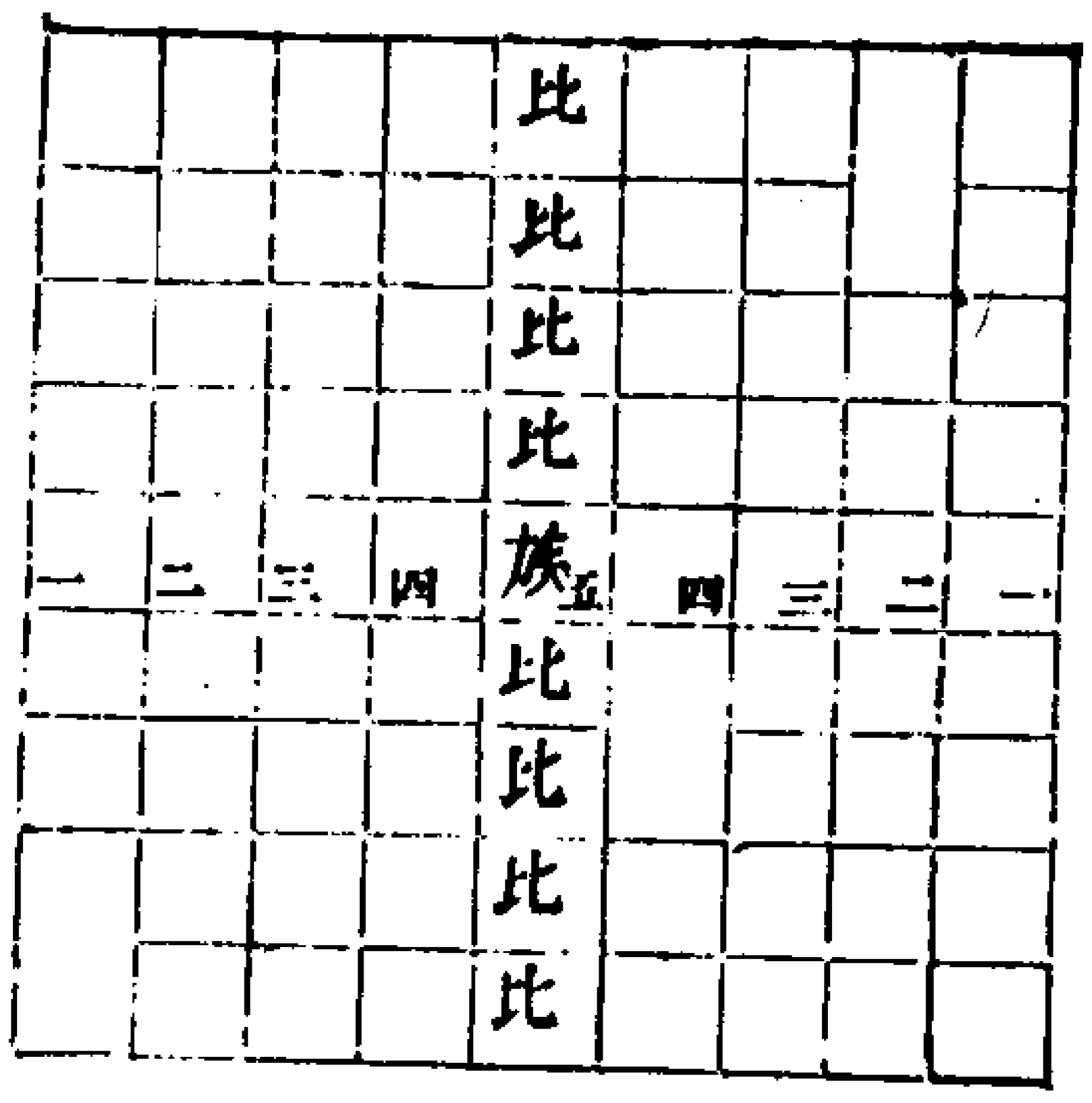
書傳八家爲鄰此云五家者法如九比也里廬里卬中田也按經以二十五家爲里管子小匡篇鶡冠子王鈇篇以五十家爲里度地篇王度記以百家爲里撰考以七十二家爲里其爲里則一也觀諸書而里制具見矣

酇从贊猶助也四里爲酇者百夫有洫五鄙爲縣者萬夫有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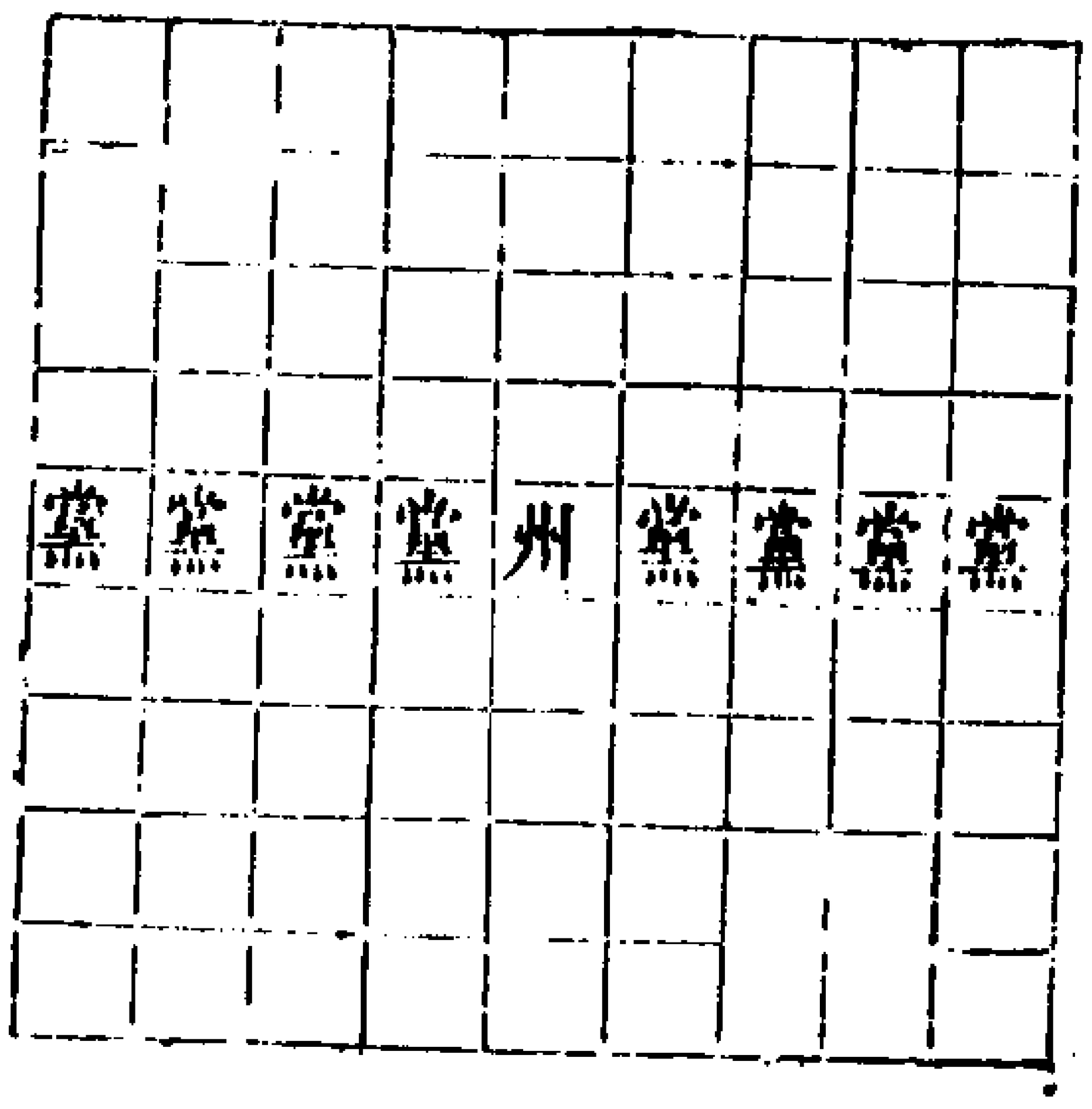
比閭圖一格百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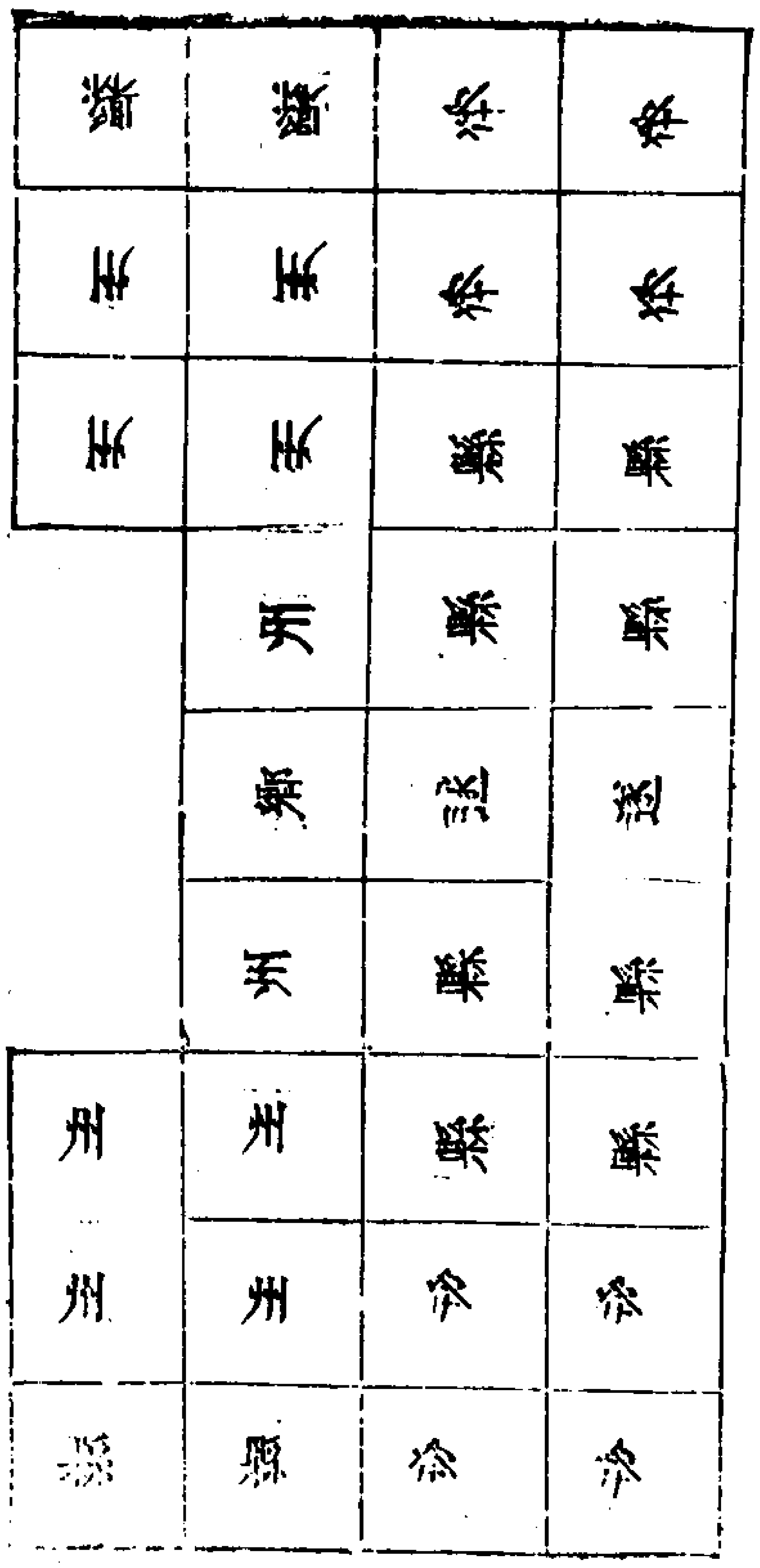
比閭圖二 方三里格百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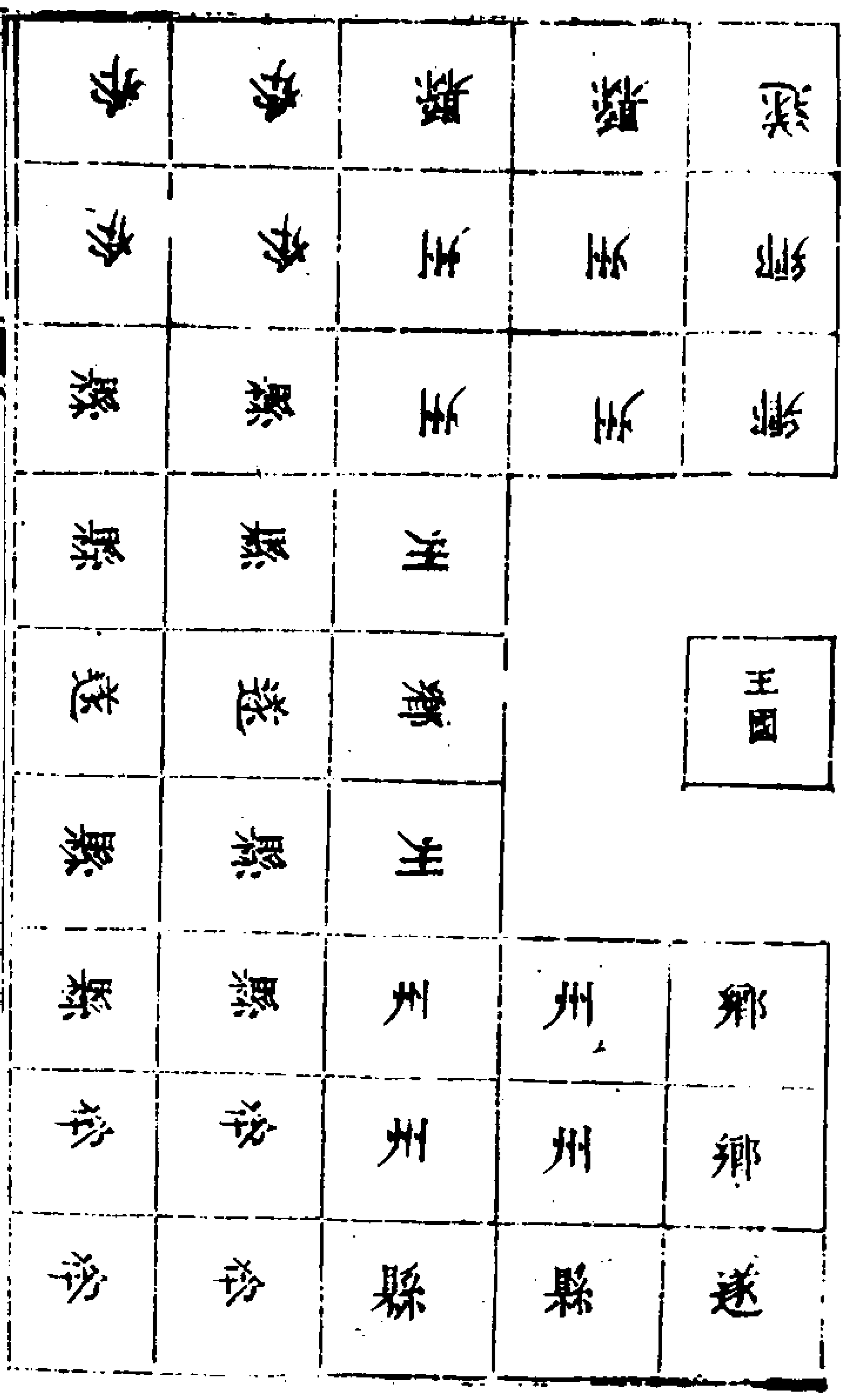


比閭圖三 方三十里格一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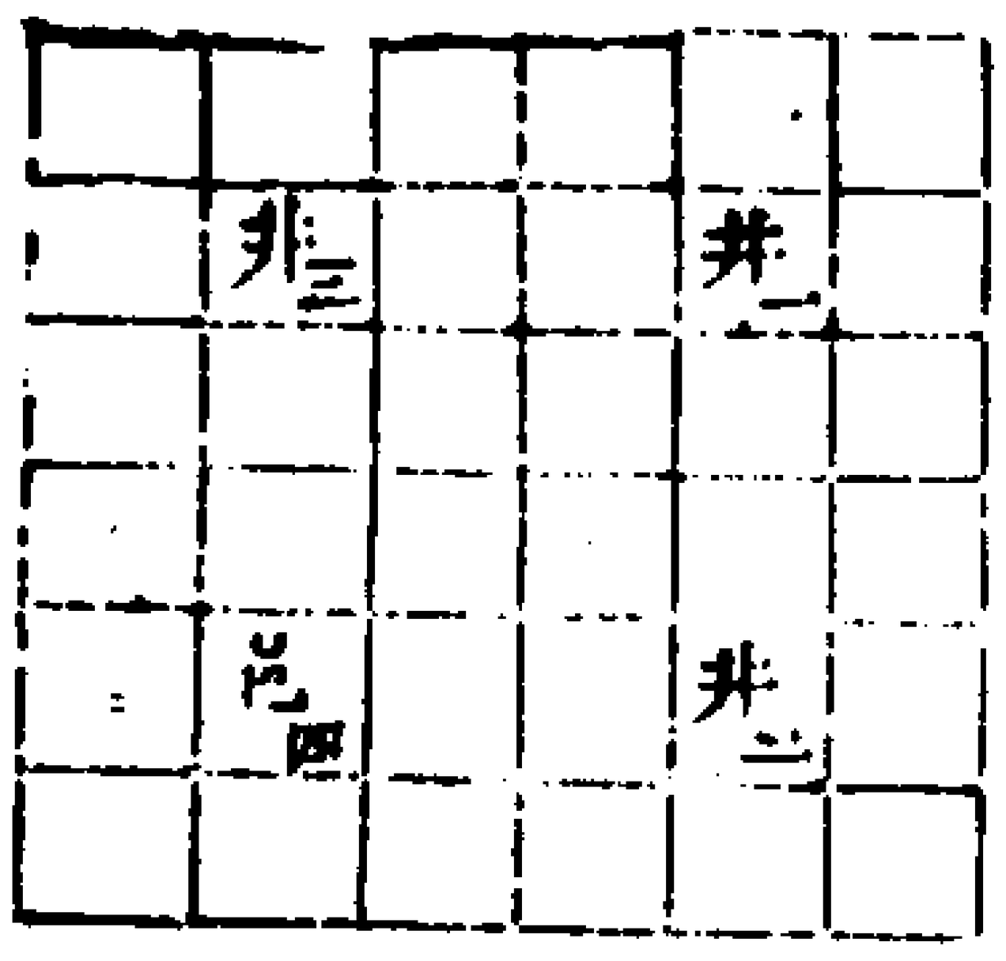


鄉遂總圖 方三百里格一終





井邑圖一 方二里格百畝



井邑圖二 方三里格一里

井 一	井 三	井 一
井 二	邱 四	井 二
井 一	井 三	井 一

井邑圖三 方十里格一通

邱	邱 三	邱 一
邱	甸 四	邱 二
邱	邱	邱

井邑圖四 方三十里

甸	甸	甸
甸	縣	甸
甸	甸	甸

井邑圖五 方百里

縣	縣	縣
縣	都	縣
縣	縣	縣

畿封

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

測土深者以日景之贏縮測土地之高下也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以辨土宜土化之法而授任地者致日景所以土地相宅井兩事地埶北高而南下數百里以外非平水法所能正管子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萬家之都不可平以準故以土圭之法致日景以土其地地之高下不同則景之長短亦異然後可以辨土宜而授地政詩云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匠人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土地高下之宜非土圭不能辨故建邦國都鄙皆用之筭經周髀長八尺句之損益寸千里唐書天文志曰宋元嘉十九年交州測景夏至景在表南三寸二分交州去陽城一萬八百二十里景差一尺八寸二分是六百里而差一寸也梁大同中金陵測景夏至尺一寸七分強後魏永平元年洛陽測景一尺五寸八分金陵去洛千里而景差四寸是二百五十

里而差一寸也開元十二年滑州白馬縣測景夏至晷
尺五寸七分南至浚儀晷尺五寸三分又南至扶溝晷
尺四寸四分又南至上蔡武津晷尺三寸六分半大率
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景差二寸有奇千里之言
非其實矣按志稱千里非實是也然謂五百餘里景差
二寸者亦非是土圭之法所以測土之高深非所以量
地之廣袤今試懸燈高一丈遠五尺以五寸表測之景
長二寸六分三釐每移二寸而差一分若燈高五尺遠
五尺則表五寸者景長五寸五分五釐每移一寸而差
一分矣故地平則遠近之差準其不準者乃地之高下
使之然於遠近無與也周髀之千里一寸筭家借此立
率原非事實後儒據道里之遠近爭之非測土深之謂
矣
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
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
王國焉
地中者地之高下中也莫高於北極而日南爲下其中
謂之地中筭經立表高八尺以望極其句一丈三寸則

從周北十萬三千里而至極下又日日冬至南十三萬
里晷長一丈三尺百物阜安五種六擾皆宜也
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作維解制郊甸方六百里因西土爲方千里分以百縣
縣有四舊本四繫作郡郡有四鄙地理志初洛邑與宗周
通封圻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千里臣瓚云西周方
八百里爲方百里者六十四東周方六百里爲方百里
者三十六二都方百里者百爲方千里也王制方百里
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
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同地方八十一里積六千五
百六十一井田五百九十萬四千九百畝舉成數言之
爲六十億畝西周方百里者六十四計四十一萬九千
九百有四井東周方百里者三十六計二十三萬六千
一百九十六井二都共積六十五萬六千一百井漢志
謂六十四萬井亦舉成數言之也通畿內除園廛漆林
外自郊至畺實任田三十六萬四千一百七十六井
載師掌任土之法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
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

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

載師掌任地之官地王載故謂之載師園地管子所謂唐國可樹果蔬者也地在國郊之間近郊六鄉遠郊六遂也司馬法王國百里爲郊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州統鄉遂言之野統甸稍言之甸稍距國皆三百里稍猶末也在甸地之末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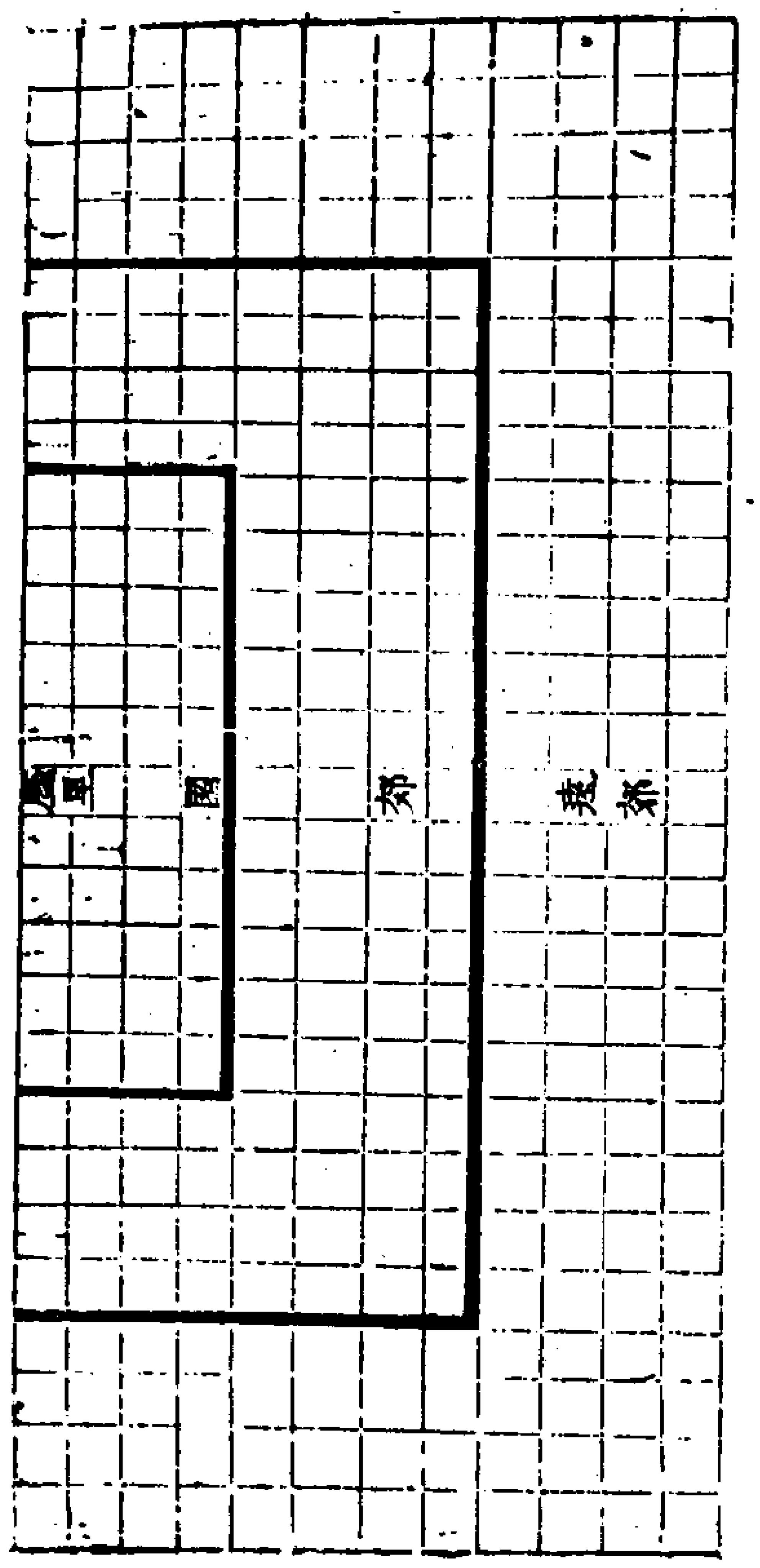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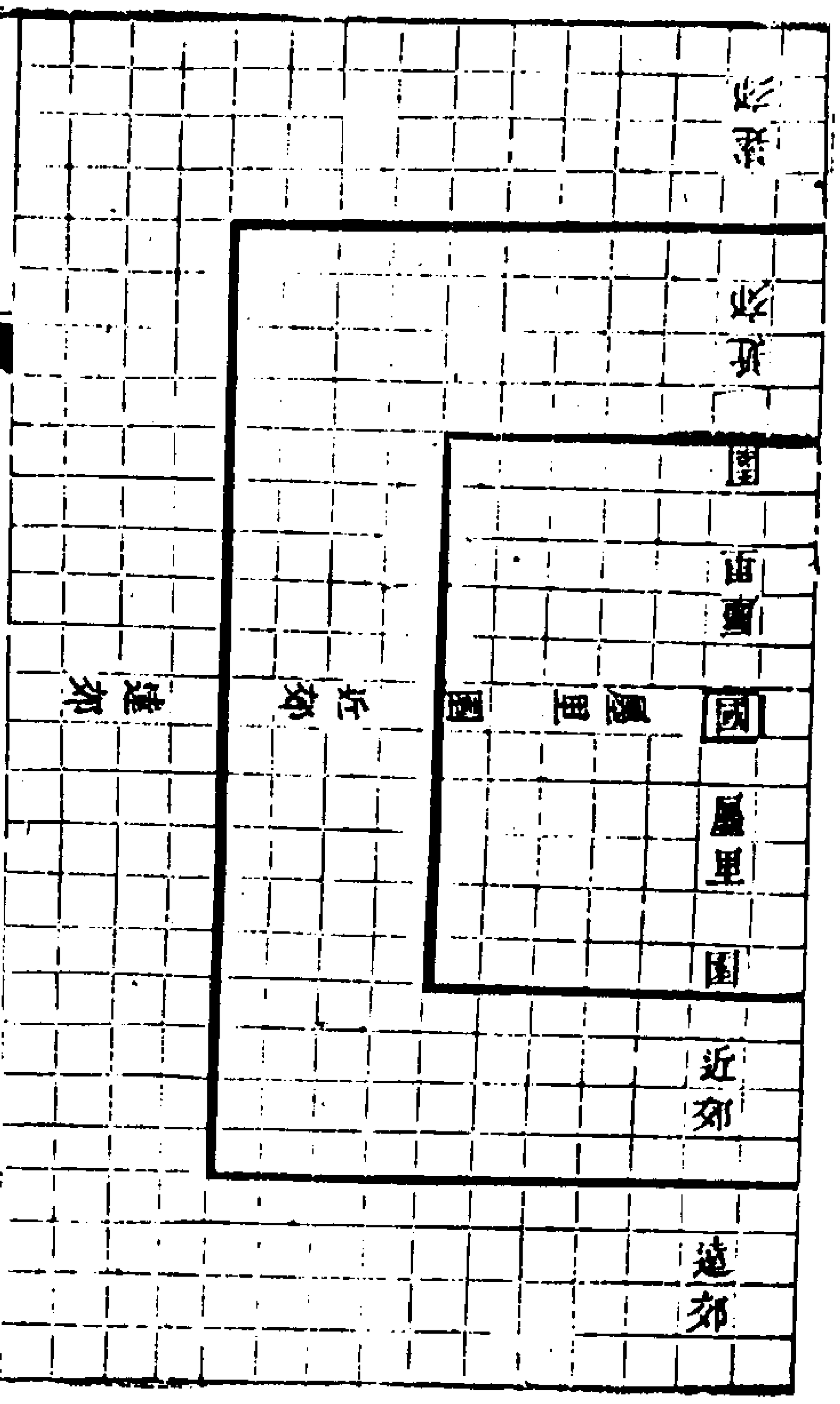
此言畿內任地廣輪之數也封十爲畿封方二百四十三里畿方八百一十里畿地通二都東西廣千二百六十里南北輪七百二十里至五百四十里不等廣輪裁筭以封方二百四十三爲里法國中國宅一成廛地八十成積六千四百八十里園地四十成積三千二百四十里法實相除園廛共得四十里再以畿方八百一十爲分法歸之則二十而一也近郊二百四十成積一萬九千四百四十里得八十里爲十一遠郊三百六十八成積二萬九千八百零八里得一百二十二里有奇爲二十而三封外甸稍縣都廣輪四各四百八十六成積三萬九千三百六十六里得百六十二里爲十二漆林山澤之賦職方豫州其利林漆是也山澤廣輪各六百四十八成積五萬二千四百八十八里得二百十六里爲二十而五通計東西廣積四十同南北輪積亦如是數適相等併之爲畿方千里也

王畿圖　方千里

廣

國畿四郊圖 方三百里格一成





邦國
大司徒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封疆統山川附庸言之詩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食則其所封之地也夏官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管子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司馬法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終

地方三十里千井其九千家車三十乘計方三十里者凡三十當一千乘之國其開方則百四十餘里也此云五百里之半者據下地率之大司馬上地食者三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三之一封疆五百里十數起筭方千里者爲地八十一同實積五十三萬一千四百四十一里以封四公積十三萬二千八百六十里半之得六萬六千四百三十里三而當一得二萬二千一百四十三里有奇開方爲百四十餘里管子小匡篇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五家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鶡冠子四里爲扁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五鄉一帥制五家爲軌軌有長六軌爲邑邑有司國語三十家爲邑十邑爲率率有長十率爲鄉鄉有良人三鄉爲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南至於岱陰西至於濟北至於海東至於紀隨地方三百六十里有教士三萬人革車八百乘按軌里比閭法也十軌二閭四里二族十連二成之地廣十里長二十里軌邑井牧法也六軌三井小司徒四井爲邑係方數此六軌爲徑數十邑三通十率三成廣十里長三十里三鄉方三十里爲一屬五屬地如王圻一

遂之數尙傳多士傳古者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三十里之遂是也五屬一大夫侯國大夫五人五五二十有五屬統計二十一鄉爲方十里者四十二二十五屬爲方三十里者二十五此封疆五百里之半三而當一之實數侯伯以下倣此推之

大司馬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

蕃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鎭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九畿職方氏謂之九服周九服夏五服也國畿禹貢謂之甸服國語邦內甸服是也書云五百里者就一面言之爲五百里合四面言之方千里矣侯服同禹貢甸服禹貢之綏服也男服采服在侯甸四隅若王畿之梢地然禹貢采及男邦在侯服內者就一面所距統言之此就四面各方言之故男采次甸畿後也春秋時曹去王城八百里而爲伯甸鄭去河南密縣百七十里而爲伯男男服反近於甸此其證也自國畿至衛畿爲周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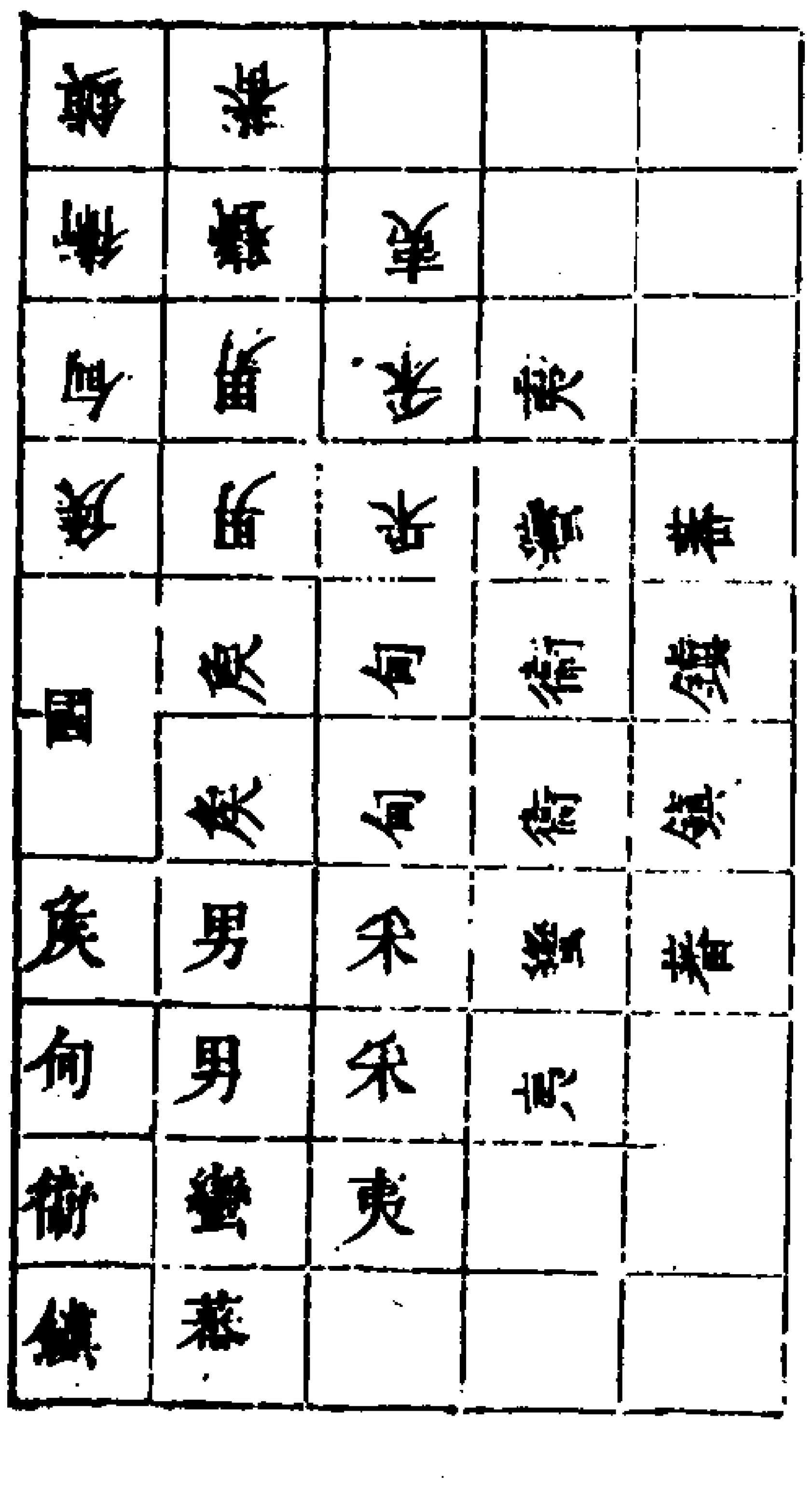
服洛誥侯甸男邦采衛衛服四隅爲蠻服夷服禹貢之要服也國語蠻夷要服鎭服距王畿二千五百里其四隅謂之蕃服於禹貢爲荒服地方五千里臯陶謨弼成五服至於五千王制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禹貢自侯服百里采至荒服二百里流共分九等與此九服同也

職方氏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舊注謂七伯字誤當得十一有奇㨗案古文七與九相近史記生鐘分二七分四與此同千里者九九八百一十里也以封四公方四百五里半之廣二百餘里又以三而當一開方百四十餘里侯封三百六十里三之一廣百二十里伯封二百七十里三之一廣九十里三三而當一侯國方百二十里伯國方九十里子封百八十里四之一方九十里三而當一開方五十餘里男封九十里四之一方四十五里三而當一開方二十五里有奇此不能五十里者故周官不言附庸也孝經說周千八百國諸侯布列五千里內王制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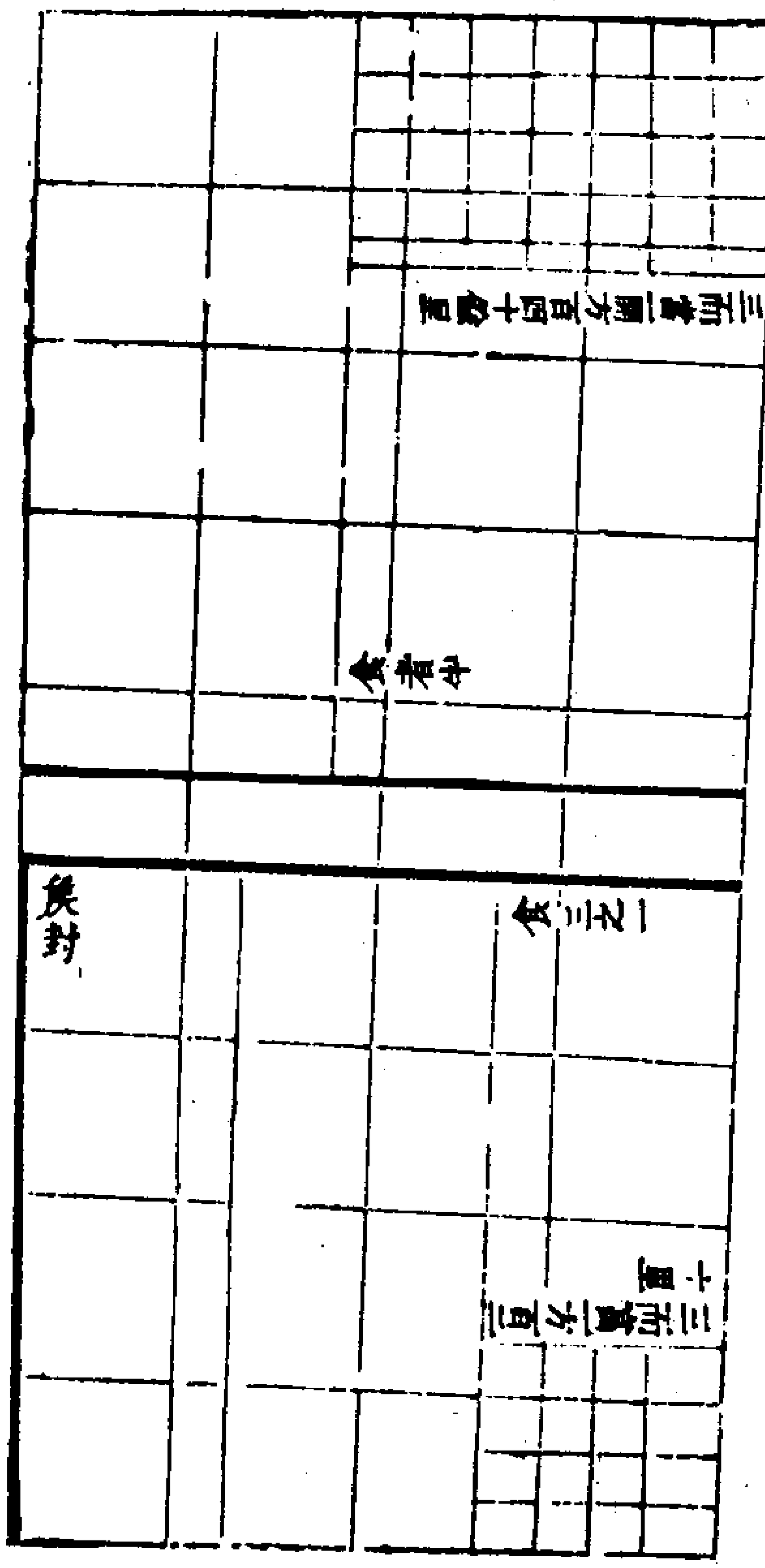
四海之內方三千里者據古步里法言之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餘里王制云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案上文古今步尺均不計分釐數於率不通此有誤奪闕之是古者方三千里當今三千六百四十餘里也九九計之正方五千里白虎通天子主治五千里內又云率土三千周時古尺與周尺並用孟子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又云大國地方百里次國地方七十里小國地方五十里皆古步法如殷人七十而助湯以七十里之類大國三郊三遂地方百四十餘里謂之方百里者猶九州共方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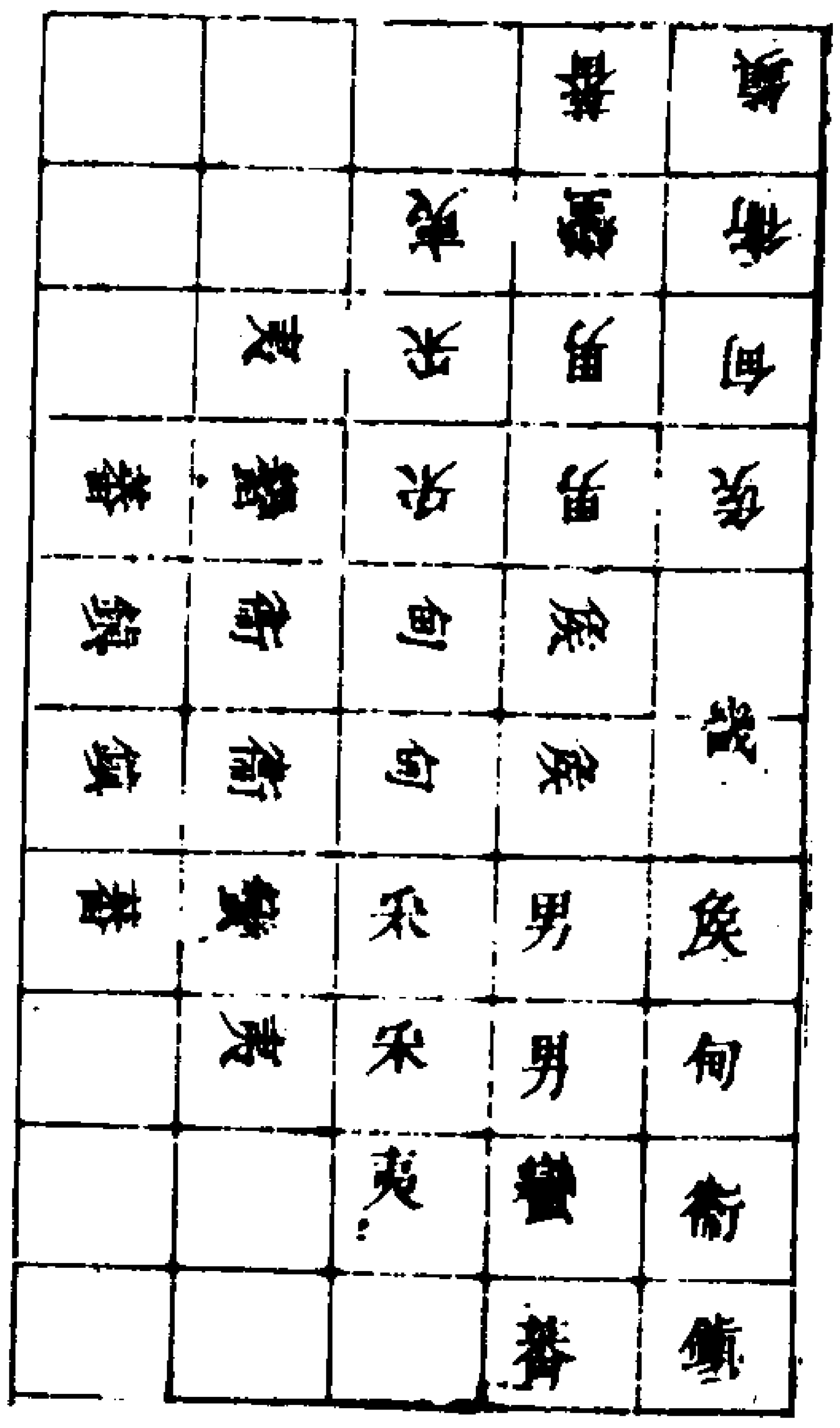
千里則每州方千六百六十餘里而王制曰州方千里
也
小行人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毎國辨異之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此邦國之考課也周官王畿內曰都鄙外曰邦國古邦國猶後世郡國也太宰以六典佐王治邦國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宗伯掌九儀之命司馬有九伐之法大司寇以三典佐王刑邦國餘如大府大史職方行人掌邦國之治者共四十餘職司士凡邦國三歲則稽其士任而進退其爵祿邦國之參伍殷輔皆王官也王制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覲禮侯氏右肉袒於廟門之東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非如漢代封建有丹書鐵券也特其子孫象賢者則使嗣之韓弈詩序美宣王能錫命誈謂韓侯受命蓋即位除喪以士服入見天子而聽命也此可見周官之法矣自王者迹熄諸侯始據爲已有故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此春秋所由作也李唐不爲封建後有藩鎮之據則周季可知柳子厚謂封建非聖人意聖人曷嘗有封建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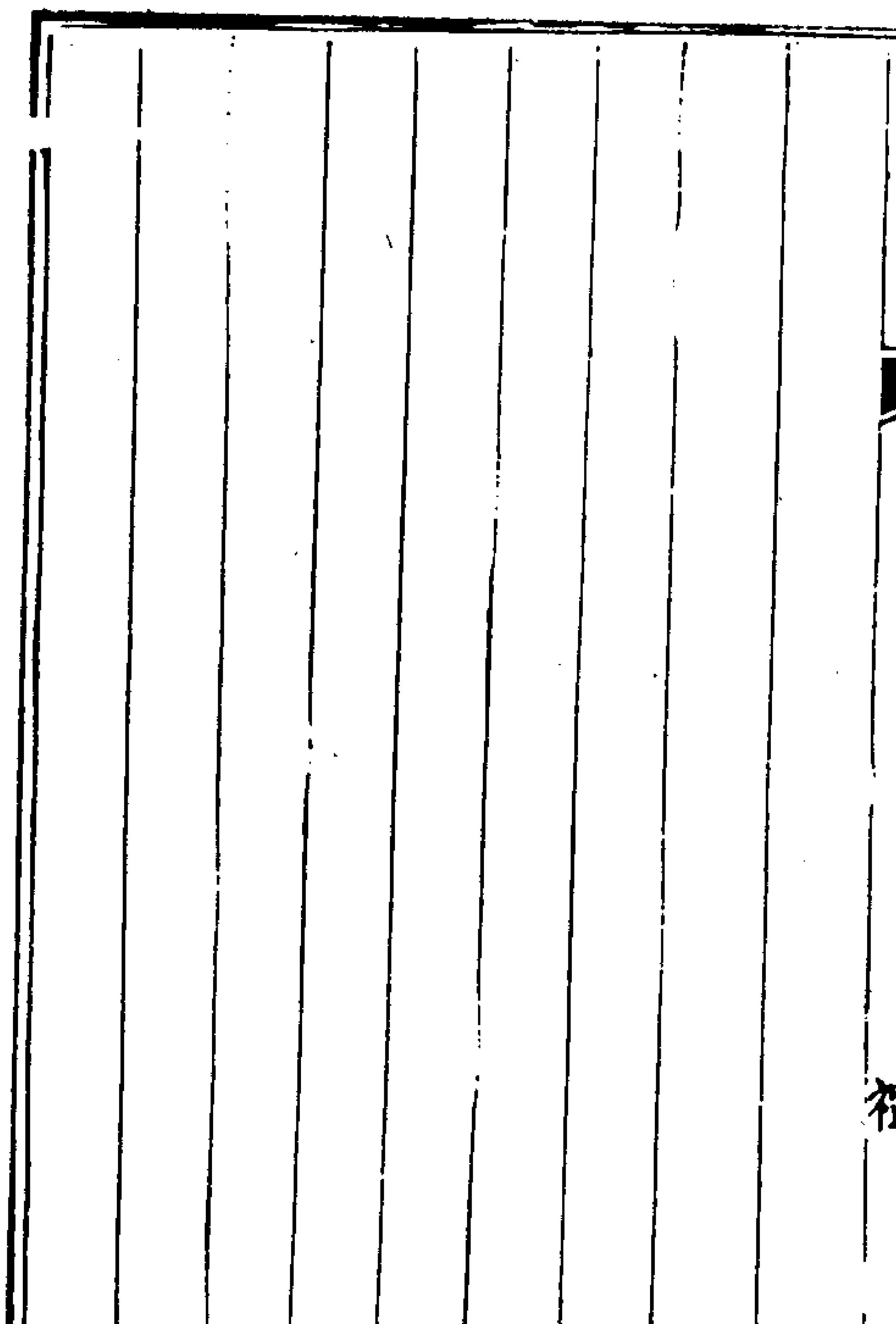
九服圖方五千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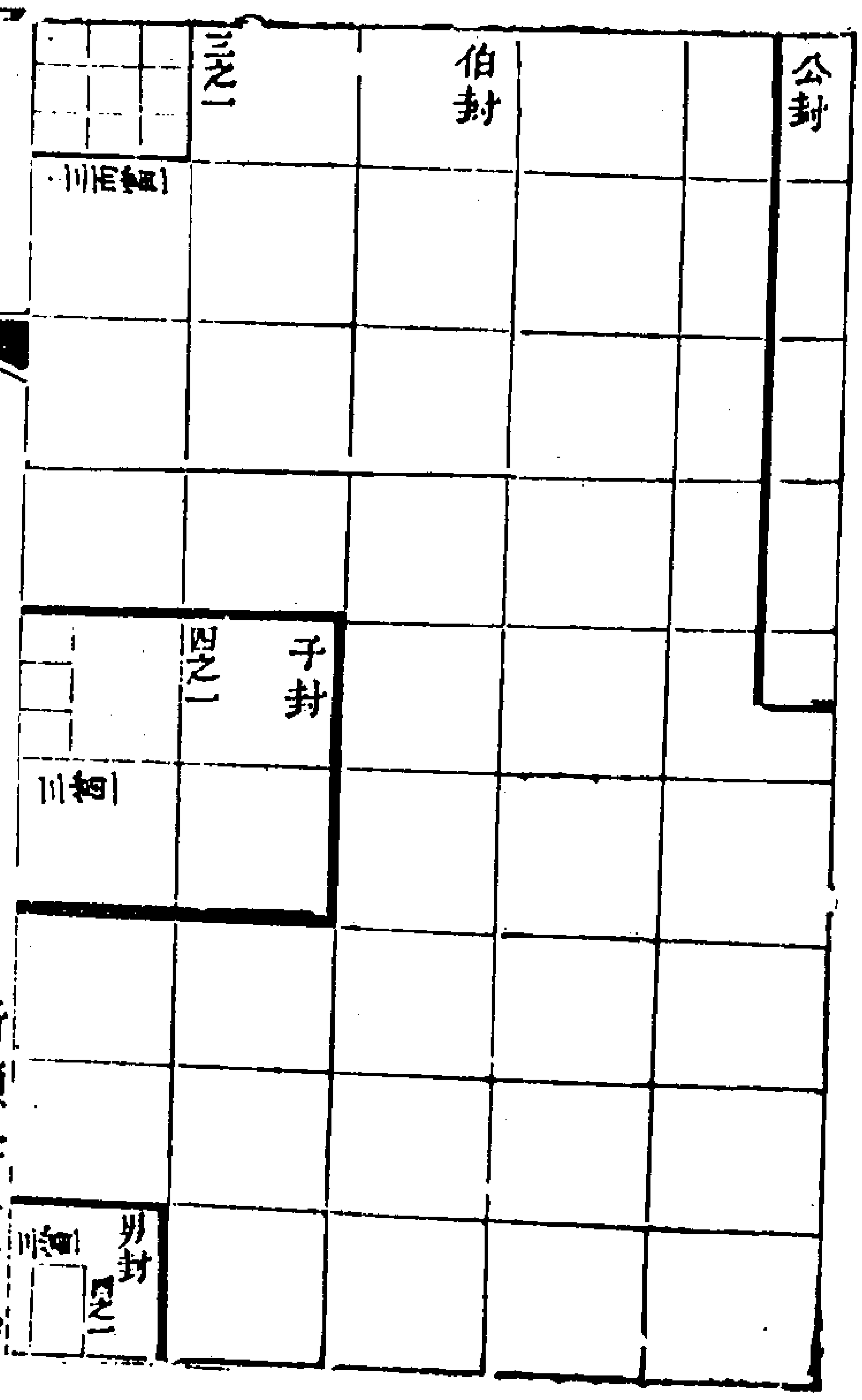


邦國圖 方千里格一同 小方格一終








公封
伯封
子封
四之一
男封

周禮 所願學齋書鈔

都鄙

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

都鄙畿內邑之統稱大曰都小曰鄙自郊地至畺地皆是室數如五家爲比九夫爲井之數易交易也孟子深耕易耨又云易其田疇呂氏春秋任地篇六尺之耜所以成畮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甽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凡耕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

濕者欲燥燥者欲濕辨土篇畝欲廣以平甽欲小以深下得陰上得陽然後咸生漢志趙過能爲代田一畝三甽歲代處低爲甽高爲隴歲代處者謂以今歲之甽代爲來歲之隴代卽易也此云不易一易再易者上地畝三隴隴甽歲交易交易者不易者也中地二畝三隴地廣隴少須間歲乃易及是爲一易下地畝一隴間二歲乃易及是爲再易也氾勝之書上農區廣深各六寸間相去七寸中農區廣七寸間相去二尺下農區廣九寸間相去三尺區多者收亦多區少者收亦少故下地家三百畝也爾雅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田愈耕則愈治鄭註謂一易者休一歲再易者休二歲休而不耕是自蕪之道也何休等謂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三年一換主易居按遂人以土均平政家二百畮三百畮乃均苦樂法如休所云使民視土田如傳舍而胥吏貪緣爲奸猶治絲而棼之矣後世官數更調便多弊政何況

土田

小司徒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

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

此以人力之衆寡均地之上中下也任任田也一夫百畝上父母下妻子家以七五人爲率其兄弟多而未成室者爲餘夫乘馬數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齊力而功地田筴相圓假如甲家男女七人父子俱堪力作是可任田事者三人爲上地乙家任田事者二人爲下地乘馬篇丈夫二犂童子五尺一犂故二家五人爲中地孟子自上農夫以下凡五等此止三等

者舉其率耳大司徒五比爲閭使之相受言任田舍田
使同閭相爲受授周官無授田法但辨其地之可食與
其人之可任而已鄭註授以上地云云乃如魏唐均田
獘無窮矣

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
徒役謂力役之政春官大役之禮任衆也均人凡均力
政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
則公旬用一日焉無過家一人故百畝謂之夫以其餘
爲羨夫圭田無征夫田二十五畝圭田五十畝圭象形謂銳田九章算術有圭田法少儀問
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未能耕也孟子謂卿以下必有圭田者所以處卿大夫士之餘子如載師
士田官田是也田與追胥竭作者郊特牲惟爲社事單出里惟
爲社田國人畢作是也

卿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
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
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
書
任任田舍不任者征征田稅也管子大匡篇凡仕者近
宮不仕與耕者近門工賈近市國中之人非士卽工賈

方六尺時學業未定弱冠以後其不爲士及工賈者乃
任田事故至七尺方征之呂氏春秋士容論凡民自七
尺以上屬諸三官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是也野則農
之子恒爲農六尺者已可任矣食貨志民年二十受田
六十還田耕勞事也少而習者筋力强固國人柔脆易
衰故國中六十還田惟野則六十有五猶征之也貴者
謂有爵賢在位者能在職者不暇耕也老疾不能耕也
故皆舍

遂人凡治野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樂昏擾甿以土
宜敎甿稼穡以興鋤利甿以時器勸甿以彊予任甿以土
均平政

甿新甿下劑田之來者致新甿使墾闢也遂師掌四方
之地名辨其邱陵墳野原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遂
師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王制司
空執度量地以制邑度邑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
也生齒既繁舊邑不足相容必更闢新田以居之鄰長
所謂徙於他邑是也安土重遷黎民之性故必安之擾
之勸敎而利任之使無不得其所焉

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

廛宅也穀梁傳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鄭註云廛者城邑之居孟子趙註五畝之宅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公田百畝以二十畝爲廬舍後儒遂以豳風上入執宮功爲在邑之證小雅中田有廬爲在田之證案執宮功謂上執公宮力役之功卽均人所謂公旬與民居自兩事至小雅中田乃徹田十井之中田非謂一井之中也逸周書都鄙不過百家以便野事百家聚族而居故詩云以開百室其中田四距各二十五家曰五比爲閭方各四井曰四井爲邑以五家爲比言之則曰五畝之宅如以夫一廛言之則夫廛實各一畝記所謂一畝之宮是也魯論十室之邑葢惟狹隘之區不能方三里者則夫三爲屋屋三爲井而以中十畝爲廬舍魏風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亦無所謂二十畝也孟子對齊梁之君均言五畝之宅畢戰問井地則告之以八家同井之制以賑福小故也萊草萊田之末闢者一夫田百畝正額也萊五十畝至二百晦乃下劑

致甿之事族師所謂使無征役以地之媺惡爲之等者非遂地之民皆有萊也

城郭

量人掌建國之法以分國爲九州營國城郭營后宮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鄙亦如之

國王國也王國曰國曰邦侯國則謂之邦國春秋說題辭州之言殊也以分國爲九州者五黨爲州五五二十五黨値其中鄕鄕遂各分爲九州司馬法所謂二百里爲州尙書傳州有十二師是也國語謝西之九州何如鄭註謂海內九州非也

典命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

上公國家以九爲節者大國城方九里也次國七里小國五里皆如其命之數其三里之城則附庸之國也尙書多士傳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城三里之宮戰國策臨淄之中七萬戸以戸一廛計之方九里者積七萬二千九百戸也春秋傳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表記都城不過百雉公羊傳五板而堵五堵而雉毛傳一丈爲板戴禮韓詩說八尺爲板八尺卽交榭作言二尺四寸也古周禮左氏說一丈爲板板廣二尺一堵之墻長丈高丈鄭箋謂雉長三丈則板六尺駁五經異誼云古之雉制書傳不得其詳以鄭伯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參之一五百步爲百雉則知雉五步長三丈矣案鄭伯七命以七爲節則城方七里積二千一百步參之一七百步則都城百雉者正雉長五丈者也如鄭說則九之一者僅半里不成城矣箋乃破板一丈爲六尺後儒或又以三堵爲雉且云天子城方十二里公侯七里伯五里子男三里皆非也何休爲堵四十尺亦非是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

王國城方三十里詩作城伊淢築豐伊匹淢同洫卽梢溝長三十里者也匹配也言城與湟相等也此云方九里者洛邑城所謂成周是也作雒解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六坊本作七此從沈本百二十丈郛方七十二坊本無二一字此從宋本里并城九里爲方八十一里南繫於洛水北因於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春秋傳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方十里爲成成周者言城方一成也周初豐鎬爲京師洛邑爲朝會諸侯之所曰東都故其制參王城之一也世

紀城東西六里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脅昭公二十
二六年敬王徙都成周晉率諸侯之徒修繕其城以成周
城小不受王都故壞翟泉以廣爲是王城與都城之別
也豐邑在豐水西鎬京在豐水東豐鎬相去二十五里
有聲之詩首二章曰作邑於豐美文也後二章曰宅是
鎬京美武也中四章曰築豐伊匹適追來孝又曰維豐
之垣四方攸同似皆代商以後事蓋武王斥大豐邑文王
作邑時城當十里建立宮廟然後卜鎬京而宅爲詩人以築豐
之孝爲善繼文志故曰王后曰皇王其統文武言之與

洛誥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
惟洛食瀍水西郟鄏也東爲下都二都相去十八里周
初統謂之成周後平王東遷郟鄏遂名爲王城其下都
曰成周至敬王東徙斥狄泉而大之而成周又改爲王
城矣旁三門案月令無出九門九門磔攘經傳無言十
二門者鄭氏謂天子十二門應十二子乃孝經援神契
說也

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

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南爲皐門詩皐門有伉皐者遠
也經無言入皐門者蓋不常啟東爲庫門西爲雉門王
宮左宗廟而右社稷庫門近宗廟雉門兩觀近社稷郊
特牲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詩小序絲衣繹賓尸
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晉書天文志東方角二宿爲天
闕其間天門也星經天門二星在角右主天之門爲朝
聘待客之所庫樓十星在角南南門二星在庫樓南天
之外門主守兵天關一星在畢西北昴畢間二星爲天
街日月五星出入之道天皇會通云庫樓天府太府在
庫門之內者也書不用命戮於社家語誅少正卯於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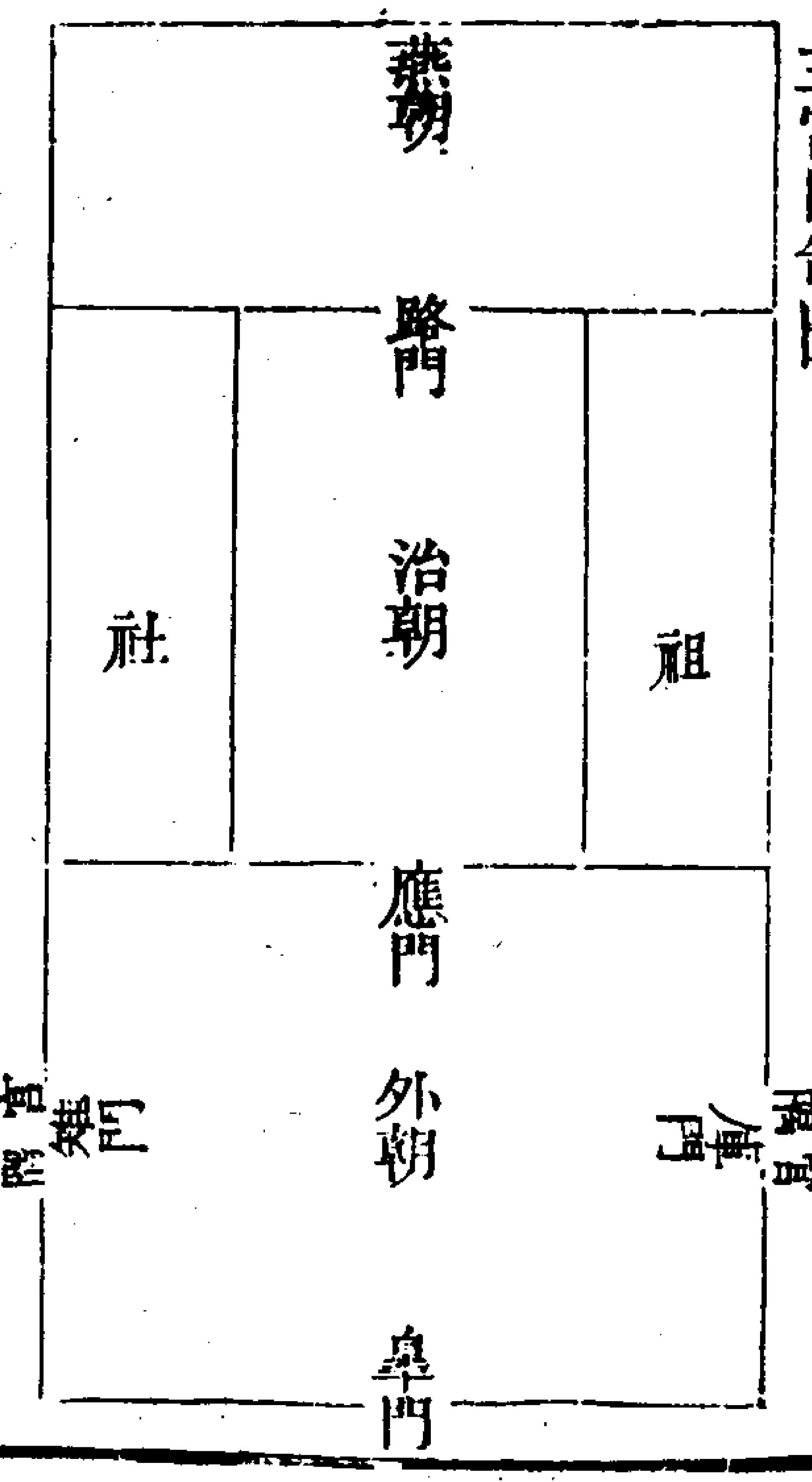
觀之下兩觀近社也上皆有臺故庫門作雉解謂之庫
臺在宮之東西隅其高七雉是爲宮隅之制謂之雉門
者以雉之高名之歟中爲應門闕人掌守王宮之中門
之禁是也三朝記天子之宮四通晉語絳之富商韋藩
木楗而過於朝朝士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於朝
告於士旬而舉之是應門以外其外朝之地東西得出
入焉周書明堂東應門南庫門西皐門北雉門見太平御覽
蓋觀禮方明之制師氏所謂朝在野外司儀將合諸侯
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者其制與宮中同而方位則

異歟鄭司農謂雉門在庫門外康成小司冦註謂外朝在雉門外朝士註又云在庫門外不知宮隅之制宜其無成說也應門內爲路門亦曰畢門師氏謂之虎門城隅闉闍也爾雅闍謂之臺

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矦之城制諸矦三門春秋說天子周城諸矦軒城城謂宮也多士傳以城爲宮軒如軒縣之軒三面有門缺其一面其說先儒以爲皐應路或以爲庫雉路記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蓋以方明言之爲無庫雉以王宮言之爲無皐應矣路大也矦國之中門也內爲寢門春秋傳壞大門及寢門而入是也

學禮　沂顧學齋書鈔

王宮門制圖



沂顧學齋書鈔

宮室

匠人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

國有三朝外朝在應門外左九棘右九棘面三槐朝士掌之應門內路門外曰正朝亦曰治朝所謂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是也正室五夾室四堂个十二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元堂具見月令及明堂解管子幼官篇五和時節居圖方中十二地氣發戒春事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氣下賜與十二義氣至修門閭十二清明發禁十二始卯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八舉時節居圖東方方外十二小郢至德十二絕氣下下爵賞十二中郢賜與十二中蘊收聚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終三暑同事七舉時節居圖南方方外十二期風至戒秋事十二小丣（古酉字）薄百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理賜與十二始前節賦事十二始丣合男女十二中丣十二下丣三丣同事九和時節居圖西方方外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十二大寒之陰十二大寒終三寒同事六行時節居圖北方方外盛德記明堂九室

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洛書數也幼官五八七六九河圖數也圖中爲室外爲四堂蓋侯國治朝之制鄉黨攝齊升堂是也路門內爲路寢亦曰燕朝有西階有阼階其北有側階有東西房東西序東西堂東西夾制見書顧命篇市朝一夫註云方各百步覲禮爲宮方三百步蓋統方明四面言之此言自應門至路門其堂涂皆百步大射儀侯道九十弓大行人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自堂以南至應門也聘禮管人張幕於寢門（侯國寢門）外自堂以北至路門也（江氏鄉黨圖考謂治朝無堂據此戴氏考工補註又引沾衣駁朝註之案堂制如今平臺君位在戶牖間非朝於室內者故雨則沾衣不得以此疑其無堂也）

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句）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

世室南北霤東西榮註謂夏屋兩下是也堯有衢室舜有總章漢公玉帶獻黃帝明堂圖四面無壁中有一殿以茅蓋屋則九室之制自夏始歟堂廣方二十八步四面階廣一步其方三十步堂脩居四之一云二七者合南北七步言之也其內方十四步爲五室室方四步五室縱橫各三四步每室相去爲三尺者二三室其四三

尺九階面三階明堂解三公之位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位西階之西東面北上餘三面皆兩階夾夾室四旁各兩夾室共爲九室也大戴盛德記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牖窗白盛記云赤綴戶也白綴牖也掌蜃共白盛之蜃按似今蠣殼窗取其明也門應門爾雅門側之堂謂之塾三之二應門二徹三个徹廣八尺二徹三个廣八步五室方十二步是門堂三之二也室數廟記所謂門郊室三之一則四步

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

重屋註謂四注屋是也東西皆霤阿複棟也

周人明堂

孟子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凡王者之堂周人通謂之明堂作雒解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常累複格藻棁設移旅楹舂常畫旅內階元階提塘山廧爾雅室有東西箱曰廟無東西箱有室曰寢盛德記明堂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或以爲明堂文王之廟也此天子之路寢也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蔡謂周之明堂有七明堂月令治朝謂之明堂正也其餘則太廟也宗宮也文世室考宮也武世室路寢也辟雍也四方之聽朝也皆王者之堂則皆謂之明堂保傅篇東學西學南學北學太學所謂明堂辟雍周志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是也覲禮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太宰所謂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者若泰山明堂是也先儒混而一之誤已

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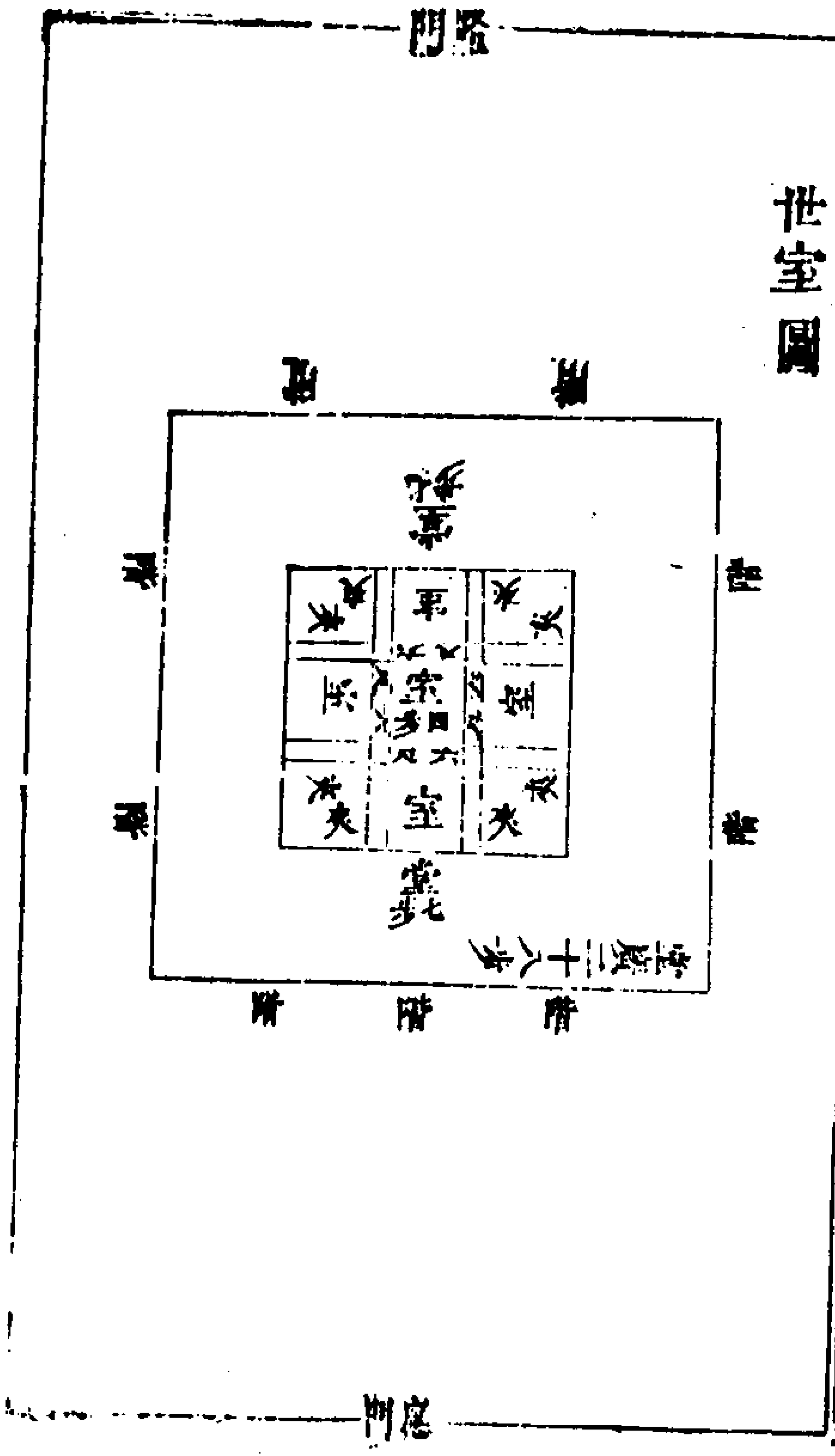
周二筵當夏之三步東九筵西九筵合之廣二十七步四面階廣各一筵爲方三十步南北亦各九筵云七筵者除東西校數言之也較几四筵每室相去一筵爲几室二筵馬氏謂几長三尺室中蓋方二十四尺與夏同制爲三筵而不足故度以几也堂之脩各四筵說文筵一丈

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參个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三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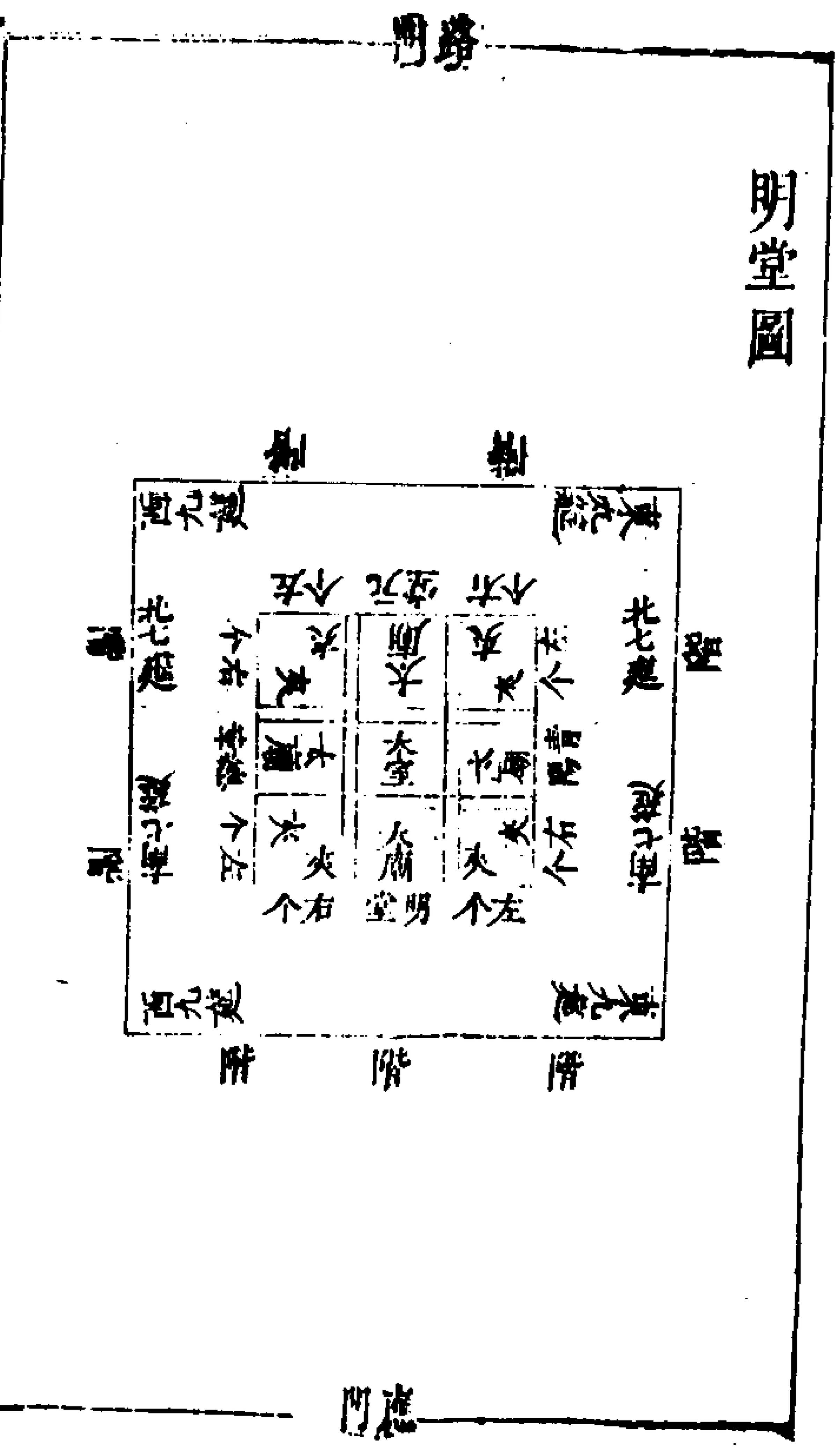
廟門穀梁傳謂之祭門闈門宮中門也鄭註大扃牛鼎

之爲長三尺小爲腳鼎之扃長二尺乘車六尺六寸五个長三丈三尺路門之廣蓋三丈二尺故曰不容也徹廣八尺二徹廣丈六尺三个四丈八尺不言皐庫雉者其廣蓋如應門之制作雉解應門庫臺元闕以臺高七雉故別言之言庫門而雉門可知矣元闕路門也

世室圖



明堂圖



答姚殿撰秋農同年書（今官少司馬）

明堂門宮之制漢儒人自為說無可是正足據者經傳文耳黃帝明堂中惟一殿四面無壁堯有衢室舜有總章至夏后而五室之制始詳故謂之世室然猶兩下屋也重屋四注始於殷然堂止三尺也明堂九尺始於周故周人謂之明堂明堂因堂崇九尺而得名猶重屋因四注而得名孟子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天子堂高九尺皆得謂之明堂猶凡四注屋皆得謂之重屋故蔡謂明堂王者堂之通稱如太廟宗官考宮治朝路寢辟雍以及四方之聽朝皆是觀作雒解及盛德記可見非謂在路門外者始謂之明堂也（來書云明堂在路門外及王宮五門之制未敢信為必然）路寢之制見顧命篇廟有東西廂見爾雅辟雍見盛德記及保傅篇四方聽朝見覲禮皆與五室兩夾之制不合非此匠人明堂可知鄉黨升堂先儒皆以為治朝朝儀之位詳見司士職與射人同故賈疏謂賓射在朝燕射在寢黃氏謂治朝亦曰射朝是治朝有堂也明堂位而三階與此九階合明堂月令五室十二个與此五室四旁兩夾之制合記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治朝係天子正朝故匠人特詳言其制耳江氏

永鄉黨圖考據聘禮管人張幕一節以為治朝無堂按月令冬居元堂閏月王居門治朝如今四面廳面皆有廷故路門之南元堂之北其廷間須張幕不得以此疑其無堂也五門之制二鄭自相矛盾詭無成說戴氏震考工補註謂門無虛設三朝當三門今儒亦頗從之然皐庫雉應路經傳具有明文不可非也三朝記天子之宮四通國語絳之富商韋藩木楗而過於朝入此出彼曰過使五門重重而進則入朝且進大內將何途之從而出耶庫門在東方見郊特牲靈星見詩序闕西辟見春秋傳外闕二觀見禮說庫臺見作雒解以及雉門之名皆與宮牆之制互相發明太平御覽引周書明堂東應門南庫門西皐門北雉門此四門之明証也特方位不同豈即孟子泰山明堂太宰職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者歟

四川總督臣錫良跪
奏爲故紳學行可風懇
恩宣付史館立傳以勵儒修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據四川在籍紳士翰林院編
修伍肇齡胡峻盧吉士顏楷等呈稱
已故國子監典簿劉沅四川雙流縣
人生秉異姿幼承庭訓蜚聲黌序早
登拔萃之科振藻藝林旋列賢書之
薦道光六年選授湖北天門縣知縣
不願外任改國子監典簿廉退本於
性成孝行孚於鄉里裁成後進親炙
者數千人著作等身手訂者百餘卷
優游沐德純固樸貞念懿行之宜彰
懼遺書之就失謹呈該故紳所著易

書詩三禮春秋恆解暨四書恆解孝
經直解古本大學質言史存等書共
十一部計一百四十三卷並開具事
實清摺呈請具
奏前來臣覆查該故紳劉沅至性純厚
內行篤誠編纂羣經歷耄年而不倦
楷模多士育英俊以成材允足標示
夫儒風宜荷
褒揚之令典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將已故國子監典簿劉沅遺書
事實
宣付史館立傳以勵潛修出自
鴻施逾格除將該故紳遺書事實清冊咨
送

國史館查核外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光緒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奉
硃批着照所請該衙門知道欽此
中書科中書臣劉楨文敬刊

國史館本傳

劉沅字止唐四川雙流人乾隆五十七年由拔貢中式舉人道光六年選授湖北天門縣知縣安貧樂道不願外任改國子監典簿尋乞假歸遂隱居教授博覽羣書過目不忘人咸服其淹洽兄濬嘉慶元年進士由庶吉士改工部主事屢書趣其北上沅曰顯揚之事兄已遂矣犬馬之養願得身任之母向氏遘疾困瘁沅求索醫藥不遠千里齋戒請禱朝夕弗追母病尋愈其事親敬養兼隆克諭於道兄弟之閒力行仁讓兄沒撫猶子如己

出姪婦孀居無子急為立嗣飲食
教誨勞怨不辭宗族鄰里助其婚
嫁喪葬者不一而足先是沅幼羸
善病父汝欽精易學洞澈性理謂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天實天啟
聖人以明道化不僅在數術也伏
羲主乾南坤北文王主離南坎北

二

卽先天後天所由分且連山首艮
歸藏首坤艮止坤藏之義卽大學
止至善中庸致中和之學文王之
緝熙敬止成王之基命宥密胥不
外此沅因仰承庭訓更求存養之
功內外交修久而知愚必明柔必
强仁者壽大德必壽聖人窮理盡

性神通造化非若道流欺世之談
也讀左氏傳至劉子曰民受天地
之中以生所謂命也稱其言至為
精粹於四子書中極為發明如以
集義為養氣之原斥修士為襲取
以反身而誠欲仁仁至必有事焉
勿忘勿助長等語為治心之本殊

三

釋子之頑空又謂喜怒哀樂之未
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積
中以求和則可寡尤悔以底於純
粹而無欲且能知行合一以身教
人故師取者多此理其解經盡除
門戶之見不苟異同務求當於經
義乃至語氣抑揚之閒必悉脗合

論史事如湯武放伐其先本自爲一國不過以小事大並非以臣伐君夷齊叩馬不見經傳史記但因采軼詩而記之然謂當取信於六藝則史公固不信此事故引孔子求仁無怨之言以駁之其他所發明多類此又以老子書每多誤解

明瞿曇氏亦有人倫謂學者但學孔氏而釋道之眞者卽不能出此範圍僞託者不得藉口以爲世害成都南郭外漢昭烈祠墓傾圮沅鳩率修治因撰明良志畧闡蜀漢討賊之義以正三國志之誤平日裁成後進循循善誘著弟子籍者

前後以千數成進士登賢書者百餘人明經貢士三百餘人薰沐善良得爲孝子悌弟賢名播鄉閭者指不勝屈咸豐中侯官林鴻年爲雲南布政使至蜀得沅書讀之驚喜求問時沅已死因受業於沅弟子內閣中書劉芬盡購其書去及

罷官歸遂以其學轉相傳習閩人稱沅爲川西夫子云所著書有周易恒解六卷詩經恒解六卷書經恒解六卷周官恒解四卷儀禮恒解四卷禮記恒解十卷春秋恒解八卷四書恒解十卷大學古本質言一卷孝經直解一卷史存十六

卷槐軒文集四卷詩集二卷約言
一卷拾餘四種二卷又有蒙訓豫
誠堂家訓保身立命要言下學梯
航子問又問俗言等篇皆言顯理
微足資啟發咸豐五年卒年八十
有八沅先無子六十後連舉八男
皆能傳其學長子崧雲咸豐二年
舉人沅是科重宴鹿鳴儒者榮之
椅文拔貢小京官同治庚午舉人
桂文光緒丁丑進士歷官編修御
史梧州府知府棟文順慶府訓導
根文檍文生員孫咸榮拔貢咸焌
舉人咸燿咸爍俱生員

周官恆解序

天道不言而萬物生生化
化流行於無窮者何也一
元之氣無終無始其流行
於品物而大著於人倫者
各安其所各有其宜聖人
本此而立爲治道是以栽
成輔相俾天地之功用不
虛而民生之性命各正蓋
自羲皇以來聖神遞興法

制漸備至周而乃集其大成矣秦皇肆虐古制蕩然漢購遺經周官最爲晚出疑之者頗多然皆未得乎聖人之德而第即文字以

相衡者也夫人爲萬物之靈天地之心聖人全人道而通天道故無一念不合乎天即無一事不當乎理而由是推己及人盡性參

贊自郊廟朝廷以暨於民生日用無不爲之制節使歸中和唐虞三代之隆未有不由此者也特養立而後教行正己而後物正故

大學之道無上下尊卑同之聖學不明則所以正心修身者無其本而徒求之文法曷怪其紛紜而錯謬哉王莽篡亂安石虛誣乃

欲假此以欺當時而宇文氏之徒亦欲彷彿是豈知萬理統於一誠綱常必先自立寤寐所懷慚卹海隅所共見乎朱子以此書為

周官恆解　序　四

運用天理爛熟程子亦言有睢麟之意然後可行周官蓋皆有以見於其難矣而自買賣民田貧富不均刑名相襲禮樂既無其本

則此書所言已幾同於畫餅我

朝

聖聖相承心法治法悉侔往聖

純皇帝欽定義疏廣大精微誠千

周官恆解　序　五

古所未有也第卷帙浩繁初學驟難研覽沅稍通其說間與門人商確遂筆記之不覺久而成書然荒陋實多不敢問世也同學喜

其便讀遂傳抄焉禁之不可思之有愧　大雅君子其垂教而原宥之乎

道光十九年陽月穀旦

雙流劉沅識

周官恆解

凡例

一王者代天理物凡一切制度必準天心天理以安人物唐虞建官惟百孔子稱其成功文章巍巍煥乎則凡養教之法悉已備矣三代因之隨時損益微有不同其大經大法固已在前聖範圍之中周公成文武之德制禮作樂折衷前代適合乎中因恐聖王之法久而漸敝後人無所折衷故命史臣輯爲此書其名曰周官明其爲周之官制也至修身齊家禮節樂和一切之事皆賴之

自上率之自下君相師儒同歸此道亦各盡其道所以道一風同仁義禮樂之事人人習爲固然後世正心誠意本原之學不講僅區區於法制之間詳爲經營卽董威亦弗能正故此書所云僅爲故紙而已欲行此書之政者其必從事大學之道而後可

一漢武帝求遺書得周官五篇司空職亡漢人以考工記補之然其義不全不得名爲冬官也宋元明諸儒又分割五官以當之尤非

一周官有古文今文蓋劉向已校之本爲今文舊爲古文

然其遣異者特一二字句耳於義無損故今概從今文
解之
一治天下不外養教二字安民居利民生而後可以立教
周制比閭族黨之法至詳至善所以易興禮樂後世田
不均養不贍則教民也難而誠正修齊之道又無其本
則上之人無以作之則而善其施矣觀此書養教之法
者當思何以端其本焉
一周官大宰之職最重然必聖王在上德修而知人乃能
選用大賢如堯得舜舜得禹皋陶統制百官輔成郅治

後世無正身之學所任非人百弊叢生故冢宰之職或
專任之而敗或弗任之而亦敗讀此書者其詳求其本
焉
一周官晚出劉歆王安石以匪人而倣用之至於敗壞於
是人多指摘其書程子張子亦謂有漢儒增入者然考
其文義殊不然也因意義之未通遂並其書而斥之愚
不敢然
一周家官制公卿大夫士而已自公而外其餘皆以上中
下爲等周官所稱各職其重要者必愼選其人其餘或

官不必備一人而兼攝數事至職稱人者不過民間隨
地居止之人爲之如今制書吏差役保正等人非官也
歐陽公疑周官設官太多蓋未知此義
一非周禮者自臨孝存何休以來不下數十家然皆未知
聖人之心卽天地之心其立法之意悉準天理非天理
爛熟固無以知之也凡篇中後人指摘者必詳正之庶
聖人之心不没掩於庸眾人之口
一王安石襲王莽之弊政而假託於周官
御纂義疏總辨甚明康成之註及諸儒訓解實多有未安者

今擇別其是非而述之其或有竄易原註字句者或句
中有疵或以便文義之順悉無成心焉識者鑒之
雙流劉沅識

周官恆解卷一

天官冢宰序官

雙流劉沅輯註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辨本亦作辯平勉反

建立也建國統指王畿及諸侯之國而言辨方辨其天時地利之所宜正位正其南面聽政之位體形體體國經野以國爲體既正其宮寢朝市等處而遂經畫郊野以爲鄉遂都鄙徑畛溝洫之屬爲民極爲民標準四方望以取正也

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帥所律反治直吏反下治官同

天官以其德總御衆猶天道統理萬物也冢宰大宰宰有專制調和之義其屬見下文邦治王畿之治均平也邦國兼內外大小諸侯而言

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大音泰又如字胥音又胥思餘反

鄭康成曰變冢言大者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冢大之上也山頂曰冢旅衆也下士治衆事者自大宰以下轉相副貳皆王臣也王之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士以三命而下爲差府治藏史掌書者凡府史皆其官長所自辟除胥徒民給役者胥讀如諝謂其才知爲什長陳氏友仁曰天地春秋四官自卿至旅下士凡六十三人而府史胥徒止百五十人蓋吏役如是足也吏省則祿易給有祿則知自愛漢猶倣此意吏皆自重賢人君子往往出其閒王氏志長曰周制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官與吏無甚異西漢去古未遠公卿大夫多出胥吏而儒雅賢厚之人亦多出於吏博士弟子之明經者多補大守卒史東漢流品漸分然胡廣爲郡散吏袁安世傳易學爲縣功曹應奉讀書五行並下而爲郡決曹吏王充徐穉皆爲從事功曹不以爲屈無他始有祿以養其廉後有功名之途以盡其用然則周官之史胥不以卑冗限其終身可知矣

宮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宮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正取其正宮中之官屬而名也伯長也副宮正而爲衆官之長蓋合宮府之地職事諸官辨其賢否而告大宰

以黜陟之者宮正也統宮中給衣服飲食宿衞之官而時其糾舉者宮伯也二人之下又共有九十五人以供使令乃足以糾察多人也

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內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外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亨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五人徒五十人膳市演反庖蒲肴反賈音嫁徐音古下同饔於容反下同亨普庚反

膳之言善也味之美者也膳夫辨之庖人製之熟食曰饔味至多而以穀食為主故以饔名官內主王及后世子之食外主外祭祀及邦饗之類亨人工於亨者蓋物品有宜於亨者庖人或不盡治故又為此官蓋養生重事天子為天地人神之主尤可不慎然皆以士為之與後世祗為賤役者異矣

甸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鄭康成曰郊外曰甸師猶長也主供野物官之長愚按主天子藉田及宮府穀食之屬故重之而官師非特主供野物也天子藉田千畝及公田之屬亦多必三百人乃給也

獸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賈氏公彥曰掌罟田獸以共膳羞獸非常用常得之物故其屬較寡

䱷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鼈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十有六人䱷本作魚亦作

敝鼈卑列反

魚必養而後用苑囿池沼其地不一故人較多鄭氏謂曰鼈蜃之類莫不有甲名官特以鼈者龜以卜蜃以飾器不專於食有甲之美而食者衆無如鼈

腊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腊音夕

腊乾肉也經夕而成故云腊

醫師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食醫中士二人疾醫中士八人瘍醫下士八人食如字瘍音羊

醫師衆醫之長食醫和調飲食疾醫治疾瘍醫治創癰人在天地氣化之內不能無感於沴戾醫師蓋深明乎陰陽之義者故總其成食醫治病於未然疾醫瘍醫治病於已然所以調護君身故統於大宰也

獸醫下士四人

牛羊犬豕之屬或供上用馬以載輦故亦有醫

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奄平上兩音奚如字又胡雞反

酒以供祭祀賓客其製不異固必精潔尤戒淫酗故設酒正而佐以中士下士其府史胥徒皆辨其物而防其弊者也酒人以下則製酒之人奄宦人女酒女之善治酒者奚宮女之賤者蓋酒正百一十人特辨酒品味及分給用酒之事於外酒人三百四十人則製酒於內

漿人奄五人女漿十有五人奚百有五十人漿子良反

古無茶飲每用漿其製不一亦宮女等掌之

凌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凌吏應反字從冰或力升反

凌人掌納冰出冰及祭祀饔膳用冰之事

籩人奄一人女籩十人奚二十人

籩竹器容四升其實果穀魚鹽餌餈之屬

醢人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醯人奄二人女醯二十人奚四十人鹽人奄二人女鹽二十人奚四十人醯呼改反

醯木又作醯呼西反

醢肉醬芊乾肉雜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瓶中百日則成醢醯味也鹽所以調和食物醯醢鹽皆所以調和飲食輔養王躬故重其事而皆以奄人及女宮爲之

冪人奄一人女冪十人奚二十人（冪莫繹反）

冪以巾覆飲食之物也

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掌舍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幕人下士一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掌次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徒八十人（幕模郭反舍去聲）

宮人安息王身幕人掌帷幕鄭氏鍔曰舍者久留之辭次者暫止之義出而會同則或留之久故有掌舍以爲衛出而祭祀暫止而已故有掌次以爲儀

大府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十有六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大府之大音泰又如字）

鄭康成曰大府爲治藏之長若今司農賈氏公彥曰有賈人府官有市買須知物貨善惡也

玉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八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有八人

凡玩好貨賄器用之物掌之以待天子賞賜羣臣諸物惟玉爲難得故名以玉府也

內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外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御案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工之貨賄此皆生於天時產於地利成於人功所謂財用之大源下之所以其上也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馭輕重以均貴賤以通有無所謂財用之大權上之所以制下也自外而藏諸內故曰內府自內而布諸外故曰外府

司會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會古外反凡要會會計之字皆放此）

會計也總計天下財賄之所入而稽其用度凡王及冢宰所布之治皆得攷覈焉

司書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職內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徒二十人職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二十人（內音納）

司書主會計之籍職內主入職歲主出　御案不曰職出而曰職歲者歲有豐凶所出一以歲爲準也

職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司裘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掌皮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陳氏傅良曰古者禮贄皆以皮幣爲主出入之數大較與貨賄相敵故亦屬於大宰皆司會爲之長

內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內宰凡宮中奄豎與諸嬪御皆統治之而正其禮儀然其官屬皆在外廷內小臣則近內廷而又擇奄之賢者

四人便易糾察宮內

閽人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內豎倍寺人之數閽音昏囿音又游本亦作斿音由寺石異反豎蜀羽反

鄭康成曰閽人司晨昏囿御苑游離宮寺之言侍也正內路寢豎未冠者之官名王昭禹曰門寺尤宜於昏故曰閽人愚按奄閽寺皆宦官也以其精氣閉藏名曰奄閉寺又以其職而名之門囿游者指宮內非外廷也故閽守之寺人邇王躬故別之以示重

九嬪世婦女御嬪毗因反

嬪婦人之美稱婦服也服事於夫也御猶侍也愚按天子有后有夫人有嬪后與君敵體夫人亞於后而可以正位乎內嬪亦有德可以相君者其世婦及女御雖非無德然次於后夫人嬪矣昏義云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言天子之后立六宮之官如此再先儒誤會以爲備天子之御如此豈不謬哉此惟嬪言九而他不閣其數則昏義所云亦未必實也

女祝四人奚八人女史八人奚十有六人祝之六反

祝主宮中祈禱之事

女史書王后言動

典婦功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工四人賈四人徒二十人典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二人典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枲絲里反

鄭康成曰典婦功主婦人絲枲功官之長賈氏公彥曰絲枲有善惡貴賤故須賈 御案典婦功爲布帛之總司則布帛之入倘有當整治者故有工四人典絲枲則不煩設工也王氏昭禹曰一繭所吐爲忽五忽爲系二系爲絲絲所以爲帛陳氏傅良曰此三職悉用士人先王以是爲奢儉所係內治所關非士大夫爲之恐害國政惟與內宮相關通如內司服縫人之類必不得已乃用奄耳布之美惡易辨故不設賈

內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縫人奄二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三十人縫扶容反

鄭康成曰司服主宮中裁縫官之長賈氏公彥曰衣服事多須男子兼掌以與婦人共職故用奄女御即上文女御擇其中二人爲內司服非別一項也此二職皆內人爲之

染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追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工二人徒四人屨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工八人徒四人夏采下士四人史一人徒四人染日豔反又日掩反追都隈反屨九裕反夏戶九反采此海反

王氏應電曰染人司嬪婦染絲之事追治玉石之名蓋以爲飾者賈氏公彥曰屨人掌王及后之屨舄者鄭氏康成曰禹貢徐州貢夏翟有虞氏以爲綏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

周官天官序官終

周官恆解卷一

天官冢宰

雙流劉沅輯註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六典見下文典定於天子而云大宰建之者任總羣職非有德則將廢矣邦王國邦國兼侯國言而官府萬民在其中

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教官府之教平聲擾日杳反諧戶皆反詰起一反

治典一切制度灋令之事經猶治絲而分其條理治有所遵經不敢越紀各安職業而不紊教典教民之事邦國各能教民則安官府萬民民楷不齊教之則馴而易治禮典五禮之事因人情而爲之節文情文決洽故和統範而操縱之諧合而歡悅之政典隨時政事時勢情事不無變易隨時經紀而有政不平者平不正不均者正刑典刑罰之事邦國不遵王制及百官萬民有罰過者詰之刑之糾之事典農桑器用等事以其自民爲之故曰事任百官百官董勸各任其事也此六典大槪言治天下有此六典非謂六官也前人分屬六官盡思教禮政刑豈能獨用卽六官所屬無非交相輔濟非謂各事其事此外不相鬪涉也卽以治典屬冢宰核之大宰建邦之六典矣而又獨任治典其所職拔之多不合他放此弊出不知聖人本身作則治天下如運掌之義故分配而賞不迊則者辨之

以八灋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四曰官常以聽官治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六曰官灋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

鄭氏鍔曰官其所命之名府則官之所居官府者治之所由出灋不行於官府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別立八灋以致治必自此始也官屬官各有所屬分任而後政專官職名有所職各盡其職而得失可辨官聯有當衆任之大事會而稽其善否官常各官皆有其所當常行之事聽核而治之官成各官所職之事必成而後稗國濟民一定之理故曰經官灋各職所主之灋度不可違越故曰正官刑壞灋亂紀則弊之糾正其邪也官計卽三年大計弊斷也綜其績之美惡而斷之

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二曰灋則以馭其官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其士五曰賦貢以馭其用六曰禮俗以馭其民七曰刑賞以馭其威八曰田役以馭其衆馭魚慮反

則猶灋也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及王子所食之邑以其有邑都焉則謂之都以其在王國之鄙則謂之鄙馭猶馬之在馭使無僭差也鄭康成曰祭祀其先君社稷五祀灋則其官之制度賈氏曰宮室車旗衣服之等皆不得僭也吏府史胥徒之屬廢其不賢者置其賢者士俊選也由論秀而淯升之任之以祿取下曰賦供上曰貢時其豐歉而酌其盈虛禮俗風俗不同因其俗而節文之以中禮刑賞必本於至公至正雖貴不私然後人知畏敬故曰馭其威田役節國教令之使民知尊君親上之義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行下孟反

權操於此而機應於彼若器之有柄八者皆王所以操縱天下之權也然且有時自用而失中故大宰詔王焉爵以待有德德尊則爵益尊而貴祿以待有功功多則祿益厚而富予賜予言行有善則賜予之之出於常祿之外故曰幸幸其蒙賞益勉於善也置置之於位行賢行生謂冤抑者幾死而蒙昭雪也奪不稱職而奪其祿鄭康成曰廢猶放也誅責讓也王氏曰誅言其意殺言其事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

統猶率也王時行以率民又統率之而使不渙也親一本九族之親故故舊賢有德者能有才者庸有功者貴朝廷所命者吏列職於下者八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當爲之上之人既躬行矣而令民皆如此則賢才無滯禮讓成俗

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圃邦古反音布毓古育字藪速苟反牧目茂兩音蕃扶元反飭音勅賈音古斂去聲

職業也任力之所能勝也人人有所務之分位即有當爲之事業故曰職鄭氏衆曰三農平地山澤也九穀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鄭康成曰樹果蓏曰圃園其樊也王氏昭禹曰毓者順其性而養之賈氏公彥曰掌山澤之官曰虞掌川林之官曰衡王氏昭禹曰作爲之起之之謂也蓋非特順其天性又加栽培壅溉之功使各遂其生各適其用鄭康成曰澤無水曰藪牧牧田在遠郊皆畜牧之地御衆放飼得宜曰養胎卵滋生曰蕃鳥獸皆謂家畜飭致其力化易其形八材金石珠玉木革羽象也行曰商處曰賈聚而盈之曰阜遷就不滯曰通自然之質曰貨人工所爲曰賄嬪婦人之美稱化變其質治治爲材王氏曰絲繭之已縑者枲麻之木結者臣妾對天子而言凡男女之無位者皆是聚斂蓄積也疏材蕉葛可布草根木實可食者御衆轉移如今之擔夫縣夫車戶船戶皆是自此輸彼以物之多寡路之遠近而受其傭直此等亦勞所必需自當有不受田者爲之以其在前八者之外故曰閒民

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削本亦作稍又作鄁所教反幣必藝反又必世反

上取於下曰賦財賄猶貨賄也邦中六鄉之地四郊六遂之地去國二百里邦甸公邑之田所在去國二百里家削家邑之田所在去國三百里都縣小都之地去國四百里邦都大都之地去國五百里以上即載師任土之灋皆以時而徵其賦關市山澤則在田都之外幣餘給公事會計之羨餘本所故有既出之而復入之故亦稱賦焉李氏叔寶曰以九賦繼九職任之而後可以斂之也愚案此言九賦統於大宰大約有此九等至各賦自有專官也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

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芻楚紆反頒音班好呼報反

式猶準則也均之使各給節之使不過亦言大宰總其遊耳其各式互見各官荒凶年羞飲食服衣服工治器用者草曰芻穀曰秣養馬牛者匪分也頒賜也謂不時之賞賜好用燕好所賜予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斿音游

祀貢祭祀所需若包茅之屬嬪貢絲枲也器貢凡器用之屬幣皮幣之屬材卉木竹箭之屬貨貢金貝之屬服

絺紵纖縞之屬斿羽毛之屬物雜物國用必不可少者此歲貢之常致因其所有而致之不責以所無也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繫音計

兩兩相繫屬也彼此相須而後聯屬有情之謂牧謂鄉大夫以下有牧民之責者各有分邑以地賦民民亦賴其地以宅身長若鄉遂大夫之屬為一鄉所貴民尊其貴己亦以貴臨馭之也師儒無權而賢有德者儒有道者民自尊而屬之宗大宗小宗為一族之會己亦須正身以率而民始尊之也主公卿大夫其家臣等奉以為主蒙其利以生而上亦以利繫屬之也吏閭師旅師及都鄙邑宰之屬能治其民民亦繫屬之也友同井同學者皆是彼此相任而情誼以篤藪材物所聚民取資焉其官云繫者皆言民身心有所繫屬而不渙散之意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灋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縣音懸挾子協反字又作浹

正月周建子之月吉朔日始和一陽初生其氣始和也布治以一年所當行之事頒於邦國都鄙其王國則縣治象之灋於魏闕使民觀之而侯國則必告朔而後縣之也挾日十日斂象魏所縣之灋魏闕象故曰象魏亦曰觀蓋古者無文牒方策以紀事而每年所行治灋則天子於歲前頒之諸侯受而藏之告朔而後以示民蓋大經大灋永久弗易而每年民事隨時變通者不同故如此也若後世則曆書通行不必然矣

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

置其輔乃施灋於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輔監平聲參三輔同傳音附

鄭康成曰乃者更申勅之言建牧立監等事早已於封建時定之而每歲更申勅之也牧九州之牧謂諸侯也監命卿命自天子為諸侯監也鄭康成曰參三卿伍五大夫殷眾也謂眾士輔府史庶人在官者曰長公卿大夫食采邑者立兩卿不足於諸侯正謂冢宰司徒司馬之屬貳謂小宰小司徒之屬攷成也佐成事者謂宰夫鄉師肆師之屬愚按都鄙小於邦國故言則官府守灋而後能盡其職鄭氏鍔曰牧長正皆以建言如建國之建不可得而動搖意監兩貳皆以立言之如有所立不可得而傾仆意參伍攷皆謂之設布置之之意獨於邦國之伍以傳言之蓋大國既設三卿矣五大夫又附於三卿之下使有所依附之意殷曰陳謂其眾也輔曰置謂其賤也爵有尊卑辭有輕重以別之

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灋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總承上文而言典則灋等大宰特總其成耳鄧氏元錫曰待謂豫具於此待事至而應之也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眡滌濯及納亨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示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帥率同眡視同示祇同各職俱放此五帝五行之精分司五方之氣五時者順時令以宣化則各於其時其方祭之鄭康成曰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具所當共修掃除糞酒前期前所誡之日十日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執事宗伯大卜之屬既卜遂戒百官以始齋及執事及將祭而各任其事之時大宰則眡滌濯器具之人潔否及納牲將告殺時則贊君牽牲玉幣所以禮神爵所以獻齊酒大神祇天地也玉几所以依神如之如祀五帝也

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大喪贊贈玉含玉作大事則戒於百官贊王命王眡治朝則贊聽治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含本又作唅戶暗反朝覲會同兼常朝及王巡方言鄭康成曰玉幣諸侯享幣玉獻獻國珍異亦執玉以致之玉几王所依也立向設以優尊者玉爵王禮諸侯之酢爵王朝諸侯立依前南面其禮之於阼階上贊助嗣王為之贈玉既窆所以送先王含玉死者口實御案作大事大封大役大寇大栽皆當戒百官而贊王命也命辭辭內史為之而大宰必佐王定謀申警也鄭康成曰治朝在路門外四方之聽朝王巡守在外時愚案贊聽治者亦王有失誤以時補救之也

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待四方之賓客之小治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鄭康成曰大事決於王小事冢宰專平歲終周季冬月也會計也御案正其治正其所當為之事聽其致事聽其所已為之事廢退不職者置使居職任事每歲終已有廢置矣三歲又綜計其功罪而誅賞之呂氏祖謙曰冢宰大計羣吏之治而小司徒先自考其屬正其要會而致事小司寇命其屬入會而治事下至宮正醫師亦會其行事稽其行事又設司會以執其總以鉤考之而詔王及冢宰廢置可見成周各考於一職之長而後考於一官之長考於一官之長始盡考於司會而後達於冢宰盡考其屬於下則詳而難欺提其綱於上則簡而易見而又俱考於司會則參互而徧察無所容其抵冒矣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后宮之糾禁凡言建者司其事而審定以施之宮刑王宮中之刑政令宮正宮伯所掌及膳夫以下凡有職業者皆是糾禁已發則糾斷之未發則禁飭之葉氏時曰小宰貳大宰首王宮之刑禁蓋侍御僕從一有不正皆足蠱君上而生心害政故宮刑雖王宮之禁而實以格君心之非

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逆賈氏曰迎受勾考之使知功過所在鄭氏鍔曰典灋則者治之本也從則治違則亂待其已違則亂已生故之不亦晚乎小宰故逆而攷之大宰以典灋則總治體小宰則察其奉行之實大宰以貢賦式制國用小宰則

察其均節之宜故曰貳也

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一曰以敘正其位二曰以敘進其治三曰以敘作其事四曰以敘制其食五曰以敘受其會六曰以敘聽其情

敘秩次也羣吏六官之屬位班位治功狀王氏應電曰復逆白事有輕重緩急不得攙越作其事各官職事有大小遲速當卒作申戒制其食攷其勤惰工拙爲之下上其食受其會即下文受羣吏之要贊冢宰受歲會也聽其情凡公私啟白以次第聽而察其是否

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大事

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長知文及

官盛任使故有屬然後治可以舉六十舉其成數概言之大事從其長則體尊小事得專決則職盡不然尊者繁而卑者懈矣

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

官各有職盡其職而役事治大宰建之小宰核之也治職治之使不亂平各安其治均各得其頗節各守其節教職以教化爲職率教則安馴教則寧成悅故懷禮職修明禮度循禮則邦國與民和諸鬼神亦以有禮福之政職修舉政令凡政令足以使人感畏故服無敢越畔故民正無苛擾故物聚刑職不率者罰之詰察其奸糾正其失除去其害事職該一切瑣細之事而言工聚則富利興則得其養濟立則遂其生此六職即大宰所建之六典前人分配六官然六官之職互相爲用政教禮刑非判然而不相爲用斤斤分配於義反多不安故弗從之也

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之聯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聯事六曰斂弛之聯事凡小事皆有聯弛尺聲

聯會合而成事也御案朝廷之有百官猶人身之有百體脊動而指隨肱行而踵舉右有所事左必繼之耳之所聞目亦注之運動屈伸不假指揮而無不如意則官聯之謂也祭祀賓客六者其事尤繁必各贊襄以成事而凡小事皆有聯則六者特舉其大者言之耳

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傅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八

曰聽出入以要會政音征比毘志反責側賣反傅音附別彼列反質如字劑津私反會古外反

賈氏曰八者皆舊法成事依時行之以經紀政治政賦也役起徒役比居伍籍也師所以用眾田所以簡眾簡猶閱也稽猶計也合計其卒伍閱其兵器為之要簿也在鄉為閭在遂為里版戶籍圖地圖稱謂稱貸責謂債負二者以傅別之劵聽之傅附之於書若今契也別判之為兩若今合同契也禮有數命有等祿位視此以制取予謂官物也凡有所予取為之書契以稽質其事劑平也質人云大市以質小市以劑大市人民牛馬之屬用長劵小市兵器珍異之物用短劵蓋賣買易欺偽有以質之而劑之乃平出以給用入以貯藏月計曰要歲計曰會上取予之以一物言此出入以總數言也李景齊曰周公制作凡所為纖悉委曲者不以一時言實為後世慮教化之孚者誠不待要約之圖而後世誠信已薄則文籍之可稽猶足以濟治道之窮春秋諸侯僭竊猶知惡其籍則簡書之可畏亦足以維持人心周公可謂長慮者矣

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灋六曰廉辨弊必藝反

鄭康成曰聽平治也弊斷也賈氏曰計計其功過多少而聽斷之　御案官府上羣吏之治狀而小宰聽之斷以六計也善有德能有才敬不懈正無邪曲灋精於灋辨明於是非

以灋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凡祭祀贊王幣爵之事祼將之事凡賓客贊祼凡受爵之事凡受幣之事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祼古亂反襚音遂

祼以鬱鬯之酒灌地以求神也惟祭天地用秬鬯而不灌其他王以圭瓚酌鬱鬯獻尸尸皆受以灌地降神王薦玉幣爵而小宰贊之王酌鬱鬯以祼而小宰將之將送也贊執以授王使爲獻不失其節將奉以受尸大宰無祼將之事其所贊者主祀五帝言之天神不祼也惟人道宗廟有之然宗廟之祼大宰贊王亦不將送其將者小宰也賓贊祼諸侯來朝朝享既畢王禮之有此祼酢之禮受爵諸侯酢王王受之受爵廟中行三享時之幣璧以帛琮以錦之類贊贊王也喪王喪諸侯諸臣有致含襚幣玉之事荒凶年諸侯亦有致幣玉之事口實曰含衣服曰襚

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羣吏之要贊冢宰受歲會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灋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乃退以宮刑憲禁於王宮令於百官府曰各修乃職攷乃灋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

國有大刑

於每月之終使官府以其尊卑之敘致其簿書之要以助大宰歲計之會於一歲之終使羣吏致其一年之功狀以待大宰之考正歲建寅之月大宰既縣象矣小宰則帥所屬以觀之振木鐸以警之既退獨以宮中之刑縣禁於王宮使治事於王宮者共喻焉鐸皆以金為之以木為舌曰木鐸宣文教以金為舌曰金鐸宣武教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敘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

治朝在路門外灋謂其事當聽於治朝者其進呈取旨皆有灋度掌其禁令糾正之也羣吏自上而下言之治職事也諸臣受命來報者曰復下臣據情入告者曰逆御案諸臣萬民之復逆王與冢宰聽斷之其事施行

必下於羣吏故敘羣吏之治以待之諸臣舉復萬民舉逆互文也諸臣復多逆少萬民復少逆多各以多言之

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敘以治敘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藏才浪反

徵有其人令使承其事也王有徵召命令於百官府宰大則辨別於八職以分屬其人也正六官之長即大宰所謂建其正者也要綱領也師六官之貳爲衆職所攷灋之名所謂立其貳者也凡謂事之約畧司各司其職事即所謂設其攷者也目謂事之科條旅兼上中下士所謂陳其殷者也數謂事之多寡府主藏者史起文書草者胥爲什伯之長徒供奔走之役皆大宰所謂置其輔者也　御案正與司同曰官灋者灋之定則正下

於司以布之灋之行則司報於正以贊之無二灋也師則掌已成之科條所以佐正之不逮而分其任也旅則舉其常數而已契以爲質則庫藏無侵冒之弊書以記事則政治無遺闕之虞事有次敘之先後政有使令之緩急以官敘治之則不紛以官令徵之則不怠

掌治灋以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辟旁益反又[illegible]肄反長知丈反

鄭康成曰羣都諸采邑也六遂五百家爲鄙五鄙爲縣言縣鄙而六鄉州黨亦存焉乘猶計也辟名詐爲文書以空作見賈氏曰宰夫勾考之官冢宰制國用故宰夫計財用以核其實而誅賞之失財謂貨賄失物謂器物失用謂濫用所用不乏爲足有餘爲長物無虧損爲善物　御案長財不斷折也非多收少給入重出輕以闕

孟

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從大宰而眡滌濯

小宰以灋掌祭祀之戒具矣而宰夫復覈其詳果如式灋否薦脯醢也羞庶羞內羞也

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灋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與其陳數比必里反

委於僞反積子賜反此二字相連皆同食音嗣飧音孫

鄭康成曰比校次也　御案凡禮事即小宰職之七事其具小宰以灋掌之宰夫則贊而比其善惡是否鄭康成曰牢禮之灋多少之差及其時也牛羊豕三牲具爲一牢委積謂牢米薪芻之給賓客道用也膳獻禽羞俶獻飲食燕饗飧客始至所致禮賓賜有司所賓天子所賜陳數所陳多寡之數也

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

鄭康成曰弔事弔諸侯諸臣幣所用賻也器所致明器也凡喪始死弔而含襚葬而賵贈其間加恩厚則有賻焉

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三公六卿之喪與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

鄭康成曰大喪王及后世子小喪夫人以下小官士也治謂共辦旅謂下士愚按大喪小喪皆謂王屬小官任治而宰夫又掌其戒並躬率執事以治之其他則或帥官有司治之或使其旅帥有司治之蓋喪禮繁重周尤重之必使其盡誠盡禮也

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正歲則以灋警戒羣吏令修宮中之職事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於上鄭康成曰歲終周季冬也正猶定也旬十日不時舉慢令失時者以告於大宰正歲建寅之月能有才良有德者也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爲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比必里反舍試夜反柝他郝反

宮正宮中宿衛之長承小宰所布之政而親爲戒令糾禁王氏曰戒其怠忽令其有爲糾其緩散禁其勿爲是也比校也鄭康成曰校次其人之在否官府之在宮中者膳夫玉府內宰內史之屬次諸吏直宿之所舍退息之處版其人之名籍待戒令及比也柝戒行者所擊比之恐其有解惰故非常也御案平時當直者番更代有故則盡入宿衛

辨外內而時禁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行下孟反稍所孝反去起呂反幾同譏奇音羈衺亦作邪外內以地言辨其爲在內在外之人而禁其非時出入功緒職業之條理德行品詣幾察其出入分給其祿儀淫放濫怠解慢也民宮中吏之家人吏在宮其家人或因緣爲不正故禁去之五人爲伍二伍爲什會合之使常相識相習學道義理藝六藝教之使皆爲正人會其稍食視其工拙勞逸而上下之會其行事綜其賢否而賞罰之

凡邦之大事令於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蹕音畢大事謂祀與戎使居其處以聽所使凡食必待火熟養生尤重之故四時改火必與其物以順天時修火禁者以此而一切戒備火災之事亦具焉必於春秋者火星以春入以秋入亦順其時也邦事朝祭之事王出入有蹕宮正則司執燭也廬倚廬在路門外東壁舍堊室兩下爲之與廬異親者貴者居倚廬疏者賤者居堊室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掌其政令行其秩敘作

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以時頒其衣裘掌其誅賞伯長也宮伯宮正之貳士衛士也庶子國子之倅及公卿大夫之庶子凡在王宮之版籍者宮伯皆得掌之也掌其政令使更番輪值之有常行其秩敘使資格歲月之有等作其徒役使徼巡奔走之不倦次宿衛之所舍休沐之地八者王宮之四角與四中也職事宿衛士應有之職事大事謂寇戎作起也月終均其祿秩宮正卽據之以會稍食歲終均其能否宮正卽據之以會行事夏有衣冬有裘惰有誅勤有賞誅罰也陳氏傅良曰環衛有二等一是公卿大夫之子弟分直八陬宮伯領之一是官府凡在宮庭諸徒役錯置於士庶子八次八舍之間周列環衛宮正領之二者皆總於家宰至人主切身侍衛僕從則掌於大僕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凡王之饋食用

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於造王齊日三舉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烖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膳市演反食音嗣造作早反齊側皆反札側八反

膳夫食官之長食飯飲酒漿膳牲肉羞有滋味者王尊而后妃王世子爲天下本故兼養之進物於尊者曰饋六穀稻粱苽麥黍稷六牲馬牛羊雞犬豕六清水漿醴䣼醫酏也羞以牲禽珍謂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醬醯醢也品物醬之多蓋備像之非一日而并及之也殺牲盛饌曰舉日每二食惟朝食則舉日中而餕以朔之餘鼎十有二牢鼎九陪鼎三也其物先儒雖縷言之然未必確蓋此特言其概耳物皆有俎凡物皆

以俎盛之也侑勸也侑食以樂養其和平飲食乃有益也祭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授祭優至尊免再興再坐之勞品嘗食先各品食之而後王食防有毒也食卒徹歸故處亦奏祭曰三舉朝食日中及夕皆用新潔之物不似平日餕朝之餘也加至三者養其氣以備勞也大荒凶年大札疫癘天烖日星詭變地烖山川虧竭諸變大故兵戎之事不舉示省懼也

王燕食則奉膳贊祭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王燕飲酒則爲獻主食如字

鄭康成曰燕食日中夕食奉膳奉朝之餘膳贊祭夕食王祭牢肉則贊之也祭與燕饗王與尸賓相荅亦有胙俎膳夫親徹之其餘俎則其屬徹之稍食非正食而稍爲飲食之事故直有脯醢燕飲羣臣膳夫爲獻主俾得盡歡臣不敢與君抗禮也

掌后及世子之膳羞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以摯見者亦如之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會古外反

后世子之膳羞統於王掌其饌而不饋脩脯也加薑桂鍛治者爲修致福諸臣祭祀歸胙於王受之受於祭僕及司士而以膳於王不會不計其多少御之案不會非凡用皆不會也蓋品味有常不敢以異物共之無所用其會非恣其欲而不爲之限也愚按此經言不會者五皆衣食細事然其各職所掌具有成式與戒令則所謂不會者特不以屬匪計算等至尊於臣下耳何前人乃誤解之以禍國

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凡其死生鱻薨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畜丑六反[illegible]反

鱻悉然反薨古老反

鄭康成曰六畜六牲也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春秋傳卜日曰牲六獸六禽卽六畜而概推言之古今食尚各殊不必定求其物以實之辨其名物雖可食而防有毒而不貴異物之義亦寓矣畜物掌之獸人獸人送之庖人以供用故曰掌共凡計數之也薦亦進也備品物曰薦致滋味乃爲羞王言薦者味以不褻爲尊鱻謂生肉薨謂乾肉劉氏執中曰死謂不可以生致者薨謂不可以死致者鱻謂不可以薨致者薨謂不可以鮮致者

共祭祀之好羞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凡令禽獻以灋授之其出入亦如之好呼報反

好羞先人所好亦謂平常食物尤嗜者也非屈到嗜芰之列喪禮繁必得其敘故曰紀庶羞葬後祭禮所用禽獻賈疏若掌客上公乘禽日九十雙之類令禽獻賓客至庖人乃令獸人取之必以灋校之毋濫取濫予也人

謂入於庖人出庖人付使者也

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香內則作薌腒其居反鱐師優反臊素刀反麛音迷羶書然反會古外反

鄭康成曰用謂煎和之以獻王行猶用也史氏曰羔稚羊豚稚豕方春草生羔豚美故用之腒乾雉鱐乾魚方夏暑盛物易腐故用之秋時草物實犢麛食之而肥故用之冬時大魚潛雁性定而肥故用之膏香牛脂膏臊犬脂膏腥雞脂膏羶羊脂犢牛子麛鹿子各以其物之所使而調和之月令所用順時令也庖人所行順物性也

內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辨體名肉物

辨百品味之物王舉則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和胡臥反

調和熟食曰饔內所主在內也鄭康成曰割肆解肉也亨煮也煎和齊以五味體名脊脅肩臂臑之屬肉物胾燔之屬百品味庶羞之屬言百舉成數牲體實之取於鑊以實鼎取於鼎以實俎實鼎曰脅實俎曰載選先進食之時選擇其中御者俟饋俟膳夫之饋也食以養生品類有宜否不可不愼故內饔掌之

共后及世子之膳羞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貍豕盲眡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螻庮音由泠音零躁側到反皫一作犥匹表反沙如字

貍當作鬱盲眡當爲望視睫音接般音班螻當作漏

膳夫於王親饋后居深宮世子學於虎門皆別有饋彳故內饔止共其膳羞言共不言饋降於王也腥臊羶山本可食辨者別其臭味惡者也庮謂惡臭泠毛毛長總結亦股股裏無毛躁疾走也皫色色不澤美沙鳴鳴聲澁滯鬱謂腐臭盲眡揚視交睫目睫交毛腥肉有如米者是般臂臂毛有文螻螻蛄臭也

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凡燕飲食亦如之凡掌共羞脩刑膴胖骨鱐以待共膳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饔人共之掌共之共當作具下如字膴火烏反胖普半反

言宗廟之祭祀明內饔不掌外神燕飲食王及后世子自飲食也羞庶羞脩鍛脯刑鉶羹也膴魚肉之大臠者胖脯之未乾而腥者骨牲體皆具之以待共膳也好賜王所善而賜者肉脩王膳脩之餘也

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

體魚腊凡賓客之飧饔饗食之事亦如之食音飼

外饔者所主在外也外祭天地社稷山川五祀凡外神內饔不言魚腊此不言胖骨鱐文互見也飧客始至之禮饔既將幣之禮饗禮以飲爲主行人所謂饗禮九獻之類是食以食爲主行人所謂食禮九舉之類是

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師役則掌共其獻賜脯肉之事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

耆老凡六十以上及死事者之祖父孤子死事者之子士庶子備王宮者勞將帥曰獻犒兵衆曰賜小喪紀兵士死事者之喪皆特恩以勸忠孝也

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外內饔之爨亨煮辨膳羞之物祭祀共大羹鉶羹賓客亦如之亨普庚反鑊胡郭反齊才細反爨七

玩反大
音泰
亨人主爲內外饔煮肉者鑊煮肉之器既熟乃脀於鼎
齊量也水有多寡火有緩急劑之使無過不及爨今之
竈大羹不致五味盛於登鉶羹加鹽菜者盛之鉶皆陪
鼎也鄭氏鉶曰大古茹毛飲血所謂羹者血湆而已中
古漸文則加滋味聖人懼人縱口腹之
欲故祭祀賓客薦大羹以示反本之意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共齍盛祭祀共蕭

茅共野果蓏之薦甸弟硯反耨乃豆反齍音資蓏力果反

王藉田在野故以甸名官有教民之義故稱師藉田者
借民以經之也王躬耕帝藉三推之後甸師帥其屬而
耕耨發地曰耕耘草曰耨以時入麥夏熟禾黍秋熟之
類在穀曰齍在器曰盛蕭香蒿既負熱之使陽臭達於
牆屋茅以縮酒野即藉田所在果桃李之屬
蓏瓜瓞之屬蓋不能稼之地則樹果蓏也

喪事代王受眚烖王之同姓有辠則死刑焉帥其徒以薪

蒸役外內饔之事眚生景反

人過曰眚天降曰烖國有烖眚王當祇畏修省因有喪
事故甸師代王請命於神祇以粢盛不潔自引咎也王
之同姓有辠不欲暴其惡於衆人故就甸師刑焉甸師
在疆場多隱僻屋舍也木大曰薪小曰蒸採薪蒸以共
外內饔之用蓋亦祭祀所用
若常用非甸師所能給也

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

罟罔也辨其名物無罟於稼者則不罟不足以共祭祀
喪紀賓客膳羞則不獻也狼麋皆可爲膏仲冬陰極陽
生仲夏陽極陰生獻狼麋以順陰陽之性助王
膳羞養其和也春秋獻獸物亦彷此意爲之

時田則守罟及弊田令禽注於虞中凡祭祀喪紀賓客共

其死獸生獸凡獸入於腊人皮毛筋角入於玉府凡田獸

者掌其政令弊必袂反

時田四時田獵守罟防獸觸攫弊田鄭氏衆曰春火弊
夏車弊秋羅弊冬徒弊守所弊之處以防禽逸虞人
所植之旗令獲禽者咸歸注於此以課多寡也共死獸
生獸於庖人當乾者入於腊人入玉府者以備器物之
材凡田獸謂百姓之獵者政
令取之有時致之有瀆也

𩾲人掌以時𩾲爲梁春獻王鮪辨魚物爲鱻薧以共王膳

羞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鱻薧凡𩾲者掌其政令凡

𩾲征入於玉府𩾲魚同鮪雲壘反薧本又作槁苦老反

以時魚若獺祭魚然後人澤梁季春薦鮪之類爲梁偃
水兩畔中央通水爲關孔以笱承而取之王鮪鮪之大

者𩾲生也薧乾也共於膳夫以共王也祭祀賓客喪紀
則共於內外饔凡𩾲者百姓之𩾲者政令見上獸人𩾲
征非凡𩾲者皆征之有非常之魚其
骨鬚可飾器物者則征之以入玉府

鼈人掌取互物以時簎魚鼈龜蜃凡貍物春獻鼈蜃秋獻

龜魚祭祀共蠯蠃蚳以授醢人掌凡邦之簎事簎尺角反蜃市軫反

貍音埋蠯音牌蠃
郎戈反蚳直其反
鄭氏衆曰互物有甲之物簎以杖刺泥中搏取之貍物
自貍藏於泥中者鄭康成曰蜃大蛤貍物刀魚蜂之屬
春秋獻出在淺處可得之時螷蜂也蚳蛾子取白者以
爲醢三者皆可以爲醢御案獨舉祭祀者鱗互之物
以共膳羞者爲多豆實則主於祭祀而後及其餘投醢
人百日前授之王氏應電曰凡有取於水中若金珠玉
石或異物及有所遺失以
鼈人善於簎事故兼掌之

臘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凡祭祀共豆脯薦脯膴胖凡腊物賓客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

腊之爲言夕也必經夕而後乾也史氏曰腊有骨脯無骨膴全體胖半體禽獸之形有大小小而全體大而半體取其易乾豆當爲羞祭祀賓客喪紀皆用乾物或不得以時取者則用乾也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疕匹婢反瘍音羊造七報反

劉氏彝曰政令謂物產之宜採取之候治鍊之方攻療之制皆必預知之毒藥去毒之藥也人身陰陽不和其

疾皆爲毒藥物或有毒或無毒皆以攻人身之毒故曰毒藥鄭康成曰疕頭瘍亦曰禿身傷曰瘍食祿也全猶愈也程子曰十全非謂十人皆愈但知可治與不可治證治分明十人皆中即爲上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凡食齊眡春時羹齊眡夏時醬齊眡秋時飲齊眡冬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凡君子之食恆放焉六食之食音嗣下食齊膳食同齊才細反和胡卧反會如字苽音孤徐音胡放甫往反

飲食所以養生失宜亦可以致疾故食醫和飲食以防疾於未然齊者調和其味使多寡厚薄各適其節也御案食飲膳羞醬珍製作有常灋而食醫和其齊者酌天時與王氣體之所宜也賈氏公彥曰眡猶比也言飯

之齊和四時常溫比於春時羹齊四時常熱比於夏時醬齊四時常涼比於秋時飲齊四時常寒比於冬時鄭康成曰四時各尚其味而甘以成之猶水火金木之載於土內則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免薧滫瀡以滑之史氏曰非謂四時各專一味就五味中使一味勝焉以養其氣也鄭氏鍔曰膳食各有相宜者又當會而合之使氣味相成牛土畜稌稻也澤中所生與土畜相宜羊火畜黍高燥所生與火畜相宜豕水畜稷北方之穀與水畜相宜犬金畜粱西方之穀與金畜相宜鴈陽物也麥秋種而夏熟得陽氣爲多與鴈相宜魚水物也苽米之生於水者與魚相宜王氏昭禹曰君子與王貴賤之分不同而養生之理弗異故得以放王而自養焉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癢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兩之以九竅

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於醫師癘音厲痟音消癢平聲疥音介嗽西候反上上聲竅乞叫反藏去聲

賈氏公彥曰療病必須將養故以養言之言養萬民者以其德施之於萬民而使之各得其養也癘四時不正之氣人身內養不足元氣虛而癘氣乘之發於四時者不同寒熱偏勝之端不同也痟骨之體痛癢氣蠹而壅硬疥癢痛瘧寒熱交作嗽欬也上氣喘逆五味酸苦辛鹹甘五穀麻麥稷稻豆五藥草木蟲石穀養猶治也氣聲色疾之見乎外者問而知其氣望而知其色聞而知其聲兩之參之診視非一處其變其動病情非一端則切之謂也望聞問切交盡其術而察其生死分而治之蓋古之醫者皆明於陰陽造化之理達於人情物理全而後神明其術此疾醫所以能養萬民也少曰死老曰終書其所以而入於醫師恐其有誤治者以爲罰懲

也

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齊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凡有瘍者受其藥焉折時設反祝咒同劀音刮齊才細反

瘍醫主治瘡毒者凡瘡皆謂之瘍腫則其勢將成潰則其勢已泄瘡雖外疾亦血氣不和寒火遏鬱而成初腫宜散既腫宜潰既潰宜清毒而培補金瘍刀創折瘍跌損或有邪祟乘其衰而爲災則祝之又以藥附之劀或割且刮之殺去其敗肉四者皆治瘍之法審其疾而治之得其宜所謂齊也五毒五毒之藥瘍多有毒以毒攻毒也五氣審其五臟之氣何者受毒既去其毒當以其氣所宜之物養之也五藥五味見上復言此者明瘍疾

與內疾等攻之養之療之節之必審其宜而後可免誤治也又言藥之養人必與陰陽五行之氣相配必得其宜則凡有瘍者受其藥而愈焉非謂瘍者受藥於醫也

獸醫掌療獸病療獸瘍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凡療獸瘍灌而劀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食音嗣

鄭康成曰節趨驟之節氣脈氣灌藥而行之以疏動其氣然多行又恐病劇又當節以止之其當割者則劀之以去其毒然後外附藥內服藥以養其氣又用芻秣以食之進退據功過以予奪其祿也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灋授酒材凡爲公酒者亦如之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酏齊才細反緹音體醫音倚酏音移

酒正酒官之長式灋作酒之灋式如月令所記秫稻必齊麴糵必時之類酒材米麴之屬公酒以公事作酒者齊劑同五齊治酒調和之灋也酒之爲味不一由其造之灋不同大約有此五等泛其滓浮泛醴汁滓相兼盎氣蒸蒸而白緹其汁成赤黑色沈則滓沈汁清矣既成酒則有三酒之別事酒隨時應用各事之酒不必盡佳昔酒則經夕久釀之酒且久者也齊亦酒但未如三酒之既成且久飲渴又其醇且清者無滓醫者微有滓漿米汁相載酏則粥之汁耳古無茗渴及漱皆用漿以米及他物爲之酒正特辨其名物不自造也

掌其厚薄之齊以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饌及后世子之飲與其酒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唯齊酒不貳皆有器量共賓客之禮酒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醫酏糟皆使其士奉之凡王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掌酒之賜頒皆有灋以行之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以酒式誅賞

此乃申言酒正所掌而上文所言非區區口腹之計明矣王及后世子尊雖酒人漿人爲之而酒正必掌其厚薄之齊恐不精潔祭祀齊與酒兼用以神道事之亦以人道養之也五齊三酒共八尊太祭郊社禘祫之類中

祭日月星辰山川之類小祭五祀祈祀之類貳益之以酢也齊酒尚未成酒故不貳器量盛酒之器其量不一也鄭康成曰禮酒王所致祭也王致酒后致飲夫婦之義士酒正之屬士也計獻酬多少有度不得過也士庶子耆老孤子恩養之不限以酌數賜須以酒須賜羣臣有灋無私恩濫予也有秩酒者應常得酒之人以書契授之使執以取酒出謂授酒材及用酒多少也酒正日計其成月計其要聽於小宰歲酒之意可見王及后之飲酒或王與后共飲或自飲則不計其多寡若與羣下飲則又有灋矣誅賞或典守耗敗出入多寡違式者有誅否則有賞

酒人掌爲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凡事共酒而入於酒府凡祭祀共酒以往賓客之陳酒亦如之

酒人主造酒者爲作也世婦天官內宰世婦與九嬪爲列者也役世婦聽役於世婦禮酒饗燕之酒飲酒食時漱口之酒凡事凡有需酒之事共而入於酒正之府以待其稽計凡祭祀小祭祀共酒以往自有奉之者往待其合而已陳酒陳設於堂東者亦共酒以往掌其事者自有掌客

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於酒府共賓客之稍禮共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清醴醫酏糟而奉之凡飲共之

漿人主造漿者涼暑日所用藷水之和以冰者御案水涼無齊可辨故酒正所辨惟四飲而此則並共之稍飲日常稍用之之謂飲非常用者也夫人謂三夫人助王養賓亦致於客備清醴醴之泲者醫酏不泲者凡飲非特饋食共之凡王及后夫人用飲皆共之也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凡外內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夏頒冰掌事秋刷凌力應反又力升反刷所劣反

凌冰室也正歲夏正夏令季冬大寒冰盛之時故斬冰而三其冰室以多納冰鑑今之甖也以盛冰膳羞酒醴得溫氣而味失故以冰養之祭祀亦然賓客不以鑑往嫌使停膳羞也夷傷也取哀傷之意以夷槃盛冰置於尸牀之下以涼尸也頒冰王頒賜羣臣掌事主其得冰多少可否之事刷刷除冰室以待納新冰也人在天地氣化之中陰陽之氣一有不和則爲疾暑令陰火燥陽故以冰禦之使陰陽得其平而體安次凌人於酒食之後太宰主之所以調燮而衛王躬者至矣

籩人掌四籩之實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饋食之籩其實棗㮚桃乾䕩榛實加籩之實蔆芡㮚脯羞籩之實糗餌粉餈麷音豐蕡音文膴音胡鱐音修㮚古栗字䕩音老榛

側巾反蔆音陵芡音儉糗去九反餌而志反餈音慈

籩竹豆籩人主實籩者四籩朝事饋食加籩羞籩也王薦腥后亞獻於是薦朝事之籩熬麥曰麷麻曰蕡稻曰白黍曰黑形鹽築鹽以爲虎形膴大臠以爲膴糗乾以爲鮑析乾以爲鱐王獻熟后亞獻於是薦饋食之籩乾䕩乾梅榛似栗而小王酳尸后於是薦加籩蔆芰也芡雞頭也重言之者以四物爲八籩也既酳尸於是薦羞籩合蒸曰餌餅之曰餈二物皆粉稻米黍米爲之糗熬之粉粉之二者皆然互文相足也祭祀之禮事死如生朝事象朝時所進饋食象食時所進加籩象饋食之有加羞籩象養之有羞也

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籩羞

邊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凡邊事掌之鄭康成曰薦羞皆進也未食未飲曰薦既食既飲曰羞內羞房中之羞也王氏應電曰凡邊事若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師役稍事

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羞豆之實酏食糝食韭音久菹莊魚反醓音坦臡音泥菁音精茆音卯麇音均蠃音螺脾音皮析星歷反蠯蒲皆反蜃市軫反拍音搏箈音迨爾雅作箈筍息尹反食音嗣糝素感反醢肉醬也有骨爲臡無骨爲醢四豆與四籩同時並設菹生釀之以爲酢菜作醢者必膊乾其肉乃莝之雜以

梁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甁中百日而成醓醢醓之多汁者昌本昌蒲根菁蔓菁茆鳧葵也蠃蝸蟲蜃大蛤蚳蛾子拍脅肉深蒲深水中初生之苗箈箭萌筍竹萌酏內則所謂餈糝亦見內則

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王舉則共醢六十甕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甕凡事共醢齊音霽鄭康成曰凡醯醬所和細切爲齏全物若牒爲菹齏菹可以通稱菜肉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卽上文所云此總言之王舉則共醢六十甕以此等物實之致饔餼於賓客時亦共醢凡事凡有用醢之事皆共之蓋古人食必用醢如今人食必需鹽以調和品味故多共品以便臨食自便也

醯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醯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醯醬之物賓客亦如之王舉則共齊菹醯物六十甕共后及世子之醬齊菹賓客之禮共醯五十甕凡事共醯以共王之物爲一句醯醋也醬須醯成味者醯人並掌之造醯醢各有專職而其用每相須故其共亦畧同其五六十甕則預儲之而已非一日而盡食之也

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后及世子亦如之凡齊事鬻鹽以待戒令齊才細反鬻同煮盬音古古人無權鹽之政大槪採之以備用其食味則以醯醢爲主但採之入官必有政令爲之約禁百事下文所言諸事苦鹽未鍊者散鹽已鍊者形鹽積鹵成形者飴鹽味之恬者凡有和五味之事則煮鹽以待戒令盡鹽之

產所不同有刮於地而得者有風於池而凝者有積於鹵而結者有取海水汲井泉而煮者鹽人受其鹽而煮以待用不似後世皆取民間已成之鹽而用之也

冪人掌共巾冪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凡王巾皆黼冪莫繹反巾以覆物爲冪專用之以拭則爲巾八尊五齊三酒所實之八尊以粗布冪之尙質也六彝雞彝鳥彝斝彝黃彝虎彝蜼彝畫布尙文也祭祀半用神道半用人道故文質兼用之王巾王所用以拭覆者黼白與黑爲虎文也取斷割之義

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爲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惡臭共王之沐浴凡寢中之事埽除執燭共鑪炭凡勞事四方之

舍事亦如之匽於建反亦音偃鄙音圭又古淵反去起呂反埽素與反

六寢大寢一小寢五大寢聽政在前小寢釋服燕息在後朱子謂小寢一寢居中四寢在四隅四時各居其方理或然也井井汲水之井鄭康成謂漏井受水潦而洩之者也匽障水使不泛濫而歸於井者猶潔也王氏應電曰寢中之事枕席牀笫唾壺虎子之屬鄭氏康成曰勞事勞褻之事四方舍事有故而適四方宮人隨行舍中掌事亦如在國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設車宮轅門為壇壝宮棘門為帷宮設旌門無宮則共人門凡舍事則掌之舍試夜反梐謝禮反枑戶故反重平聲壝音位

舍止息之所通謂會同與其舍也梐枑行馬也以周有內外之別故兩重設之王宿險阻則列車為宮而以

轅表門王宿平陸則築壇以土為宮而以戟表門張帷為宮則立旌表門若但遊觀偶往則兩旁以人排立如門而空其前以出入

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大喪共帷幕帟綬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帟幕模鄂反幄烏剝反帟音亦

鄭康成曰王出宮則有是事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幕或在地展陳於上皆以布為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帟承塵皆以繒為之凡四物者以綬連繫焉大喪共之為賓客飾也帷以帷堂或與幕張之於庭帟在柩上帷上無帟王有惡則賜之

掌次掌王次之灋以待張事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合諸侯亦如之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師田則張幕設案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邸典禮反

居曰次王出宮則幕人以帷幕諸物送至次所掌次則張之故云以待張事灋大小丈尺旅上帝國有故而祈上帝非郊祭之常也氈案設案為牀氈其上以坐邸後版也為大方版於坐後畫為斧文染羽象鳳皇色覆於版上行在無扆以此代之而別名皇邸朝日春分拜日於東門之外祀五帝於四郊次幄也大次以行禮小次以息勞合諸侯而為壇於國外亦與王同上師田王師田下師田諸侯因朝覲會同而外來從王師田也有邦事以王事出諸侯及孤卿之幕案不必王使人設之此概及之耳

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凡祭祀張

其旅幕張尸次射則張耦次掌凡邦之張事

鄭康成曰張帟柩上承塵諸侯凡王朝卿士秩祀諸侯者或朝覲會同而卒者旅幕賓旅所次之處尸次尸所居更衣處射耦之次在洗東凡邦之張事皆掌之不獨如上文所云也

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於受藏之府頒其賄於受用之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大音泰藏才浪反

九貢諸侯九貢九賦畿內九賦九功卽九職據成功言則曰功貳副大宰也自然曰貨人為曰賄藏儲蓄之藏者以為受之地此互文槩言之蓋大府雖有府仍分置於眾府或頒於受藏之府或頒於受用之府皆大府掌之而凡官府及都鄙之吏或為官掌事須用官物者皆於大府受財用焉　御案財用有臨事受書契於大府

而取之於所司者有經式於所司者凡此皆受文書凤具本存於其地者有分貯於大府貢賦者各以財物入焉至月終歲終然後入要會於大府司會以聽鈎攷

凡頒財以式灋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削音稍會古外反

御業式灋禮之隆殺事之大小費之多寡物之良苦時候之遲早輸將之遠近皆具俾諸侯必按式灋而後出之故既受大府之式灋而臨時又受式灋於職歲也待待來而給之也古者關幾而不征市廛而不征凶荒札喪則關門無征其歲入至薄以此待膳服見先王薄於自奉邦中之賦城郭內外廛里場圃之地物產最多以待賓客見先王厚於待人四郊於國為近者可使輸重故以待稍秣邦縣於國為遠者可使輸輕故邦縣之賦以待幣帛家削邦甸比四郊為遠比邦縣為近匪頒工事雜出遠近之物故賦以待之邦都其地尤遠公卿王子弟之采地祭祀致遠物且使親貴者得盡其誠喪紀所用葦蒲篋物茶蒩木材之屬出於山澤為多幣餘常賦所餘以待賜予蓋不以賜予之故耗其當用者也邦國之貢其物不一幣用恤典之事以貢物示隆恩非常物比也萬民之貢非常賦也山澤間田民有為工商牧事及雜業者自以其貨物貢於上則充府庫以待用非強征之也式貢之餘財九賦九式及萬民之貢應用之餘財乃以供玩好若無餘則不供也玩好非供耳目之玩

也宗廟之鎮器天府之守器諸侯之分器不常有亦不常用以其可玩故曰玩好凡邦之賦用兼上文而言取具取足於大府也入出會之量入為出也以上列敘其式如此然事有相通用有相濟者非判然不相為用也大概言用財節制之灋如此王者無得私藏濫予耳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王齊則共食玉大喪共含玉復衣裳角枕角柶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笫凡褻器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齊側皆反笫阻史反敦音對

玉府以玉為主而凡精異之物亦掌之良善也兵若兌弋和弓垂竹矢之屬器若赤刀宏璧之屬良貨賄質之

自然而美者也服玉若玉瑱玉琪玉笄之屬佩玉佩於帶上者珠玉琢玉為珠以飾冕弁食玉食玉屑也蓋致其精明之意也齊宰預常得食玉之灋及其死也形全而不穢含玉見大宰復招魂也復衣裳用冕服死者之上服也招魂冀其復故曰復玉府主作之而典瑞共之角柶角匕也楔齒令可飯含燕衣服巾絮寢衣袍澤之屬非禮服故掌於玉府而不掌於司服衽席牀第簀也褻器清器虎子之屬御案燕衣服皆掌於玉府則冢宰小宰得檢察雖以良貨賄為之而毋敢作淫巧以蕩上心矣敦槃類以珠玉為飾合諸侯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槃盛牛耳敦盛血王之獻諸臣覲享或出聘反命所獻可共王之服用者御案四方幣獻入於內府內府又取其中玉府之用者入之也好賜恩賚羣臣者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凡適

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

內府主內之藏者兵器言良則貨賄可知矣貨賄言良則他亦可知互文以見義也大用謂非常之役蓋藏於內府者不等外府之常取給也所受之物受於四方所獻者遣使之時視其地之所無取於內府以報其禮王及冢宰好賜予之物近取諸內府亦不常也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灋者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

齎音咨後皆同又祖係反

鄭氏鍔曰周之泉布今之錢自其出之有源言之則曰泉自其布散不滯則曰布鄭康成曰共百物或作之或買之待猶給也有灋當用者王后世子衣服有待泉布而成者幣齎行道之齎費小用外府所納泉布所積既少有小用則給之若大用則他取蓋周時財用多是穀粟布帛天產人工所成其以錢交易者絕少故外府所掌惟此王及后服須泉布成者少故不必會也

司會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

鄭康成曰逆受而鉤考之自大府至掌皮皆掌財賦之官而司會以中大夫為之則其職至重蓋自王后六宮世子與宰相大臣卿大夫士其用度不當皆得鉤考糾正之其必掌典灋則之貳者職會計者不顧國政之是非民情之疚弊或傷於仁或害於禮皆不可故必知六典八灋八則為治之本而後有傷於國有蠹乎民者得

以義成之也

以九貢之灋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灋均節邦之財用

生財之術悉稟於大宰司會用其灋以令下故為掌其貳也九貢者諸侯之歲貢九功者國中及四郊之民所入九賦廛里及賈地之有田至於都鄙者之賦

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

御案此以百物財用賦貢之本數及存貯出用者而言也財用之在官府者若內府外府玉府職幣之類郊野縣都各貯百物財用以共賓祭待賜予賑恤給歛縣職內貳都鄙財入之數職歲貳都鄙之財出賜之數是

也云郊野縣都則邦中可知司書掌其正故司會掌其貳逆為會計之則生齒之息耗四野之蕪闢百物之盈歛出入之有節皆不可得而掩

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用財之事不同其出納亦異必參以攷之掌財用之官亦不一必互以攷之日月歲皆攷之然後周知其盈歛當否之實而其不當者則詔王及冢宰廢置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敘其財受其幣使入於職幣

正如字

九正九賦九貢之正稅九事即九式以其成灋言曰式以其用財以治事曰事敘次第書於版圖受其幣受其幣之數而書之其幣則入於職幣也

凡上之用財用必攷於司會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畜許六反

上謂王后世子冢宰王及后世子不會矣而茲又必攷於司會者蓋至尊用財不斥計其多寡而其數則亦必書以計之無濫與也冢宰則不得同科大計者民之財也器也械也田野夫家六畜也皆自其親民之官上其數於司書司書三歲則計之以知財用多少及羣吏有無侵冒之弊逆鉤攷之逆徵令攷其徵令於民當否也

凡稅斂掌事者受灋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凡邦治攷焉

稅斂即九職九功之事灋猶數也每歲財用所入盈歉不一掌稅斂事者受其灋於司書事畢則書其要以致諸朝存其貳以為鉤攷之證要若今之正本貳若今之副本凡邦治關係財賦者必於司書攷之而後知其數

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而敘其財以待邦之移用納內音

職內主邦賦之入者總謂稅入之大凡貳副本也執堅執意執其財入之總數凡官府都鄙之財所入之數或分貯各處者職內皆有副本執其總數乃可鉤攷邦國之賦用凡受財受入府須而藏之者若玉府內府外府外王都鄙之吏受財用者皆是大府以其令之貳下職內故受而書之及歲終會計以鉤攷官府財用所出之

數而敘其餘財以待轉移濟用　御案財入之數並言官府都鄙爲財用之出獨言官府者以守藏言則官府都鄙異所不可以無別以出用言則都鄙之財亦官府出而用之也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灋於職歲凡上之賜予以敘與職幣授之及會以式灋贊逆會

職歲主歲計之出者以貳亦如職內書其貳令而編存之　御案九貢九賦九功之入或藏於官府以待王朝之用或貯於都鄙以待畿內之用式灋九式有經制者賜予用幣餘之賦敘謂尊卑多寡之數受式灋不於大府而於職歲者慮人以歲之上下數邦用若食不能人二歸則詔王殺邦用故九式雖有常經而其豐省則與歲上下故必於職歲受之職歲之式灋蓋即大宰與大府之式灋而臨時斟酌變通之職歲以上於大宰大府大宰定之而後授大府下於職歲而行之司會會計之時則以其出之數贊而鉤攷之

職幣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楬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灋贊之楬其列反　予去聲

職幣主財賦之餘者財賦支用有餘者則歸於職幣式灋者不於自有餘之外更求也官府都鄙凡用邦財者每歲支用之外餘財歸於職幣明歲乃可更收貢賦也振收也掌事或王命有所作爲覽以給之事畢其餘財則職幣收之辨其物之善否而定其錄籍以待上之小用賜予歲終則計其出之數贊司會之計也

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中仲音

司裘主王裘服者黑羔裘服以祀天尚質也以其祭天故稱大服裘而被以袞也凡裘之材以取於冬寒者爲上以鳥獸氄毛細而温也故月令曰孟冬天子始裘仲秋鳩化爲鷹肅殺之時蓋冬取而今乃獻之良裘裘之次者行羽物以賜羣吏也功裘卿大夫所服别於上用故言人功所爲耳非功裘無良者也

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大喪廞裘飾皮車凡邦之皮事掌之歲終則會唯王之裘與其皮事不會鵠姑篤反廞喜飲反又許金反

大射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而習射也别於賓射燕射故曰大凡射以服貪獸禽獸服然後得其皮以爲裘故司裘共侯焉侯右文作医象矢集於布之形棲布爲侯中畫小鳥曰鵠鵠鳩鵠也小鳥飛疾而難中故取象

周官恆解　卷十　天官　五十三

焉亦取鵠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己志用虎熊豹麋之屬示服猛討迷惑者也虎尤猛故王共之麋者興也若詩之興謂象生時而用之皮車遣車以裘飾之也王服裘有制無多取故不會

掌皮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遂以式灋頒皮革於百工共其毳毛爲氈以待邦事歲終則會其財齎毳此芮反齎或爲資

連毛者曰皮去毛者曰革涑治之曰韋鳥獸毛毨之時其皮善故秋斂之革須治用功深故冬斂之踰歲乾久乃獻其良者於王以入司裘給王用式灋作物所用多少定式百工若裘氏韋氏函人之類用皮者毳毛之細縟者緝而爲氈貫其溫易氏曰邦事自祭祀以至喪紀無不用故掌皮皆有以待之王昭禹曰泉布謂之財行費謂之齎斂之則用財斂而行之則有行費

內宰掌書版圖之灋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衺展其功緒稍所孝反衺似嗟反亦作邪

劉氏彝曰宮內百職之名氏皆載於版宮寢內外之廛舍皆畫於圖王內王之北宮御案凡宮正宮伯所掌者王宮之羣吏庶子或布周廬或次宮內不與嬪婦相接者也內宰所治奄寺之屬與嬪婦時接者也小宰兼掌之故統之曰王宮內宰分掌之故別之曰王內人民則女酒女漿奚之屬凡稱女官者亦存焉鄭康成曰六宮謂后也不敢斥言謂之六宮婦人稱寢曰宮宮隱蔽之義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九嬪九人二十七世婦分屬九嬪三夫人分掌六宮不言省文也后之陰禮所以佐王成德者九嬪等之陰禮所以修飭婦儀者婦職織紝組紃縫線之事有屬屬於九嬪二事絲枲之事正其服禁踰侈奇怪而不常衺僻而不正

周官恆解　卷十　天官　五十四

展錄也緒業也愚按天子正身修德以齊家爲治國之本凡上所言固非專恃內宰教之也而設此宮以從之者蓋恐王有不克正其內者以如是之法匡之而其原則自王也宮庭燕私之地亦有人以匡救之其亦聖人不得已之心歟

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贊九嬪之禮事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致后之賓客之禮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

大祭祀祭宗廟也王祼后從祼后祼時以璋瓚授后獻時以玉爵授后亞王而酳尸以瑤爵授后皆贊之也服位鄭氏鍔曰后之服六而祭祀之服所用不同祭各有位而后之位所立各異如祭先王則褘衣祭先公揄狄祭羣小祀闕狄是正其服君在阼夫人在房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是正其位王氏昭禹曰禮交動乎上

樂交應乎下詔其儀使其容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九嬪贊后薦徹豆籩係后行禮之得失故亦贊之賓客女賓客內外命婦之屬贊其祼獻瑤爵而致其禮喪事佐后治其事而正其服位

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敘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淳平凡二音

建國必面朝後市王立朝后立市陰陽相成之義次市師胥師所涖之位敘其地布列之敘肆陳物之肆陳列度丈尺也量豆區之屬淳幅廣也制謂匹長二尺四寸也陰禮婦人之祭禮柯氏尚遷曰此不過建國之初后掌其禮既立市則后使不得與其事故司市夫人過市有罰也

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於北郊以爲祭服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

麤良而賞罰之會內宮之財用中仲音

中春始蠶之時北宮婦人以純陰爲尊內人謂九御前旣均其稍食展其功緒故歲終則會之稽之獻功者九御之屬各陳其絲枲之功也小大以所成之物言麤良小大之中各有美惡者賞罰於稍事中上下之也內宮謂夫人以下其一歲所用財皆會計之

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憲禁令於王之北宮而糾其守

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於王穜直龍反或作種音同稑音六又作穋

正歲建寅之月一歲之始一歲之功事始施不均其稍稍則終隳不致責其成效故上文已言會內人之稍食而此又均之北宮后之六宮王宮在南后在北用王之禁令以令之后從王者也上春卽正歲以春事將興故云上春先種後熟曰穜後種先熟曰稑使后宮藏種以其有生生不窮之理且使知稼穡之艱難也

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后出入則前驅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徹后之俎

內小臣奄人共后之使令者內宰正服位謂大祭祀此則在宮之常儀也前驅導之也擯爲后傳辭有所求爲詔者先事告之相者助其不及正者糾其違慢皆擯也尊卑異故別其辭俎后受尸酢飲於房中所設之俎

后有好事於四方則使往有好令於卿大夫則亦如之掌王之陰事陰令

好事以物問遺好令以言問勞也陰事羣妃御見之事陰令王所求爲於北宮者御案必典章素諳而後能

正后之服位必儀文備悉而後能詔六宮之禮事必言語謹信而後可通好事好令必性行端慤而後可掌陰事陰令故羣奄中惟內小臣爲上士聶氏曰先王之時宦者不過數十人內小臣四人寺人內豎各五人閽人每門四人而已不若後世之多旣總於內宰而內宰又屬於冢宰上下相統得以進退用舍之則不賢自不容於其閒愚按又有修德正身之主在上乃爲清源之道也

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以時啓閉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爲之闢帥所率反爲去聲闢又作辟

王五門外曰臯門二庫門三雉門四應門五路門中門雉門也外朝在庫門外臯吏眾庶皆可得而入若雉門

之內則應門路門非臣民可得而入故於此有禁而皋門庫門不以奄守之可見矣喪服衰絰凶器明器潛服若衰甲者賊器盜賊之器奇服非常服怪民狂易者公器公家當用之器賓客內人之賓客雖本屬應有而出入無率之者則必幾察之以時晨昏不爽闢辟除條人使無干也

掌埽門庭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凡賓客亦如之埽四奧反

鄭康成曰門庭門相當之地燎地燭也蹕止行者廟在中門之外賈氏公彥曰惟中門外之庭掌埽若餘門庭則各有守門者埽之喪紀大喪以下朝廟及出葬時賓客若饗食在廟燕在寢皆設門燎及蹕止行人

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糾之若有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於有司佐世

周官恆解　卷一　天官　四十

婦治禮事相息亮反道去聲

寺之言侍也內人女御也女宮民間婦女服公事於宮中者戒所當禁之事令所當修之職有司春官宮卿之屬

掌內人之禁令凡內人弔臨於外則帥而往立於其前而詔相之

上文禁令在宮之戒令此則禁其非禮事不得妄出也弔臨從世婦往弔或哭其族親帥之以往詔相其禮非立於其前不可以詔相禮事也

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若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為內人蹕王后之喪遷於宮中則前蹕及葬執褻器以從

遣車豎蜀羽反為去聲

內后六宮外卿大夫所通獨小事之命耳給事以其無與為禮出入便疾內人從世婦出為之蹕使無干也喪遷者將葬而朝於廟褻器振飾類沐之器遣車載牲體者死者所憑依故執器以從之

九嬪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於王所凡祭祀贊玉齍贊后薦徹豆籩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喪帥敘哭者亦如之帥所律反齍音咨

嬪有德而可賓者之稱德兼內外言言中禮之言容禮灋修飾功操作勤慎九御於王親邇教先於此而使帥其屬以時御敘御進也勸也敘不凌不瀆也　御案王齊喪及大荒大札天地有烖國有大故皆出故曰以時御敘明非時則不御也愚按王者修身蓄德不以女寵為事以時御敘有許多慎戒之意而鄭康成誤以為當

周官恆解　卷一　天官　四十一

夕者与于致晦經義決不可從也玉齍玉敦盛黍稷器賈氏曰后無外事惟有宗廟之祭祭時男子設俎婦人設豆籩簠簋執而授后后設之其薦與徹皆九嬪贊之也賓客唯諸侯來朝王饗之於廟后當助王饗九嬪從后往敘哭后哭眾乃次敘哭亦九嬪帥之也

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摡為齍盛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摡古愛反

執箕帚以事人者謂之婦婦人有廣嗣之義故曰世婦與春官世婦別賈氏公彥曰所掌祭祀謂祭宗廟賓客謂饗諸侯於廟喪紀謂大喪朝廟設祖奠與大遣奠時摡拭也為差擇之女宮之具凡女酒女籩女醢女醯女鹽女冪女府女史以及女奴凡有職於陳饋之事者所為皆謂之內羞鄭氏鍔曰濯溉以致潔差擇以致精先王之置世婦豈徒奉左右以為悅哉其所掌者重矣劉氏執中曰王與后之賓客祭祀喪紀外有百執事各帥

屬蠶織非不可以備物致誠也必使九嬪世婦躬從其事又俾女御從而觀焉蓋所以使知事上之道盡誠並禮之爲此關雎之后妃召南之夫人立教於前而周官所以飭而習之於後

弔臨于卿大夫之喪

王后所不親弔則使世婦往弔大夫之喪蓋勳舊懿親之屬

女御掌御叙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凡祭祀贊世婦

大喪掌沐浴后之喪持翣從世婦而弔于卿大夫之喪翣所甲反

燕寢王不就后宮息時帷薄之間聖賢修身立命即基於此王者至尊自不能限以常制然必有愼戒之遽如齊喪凶荒裁疾及衆暑厲氣風雨震電之類皆當修省戒避此女御所以有御叙之職也功事絲枲成功之事

贊世婦助其飾湆女宮大喪后喪也沐用潘浴用湯始死沐浴之於南牖下翣棺飾也持之持而坐於柩車象生時侍從從世婦弔若使者之介也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以除疾殃梗古猛反禬古外反禳如羊反

鄭康成曰內祭祀六宮之中竈門戸禱疾病求瘳也祠報福招招至梗不通人或非禮誤犯鬼神以致疾殃若自招之而使爲梗也則有禬禳之事禬如刮去之禳解釋之也蓋人在天地氣化之中鬼神體物而不可遺卽聖人未嘗謂我德已修非天地鬼神所能禍福也但修其在己不求福而已若謂必可免禍則無是心常人德未必如聖人言行動靜誤有觸犯亦或有之況女流乎故聖人立女祝以掌其事而凡非禮之祀亦必禁之矣

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逆內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

劉氏執中曰女史蓋擇嬪御之賢者爲之鄭氏鍔曰天子有史官左記言右記動后與王同體言動不謹則無以舉天下之內治故有女史王氏昭禹曰王后之禮各有所職如祭祀則有薦徹賓客則有獻酬之禮女史掌之庶王后非禮不動鄭康成曰內治之灋本在內宰書而貳之逆鈎攷六宮之計賈氏公彥曰書令書而宣布於六宮以禮從執禮書以從

典婦功掌婦式之灋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齎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苦良比其小大而賈之物書而楬之以共王及后之用頒之于內府齎音咨苦音古賈音嫁楬其謁反

典婦功猶今之司織造者婦人無事則易逸樂驕淫故督以婦功婦式婦事之模範灋用財之舊數嬪婦民人

之任女事者外工也內人內工也事齎治事之費賈謂計其直楬謂書其賈頒于內府其成於內人者則以共王及后之用成於外工者則以共邦之用

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楬之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頒絲于外內工皆以物授之凡上之賜予亦如之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之政令上之賜予

后宮所蠶之絲後宮用爲祭服其歲貢若兗州漆絲青州絲枲則入典絲楬其賈將以爲授宮獻功之程興功之時若溫煖宜練帛清涼宜文繡外工外嬪內工內人以物授之若練帛則授以素絲文繡則授以綵絲賜予貴賤不同亦皆以其物授之良功功之美者有當用絲者上所賜予皆於是取之

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喪紀共其絲纊組文之物凡飾邦器者受文織絲組焉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纊音曠白與黑色爲黼雜飾五色爲畫就者采色一成物者絲之物色黼畫以爲衣服組就以爲冕旒絲纊絲絮以俟絶氣組文青赤色所以繫屬也邦器如茵席旃旗之屬文織以文爲織絲組以絲爲組會者各以其所飾之物別而計之載於簿

典枲掌布緦縷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齎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楬而藏之以待時頒頒衣服授之賜予亦如之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縷力羽反紵音佇緦麻細如絲之名縷綫也古布皆以麻爲之紵白而細者麻非一類草葛蘱之屬亦非一類授齎授其所爲功

之資苦非謂苦惡也指麻草所成者爲苦以見出於絲者爲良楬其賈者物有等差時頒若冬裘夏葛不可紊也亦如之亦以其物授之會之計其出納之數也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褘音暉揄音遥鞠居六反展張彥反緣或作褖內司服宮中裁縫之長天子之服九取乎陽數之極王后之服六取乎陰數之中狄當爲翟雉名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褘衣畫翬揄狄畫搖闕翟其翟形而不畫三者皆祭服從王祀先王則服褘衣祭先公則服揄狄祭羣小祀則服闕翟鞠衣黃桑色告桑展一爲襢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緣衣卽褖衣色黑燕居之服其制皆衣裳相連如袍素沙六服皆以素沙爲裏婦人以正潔爲體故用素

白之沙也鄭康成曰內命婦之服九嬪鞠衣世婦展衣女御緣衣外命婦其夫孤則服鞠衣其夫卿大夫則服展衣其夫士則服緣衣愚按鄭說亦大概言之以司服之例推之上公九命其服九章至再命受服而止則其妻之服亦當各異衛侯爵也而詩云夫人服翟服展魯亦侯爵也而明堂位言夫人副褘蓋古制不可盡考矣

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衰亦如之后之喪共其衣服凡內具之物衰七雷反共后之衣服者祭祀共三翟賓客共展衣九嬪世婦謂助后祭祀賓客時凡命婦兼內外命婦言喪衰外命婦爲王服齊衰於后無服若九嬪以下及女御於王服斬衰於后服齊衰也后喪所共衣服襲時十二稱小斂十九稱大斂百二十稱內具紛帨線纊鞶袠之屬

縫人掌王宮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喪縫棺飾焉衣翣柳之材掌凡內之縫事線私見反衣去聲線縷也女御裁縫王及后之衣服而縫人爲役助之役女御爲女所役也此與內司服之女御蓋卽於八十一人中選充之旣成而分入於王府及外內司服以共也棺飾若存時之帷幕翣方扇柳帷荒也二者皆木材以綵給衣纓乃後張飾於其上棺飾若喪大記君龍帷之類凡內之縫事不獨王與后之衣服也

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冬獻功掌凡染事暴步卜反夏上聲染人主嬪婦染湅之事屬典婦功其他染事屬冬官染而後織爲染絲織而後染爲染帛暴練春時陽氣燥達故暴曬其練欲其白而受彩纁絳色夏時熱潤纁元二色易成夏翟也染五色謂之夏秋氣收而不散染五色皆宜獻功纁元與夏至冬功乃成並獻之掌凡染事不特絲帛而已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笄為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喪紀共笄經亦如之追都隈反編卑煙反亦讀上聲

追治玉石之名副之言覆所以覆首其象若今步繇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髮為之若今假紒服之以桑次次第髮長短為之卽髲髢服之以見王王后之燕居亦纚笄總而已衡垂於副之兩旁以充耳笄以約髮王后二者皆以玉為之外內命婦助后祭祀賓客則衣鞠衣襢衣者服編衣褖衣者服次自於其家則降焉喪笄則榛笄而又加之以經亦如之亦追師掌之也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為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凡四時之祭祀

以宜服之屨九裕反舄西益反繶衣亟反句音劬

屨人為屨者連言服者明服各有屨也複底曰舄單底曰屨繶縫之飾句當為絇頭上之飾舄屨皆有之經不言分屬省文也赤舄王黑舄后也赤繶黃繶赤舄之飾青句黑舄之飾也或言繶或言句互文以概之耳素屨非純吉有凶去飾也時所着葛屨夏用之命屨隨其命而命之有制不得越也功屨屨之精者散屨功之粗者以上各屨屨人預為之以隨其時與事之宜而服之若夏則葛冬則皮吉祭則赤黑舄功屨喪凶則素屨散屨也

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夏上聲大祖之大音泰乘去聲綏作緌如追反

御案夏卽染人秋染夏之義謂以鳥羽飾旌旗之橦也夏采所掌凡以鳥羽飾物如全羽為旌析羽為旗之類皆常掌之王巡守會同祭祀必有所共之事郊射或共其獲旌非專掌復也然則掌守下蓋有脫文大喪以下特其後語耳未有以偶然一見之事而專設一官者王之宮寢內外起居無一不關於冢宰直至君之身終而師保之責猶無已焉此天官之屬所以終於夏采歟

總論人主一身天下所視為安危也而輔君成德責在冢宰大學意誠心正身修矣而齊治均平各有其要復詳言之其言平天下同好惡矣而理財之外尤重用一个臣蓋與君同體朝夕相依凡人君起居動靜必與知之此天官設官所以佐之以賢士自朝廷之上以及於宮寢之地飲食服用之微皆以官治之而其官之賢否則

冢宰進退之是以人主不失安富尊榮之素而亦不得有縱情恣欲之為所以慎防於幾微者制綦詳而意極周矣而其本原則自諭教之時師保凝承所以導之中正而養其至德者非一朝夕然後臨御以後能擇大賢而為冢宰又能篤信不惑官府內外官屬惟其所謂賢否而去取之主臣一德一心此唐虞三代所以身修家齊而平治天下者也周公慮後世人主之自肆自怠而明此設官之義以垂教然若無正本清源之學則雖如此經所言以設官亦不能致治也又況毀此成灋以便

其私乎然則大臣專擅小臣便佞宮寢荒娛歷代變亂之由豈不以君德不明之故哉讀此書者其必思正心修身如何豫立其誠而後可也

周官恆解卷二

雙流劉沅輯註

、地官司徒序官

徒者民也掌土地人民養教之事故曰司徒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

邦教下文所言皆是擾順也養教民生所賴也順民性而安之故曰安擾御衆曰成均所教秀民而已土地人民皆隸於地官而親民之吏屬焉必地官掌教乃能盡天下而無人不教

教官之屬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

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教官之屬統下六十官而言大司徒以下則主天下六鄉之官也師德行可為一鄉之師長者旅府史胥徒分佐其事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比毗志反

鄭康成曰百里內為六鄉外為六遂老尊稱也公卿二公一公掌二鄉不列其職掌蓋以道倡率一鄉地優體尊不煩以事也卿即六卿王制曰諸侯之上大夫卿則卿固可謂之大夫六卿兼鄉官凡軍旅田役皆鄉官令其屬帥民而致與大司馬軍將皆命卿相合王氏應電曰刑官之法在朝則為六官在國則兼鄉遂之官及都

部之君故平居則六鄉各教其所治民不必別立守令國有大事而致民則六卿各率其鄉遂之民而至不必別有徵召國有大故則六卿各糾其民而守不必別有長帥其有會同師役而用衆則六卿各帥其都家所統之民而往不必別爲之將觀夏書甘誓乃召六卿則六事之人則此法自古已然其族師而下皆使民自推擇其長因而秩之耳故曰使民與賢出使長之使民與能入使治之也薛氏衡曰以公卿之尊下負六鄉之治重教事也三公不列職明道德在躬無往而非教也以六卿爲六鄉之大夫則治禮刑政事皆所以爲教也六官之屬各有府史胥徒而鄉則無之鄉大夫受教法而須之於鄉史凡羣吏之周旋於鄉以行教事大抵皆身親之其鄉師爲教官之攷府史胥徒具列文書調度不患無人也

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聚土曰封封其四疆以畫界胥徒多以繼封事廣也

鼓人中士六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祭祀軍旅田役喪紀災祲夜警及田法習戰之節制皆用鼓

舞師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

主教野人之舞習民於禮樂

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

養牲於野田者其職止芻牧之事故官下士

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養公家之牛雖主一牲而牢禮膳犒會同軍旅行役任載皆用之故官爲中士

充人下士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充猶肥也諸官以牲入祭祀者送付牧人至祭前三月選入充人芻之使肥

載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載師閭師縣師遺人均人之長蓋熟知地利量其地而爲之制使無曠無過

閭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同居一巷之門曰閭閭師周知民之盈歉情僞故使之徵稅其賦貢入太府穀入倉人

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

人

主稍縣都軍賦之事縣居稍與都之間故以名官

遺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遺俞李反

遺饋遺也主施惠振救之事

均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氏康成曰均平也主平土地之力政者

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

徒百有二十人

鄭氏康成曰師教人以道者之稱賈氏公彥曰以教國子故使中大夫爲之國子衆使役處衆故其徒多

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鄭氏康成曰保安也以道安人者也賈氏公彥曰與師氏同教國子官與府史別者以其教國子雖同館舍別所故置官有異

司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司救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鄭氏康成曰諫猶正也以道正人之行救猶禁也以禮禁人之過惡按既立師保以教民又有司諫司救以匡其失蓋獎勸罰懲皆在其中矣

調人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民相爭則調人劑其是非而和合之媒氏和合婚姻以成六禮皆禮讓之要事

司市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質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質如字

司市市官之長統下賈人至肆長諸官市易爭易僞故司市掌其政而質人則使交易者兩相宜兩相悅而已爲之質也廛市中空地爲舍以棲交易者其地本官地故以廛人掌之而不加法者則征其布

胥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賈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司虣十肆則一人司稽五肆則一人胥二肆則一人肆長每肆則一人

胥師以下非官也皆司市所自辟除之人蓋卽以其地之人爲之胥者有才智之稱師長也肆謂行列賈師知物價者司虣士在市虣亂之人司稽主稽察市中來去者皆給徭役於司市

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八人徒八十人

泉或作錢以其掌市之征布故列於地官與外府屬天官者異薛氏衡曰市民情僞易滋董以司市質人賈其

成廛人斂其布各以士爲之大綱舉矣猶慮不足以盡防使精於伺察者爲胥師明於物價者爲賈師司虣禁鬬器司稽執盜賊曲爲之防尤慮商賈有淹沮之虞濟民有倉卒之需設爲泉府之官以廛人之征布而斂散之以濟市政之窮所以欺詐不生而民用無缺也

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每門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每關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王城十二門非位尊權重管鑰之任不得而糾詰之故王之以下大夫關界上之關出門而出者必至關由關而入者必至門司關稽察無節傳及貨賄不物者故關十有二每關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已足以待其事無

所用衆也司徒則者不過下士無所司威權也蓋周制聯衆庶與士庶子爲一體民即兵兵即民平日從政足以結之法令足以維持之不似後世門關之禁日臨而民與商均受其病也

掌節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節符節行者執以爲信無者不達

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六遂百里至二百里地遂人通掌縣鄙溝塗形體之法所掌稽事爲多如有天時雨澤水潦等變當隨時酌其

利而爲之蓋亦就其地之賢能者遴以爲之

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鄼長每鄼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 鄼作管反

縣鄙鄼里鄰皆遂之屬而以遠近多寡別其名遂大夫各主一遂似鄉大夫各主一鄉但鄉近而遂遠鄉狹而遂廣故其官皆卑於鄉官各減一等

旅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旅以羈旅爲名蓋閭有新甿受廛者擇其安留之其屋粟閒粟耡粟掌之春耕秋斂不足則補給之有餘則收斂之地廣故官屬胥徒多

稍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稍所教反

若有會同師田等事稍人作縣師之令而備其芻粮等物故以稍名

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委烏僞反

委人主斂芻薪以共委積備行旅之用

土均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主均平地役蓋民廛民田之地肥瘠廣狹不同均人使無偏畸

草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田地有草則荒蕪草人主治之蓋凡山林藪澤有可耕種之地皆除其草以待授民

稻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稻人專主稻事蓋糾察民之稻田治否及公田所入之稻斂而入於賦

土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誦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地利因時或有變易人工亦或今昔異宜土訓察土地之美惡下以訓民上以告王誦訓陳說古事亦下以訓民上以告王公劉疆里太王荒山後雖推以爲天下法而異宜異俗豈無損益此二職之所以設也

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

徒八十人中山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山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麓如小山之虞

虞度也主山之大小險夷度其所生及適用之器物若者可耕可樹若者宜取宜舍蓋必使其生不竭其用不竭而非時採山入山者有禁此地利所以有餘財物所以阜成也衡平也麓山足也林不盡在山材木所出亦多官以治之如立山虞之意

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川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川下

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澤中藪如中川之衡小澤小藪如小川之衡

川流水也川有通行旅與否者有主財物與否者別其地察其奸均其利不特巡警而已故以衡爲名有水爲澤無水爲藪其禁令均利亦如川衡而以虞名官者澤物之利不時有必度其可否之宜也以上四職山虞林衡相輔爲用或虞之衡之悉求有益於民而無害於物

迹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史二人徒四十人卝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卝音礦

鄭康成曰迹之言迹知禽獸處卝之言礦也金玉未成器曰礦禽獸生於山林而無害於民則縱之耳惟田獵習武祭祀不得不取故以迹人掌之當取則有以知其所在平居則民不得妄取金玉亦非民所宜常用以卝人掌之當用則取之民亦不得妄取此皆仁至義盡之事也

角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羽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角羽皆市旗等禮物所需角人羽人主之即細物亦有制不遺不擾也

掌葛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染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掌炭下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掌荼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掌蜃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葛以爲絺綌染草藍蒨象斗之屬炭爓木所成荼茗也以供祭祀蜃大蛤用於祭祀喪紀以上諸物項府而不可無主以官則有制而不侵擾

囿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場人每場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囿若今之苑場圃之場圃非農家者也

廩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舍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藏米曰廩藏穀曰倉舍人則掌其出入平宮中穀米多寡之政也

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司祿

下士八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司祿職闕而以祿名官必掌班米粟之政者司祿則主巡祿事而徵斂穀者也

舂人奄二人女舂抌二人奚五人饎人奄二人女饎八人

奚四十人槁人奄八人女槁每奄二人奚五人抌音由亦音揄饎尺志反槁苦浩反

抌杼臼也　御案司厲職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槁則舂槁二職女奚之外別有舂槁之婦以共勞役饎人主炊之官槁讀為犒師之犒主冗食者

周官恆解卷二

地官司徒

雙流劉沅輯註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

土地之圖若今郡國輿地圖　御案必知土地之宜人民之數然後可定民居制民產以安其身而教擾之

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壝俞類反

周猶遍也東西為廣南北為輪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水崖曰墳下平曰衍高平曰原下溼曰隰名物者十等之名與所生之物邦國都鄙合外內而言畿疆以推及於天下之皆各有疆而溝以界之封土以記之社稷之壝亦由王國推暨於天下社上神稷穀神壝壇之外四面之埒田主田祖之神上德生生其機在木卽木之異宜可知土宜故樹木以表社名其社與野別為之名非必以其木名之也

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

莢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羸物其植物宜叢
物其民豐肉而庳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
會古外反阜音早亦作橐覈音核專同團莢古協反皙音錫羸力果反叢才東反肉如字庳音婢
會計也統計天下之土宜如下文所云天地生人五常之性同而其氣質不同蓋風土為之也故辨之而後因
俗制宜去其偏袪其蔽致民於中正之途五土大概秉五行之氣從其多者論之然亦不可拘論也鄭康成曰
毛物貂狐貒貉之屬縟毛者也阜物柞栗之屬鱗物魚龍之屬橐蓮芡之屬有橐韜津潤也羽物翟雉之屬覈
物李梅之屬專圓也介物龜鼈之屬水居陸生者莢物蔣莢王棘之屬皙白也瘠臞也叢物萑葦之屬豐猶厚
也庳猶短也愚按物每因地而異人則靈於物者上言五者不過言其大概而曰民之常者民無教則圓於其
地習於其俗而不知變化反物於物矣

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
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
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愉七曰
以刑教中則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
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
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愉音
祀禮凡祭祀之禮敬其先則篤於孝養追慕敬神明則知自束其身心故民不苟陽禮凡朝覲會同賓客周旋
之禮以其衆著故曰陽禮主於讓讓者必敬故民不爭陰禮家人婦子日用事為之禮以其在內修齊不必衆
知故曰陰禮恩義兼盡倫常浹洽故民不怨人情易於偏戾以樂教之去其鄙陵之氣養其性情之和故民不
乖儀威儀度數尊卑貴賤等級明故民不越風俗異宜因其俗而節文之以適於中民安而樂從之則不偷薄
遁禮者刑之使歸於中正故民不暴亂誓久約之意恤災救患誓久而不變故民不怠度制節之意各有其分
各安其制故民不妄想世事民生日用所需之事凡工業皆是因其能而教之以利用故民各有職以自劾賢
有德者爵之尊卑視賢之大小則民勉於為德庸功也祿之厚薄視功之優絀故民興功凡此十二教因其俗
制其宜該許多政教在內
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
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
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相息亮反毓音育
鄭康成曰十二土分野十二邦上繫十二次各有所宜也相占視阜猶盛也蕃蕃息毓生也任謂就地所生因

民所能壤亦土也愚按以萬物自然吐露則言土以人耕種成熟則言壤春稼秋穡樹木藝黍稷皆辨其宜而
別其種始易收效也
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
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
均平也五物五土之物九等如禹貢所差征稅也地有美惡必視其所出以制為賦貢乃可均平
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
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
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
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

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深試陰反景音影

大體渾圓地孚於天而其低昂形勢蔽日月而異風雨故萬國風景不同此但周公制洛邑爲東都言此以爲後世建國之法耳 御案地中有二以形而言大包地如雞卵地中者乃天中也此惟赤道之下二分午中日表無影之中爲然以氣而言必陰陽五行中和會合乃可謂中二極之下晝夜極偏其地大寒赤道之下晝夜常均其地大暑中國當赤道北寒燠温凉四序循環無偏勝而洛邑又其中之中者以其得天地之中氣故謂地中天地之所合者地之中氣與天之中氣合也合故四時交而無多寒多暑之患風雨會而無多風之患陰陽和而無多陰之患於洛邑立一表於地上長八尺於夏至晝漏之半時用尺有五寸之土圭量表之日影若影與土圭等卽地中也如影短於土圭是地於日爲近南長於土圭地於日爲近北如偏東於土圭如日之將夕地於日爲近東偏西於土圭如日之將朝地於日爲近西皆不得中然此乃當時建都洛邑時所爲聊示其

法之大概其實夫地間風土氣候有不盡然者勿泥視可也

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土其地正其國都之方位也方五百里兼山林川澤閒田附庸之地在內其實周制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其食者半亦據可耕之地稅賦言耳他放此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

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

康成曰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城郭之宅曰室共宅數制之謂制丘甸之屬王制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鄭氏衆曰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故家百晦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晦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晦

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爲地灋而待政令

此總承建國而下言之地職其地所當爲之職事地守其地當守之禁令地貢其地當賦之額數分之定之制之而後可頒其職事地灋因其地而制之法以待朝廷之政令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

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

人主修德承天養教備至民耕九餘三家有蓋藏陰陽和而風雨時雖水旱不爲災萬一凶災饑饉又以荒政十二濟之民遇災則易離散故曰聚也散利發府庫之餘財及貸種等類薄征減租稅緩刑出輕罪緩死罪恐有冤濫以此答天心也弛力息徭役舍禁凡有利之事與民共之無禁去幾關市去其征眚禮殺吉禮殺哀省凶禮蕃樂藩讀爲藩閉藏而不作多昏不備禮而娶使各相依恤索鬼神徧告神祇以引咎凶年盜賊或乘時擾竊除之以安民

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鄭康成曰保息謂安之使蕃息慈幼如産子三人與之母二人與之餼十四以下不從政養老七十養於鄉五十異粮之屬窮鰥寡孤獨者貧遭凶喪至匱之無財業者恤窶貧之寬疾不勞役之先王之世民皆有業而獨有富者勤儉知計過人積而使然半其徭役不過取以安之使得行周恤之事

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媺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

魏氏校曰本俗禮俗根本所在鄭康成曰媺美也約椓攷堅風雨攸除各有攸宇族猶類也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聯猶合也兄弟昏姻嫁娶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同師曰朋同志曰友同衣服各以其貴賤而爲之服無新異鄧氏元錫曰保息本俗與八統九兩其事相爲表裏太宰執之爲民治司徒掌之爲民教皆所以約民於人道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於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灋於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斂之

正月之吉兼周正月朔日及正歲而言教象卽下文六德六行等事本舊章而此又懸其象使民熟觀洞曉十日乃收斂之

乃施教灋於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比毗志反下同

使之謂立其長而教令使之五家爲比其居甚近非特同其休戚亦可察其奇衺故使之相保閭二十五家受

居足以相容故使之相受受宅舍相寄託也族百家葬事力衆易舉故使之相葬黨五百家大患難非百家可禦故使黨相救州二千五百家水旱凶荒又非五百家所能辦故使州相賙五州萬二千五百家使相賓與其賢能者王氏昭禹曰鄉遂之制始於五家之寡終於萬有二千五百家之衆居雖異而輯睦若一家人雖衆而和合若一心司徒擾之則相爲仁讓司馬用之則相爲憂患焉

頒職事十有二於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曰通財七曰化材八曰斂材九曰生材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

職事民所職之事登者載之於籍也稼穡卽三農生九穀樹藝卽園圃毓艸木作材卽虞衡作山澤之材阜蕃卽藪牧養蕃鳥獸飭材卽百工飭化八材通財卽商賈阜通貨財化財卽嬪婦化治絲枲斂材卽臣妾聚斂疏材生材卽閒民轉移執事太宰主之而司徒頒之學藝講習道藝世事巫醫卜筮之屬世守其事者與前世事教能不同服服役公家之事若府史胥徒庶人在官者家宰治國用以九職任民財賦所從出也司徒頒教則又有三者不可缺也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知音智行下孟反婣音因

物猶事也曰鄉者德行道藝必成於家而先著於鄉然後以漸達朝廷也興猶舉也賓興鄉大夫以飲酒之禮賓客之定其賢者然後獻其書於王德行藝相爲表裏者也第人材質學業不能一致則所造不同故分爲三

三者之中又分爲六苟其有一得者皆不遺焉若全了備之則聖賢之徒其任以大位明矣知明於理仁慈於物聖內外明通義裁制得宜忠不欺和不戾六德必由誠意正心修身而得之於身以爲德分之則有六合之乃爲賢別其名使人以是課德也非但有一端之謂六行本六德而出者則爲大醇其質之美學之偏而各具一端者亦有焉善事父母爲孝善待兄弟爲友睦親於九族婣親於外親任信於友而可倚任恤振濟貧者禮樂有全體大用此但以其儀文而言則禮樂五禮六樂之儀節也射五射之法御五御之節書六書之品數九數之計詳見保氏朱子曰先王之世教民而賓興之法如此雖欲人才不成風俗不厚蓋亦不可得矣正使士之賢者或不免於外慕有司之不明者或不足以得人然其所以相求者蓋猶出修身謹行之意一得其人則其法固萬世不易之良法也愚按君相以此教人必先以此修己己德修而後教令行若但以此法取人而上之人無以作之率其弊轉滋故修身爲治世之本也

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

刑亦言鄉者是非之公由鄉而起也糾察也賈氏公彥曰惟六行設刑者德藝在身行乃施之於人者恐有愆負故刑以防之鄭康成曰造言訛言惑眾亂民執左道以亂政也

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此乃總結上文以明司徒之教不外乎中和教之之要不外乎禮樂也五禮吉凶軍賓嘉六樂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有偏私則不中有暴戾則不和以禮樂節文其性情而涵養其中和內有存養省察之功外有敬慎威儀之道此上文一切教法所以皆禮樂之事也

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於刑者歸于士斷丁亂反

不服教不遵行禮樂訟相爭辯獄則致人於法也與猶授也有吏治者六鄉六遂及公邑都鄙之吏聽斷聽而治其是非士司寇士師之屬言此明司徒專務敷教禮樂爲清刑之原也

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大賓客令野修道委積大喪帥六鄉之眾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肆如字屬之屋反

五帝分司五行以調四時祀之而司徒親奉牛牲進其豚解之牲以薦腥進其體解之牲以薦熟教民敬也

大賓客令遺人修道具共委積教民禮讓也大喪大軍旅田役教民忠也羞進也肆陳也豚解爲七體肱二股二脊一脅二牛羊體解爲二十一而升於神俎者十有一肱三曰肩臂臑股三曰髀膊骼脊三曰正脊脡脊橫脊脅三曰短脅正脅代脅合左右肱股脅弁脊爲二十一以神俎用右不用左且髀不升故十有一也大賓客諸侯來朝六引引喪車索也在棺曰紼在道曰引帥眾庶引柩使致其如喪考妣之誠以熊虎之旗致徒庶使盡其効命同仇之志聽於司馬則曰卒伍致於司徒則曰徒庶

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于王門令無節者不行于天下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

大故王崩及寇兵也變起非常恐有奸細王門本有宿衞此則致萬民守王門之外節六節無節者不得行防姦也大荒大凶年大札大疫病也荒移民者避災札移民者避地氣之惡有不可移者則通之財荒政十二此

獨舉其四者四者爲要大司徒尤加之意也

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正歲令於教官曰各共爾職修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

歲終周季冬正治致事正其所治之事而致之於上正歲夏正月朔日則中令之爾乃皆汝也地官所掌者地所司者徒故其所治皆土地人民之事而大要以教爲主以禮樂爲制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灋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比必里反

賈氏公彥曰言建者非但副貳大司徒亦得專其事九比如禹貢法以三等九則言之謂夫家高下有此九等

役謂徭役施當爲弛弛謂免其徭役夫家爲男女配耦者弛舍則貴賤老幼單丁未娶女戶餘夫皆免之也禁令祭祀以下皆有禁令不使失禮

乃頒比灋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畜許六反後六畜皆同輦音璉

比灋即五家爲保至相賙相恤之灋登載之於籍六畜車輦或備國用或民自資辨其物之美數書其數以知民之豐歉勤惰政教若鄉射讀灋之類徵令軍旅田役蓋養立而後教可行民富而後易使三年大比則受邦國之比籍而稽其得失

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

六軍之士出自六鄉必司徒平日教之有灋而後可用故云乃會卒伍而用之即下文軍旅等也五家爲比家出一人在軍爲伍五比爲閭在軍五伍爲兩四閭爲族在軍四兩爲卒五族爲黨在軍五卒爲旅五黨爲州在軍五旅爲師五州爲鄉在軍五師爲軍無事則爲民有事則爲兵人相習證相闗服色形聲相識別此先王寓兵於農之良灋也鄭康成曰作爲也役功力之事追逐寇也胥伺捕盜賊也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

田與追胥竭作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

均平也周猶徧也一家受田百畝七口授以上田可役者家三人六口授以中田可役者二家五人五口授以下田可役者每家二人惟一人爲正卒其餘皆爲羨卒不過役也若田取禽獸逐伺盜賊則其事不出鄉閭爲時亦不久任民或多人爲之不限以制衆庶謂六鄉之民政教軍旅田役皆有灋禁戒如偷惰欺慢等弊命上之命誅以重刑責之之名大事戎事大故災寇餘子卿大夫之子致民以備警致餘子以宿衛王宮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

經經畫井井田牧不可爲井則以其地爲牧畜之地也井邑丘甸縣都計其田數以定貢賦之灋貢貢其財用賦出車徒給繇役稅斂公田什一之灋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分地域凡建邦國造都鄙制鄉遂及山林川澤開川皆各爲之界地不同守之者亦不同各有其職施之使盡其職而無浸濫之弊是所以平其政也

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小賓客令野修道委積大軍旅帥其眾庶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肆如字委烏僞反積子賜反帥音率比毗志反亦音皮

小祭祀天神風師雨師之屬地祇墳衍林澤之屬羞肆見前小賓客諸侯之使臣令合遺人也帥帥而致於大司徒巡役小力役則巡行之此皆謂六鄉之眾庶而已喪役如正柩引窆之類立與正皆謂示以灋度不親往也民訟爭是非以其比鄰察斷之地訟爭疆界以邦國本圖核正之

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灋之象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羣吏憲禁令修灋糾職以待邦治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攷夫屋及其眾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會古外反比必里反屬官教官之屬羣吏則鄉遂公鄉之吏及家稍縣都私邑之吏屬於司徒者則攷其所治職事之狀而誅賞之不屬於司徒者則令羣吏正其要會而致其事將以達於治官正歲帥其屬而觀象灋徇以木鐸矣又令羣吏皆懸禁令於其所治憲表懸也灋不修則廢墜職不糾則怠荒吏在鄉郊之內主民事者教治所主在教若十二教之屬政事所主在事若土地之政之屬夫三爲屋屋三爲井　御案大司徒頒士農工賈之職定比閭族黨之制未言其所以稽而登之者若何也小司徒則遂頒比法以時入其數至三年而役受其要則凡比之內其家之貧富民之賢否戶口之眾寡畜產器用之豐歉皆粹然於胸中而政教徵令施行於軍旅田役者斟酌調劑靡不詳盡矣

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賈氏公彥曰鄉師四人二人共主三鄉故言各掌聽其治者鄉大夫其於教則正歲頒之鄉吏其於治則歲終令羣吏會政致事而已獄訟有所不暇故聽之鄉師

以國比之灋以時稽其夫家眾寡辨其老幼貴賤癈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比必里反施式氏反國比即前之九比受於小司徒者小司徒稽之辨之通國中及四郊都鄙而鄉師則各比其鄉項安世曰此所謂聽其治也然清其源以消欺罔之萌即所以爲教

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凡邦事令作秩敘辟音璧陛婢亦反大役築作隄防城郭等至役所而爲之部曲役要受役之民數辟法也營作司空之事而民數則登於司徒故考司空之法以鈎考民之役事詩曰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即其事也秩常也敘猶次也凡邦事則

不惟役事卽以役事言徵發之地有遠近番代之歲有凶豐皆有常次

大祭祀羞牛牲共茅蒩蒩子都反一子餘反

牛與茅蒩皆出於各鄉故鄉師羞共之而大司徒更羞之也

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戮其犯命者輂九玉反輦里演反音璉

徒役與輂輦自鄉具之故鄉師正治之而戮其不用命者馬駕以載輜重爲輂人輓之行以載任器爲輦

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及窆之執斧以涖匠師纛桃報反一音毒匶音舊柩同窆彼驗反

治監督其事纛羽葆幢也以指揮輓柩之役正其行列進退窆之葬下棺也涖臨蒞也匠師主豐碑之事斷大木爲碑前後兩傍各一用六綍以千人分置繫之背碑負引下棺擊鼓以爲縱舍之節鄉師涖之執斧以爲威戒飭之

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灋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鬬之訟斷丁亂反

四時田灋詳在大司馬先期出田灋於六鄉簡其器物恐有朽敝修其卒伍恐有不整大旗熊虎之旗大司徒在軍所建衆庶不特六鄉亦有公邑之民各以其所在名旗辨別之以免雜揉政令刑禁以防亂陵前後屯大司馬所謂前後有屯百步也始焉戒之有素使民無貪卒失事之咎終焉治之有灋使民無紛紜爭鬬之患此所以寓講武之灋於田也

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于市朝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以王命施惠囏古艱字

有常每時舊灋徵令之事官之治所皆曰朝徇之使衆曉歲時隨時也囏阨隨時皆有鄉師親遍隨時巡察之而以王命施惠然後奏報也國及野包六鄉之內外言

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

詔廢置告於司徒達於王與冢宰廢置之

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若國大比則攷教察

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比必里反

鄉器下文諸器周雖以十月爲朔首而民事仍從夏正故於正歲稽鄉器吉凶之服與祭時等器官事則用官物非官之事則用鄉物蓋先王之世習民於禮凡喪祭賓射吉凶之事皆別其器辨其禮器不具則禮不成故稽之使備豫合衆財以爲之而各量其所能具者具之使民耳目見熟習於禮樂之事是以民安其教而風俗淳也吉凶弔祭之服祭器簠簋鼎俎之屬喪器夷槃輁軸之屬此三者出於民者也射器弓矢旌鼓侯布之屬賓器尊俎琴瑟之屬此皆出於公者也蓋公事之小者或私家所爲公事之大者非私家所能辦又言鄉共者或有不給彼此移用相補則無廢事而禮可成六鄉之吏各主其鄉之教至大比時書其教以達於上鄉師攷其所教之實與所書之辭相稱否稽器卽上文禮樂諸器既攷其吏之教辭矣又稽民間之器省視所行禮樂之事果實踐否而詔司徒與冢宰誅賞之蓋核實詳密如此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

萬二千五百家爲鄉鄉大夫六鄉也以其分主六鄉之事故以其職名之爲鄉大夫用其體掌以統六鄉而治民之事則州長黨正爲之鄉師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遂大夫則兼聽治訟以無王朝之事也

正月之吉受教灋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行下孟反

鄉吏州長以下攷察五吉之蓋各鄉之吏書其事以上而復細攷察之也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

國中城郭中七尺年二十六尺年十五黄氏度曰不言歲而言尺者歲雖登而身不及若姝短侏儒則舍之也征之給公役國中服役者少而役事又多所以征宜遲而舍宜早野之服役者多而役事又少所以征宜早而舍宜遲舍者免役也賢能雖無職亦免役以勸服公事胥徒庶人在官者之屬入其書入于大司徒也

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貳之比必里反

大比大考校也賢德行有道者能有藝者興猶舉也其吏州長以下衆寡六鄉之中與於賓興之禮者或鄉多或鄉寡故云衆寡也禮鄉飲酒之禮賓禮而賓客之厥明賓興之明日天府掌祖廟之寶藏者登於此亦賢如寶也内史書副本以待王爵禄之

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退畢事之名既賓興賢能矣又嘗以鄉射禮求衆庶之賢者蓋非一時一次也射禮揖讓相先不爭故和容儀容修飾主皮期於必中和容既射勝者不矜負者不忿興舞節奏比於樂此五者所以觀德

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長知丈反

人之賢否惟鄉人知之甚詳上文鄉飲鄉射所以合鄉人爲之使民其舉其賢有德者出而入于成均升於司馬其有能者德未必賢還入於州黨爲主治之吏

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正歲令羣吏攷灋于司徒以退各憲之于其所治會古外反

會計也計其教政之功狀致之於鄉大夫鄉大夫致於司徒正歲則令羣吏詣司徒以聽其攷察攷卽考歲終所致之政事也既攷其舊政又頒新政而各懸之於其所治

國大詢于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于朝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以旌節輔令則達之

鄭康成曰大詢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鄭氏衆曰所謂謀及庶民也朝外朝三槐九棘之所大故災變寇戎之等守其閭以待靜鎮也以旌節輔令防姦也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春秋以禮

會民而射于州序長知丈反屬音燭行下孟反會如字

鄉大夫掌政教禁令然若執其總以率屬而已其灋則州長掌之屬猶合也讀灋即所掌之教灋勸之戒之皆讀灋時之事祭祀州社時亦讀灋如前又于春秋二時以鄉飲酒之禮合其民而射于州序序州學之名

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涖其事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

鄭康成曰大祭祀州社稷大喪鄉老鄉大夫於是卒者涖臨也師征伐田田獵行巡狩役役作致之致之于司徒戒令賞罰未致於司徒則己專之既致於司徒則奉司徒命治之

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灋如初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會古外反

會計黨正以下政令文書以待攷課也賈氏公彥曰年年攷訖至三年則大攷之言大者以有黜陟廢興也興賢能於朝廢移郊移遂之類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春秋祭禜亦如之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禜榮禁反

黨正奉州長之灋以施於其黨士乎禮教而言則曰教法兼政令禁戒而言則曰邦灋黨正彌親於民故凡所以導之善而禁之惡者尤切尤數故云糾戒之也禜雩祭水旱之神亦爲壇位如祭社稷索鬼神而祭祀歲十二月蜡祭也禮鄉飲酒之禮正齒位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也一命天子之下士公侯伯之上士子男之上士再命天子之中士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三命天子之上士公侯伯之卿不齒者別有專席非加於其上若族有七十者雖三命不敢先恐拔孝弟始於鄉里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將教民以尚齒而以貴儌族可乎蓋此謂族乃同姓五服之外者非伯叔父兄爵也貴貴所以尊君尚齒所以尊親貴貴與尊齒並行則既不使齒者失其尊亦不使貴者失其貴而未就席之前必有遜讓於父兄宗族之禮然後可以別設專席而坐但禮經亡缺不可考矣

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灋治其政事冠古玩反

戒禁戒其必如禮而禁其不如禮也師田行役之灋皆素以教民至作民時即以之治其政事師或黨正不爲之帥則第於作民時治之而已

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涖校比及大比亦如之會古外反比必里反

黨政一黨之政吏族師以下之吏致事致所掌之事于州長也六鄉之吏皆致事而惟黨正云然者州長掌教士察吏之灋無事之可致而族師以下之事皆致於黨正故黨正致於鄉大夫以上致於大司徒書記也黨正與民近習知其賢否故書之以待州攷至校比之事黨正第往涖之而已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屬音燭酺音步

六鄉之官無非掌教獨於族以師名者以一族僅百家其於民甚近而易感率必其人可爲一族之師者乃有以端其本也六德六行六藝皆邦灋也而獨書孝弟睦婣者德行蘊於身心不可以揭名孝弟睦婣驗諸事而

可指有學即該六德六藝在內補祭災害之神鬼族無濫飲之禮因酺祭而合衆以酬獻亦讀邦灋

以邦比之灋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歲終則會政致事邦比必里反下毗志反會古外反

民之可任與否六畜車輦可用與否每閱時而異故以時屬民而校登之民之材力各有所任如可田可師而不可供雜役之類比之聯之總欲其相保固相授受以致其諧睦共勉於道藝有慶賞則共以爲榮有刑罰則共以爲辱無非相勉於善之意非一人有罪衆皆連坐之說也邦職國事同効其忠勤葬埋同致其憂恤帥而至帥之至於鄉師以致於司徒也致事致於黨正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者凡事掌其比觵撻罰之事數色主反比必里反觵古橫反撻吐達反

有所取曰徵有所使曰令閭胥所轄止二十五家連井同巷呼召甚易纖細周知故掌其徵令及數其人之衆寡祭祀役政喪紀即上文州長黨正所掌諸事先須閭胥聚其人以應比謂聚集之後讀灋亦如上書敬敏任恤者凡德行道藝未有不本於敬與敏者而任恤則仁慈之意尤爲善之本故閭胥所書雖止此而異曰德行道藝之選必由此而成也掌其比凡事皆攷其勤惰敬肆觵罰酒以兕角爲爵撻扑也書曰扑作教刑御案既舉祭祀役政喪紀而又曰凡事掌其比者上該軍旅徵發下該民間相受相葬相救相賙及合耦與勸移民稼穡之事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辠奇衺則相及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於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若無授無節則唯圜土內之比毗志反辠本亦作罪衺似嗟反內音納

比相親之義五家至少亦有長以帥之蓋即其中之賢者爲之治灋亦司徒之灋也相受相容納相和親不乖離奇反常衺不正相及相警察之徙國中及郊或出徙於郊或自郊入國授授所在之吏以安置之此不出六

鄉者也若出六鄉而徙於他處則授之旌節以行若不由比長安付及無節而出入者則爲逃亂之民內之圜土告上治之圜土圜牆居之如獄城

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令社稷之職

聚土曰封此封人專主畿內之封域而凡侯國亦有封人矣社稷有壝外有壝言社以該稷言壝以該壇也王國四面五百里各置畿限畿上皆爲溝塹其土在外而爲封樹木以爲表封國造都邑皆然社稷之職有職事於社稷者將祭之時封人令之蓋修築灑埽之類

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絼共其水稾歌舞牲及毛炮之豚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楅音福絼本又作紖

持忍反槀古老反炮薄交反

飾其牲飾以文繡楅設於角衡設於鼻以防其觸也紖著牛鼻之繩水以洗牲槀所以薦牲歌舞贊詠牛之肥腯也薦毛炮時亦歌舞之炮燗去其毛而炮之與八珍之毛炮異喪紀有奠牛賓客有牲牢軍旅有犒牛大盟有載書之牛皆封人飾之也大盟者天子會同諸侯約誓之與春秋之盟不同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教爲鼓而辯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軍事以鼛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鼖扶云反鼛音羔錞音淳鐲直角反鐃女交反

六鼓四金見下文單出曰聲雜比曰音王朝祭祀賓客之樂舞皆大司樂之屬教之此乃教民閭祭祀師田等事用之耳節之乃成音和則不干律正則各正其所爲鼓擊鼓者也聲用各有所宜故辯之鄭康成曰神祀祀天神社祭祭地示鬼亨享宗廟鼖鼓大鼓也長八尺鼛鼓長丈二尺晉鼓長六尺六寸金奏謂樂作擊編鍾天主乎陽雷乃陽氣之發越故曰雷鼓地主乎陰神之靈者雖陰而未嘗不陽故曰靈鼓路大也人有道而不朽乃享血食其道如路凡人皆可以行故曰路鼓鼖大也國之大事莫大於戎鼛緩也其聲亦緩以鼓役事恤民之力樂作方進而未已故曰晉鼓錞于也圜如碓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軍事亦或用之鐲鉦也以其聲淵謂之鐲軍行鳴之以爲鼓節鐃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以止聚鼓進軍時擊鼓退軍時鳴鐃鐸大鈴也以金爲舌司馬振鐸軍將以下即擊鼓故云通鼓御案金鼓之節大司馬於四仲月之蒐狩教之矣此鼓人掌之而屬於司徒者不肆之於平時則臨事倉卒失當故使田野之民皆習之而知其節也

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凡軍旅夜鼓鼜軍動則鼓其衆田役亦如之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喪則詔大僕鼓帗音弗鼜七到反又七歷反大僕音泰

兵干戚帗列五采繒爲之執之以舞祭百物之神六鄉中春祈秋報及蜡祭之類教鼓之者以瀘鼜戒夜之鼓司馬灋昏鼓四通爲大鼜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五通爲發昫軍動臨陣之時詔王鼓救日月王必親擊鼓也大喪如崩及窆之時詔大僕警衆使敬事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凡野舞則皆教之凡小祭祀則不興舞暵呼侃反又可旰反

兵舞用干戚武舞也帗舞五采繒爲之羽舞白羽爲之皇舞五色羽爲之皆文舞也兵舞有捍衛之義帗舞有祓除之義羽舞有翳蔽之義皇舞有陰陽調劑之義野舞非舞士而欲學舞者皆教之以待其闕舞以象功德小祭祀不足以形容功德者則不舞與作也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黝音幽尨模江反

六牲牛馬羊豕雞犬牷體完具也阜盛也蕃息也多畜之以待擇牛人羊人豕人犬人各以純毛之物供牧人牧人又共與充人芻之三月以祭祀騂赤色黝黑色陽祀祀天神陰祀祀地示人鬼毛之取純毛也周尚赤則騂可概用之但不多得則陽祀陰祀望祀大概分類如此故下文又言凡時祀之牲即一色雖純亦必用牷物

至外祭如表貉及王行所過山川毀事或禳除殃咎之事則用雜色之牷亦可矣

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凡牲不繫者共奉之分言之則牛亦牲犧牲並言則犧牛而牲犬豕也充人繫而殊養之以致敬不繫者非時而祭祀則共奉之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軍事共其犒牛喪事共其奠牛如職字積子賜反食音嗣犒苦報反公猶官也待政令如下文所云享獻也獻神之牛求索也求牛備牛或損傷則索之於此牛中以川職人猶言有司牢禮飧饔也積所以給賓客之用饗者享大牢以飲賓食者亦享大牢以食皆於廟以速賓射謂大射及

與賓客射於朝天子諸侯射先行燕禮皆有殺俎故用牛犒牛犒師之牛奠牛喪未葬以前奠無牲體唯祖奠遣奠時有牲體

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徬以載公任器

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徬薄浪反互音護簝音老會同軍旅兼言行役王行巡守皆六軍從也兵車駕四馬之外別有兩轅駕牛以載公家輜重亦謂之兵車牽徬有車重者駕轅而外又有居其前居其旁者互若今屠家懸肉格始解體未薦時懸於互待解訖乃薦之盆以盛血簝受肉之籠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繫於國門使養之展牲則告牷

碩牲則贊受牛人牧人之牲而繫之牢閑也防其觸齧之故養牛羊曰芻散祭祀司中司命山川之屬國門城門司門之官使守門者養之蓋爲時不久即當用之者展牲祭前夕視牲之時告以體全無傷碩牲牲肥大者力猛防觸齧則助持其紖

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載事也掌任土之事土德厚載因以爲名任土見下文物物色之以知其土宜授地職授鄉遂公邑之吏家稍縣都之長也待政令待賦稅之令

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

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賈音古畺居良反廛市城中空地里居也場圃附郭宅畔之餘地在農田之外者宅田所謂二畝半在邑之田也士田其先人有功德而子爲士者賈田賈人所受按周制民皆受田百畝而世族之子或賈人之子或不習耕作故又有田以給之近郊遠郊就王畿言之而侯國亦視此矣官田大夫士之有故而去三年不收其田里之田牛田牧田牛人牧人所受之田賞田國君賞賜之田公邑之田六遂餘地家邑之田大夫采邑小都卿之采邑大都公及王親子弟之采邑二百里曰甸三百里曰稍四百里曰縣五百里曰畺任者地之形勢不同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其所生有賦貢取正於是也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

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本又作桼音七

此言任地之灋無取橫征也貢賦之灋以什為準有地治之吏徵之外如國中之宅無征園廛閒有征者不過二十而一耳近郊之園廛取用時多十分取一遠郊及甸稍縣都聽民利之去國益遠則取用時少或近郊不足而取之遠地則不過二十而三且無過十二也惟漆林需漆之事頗多而民用時少其利又出於自然不出人工則二十而五也前人以近郊數甸為征稅誤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其賦

宅不毛不樹桑麻也里謂所居之宅也有宅而不毛罰令出里布布泉也有田而不耕罰令出屋粟夫婦具而

不勤職業罰令出一夫力役之征皆所以警游惰也徵其賦即三者之征非謂田賦也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畜許六反下同

六畜或賤農事或備車徒或備養老閭師掌之任其力不廢其能不強其所不能也政令司徒之政令徵其賦斂之而各歸於所司如九穀入於廩人布帛入於典婦功貨物入於玉府內府鳥獸入於腊人庖人器物入於冬官之類

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功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

申上文任民力之事蓋閭師於民最近任民以農圃等事使之勤職業而備貢賦或常用或不常用預儲之非閭師時徵而貢之也

凡無職者出夫布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衰七回反

此亦警游惰之事也無職者所謂閒民無常職轉移職事者無常職者以轉移職事為職而或不受轉移之職則罰令出一夫之布不畜以下五事亦因其所曠之職而即罰以難供之物使之不能備禮蓋大司徒以禮樂興民民不能備禮即無由得與罰之而民始勸不然安於惰廢禮教隳矣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

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比毗志反後放此

王國百里之外為六遂又其外為小都大都尚有餘地未封人者則為公邑天子使吏治之其地名曰縣其官名曰縣師專主公邑之地但公邑外連邦國家稍內連郊里其間有犬牙相錯之公邑故通邦國郊里與甸之地域言之夫家成戶者也民人衆及餘口也萊休不耕者辨稽者掌其圖籍及大比則以攷家稍縣都之羣吏而詔司徒廢置

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

受濟於司馬者如州眾庶若干馬牛車輦旗鼓兵器若干也帥而至至於司馬至則各有將帥率之矣

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以歲時徵野之賦貢量音良

都大都小都邑家邑量其地大都百里小都五十里家邑二十五里皆度其山川原隰夷險多寡之數而後建置之物其地所出之物辨之而後可以宜民域界也野即都家之地以歲時徵其賦貢而入於其長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遺欲季反積子賜反施式豉反[illegible]艱字羇吉渏反

遺餼也少曰委多曰積待者待鄉師司救司稼之屬以王命施之民即鄉里之民雖同居此鄉里而忽有喪疾困厄者即以其地委積恤之門關委積以老孤之人或在外不得入在內不得出則以養之郊里遠郊之里賓客至即與之廩餼野鄙更遠矣羇旅留滯而不能行者以此待之縣四百里都五百里凶荒則所需更多縣都之委積亦多以此待之

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比必里反

此申上文未盡之意凡賓客會同師役遺人皆掌其委積而委積之所則如國野之道十里有廬暫憩之所備飲食三十里有宿止宿之所備人畜之用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可多憩息且市之貨物可備增益其所不足也凡委積之事其地不一如上文所云遺人則時巡而考校之且頒其之

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政如字

均人凡畿內鄉遂及公邑皆有之蓋即以其地之人爲之地政兼下三者而言地守山川要險原隰有守之者情勢繁簡勞逸不同地職所承職事有常職有隨時徵令之職皆均之使平師役用人民牛馬車輦亦均之使無偏枯鄭氏以政爲征不知經意本以爲用民之力皆政所宜然非苛求於民也

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

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三年大比則大均比必里反

申言均力政之事以用民力尤上之所重也公旬公家當直之日公家不能不需民力而必視其年之豐殺以爲節若凶札則民困矣故不用其力不用其財賦地守地職有常稅者亦不收之即尋常所均地政亦從其畧以凶札則民困必不能均也大均者總計三年中地守地職地政果悉均否也

師氏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媺與美同行下孟反

師氏賢有德行者以媺詔王凡一切善事隨時詔王無定名也理具於心曰德見諸行事曰行三德三行撮其要言之國子王太子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是至德存心養性事天立命之學道則統萬事萬物之理而言萬事皆本於心而心有人心道心滌盡人心純乎道心則性全矣由是而措諸萬事無不宜故曰至德以爲道本也德非易成必有勤敏之志然後能深造自得可實見諸事爲故曰以爲行本也德兼萬善而孝爲本根仁敬之念於此篤實深造則凡一念之動逆於理而流爲惡者皆毫髮不能自欺故知逆惡此三者皆黜於中而獨自知者故爲德也三行卽本是而見諸行事孝行不獨有其心而必實踐其事盡誠盡敬盡禮貞非所以親愛父母也友愛也凡賢良之人則愛而敬之乃能集衆善而益身心順順於禮也旣奉爲師長卽當順父訓教勉爲聖賢此三者皆日用動靜間須臾不可離者本三德以踐六行萬善由此而基矣虎門路寢門也畫虎以明猛守之意王視朝於此則師氏居焉蓋王以師氏教國子而亦自檢其身心使師氏居此以糾己愆故

周官恆解　卷二　地官　三十

曰司王朝國中失之事先朝及現在不合之事教國子弟使知戒懲蓋理必驗諸於事知失卽知得而異日然後可以施諸於事以上師氏所教蓋成人入大學者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從如字蹕音畢

舉舉其禮從之以便救其失禮王所在皆行朝以聽治亦從之也四夷之隸恐不習於禮故師氏之屬帥之合各以其地之兵與服守王門外屬上士二人府史胥徒之等蹕四夷之隸禁止行人勿迫王宮非師氏蹕也內列蕃營之在內者守帥四夷之隸守之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諫者以禮義正之反乎媺卽爲惡師氏詔媺而保氏諫惡互相成也道卽上德行之事下言六藝六儀道之緒餘也然習爲其事則莊敬和樂之心日熟有不覺日進於道而不知矣故曰養鄭康成曰五禮吉凶軍賓嘉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鄭氏衆曰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一方田以御田疇界域二粟米以御貨賄變易三差分以御貴賤廩稅四少廣以御積冪方圓五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方程以御錯糅正負八贏不足以御隱雜互見九句股以御高深廣遠六儀惟喪紀主於哀餘皆以敬爲主而誠與讓隨時

周官恆解　卷二　地官　三十一

協宜先儒鑿鑿求之轉隘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守王闈

從王亦與師氏同而守王闈特異　御案師氏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倍於保氏以王門外守者衆多用四夷之隸故多其徒葢之保氏守宮中之闈則第用其半足矣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强之道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以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行下孟反强如字行赦宥行如字

糾矯而正之之辭萬民之德自州長以及族師無時不以德行教民矣而又有司諫司救時巡而糾正之朋同

道相聚友則親愛之名勸之朋以博採衆長勸之友以親賢近仁或有不正者則正之使強於道藝巡問巡訪以覩察細為考驗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者以此攷鄉里之治詔廢置詔鄉師若遂師也救有改過自新者若之古者鄉舉里選自閭師以達於州長鄉大夫而司諫又時巡察之如此故賢否無由混淆積行無不上達也

司救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凡民之有衺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於圜土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衺邪同

衺悖於正惡反乎善過失無心之誤誅誅讓皆責也而誅重於讓以禮防禁申明禮義使其父兄師保及有司防

禁之讓責教之至於三而不改則加之罰三罰而猶不悛則歸諸士加以明刑明刑灋朴之類衆所共見也故曰明嘉石朝士所掌書其衺惡於石以恥辱之雖曰恥之亦望其改過從善也故名曰嘉石役諸司空役以官府力作之事過失本出無心然三讓而不改則必罰三罰而不悛則歸於圜土圜禁之使速改加明刑歸圜土皆司寇之事此特究竟言之天患烖害也節旌節施惠賙恤之既懲其過亦恤其災此所以為司救也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鳥獸亦如之難乃旦反下同

鄭康成曰難相與為仇讎諧猶調也過非本意也成平也殺傷人未死者也以民成合鄉民以共議其價而平其事鳥獸過失殺傷人之畜産亦衆議償其值而平其事

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眂父師長之讎眂兄弟主友之讎眂從父兄弟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辟音避從才用反

此所謂讎皆過失殺傷者也過失殺傷灋所可宥而其子弟之心則不以為可忘也必常思報復之聖人開其民自新之路而又未嘗不伸人子孝弟之情故有此和難之灋使其所讎者違避之君大夫士其家臣以為君主友至友而已所依以為主者若其人堅執亡意必思復讎而弗避則亂民矣謂人與避者以瑞節如其來讎則執之以歸於官然古人用灋至平毫髮無失然後此灋可行至於殺人至死則必以官灋治之而死者不至含冤生者亦無從尚思復讎矣前人於此多誤蓋由未達經意

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

反復也殺其人復殺其子弟恐與己為讎此王四殘者也必寘之於灋其或逃匿則使邦國交讎之羃捕之也殺人而義者其所殺之人罪本應死而有司未及察之既為讎者所殺是有司不明而殺者有可原之罪矣則引咎自責令其人與讎者異國而居使勿再讎蓋罪已平而怨可釋矣若更相殺讎則殺之以止亂夫殺人者死天下之公義也然有可死之罪而官不及治之其子弟挾天性之憤以殺之其必已鳴於官而官不治或囿於徒隸而不得上達然後其冤不伸憤而讎殺為上者宜審其所讎之由及有司之罪而平之此調人所以特設之故也後世議復讎者多欠分明不可不察

凡有鬭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

鬭怒辯訟也成平也平之使息爭有不可成者書其姓名及其事於版若有先動為鬭訟者則誅之夫鬭怒而平之必其本可平者也而有不可成者是梗化之民也何以不遽誅而書之蓋恐其怒未即平寬以俟之久而

不解則誠不可不誅矣
此仁義兼盡之道也

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

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上市養反

判半也男女兩家各有願欲媒氏必先就各家盡其情
而審其毫無乖異然後合之也成名子生三月父名之
後以其年月日及名達媒氏男子三十女子
二十始壯而後娶嫁使民養其血氣而壽也

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

御案判妻謂出婦入子以他人之子為子娶妻也
判妻必有不得已之故書其事以俟其悔過復合入子
以承宗祧與己自
生子同故亦書之

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

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中音仲會如字

會合也會男女即嫁娶男女也古昏嫁必中春以應中
和之天氣前人誤以為期會之會奔六禮不備也是時
有貧而不能具禮者聽其適時不禁責之若非貧困有
故而托於此以婚嫁則罰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正解奔之義也無夫家
男女無親族可依者

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禁遷葬者與嫁殤者純如字

入幣納幣純衣絲衣而緇者也五兩十端也古者制幣
丈八尺此則每端以二丈整數為之兩端相向卷之共
為一兩蓋庶人納幣之數也詳於禮而儉於物所以為
中道鄭康成曰遷葬生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也
殤十九以下生不以禮相接
死而合之是亦亂人倫也

凡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其附於刑者歸之於士

鄭康成曰陰訟爭中冓之事以觸法者勝國亡國也亡
國之社奄其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通聽其訟於此不欲
宣露之也罪不可赦宥者歸於士以
刑之士司寇之屬赦宥者媒氏聽之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
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
行布以量度成賈而徵價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
偽而除詐以刑罰禁虣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賈價同儥

音育劑津私反商賈賈民賈音古
虣薄報反去起呂反賒傷蛇反

鄉遂公邑稍縣都皆有市此司市國中之官司其餘皆
視此矣治之使不亂教之使不爭正之使不欺刑其盜

賊姦偽者量以五量定穀米之平度以五度定布帛之
制禁之使勿為令之使為入者其大經也次吏所治舍
肆行列也司市之次居中每二十肆則為胥師賈師之
次內宰所謂設其次也其餘即肆各有行列內宰所謂
置其敘也次敘定而後市中之事有統緒而不亂陳列
也辨物物異肆物同列於一區則美惡相校易辨而市
價自平靡侈靡也靡則貨樸者反賤故禁之而云均
市阜盛也商通而貨居積取之不匱曰阜流通不滯則
行同量度者朝廷之制準以成賈買者自多如徵召之
也質劑兩書一札而別之結其誠信以止爭訟賈民胥
師賈師之屬皆就其地通曉物價者為之偽詐乃可禁
除虣強暴盜攘竊也同其也民貨不售則為斂而買之
民無貨則賒貰而
與之以備不給

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
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

胥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於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於介次而聽小治小訟凡萬民之期於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地之敘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昃音側又作仄上時掌反思作司辟擘同

大市以百物交易之所日昃午後也百族即百物之主以類相聚故曰百族物眾人亦眾遠近畢至故日昃而市朝市商賈所居積崇朝可得夕市販夫販婦所求朝夕需用之物此大概別言之市入民入市者也胥守關以防姦詐執鞭以威眾執度以正度也肆吏胥師以下平肆平其行列展布也奠定也展布其所成之貨物定其貨物之價值上旌懸旌也思次若今市亭懸旌以令眾使遵平市之令市師涖焉民覩旌而知有官志乃戢也治訟之大者市師聽之小者胥師賈師聽之別尊卑介次副舍期約也辟布舉而買之蓋民別有需用不必

爲衣者言辟布而凡買布者覩此矣各於其地之敘而後不淆雜得得遺物也亦如之各置於其地以待其主之求三日無來求者則官舉其物而登記之使踰時而求者皆可得

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亡音無

亡之缺利利賴害害俗靡侈靡益民之物必使有而且盛害俗之物必使亡而且微所以備財用而厚風俗也貨斷有餘而出不足而入皆以璽節付之御案征即廛人職之廛布也無征即所謂法而不廛也無征以恤商作布以平賈自是兩事鄭康成曰爲民困乏故不征金銅無凶年因物貴大鑄泉以饒民呂祖謙曰農桑衣食財貨之本錢布流行權一時之宜而已三代之前用錢幣者甚少漢武帝有事四夷立告緡之瀕以括責天

下自是而錢始重古意失矣

凡市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於刑者歸於士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儥之事賈音古

僞飾以假爲眞鄭氏衆曰禁謂工不得作賈不得粥商不得資民不得畜十有二十之中有二郎當防其漸禁之也憲表其過徇示於衆朴撻也皆所以發其恥而使之改過若不改則加以歸於士而治之市交利行刑之

所非君與貴者所宜干預即一過而必有罰焉以防[illegible]利褻慢之漸也君不可罰則赦刑人刑人即市人犯[illegible]徇朴之刑者若曰君爲施惠而來也幕帟蓋帷皆障蔽之物若曰無以自蔽也尊貴非刑罰所加故以罰示罰不敢斥言王故舉國君爲況會同師役皆須財用市司即司市儥買也賈師知物價司市帥之以從價既可平亦治市政而免爭亂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凡賣儥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掌稽市之書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考之犯禁者舉而罰之質如字淳章純反

王氏應電曰質之義爲平爲信物以取平人以取信也成平也御案人民臣妾逾賊之子女罪隸舂槀之外或以賜羣臣故士大夫家問亦有之記稱子碩請鬻庶弟之母又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或士大夫家亦

有以所畜臣妾相易者數質劑券也長曰質短曰劑大小以其物之貴賤而別言市之書契則民人自相立券者也稽之以察知其情僞防其爭涍當爲純純謂幅廣制謂匹長也皆當如法舉書其所犯於冊罰之又書之以戒再犯也

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內聽期外不聽

市中爭訟無非爲交易之事因地遠近爲之限期期內則治期外則不治以其事逕細且以杜民好訟且息文書也

廛人掌斂市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泉府絘音次本或作次

絘說文績所緝也總總領之名總布蓋布之佳者質布布成質而未加文飾者罰布犯市分者所罰之布廛布市邸所征之廛布皆謂布非錢也絘布總布質布蓋購斂之罰布廛布則民應輸官者皆廛人經理斂之而入於泉府也前人沿鄭氏以布爲錢又以爲皆罰民所取悉誤

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於玉府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於膳府

皮角筋骨有中於國用者必就屠者而後求之則得斂之亦購而斂之非徒取諸民也珍異原非國之所貴第今既滯而不售久且廢壞故廛人亦購斂之而入於膳府蓋廛人皆各以其地之人爲之故能悉知此等而以時購斂之以此與上條合叅之而前人之誤解可識矣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察其詐僞飾行儥慝者而誅罰之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

憲懸示也胥師每肆一人刑禁市中之刑上文所謂御朴也詐僞飾以僞作眞飾賤爲貴行儥慝民貿其僞得行也儥買也慝惡也見於事曰慝者謂其藏惡以導民也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然後令市賈音古

賈師肆各一人故云各掌其次之治賈師知物價故辨其物之良苦使各有差等而得其平　御案自賢人至司稽皆各有專治之事而不主於貨賄惟賈師治貨賄

凡天患禁貴儥者使有恆賈四時之珍異亦如之凡國之賣儥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凡師役會同亦如之賈音價

鄭康成曰恆常也若米穀棺木遇久雨疫病貴賣之因災害阨民使之重困四時珍異如薦宗廟之物　御案三代聖王所以恤民惠商之法曲備又穀物贍在皆有故遇天患可禁貴儥者後世救荒則以增價招商爲善時勢各有宜也國家公用不時賣儥者各次賈師更代值月司其事以免賈之師役會同市司亦帥賈師而從也

司虣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鬬囂者與其虣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游飲食於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虣薄報反囂許驕反

十肆設司虣憲表示貳胥師憲之也鬬以力爭囂以口爭虣亂不循公理者相陵犯欺侮侵越游游戲游飲食非不可市非其地且以屬尤生亂也不可禁違犯上令矣故執而戮之博執也戮或刑或衆辱之也

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

五肆設司稽佐司虣者貳司虣察之也不物與言異服及不如式之物盜竊盜賊惡匿徇徇於眾刑扑罰大罪則歸於士矣

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襲其不正者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

二肆胥一人又以貳司稽也司市已有執鞭度守門之胥此則執鞭度以巡市者前市前坐作出入應聽民自便而有禁令者防姦細僞詐乘人眾而亂市法不正者卽其人也乘眾爲姦掩其不備而執之又云凡有罪者繫其不正而襲執之訊其果有罪則撻辱而罰之文相承也非二事也

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斂其總布掌其戒禁

爾亦近也名相近而美惡貴賤不同則令相遠陳之勿混於美者實相近則同是美者令其相近而陳免混於惡者物之美惡別而市價乃平總布布之佳者以時賦買之入于廛人以備官用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楬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賈價同楬音竭抵音帝

征布錢也官稅于民或以錢抵物存諸市以備用者不售之貨民滯而不行則如其所値之價買之物物爲楬書其買以待民不時而買其買也仍如原價不多取抵本也楊龜山曰斂其不售所以便商非利其賤而買之待不時之買所以便民非以其貴而賣之主都鄙之大夫有司鄉遂之吏必其主與有司有符信然後予之者官收滯貨本以利民然商賈逐利而求贏反售其欺無益於民也

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

賒貰也貸假也賒者暫用貸者久用民取官物古事不過旬日而償喪紀寬至三月各以其事之緊簡別爲限期也服事也國事猶言公事爲之息以當息也有司所在臨民之吏辨之恐其物不堪用民貸官物則辨其物而授之不苟付也以國服爲之息民償官物之後令服役官事若干日以此爲息此外不復取息蓋使民得盡其忠敬之誠亦不徒用官物是卽所以教也

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會古外反

國事或上需用或民事當用者皆取具於泉府會計也納入也

司門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

管鑰也鍵閉也晨啟則授管昏閉則授鍵正貨賄正其不如法者勿得入國門犯禁卽不正者也舉之罰之也門關原有委積並此所罰之物並以養死國事者之父母與其子鄭氏讀正爲征然孟子謂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則征商固非聖王之制矣

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凡歲時之門受其餘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繫音計監古銜反造七到反

監門門徒也城隍多隙地牛牲繫焉易於牧養每門史二人徒四人可有餘力祀五帝享先王之牲則不繫於

此以致嚴也餘祭門之餘每歲秋祭門九門磔禳與祟門祈報之祭祭餘之牛牲聽其取受所以償其養牲之功也告告於王而止客以俟逆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

關王畿境內之關諸國亦視此國貨本國所出之貨貨賄則通指客貨而言節符璽也國貨自內而出則以節通之泯欺僞也聯門市貨由門出入而集於市司市司門咸有節以相證驗可知貨賄出入必由關司之者使流通勿居奇病民也治禁之事見下文征廛關有邸舍如市之廛商賈居之則征其稅

凡貨不出于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凡四方之賓客敂關則爲之告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

傳張戀反敂音叩出內之內音納

不出于關必有奇巧詐僞之弊故舉其貨而幾之去其奇巧僞飾者非盡沒入其貨也罰其人或罰以刑罰以布以節傳出之鄭康成曰商取貨民間無璽節者至關關爲之璽節及傳以出之其有璽節者亦爲之傳傳如今移過文書王氏昭禹曰節以達其物傳以書其數也凶年荒札疾疫關門之征皆請廛征非征貨稅也猶幾幾察姦僞賓客朝聘者也敂關謂關人國語曰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送令奉貢獻及文書以常事往來者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

鄭康成曰邦節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也辨其用典瑞所云珍圭以徵守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之類輔王命王有命奉之以行執節以爲信守邦國通天子以下而言　御案天子諸侯皆君道也故於其國中用玉節而但有大小之差都鄙臣道也然其所治必有節故用角節以別之連氏曰用玉欲其比德用角欲其觸邪也

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凡通達于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

使所吏反蕩吐黨反干氏作簜

使節使人所執之信土平地也虎人龍各以其地之所宜也皆鑄金象之而以英蕩爲函輔之使不壞門關司門司關也符以竹爲之璽以玉爲之旌析羽爲之有期有限期事畢則反其節也又總結上意而言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或有節或有傳皆可通達無則被幾不得達也云通達于天下則知符節以爲行遠之信若近境則無之不然是擾民矣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灋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

酇作管反

遂人主六遂者郊外從二百里至五百里皆名野不曰遂而曰野者以造縣鄙形體等法通乎畿內又兼掌四等公邑即六鄉之比閭族黨亦未著其城邑之形體於此遂人著之以見公邑稍縣畺皆同此法也　御案造城邑必因山川原隰之面勢規疆濬藪牧之便宜度道路溝渠之支湊故必以土地之圖經田野然後城野之

形體可定鄰里酇鄙縣遂猶郊內比閭族黨州鄉也其家數相同別其地而以溝樹識之各掌如五家則鄰長五鄰則里宰也稽其人民亦各掌之授之田野若下文夫一廛田百畝簡其兵器若酇長旗鼓兵革教之稼穡右士與兵皆出於農以力稼爲本業也

凡治野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樂昏擾甿以土宜教甿稼穡以興耡利甿以時器勸甿以彊予任甿劑津利反甿莫亨反又音忙樂音洛耡音助又音組彊音陽反予余呂反

治野言凡者明自國中而外由鄉郊以達於畿皆同此法也下放此甿民也無知之貌下劑下等之地致甿以起徒役也凡起徒役無論上地中地總以下等地爲率以一爲正卒餘爲羨卒擾順也樂昏勸其昏姻如媒氏會男女是室家定而人民樂業土宜十二壤之宜興耡使相助共成其利時器耒耜錢鎛之屬詩曰庤乃錢鎛彊

周官恆解　卷二　地官

予有彊力者額外多予之田以其能任事不負其能也

以土均平政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政如字

均地政量其地之美惡以授民下文中言之非謂征之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外此山林藪澤不與可知上地易種多收故萊僅五十畝中下地難種少收故其萊各加倍餘夫年已壯而無室家如鰥孤獨等亦各於其地酌授以田與萊此不言授田若干則孟子所謂餘夫二十五畝者也授田廛以安之不使失所廛民居也在田在邑皆有之孟子所謂五畝之宅也

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畛之引反亦音眞洫虛域反涂同吾反澮古外反

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周家井地之溝通行天下然實止今北五省中原平廣之地耳其間引水灌溉不易得故遂人治溝洫等遂使田盡可耕而疆界正道里通鄭氏云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愚謂此亦大概因其淺深而異其名當各因其地勢水情爲之不可拘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道容二軌路容三軌亦然此五者皆於田外爲之至田間有畎畎廣深各一尺經不言及以畎在畝間不另占地也田十夫一井之地實則耕田止九夫匠人云方十里爲成即此千夫之地方百里爲同即此萬夫之地舉其成數言之故曰十千百萬耳周公立濬言其大概如此而其實水道田畝因山川原隰地勢爲之不可刻

周官恆解　卷二　地官

舟求劍第方百里而井井積而廣其濾不外此耳必區區尺寸規規求之則非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政役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致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施式氏反

登記於冊必歲時計之者閭歲則有增損也夫家猶男女施舍免其役職則九職事九職之事政役不曰征而曰政明役民必政之所當然而後可也起野役合一邑而共爲其事令者令縣正以下各帥其民而至大旗即鄉師所建司徒之大旗

凡國祭祀共野牲令野職凡賓客令脩野道而委積大喪

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綍及窆陳役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屬音燭綍音弗窆彼驗反

御案祭祀蓋山川因國前哲令德之祭祀在野者野共其牲其執事之人則遂人令之曰國祭祀者以別於禜酺蜡社脩道路者守涂地之人而令之者野廬氏掌委積者遺人遂人令之者臨時申令之耳致致役於司徒遂人主六遂之事其民人皆有屬禱大喪則令稍人帥以致於司徒其政令亦頒之即帥也掌也及葬以下四句申明致及政令之事綍舉棺索在道曰引在棺曰綍殯及窆朝時六鄉主其事載道及下窆時六遂主其事廢役下棺時陳列其執役之人耳又言凡事致野役以明遂人專主鄉以外之事去國益遠而遂人致其民與近郊無異政治禁令一同王制也作起也

遂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以時登其夫家之眾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作役事則聽其治訟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施式氏反

遂師猶六鄉之鄉師二人共主三遂彼言稽而此不言稽者以有遂大夫稽之不言老幼貴賤廢疾與鄉師互見爲義井牧田野小司徒已然遂師蓋分任之也辨其可食者五穀之外有可資民食者皆分畫之數田野與民人數相當而後任之能盡其利也財田野所出據其數以征之有常額役力作亦以其數役之有常期財征役事人多規避故聽其治訟田土肥瘠不一耕穫異宜雨暘氣候不齊事勢各有緩急移用其民以相助救

凡國祭祀審其誓戒共其野牲入野職野賦于玉府賓客則巡其道脩庀其委積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及窆抱磨共丘籠及蜃車之役軍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比敘其事而賞罰庀匹爾反又作庀磨音浮亦音褒與掊捊同籠魯孔反蜃市軫反

國祭祀祭祀之在野者審的也誓戒掌於小宰遂師承之以行於野之祭祀有不必用者故酌之共野牲遂人令之而遂師則親共之也野職野賦民所入貨賄有當於九職九賦者則徵入於玉府庀具也道路委積亦受遂人之令而巡之庀之幄帟掌於幕人而在道將之以先者遂師使其屬爲之道引導也野役喪在道之役事抱引取也磨石也窆之時捊取餘石共丘籠共爲丘之土籠蜃車喪車四輪迫地而行有似于蜃因取名焉以上皆野役之事平正其行列部伍也比敘校比次敘御案遂人辨上地中地下地之等而遂師則周知其數遂人令貢賦而遂師徵財征遂人起征役而遂師作役事遂人令師田而遂師掌軍旅田獵之政令一舉其綱一詳其事也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眾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以稽功事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施式氏反

遂大夫猶六鄉之有鄉大夫李氏嘉會曰遂師曰登遂大夫曰稽遂大夫稽之而後遂師登之朱氏申曰遂師言車輦此言田野蓋互見也功事農功九職之事遂師遂大夫皆遂官之長但遂大夫稽而辨之遂師乃登之畧不同也

令爲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正歲簡稼器脩稼政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凡爲邑者

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比必里反屬音燭

鄭康成曰不言其遂之吏而言爲邑甾公邑之政令遂
大夫亦施焉脩閒也稼器耒耜鎡基之屬稼政月令所
云脩封疆審端徑遂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
穀所殖以教道民之類興猶舉也興甿舉民之賢者能
者如六鄉屬猶聚也又舉吏治有功者屬而救之以行
賞罰四達猶言四境合四境以戒其功事考其得失而
誅賞之也六遂之襍與六鄉畧
同故其職互見而詳畧不同

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
訟趨其稼事而賞罰之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
帥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比必里反趨本又作趨音
促亦如字下並同會古外反

周官恆解　卷二　地官　罕

徵徵召比案比頒田里如夫一廛田百畝職事即九職
一之事稽功分考其功程會事合計其功事王氏應電曰
縣正猶鄉之州
長其事亦互見

鄙師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凡作民則掌其戒令以時數
其眾庶而察其媺惡而誅賞歲終則會其鄙之政而致事

鄙師猶鄉之黨正祭祀祭禜也作民起役也數其眾庶
亦察其媺惡以助大夫興甿也遂人以歲時稽其人民
遂師以時登其夫家之眾寡遂大夫以時稽其夫家之
眾寡稽者稽其數登者定諸籍以所治者眾也若酇止
五百家故其民可得而數會者計一鄙之政
帥酇長而下致事於縣正上下轉相承也

酇長各掌其酇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眾寡以治
其喪紀祭祀之事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
至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趨其
耕耨稽其女功趨音促

四里爲酇猶鄉之四閭爲族其職事與族師互文見義
校數也校登之而後可登之也喪紀與族師言葬埋
同祭祀不言何神蓋社稷之類遂鄉互見義也作民而
用之與族師作民而至同皆寓兵於農之義無事則爲
民之師有事則爲民之帥也聽之受而行之簡器兼稼
器兵器有司遂大夫所委屬吏女功絲枲之事酇長彌
近民故稽之使農動恪恭於吏治而
不敢慢其他嚚凌詬誶之事亦免矣

里宰掌比其邑之眾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以歲時
合耦于耡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敘以待有司之政
令而徵斂其財賦比必里反

周官恆解　卷二　地官　宂

鄭康成曰邑猶里也考工記耜廣五寸二耜爲耦此言
兩人耦而耕也耡里宰治處漢名街彈今名申明亭於
此合耦使相佐助因放而爲名月令季冬之月令農師
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是其歲時歟合人耦則牛耦
可知秩敘相佐助之次第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者歲
之豐凶地之肥瘠不等里宰各治其里於耕穫時上其
狀於遂師遂人等待
其政令而後徵斂也

鄰長掌相糾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贊徙於他邑則從而授
之

五家爲鄰相糾相舉察相受相任恤相贊有貢賦稅斂
則相與助其財師田行役則相與助其力從隨也授之
付以旌
節也

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頒

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耡音助又音鋤剤津私反

御案耡粟即助耕公田之稅粟每夫百畝之田什一而稅者也其粟入於廩人舍人倉人而旅師亦分聚於縣鄙諸所與屋粟間粟同備施惠之用鄭康成曰屋粟民有田不耕所罰三夫之稅粟間粟間民無執事者所出一夫之稅粟質劑券也將於秋斂之故有券與積發其積粟也民之不足者差等不同各因其多寡而頒之使平施惠甚貧者不責以償也散利能償者則春頒而秋斂也

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媺惡為之等

新甿或自他國來此或擇里新來者治有所求乞使無征役復之也等復除久暫之等

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

師之灋作其同徒輂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于司馬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于司徒乘去聲輂居録反

丘乘四丘出一乘之政令其地有司掌之稍人則掌令之縣師受法于司馬稍人又受法于縣師一乘之卒皆下皆相保相受者故云同徒作起也作其眾及馬牛車輂使皆備其旗鼓兵器以帥而至大喪蜃車及役遂人共之稍人有野監之責故亦帥而至治者專聽斷掌者掌其事以待上之聽斷也凡師至合軍誓眾以後田至建旗令鼓以後然後司馬治之方其作民而至則司徒治之故聽于司徒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凡其余聚以待頒賜余當為餘

野之賦園圃山澤之賦也疏材草木之有實者聚即薪芻疏材木材隨地儲待之稍廣其聚待賓客可以備禮甸小於稍委人所斂惟縣鄙中公邑之賦耳則其待賓客羈旅亦謂偶至其地有不給者與遺人所掌委積不同餘聚用有餘者

以式灋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材共野委兵器與其野囿財用凡軍旅之賓客館焉

式灋故事多少之成灋言式灋者有定式無濫苛也麤為薪細為蒸木材給張幕之事委積薪芻委積之薪芻也野委兵器委積在野須有兵器守之野囿財用竹木蒲葦魚鼈之屬以上各物蓋皆必其地之所有而後共之委人所在不一此總舉其凡非一處而備共之也軍旅之賓客王朝徵名助征討者歷其地則館焉而共其

地之所有如上文所云

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媺惡為輕重之灋而行之掌其禁令

政下文所云非專指征稅也六鄉六遂及公邑均人平之此謂邦國都鄙也地守山澤虞衡之屬地事三農園圃之屬地貢其地宜貢之物山川原隰肥瘠因時而異則所以守之及事與貢今昔異宜故必均平之使平政令刑禁與禮俗喪祭之紀皆有一定灋特時勢異宜故皆以地之媺惡為輕重之灋記曰五方風氣不齊民生其間剛柔輕重遲速異宜即賴此土均之職均之以上於司徒而制其中也

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相息亮反

土化以糞種化土之辨者使美也物地物與地相宜也

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㯺用蕡輕㶟用犬緹音抵又叓洟反聶土里反墳音焚又符粉反潟其列反又如字潟音昔一音鵲貆呼九反又音丸埴時力反一音職壚音盧彊其兩反㯺本又作壁呼覓反又音檻㶟匹妙反

糞種煮牛羊等骨汁以漬種而種於各等之土也糞則燒麻爲灰以漬種騂剛赤色剛勁之土赤緹縓色墳壤土或墳起而䔷疏利渴澤澤之涸而可耕者鹹潟積水已去地爲鹹鹵鄭康成曰勃壤粉解者埴壚疏者彊㯺彊堅者輕㶟輕脆者土田大概有此九等各以其宜漬種種之則可多獲

稻人掌稼下地以豬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

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芟作田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澤草所生種之芒種畜敕六反蕩如字列稼計反又如字舍試夜反澮古外反寫洗野反荑音夷芒模昂反種章勇反

下地低下之地五穀惟稻宜於下地稼種也豬畜水之區防限也溝以通水遂田間水道列田埂也澮瀉水大溝蓄稻必以水養之故爲豬畜水以待川爲防止水以節其盈歉其水有餘則溝以蕩之欲其皆給則遂以均之以列舍水於田而養苗以澮寫其餘水而不過淹芟害苗之草涉人涉水中去其芟以秀苗卽所以作稻田之濾作治也又言凡下澤之地將以爲稼必於先一年夏淸水以殄其草而芟夷之次年乃可稼也又言凡澤生草之處卽不爲田亦可種之芒種芒種菱菰之屬

旱暵共其雩歛喪紀共其葦事暵呼旱反音雩歛力豔反

雩夏時因旱而雩稻尤急水故雩則供其應出之物葦生下地故喪紀共之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王巡守則夾王車

道說也圖山川形勢之圖地事農圃藪澤之事如荆揚宜稻豳幷宜麻之類地慝地之惡者地物所出者原其生究其所生之地凡非其地所生者則不求也夾王車左圖右書土訓掌圖與下誦訓掌書故夾車而備顧問也

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王巡守則夾王車辟音避

方志志四方山川物產告王觀之而知其事方慝四方言語所惡告王辟忌而不苟於言夾車見上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春秋之斬木不入禁凡竊木者有刑罰

虞度也度山林之政令而名厲每物各有蕃界守之勿犯禁之勿侵陽南陰北仲冬陽氣孕養之候仲夏陰火熾盛之時互爲斬木以節宜陰陽之氣服車之材耜農之器季猶稺也二者宜用稺木尚柔忍也時斬材斬材有時有期日限日使毋過取邦工爲王取材不禁尊王也春秋非斬木之時不入禁不得入所禁之中斬木也斬四野之木則可竊盜也

若祭山林則爲主而脩除且蹕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

及弊田植虞旗於中致禽而珥焉 弊便祭反 珥音耳

為主主當祭事大田獵王親行也萊除其草萊弊田田者止也植猶樹也田止樹旗令獲者致其禽而校其耳以知獲數珥者取禽左耳以效功也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若斬木材則受灋于山虞而掌其政令 麓釋文作禁

山足曰麓麓雖連山而近平地故山虞不掌林衡掌之禁令與山虞同平其守平其落界之守計計其守之之功也蓋古授田以井其附近田之林麓各令其人守之恐其恣意取材故設官以巡平而掌罰其得失材大木山虞灋見上文受其灋而使斬材者遵之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祭祀賓客共川奠

流水曰川禁令不妄取平其守見上以時舍者令民更番為守川奠籩豆之實魚鱐蜃蛤之屬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

國澤大澤不可稼者也但為之厲禁以生財物而仍使其地之人守之不私以為官物也惟有上之所用非民得有者則以時入于玉府其餘頒于萬民

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喪紀共其葦蒲之事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

奠亦籩豆之實芹茆菱芡之屬屬禽猶致禽而珥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為之厲禁而守之凡田獵者受令焉禁麑卵者與其毒矢射者 麑音迷卵力管反

迹人蹤迹禽獸者邦田之地苑狩之常地無妨於民而便於講武者凡田獵者或王子弟公卿有宗祧之事而王賜以田或喪紀賓客有司取鮮或獮狩之後聽民入獵麑麛鹿子王氏昭禹曰禁麛卵生之以其時禁毒矢殺之以其禮

卝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

卝礦也金玉藏於石者物地圖卝人素知金玉所在故為圖以授使毋濫取旁搜以時取非有故不得已弗取也禁之令之又巡之總欲其勿輕取妄取唐權萬紀請鑿山冶銀而太宗讓之可以為萬世法

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以度量受之以共財用

鄭康成曰山澤出齒角骨物大者犀象　御案賦者田稅也山澤之農本當有賦若有齒角骨物入于官即以代田賦而不復徵其粟然或此有彼無此多彼寡則仍以粟米足之所謂政令也以度量為準不多取也

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凡受羽十羽為審百羽為摶十摶為縛 翮戶革反摶徒完反縛除轉反又古本反

翮羽本審摶縛束羽數名也蓋入於鍾氏以為車旗之用王氏應電曰羽不可以權度受故以其數

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凡葛征徵草貢之材于

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以權度受之掌葛徵葛以爲絺綌亦徵草貢蕒苧之屬以權度可知輕重長短

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以權量受之以待時而頒之染草染色之草春秋斂者採花葉皮實各有其時也

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以權量受之以共邦之用凡炭灰之事灰給澣練炭之所共多以時入如季秋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仲夏令毋燒灰共邦用之下又云凡炭灰之事者炭灰之用廣也

掌荼掌以時聚荼以共喪事徵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凡畜聚之物鄭康成曰荼茅秀也喪事以著物荼疏材之類因使掌之徵者斂於山澤入於委人　御案荼見於詩者三一苦菜誰謂荼苦也一蕣荼以薅荼蓼也一英荼有女如荼也荼乃茅草秀出之花此掌荼所聚者

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闉壙之蜃祭祀共蜃器之蜃共白盛之蜃蜃是忍反闉衣巾反盛音成鄭康成曰互物蚌蛤之屬闉猶塞也將井椁先塞下以蜃禦溼也蜃器之蜃飾祭器之屬盛猶成也蜃可飾器令白

囿人掌囿游之獸禁牧百獸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鄭康成曰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禁者其蕃衛牧百獸備養衆物也王氏應電曰凡田獵所得可用而不家畜者皆於是乎養之欲用即得不必求之於曠野也生物死物若麋鹿熊豬之類王氏應電曰天官獸人凡所得獸中殺而宜乾之者入於腊人生獲者入於庖人未及用而可畜者入於囿人地官以牧養爲事猛獸不可入囿者養於服不氏夏官以服猛爲義子冥氏掌攻猛獸穴氏掌攻蟄獸則秋官除惡之義田獸一事錯見於天地夏秋四官義各有當如此

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城郭居民之外以隙地爲公家之圃場人掌之果棗李之屬蓏瓜瓠之屬珍異蒲桃枇杷之屬享饗耆老孤子士庶子之類王氏昭禹曰載師以場圃任園地則場人掌國之場圃閭師任民之場圃　御案天官甸師已共祭祀之果蓏而復設場人以其所用多且以備不熟也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大祭祀則共其接盛數上聲食食下食音嗣接如字廩人掌米亦兼主穀賙賜王所賜予稍食祿廩以歲人之豐歉制國用之數蓋詔於王冢宰而制之凡萬民以下言會計民食之法大概一日食四鬴者爲上鬴深尺方尺容六斗四升古尺於今爲六寸二分半古一石今

一斗五升二合有奇古一鬴今九升七合七勺弱則上年日食一升三合中年日食約一升下年六合有奇㢓人雖掌穀而言民食食則以米計非以穀計也行道曰糧止居曰食古師行無饋餉令道所經有司共之治其粻者廬宿候館雖有飲食以待賓旅而亦有不時之需故必載糒以行也盛粢盛接盛者粢盛必求豐備新舊相接而不窮也

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以灋掌其出入王宮宮正均其稍食后宮內宰均其稍食而米出於㢓人平平其給米多少財即米也納米爲人分米爲出並以太宰之式灋行之

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賓客亦如之共其禮車米筥米芻禾喪紀共飯米熬穀以歲時縣穜稑之種以共王后之

舂獻穜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歲終則會計其政筥姜呂反飯上聲縣音懸會古外反方曰簠圓曰簋盛黍稷稻粱器禮致饔餼之禮實言其物陳言其數　御案舂人共祭祀之米饎人爲盛舍人實之簠簋而陳之舂人差擇賓客牢禮之米舍人實之筥載之車故曰共其禮飯所以實口不忍虛也君用粱大夫用稷士用粱熬穀錯於棺旁縣之者欲其燥堅也物九穀六米別而貯之政用穀米之多少

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灋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粟穀未去米者閭師縣師所徵盡入於此邦用匪頒賜稍食止穀餘灋用君上格外優給者故穀不足則殺之若有餘則藏以備荒大事喪與戎食糗糒飲漿酏也此與㢓人盡相濟爲職

司祿闕

班祿之制孟子云諸侯惡其害己而去之此其所以闕歟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灋而縣于邑閭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興大司徒土宜之灋載師之物地事草人土化之灋皆掌其大凡而已司稼則親行其地於百穀之名五土十二壤所宜周知之故辨其種縣其灋使民爲之天時有旱潦地壤有高卑每歲收穫不齊亦履畝觀之以均斂灋民居不一其所收有豐歉故均其食急不足者與有餘者以有濟無以多益寡所謂平也

舂人掌共米物祭祀共其齍盛之米賓客共其牢禮之米凡饗食共其食米掌凡米事食音嗣舂人掌治米成熟者米物者美惡精粗非一類也凡米事共王后世子之六穀嬪御之穀用以及外內朝宂食饗耆老孤子士庶子等食米也

饎人掌凡祭祀共盛共王及后之六食凡賓客共其簠簋之實饗食亦如之饎同餼昌志反饎人主炊者炊而共之

稾人掌共外內朝宂食者之食若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掌豢祭祀之犬稾苦報反宂如勇反

稾同猶外朝司寇斷獄弊訟之朝內朝路門外之朝冗
食外內朝上直諸吏不歸家食稾人共之謂之冗食者
其人自有稟祿因給事外內朝不暇自爲食而官共之
也士庶子卿大夫之子弟宿衛王宮者養犬豕曰豢

總論爲國以安民爲主民之善否視乎其教比閭族黨之
灋一秉司徒禮樂之教而行之然必授田授職使各安
其居各樂其生而後歡欣從上之教自鄉大夫以下之
長蓋皆就其地之人擇賢者爲之而異其品秩給以祿
養其有善教之士即由鄉大夫歲時登進然後列於命
數非比閭族黨皆爲之官也前人疑周官設官太多蓋
未達斯義司徒所掌養民之事居多蓋養立而後教興

也先儒疑爲司空錯簡者非先王之視民也如家人父
子故自王畿以達於四郊民各有居居各有常征役施
舍以聯上下之情德行道藝以爲行習之準即膳羞祿
廩上人日用所需皆不敢稍爲恣縱是以民安其業服
其教而勉於爲善後世視養教爲二事貧富不齊秀頑
雜出專用刑罰整齊之而閭或施舍周恤第張皇補救
於一時耳其亦不達於先王之意矣

周官恆解卷三

春官宗伯序官

雙流劉沅輯註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
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

人心天理之良不能自達則鬱而不暢禮者因人性而
爲之節文使暢其天機如春之和煦萬物故爲春官宗
主也尊也伯長也舜命伯夷典三禮名曰秩宗周因之
立春官宗伯莫尊於禮故曰宗特主其事亦曰宗和邦
國事得其序情
得其順則和也

禮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
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

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康成曰肆陳也肆師佐
宗伯陳列祭祀之品物

鬱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鬯人下士二人府
一人史一人徒八人鬱於物反鬯敕亮反

鬱鬱金香草鬯釀秬黍爲酒秬亦名秠一稃二米以鬱
金和鬯取其香氣周人尚臭祭先求諸陰故以鬱鬯灌
地降神有鬱鬯有秬鬯秬鬯無鬱用於天地社稷等
祀以明神不必香氣而達也鬱鬯專用之於宗廟

雞人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賈氏公彥曰雞屬木在春其職
共雞牲又主呼旦故列職於此

司尊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司几

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尊彝皆酒器但其所陳之地不同鄭康成曰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單言之則筵席通凡所以優尊者憑之以爲安也
天府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物所藏曰府以其職藏寶器尊之若天物然
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典命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鄭康成曰瑞節信也典瑞若今之符璽節命謂王遷秩羣臣之書瑞以事神頒器賜予皆恩惠事故屬春官

司服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祧天堯反
司服再命以上得命卽得服故列於典命下典祀其職見下守祧守廟祧者言祧則廟可知疑凡先人之遺器衣服蓋亦藏於此而女奄則掌先后之遺者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
世婦后宮官王后六宮每宮卿二人則下二人以婦之有德者爲之　御案此官非另設卿二人卽以三夫人九嬪爲之下大夫四人以世婦爲之中士八人則女御爲之后之尊擬王自夫人嬪婦而下其爵視卿大夫上

平居則統於天官而從其本稱有喪祭之事則總於春官而被以卿大夫士之爵所以重禮事也卿所以十二人婦人恆有所避兩人僅得一人之用雖倍之而不嫌於過女府女史蓋以女官之有才知者爲之
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
鄭康成曰內女王同姓之女有爵嫁於大夫及士者　御案外宗王族人之婦以其異姓之女故稱外此中可兼姑姊妹之女若姑姊妹之女不嫁於王族則不得稱外宗陳氏傅良曰女子生於王族或乘勢以陵其夫家故以內外宗列爲禮官之屬使觀王后之事宗廟則知所以順舅姑觀后之享同姓則知所以和其家人
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山頂曰冢封土爲邱壟象冢故曰冢墓則葬而其土仍平行也二者亦禮事故列職於此
職喪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職主也孝子荒迷中恐弗能如禮故設官相之先王之體羣臣至矣
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大司樂樂官之長禮樂相須而行古人初學卽學樂誦詩舞勺舞象至於教冑皆必以樂蓋所以養其心之和平而蕩滌其邪妄故孔子曰興於詩成於樂也虎門之教主於王世子故師氏一人其成均則國子弟貴遊子弟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諸侯之賢士皆與焉故大司樂二人乃能共襄其事其人必德行優而可爲矜

式者

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胥有才智之稱大胥掌敘次所學之事小胥掌其徵令其事相成故皆別職同官而府史胥徒共之凡五官之司旅職業相聯者皆然所以便事而省役也

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眡瞭三百人大音泰又如字矇音蒙眡音視瞭音了

鄭氏衆曰無目眹曰瞽有目眹而無見曰矇有目無眸子曰瞍凡樂歌必以瞽矇為之大師小師皆其人也其用心專其德性厚乃能審音知徵以通天地之妙故古者師多賢人瞭目明也以相瞽者

典同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同陰律也舉陰以該陽

磬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鍾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磬師鍾師皆專職一業磬鍾之屬不一也笙師掌教吹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而獨以笙名師笙東方之樂有始事之義故也

鎛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鎛音博儀禮大射篇作鑮同鑮如鍾而小特懸者蓋今之小鍾也

韎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人徒四十人

韎莫拜反亦音妹音味

掌四夷之樂蓋四夷各有樂雖非中聲然皆人心之天籟故設韎師掌之以節其淫而歸於正

旄人下士四人舞者衆寡無數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旄旄牛尾舞者所持以指揮其職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則凡四夷之舞皆隸矣

籥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籥章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籥如笛三孔而短小舞者吹以節樂亦有六孔者則吹詩章故籥師掌其事而籥章助其教

鞮鞻氏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鞮丁兮反鞻九具反又力具反

鞮鞻無絇之屝也四夷著之以舞因取以名功掌夷舞也

典庸器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庸功也有功者鑄器以銘其功祭則陳之示不忘之義

司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干楯也舞者所持呂東萊謂干舞武舞之別名籥舞文舞之別名萬二舞之總名然舞必有干特其節不同耳未可強分

大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大卜卜筮官之長卜筮皆假龜蓍以求神非至誠明察者莫能決其機

龜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菙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菙時髓反

鄭康成曰工取龜攻龜燋焌用荊菙之類取龜攻龜見下菙所以揺筶人用荊灼龜亦用荊因取以名之

占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御案別立占人以卜師筮人致其誠壹心不可分用愚按占人亦或即用卜師筮人兼之

簭人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簭與筮同

以蓍占易其事殺龜卜爲簡故其人亦寡

占夢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人心之靈與造化通平日修德勵行敬畏天命則夢或感之以呈其兆否則入於妖妄故聖人設官以重其事

眡祲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祲子鴆反

鄭康成曰祲陰陽氣相侵漸成祥者日爲陽精人君之象陰氣侵則不祥聖人不言祥瑞而觀天之變以自警省乃體天修德之要故立眡祲

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大祝凡祝官之長小祝佐之祝爲祝詞以告鬼神並祭者之誠意

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甸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詛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詛側慮反

御案其職事不止於祝而以祝名不止於喪而以喪名從所重也鄭康成曰甸之言田也田狩之祝詛祝之沮敗也蓋民心天理之良不能盡泯往往敢於欺人而不敢欺神且古無刑書律例其有是非難明者使盟詛以自白審其情形亦可以得其是非而天良不昧或有憬然悟者此聖人仁恕於民之意也、御案呂刑以覆詛盟爲有苗罪則降古已有其事小雅出此三物以詛爾斯蓋理法情勢之窮有不得不要言於鬼神者世儒或疑之誤矣

司巫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司巫巫官之長天人一氣幽明一理也人心一動而鬼神知之其在人君爲人神之主尤有一息不敢苟者楚語曰古者民之精爽不攜貳者神明降之在男曰巫在女亦曰巫蓋天命之理無一息不流行於天壤間即鬼神之靈無一息不周於人物內設司巫以統之男女巫皆無數非濫也無誠明之念者神不降之數本難限也

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大史史官之長主稽天道而藏書辨法其職重其人必有德故下大夫而位從卿小史與大史別職同官故共府史

馮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馮音憑相去聲

鄭康成曰馮乘也相視也世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保守也世守天文之變愚按鄭云世者以其言氏也竊謂大史位尊德重不必常親視天文及親占之馮相保章則親其事者馮相以其登臺而相名之保章占其變以章明天道告王知警保安社稷而名天文之學世業者多稱故以氏名耳

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內史掌八柄之法詔王行於冢宰地親任重故爵秩高而置官廣外史在外廣王耳目而通壅蔽劉氏按曰內史王之喉舌唐虞納言漢尚書魏晉中書門下其始亦內史職後遂建為三省宰相二官名實俱亂人主疏遠輔臣退與左右議政號曰內相未幾宦官多竊內史之柄以亂天下按黜陟予奪者人主之大權而非講求參酌歸於至是則無以詔大宰而施之內外史掌八柄之道而屬其採納其官隸於宗伯得以共參定之不特大宰不能行其私天子亦集眾論而得其不　御案內史中下大夫外史無大夫直自上士始而又無府史蓋二職同官而統於內史也

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御猶侍也進也按此即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者記王之言動以示懲警蓋上於大史焉後世以御史專主諫諍因記言動之意而廣之也君有過則諫諫而改之則不書矣至於糾察一切之事皆許陳言亦無不可但必不否則藉以傾人淆亂是非如明季可鑒也

巾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工百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巾猶衣也玉金象革等以衣飾其車巾車車官之長御案造車者輪輿輈等人當屬冬官此有工百人者玉象金革漆飾及蔽茀等事皆巾車之工爲之

典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路王所乘車路大也典路掌王及后之車事

車僕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車僕掌五戎之萃蓋天子之車即戎事亦必有威儀作則故與巾車相聯而列春官

司常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司常主王旌旗大常九旗之一舉以該凡旗杜氏佑曰黃帝兵制設五旗五麾夏奚仲爲車正建其斿旒殷因之周設司常掌九旗

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

都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宗人其禮官也家大夫所食采邑

凡以神士者無數以其藝爲之貴賤之等士仕通

以神仕者謂巫之屬蓋幽明雖止一理而境則懸殊聖人既欲人知神道不外乎人亦欲人知道不先於神巫覡之徒其才知絕人如國語所稱者則貴之其次者則賤之要以其能通人神而譬民志故不盡拘以職亦不拘限以數

周官恆解卷三

春官宗伯

雙流劉沅輯註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

示同祇下神示地示皆倣此

鄭康成曰建立也立天神地示人鬼之禮謂祭之祀之享之吉禮是也保安也賈氏公彥曰單言邦據王邦國則統侯國言之按五禮而獨以天神地示人鬼言者王者代天理物必體天地之心以行天地之道平日仁義周於民物以至誠至敬則天地乃享之天地無言無爲神祇者司天地之功用者也人鬼則己之祖先以及先代賢聖民之祖考非貴體天地之德者必見棄於其先與衆靈故特以三者明禮之大而曰佐王建保邦國也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

鄭康成曰事謂祀之祭之享之　御案吉凶不相干古者有喪則廢祭蓋心稍累於哀戚則不能致其專一以交於神明故唯祭祀謂之吉禮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

禋音因又音煙槱羊九反燎良召反飌音風

賈氏公彥曰周語精意以享謂之禋天者理氣之宗宰之者曰帝昊言其浩浩也上帝至尊物無以享之惟致其精意以踐天理不日一動一靜顧諟天命以至於生成養教無不上合天心而臨祀又潔誠謹愼所謂事天如事親者也實柴實牛於柴上日月陰陽之精天地生成之功化賴以成星兼經星緯星言二十八宿爲經隨

天不旋五星爲緯右旋辰日月所會十二次槱燎積柴而寄牲體於上燔之使煙上升三台星一名天柱上台司中中台司命下台司祿人受氣於父母資受氣於天地天地之精散爲萬物而人最靈其受中以生得天地大極之理而爲性司中者此也所受以生謂之命司命者此也其司祿不言者祿由人致敬中與之天定自然者有別祀此使人知受氣成形之不偶然而事天立命以全其性也飌雨節宜陰陽之氣而生成萬物亦有司之者前人執言箕畢非也不言雷霆於風雨中矣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貍牟皆反亦音莫蔭反疈普逼反又方麥反

天陽也故大神柴燎以氣達地陰也故地示血質以形求不言祭地者地統於天天包乎地天地非二物也上文禋祀已該地在內然天以一氣育萬物而成之者地也地形殊而品物因之以殊故天一而已地則各有祀

宜因之司其地者亦不一此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各有其元四方百物各有其氣也血祭氣之盛者社稷之神古以句龍爲社神稷神先祀社後祀稷特中原一區先有功德於民者四海內外不盡此也五祀之說不一疑天子諸侯則祀金木水火土五官之神而大夫以下則祀戶竈門行中霤爲是五嶽東岱宗南衡山西華山北恆山中嵩山也山林則埋牲川澤則沈牲順其性也疈辜磔也披磔牲體四方百物買蟲以祀先嗇猫虎等當之然四方之神不一其爲民害之物亦不一凡物之害民者必祈神以治之則經意自渾括而曲盡蜡祭所云亦其一耳

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肆如字食音嗣禴餘若反祠當爲礿禴當爲禘

肆大也陳也獻獻牌禮用鬯灌地以求神祭禮莫重於祼獻此舉以該隆備禮之大祭也饋食獻黍稷舉以該殺禮之祭也四時之祭或用隆備禮或用殺禮此二句統下四句而言非祭之正名也四時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礿禴同春時物初生其祭較薄禘帝也帝德王於夏嘗物初成薦新烝盛也冬百物備合之以享也此言祠春禴夏殆傳寫之誤抑或漢儒所改蓋禘祭先儒多不得其解故也四時之祭夏曰禘時禘也五年合羣廟之主以祭太祖大禘也大禘即祫殷於論語或問禘章已詳茲不贅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裁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札如字一音截禬戶外反又古外反

凶禮即下死亡五者是也人有此則憂先王哀之而制禮以同其憂始死曰死既葬爲亡焉喪禮以達其哀戚

荒饑饉札瘥癘荒禮以濟其窮苦禍人禍裁天災水火之類弔禮以慰其失意禬會也會合財物以增人圍被圍困敗師敗績恤憂也兵作於外爲寇作於內爲亂寇亂之興必有其由咎不盡在人亦不盡在己故恤之而已其權宜予奪必有道矣以上五者自天子以至庶人皆有其禮特自上倡之耳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頫曰視見賢遍反朝直遙反頫他弔反

親謂使之相親附也諸侯五年一朝無事自當早至而或國有大事其至稍遲故有四時之不同朝猶朝也言其來之早也宗尊也言其尊王來正當其時也覲見也言其有故遲至乃得見爲幸也遇不期而遇言其國有大故己不意其來而忽來如非所期也四者皆朝之常禮時見諸侯有要事親稟命於王不時來見殷見諸侯同見於王時聘不時遣使問王起居小聘大夫大聘使卿殷見王室有故慶弔皆使人來也

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

鄭康成曰同謂威其不協僭差者大師或王親行或命將出征用衆得其心得其力然後能用之也大均以地出賦以民任事必量其地之美惡家之上下以體恤之大田四時田獵講武因以知其賢否勇怯而簡取之大役建都邑築城濬川使之以時用之以禮衆任其事而不怨大封或封建國邑或封以爵命賞當其功衆志悅服而和合

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冠古亂反脤上忍反膰音煩

嘉善也秉彝之良本有相親附之善心無禮則疏悖故制嘉禮天子至尊宗族兄弟易於疏遠故制為飲食之禮以親之男女怨曠則不親無禮則淫亂故以昏冠之禮成其男女成者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有相資無相瀆也故舊或老臣或故交朋友相習為道藝者時以賓禮待之與之射以親之四方賓客來朝聘者饗於廟燕於寢禮有隆殺無非所以親之脤祭社稷之肉膰祭宗廟之肉以賜兄弟之國同其福祿其異姓亦或賜之蓋殊禮非常制也賀慶則弔問可知異姓猶賀慶則同姓可知此二句互義特各以其重言之

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命王命命有九儀亦有九貴賤之位乃正春秋傳所謂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也受職受命於王他有職者不得與受服受元冕之服御案一命亦有服而必元冕乃得言受服猶子男亦有卿而必王朝孤卿立兩卿始得言受官也受位鄭康成曰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為王之臣王之上士亦三命受器公之孤始得具祭器則法也治國之法則其人雖未成國而已有屬邑若干則賜以法擬於諸侯賜使得自置其官治家邑賜國則侯伯矣其子男止五命牧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牧治也代天子治人伯長也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統馭諸侯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信音身

鄭康成曰等猶齊也鎮安也所以安四方長尺有二寸蓋取四鎮之山為瑑飾桓柱之豎者宮室得桓楹乃安天子得上公亦安以桓為飾長九寸信躬皆象人形以為飾信象人身之信躬象人身之屈長七寸穀所以養人蒲為席以安人圭以二者為飾皆徑五寸不執圭者未成國也

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

鶩音木

摯之言至也執物以至明非無因而來自卿以下皆禽故以其多者言之帛束帛皮獸皮羔小羊取其能羣鴈陽鳥知時無則以舒鴈代之雉取其文明鶩不飛遷雞知時古庶人工商亦有見於天子之時蓋人品不以貧格限也其自相見亦同此摯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

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琮才宗反璋音章琥音虎璜音黃放方往反

作六器作爲六者之形器執之以致其敬禮璧圓象天蒼象其色琮方象地黃象其色圭銳象出震半圭曰璋象陽氣半升於天琥爲虎形象秋氣之猛半璧曰璜象陽氣半伏於地其色則各如其方之色也牲幣亦然或疑陰陽遞進成一歲功何獨以陽氣言之不知陰統於陽夏至陽盡而陰生冬至陰極而陽生故惟夏冬出牲圭半璧圭銳陽升之象璧圓亦象天其半則天地閉藏之意耳

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

此承上而通論禮樂之事所以能事神人而和上下也天以一元生化而屈伸消長則爲陰陽陰陽相濟而得

其中和天地之所以萬古而不息也人爲天地之心實秉中和之德特陰陽之氣偏勝則弗肖天地聖人制禮樂以導中和即名物象數皆法陰陽調燮之意而爲之天產凡得陽氣甚之物陰不自生待陽而生用天產實所以助陰德也地產凡得陰氣甚之物陽不能成藉陰而成用地產實所以助陽德也鬼神陰陽之靈萬民備陰陽之理百物分陰陽之氣禮以節之樂以和之而可以事可以諧可以致矣防者節其太過不及如水之有防也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滌徒歷反

鑊戶郭反齍音咨相息亮反

宿祭前一宿滌濯溉祭器涖臨視也玉禮神之玉始涖之祭又奉之鑊享牲之器大號六號之大者以詔大祝

預爲祝辭治簡習也豫簡習至祭時以詔相王詔未祭時告之相及行禮時相之

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大賓客則攝而載果與音預果音祼

王不與祭祀居憂或有疾也王后不與亦然冢宰亦有故不得攝則宗伯攝之果酌酒以禮賓也

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大喪亦如之王哭諸侯亦如之王命諸侯則儐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王大封則先告后土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相息亮反儐必刃反

相贊禮者出迎賓曰儐入詔禮曰相哭諸侯薨於其國天子爲位而哭之命策命之儐進也大故凶裁旅陳也陳其情事以祈禮或不如平日之備四望五嶽四瀆大封封諸侯授采邑者爲小封將錫以土故先告后土凡

有土之屬皆有宜祀者故頒其禮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

小宗伯宗伯之副神位會諸神而言地道尚右故建社稷人道尚左故建宗廟五帝青黃赤白黑帝古或以人配之實不必然也黃帝與火同方中央土王於夏也兆爲壇之營域四望五嶽四鎮四瀆四類四方之神有與四望類者亦於四郊爲之兆至國之中所有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所在之方而爲之兆使民祭之鄭氏以四類爲日月星辰風師雨師四字不明但日月星辰風雨皆天之功用當從祀昊天上帝不得別爲兆域兆山川句以爲同在郊外爲位亦誤

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辨廟祧之昭穆辨吉凶之五服

車旗宮室之禁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

五禮吉凶軍賓嘉用等牲器尊卑之等不當用者禁之得用者介之祧藏遷主之廟周公制禮以文王有穆穆之德武王有昭昭之功稱爲昭考穆考因制爲宗廟之禮父爲穆則子爲昭父爲昭則子爲穆考上推祖考下及子孫有序序而不紊異位而同安故孔子稱之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盈其數則遷其最上之主而別爲廟以位之亦以昭穆爲別至五年祫食則遷廟之主亦得同享於太祖之廟此周公達乎天理人情之極而爲之恐日久或有淆忌小宗伯時辨之耳吉服有五一三五七九章也凶服有五斬齊大小功緦麻也五服以吉凶該其大概車旗宮室亦舉其大以該凡爲器數禁不得上僭下偪也三族父族母族妻族舊以父子孫爲三族不知父子子孫服有隆殺誼原一本皆親也母族妻族後人徒見外戚專[illegible]

有力爲擯斥然因父而及父族因母而及母族因重夫婦之禮而及妻族其誼相屬其族則疏若止父子及孫則一族而已何云三族又何云辨親疏邪正室主家者也親族別而禮有隆殺皆令門子掌其政令以施之於其族此可見母妻之族雖同列於三族而禮別親疏不相絕亦不相干也胡爲不達聖人之意而妄疑乎

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于五官使其奉之辨六齍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

毛擇毛也名六牲皆有名物色也色異而用亦異若宗廟用騂之等天官不奉牲故云五官牧人已毛之矣此乃祭時將用之又毛之而頒之助王牽入廟齍讀爲粢卽六穀稻粱菽麥黍稷也六宮之人若世婦掌女宮之宿戒者六彝虎彝鳥彝斝彝黃彝雞彝蜼彝果讀爲祼易氏祓曰六彝用於祼實以鬱齊六尊用於獻實以五齊三酒小宗伯辨其名物以待用然後司尊彝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言賓客者在廟饗賓客亦依祭禮惟在野外饗不用祭祀之尊故春秋傳云犧象不出門也

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

賞賜有功者所謂車服以庸也衣服若司裘衮冕以下車旗若巾車金路以下序事卜日省牲視滌濯饔爨之事其事有先後之序其禮有隆殺之別大貞卜立君卜大封也號神號幣號

大祭祀省牲眡滌濯祭之日逆齍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祼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 瓚才但反 相息亮反

充人繫牲執事者滌濯祭器饎人共粢盛亨人亨牲至祭祀之時佐大宗伯省之眡之逆之皆以告于王其專職也時薦陳之早晚備備具將送也猶奉也賓客以時奉而授大宗伯祭祀或后不與而大宗伯攝則亦將之以授大宗伯若授王則小宰贊之無所用小宗伯矣大宗伯詔相大禮小宗伯詔相小禮賈氏公彥曰言此者以下皆小宗伯專行事不佐大宗伯故言之以結上

賜卿大夫士爵則儐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齎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大烖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 與音預 齎子兮反 甸音田 饁于輒反

賜猶命也賓之如命諸侯之儀小祭祀王元冕所祭非
若大宗伯攝事而卜日以至詔大號之類齋所齋來
貢獻之財物以禮官掌之則非禮者不得人矣大師王
親行征伐軍行載社主遷廟之主以行言立則非社之
石主與廟主而別為主蓋有虛位無貞主也與祭卽祭
社土廟主其四望則有司將事己不與也蓋軍所至處
必望祭其地之山川大甸王親田也饁饋也以禽饋四
方之神於郊須禽以予羣臣以禮官與軍事田事者皆
不可以無禮也大宗伯不行故小宗伯專之也大裁水
火旱癘執事禱祠其事者求福曰禱得求曰祠上下神
示靡神
不舉也

王崩大肆以秬鬯渳及執事涖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縣
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卜葬兆
甫竁亦如之既葬詔相喪祭之禮成葬而祭墓為位渳明婢反

縣音懸衰七雷反竁昌絹
反呂銳反父音穿相去聲

大肆大浴也渳以秬鬯浴尸執事大祝之屬小斂衣十
九稱大斂衣百稱異族不必公族也佐助斂也衰冠精
粗貴賤各有式法縣之俾百族皆以為準執事蓋梓匠
之屬將葬獻明器之材哭啟殯陳行器王哭而小宗伯
帥其當哭者亦哭也兆墓塋域甫始也竁謂穿壙亦如
之亦哭也既葬而虞祭為喪祭明日祔於祖父其禮皆
詔相之蓋未葬以前不忍異於生故無尸而設奠象生
時之薦羞也既葬而虞以安神男尸男女尸女以神事
之對未葬言則虞為吉祭對卒哭言則虞仍葬祭
也成葬邱已封也位壇位祭后土之神以安神之

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肄儀為位國有禍裁則亦
如之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為位凡國之大禮佐
大宗伯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甸音田肄
以志反

禱祠所謂設於神肆習也禍裁水火凶荒癘札大裁日
月食星隕地震山崩水涸之類類非常祭而類祭禮上
經言大禮小禮祭祀之禮
也此則總五禮之大小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
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

肆陳也陳列祭祀之禮者別言之則天神地示人鬼曰
祀曰享曰祭合言之通謂之祀大小祀自天地嶽瀆社
稷宗廟以次而差幣帛一也自
其質言曰帛制而用之曰幣

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
職人凡祭祀之卜日宿為期詔相其禮眡滌濯亦如之祭
之日表齍盛告絜展器陳告備及果築鬻相治小禮誅其

怠慢者掌兆中廟中之禁令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祈如
字珥
而志反相去聲
果音祼鬻同煮

序次其先後始以其時祭之祈祈福珥同衈將封割牲
先取耳旁毛以釁求神欲其聽也祈珥凡當祈神珥釁
之事展省視也繫于牢使充人芻之職人五官及其屬
宿先卜祭之夕詔相告助其卜之威儀及齋戒之禮表
徵識也齍黍稷有器盛之不知其實故須表顯之齋六
穀在器曰盛陳陳列及祼時築鬻築者杵鬱金以發其
香鬻煮秬鬯以發其味蓋祭祀鬱人之如法否也相治
小禮佐小宗伯也掌禁介兼平時臨事告事畢與告潔
告備相
終始也

大賓客涖筵几築鬻贊果將大朝覲佐儐共設匪罋之禮
饗食授祭與祝侯禳于畺及郊饗於貢反食音嗣
匪作篚畺同疆

大賓客諸侯來朝者莅筵几司几筵設之肆師復臨視之築鬻所以爲祼將之用小宗伯職之而肆師贊之佐儐大宗伯朝覲會同爲上相肆師爲佐儐也筵所以賓幣帶所以賓饗以酒飲賓食以食食賓投祭以物投賓使祭祀小祝司侯禳之事侯候也迎其祥禳去其殃畺五百里其地有水旱癘疫乃侯禳之肆師必偕者重其事以急民病也

大喪大渳以鬯則築鬻令外內命婦序哭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灋者且授之杖中知仲反

序哭以服之輕重爲先後也此外內命夫婦與天官屨人不同彼對王宮言則外命夫惟公卿大夫士此則該朝覲之諸侯言其妻爲外命女內命女王之三夫人以下不中灋逆升數與裁制者

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爲位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

山川亦如之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甸音田造七報反貉莫駕貉音陌

師田因師而田也社宗師中軍社主軍類造皆祭也聚其神而祭曰類至其所而祭曰造大神方嶽山川軍所依止不功軍敗也助牽主車以安神靈大甸獵以王命田或王親田也貉師祭也日禡於所立表之處祭之肆師爲之位

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歲時之祭祀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芟色銜反獮思淺反相息亮反

嘗秋祭也以嘗新穀而名芟去草卜來歲之芟祈神相無菜蕪也獮秋田也秋時穀熟恐獸害稼故因而卜來歲之戒亦祈神相預戒其侵害也社祭土神卜來歲之稼所年也大故水旱因荒令國人祭社及禜酺歲時祭祀亦預戒之使無闕禮無淫祀 御案職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卿大夫士凡有爵者所同此相其禮則卿大夫之喪所以異於士者

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

大宗伯小宗伯肆師所掌禮事以次相承禮之大者大宗伯掌或有故則小宗伯攝之禮之小者小宗伯掌之或有故則肆師攝之所以無廢事也

鬱人掌祼器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凡祼玉濯之陳之以贊祼事詔祼將之儀與其節凡祼事沃盥

祼器彝及舟瓚有司辨其用而鬱人掌其器天地不祼山川及門社等止用鬯此所言祭祀惟宗廟耳祼玉謂圭瓚璋瓚節行事早晏之節沃盥王將祼而盥手鬱人沃以水也

大喪之渳共其肆器及葬共其祼器遂貍之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渳明婢反貍門皆反斝古雅反

肆器陳尸盤以浴尸也將葬遣奠之祼器共之而遂貍之示不忍復用也大祭祀王酳尸尸嘏王其卒爵與受而飲之明鬱人共鬱鬯神果受享而分其惠也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凡祭祀社壝用大罍禜門用瓢齎廟用脩凡山川四方用蜃凡祼事用概凡疈事用散大喪

之大淵設斗共其釁鬯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凡王弔臨

共介鬯墤俞癸反罍音雷禜音詠瓢婢遙反齋音資脩作卣牖酋逼反斗音主齊側皆反

秬黑黍也釀以為酒曰鬯不和鬱飾之設巾覆之墤外黍土為之體丸器取貯器之意禜祭水旱之名門國門瓢齋口瓢去柢以齊為尊卣中尊犧象之屬壺蠡書尊為蜃形概黑漆木以為尊絡以朱帶無飾曰散斗所以沃尸盥鬯以鬯塗尸使之香美也齊平其秬鬯以給浴浴亦使其香美王弔臨諸臣予尊不自舉鬯介代之

雞人掌共雞牲辨其物大祭祀夜嘑旦以嘂百官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凡祭祀面禳釁共其雞牲嘑一作呼火吳反嘂古弔反禳如羊反

物毛色也辨之若陽祀用騂陰祀用黝之類夜雞鳴時嘑旦以警起百官告之時如春朝朝日秋暮夕月之類

周官恒解　卷十二　春官　十四

面禳四面禳也釁釁廟釁鼓釁甲兵之屬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

位所陳之處若元酒在室醴醆在戶之類酌泲之使可酌用四時祭祀所用不同實鬱及醴齊之屬按尊彝也酒以成禮所以尊賓亦使飲者自尊也彝法也飲酒有法使不亂

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

之所昨也獻作犧素何反昨作酢才各反朝音潮蜼音誄又以水反大音泰

雞鳥刻為雞與鳳形獻飾以翡翠象以骨飾尊舟尊彝之器蓋為舟形故名畫元尊存質之意斝讀為稼畫禾稼也黃彝黃目尊也記曰黃目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著者著地無足壺以壺為尊間祀禘祫也以其間於四時之間故曰間祀禘即祫也上追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祀之非王者不禘故曰禘合群廟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祭故曰合先儒分為二非也然此經云追享朝享者追享祀太祖所自出之帝朝享享太祖也言祀所自出之帝與太祖其用彝皆同非析為二祀也古人重朝食其祭亦然朝踐即朝獻再獻即饋食亦器為降殺

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涗酌凡酒脩酌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齊才細反獻音儀素何反涗舒銳反脩作滌

周官恒解　卷十二　春官　十五

酌泲之使可酌也齊和齊之獻讀為摩莎之莎鬱鬯煮鬱和秬鬯以醆酒摩莎泲之出其香汁醴齊尤濁和以明酌泲之以茅縮去其滓盎齊差清和以清酒泲之而已涗拭勺而酌也凡酒謂三酒也滌酌以水和而泲之大喪遣奠時所奠之彝存之不徹以待禋也大旅國有大故之祭亦存其尊彝不徹蓋亦將禋之以祈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

五几玉彫彤漆素五席莞藻次蒲熊其葦萑席喪用非常器用位所設之席及其處陳氏祥道曰筵席之制短不過尋長不過常中則九尺純緣上不過黼下不過綿有王氏應電曰古席縟而坐鋪迫地者為筵加筵上者為席筵之言延所以延神與賓席藉也

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祀先王

昨席亦如之黼音甫依於豈反鄉許亮反純音允反繅音早

依制如屏風黼以絳帛為質繡白黑文而為斧形以置於依大朝覲會同大饗大射王將祭擇士而射於依前為王設席左右有几優至尊也莞細蒲紛純以紛帛為緣繅加藻飾次桃枝竹席有次列成文几坐而馮以為安者古朝覲天子皆立此几蓋既見而燕息者昨讀為酢謂祭祀及王受酢之席

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筵國賓於牖前亦如之左彤几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繢胡內反甸音田

分布采色曰繢纂成物體曰畫天子昨席與祭祀同諸侯昨席與祭祀席異蓋惟天子至尊席可與鬼神同亦由天子之昨用醴齊與鬼神同尊諸臣之昨席用鼎與鬼神異尊也國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皆以賓禮接之席設於牖前南鄉而君在阼階之主位左彤几承昨席並言熊席王甸有司祭表貉所設席几有左右陰事尚右陽事尚左也

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柏音迫萑音丸敦音對

喪事謂凡奠也葦席凡弔者之坐柏席近喪柩之席用萑較細以尊死者也故用黼純敦盛黍稷器每敦一几如亡者之就食而憑几也變几祼於室饋食於堂釋於祊每事易几凶事凡奠朝夕仍几喪禮畧也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

藏貨賄曰府天府之之詞玉天球之類可為國鎮者寶器兌戈和弓之類歷代所寶者藏於始祖之廟重先人所遺非示觀美也治中治職簿書之要詔王察羣吏之治與冢宰相考覈也

上春釁寶鎮及寶器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若遷寶則奉之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上春孟春與季冬皆夏正也周雖以十一月為年節而凡民事仍用夏令此可以見夏日久而有歸除者吉事四時之祭凶事王及后喪朝於祖廟之奠小祀與夏官小臣職沃盥而天府為之執燭非祖廟事則不與執燭也玉禮神之玉大卜問來歲之美惡於龜則天府為之陳玉老寶玉者遷都則寶亦遷奉送於新廟之天府仍藏之司民軒轅角司祿文昌第六星祭司民然後獻民數祭司祿然後獻穀數獻於王王以之藏於天府民為

王者所天食為民天也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

執於人曰瑞禮神曰器名物名與色也用事事異而用玉亦異服飾服玉之飾謂繅藉也

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朝直遙反信音身瑑直轉反覜他弔反

晉讀為搢插於紳帶之間也執手執之大圭長三尺杼素無文唯近首稍殺去之鎮圭尺有二寸篆刻四鎮之山繅藉織組為藻飾以藉玉五采五色一行為一就蓋圭長尺二寸廣三寸木版亦長廣與圭同用常衣之畫

其上作采就春朝覲月常禮也發大政亦拜日於東門之外桓信等義見前瑑有圻鄂瑑起也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使臣不得執君之圭璧故用此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

邸丁禮反射食亦反造七到反

邸本也四圭各出而同一本以象四時故以祀天與上帝祀天圜丘之祭上帝五帝也兩圭分出而同一本以象地偶故以祀地與四望祼圭於圭頭爲器如勺名曰瓚可以挹鬯祼祭肆大祭也圭璧下璧而上琢爲圭璋邸射有本而剡其上至館而致饔曰造出郊而致饋曰贈致考驗也土地猶度地也以土圭度日景觀分寸長短以制其封域

珍圭以徵守以卹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璧羨以起度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

駔作組難乃旦反琬於阮反好呼報反琰以冉反行下孟反

珍圭當是鎮圭徵守召守土之諸侯恤凶荒問或賑助之牙璋瑑以爲牙牙齒兵象故以發兵守戍守也璧羨璧之不圓者蓋璧本徑九寸而圓減旁一寸以益於上下是縱一尺横八寸以縱計之十寸起度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以横計之八寸起度八尺爲尋倍尋爲常恐度有時而紊故以璧羨存諸王府爲考驗之準駔讀爲組圭璋璧琮琥璜六者皆玉名兩頭皆有孔孔穿如渠爲渠下上兩旁稍高爲眉以組穿渠而繫於眉用以斂尸玉能桎身故斂以六玉神則其死之意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璧琮在背腹恐墜尸體故縮留之也朱子疑斂不可用玉引季孫用玉孔子言其不可然用玉乃天子之禮故孔子非之若後世發墓之事乃情理所無聖人不必預防之而輕其父母也穀善也其飾若粟文然難仇讐和平其爭聘女則以納徵琬圭無鋒芒故以賜有德以結諸侯之好琰圭有鋒芒易行改惡行慝非也賜諸侯使改惡遷善蓋先事警戒之

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凡玉器出則共奉之

玉器四圭祼圭之屬飯玉碎玉以雜米也含玉柱左右齻及口中者贈玉諸臣之喪天子賜之以玉凡玉器用時出而奉之事畢則藏之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

五儀公侯伯子男之儀五等公孤卿大夫士也儀禮儀命命之也上公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爲二命若二王之後所以優前代不在此例九七五陽數也故以命在外之諸侯八六四陰數也故以命在内之公卿大夫王

之公卿大夫或出外爲諸侯皆加一等不言士者士卑無出封之理誓猶命也不曰命而曰誓者命之時當有誓戒之辭王氏應電曰周立適然亦有象賢之意命諸侯適子必其賢足以繼世天子乃命爲世子既誓則成其爲嗣君故攝君行禮則執圭而下其君一等子道也未誓則不得執圭而執皮帛繼於子男之後

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

九命之上公乃得置孤卿一人故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出封則爲子男自非公之孤可比侯伯之卿大夫亦以是爲差非謂如其四命也子男之卿大夫亦再命一命重其與君共守土治民也按此止言命數之常禮其公侯伯子男之卿大夫亦不盡有命故曾仲不敢當饗禮晉鞏朔獻捷於周周讓之以不使命卿也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凡兵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絰服鷩并滅反毳昌銳反希本又作絺知倚反甸音田冠去聲

大裘黑羔裘也王之吉服六自袞冕而下皆有章數惟大裘無章尚質也冕俛也言當俛以致恭之意袞卷龍衣也天子冕服十二章虞書日月星辰等是也日月星辰亦畫於旂常天子以下則不敢服日月星辰以九爲節鷩畫以雉卽華蟲也先公后稷之後太王之前不窋至諸盩王氏安石曰先公卑於先王也祭則各以其服授尸尸服如是王服袞以臨之非敬也饗射殺於朝覲故不服袞而亦服鷩毳畫虎蜼蜼如獮猴而大希冕以刺粉米無畫元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以上皆朝冕以明衣服亦異弁本作弁象兩手相合形其制上銳非加冕韋弁以韎韋爲之皮弁以白鹿皮爲弁存太古之質其服用白布衣積素以爲裳冠弁服加皮冠於禮冠之上謂將田習兵之時若正田時則當戎服凶弔亦服弁以其素也其衰服各如其所宜服而弔則加絰焉

凡喪爲天王斬衰爲王后齊衰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大札大荒大烖素服錫思歷反

君與父等王后下君一等故服斬衰齊衰異君爲臣無服直弔服既葬除之喪服自斬衰三升齊衰三升半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至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止矣至十五升則爲吉布緦麻用十五升之半[illegible][illegible]亦然疑者擬也大夫士降於諸侯亦如其弔服故疑之也所以疑者大夫士有德亦可命爲諸侯是以優之也其錫與緦之制錫則澡治其布而不澡治其縷緦則澡治其縷而不澡治其布凶荒烖素服縞冠恐懼修省之意

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

其凶服亦如之其齊服有玄端素端齊側皆反

自袞冕而下如王服有九章不得如王之十二章也侯伯自鷩冕而下如公不得服袞冕也自公之袞以下至卿大夫士之元冕與皮弁皆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上得兼下下不得上凶服亦然加大功小功緦承孤卿大夫而言天子諸侯乃絕旁期惟服齊斬卿大夫加大功小功而士無降服則加緦亦可知矣齊或元或素爲札荒有所禱請也古衣身二幅袂亦二幅俱長二尺二寸袪尺二寸自腋下至袪圜殺一尺吉凶禮服皆同大夫以上袪不殺亦如其袂謂之侈袂

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大喪共其復衣服斂衣服奠衣服厥衣服皆掌其陳序厥虛今反

大祭祀大賓客所共衣服蓋裘冕之屬奉送也小祭祀則不親奉衣服有藏於玉府者玉府亦以授司服而共

之故兩職俱共復衣服復衣服以招魂斂衣服小斂十九稱大斂百二十稱之服奠衣服奠時設之以憑神者以在殯未有尸故也若既葬則遺衣服授守祧藏之以待祭而授尸矣厥衣服明器之衣服藏於椁中陳序陳之有次序也

典祀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禁令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徵役于司隸而役之及祭帥其屬而守其厲禁而蹕之

外祀祀於四郊者皆有兆域禁人勿妄入及將祭則帥其胥徒脩除芟埽之並召司隸使助工及祭清道警蹕以昭嚴肅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黝於糾反堊烏路反或烏洛反隋呼規反又許恚反

先公大王以前遠主所藏曰祧尸服卒者之上服以象其生有司脩除上典祀師屬等是黝堊亦有司事將其事在廟內守祧涖之故云然隋尸用以祭肺與黍稷之屬以其爲神所用故祭後卽埋之服則仍藏之於廟而已均云藏埋亦藏也

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詔王后之禮事帥六宮之人共齍盛相外內宗之禮事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

比吡志反齍音咨食音嗣

女宮女舂女饎之等以列職於宮中故曰女宮宿戒夙當戒備之事比次第之世婦左右於后一切禮儀次節

皆其所詔共齍盛臨視整飭之外內宗佐后於祭時世婦相之使無失禮后有佐王禮賓之法世婦亦佐之

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凡王后有攈事于婦人則詔相凡內事有達于外官者世婦掌之莫音暮苛胡何反攈古拜字

苛譴也肆師令外內命婦序哭世婦比而察之拜拜謝也王於諸臣有拜則后於婦人亦有當拜者達於外官授內小臣閽寺之屬而使達之

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賓客之饗食亦如之王后有事則從

婦人無外事惟宗廟祭祀則后與焉然其薦加豆籩內宗爲之后不親薦禮有殺也佐傳佐外宗有事謂吉凶

之事

大喪序哭者哭諸侯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

序哭者次序當哭之人哭諸侯諸侯來朝薨於王國王爲之緦衰或同姓后宫亦有哭者王后弔臨諸侯而已卿大夫則內宗掌之

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王后以樂羞齍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王后不與則贊宗伯與音預

眡視其實亦如之亦佐后眡也羞進也齍黍稷贊猶佐也贊宗伯后有故不與祭宗伯攝其事　御案內外宗各有專職有兼事爲加豆籩內宗之專職佐傳豆籩則兼事也佐后薦玉豆眡豆籩外宗之專職以樂羞齍則

贊其兼事也內宗王族之女故后有事則從外宗非諸臣之配偶則子婦也人數較內宗爲多故可兼佐宗伯

小祭祀掌事賓客之事亦如之大喪則叙外內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

小祭祀在宫中若門戶竈之屬外內外命婦內則內宗外宗也

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

公對私而言闢畫其地形　御案諸侯謂王子始封者如周公葬於畢之類若畿內諸侯卿大夫是次其上

別無諸侯居左右以前後排左右排列也如文王之子則皆附於左而爲昭武王之子則皆附於右而爲穆而又於其中分爵等以相前後前少進而近於墓道之中央後少退而遠於中央各以其族者總世之以昭穆分左右凡一王之子孫皆從葬焉過此則別投之兆如國民之有私兆域矣諸侯不敢祖天子尊尊也葬則附親親也死於兵王族以罪誅者有功者居前居左右之前壘土爲邱封因爲封度與樹數皆有別以爵等分

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爲之尸及竁以度爲丘隧共喪之窆器及葬言鸞車象人及窆執斧以涖遂入藏凶器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凡祭墓爲尸凡諸侯及諸臣葬于墓者授之兆爲之蹕均其禁窆彼驗反又補鄧反

日葬日度穿土封穴隧道壙有定制而有因時異宜者請之以便奉行甫始也爲尸以祭后土隧入穴之道天

子曰隧上有負土諸侯曰羨上無負土窆之器下棺豐碑之屬鸞車遣車象人芻靈也皆明器車以爲死者所乘束草爲人以給事死者欲其如生故當葬時以血塗其車及芻靈之口君使之言也執斧以涖匠師凶器明器正墓位門止之使後之附葬者各以序蹕止行人不得近之禁禁制不得渉入凡祭墓未葬時祭后土已成墓復祭后土皆冢人爲尸也諸侯及諸臣皆王族義已見上其葬時皆冢人授之兆爲之蹕均其禁而使不得相侵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

邦中墓地萬民所葬地民之葬地亦設官掌之者恐其妨可稼之地且敎之親親尊尊也族葬各從其親禁令

位度數見上文其法皆自天子而差爭侵越不如法墓
厲害也山林禽獸及物怪或有害於墓者令民爲墓中
爲室使人居守而墓大
大則帥其屬時巡之也

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
禮涖其禁令序其事

諸侯之喪來朝而薨於王國者卿大夫士及有爵
皆謂畿內喪禮有常典恐其踰越職喪臨視之

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凡其喪祭詔其號
治其禮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 趣音促

凡國之有司以王命有事於喪禮職喪詔主人以禮之
所宜而贊其事號牲號齍號者柔毛剛鬣嘉薦普淖之
類凡禮當爲公有司所共者
令之使如法趣之使速共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
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

大司樂樂官之長人之德性以習俗而移古人幼學即
以樂舞教之使習於中和及於大成不外乎是故孔子
曰興於詩成於樂也成均大學學官名國子弟王子弟
公卿大夫之適子國之倅國之俊選皆出小學而升於
大學至大學則其於道德已有得矣故以大司樂之學
政更陶成之學政下文樂德等是古之爲樂師者多道
德之士其心靜而其業專且久久則習於中和之則故
大學用之凡有道德者皆謂瞽師中之良也舉以爲師
故死則祭爲樂祖祭之於瞽
宗瞽宗蓋學官祭先師處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
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
武 祗音支興許應反卷音
權喈上昭反濩胡故反

中不偏倚和不乖戾祗敬也庸有常也善事父母爲孝
善愛弟爲友敬兄亦該焉樂由人心而生人心邪正之
微樂即傳之此六德者盡其道於平時而養其性於至
熟然後播爲聲樂合乎中和以此教國子其正心誠意
之功服習者有素而此更勵以隱微存養克治之極功
也樂語者辭氣本心而出乎日服習於中和臨時又審
於言語興即物喻理如詩之因物起興道讀爲導以古
喻今引之於善諷微語風動之誦直誦古人陳告以曉
警之言不待問而言其事理語答其所問六者皆當其
節所謂不學詩無以言也舞者所以舒暢其筋骸而發
揚其志氣以六代之樂舞節之則無擠姿暴厲之氣雲
門大卷黃帝之樂大咸即咸池堯樂大磬舜樂大夏禹
大濩湯大武
周武樂也

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

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 說音悅

律法也法天地陰陽之義同亦同乎陰陽陰陽其成其
功而後有氣化也六同即六呂五聲宮商角徵羽乃人
身自然之天籟第無以養其本講其平則不合於中和
暢之以八音齊之以六律六同而無偏倚駁雜之弊斯
成樂矣舞義見上上文言教以樂德樂諧樂舞蓋平日
講明而服習其情文者已裕乃大合樂而奏爲小成大
成於是鬼神可致邦國可和萬民遠人動物皆可以感
蓋天地一元之氣流行於品物而無處不有其中和樂
得其中和則自然相成有非強
合之也六者修言其效如此

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

分樂而序如下文所云樂各有所宜故分而序之祭
祭天神享人鬼祀地示合言之皆可謂之祭

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應鍾舞

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蔟七豆反磬音部蕤如惟反函胡南反

奏者樂而不歌黃鍾子月之律萬物之所從出故奏以祀天神符陽氣也歌人聲也大呂丑月之律日在子而月在丑陰陽相合之義下彷此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日月星辰運化照臨以成大功故舞雲門以祀之月建寅而日在亥故奏大蔟歌應鍾地次於天而實天功所賴以成寅月萬象回春而其機則自亥萌芽之堯時成功文章始備故舞咸池以祀之月在辰而日在酉故奏姑洗歌南呂辰月春光明媚舜紹堯而恭己無為故舞大磬以祀之四望負位以宣天地之化故以祀之月在午而日在未故奏蕤賓歌函鍾午未陰壯山川地氣之盛而流峙者故以祀之大夏大也函鍾即林鍾月在申而日在巳故奏夷則歌小呂濩有救護義湯救民於水火故樂名大濩申秋氣與巳相形舞以大濩護陽氣也先妣姜嫄也姜嫄誕后稷不特開周之基且垂萬世生養之利秋氣肅殺實以成物且金者天地之元氣也金至申而生一元之氣至此而已盛故以享先妣月在戌而日在卯故奏無射歌夾鍾陽氣一陽始於子至卯而旺至戌而九陽終先祖后稷也用之得當后稷粒食生民其功已茂如中春之旺至武王有天下而其功德畢顯故舞大武也凡此六樂皆待五聲八音而成文聲容兼美分布也均平朗中和也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蠃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文猶文飾播均布也蓋天地間皆和氣所散布人爲之主無能合天地之中和者則有情亦無情矣樂極於和故變而感致諸物羽物輕疾川澤通竅故致之易鱗介墳衍之屬較遲重故致之稍難此亦大概言凡有情之物皆可致也象物龍鳳龜麟也物之異者與天神非有德則不能致

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圜于權反角如字古音鹿大蔟之大音泰徵張里反靁雷同九磬之九作大

上文言樂之理備矣此又言分配天神地示人鬼和感召之義爲宮以之起調也圜鍾即夾鍾卯月之律黃鍾子律大蔟寅律姑洗辰律一陽生於子而旺於卯天神陽也故以祀之靁鼓靁鼗皆八面鼓懸之曰鼓有柄曰發靁乃天聲孤竹特生取陽數雲和空桑龍門皆山名雲門黃帝樂皆取其類於天圜丘自然之丘圜而象天六變自子至午而陽極盛函鍾即林鍾六月之律坤位於西南故以爲宮而起調南呂酉律萬物受氣於天而成形於地土德之大以其成天之功而生成萬物也人生於寅物華於卯成功於酉地德育物之始終可見故以之祀地示靈鼓靈鼗皆六面六陰數之盛孫竹竹根之末生者象子生孫生生不窮之義空桑咸池皆取其

虛而能受也方邱取澤中自然之邱方而象地者八變陰數之極天地本一也自其成象成形言則儼然有二天以陽爲主而施生生生之氣始於子故於冬至祀天於南郊迎陽氣也而南郊者陽氣極盛之方地主乎陰而成物生成之氣始於南故於夏至祀地於北郊迎陰氣也而北郊者陰氣極盛之方陰陽互爲其根互成其用而實則一元之氣流行屈伸消長之機耳人爲天地之主天子尤人神之主故德法中和樂臻盡善而天神地示可禮黃鍾子月律大呂丑律應鍾亥律天地一元之氣未嘗少息亥月陰盡木葉脫而實則新萌已茁至子月則陽生歷丑寅而盛矣人有生必有死生之氣自子而丑而寅而盛死之氣至亥而成然有德者形沒而神存死而不亡人鬼則有德而靈者也即子孫亦不忍死其祖考故以黃鍾起調爲官而起調寓存而不亡之義九變者陽數起於一終於九天地之數奇變而偶不變祭人鬼以此取變化無窮生生之義先王之仁也亦天地自然之理也其五聲八音皆必相需而成調此言律不備其數各從其所重言之耳而先儒紛紛議論皆

非也陰竹生於山陰者龍門水中之山陰中之陽意九德六府三事九磬舜韶樂舜立人倫之極以九德化民以九磬格天地以此樂舞祭人鬼所以勉人承天地而學聖人也

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帥國子而舞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縣音懸

凡樂事所該者廣大祭祀尤重故又特言之宿縣前宿豫縣之展叩其聲以審其完好否王夏三夏肆夏九夏之三合令鐘師也帥國子當用舞者帥以往大饗有三饗帝於明堂祫祭先王饗諸侯來朝殺牲於門外烹之升鼎乃入故云不入牲則亦不奏昭夏也其他皆宿縣展聲帥舞

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

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鍾鼓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侑音又愷音凱

大射王將祭擇士而射於西郊虞辭也騶虞召南之卒章諸侯來朝將祭預於大射則樂師詔以射之舞節謂執弓挾矢揖讓進退之節也大食朔月月半侑猶勸也若常食亦以樂侑食但樂師令之不須大司樂也大獻獻捷於祖愷樂除暴安民使民愷樂意

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烖諸侯薨令去樂大札大凶大烖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大喪涖廞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傀音怪去起呂反縣音懸廞許金反

四鎮山之重大者爲一方之鎮也言四鎮五嶽舉山以該瀆也大傀大怪異烖爲害於民也去樂藏之札疫癘

凶凶年烖水火大臣幾內孤卿以上弛釋下其器皆徹慢同憂之意淫聲若鄭衛之音過聲謂失節凶聲亡國之音慢聲傲僻之音凡音之起由人心生政教和而人心正乃爲善治建國將以樂化民故禁其非者廞樂器陳明器之樂器而大司樂涖之廞興也以其始作而即將藏之故字從广藏樂器即藏此樂器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帗音拂

樂師佐大司樂教其屬者帗舞六者皆包大小舞而言人習其一謂之小舞合眾而大衍之有綴兆行列進退止齊節之以聲音以象其功德謂之大舞帗舞析五采繒爲之羽舞析白羽皇雜五色羽如鳳皇色旄舞氂牛之尾干舞持干而舞兵舞也人舞徒手而舞以袖爲儀凡此六舞象有文武其雜見於禮經者不一未定其所專屬之事鄭康成確指其用亦聊備一說而已

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環拜以鍾鼓爲節

薺木又作齊徐私反王太子元子等皆入學故樂師教以樂儀非謂爲王時始教之也肆夏采薺皆樂名行與步趨以之爲節則舒徐和平車行有緩急鸞和之聲動則應節環旋也升直拜也按此皆謂行禮及見賓客時而習之有素則平居無事亦從容中節夫子予申申夭夭是其概也

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

射者必內志正外體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騶虞數者皆以爲節者惟貍首詩逸餘皆見詩其義則忌於射義已詳

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鍾鼓

凡樂成則告備詔來瞽皋舞及徹帥學士而歌徹令相

皋何敖反相息亮反序事陳列樂器及作樂次第序之使不紊樂政凡聲音器物之備否時節之先後樂舞之誤怠皆是小事小祭祀成八音俱作一曲終也詔來瞽詔眡瞭扶瞽者來入也皋舞高聲呼告舞者舞學士凡入學之士徹者歌雍令相令眡瞭扶樂工兼始終而言

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鍾鼓令相如祭之儀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樂出入令奏鍾鼓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及序哭亦如之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

御案上經掌其序事總言凡樂事此又云序其樂事見饗食諸侯之禮重也覆舉序樂令奏合相知饗食之異於祭者無來瞽皋舞歌徹三事指言諸侯則饗食王國之卿大夫及聘卿不必然燕射因燕而射射大眾耦也以弓矢舞見上樂出入謂雅歌有奏眾樂而兼鍾鼓時有單奏鍾鼓時隨其事而爲之節大獻獻捷於祖廟愷歌非常用故臨事始教樂工習之以便獻捷歌之倡道其先也凡喪謂國喪帥樂官而陳器序其當哭者凡樂官謂大胥下司于其政令及治訟掌之聽之不以煩大司樂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比樂官展樂器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序宮中之事

舍讀作釋采音菜比必里反

學士之版學於大學者之名籍諸子凡鄉學小學之學士以漸而升於大學有版則升補可稽舍采與釋奠異釋奠迎牲酌獻授舞者器舍采不舞不授器但以蘋蘩蘊藻之類致虔而已春祭樂祖因而合舞秋祭頒所習之業因而合聲蓋秋而頒之春而合之以觀其能否皆謂祭先師時舞聲互言之非偏舉也若春秋教以禮樂秋冬學羽籥則謂平日講習時與此不同合者舞節與樂聲比也入入於綴兆出退休也序正其行列次第比校也以時校其能否展陳也以時省其備缺徵召也祭祀用樂乃以鼓召學士或使供職或使觀禮至饗燕之樂則學士不與以自有樂工優學士而尊其志飾也宮中之事亦樂事王及后恆食皆以樂侑食則序之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

縣辨其聲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觵古橫字堵丁古反

比枚也簴罰附也提猶挾也陳氏暘曰大佾正舞位則鄭也所以爲綴此巡舞列列則佾也所以爲行樂縣位鐘磬之虡懸於筍虡者宮縣四面縣如宮室之四面有牆故曰宮縣軒縣三面其形曲去其南面辟王也判縣左右縣特縣一面或東方或階也　御案鐘磬在虡作上下兩列一列八枚謂之堵即半也合兩列則全而爲肆全者全十二律與四清聲也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

凡樂工皆以瞽矇之賢者爲之師大師其長也　御案六律五聲八音大司樂既言之蓋大司樂總其事而序

其用大師則專其職而辨其聲也天地之道在陰陽陽消長而萬物生成其播於四時者尤顯著也樂以象天地之和聖人制律呂以肖十二辰名義因之陽左旋陰右轉相生相成以五聲爲主而八音諧之得其中和則天地人一氣相孚而無間先儒言賜八相生以律管長短之數言推極其理無不同然特氣數之末耳十二律皆有五聲而旋相爲宮八音者天地所生之物其聲皆分得天地之氣故制爲樂器以宣天地之和也

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

教六詩教瞽矇及學士也凡音之起生於人心而人心之動因言以宣不得其正則爲害匪淺以詩爲之樂章分別其義類或歌或吹施之各得其宜用之各得其正而性情與聲樂皆和此所以使人潛移默化其氣質也風微言諷動之賦直陳其事比以他比此興借物引起所詠之事風民間歌謠可以觀民風者雅正也朝廷之作謂其可以正天下之風俗頌用於祭祀美盛德之形容風雅頌詩之名比興賦詩之體分爲六詩言之者欲人繹其義而求其當也六德即大司樂所教中和祗庸孝友是以六德爲本然後性情正而偏私除以六律爲之音而後中和得而神人格

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大饗亦如之大射帥瞽而歌射節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大喪帥瞽而廞作匶謚凡國之瞽矇正焉拊音撫朄音引廞希金反又喜廞反匶古柩字

登歌登堂而歌拊樂器如鼓以韋爲之實之以糠擊拊乃歌下管吹管者在堂下朄小鼓也鼓擊也分布眾樂器於堂下先擊小鼓管乃作射節上文騶虞等篇軍聲而詔吉凶者人爲萬物之靈其氣與天地相通心之

所專輒有其驗況軍行師眾因危之事其氣機必先有兆大師執同律而聽軍聲以考眾志之齊一與否若師曠聽北風南風是其事也廞興也言王之行　御案謚以易名苟失其實則欺天地神明不誠於君父而見疑於天下後世故至於南郊稱天以誄之非子及公卿大臣所敢專也大師及瞽曰王爲世子入學之時而性質言動聞之已詳終王之身師與瞽常在側且多有道德者俾各陳王之行迹而大師取衷焉蓋天子尊所畏者惟天所懼者惟公議故定諡於南郊以天監之甚則陳言於瞽瞽彰人心之公是所以大爲之防而正君德也正謂正其得失

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弦歌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大喪與廞凡小祭祀小樂事鼓朄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柷處仰反敔魚呂反塤虛鶯反與音預

大師掌律呂音聲之總小師掌器而教之鼓大鼓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柷如漆筩中有椎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投椎其中而撞之敔如木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以止樂塤燒土爲之象秤錘有六孔簫編竹爲之形象鳥翼大者二十四管小者十六管有底管如篴而小併兩而吹之弦琴瑟也歌依詠詩也應應鼙也與𨻰皆小鼓小師亦自有拊擊之佐大師令奏小師復爲之倡也與其事小祭祀小樂事則小師專之而大師不親之節長短節徐和相應而不相陵六樂聲音之節與和樂工皆知而小師執其總

瞽矇掌播鼗柷敔塤簫管弦歌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

用樂時瞽矇但主弦歌而已以其知音故兼律諸器而審其音播發揚其音也世奠繫歷代帝王善敗之事先王定爲册以貽後如今世系瞽矇值王暇時則誦詩誦此以著前世之得失以昭戒于時或奏琴瑟以養王心之和平九德六詩見上役爲之使

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掌大師之縣凡樂事相瞽大喪廞樂器大旅亦如之賓射皆奏其鐘鼓鼜愷獻亦如之　頌通作鏞相息亮反鼜音戚又七到反

眡瞭以扶持者亦使習樂事乃能佐瞽者所爲也故掌凡樂事縣樂器非有目者不能故掌大師之縣廞樂器興造其樂器大旅有大故而祭亦陳樂器而不作故曰亦如之鼜戒守鼓也其聲疾數愷獻獻功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

典同主造樂器必能深識律呂之妙而後樂器精當故曰掌六律六同云云也下申明其義

凡聲高聲碮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贏微聲韽回聲衍侈聲筰弇聲鬱薄聲甄厚聲石　碮古本反又胡本反陂彼義反韽音闇筰側百反弇音掩甄音震

此言凡聲蓋不止鐘聲而鐘聲亦在其中高聲正聲下聲三聲之正也碮聲高而淸有餘若出金石故曰碮也正聲平正之聲不疾不徐和平中正下聲靜細而不高亢三者該淸濁高下之全陂聲不正也散而無根險聲不平也收斂而覺滯礙達聲太高也散越有餘竟無收斂微聲太細也幽黯而不淸揚回聲迂曲也反復相衍而無餘韻侈達之甚者迫促而無含蓄弇中央寬也聲藏於器而不出如鬱薄器太薄也甄如瓦之薄其聲短脆厚器太厚也扣之如石而無淸越之音此卽上文所謂辨之者也

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　齊音劑

又總言凡爲樂器皆十二律之管爲準而齊其器以十二聲爲諧而適於中和朱子曰數度如黃鐘九寸林鍾六寸之類齊量如磬材有剛柔淸濁之聲有輕重高低以十二聲齊量斟酌磨削厚薄令合節奏和諧調其故器

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教縵樂燕樂之鐘磬凡祭祀奏縵樂　縵莫半反

御案八音惟石音難調石聲和則衆音可依之以爲準詩曰旣和且平依我磬聲鄭康成曰磬亦編於鐘言之者鐘有編有不編不編者鐘師擊之　御案鐘師掌其特縣者也編鐘與編磬皆屬條理也故使磬師教之

縵如鐃縵之縵謂雜聲之和樂者燕樂房中之樂凡祭祀謂小祭祀由言縵樂可用之祭祀故必須教其鍾磬也

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凡祭祀饗食奏燕樂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掌鼙鼓縵樂

齊側皆反祴音陔驁五羔反食音嗣

金奏擊金以爲奏樂之節也鍾有特縣者有編縣者特縣者大而聲宏若雜奏於八音之間衆音易爲所掩故但於起調畢曲之時擊之以爲作止之節又有鎛差小於鍾亦特縣九夏樂章無考先儒以肆夏繁遏渠爲三夏謂卽時邁也執競也思文也而其他不備又有謂九夏有調而無辭如笙詩者謂左傳金奏肆夏之三則九

夏宜皆有辭若無辭則九夏之名從何而別但其辭不可考耳燕樂亦以鍾鼓將射而奏樂以鍾聲之亦以騶虞等詩爲節鼓擊也磬師奏縵樂鍾師擊鼙以和之其亦必以鍾謂可知矣

笙師掌教龡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以教祴樂凡祭祀饗射共其鍾笙之樂燕樂亦如之大喪廞其樂器及葬奉而藏之大旅則陳之

龡古吹字竽音于牘音獨祴與陔同工才反

竽用竹爲之長四尺二寸形參差象鳥翼三十六管宮管在中央敵其管旅之側以薄金葉障之吹則鼓之而出聲所謂簧也笙竽皆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大笙十九簧小者十三簧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八孔一孔上出名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牘以竹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有兩空髤畫以兩手築地應長六尺五寸其中有椎雅狀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有兩紐疏畫 御案塤簫管小師教之詳

矇習之矣笙師又教之者人氣之器所用者廣凡有目無目皆兼習之笙入三終爲奏樂之一節故以有目者爲之而別使笙師教焉以瞽矇不便錯雜於兩階也有時而笙有時而管故籥管諸器笙師兼教之牘應雅專爲祴樂之用祴夏士大夫亦用焉云教祴則九夏無不教矣鍾笙與鍾聲相應之笙廞作之也作之卽將藏之陳奉其所職之樂器陳於饌處

鎛師掌金奏之鼓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軍大獻則鼓其愷樂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守鼜亦如之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

鼜音戚又七到反

鄭康成曰掌金奏之鼓主擊晉鼓以奏其鍾鎛也祭祀饗食賓射亦然守鼜夜戒守鼓三鼜一夜三擊蓋守鼓不一鎛師特三擊以導之也 御案鎛師所掌卽鼓人所教而別爲二職者鼓人所鼓神祀社祭鬼享軍旅田

役金奏以及祭祀百物之神皆用於鄉遂都邑故屬地官鎛師所鼓祭祀饗食賓客大獻皆用於王朝故屬禮官惟鼓鼜二職並列以其軍旅之所在而各共其職也廞其樂器鼓鎛也

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

韎東夷之樂四夷各有樂以韎名其官者周居西土東夷至近明達夷皆屬也得達人之懽心以祀先王大饗舞之以勵諸侯

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

旄牛尾舞者所執以指揮也散樂列國之樂夷樂雜居中國夷狄之樂四方各善其鄉之樂者使仕而隸焉盖舞與樂相通以別知四方之風俗也祭祀賓客舞之義如前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歙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則亦如之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吹歙同

舞有文武持羽吹籥所謂籥舞文舞也不言武
於文也鼓以鼓爲之節廞樂器亦以其所職之器

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歙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

籥章主吹籥以叶詩章者土鼓以瓦爲匡以草爲兩面
可擊也豳籥以籥吹豳詩豳風言稼穡之事始於公劉
周公後以戒成王因令民吹籥以相勸戒暑陰火盛而
陽氣微寒陽氣盛而陰氣微極暑之日陰成陽功極寒
之日陽爲陰主中春中秋陰陽平均之時也而於此迎
之葢陽生者必待陰成陰生者必待陽成有變理之妙
義焉

凡國祈年於田祖歙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歙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樂音洛

田祖先敎民農者謂神農也田畯古之工於農者蜡歲
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詳見郊特牲豳雅即豳
詩而以雅聲合之息老物至此而老休息之以寓功
成氣畜之義故擊土鼓冬令閉藏實天地一元之氣蘊
畜而含
養也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歙而歌之燕亦如之

鞮鞻夷人所屨之革屨也掌其樂因以之名官四夷四
方之夷其種實繁中國第以夷蠻戎狄概之東方曰靺
南方曰任西方曰侏離北方曰禁則其樂名人聲出於
夫籟雖異域不殊故設官以統之而祭祀與燕亦歙而
歌之所以示太和被於四方使人知凡人皆同
此心理所以教導化成之者不可不自盡也

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筍虡陳庸器饗食賓射亦如之大喪廞筍虡

庸器先世所賓樂器若鼖之鼓磬女媧之笙簧類又伐
國所獲可寶之樂器及有功所鑄紀功之器皆傳爲世
守者也設筍虡以陳庸器祭祀以告先人示能守饗食
賓射以明前人之德筍虡方廞時縣之入壙亦用櫃弓
所謂有鍾磬
而無筍虡也

司干掌舞器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賓饗亦如之大喪廞舞器及葬奉而藏之

干盾也舞者所執舞器則凡文舞武舞之器授舞
者或親授或轉相授其受而藏之則歸於司干

大卜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掌三夢之灋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其經運十其別九十觭居宜反又其宜反

天人一理也理極於精則人道即天道此惟聖人能然
下此則於義理不無是非故有疑則決諸神明龜服氣
而壽四靈之至靜者故藉以問神凡卜先以墨畫其事
於龜而火灼之以觀其兆三兆其大綱也玉如玉微有
紋瓦則其坼較粗原田也其坼大裂卜龜之法按五行
取象橫者土直者木斜曲者水團結者金散裂者火所
謂兆體也百有二十其頌千有二百蓋皆有成籍稽而
斷之頌即繇詞今皆無傳洪範所謂曰雨曰霽曰蒙曰

繹左氏所載鳳皇于飛其鳴鏘鏘之類同一易也而三代序卦不同夏曰連山首艮於方居東北於干為丑於時為寅成始而成終之義殷曰歸藏首坤於方為中央於干為亥未於時為六月萬物生成於土之義周始乾坤文王所序天地萬物之父母也三代卜筮之法皆以易為主而取象決疑用或不同夏殷之法不傳矣皆八謂三代皆以八卦為經六十四卦為別掌夢濬者人為萬物之靈其精神可以無所不至雖寐中所見聞容有可占驗者但非深明陰陽之正理凡道之精微則反信夢疑夢致生妖異故大卜掌其濬以決其是非鄭氏鍔曰致夢出於有所因孔子夢周公是也一仰一俯為觭夢夢怪異趙簡子夢童子倮而轉以歌晉聲伯夢泣而珠盈懷是也無心感物謂之咸陟升也精神上與鬼神通經運及其別即占夢之濬亦有咸緡而大卜復參決之舊註以運為煇非也

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

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

邦事國之大事待占者以八者爲概而問龜其筮與夢亦該其中矣征征伐之事象雲物災變凡有象者謀謀議是非不決者果理所必行而遲速輕重須酌者至問人物之至否雨問雨否瘳問疾瘳否贊相參助之意龜筮夢或專卜或參考皆以察事幾於未萌而致其戒慎善其修爲則警戒之意深而非禮之失寡故曰觀國家之吉凶且詔王救政也後世不明其義廢人事而專恃夢卜豈非傎乎

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大祭祀則眡高命龜凡小事涖卜

卜言貞凡事必正而後卜也卜立君無冢嫡則擇其賢者而更卜諸先君凡決之大封封建諸侯卜其封域之美惡眡龜背之高處可灼者命龜將灼龜有命之之詞如祭祀與上二者皆大事大卜親之小事則涖之而已按儀禮卜人負龜宗人視高及坐命龜而後卜人坐作龜則命龜非灼龜監豬龜以問神必有詞以宣之卽所謂命龜也

國大遷大師則貞龜凡旅陳龜凡喪事命龜

遷都出征則正龜於卜位不親命龜卜旅祭則但陳之而已喪事命龜者重喪禮也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凡卜事眡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相息亮反

劉氏彝曰將卜則開龜之下體夫其外甲而存其下甲有橫直之文者以卜也其下甲有直文者所以分左右

陰陽也橫有五文分十二位者象五行與辰次也其上下不可以為兆可開而焦者左右各二故曰四兆方一定之向功可成之業義當為之事弓張弛之義揚猶熾也致其墨先以墨畫其所問之事於龜乃灼之龜之上下左右陰陽反覆觀之以正其處授命龜者俟命之之後再開而作之也契相彼此意見相合相為贊助蓋恐一毫有誤致所占不靈慎重之意也不言命龜者逕授卜師者文也

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果音蠃靁同靁又力胃反

龜之類非一故須辨其名物物殊則名異靈歲久而通靈所謂神龜也繹次之亦有靈而可尋繹但不如天龜之至靈耳二者統下言言乎龜之美者以其得天地之粹氣故名之曰天龜地龜其實與下四龜皆產於地四

者之名亦以其大概言之也不可盡拘且四者之中郎時有天龜地龜也爾雅云俯者靈仰者繹前弇果後弇獵左倪靁右倪若亦可辨之一端姑存之色五色體形體也

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上春釁龜祭祀先卜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喪亦如之御案取之用秋陰氣足也攻之用春剃之以陽也秋時已殺之至春攻治之則去其上甲而留其下甲及牆入藏之於室每歲易之惟大寶龜若天龜地龜則不易也按爾雅有十龜一賈氏公彥曰一神龜龜之最神明者二靈龜今紫蠵一名靈蠵能鳴三攝龜腹甲曲折能自張閉好食蛇江東呼為陵龜四寶龜五文龜甲有文采六筮龜常在蓍叢下潛伏七山龜八澤龜九水龜十火龜愚按龜之類不一海中者極大其他山林藪澤皆產之或靈或不靈亦不在形體之大小爾雅亦大概言之耳釁龜殺牲以血之神之也先卜先代神於卜者釁

時郎祭之以新鑿旅非常祭而新龜之名

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燋遂歛其焌契以授卜師遂役之菙時髓反燋哉約反又祖堯反契苦計反爇如悅反焌音俊又存悶祖悶二反菙荊木也以之灼龜故因以名官灼龜取生荊枝及生堅木燒之存其炬以灼燋即炬也契刻也凡灼龜先以刀劃所當灼之處燋契以火灼所契之處明火以陽燧取火於日也先以火爇荊存性及灼時歛之使然以契柱燋火而授卜師役之使助之

占人掌占龜以八簭占八頌以八卦占簭之八故以眡吉凶凡卜簭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凡卜簭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簭同筮繫音係比毗志反又必履反中去聲

卜筮以求神神不可知也故卜筮必兼用以致其詳慎占人掌占龜蓋與卜師互參成之而大卜特總其事耳八頌即大卜所掌八命卜而得其頌矣又以八筮占其頌再以八卦占八筮之故龜從筮從不外於義理而後吉凶可眡焉王氏昭禹曰龜卜之事龜坼而後墨見墨見而後色著色著而後體備卜人先占坼史占墨次之大夫占色又次之眾占備而後君占體以斷吉凶此尊卑之序也玉藻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則先後之序既事畢事也命將卜而先告神之詞於時即有禮神之幣事畢則以所占之兆視與所祈之命相符否繫幣與命而藏之積歲計其占之中否以黜陟卜筮之人也

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簭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

凶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上春相簭凡國事共簭巫如字易當為易相去聲共上聲三易之法即易辭以參考其義也九簭之名巫更巫咸等九人皆前代工於筮者其流傳各有法法異故名殊辨之而皆得其意義乃可以精於筮而辨吉凶也先簭後卜大事必慎重以決之也小事卜則不簭簭則不卜相簭選擇蓍草不曰擇而曰相敬重之辭其簭則並簭事而掌之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噩五各反

人在天地氣化之中其志慮精神當理與否時或形諸於夢第非深明義理者不能察其幾設占夢之官其亦必賢者爲之也天地之會天地氣化所際及陰陽消長之機皆是陰陽之氣所夢日時所值晦明風雨及諸變態日月星辰乃謂日月弦望晦朔干支生王休囚及星辰躔度所值蓋以此數日爲主而合以夢決其有關係否非專信夢也正夢合理之夢噩夢驚愕致夢思夢專念成夢寤夢而寤言喜有所喜懼有所懼六者生於人心非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正夢寡矣決其是者明其非者使人去惡而遷善蓋即所以爲教焉非如後世不修人道而聽命於夢也

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遂令始難毆疫舍作釋難一作儺乃多反

季冬萬物閉藏之時而有不常之夢故當問之聘問也以幣帛行禮而問吉夢即王之夢問之而得吉則占其

故而獻於王若夢賚良弼夢非熊羆皆默如有啟誘之者然故王拜而受之其惡夢則亦必陳諫勸以導王順防可知矣舍萌即釋菜季冬菜始萌故云然四方東南西北各釋菜以禳之明警懼之意庶惡夢不驗也贈送也爲善即避禍之方非專恃祈禳也遂令方相氏行難禮毆疫氣推己以及人恐民或有裁厲也且難本舊典即無惡夢斯時亦當行之經特連及之耳

眡祲掌十煇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鑴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敘九曰隮十曰想掌安宅敘降正歲則行事歲終則弊其事煇音運鑴許規反又下規反瞢忙鄧反隮子兮反弊必世反

祲陰陽之氣侵日而有異象也天變非一日象人君尤重故以眡祲名官而凡天變之象皆占之也煇日旁氣祲陰陽沴氣侵日象雲物成象鑴雲如鑴而刺日監雲象籠日如監臨之闇日月食瞢日月瞢瞢無光彌陰氣彌漫敘雲次敘如山而在日上隮虹氣凌日想雲成形無可比而想其義以決之安宅安民居敘降鄭康成曰敘次其凶禍所下謂禳移之蓋天變不虛生安民居而禳移其禍人君不以災變爲一人累而恐其妨民也正歲行其事更新之意歲終斷其事察災變之弭否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

祝告神之詞大祝祝官之長神處於幽而其理實與人無二人失其常則理氣乃不能與神通凡祭祀皆以敬神而敬之之故則恐人道不修致天之罰求神宥之也故必有祝詞以達之永貞永守其正人倫日用順其正理而行之各得其宜無意外之患苦即所謂福祥也祈福祥求永貞如君明臣良父慈子孝之數各得其理而

成其太和也順祝順理而祝如祭天地宗廟及凡常祭順其道而致敬於神年祝祈年吉祝有吉慶之事而遣神化祝有災異而祈其消化瑞祝有祥瑞不敢信以爲實而歸功於神明筴祝有大事祝神而存諸筴以待後驗夫天人感應捷於影響順理則吉違理則凶非可以祝求也而聖人設官爲之者蓋心之邪正人不及窺而神天察之祭享非徒文也其必有順天理踐人道之實而後可以事神祝詞且不可苟況乎日之言動乎此亦天人合一之旨矣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造七報反禬古外反又音會禜音詠說書悅反

大神地示人鬼非一方域異則鬼神亦殊六祈有所祈而祭之莫測鬼神之變化所在而以誠敬求之所以爲同也類非常祭而類其儀造至於其地而祭禬聚期會以共祭若大宗伯以禬禮哀圍敗之類禜水旱癘疫或

風雨不時祭山川之神攻祈神禦災如妖邪蠱毒之類必藉神以去之詩曰秉彼炎火是其一也說解說之義或愚民無知觸犯鬼神悔罪自新以祈免也此六祈皆有祝辭與上文互相備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會如字

上下謂天地親祖考疏古昔聖賢近社稷五祀遠四海九州之神御案六祝之辭典祀所常用此六辭因事而特告也祠廟也告廟之辭命如命龜之命記曰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是所以命之也誥告如武城告于皇天后土金縢乃告太王王季文王會合衆而要言於神春秋傳司愼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亦其一類禱祈於天地社稷宗廟若蒯聵戰于鐵禱神是誄據生時德行以錫之命

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

鄭康成曰號謂尊其名更爲美稱焉神號若云皇天上帝鬼號若云皇祖伯某示號若云后土地示幣號若玉云嘉玉幣云量幣鄭氏衆曰牲號犧牲名號若牛曰一元大武之類齍號黍稷名號若黍曰薌合之類

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擩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衍讀作延炮讀作包擩如泉反繚音了共供同

古人每食必祭有此九者命祭玉藻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是也衍讀爲延曲禮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是也御案男巫望衍旁招以茅則延可爲衍炮讀爲包包循

兼也有司徹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於豆祭是也御案間傳輕者包重者特周徧也曲禮殺之序徧祭之擩祭以肝肺菹擩鹽醢中以祭振祭振動也不食者擩而不振將食者必振乃祭絕祭繚祭皆祭肺也但肺有二種曰舉肺祭肺祭肺則已絕者直祭之而已舉肺則少儀所云三牲之肺離而不提心必繚而絕之乃可以祭共猶授也王祭食宰夫授祭恐授食必祭不忘本也但其禮簡畧或臍於褻有此九法乃致其恭敬周詳之意

辨九𢷎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𢷎六曰凶𢷎七曰奇𢷎八曰褒𢷎九曰肅𢷎以享右祭祀𢷎古拜字稽音啟本又作稽奇居宜反褒音報右讀爲侑

御案古人之拱兩手不平故有尚左尚右之異凡男拜尚左手女拜尚右手拜者下一手先至地而上一手

後至乃交喪拜則男子尚右手婦人尚左手稽首頭至地稽留片時而後起頓首頭至地則舉一謂之叩首如以首叩地也空首先以兩手拱至地頭至手以頭不至地故名空首振動肅拜但俯下手鄭康成曰若今時揖賈氏謂推手曰揖引手曰撎此四拜者正拜也餘五拜逐事生名耳吉拜稽首頓首男尚左女尚右凶拜則男尚右手婦尚左手稽顙也稽顙稽首而顙亦至地凡久後世所謂泥首也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此九者不專爲享右祭祀而結以是者舉其重者而言享獻也謂朝獻饋獻右讀爲侑侑勸尸食而拜

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隋釁逆牲逆尸令鐘鼓右亦如之來瞽令皋舞相尸禮既祭令徹隋許規反皋讀作嗥戶高反又戶報反相息亮反

大禋祭天神肆享祭宗廟示祭地示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水於月藉天地之氣以給恭享號祝舉神示之號以

祝也附隋祭凡血祭曰釁右讀為侑令鍾鼓令衆師帥其屬奏鍾鼓也來瞽令瞽入來令令樂師皋告也告當舞者舞相尸禮延其出入詔其坐作徹徹祭器

大喪始崩以肄鬯渳尸相飯贊斂徹奠言甸人讀禱付練祥掌國事國有大故天烖彌祀社稷禱祠 渳緜里反相息亮反飯扶晚反斂力驗反付音祔

肄鬯陳尸設鬯也渳尸以鬯浴尸渳尸小宗伯亦掌之治其禮也此則親其事也浴訖卽飯含不言相含者大宰贊贈玉含玉也贊斂者冬官主斂事大祝贊之徹奠徹而又奠也自始死之奠以及襲奠小斂大斂奠並朝夕之奠皆徹前奠而後陳新奠言猶語也甸人喪事代王受眚災大祝為禱辭語之使以禱於藉田之神祔虞卒哭後祔祭於祖廟將以新主祔廟而預告於先王也練十三月小祥練祭祥二十五月大祥除衰杖大故兵寇天烖疫癘水旱彌猶徧也徧祀社稷及諸所禱既則祠之以報焉

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

宜造類皆祭名將出師告於社與祖設社主取遷廟之主載以行類祭上帝蓋王者之師皆不得已而用故告帝告祖祭社此三者皆君舉而祝從至將有事於四望及軍歸則君不親行故祝前行以致告

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禁督逆祀命者頒祭號于邦國都鄙 舍讀作釋又一音赦

大會同王合諸侯於國外用事用祭事以告行反則舍奠蓋出告反面事死如生事神如事人也后土社神牲幣禮物不處也督正也禁其所不當祀正其所當祀者逆祀命之祀而弗祀非所命而祀者皆是祭號其所當祭之神號邦國都鄙土地人民廣狹不同名位亦異故必須其號而後不褻

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烖兵遠辠疾大祭祀逆齍盛送逆尸沃尸盥贊隋凡事佐大祝 彌讀作敉緜以反遠於願反隋許規反贊徹贊奠錯簡

將事將號祝之事如下文也侯之言候也於當禳禱祠時為其祝號以侯禳禳都凶咎求佑曰禱報賽曰祠豐穰之後仍祈有年曰順彌弭同息也逆齍盛蓋已熟而實於簠簋者若小宗伯所逆則未炊之齍含人實而陳於西堂之上小祝自堂下逆而升之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故君迎牲而不迎尸送尸逆尸大小祝主之大祝事多或有不暇故小祝共之沃尸盥者尸尊不就洗尸入廟門盥於盤小祝沃水也隋祭者尸始入室拜妥尸尸隋祭以韭菹擩於醢祭於豆間小祝贊之賈氏公彥曰佐大祝不於職末言之者自此以上佐大祝自此以下惟贊渳佐大祝設熬以下小祝專行

大喪贊渳贊徹贊奠設熬置銘及葬設道齎之奠分禱五祀大師掌釁祈號祝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凡外內小祭祀小喪紀小會同小軍旅掌事焉 齎音咨贊徹贊奠四字錯簡今正補於此

渳浴尸熬棺既蓋設於其旁所以惑蚍蜉熬黍稷稻粱盛於筐或加魚腊銘明旌也書死者名於旌櫃弓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道齎生人行道必有齎故葬時設道齎之奠分禱五祀以告行也釁釁鼓保郊於郊外事祀神以保國郊近外小祀林澤四方百物內小祀宮中七祀等小喪紀王后以下之喪小會同殷頫

之類王不與則爲小小軍旅造則大夫征伐事號祝之事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及辟令啟及朝御匶乃奠及祖飾棺乃載遂御及葬御匶出宮乃代及壙說載除飾小喪亦如之防扶方反辟音闢朝直遙反匶古柩字說吐活反

喪祝從所重而名也勸防執纛居匶路前詔告以防傾側辟辟除啟啟柩也辟除啟喪而行喪祝號詔之朝啟行朝於祖祖廟喪祝爲御匶奠奠祖廟祖祭道於庭也生時出必祖死亦象之事死如生也飾棺載喪匶祝乃御匶以行乃代喪祝二人相與更也及壙及將入壙時說載脫去車與棺引等除飾解去帷荒池紐等小喪王后世子以下其禮皆同此喪紀之事特卽天子言之而自丁以下及於士庶其制雖有等差其禮不易所用之物亦多相類所以教民重本合禮經所載可知不能盡述也

掌喪祭祝號王弔則與巫前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

喪祭虞也君尊弔臣喪祝與巫以挑茢執戈在王前辟除不祥勝國已亡之國其社屋而國與邑民或有所禱而護態則其禱其祠皆爲之祝號按士喪禮有商祝夏祝周祝之名士而有之則卿大夫可知而其人皆喪祝統之非喪祝在在而親其事也祝必有禮聽於喪祝乃無失耳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舍奠于祖廟禰亦如之師甸致禽于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于祖禰乃斂禽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甸音田貉讀作禡莫駕反舍音釋屬音燭饁于輒反禂音誅

四時之田蒐苗獮狩也貉禡同田以習武故亦禡祭表植旌爲表也植表與禡皆有祝號甸祝爲之或田或征伐皆釋奠于祖廟禰父廟也其祝號亦爲之師甸起大衆而出虞中卽立表處獵者各以其禽來此屬別其物饁饋也四郊皆有羣神之兆以所獲禽饋郊使薦於羣兆也奠于祖禰告事畢斂禽每禽擇取三十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斂之不特入于腊人入于附人服不氏以待不時而取皆是禂禱也禱牲求肥充禱馬求肥健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作盟詛之載辭以敍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詛阻豫反造說音義見大祝

鄭氏鍔曰小人之情有不畏刑罰而畏鬼神者故爲詛盟之法以待之盟其將來詛其往過以盟於神冊再犯也類造皆兵祭以所伐國之罪昭告大神與同役者要言俾一心用命如春秋傳所載墜命亡氏踣其國家之類義近於詛攻說禬禜義見大祝大祝所而不掌祝號詛祝掌之秋官司盟掌盟載之法亦不掌祝號盟

詛之載辭亦詛祝作之敍序其事之大小信用以誠信用事要於神以成之質正也成也劑兩相質信之辭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國有大烖則帥巫而造巫恆造七報反

政令選擇其賢否及降神所禱等事雩吁嗟以求雨也建午之月雩祀上帝者禮之正大旱而雩非常故隨舞巫而舞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公之神若句龍社稷等巫恆前代之工於巫者造而求之使其應速

祭祀則共匰主及道布及蒩館凡祭祀守瘞凡喪事掌巫降之禮匰音丹蒩子都反瘞於例反

匰館皆器名木主盛於匰茅蒩盛於館道有以布爲席位神者也共之候大祝取主及蒩則以器退瘞埋至幣守者人待之辭瘞而後去也

巫降藉巫以降神掌其禮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冬堂贈無方無筭春招弭以除疾病王弔則與祝前 衍音延

望祀遥望而祭望延遥望而延其神授號以祭祀之名號旁招四方招之以茅取其潔冬堂贈者於堂贈神迎新送舊禮贈之也無方無定方無筭無定數春則招迎新福弭其災患以除民之疾病蓋爲天地間莫非陰陽二氣卽莫不有鬼神聖人慮二氣之或爲殃而鬼神憑之以禍民故有如是之禮凡此皆所以致敬愼合天人也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旱暵則舞雩若王后弔則與祝前

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

鄭康成曰祓除如今三月上巳脩禊之類釁浴以香薰草藥沐浴旱祭祟陰故使女巫舞歌哭而請冀以悲哀

感神靈也按天子爲人神之主果其修身立德敬天愛民自然陰陽和而災癘息然聖人不謂己德果修天心果可必也是以有此等之禮而亦使民人咸畏天命愼言行以邀天眷所以爲承天化民之實政非崇尚渺冥也後儒不察乃欲掃而空之其尚爲知天知人者乎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凡辨灋者攷焉不信者刑之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 劑津私反

大史史官之長典則皆法也逆受也受而鉤考之六典八法八則皆冢宰所建而大史亦建焉者其籍皆隸於大史大史掌之其得失亦得而攷覈之不特此也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皆藏焉六官所治其籍咸大史掌之蓋古以方策爲籍非若後世藏書之易朝廷典則至重悉掌於大史乃免淆失故云建云逆云貳焉

六官之所登若約劑亂則辟灋不信者刑之 辟旁亦反

又言六官之所登及凡約劑亂則攷察其失以致之於灋灋謂詔王而責之也其六官所登及凡約劑有與所掌不符或初是而終背之者則刑之亦詔於王而罪之也

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歲年皆币十二月之名也而微有分一年二十四氣如立春正月節雨水正月中氣節氣有入前一月法中氣無入前月法節氣币則爲一年中氣币則爲一歲中朔大小不齊則置閏正歲年者齊其度數分刻及置閏頒行天下使知一年所當行之事以十二月頒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每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門路寢門也天子十二月各隨時而異其所居月令靑陽明堂總章元堂左右个是也閏月無所居故居於門

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辨事者攷焉不信者誅之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大遷國抱灋以前大喪執灋以涖勸防遣之日讀誄凡喪事攷焉小喪賜謚凡射事飾中舍筭執其禮事 與大師之大音泰遣棄戰反舍音釋

執事大卜之屬與占人職史視墨是也戒散齊七日宿致齊三日讀禮書而協恐有失錯也書若今儀注次位常次其所位之常辨臨時爭辨攷攷其得失不信不如法而妄爭辨也誅罰之以書協禮事先以書協其事免臨時失錯將送也詔王亦免失禮大師出兵也天時占候之書大師瞽師占候必參以音律故同車灋司空營

國之法先王有成籍抱之以前使遂而營造大喪之法
六引六紼之類涖之以免淆亂遣柩將行而奠於祖庭
誄稱其生前之行以告今日謚法所由葢大師作謚大
史共其事必讀於柩者一則質諸死者而無憾一則示
生時所行死而不可掩使人知勸戒也放放其得失小
喪卿大夫賜謚亦與大師共其事中所以盛算也飾治
之使潔設算於中以待射時取之中
則釋之禮事射時之升降威儀皆是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

奠如字繫戸計反

邦國之志四方地志父子相代謂之世世之所自出謂
之繫奠定也所出之繫與其廟祧昭穆久而或紊故記
之有事有事於祭告
死日為忌名為諱

大祭祀讀禮灋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簋大喪大賓客大會

同大軍旅佐大史凡國事之用禮灋者掌其小事卿大夫
之喪賜謚讀誄

大祭祀祭宗廟大史與羣執事讀禮灋而主讀者小史
也於大史曰禮書以書協事此曰禮法則事與書彙之
矣史小史之屬大喪等事及凡事用禮法者掌其
小事以佐大史賜謚讀誄大史成之小史讀之也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
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　馮音憑相息亮反

歲太歲也在天有歲星在地有太歲歲星右行太歲左
行每歲移一舍十二年而一周天為一紀月斗柄所建
之月每月移一舍十二月而周為一歲辰十二地支子
丑寅卯等是日十天干甲乙丙丁等是二十八星角亢
氐房等是指星體而言謂之星日月會於其星卽名宿
亦曰辰亦名次天運以日月為綱而星辰次舍亦必各
安其常始無災沴馮相氏詳察其位以定歲時辨其敘
事如春平秩東作等類民時次序而理也會合也陰陽
五行悉如天道之常則合天位而
凡天子治理必準乎天亦可知矣

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

致虞書做致之義天道有常非人所能強致也候日月
之行度順天時而修人事卽為敬致之如致之然也致
日月者日行赤道月行黃道黃道北至東井南至牽牛
東至角西至婁夏至日在東井而北近極星則晷短表
晷尺五寸冬至日在牽牛而南遠極星則晷長表晷丈
三尺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中於極星則晷長短
中表晷七尺三寸月之九行在東西南北有青白赤黑
道各二而出於黃道之旁立春春分月東循青道而春
分上弦在東井立秋秋分月西循白道而秋分上弦在
牽牛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冬夏二
至日極長極短以此時測日之盈虛春秋二分當黃赤
二道之交以此時測月之弦望得陰陽之眞度而氣之

至不至
可知矣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
其吉凶

天星兼經星緯星而言金木水火土五緯星五行之眞
氣三垣二十八宿皆經星萬物之精氣所呈人事失其
正而星象變動保章氏占之以告於王而修政刑易風
俗也遷不守常道如遷易也吉凶由人人事與天道相
準五行敘而百度貞乃趨吉避凶
之道也兼言日月者占候必參之

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
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
豐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凡

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 分奔遁反 州息亮反

星土上爲星辰下爲土石土石之精成象於天圜海內外皆屬焉此云九州第以中華言也分星觀妖祥攷其星所屬之地而即星象之變動以知其吉凶春秋傳所載其一端也第必以中夏之地蓋平分則非歲歲星所也十二年一周天歲星光明潤澤赤而角則其國昌赤黃而沈其野大穰故以其色相觀妖祥五雲青黃赤白黑或爲物或傍日月而爲氣或變現異態此皆人事變於下而其象始見於上吉凶兼在上在下者言十有二風十二月八方之風如常則順反常則異其八風四維之風王兩月東北曰條風東南曰淸明風西南曰涼風西北曰不周風也東方曰明庶風南曰景風西曰閶闔風北曰廣莫風也風者天地之使陰陽二氣和否以此察之命名言之也不和爲乖不應陰陽亦必人事反常干陰陽之正氣而始有乖異五物志變動也星土也歲也星也雲也風也詔上以詔下命其修明禮樂教化訪訪於下以求朝廷過舉政上所以治下之事事下所以

修己之務

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執國灋及國令之貳以攷政事以逆會計掌敘事之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

枋本又作柄邦命反 治直吏反會古外反

此所掌八柄與大宰同而次第各異者大宰職先吉而後凶此則各以兩者相對爲次第也八柄制於王而掌於內史大宰奉王命以行之其有不合者內史得而駮正之也國法六典八法八則法者一時之法令者一時之令內史皆執其貳與大宰司會相參稽不曰敘事而曰敘事法者所納訪之事有大小緩急隨事斟酌次第發命無一定之敘凡事之有定者則直言敘事納言於上訪於下蓋內史所掌多一定成法而納訪則隨時

時訪此以見聖人合天下之聰明以爲聰明也

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賞賜亦如之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

策命簡策書王命事書所將於王之事與書讀以示王也贊贊司祿也爲之爲之辭方版也賞賜或賞地或好賜賜予皆是貳之書王命而藏其副本覆舉內史明覩其事而不屬之他人也

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 使所吏反

外令頒王命於各國四方之志四方里域政治風俗幷之以備顧問三皇五帝之書盡三墳五典之類或撰著

訊始造文字三皇無書不知王者治世豈能無字特簡畧不備著頒始廣之而便民用耳書名即文字達於四方使同文也使命不必皆有書若有書者則書之也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灋令焉掌贊書凡數從政者 數所主反

御侍也侍君左右之史邦國都鄙萬民之治令皆冢宰掌之而後以御史贊之恐有偏缺補察之也受法令者法令出於王由御史授冢宰而下若王之法令不合則得而封還之也贊書王頒法令贊其辭若今作詔文也凡總數計之數小數計之從政者之名皆掌於御史也

巾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敘之以治其出入

巾衣也五路皆飾之如衣故官名巾車公猶官也用祀與賓之屬旗物大常以下等敘其上下敘其先後

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卽戎以封四衛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

錫音陽樊步干反斿音流一音游龍如字又音龐條作絛他刀反路大也以其屬王故以大爲名玉較式之兩端飾以玉金象皆然錫在馬額盧刻金爲之所謂鏤錫也樊馬帶纓馬鞅皆以五采罽飾之十有二匝大常見司常職旗常可以通稱惟天子畫三辰稱大常旂旗之末垂者亦十有二也鉤馬當胸亦以金爲之大旂畫九龍以會賓客封同姓亦賜金路朱象路無鉤以朱飾勒而已大赤旗名朝覲朝革路鞔以革而漆之無玉金象之飾龍勒以龍文飾馬鞅條纓以條絲飾革纓大白亦旂名卽戎兵事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蕃服以內

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翣羽蓋

重直龍反錫音陽厭於接反總作孔反繢戶對反鷖烏兮反握音屋輓音晚重翟兩旁以翟羽爲蔽皆二重后從王祭祀所乘錫面如玉路之錫飾於當面朱總馬勒而飾以朱也厭翟相次以翟而厭其本后從王饗賓所乘者勒面如王革路之龍勒飾於當面繢總繪馬勒以文安車坐乘之車無飾后朝王所乘者彫面彫面不畫龍文鷖青黑色以鷖色之繪爲馬勒而已容車帷蓋車蓋翟車后所乘以桑者不重不厭惟以翟羽飾車之兩旁貝面以貝飾勒之當面其總則不以繪而以絛其上則有帷而無蓋輦車后宮從容所乘但漆之而無飾人以粗輓之而行翣大扇以禦風塵羽蓋卽繖所以翳日皆人執之而傍車以行以上皆后之五路言翟言車而不言路者遜王也

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𧚍尾櫜疏飾小服皆疏素車棼蔽犬𧚍素飾小服皆素藻車藻蔽鹿淺𧚍革飾駹車雚蔽然𧚍髤飾漆車藩蔽豻𧚍雀飾

喪車五乘始遭喪所乘木車不漆者蔽以蒲爲蔽犬𧚍以犬皮爲衣又以犬尾爲戈戟之弢疏飾粗𧚍與櫜二物皆粗布爲之緣服讀爲箙刀劍短兵之衣皆以粗布爲之素車卒哭所乘以白土堊車棼讀爲蕡以蕡爲蔽其𧚍服以素繒爲緣藻車既練所乘藻水草蒼色以著土堊車蔽以水草以鹿爲𧚍取夏時之鹿之淺毛爲𧚍服又以鹿草爲緣駹車大祥所乘少加漆飾不全漆雚細葦席漆之以爲蔽然果然獸名也以果然之皮爲𧚍髤赤多黑少之色以髤色之韋爲飾漆車禫所乘藩蔽漆以爲蔽豻胡犬以其皮爲𧚍雀黑多赤少以是色之韋爲飾按此五車皆爲惡車以其無文飾又云喪車無等謂皆惡車而已非謂卑者竟得上同於尊者先儒多誤

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凡賜闕之毀折入齎于職幣

服車服事者之車言孤而不言三公者三公尊不常服事如或服事亦同孤之車也夏篆以五色刻畫轂約夏縵但畫五采而不彫刻墨則漆以墨色而不畫棧則革車並不漆也役車有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精製曰良粗製曰散不在五車之等則惟人所用也出給官用入用畢而歸官會計其出入之數闕凡賜人者則不會矣

若車無故而毀折則罰之使入其貲於職幣以戒不謹

大喪飾遣車遂廞之行之及葬執蓋從車持旌及墓嘑啓關陳車小喪共匶路與其飾歲時更續共其弊車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遣溪現反嘑音呼

遣車一曰鸞車廞陳也行舉以如墓也從車柩車生時車建旌雨則有蓋今柩車無蓋執而隨之持旌前導以象生也闕墓門車貳車嘑之使啟使陳小喪羣王子三夫人以下匶路載柩之車飾棺飾亦巾車共之更續易其舊而以新者續之其弊車則共於車人材或有可用也雞人呼旦巾車鳴鈴以和之所以警王夙興

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大喪大賓客亦如之凡會同軍旅弔于四

方以路從說吐活反一書銳反

巾車通掌車政典路第掌五路之名物用說故分二職用駕之說舍之也贊僕與趣馬也亦如之亦出輿贊也王出不常路乘一路典路必以其餘路從

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會同亦如之萃七內反廣古曠反萃泊清反輕溪政反

萃副貳之名五路皆有貳數不過十二戎事危故副貳尤衆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陳之車闕車王在軍門亦象闕列車為障苹車卽軿車對敵自隱蔽之車輕車用以馳敵致師之車先儒謂闕車補闕之車然五路皆有萃卽所以補闕也又言凡師共萃車明軍中金車象車不乘也各以其萃凡軍車皆有萃會同亦然

大喪廞革車大射共三乏

大喪遣車九乘陳革車五而金玉象木而九矣舉革車以該之乏一名容所以蔽矢鄭氏樵曰文反正為乏止以受矢乏以蔽矢大射王射也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旜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

旌旗常通名也官名司常舉旂之尊者以識之物通帛雜帛之屬名旗常旜物之屬通帛大赤色周所尚無他飾雜帛以素帛飾其側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旞旌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也大常以下其橦首皆有旄羽

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

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凡祭祀各建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置旌門

仲冬教大閱時田之極盛者故舉以明槩大常畫日月星辰象王者之名如日月星辰之常照也旂畫交龍一升一降象上從君而下澤民也旜無畫赤者周之正色不雜以他色尊王也孤卿奉王命而行不自專也物飾以殷之白色周承殷而酌定禮樂象大夫士承上而參酌謀議也師都六鄉六遂之衆及其長建熊虎之旗以示威州里州長鳥隼迅摯象州里承上及下迅速也縣鄙位卑第守法治民故建旐象龜蛇之靜鎮道路道中所乘先儒以為象路斿車燕閒所乘載旞載旌皆取五色文明之象　御案各象其事如孤卿同建旜大夫士同建物而別書其旗曰某司徒之旜某司空之旜大夫某官士某官之物也各象其名如州里之吏同建旟則

書某州之旗某里之旗也家各象其號如魯三家同建旗則書季孫氏之旗孟孫氏之旗也置旗門置旗於門以為營衛

大喪共銘旌建廞車之旌及葬亦如之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伺亦如之凡射共獲旌歲時共更旌

鄭康成曰銘旌王則大常也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葬云建之則行時解脫之大司馬致衆之時司常置旗旗民至則仆之誅後至者置樹旌於地也獲旌獲者所持旌更旌易舊予新

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正都禮與其服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壝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于國

都王子弟所居之邑其地或有山川及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都宗人掌其禮既祭致福于國不敢自私也都禮與其服有違越者得督之保羣神之壝恐有陵犯也國有大故徧禱羣神則都亦禱祀反命于王焉

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掌家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禁令

家大夫采地其所祀與都同正其禮制亦同

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

鬽眉祕反禬胡對反札側八反

御案卜史祝巫宗人諸職皆有事於神此以神仕者則未受官而學藝以待用者猶圖也三辰日月星也天地之精所聚其氣分散於萬物而有鬼神明乎三辰之象以求鬼神示之所在其物可定其名可識矣冬至陽生神至此而益伸人亦天也合乎天之理而爲人則必得乎天之春而爲神故言致天神人鬼於此時夏至陰生鬼至此而益壯地示陰也物鬽則新陰氣以肆虐者故以此時致之致者考其興衰隱見而使民修德以正之禬除也凶荒札喪雖由陰陽鬼神而致皆人心不正上干天和故惟修德可除也鄭康成曰國語古者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聽能聰徹之如是則神明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以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巫既知神如此又能居以天法是以聖人用之今之巫祝既闇其義何明之見何法之行正神不降或於淫厲苟貪貨食遂誣人神令此道滅痛矣

總論

御案職掌邦禮而以祭祀爲主蓋所以治神人而和上下故凡有事於禮及司神之官皆屬焉愚按天人無二理也天蒼蒼不可知而其理全在於人人道所在皆有天理循天理而行審於幾微久之卽念念無非天理則天道在我故孔子曰知我其天而天且不違也後世禮樂不興人既無以檢束其身心而又以天道爲高遠神明爲恍惚於是縱情蔑理無所不爲豈知悖天理而干罪殃自天子至於庶人心不正身不修而能倖免者蓋亦寡矣大宗伯所掌雖多祭祀巫祝之屬而其平日禮樂

明備所以導民於中正者已詳然後人知人道即天道而敬鬼神皆非告所謂非禮祈禱之事亦又免矣世或不信鬼神而縱情妄爲或不修實德而專事祈禱聰明者既失之狂肆愚昧者又誤入於邪僻雖師儒之教不明亦在上者有以使之若秦皇漢武侈忘想於神仙梁武道宗專求福於齋醮彼既不知正心修身仁育義正爲天人相爭之本而歷代愚民爲聞香爲白蓮種種邪教煽惑爲奸上之人既知其爲非矣而不知其原由於大學之道不明也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夫經者豈非三綱五常敦倫盡性之實乎五倫本於五性五性原止一性盡其性而盡人物之性禮樂刑賞悉在其中矣爲民牧者何不深思之而力行之至近世官吏素不能體上意以安民及民怨咋滋事則加以邪教之名期於免罪當事或不察之亦以爲果邪教矣覺民性無常平日教化皆不能爲功豈不惑歟

周官恆解卷四

夏官司馬序官

雙流劉沅輯註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夏於時爲火於卦爲離離爲甲冑爲戈兵取威明之義故以司馬爲夏官主兵兵官而曰馬者古以車戰軍政莫重於馬也凡國事皆政而獨於司馬言邦政者正其不正之名平平其爭也

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

百有二十人行戶郎反

軍司馬統治一軍之政令以贊大司馬輿司馬掌車行司馬掌徒史胥徒獨多於四官者軍事尚嚴特須監察故也此皆平日蒐狩講武即教以磬控馳驟之節步伐止齊之法由畿甸以暨於侯國皆然非待臨時而始爲之

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將子匠反帥所類反長知丈反

皮田賦出車之法天子千乘爲方百里者百常具十萬乘之數而王不過六軍蓋從車千乘也司徒平日養敎無不訓以武畧而大司馬臨時調發從百分之一蓋選其智勇精要者以行諸侯以是一推軍將不待置選於六官六卿之吏自卿以下有才德者爲之師旅皆眾也卒萃也兩兩之伍伍之

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凡行軍時每軍置府史胥徒如此平時無之

司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氏衆曰勳功也此官主功賞

馬質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八人

鄭氏康成曰質平也主買馬平其大小之價馬於戎馬之事爲多故掌於司馬

量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八人 量音良

量度也以丈尺度地朝舍州涂軍社及營壘皆是

小子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羊人下士二人史一人賈二人徒八人 賈音價

其所職皆小事故以小子名官羊人共羊而已其斬牲等事皆小子故羊人次小子

司爟下士二人徒六人 爟古喚反

爟民間理爨之私火也

掌固上士二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司險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固國所依以爲固者城郭溝渠之屬皆是險四方阨塞要害之地所當防據者險固可分言亦可通言

掌疆中士八人史四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疆界也掌之以正封守禁侵奪

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六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

御迎主境上候望而有方治來人亦迎之送之若大賓客自有掌訝與訝士迎送

環人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環戶關反

掌巡察軍中之事與秋官環人異

挈壺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挈苦結反

挈懸持也壺盛水器世主挈壺水以爲漏軍行必載行漏故隸夏官

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射以觀德而武事尤重故隸此

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射鳥氏下士一人徒四人羅氏下士一人徒八人掌畜下士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射常亦反 畜許六反

服不氏服不服之獸者射鳥射鳥之備用者兼爲射人取矢羅氏以羅罔博鳥者畜斂而養之

司士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

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御案司士隸夏官以司馬論辨官材詔察其人然後用之當也

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諸子別於適子之稱適子入成均其餘皆掌於諸子

司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右在王車右執干戈以衛王

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

十人虎士八百人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史二人徒八人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其旅者虎士也勇而有志行者外更設旅賁氏夾王車而趨強力而篤於忠義者言旅見其眾

節服氏下士八人徒四人

御案春官司服辨用事以共其物而已此職常侍王比登車下車易服弛服之節及風雨寒溫皆在視而得其宜所以謹儀法而王躬是保

方相氏狂夫四人

疫癘之來莫知其方方相者揣其方而相其彷彿也

大僕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僕侍御於尊者之名大僕其長也

隸僕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御案凡國中勞辱之士皆罪隸共之五寢之埽除糞洒不可使盜賊之子故以徒代隸而因以隸名官恩被隸於王非賤也以為賤者非

弁師下士二人工四人史二人徒四人　弁皮彥反

王氏應電曰弁首服之次於冕者自天子而下皆用之冕則不常服故冕雖尊而獨以弁稱

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

十人司兵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司戈盾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司弓矢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甲鎧也古以皮今以金成難藏亦不易故官多司兵統管兵器司戈盾授王侍衛之戈盾弓矢用廣故設官同於司兵

繕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槀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槀古老反

繕善也修治之使善也箭幹曰槀繕人槀人專治弓矢以弓矢之用多且五兵王不親執射則王時有事故設官以掌其事而勸德之也

戎右中大夫二人上士二人齊右下大夫二人道右上士二人齊側皆反下同

戎右王卽戎而參乘也必从更戎事智勇過人始可爲衛齊右充玉路金路之右敬賓如齊也道右充象路之右每日視朝爲車右

大馭中大夫二人戎僕中大夫二人齊僕下大夫二人道僕上士十有二人田僕上士十有二人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

馭馭車僕侍御也二官皆中大夫者王親臨軍馭者僕者安危所繫必慎簡其人不取之於羣僕也齊僕以下則亦矣田僕備王四時田獵兼園囿取鮮獸之事馭夫駕馭馬者

校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趣馬下士皁一人徒四人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賈二人徒二十人牧師下士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廋人下士閑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圉師乘一人徒二人圉人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校戶教反趣七口反皁才早反賈音價廋所求反圉疑呂反乘繩證反駑音奴麗郎計反

周制田賦出車以備戰陣馬政最重故多官以司之校校其數趣養馬者巫知馬祟醫知馬病牧放馬而養之廋爲隱藏之義收馬於廄必使無風霜寒熱失宜等弊圉師掌教養馬之事蓋賞罰之良善也麗耦也

職方氏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職主也主四方職貢官之長天下人民貢賦之事繁故官尊而人多

土方氏上士五人下士十人府二人史五人胥五人徒五十人懷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合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訓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形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山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川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遼師中士

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遼音原

土方氏主四方邦國之土地土其地而制其域懷懷來之合合而同之訓道而教之形悉其形體山師主山中職貢川師主川遼師主原野以上所從皆司徒之事而屬司馬者五等之國及附庸皆有閒田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之御地者視其地之所屬分隸於職方等官其職貢隨時隨地不無損益王者統壹四海仁以育民威以肅下屬之司馬予奪賞罰由天子下不得而干也

匡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撢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撢與探同他南反

天子以法則施於天下而或有亂之者則匡人稽覈之撢人以王意語天下使知王旨此皆掌籍之官察其事而詔司馬以告王者也

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于公司馬

都王子弟所封及三公采地家卿大夫采地公司馬國司馬也此皆王自以臣爲司馬選掌其事其臣乃其自有之家臣公司馬即指都司馬

周官恆解卷四

夏官司馬

雙流劉沅輯註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

御案大宰建六典司徒建地圖宗伯建三禮司寇建三典皆曰邦獨此言邦國者四官所建皆王國之典而侯國兼用之九灋專爲侯國設也

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

畿音祈監古銜反詰去吉反鄉如字比毗至反

封立封於疆爲界凡守土者各有疆界毋許侵越所以正之也儀宮室車服之屬位尊卑上下之位辨別也別其等則不上陵下偪與猶舉也作起也見於德行曰賢見於事業曰功進其爵舉其人使起其爲善立功之心建牧立監與大宰職同蓋建之立之或廢或置大司馬必參賞罰之柄也維固結之詰窮治也糾猶正也制軍法以糾正姦暴貢職各視其國之大小尊卑王巡狩征伐施之分之不同皆令任其事以肅王章簡比數之稽計也平日簡其強弱稽其衆寡然後衆可用言鄉民者即六鄉以概諸侯也守土者地之廣狹爵之尊卑不同而所以優之者同則謂一切法度此即孔子所謂懷諸侯之事也內該無數禮意故曰安也比親也使大國親小國小國事大國相和合按此九灋與大宰地官天官等相爲出入而獨言大司馬建之者養教之法既備禮衆之事已詳而有不率教者黜罰之權統於司馬威大下使歸於中和非偏天下使効其奔走所謂仁者必當養正也

以九伐之灋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增鄭讀作墠音善行下孟反

伐聲其罪以討之也馮猶乘陵也眚損也謂貶爵削祿薄其恩禮與民國之本而賊之害之故必伐之暴內陵外荒淫於家苛虐於民壇之置之空墠之地謂廢之而更立賢君也荒蕪也不能守土治民先削其地以警不悛則必廢之可知矣負恃也固險固也負固不服必險遠之國命方伯連帥潛師以侵之親兄弟之屬正之者審其罪之輕重而罪之放弒罪惡極矣殘焚殺之令王命政王章杜禁錮之也人倫之道自上倡之乃外內亂鳥獸行無人道矣滅之誅其人絕其國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斂之縣音懸挾子協反

賈氏公彥曰政謂上九灋九伐並下凡令賦以下

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畿限也九畿亦謂九服畿言其有界晝服言其服王事籍書也政職司馬政典所當奉行者國天子國內侯候也去天子近為天子守侯甸田也夫天子稍遠為天子治田賦男者任也去天子漸遠然亦任天子之事采事也去天子益遠然莫非分理天子之事衛近邊蠻為天子守衛蠻縻也以近夷狄縻繫之以政教自此以上六服是中國之九州自此以外是夷狄之諸侯夷者以夷狄而得稱鎮鎮守蕃為屏藩也按王者代天理物設官分職無非欲天下乂安九畿之制以五百里相次而推亦祇大概言之其實天下之遠非此可盡而聖人聲教所訖亦不止此特聖人之世但能各治其民各安其宇即無他求故發夷鎮蕃為名若此非如後世必強以相服而不修實政反多外虞也

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

賦兵也以地之美惡人之眾寡而制兵上地肥美田也食者參之二田百畝萊五十畝參分而休其一分只以二百畝計之為家七人可用為兵者三人中下地以此而差按小司徒均上地稽人民周知其可任之數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此言可用者家三人云云者羨家止一人為正兵而其餘為羨卒此云三人二人亦大概言之也平時訓練人不嫌其多臨時出軍則家不過一人耳

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獘獻禽以祭社鐲直角反鐃乃交反賁扶云反提徒兮反鼙並兮反數疏屋反又所學反蒐師傻反

緇芟節反弊平世反此言四時教閱之法凡師出日治兵入日振旅中春農事將興因蒐而教以戰兵以鼓進以金退於田時則以戰法教之以鼓令眾提亦小鼓可提之以擊故名按王與諸侯執路鼓賁鼓未必親執特在軍以是為等自有執而擊之者王軍將以下則自執之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習戰法也蒐搜也恐害苗之物藏匿田間而驅除之也表貉立表而貉祭也誓民誓之以遵法令於時以鼓聲之圍獵也禁禁侵擾也火以火焚萊弊止也獻禽祭社以祈年

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

田如蒐之灋車弊獻禽以享礿茇蒲末反撰息轉反礿除若反

行軍有晝事必有夜事夜事重防守故於夏田習之夏月炎暑日間田事從畧惟夜事為宜故教民結草為舍以象軍行野宿而其事則選擇車徒也校讀軍實之書也辨號名之用如下文所云也帥以門名者備非常責要於門帥以門名孤卿為主帥則以門名之一帥所統之軍其地其人不一縣鄙由六遂來者家由采地來者卽師都也鄉由六鄉來者卽州里也野由公邑來者也官府者孤卿大夫上之總稱孤卿既為上帥則百官大夫士也縣鄙各以其名如云某遂某縣某鄙也鄉以州名如云某鄉某州某黨也野以邑名若弊則武城汶上之類家以號名如孟孫叔孫氏之類百官各象其事所司各有其事皆於書契辨之無事各安其部伍有事則呼其各號有偕必和可戮力同心矣不言王與諸侯號名之所不及也夏田曰苗除禽獸之害苗者也車驅獻之車礿宗廟之夏祭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如蒐田之灋羅弊致禽以祀祊書如字獮息淺反祊音方

賈氏公彥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春以入兵為名尚農事秋以出兵為名尚嚴威也此旗物之用與司常職大閱頒旗物不同者大閱之旗物正法也此治兵之旗物變法也旗物變則軍心新而氣益壯軍吏卽司常云孤卿也爵則孤卿主帥則曰軍吏百官卽司常云大夫士也爵曰大夫士從王有事而不與圖禁則曰百官師都車徒自公孤卿大夫之采地來者彼云州里卽此之鄉縣鄙卽此之遂鄙外曰野故連言郊鄉遂鄙野車徒之從鄉遂公邑來者凡此皆分隸於六軍之軍吏故載旜載物載旐也百官雖不與圖禁必有所載以為別獨殺

也秋田為殺中殺者多羅網也祊祭四方之神以報成功

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眾庶脩戰灋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

中冬稱事畢乃可大閱而行戰陣之法前此固未卽如軍法也萊田野除草萊以便馳驅於可陣之處中央立四表軍至表則開一而坐坐而更起蓋以表正行列致致之於司馬質正也弊仆也軍法後期者斬而此方致民則未遽以死處之也

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

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乃陳之陳如字摝音鹿又音蒲表反

陳車徒於陳後皆坐以聽誓羣吏則聽誓於陳前誓之者士師斬牲者小子也王自田則王爲中軍而孤卿將其五王不與則中軍亦孤卿爲之以鼙令鼓令六軍鼓也皆三鼓六軍皆然振鐸以作衆作起也既起鼓人擊鼓以行之伍長鳴鐲以節之伍長一曰公司馬表每軍各立四表師都鄉遂公邑諸帥各帥其屬分隷六軍分班鱗次而進及表由後表至二表也及表而止鼓人三鼓司馬掩鐸羣吏皆掩旗於是車徒之止者皆坐此象陣初發面敵時也

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

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闋苦穴反刺千賜反卻起畧反

又從二表至第三表鼓鐸作皆如前而車徒則且驟且趨以象速於赴敵之狀及表至第三表也從第三表至第四表乃鼓不復坐矣車馳徒走以象薄城對敵鼓戒疾鼓以象催戰凡三闋每一闋車發一次徒刺一次三闋三次以象戰勝敵乃鼓退鼓之使衆齊退免參差不齊鐃以止鼓且卻軍吏及士卒迴身向北更從南四表至北之第一表而止其坐作之法皆如初按軍還至第一表則皆坐矣而云作者該下狩田之事而言

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閒以分地前後有屯百

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易僉寄反

冬田曰狩軍門曰和取師克在和之義立兩旌以爲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次敘由和自左自右而出既出門而趨圍地左右陳車徒有司平其行列旗居卒閒每百人爲一卒植旗其閒以分所占之地必廣狹如一禁地之前後各有屯百步以待田畢屯車徒而後各獻其所獲也巡其前後謂巡其行陣使不亲險野人爲主謂列陣用徒而以車承其闕易野車爲主謂列陣用車而以徒承其闕也

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

既陳成行列也驅驅而出之逆迎而邀之設此車者田僕也既設有司即爲表貉之祭於陳前羣司馬六軍司

馬併六軍而趨圍禁衆鐸齊鳴也銜枚止喧嘩也公之輸于公私之自取詩曰言私其豵獻豜于公是也獲謂得禽者取左耳田畢以此爲驗將以論功如軍法之執訊也

及所弊鼓皆駴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駴本亦作駭胡楷反譟素報反饁移獵反

所弊所當止處駴鼓聲疾而洪譟讙呼象勉敵而喜也徒乃弊終事而止也致禽各致其所得之禽饁獸于郊聚所獲禽以祭四方之神於郊人又以獻宗廟烝冬祭也四時皆田而冬時農功已畢故大閱之法尤詳服禽亦較多李氏曰兵者不祥之器若無故而習之是習殺人也非示天下不復用兵之意故於四時田獵而習焉鳥獸魚膽皆含血氣若無故而殺之是暴天物也故因礿祀蒸嘗而行焉明非好兵也爲田獵也非好田獵也爲祭祀也外以盡事神之禮內以修不虞之備聖人之動其愼如此

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若大師則掌其
戒令涖大卜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及致建大常比軍衆
誅後至者及戰巡陳眂事而賞罰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
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王弔勞
士庶子則相　比必里反　鉞音越　先悉薦反　厭於業反　勞力報反　相息亮反

上文言田此及師則出師也大合軍司馬奉王命以行
征討大師則王親征也禁令戒令一也司馬專之則言
禁奉王命行則言戒涖臨也大卜卜出兵吉凶主遷廟
之主及社主軍器鼓鐸之屬凡師既受甲迎主於廟及
社主祝奉以從殺牲以血塗主及軍器皆神之致聚衆
也王親征則以王之大常致衆王不親則司馬自用大
旗致之比校次之也事戰功功勝也律聽軍聲鉞示威
武愷樂得勝之樂獻于社獻功于社厭伏冠也五服之
冠皆厭以喪冠奉主歸於廟與社士庶子有死傷者王
親弔之勞之大司馬相王其上於士庶子者不待言矣
所以獎忠勤
而慰勤之也

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攷而賞誅大會同則帥
士庶子而掌其政令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大祭祀饗
食羞牲魚授其祭大喪平士大夫喪祭奉詔馬牲　與音預　屬音燭　植除吏反

大役築城邑也慮事者封人而司馬與之植築城板幹
屬賦丈尺與其所用人數要簿書攷攷校其功也會同
則帥士庶子以從王大射將祭王射於澤宮以選賢諸
侯兼畿內外而言六耦以六爲耦若不足當以卿大夫
足之王祭祀饗食則進其魚牲以祭平者正其職
與其位喪祭遣奠也奉送也送之至墓告而藏之

小司馬之職掌

鄭康成曰此下文闕漢興求之不得遂無識其數者
鄭案以諸官例之所掌必論辨官材也國子選俊並升
於司馬司士治之庶子之脩業於鄉學者諸子治之
而大司馬職不及論辨官材則小司馬專之必矣

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灋

賈氏公彥曰小祭祀以下至喪紀皆
掌此小字對大司馬大祭祀之類

軍司馬闕

輿司馬闕

行司馬闕

以上三職皆軍中所任臨時授職無專官軍司馬蓋主
勝負賞罰者輿司馬蓋主僕御馳驅賞罰者行司馬蓋
掌各軍行列賞罰者
然其文不可考矣

司勳掌六鄉賞地之灋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
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

鄭康成曰賞地賞田也在遠郊之內屬六鄉焉等猶差
也以功大小爲差王功輔成王業天下蒙福君臣同享
其利故曰勳也國功有益於國忠勤衆著故曰功也民
功有益於民民可常行而食其利故曰庸也事功任事
克終而竭其才力故曰勞也治功治不治以歸於治官
力善成故曰力也戰功非所常用然能克敵制勝亦可
多也要而言
之皆可通用

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大功司
勳藏其貳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輕重眂功凡頒賞地

參之一食惟加田無國正正音征

銘之言名也生則識其功書於王旌死則於烝祭先王
時從享詔詔司常書之貳副也政令謂役賦賞地在六
鄉之內其民亦從鄉之徭賦參之一食王食其一二全
入於臣加田加恩所賜之田全給之而不稅優厚之也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綱惡馬凡受馬于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若有馬訟則聽之禁原蠶者質如字量平聲賈音嫁更音庚

質平其價也戎馬供戎事田馬供田獵駑馬供冗事皆
量其材之美惡定其價之高下惡馬不調良者以索綱
維之使馴服受馬以給官之役旬之內死或前所養者
失職即不當受受之而死則必用之不善更謂償其馬
價也旬之外死非用之不善物謂以皮肉為價入馬耳
防欺偽也其外二十日以外非用者之罪也任載也均
其輕重勞逸是齊其行也訟買賣及師田行役卒隸等
相爭或官買不得其平或死傷當償而以過失相推者
原再也既養馬又養蠶也蠶為龍精蠶與
馬同類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恐傷馬也

量人掌建國之灋以分國為九州營國城郭營后宮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邦國之地與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涂本又作塗

建立也九州肇自禹而後世畧有變更或傳劉彼而今
猶此者故曰分國為九州也凡建國大司徒制其域封
入封其四疆而已城郭后宮市朝道巷門渠之細匠人
營之而其式定於量人軍壁曰壘凡官吏相見之處皆
曰朝師之所在有朝有市一軍所聚謂之州涂營中往
來之道軍社軍中之社所里居也量市朝州涂之所居
地有山川廣狹涂有支湊遠近書而藏
之封國慶創巡行征役皆於是乎攷之

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掌喪祭奠竁之俎實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竁昌絹反又昌銳反歷作灑斝古雅反

從獻從於獻酒之肉炙也若特牲饋食禮主婦獻尸兄
弟長以燔從是數多少量長短也據儀禮脯十脡各長
尺二寸燔之數量無考竁穿壙之名遣奠包俎實以入
于壙宰祭冢宰攝祭受舉斝之餘灑而皆飲之以受神
福王親祭
亦可知矣

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而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凡沈辜侯禳飾其牲釁邦器及軍器凡師田斬牲以左右

徇陳祭祀贊羞受徹焉肆如字珥當為弭禳如羊反

羞肆陳骨體羊殽解飾折也肉豆切肉也珥作弭王氏
與之曰如小祝弭災兵祈福祥也小子掌解牲體而凡
有事弭於山川祈於五祀及沈辜等事皆飾其牲飾被
以文繡沈祭川辜磔辜侯候禱禳卻禍也邦器禮樂之
器及祭器斬牲以徇示犯誓必殺之也賈氏公彥曰贊
羞謂大司馬羞牲魚之類則贊之受徹祭畢諸宰君婦
廢徹之時
則受之

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祭祀割羊牲登其首凡祈珥共其羊牲賓客共其灋羊凡沈辜侯禳釁積共其羊牲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積音漬從智反又精智反

賈音價

正祭無用羔者詩曰獻羔祭韭或薦新有之歟登升也升首於室三牲之首俱升此特就羊人所掌言之耳共猶給也滹羊甕殯積膳之羊羊不一種共其如法者沈辜侯禳見上釁釁國器釁積釁而遺血布泉布

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時則施火令凡祭祀則祭爟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內音納爟固玩反

鄭康成曰行猶用也變猶易也鄭氏衆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之取槐檀之火王氏應電曰榆柳先百木而青得東方之色棗杏心赤得南方之色柞楢文理白得西方之色槐檀心黑得北方之色桑柘皮裏皆黃得中央之色拔人非火食不生四時取火順天地之性以養人之性調燮之精意也季春火星始見故使民出火雖烈山焚萊可也季秋火星始伏故使民內火雖爨金焚爟亦止也時

謂改火及出內火之時令卽改與出內之令祭爟祭先出火之人凡祭祀必用爟故以報之野焚萊非時擅用火也

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設其飾器分其財用均其稍食任其萬民用其材器凡守者受灋焉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役財用唯是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晝三巡之夜亦如之夜三鼜以號戒鼜音戚杜七報反號本黑敎反

劉氏彝曰浚溝之土以為城鑿池之土以為郭溝池深於外則城郭固於內用其深以增高也渠又在其外所以出水因植木其上掌固掌其事而以時脩之須猶分也上卿大夫士之適子庶其支庶衆庶民選守固者也飾器兵器飾者以為飾而非戚財用所給守吏之用稍食祿廩財用曰分視地守之劇易而有多寡稍食曰均計功力之多少以為差等任其萬民各以附近要隘之民而任其事材器楨幹畚鍤之屬亦民具之此守之法而凡為受者所受也然各專其守則呼應不靈故又通之使兵甲役財轉相移給庶緩急應援聲勢相輔非是則不得擅離部署贊佐也其地狹有警掌固以達於司馬使國中有司持符節以徵之他境是為與國有司帥而贊之守戒鼓曰鼜取憂懼戚戚之意三巡三鼜呼其名以戒其事掌固以此法授守者非自為也 御案公卿大夫之子家有田祿萬民計口授田俾各守其地之阻固以自衛而財用稍食國猶頒焉所以厚下而其效至於民忘其勞民忘其死也民之衣食裁忠纖悉皆君為之計而民以材器給國事如於其家此國維所以固仁義之利所以長也

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灋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民皆有職焉若有山川則因之

都邑亦有城郭溝池國都竟上及郊皆有溝樹以為固職謂守與任若有山川自然之險則因之以為固而設戒守焉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為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

鄭康成曰周猶徧也達道路山林之阻開鑿之川澤之阻橋梁之五溝遂溝洫澮川五涂徑畛涂道路也 御案五溝五涂遂人所治也而於此復曰設者井田溝涂之設一以盡地利一以為阻固故必使司險與遂人共

議其形勢之錯連水流之輸委道路之支湊樹之林作藩落也有故兵寇司固所掌城郭溝池樹渠之固其地廣故領其守於眾司險所掌皆要害故有故則以其屬守之節道路所用之旌節

掌疆 闕

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竟

道治道途當治之事禁令以備姦寇選士卒爲之方治四方有治政之事來此國者候人迎而帥之及歸送若春秋傳欒盈過周王使候人出諸轘轅亦其一事

環人掌致師察軍慝環四方之故巡邦國搏諜賊訟敵國揚軍旅降圍邑 降戶江反

環人環伺以察軍中之事與秋官環人不同致師鄭康成曰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左傳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軍慝民軍中爲奸者環四方之故環伺四面或有掩襲衝突之變巡邦國從王敵愾之邦國搏執也諜賊敵國之奸細訟敵國往辨其曲直揚軍威以告敵使之畏服降卽理勢以諭敵使其降服皆不戰而屈人之師也蓋聖王之師期於止亂苟諭之而服不必定用兵以殘人也

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櫜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 挈苦結反畚音本櫜柝同

挈壺主定漏刻者古法不可考鄭康成據漢法以器盛四十八箭箭各百刻以壺盛水懸於箭上節而下之水水淹一刻則爲一刻一箭當二氣倍二十四氣爲四十八刻也以令軍井軍中穿井挈壺懸其上使軍士望見知井所在轡以止舍於所當舍止之處懸轡使知當舍止處畚以盛糧懸畚使知當稟假之處皆嚴謹而便趨事也夜則懸壺以爲漏以次序聚而擊柝以備守喪事未大斂懸壺以記時刻使器者更代均平水以沃漏而均其晷刻火以竹箭而考其遷易冬時水凍則以火爨鼎水使沸而後沃漏免凍滯也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其摯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灋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掌其治達 相息亮反

位卽司士朝儀之位路門外治朝之位也此非射人專職而云掌其位者初命爲公孤卿大夫者射人導以見王故有摯其位以北面者爲尊東面者次之西面者又次之若有外諸侯來朝位亦北面灋謂禮儀國事戒兵

之事相相司馬也詔詔與其事者自上施下曰治自下達上曰達蓋古禮射以觀德無事則以選賢有事則以禦敵凡有位於朝無不習射者其比禮比樂威儀修飭皆見於射故射人正朝位而得與戒令詔相之事舊說以爲祭事誤矣

以射灋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

射灋王射之禮其諸侯以下各自有官掌之射人但以摯與之耳治謂辨之兩人爲耦以六耦者王射必有從王射者以六耦從王三侯虎熊豹也獲射中也容唱獲者所以蔽身亦曰乏三人各唱獲則各有容也騶虞貍

首等皆詩篇名以此詩奏樂爲節射者容體既比於禮其節必比於樂乃爲如禮正正射時也樂雖九節而以五節爲正射時也下彷此凡射大禮皆然

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王射則令去侯立于後以矢行告卒令取矢祭侯則爲位與大史數射中佐司馬治射正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灋儀數所主反中張仲反正音政相息亮反

步量器如後世丈量丹也刻貍於上故云貍步三侯見上司馬命量人量侯道然後射人等張之去侯立後去侯所而立于王後以矢行高下左右告王下曰留上曰揚左右曰方命令其屬也卒射畢令射鳥者取矢祭侯服不氏主之爲位爲服不氏受獻之位數射中數射者中侯之算射正射儀也國語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灋儀孤卿大夫從王射相其灋儀也

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凡有爵者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有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戒大史及大夫介大喪與僕人遷尸作卿大夫掌事比其廬不敬者苛罰之倅七內反比毗志反

作選使之也大夫爲上介命士以上爲眾介倅車戎車之副王出征乘戎路副車十二乘使命士以上乘之不敢虛位故也大史及大夫之介戒其當行者僕人大僕也遷尸始死於北牖下遷尸於南牖小斂於戶內小斂訖遷尸於戶外大斂於阼階大斂訖遷尸於西階以入棺掌事于喪宜各有職掌比其廬若宮正所云親者貴者居廬當比其本服親疏及貴賤苛謂詰問之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凡祭祀共猛獸賓客之事則抗皮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擾日杳反抗苦浪反又古郎反

擾馴服之中膳羞者則共之抗舉也聘禮行享禮者皮幣布于庭有司舉皮以東大射禮量人巾車張三侯服不氏贊之唱獲者居於乏中中則舉旌以宮偃旌以商

射鳥氏掌射鳥祭祀以弓矢敺烏鳶凡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射常亦反敺音區并卑盈反夾音甲

鄭康成曰鳥謂中膳羞者鳧鴈鴇鴞之屬烏鳶喜鈔盜便汙人取矢而矢在侯高人手不能及則以并夾取之并夾夾兩片而合以取物者

羅氏掌羅烏鳥蜡則作羅襦仲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

行羽物

烏鳥凡可供膳羞者皆是作襦當爲繻細密之羅也蜡時豺既祭獸可作羅以取禽仲春鷹化爲鳩易舊而新故獻春鳥以養國老助生生之氣行頒賜也頒羽物自此順生氣而不殺

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祭祀共卵鳥歲時貢鳥物共膳獻之鳥畜許六反又許又反

養鳥所貢鳥物養之以備用阜盛蕃蕃息如雞鶩之屬卵鳥鳥卵而益肥實也鳥物可適於用者膳獻之鳥雉鶉之屬

司士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

之數以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惟賜無常奠音定又如字

羣臣大臣而下識內朝廷及鄉遂都鄙之臣版名籍揔益不特功過黜陟或事劇而益其員事少而損於其舊辨其年歲而後用之得其任知其貴賤使之然後不差卿大夫士庶子在朝及朝外人衆亦記其數而詔王以行政令爵祿本相統也但有德者不榮祿養故以爵尊之有功則視其功之大小以爲祿有能者因其所能以授之事乃易稱職食稱食奠定也久祿食有常數惟賜則加恩無常數

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鄉許亮反大音泰又如字從才用反

位路門治朝之位南鄉嚮明而治也三公位尊故面南王孤佐王者故在王之右卿大夫佐王者故在王之左王族故士王之族與親故之爲士者虎士虎賁侍衛之士大右司右也大僕從者小臣祭僕御僕隸僕其南面者王出則目送王王入則面向王蓋以擁衛立於兩旁而少後　御案士之位東面者從孤西面者從卿大夫皆在其下而稍退卿蓋即以孤卿大夫統之下云士旁三揖則兩旁皆有士可見矣

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內朝皆退擯賓印反還音旋

擯相王揖其臣下之禮特揖一一揖旅衆也大夫爵同者衆揖之等大夫有上中下也三揖者士有上中下士御案不見士位以朝士職有明文在孤卿大夫後也孤卿大夫既分東西故於旁皆三揖遂視朝畢而還

周官恆解　卷四　夏官　大

御案門右揖大僕大右羣僕門右揖士族故士虎士此數官之位適介路門左右王始出未揖公卿不得先揖卑者故還入門而後揖之大僕前引導王入也內朝在路門內皆退各反其官府治處

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掌擯士者膳其摯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灋事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凡會同作士從賓客亦如之作士適四方使爲介大喪作士掌事作六軍之士執披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國有故則致士而頒其守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

國中城中國中之士升於司馬者也擯士初見於王之士膳其摯以其摯入於膳人所以優之也士之戒令上中下士也凡祭祀之戒令卿大夫則射人相之司士惟相士之灋儀及神惠逮下賜爵時則呼昭穆而進之使長幼有序牲與俎豆即賜爵時之物作遷使之也會同作其可以從王者適四方使以王命適四方爲介爲大夫介聘禮大夫爲大介其餘皆士介事負斂之屬救以帛爲之一頭繫於戴出一頭於帷外人牽之若登高則引前適下則引後敧左則引右敧右則引左　御案束棺於柩車者曰束繫棺與柳材而結之者曰戴貫結於戴而出之於外人居旁牽之者曰披車之轅前後出橫縛木於輴以屬引者曰輅以長繩屬輅之兩端而人引之者曰引引即紼也引道曰引屬於柩車者也在棺曰紼說柩車而但屬於棺執棺者在執引者之外六軍之士即六鄉之民以其鄉出一軍天子執披千人出自六鄉故號六軍之士非謂執披有七萬五千人也有職守之士但哭而無去其職守官不可空也有故喪與兵災御案國有大事王宮之士庶子則宮伯作之國子則諸子帥而致之太子羣士則司士致而頒其守鄉官之士庶子則掌固頒其守國之守政士無不與焉以其藏

周官恆解　卷四　夏官　丸

義理而爲民之仕也未仕而已敎以與國同憂也凡邦國之上司士作濟與之使三歲稽其任而進退其爵祿國中不待言矣　御案司馬論辨官材其事於此職見之國子俊選並升於司馬司馬論其賢者以告於王故司士擇焉而辨其楚也詔爵詔祿詔事即所謂論定後官任官後爵位定後祿之也蓋地官師氏保氏鄉大夫州長之屬春官大司樂樂正之屬第教士以德行道義其敏鈍文質不齊必司馬論辨官材然後相其宜而各得其任然使素不相習直待其升於司馬然後論之辨之惡從得其實哉故設諸子之官凡國子之學於成均虎門國子之倅修業於鄉學者國有大事則帥之而致於太子有甲兵之事則合其卒伍會同賓客作以從王而學因須城郭溝池之守政又以士庶子爲之倡則士雖未仕而已習於政事雖未升於司馬而司馬之屬已熟察其材質之所宜所以論辨官材灼見而無誤也

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國

周官恆解　卷四　夏官　丰

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于大子惟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灋治之司馬弗正凡國正弗及倅七內反大子之大音泰正音征

倅貳也卿大夫之適子爲國子其庶子爲倅諸子一名庶子官戒戒其違令合其從敎治敎以德行道藝而使治之等才質高下之等級位在朝廷則尙爵在學校則尙齒也大事大祭祀大喪紀大賓客太子監國百人爲卒五人爲伍置其有司臨時始置有司監之以軍灋治之屬於太子司馬雖有軍事不賦之呂氏曰古之爲國者其君臣一德非一日積也王大子與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共學國有大事則帥而致於太子惟所用之是太子雖未爲君而君臣交際賢不肖已悉可任使者已備先王之慮爽世不爲不豫也

大祭祀正六牲之體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大喪正羣子之服位會同賓客作羣子從

正牲體七戚之以熟而獻也舞位佾處舞器羽籥之屬服位喪服喪位作使也羣子兼國子與其倅

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

又言凡國之政事雖有作士之時然非盡士而用之必存其優游之士使脩德學道蓋以政作士子者使習其事也而脩德藝者其常職也學大學射射宮進退猶賞罰

司右掌羣右之政令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掌其政令比毗志反屬音燭

周官恆解　卷四　夏官　圭

羣右戎右齊右道右也司右掌其用之之政令比之屬之即其政令也比其乘皆有行列屬其右皆有統攝蓋凡兵車皆有右而車既因事而殊則右之材力亦宜有差等故必比次其乘以屬其右然後用各稱其材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也政令教之之政令按戎右齊右道右皆朝夕執事於王所無府史胥徒而戎右中大夫齊右下大夫司右以上士掌之若司右主教勇力之士以備車右因於軍旅會同時合其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屬之者屬之使戒愼也不相臨制也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及葬從遺車而哭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奉書以使于四方賁音奔先細宴反後荷漏反舍音赦從如字使所吏反

王出虎賁士居前後卒伍環擊行必有行列也舍王所止前處閑梐枑也大故謂兵災遣車王之魂魄所憑依士大夫使於四方虎賁之屬從以護王命不通遂兵寇或泥水奉書徵師役也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喪紀則衰葛執戈盾軍旅則介而趨盾常準反衰七雷反

執戈盾以衛王也車行勢疾慮其將止而不止故持輪服而趨服其常服夾王車而趨葛葛絰介被甲也

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大常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

御察王祭祀賓客之服大僕正之燕服小臣正之節服氏則朝夕王所而時視衣服之節適者獨列祭祀朝

覲維大常郊祀從尸車見從王而供別役惟此三事他事不供惟節服是司也維持之也王旌十二旒兩兩以縷綴連旁三人持之也其服亦如之亦有如節服氏者司之也裘大裘從車從尸車送逆之按尸郊祀配天者之尸也先儒以爲天亦有尸不已褻瀆乎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大喪先匶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

相息亮反難乃多反先悉薦反方良音罔兩又並如字

人神一氣幽明一理也陰陽之氣不和時或爲災而神鬼憑之非有德者無以禦之故設方相氏時難毆疫難有三月令季春命國難仲秋天子乃難季冬大難蒙熊皮示猛也黃金四目元衣朱裳象神也執戈揚盾毆之也百隸從役也先匶先柩而行亦毆凶邪之意喪未入壙先入壙以戈擊四隅毆罔兩非眞有罔兩也以示驅

不祥之意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

服位治朝及路寢之服位若小寢之服位則小臣正之服王舉動所當衣位立處出大命王之教也入大命羣臣報奏復諸侯奏事逆受下奏正位而退大僕本位在路門之左王眡朝進前正位訖還退在本位王退入路寢聽事時亦前正王位御位立

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

大寢路寢也其門外則內朝之中大僕與御僕常在大寢之門內而御庶子則在門外於大寢之門外設大路

御庶子守之吏士有枉抑於長官之窮者與非常急遽之事上聞則擊鼓御庶子以達御僕而大僕速逆之以達於王逆迎也迎其所欲達而不留滯故曰速逆

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灋儀贊王牲事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

祭祀賓喪王之服位各殊故大僕正之灋儀禮灋儀文也大宰大祭祀贊王牲事此並舉祭與賓客則不射牲而割與匕王猶親之贊或授刀授匕或代王終割與匕之事皆是其割之事猶有內外饔大僕祇就王所親者贊之耳喪紀牲事王不親則無庸大僕贊直正服位詔灋儀而已出入王以政事出入若燕出入則小臣前驅也左馭乘王之倅車居左自馭以職主於御也

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大喪始崩戒鼓傳達

于四方窆亦如之縣喪首服之灋于宮門掌三公孤卿之弔勞窆彼驗反縣音懸勞力報反贊王鼓王親將王擊乃擊之或王命代擊也亦如之亦贊鼓也戒鼓擊鼓以警衆窆之下棺也首服婦人首服髽所用物材與長短廣狹之數小宗伯所縣男子之衰冠也與此異掌弔勞者弔勞公卿王有故不親往則大僕奉使以往也

王燕飲則相其灋王射則贊弓矢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王不眡朝則辭于三公及孤卿相息亮反燕飲與諸侯或羣臣燕皆有酬酢升降洗爵等灋相亦贊也射大射燕射路寢之朝治朝無坐灋內朝有時而坐故云燕正位掌擯相肅朝儀不以燕而疏也如王有故不視朝以其故告於三公孤卿非不可以視朝而廢朝亦必論諫之矣

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灋儀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正王之燕服位王之燕出入則前驅鄭康成曰小命時事所敕問也小灋儀趨行拱揖之容賈氏公彥曰諸侯賓也故其復逆掌於大僕三公孤卿在朝之臣故小臣掌之燕燕居時燕出入游觀之時

大祭祀朝覲沃王盥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如大僕之灋掌士大夫之弔勞凡大事佐大僕王將獻尸賓先盥手洗爵小臣爲沃水盥手賓射與諸侯來朝者射對大射言則爲小其射前亦必有燕若饗食則無射灋如大僕之灋即正王服位詔儀灋贊牲事弓矢之類弔勞亦王所使也以上皆其専職凡大事亦佐大僕爲之

祭僕掌受命于王以眡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既祭帥羣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王有故不親祭故使祭僕視之有司有事於祭祀者糾校錄其當供之牲物勞其有功而誅其不敬不以王不親而或疏肆也

大喪復于小廟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與音預賈氏公彥曰大喪王喪也王生時所有事之處皆復此祭僕復小廟其大廟則夏采復小寢大寢則隸僕復也小廟高祖以下王所不與謂畿內山川及公卿百辟前哲有功德於民者都家王之親屬懿親賜之禽使其主者祭之臣有祭事致祭肉於君祭僕錄視其牲體之數而受之蓋大夫已上若士則必所祭爲王之懿親然後得致之

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與其弔勞大祭祀相盥而登大喪持翣掌王之燕令以序守路鼓相並去聲翣所甲反羣吏大夫士以下國有大事訊萬民則有復羣吏庶民有忠勤死國事者亦弔勞之相盥奉槃授巾登爲王登牲體於俎翣以木爲匡衣以白布畫雲氣曰畫翣畫黼曰黼翣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持之夾柩車而行人墳則樹之四旁燕令燕居時之令序更番也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灑之事祭祀脩寢王行洗乘石掌蹕宮中之事大喪復于小寢大寢

御案五寢即天官宮人所掌之小寢五也宮人所掌尤重路寢隸僕直五寢而已宮人於凡脩除井匽幷掌之隸僕但事埽除糞洒而已祭祀王惟居路寢不居小寢故乘隙脩之乘石王登車之石蹕清道也小寢王之五寢大寢路寢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繅古藻字音早紘戶成反侯當作公斿同旒離尤反一音游瑉本又作珉密寅反瑱替寘反

冕俯也前俯而後仰也王之吉服六而冕止五者大裘與袞同一冕也凡冕以版廣八寸長尺六寸績麻三十升布染而衣之上元下朱延即上元者也紐小鼻綴於冕兩旁垂之武兩旁作孔以笄貫之使牢固五采繅以五采絲爲繩而貫以五采玉其繅與玉各十二垂於冕前後所謂邃延也就匝也每一匝而貫五采玉其間相去一寸結之使不相並也笄簪也朱紘以朱絲爲繩上屬於笄下繞於頤以固冠也九就上公之制三采朱白蒼其餘謂延紐皆元覆朱裏與王同也繅斿皆就侯伯子男其繅斿亦各有就侯伯七命則七就子男五命則五就也玉瑱充耳之飾於諸侯言之則天子可知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琪象邸玉笄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會儀禮作髻古外反又戶外反琪音其邸丁禮反

王之吉服其弁有三韋弁用於兵冠弁用於田獵惟皮弁用以眂朝故特言之會縫中也璂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詩曰會弁如星又云其弁伊綦是也邸下柢也以象骨爲之弁絰王之弔服環絰如緦之麻絰素冠之上加以此諸侯五等諸侯孤卿大夫諸侯之卿大夫也各以其等各以其命數爲繅玉之數不得僭越也

司甲闕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及授兵從司馬之灋以頒之及其授兵輸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盾常準反

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也五盾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物謂良苦等謂長短輕重司馬之灋師旅卒兩人數多少兵輸師還有司所還之兵用兵出給守衛之兵

祭祀授舞者兵大喪廞五兵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廞虛金反

授舞者兵朱干玉戚之屬廞五兵明器之役器五兵也軍事揷兵於車較及輿出先刃入後刃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祭祀授旅賁殳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

戈矛戟盾干櫓也戈所以克敵盾所以衛身戎衛之最急者頒分也故士王族士也殳如杖長尋有四尺貳車有車右故授以戈盾乘車王所乘車舍止也藩盾以盾爲藩衛高於人所持者行則收之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灋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藏才浪反

瀕曲直長短之數曰王曰弧曰夾曰庾曰唐曰大辨其
名也形弓赤旅弓黑天子之弓形與邪辨其物也弓矢
畏濕喜燥貴正賤欹守藏不可不愼自弓入矢入於
司弓矢則有選擇之濃自司弓矢須於有司則有須受
之儀事畢復自有司人
於司弓矢則又核之

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箙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
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
學射者使者勞者其矢箙皆從其弓中音仲箙音服射常亦反椹張林反夾古
洽反庾讀作庾豻音岸使所吏反

弓弩成於陽和之時故春獻之矢箙成於陰堅之時故
秋獻之獻于王也箙盛矢器以皮為之往體寡來體
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往體來體如一曰唐
大甲革革甲也質正也樹椹以為射正射甲與椹試弓

習武也豻侯五十步與射鳥獸皆近射近射用弱弓故
授夾庾學射者與使者勞者皆用強弱各半之中弓可
違而可近也勞者勤勞王事以弓勞
之從其弓從弓數每弓一箙百矢也

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凡矢枉矢絜矢利火
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
諸弋射恆矢痹矢用諸散射絜音結又戶結反鍭音侯矰音增茀音弗痹必二反

弩弦恆張而不弛弱而發疾攻城壘與自守利用此車
戰野戰非強則不及故利用唐大枉矢取名變星飛行
有光一謂之飛矛一謂之兵矢絜矢輕重象杜矢二者
皆可結火以射敵殺矢言中之則死鍭矢象之二者皆
可以何候射敵之近者及禽獸結繩于矢謂之矰矰高
也取上射飛鳥義茀矢象之茀之言制也二者皆可以
弋飛鳥制羅之恆矢安居之矢痹矢象之
二者皆可以散射散射禮射及習射也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
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句音鉤

成規者圜也以合幾成規而計其等差此制弓之大濫
也句者曲之甚合九成規者句最少合七合五則句漸
多句少者弱句多者強弱柔和也弓以弱而能射遠者
為良合九成規者材極𡢃工極巧以射則心手相應巧
力易施而不覺其難是以天子用諸侯至大夫以次而
差士與大夫同射近侯云合三者畧次於大夫非誠有
合三成規之弓合三而圜之弓不可射也弊猶惡也句
者曲之甚弓以弱為上強為下則直者善而曲者惡矣

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澤共射椹質之弓矢大射燕射共
弓矢如數幷夾大喪共明弓矢凡師役會同須弓弩各以
其物從授兵甲之儀田弋充籠箙矢共矰矢凡亡矢者弗

用則更

國語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澤澤宮也習射選士
之處其椹質之弓亦兼取勇力者非專以此選士也記
曰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如數如其嘗
射者之數夾幷夾也義見射鳥氏言大射燕射並賓射
亦然明弓矢明器之弓矢各以其物或利攻守或利戰
或利射鳥獸之類如司兵授兵從司馬之灋籠竹箙也禮
射佩矢有數不必滿箙軍旅則箙之外多備之以防
毀之用弋則充其籠箙而止矰矢有綳繳非箙之物
故別言之亡矢不用於
射而亡棄之則令償之

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抉拾掌詔王射贊王弓矢
之事凡乘車充其籠箙載其弓弩既射則斂之無會計抉古穴反會古外反

抉以骨爲之著右大指以鉤弦拾以韋爲之著右臂裡
以遂弦贊者大僕贊王繕人又貢大僕也凡乘車凡天
子乘車則充之載之以備
非常無會計不可會計也

槀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弓六物爲三等弩四物亦
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
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乃入功于司
弓矢及繕人凡齎財與其出入皆在槀人以待會而攷之
亡者闕之齎音咨試一作考會古外反

齎其工給市財用之直六物即前之六弓四物即前之
四弩三等上中下之身材長短也八物即前之八矢矢
與箙皆如弓而別三等爲之素粗具形遽成則飾治已
成也春秋者限之以時不迫亦不怠也獻工人獻于槀

人書其等書工人高下之等材有良苦上工爲其良下
工爲其苦乘計也計其事工有敏鈍敏者所作恆多鈍
者所作恆少試其弓弩以觀其巧拙堅瑕入于司弓矢
以待頒入于繕人以待王用凡齎工之財收發皆槀人
主之闕猶除也亡者
除之計其現在者

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詔贊王鼓傳王命于陳中會同充
革車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使所吏反傳丁戀反陳去聲敦音對辟音闢

戎右與王同車執戈盾以備非常或王有兵革之使亦
充之詔贊既告王鼓亦助王擊之軍旅田役大僕贊王
鼓大僕馭乘者也有時參乘無大僕則戎右詔之贊之
會同王乘金路戎右乘君之革車以從充之者居左也
敦器名辟盟開辟盟載之書役之傳敦與血授當歃者
贊牛耳尸盟者割牛耳取血助爲之及血在敦中以桃

茢拂之又助之也盛牛耳以珠盤尸盟者
執之桃鬼所畏茢苕帚所以驅不祥也

齊右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凡
有牲事則前馬齊側皆反乘音繩

齊右充金路玉路之右以輔王賓祭蓋臨時選能而使
無專官也前齊車王未乘時立于馬前以防奔逸方乘
則持馬已乘而行則驂乘牲事前馬者王齊行不出朝
廟官庭見牲王必式齊右下車立于馬前亦備驚奔也

道右掌前道車王出入則持馬陪乘如齊車之儀自車上
諭命于從車詔王之車儀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蓋從
從才用反

道車在道之車臣民觀瞻所係故道右特掌其車儀自
由也從車貳車王氏昭禹曰不廣欬口之儀不妄指手

之儀立視五巂式視馬尾目之儀顧不過轂首之儀也
以至升車必正立執綏不疾言不親指不內顧無非車
之儀

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
軷遂驅之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軓乃飲凡馭
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凡馭路儀以鸞和爲節軷蒲末反軹音止軓音凡薺才私反

馭而曰大以其御王且媚禮也祀蓋郊祀天故有祭軷
之事行山曰軷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或棘或柏爲神主
犯者祭軷畢即以車轢之而行示行險如夷也馭將祭
軷必下車王代之執轡以示敬故曰自馭也馭下祝而
祭登車受轡于王手犯軷而行遂驅之祭即馭下車祭
軹軓兩轄軓車軾前也又言馭非但祭軷亦祭軹與軓

祭軷畢則酌僕僕左手執轡右手祭兩軹並祭軌祭訖乃飲若祭祀之飲福僕即馭也以上言大馭之所事凡馭以下言大馭之必嫺於禮路五路肆夏采薺皆樂章工奏肆夏則路行緩而轡和之鳴疏工奏采薺則路行疾而鸞和之鳴數蓋舒疾之節隨在有之鸞和皆以金爲鈴鸞在衡和在軾鸞先鳴而和後應即記所謂以樂爲車也

戎僕掌馭戎車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犯軷如玉路之儀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掌凡戎車之儀 倅七內反

鄭康成曰戎車革路也師出王乘以自將倅副也服衆乘戎車者之衣服賈氏曰服韋弁服也　御案鄭增王近且犯軷則以田以鄙國外會同皆犯軷可知獨言巡守及兵車之會舉遠也行道按壘禱戰誓禡鼓進受檀各有儀灋皆戎僕掌之而不日教導之

齊僕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灋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

賈氏公彥曰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並無迎賓灋因朝覲宗遇而與諸侯行饗食在廟即有乘金路迎賓客之灋鄭康成曰節王乘車迎賓客及送相去遠近之數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

道僕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其灋儀如齊車掌貳車之政令

朝夕燕出入朝夕視朝或以燕遊出入貳車副車

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 比毗志反

田路木路也取其樸素渾堅山川草野之地便于馳逐田田獵鄙循行縣鄙省耕省斂之類佐亦副也驅驅之使就獲逆迎邀之獲禽者使自植旌以表比禽比次所獻獻禽物各以類相從且別其上殺中殺下殺之等提勒輿者也晉進也王較常行車爲速諸侯更速大夫則馳尊卑之別也

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分公馬而駕治之 從才用反

鄭康成曰貳車象路之副從車戎路田路之副使車驅逆之車分公馬而駕治乘謂六種之馬

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 校戶教反 齊側皆反

鄭康成曰政差擇養乘之數賈氏公彥曰下文辨六馬差擇也凡頒良而養乘養乘也愚按種馬良馬可以爲種者戎馬以下四者不必無種馬但隨其材之所宜而辨之惟駑馬用斯下耳

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皁皁一趣馬三皁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 乘繩證反 趣倉走反 繫音計本又作毄

良善也養馬者趣馬以下之職乘分配之也凡用馬各有所宜齊道戎田之類亦各有主者校人特頒良馬而使養乘耳乘馬一師以下言分司馬政之人麗馬一圉以下言乘馬之事校人所頒領此等也師也圉也趣馬也馭夫僕夫也皆分司養乘之人校即校人也皁槽廄等因馬之多寡而爲之名良馬以供天子五路之用駑馬則給役役多故三良馬之數麗馬將用馬時選擇而配合之麗兩物相耦之名也如麗馬而爲一乘則一圉人掌之以次愈多則其掌之者愈簡註疏以馬數多寡計而麗馬以下與上一師四圉等相背且忘周制田賦

出車之義但大子必多馬即下文天子十有二閑節亦相乘不可從也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

閑即廄也以其防閑之亦名閑馬六種即上文六等之馬諸侯以下殺於天子不必皆備此但明畜馬之大概而非區區計其數也前人誤

凡馬特居四之一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

特牡馬也牡馬必扇而後騎調牡馬四則扇其三而存其一對扇而言故曰特一特將三牝以爲孕字馬祖天駟房星也春孕字之時祭之以祈馬馬二歲曰駒執猶拘也拘之毋令近母先牧始養馬者夏草茂祭之以求肥充攻特去其勢也馬去勢曰騬牛曰犗羊曰羯攻特必於其駒時氣血乃易長而不傷馬社始乘馬者也本曰相土作乘馬秋時馬肥盛可乘用故祭始乘馬者臧僕簡練僕馭使皆善也馬步神爲害於馬者步與酺字異而音義同言飲酒作樂以祭之獻馬以冬時萬物成獻馬於王也講簡習之

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飾幣馬執扑而從之凡賓客受其幣馬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田獵則帥驅逆之車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凡軍事物馬而頒之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宮當作官

鄭康成曰毛馬齊其色也頒授當乘者飾幣馬王賜諸侯車服必以幣從或加賜有馬而以幣將皆校人飾之也執扑而從使人執之非校人自執也賓客來朝聘而享王者遣車之馬芻靈也驅逆之車田僕設之校人帥之王巡狩過大山川有殺駒以祈沈之祭飾黃駒地神象其色也使者王使于諸侯之國者使臣行聘後有私覿其幣馬亦校人共之物馬齊其力等比次之宮中謂圉師以下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說之頒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說音脫又始銳反

良馬須於校人而趣馬贊朝夕拊騎之其牲質血氣知之尤詳故贊校人正其等而宜用之六節行止進退馳驟之節也簡習之用馬當均其勞逸故或駕或說須時審之居馬所居四時之居如二月已前入月已後在廄二月已後入月已前在牧治謂執駒攻特之屬趣馬下士馭夫中士故聽之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于校人馬死則使其賈粥之入其布于校人賈音古粥音育

巫知馬祟醫知馬疾故巫馬獸醫祟則祈之疾則治之乘驅步之以知其疾之所在也財祈具及藥直賈其屬

賈二人粥賣也布泉也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通淫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中音仲

牧地非一處度其水草之所宜與馬之衆寡而頒之厲禁禁民不得輒牧馬焚牧地以除陳生新草也中春陰陽交時通淫合牝牡也田事宜焚萊而司爟有火禁牧師通掌畿內之牧地故凡田者皆受令於山澤之虞而又使牧師贊之

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正校人員選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駣徒刀反

鄭衆成曰阜盛壯也詩云四牡孔阜佚用之不過勞三
歲曰駣教乘習之也攻駣其蹄齧者校人祭馬祖時則
祭閑之先牧校人命執駒時則散馬耳圉馬散馬耳者
聒其耳使不驚圉者禁制之使不得近毋校人將選員
正選擇可備員者俟校人選之謂圉師以下也能驂
馬因其大小而異名耳月令駕蒼龍詩曰騋牝三千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釁廄始牧夏庌馬冬獻馬射
則充椹質茨牆則翦闔 蓐音辱 庌音迓

養馬之所曰圉師其長也冬寒以草藉馬曰蓐春則除
之去穢汙也釁廄辟邪氣也始牧乘新草也庌廡也所
以庇馬使涼獻馬獻校人也椹質習射之的充其也茨
蓋也闔苫也蓋牆之時則翦其苫以其埜斬馬草習其
事
也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

陳廄馬亦如之

役聽圉師使令也王所賜賓客之馬則就其館陳之喪
紀之馬將葬朝廟既夕禮所謂薦馬纓三就者則入廟
陳之廄馬明器之馬
人捧之亦牽而入陳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
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
數要周知其利害 閩音民貉音貊畜許六反

天下之圖輿地圖也此通中國及外裔而掌之周知其
人民財用畜穀利害不特政教異施其有不靖者亦得
征討之故隸於司馬夷蠻閩貉戎狄皆總名其類甚多
此言四八七九五六特以周時隸屬者言之下文曰
中國九州之邦國以夷蠻等處
周時但羈縻之不入王職也

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

貫聯絡貫穿又習也凡政教禮樂皆同習之利井止
財利凡民生利益之事皆同之此二句總冒下文

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
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五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
宜稻 會古外反 浸子鴆反

禹貢揚州之域東距海北據淮殷人以淮入徐故揚州
止謂之江南周人復以入揚循禹之舊鎮安鎮一方會
稽山在會稽縣東南二十里大澤曰藪具區震澤也一
名太湖在蘇州西南四十五里廣三萬六千頃中有七
十二山蘇州之吳縣吳江湖州之烏程長興常州之宜
興武進無錫皆濱之水流趨海者曰川三江之說不一
黃氏度曰岷江松江浙江也蓋岷自彭蠡而下合池宣
昇潤眞揚諸州水在其北松江合湖秀蘇常諸州水沿

其中浙江合衢婺徽嚴杭越諸州水在其南此爲全吳
地域愚按禹貢三江地理今釋以爲南江北江中江蓋
亦該得黃氏之說而經文無游松之名者禹時尚無此
周時亦未有此名也水積成淵曰浸五湖之說亦不一
揚州地濶湖浸繁多職方所言蓋其浸之大者後人隨
時異稱蓋不可拘以釋經鄭康成曰錫鑞也箭篠也鳥
獸孔雀鸞鵁鶄犀象之屬稻宜於水
揚州地卑厥土塗泥故其穀宜稻

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瞢其川江漢其
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
宜稻 瞢鳴風反湛音沈又直減反

禹貢荊及衡陽惟荊州周如禹之舊衡山今屬衡州府
連亙數邑雲瞢二澤名左傳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
則在江之北者爲雲楚子以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則在
江之南者爲瞢蓋雲瞢非一澤而每處有名者也江水

出岷山滙眾流而下至湖北武昌府與漢水合至南通州入海漢水出嶓冢山至漢陽縣漢口合岷江荆州之川不一以江漢爲大故並言之潁湛今無考　御案浸諸水之陂澤也潁湛特川之小者古今名號無常或經傳字畫訛異不可得而確指要非楚境諸湖不可被此名也丹丹砂齒象齒革犀革也

河南曰豫州其山鎭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溠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華胡化反又如字華當作撒圃音補滎戶青反溠莊加反又音詐枲思里反

易氏祓曰禹貢荆河爲豫州其封在大河之南南條荆山之北故曰荆河殷之豫州則南境距漢北境接河故曰河南周人於豫州亦曰河南而南境則仍禹之舊華山今屬陜西華陰縣周時亦非豫州地蓋經文傳寫之譌當爲嶽山謂中嶽嵩山也圃田在中牟滎澤在今河南開封府滎陽縣南三里古城村禹貢導沇水溢爲滎厥後濟不溢河滎澤遂枯居民猶謂其地爲滎澤雒水出今陜西西安府雒南縣冢嶺山至河南府鞏縣入河波溠未詳鄭康成曰林竹木也六擾馬牛羊豕犬雞五種黍稷菽麥稻

正東曰靑州其山鎭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沭音述

易氏祓曰禹貢有靑有兗有徐殷幷靑於徐而徐兼揚之淮故江南曰揚州周復以淮歸揚而幷徐於靑正在畿東故曰正東　御案殊下文川澤則靑州之西南侵豫南幷徐且跨淮而與揚接矣沂山沂水所出在今山東靑州府臨朐縣南五十里望諸又曰盟諸孟諸明諸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虞城二縣界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又云淮沂其乂此在靑州者周以禹貢徐州地爲靑州也淮水發源河南南陽府桐柏縣桐柏山山下有淮井泉源所出水經云胎簪山者桐柏之支峰也泗水出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陪尾山四源並發故名沂水出山東沂州府沂水縣西北一百七十里雕崖山沭水出東莞縣南至下邳合泗水而入淮

河東曰兗州其山鎭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泲其浸廬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泲子禮反廬維依鄭注作雷雍盧石經作盧

易氏祓曰夏殷皆言濟河惟兗州謂東河之東濟水之北也周人以靑兼徐而兗州又越濟之東南故徐之岱山大野皆屬兗而曰河東岱山在今泰安府泰安縣大野澤一名鉅野在今山東曹州府鉅野縣東五里南北三百里東西百餘里河即黃河出今西蕃巴顏喀拉山東名阿爾坦河至陜西臨洮府河州入中國界過蘭州又折而東北經寧夏府流出塞外又東南至延安府谷縣入塞南流至潼關縣又折而東由河南山東界至江

南淮安府安東縣入海河行萬餘里而以爲兗州之川者河自魏至滄凡一千三百餘里其河之東境皆兗州之域也泲即濟水出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王屋山巔見而伏至濟源縣西北五里重源發自東西二池合流至溫縣東南入河其後濟水枯不復截河今之濟非復禹時及周時之舊矣廬維顏師古黃度謂盧即入台水維即濰水　御案以其在靑州境故從鄭康成雷即雷澤今山東曹州府濮州東南有雷澤雍即灉水出濮州雷澤縣平地去縣四十里鄭康成曰四種黍稷稻麥

正西曰雍州其山鎭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雍於用反華當作嶽汭如銳反

易氏祓曰禹貢有雍有梁故梁爲正西而雍爲西北殷周皆省梁入雍故爲正西愚按周武王克殷庸蜀羌髳

俱從而後不入中國蓋以其地險遠荒服治之嶽山鄭
康成以爲吳嶽即汧山也一名吳山在今陝西鳳翔府
隴州南八十里然吳嶽不見於六經中嶽嵩山爲五嶽
之長何以不爲豫州之鎮以本經文考之合岱華嶽衡
恆爲五嶽可知鎮山必不遺其一而此文爲傳寫字誤
明矣弦蒲藪在今隴州汧源縣涇水出今甘肅平涼府
平涼縣西南笄頭山亦名崆峒山東至西安府安陵縣
西南入渭汭水出平涼府華亭縣北有二源北源出湫
頭山之朝那湫南源出笄山至縣東與北河合又東至
西北入涇渭水出甘肅蘭州府渭源縣西鳥鼠山東至
同州府華陰縣東北入河水源出今合
水縣其下流曰洛川縣洛源縣入渭

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貕養其川河泲
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
三種泲子禮反菑禹貢作淄

易氏祓曰舜十二州本有幽州水土既平因冀爲帝都
省幽入冀殷人南都河南之亳復舜幽州之名周人又
以幽州兼殷之營州實禹貢青州隔海東北之境故曰
東北　御案幽之東北以醫無閭爲鎮而南至淄水則
跨海而與青州接界矣醫無閭在今錦州府廣寧縣北
貕養澤在東萊琅邪兩郡之間河泲以今考之與幽州
無涉或古九河及泲在幽州境水道遷徙固無常也淄
水出青州府益都縣西南時水即烏河出青州府臨淄
縣西南四擾馬牛羊豕三種黍稷稻
易氏祓曰幽州跨海故有魚鹽之利

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
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
紆影俱反

易氏祓曰舜十有二州有幽并冀水土既平以冀爲帝
都省幽并入冀故禹貢冀州東西南三面距河而北境
則越乎常山今之燕雲當平諸州皆其地殷人以冀州
北境復舜之幽州而東西南皆禹之舊蓋東河之西西
河之東南河之北也故曰兩河間周人又分冀州而復
舜之并州故曰河內而已霍山在今山西平陽府霍州
東三十里古爲地楊紆澤未詳漳水二一出山西平定
州樂平縣西南三十里沾嶺水經注所謂少山大黽谷
也一名爲清漳一出山西潞安府長子縣西五十里發
鳩山二水分流至河南彰德府交漳口會東行入衛河
下文遂分支派有老漳新漳之分老漳新漳均至天津
入海汾水出汾陽縣至河中府之寶鼎縣北入於河
御案潞水有二其一即濁漳乃一水而二名今潞安府
潞城縣因水得名者也其一自塞外經密雲至天津入
海者即今京東之北運河名爲白
河亦曰潞河杜佑通典所指也

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恆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
嘔夷其浸淶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
穀宜五種并卑盈反虖音呼池徒多反嘔翁侯反一音區

易氏祓曰舜時有并州禹貢以并入冀殷因之周復分
冀立并州以天下之勢言之冀州在西河之東雍州在
西河之西而并州在冀州之北故曰正北恆山有二一
在今直隸定州曲陽縣西北百四十里一在渾源州此
當指在渾源者昭餘祁在今山西太原府祁縣東七里
一名大昭一名大谷水俗名郎城泊　御案虖池水在
今山西代州繁峙縣東北泰戲山至直隸天津府靜海
縣小直沽入海嘔夷水在今大同府蔚州靈邵縣西北
高氏山一名唐河至直隸保定府安州北合於易水涞
水即拒馬河發源直隸易州廣昌縣流入紫荊關過易
州西北界王房山縣境分爲二支一東流涿州經固安
縣東南入桑乾河一南流涞水縣經定興新城入白溝
河易水在易州南三十里發源易州寬中谷流至定興
縣北河村合拒馬河入白溝鄭康成曰五擾馬牛羊犬
豕五種黍稷麥菽稻薛氏季宣曰冀兗青徐揚荊豫梁
雍禹貢之九州也冀豫雍幽營揚兗荊徐爾雅之九州

也揚荆豫青兗雍冀幽幷職方之九州也郭璞以爾雅
爲商制按三代聖主各因時而制宜皆因山川物產居
民之利而分疆域其四方外裔不入版圖者尚多此記
九州民人畜穀亦大槪言之有不可以拘論者蓋人民
久漸被化物產或古無今有
今無古有必鑿以求之則誣

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鎭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辨者辨其地域人民險夷豐瘠之異而掌其籍以便稽
考也王畿之內天子自治侯甸男采衛亦其君之自爲

治而秉禮樂征伐於天子蠻夷鎭藩則但貢服於王而
不必皆周禮樂制度者也服服事天子侯之言候爲王
斥候甸之言田爲王治田男之言任爲王任職采事也
爲王勤事衛介中外之間衛禦王也蠻之言縻羈縻之
鎭鎭守藩藩籬古之中原止今北五省地制井田同禮樂
其他如楚吳皆錯統屬蠻夷西戎北狄不入控制蓋聖
人公天下但使其君長能安其民人和其種類卽不必
預其政教非如後世盡所有而疆理之也禹貢言東漸
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曁聲教訖于四海亦謂聲教及
之而已周亦何獨不然庸蜀羌髳從簡牧野而其後不
入版圖越裳西旅重譯厎貢而其實不須禮樂後世
之事與前代不同先儒必彼此牽合以疑經誤矣

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

七伯之七當依
鄭注作十一

鄭康成曰周九州之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
者四十九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州州各有方千里者
六一州之中以其千里封公則可四以其千里封侯則
可六以其千里封伯則可十一以其千里封子則可二
十五以其千里封男則可百賈氏公彥曰周惟二王後
稱公此言封千里封公明其法如此耳林氏椅曰非實
有此國特計其地
之廣狹所能容耳

凡邦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

此乃總言建國之意而上文第約言其槪明矣大比小
小事大相維也牧其君長職其參伍之屬設牧制職各
以其所能乃與其土地人民政事相稱
制貢各以其所有乃無苛求而亦不匱

王將巡守則戒于四方曰各脩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王殷國亦如之 先悉薦反

鄭康成曰乃猶汝也守謂國竟之內職事所當共具者
先道先由王所從道居前巡其前日所戒之令殷猶衆
也王若不巡守則
六服盡朝謂之殷

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以辨土宜土化之灋而授任地者王巡守則樹王舍 相悉亮反

致日景者土圭長尺五寸以測日景夏至景長尺有五
寸冬至景丈三尺土地猶度地宅居也度地而相其可
居者以建邦土宜種植所宜土化糞種所用大司徒有
土宜之法草人有土化之法土方氏則用是法以授任

地者掌舍設梐枑之時土方氏亦爲王於外周市樹藩羅

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

御案遠方之民蕃國之民以貨物交易者或貢其方物亦不拒鄭康成曰達民以旌節達物以璽節王氏昭禹曰委積備其用館舍安其居飲食順其嗜好

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通其財利同其數器壹其度量除其怨惡同其好善 惡烏路反 好呼報反

達通其津梁不致附絶同者權衡不得有輕重壹者尺丈釜鍾不得有大小除怨惡禁相侵虐同好善情交相好貨交相善也

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 傳直專反

此職所掌與土誦土訓所掌畧相同蓋訓誦所掌獨其國故事而此則併遠方皆採之耳四方兼中外而言政事與其志皆以告王四方所尚慕而傳誦不替者則爲王誦之正歲則并布告四方使效其善者觀新物以覘民之好尚不如制者必禁之矣

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 華音佤苦哇反 比毗至反

御案華析也離麗也地勢應屬此國而抜於他國則在此爲華在彼爲離愚案地域制於天子而有華離者諸侯私相侵占也故正之謂域不相侵陵然後和睦比親也東遷以後互相吞併則此職不修矣

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此下三職皆遥掌侯國山林川澤之事蓋周制畫井分疆名山大澤閒田不以封雖統歸各邦而其所産亦時時貢於天子掌其名辨其物與利害則在侯國無異在王畿矣珍異之物可以爲宗廟重器及制器典物所用者非以爲玩好也

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鄭康成曰川澤之名與物若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之類

邍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衍邍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 邍音原

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水涯曰墳下平曰衍高平曰原平溼曰隰皆有名 御案封建國也邑制都鄙也以上三職與地官虞衡閭師之職同而事之所主則異閭師所掌者任地而遂師則封國建邑以辨其疆閑虞衡作山澤之材而山師川師則辨利害以爲設險守國之本蓋五物九等國邑封域雖總於司徒而制畿封國則司馬之職故特設職方形方以專掌之而山師川師佐焉邦畿外之土壤閭師不能悉辨也故設邍師與山師川師司險掌固聯事而聽於職方以定城郭溝洫樹渠之分界

匡人掌達灋則匡邦國而觀其慝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

灋則冢宰所建而司馬之屬達之者其有慝與反側則司馬得奉命討之所以威之也

撢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使

萬民和說而正王面（撢同探語魚搽反說音悅）

王者必以德治世撢人主探王志及國之政事以宣諭天下使天下皆知王志而心鄉天子而猶鄉也抑此職雖主威天下臣民使歸鄉京師然苟王志不端政事不正王亦何堪告諭天下故名此職曰撢人以明王志雖隱不難探以告人亦以警人君也

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以國灋掌其政學以聽國司馬

士適子庶子也國司馬大司馬之屬　御案諸子宮伯掌固等所掌皆政大司樂等所掌皆學都家士庶子之政學一以王國教冑之灋治之以聽國司馬者有軍事則聽於諸子有守政則聽於掌固王氏與之曰古者國之子弟無時不教無處不學退在學校受教於大司樂大胥諸子進在王所受教於師氏保氏入而宿衛宮伯案其在版者而教之出而守禦都司馬掌其政學以教之非若後世之學北序序而庠序之教又爲具文

家司馬亦如之

鄭康成曰大夫家臣爲司馬者其掌戒令政學用國灋聽於國司馬亦與都司馬同

總論大司馬掌兵政然威天下而壯國勢不必待戰陣時也凡兵器及預養材勇之士以及肅體統備驅使皆以法行之使戎備修而武勇豫一有不靖則兵治之而有餘故夏官諸職自王射左右以及馬政火政射御等事無不統之而疆域形勝亦有以稔知之先王知天下無威則不戢而兵又不得已而用者惟平日整齊教誨之使有以預養其材而又未嘗輕試其技所恃者固不獨司馬之灋也禮樂之教朝野服習者有素而至於兵事則又鄭重周詳如此此所以能長治久安也後世修齊之道不講禮樂既無其本而專戎之政徒責諸武勇之士其法制又多不善欲求靖謐不亦難乎

周官恆解卷五

秋官司寇序官

雙流劉沅輯註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

秋令肅殺去草木之枝葉而成其實王者發民去生民之毒害而成其善故立司寇之官去凶害以安善良也外兵曰寇官名司寇不忍言民之無良而以爲爲外寇設也禁禁之於未然刑正也民知有法則懲戒而不敢犯咸歸於正

刑官之屬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下大夫四人鄉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康成曰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者大司寇小司寇總理刑政中大夫士師佐之鄉士以下則掌六鄉之獄者又按地官大司徒小司徒及各職皆有聽斷獄訟之事蓋小事爭訟其官近而治之惟罪狀已成應入於士師者則歸秋官治之耳

遂士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縣士中士三十有二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遂遠於鄉縣又遠於遂各設官就近治其獄訟而其法則承諸司寇匡鄉遂之中各有公邑亦即歸遂縣治之耳

方士中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訝五嫁反朝直遙反

鄭康成曰方士主四方都家之獄者訝迎也主迎四方賓客而掌其獄訟朝士主外朝之法主詢衆庶讞疑獄

司民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三人徒三十人司刑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司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刺千賜反

司民主民數生齒繁則奸偽生設司民掌之使上知民數而時思所以化導整齊之也司刑掌五刑之灋恐上下有枉濫得正之也刺偵伺也刑獄至重司刺詳察其情以免枉濫

司約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司盟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約於學反又於妙反

約相約信盟以相約信之事告神而質之也惟君子必由信義其下或相約信而不踐加以盟禁而不信故設司約司盟掌之使民踐信如約則淩爭之風可息亦止亂於未形之道也疑之者非

職金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司厲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金銀銅鐵錫爲五金金銀財之貴者銅錫以制器用鐵以爲器械設官掌之使民不得妄用　御案秋於五行爲金故職金屬秋官厲惡也盜賊之兵器入官司厲掌之其爲奴者皆傷害於人故曰厲

犬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六人賈音嫁

賈氏公彥曰犬金畜故連類在此李
氏如玉曰司寇本犬牲故犬人屬焉

司圜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十有六
人徒百有六十人掌囚下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
人徒百有二十人掌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圜于
權反

鄭氏衆曰圜者圜土謂獄城也掌囚拘囚罪人戮辱也
收罷民於圜土使改過從善有大罪則拘囚之掌戮則
罪已定而戮之所掌有
輕重蓋其詳且慎也

司隸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人

周官恆解　卷五　秋官序官　三

徒二百人罪隸百有二十人蠻隸百有二十人閩隸百有
二十人夷隸百有二十人貉隸百有二十人閩梅
巾反

周制民皆有田其犯罪者則使給勞役是爲隸而設官
以治之四夷之內附一時未能服教者亦屬焉蓋使之
勞苦而或易其行則貸之使儕於齊民蠻南蠻閩今閩
省在東南夷東夷貉北夷西戎不見者唐虞至周王都
皆近西方虞書西戎即敘武王時西旅厎貢厥獒蓋
漸被王化獨久雖不入版圖而非等他夷之曠遠也

布憲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
人禁殺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禁暴氏下士六
人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憲法也古無刑書刑罰之典因時因事而有異同更張
恐遲遲不克周知故特設布憲一官於月吉執旌節以
宣布於四方禁殺戮者謂民乍相爭競未訟於官而即
自相殺戮者特設官以禁之此職亦必其親臨之官攝
之然後易於覺察隨時懲禁或謂別設官者非
也禁暴氏亦然暴者但暴戾未至即殺傷也

野廬氏下士六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蜡氏下士
四人徒四十人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萍氏下士二人徒
八人蜡淸預反音覷雍
於用反萍音平

廬賓客之館舍賓客之候館委積已隸於地官矣而又
設野廬氏專掌其刑禁然後合肅而事舉賓客無災患
蜡鄭康成曰骨肉腐臭蠅蟲所蜡也月令曰掩骼埋胔
此官之職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萍氏主水禁萍草浮
而不沈以之名官取其善水不溺以上三職蓋即
以其地之賢能者爲之非特設官而別有治所也

司寤氏下士二人徒八人司烜氏下士六人徒十有二人

周官恆解　卷五　秋官序官　四

烜許遠反
又虛鴛反

御索盜賊多乘夜竊發故設司寤氏僮下士二人徒
八人者各有夜士干掫司寤氏不過詔之以禁禦耳八
人皆寐而獨寤故曰司寤司烜掌以陽燧取火於日方諸
取水於月而第云司烜者易氏祓曰月受日之光其本
皆出於
日是也

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脩閭氏下士二人史
一人徒十有二人條如
字

條有條理意狼狼將覓食必先倒立以卜所向此職以條
狼名取知所向而淸道有條理也舊讀爲滌謂滌除狼
藉非閭里門也條狼主道中之禁
脩閭主里閭之禁均以防姦宄

冥氏下士二人徒八人庶氏下士一人徒四人穴氏下士

一人徒四人冥氏下士二人徒八人冥迷形反又迷壁反庶讀如煮覆音翅式至反又尸企反冥昏冥意爲阱擭以取猛獸乘其不覺若冥然也毒蠱病人庶氏掌其法以頌而治之穴攻毒蠱猛獸於穴者翨鳥翮也毒鳥必先取其翨而後可獲故謂之翨氏以上四職皆除鳥獸之害人者以安民也

柞氏下士八人徒二十人薙氏下士二人徒二十人柞側柏反薙天計反柞氏主攻木以便稼穡薙氏主殺草以繁木材二職互相備也

硩蔟氏下士一人徒二人翦氏下士一人徒二人赤犮氏下士一人徒二人蟈氏下士一人徒二人壺涿氏下士一人徒二人庭氏下士一人徒二人硩音擿蔟蒼屋反犮音拔蟈音國一音蟈涿知角反蔟巢也硩蔟去其巢翦斷滅之赤犮猶言拔拔除去之也蟈蛙也壺瓦鼓涿擊之也易氏祓曰天子齋宿郊廟臨御朝廷或遊苑囿一物不去則防衛爲疏故設諸職以除非常之物

周官恒解　卷五　秋官序官　五

銜枚氏下士二人徒八人伊耆氏下士一人徒二人耆巨夷反鄭康成曰銜枚止言語讙譁也枚狀如箸橫銜之爲之繣結於項伊耆古王者號始爲蜡以息老物後王因以其號名官主齒杖之事王氏與之曰秋官之屬以氏稱者幾三之一所掌皆細事然非世宿其業莫能詣也

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司儀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行夫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諸侯朝聘於天子接之以禮節所以整齊之大行人小行人屬於秋官取其嚴肅之義也

環人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掌客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訝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環戶關反訝五嫁反鄭氏鍔曰夏官環人掌致師此官掌環繞賓客而爲之衛事雖不同皆有取於循環之義故名曰環人象胥通夷狄之言者掌客掌賓客之牢禮訝迎也賓客來主迎之蓋賓客之禮必嚴且當而後無搆弑也

掌交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掌察四方

周官恒解　卷五　秋官序官　六

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有六人掌貨賄下士十有六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掌交主交通諸侯之事其有不交或交而不以禮者必禁之掌察則督察邦國之事以辨其交通之情事掌貨賄亦辨其貨賄往來之事當於理否春秋時邦交非禮貨賄私行則此數官之職不修也

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八人徒二十人鄭氏康成曰朝大夫王之士也使主都家之國治而命之曰朝大夫賈氏公彥曰畿內采地雖有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總謂之國都家子弟多不由禮朝大夫掌其治須其治於下亦聽其治於上以督率之

都則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徒八

十人都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
四十人家士亦如之

入則以治都鄙然奉行未必無失朝大夫朝夕王朝達其政令於下都則核其奉行於下有不如法者則都士刑之家士又家之司刑者以治有家者之失

周官恆解卷五

秋官司寇

雙流 劉沅 輯註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

詰起吉反

典法也詰究治也鄭康成曰新國新立君之國其民未習於教故用輕典平國承平守成之國中典常行之法亂國篡弑叛逆之國重典重治其罪

以五刑糾萬民

虞舜制五刑流宥敎贖賊也三代因之其墨剕劓宮辟之五刑則苗民所制因古無刑書後世或參用其法哀

矜相仍用之者遂罪穆王故制爲贖五刑之罰此經所言亦仍虞書之五刑耳其司刑掌墨剕宮辟五刑之法卽掌其贖法原未嘗以此爲正刑自來儒者不詳察呂刑之義遂謂墨劓五刑聖王所制誣也下謂野刑五者又以其事言之上功上命云云明刑以弼敎所以糾正而使之歸於治也

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

野國中以外之稱野刑凡耕稼溝洫輓漕等凡任力之事皆野民任之有刑以糾之使知致力軍中得失國之安危民之生命所係有刑以糾之使知効命鄉中尙德德始於孝弟孝者則能弟而凡仁讓之事皆可行之有不率者刑以糾之使知誠孝官謂凡有官者官以率民而乃不自修何以正人故有刑以糾之使各能其職國刑凡國中無貴賤皆以謹愿爲上若不謹愿而爲暴則無論貴賤其所在皆爲害於人心風俗故刑以糾之使

歸於誠厚以上言刑法所施大概不出此五者而非備說所謂鄉遂王國云云也

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 罷音皮寘支試反

圜土獄城也以土爲垣拘而守之罷民爲惡之人也以其疲玩故曰罷民寘之圜土而任以職事使勞苦而生善心又時時明刑章以教使知自恥若能改惡則出之使還鄉里然猶三年不齒者以其不得遂儕於良民也如果爲善三年後齒之矣其有不能改而且私逃亡者則殺之

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 造七到反又昨早反劑子隨反

訟兩相爭訟獄既訟而繫也兩造兩相造事之人凡非禮之事若能自返則無爭矣而至爭訟是爲無端造事故曰造兩劑兩下之券書也古者一弓百矢束矢蓋百个金銅鐵錫之總名三十斤曰鈞此所謂禁民訟獄者禁其訟獄直上於大司寇如今上控者也民之訟獄自有鄉士遂士及諸官治之又窮民亦可立肺石以達大司寇不過領其法總其成耳而竟直干大司寇則非法故先令入束矢鈞金以懲之束矢入於朝以備國用非私入於司寇也朝大司寇聽政之所聽之而或有司失平其必罪之亦可知矣

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于灋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 桎音質梏古毒反

嘉石有文之石平成也困苦之以成其善罪過害於州里而未麗於法蓋陰肆其惡未顯然干有司之法也桎梏以木爲之在足曰桎在手曰梏坐諸嘉石以誠其心坐期既滿又役諸司空以勞其身使困苦而改惡從善州里比閭族黨之概詞任保任也如已悛則使州長里宰任之而宥其罪

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 肺芳廢反惸其營反長知丈反

肺石赤石也賈氏曰坐赤石使赤心不妄告意達近無間謂內外鄰康成曰無兄弟曰惸無子孫曰獨復猶報也上謂王與六卿長謂諸侯若鄉遂大夫愚按窮民不止惸獨老幼盡卽圜者以概其餘其長弗達則必復於

上而惸獨老幼尤無力可以自復故立於肺石則可達於上矣然恐一時未及達三日約其期朝士掌達窮民過至三日而不之達則必罪之矣而前人謂惡其瀆上上不能治民又惡民之瀆豈聖人仁民之政哉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 縣音懸挾子協反

正月夏之正月所謂月吉也故云始和周正建子以子月爲年節其民事仍從夏令子月曰正月寅月曰正歲此云正月之吉恐人以爲于月也故又曰始和古無刑書布刑布其所已刑者使天下周知故曰刑象若刑典則有常經不必布亦不能盡布也前人誤

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

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

會古外反

邦之大盟約諸侯國與外夷接壤有事相涉盟約勿相侵伐者也若諸侯則統於天子亦無私相盟約者況天子與諸侯盟約乎舊解謂諸侯與外夷相盟約上其盟書於王司寇親涖其書以觀其當否且以爲將來不如盟約征伐之本因安輯邊境國之大事故大史內史司會皆受其貳而藏之獄訟是非爭訟或至成獄必大司寇斷之者統於一尊臣下不得私爭也邦典六典邦灋八灋邦成八成弊亦斷也刑罰以維禮樂各以其職所常爲而衡以典灋與成始無偏私而司寇之至明至公必得其人可知矣

大祭祀奉犬牲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于百族及納享前王祭之日亦如之奉其明水火凡朝覲會同

前王大喪亦如之大軍旅涖戮于社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

犬屬金能守戒故司寇奉之　御案奉薦熟而已不涖體解也大宰掌百官之禁戒而大司寇則涖之蓋國之大事六官之長胥有事焉涖之以司寇所以肅之也愚按刑罰本於天子而專之者大司寇也違制則有誅故凡大祭祀大喪大軍旅大事則必司寇涖之前王亦所以肅天威也納享將祭之長祭之日謂旦明也明水火取天地之菁華以明精潔司寇奉之欲王致其嚴肅清明也大喪王喪及后世子蹕清道止行人也屬司寇屬官小司寇亦使其屬蹕則奉大司寇行之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

鄉許亮反長知丈反弊必世反

外朝在庫門之外皐門之內外朝主聽獄訟故司寇掌其政而兼大詢天子不自任其聰明有大事必廣詢所詢者非特民也而言致萬民而詢者民間公是公非恆多情事乃無隱蔽國危兵寇之事國遷徙都避患立君無適擇賢州長率百姓而至故同北面于南面而詢三公德備而位尊佐王聽其是非羣吏羣臣也州長帥民而至故同北面小司寇擯者外朝不常朝朝士掌外朝而不爲擯也擇衆謀以輔王志而斷其是非洪範所謂謀及卿士庶人者皆在其中

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讀書則用灋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王之同族有罪

不即市

附于刑罪與灋相協也雖罪罰相協猶同心訊之至于旬日乃斷愼之也書獄詞也讀之使囚聞之而無不服衆聞之而皆以爲宜死者與我乃無憾也不躬坐獄訟不使獄吏褻尊也使其屬與子弟代之同族有罪不就市記曰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御案呂刑惟貌有稽以色包耳目辭氣此以聲包色氣耳目也愚按聲入于耳而卽通于心下五事非直聲也而言五聲者取其必入于心而細審耳辭辨其是非色以其誠僞氣觀其壯怯耳察其明昧目者其隱微

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

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 辟音闢 附音付

麗附也邦灋中本無此八議之灋特設故曰麗親宗室故故舊賢有德者能有道藝者功有大功者貴大夫以上勤盡瘁于國者賓所不臣者八者之中惟賢者必不悖禮安得犯灋蓋株連及之者也其餘非于王躬有關屬即于國家有裨益不幸而有罪必從而原之或赦或末減必實有不可赦而後罪之然亦不同于凡人若盤水加劍詣于甸人及有爵者不爲奴之類蓋灋外之仁也

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 刺七賜反

刺何察也獄訟已定尤必有三訊以察其當否乃得其平故曰斷獄訟之中訊問也民眾民刺殺也訊之而民以爲可殺或以爲可宥則權其是非酌其輕重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呂刑曰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是也然非至公至明何以能得其中

周官恆解 卷五 秋官 六

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 比必里反 上時掌反

鄭康成曰大比三年大數民之眾寡也男八月而生齒女七月而生齒民之爲非多由於貧必先富之而後教之故小司寇亦掌民數藏其副册以制國用凡重農節用一切養民之政隨時損益以期民生遂而善良多

小祭祀奉犬牲凡禋祀五帝實鑊水納亨亦如之大賓客前王而辟后世子之喪亦如之小師涖戮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 鑊戶郭反 辟婢亦反 蹕大事之大當作小

奉猶進也實水于鑊以洗解牲體納亨煮牲賓客饗食燕飲行于庶羞者以王所禮故曰大殺於覲會同故小司寇前王而辟小師王不親行之師涖戮於社屬謂士師以下

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羣士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 會古外反

鄭康成曰司民星名謂軒轅角也於祀司民之時獻民數於王每歲皆然使王知民生上屬於天星重民命也上文大比獻民數又三年比民數損益而總獻之進退國用斟酌增省也歲終周建子十二月羣士鄉士遂士已下計獄計未決之獄因弊訟已斷之訟登中登其所定獄情之當者使王知一歲獄訟多寡當否也正歲夏

周官恆解 卷五 秋官 七

令建寅之月周雖以子月爲年節民事皆從夏時故於寅月懸刑象小司寇則帥其屬而觀之其有不及觀者則令以木鐸使咸知之並宣布四方懸刑禁以示之入會入而會計上年未了之獄訟乃各致其事也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閭

禁禁之于未然左右助也犯罪而後有刑罰預先戒之使民不犯是爲刑罰之助也宮王宮官官府國城中野郊外軍軍中古無刑書五禁皆歲歲懸示其右隨時損益可知士師掌其灋而徧及天下則各令其長行之故懸于門閭也

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

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先悉薦反後胡遘反

王氏安石曰先者引而導之後者隨而相之也若盤庚上篇則以誥先之下篇則以誥後之王氏應電曰上文五禁施於無事之時主閑絕其非心戒者作事之時戒勑提撕使之勤事或先丁寧之或復申勑之使民不犯故曰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誓肅軍合而使之戮力誥詳事理而使之服從禁戒其如法糾糾其不正國中可聚民而糾正之都鄙遠則分布而表懸之耳

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閭比毗至反比追必至反

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於鄉也五家爲比比一伍二伍爲什士師主刑罰故總一鄉之聯以比追胥之事使

周官恆解　卷五　秋官　八

姦宄無所容而日相安相受則入各就其聯以相覺察聽於士師非士師別遣官屬煩擾之也

掌官中之政令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弊必世反

官中大司寇之官府中獄訟之上察其辭以告司寇獄訟之成致其命以付羣士凡大司寇官府中政令皆掌之致邦令致之于鄉遂及都鄙也

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二曰邦賊三曰邦諜四曰犯邦令五曰撟邦令六曰爲邦盜七曰爲邦朋八曰爲邦誣汋上藥反一音酌撟音矯

士士師以下成者舊有成灋依而行之汋挹取也蓋聚斂掊克之類浚民竊國者賊爲逆亂者諜爲與國反間犯干冒王教令者撟如矯制之矯上無是令以亡意矯而爲之盜竊國之寶器及竊邑外畔爪竊財貨皆是朋結黨害正誣誣罔失實

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灋治之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

辯辯其輕重而爲之備也御案歲穫有等差地民有眾寡民困有淺深財用有多寡其事有緩急故當辯之鄭康成曰移民就賤救困也通財補不足也糾守備盜賊也緩刑舒民心也王氏應電曰比閭卒伍地官頁之職而秋官亦掌其追胥合聯之事荒政通財地官聚萬民之職而秋官亦掌荒辯之灋蓋教訓而後可以相安救其飢寒而後可以止盜故事相備也

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傅別約劑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鑊

周官恆解　卷五　秋官　九

水凡刏珥則奉犬牲諸侯爲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傅音附劑子隨反洎其異反鑊戶郭反刏珥音機衈

財獄訟如稱責與買賣者稱責則以傅別正之買賣則以約劑正之勝國已亡之國辟與蹕與蹕禁止行人辟開道而使辟於旁燕出入偶以遊燕出入也沃尸及王盥沃尸盥並沃王盥洎其鑊汁積司寇之事而終之也刏珥釁禮之事用牲毛者曰刏羽者曰珥之大司寇小司寇皆言使帥其屬不親屬也士師則親帥之逆軍旅違軍令也犯師禁則亂行寇攘等事

歲終則令正要會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

正其屬吏之月要歲會待小司寇入會於大司寇小司寇令羣士憲刑禁士師帥而憲之所帥者鄉士遂士縣

士諸官也

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 要於妙反

鄭康成曰國中之地距王城百里內言掌國中者主國中獄也六鄉之獄在國中鄉士八人言各者四人而分主三鄉鄭氏鍔曰鄉民之數教官掌之此又掌其數者爲糾戒也察審也辨辨其輕重別其當死常刑者爲之要書聽于朝聽于司寇也羣士司寇之屬麗附也議令羣士各出所見議之或有異議者必再詳慎而得其平

乃決中卽上文登中之中受中受獄訟之成協日可行刑之日肆陳尸也若欲免之情事猶有可原或在八議之內者王會其期擇期會羣臣而議之可免然後免不自專也

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三公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爲于僞反辟音闢後並同

賈氏公彥曰大祭祀若祭天及四郊大喪紀當葬所經道大軍旅王出行所經過大賓客四方諸侯來朝由六鄉經過故掌其禁令屬中士以下邦事奉王命出行國事其喪謂葬於臯大事卽上文所言諸事戮或刑或罰或撻辱皆是也

遂士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二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就郊而刑殺各于其遂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

鄭康成曰遂地距王城百里外至二百里掌四郊者主四郊獄也六遂之獄在四郊遂士十二人言各者二人而分主一遂 御案刑殺於郊者就遂士之治所也肆各於其遂者以徇衆也遂遠於鄉故使三公會其期

若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帥其屬而蹕六鄉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郊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爲于僞反

四郊之外無大祭祀大喪紀惟有大軍旅大賓客出入所經有大事聚衆庶則遂人帥所治之民而至故遂士掌其禁令爲六鄉前驅三公可知矣遂士職卑於鄉士故六鄉之邦事並承之郊有大事謂六遂之民從于師田者

縣士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

地距王城三百里曰野四百里曰縣五百里曰都都縣野之地非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邑皆公邑也耕謂之

縣縣士掌其獄焉其地在郊外故總稱之曰野稍縣都俱有獄統名曰縣獄縣士掌之而聽其獄訟各就其縣肆之者如稍縣則肆於稍縣都皆然亦各就其地以懲戒民也

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若大夫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為于偽反

縣無祭祀喪紀之事惟賓客軍旅道經其地然野廬氏掌道治遺人委人共委積薪芻公邑都家不過掃除道路守涂者聚㰚而已故不曰大事而曰大役其致衆庶而聚之者則遂人也縣士不過掌其禁令野有大事謂有非事於此而犯命者也

方士掌都家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

而上獄訟于國司寇聽其成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

鄭康成曰都王子弟及公卿之采地家大夫之采地大都在疆地小都在縣地家邑在稍地都家各有主君方士但迎掌其獄訟都士家士聽其獄訟附於刑矣而上於方士方士乃聽其辭辨其是非必三月者以其未嘗親聽獄訟必逹其期乃可往復駁議也上于國上于司寇也聽其成者獄訟皆自都家定之方士辨而定之矣為要以上司寇司寇但聽其成犯者未嘗與俱審其所書罪由及灋果當否與羣士司刑等以灋麗之而無異議則仍發還都家即於其地刑殺及肆故不言刑殺及肆也

凡都家之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以時脩其縣灋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治直吏反

大事王朝徵役及其長祭祀喪紀等動衆之事方士十六人各掌其方者四人而主一方也縣灋縣師之職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野之地域而辨其大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方士以時脩此灋歲終又巡而省之以行誅賞恐民得罪有枉屈也凡都家之治上於方士得主之以告司寇聽而平之蓋不令都家得逐專其賞罰也

訝士掌四方之獄訟諭罪刑于邦國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于國則為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居館則帥其屬

而為之蹕誅戮暴客者客出入則道之有治則贊之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禁造七報反為于偽反

訝迎同迎也四方諸侯各治其士民之獄訟而或有枉屈者許其上訴於王朝則訝士掌之諭時時須上諭使詳慎也士士師有訴於王朝而當歸士師聽之者先詔訝士乃通之於士師亂獄君臣上下相虐相爭賓客來去行人掌其送迎而訝士同之者或僕隸與臺有與民有犯爭者訝士掌其刑故為之辟為之蹕皆為誅戮暴客賓之者客之僕隸等有罪客士治之而訝士佐治之大事諸侯或卿大夫來會軍旅田役則讀其誓禁使周知之武王牧誓所以為約束諸侯將士之辭而非勗勵己之將士使用命也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

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

師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

周有三朝一曰治朝司士掌之二曰內朝大僕掌之此朝士則掌外朝也外朝在庫門之外臯門之內大詢衆庶百姓衆庶得與公卿侯伯羣士羣吏相後先於其間而朝士掌其位孤卿大夫在畿之王臣故位於左公侯伯子男外臣從賓禮故位於右鄭康成曰樹棘者取其赤心而外刺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嘉石肺石詳見大司寇大詢衆庶期達民情故朝士兼掌嘉石肺石辟辟除閒人以羣吏萬民俱在恐有不諳朝儀者故以鞭呼趨禁慢朝等弊

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

得獲分用而義同此連舉則無意而得曰得意其有而得曰獲也人民刑人及奴隸逃亡者　御案委于朝得之他處者亦委于朝也或其物別有存貯則書而揭之亦于朝大者公之官收之以待求索若小物過時而不索則失者已棄置矣故使得者私之曰庶民則士大夫亦不得私而入于官也

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期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　期國期音碁餘並如字

鄉士一旬遂士二旬縣士三旬方士三月期訝士也期內聽期外不聽者使縣士等及期而上其事毋得怠緩也若期外而始上其事則不聽而罪其長非謂不與民伸枉屈也

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灋行之犯令者刑罰之凡屬責者以其地傅而聽其辭　責側賣反屬音燭傳音附

責稱貸也判書卽券書有判則治之無則否　御案同貨財卽凶荒令民通財也以國灋行之責其償與息犯令謂多取息與能償而過期不償者加以刑罰則富者樂於出財貸者不敢負屬責本無傳別而以情誼相屬稱貸者貸者或以無傳別而負之致成訟獄則以其地親比之人爲傳而聽其辭察其事之眞與僞焉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凡報仇讎者書于士殺之無罪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

賊殺害也軍軍中凡有盜賊殺軍與鄉邑及家人者爲刦盜當時殺之無罪如今强盜傷人刦財物或拒捕殺之者無罪也報仇讎者謂無辜殺者而逃匿被害之家訴於士士不能卽得其人書其事以備查驗而被害之

人或於他境得其人殺之則無罪也慮詳審也刑貶減刑罰也凶災盜戎義重恤民故審其罪之大小苟非不殺之條則從末減貶貶省也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　比必里反會古外反

登上也版如今戶籍下猶去也去其死者登其生者天設君以治民民命卽天命王者所天故拜受之三年而獻其數於司寇司寇獻於王以便核其多寡制其養教之事故曰贊王治

第81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26版正文

司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灋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劓魚器反刖音月

墨黥也刻其面以墨窒之劓截其鼻宫男子去勢婦人幽閉刖去膝殺大辟也司刑所掌五刑虞書流官教贖賊也墨劓等五刑有苗所作因古無刑書三代之哀襲用其灋周公制禮恐人仍執爲常典故設司刑使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矣而墨刖五者或有重罪參用此者則司寇斷獄弊訟者司刑復以五刑正灋告司寇而以辨罪之輕重不輕用苗民之制也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訟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壹宥曰不識再宥曰

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以此三灋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旄本又作耄莫報反惷書雍反又諸用反

刺殺也不曰殺而曰刺者決之至當而猶必廣諮羣臣吏民折衷至中取詢察之意故曰刺不識無知過失無心遺忘忽畧三者皆非故犯隨其罪之大小而寬宥之幼弱年未過十五老旄七十以上惷愚暗聾癡騃者以求民情求所犯之情斷民中於羣臣吏民所復而折衷其至中司刺專掌此蓋於士師等職所聽又詳辨之惟恐有枉屈也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爲上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摯之約次之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劑子隨反藏才浪反辟音闢

約者有事相期執以爲信如今劵契劑平也兩書一札平分而藏之祀神各有典禮無庸約也此蓋有所祈禱羣相爲約以期必信民之約有事故相約地之約爲約以志疆界功之約赴功爲約以期必終其功器之約爲約共相制器摯之約相見執摯以志久要大約國家之大事書於宗彝必其事之久而不可易者書於丹圖以丹爲圖册籍之類訟違約而爭也珥讀爲衈殺雞以釁圖而開視所藏之籍不如約則服墨刑大亂犯大約而肆行者事關國典故六官辟藏而不信者殺

司盟掌盟載之灋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

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詛側慮反

盟載盟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有疑不協也明神神之明察貳者正書埋之司盟藏其貳盟萬民之犯命以戒後如魯盟仲遂臧孫也詛其不信者或其人逃匿與衆詛以惡之

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爲司盟共祈酒脯爲于僞反

又言不特盟載之貳在司盟卽司約所掌約劑其貳亦在司盟蓋約劑方始而卽要其終也及違約當罪而後狡侵其辭則司盟治之也其本無約劑而各執一辭致成獄訟者既無憑核證則使之盟詛蓋人心敬畏之良

本於天性凡無理者敢期人而不敢期神使盟詛則情詞之間誠僞可覘從而治之無難非專恃盟詛以治民也且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則不信者必有人發覺之又使之共祈神酒脯皆所以難之使自責其情前人疑此經者誤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嫰惡與其數量楬而璽之入其金錫于爲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入其要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楬音竭璽思倚反

丹硃砂之類青空青丱人取之而職金藏之也入征已入于丱人者楬而璽楬書其數量又以印封之入其要

錄簿要入于大府貨泉布也應罰金者或無金則以貨當之鉼金謂之版旅上帝共金版或以作鈃銘饗諸侯或以鑄錫命如後世鐵券之屬蓋古無紙方策易毀大事每鑄金此祀上帝引咎祈命之辭與錫命或鑄金以圖久存也又按金銀銅鐵錫曰五金而古黃白最少此所謂金罰金版皆銅鐵故入于司兵凡旅帝饗侯用之也掌其令或給存貯者或漸採皆有禁令也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楬之入于司兵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爲奴賈音嫁舂書容反槀古老反齔初覲反

任器盜賊所用兵器貨賄所盜財物有不可反之失物者則楬書其數量而入于司兵罪人不孥此奴者必大罪當沒入其男女者罪隸司隸職所屬是舂槀地官舂人槀人是有爵命士以上齔毀齒也男八歲女七歲而毀齒老耄幼弱從寬赦宥之

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伏瘞亦如之凡幾珥沈辜用駹可也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治牷音全瘞於例反駹音忙相息亮反

純毛曰犧體全曰牷此以牷兼犧也物色也犬善噬故言伏將用而伏之既用則埋之鄭康成曰幾讀爲刉珥讀爲衈刉衈者釁禮之事沈沈牲於水辜謂疈磔牲體駹雜色也相視擇其美惡相犬牽犬者非一人皆屬於犬人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

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罷蒲宜反

拘之圜土收之也使困苦而生善心所以教之去其冠飾著墨幪赭衣之類任以事罰使効力舍之遲速以罪之輕重而差不能改過又私逃者殺謂上罪也若非上罪而既拘苦經年亦不得不出之雖出三年不齒如既出三年後猶不改則又有刑如髡者守積之類不虧體不虧財以其罪非應死恤之使改仍得爲完人也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罪梏古毒反拲音拱桎之實反弊必世反

掌囚凡囚皆守焉而盜賊爲重故專言之凡囚非盜賊而以他罪拘者也梏在脰拲在手桎在足

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

第58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6版反內

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鄭康成曰告刑于王告王以今日當刑及所刑之姓名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告于王恐王有所赦告王而遂以付士也士士師適甸師氏亦由朝乃往也待刑殺者待掌戮也

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諜音牒搏作膊匹各反斬去其首殺戕其命古無腰斬法鄭氏以腰斬釋之非也惟賊盜與爲姦宄反閧者則斬殺而膊膊膢也其親父母王之親王之宗族二者皆大逆故焚與辜焚燒也辜磔也

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於市凡罪之麗於灋者亦如之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於甸師氏凡軍旅田

役斬殺刑戮亦如之踣步克反踣僵尸也肆陳也刑盜盜竊劫人者其罪或未至死亦於市刑之以儆衆凡罪之麗於灋亦於市刑之也同族與有爵不於市者親親貴貴之義也戮戮辱之

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髡苦門反積子賜反墨劓宮刖非正刑也其或叛逆逆坐家屬偶有是刑亦各因其材而任以事不忍遂棄絕之也守門與關皆須人守墨者劓者易於識別故使之宮者無人道故守內刖者不能行故守囿髡者墨幪蓋出圜土而不能改者故使之守積以俟其變化

司隸掌五隸之灋辨其物而掌其政令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爲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掌帥四翟之隸使之各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搏音博爲于僞反積如字五隸罪隸及四翟之隸物衣服兵器之屬民罪隸之民搏盜賊以其能踪跡盜賊辱事賤辱之事積任器積聚百官所用之器物煩劇也囚執或囚之或執之野舍王行所止舍此節總言司隸掌隸之灋煩辱之事以上則言罪隸厲禁以上則言四隸也下文又分言其事不止如此節所云也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凡封國若家牛助爲牽徬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令力呈反

百官之府與凡有守者使令之小事皆役之封國或家遷移物貨亦役之牛助輓運也在前曰牽在旁曰徬其守王宮與厲禁者罪隸中或有才能異衆者亦使守王宮與厲禁如蠻隸非盡人而使之然也

蠻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閩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子則取隸焉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閩悔巾反役校人役於校人下放此養馬等各有專官四隸特任其雜役耳子鳥子如鷄鶵伯勞之類須及其子而蕃養之下文夷隸雖能通鳥言而養鳥獨歸閩隸蓋尤蕃養鳥故使之掌養鳥子也貉隸則通獸言養獸也珍禽奇獸不育於國而此四隸掌養之何也鳥獸與人異類而同生亦各得天地之氣少皞以鳥名官虞者以鳥獸

定時盖亦有藉以宣造化之興者且鳥獸之異者能通物理知氣數故與鳥獸言所以通物外之情也

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貉孟白反

貉隸所掌非常獸也諸征四夷所獲者教擾之使馴而又能通其言則物性物理之變皆可以知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 詰起吉反

刑司寇之五刑禁士師之五禁小司寇以府禁令士師士師帥其屬而憲之布憲又專司布憲之事以令其屬達于四方也執旌節以宣布蓋書其刑禁既憲于國中又下于州伯州伯又達于諸侯非布憲之屬五十六人

徧達天下也大事征伐巡守田役之類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

司斬殺戮則不但禁民之私相殺戮而凡官吏之斬戮有不當者皆伺察之也見血則傷重矣而不以告非其人怵於勢力即官吏阻抑之攘獄攘奪獄犯遏訟阻究者不得訴三者或官或民有此皆作奸蔑法之至者禁殺戮得以伺而上告誅之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撟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

悖理曰亂肆虐曰暴力正以力脅人使順己撟誣僞稱制令假爲符節之類犯禁故犯禁令作言語造言惑衆

陳氏汲曰比閭族黨之遞爲政之道備矣別立刑官糾以禳禁庶奸民有所懾而教化得以行

凡國聚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

聚衆庶師田行役之屬奚女之服役後宮者隸男之服役後宮者國有事當役奚隸聚而出入則司其事而牧安之戮其犯禁者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之有相翔者誅之凡道路之舟車轚互者敘而行之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爲之辟 比必里反令平聲欜音託相去聲轚居錫反又音計爲于僞反

鄭康成曰達逵行通之使不陷絕也去王城五百里曰畿比較也夜所止爲宿日所憩爲息井供飲食樹爲藩蔽劉氏彝曰地官遺人既掌之矣野廬人又往來按比之聚欜令守涂與地之人擊欜而宿衛之相翔盤桓相視窺伺之意將盜賓客故誅之也轚相值而礙互交互爭行敘行使次第通行爲之辟使守涂地之人辟除也

禁野之橫行徑踰者凡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掌凡道禁邦之大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 比必里反

橫行徑踰越隄渠踐民田也大事若征伐巡守田役檢比民夫脩治其壞除去其穢凡道中之禁皆得掌之以時刑糾盜其事甚暫其罪過或小不必煩有司也幾察不時怠慢不物衣服異常此職但言王畿侯國亦有之也

蜡氏掌除骴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蜡清預反骴詳賜反蠲古淵反

蠅蟲所集爲蜡骴死人骨也除掩埋之蠲潔也刑人梏拳之人任人司圜所收教之罷民鄭案任人雖歸州里三年不齒服齒尚異於平民故與刑人同禁禁除之使毋當道也

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於有地之官以待其人掌凡國之骴禁楬音竭

楬書而表之有地之官主其地之吏其人死者之家人骴禁掩骼埋胔之屬

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爲阱擭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擭禁山之爲苑澤之沈者阱才性反擭胡化反

溝瀆澮皆田間水道池則蓄水以防涸者小民私利或因旱潦爲好利己妨人害於國稼故禁之以坎陷獸爲阱以機取獸爲擭春農事興故爲阱擭以禦獸之害爲溝瀆以通水之利秋農事畢故塞之杜之爲苑於山後遊觀而妨物産澤以瀦水沈之使深則無以收物産之利而且將潰隄防故禁之

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禁川游者

鄭康成曰水禁水中害人之處及入水捕魚鼈不時幾酒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謹酒使民節用酒也書酒誥曰無彝酒川游無故而游於水王氏應電曰萍氏掌水禁而兼酒者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酒以合歡而溺則生禍取其類也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禁宵

周官恆解　卷五　秋官　卅四

行者夜游者

夜時夜之早晚星分以星之昏旦分之夜士夜之巡徼者夜禁夜不當爲之事先明爲晨中夜爲宵迥夕爲夜禦禁止之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鑒取明水于月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烜音宣又許遠反夫如字亦音符

夫發語詞夫遂陽遂也鑒鏡屬以陽遂取火于日在秋陽正烈之時鑒一名方諸取水于月在既望之際陽遂象圓肖天方諸象方肖地齍粢盛以明水滌粢盛也明燭以明火爇燭明水以明水爲元酒

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中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軍旅脩火禁邦若屋誅則爲明竁焉中音仲竁處院反

墳大也大燭樹於門外庭燎於門內以木鐸徇爲季春將出火也火禁如用火之地救火之濾及夏毋燒灰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之類軍中尤宜慎火屋誅王族有罪誅於屋中者也竁穿穴爲壙也罪人夜葬司烜以火照之穿壙而葬書其罪以儆後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條音滌辟音闢

鄭康成曰趨辟趨而辟行人孔子曰雖執鞭之士言士之賤也王氏應電曰凡王出入虎賁氏先後王而趨在王前後旅賁氏夾王車而趨在王左右條狼氏八人夾道而馳則夾道而在前公侯以下亦各有條狼氏在其國及至王國皆然

凡誓執鞭以趨于前且命之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轘誓

周官恆解　卷五　秋官　卅五

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
小史曰墨大音泰
凡誓不一事也凡禁戒之事皆誓以明其罰必行誓之
者非條狼氏而宣其誓命之詞者則條狼氏也下文舉
誓軍中誓史二事以明其概僕右車駁御車者古以
車戰僕御最重故誓之轘裂僕右不能禦敵駁者裂車
則殺不關不奉軍令大夫其帥師百夫之長也二者不
關而專擅則辭之曰邦之大史小史則非軍中之史也
史紀事實是非功過若變亂其實則無以考
信而行賞罰且無以傳後故有殺與墨之刑
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㯻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而
賞罰之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于國中者邦
有故則令守其閭互唯執節者不幾粥音育

國中城中與野廬氏之所掌異也粥養也國所游養之
羨卒未入正卒使追伺盜賊者宿宿衛互㯻互相稽察之
而擊㯻者皆比其勤惰而賞罰之閭互比閭互相稽察
因有故易生姦邪故脩閭氏申令守之執節者有上命
故不幾
察也
冥氏掌設弧張爲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敺之若得其獸
則獻其皮革齒須備冥莫經反又音覓
弧張張弓也鼓敺之使驚逸而入阱擭
須鬚也備爪也既去其害亦以資用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禬之嘉草攻之凡敺蠱則令之比
之庶音煮禬胡內反說如字比必里反
毒蠱蠱物病害人者其類非一每有妖氛憑之故以術
攻之且爲之說以破其邪而除之禬除也嘉草藥草以術

其能去蠱故稱嘉其類亦不一各視其蠱之所畏而
用之以凡有能敺蠱之人則令其禬蠱而比其工拙
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皮革
蟄獸害人物之獸也其蟄待時而出爲害故以其所畏
之火爇取之其皮或有當於用者則以時獻之云珍異
者以其不常得而名非爲
其珍異而時時取之也
翨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爲媒而掎之以時獻其羽翮翨式
至反掎居綺
反翮戶革反
猛鳥鷹隼之屬以其物或以其類誘而招之
或以其所食之物絹而獲之掎偏持其脚也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
令剝陰木而水之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凡攻木
者掌其政令柞側百反

草與木比生者攻治之也有可取爲材用者有當俟其
長養者審而治之山足曰麓刊侧去也夏木枝葉繁盛
故云刊夏火司令刊陽木而更化之則根易腐剝剮治
也冬木葉凋而根固故剝之冬水司令剝陰木而更水
之則根亦易腐此皆取木之遲疑古者伐木但取其材
而腐其根以肥土壤既化謂不中於材而化之者變其
水火當水而火當火而水則木不能生也掌其政
令則不特上二者之事凡生育之遲皆在其中
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
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掌凡殺草之
政令繩常陵反又剃證反芟所銜反
此言四時殺草之濟春始生則薙其萌夏日至陽極則
芟而夷之含實曰繩待其實熟而芟之冬日至陰極則

耜而刻之以絕其根化化以爲糞也

硩蔟氏掌覆夭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硩梯益反蔟[illegible]左反覆芳六反夭音妖縣音懸

鄭康成曰覆猶毀也夭鳥惡鳴之鳥若鴞鵩方版也日謂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月謂從陬至荼歲從攝提格至赤奮若星謂從角至軫按夭鳥不特爲害於其類而且惡聲惡聞易以惑民心故必除去之以一視聽而定民志也其書日月歲星之號以去之康成雖云其遷未詳而以蝠惡庚申燕辟戊己虎豹以銜破鵲巢辟大歲推之則古必有其據且無煩於繳矢之勞者不得以爲誕而斥之也

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禜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蠱之事庶如字

蠹物鄭康成曰穿食人器物者亦或有邪魅憑之則攻其邪而祈諸正神以去之或以莽草薰之庶蠱眾物之爲害於器物者與庶氏所除毒蠱異

赤犮氏掌除牆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貍蟲犮音拔蜃是忍反貍莫皆反又莫拜反

宮室牆屋或有毒蟲藏匿於其中赤犮氏掌除之蜃大蛤也擣其炭以坋之則走沃其灰以洒之則死貍蟲埋伏之毒蟲

蟈氏掌去鼃黽焚牡蘜以灰洒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蟈音國鼃烏瓜反又烏乖反黽米引反蘜居郁反

蟈黽也黽其大者牡蘜蘜不華者以其灰洒黽則死煙被之隨其所在以煙薰之也宮廟嚴閟之地惡其怒鳴聒人耳故去之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敺之以焚石投之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爲陵涿知角反

炮步交反橭音枯亦音辜

鄭康成曰水蟲狐蜮之屬炮土之鼓瓦鼓也焚石投之石燔入水有聲藉陽氣以敺之也其神妖魅憑之者橭姑榆也一名無姑即蕪荑牡謂不實者午貫縱橫貫之爲十字蓋妖魅所畏者淵爲陵謂妖魅藏匿水深處非尋常江河之淵也此等厭勝之術古有其據以除民害後世邪妄之人竊其術而干正誼故儒者多疑之然凡聖賢無不通術數者特以濟仁義之窮非導人邪幻之事不得以其流而咎其源也

庭氏掌射國之夭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射之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射食亦反

夭鳥本無而忽有爲厲者也救日月之弓或妖沴害日月及妖怪與雲作霧蔽日月之明於曆不當食而食察其果有邪沴則以弓矢射之去其邪使明若救護之者然也夭鳥獸本非真鳥獸假鳥獸之形聲以惑人故或見或不見則以此弓矢射之藉日月之靈以攻之也神謂其形聲不可端倪陰魅所爲故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蓋物怪人妖亦氣運所化或時有之先王存其灋以衛民必其在山澤荒僻之地與政教未施之時乎若謂天壤之大竟無此等則不可

銜枚氏掌司囂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囂軍旅田役令銜枚禁嘂呼歎鳴于國中者行歌哭于國中之道者

譏謂譏也禮譏所在或有昧者如祭祀宜肅靜耶旅田役情事雜遝或多言譏人皆禁之及銜枚

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軍旅授有爵者杖共王

之齒杖咸音函戶緘反鄭康成曰咸讀爲函老臣雖杖於朝事鬼神尚敬去之有司以此函藏之既事乃授之若非大祭祀則杖朝者非質矣軍旅將帥杖鉞以示威若非將帥及將校則授以杖表其爵以別於他人齒杖王所賜老者之杖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大賓五等諸侯大客諸侯之上卿或外域有君長來朝皆是也賓客言大以別於小行人所掌

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

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

以施天下之政朝猶早也以其來早故曰朝覲勤也以其道遠至雖後而勤宗尊而主也夏當陽之時故曰宗皆見天子之名也因時異異其稱禮文則同遇則天子或在外諸侯就其所在而見及諸侯相遇也春歲令之始故言圖事秋成物之時故言比功夏榮盛之時故言陳謨亦就其時異名非可泥也至相遇則情或不協故言協慮時會王有大事以時而會覲王發禁令焉殷同或王不巡狩之年諸侯旅見或王征討所在其方之諸侯旅見政謂新政令其旅見不必一方盡來削數人同見亦是

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閒問以諭諸侯

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

諸侯之栽好呼報反頫通笑反閒記覓反脤上軫反禬音會

時殄或天子使人聘於諸侯或諸侯使大夫來聘君臣相好因結其情殷頫諸侯相約同使卿見天子非彼此相睦則不能同行故云除其慝閒問或使人存問諸侯論以懷思之意諸侯亦得以其意達故曰諭志歸脤分胙也頒神惠於諸侯使共蒙其福致禬助以財物栽水旱凶災之事補助其不足也

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

賓客九儀公侯伯子男五等諸侯及其臣孤卿大大士而九名位不同辨之等之各有其禮凡邦國君臣皆同以待賓客也

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樊

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

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饗

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繅音藻藉在夜反斿音留樊步干反

乘繩證反軹音只食音嗣積子賜反勞去聲上公九命其禮以九爲節下放此繅以五采飾元纁衣板若奠玉則以藉之冕兗冕九章之服山龍華蟲火與宗彝五者繪之于衣粉米黼黻四者繡之于裳常旂之總名上公則交龍也旂斿之下垂者樊馬腹帶纓馬鞅之也每一處五采爲就貳副也介輔賓行禮者禮褒飾之禮三牲備爲一牢朝位謂大門外賓主之間謂王未立朝時諸侯立當車轂以侯去王所立之處其間九十步非謂王迎諸侯也言賓主者君臣相敬讓若賓主明上下之情通也擯輔主行禮者五人賈氏公彥曰大宗伯爲上擯小行人爲承擯嗇夫爲末擯餘二人是士廟中將幣者諸侯朝聘以圭璋副王享之於祖廟則以璧瑞三享束帛加璧以其國之所有爲庭實凡三獻也王處

禮賓也再祼而酢王以鬱鬯禮賓至再賓乃酢王也享
禮以飲爲主食禮以食爲主饗禮以飲賓也九獻九
舉皆謂飲食賓之節獻舉爵舉食也食重而酒輕故
言獻舉不同出入五積供賓之積來去皆五也三問在
國時三使人存問之三勞來及
將去時三使人勞之以致其情

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斿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 信音申

七章自華蟲以下前疾鄭氏
衆曰駟馬車轅前胡下垂者

諸子執穀璧五寸繅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斿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立當車衡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一祼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一問一勞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

一祼位卑禮殺不酢不敢當賓
禮也車衡在輈下軛兩服者

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眂小國之君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 相息亮反

大國之孤蓋命於天子者位尊以君命來聘既致君命
自執束帛贄見以豹皮表帛爲飾繼次也當車前下車
拱立而待不交擯不敢如賓主之儀介擯傳言自對於
王也王或於廟享之無相禮之人王以酒禮之而已其
他謂此外禮儀上文言孤此言卿侯國命卿即孤也其
自命之卿來聘則各下其君二等大夫士亦各下二等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

歲一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

五服地有遠近各有其國之事故制爲來見之期有差
等其貢物亦遠者貢重物近者貢輕物祀物犧牲之屬
嬪物絲枲器物尊彝之屬服物元纁絺纊材物八材要
服蠻服也貨物龜貝之屬凡來朝者必有贄即以其方
之土物貢不苟求也其大宰九貢與小行人春入貢乃
歲之常貢與此不同蕃國夷服鎮服蕃服也世一見父
死而子繼乃一來見皆適中夏所希而
可以備祭祀匪頒之用者非重異物也

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灋則十有二歲

王巡守殷國屬章束反

撫猶安也存問其安否類視其治効省察其風俗亦互
言之耳其實三者皆並用之蓋王所以存問諸侯者非
但慰安之亦欲其勵政治而厚民生也若不能守土安
民何取而撫之屬猶聚也象胥通言語之官五方聲音
不同風俗亦異天子既敷政教於四方矣而猶慮其不
能盡諭故每於七歲九歲則王召其國之象胥瞽史令
從王朝之象胥瞽史習言語以期辭命之善習書名以
求聲音之通瑞節數者皆早頒之矣于有一歲又達之
同之成之脩之恐其廢闕之弊殷衆也十二歲巡狩以
於虞舜者堯時治天下之濟粗備舜頒瑞敷政巡狩以
考其治績故期數周承四代
之後禮樂制度已詳故期較緩

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若有大
喪則詔相諸侯之禮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

王事以王事來見位等禮均有禮儀大行人特辨之正
之協之相諸侯之禮則詔其屬大事謂兵寇諸侯以贄
入告天子則受其幣
而聽其辭以達于王

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邦交諸侯相交問存問之使大夫殷中也有喪紀及諸
事須聘以達其情則使卿無一定而得其宜故曰中
相朝則父死子立而然先儒謂大國朝小國聘不然五
等諸侯其等雖異朝聘之禮則同春秋始以大小分貴
賤非王
制也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諸侯春
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使色吏反

籍書也邦國賓客之禮不同掌其籍以待使者來而行
之春貢往歲之貢至春而後入之以其所獲盈歉為量
不苟求也功其國有大功如城池川瀆等變事至秋而
後獻之以成物至之時也若尋常治國之事則不必歲
歲獻於天子王親受之重其事以勸也凡貢與
功各國皆以籍記至其獻入時則按籍而禮之

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眂館將幣為承而擯凡
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勞力報反

入王朝於王眂館致館也逆勞三者皆非小行人之事
而云者諸侯朝王先達於行人行人以達王乃使人勞
之而致館故兼及之也將幣之時大宗伯為上擯小行
人為之承而擯擯而見之王使得親言幣辭則受而
聽之入告其所以來之事大客孤
卿小客大夫以下及蕃國使臣

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
頫省聘問臣之禮也

適之也協合也恐地遠禮儀久有違戾天子時命行之
四方以協之其不協者告於王必有黜罰也朝覲以下
中言禮
儀之實

達天下之六節山川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
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
為之

節所執以為信者虎人龍各以其國象之道路鄉遂大
夫都鄙公子弟及卿大夫采地之吏符節邦國之民適
他邦他邦之民入國者以為信其有徵令及徙家者鄉
大夫及采地之吏亦以節達之竹節以竹為之所以通
商御案不言王節者此所達
惟使節邦國所守非所及也

成六瑞王用瑱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

璧男用蒲璧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

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瑱音鎮信音申琮才宗反琥音虎璜音黃好呼報反

御案成攷騐符合均一整齊之意六者皆朝見執以爲信六幣所以享也合兩兩相配諸侯享天子以此六者合幣皆有庭實以其國之所有以豹皮及馬開之二王之後用圭璋特無束帛之加惟有皮馬會之故也諸侯則以璧琮五采備爲繡白與黑二色爲黼合璧以帛合琮以錦合琥以繡合璜以黼通彼此之情而來謂之好因事而來謂之故其自相享則各降一等

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役

則令槁禬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烖則令

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槁讀作犒禬音會

賻以財物補其不足賙委以委積賙之槁以財犒之禬恤其死亡祭之御案此五者其四大宗伯所掌凶禮其一嘉禮也復於此者設所至之國有此則令鄰國供具而後以復於王故其文次於使適四方之後按此五者皆有定式特恐諸侯不遵故小行人適四方時遇此等事故則令行之毋使疎忽耳

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

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

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

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治直吏反

知其利害然後可舉所欲去所惡順者因之逆者革之猶犯令不日王已戒訓猶不改也此五者各爲一書反

命于王王得以行其賞罰而行人必得其人可知矣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相息亮反

易氏祓曰九儀即大行人所掌司儀特掌其中賓客擯相之禮而已鄭康成曰出接賓曰擯入相禮曰相以詔者以禮告王鄭氏鍔曰儀容通形貌而言辭令以應對言揖讓以交接言

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

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于

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

之王燕則諸侯毛鄉許亮反

合諸侯或師諸侯而朝日或軍旅大事爲壇於國外以命事三成三重也宮築宮牆也每旁三門則四門也庶姓無親者異姓昏姻天揖舉手高時揖舉手平土揖舉手卑擯之擯者延之使升也上等中等下等謂貫土處諸侯各於其等奠玉降拜升成拜成禮既乃升堂授王玉將幣王享之也燕燕於離宮毛以鬚髮爲坐次不以爵尊卑論尚齒之義

凡諸公相爲賓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再勞

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

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致館亦如之致飧如致積之

禮積子賜反勞力報反還音旋飧素尊反

此下記侯國之禮儀蓋以其秩敘定爲典指而頒布之賓入境主國遣大夫五委積三存問賓三辭以致其詞

三揖乃拜受之旅陳也致積與問皆有擯但擯相對語不交擯賓至遠郊又使卿再勞有幣玉焉亦三辭三揖於庭登堂拜受使者反拜而送之賓至近郊主君親勞之亦有幣玉交擯陳九介使傳辭也車迎拜辱臨者賓以主君親來乘車出舍門迎之若欲遠就之然見之則拜其辱臨至去又乘車出拜送欲遠送然主君三還辭之乃再拜送主去及致賓於館君亦親致之飧久食也賓就館久食使大夫致之其禮亦如致積

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惟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相去聲辟音避將幣行朝禮之時幣圭璋也交擯賓九介君五擯彼此傳命三辭辭不敢當朝不獲命則主乘車出大門迎賓

拜其辱臨賓車乃前下答拜主三揖請進三讓入大門每門止其一相於外傳辭及廟惟上相入入門當以禮詔侑也賓三揖三讓而後升堂授幣授介以送主君又拜送以致敬每事謂主行享禮及有言皆揖讓也賓亦如之亦揖讓如初禮及賓出主君乘車送欲逹送然三請三進每一請賓就車則主車一進再拜送賓在賓告辟時賓三還三辭然後就車而去告辟不欲見主君之拜也

致饔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賓之拜禮拜饔餼拜饗食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還音環食音嗣熟食曰饔生物曰餼還圭者賓以圭享禮畢復還於賓饗主飲食主食贈賄之以財郊送送之於郊此六禮皆如將幣之儀賓之拜禮言君當拜之禮如饔餼及饗食皆拜蓋賓與主君敵體主君以禮賓繼以禮故皆如主國之禮也

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爲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侯伯子男相爲賓各以爵等之禮相待其儀則均如諸公

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致館如初之儀相爲國客諸侯使卿聘鄰國之禮三積三辭臣下其君之禮二等也國君三勞其臣則但使大夫郊勞而已亦陳擯三辭拜辱使者辭拜君之勞也三讓而登致君命君聽之畢降拜其君命登受其拜禮賓使者師來聘之使者如初之儀如初見主辭讓而退也主拜送以尊其君之命不特敬賓也致館如初儀如郊勞之儀

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辟音避相去聲旅擯陳於大門外主君陳五擯客陳七介不傳辭三辭客辭不敢當客禮拜逆主君使上擯納賓賓入大門主君在門內南面拜其辱臨客辟不敢當三揖主君揖之使前惟君相入客相不入也賓入門左三揖至階三讓不言揖省文也客登堂致命主君當楣再拜客三辟不敢當主君授幣授玉與主君下出下堂而出也禮主以禮禮客私面私覿也聘禮致君命已畢賓奉束錦請見或有私獻所以致臣子愛敬之誠其幣物皆於受命時官給之答拜君於異國之臣空首拜此禮皆於聘日行之

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

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 辟音避勞力報反下皆同
中門之外大門之內問君問其君安否客再拜以對君
答拜之客不敢當君答拜故辟而對以辭君又問其國
之大夫客對不拜君勞其遠臨客再拜稽首
謝其勞也君答拜客趨辟不敢當君答拜
致饔餼如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
致饔餼或君親或君不親如勞禮有辭讓之儀還圭賓
主兩不拜饗食當有拜禮而此連類言者蓋但使大夫
致之者也
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朝明日客拜禮賜
遂行如入之積
君館客者客將去就省之以致殷勤客不敢辭亦不敢
見若隱避然故云辟遂送君於就館時卽拜送也客侯

君去卽從其後拜辱於朝蓋君就館拜送重其君使復
命非拜己故辟之而卽往拜君命之辱亦爲己君致禮
也禮賜客在館時君日日賜以乘禽客將行拜謝而遂
行 御案諸公相爲賓拜饔餼饗食之大禮而不拜其
小禮卿則饔餼食皆旋拜之而
又拜其小此尊卑疏密之差
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
之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
上下之 相竝如字
爵卿也大夫也士也禮之各以其爵命其儀與辭則與
公之臣同又言凡四方之賓客則大小國之相朝聘皆
括其中二等謂降殺
以兩上下猶豐殺也
凡賓客送逆同禮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

幣爲之禮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
稱尺證反
朝如字
同禮始終以敬也稱其邦而爲幣者邦有大小幣有隆
殺如其豐殺以爲禮不苟求也行人之儀謂擯相傳辭
時朝日出謂東方夕日入謂西方不正東正西當賓主
之面亦不正當主之南面不正鄉客之北面而背客也
居賓主之
間而已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媺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以
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居于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
事焉使則介之 傳張戀反 遽其豫反 使色吏反 難乃旦反
傳遽乘傳騎驛而使者媺惡王有小勞問小弔慰之類
無禮無擯介等大禮道有難疾病他故不時必達雖至

不以時要必達也居于其國在國時賓客至時勞辱之
事其多行大位卑其屬亦衆皆掌其事而分任其辭事
大小行人爲使則爲之介云
其國則諸侯皆有此職也
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
令聚欜有任器則令環之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
御案逆賓於疆及宿舍欜館送詩人之職也環人則
待過賓之道經王畿而之列國者故曰通賓客以路節
達諸四方日環人者環四境而待過賓達之
於四方也任器賓客任用之器令令野廬氏
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
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
送逆之禮節幣帛辭命而賓相之 閩迷巾反 使色吏反 相息亮反 下同

象胥能通夷語故傳王之言而曉譬之使其情通而和好親附以時入賓或世見或國有大事來慶弔其拜跪坐起言語聲音皆不同於中國故敎以禮儀而協之謂其言語而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一切禮節幣帛辭命皆象胥爲主而賓之並相其禮蓋他人則不達其俗不通其言也相止是即其禮而導之大致協於禮而已非一一强其就範

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

國客兼外夷在內蓋大喪及軍旅會同閒有外域君臣弔唁從軍者其各國風俗人情不同言語亦異非象胥不能通之故詔相其禮儀受其幣而以賓禮禮之又言凡王作事大事則使諸侯其次則卿大夫士庶子以次

而差其人不一究其人情風俗音語不通者故必使象胥也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牲皆具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 治直吏反長知丈反從才用反

牢三牲餼生食物獻飲飲之類飲食饔燕賜食之類等爵之等數即下文所陳之數王饔諸侯會同既畢而饗之以五等咸在故併饔之不分饗也諸侯長則牧伯器諸侯九獻牧伯加三獻王巡守經過諸侯之國其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掌客令主國也百牲牛羊豕魚腊木陛彘之物各以其國之所有蓋天子以四海爲家官皆

其臣民皆其民供給膳羞無異在國於禮當然非煩擾之也其主國禮從者則以等差之

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眡飧牽三問皆脩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飧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 積子賜反鉶音刑

此下並是諸侯自相朝主國待賓之禮五積皆眡飧牽於其所舍視其飧牽有不足則令給之也問之者三皆致膳皆有牢非三牲備也凡廩食亦謂之牢以牛羊豕飪而供之皆是飧始至夕食之禮五牢以牛羊豕肉具者分爲五分蓋始至以備賓須於從者也食庶羞美可食者簋以盛稻粱豆以盛菹醢鉶以盛膷臐膮三者之羹自簋以下皆謂其器也蓋於賓至既致夕食禮矣又致諸食器備賓用牲三十六亦備賓用其物皆陳列先備以爲皆盛食物不知夕食小禮惟五牢與食耳其簠豆等亦有盛者有不盛盛者經革約計其數言之

饔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甕車皆陳車米眡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藪車禾眡死牢牢十車車三秅芻薪倍禾皆陳 甕烏弄反藪素口反秅丁故反或宅加反

九牢如五牢並牽四牢而九每筥半斛車載筥與甕之車皆陳者既陳米與醯醢並陳車侯載之也其車載米視生牢之數生牢四車則米四十車也聘禮曰十斗曰斛十六斗曰藪十藪曰秉每車秉有五藪則二十四斛也稾與實並刈曰禾死牢五牢十車則五十車也刈禾之名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此秉把也刈禾盈把與車秉之秉異筥與百有二十之筥亦異四百秉爲一秅

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

則以儕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
牢禮之陳數惟上介有禽獻乘繩證反下同食音嗣下同
物雙曰乘日饋九十雙般盛也或其日不饋乘禽而以
大牢則爲般膳猶盛饌也及其歸而後止蓋既致夕食
饔餼二禮又時以此示敬賓不倦之意弗酌君有故不
親饗食燕則以酬幣致之介與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
敬其君以及其臣也牢禮卽前皆有牢蓋牛羊豕三
牲之肉具耳惟上介乃有禽獻亦下於其君之數
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卿皆
見以羔膳大牢見賢遍反下同
按周制享諸侯有夫人之禮蓋周初封建半多同姓昏
姻之國故有是禮後人沿襲凡侯國均用之嗣因陽侯
殺繆侯而奪其夫人大臯乃廢夫人之禮竊謂男女有
別先王於士民七年男女不同席姑姊妹女子子已嫁

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同器而食其嚴如是而君夫
人乃不避嫌可乎此致禮亦謂兄弟婚姻之國夫人有
當致敬者既不便相見則致食品以將情耳其禮以大
夫致之夫人不親卿係外臣其尊亞於君亦以羔爲贄
而見膳用大牢以致敬大夫
以下不然以人衆且位卑也
侯伯四積皆視飧牽再問皆脩飧四牢食三十有二簋八
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
十有七皆陳饔餼七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三牢米百筥
醯醢百罋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
日七十雙殷膳大牢三饗再食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
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惟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

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卿皆見以羔膳特牛子男三
積皆視飧牽壹問以脩飧三牢食二十有四簋六豆二十
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
饔餼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醯醢八十
罋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五十
雙壹饗壹食壹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
爲之禮惟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籩膳視致
饗親見卿皆膳特牛
侯伯子男其禮以次
而差其餘義皆見上

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凡禮
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烖殺禮在野在外
殺禮殺所界反
鄭康成曰言其特來聘問待之如其爲介時新國新建
之國在野在外兩君相遇於途不能備物故皆殺禮
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賓客有喪惟芻稍之受遭主國之
喪不受饗食受牲禮稍所敎反
賓客死則致禮以其喪所當用之物或賓客有父母之
喪惟受芻稍給牛馬耳或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蓋饗
食必君親或其臣代致既有喪則不應行
吉禮也牲禮則受主但使人牽致而已
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

脩委積與士逆賓于疆爲前驅而入及宿則令聚欜及委則致積

訝謨化反 積子賜反

邦國之等籍使掌訝掌之者賓客入境卽當辨其等以爲禮掌訝迎賓以至終事令各職如禮有籍而後可稽察一切也官牛人牟人舍人委人之屬士訝士令介野廬氏也此皆賓在郊外之事

至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及將幣爲前驅至于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及歸送亦如之

治從並去聲

鄭康成曰次如今官府門外更衣處待事于客通其所求索前驅道之以如朝入復入告于王亦如之如其爲前驅 御案賓客之治賓客有事於王朝與王朝卿大夫士一切往來之禮令掌訝則掌訝治之言此以包上文所未備從者凡介以下人其屬胥從也使道賓客之從者營護之

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

想悉亮反

又言諸侯以下皆有訝但其位尊卑不同則爲訝者亦不同凡爲訝者皆迎賓相其事蓋賓禮以通情故皆有訝以掌之特禮殺於王朝耳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

好呼報反下同 惡烏路反 辟音避

交謂王與諸侯交諸侯相交也禮制行於天下而間有不能悉遵者或朝廷有新制作不克周知者則於其使聘相交時掌交以節與幣爲信告以王之德意志慮使歸告諸侯並於萬民聚會之所表示之使咸知王之好惡行其所好辟其所惡夫王之德意志慮好惡在深宮幽僻之隱而形爲政事卽民生國命所關先王特設此職示人君必謹於微無事不可告人而後可以治天下其意深切矣不然禮樂制度均有成遽何得但趨避王之好惡若巡行遍告又勢所不能不幾疑此職之贅乎

使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以諭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

說如字注音悅 難乃旦反

諸侯宜相好有疑貳者則和合之萬民之說謂言政事得失不能達於王者則達之邦國之通有事相通如告糴禦患等須彼此相通其事方成者掌交皆代爲通之以結其交好九稅九職之賦九禮九儀之禮九牧九州之牧相維之道九禁司馬九灋九戎九伐之戒事此五者皆有成式掌交特以時論者抑或此等事邦國必達於掌交故得悉知而戒諭和合之也不然待巡行而然則有所不逮

掌察 闕

掌貨賄 闕

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

長知丈反

都家王子弟及公卿大夫之采地國治王國之治都家當奉行者國事故王國事故所作爲事遵舊爲故聽之以告其君長使遵行國有政令則其本國所當施行者朝大夫布之

凡都家之治于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惟大事弗

因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在軍旅則誅其有司

都家之治于國者達於王必朝大夫先聽之而後王使有司聽之大事則否王氏應電曰常事不因朝大夫則事無統理而王國不勝其勞大事必其君長自聽恐朝大夫有未當而不免於壅蔽也不及不如濂誅責也有司都司馬家司馬軍旅不干朝大夫之事

都則　闕

都士　闕

家士　闕

王氏應電曰王畿千里公邑之外爲家邑家邑之外爲小都大都封其子若弟公卿大夫錯居而統領之非若

諸侯之世國而私其地也故設王官以緊之祭祀名器禮之大經也於是有都宗人家宗人軍旅國之大事也於是有都司馬家司馬濂刑者毆官之大權也於是有都則司刑者民命所關也於是有都士家士此數官者皆爵於王朝而任都家之士其治濂一體於王官其廢置一聽於家宰此政教所以齊一血脉所以流通也

總論秋官刑官也凡有血氣莫不有爭心雖聖人禮樂濂度教化整齊之而不能無干紀之民蓋陰陽二氣流行於萬物之間人物居近泉土陰氣之浸淫尤易故必得清陽之氣多者始易爲善而不爲惡其次則逐物而遷因物而動鮮有能堅守其德者也故此職刑禁之事非特於民至詳而鳥獸蟲蟄亦有其官聖人誠深明乎造物之理而後多方以防其害也刑則掌戮在後而禁則殺戮居先先儒以爲聖人之意本欲禁以止殺其言至當其司儀等職亦屬於秋官者禮失而後亂生交離而後奸作聖人以之示敎欲人謹於威儀防於未亂其意至深而其爲濂綦詳矣

周官恆解秋官卷五終

周官恆解卷六

雙流劉沅輯註

考工記

六官有冬官冬之為言終也歲序至此而終天地生成之功已畢陽氣內含陰氣外沍養其一元之氣為來春發生之本而無迹象可尋有空之意聖人法天治民民間農事既畢則於此時度地居民立城邑治溝洫川梁儲來歲之利故日以富邦國以養萬民秦火以後其籍不傳漢河間獻王得考工記附於五官之末蓋謂工亦冬時為宜非即以為冬官也按周時民皆授田土農工商皆受比閭族黨之法其德行道藝備者升於司徒司馬而為吏佐其道德不足而工於才藝者則給事官府詩言上入執宮功在我稼既同之後文王為靈臺庶民子來即其民為之非若後世別有工商也且諸侯各君其國各予其民凡有工作皆使其民亦非如後之藝事轉徙流通於天下此書文義古樸自是先秦以上之書而古人工作之制猶可得其彷彿固宜歷代珍之然其

法多不合於今時者蓋聖人之所以為聖惟此心此理與天地通而倫常禮樂義極其粹至於才技之長固有不及乎中人者智巧創述今人每多優於古人固不可以是為軒輊尤不可執古制以相苛也記云考工豈周時課工良苦之法歟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材或治絲麻以成之與音預埶音勢飭音勑辨皮莧反長知丈反下同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宮室衣服器具無一不需於工故唐虞設共工之官而周則統於司空大司徒以二物官興萬民藝居其一禮樂射御書數能其事者或亦工其器則六職而百工居一亦有其理坐而論道作而行之則該乎六德六行之選矣審曲面埶以下百工之事而賈氏即以此為六職非六職者六官之職與居其一其中工之事居多也審曲面埶審其曲直方面形埶五材金木水火土之物民器民生日用之器珍異金玉珠繡之屬有當於禮樂之器用者四方各有所產故通之物有待人力而成者則飭其盡力而長之絲麻必治而後成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材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

申明上文之事非以此為六職也三公論道經邦其體最尊謂之王公者道足左右王猶言王之公也春秋五等之爵葬皆稱公其他不必為王公而凡坐論之事能起而行之則以士大夫統之二者無常職不得以職目

之其百工商旅農夫婦功則各有專工即該百工於其中矣

粵無鎛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粵之無鎛也非無鎛也夫人而能為鎛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為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為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為弓車也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粵越同鎛音博函戶南反廬魯吳反知音智大音扶

無鎛函廬因者四國工為是器無能以技名也鎛田器函鎧也廬讀為纑謂矛戟柄竹攢柲夫人而能人人皆能也不須置國工粵地塗泥多草歲而山出金錫民工鑄冶燕近強胡習作甲胄秦多木善作矜柲匈奴習於田獵畜牧皆知為弓車凡有智慧能創物以為民用及巧而善述世守其業者皆謂之工

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爍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爍始灼反

此又言百工之原大半皆出於聖人如刃器舟車等其利甚溥非聖人不能作而其他智巧剏述推廣聖人之意者亦可謂之工舊說誤解爍鑠鑄凝堅製也

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

時有寒溫氣有剛柔材有美惡工有巧拙合四者而善成之乃可以爲良

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橘踰淮而北爲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地氣然也枳諸氏反

鸜其俱反鵒音欲濟子禮反貉戶各反汶音問削思約反又思詔反

橘枳相類而氣味不同江南爲橘江北爲枳鸜鵒產南方汶濟水在齊魯間踰濟自南而北貉狐屬產北方汶水入於濟踰汶自北而南遷乎其地去此地而作之不能爲良物質與水火土之功用異也

燕之角荆之幹妢胡之笴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幹古干反妢胡云反笴古老反音讀爲稾

郝氏敬曰角牛角可爲弓材燕地寒角堅實鄭康成曰荆荆州幹柘也可爲弓弩之幹妢胡胡子之國在楚旁笴矢幹也

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泐音勒澤音釋又音亦

鄭康成曰言百工之事當審其時也鄭氏衆曰泐石解散也夏時盛暑大熱則然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刮古八反搏音團埴時職反

攻治也設色敷布其采色刮摩刮去而摩鑢也七六五二之數因其事之輕重而約舉其概

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築冶鳧㮚段桃攻皮之工函鮑韗韋裘設色之工畫繢鍾筐㡛刮摩之工玉楖雕矢磬搏埴之工陶旊㮚古栗字段下亂反韗音運繢戶對反㡛莫黃反楖側筆反旊甫罔反

申明上文工數大約有此數等才技各有專精故別之如此廬戈戟柄類築爲削者冶爲鑄者鳧爲鍾者㮚爲

量者段爲鎛者桃爲劍者函爲甲者鮑治皮韗爲鼓韋爲皮條者裘爲裘者畫畫於物繢繪於衣裳鍾染鳥羽筐設色於筐㡛㡛染絲者玉玉工楖爲節杖者雕雕刻旊爲簋者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

舜時質故貴陶器棺亦以瓦爲之禹平水土宮室之制始興故上匠殷上梓以爲禮樂之器周上輿以辨尊卑各因其時敝而爲之者也

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迤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

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車謂之六等之數柲兵媚反有音又下凡言尺寸者竝同迆以氏反崇古作宗酋右由反

鄭康成曰此謂兵車也軫輿後橫木楊氏恪曰軫本輿後橫木之名而通輿下四面皆可謂之軫其形則方故曰軫方象地輿下之軫亦以輿後橫木爲度柲柄也迆邪倚也兵車容三人中御左抉弓矢右雖主擊刺亦時下推車持輪不常持兵車戟惟利弓矢必車戟相錯然後短兵相接故建戈於車右以備用其殳戟矛皆插車騎建而不迆崇高也人長八尺立於車上又高於戈四尺殳長丈二倍尋曰常會矛夷矛皆刺兵 卻案上文曰車有六等之數嫌車之制有六等故申明之戈人殳酋矛非車之數也以其在車中故竝謂爲車之等數

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車必賴輪而行故察車自輪始

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爲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阤也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轐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屬章欲反戚音促庳音婢又音卑阤丈爾反又堂何反乘繩證反軹音只轐音卜又音僕

樸屬附著堅固貌戚速行疾也輪止六尺六寸太高則人不能登太卑則馬難引常如登阪終古常也阤阪也兵車革路田車木路乘車玉路金路象路其輪之崇卑以馬大小爲節夾車兩旁而圜轉者曰輪輪之外輮而行地者曰牙牙之中直指湊轂者曰輻輻之所湊而貫軸利轉者曰轂轂內之大穿曰賢小穿曰軹軫與後橫上上迆輿底下釧軸爲駕脫之用者曰轐一曰伏兔兵車乘車輪高六尺六寸軹是軸頭處輪之中央故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轐二者七寸則得四尺人長八尺正及人身之半故升降以此爲節也

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牙也者以爲固抱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牙五嫁反又午加反

三材所以爲轂輻牙也斬材必以其時乃可堅久和合而成之王氏昭禹曰轂中虛而有容故有取於利轉輻實輪而湊轂故有取於直指牙周環轂輪以運行故有取於固抱輪已敝矣而轂輻牙各相支持不失其職則材美工巧可知故謂之完

望而眡其輪欲其幎爾而下迆也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

無所取之取諸圜也幎迷錫反圜于權反

輪牙也望遠視進近視也幎均至貌微至至地者少也非有他也圜使之然也

望其輻欲其揱爾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揱音蕭又音朔稱尺證反易以豉反

鄭康成曰揱纖殺小貌賈氏曰凡輻皆向轂處大向牙處小揱纖據向牙處小者而言肉稱猶勻稱易無挫損直無撓曲

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眼魚懇反幬音疇又音濤又音幬

眼突出貌幬轂之革革急則廉隅見

眂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綆音餅又歌冷反蚤音爪菑側吏反齵五構反一音隅

鄭氏衆曰綆輪箄也匡枉也御案圜物之中隆而四周下者謂之箄賈氏公彥曰凡造車輪皆向外箄則車不掉爪入牙中鑿孔必正不隨邪凡植物於地謂之菑輪人轂中似植物地中亦謂之菑人齒參差謂之齵此三十輻之菑入轂與蚤入牙一一相當不相佹戾是不齵也如此輪雖敝違不匡刺

凡斲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藃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稹之忍反一音眞藃黑各反又呼報反柞莊百反摯魚列反

矩刻識之也欲斲轂之時先就樹刻之記其向日爲陽背日爲陰之處稹理文理細密以火炙其陰柔之處使

其堅與陽者等則以之爲轂雖敝而不藃暴柞窄厭摯危槷也小而長則輻間柞狹大而短則轂末淺短不得堅牢

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梖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以其圍之防捎其藪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詘邱勿反防音勒捎音蕭藪素口反去起呂反一作二

輪崇六尺六寸六分之得一尺一寸牙有四而皆崇一尺一寸漆其二而揣其一不漆其践地者梖郭同過遭也除其不漆者於其漆者而過遭計之得六尺四寸再中詘之止得三尺二寸以此爲轂之長即以此爲轂之圍週於轂之外當輻入處謂之藪捎除也於三寸二分之中除其一以爲藪留其二以受輻凡受輻之處內大而外小大穿曰賢小穿曰軹五分其轂而長以其二爲賢以其三爲軹則轂體堅而無破裂之患

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負幹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篆直轉反數色角反

容形狀也篆以革約轂而施采焉數密也幬覆幹者負幹皮負木也卽上文所云廉急也以其形而言木無偏屈以其約而言革無邪迤以其側而言施膠爲粘必厚施筋爲束必密包之以革必皮木緊附摩革者以骨灰和漆先塗之又漆之待漆乾用石摩之其色青白則爲善

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抏雖有良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彊不足也故竑其輻廣以爲之

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溓也量音良抏五骨反竑獲耕反殺色界反溓作黏女廉反

謂輻於轂相去內外遠近之法參分其轂如轂長三尺二寸者令輻廣三寸半則輻內九寸半輻廣一尺九寸凡輻鑿之淺深必與輻之廣深相稱鑿有淺深以轂之圜有大小也圜小鑿深而輻廣則鑿之銜輻不固圜大鑿深而輻小則輻之支轂不强抗搖動彊不足輻弱不勝轂之所任也竑謂度之弱菑之沒於鑿中者度其輻之廣狹以爲菑之大小長短則菑與輻其力相稱雖任重載轂亦不毀參分殺一者假令輻入轂之中其外長三尺殺其一尺以向牙則本粗末細以細者入於泥之中故泥不黏滯輻也

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揉輻必齊平沈必均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槷而固不得則有槷必足見也六尺有六寸

之輪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散不敎反又苦敎反揉如九反又音柔槷魚列反一音涅見賢遍反

人身脛近足者細於股謂之散此以輻之近轂者爲股近牙者爲散蓋卽股與散以喻其粗細也參分去一者假令輻近較處圜六寸其近牙處則圜四寸也揉以火槁之使眾輻直齊如一平沈以水浮之必均輕重如一也直以指牙菑入牙之槷與菑入轂之槷必正相對也輻之指牙者直而又於牙之少偏向外則入牙之枘必內邊鉄三分寸之二以爲倨句枘之縱而長者爲倨橫而短者爲句倨句鑿枘相合無間是牙得也槷橛也無槷而固甚言其固足見謂下露也綆卽輻之降起處御案上文言眂其綆於蚤之正則牙孔不偏可知牙孔不偏而輻蚤鉄三分寸之二鉄邊剣內是以蚤雖正而牙已偏向外輻股隆起而算矣固安固不搖

凡爲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侔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劃

周官恒解　卷六　考工記　九

塗也是故塗不附侔以行山則是搏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甐于鑿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杼直呂反摶音團甐音吝一音鱗挫作卧反又祖加反

杼謂削薄其踐地者侔謂上下相等澤多淫以杼行澤如以刀割泥而塗不粘也山多石以侔行山如以圜滾石而磨不磷也圜圜厚甐敝也鑿謂輪中輪厚故石雖鑿輪傷其旁而不能傷其中木必揉之而後可以成牙牙體曲揉之使外之踐地者不絕理內之抱輻面者不挫折兩旁不腫起此爲用火之善

是故規之以眂其圜也萬之以眂其匡也縣之以眂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眂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藪以黍以眂其同也權之以眂其輕重之侔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萬羌禹反

輪中規則圜萬萬蔞一名枸蔞所以止車輪者匡邪柱也鄭康成曰輪輻三十上下相直從旁以繩縣之中繩則鑿正輻直矣輪既成兩輪俱置水中觀其四畔入水均否凡中空處皆可名藪以黍量之眂其容受同否權稱錘也兩輪輕重不同則引之有嬴以權稱之使同國工一國之良工也

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桯圍倍之六寸信其桯圍以爲部廣部廣六寸部長二尺桯長倍之四尺者二桯音盈信音申廣古曠反

蓋車蓋其體圜故亦使輪人爲之蓋柄有兩節達常蓋柄上節桯蓋柄下節橐於達常一倍向上合達常部蓋斗也四面鑿孔內蓋弓者廣徑也取在下桯之圍以爲在上部之徑故曰信部徑六寸則其圍尺有八寸矣長二尺之部卽達常也以其入部中遂名爲部　御案不曰達常二尺而曰部長者下文言蓋崇十尺此曰部長

周官恒解　卷六　考工記　十

二尺則知達常與桯合而爲十尺部之二尺連達常記之也蓋之柄必分爲二節者時張時弛以便事也古法蓋弓無中斷線貫之節故柄納於部鑿而不可移動非若後世之蓋弓可開而可合也達常長四尺桯長倍之四尺者二則八尺矣合達常與桯計得十尺達常入桯中者尚有二尺桯之入與底者又當有數寸又有鍵以固之是以雖有疾風而莫之搖此記但以其可見者言之而不計其不可見者也

十分寸之一謂之枚部尊一枚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二枚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

枚一分也蓋斗上隆高一分此一分在厚一寸之上達常所不入處蓋如弓形故謂之弓廣大也四枚通上下左右言之皆四分其形正方也鑿弓孔也孔廣四分上二分下二分鑿深二寸半則相對爲五寸下直二分者鑿空下正而內畔則上低二分也鑿端一枚者部之體圜弓鑿非以漸而殺則不能容也賈氏公彥曰此言

蓋斗內弓之鑿孔內外高下廣狹之度

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參分弓長而揉其一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為蚤圍參分弓長以其一為之尊庇筆婢反

庇覆也弓之短長不一故其庇於車者廣狹不同弓長六尺三分其數而揉其近部二尺使平揉其四尺為宇曲以吐水弓近部平者謂之股猶輻近轂之為股宇曲之末謂之蚤猶輻入牙之為蚤以三分之近部者為近末者細尊高也以其一為之尊者三分弓之長除股蚤四尺而其二尺微高也

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霤遠蓋已崇則難為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良蓋弗冒

弗紘殷畝而馳不隊謂之國工卑如字一音婢霤力又反紘戶堪反殷音隱隊直類反

上近部長二尺者宇持處長四尺者蓋亦蔽日而以蔽雨為土上高而下卑則去水疾而霤亦遠霤如屋之霤也車出入必出門蓋太高則門不能容人立乘乎車太卑則日無所見弗冒弗以衣覆之上密緻而不漏也弗紘弗以繩繫之柄堅而不可搖也殷中也如或中畝而馳東西南北任其所之不至於隊則蓋之良者其工巧也

輿人為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稱尺證反

輿車底也上古聖人觀轉蓬而為輪輪行不可載加板以載物則為輿合轂軸輪轂言之統名曰車而車輿可互稱矣此言輿人為車車以輿為主中載物者為輿行地者為輪車前駕馬者為衡參如一三者俱六尺有六寸也

參分車廣去一以為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為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為之較崇六分其廣以一為之軫圍參分軫圍去一以為式圍參分式圍去一以為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為軹圍參分軹圍去一以為轛圍隧音遂較古學反轛音對

隧輿之深也輿橫六尺六寸三分其廣而去一則四尺四寸也於隧三分之一在前二在後在前者尺四寸有奇揉之以為式式車前橫木人所憑者在後三之二者較也較橫於車之兩旁下與軹之植者相貫式在前面低較在後面高以式低較高望之若兩重然故亦曰重較較在旁亦可憑人直立則稍向後而一手可以憑較

俛躬則稍向前而兩手可以憑式以其廣之半為式高三尺三寸以其隧之半為較高五尺五寸軫與後橫木六分其廣為一尺一寸是軫之圍也三分軫圍去一以為式圍則七寸三分有奇三分式圍去一以為較圍四寸九分有奇三分較圍去一以為軹圍三寸六分有奇輢在兩旁較在輢上軹則植者與衡者午貫而上承較轛狀與軹同但在式木之下以對人為名三分軹圍去一以為轛圍二寸四分有奇

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絕棧車欲弇飾車欲侈中知仲反縣音懸居如字一音據并必政反棧士版反弇於檢反

言治材如此乃善也中縣如懸繩之直中水如止水之平如生如地中生木深固而不可搖如附如枝條附幹一片而不可析居材即治材鄭康成曰并偏邪相就也大材并於小者小者強不堪則摧小并於大者小者力

不堪則絕棧車士所乘者弇上狹下濶欲弇以無革鞔不堅而易敗也飾車大夫以上所乘者侈謂侈張向外欲侈者以有革鞔雖侈而無害也

輈人爲輈輈有三度軸有三理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軸有三理一者以爲媺也二者以爲久也三者以爲利也輈張留反駑音奴

輈車轅也三度車轅淺深之數輪心直木爲軸三理選材之法國馬種馬戎馬齊馬道馬也國馬高八尺輈深四尺有七寸輈頸在衡之上衡下有軏輈亦非直壓馬頸必有物以承之其間消去七寸而衡與馬頸相屬矣軏即論語所謂軏以曲木爲之田馬高七尺故輈深四尺駑馬高六尺故輈深三尺三寸車之高下不同其衡頸用力同是以不別纖細而皆七寸也媺幹直理密久堅也利滑也

軓前十尺而策半之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小于度謂之無任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圍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爲頸圍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凡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軓軋同音犯孫音遜弧音胡

軓輿前任正之橫木策御者所執凡任木統下任正與任衡言之任者用力任重之意車以輿爲正故輿下前及左右三材爲任正以其力持輿之正載處也衡任者上鈎於輈下屬於馬以引車衡之力也輈之長也軓前十尺與隧四尺四寸凡一丈四尺四寸十分其長則任正之圍尺四寸五分寸之二也衡任長六尺六寸五分其圍長一尺三寸有奇無任不勝任軫間即車廣亦長六尺六寸分其一亦一尺三寸有奇與下橫軸之處名伏兔輈當伏兔者也十分其輈以爲圍亦一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與任正相應頸前持衡者三分兔圍去其一則九寸六分有奇踵後承軫者五分頸圍去其一則七寸七分有奇揉以火揉之使曲而又水之也孫順理也弧木弓也無得如弧之深以其太曲也

今夫大車之轅摯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摯之任及其登阤不伏其轅必縊其牛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故登阤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阤也不援其邸必緧其牛後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摯竹二反覆芳服反易以豉反縊一計反邸丁禮反緧音秋

大車牛車也摯低也言大車之轅低而難上上難則易於覆以其轅直而不曲也節準也阤阪也大車利行平地若登阪則宜制伏其轅如牽車者不能伏其轅則車後仰而牛之吭膺間束絆者必若絞縊矣倍加倍倍任用力倍縋猶絆也牛車下阪尤難必手援與底之向前者以輕其任若不援其底則任重勢猛其車崩奔必縋其牛後矣此借牛車之轅以明兵車乘車之輈不可不曲之意非謂牛車之轅亦當曲也

是故輈欲頎典輈深則折淺則負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輈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楗行數千里馬不契需終歲御衣衽不敝此唯輈之和也勸登馬力馬力既竭輈猶能一取焉良

輈環灂自伏兔不至軓七寸軓中有灂謂之國輈頎音珍棲音塹契苦結反需音須又乃亂反灂子肖反一在學反

賈氏公彥曰此下還說四馬車之輈鄭康成曰頎典堅忍貌揉之太深傷其力馬倚之則折揉之淺則馬若負之　御桊注水之管中窮而兩端微下輈之不淺不深似之則馬之引之也利而車行如準之平久者輈難弊也安車絫傾也上文言凡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此申明之言其形亦近於弧但不可太深而折欲其孫必循木之經而毋絕其理馬駕車人御馬進退之易如與人馬謀也揵倦也契傷也需滯也終日馳而人不倦千里行而馬不勞車行不搖動終歲御而衣衽無傷敝唯輈之和是以安也左車左不言車右者右時下推車無取乎安且或貳乘則無右也登進也勸登馬力善調馬力而使進輈和則馬力雖竭猶可勉登極言輈之美也灂漆也環灂者漆文如環伏兔至軓一尺四寸有奇自伏兔不至軓七寸皆漆之軓中亦有漆膠粘堅固謂爲國輈也

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斿音留

輿與軫指方而軫最下故單言軫以象地輪與蓋皆圜而蓋居上故單言蓋以象天車輪轉運象日月之三十日而合璧蓋無遂移象經象之布天而無盈虧交龍爲旂諸侯之所建也尾火著龍之宿九星旂之正幅爲縿斿則別以帛爲之如其數綴於縿如冕之有旒鳥隼火也朱鳥之宿七星鳥隼爲旟州里之所建也熊虎爲旗師都之所建也伐白虎之宿與參連體而六星龜蛇爲旐縣鄙之所建也營室元武之宿與東壁連體而四星

御案車上皆建旌旗故因說旗斿之義上文蓋弓輪輻已著日月星辰故不及三辰之常天子之旂以十一爲節此言九斿七斿六斿四斿但節取以明其義故不備舉且天子亦得兼下下不得兼上也此四旗皆平時所建至弧旌枉矢則軍事所建也畫弧與枉矢於旌以象天討弧妖星也弧矢相須爲用故畫弧必畫矢

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爲聲㮚氏爲量段氏爲鎛器桃氏爲刃齊音劑

此下用錫多寡之法劑謂銅錫調和也多錫者爲下齊少錫者爲上齊聲鍾鎛于之屬量豆區釜之屬鎛田器之屬刃刀劍之屬金銀銅鐵錫爲五金禹貢惟金三品專指揚州所貢黃白赤金貢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赤金銅也

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五分其金

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

齊謂其分數劑量也金錫相和各有劑量或過不及則不當物而不適於用鉛名黑錫五金之母凡製金爲器非鉛不成六齊之錫即此也六分四分等大概謂其數若此

築氏爲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欲新而無窮敝盡而無惡

筆自古有之字從竹以竹爲之亦有書刀以刻字則以金爲之皆謂之筆即削也博濶也規圓也合六者謂刀勢彎曲六刃相合其形可成規新而無窮鋒利常如新也敝盡無惡其金良用敝而亦無瑕惡也

冶氏為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戈廣二寸內倍
之胡三之援四之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
短內則不疾是故倨句外博重三鋝戟廣寸有半寸內三
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鋝鋌徒頂反垸音丸句古侯反
冶氏為矢與戈戟蓋矢人主筍羽而冶氏主鏃也鏃刃
長一寸其圍亦一寸鋌箭入鏃之入稾中者十之則一尺
也取其深固垸量名蓋以土為之用以稱矢之輕重者
戈句戈戟也胡子之旁出者戈如戟而橫安刃但頭不
向上為鉤內胡以內接柄者援直刃也內長四寸胡六
寸援八寸戈之利主於胡用以鉤害人已倨胡頭大舒
則鉤人不入已句胡太曲則鉤人不決戈胡正當三
寸之處著於援與內之間則恰好如胡太上則內長而
援短折於前太下則內短無四寸而援長用之不疾
御案四病皆由本不廣而生若從兩鋒相距六寸之末

周官恆解　卷六　考工記　十七

緣倨句之外上下各四寸至本橫度之令博二寸圍其
內以為刃如是安之則胡本外博處正當援入寸內四
寸之間而無已倨已句之病亦無長內短內之病矣倨
句即句股之法但句股以長短言倨句以曲直言耳凡
磬折不中矩者謂之倨句故或指直者為倨曲者為句
或指在上者為倨在下者為句皆從兩端以求弦也上
倨句以曲直虛言此倨句以上下實指語雖異而理實
相通倨與句之背為外對刃之彎處為內倨句之中博
處為本對兩端之鋭處為末鋝量名以金為之專用以
稱製器者三鋝一斤四兩戟三鋒戟也兩邊皆安橫刃
長六寸中刃長七寸半橫刃下接柄處又長四寸半竝
廣寸半中矩言正方也刺著柄直前如鐏者　御案戈
戟皆為句兵以其有曲胡也而其用不止於鉤人戈有
援直刃可揰入其胡之曲刃可斬人戟有刺有援直上
皆可刺人而其胡之曲下者可鉤人戈胡戟胡其形異戈
胡作倨句而外博胡背連於援形如雞鳴如擁頸而背
廣戟胡中矩橫貫援而曲下形如覆矩戈胡中鉤人即所
以傷人以其鉤處有刃也戟胡鋒直下而曲中無刃欲

生獲其人即鉤之此戈戟之異用也
桃氏為劍臘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以其臘廣為之莖
圍長倍之中其莖設其後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為首廣而
圍之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
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
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臘魯頰反一音獵從子容反莖戶耕反
劍工稱桃以劍能辟除不祥也臘謂兩面刃從自脊中
而分兩邊直至劍末故曰從莖劍之鋌入夾中者穿其
中以夾鋌故謂之夾臘廣二寸半以此為圍則八分有
奇長倍之則五寸也中其莖納莖於夾中設其後設飾
於夾後首廣劍把接刃之處三分臘廣去一以為圍一
寸三分有奇圍圍之也蓋指兩相之出臘者言之所謂

周官恆解　卷六　考工記　十八

劍鐔也一名鐶身劍身也莖長五寸五其莖之長合莖
之長為三尺四其莖之長合為二尺五寸三其莖之長
合為二尺上中下制長短也上中下士人之身材也
劍盡人可佩非若五兵必能用者始執之服佩也
鳧氏為鍾兩欒謂之銑銑閒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
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鍾縣謂之旋
旋蟲謂之幹鍾帶謂之篆篆閒謂之枚枚謂之景于上之
攠謂之隧欒本又作鑾力端反銑先典反甬音勇旋如字又信犬反篆直轉反攠音靡術宜反又莫賀反
隧音遂
鍾兼大小大為鏞鏄小為編鍾此下總言為鍾之法欒
銑一物也俱謂鍾兩角古應律之鍾狀如今之鈴不圓
故有兩角于鼓鉦舞皆鍾體也以上下而異名于鍾各
鼓所擊處鉦在鼓上鍾之正體故名鉦舞在鉦上鼓處

動於此故名舞甬衡鉦柄也縱立於鍾頂者旋屬於鍾柄以蟲爲飾其形如環有盤旋之義名之曰幹正圓之義篆介於于鼓鉦舞甬衡之間凡四迴故曰帶枚鍾乳也鍾有兩面面皆三十六故曰枚景大星也乳似大星故又謂之景鼓所擊之處隧在鼓中窒而生光似夫隧故曰隧

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銑閒去二分以爲之鼓閒以其鼓閒爲之舞脩去二分以爲舞廣以其鉦之長爲之甬長以其甬長爲之圍參分其圍去一以爲衡圍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

凡鍾之制皆下侈而上斂銑之十分以其甬之外侈者言去十分之二則八分也鉦爲鍾之正體宜攸寬故以八分爲閒與銑之徑相應以鉦閒爲主去二分以爲鼓閒去二分以爲舞閒皆相埒舞脩即舞也又去二分以

爲舞廣蓋上略短也至於甬之長亦如鉦之長即以其長爲之圍衡居甬上又小於甬故又去一以爲之圍旋則穿於甬之正中者三分其甬之長甬居二分衡居一分

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鍾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柞弇則鬱長甬則震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閒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閒以其一爲之厚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說如字又始稅反柞側百反

御案上文言鍾之尺度已備此更言聲音在厚薄侈弇之間體之厚薄所震動乃聲之清濁所由出而聲之清濁又或與於形之侈弇故必厚薄侈弇適其宜而後清濁得其分下文言厚薄侈弇而不及清濁以此說謂授受有口訣也鄭康成曰太厚則聲不發大薄則聲散柞讀爲咋聲大外也鬱聲不舒揚甬長懸之不得所則聲掉而動搖不定大鍾鏄小鍾編鍾小者差薄十分其鼓閒鉦閒大概言之良工臨製斟酌自當介厚薄恰中以發其聲短聞遠聞其聲或太短或太長也遂所擊之處厚鍾之厚深謂窒之也

㮚氏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量之以爲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其臀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鍾之宮槩而不稅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耗耗同呼報反量之之量音亮

臀徒門反中知仲反稅音脫一音駾索所白反觀古玩反

改煎重煎耗減也金錫之質不同凡金錫必重煎之至不耗然後各權其數而合之以鑄準擬擊之使平正量入模中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鬴鬴六斗四升鬴十則鍾量金汁入模以爲六斗四升之鬴其模深一尺其內方一尺其外則圜之臀底也覆之其底深一寸可容一豆耳在旁可舉者其體長三寸可容一升鈞三十斤中黃鍾之宮叩之而其聲相近耳此蓋爲式以布之民間使倣其制而以木爲之欲爲升則倣鬴耳欲爲豆則倣鬴臀不得妄自增損非盡以金爲之也稅過也槩平槩而不得過時是也文文德允信也臻極皆至也言是量之設雖若文飾而耐思索凡事必誠信以至其極此嘉量既以示四方使無過不及是極也傳之子孫以此器爲法

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也

總言消湅金錫精麤之火候兼築冶鳧桃㮚五氏言之

段氏闕

段氏蓋鍛鍊金石者

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屬之樹反音注

凡甲皆削革裹肉但取其表合以為甲屬謂甲札相聯一葉為一札七六五屬言七六五札相繼也或專用犀或專用兕皮為之則七札六札合甲則合犀與兕為之凡札皆以下札之端接上札之半札札有兩重故堅也革堅者經久

凡為甲必先為容然後制革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長為之圍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橈鍛丁亂反摯音至

先為容先相人形容恰容其身然後制革上旅要以上下旅要以下重若一上下同一輕重以其人之長為廣狹鍛革須得法摯至也鍛之恰好則堅太熟則傷革而橈曲不堅也

凡察革之道眡其鑽空欲其窓也眡其裏欲其易也眡其朕欲其直也櫜之欲其約也舉而眡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無齘也空音孔窓於阮反朕直忍反櫜音羔衣於既反齘戶界反

窓小孔貌欲其鍼丁密緻而線與革相比易治也皮欲其堅細無破損朕甲縫也縫欲正直不可斜曲櫜而置之櫜中欲其緊束取而出之櫜中御又豐展衣之於身無參差不平之處齘齒不齊也

眡其鑽空而窓則革堅也眡其裏而易則材更也眡其朕而直則制善也櫜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齘則變也

更變也揉治之使熟為變化之也制裁製周密緻明有光耀變變動活潑

鮑人之事望而眡之欲其荼白也進而握之欲其柔而滑也卷而摶之欲其無迆也眡其著欲其淺也察其線欲其藏也革欲其荼白而疾澣之則堅欲其柔滑而腥脂之則需引而信之欲其直也信之而直則取材正也信之而枉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緩一方急則及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若苟自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為帴也卷而摶之而不迆則厚薄序也眡其著而淺則革信也察其線而藏則雖敝不甐鮑作鞄音樸荼音徒摶直轉反一音剸著直畧反澣戶管反腥音屋需人兗反信音申帴音踐甐音吝

鞄柔革之工不曰鮑人為某而曰鮑人之事者其所治之皮不一用也荼如荼之白以手握之必柔滑卷而束之欲無斜邪著於物上不見其厚但見其淺則治之熟而膜盡矣其線不露則巧密革必澣之而後如荼白然不欲久居水中乃堅腥脂沾渥如脂需柔需也水澣之後引而信之取材正而無緩急則無先裂之患帴淺也以博為帴謂以廣為狹序停勻也信無縮縮也甐讀為磨礪之礪縫縷藏於革中雖敝而縷不傷也

韗人為皋陶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

鼛者三之一上三正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爲皐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 韗音運陶徒刀反穹區邕反三作參七南反鼖扶云反

皐陶鼓身之木也中廣兩頭狹乃有腹穹隆起貌謂腹隆起者三分之一也上鼓腹穹上處三正者以一版分爲三截上一截兩端各一截其背則平此蓋胥鼓也長八尺其身四面鼓面也中圍就鼓面加三分之一蓋五尺三寸有奇鼖鼓多用於軍旅宜聲大所以長八尺皐鼓以鼓役事加長四尺而鼓面仍四尺但其倨句如磬折不三直

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良鼓瑕如積環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啓蟄始聞雷聲故以是日冒鼓古人以啓蟄爲二月中氣與今不同瑕皮紋也鞔急則韋上有圓紋如環之積爲鼓之法大抵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苟大而長則疾而遠聞小而短則舒而短聞矣然鼓不一作鼓之法亦不一此但言其概以俟後人之類推

韋氏 闕

裘氏 闕

韋氏治熟皮以爲弁服之類裘氏則製裘者如良裘功裘之類其篇已亡

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 畫胡卦反繢胡對反

畫繢一也以其分布色界曰畫以其會聚五色曰繢畫繢不一故統言之事天地四方各有一色或取相尅或取相配言其概耳青白赤黑相尅玄黃相配木火相生而成文火金相尅而益章黼黻有位之服黼畫斧形取其能斷白黑易汙喻是非易淆故畫以爲黼黻兩己相背取其能辨青變爲黑甚易故畫以爲黻五色備則五行合而成象煥然也

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凡畫繢之事後素功

申言雜天地五行之義土以黃爲正色天本無形以時驗之而成其功用者則五行也火水分日月之氣以成象其質介乎虛實之間亦難繪出以圜象火以龍寫水皆會意耳金木則顯然有質故不言山亦土也而山多

草木物產其取象尤多故曰山以章鳥獸蛇各有善惡取其善者繪於衣裳旂常以其事其物別之要而言之雜四時五色以章之在乎其工之巧故謂之巧也後素功古人繪事先施采色後加素色以別之所以後加素者爲其易漬汚也

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 湛子潛反秫音述淳章均反纁許云反緅側留反

染布帛者有染人此專染羽以飾旌旗及王后之車朱朱草湛漬也以其汁漬秫成丹三月而烘熾使乾乃以丹秫淳而漬羽淳加厚意蓋染羽較布帛爲難也染纁者三入而成染緅染緇者五入七入而成此染羽亦然夏翟之屬無須染其他則染之備諸色者以辨等威也

筐人 闕

㡛氏湅絲以涚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㡛音芒湅音練涚書鋭反暴步卜反㡛氏湅絲以待染人之用涚水灰水漚漬之也暴諸日以陽氣温之宿諸井以陰氣寒之則瑕垢去而光輝發矣

湅帛以欄爲灰渥淳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蜃清其灰而盝之而揮之而沃之而盝之而塗之而宿之明日沃而盝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爲水湅欄音練渥烏豆反盝音鹿以欄木之灰數淋之爲渥淳也澤器滑澤之器蜃蜃灰也淫以蜃灰浸淫之待其澄清矣則盝而出之揮去其灰又沃之以水又盝出之又以蜃灰塗之經宿明日又沃以水又盝出之則白矣更暴諸日宿諸井以發其光

盝晞之也

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信音身琢玉非一器故首之事凡圭銳首爲三角之形鎮鎮守義命圭天子所命於諸侯五等諸侯皆有命圭此不言子男闕文也公之承王如宮室之有桓楹故曰桓侯降於公而爲一邦之主猶伸也故曰信伯則少屈故曰躬尺有二寸以備天數九者陽數之極侯伯次之大宗伯言執以行禮故言執小行人用以合符故言用此餘玉爲器以保其國故皆言守

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繼子男執皮帛龍莫江反瓚才旱反冒方四寸蓋縱橫高厚皆同稍降其上而殺其下以爲冒形取覆冒之義天子則用純色玉爲之上公用龍又稍有瑕不純潔也瓚則半玉半石有贊助意故曰瓚將又次之奉承而將助之意皆謂皆也公侯伯複冒一國亦有此玉但其色有差耳繼子男執皮帛句上下必有闕文不敢強解

天子圭中必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必府結反戚如字一音畢杼直呂反必同繅以組約中央防失墜蓋製圭時其中有眼以便約之公侯以下皆有絢組以約圭或不盡中敷四圭中央爲璧形四面各琢一圭璧創典瑞所云邸也大圭天子所搢也杼上殺其上終葵椎也其首六寸以下稍殺

使上爲椎頭而體則正方服搢於衣帶之間也致日度日景土猶度也土地度地制域祼圭始獻酌鬯之圭瓚如盤天地大神王尊不祼宗廟人道也故有祼以祀廟

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琬於阮反繅音早琰餘冉反羨與段反又暫彥反好呼報反又呼老反鄭康成曰琬猶圜也首圜如規諸侯有德王命賜之則使者執此以致命繅藉也象德琬之言宛也有宛然可親之意故曰象德琰圭首圜而銳琰其中爲兩岐故曰判規諸侯有慝及惡行天子使此以除之易之上圜而下岐象包容之中有分別也賈氏曰羨不圜之貌好璧孔也璧應圜徑九寸造時減廣一寸以益上下之袤一寸則上下一尺廣八寸也度量之度以爲度以十寸之尺起度則爲丈爲引以八寸之尺起度則爲尋爲

常也

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琮才宗反　大璋十字衍　陳祥道移於此

圭鋭璧圜，圭璧上鋭以象天之用，下圓以象天之體也。其制五寸者，殺乎祀天之璧。又以象[illegible]之中方月宗。璧琮上方而下圜也。享，獻也。諸侯以[illegible]子，象天子誨光下臨之意。穀圭上刻爲穀之形，其長七寸。聘禮納徵加於束帛之上，象養育中和之意。諸侯則用大璋也。

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射食亦反　勺土灼反　衡音横

三璋皆瓚名。射，琰出向上者也。勺謂酒尊中鼻勺爲龍頭，鼻也。衡同横，謂勺柄。龍頭，凡勺之流皆爲龍口。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天子有事於山川，則用以灌焉。其大中邊之名，則因山川之大小而異者也。大璋文飾多，中邊璋以次而殺。黃金、青金皆銅也。諸侯之臣頫聘，不得執君之命圭，別有瑑圭瑑象其上爲文飾。璧琮不瑑而戟。方二者皆以頫聘，視其事之大小而稍有異。牙璋刻爲牙之形，取其能制人而人貴之。中璋又牙璋之小者。二璋皆以起軍旅、治兵守，亦因其事之大小而稍有異。

駔琮五寸，宗后以爲權。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鎭，宗后守之。駔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駔音祖

周官恆解　卷六　考工記　毛

鄭康成曰：駔讀爲組，以組繫之，因以名焉。宗，尊也。宗后或母后，或祖母后，或王后，視其宮中現在之最尊者掌此圭，以爲權量之法。權，稱錘也。大琮亦宗后守之，如天子之有鎭圭。駔琮七寸者，則天子掌之以爲權。璧圜象天，琮方象地。莫高於天，長短之所由生；莫厚於地，輕重之所由積。故爲權用琮，以法地也。權度已頒於天下矣，而又存其制於駔琮者，慮其久而或失也。

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案十有二寸，棗㮚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勞力報反

邸，底也。兩圭其足兩相對。享夫人，鄭康成曰：享於所朝聘君之夫人也。案，玉飾案也。純猶皆也。棗㮚實於器，乃加於案。夫人，諸侯夫人，以勞諸侯，蓋姻婭之諸侯，其列亦十有二也。邸射，璋邪御之於邪御之處，從下向上總邪御之也。素功，無瑑飾。山川，四望之外所有山川皆是。致稍餼，賓客在館，主人使人稍之致之。

周官恆解　卷六　考工記　耒

楖人　闕

雕人　闕

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耑。倨音據　句音鉤　耑音端

句，上曲者；倨，下直者。倨句者，磬折之法，不整方如矩也。一矩有半，言其視如矩者稍紓也。博，廣也。磬上廣爲博，又上大處爲股，下小處當擊者爲鼓。又中言鼓博厚薄之大槪：三分其股之博，去一以爲鼓博；三分其鼓之博，以其一爲之厚。假如磬股廣四寸半，則股長九寸，鼓廣三寸，則長尺三寸半，厚一寸也。已，太也。聲太高則摩鑢

其旁太下則摩鎩其端

矢人爲矢鍭矢參分茀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鍭音侯茀作殺音沸

趙氏溥曰矢人止爲矢笴其鏃則成於冶氏特刮摩而用之故列矢人於刮摩之上矢藁長三尺藁之前設刃爲鍭與茀矢皆三分其藁之三尺一尺在前二尺在後而重也二尺在後以其但有羽也後一尺之重與前有一鏃尺相等則藁前之鐵極重故其發遲而近射用焉兵矢田矢鐵差短小兵矢曰枉矢絜矢田矢曰矰矢五分其藁之三尺二在前三在後則在後尺有入寸與前尺有二寸相等其發遠而火射用焉殺矢即茀矢也鐵又差短小七分其藁之三尺在後七分之四與前七分之三相等則其發高而弋射用焉劉氏彝曰司弓矢所辨者入矢而此所記止五矢又田矢兵矢司弓矢無有蓋司弓矢辨其名物此則止記其爲之之法則有名異而法

同者皆該其中

參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笴厚爲之羽深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殺本又作𠞰色界反笴古老反夾古洽反比毗至反憚都達反又徒旦反鋌徒頂反垸音丸

藁長三尺三分殺一者殺前一尺令趣鏃也五分而羽一者約後六寸以受羽也笴卽藁也以藁之厚爲羽之深量其力之所受也比箭括抵弦處陰陽者投笴於水必半沈半浮因刻記之就其中央設比則兩畔各有陰陽而輕重均否則或上輕下重或上重下輕低昂不得其準矣三分羽之長以設其刃蓋矢鏃出藁者二寸也

弗之能憚不畏風之振撼也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長一尺也重三垸殺矢所獨

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趮是故夾而搖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橈之以眡其鴻殺之稱也凡相笴欲生而摶同摶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㮚俛音免趮音躁予到反橈乃孝反稱尺證反相息亮反摶徒凡反

鄭康成曰言幹羽之病使矢行不正俛低也翔旋也紆曲也揚飛也豐大也遲緩也趮旁掉也夾而搖夾於兩指之間以搖之必其羽均平而無輕重橈搦其幹以試其笴之鴻殺相稱相擇生無瑕蠹摶圓也其圓同猶貴於重其重同猶貴於節之疏其疏同猶欲其色如栗而堅實　御案笴多有用木者此特以竹言之舉一以見法耳

陶人爲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盆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鬲實五觳厚半寸脣寸庾實二觳厚半寸脣寸甗音彥鬲音歷觳音斛庾羊主反

甗如甑有底而無孔所以盛米也鬴六斗四升厚半寸言其身脣寸言其口盆以盛米甑有底而七孔以通炊氣用之以蒸一曰鬳鬲則鼎之類所以烹飪其足中空斗二升曰觳庾十六斗

旊人爲簋實一觳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三而成觳崇尺旊方往反

簋豆皆盛黍稷崇高也古人席地而坐食用俎豆間亦用簠簋不特祭器也

凡陶旊之事髺墾薜暴不入市器中䏝豆中縣䏝崇四尺

方四寸髻讀爲跀音月又音兀墾苦狠反薜音蘖暴音剝一浦到反

此總言陶旊之事髻同跀歆邪也墾頓傷也薜暴裂也暴墳起不堅致也膞轉均之式均以圓板爲之面平而底隆罫器之坏於土轉而旋之則圓正而厚薄高下適均又恐目力不準立膞於均之前以擬度之也豆有直柄懸與懸繩相應而也膞崇四尺方四寸旣可以擬圓又可以擬方也

梓人爲筍虡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臝者羽者鱗者以爲筍虡筍息允反

本又作筍虡音巨臝力果反

鄭康成曰樂器所懸橫曰筍直曰虡脂牛羊屬膏豕屬臝者虎豹貔貅淺毛之屬羽鳥屬鱗龍蛇之屬爲牲致美味也爲筍虡貴野聲也謂刻其形爲筍虡之飾

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卻羌略反仄音側紆乙俱反脰音豆

鄭康成曰外骨龜屬內骨鼈屬卻行螾衍之屬能兩頭行仄行蟹屬連行魚屬紆行蛇屬脰鳴鼃黽屬注鳴精列屬旁鳴蜩蜺屬翼鳴發皇屬股鳴蚣蝑動股屬胷鳴榮原屬卽脚蛇也此皆刻以飾祭器示庶物致享之意

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胷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臝屬恆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爲鍾虡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弇於檢反燿讀爲哨所教反

弇小歛貌出目目突而出燿頎而小也凡猛獸有力者皆前麤後細故云大胷燿後出其虡鳴若其聲出於所刻臝屬之口也

銳喙決吻數目顅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恆無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於磬宜若是者以爲磬虡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數音促又粗角反顅古賢反

決吻口脃也顅長脰貌騫高舉意凡羽物胷腹多向上磬小物故以此爲虡

小首而長摶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筍摶徒丸反

摶圓也鴻大也賈氏公彥曰上論鍾磬之虡用鳥獸不同此論二者之筍同用龍蛇鱗物

凡攫閷援簭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眡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攫俱縛反閷殺同又色界反簭音筮撥必末反

此言刻獸之形攫閷如欲攫而殺之援簭如欲攬而噬之深其爪出其目又作其鱗之而之而動頰領也此皆可畏之貌撥拔起貌怒謂張其鬐鬣匪色不正之色易氏祓曰曲肖其形神則無聲者亦疑於有聲

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頹爾如委矣苟頹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頹徒回反措七故反

又反言以著其義頹爾如委頹廢不振廢措如棄置

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勺上灼反觚當作觶豆當作斗食一豆如字

勺所以斟酒也觚當二升觶三升一獻而三酬則滿一斗食一豆肉三句言中人之食大概如斯故制器以此爲率也衡平也凡試梓人飲器平爵鄉口而所實之酒不盡則太深矣則梓師罪之凡工皆有工師

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焉鵠古毒反个讀爲幹一如字縜于貧反

御案梓人攻木者也當主爲侯植而詳言鵠及身與个者必明其廣崇之度而後植乃相應也其維布棲皮畫正等事自有他工爲之崇高也方猶等也天子射禮以九爲節高廣等則侯中當丈八尺也鵠所射也以皮爲之各如其侯居侯中三分之一則鵠方六尺上个下个皆舌也謂之舌者取其出而左右也身躬也侯制上廣下狹九節之侯身三丈六尺上个七丈二尺下个五丈四尺身居中當三丈六尺上个與其身三者身居一分上兩个倍之也下兩个又半上个綱連侯繩也舌維持侯者縜籠綱者綱所以持侯而繫於植故綱出舌一尋縜所以持綱而繫於侯卽圈子也故寸焉

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

皮侯以皮飾之鵠碼鵠小鳥難中故以中之爲雋天子三侯用虎熊豹皮飾侯之側將祭大射以選士春官於

此論功故曰春以功也五采之侯以五采畫正之侯也其侯之飾又以五采畫雲氣以文爲主則用文德而不用武之意遠國屬者諸侯朝會王張此侯與之射所謂賓射也獸侯畫獸之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亦皆大夫布侯畫虎豹士布侯畫鹿豕息燕君臣休息而燕

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女音汝強技養反

御案凡射必獻獲者以其執事有功當受獻也獲者因以侯爲功故卽以祭侯祭侯於梓人之職無與記者因三侯之用而率連言之抑或梓人亦得與獻而及之歟其辭非仁人之言後人因射侯之侯與諸侯之侯字同而傳會爲之會是聖人制禮而有是哉愚按侯必棲鵠其辭蓋指鵠而言鵠善飛鄭制如跳梁之徒故言惟汝

常安寧於侯所毋戒如女不寧侯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是以女必寧侯強飲強食遺諸女曾孫諸侯亦受闕之百福也

廬人爲廬器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長尋有四尺車戟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廬魯吳反柲音祕

廬器謂五兵之柄柲卽柄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酋短夷長

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而無已又以害人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眾行地遠食飲饑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食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長

人身八尺與尋齊三尋則極長而力亦竭矣過此不徒
無益而反以害其身人即用兵器者攻國之兵遠攻人
者守國之兵居守者短兵
弓矢刀屬長兵殳矛屬

凡兵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是故句兵椑刺兵摶轂兵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強舉圍欲重重欲傅人傅人則密是故侵之句音鉤彈徒旦反蜎於全反椑薄兮反摶徒丸反轂紀谷反校紀巧反傅音附

句兵戈戟屬彈掉也句兵掉則握之不固椑握處圓而
微狹刺兵矛屬蜎轉動摶圓也握處圓則力強數擊同
殳屬同強上下相等舉手所握處校疾也謂句人或傷
人疾也刺兵上下亦相等而舉處圓欲重重則著人而
正密正也侵刺也
削其舉處令合度

凡爲殳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被而圍之參分其圍去一

以爲晉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爲首圍

殳長丈二尺五分取一則得二尺四寸爲把處而圓之
被把中圍之也晉同搢矛戟下銅鐏可以揷地者
被之長二尺四寸晉在下如被之圍而三
分去一首在上如晉之圍而五分去一

凡爲酋矛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五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爲刺圍

御案殳之舉圍短而矛之舉圍長者殳轂兵也執其
下端乃便於轂矛刺兵也其長二丈非僅舉其端遂可
以刺故必近前三之一而後可以伸縮進退爲刺矛刃
胸也凡柄身短者必稍粗長者必稍細殳去三分之一
以爲晉圍者其柄圍較粗也矛去五分之一以爲
晉圍者其柄圍較細也更細則過弱而不可用

凡試廬事置而搖之以眡其蜎也灸諸牆以眡其橈之均也橫而搖之以眡其勁也六建既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灸音救與炙字異

搢而搖之豎之於地上以手搖之以視其轉動上下府
闕如一否然止得其中半以上而未得其中半以下故
又柱之兩牆之間搖之視其下半之強弱均否灸以火
灸疾灸者必豎戈於疾上故以樹諸牆爲灸又橫置諸
隸上搖之以視其勁否六建五兵與人也車
不反覆樹兵車上馳騁動搖而其柄堅挺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縣音
槷魚列反景
倚內反識音志

建國建王都及邦國也既得形勝之地矣乃以水平地
之法臨所在而各取其平縣縣繩以正柱也蓋柱非縣

不正地非水不平高下既定方位未審又置槷以測之
槷猶臬即表也以縣者縣繩以正其臬臬正則景正而
東西南北之方位乃定爲規者畫地以成圜而中置臬
也識者視臬景之交規處以識其端而日出入之景東
西以正矣又取兩交相距中屈之以指臬則臬爲正南
屈處爲正北然猶恐規之未正也又晝參諸日中之景
夜考之極星蓋日中晷中乃天度之正以此時考之而
陰陽所會風雨所和得失均可以知云正朝夕者即一
日以該
陰陽也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涂音塗

營經營之方九里以經言週三十六里也旁三門一方
三門週十二門也經緯謂縱橫九軌謂轍迹言經緯可
容九車也王宮在中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朝會
官吏市聚商賈其地廣百畝一夫所受之地也

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窻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

此將言明堂而先言夏殷之制明堂夏謂之世室脩以縱言廣以橫言夏度以步二七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堂上爲五室以象五行三四步十二步四三尺十二尺不言脩廣蓋方室也九階者南面三東西北各二也室有四戶四戶之旁皆有兩夾窻則五室二十戶四十窻白盛以蜃灰堊牆以成室門堂門側之堂一謂之塾室卽門堂之室其脩廣門較正堂得其三分之二室居其三分之一

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重直龍反

重深遠意重屋王室正堂若大寢也其脩七尋五丈六尺崇三尺謂階也四阿四注屋重屋重簷也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

室凡室二筵度待洛反一植路反

明堂明政教之堂取嚮明而治之義夏度以步殷度以尋周度以筵筵長九尺九筵八丈一尺也七筵六丈三尺五室在明堂之後每室二筵則一丈八尺也按明堂之說不一因禮經廢闕其詳不可得聞也然以月令及此記考之則中央爲正室其四面則青陽總章等名是也五方爲正堂卽各有正室故此記言五室爲天子燕息之所其左个右个云云者每方又各有左右个以順月令而居之此明堂天子居之以出政教亦非天子之常居國南門外亦有明堂祭祀文王於明堂之所巡狩亦有明堂皆彷此明堂之制爲之漢武帝時濟南人公玉帶上明堂圖前人以其不經而置之然漢時去古未遠蓋亦有所傳授第六經無明文故諸儒不從也朱子謂明堂當有九室其義恐非其祀五帝於明堂亦南門外之明堂非王者發政教之明堂何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天地功化至南而極盛五帝雖各有其方而總祀之於明堂以明相見之義五帝仍統於一帝也

其他紛紛曲說胥可無庸

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

此下皆言周制五尺曰几六尺曰步七尺曰軌易氏祓曰隱几而坐者宜於室故室中度以几肆筵爲禮者宜於堂故堂上度以筵人之張臂爲八尺八尺之尋宜於宮中故宮中度以尋人之舉足爲六尺六尺之步宜於野故野度以步涂有三道車從中央而車軌廣八尺故涂度以軌

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參个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參个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爲九分九卿治之扃古熒反

廟門大廟之門闈門旁出之門大扃牛鼎之扃每扃爲一个長三尺七个二丈一尺小扃膷鼎之扃長二尺三个六尺也路門大寢之門乘車廣六尺六寸五个三丈三尺不容者言有其半也應門朝門徹通也二徹二門爲複道以相通參个其上如个字之形也不容乘車之五个言其廣狹之度二徹參个言其形二个宇不同應門外有皋庫雉三門其度如一可知鄭康成曰內路寢之裏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九分其國分國之職也愚按此二句中明外所以有九室之故

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

御案門阿門隅之棟也以其高於門故謂之阿宮隅城隅皆謂阿也彼此互文言之設此者所以壯觀瞻故遠則彌高此阿與殷人四阿重屋之阿異雉飛不過一丈五七九雉言其高也經涂城中之道環涂環城之道

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環涂以爲諸侯經涂野涂以爲都經涂

都王子弟所封近王故其城卑而屈諸侯畿外諸侯必崇高始可以示威凡涂皆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故必啓之有制

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 洫虛渦反畎畎同舉遠反

御案溝洫水工也屬之匠人者匠人曉水平之法絜量地勢高下不夾蓄洩皆宜不致有設抑更有水椿木版設爲水準之處須用矩度繩尺焉田間水道遂溝洫澮川有五舉溝洫以該之耜耒頭金也其廣五寸兩人各執一耜同壟道而耕爲耦伐發也一耦所發之土廣尺深尺謂之畎蓋古無牛耕兩人各執一耜伐土而成畎乃可種物畎伐土成道如小渠也田首謂水入田處廣深當二尺乃以便行水

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

井田之法一井爲田九百畝其一爲公田八家共耕之實九夫之地也故曰九夫爲井遂溝洫澮川皆田間水道遂入溝溝入洫洫入澮澮入川此與遂人職參互言之其實一也夫間有遂井間有溝以其在外者言之成間有洫同間有澮以其在內者言之成間有洫非一成之地包以一洫而已謂其間有洫也同間有澮非一同之地包以一澮而已謂其間有澮也曰各載其名則知達川者非止一澮推之溝洫皆然匠人特司工役其法則受成於遂人也

凡天下之地埶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

申言天地有自然之山川如此故匠人爲溝洫等法必通水道以達於川而周流於天下

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梢溝三十里而廣倍 防音勒屬如字孫音遜

地防地之脉理水道必順地勢而爲之逆則不行水屬謂凡水之屬水性亦各不同近人謂之水經不理孫不順其水經也必有橫決之患梢溝下流之溝也眾溝所滙必三十里而其勢乃舒廣亦倍於常溝此節所言之溝該澮川於其中非但言溝洫之溝

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欲爲淵則句於矩凡溝必因水埶防必因地埶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凡爲防廣與

崇方其綱參分去一大防外綱 漱色救反綱所界反

奠定也奠水謂停水行停水當如磬折直行三折行五多爲曲折以緩其勢然此謂清水也若濁水則易淤而決故黃河以曲處爲險工句於矩常句曲於矩使水勢倒向上句曲尺則爲迴透而深爲淵漱之隄岸堅固水漱齧而不潰淫之水能蓄而能放崇高也方等也高若干廣亦若干也其或稍綱則三分去其一分蓋大綱則不足以防水也大防外綱者內隄必厚外隄稍綱非如舊說也

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爲式里爲式然後可以傳眾力

一日先深之以爲式者先彌一日之力掘一處以蓄水勢之去來高下廣狹詳擬度之以此爲式然後如式掘之里爲式者水行遠近不一則地勢亦不一大約一里之間其勢即殊又審度之以一里爲式其餘高下廣狹可以類推而損益之傳眾力地勢有險夷人力有難易既有此式然後可以分役眾力傳附者之義

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葺屋參分瓦屋四分囷窌倉城逆牆六分堂涂十有二分竇其崇三尺牆厚三尺崇三之

索繩也以繩約物謂之索約汲引也無任不勝任凡土功必用版以繩約之然必版體堅厚爲本若恃繩約多以引版則不足勝任爲防宜厚至葺草屋築堵則三分其防之厚可也若瓦屋築堵則四分其防之厚蓋草屋上輕瓦屋上重故也囷闚倉窌地窌倉城倉外繚垣逆度也度其囷窌之大小倍六分以爲崇乃可固守之堂涂堂前之道也堂高十尺則以其二分爲道竇宮中水道崇深也深三尺水乃易行牆厚三尺則其崇九尺乃可蔽宮

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欘一欘有半謂之

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有音又欘張玉反

車人造車其事非一故云之事如畫繢之事　御案旣有輿人復設車人又不以類相從何也兵車田車國事所用自五路至棧車有爵者所乘故輪人輿人輈人作之大車羊車柏車則任載所用及庶人之役車故車人作之而輿人記所載式軹轛之度無一及焉蓋古者非有爵不得乘兩馬之車車人三車之輿皆狹而長專主任載故也矩長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半矩當爲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下交取宣爲尺度故先定宣之長短欘斲斤柄一宣有半蓋二尺柯長三尺磬折者人縣梢在四尺之上下有四尺五寸人磬折之節在此一柯加半止合人磬折之節也

車人爲耒庛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自其庛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

寸與步相中也堅地欲直庛柔地欲句庛直庛則利推句庛則利發倨句磬折謂之中地庛音刺七賜反又似斯反句音鉤中張仲反推湯雷反中地之中如字

耒耕器易曰揉木爲耒蓋古人耒耜均用木後始易之以金庛耒下前面接耜處中直者耒之身句者人手所執之處也自庛至首緣謂循而上之弦謂直而度之自其內堅而直量之則六尺其六寸於弧曲處消之與步相中者人步六尺也堅地則而難入故直庛以利推柔地著而難起故句庛以利發　御案直庛句庛所爭無多不過比句者稍直直者稍句耳倨句磬折謂直庛句庛並中六尺之度蓋上句與下中庛兩曲相爲乘除消長而要以內弦六尺爲準謂之中地則堅地柔地悉中矣中者恰適便用之謂非以堅柔之間爲中也

車人爲車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

一爲之首轂長半柯其圍一柯有半輻長一柯有半其博三寸厚三之一渠三柯者三

御案駕馬之車以辨等威而尚飾其功密其事繁故輪人輿人輈人並作而輈事牛車惟主任載其功麤其事略直車人作之而已柯柄也首斧也凡造作皆用斧因以量物故先論斧柄長短及刃之大小斧刃謂之銎斧柄長三尺五分其長以其一爲首蓋六寸也半柯尺五寸一柯有半四尺五寸博三寸厚三之一則一寸也渠車輮所謂牙也三柯者三渠二丈七尺其徑九尺也

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行澤者反輮行山者仄輮反輮則易仄輮則完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輮人九反易以豉反

御案此制轂長短之通例澤泥恐其太安故欲利山險恐其㳄動故欲安輮謂輪也反輮反其木裏使夾者在外與土泥相宜反者反木之表裏使堅刃相依與沙石相合輪首九尺六分取一以為牙圍一尺五寸也

柏車轂長一柯其圍二柯其輻一柯其渠二柯者三五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牙圍大車崇三柯綆寸牝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柏車二柯綆彼郢反又歌冷反

柏車山車一柯三尺二柯六尺輻三尺兩輻相對亦六尺渠圍二柯者三為丈有八尺輪高六尺五分取一則牙圍一尺二寸也大車平地任載之車崇三柯其轂長半柯　御案綆之制詳見輪人此亦與之同但此輪大於彼輪則此綆寬於彼綆耳牝服即較較即車箱但兵車乘車較之前為式式低較高故曰重較此則有較無

周官恆解　卷六　考工記　四十一

式前後平故亦曰平鬲也二柯長六尺又三分柯之二則長八尺也羊車善車謂其制較小便捷而安利耳非以羊駕之也二柯六尺又三分柯之一則七尺柏車六尺此皆言車箱長短之制也

凡為轅三其輪崇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以鑿其鉤徹廣六尺鬲長六尺徹轍同廣六尺之六當作八鬲音軛於革反

賈氏公彥曰云凡為轅則柏車羊車皆在其中輪崇雖不同其轅當各自三其輪崇鉤鉤心之木就中鑿之以鉤車箱者也徹謂牛軌一牛所駕故八尺鬲轅端壓牛領者其長止六尺

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為遠也角也者以為疾也筋也者以為深也膠也者以為和也絲也者以為固也漆也者以為受霜露也

鄭康成曰取幹以冬取角以秋絲漆以夏筋膠亦以[illegible]聚猶具也和調適而用之王氏昭禹曰弓力在幹故以為遠弓所以疾發者其勢在角角幹資筋以為堅刃以射則中深故筋以為深二者得膠然後相合故以為和結而固之在絲故以為固漆而飾之在漆故以為受霜露

凡取幹之道七柘為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為下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凡析幹射遠者用埶射深者用直居幹之道菑栗不迆則弓不發檍於力反檿於簟反相息亮反鄉許亮反遠於愿反埶勢同菑側其反又側吏反栗讀如裂

幹以堅緻為上惟竹材脆而本末不均故為下赤黑者其堅入心陽聲者其質厚而根盤結者遠用埶用其休

周官恆解　卷六　考工記　四十二

之本性而審其力之勢能遠幾何因其勢而用之用直則直取其堅勁深人而已居幹析幹也菑謂其損傷㯿中有結核迆順理而直堅也析其幹而有菑栗文理不順以之為弓則不能發遠

凡相角秋閷者厚春閷者薄穉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而昔疢疾險中瘠牛之角無澤角欲青白而豐末夫角之本蹙於𦚍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埶也白也者埶之徵也夫角之中恆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橈橈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夫角之末遠於𦚍而不休於氣是故脃脃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之徵也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閷殺同戚色界反紾弟演反一貞忍反昔咩郝反瘠在亦反大

音扶墬子六反又音促㓤作腦乃老反畏烏回反橈尼敖反又女效反肥七歲反秋氣歛而角堅實春氣舒而角疏薄犛牛氣血方長故直而澤老牛年久故紾而昔紾而昔文理麤交錯不潤澤也疢疾久病險傷也中角裏瘠牛非病但瘦耳以上四者之牛均非美材惟不老不病不疢不瘠不瘦壯盛之牛青白而豐末乃可下文中言之角之本迫近於㓤而其美在氣蹙近也休息也氣息於此是故柔柔故欲其形抉之曲何以知其本之美以色白驗之也畏威也弓之得力處用角為弓極當其中中必橈橈之而堅乃良材也以色驗其中之良角之末遠於㓤而氣恐不貫是故脆脆者氣不盛也豐末者柔而不肥三色本白中青末豐也不失理謂中度牛戴牛一角直一牛也

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紾而摶廉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凡昵之類

不能方昔雖郝反摶徒丸反昵女乙反又音暱

朱純赤也昔紋交錯也深瑕而澤紋深而潤澤紾而摶廉縝密而闓利餌色如餌鹿膠用其角魚膠用其膘馬牛犀鼠用其皮昵黏也凡物之黏者皆不能比乃為美膠

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為獸必剽以為弓則豈異於其獸筋欲敝之敝剽匹妙反

簡筋條也筋之小者貴乎條直而長大者貴乎緻密而潤獸之剽疾者如此以之為弓亦然治筋當極熟敝熟也

漆欲測絲欲沈測極清如可測度也絲欲沈乾燥時其色還如在水湅之色

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為良全無瑕病良善也御案已上言選材之美已下言為之之時與其方

凡為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析灂冬析幹則易春液角則合夏治筋則不煩秋合三材則合寒奠體則張不流冰析灂則審環春被弦則一年之事液音亦灂子召反易以豉反液角則合之合音洽

幹欲堅而正故析於冬角欲和而溫故液於春液漬之也筋欲散而解故治於夏是三材者三時各治其一至秋乃以膠漆絲合之奠定也寒奠體者寒乃膠堅凝之候納之檠中往來之體乃定冰析灂者冰乃漆乾之時試之磨治漆之凝結愈固也易謂滑致洽謂浹洽煩亂也合堅密也張不流張弓時不流散審環審其漆敉如

環不紿自春至冬又至春乃被弦而用之是其工事周一年也

析幹必倫析角無邪斲目必荼斲目不荼則及其大脩也筋代之受病夫目也者必強強者在內而摩其筋夫筋之所由幨恆由此作故角三液而幹再液厚其帑則木堅薄其帑則需是故厚其液而節其帑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侔荼音舒幨昌廉反帑女居反需汝遠反數音朔侔莫侯反

倫順其文理無邪正也目節目荼舒徐也御案木之節目強舒徐之令其分少寬乃不與筋相摩脩久也下文又申言其故幨絕起也角三液而使柔幹再液而使和帑幹上所覩木稗過厚則木強而不靈通薄則奧弱而無力厚其液即上文三液之事節厚薄勻稱也約以絲膠橫纏之不皆約當約處乃約疏密必相偁

斲摯必中膠之必均斲摯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脩也角代之受病夫懊膠於內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恆由此作凡居角長者以次需恆角而短是謂逆橈引之則縱釋之則不校恆角而達辟如終紲非弓之利也今夫茭解中有變焉故校於挺臂中有柎焉故剽恆角而達引如終紲非弓之利摯音至挫子臥反需汝遼反恆古鄧反又如字校絞巧反辟當作引茭欺交反又音交解戶隘反挺弟郢反柎芳武反

摯至也斲摯斲之太甚斲膠均宜適中斲卽中而膠不均亦能摩角而使之挫需用也角固以長爲貴然必視幹之長短以次而用之恆竟也若因其長而竟用之太短則爲逆橈引之而角縱不用力放之又不疾也校疾也達長也終常也竟其角而用之太長則引弓之時如常有所紲者不順利紲絆也茭解中謂弓隈與弓簫角接之處有變謂弓簫與臂用力異引之則臂用力放矢則簫用力既用力異故發矢疾挺直也柎手把處兩旁貼以木剽亦疾也引弓時亦如有所紲者

周官恆解　卷六　考工記　四十二

撟幹欲孰於火而無贏撟角欲孰於火而無燂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鬻膠欲孰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溼亦不動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溼以爲之柔善者在外動者在內雖善於外必動於內雖善亦弗可以爲良矣撟紀天反燂音潛又音尋鬻章呂反

賈氏公彥曰此言治幹角筋膠四者得所不得所之事不言絲漆者用力少故也撟正也贏過孰燂炙爛也

御案引筋傅筋於幹須引之急乃無寬弛之病太甚傷力則筋又恐斷絕也不動謂耐旱溼幹之溼謂生也

凡爲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薄其敝宛之無已應下柎之弓末應將興爲柎而發必動於𦆙弓而羽𦆙末應將發畏烏回反敝讀爲蔽必蔽反

連氏斗山曰峻弓埶柎弓把隈弓之曲蔽弓之裏宛之引之也言有此數善雖引之不已無不應手下柎謂柎太卑也柎卑則中弱無力發矢之時其病在末應將興謂矢將落而又起也若隈短而柎長引弓之時是專爲柎而發𦆙角之接柎者亦必爲之動搖也夫𦆙與柎連乃最著力之處羽猶輕也弓而至於羽其𦆙則亦如下柎之弓末應將發

弓有六材焉維幹強之張如流水維體防之引之中參維

周官恆解　卷六　考工記　四十三

角定之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定直庚反又抽庚反或之亮反

幹外五材皆依幹而有故六材之中惟幹爲強苟強弱得所則張弓之時如木之順適也體謂弓體卽幹也防之謂惟幹爲主五材皆視幹爲防中參居中而兩參之以幹爲主引之之時幹居中而五材參輔之其五材之中惟角尤爲引得力如柱之有定欲引之而無負弦之病釋之無所失其與幹體如環相屬不可輕也負弦辟戾也

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九和之弓角與幹權筋三侔膠三鋝絲三邸漆三斞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

勝去聲參讀爲三鈞音
劣又色劣反與羊主反
材既美工又巧爲之又得時謂之三均角不可勝幹幹
不可勝筋三者得法又爲三均量其力於角筋各有所
勝或一石或二石三石又有三均三三而九謂之九和
權平也侔等也鋝鍰也郎與未聞蓋皆輕重之名弓以
角幹筋爲主故相侔即所謂角不勝幹二句之意其係
各有差等上工用之而有餘下工則拙而反多費材故
不足

爲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爲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周官恆解　卷六　考工記　二十九

此據弓形不張而言郎氏兆玉曰天子諸侯大夫士之
弓分爲四等以弓之美惡而別上士中士下士之弓分
爲三等以弓之長短而言
上中下泛言人之長短也

凡爲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豐肉而短寬緩以荼若是者爲之危弓危弓爲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埶以奔若是者爲之安弓安弓爲之危矢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

荼依注作舒中張仲
反愿音願一音元
志慮平日性情血氣秉質強弱荼舒也危弓弱安弓強
奔奮疾也其人形體豐肉而短性情寬舒則爲之危弓
其人形體堅瘦性情激發則爲之安弓若其人安而弓
矢亦安則不能以速中即中亦不深其人危而弓矢亦
危則不能以確中愿專慤意然此特爲君上言耳君上
萬幾不能時時習射故視其形體性情而爲之弓矢若
士大夫庶人弱者可
習爲強不在此例

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臾之屬利射侯與弋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

夾古洽反臾音
庾射食亦反
往來張弛也弛之則弓體往張之則弓體來夾臾之弓
合五而成規者王弓合九而成規者唐弓合七而成規
者司弓矢主頒故各言所投之
人弓人主爲故言其所用之利

大和無灂其次筋角皆有灂而深其次有灂而疏其次角無灂合灂若背手文角環灂牛筋蕡灂麋筋斥蠖灂

灂子
肖反

周官恆解　卷六　考工記　三十

有灂而深之上石經有角字背補
內反蕡扶云反斥音尺蠖於郭反
賈氏公彥曰大和九和之弓六材俱善故無漆灂也其
次筋在背角在隈皆有灂但深在中央兩邊無其次兩
邊亦有但疏耳不皆有其次角無灂謂隈裏無灂簫頭
及背背有之弓之表裏灂台處若人合手背文相應角
環以下又言弓表裏之灂文角環灂隈裏其灂文如環牛
筋蕡灂弓背用牛筋漆如麻子文若用麋其灂文如斥
蠖文

和弓轂摩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覆之而幹至謂之侯弓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

轂紀益反覆孚
福反句音鉤
和調也將用弓恐角幹併戾而不和必先擊摩之使相
覆詳審也至極善也角善而筋幹未善謂之句弓之
敝者也角善幹善而筋猶未善謂之侯弓上所謂利射
侯者也角幹善筋亦善謂之深弓上所謂利射深者也

弓有六材筋幹角用力多故特言之一滿者爲敝二善者爲次三者全則爲尤良也

總論天道流行化生萬物不越乎陰陽闔闢之理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何以藏諸一元之氣蘊於中黃生氣閉藏實以裕乎生生之本自其外著之迹觀之則特見其空虛而已王者法天立政冬令以安息民生爲義故其官名司空而國家凡有興作皆於此時蓋嚴冬之時民常苦寒勞其筋力發其陽和又農工既畢無事而執公官以效忠敬之意義至當也秦火之後冬官散佚後人以考工記補之然工特藝事之一　御纂云司空之職居

四民時地利其大經大法無一存者誠爲論也或當時以授工師俾有成法至漢而猶傳其籍然卽工作之法歷代踵增亦有不能行於後世者矣特其文義簡古猶是先秦文字姑疏而存之若執其法以概後來則不可學者其致思焉

周禮補注六卷

道光廿九年旌德呂氏立誠軒刊版
道州何紹基篆檢

周禮補注自敘

隋書藝文志曰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玄玄作周官注而康成注備引杜子春及鄭大夫鄭司農之說無一語及馬融學者疑之然其說猶見於賈疏中至干令升注周官十二卷陸氏經典釋文所徵引者不下數十事想其時猶及見全書而疏中絕無稱引何也干注與鄭注互有異同大宰職挾日作市日宰夫職賓賜之飧牽作賓賜掌其飧牽此類蓋與鄭異者也大宰職納亨注云納牲將告殺謂鄉祭之晨小宰職凡官之糾禁注云若今御史中丞此類蓋與鄭同者也必以爲後人無識眞

贗莫分使干注羼入鄭注是殆不然余少讀周禮長而粹嗜後從凌仲子先生游得聞校禮堂之緒論用益肆力於古仲子師嘗著周官九拜九祭解鄉射五物攷援據禮經疏通證明足發前人所未發余師其意而變通之因思漢魏之治周禮者如賈逵張衡孫炎薛綜陳劭崔靈恩之注遺文軼事散見羣籍或與鄭義符合或與鄭義乖違同者可得其會通異者可博其旨趣是用廣搜衆說補所未備條系於經文之下抑或旁采他經舊注或兼取近儒經說要於申明古義而已嘗攷康成本治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於義長且順者爲鄭氏

學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又嘗作毛詩箋今取鄭氏之學證鄭氏之注則辭義易瞭即彼此互歧前後錯出亦不煩辭費而得失已明故於三者剌取為多至許氏說文解字徵引周禮彼此互異取以推廣鄭義不嫌牴牾其他史冊流傳事系本朝禮遵周典亦備採擇用俟辯章猶是鄭氏況以漢法之意也庶幾為治是經者撮壤涓流之助云爾旹道光廿三年癸卯八月朔日

雲里呂飛鵬自敘於立誠軒

周禮補注後序

右周禮補注六卷吾鄉呂雲里先生之所作也先生終後五載哲嗣鶴田給諫整理遺稿將授之梓屬余為校正字畫余因得盥讀之竊以漢儒說經篤守師法而依類引申踵事之增往往後掩其前周禮自戰國去籍已湮微暨秦剗滅官失其守雖出屋壁古訓古言太學博士鮮能通曉故西漢之世傳授不絕如綫自賈逵鄭興從杜子春受章句爰作解詁以表明絕學而鄭衆紹其世業馬融補所缺遺昔之晦莽者稍稍闢矣原聲類考訓詁務期於名正言順而耳目所蔽猶不無齟齬康成

氏後起縱觀得失條理終始而為之注後學鑽仰誠無間焉然攷鄭氏所注諸經禮為先詩書取後而先後恒自相違背如周禮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注云璂讀如薄借綦之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謂之綦詩曰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而詩箋於曹風之其弁伊騏破騏為璂云以玉為之則與綦結之訓異矣天官小宰六屬注云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象天地四時日月星辰之度數天道備焉前此者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故周公設官分職以法之而詩箋于周頌之駿惠我文王則云大順我

文王之意謂爲周禮六官之職也書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則與設官分職承成王意者又異矣書注謂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是又以明堂爲文王廟與蔡邕所言明堂宗廟同處者義合而與鄭駁異義所云明堂在國之陽者又兩歧矣一人之說已不能齊同若此其及補正者自爲補正其不及補正者則固有望于後之人專已守殘大雅所不取也而唐人作正義惟知疏不破注紕繆相仍積習生常以故空疏之家得乘閒而抵之先生此書大恉以鄭氏爲宗而取矛刺盾卽以鄭氏說校正鄭氏之缺其自馬融許愼千寶下逮近儒

經說凡義涉周禮可與互相發明者亦詳錄以爲鄭氏參輔修廢起慠補苴缺遺鄭氏所以爲千古儒宗此書之作固鄭氏之志也與先生爲凌仲子先生高弟仲子先生治儀禮而經禮未暇致力然釋例一書引彼證此其所發明者已多先生推而廣之斯又爲仲子卒未竟之業也余與給諫爲舊交庚子辛丑以計偕羈留都中得拜先生于堂每聞緒論則夙疑頓釋昭若發蒙先生樂誘掖後進閒以所業就正則亦極口獎借今書中所刺取者皆言昔所就正未敢冀其有當而先生厠之名儒之末則又赧然自慚然先生之與人爲善固後生小

子之所問風興起而不敢自怠者校錄既畢爰書此以志欽向非敢云序先生書也道光丁未中秋後三日通家子包愼言謹跋

周禮補注卷第一

旌德呂飛鵬雲里學

周禮　馬融傳云秦自孝公已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絕滅之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于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然亾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眾儒並出共排以為非是唯歆獨識其年尚幼務在廣覽博觀又多銳精于春秋末年乃知

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柰遭天下倉卒兵革並起疾疫喪荒弟子死喪徒有里人河南緱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眾賈逵往受業焉眾逵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記轉（當作傳）相證明為解逵解行於世眾解不行兼攬二家為備多所遺闕然眾時所解說近得其實獨以書序言成王既黜殷命還歸在豐作周官則此周官也失之矣逵以為六鄉大夫則冢宰以下及六遂為十五萬家縆千里之地甚謬焉此比多多吾甚閔之久矣又云至六十為武都守郡小少事乃述平生之志著易尚書詩禮傳皆訖惟念前業未畢者唯周官年六十有六目瞑意倦自力補之謂之周官傳也（賈公彥序周禮廢興）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就經為注（山堂考索前集）　鄭元序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及子大司農仲師名眾故議郎衛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又云元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顧省竹帛之浮辭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斯可謂雅達廣攬者也然猶有參錯同事相違則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詁捃祕逸謂二鄭者同宗之

大儒明理于典籍粥識皇祖大經周官之義存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徒寡且約用不顯傳于世今讚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訓也其名周禮為尚書周官者周天子之官也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又云斯道也文武所以綱紀周國君臨天下周公定之致隆平龍鳳之瑞　鄭氏傳曰元以為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序周禮廢興）　崔靈恩曰夫百王不同各置官禮為禪讓相傳者亦不得不改但所以改者少非禪讓之世者變易必多以革人視聽所以禪讓不改多者以禪讓道同人未為異故不改者

多非禪讓之世須變人情故必多改故王者之興必
有改官之禮此周禮所興之意也通典
天官冢宰　崔靈恩曰自顓頊以來命南正重司天火
正黎司地故重黎之後世掌天地官號曰羲和唐堯
受之迺置天地四時之官命羲和之後使復舊職而
掌天地之事又分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使主四時
爲六卿之任及其末年舜攝百揆改地官爲司徒秋
官爲士冬官爲司空春官爲秩宗故尙書曰迺命羲
和欽若昊天分命和仲和叔等使主四時之事又云
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爲司徒敬敷五敎地官之事

也皋繇作士五刑有服秋官之任也禹作司空以平
水土冬官之職也伯夷爲秩宗典朕三禮此春官之
所司也通典
惟王建國注司徒職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
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
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　疏鄭引此
者破賈馬之徒建國爲諸侯國　干寶云王天子之
號三代所稱釋文
辨方正位注鄭司農云別四方正君臣之位君南面臣
北面之屬元謂正位謂定宮廟　干寶云辨方謂別

東西南北之名以表陰陽也正位謂君南面當陽臣
北面即陰居后於北宮以體太陰居太子於東宮以
位少陽之類御覽　案干注與先鄭義同
體國經野注體猶分也經謂爲之里數　干寶云體形
體釋文　魏徵羣書治要注體猶分邦畿之度經野疆
理其井廬也
乃立天官冢宰　馬融云冢大也宰治也大治者兼萬
事之名也尙書周官疏　干寶云濟其清濁和其剛柔而
納之中和曰宰釋文　詩大雅箋傅御者貳王治事謂
冢宰也

小宰　司馬彪續漢書百官志太尉公一人長史一人
千石注引盧植禮注曰如周小宰
胥注此民給徭役者若今衛士矣　續漢書志衛尉卿
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宮門衛士南宮衛士令一
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南宮衛士北宮衛士令一人六
百石本注曰掌北宮衛士
注胥讀如諝謂其有才知爲什長　說文諝知也
庖人注裹肉曰苞苴　鄭曲禮注苞苴裹魚肉或以葦
或以茅
𩺰人徒三百人　馬融云池塞苑囿取魚處多故也本疏

釋文敿音魚本又作魚亦作魰同又音御　案說
文云衜禁苑也春秋傳曰澤之自段云自當作舟昭十二年傳舟鮫守
之鮫當是魰譌許所據竟作舟衜衜或作魰從又魚聲莊述祖云敿
卽魰
腊人注腊之言夕也　案易噬嗑腊肉虞翻作㫺肉注
云三在膚裏故稱肉離日熯之爲㫺說文云㫺乾肉
也從殘肉日以晞之㫺夕古字通惠棟引穀梁傳云
日入至於星出謂之㫺管子云旦㫺從事王逸楚辭
章句引詩云樂酒今㫺是皆以㫺爲夕之證
凌人　說文仌凍也象冰凝之形徐鍇曰冰初凝文理

如此也滕仌出也從仌朕聲詩曰納於滕陰重文凌
云或從夌
醢人　說文醢酸也作醯以鬻以酒從鬻酒並省從皿
皿器也
冪人　說文幎幔也從巾冥聲周禮有幎人
大府注大府爲王治藏之長若今司農矣　續漢志大
司農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諸錢穀金帛諸貨
幣
司會　干寶云凡言司者總其領也凡言師者訓其徒
也凡言職者主其業也凡言衡者平其政也凡言掌

者主其事也凡言氏者世其官也凡言人者終其身
也不氏不人權其材也通權其材者旣云不世又不
終身隨其材而權暫用也禮記疏
司會注若今尚書　漢制考成帝紀建始四年罷中書
宦官初置尚書員五人　續漢志尚書六人六百石
司書注司書主計會之簿書　疏注言簿書者古有簡
策以記事若在君前以笏記事後代用簿簿今手版
故云吏當持簿簿則簿書也　說文專六寸簿也何紹
基云說文無笏字或謂此專卽笏也案徐廣車服儀
制曰古者貴賤皆執笏卽今手版也杜預曰珽玉笏
也若今吏之持簿蜀志秦宓見廣漢太守以笏擊頰
鄭謂經以簿爲笏不可通簿爲手版兼簡策之用

職內注若今之泉所入謂之少內　王氏漢官解云小
官嗇夫各擅其職胡廣注謂倉庫少內嗇夫之屬各
自擅其條理所職主本疏
世婦　春官世婦注世婦后宮官也　案此世婦與春
官世婦有別此世婦卽昏義所謂廿七世婦者非后
宮官也
大宰職治邦國　干寶云國天子諸侯所理也邦疆國
之境釋文
以擾萬民注云擾猶馴也　案說文手部擾煩也與馴
義異牛部㹛柔謹也馴擾之擾當作㹛玉篇曰尚書

㥽而毅字如此惠氏棟云㥽有柔音故史記或作柔㥽而毅徐廣曰一作柔又有馴音故李軌徐邈皆音尋倫反或音而小反失之張穆案㥽柔同部相通馴㥽同義相假古音本有此二例而小反之音則後世蕭幽通轉之常也

以統百官　馬融云統本也百官是宗伯之事也尚書周官疏

以詰邦國　千寶云彈正糾察也釋文

官刑以糾邦治注官刑司寇之職五刑其四曰官刑上能糾職　案小宰職曰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杜子春云宮皆當爲官葢卽此官

刑也康成注宰夫云官刑在司寇五刑第四者與此注同

以八則治都鄙注都之所居曰鄙　馬融云距王城四百里至五百里謂之都鄙鄙邊邑也以封王之子弟在畿內者尚書蔡仲之命疏

賦貢以馭其用　千寶云賦上之所求於下貢下之所納於上釋文

予以馭其幸注幸謂言行偶合於善則有以賜予之以勸後也　案後漢書方術折像傳曰不仁而富謂之不幸注引左傳曰善人富謂之幸賜予雖未能馭富

亦富之漸也故云予以馭其幸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注統所以合牽以等物也　案鄭氏注易乃統天云統本也八者皆非民事然治民之本在焉故曰八統紹基案說文統紀也紀絲別也別之所以合之故鄭云合牽以等物也

三農生九穀　惠士奇禮說三農上農中農下農也管子揆度篇曰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小司徒上地中地下地分爲三者以此

飭化八材注司農云珠曰切　宋注疏本作骨曰切

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禮說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

任也者家三人則一家四人爲閒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則二家七人爲閒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則一家三人爲閒閒猶餘也羨也夫曰餘卒曰羨民曰閒詩云侯亞侯旅侯彊侯以亞仲叔旅子弟皆閒民也彊謂勸相以能左右之長者規少者隨尊者令卑者聽所謂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也

以九賦斂財賄注元謂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筭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　疏漢法民年二十五已上至六十出口賦錢人百二十以爲筭　江氏永曰漢之口率出泉周禮亦有之閒無言凡無職者出夫布是

也此因閒民一職轉移執事於人不能赴公旬三日之役故使出夫布以當之猶後世之丁錢及僱役錢不可以此通釋賦字也賦者徵取財物之總名自一至六以三農九穀爲主而草木鳥獸器用布帛及閒民夫布皆有之唯臣妾無賦關市則商賈也山澤則虞衡也關市山澤獨別出者自邦中至都鄙皆有關市山澤別爲二賦不與六賦混也幣餘之賦則己用之餘取之於掌事者故居末賢基謹案周制必無出口錢之事貢禹傳云禹以爲古民無賦筭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筭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禹在元帝時建議去

武帝時甚近言之鑿鑿則口錢非周所有審矣

羞服之式　干寶云羞飲食也服車服也釋文

匪頒之式　金榜禮箋國語天子之田九畡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周官以九賦待九式之用祿食宜在九式中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大宰九式八曰匪頒則匪頒者謂祿食與祿食所以代耕恆以歲爲上下由是匪頒有式墨子書歲饉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餽則損五分之四饑則盡無祿廩食而已矣蓋其遺法　案先鄭以匪頒爲班賜後鄭增成其義謂王所分賜羣臣以別於燕好之賜予殆即此經外府典絲典枲三官所言賜予與然說文稟訓賜穀則祿稟未嘗不可言班賜也

好用之式　案此經玉府云凡王之好賜內府云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職幣云以詔上之小用賜予皆謂好用職幣疏以爲常賜予誤也小雅鹿鳴燕羣臣嘉賓以幣帛筐篚將其厚意而曰人之好我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而曰中心好之是其證也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　案此爲歲之常貢大行人疏云此因朝而貢與大宰九貢及下小行人春入貢者別

彼二者是歲之常貢也

斿貢注鄭司農云斿貢羽毛當作旄元謂游貢讀如囿游之游游貢燕好珠璣琅玕也　案說文云游旌旗之流也流繫傳作斿从㫃汓聲段玉裁云旗之游如水之流故得稱流也周禮省作斿引伸爲出游之游據此則羽旄爲本訓當從先鄭

宗以族得民　案大傳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鄭注云大夫大祖別子始爵者大傳別子爲祖謂此據此則別子必爲大夫而後得爲後世之太祖其

子孫適長因得繼別子而爲大宗若爲士者祇得爲禰於其子而不得爲大祖於其後世故其子孫嫡長繼禰而爲小宗大祖之廟百世不遷故大宗亦百世不遷族人之同高祖者宗之也繼禰之宗止於五世族人之同大祖者盡宗之也此經宗以族得民當兼大宗小宗言大傳注云小宗四與大宗凡五孔疏云小宗四謂一是繼禰與親兄弟爲宗二是繼祖與同堂兄弟爲宗三是繼曾祖與再從兄弟爲宗四是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爲宗槩姓弗別綴會弗殊從宗合族此所以得民也

友以任得民　案此任字卽六行之任大司徒注云任信於友道是也說文云任保也五家爲比使之相保注云保猶任也二義相兼乃備

藪　干寶云藪宜作叟釋文　案叟宜作叜叜爲庾之借字藪庾古通用聘禮記云十六斗曰籔注云今文籔爲逾陶人疏云逾卽庾也廣韻藪字下云十六斗曰藪據此則籔亦作藪藪與庾通干注假借作叜後人傳寫誤作叟古者倉庾世官故云以富得民　穆案叟爲庾之省非借也叜正字庾分別字

正月之吉　干寶云周正建子之月吉朔日也唐會要

挾日注從甲至甲謂之挾日凡十日　釋文挾字又作浹十本作帀子合反　案左傳成九年正義曰浹周帀也從甲至癸爲十日古挾浹通荀子儒效篇盡善挾洽之謂神王霸篇政令以挾楊倞注皆云挾讀爲浹

設其參　干寶云三公也釋文

立其兩注鄭司農云兩謂兩丞　馬融云立卿兩人書蔡仲之命疏

祀五帝注謂四郊及明堂　案小宗伯職兆五帝於四郊注謂靈威仰赤熛怒之類蓋五天帝也祭法注祭

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下引明堂月令春曰大昊夏曰炎帝云云則五帝爲五人帝矣

具脩注具所當共脩埽除糞洒　王氏引之曰典祀職云掌外祀之兆守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是祀五帝之兆典祀已脩除之矣非大宰事也脩當讀爲羞宰夫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世婦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合言之則曰具羞耳祀五帝言羞者大司徒曰祀五帝則奉牛牲羞其肆是也脩與羞古字通錢氏養新錄曰鄉飲酒禮乃羞無筭爵鄉飲酒義作脩爵無數借脩爲羞正與

此同

及納亨　干寶云納亨納牲將告殺謂嚮祭之辰也劉昭續漢志注　案干注與鄭康成同司馬彪續漢志正月天郊夕牲晝漏未盡十八刻初納夜漏未盡八刻初納明堂五郊宗廟大社稷六宗夕牲皆以晝漏十四刻初納夜漏未盡七刻初納

王眡治朝則贊聽治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注謂王巡狩在外時　案戰國策曰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筦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退聽朝也此可爲四方聽朝之證

小宰職凡宮之糾禁　干寶注若御史中丞劉昭續漢志注　案續漢志御史中丞一人千石本注曰御史大夫之丞也舊別監御史在殿中密舉非法

小事則專達　干寶云達決也釋文

事職　馬融云事職掌百工器用耒耜弓車之屬尚書周官疏

祭祀之聯事　酒人注酒人共酒因留與其奚爲世婦役亦官連疏云卽小宰云祭祀之聯事是也

注屬其六紖　案諸本皆作紖惟嘉靖本與婺本作引與釋文所云或本合

喪荒之聯事　案疏云荒謂年穀不熟則喪與荒爲二事鄭司農注喪之聯事已具不言荒者略也掌救荒之事者非一官故有聯事如小宰受幣玉大司徒以十二荒政聚萬民大宗伯以荒禮哀凶札小宗伯職云大烖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祇士師職云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灋治之是也九式言喪荒注云荒凶年也九賦言喪紀注云喪紀卽喪荒也然此經言喪紀者不一庖人共喪紀之庶羞注云喪紀喪事之祭外饔凡小喪紀注云謂喪事之奠祭則喪紀祇可云喪事不可兼云荒也

斂弛之聯事　王氏引之曰弛舍與賦斂意義不倫無由並舉當以讀施爲是斂者聚也施者散也或先施而後斂或先斂而後施地官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鄭注曰困時施之饒時收之此先施而後斂也司稼掌巡邦野之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倉人掌粟入之藏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此先斂而後施也又鄉師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以王命施惠司救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

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遺人掌邦之委積以
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門關之委積以
養老孤則掌施惠之事者非一官故曰斂施之聯事
聽稱責以傅別注鄭司農云稱責謂貸子傅別故書作
傅辨鄭大夫讀爲符別元謂傅別謂爲大手書於一
札中字別之　小司寇傅別注鄭司農云若今時市
買爲券書以別之各得其一　飛鵬案先鄭說與此注
後鄭義同　荀子性惡篇凡論者貴其有辨合有符
驗注辨別也言論議如別之合如符之驗然後可施
行也案此卽或作傅辨或作符別之證　釋名莂別

也大書中央中破別之也卽今市井合同　疏責謂
貸子者謂貸而生子者若今舉責案說文云貸施也
從貝代聲下有借也二字疑是因下文貣字注而衍小徐引春秋傳陳氏
厚貸爲證又云貣從人求物也借也大徐本無借也二字小徐
引史記云漢武帝時縣官無錢從人貣馬爲證據此
則貸子之貸當作貣
質劑　荀子王霸篇關市幾而不征質律禁止而不偏
注質律質劑也可以爲法故言質律引此經聽賣買
以質劑
凡祭祀贊王幣爵之事注又從大宰助王也　疏大宰

職云祀五帝贊玉幣爵今此又云祭祀贊此三者謂
小宰執以授大宰大宰執以授王是相贊助故云又
從大宰助王也案疏說甚明三者指玉幣爵而言則
王之爲玉無疑岳珂從越注疏及建大字本作王非
詳注中又從大宰助王也七字專釋贊字義
宰夫職辟名者注辟名詐爲書以空作見文書與實不
相應也　干寶云不當也釋文　案荀子正名篇云析
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民多辨訟則謂之大
姦其罪猶爲符節度量之罪也卽此經所謂辟名者
賓賜之飧牽　釋文一本作賓賜掌其飧牽干本同包愼

言案此經注與疏鄭氏本似無賓賜之三字如有此三字二鄭不應無一語及之上陳牢禮之法委積一也膳獻二也飲食三也幷飧牽而四經文何以于飧牽上獨加賓賜之三字經果變文以別飧牽于上三者注當申釋其義注無釋卽知經之本無此三字也當由干本作賓賜掌其飧牽傳寫誤入鄭本耳
凡邦之弔事注弔事弔諸侯諸臣　釋廢疾云天子於
二王後之喪含爲先襚次之賵次之餘諸侯含之賵
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之臣襚之賵之穀梁傳文公五年疏又見禮記雜記疏
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　盧植檀弓
注宰夫於周禮爲下大夫小宰之副也大喪小喪掌
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理之大喪君也小官屬官也

戒令卽所謂舍故而諱新之屬通典

歲終注歲終自周季冬　自董本作目黃丕烈校云目者指目之辭　案大宰正月之吉注云周之正月小宰正歲注云夏之正月周既改正朔自宜以子月爲歲始以亥月爲歲終而於建寅之月凡有所教戒必曰正歲明其得四時之正故重巽以申之也夌人正歲十有二月不言歲終者蓋謂正歲之十有二月以別於周之歲終也鄭司農注宰夫職正歲云正歲之正月與此文相似則凡言歲終者皆爲周之季冬無疑

宮正稽其功緒　顧氏炎武曰已成者謂之功未竟者

謂之緒說文緒絲耑也

幾其出入注元謂幾苛其衣服持操及疏數者　毛居正六經正誤云闌入注苛其出入比長注呵問秋官萍氏苛察環人苛留凡五處音義皆同而字或作荷或作苛或作呵其實一也　案史記鄺食其傳好苛禮索隱曰亦作荷賈逵曰苛煩也漢書作荷師古曰荷與苛同苛細也惠氏棟云責問之呵本作苛漢乙令有呵人受錢見陳羣新律序說文云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吳氏玉搢別雅云街彈碑吏無荷擾之煩隸釋以荷爲苛案詩序哀刑政之苛釋文云苛本亦作荷左傳苛慝不作釋文亦云苛本或作荷

注鄭司農云若今時宮中有罪禁止不得出亦不得入及無引籍不得入宮司馬殿門也　漢制攷元帝紀令從官給事宮司馬中者得爲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應劭曰籍者爲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顏師古曰司馬門者宮之外門也衛尉有八屯衛侯司馬主衛士徼巡宿衛每面各二司馬故謂宮之外門爲司馬門梁孝王傳梁之侍中郎謁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

亾異

宮伯士庶子注元謂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也庶子其支庶也　案大司馬與此同文彼注云庶子卿大夫之子從軍者或謂之庶士則士庶子俱屬卿大夫之子言與此注義本同彼疏云經中士爲卿大夫之身誤矣

行其秩敘　案說文云秩積也詩云積之秩秩又云豑爵之次第也虞書曰平豑東作此經注訓祿稟疏云秩謂依班秩受祿則正字當作豑經文蓋借秩爲豑耳

膳夫膳用六牲注六牲馬牛羊豕犬雞也　案庖人膳膏後鄭以爲牛膏薌犬膏臊雞膏腥羊膏羶司農則謂豕膏臊子春則謂豕膏腥是牛羊豕犬雞五牲皆宜入膳也或疑禮不以馬爲牲不知古有乘馬有會馬穆天子傳獻食馬三百是也則後鄭以六牲爲馬牛羊豕犬雞其說非無據矣

王日一舉鼎十有二注殺牲盛饌曰舉鼎十有二牢鼎九陪鼎三　趙商問王日一舉鼎十有二是爲三牲備焉商案玉藻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太牢禮數不同請聞其說鄭荅云禮記後人所集據時而言或以諸

侯同天子或以天子與諸侯等禮數不同難以據也王制之法與禮違者多當以經爲正本疏

膳夫授祭　干寶云祭五行六陰之神與民起居釋文

卒食以樂徹於造注造作也鄭司農云造謂食之故所居處也　案大祝注故書造作竈惠士奇云吳越春秋勒馬銜枚出火於造吳語造作竈所謂係馬舌出火竈史記龜策傳卜先以造灼鑽徐廣曰音竈據此則造宜讀爲竈

王燕飲酒則爲獻主注鄭司農云燕義曰使宰夫爲獻主　案周公設官天子有宰夫又有膳夫諸侯亦有宰夫而稱膳夫爲膳宰周禮宰夫爲太宰之考職掌蔽尊王燕飲酒則膳夫爲獻主不使宰夫諸侯亦當使膳宰爲獻主文王世子云公與族燕膳宰爲主人此其證也春秋時膳宰通稱宰夫如左傳稱膳宰屠蒯而禮記檀弓載此事云蕢也宰夫也左傳稱宰夫熊膰不熟而公羊傳云膳宰熊膰不熟是也禮記雜出于漢儒之手故宰夫亦沿春秋之稱先鄭此注引燕義以宰夫釋膳夫蓋由後世膳宰通稱宰夫不能辨別遂誤合爲一

庖人掌共六獸六禽　干寶云六獸麋鹿麕貆野豕兎

六禽鴈鶉鷃雉鳩鴿釋文

夏行腒鱐膳膏臊注鄭司農云腒乾雉鱐乾魚膏臊豕膏也杜子春云膏臊犬膏　干寶云臊豕膏也釋文

盧植注月令云腒雉腊也　案後鄭從杜以臊膏爲犬膏故云犬屬司寇金也說文魚部無鱐字肉部䐹乾魚尾䐹䐹也从肉肅聲周禮有腒䐹魚部鱢鮏臭也从魚喿聲周禮曰膳膏鱢是以鱢爲魚膏矣肉部云臊豕膏臭也不引此經文蓋許氏所據本與鄭異

膳膏腥注杜子春云膏腥豕膏也元謂膏腥雞膏也　干寶云腥雞膏也或作雉膏釋文

內饔腥臊　案說文肉部胜犬膏臭也此爲腥臊之正字

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貍豕盲眡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螻　鄭注內則云庮惡臭也春秋傳曰一薰一庮泠毛毳毛別聚於不解者也赤股股裏無毛也皫色毛變色也沙猶嘶也鬱腐臭也望視視遠也般臂前脛般般然也漏當爲螻

牛夜鳴則庮注鄭司農云庮朽木臭也　干寶云病也釋文　案說文广部庮久屋朽木周禮曰牛夜鳴則庮

臭如朽木與司農說合

鳥皫色　案釋文出犥字云本又作皫說文白部無皫字牛部犥牛黃白色也从牛麃聲則犥爲正字皫爲後起字

交睫腥　案說文云腥星見食豕令肉中生小息肉也曰小息肉則肉如米可知爾雅米者謂之糪郭注云飯中有腥是也因星見食豕而致腥故卽以豕肉之如米者謂之腥則腥爲正字鄭注云腥當爲星聲之誤也似未審

般臂螻注鄭司農云螻螻蛄臭也　釋文干音漏內病也　惠棟曰北山經諸毗之水其中多水馬其狀如馬文臂牛尾郭璞注前腳也周禮曰馬黑脊而般臂螻阮氏校勘記云釋文般音班注云臂毛有文是亦讀般爲斑也　案說文疒部瘢痍也从疒般聲此經上文言不可食者則般臂是馬之有病者長楊賦云吮鋋瘢耆孟康曰瘢耆馬脊者創瘢處據此則般蓋瘢之省

刑膴　鄭注有司徹云膴讀爲哻刳魚時割其腹以爲大臠可用祭也

外饔饗士庶子注庶子衛王宮者若今時之饗衛士矣

續漢書禮儀志饗遣故衛士儀百官會位定謁者持節引故衛士入自端門衛司馬執幡鉦護行行定侍御史持節慰勞以詔恩問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畢饗賜作樂觀以角抵樂闋罷遣勸以農桑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　干寶云古之王者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必私置藉田蓋其義有三焉一曰以奉宗廟親致其孝也二曰以訓于百姓在勤勤則不匱也三曰聞之子孫躬知稼穡之艱難無違也劉昭續漢志注

注王以孟春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

推庶人終於千畝　盧植月令注云天子耕藉一發
三推耒周禮二耜爲耦一耦三伐廣尺深尺伐發也
天子之三公坐而論道參五職事故三公以五爲數
卿諸侯當究成天子之職事故以九爲數伐皆三者
禮以三爲文劉昭續漢志注
以共齍盛注齍盛祭祀所用穀也粢稷也穀者稷爲長
是以名云在器曰盛　案粢當作秶秶乃齋之或體
說文禾部齋稷也从禾齊聲或从次作秶皿部齍各
本作黍稷在器以祀者韻會作黍稷器所以祀者段
玉裁从之云周禮或兼言齍盛或專言齍或專言盛

小宗伯逆齍注云受饎人之盛以入是齍盛可互稱
也肆師注云粢六穀也大祝注云粢號謂黍稷皆有
名號也春人注云齍盛黍稷稻粱之屬可盛以爲簠
簋實經文齍字注三易爲粢而小宗伯六𪏆注云𪏆
讀爲粢六齍謂六穀黍稷稻粱麥苽此易齍爲粢之
證毛詩甫田以我齊明亦作齍傳云器實曰齊在器
曰盛鄭注周禮齍或專訓稷或訓黍稷稻粱或訓六
穀皆合毛傳器實曰齊之訓而與說文皿部齍異義
與禾部齋同義
祭祀共蕭茅注鄭大夫云蕭字或爲莤莤讀爲縮束茅
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
縮浚也故齊桓公責楚不貢苞茅王祭不共無以縮
酒　案說文云茜禮祭束茅加於祼圭而灌鬯酒是
爲莤像神歆之也引春秋傳作莤酒詩小雅有酒湑
我毛傳云湑莤之也
獻人及獘田令禽注于虞中注虞中謂虞人釐所田之
野　案地官山虞職言虞人萊所田之野此注萊作
釐者春秋隱十一年公會鄭伯于時來左傳作郲水
經注引作釐詩貽我來牟漢書劉向傳引作釐𪎊據
此則釐來音同萊有來音故亦通作釐也

鼈人以時簎魚鼈龜蜃　說文云簎刺也从手籍省聲
周禮曰簎魚鼈釋文　干寶注蜃𩸞類　惠士奇云魯
語矠魚鼈以爲夏槁作矠莊子冬則擉鼈於江作擉
西京賦叉蔟之所攙捔簎與蔟音義同東征賦㯼𧒒
遷都賦㯼𧒒蟄皆謂取互物也簎與㯼通　案韋昭
國語注矠㩴也宋庠補音矠側角切或作擉又作籍
蓋簎爲正字矠擉爲同聲通用字籍則簎之訛也
凡貍物注司農云貍物龜鼈之屬自貍藏伏於泥中者
元謂貍物亦謂鐫刀含漿之屬　案說文豸部貍伏
獸似貙从豸里聲徐鍇繫傳曰貍善藏伏也利之反

大射貍首皇侃以爲舊解云貍之取物則伏下其頭
然後必得言射亦必中如貍之取物矣據此則貍爲
善藏之物凡物之藏伏者皆得取義於貍故曰貍物
此引申之義也貍可讀如字然釋文於此經音莫皆
反則讀如埋矣說文無埋字艸部薶瘞也从艸貍聲
小徐曰藏於草下也音閏皆反此經葢省作貍貍沈
注云祭山林曰埋此其例也
醫師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
十失四爲下　案史記正義八十一難云知一爲下
工知二爲中工知三爲上工上工者十全九中工者

十全八下工者十全六據此則十全之上工難得故
以十失一者爲上工十失二者爲中工惟下工適與
之相當耳
食醫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
蕭吉五行大義論配氣味篇周禮天官云凡和春多
酸夏多苦解有兩家一云宜從時氣所宜春食須多
酸夏食須多苦一云多者過也春食過酸宜減其鹹
味夏食過苦宜減其酸味是以後句云調以滑甘案
前說卽鄭注各倘其時味之義由後說推之過酸宜
減其鹹味過苦宜減其酸味者治其源也酸爲木味

鹹爲水味苦爲火味水生木木生火減其所生之味
而春酸夏苦不至於太過若然則秋食過辛宜減其
甘味冬食宜鹹宜減其辛味
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麥魚宜苽　案素
問甲乙經諸書皆謂牛土也稌金也羊火也黍金也
豕水也稷土也犬木也粱土也雁土也麥火也魚火
也苽水也其味則屬火者苦屬木者酸屬金者辛屬
水者鹹屬土者甘其性則苦燥酸收辛散鹹潤甘緩
膳食之宜惟牛與稌雁與麥取其相生卽養生經子
毋相養之義餘皆相克者也羊宜黍者火克金也火

主燥故以辛散之豕宜稷者土克水也水主溼易傷
脾脾欲緩故食甘以緩之犬宜粱者木克土也木性
柔耎有餘則急故食甘以緩之魚宜苽者水克火也
火燥故以鹹潤之此氣味之所以相成也
疾醫冬時有漱上氣疾注嗽咳也　釋文嗽本亦作欶
盧文弨云說文欶吮也無嗽字玉篇欬上欶也一
切經音義引倉頡篇云齊部謂欶爲欬則作欶爲正
也
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　素問至眞要大論岐伯
曰厥陰司天風淫所勝病本於脾衝陽絕死不治太

陰司天溼淫所勝病本於腎太谿絕死不治少陽司天火淫所勝病本於肺天府絕死不治陽明司天燥淫所勝病本於肝太衝絕死不治太陽司天寒淫所勝病本於心神門絕死不治所謂動氣知其藏也案衝陽足跗上動脈胃氣也木勝土故脾胃病尺澤在肘內廉大紋中肺氣也火勝金故肺大腸病太谿在足內踝後跟骨上動脈腎氣也土勝水故腎膀胱病天府在臂臑內廉下腋三寸亦肺氣也太衝足三指本節後二寸脈動應手肝氣也金勝木故肝膽病神門在掌後銳骨之端動脈心氣也水勝火故心與包

絡病五氣絕故不治反是則生陰陽應象大論曰木在藏爲肝在音爲角在聲爲呼火在藏爲心在音爲徵在聲爲笑土在藏爲脾在音爲宮在聲爲歌金在藏爲肺在音爲商在聲爲哭水在藏爲腎在音爲羽在聲爲呻宣明五氣篇曰五氣所病心爲噫肺爲欬肝爲語脾爲吞腎爲欠爲嚏案此則五氣皆爲五聲聞五聲而其病可知也五藏生成篇曰五藏之氣色見青如草茲者死黃如枳實者死黑如炲者死赤如衃血者死白如枯骨者死此五色之見死也青如翠羽者生赤如雞冠者生黃如蟹腹者生白如豕膏者生黑如烏羽者生此五色之見生也

兩之以九竅之變　素問金匱眞言論東方青色入通於肝開竅於目南方赤色入通於心開竅於耳中央黃色入通於脾開竅於口西方白色入通於肺開竅於鼻北方黑色入通於腎開竅於二陰案目耳鼻竅各二口竅一陰竅二是爲九竅

瘍醫凡療瘍　說文云𤻲治也或从尞作療

注合黃堥　鄭注內則敦牟云牟讀曰堥隱義堥土釜也齊人呼土釜爲牟

以五氣養之注云五氣當爲五穀字之誤也　素問六

節藏象論岐伯曰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五氣入鼻藏於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聲能彰五味入口藏於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下文又云心通於夏氣肺通於秋氣腎通於冬氣肝通於春氣脾通於土氣案此五氣卽所謂夏氣秋氣冬氣春氣土氣也氣爲陽故屬天天食人以五氣故曰以五氣養之五行大義引老子經云天以五行氣從鼻入藏於心鼻以通出入息高象天故與天通而氣藏於心地飴人以五味從口入藏於胃舌之所納則有津實地體旣是質實品味皆地所

產故舌與地通素問及老子經五氣皆與五味對文
則此經定爲五氣無疑
酒正五齊泛齊盎齊沈齊　禮運注周禮五齊三曰盎
齊五曰沈齊醍與盎澄與沈葢同物也　坊記注澄
酒淸酒也　鄭荅田瓊問云禮運云醴盞醍澄各是
一物皆不言酒故推其意澄爲沈齊坊記云醴也醍
也澄也皆言酒故因注云澄酒淸酒也其實沈齊也
禮運疏　案說文酉部云醠泛齊行酒也泛齊葢卽五
齊之一醠濁酒也从酉盎聲徐鍇繫傳曰周禮有盎
齊葢醠爲正字盎則醠字之省與皿部盎字異義五
齊皆酒之濁者後鄭謂盎以下差淸但較泛齊醴齊
爲稍淸耳其實皆濁酒也
三酒一曰事酒二曰昔酒　鄭注內則云白事酒昔酒
也
注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醳者也　案說文云酋
繹酒也从酉水半見於上徐鍇繫傳案國語曰毒之
酋腊其傷人也必甚鄭語云毒之酋腊者其殺也滋速　然則酋久酒
也酒久則水上見謂糟少也國語注腊音昔康成以
酋久白酒爲昔酒是也
二曰醫注醫之字从殹从酉省也　案省也二字是衍

文說文醫治病工也殹惡姿也醫之性然得酒而使
从酉一曰殹病聲酒所以治病周禮有醫酒葢指四
飲之醫而言修案酉本古酒字鄭云從酉省酉當作酒葢匵酉酒爲二字也
五齊三酒　通典注鄭元注司尊彝云唯有事於大廟
備五齊三酒故崔靈恩推之以爲圜丘明用五齊餘
感帝迎氣神州等並自醴齊而下四齊而已　成伯
璵禮記外傳五齊三酒皆供祭祀之用五齊尊而三
酒卑所以名齊者酒人和合分劑之名也三酒者列
於堂下臣下相酌酬酢之用御覽
注澄酒是三酒也　鄭志趙商問禮運注澄是沈齊今
此注澄酒是三酒何鄭荅今解可去澄字本疏
漿人六飲涼注涼今寒粥若糗飯雜水也　案說文酉
部云醇雜味也从酉京聲據此則醇爲正字故膳夫
六淸注作醇涼乃假借字集韻十陽云醇通作涼
夌人共夷槃冰注夷之言尸也　案成公十七年傳一
朝而尸三卿韓非子載厲公語曰吾一朝而夷三卿
據知夷尸之訓最古
籩人朝事之籩其實麷注鄭司農云麥曰麷元謂今河
間以北煮穜麥賣之名曰逢　說文云麷煮麥也从
麥豐聲讀若馮徐鍇繫傳曰周禮籩豆之實有麷蕡

注曰熬麥曰麷鍇以爲麷糗類也糗磨之麷不磨也
案荀子富國篇撥麷注云麷麥之牙蘖也至脆弱
麷與豐同此當爲麷之本訓
饋食之籩榛實注榛似栗而小　案說文云亲實如小
栗从木辛聲春秋傳曰女贄不過亲栗下文又出榛
字云木也从木秦聲一曰菆也據此則榛實之榛當
作亲後人假榛爲亲耳
羞籩之實糗餌　干寶注餱餌者豆末削末而蒸之以
棗豆之味今餌餻也初學記　案事物紀原引干注餱
餌者或屑而蒸之與棗豆同食與此相似

周禮補注　卷一　三十　立誠軒

醢人朝事之豆饋食之豆加豆之實　郊特牲云恒豆
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
其醢水物也注此謂諸侯也疏云恒豆者謂朝事及
饋食俱爲恒豆也諸侯菹悉用水物醢悉用陸產與
天子不同天子朝事之豆菁菹非水物天子加豆芹
菹與深蒲及菭菹等非陸產也麃與醓醢非水物也
又天子饋食有蜃蚳醢蜃爲水物若然則天子朝事
饋食之豆菹不必盡用水物醢不必盡用陸產加豆
之菹不必盡用陸產醢不必盡用水物
朝事之豆其實醓醢　案說文血部云盬血醢从血肬
聲禮記有盬醢以牛乾脯粱麴鹽酒也鄭傳引此經
盬醢據此則盬爲正字醓乃借字
茆菹注鄭大夫讀茆爲茅杜子春讀茆爲卯元謂茆鳧
葵也　釋文茆音卯北人音柳　詩薄采其茆傳茆
鳧葵也音義云茆音卯徐音柳韋昭萌藻反干寶云
今之鳧䴉草堪爲菹江東有之案此即今升周禮注何承天云
此菜出東海堪爲菹醬也鄭小同云江南人名之蓴
菜生陂澤中草木疏同又云或名水葵一云今之浮
菜即豬蓴也　案說文茆鳧葵也从艸丣聲詩曰言
采其茆茆與酒韻則徐仙民音柳是也茆菹之茆从

周禮補注　卷一　三十一　立誠軒

丣非从丣鄭大夫讀爲茅杜子春讀爲卯皆破丣爲
卯故後鄭不從也說文有茅無茆茆爲俗字玉篇茆
茆並出誤矣穆案卯丣古音皆幽部字讀茅讀柳非有二也
脾析注牛百葉也　說文膍牛百葉也从肉囟聲徐鍇
曰百葉牛肚也周禮謂之脾析借脾字析者言其狀
分析也賢基謹案康成注旣夕禮脾析云脾讀爲雞脾肶之脾葢謂脾析之脾別於土藏之脾也
豚拍注或曰豚拍肩也　案拍不得訓肩此葢讀拍爲
髆說文云肩髆也
芹菹注芹楚葵也　案說文近菜類蒿从艸近聲周
禮有近菹又出芹字云楚葵也从艸斤聲是許君以

第 18 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 80 版 內

芹與莕爲二物矣
箈菹注司農云箈水中魚衣元謂箈箭萌　釋文箈爾雅作篙同　案釋草篙箭萌注引周禮曰篙菹鴈醢疏云彼文作箈說文云篙竹萌也
羞豆之實酏食糝食注元謂酏餰也內則曰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爲餰　鄭志內則餰次糝周禮酏次糝又酏在六飲中不合在豆且內則有餰無酏周禮有酏無餰明酏餰是一也本疏　案餰爲鬻之或體說文云鬻鬻也下又出餰字云鬻或从食衍聲荀子禮論篇云酒醴餰鬻注以爲喪者之食

似餰卽是饘不知饘非可登於豆者鄭內則注云狼臅膏臆中膏也以煎稻米則似今膏䊦矣考工記曰璜讀餰䊦之䊦䊦古文饡字餰與䊦似爲一物然釋名曰肺䐑䐑饡也以米糝之如膏饡也則饡爲糝食矣蓋以膏煎米則爲餰以糝和肉則爲䊦矣
鹽人苦鹽散鹽　惠士奇曰宋史志鹽之類有二引池而成者曰顆鹽鹽人所謂苦鹽也鬻海鬻井鬻鹻而成者曰末鹽鹽人所謂散鹽也
飴鹽注鹽之恬者今戎鹽有焉　涼州記有青鹽池出鹽正方半寸其形似石甚甜美　涼州異物志鹽山二岳三色爲質赤者如丹黑者如漆小大從意鏤之刻物作獸辟惡佩之爲吉戎鹽可以療疾注以其出胡國故言戎鹽也御覽
鬻盬以待戒令注鬻盬湅治之　案說文云盬河東鹽池袤五十一里廣七里周百十六里據此則盬爲鹽池凡出鹽之所皆得稱盬故未煎之鹽亦稱盬也郊特牲煎鹽之尙疏云煎者煎此自然之鹽湅治之也此注云湅治之殆卽所謂煎鹽與
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注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　禮說王居聽政之明堂卽路寢路寢者大寢也月令十

二月天子所居周官太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先後鄭皆以大寢釋之其義是也大戴記盛德篇說明堂云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五寢卽五室宮人掌王宮六寢之修大寢旣稱五合小寢而六與　案考工記五室注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路寢五室之制夏殷周一也據此則六寢當云大寢五小寢一
爲其井匽　惠士奇曰井匽一名匽一名屏匽莊子庚桑篇云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郭注偃謂屏

厠戰國策宋王鑄諸侯之象使侍屛匽注云屛當作
井匽路厠蓋厠如井者
掌舍設梐枑再重　說文枑行馬也徐鍇繫傳云此所
以爲衛也漢魏三公門施行馬枑者交互其木也惠
士奇云行馬一名木蝗螂
注故書枑爲柜鄭司農云梐櫎梐也柜受居溜水涑櫜
者也　段玉裁曰涑櫜涑讀如盥漱之漱櫜釋文當
洛反讀爲上火不洛下火滴沍之沍集韻沍當洛切
滴也受居溜水涑櫜者今之格霤是也謂霤水下其
間漱之沍之會同之舍爲壇不屋不應有櫎及格霤

等故後鄭從子春作梐枑訓行馬也
設車宮轅門　史記五帝紀以師兵爲營衛正義環繞
軍兵爲營以自衛若轅門卽其遺象
爲壇壝宮　鄭注聘禮云壝土象壇也　廣韻壝埒也
壇也
爲帷宮　案聘禮未入竟壹肆爲壝壇畫階帷其北無
宮蓋張帷以象宮室帷一面而闕其三不成宮也此
諸侯使卿大夫聘問之禮殺於會同也
設旌門　案夏官司馬職以旌爲左右和之門注云立
兩旌以爲之彼用之田獵此用之會同也

無宮則共人門　惠士奇曰古者遇禮相見以人爲菑
菑者周垣所以分內外衛威儀則人門若人垣矣
帟綬　案古無綬起於秦時而周官幕人已有之似非
自秦始疑至秦而佩於身也
掌次掌王次之灋以待張事　釋文張劉音帳戚如字
飛鵬案史記高祖帝紀復留止張飲三日注云張帷
帳也說文帳張也二字轉注爲訓故假借通用漢書
成帝紀三輔長無共張繇役之勞師古曰謂供具張
設也文選東都賦供帳置乎雲龍之庭注引漢書作
供帳王尊傳供張如法而辦注音竹亮反據此則劉

音帳允矣
設皇邸注司農云邸後版也元謂後版屛風與　釋文
一本作皇羽邸　案康成三禮圖云扆從廣八尺畫
斧文於其上今之屛風也賈疏於此經亦云爲大方
版於坐後畫爲斧文是卽以後版屛風爲斧依然鄭
注覲禮云依如今綈素屛風而此注言後版屛風則
別於綈素矣
朝日注春分拜日於東門之外　通典齊永元元年何
佟之議王者兄日姊月馬鄭用二分盧植用立春佟
之以爲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

承秋風陰氣向長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
日月次天地朝敬故以二分差有理據
玉府王齊則共食玉注鄭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　山
海經峚山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湯湯黃帝是
食是饗又云黃帝取峚山之玉榮而投之鍾山之陽
瑾瑜之玉爲良堅栗精密濁澤而有光五色發作以
和剛柔天地鬼神是食是饗郭璞傳云玉所以祈祭
者言能動天地感鬼神據此則食玉當指天地鬼神
言不必定爲王所食也惠氏訓食爲服未確穆案俞君理初據此經爲洪範惟辟玉食之證其見與惠氏同

共含玉　禮稽命徵天子飯以珠哈以玉劉昭續漢志注
外府共其財用之幣齎注齎行道之財用也聘禮曰問
幾月之齎今本作資注古文資作齎鄭司農云齎或爲資今禮家
定齎作資元謂齎資同耳其字以齊次爲聲從貝變
易古字亦多或　案掌皮財齎注云齎所給予人以
物曰齎今時詔書或曰齎計吏與此異義說文云資
貨也从貝次聲徐鍇曰人所齎持也易曰喪其資斧
此卽後鄭外府注訓爲行道財用之義也又云齎持
遺从貝齊聲徐鍇曰持以遺人也春秋傳曰自齎其
一此卽後鄭掌皮注云所給予人以物曰齎之義也
聘禮記云又齎皮馬注齎猶付也亦掌皮財齎之證
典婦功事齎注謂以女功之事來取絲枲司農云事
資謂女功絲枲之事蓋絲枲所以給婦功之用者故
曰事資子春讀爲資是也典枲授齎與典婦功同義
巾車毀折入齎於職幣與外府幣齎同義均當从說
文貨字之訓作資惟掌皮財齎當从說文持遺之訓
作齎
職幣振掌事者之餘財注振猶抍也檢也　案抍卽子
夏易傳用抍馬壯之抍舉也檢與斂同音通用字孟
子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漢書食貨志贊曰孟子亦

非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斂是其例也穆案凡從僉之字古多通用易大象傳儉德辟難或讀若斂或讀若險亦其證也
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注鄭司農云大裘黑
羔裘服以祀天示質　鄭志大裘之上又有元衣與
裘同色亦是無文采本疏
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
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　崔靈恩云若有二
王助祭則天子與共射之若時無則與諸侯共爲耦
也通典　禮箋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
一焉凡侯未有不設鵠者大射之侯棲皮爲鵠鵠外

以采畫之謂之正天子正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士再
重燕射之侯天子諸侯亦棲皮爲鵠大夫士則畫布
爲鵠鵠外謂之質荀卿書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是也
天子白質諸侯赤質大夫士皆丹質大射燕射侯制
異同如是司裘職主設鵠故不言正
注士不大射　禮箋鄭君云士不大射非也大射主於
擇士天子諸侯將祭於是乎行之卿大夫士無將祭
擇士之事因射誓衆選賢孔子射於矍相之圃是其
遺事射義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
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射義釋大射儀之義遂

周禮補注　卷一　卅九　立誠軒

廣及卿大夫士明士亦得行大射
內宰以陰禮教六宮注司農云王之妃百二十八　蔡
邕獨斷天子后立六宮之别名三夫人帝嚳有四妃
以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三者爲次妃也九
嬪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天子取十
二夏制也二十七世婦殷人又增三九二十七合三
十九人八十一御女周人上法帝嚳正妃又九九爲
八十一增之合百二十八人也
出其度量淳制注故書淳爲敦杜子春讀敦爲純純謂
幅廣也制謂匹長元謂純制天子巡守禮所云制幣

丈八尺純四𠈌與　康成荅趙商問云巡守禮制丈
八尺咫八寸四咫三尺二寸又大廣四當爲三三八
二十四二尺四寸幅廣也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爲
四也本疏　質人注云讀淳爲淳尸盥之淳賢基謹案質人疏云後鄭讀從士虞禮淳尸盥之淳故內宰注依巡狩禮淳四咫若然則此注當作淳四咫　案管
子制分篇云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兵戈
一度綧制當爲淳制本字荀子君道篇云斗斛敦概
者所以爲嘖也敦與斗斛概並稱則敦爲度量之類
故書讀淳爲敦以此淳純古字通惠士奇云射禮二
筭爲純一筭爲奇是耦謂之純春秋左氏襄十一年

周禮補注　卷一　卌　立誠軒

傳廣車軘車淳十五乘杜注云淳耦也
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　月令季春之月
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
事注后妃親採桑示帥先天下也東鄉者鄉時氣也
是明其不常留養蠶也留養者所卜夫人與世婦婦
謂世婦及諸臣之妻也引此經中春詔后云云又引
夏小正曰妾子始蠶執養宮事疏引皇氏云妾謂外
內命婦子謂外內子女執養宮事謂操持養長蠶宮
之事　鄭注祭統云夫人不蠶於西郊婦人禮少變
也　案魏文帝黃初七年皇后蠶於北郊依周典也

以爲祭服　漢舊儀凡蠶絲絮織室以作祭服祭服者冕服也天地宗廟羣神五時之服其皇帝得以作縷縫衣得以作巾絮而已劉昭續漢志注

穜稑之種　干寶注穜晩秔稻之屬稑陵穀黍稷之屬劉昭續漢志注

閽人賊器注盜賊之任器兵物皆有刻識　案刻識之語出於漢時梁冀傳云刻其毛以爲識是也

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注云三者之出入當須使者符節　案續漢書百官志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比千石本注曰凡居宮中者皆有口籍於門之所屬宮名

兩字爲鐵印文符案省符乃內之若外人以事當入本宮長史爲封棨傳其有官位出入令御者言其官是其義也百官志又云符節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爲符節臺率主符節事凡遣使掌授節鄭注以使者符節釋帥字殆謂符節臺率與帥率古字通紹基案說文云帥佩巾也凡言將帥者乃假帥爲率耳此帥蓋卽徽幟之屬與符節同意

內豎王后之喪遷於宮中則前蹕注喪遷者將葬朝於廟　鄭志崇精問曰葬母亦朝廟否焦氏荅曰婦未廟見不朝廟耳內豎職云王后之喪朝廟則爲之蹕也是母喪亦朝廟明也禮記曾子問疏

女祝掌以時招梗注鄭大夫讀梗爲亢杜子春讀梗爲更　惠士奇曰管子四時篇修除神位謹禱獘更獘當作幣左傳襄九年祈以幣更更猶梗也禱神之名猶禬與禳也招者旁招招以茅謂福祥引之來梗者更始更用幣謂凶咎遷之去康成謂造類禬禜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然則梗者六祈之攻說與漢制桃印以輔卯金卽古之桃梗立於門戶以禦凶鬼後漢志云周人木德以桃爲梗言氣相更也杜子春讀梗爲更得之

女史凡后之事以禮從注亦如太史之從於王　案彤

管傳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灋史不記過其罪殺之事無大小記以成灋女史執彤管以從后亦如大史之秉筆以事君也

典絲頒絲於外內工注外工外嬪婦　案此外嬪婦蓋卽上文注中所云國中嬪婦也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　鄭志趙商問司服王后之六服之制目不解請圖之荅曰大裘袞衣驚衣毳衣絺衣元衣此六服皆纁裳赤舄韋弁衣以韎皮弁衣以布此二弁皆素裳白舄冠弁服黑衣裳而黑舄冠弁元端禕衣元舄首服副從王見先王揄翟青舄首服

副從王見先公闕翟赤舄首服副從王見羣小祀鞠衣黃屨首服編以告桑之服褘衣白屨首服編以禮見王之服褖衣黑屨首服次以御於王之服后服六翟三等三舄元青赤鞠衣以下三屨黃白黑婦人質不殊裳屨舄皆同裳色也（屨人疏）　崔靈恩曰褘衣后從王祭先王則服之揄狄從王祭先公則服之闕狄饗諸侯則服之鞠衣以采桑則服之展衣以禮見王及見賓客則服之褖衣燕居則服之王后無助祭天地故自先王以下王后不助祭天地四嶽故無助祭天地及四望之服（文苑英華）

褘衣揄狄闕狄注鄭司農云褘衣畫衣也祭統曰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揄狄闕狄畫羽飾喪大記曰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屈者音聲與闕相似元謂狄當爲翟褘衣畫翬者揄狄畫搖者闕狄刻而不畫　案說文衣部云褘从衣韋聲周禮曰王后之服褘衣謂畫袍說與先鄭合又云褕褕翟羽飾衣據此則褕爲正字揄爲假借毛詩鄘風傳云翟揄狄闕狄羽飾衣也毛許皆不言畫與先後鄭異惠士奇云揄古搖字引骨空論揄臂齊肘注云揄音搖一作褕以其服故从衣

展衣注鄭司農云展衣白衣也喪大記曰世婦以襢衣襢與展相似元謂字當爲襢襢之言亶亶誠也　案說文衣部云䘺丹縠衣也从衣㠭聲則䘺爲正字詩鄘風瑳兮瑳兮其之展也毛傳云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展蓋爲䘺之假借字毛許皆云丹縠則非白衣可知

褖衣　案毛詩綠衣箋云綠當爲褖字之誤也褖衣黑雜記喪大記皆作稅衣康成破稅爲褖此經褖衣康成亦作褖則鄭以褖爲正字然注士喪禮褖衣云古文褖爲緣則古無褖字審矣說文衣部無褖字

素沙注素沙者今之白縳也六服皆袍制以白縳爲裏使之張顯今世有沙縠者名出於此　案綠衣箋云鞠衣黃展衣白褖衣黑皆以素沙爲裏是紗即沙也古無紗字至漢時始有之張充傳充衣紗縠禪衣注師古曰紗縠紡絲而織之也輕者爲紗縐者爲縠則紗與縠有別後鄭以白縳釋素沙者說文云縳白鮮色也釋名曰沙縠亦取踧踧如沙也

注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翟之遺俗　禮說引漢書注交輸謂之衣圭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袿袍之制也釋名曰婦人

上服曰袿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也
辨外內命婦之服注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服鞠衣其夫卿大夫也則服展衣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乎惟二王後褘衣　案雜記內子以鞠衣下大夫以襢衣注內子卿之適妻也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王后之服六惟上公夫人亦有褘衣卿妻自鞠衣而下大夫妻自展衣而下與此注異　崔靈恩曰二王後夫人各以本國盛服侯伯夫人則服揄狄子男之夫人亦闕狄惟二王後褘衣通典又云王后三翟數皆十二諸侯夫人三公而下大夫雉數如命數山堂考索

縫人衣翣柳之材　三禮圖云翣以竹爲之高二尺四寸廣三尺衣以白布柄長五尺葬時令人執之於柩車傍也後漢書注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　案鄭志曰三狄首服副鞠衣首服編展衣褖衣首服次與此注云外內命婦衣鞠衣襢衣者服編衣褖衣者服次稍異
次注次弟髮長短爲之所謂髲髢　案髲髢少牢禮作被錫少牢禮主婦被錫注被錫讀爲髲鬄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爲飾因名髲鬄焉此周禮所謂次也
副注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步繇矣　續漢書輿服志皇后謁廟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諸爵獸皆翡翠爲毛羽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爲華云

周禮補注卷一　男賢基謹校字

周禮補注卷二

旌德呂飛鵬雲里學

地官司徒

掌邦教注教所以親百姓訓五品　今文尚書百姓不親五品不訓鄭本此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注老尊稱也王置六鄉[illegible]三人也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其要爲民是以屬之鄉焉　案三公尊爲帝師無爲司徒屬官之理江氏永云鄉老是三公之致仕者行鄉飲禮當爲遵有無不定故附見於鄉大夫而

無職掌老而稱公者史記新城三老董公項籍傳有南公服虔注云南方之老人也眭宏傳有嬴公師古注云長老之號是其證也

鄉大夫每鄉卿一人　馬融傳云遂以爲六鄉大夫則冢宰以下（周禮廢興）　疏云六鄉則卿六人各主一鄉之事然總屬司徒非六官典兼鄉大夫知者以鄭注大司馬云軍吏選於六官六鄉之吏爲之旣六官六鄉並言故知別置飛鵬案六鄉之吏卽此經鄉大夫以下也大司馬疏云選於六官者謂王朝六卿又別言六鄉之吏者據六鄉大夫及州長黨正賈景伯謂冢宰以下是以王朝六卿兼六鄉大夫非也

注六鄉地在遠郊之內則居四同　疏言此者破賈馬六鄉之地在遠郊五十里內五十里外置六遂

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　鄉飲酒義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注云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飛鵬案此經言大夫彼注言士蓋指諸侯之州長黨正而言故與此異

縣師注主天下土地人民已下之數　江氏永曰縣師雖通掌內外地域而所主實爲家稍縣都及其閒之公邑三等稍地縣爲中故擧中以該之注謂縣師主

天下土地人民已下之數非也天下土地人民自有職方氏掌之亦但知其數要耳其詳數自在列國諸侯若縣師者上士中士止六人豈能一一稽之又四郊以內之人民田萊等自有鄉遂之官稽之亦非縣師之職

保氏注書敘曰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聖賢兼此官也　鄭志趙商問案成王周官立大師大傅大保茲惟三公卽三公之號自有師保之名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三年事此周禮是周公攝政六年時則三公自名師保起之在前何也鄭荅曰周公左

召公右兼師保初時然矣
司門　干寶注如今校尉（劉昭續漢志注）　案續漢志城門
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掌雒陽城門十二所鄭
注云若今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葢謂此
每門下士二人　干寶曰如今門候（劉昭續漢志注）　案續
漢志每門候一人六百石
掌節　義宗曰節長尺二寸秦漢以下改爲旌幢之形
（通鑑音注）
土訓注鄭司農云訓讀爲馴　惠棟曰訓與馴古今字
史記五帝紀云帝堯能明馴德徐廣曰馴古訓字又

殷本紀帝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馴後漢書又
作訓（古文作愻俗作遜）　萬石君傳馴行孝謹亦作訓易坤初
六象曰馴致其道鄭注云馴從也徐爰音訓
迹人　哀十四年傳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麇焉是春
秋時猶有是官也
丱人注丱之言礦也金玉未成器曰礦　說文云磺銅
鐵樸石也从石黃聲讀若穬徐鍇曰銅鐵之生者多
連石也周禮作卝段玉裁云各本此下出卝篆解云
古文礦周禮有卝人案周禮注云卝之言礦卝非磺
字也凡云之言者皆就其雙聲疊韻以得其轉注假
借之耑卝本說文卵字古音如關亦如鯤引伸爲總
角丱兮之卝又借爲金玉樸之磺九經字様曰卝卵
上說文下隸變是說文卵字作卝唐時不誤今時說
文作卵不作卝則五季以後據字林改說文者所爲
也說文既無卝淺人於石部妄增之卝果是古文磺
則鄭何必云之言賈何必云此官取金玉於卝字無
所用哉
舂人女舂抌二人注抌抒臼也詩云或舂或抌　鄭注
有司徹二手執桃匕枋以挹湆云桃讀如或舂或抌
之抌字或作挑者秦人語也今文桃作抌飛鵬案毛

詩作揄韓詩作抌說文作舀云抒臼从臼爪聲詩曰
或簸或舀或从手冗作抭徐鍇曰周官有女舂抌謂
抌臼中米也
饎人注故書饎作𩞁　說文饎酒食从食喜聲或从巸
作𩞁或从米作糦　案特牲注炊黍稷曰饎古文饎
作糦周禮作𩞁是鄭以饎爲今文其箋詩七月大田
諸章云喜讀爲饎則又假喜爲饎也
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注土地之圖若今司空郡
國輿地圖　疏案漢蕭何收秦圖籍知天下阸塞廣
遠至後漢乃有司空郡國地圖　漢制攷武帝元狩

六年御史大夫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立齊燕廣陵三王淮南王安與左吳等案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疏謂後漢乃有蓋攷之未詳也光武披輿地圖指示鄧禹建武十五年封皇子大司空上輿地圖馬援曰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肅宗建初中案輿地圖令諸國戶口皆等租入

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　馬融云東西爲廣南北爲輪本疏

墳衍　方言墳地大也青幽之間凡土而高且大者謂之墳

原隰　釋文原本又作遼　說文云遼高平之野人所登从辵备彔闕原徐鍇云水所出爲原故卽爾雅廣平曰遼今周禮有遼師猶此遼字爾雅則變爲原也許愼闕之義不盡知鍇以爲人所登故從辵登而上故從夂夂止也春秋左傳曰原田每每詩曰周原膴膴故從田未知何故從彔也

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　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釋文曰問社鄭本作主云主田主謂社　魏書劉芳傳芳以社稷無樹上疏曰司徒職云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鄭元注云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又小司徒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鄭元注云不言稷者王主於社稷社之細也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也使民望卽敬之又所以表功也五經通義云天子大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柰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萬物萬物莫善於木故樹木也又五經要義云社必樹之以木周禮司徒職曰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尙書逸篇曰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大社及四方皆有樹別之明據也又

見諸家禮圖社稷圖皆畫爲樹惟誠社誠稷無樹案論語稱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尙書逸篇則云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如此便以一代之中而五社各異也　案鄭注論語問主云田主謂社則此經田主亦當爲社稷之主故後鄭釋之云后土田正之所依蓋田神卽后土田正之神非后土田正之外別有田神也孔穎達甫田疏引大司徒注而云此田祖其文得兼有后土后稷而司徒言田主則其文不得兼神農彼云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則田主惟社

稷不得有神農其說審矣賈疏云田主爲神農以神農爲田主后土田正二神悉依之同壇共位非也

動物 案五地本於五行五行之蟲乃五地之動物也素問五常大論曰木曰敷和火曰升明土曰備化金曰審平水曰靜順敷和之紀其化生榮其蟲毛升明之紀其化蕃茂其蟲羽備化之紀其化豐滿其蟲倮審平之紀其化堅斂其蟲介靜順之紀其化凝堅其蟲鱗又曰厥陰司天毛蟲靜在泉毛蟲育少陰司天羽蟲靜在泉羽蟲育太陰司天倮蟲靜在泉倮蟲育陽明司天介蟲靜在泉介蟲育太陽司天鱗蟲靜在

泉鱗蟲育或作耗誤也 據此則厥陰屬木山林得木之氣故動物宜毛物太陽屬水川澤得水之氣故動物宜鱗物少陰屬火丘陵得火之氣故動物宜羽物陽明屬金墳衍得金之氣故動物宜介物太陰屬土原隰得土之氣故動物宜倮物

阜物注鄭司農云柞栗之屬今世間謂柞實爲阜斗 大雅柞棫拔矣箋云柞櫟也唐風集于苞栩陸璣疏云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爲杼或謂之爲栩其子爲阜斗其殼爲汁可以染阜小爾雅云柞之實謂之橡說文栩柔也从木羽聲其實阜一曰樣又云樣栩實繫傳曰今俗書作橡又云草草斗櫟實一曰橡斗飛鵬案說文無阜字草卽阜字橡本作象阜斗一名象斗掌染草云藍蒨象斗之屬是也胡承珙云橡似栗而圓近蒂處有梂蘽自裹謂之象斗可用以染其實如小栗而微長者爲杼與橡相似而微異要之皆柞實也據此則柞似栗故先鄭以阜物爲柞栗之屬

膏物 禮說云五地之植物穀爲先山海經曰都廣之野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言味好皆滑如膏也然則川澤宜膏如都廣之野矣據此則膏讀如字

贏物 江氏永曰贏物宜原隰自當如月令倮蟲屬中

央以無羽毛鱗介者爲贏鄭注以虎豹貔貙之屬釋之誤矣

九等注九等騂剛赤緹之屬 案九等左傳以山林藪澤京陵淳鹵疆潦偃豬原防隰皐衍沃之地分爲九等江氏永云九等當如禹貢分田爲九等小司徒乃均土地注云止以七人六人五人爲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爲家自二人以至於十爲九等七六五者爲其中疏云二人三人四人是下地之三等也五人六人七人是中地之三等八人九人十人是上地之三等此經惟言七六五者據中地之三等則知有上地下

地之三等若然則與禹貢九等之田合江氏說可從
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注凡日景於地
千里而差一寸　張衡靈憲曰天有九位自地至天
一億萬六千二百五十里懸天之晷薄地之儀皆千
里而差一寸飛鷗案此說與鄭義合　惠士奇曰劉
宋元嘉十九年使往交州測景夏至景出表南三寸
二分計交州去陽城萬里而景差一尺一寸八分是
八百四十七里有奇而景差一寸也梁大同中金陵
測景夏至長一尺一寸七分強後魏永平元年當梁
天監七年洛陽測景長一尺五寸八分計金陵去洛

千里而景差四寸是二百五十里而景差一寸也由
金陵至洛如自堂塗上堂階故路近而差多由陽城
至交如從山頂下山足故路遠而差少千里一寸非
其實矣唐開元十二年滑州白馬縣測景夏至尺有
五寸七分南至汴州浚儀百九十八里有奇景長尺
有五寸微強又南至許州扶溝六十七里有奇景長
尺有四寸四分又南至豫州上蔡武津百六十里有
奇景長尺有三寸六分半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
七十步景差二寸有餘蓋因北極出地高下不同故
晷景隨之而變先儒以為王畿千里景差一寸直以

率推非得之表候也
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　易通卦驗曰冬
至晷長丈三尺春分晷長七尺二寸四分夏至晷長
尺有四寸八分秋分晷長二寸四分
日至之景尺有五寸注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
千里　劉焯云今交愛之州表北無景計無萬里南
過戴日倍一行云距陽城而南使直路如弦至於日
下蓋不盈五千里
謂之地中　馬融云地中洛陽李淳風周髀算經注　淮南子曰
都廣衆帝所自上下日中無景蓋天地之中注日中

時日直人上無景晷故曰天地之中　惠棟曰此與
易理合坎離居中故都洛
乃建王國焉　馬融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書疏
凡造都鄙以其室數制之　禮箋大司徒以里數制邦
國之域以室數制都鄙之域凡制里者室之增減不
定計室者里之廣狹亦不定也里數不定故都鄙不
著里室數有定故都鄙無餘夫
不易一易再易　通典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
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
自爰其處

去幾注鄭司農云關市不幾也元謂去幾去其稅耳
案司關職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司市職國凶
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後鄭蓋據此以破先鄭之
義故直云去其稅耳
多昬注鄭司農云不備禮而娶昬者多也　詩召南野
有死麕傳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正義曰五禮用
雁唯納徵用幣無麕鹿之肉以凶荒殺禮用之此可
爲娶不備禮之證
乃施敎灋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敎其所治民　禮箋
大宰大司寇兩職挾日而斂之下均無別出之文而

此經乃施敎法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敎其所治民
與下經爲目下乃條其敎法比閭族黨州鄉者六鄉
之法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賙相賓者六鄉之敎大
司徒施之於邦國都鄙使以敎其所治民是則八邦
國都鄙如六鄉制著於此矣
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
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
五州爲鄉使之相賓　通典引康成注閭二十五家
云云以爲此總謂郊內者也
五家爲比使之相保注保猶任也　案說文匕部𠂤相

次也徐鍇曰五家爲𠂤也使之相次比也十其總率
也桂馥云保正作𠂤史記商君列傳令民爲什伍索
隱引劉氏云五家爲保十家相連也相比相連卽相
次義
孝友睦婣任恤　徐鍇說文繫傳通論善事父母曰孝
故於文子承老爲孝孝子能錫其類故過槁木必趨
之見老者必敬承之也善兄弟爲友又同志爲友友
右也相佐佑也故於文又又爲友兩手相順也兄弟
之齒鴈行也兩手相承爲火異志相成也兩手相順
爲友兄弟一體也朋友雖切磋其志歸於順也親九

族曰睦睦从目順之也九族之內心不一者猶當目
順之也於文目坴爲睦坴睦聲也古文囧光爲睦親
於外姻曰姻姻者女之所因也女因媒而親父母因
女而親也故於文女因爲姻古文女𦋌爲婣𦋌婣聲
也信於朋友曰任任者可保任也君子旣壯名譽不
聞友之罪也君亦當任用之故於文人壬爲任振貧
老曰恤恤者憂也收也心戌然而慘惻之也心哀痛
而收之若己身之有患焉故於文心血爲恤血恤聲
也飛鶊案通論以孝友睦婣任恤綴屬成文蓋本周
禮

其附于刑者歸于士注鄭司農云或謂歸于圜土　案
史記曰有邦有士今呂刑作土周頌曰保有厥士正
義作土
肆其肆注士喪禮曰肆解去蹄　釋文肆託歷反注肆
解肆去同　案彼經云四鬄注云鬄解也此云肆解
鄭葢以義讀之以此肆當彼鬄非以肆當彼四也賈
疏云肆解也小子職注亦云肆讀爲鬄詒基案注引大喪禮葢以肆易鬄當作四肆去蹄賈氏作疏時已有誤作肆解去蹄者因上句肆解骨體而誤也釋文肆去二字足正其誤
小司徒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注鄭司農云五家爲比

周禮補注　卷二　十三　立誠軒

故以比爲名今時八月案比是也　後漢書安帝紀
元初四年詔曰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
今案比之時郡縣多不奉行注東觀記曰方今八月
案比之時謂案驗戶口次比之也　案淮南子時則
訓三月官鄉注云三月料民戶口故官鄉也據此則
漢之案比亦或以三月
以起軍旅注伍兩卒旅師軍此皆先王所因農事而定
軍令者也　義宗曰鄭注周禮軍旅之數云此先王
因農事而定軍令也天子有六鄉六遂故有十二軍
諸侯三鄉三遂故有六軍次國二鄉二遂故有四軍
小國一鄉一遂故有二軍鄉爲正軍遂爲副倅故云
天子六軍諸侯大者三軍次者二軍小者一軍皆據
正軍而言不數副倅玉海
以令貢賦　義宗曰天子畿內稅民之法有二一曰貢
二曰賦貢謂有職任而收其稅賦者計其可任而口
率其錢諸侯貢稅雖俱什一而郊內郊外收籍不同
玉海
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
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
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

周禮補注　卷二　十四　立誠軒

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　禮箋此正羨二卒以司
馬法計之率十八而賦其一其大法也司馬法一云
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
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
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
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
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
二千人葢家計可任者一人一成三百家可任者三
百人而革車一乘士徒凡三十人是爲十而賦一所
謂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者也一云九夫爲井四井

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甸六十四井通上中下地率之定受田二百八十八家計可任者二家五人凡七百二十八人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亦十而賦一甲士三人者其軍吏所謂唯田與追胥竭作者也前法家可任者一人十賦一爲正卒後法可任者二家五人十賦一爲通正羨之卒自均土地至田與追胥竭作爲小司徒稽民數而辨其可任者之事下云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爲小司徒臨事徵調之事

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　漢書刑法志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千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　許愼異義左氏說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

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爲井賦法積四十五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賦者九井則千里之畿地方百萬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萬井定出賦者六十四萬井長轂萬乘（王制正義）飛鵬案異義與漢志合據此則一成之地方十里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十六井定出賦六十四井同方百里定出賦六千四百井鄭注云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與漢志異義合而云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則與漢志異義不符蓋未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之數計之故

於出田稅之外皆謂溝涂也又云方百里爲一同積萬井九萬夫其中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巳與前說相矛盾依鄭義一成之地出稅治洫之數計之當云一同之地六千四百井出田稅三千六百井治洫治澮江氏永云司馬法通成終同封畿以十起數計里也小司徒井邑丘甸縣都以四起數制賦也甸與乘古字通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即丘甸左傳艮夫乘衷甸即衷乘因一乘當用四馬其制成於六十四井

故皆以四起數此與計里之法本不相通而亦可相通者井田與道里有實數有虛數也詳見疑義舉要穆案甸與乘古字不通其得相叚者以皆由四得數義得轉注也

注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　義宗曰周制天子六鄉六遂諸侯大國三鄉三遂小國一鄉一遂鄉及遂各萬二千五百家鄉內則立比閭族黨州鄉之名遂內則立鄰里酇鄙縣遂之名俱有六等異其屬官之名者別內外也然居郊之內而非鄉民者謂之廛里邑之士居郊之外而非遂民者謂之公邑鄙之人六鄉六遂及公邑之法則不爲井田都鄙采地之制則爲井田遂人所造溝澮者是鄉遂之制小司徒所造丘甸者采地之法玉海

鄉師共茅蒩注鄭大夫讀蒩爲藉謂祭前藉也易曰藉用白茅无咎　案說文云藉祭藉也蒩茅藉也許說與鄭大夫同鄭大夫讀蒩爲藉葢訓其義非易其字也後鄭讀如字引士虞禮增成其義葢謂此經之蒩即士虞禮之苴也又引守祧職云既祭藏其隋葢謂既祭束而去之者非虛棄也必當藏之故引守祧職文以明當藏之義非以茅蒩爲隋也

與其葆葦　干寶注對舉曰葦劉昭續漢志注

及窆　說文云堋喪葬下土也从土朋聲春秋傳曰朝而堋禮謂之封周官謂之窆

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　鄭注載師云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也

鄉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　異義禮戴說王制云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易孟氏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古周禮說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謹案五經說各不同是無

明文可據漢承百王而制二十三而役五十六而免六十五已老而周復征之非用民意鄭駁之云周禮是周公之制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事周禮所謂皆征之者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耳六十而不與服戎胥徒事暇坐息之間多其五歲又何大違之云徒給公家之事云非用民意耶王制所云力政挽引築作之事所謂服戎謂從軍爲士卒二者皆勞於胥徒故早舍之（王制正義）飛鵬案鄭駁異義解征之云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與注大宰云賦口率出泉互異此經注云晚賦稅而早免之早賦

稅而晚免之亦不以征爲胥徒也

一日和二日容三日主皮四日和容五日興舞　馬融云和志體和容有容儀主皮能中質和須合雅頌興武與舞同（論語注）據此和容之容馬作頌頌容古字通說文頌皃也徐鍇曰此容儀字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通作頌後人因爾亂之定以此爲歌頌字籀文作頌　子夌子曰一日和二日容者卽鄉射禮之三耦射也獲而未釋獲但取其容體比於禮也是爲第一次射三日主皮者卽鄉射禮之三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耦皆射也司射命曰不貫不釋蓋取其中也故謂之主皮馬氏論語注以主皮爲能中質是也是爲第二次射四日和容五日興舞者卽鄉射禮之以樂節射也司射命曰不鼓不釋旣取其容體比於禮又取其節比於樂也比於禮故謂之和容蓋如前三耦射也比於樂故謂之興舞蓋取其應鼓節也故前巳言和容此復言和容也是爲第三次射鄉射記云禮射不主皮鄭氏注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儁也蓋古經師相傳之解指第三次射而言深得經意不主皮爲第三次射不鼓不釋則主皮爲第二次射不貫不釋可知矣或者謂鄉

射記云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則似鄉射之外更有此射者此殊不然鄉射記所云卽指第二次射也或者又謂大射之侯有皮鄉射之侯無皮何故謂之主皮此亦不然主皮者謂不失正鵠也布侯謂之正皮侯謂之鵠鄉射用布侯而云主皮者舉皮以晐布亦散文則通之義

州長若以歲時祭祀州社　鄭駁異義引州長職曰以歲時祭祀州社是二千五百家爲社也（祭法正義）飛鵬案說文云社地主也周禮二十五家爲社異義當同此說故鄭引此經以駁之其注祭法云大夫不得特立

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
黨正春秋祭禜　鄭注大祝云禜謂營欑所祭　說文
禜設緜蕝爲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癘疫於日月星
辰山川也從示從營省聲
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
　鄭注鄉飲酒禮曰今郡國十月行鄉飲酒禮黨正
每歲邦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
正齒位之禮凡鄉黨飲酒必於民聚之時欲其見化
知尙賢尊長也
族師春秋祭酺　詩良耜箋云百室者出必共洫間而

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酺合醵之歡孔疏云鄭
於小司徒注雖以酺步爲疑而以酺爲正故此以酺
言之蝝螟食穀之蟲害及人物此神能爲災害故祭
以止之因此祭酺聚錢飲酒故後世聽民聚飲皆謂
之酺漢書每有嘉慶令民大酺五日是其事也彼注
云因祭酺而與其民長幼相醻卽此合醵也鄭知祭
酺必有飲酒合醵是族法者以族師上文云月吉則
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悌睦婣有學者卽云春秋祭
酺亦如之是於祭酺亦屬民讀法因祭而聚族民明
其必爲行禮不可徒然又以族無飲酒之禮故知因
祭酺必合錢飲酒與其民長幼相醻酢也鄉飲酒之
禮州長於春秋有屬民射於州序之禮黨正於國索
鬼神而祭祀有屬民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此皆
禮有飲酒當以公物供之無爲須合錢也唯族無飲
酒之禮明合錢飲酒是族師之法
八閭爲聯　鄭志張逸問族百家安得有八閭鄭荅拼
之爲聯耳本疏
刑罰慶賞相及相共　鄭志趙商問族師之義鄰比相
坐康誥之說門內尙否書禮是錯未達旨趣鄭荅族
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相共敕之法康誥之時周

法未定又新誅三監務在尙寬以安天下先後異時
各有云爲乃謂是錯本疏
閭胥掌其比觵撻罰之事　說文觵兕牛角可以飲者
也从角黃聲其狀觵觵故謂之觵
封人設其楅衡　注楅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椵狀也　詩
閟宮傳云楅衡設牛角以楅之也箋云楅衡其牛角
爲其觸觝人也與此注異義孔疏云以楅衡爲一者
無文故兩解也說文云楅以木有所逼束徐鍇曰楅
衡以防牛觸人故以一木橫於角耑也衡橫也說文
云衡牛觸橫大木其角飛鵰案說文木部桊牛鼻中

環也从木豩聲葢所以穿牛鼻者疑卽所謂衡也
鼓人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
鼖鼓鼓軍事以鼛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　鄭衆
解詁雷鼓六面靈鼓四面路鼓兩面聶崇義三禮圖　賈逵
云晉鼓大而短考工記注　說文鼓郭也春分之音萬物
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从壴支象其手擊之也周禮
六鼓靁鼓八面靈鼓六面路鼓四面鼖鼓皐鼓晉鼓
皆兩面飛鵰案許說與後鄭同與先鄭異
以金錞和鼓　干寶注去地一尺灌之以水又以其器
盛水於下以芒當心跪注以手震芒其聲如雷廣川書跋

以金鐲節鼓　三禮圖云鐲今之鈴其匡銅爲之木舌
爲木鐸金舌爲金鐸北堂書鈔
凡軍旅夜鼓鼜注鼜夜戒守鼓也司馬灋曰昏鼓四通
爲大鼜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五通爲發昫　鼜說
文作𧮫云夜戒守鼓也从壴蚤聲禮昏鼓四通爲大
鼓夜半三通爲戒晨旦明五通爲發明讀若戚案許
所引大鼓爲大𧮫之誤發明爲發昫之誤鄭注所引
晨戒當作戒晨說詳阮氏校勘記許讀若戚葢擬其
音也杜子春注眂瞭讀鼜爲憂戚之戚則易其字矣
舞師敎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　案康成未釋帗舞

而於羽舞則曰形如帗於皇舞則曰亦如帗則帗舞
與羽舞皇舞同矣說文云翇樂舞執全羽以祀社稷
从羽犮聲讀若紱是翇爲正字帗爲借字
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注旱暵之事謂雩也司農云
皇舞蒙羽舞書或爲翌或爲義元謂皇析五采羽爲
之亦如帗　說文翌樂舞以羽𦒎自翳其首以祀星
辰也从羽王聲讀若皇說與司農合又雨部雩或作
䨁云雩舞羽也故或从羽據此則䨁爲雩之或體惠
士奇謂䨁猶翌誤矣　續漢志立士八舞僮二佾注
引周禮曰翌舞帥而舞旱暵之事鄭元曰翌赤草染

羽爲之也旱暵注陽也用假色者欲其有時而去之
飛鵰案此與今本周禮注互異　干寶注赤草染羽
以爲翌賈基謹案司巫疏云四月正雩非直有男巫女巫論語曾晳云春服既成童子六七人冠
者五六人兼有此等故舞師云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舞師謂野人能舞者男知兼有童子冠者可知
牧人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注騂牲赤色
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司農云黝讀爲幽黑也元
謂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　南齊志建武二年何
佟之奏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鄭元云
騂赤黝黑也陽祀祭天南郊及宗廟陰祀祭地北郊
及社稷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

地也用騂犢鄭云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故連言之耳知此祭天地卽南北郊矣前軍長史劉繪議語云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未詳山川合爲陰祀不句若在陰祀則與黝乖矣佟之又議周禮以天地爲大祀四望爲次祀山川爲小祀周人尙赤自四望以上牲色各依其方者以其祀大宜從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見者以其祀小從所尙也則論禮二說豈不合符飛鵬案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又云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據此則禮天圜丘用玄犢禮地方澤用黃牲矣康成此注則云

祭地北郊用黝牲祭天南郊用玄牲與宗伯職異義

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鄭注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繹者也　桂馥引說文終下云絿絲也謂求牛之求當爲絿飛鵬案爾雅釋詁云求酋在卒就終也後鄭葢本此

充人展牲　干寶注若今夕牲劉昭續漢志注　飛鵬案干注與鄭義同　漢制攷丙吉子顯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出取齋衣顏師古注未祭一日其夕展視牲具謂之夕牲

載師掌任土之灋注任其力勢所能生育　案易地勢坤虞氏注勢力也

近郊之地遠郊之地　魏書劉芳傳宋氏含文嘉注云周禮王畿千里二十分其一以爲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爲遠郊

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　詩魯頌駉箋云必牧於坰野者辟民居與良田也周禮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飛鵬案鄭葢以坰野爲遠郊也

以家邑之田任稍地　說文能國甸大夫稍稍所食邑从邑肖聲周禮曰任能地在天子三百里之內

畺地易地　隸釋呂君碑愼守畺易葢用此文宋洪氏諱愼爲謹　說文畺界也从田三其界畫也或从彊土

注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　鄭志張逸問注十八分之十三率之何謂鄭荅曰六鄉之民上地不易家百畝一易家二百畝再易家三百畝相通三夫六百畝立遂之民上地家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家百畝萊百畝下地家百畝萊二百畝相通三夫而六百五十畝以三分去一之法當餘十二遂地以有五十畝萊於三分去一乃得十三本疏

圜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　異義第五

田稅今春秋公羊說十一而稅過於十一大桀小桀減於十一大貉小貉十一稅天子之正十一行而頌聲作故周禮國中園廛之賦二十而稅一近郊十而稅一遠郊二十而稅三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畮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原注當云六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觔（原注當云一百六十斗）釜米十六斗謹案公羊十一稅遠近無差漢制收租田有上中下與周禮同義元之聞也周禮制稅法輕近而重遠者為民城道溝渠之役近者勞遠者逸故也其授民田家所養者多與之美田所養者少則與之薄田其調均之而足故可以為常

法漢無授田之法富者貴美且多貧者賤薄且少美薄之收不通相倍蓰而云上中下也與周禮同義未之思也又周禮六篇無云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畮之稅出禾芻秉釜米之事何以得此言乎（本疏）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注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也　鄭志趙商問載師職凡宅不毛乃罰以一里布田不耕者罰屋粟商以田不耕其罪莫重宅不毛其罰當輕宅不毛乃罰以二十五家之布田不耕則罰之三家之稅粟未達罰之云為之旨輕重之差鄭荅此法各當罰其事於當其有故何以假他輕重乎（本疏穆案鄭荅云云文有脫誤）

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　鄭志劉炎問載師職云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職云凡無職者出夫布夫家之征與夫布其異如何鄭荅云夫家之征者田稅如今租矣夫布者如今筭斂在九賦中者也又問閭師職云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下至任虞凡八貢不道九賦下言凡無職者出夫布注云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若此者豈上八貢者復出八賦與無職所出夫布凡為九將自布賦不同重計八貢未之

能審也鄭荅曰讀天官冢宰職則審矣無職在九賦中今此不言其餘獨言此者此官掌斂賦嫌無職者不審出筭故言耳（本疏）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　禮箋鄉遂之外甸稍縣都皆有公邑其域內連郊里外比邦國而家邑小都大都之地又牙錯其間故縣師職云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謂與公邑相連比者縣師主辨其地域非縣師所掌得內及郊里外及邦國都鄙也

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　禮箋夏官量人

掌建國之法造都邑亦如之是量其地者量人職也
地官封人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
之封域者亦如之是制其域者封人職也於公邑之
地造都鄙縣師掌公邑之地域故于其造都鄙也亦
掌其事
遺人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
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詩大雅篓峙其糧者令廬市有止宿之委積
均人公旬注旬均也讀如營營原隰之營　案今詩作
　昀昀鄭引作營營葢韓詩也詩大雅江漢來旬來宣

　箋云旬當作營說文無營字宮部營从呂熒省聲是
　營營爲同聲字旬可讀作營亦可讀如營也內則旬
　而見鄭讀均而見是又旬讀爲均之證 穆案此卽營環睘嬛通假
　之理
師氏掌以媺詔王　馬融曰媺媺道也告王以善道師
　者教人以事而諭諸德者也 通典
以三德教國子　馬融曰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
　之爲行 通典
至德以爲道本　馬融曰至德者中德也中庸曰天命
　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失中庸則無以至道故曰以爲
　道本 通典
孝德以知逆惡　馬融曰教以孝德使知逆惡之不可
　爲也 通典
友行以尊賢良　馬融曰教以朋友之行使擇益友 通典
順行以事師長　馬融曰師德所不如也長老者 通典
保氏養國子以道　馬融云道六藝 御覽
九數　馬氏注今有重差夕桀 本疏　少儀正義馬融干
　寶等更云今有重差夕桀各二篇　漢制攷鄭元傳
　通九章筭術注周公所作也凡九篇方田粟米差分
　少廣均輸方程傍要盈不足句股馬續傳善九章筭

　術注劉徽九章筭術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少廣四
　商功五均輸六盈不足七方程八句股九並無重差
　夕桀劉徽九章筭經序包犧氏始畫八卦作九九之
　術以合六爻之變記稱隸首作數周公制禮而有九
　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漢北平侯張蒼大司農中
　丞耿壽昌皆以善筭命世蒼等因舊文之遺殘名稱
　刪補故校其目則與古或異而所論者多近語也凡
　望極高測絕深而兼知其遠者必用重差句股則必
　以重差爲率故曰重差也一方田以御田疇界域二
　粟米以御交質變易三衰分 差也 以御貴賤稟稅四少

廣以御積冪方圓五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盈不足以御隱雜互見八方程以御錯糅正負九句股以御高深廣遠梅福傳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唐藝文志劉向九章重差一卷

軍旅之容注軍旅之容闞闞仰仰　案仰與皇莊瞻翔堂爲韻仰古作卬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說文作卬止卬與行叶也

司諫正其行而强之道藝注强猶勸也　案說文弓部彊弓有力也力部勥迫也强訓爲勸有迫人之義當以勥爲正字今則省作强而勥廢矣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　馬融云難謂相與爲仇也御覽

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注和之使辟於此不得就而仇之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　鄭志趙商問調人職稱父之讎避諸海外君亦然注使辟於此不得就而讎之商以春秋之義子不復讎非子臣不討賊非臣楚勝之徒猶言鄭人在此讎不遠矣不可以見讎而不討於是伐之臣感君恩孝子思其親不得不報和之而已紹基案句上蓋有豈宜二字誤移在何爲和之句下 子夏曰居父母之讎如之何孔子曰寢苫枕干不仕不與其天下遇諸市朝不反兵天下尚不反兵海內何爲和之豈宜不達二禮所趣小子曰感少蒙解說荅曰讎在九夷之東八蠻之南六戎之西五狄之北雖有至孝之心能往討不乎子之所云偏於此義本疏　異義公羊說復百世之讎古周禮說復讎可盡五世之內五世之外施之於已則無義施之於彼則無罪所復者惟謂殺者之身及在被殺者子孫可盡五世得復之謹案魯桓公爲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春秋不譏又定公是魯桓公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會于夾谷是不復百世之讎也從周禮說本疏又禮記曲禮正義

凡殺人而義者　會稽典錄董黯家貧採薪供養母甚肥悅鄰人家富有子不孝其母甚瘦不孝子疾黯母肥嘗苦之黯不報及母終負土成墳竟殺不孝子置冢前以祭詣獄自繫會赦免飛鵰案鄭注謂父母兄弟師長嘗辱焉而殺之者如是爲得其宜殆此類與

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異義大戴說男三十女二十有婚娶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自天子達於庶人同一也古春秋左氏說國君十五而生子禮也二十而嫁三十而娶庶人禮也禮夫爲婦之長殤長殤十九至十六知夫年十四十五見士昏禮也謹

案舜三十不娶謂之鰥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尙有兄
伯邑考知人君早昏娶不可以年三十所以重繼嗣
也禮記昏義疏又詩摽梅正義　通典男女昏嫁年幾議曰鄭元
據周禮穀梁逸禮本命篇男必三十而娶女必二十
而嫁王肅據孔子家語服經等以爲男十六可以娶
女十四可以嫁三十二十言其極耳王鄭之說義並
未明今案三十二十而嫁娶者周官云掌萬民之判
卽衆庶之禮也服經爲夫姊之長殤士大夫之禮也
左傳十五而生子國君之禮也且冠有貴賤之異而
昏得無尊卑之殊乎則卿士大夫之子十五六歲後

皆可嫁娶矣
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
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案詩召
南行露箋云厭浥然溼道中始有露謂二月中嫁娶
時也下引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摽
有梅傳云不待備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
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箋云女年
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不待禮會而行之者
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也時禮雖不備相奔不
禁唐風綢繆箋云三星謂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之

象又爲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爲候焉昏而火星
不見嫁娶之時也陳風箋云楊葉牂牂三月中也興
者喻時晚也失仲春之月康成以二月爲嫁娶之期
葢據此經而言惟於行露箋引此經令會男女幷及
無夫家者若然則無夫家者卽指三十之男二十之
女而言不必定爲鰥寡也近世汪氏中云會讀若司
會之會會之者計之也鰥寡有不能自存者以告於
上以門關之財養之說詳述學
司市以次敘分地而經市注次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
也若今市亭然　漢制攷張平子西京賦廓開九市

通闤帶闠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周制大胥今也惟尉
注漢宮闕疏曰長安立九市其六市在道西三市在
道東史記褚先生曰臣爲郎與方士會旗亭下
販夫販婦爲主注朝資夕賣　盧文弨曰今時居貨以
待售謂之置古則謂之資語有輕重耳疏云資若冬
資緜夏資絺之類則資者朝買資之至夕乃賣故以
資言之今本改作冬資絺夏資緜則以吳越春秋冬
則資絺夏則資皮語故易之然大賈多錢始能豫儲
以待時非販夫販婦之所能效也且疏之意只以釋
資字義耳意不主乎緜絺故不引成文

以璽節出入之注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　漢制攷
左傳正義云周時印巳名璽但上下通用
廛人紋布總布　案載師注先鄭引廛人職作次布儳
布
凡珍異之有滯者注不售而在廛久則將瘦臞腐敗
釋文臞又作羉音稍　疏考工記梓人云大胸臞後
臞是細小之義故云瘦臞飛鵬案疏所據鄭注葢作
臞釋名臞𦞦約少之言也太平御覽引作臞瘦疏義
葢本此
泉府以國服爲之息　禮箋凡民之貸者謂從官借本

賈先鄭說是也以國服爲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
爲息後鄭說是也泉府市官之屬以受市之征布爲
職其以市之征布貸于賈人以賈與上經以征布斂
市之滯貨同義二者皆恤商阜貨泉府之職也其言
凡民之貸者對下有司言之謂之民泉府不得與國
人爲貸周官旅師職云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凡
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此貸于國人者不令出息爲其
無所取贏也賈人貸官財以權子母之利則有息農
民受田計所收者納稅賈人貸泉計所得者出息其
息或以泉布或以貨物輕重皆視田稅爲差是謂以

國服爲之息朝士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法行之後
鄭釋國法爲國服之法然則同貨財者爲貸本以賈
者與經言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指所受市之征布
大府所云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是也外府職之
其以國服爲之息者謂之餘財下經歲終納其餘是
也職幣職之
司關以節傳出之注傳如今移過所文書　漢制攷文
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張晏注傳信也若今過所也
釋名過所至關津以示之或曰傳
掌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

英蕩輔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
小行人疏言達天下之六節者據諸侯國而言掌節
所云據畿內也賢基謹案小行人達天下之六節注云此謂邦國之節也疏云對掌節所掌者兼主王國之節注又云門關者與市聯事節可同也亦所以異於畿內也葢對此經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而言故云異於畿內也
皆金也　干寶注漢之銅虎符則其制也劉昭續漢志注
以英蕩輔之　干寶注英刻書也蕩竹箭也刻而書其
所使之事以助三節之信劉昭續漢志注
遂人五家爲鄰五鄰爲里　風俗通周禮五家爲鄰四
鄰爲里里者止也里有司司五十家共居止同事舊

欣通其所也劉昭續漢志注

以興耡利甿注鄭大夫讀耡爲藉杜子春讀耡爲助

說文耒部耡下云殷人七十而耡耡耤稅也从耒助聲周禮曰以興耡利萌飛鵬案孟子作助許引作耡助古通用字耡訓耤稅葢釋孟子之義此經注云起民人令相佐助故許君以爲引申之義

以彊予任甿　詩載芟箋彊有餘力者周禮曰以彊予任民

注變民言甿異外內也　案說文引周禮作萌爲是段玉裁云宋本周禮音義詩衛風正義白帖所引周禮

皆作氓開成石經詩禮字始作甿但以漢人訓詁之法求之必當曰變民言萌萌猶懵草木始生曰萌故訓曰懵若氓則毛詩說文訓曰民也鄉遂孰非民者而乃云異外內乎說詳漢讀攷

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　禮箋此與大司徒造都鄙不易一易再易之制不同縣師辨田萊與此合餘夫在公邑遂人又實頒其田里是遂人掌邦之野兼主公邑甚明

注廛孟子所云五晦之宅樹之以桑麻者也　案此及載師閭師疏皆軙孟子增一麻字梁書張充與王儉書有五畝之宅樹以桑麻句

凡治野注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畝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　案匠人疏引此注云若以九而方一同則百里之內九九八十一澮與井田之一同爲一澮者異矣故此疏云溝澮稠多也

帥六遂之役　馬融傳云逵以爲六遂爲十五萬家絚千里之地周禮廢興

遂師抱磨　校勘記引困學紀聞云遂師抱磿音歷史記樂毅書故鼎反乎磿室徐廣注磿歷也戰國策新序作麻室葢古字通用　惠士奇曰磿當作秝說文秝稀疏適也从二禾讀若歷適者適均呂覽辨土篇曰稼疏而不適謂分布不均故二禾相比稀疏乃適也然則執綍者千人分布於六綍如禾稼有行勿使疏勿使密遂師巡行校錄執書數之名曰抱秝秝借爲磿得其聲失其義矣

及蜃車之役注蜃禮記或作槫或作輇　鄭注雜記載以輲車云輲讀爲輇或作槫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輻

曰輪無輻曰輇周禮又有蜃車天子以載柩蜃輇聲
相近其制同乎輇祟蓋半乘車之輪又注既夕記遂
匠納車于階閒云其車之轝狀如牀中央有轅前後
出設前後輅轝上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輇爲輪
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耡注耡者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
室　漢制攷金石錄漢都鄉正街彈碑在汝州界故
昆陽城中其歲月略可觀蓋中平二年正月而其額
題都鄉正街彈碑莫知其爲何碑也水經魯陽縣有
南陽都鄉正衛彈碑平氏縣有南陽都鄉正衛彈勸
碑隸釋亦以爲衛彈碑蓋未攷此注也畯案令劉熊

碑云愍念烝民勞苦不均爲作正彈造設門更
注牛耦亦可知也　漢書食貨志耕耘下種田器皆有
便巧用耦犂二牛三人
鄰長掌相糾相受　案漢書食貨志鄰長位下士春秋
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左塾鄰長坐於右塾畢出然後
歸夕亦如之蓋謂此也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　釋文斂力豔反　盧文弨
攷證經文云掌斂野之賦絕句斂薪芻又句則陸氏
當出掌斂二字音力豔反下當有下及注同四字今
皆不然竊疑陸所見經文當本是掌野之賦斂薪芻
爲句注中云所斂野之賦語有錯綜正釋賦斂二
字不可因此遂謂掌下必當有斂字也今注疏本正
文皆作掌斂音義刪去賦字後人無從別之
草人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
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檃用蕡輕爂用犬
案管子地員篇赤壚歷彊肥五種無不宜蓋言垶
剛也五壤之狀芬然若澤若屯土注言其土得澤則
墳起爲堆故曰屯土蓋言墳壤也壤土之次曰五浮
五浮之狀捍然如米以葆澤不離不坼蓋言渴澤也
五纑之狀彊力剛堅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坼以臞

瘠纑壚殖埴同聲蓋言壚埴也壚土之次曰五壏五
壏之狀芬焉若糠以肥壏猶彊也蓋言彊檃也檃壏
古字通壏土之次曰五剽五剽之狀華然如芬以脤
蓋言輕爂也剽爂古字通剽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
狀粟焉如屑塵厲蓋言勃壤也鳧土之次曰五桀五
桀之狀甚鹹以苦蓋言鹹潟也說文云壤柔土也壚
剛土也埴黏土也垶赤剛土也據此則垶爲正字騂
乃假字　穆案爂不成字當是㸑字之譌
稻人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荑之注將以澤地爲稼
者必於夏六月之時大雨時行以水病絕草之後生

者至秋水涸芟之明年乃稼　案說文癶部云登以足蹋夷艸春秋傳曰登夷薀崇之據此則字當作登从癶从殳登夷正解亦當从說文

土訓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　案鄭注曲禮求毋固引此經文爲證知此經以詔地求亦以詔王之毋固求也

角人以度量受之注骨入桼浣者　案說文云垸以桼和灰丸而髹也从土完聲巾車注杜子春云軏讀爲桼垸之桼彼注作垸是也

掌染草注染草茅蒐橐蘆豕首紫茢之屬　疏云橐蘆

者爾雅無文飛鵬案釋草欔橐含郘氏正義云橐含一名欔上文烏階亦名欔郭注以爲染草也鄭注染草有橐蘆疑鄭君所見本異橐含當作橐蘆卽烏階也

掌茶徵野疏材之物注茶茅莠　詩出其東門傳云茶英茶也箋云茶茅秀鄭注旣夕禮亦云茶茅秀

稾人注外朝司寇斷獄弊訟之朝也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云天子與丞相舊決大事焉是外朝之存者與賢基謹案續漢書百官志引干寶注曰禮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殿天子與丞相決大事是外朝之存者與鄭注同　漢制攷續漢厤志熹平四年馮光陳晃言厤元不正詔以羣臣會司徒府議注蔡邕集載三月九日百官會府公殿下東面校尉南面侍中郎將大夫千石六百石重行北面議郎博士西面戶曹令史當坐中而讀詔書公議蔡邕前坐侍中西北近公卿與光晃相難問是非焉百官志注蔡質漢儀曰司徒府與蒼龍闕對厭於尊者不敢號府應劭曰丞相舊位在長安時府有四出門明帝本欲依之迫於太尉司空但爲東西門耳國每有大議天子車駕親幸其殿殿西王侯以下更衣倂存每歲州郡聽採長吏臧否民所疾苦還條奏之是謂擧謠言擧謠言者

掾屬令史都會殿上主者大言某州郡行狀

周禮補注卷二

男賢城謹校字

周禮補注卷第三

旌德呂飛鵬學

春官宗伯

鬯人注秬如黑黍一稃二米　鄭志張逸問云鬯人職注云秬如黑黍一稃二米案爾雅秠一稃二米未知二者同異鄭荅云秠卽其皮稃亦皮爾雅重言以曉人更無異稱也本疏　案鄭注本爾雅而稍異爾雅云秬黑黍秠一稃二米葢謂秠卽黑黍中之一稃二米者故異其名曰秠秬與秠皆嘉穀而稃乃其皮也說文鬯部曰𩰪黑黍也一稃二米以釀與此注合或从禾作秬白虎通云秬者黑黍一稃二米亦與此注同詩大雅疏云秬秠皆是一黍矣而春官鬯人注云釀秬爲酒秬如黑黍一秠二米言如者以黑黍一米者多秬爲正稱二米則秬中之異故言如以明秬有二等也秬有二等則一米亦可爲酒鬯人之注必言二米者以宗廟之中惟祼爲重二米嘉異之物鬯酒宜當用之故以二米解鬯其實秬是大名故云釀秬爲酒據此則詩疏所引作一秠二米

世婦每宮卿二人注世婦后宮官也漢始大長秋　疏賈馬皆云奄卿也

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　盧植王制注大常卿如大樂正丞如小樂正大子令如古大胥大樂丞如古小胥劉昭續漢志注　飛鵬案大樂正卽大司樂小樂正卽樂師

鎛師注鎛如鍾而大　孫炎注鎛大鍾禮書

韎師　疏鞮鞻氏掌四夷之樂今此特掌韎樂是周以木德王又見樂爲陽春是陽長養之方故特建此一官也　詩鼓鍾疏云舞不立南師而立韎師者韎四夷之始故從其常而先言之也

籥師　說文竹部云籥書僮竹笘也龠部云樂之竹管三孔以和衆聲也从品侖侖理也飛鵬案籥師之籥當从龠龠爲正字籥爲假字

注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　鄭志張逸問籥師注春秋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何謂鄭荅廢置也於去者爲廢故曰廢本疏

鞮鞻氏注鞮屨四夷舞者所屝也賢基謹案鞮屨漢制攷引作鞮屨　說文走部云趧趧婁四夷之舞各自有曲革部鞮革履也無鞻字段玉裁以鞮爲常用之屨以趧婁爲四夷舞者之屨是也

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　異義天號第六今尚書

歐陽說曰欽若昊天當從黍離正義作春曰昊天夏曰蒼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總爲皇天爾雅亦然古尚書說云天有五號各用所宜稱之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愍下則稱旻天自上監下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謹案尚書堯命羲和欽若昊天總勅四時知昊天不獨春春秋左氏曰夏四月己丑孔子卒稱旻天不弔時非秋天玄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作以釋六藝之文言蓋不誤矣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言之秋氣或殺或生故以旻天言之冬氣閉藏而淸察故以監

下言之皇天者其尊大號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己情所求言之非必正順於時解浩浩昊天求之博施蒼天求之高明旻天不弔則求天殺生當得其宜上天同雲求天之所爲當順於時此之求猶人之說事各從主耳若察於是所論天從四時各有所別故尚書所云者論其義也二者相須乃足此名非必紫微宮之正直是人逐四時互稱之本疏又毛詩黍離正義又異義今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時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祭之古尚書說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屬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祀地則地理從祀謹案夏侯歐陽說宗實一而有六名實不相應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其中山川故言三望六宗與古尚書說同元之聞也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此四物之類也禋也望也徧也所祭之神各異六宗言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周禮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

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祭幷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亦自明矣本疏又禮記月令祭法正義續漢志注吳商以爲禋之言煙也三祭皆積柴而實牲體焉以升煙而報陽非祭宗廟之名也鄭所以不從諸儒之說者將欲據周禮禋祀皆天神也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八而日月幷從郊故其餘爲六宗也以書禋于六

宗與周禮事相符故據以爲說也且文昌雖有大體
而星名與其日不同故隨事祭之而言文昌七星不
得偏祭其第四第五此爲不知周禮復不知文昌之
體而又妄引爲司中司命箕畢二星既不係于辰且
同是隨事而祭之例又無嫌於所係者
注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大帝　案康成注
凡言上帝與五帝對文者上帝皆指天皇大帝而言
天官掌次王大旅上帝下文別云祀五帝是也凡專
言上帝者皆指五帝而言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
帝典瑞旅上帝職金旅于上帝是也若連言昊天上

帝自應指天皇大帝惟月令季夏之月以共皇天上
帝注分言之以皇天爲北辰耀魄寶冬至所祭於圜
丘也以上帝爲大微五帝孔疏云此月令皇天上帝
之下更無五帝之文故分爲二
以實柴祀日月星辰　鄭衆云實牲體於柴上日者陽
精月者陰精屬地陰道挈制於陽故月屬天而
從於陽有同實柴之義通典賢基謹案日者陽精以下葢杜氏申明先鄭之義
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注司中司命文昌第五
第四星或曰中能上能也　鄭注尚書云六宗言禋
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之神祇謂星辰司中司

命風師雨師　通典月令立春後丑日祭風師於國
城東北立夏後申日祀雨師於國城西南立冬後亥
日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於國城西北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　異義今孝經說曰社者土
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偏敬封五土以爲社古左氏
說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謹案亦曰
春秋稱公社今人謂社神爲社公故知社是上公非
地祇鄭駁之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者神地之
道謂社神但言上公失之矣今人亦謂雷曰雷公天
曰天公豈上公也又異義今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

穀衆多不可偏敬故立稷而祭之古左氏說列山氏
之子曰柱死祀以爲稷稷是田正周棄亦爲稷自商
以來祀之謹案禮緣生及死故社稷人事之既祭稷
穀不得但以稷米祭稷反自會同左氏義鄭駁之云
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社稷之神若是句龍
柱棄不得先五嶽而會又引司徒五土名一本於五嶽而會下作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此五土地者吐生萬物養鳥獸草木之類皆爲民利有貢稅之法王者秋祭之以報其功等句　又引大司
樂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土示五土之總神卽謂社
也六樂於五地無原隰而有土示則土示與原隰同

用樂也引詩信南山云畇畇原隰下云黍稷彧彧原隰生百穀稷爲之長然則稷者原隰之神若達此義不得以稷米祭稷爲難 禮郊特牲正義又毛詩信南山正義 鄭志張逸問曰以血祭祭五嶽以埋沈祭山川不審五嶽亦當埋否鄭荅曰五嶽尊祭之從血腥始何嫌不埋 詩鳧鷖正義 酒正疏社稷在五嶽上者五嶽與土地異形若畿外諸侯服獻則尊於王朝之臣社稷號曰土神似若王朝之臣服獻則卑於五嶽而在五嶽上者似若王人雖微猶敘諸侯之上 通典鄭元注社稷者土穀之神句龍后稷以配食也王肅云句龍棄稷並

爲五官故祀爲社稷崔靈恩云二家之說雖文有通途但昔來所習謂鄭爲長故依鄭義案崔靈恩以鄭爲長稱當矣周禮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樂用靈鼓大喪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若句龍周棄爲社稷則不得先五嶽而埋血也以人鬼雖用血而不埋且人鬼之道不用靈鼓不得越紼而祭也

注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后土食於火土 鄭志趙商問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顓頊氏之子黎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社即句龍今云五官之神在四郊其二祀合爲黎食火土者何荅曰黎爲祝融句龍爲后土左氏下言后土爲社謂暫作后土無有代者故先師之說黎兼之因火土俱位南方此注云黎爲祝融后土食於火土亦惟見先師之說也 本疏

以疈辜祭四方百物注鄭司農云罷辜披磔牲以祭元謂疈疈牲胸也疈而磔之謂磔禳及蜡祭 說文刀部副判也周禮副辜祭籀文作疈桀部磔辜也飛鵬案二鄭皆以磔釋辜與許同義 崔靈恩云蜡祭用少牢行一獻之禮 通典

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注宗廟之祭肆獻祼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祫言肆獻祼禘言饋食者著有黍稷互相備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以後率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 賈逵劉歆曰禘祫一祭二名禮無差降 通典 白虎通曰禘之爲言諦也序昭穆諦父子也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大祖也 御覽 又曰禘祫祭遷廟者以其繼君之體持其統而不絕也 宋書臧燾傳 案此以禘祫分二祭而皆及遷廟 異義古春秋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於祖考月薦於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禱於壇禘及

郊宗石室謹案叔孫通宗廟有日祭之禮知古而然也三歲一祫此周禮也五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御覽陳壽祺云當作三歲一祫五歲一禘此周禮也三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冊府元龜掌禮部奏議十七引此作三年一禘鄭駁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以為禮讖云殷之五年殷祭亦名禘也毛詩長發正義又閟宮元鳥正義禮記王制正義　說文禘諦祭也從示帝聲周禮曰五歲一禘祫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也從示合聲周禮曰三歲一祫宋此與鄭義同　魏書禮志鄭元解禘天子祭圜丘曰禘宗廟大祭亦曰禘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則合羣毀廟之主於太廟合而祭之禘則增及百官配食

者審諦而祭之天子先禘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禘祫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　毛詩周頌雝禘太祖也箋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禮記王制鄭注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為常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礿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曰礿以禘為殷祭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　鄭禘祫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祫為大祭祫於秋於夏於冬周公制禮祭

不欲數王制正義　禘祫志云周改先王夏祭之名為礿故禘以夏先王祫於三時周人一焉則宜以秋閟宮正義　禘祫志云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祫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奧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王之東而北面以下穆主直至親盡之祖以次繼而東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奧東面其昭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而南面亦以次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穆主也通典　張純曰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

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之為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後漢書　崔靈恩曰禘以夏者以審諦昭穆序列尊卑夏時陽在上陰在下尊卑有序故大次第而祭之故禘者諦也第也祫以秋者以合聚羣主其禮最大必秋時萬物成熟大合而祭之祫者合也通典　杜佑曰周制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禫祭之後乃祫於太祖來年春禘於羣廟爾後五年再殷祭一禘一祫所以喪必有此禘祫者為後再殷之祭本也

第一〇八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2版反内

喪畢之祫祫之本明年之禘禘之本也從此後各自數每至二年則各爲之故得五年再殷祭因以法五歲再閏天道大成也又曰馬融王肅皆云禘大祫小鄭元注二禮以祫大禘小按春秋公羊傳云大事於太廟大事者祫也祫者毁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至於禘則云禘於莊公禘於僖公既不於太祖則小於祫也又按禮記祫於大廟之禮云毁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又按韓詩內傳云禘取毁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案太祖后稷廟也則禘小於祫也祫則羣廟之主悉升於太祖廟禘者各於

其廟而行祭禮二祭俱及毁主禘之時文王以上毁主自在后稷廟而祭文王以下毁主自在二祧之廟而祭禘之以祫用得爲殷禘則小於祫而大於四時也曾子問主夫子云自非祫祭七廟五廟無虛主而不言禘小於祫明矣其祫則備五齊三酒禘惟四齊三酒祫則備用六代之樂禘則四代而下又無降神之樂以示其闕也通典　案劉歆賈逵馬融王肅杜預之徒皆以禘祫爲一謂禘爲三年之祭張純則以祫禘分三年五年而祫則止及毁廟禘則總陳昭穆後漢書張純傳建武二十六年純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漢舊制三年一祫毁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

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爲禘祭續漢志引此下云父爲昭南嚮子爲穆北嚮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光武時言祭禮以禘者毁廟之主皆合於大祖祫者惟未毁之主合而已矣此禘及毁廟祫惟存廟之說也公羊文二年傳五年而再殷祭何休解詁云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閔二年吉禘於莊公何休云禮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此禘及功臣而喪畢禘祫先後無定之說也唐開元間大常議禮引徐邈議以二禘相去爲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祫焉若甲年既禘丙年冬祫己年夏禘辛年冬

祫有象閏法此先二後三之說也毛詩閟宮正義引禘祫志曰或云三年一禘五年再禘此又一說也楊氏穀梁疏云禘既三年祫則五年或以爲禘祫同三年禘在夏祫在秋直時異耳諸家說各不同附記於此

以禬禮哀圍敗　疏馬融以爲國敗愼言案經下云以恤禮哀寇亂圍可包于寇亂之中此當從馬融作國爲當鄭注引會于澶淵爲證從公羊義也疏不引公羊而引左氏非鄭氏本旨疑鄭注亦當作國釋文不出圍敗二字則陸氏所見本猶不誤

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注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

禮畢更遞而偏　詩大雅韓奕疏賈逵以爲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覲秋或宗夏或遇冬藩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趣四時助祭也馬融以爲在東方者朝春在南方者宗夏在西方者覲秋在北方者遇冬鄭注言分來則是從賈之說一方而分爲四時也

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崔靈恩曰古者諸侯朝天子四時禮外有時會殷同之法殷同者十二年王不巡狩則六服諸侯各當方面來赴四時見王也殷衆也四方諸侯衆來見王（通典）

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注脤膰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　異義左氏說脤社祭之肉盛之以蜃宗廟之肉名曰膰（本疏）　說文脤作祳云社肉盛以蜃故謂之祳天子所以親遺同姓膰作鐇云宗廟火孰肉春秋傳曰天子有事鐇焉以饋同姓諸侯　飛鵬案此用左氏說鄭君注周禮與許君同義

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　禮記正義周禮九儀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案含文嘉九賜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鄭司農以

周禮九命與九賜是一也康成以九命與九賜不同九賜謂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之後始加九賜知者王制云三公一命袞若有加則賜二曰衣服之屬是也又宗伯八命作牧注云侯伯有功德加命得專征伐王制云賜弓矢然後征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傳曰九命然後賜以圭瓚又尙書文侯仇受弓矢秬鬯左傳晉文公受大路戎路弓矢秬鬯虎賁此皆九命之外始有衣服弓矢秬鬯等之賜故知九賜不與九命同也公羊說九賜之次與含文嘉不同一曰加服二曰朱戶三曰納陛四曰輿馬五曰樂則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異人之說故文有參差大略同也異義許愼說九賜九命鄭康成以爲不同具如前說（賢基謹案此注引司農說與含文嘉絕異惟穀梁疏云何休注公羊既引九錫之文卽云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其意以九錫卽是九命也曲禮疏謂鄭司農以周禮九命與九賜是一疑有誤）

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　通典凡士一命而受爵周禮爵及命士故云一命而受爵有受爵有受命者必有職故周禮云一命受職明一命之士職爵俱有也再命受服於君不自爲也然則一命者其服自爲也一命尙受職再命不言自明耳三命

受車馬三命謂侯伯之卿也再命已受服於君則三
命之卿受服不疑矣而復别受車馬於君故曲禮云
夫爲人子三賜不及車馬明其三命得受車馬之義
然三命之卿則有命於天子之禮故周禮云三命受
位明諸侯之卿受三命者皆有列位於王朝也則小
國之卿再命者雖得命於天子於王朝未有列位也
三命之卿始受車馬則再命以下車馬自爲之也若
君特賜者不在其例四命受器謂公之孤卿受祭器
於公四命始受器三命以下皆自爲之也故禮記云
有田祿者先爲祭器三命以上旣受祭服四命者受

服亦可明矣三命之卿尚有列位於王四命亦可知
也
再命受服注此受元冕之服　詩葛覃正義云魯語大
夫命婦成祭服韋昭云祭服元衣纁裳謂作元冕之
服非也大夫助祭服元冕受之於君大宗伯再命受
服是也
四命受器注王之下大夫四命　案康成注典命云四
命中下大夫也
五命賜則注則地未成國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
加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方三百

里以上爲成國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爲則方五十里
合今俗說子男之地獨劉子駿等識古有此制焉
疏言劉子駿等則有馬融鄭司農及杜子春等皆信
周禮有五百里巳下之國　漢書王莽傳諸公一同
有衆萬戸土方百里侯伯一國衆戸五千土方七十
里子男一則衆戸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附城大
者食邑九成衆戸九百土方三十里自九以下降殺
以兩至於一成五差備具合當一則賢基謹案注引王莽時云云以
見漢時猶有則名非以此釋則字正義也　紹基案七命賜國注兼侯伯則賜則注謂方三百里以上爲
成國者是也惠校據左傳正義引注謂此注二百里下脫三百里字方三百里當作方四百里若然則與

此疏不相應亦與賜國注不相應矣
以玉作六瑞　康成注尚書云執之曰瑞陳列曰玉
公執桓圭　說文玉部云瓛桓圭三公所執
以禽作六摯　案白虎通云禽者鳥獸之總名康成庖
人注云凡鳥獸未孕曰禽故下文羔亦得稱禽也
注摯之言至所執以自致　說文褺至也周書曰大命
不褺讀若摯同一曰虞書雉褺飛鵬案堯典作贄說
文引作褺此經摯卽贄字康成訓爲至與許君義同
穆案許君蓋以褺爲大命不褺之本文而以虞書之摯一本作褺爲又一義故曰讀若摯同者是足上啟
下之詞也

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 異義謹案周禮說五玉摯自公卿以下執禽尊卑有差也禮不下庶人工商又無朝儀五經無說庶人工商有摯御覽 陳壽祺疏證曰白虎通瑞贄篇曰臣見君有贄何贄者質也質己之誠致己之悃愊也王者緣臣子之心以爲之制差其尊卑以副其意也公侯以玉爲贄者玉取其燥不輕溼不重明公侯之德全也卿以羔爲贄羔者取其羣而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阿黨也大夫以鴈爲贄者取其飛成行止成列也大夫職在以奉命之適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也士以雉爲贄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懾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士行威介守節死義不當移轉也曲禮曰卿羔大夫以鴈士以雉爲摯庶人之摯匹童子委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言必有摯也匹謂鶩也卿大夫摯古以麑鹿今以羔鴈何以爲古者質取其內謂得美草鳴相呼今文取其外謂羔跪乳鴈有行列也禮士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羔左頭如麛執之明古以麑鹿今以羔也卿大夫贄變君與士贄不變何人君至尊極美之物以爲贄士賤伏節死義一介之道也故不變鄭注據白虎通爲

說然周禮言六摯下及庶人工商儀禮士相見禮言庶人見於君曲禮亦言庶人之摯周禮小司寇詢萬民之位百姓北面則庶人工商有朝儀有摯明矣異義援周禮說但云五摯又云五經無說庶人工商有摯疑太平御覽所引文有脫誤

孤執皮帛注帛如今璧色繒也 案康成注尚書云帛所以薦玉也高陽氏後用赤繒高辛氏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據此則帛卽繒矣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 案續漢志注司馬紹統引此經云云以爲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者四時五帝之屬也據此則以禮天地四方爲祀六宗矣 崔靈恩云凡祭天神有二玉禮神者訖事卻收祀神者與牲俱燎請下有司求良玉造蒼璧黃琮等六器訖則藏之玉海

以蒼璧禮天 鄭元三禮圖璧徑九寸玉海 義宗蒼璧所以禮天其長尺有二寸蓋法天之十二時五代會要 義宗冬至日祭天於圜丘玉用其蒼璧牲同玉色樂用夾鍾爲宮樂作六變御覽

以黃琮禮地　阮諶三禮圖黃琮無好（五代會要）　義宗黃琮所以禮地其長一尺以法地數（五代會要）

以白琥禮西方　鄭元三禮圖白琥以玉長九寸廣五寸刻伏虎形高三寸（聶圖）

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注幣以從爵若人飲酒有酬幣　通典郊天禮禮神之玉以黃璧其牲及幣各隨玉色牲用一犢幣用繒長丈八尺注引大宗伯云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器則玉也蓋取象天色也飛鵬案賈疏以此爲獻尸從爵之幣通典則以此爲禮神之幣也

享大鬼　異義古周禮說大鬼謂先王也（御覽）

國有大故則旅上帝注上帝五帝也　梁書許懋云大旅於南郊者非常祭也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飛鵬案許懋以此經證大旅於南郊蓋指昊天上帝而言

及四望注鄭司農云四望日月星海元謂四望五嶽四鎭四瀆　案先鄭注小宗伯云四望道氣出入與此異公羊傳云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何休云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師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陳壽祺云先鄭與何休說皆非也後鄭得之望者祭山川之名山川之大者莫如五嶽四瀆禮記王制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望祭山川豈可舍此有五嶽四瀆等則四望非限以四事乃謂四方之望也公羊傳言方望無所不通是也

王大封則先告后土注后土土神也黎所食者　鄭志荅趙商云句龍本后土後遷爲社王大封先告后土元云后土土神不言后土社也又荅田瓊云后土古之官名死爲社而祭之故曰后土社句龍爲土官後轉爲社世人謂爲后土無可怪此中后土不得爲社

者聖人太平制禮豈得以世人之言著大典（本疏）

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注兆爲壇之營域五帝蒼曰靈威仰太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紀顓頊食焉黃帝亦於南郊　馬融云郊天之祀咸以夏正五氣用事有休有王各以其時兆於方郊四時合歲功作相成亦以此月總旅明堂（南齊書禮志）　說文引此經作垗云垗畔也爲四時界祭其中从土兆聲徐鍇曰今周禮作兆假借　梁書許懋傳引此經云云以爲此卽月令迎氣之郊也　魏書劉芳傳芳以所置

五郊去城里數於禮有違上疏曰孟春令云其數八又云迎春於東郊盧植云東郊八里之郊也賈逵云東郊木帝太昊八里許愼云東郊八里郊也鄭元孟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禮曰王出十五里迎歲葢殷禮也周禮近郊五十里鄭元別注云東郊去都城八里高誘云迎春氣於東方八里郊也王肅云東郊八里因木數也此皆同謂春郊八里之明據也孟夏令云其數七又云迎夏於南郊盧植云南郊七里郊也賈逵云南郊火帝炎帝七里許愼云南郊七里郊也鄭元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誘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

肅云南郊七里因火數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審據也中央令云其數五盧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賈逵云中兆黃帝之位幷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於四郊也鄭元云中郊西南未地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審據也孟秋令云其數九又曰迎秋於西郊盧植云西郊九里郊賈逵云西郊金帝少皡九里許愼云西郊九里郊也鄭元云西郊去都城九里高誘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肅云西郊九里因金數也此又西郊九里之審據也孟冬令云其數六又云迎冬於北郊盧植云北郊六里郊也賈逵云北郊水帝顓頊六

里許愼云北郊六里郊也鄭元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誘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肅云北郊六里因水數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審據也

辨廟祧之昭穆注祧遷主所藏之廟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　漢書韋元成傳元成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劉歆以爲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　續漢志張

純曰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　決疑要注凡昭穆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順也　王肅論引賈逵說吉禘於莊公禘者遞也審遞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禮記祭法疏

掌三族之別注三族謂父子孫人屬之正名　案鄭注士昏記惟是三族之不虞云三族謂父昆弟巳昆弟子昆弟與此異注仲尼燕居與此同　異義今禮戴尚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已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已之女子子適人者與其

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古尚書說九族者從高祖至元孫凡九皆同姓謹案禮緦麻三月以上服恩之所及禮爲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九族不得但施於同姓元之聞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爲異族其子則然昏禮請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緦麻禮雜記下緦麻之服不禁嫁女娶婦是爲異姓不在

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名喪服小記說服之義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元孫昭然察矣（左傳桓六年正義　又尚書堯典正義）

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注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

劉昭續漢志注周禮卿大夫之子名曰門子

立軍社注社之主蓋用石爲之　案淮南子齊俗訓云有虞氏社用土夏后氏社用松殷人社用石周人社用栗後魏天平中遷大社石主於社宮宋史志社以石爲主長五尺方二尺剡其上培其半先是州縣社主不以石禮部以爲社稷不屋而壇當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故用石主取其堅久請令州縣社主用石尺寸廣長半大社之制從之唐書張齊賢傳齊賢等議春秋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故曰不用命戮於社社稷主用石以可奉而行也崔靈恩曰社主用石以地產最實與據此則社主用石始于殷人故鄭君以爲石主後人因鄭注有此說遂沿而用之也

肆師立小祀　馬融云宗廟小祀殤與無後（本疏）

及其祈珥注故書祈爲幾杜子春讀幾當爲祈珥當爲餌元謂祈當爲進禨之禨珥當爲衈禨衈者釁禮之

事　夏官小子職云祈于社稷珥于五祀秋官士師職作刉珥犬人職作幾珥鄭注小子職云珥當爲衈祈或爲刉引肆師職祈或作畿又引士師職曰凡刉珥則奉犬牲此刉珥正字與飛鵬案康成明言刉衈爲正字則祈幾畿皆假借字也此注云祈當爲進禨之禨禨謂羊血也案說文血部盤下云以血有所刉涂祭也是禨又爲盤之假借字

用牲于社宗注社軍社也宗遷主也　晉書禮志摯虞奏按舜受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則六宗非上帝之神又非山川之靈也周禮肆師職曰用牲

于社宗黨正職曰春秋祭禜亦如之肆師之宗與社
並列則班與社同也黨正之宗文不繫社則神與社
異也周之命祀莫亟郊社宗同於社則貴神明矣飛
鵬案摯虞益以此經之宗爲六宗與鄭注異義
類造上帝注類禮依郊祀而爲之者　異義今尚書夏
侯歐陽說類祭天名也以事類祭之柰何天位在南
方就南郊祭之是也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言
以事類告也肆類于上帝時舜告攝非常祭許慎謹
案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尚書說禮記
王制正義　案小宗伯注云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與此

注義同說文作禷云以事類祭帝天用今文尚書說
祭表貉注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蚘
　公羊說曰師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祠者祠五兵矛
戟劒楯弓鼓及祠蚩尤之造兵者謹案三朝記曰蚩
尤庶人之强者何兵之能造飛鵬案此稱謹案云云
蓋異義文
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
涖卜來歲之稼　詩大雅行葦載謀載惟傳引此經
之文而結之云所以興來而繼往也下文云穀熟而
謀陳祭而卜蓋嘗獮社皆在於秋事舉于收成之後

穀熟而謀謀嘗謀獮謀社也陳祭而卜卽此經卜來
歲之芟卜來歲之戒卜來歲之稼是也取蕭祭脂指
嘗言也嘗之祭爲嘗新穀詩舉迎尸前奠尸之禮以
新穀馨香之達此爲先耳取羝以軷兼獮社言也獮
社出國門必先祭行神故舉軷以概獮社也以興嗣
歲傳云興來歲者卽所謂來歲之芟來歲之戒來歲
之稼也
鬱人和鬱鬯注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鄭司農云鬱草
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築以煮之鐎中停於祭前鬱
爲草若蘭　馬融云鬱草名如鬱金香草合爲鬯也

禮記郊特牲疏　飛鵬案馬云如鬱金則非鬱金可知　說文
鬱芳草也十葉爲貫百廿貫築以煮之爲鬱从臼冂
缶鬯彡其飾也一曰鬱鬯百艸之華遠方鬱人所貢
芳草合釀之以降神鬱今鬱林郡徐鍇曰築舂也鬱
人掌和鬱以實彝注鬱爲草若蘭也彡彝之飾也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注秬鬯不和鬱者　說文云鬯
以秬釀鬱艸芬芳攸服以降神也从凵凵器也中象
米匕所以扱之飛鵬案此注云不和鬱者所以別於
鬱鬯也
禜門　義宗曰雩祈雨之祭禜止雨之祭每禜於城門

初學記廟用脩注廟用脩者謂始禘時自饋食始　異義左氏說凡君薨祔而作主特祀主於寢畢三時之祭期年然後烝嘗禘於廟許慎云左氏說與禮同本疏　疏賈服以爲三年終禘遭烝嘗則行祭禮　春秋左氏傳曰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許慎舊說曰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太廟以致新死者也通典案通典引袁準虞喜說同　禘祫志魯莊公以其三十二年秋八月薨閔二年五月而吉禘此時慶父使賊殺子般之後閔公心懼於難務自尊成通典引作尊大以厭其禍至二

年春其間有閏二十一月禫除喪夏四月則祫又即以五月禘比月大祭故譏其速譏其速者明當異歲也經獨言吉禘於莊公閔公之服凡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又不禫無恩也魯閔公二年秋八月公薨僖二年除喪而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乃五年再殷祭六年祫故八年經曰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然致夫人自魯禮因禘事而致哀姜故譏焉魯僖公以其三十三年冬十二月薨文二年秋八月祫僖喪至此而除間有閏積二十一月從閔除喪不禫故明月卽祫經云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僖公之服亦

少四月不剌者有恩也魯文公以其十八年春二月薨宣二年除喪而祫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與僖爲之同六年祫故八年禘經曰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說者以爲有事謂禘爲仲遂卒張本故畧之言有事耳魯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歸氏薨十三年夏五月大祥七月而禫公會劉子及諸侯于平丘公不得志八月歸不及祫冬公如晉明十四年春歸乃祫故十五年春乃禘經曰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傳曰禘於武公及二十五年傳將禘於襄公此則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

二十五年禘於茲明矣儒家之說禘祫也通俗不同或云歲祫終禘或云三年一禘五年再禘十六字據閟宮正義增閟宮正義引儒家至此止　學者競傳其間是用訩訩爭論從數百年來矣竊念春秋者書天子諸侯中失之事得禮則善違禮則譏可以發起是非故據而述焉從其禘祫之先後考其疏數之所由而粗記注焉魯禮三年之喪畢則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僖也宣也八年皆有禘祫祭則公羊傳所云五年而再殷祭祫在六年明矣明堂位曰魯王禮也以相準況可知也詩元鳥正義　案賈疏云始禘時者謂練祭後遷廟時以其

宗廟之祭從自始死已來無祭今爲遷廟以新死者
木主入廟特爲此祭故云始禘時也以三年喪畢明
年春禘爲終禘故云始也然考鬯人無禘祭明文鄭
云始禘當指喪畢明年之禘而言非練後也左氏說
主三年一禘之說故云喪終則禘許氏亦從之陳氏
詩祼云左氏說祀主而畢三時之祭則已踰期矣自
是而復期年則三年喪終矣自是而烝嘗禘正合三
年終禘之說未有兩岐賈疏誤仞爲君薨之期年故
生異論耳鄭主五年一禘不主三年與左氏說異陳
氏又云練後大祥禫之祭皆非吉祭惡得有禘詩元

鳥箋譌本祫於太祖之上更有禘於其廟四字王制
正義據之謂練時遷主新死者當禘於其廟引鬯人
廟用脩注謂始禘時爲證葢五經正義非成於一手
故不相應周禮鬯人疏亦以練後遷廟而祭新主解
始禘引穀梁傳於練焉壞廟爲證誤與王制正義同
共其釁鬯注釁尸以鬯酒使之香美　禮說齊語三釁
三浴韋注云釁或爲熏漢書豫讓釁面吞炭顏注云
釁熏也此熏作釁之明證也女巫釁浴注云釁浴以
香熏藥艸沐浴則康成亦讀釁爲熏矣王度記曰天
子以鬯諸侯以熏熏鬯卽釁鬯也　案白虎通曰人
死必沐浴於中霤何示潔淨反本也此注云釁尸以
鬯酒殆卽賈疏所謂浴尸與
共介鬯注鄭司農云鬯香草王行弔喪被之故曰介
案介與甲同詩瞻卬舍爾介狄箋云介甲也王不改
修德乃舍爾被甲夷狄來侵犯中國者是介有被義
故司農以介鬯爲被鬯卿大夫卒王或與歛故有被
鬯之事
司尊彝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
秋嘗冬烝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追享
朝享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　崔靈恩

云周禮大祫於大廟則備五齊三酒朝踐王酌泛齊
后酌醴齊饋食王酌盎齊后酌醍齊朝獻王酌泛齊
因朝踐之尊再獻后酌醍齊因饋食之尊諸侯爲賓
則酌沈齊尸酢王與后皆還用所獻之齊賓長酳尸
酢用清酒加爵亦用三酒大禘則用四齊三酒者醴
齊以下悉用之故禮運云元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
在堂澄酒在下用四齊者朝踐王酌醴齊后酌盎齊
饋食王酌醍齊后酌沈齊朝獻王酌醴齊再獻后還
酌沈齊亦尊相因也諸侯爲賓亦酌沈齊用三酒之
法如祫禮也四時之祭惟二齊三酒則自祫禘以下

王四時祭皆通用也二齊醴盎也故鄭注司尊彝四
時祭法但云醴盎而已用二齊者朝踐王酌醴齊后
亦酌醴齊饋食王酌盎齊后亦酌盎齊朝獻王還用
醴齊再獻后還用盎齊亦尊相因也諸侯爲賓亦酌
盎齊三酒同於祫三酒所常同不差者三酒本爲王
以下飲故尊卑自有常依尊卑之常不得有降祫禘
時祭本明所用總有多少故正祭之齊有差降也魯
及王者之後大祫所用與王禘之禮同若禘與王四
時同用三酒亦同於王侯伯子男祫禘皆用二齊醴
盎而已三酒則並用用二齊之法朝踐君夫人酌醴

齊饋食君夫人酌盎齊朝獻君還酌醴齊再獻夫人
還酌盎齊諸臣爲賓酌盎齊尸酢君夫人用昔酒酢
諸臣用清酒加爵皆清酒時祭之法用一齊故禮器
云君親制祭夫人薦盎鄭云謂朝事時又云君親割
牲夫人薦酒鄭云謂進孰時也其行之法朝踐君制
祭則夫人薦盎饋獻進孰時君親割夫人薦酒朝獻
時君酌盎齊以酳尸再獻時夫人還酌酒以終祭也
賓獻皆酒加爵如禘祫之禮天子諸侯酌奠皆用齊
酒卿大夫之祭酌奠皆用酒其祫祭之法既備五齊
三酒以實八尊祫祭在秋又云大祫祭凡十八尊其

明水鬱鬯陳之各在五齊三酒之上祭日之旦王服
袞冕而入尸亦袞冕祝在後侑之王不出迎尸故祭
統云君不迎尸所以別嫌也尸入室乃作樂降神故
大司樂云凡樂圜鐘爲宮九變而降人鬼是也乃灌
故書云王入大室祼當灌之時衆尸皆在太廟中依
次而灌所灌鬱鬯小宰注云尸祭之啐之奠之是爲
一獻也王乃出迎牲后從灌二獻也迎牲而入至於
庭故禮器云納牲詔於庭王親執鸞刀啟其毛而祝
以血毛告於室故禮器云血毛詔於室凡牲則廟各
別牢故公羊傳云周公白牡魯公騂犅按逸禮云毀

廟之主昭共一牢穆共一牢於是行朝踐之事尸出
於室大祖之尸坐於戶西南面其主在右昭在東穆
在西相對坐主各在其右故鄭注祭統云天子諸侯
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祝乃
取牲膟膋燎於鑪炭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於主
前郊特牲云詔祝於室坐尸於堂是也王乃洗肝於
鬱鬯而燔之以制於主前所謂制祭次乃升牲首於
室中置於北墉下后薦朝事之豆籩乃薦腥於尸主
之前謂之朝踐卽此禮運薦其血毛腥其俎是也王
乃以玉爵酌著尊泛齊以獻尸三獻也后又以玉爵

酌著尊醴齊以亞獻四獻也乃退而合亨至薦孰之時陳於堂故禮器云設饌於堂乃後延主入室太祖東面昭在南面穆在北面徙堂上之饌於室內坐前祝以斝爵酌奠於饌南故郊特牲注云天子奠斝諸侯奠角即此之謂也既奠之後又取腸間脂焫蕭合馨薌郊特牲注云奠謂薦孰時當此大合樂也自此以前謂之接祭乃迎尸入室舉此奠斝主人拜以妥尸故郊特牲云舉斝角拜妥尸是也后薦饌獻之豆籩王乃以玉爵酌壺尊盎齊以獻尸爲五獻也后又以玉爵酌壺尊醍齊以獻尸是六獻也於是尸食十

五飯訖王以玉爵用朝踐之尊泛齊以酳尸爲七獻也故鄭云變朝踐云朝獻尊相因也朝獻謂此王酳尸因朝踐之尊也后乃薦加豆籩尸酌酢主人主人受嘏王所以獻諸侯於是后以瑤爵因酌饋食壺尊醍齊以酳尸爲八獻也鄭注司尊彝云變再獻爲饋獻者亦尊相因也再獻后酳尸饋獻謂饋食時后之獻也於時王可以瑤爵獻卿也諸侯爲賓者以瑤爵酌壺尊醍齊以獻尸爲九獻九獻之後謂之加爵　禮運疏

禮運疏司尊彝秋嘗冬烝朝獻用兩著尊饋獻用兩壺尊則泛齊醴齊各以著尊盛之盎齊醍齊沈齊各以壺尊盛之凡五尊也又五齊各有明水之尊凡十尊也三酒三尊各加元酒凡六尊也通斝彝盛明水黃彝盛鬱鬯凡有十八尊鄭注司尊彝云王酳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則瑤爵也崔氏乃云正獻之外諸臣加爵用璧角璧散其義非也其禘祭所用四齊者禘祭在夏醴齊盎齊盛以犧尊醍齊沈齊盛以象尊天子時祭用二齊者春夏用犧尊盛醍齊用象尊盛沈齊秋冬用著尊盛醴齊用壺尊盛盎齊是一齊用一尊司尊彝皆云兩齊以一尊盛明水故皆云兩若禘祫之祭其齊既多不得惟兩而已

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　異義第六罍制韓詩說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詩說金罍酒器也諸臣之所昨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石金飾龜目蓋刻爲雲雷之象謹案韓詩說天子以玉經無明文謂之罍者取象雲雷博施如人君下及諸臣　本疏又毛詩正義爾雅疏　崔靈恩云以清酒酢王昔酒酢后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　疏阮諶云几長五尺高三尺廣二尺馬融以爲長三尺舊圖以爲几兩端赤中央黑

祀先王昨席　阮諶三禮圖其司几筵祀先王設莞繅
次三種之席皆有純也聶圖注
筵國賓于牖前注鄭司農云禮記國賓老臣也元謂國
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　馬融云國賓二王後
通典
典瑞執鎭圭　鄭志王執鎭圭以朝日祭天地宗廟亦
執之曲禮正義
以朝日注天子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　馬融云天子
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南齊書　薛靖云周禮朝日無
常日鄭元云用二分秋分之時月多東升西向拜之

背實遠矣淳于睿駁之引禮記云祭日於東祭月於
西以端其位周禮秋分夕月並行於上代西向拜月
雖如背實亦猶月在天而祭之於坎不復言背也猶
如天子東西遊幸其堂之官及拜官猶北向朝拜寧
得以背實爲疑通典　南齊書何佟之議王者兄日姊
月馬鄭用二分盧植用立春佟之以爲日者太陽之
精月者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天
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朝敬以
二分差有理據則融元得義矣　崔靈恩云一歲有
四迎氣之時祭日於東祭月於西故小宗伯云兆五

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是其一也春分朝日秋
分夕月是其二也此等二祭日之與月各祭於一處
日之與月皆爲壇而祭所謂王宮祭日夜明祭月皆
爲燔柴也夏正郊天之時而主日配以月祭義云大
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是其三也孟冬大蜡之時又祭
日月故月令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是其四也此二祭
幷祭日月共在一處則祭日於壇祭月於坎壇則實
柴坎則瘞埋也郊特牲疏
四圭有邸　崔靈恩云象四方物之初生以璧爲邸者
取其初生之圓匝也通典　杜佑云按既有邸皆象物

始生又當春氣之始靈威仰又爲青帝其玉宜青
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注祀地謂所祀於北郊神州
之神　崔靈恩云社稷神州同用兩圭有邸以四望
亦用兩圭故也郊特牲疏　通典注靈恩云社稷同四望
其玉蓋同也以珪銳首象土生物
祼圭有瓚注鄭司農云國語謂之鬯圭元謂漢禮瓚槃
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　案鄭注玉人
祼圭有瓚云瓚如槃其柄用圭有流前注大璋中璋
邊璋云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又詩箋云圭瓚之狀以
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然則據玉人三

璋之勺鼻寸衡四寸卽可以定圭瓚之狀漢制瓚大於古與鼻寸衡四寸之數不符說文云瓚三玉二石也徐鍇曰瓚亦圭也圭之狀剡上邪銳之於其首爲杓形謂之瓚於其柄中爲注水道所以灌鬯酒三玉二石謂五分玉之中二分是石瓚之言贊也贊進也以進於神也又瑒下云圭尺二寸有瓚以祠宗廟者也从玉昜聲據此則祼圭當謂之瑒

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　通典天子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天子三公加命則爲方伯九命卿加一命則出爲侯伯七命大夫加一命則出爲子男五命天子元士出封爲附庸加一命爲四命大夫以下德盛者出則爵命並加士則德未周備但得進命不進爵也是以卿出則爲侯伯大夫出則爲子男皆爵命並進士出爲附庸但得進命故附庸之君猶稱名與士同故春秋傳云附庸之君名也飛鵬案此云天子元士出封爲附庸加一命爲四命則賈疏所云士下無出封之理於義疑矣

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注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

既命以爲之嗣樹子不易也　通典周制諸侯以功德入爲王卿士則上卿理其國事今諸王公侯受任天朝而適子攝其君事則車服禮數國封大小領兵軍數自當如本制而王公侯遣上卿及軍將掌其事合於古義今之車服與古禮不同依禮應下其君一等其嫡子皆以有爵命印綬冠服佩玉之制宜如本令而嫡子但知其政不干其位君不可二尊無二上國相以下見嫡子宜如臣而不稱臣案通典以此條爲後周事左傳襄十年疏十九年傳云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則光是未誓者也法當繼於子男之下柤之會列於小邾之下是其正也於此伐也傳稱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言其非正法也

司服王之吉服　義宗明周禮六服存章義大裘其服無章其冕無斿天道至尊難可比擬舍其雕飾服以其質袞冕之義以龍爲目龍體九星故以九爲終又云陽爻九故王服有九陰爻六故后服惟六天子九服祭服有六王后六服祭服有三陽色尙文故有章數等級之別陰色尙質故無殊章之品又辨章數法象之理曰十二章法天之大數虞之服也九章者法陽數之極周之服也周禮王吉服有九后吉服有六

凡服者何一曰大裘而冕二曰袞冕三曰鷩冕四毳
五絺六元六者祭祀之服也皮弁素積元衣素裳緇
衣元端此又三服所謂吉服有九 玉海
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梁書許
懋傳禮云大裘而冕祀昊天上帝亦如之亘由天神
尊遠須當誠質今泛祭五帝理不容文改服大裘自
此始也
鷩冕　禮圖鷩冕王祭先公及卿之服天子九旒用玉
二百十六侯伯服以助祭七旒用玉八十 隋書
毳冕　禮圖毳冕王祀四望山川之服天子七旒用玉

百六十八子男服以助祭用玉五十 隋書
希冕　禮圖希冕王者祭社稷五祀之服天子五旒用
玉百二十孤卿服以助祭四旒用玉三十二 隋書
元冕　禮圖元冕王祭羣小祀及視朝服天子四旒用
玉三十二諸侯服以祭其宗廟三旒用玉十八 隋書
凡兵事韋弁服　詩羔羊正義鄭注論語云緇衣羔裘
諸侯視朝之服素衣麑裘諸侯視朔之服若兵事既
用韎韋衣則用黃衣狐裘及貍裘象衣色故也
注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
韎韋之跗注是也　鄭雜問志以跗爲幅注爲屬以

韎韋幅如布帛之幅而連屬以爲衣而素裳飛鵬案
鄭志以韎韋爲衣不兼裳言故賈疏以爲與此注裳
亦用韎韋有同者異者也
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
如公之服　晉博士孫毓段暢等議禮記王制曰制
三公一命袞謂三公八命復加一命則服袞龍與王
者之後同然則九命及王者之後乃服袞衣無升龍
三公之服當從鷩冕而下 通典 飛鵬案此葢謂三公之
未加命者仍與侯伯等故云當從鷩冕而下
孤之服自希冕而下　崔靈恩云孤不悉絺冕若王者

之後及魯之孤則助祭用絺若方伯之孤助祭則元
冕以其君元冕自祭不可踰也 雜記疏　張鎰三禮圖
天子孤及卿皆六命則同絺冕之服三章小章則畫
六上公及王之三公二王之後二伯九州之牧侯伯
王之同姓封爲侯伯者服之以助王祭社 聶圖
其齊服有元端　玉藻疏引熊氏說天子大夫爵弁祭
與諸侯孤同天子之士與諸侯上大夫同故深衣目
錄云士祭以朝服又引鄭志荅趙商問云齊祭謂齊
時一冠祭時亦一冠四命乃然大夫冕士弁而祭於
君齊時服之祭時服之何以亦異如鄭此言是助祭

齊祭同冠故云何以亦異若然士之助祭齊服應服爵弁此經賁疏云少牢是上大夫祭用元冠朝服特牲是士禮用元冠元端天子之士宜與諸侯上大夫同用朝服也據此則諸侯之士自祭服元端若天子之士則服朝服助祭於王則服爵弁齊祭同冠齊服非元端可知此經云齊服有元端者鄭注旅賁氏云王齊服服袞冕則士之齊服服元端是也

素端　盧植雜記注布上素下皮弁服正義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注廟謂太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

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　鄭注王制七廟云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　馬昭難王義云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太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王制疏　張融謹案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太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王制疏　孔穎達祭法疏遷主所藏

曰祧是對例言之耳若散而通論則凡廟曰祧故昭元年左傳云其敢愛豐氏之祧彼祧遠祖廟也襄九年左傳云君冠必以先君之祧處之服虔注云曾祖之廟曰祧者以魯襄公於時冠於衛成公之廟成公是衛今君之曾祖曰祧也

既祭則藏其隋注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藏之以依神　士虞禮尸取奠左執之取菹擩於醢祭於豆閒祝命佐食墮祭注下祭曰墮墮之猶言墮下也周禮曰既祭則藏其隋謂此也今文隋爲綏特牲少牢或爲羞失古正矣齊魯之閒謂祭爲隋飛鵬案特牲禮

挼祭注亦引此經文謂墮與挼讀同耳少牢注云黍稷之祭爲墮祭疏云肺與黍稷俱得爲墮故周禮守祧職既祭則藏其隋隋中豈不能兼肺肺與黍稷俱祭於菹上上既藏之明肺與黍稷器不動人就器減取之故特得墮名舉肺則全取因上絕之不得隋稱及其藏之并有隋名也據此則後鄭謂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較爲賅備說文隋裂肉也从肉隓省惠士奇以藏其隓爲藏叚辭與後鄭說異且謂隋當定作隓不知說文肉部之隋爲隋祭正字𨸏部之隓篆文作墮假借字也

墓大夫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　案昭
十二年傳司墓之室有當道者蓋謂此也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注文王世子曰於成均以及取爵
於上尊然則周人立此學之宮疏然則周人立此學
之宮者卽虞庠之學是也　案虞庠當指上庠言王
制云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注上庠大學也養庶老
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注虞庠小學也周之小學
爲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文王世子學干戈羽
籥於東序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注周立三代之學學
書於有虞氏之學典謨之教所興也學舞於夏后氏

之學文武中也學禮樂於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己同
也孔疏云周立三代之學者謂立虞夏殷學也其虞
之學制在國兼在西郊郊則周之小學據此則上庠
之在國者爲大學故鄭注文王世子引董仲舒曰五
帝名大學者成均則虞庠近是也成均旣爲大學自
不得以西郊之小學當之矣
祭于瞽宗　義宗殷學爲瞽宗者宗尊也瞽無見之稱
瞽童蒙無有所識又樂官也武王之時猶從殷法立
學故小學在東 玉海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　少儀問大夫之子長

幼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注正樂政也
引此經以樂德教國子云云疏云引大司樂者證卿
大夫之子習樂之事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唐書趙愼言云周禮以樂舞教國子是知古之舞
者卽諸侯子孫容服鮮麗故得神祇降福靈光燭壇
有隋之祭猶以品子爲之號爲二舞郎逮乎聖朝遂
變斯制誠願革茲近誤考復古道其二舞人望取品
子年二十以下容顏修正者充令太常博士主之准
國子學給料行事之外習六樂之道學五禮之儀十

周年量文武授散官號曰雲門生 通典
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
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乃分
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
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
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
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
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
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
澤之示再變而致臝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

及邱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凡樂圜鍾爲宮黄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太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吕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　漢書郊祀志禮曰周官天墬之祀樂有别有合其合樂曰以六律六鍾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祭墬祇祀四望

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凡六樂奏六歌而天墬神祇之物皆至四望蓋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限界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墬則墬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墬其誼一也此天墬合祀以祖妣配者也其别樂曰冬日至於墬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墬祇皆出天墬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飛鵬案凡樂圜鍾爲宮節注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乃後合樂而祭之是以上經大合樂與此併爲一祭之事也漢志則晰言之以大合樂以下至及天神爲天地合祀以天神皆降地祇皆出爲天地各特祀與鄭義異　梁書武帝時太常任昉奏據魏王肅議周禮賓客皆作備樂況天地宗廟事之大者周官以六律六吕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以和邦國請依王肅祀祭郊廟備六代樂帝曰按言大合樂者是使六律與五聲克諧八音與舞蹈合節耳豈謂致鬼神祇用六代樂也其後卽言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此則曉然已明肅則失其旨矣賢基謹案鄭注蓋謂降神用一代樂正祭合樂則用六代樂分樂而序乃據天地之大神與宗廟之先妣先祖而言非指三禘之祭也

乃奏黄鍾歌大吕舞雲門以祀天神注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尊之也　義宗堂下之樂以鍾爲重故舉鍾而言堂上之樂以人聲爲貴故以歌爲稱言歌者知是堂上之音稱奏者知是堂下之樂玉海又隋書義宗奏黄鍾者用黄鍾爲調歌大吕者用大吕爲調奏者謂堂下四懸歌者謂堂上所歌　案康成云祀所受命之帝者謂感生帝也通典云王者必五時迎氣以示人奉承天道從時訓人之義故月令於四立日及季夏土德王日各迎其王氣之神於其郊其配祭以

五人帝樂與感帝同又云王服大裘而立於丘之東南西面大司樂奏圜鍾爲宮以下之樂以降神據此則祀感生帝及迎氣同奏黃鍾以下之樂以降神與祀圜丘異矣

乃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注太蔟陽聲第二應鍾爲之合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及社稷

唐書趙慎言云周禮奏太蔟歌應鍾以享地祇太蔟陽也位在寅應鍾陰也位在亥故斗建亥則日月會於寅斗建寅則日月會於亥是知聖人之制取合於陰陽歌奏之儀用符於交會今之祭社歌黃鍾請改爲應鍾(通典)

杜佑云先儒皆引禹受地統書云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是也秦皇地祇鄭元以爲崑崙卽是土地高著之稱既舉冣高爲稱是知四和之地皆及之至於神州但方五千里而已故不云丘而言郊

乃奏無射歌夾鍾 崔靈恩云禘樂用夾鍾爲歌奏以無射之調(玉海)

凡六樂者 崔靈恩云六樂十二調(隋書)

及土示 鄭駁異義土示五土之總神卽謂社也六樂於五地無原隰而有土示則土示與原隰同用樂也

(禮記郊特牲正義 又詩信南山正義)

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注天神則主北辰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祼焉乃後合樂而祭之大傳曰王者必禘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嚳配之

賈逵曰圜鍾夾鍾也 馬融曰圜鍾應鍾也(隋書)

賈逵云管如篪六寸(爾雅注) 崔靈恩云凡樂九變者舞九終八變者舞八終六變者舞六終終成也又

云凡樂之變數皆用宮之本數爲終黃鍾在子數九故九變而終夾鍾在卯數六故六變而畢林鍾在未數八故八變而止凡樂以辰數爲終均者取其中聲之調各得依其辰始之音凡用十二調而作者各用本數爲樂終非獨此三者也(玉海)

通典載開元禮云舊樂以黃鍾爲均三成準周禮云圜鍾之均六變天神皆降可得而禮既云天神皆降五帝日月星辰皆天神也今改用六變飛鵬案冬至圜丘之祭後鄭主北辰而言上經奏黃鍾以祀天神乃指五帝日月星辰也開元禮以圜鍾之均六變用之祀五帝日月星

辰與鄭義異

凡樂函鍾爲宮太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注地祇則主崑崙　通典載開元禮云舊樂用姑洗三成準周禮云函鍾之均八變則地祇皆降可得而禮鄭元云祭地有二一是大地崑崙爲皇地祇則宗伯黃琮所祭者二是皇王封域內之神州則兩圭有邸所祭者國家後禮則不立神州之祀今依前禮爲定旣曰地祇其樂合用函鍾之均八變

注此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　干寶云不言商商爲臣王者自謂故置其實而去其名若曰有天地人物無德以主之謙以自牧也隋書　唐書趙愼言云商音金也周德木也金能克木作者去之通典

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　鄭志趙商問大司馬云師有功則愷樂獻於社春官大司樂云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注云大獻獻捷於祖不達異意荅曰司馬云師大獻則獻社以軍之功故獻於社大司樂宗伯之屬宗伯主於宗廟之禮故獻於祖也本疏

大傀異烖　說文云傀偉也從人鬼聲周禮曰大傀異

校勘記前說疑衍裁字飛鵬案羣書治要引此注亦作大傀異裁則非衍字可知、

令去樂注去樂藏之也春秋傳曰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萬言入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　鄭志荅趙商云於去者爲廢是去者不用廢者入用卽萬入是也本疏

樂師詔來瞽皐舞　說文皐气皐白之進也从夲从白禮祝曰皐登謌曰奏故皐奏皆从夲周禮曰詔來鼓皐舞皐告之也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注鄭司農云學士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漢大樂律曰卑者之子不得舞宗

廟之酎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夫子先取適子高七尺已上年十二到年三十顏色和順身體修治者以爲舞人　疏旣云取七尺以上而云十二到三十則十二者誤當云二十至三十何者按鄉大夫職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按韓詩二十從役與國中七尺同是七尺爲二十矣明不得爲十二也飛鵬案續漢志注引此亦作十二七尺作五尺旣云五尺則十二似非誤也

小胥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注軒縣去南面辟

士也判縣左右之合又空北面特縣縣於東方或於階間而已　子夌子曰禮經中惟大射樂縣可考蓋諸侯之軒縣耳然東縣之建鼓應鼙移於阼階西又北面一縣僅設一建鼓亦與軒縣正禮少異也考大射儀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鑮皆南陳此東縣一肆也又云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注鼓不在東縣南為君也此鼓亦屬東縣當如下文西縣以次而南今移在阼階西故注以為辟君位也又云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鑮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此西縣一肆也鼓在鑮南為樂縣之本制又云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此北縣一肆也北縣僅一建鼓者注云國君與其羣臣備三面爾無鐘磬有鼓而已其為諸侯則軒縣張氏爾岐云軒縣三面皆縣北面合有一肆以其與羣臣射故闕之以辟射位猶設一建鼓者姑備三面耳又曰燕禮亦軒縣故云笙入立於縣中鄉射用大夫禮判縣兩面故亦云笙入立于縣中鄉飲酒用士禮但特縣一面故云笙入立于磬南也　曲禮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疏云鄭前注士不樂去琴瑟取此文琴瑟此是不命之士耳若其命士則特縣也熊氏云案春秋說題辭無大夫士制鄭元箴膏肓從題辭之義大夫士無樂小胥大夫判縣士特縣者小胥所云娛身之樂及治人之樂則有之也

大師陽聲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　漢書律志黃鍾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鍾者種也天之中數五五為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為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為六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宮聲也宮以九唱六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始於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太族族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夾鍾言陰夾助太族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姑洗洗絜也言陽氣洗物辜絜之也位於辰在三月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林鍾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楙盛也位於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位於申在七月南呂南任也言

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亾射射
猒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亾
猒巳也位於戌在九月應鐘言陰氣應亾射該臧萬
物而雜陽閡種也位於亥在十月
令奏擊拊注拊形如鼓以韋爲之著之以穅　鄭注樂
記云拊一名相齊人或謂穅爲相
令奏鼓朄注鄭司農云朄小鼓也先擊小鼓乃擊大鼓
小鼓爲大鼓先引故曰朄朄讀爲導引之引元謂鼓
朄猶言擊朄詩云應朄縣鼓　說文朄擊小鼓引樂
聲也從申柬聲周禮曰小樂事鼓朄讀若引說與先

鄭同後鄭引詩云應朄懸鼓飛鵬案毛詩作田傳云
大鼓也箋云田當作朄朄小鼓在大鼓旁應鼙之屬
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
帥瞽而廞作匶謚注廞興也故書廞爲淫鄭司農云淫
陳也　案爾雅釋詁云廞熙興也鄭注樂記興之言
喜也歆也孔疏引爾雅作歆喜興也據此則廞歆爲
通用字說文云廞陳輿服於庭也與先鄭同義又云
讀若歆則亦以歆廞爲通用字矣
典同高聲䃂　杜注䃂鐘病聲集韻
磬師擊編鐘　三禮圖凡鍾十六枚同爲一簨簴爲編

鍾特懸者謂之鎛初學記
鍾師祴夏注杜子春云祴讀爲陔鼓之陔　說文示部
云祴宗廟奏祴樂𨸏部云陔階次也徐鍇曰禮有陔
夏樂謂擊鼓爲登階之節飛鵬案祴樂卽祴夏笙師
祴樂注賓醉而出奏祴夏後鄭从祴與許義同唐石
經从衣作裓誤矣小徐以陔爲陔夏葢從子春說
笙師掌敎龡竽　三禮圖雅竽簧上下各六北堂書鈔
簫　三禮圖雅簫長尺四寸二十四彄頌簫長尺二寸
十六彄北堂書鈔　三禮圖無底者謂之洞簫幼學記
鎛師掌金奏之鼓注謂主擊晉鼓以奏其鍾鎛也　案

鼓人職以晉鼓鼓金奏注金奏謂樂作擊編鍾疏云
鄭唯言編鍾據磬師而言其實不編者亦以晉鼓和
之若然則彼注言編鍾此注言鍾鎛皆爲金奏皆以
晉鼓和之矣說文鑮大鍾淳于之屬所以應鍾磬也
堵以二金樂則鼓鎛應之案鎛乃鑮之省
旄人舞夷樂　五經通義東夷之樂持矛舞助時生也
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之樂持鉞舞助時
殺也北夷之樂持干舞助時藏也通典
籥師掌敎國子舞羽龡籥注文舞有持羽吹籥者所謂
籥舞也　潛邱劄記春秋宣八年壬午猶繹萬入去

籥注云內舞去籥惡其聲聞疏云吹籥而舞謂之文舞公羊傳籥者何籥舞也注云籥所吹以節舞也吹籥而舞文樂之長小雅以籥不僭疏云以爲籥舞謂吹籥而舞也又籥舞笙鼓傳云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則所謂文舞內舞者有聲明矣

籥章掌土鼓注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爲匡　案御覽引作以築土爲匡

凡國祈年于田祖龡豳雅注豳雅亦七月也　案鄭君七月詩箋以殆及公子同歸以上爲豳風以以介眉壽以上爲豳雅以萬壽無疆以上爲豳頌此注豳雅

亦七月也下云七月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是以豳風爲豳雅矣

以樂田畯注鄭司農云田畯古之先教田者爾雅曰畯農夫也　案詩田畯至喜傳云田畯田大夫也鄭箋從之與此注異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注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侏離北方曰禁詩云以雅以南是也　案詩小雅鼓鐘傳云爲雅爲南也葢釋以雅以南句下文云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東夷之樂曰韎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爲籥舞葢釋以

籥二字非以南夷之樂訓經文之南也後漢書陳禪傳陳忠奏引齊詩以雅以南下有韎任朱離句齊葢亦以四夷之樂說籥舞惟注引薛君云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唯南可以和于雅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也始以南夷之樂訓經文南字鄭於此注引詩以雅以南爲證是亦以南爲南夷之樂矣

典庸器帥其屬而設筍虡注橫者爲筍從者爲鐻　案說文虍部虡下云鐘鼓之柎也飾爲猛獸从虍異象形其下足或從金豦作鐻篆文作虡此注作鐻乃虡之或體段氏以爲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證

大卜掌三兆之灋　鄭注洪範三人占云卜筮各三人太卜掌三兆三易　鄭注士喪禮云占者三人掌玉兆瓦兆原兆者也

三曰原兆　案原再也與易之原筮同義干寶注易曰原卜也周禮三卜一曰原兆

注杜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　鄭志趙商問此并問下文子春云連山宓戲歸藏黃帝今當從此說以不敢問杜子春何由知之鄭荅云此數者非無明文改之無據故著子春說而已近師皆以爲夏殷周本疏

凡國大貞注鄭司農云貞問也元謂貞之爲問問於正必先正之乃從問焉　案史記龜策傳祝曰諸靈數㓨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貞足以證貞之爲問矣

師掌開龜之四兆注開開出其占書也　詩大雅爰契我龜傳契開也疏云契開者言契龜而開出其兆

龜人地龜曰繹屬注云仰者繹　案繹爾雅作謝邵氏正義云古者繹謝聲近字通詩在此無斁韓詩作在此無射是也穆案睪射皆虞部字戴記射之爲言繹也或曰舍也舍從古聲亦虞部字

西龜曰靁屬注云左倪靁　案爾雅作左倪不類邵氏

正義云靁與類因聲近而轉不爲發語聲故鄭氏引之從省文

注左倪靁右倪若　案疏云頭向左相睥睨頭向右相睥睨是以左右倪爲左右顧也然郭注爾雅云行頭左庳今江東所謂左食者蓋謂其頭偏向左也行頭右庳爲右食蓋謂其頭偏向右也疏義與郭異邵氏正義云初學記引臧榮緒晉書邱細之龜有左顧者蓋象西龜左倪之形矣

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　案鄭注引爾雅文蓋以龜之頭甲俯仰前後左右而辨其體也其注中庸四體則謂龜之四足春占後左夏占前左秋占前右冬占後右專以其足言之與此異

華氏掌共燋契注士喪禮曰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楚焞卽契所用灼龜也燋謂炬其存火　士喪禮注楚荆也荆焞所以鑽灼龜者　詩爰契我龜傳契開也箋云契灼其龜　荀子王制篇鑽龜陳卦注鑽龜謂以火爇荆華灼之也　說文燋所以然持火也

占人掌占龜　馬融曰筮史短龜史長本疏

以八簭占八頌以八卦占簭之八故以眂吉凶　案八故八事之故也龜有頌頌者占兆之辭筮有故故者

合筮之辭以筮占兆之頌以卦占筮之故然後兩觀其從違而斷其吉凶也

簭人巫更巫咸巫式巫目巫易巫比巫祠巫參巫環注九巫讀皆當爲筮字之誤也　案說文云簭易卦用蓍也从竹𢍜𢍜古文巫字徐鍇按楚辭曰帝告巫陽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與之巫主筮也又巫字下云古者巫咸初作巫此經先卜注引世本曰巫咸作筮據此則巫筮古通用字巫當爲筮之省

巫更注更謂筮遷都邑也　鄭志荅趙商若武王遷洛盤庚遷殷之等則卜故大卜有卜大遷之事本疏

巫環注環謂筮可致師不也　鄭志趙商問僖十五年秦晉相戰晉卜右慶鄭吉襄二十四年晉致楚師求御於鄭鄭人卜宛射犬吉皆用卜今此用筮何鄭荅天子具官有常人非一人故筮可使者諸侯患官無常人故臨時卜之也本疏

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　義宗云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筮凶則止不卜者筮必以三代之法若三法皆凶則止不卜若兩法是凶一法爲吉名爲筮逆猶是疑限故更卜以決之則洪範筮逆龜從是也故大卜掌三兆三易儀禮特牲少牢筮皆旅占春秋疏

占夢觀天地之會注天地之會建厭所處之日辰　案五行大義云正月日月會於諏訾之次諏訾亥也一名豕韋斗建在寅故寅與亥合二月日月會於降婁之次降婁戌也斗建在卯故卯與戌合三月日月會於大梁之次大梁酉也斗建在辰故辰與酉合四月日月會於實沈之次實沈申也斗建在巳故巳與申合五月日月會於鶉首之次鶉首未也斗建在午故午與未合六月日月會於鶉火之次鶉火午也斗建在未故未與午合七月日月會於鶉尾之次鶉尾巳也斗建在申故申與巳合八月日月會於壽星之次壽星辰也斗建在酉故酉與辰合九月日月會於大火之次大火卯也斗建在戌故戌與卯合十月日月會於析木之次析木寅也斗建在亥故亥與寅合十一月日月會於星紀之次星紀丑也斗建在子故子與丑合十二月日月會於元枵之次元枵子也一名天黿斗建在丑故丑與子合此經天地之會當指日月所會之次而言鄭君謂建厭所處之日辰建卽斗建所在也賈疏云厭謂日前一次謂之陰建蓋卽日月所會前一次如建寅之月日月會於亥厭在戌是也

占六夢之吉凶　案說文云寢寤而覺者也从疒从夢引周禮曰以日月星辰占六寢之吉凶云云夢皆作寢噩夢作咢寢阮氏校勘記云咢卽今咢字杜云驚愕是也

注日月星辰謂日月之行及合辰所在春秋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晉趙簡子夢童子倮而轉以歌旦而日食占諸史墨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此以日月星辰占夢者其術則今八會其遺象也　鄭志張逸

問占夢注云春秋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倮而轉以歌旦而日食占諸史墨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此以日月星辰占夢者不知何術占之荅曰日月在辰尾夏之九月辰在房未有尾星建戌厭寅寅與申對辰與戌對申近庚辰與戌對故知庚辰辰下爲主人故午爲主人金侵火故不勝雖不勝卽復故云弗克日有適氣時九月節者以庚午在甲子篇辛亥在甲辰篇也中有甲戌甲申甲午成一

月也從庚午以下四日從甲辰至辛亥八日并之十二日通同四十二日又問曰何知有此厭對之義乎荅曰按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於巳破於亥陰建於未破於癸是爲陽破陰陰破陽故四月有癸亥爲陰陽交會十月丁巳爲陰陽交會言未破癸者卽是未與丑對而近癸也交會惟有四月十月也若有變異之時十二月皆有建厭對配之義也本疏疏堪輿大會有八也小會亦有八 惠棟云越絕書言太歲八會淮南天文曰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太陰所居辰爲厭日厭日不可以舉百事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故爲奇辰數從甲子始子母相求所合之處爲合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凡八合合於歲前則死亾合於歲後則無殃卽八會法也葢六十日之中大合八小合八

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注杜子春讀萌爲明或云其字當爲明明謂敺疫也元謂舍讀爲釋舍萌猶釋菜也 惠士奇曰漢儀大儺侲子辭有伯奇食夢伯奇者神名食夢者食於夢猶食於火食於土也葢古舍萌之禮歟飛鵬案說文云民衆萌也氓民也耒部耡

下引周禮以興耡利萌白帖引作氓葢漢時周禮本作萌後改爲氓也此經萌字疑當讀爲利萌之萌葢贈惡夢當如敺疫之儀執戈揚盾氓黎震駭故先舍萌以安之也舍息也與眡祲安宅義同季冬將贈惡夢而爲之舍萌正歲已見祆祥而爲之安宅皆所以順民心也

眡祲三曰鑴注鄭司農云鑴謂日旁氣四面反鄉如暈狀也元謂鑴讀如童子佩鑴之鑴謂日旁氣刺日也 釋文鄭許規反 惠士奇云鑴者鐍也說文王部瓊璚瓗通故鐍或从矞或从巂鐍省作矞一曰錐有

所穿一曰滿有所出象日旁雲氣揚雄太元所謂紫蜺矞雲朋圍日也雲氣刺日形如鈌環謂之鐍與觼通讀爲觼枘之觼觼一作鐍亦見說文飛鵬案說文金部鐍从金矞聲角部觼从角矞聲聲相近故後鄭曰讀如佩觿之觿擬其音非易其字也賢基謹案漢書天文志暈適背穴注孟康曰皆日氣也穴多作鐍其形如玉鐍也如淳曰有氣刺日爲鐍鐍抉傷也據此則孟康如淳皆以鐍爲卽周禮之鐍惟如淳讀鐍如觼音與鄭異而義則同

大祝掌六祝之辭　唐書施敬本曰祝以傳命通人主之意以薦達於神明非賤職也今太祝下士也非所以重命而尊神之義也按周禮大宗伯曰太祝下大

夫二人上士四人掌六祝之詞大宗伯爲上卿今禮部尙書太常卿比也小宗伯中大夫今侍郎少卿比也太祝下大夫今郎中太常丞比也上士四人今員外郎太常博士比也故可以處天人之際致尊極之詞矣通典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注祈嘄也謂爲有災變號呼告於神以求福　趙商問周禮設六祈之科禱禳而祭無不祈敢問禮記祭祀不祈何義也鄭荅云祭祀常禮以存孝敬之心當專一其志而已禱祈有爲言之主於求福豈禮之常也禮器疏

一曰類二曰造注類造加誠肅求如志造類禬禜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　梁書天監初陸璉定軍禮依古制類造等用牲幣帝曰宜者謂征討得宜造者稟謀於廟類者奉天時以明伐並明不敢自專陳幣承命可也璉不能對嚴植之又爭之於是告用牲幣通典王制疏天道懸遠以事類告之廟爲親近故以奉至言之各隨義立名也　杜佑云周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造乎禰大祝告王用牲幣鄭元云牲當爲制王肅云親告以牲有奠故也使祝史用幣又云吉則用牲凶則用幣通典　案范甯荅徐邈書云凡告用制幣

先儒有明義也據通典所引鄭義亦然是告祭用幣不用牲此注云類造禬禜皆有牲者豈以祈禱之禮與天子將出之類造異與

三曰禬注禬禜告之以時有災變也　案說文云禬會福祭也從示會聲蓋除去災變卽所以會福也許與鄭義實相成廣韻會字下音黃外切出禬字云除殃祭也又儈字下音古外切出禬字云福祭字雖並出而義則無殊

六辭六曰誄注鄭司農云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主爲其辭也　說文讄禱也累功德以求福論語

云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孔鶚案今論語作誄故集解引讄與誄通然說文讄下出誄字云讄也蓋謂撰其德行以哀悼之因而命謚也此正與司農錫命之義合

辨九祭注元謂九祭皆謂祭食者　子凌子曰命祭謂墮祭也墮祭即挼祭必祝命之故曰命祭特牲饋食禮尸入祝命挼祭士虞禮祝命佐食墮祭此祭在尸未飯時悉備諸祭蓋祭食之冣重者故以爲首衍祭謂祭酒也特牲饋食禮主人洗角升酌酳尸注酳猶衍也是知衍酒爲祭酒也飲酒之禮獻酒必祭如鄉

飲酒鄉射燕禮大射士虞特牲少牢有司徹之獻酒皆然炮祭鄭康成曰炮字當爲包包猶兼也案籩實爲脯豆實爲醢則用擩祭或振祭籩實爲糗脩豆實爲菹醢則用兼祭有司徹主婦受尸酢左執爵右取菹抨于醢祭于豆間此祭豆也又取籩蕡兼祭于豆祭此祭籩也豆籩同祭謂之兼祭周祭鄭康成曰周猶徧也案公食大夫禮賓祭正饌坐取韭菹以辯即徧字擩於醢上豆之間祭此祭豆也豆有六故云辯又云贊者東面坐取黍實于左手辯又取稷辯反于右手興以授賓賓祭之此祭黍稷也簋有六故云辯皆

周祭也振祭擩祭皆謂祭薦俎也鄭康成曰振祭擩祭本同不食者擩則祭之將食者既擩必振乃祭也案士虞特牲尸入九飯佐食舉肺脊舉幹舉骼舉肩皆振祭嚌之少牢尸入十一飯上佐食舉牢幹魚腊肩牢骼牢肩尸亦振祭嚌之此皆祭俎不擩而即振者也士虞特牲少牢有司徹凡以肝燔從者皆擩于俎鹽振祭嚌之此則擩而後振者也將食故必振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所云祭薦皆是擩祭鄉射記云薦脯五膱祭半膱橫于上葢祭者左執爵右取祭脯擩于醢而祭于豆間不食故不振經不云擩者省文

也絶祭繚祭皆謂祭肺也鄭司農曰絶祭不循其本直絶肺以祭也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于末乃絶以祭也案鄉射燕禮大射主人獻賓大射主人獻卿特牲主婦致爵于主人主人獻賓有司徹主人獻尸主人主婦受尸酢不儐尸之禮主婦致爵于主人賓致爵于主婦經皆云興取肺坐絶祭是大夫士皆絶祭非繚祭也惟鄉飲酒禮主人獻賓賓興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絶末以祭尙左手嚌之興加于俎注以弗繚爲繚祭司農亦引此以爲繚祭之證共祭謂授祭也鄭康成曰共猶授也案燕禮主人獻

公脀宰贊授肺大射主人獻公庶子贊授肺此絕祭也士虞特牲少牢墮祭皆佐食授之此命祭也尸入飯時舉牲體亦佐食授之此振祭也有司徹主人獻尸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不儐尸之禮主婦亞獻祝取栗脯以授尸此兼祭也公食大夫祭黍稷祭肺祭庶羞亦贊者授之此周祭也皆爲其祭也凡祭遠者授近者不授脯醢羹酒皆在席前故祭薦祭㳉祭酒無授祭也共祭亦備諸祭故以爲九祭之終焉

辨九㩉　子淩子曰一曰䭫首此臣于君之拜也鄭康成曰稽首拜頭至地也燕禮大射覲禮凡臣與君行

禮皆降階再拜稽首若君辭之則升堂復再拜稽首謂之升成拜有降而未拜卽升堂拜者禮殺也有不降卽於堂上拜者禮又殺也聘禮公食大夫禮異國之臣與主君行禮亦然皆稽首也又有非君臣而稽首者如儐郊勞歸饔餼使者卿饋聘賓及大夫相食皆敬之至者故亦盛其禮也（士昏親迎特牲少牢宿尸士虞特牲少牢陰厭特牲嗣舉奠皆再拜稽首蓋亦敬之至者）賈氏儀禮疏云稽首臣拜君法是也二曰頓首此相敵者之拜也鄭康成曰頓首拜頭叩地也凡禮經賓主相敵之拜皆頓首經不云頓首者文不具也若左傳文七年晉穆嬴頓首於趙宣子則小君於其臣且婦人也禮不應頓首定四年楚申包胥九頓首而坐頓首並壹拜再拜無九頓首者皆禮之變故傳特書以別之賈氏儀禮疏云頓首者平敵相拜法然則禮經平敵相拜者雖不云頓首皆頓首可知也三曰空首此君荅臣之拜也鄭康成曰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凡禮經君拜其臣皆空首拜經不云空首者猶之平敵相拜不云頓首也若君特敬其臣則拜手稽首如太甲之於伊尹成王之於周公非常禮也賈氏儀禮疏云空首拜君荅臣下拜法是也而周禮疏又云卽尚書拜手稽首則誤矣

何也尚書臣之于君如皋陶伊尹周公亦皆拜手稽首也至于穆天子傳許男降再拜空首郭注空首頭至于地則卽稽首非此空首矣四曰振動此卽喪禮拜而後踊也振動之拜諸儒言人人殊惟杜子春得之蓋凶事之有振動猶吉事之有稽首皆拜之冣重者士喪禮君使人弔襚及君臨大斂旣夕禮君使人賵主人皆拜稽顙成踊非君之弔襚賵則拜而不踊是拜而後踊於君始行之故曰與稽首同也踊與稽顙皆非拜拜而成踊謂之振動猶之拜而後稽顙謂之吉拜稽顙而後拜謂之凶拜也杜子春曰振讀爲

振鐸之振動讀爲哀慟之慟其義甚明惜乎先後鄭之失其解也五日吉拜鄭康成曰吉拜拜而後稽顙也六日凶拜鄭康成曰凶拜稽顙而後拜也二者亦皆喪禮之拜檀弓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頽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卽所謂吉拜凶拜也又檀弓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左傳昭二十五年叔孫昭子自闞歸季平子稽顙此徒稽顙非拜也惟拜而後稽顙謂之吉拜稽顙而後拜謂之凶拜也然考之禮經但有拜稽顙而無稽顙拜之文則拜而後稽顙其周禮歟鄭氏檀弓注以爲殷之

喪拜者似與經未合也七日奇拜凡一拜謂之奇拜頓首空首皆有之鄉飲酒鄉射所謂一拜者卽頓首之奇拜也燕禮大射所謂公荅一拜者卽空首之奇拜也惟稽首皆再拜無一拜者鄭大夫曰奇拜謂一拜是也鄭康成謂一拜荅臣下拜賈公彥謂奇拜附空首皆非也八日褒拜凡再拜謂之褒拜稽首無不再拜者頓首空首亦有之鄉飲酒鄉射所謂再拜者卽頓首之褒拜也燕禮大射所謂公荅再拜者卽空首之褒拜也鄭大夫曰褒拜再拜是也鄭康成謂再拜拜神與尸賈公彥謂褒拜附稽首皆非也九日肅拜謂婦人之拜也少儀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鄭氏注曰肅拜拜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婦人以肅拜爲正凶事乃手拜耳其說是也又鄭氏昏禮注曰婦人於丈夫爲禮則俠拜又曰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由此推之扱地卽男子之稽首也手拜卽男子之凶事拜也俠拜卽男子之褒拜也肅拜者婦人之正禮男子惟軍禮始肅拜左傳成十六年郤至三肅使者而退卽鄭司農所謂介者不拜是也葢稽首頓首空首三拜皆吉事之拜也振動吉拜凶拜三拜皆凶事之拜也六者以爲之經也奇

拜褒拜凡拜皆有之二者以爲之緯也肅拜則專言婦人之拜矣此九拜之序也

稽首　荀子大略篇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注平衡謂磬折頭與腰如衡之平禮記平衡與此義殊

則執明水火而號祝注如以六號祝明此圭潔也　案詩吉蠲爲饎毛傳云蠲絜也三家詩作圭圭與蠲義同故鄭注云圭絜

隋釁　賈逵云釁釁宗廟本疏　馬融云血以塗鐘鼓本疏

大師宜於社　馬融云爾雅曰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

事乎社 御覽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注防謂執披備傾戲　案防有備禦之義故鄭君以執披備傾戲釋之釋文戲音虧賈疏引注作傾虧既夕禮設披注云披絡柳棺上貫結於戴人居旁牽之以備傾虧又商祝執功布以御柩注云居柩車之前若道有低仰傾虧則以布為抑揚左右之節使引者執披者知之疏作傾虧是也

及朝御匶乃奠注鄭司農云朝謂將葬朝於祖考之廟而後行則喪祝為御柩也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鄭志趙商問周朝而遂葬則是殯于宮葬乃朝

廟案春秋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是為去絳就祖殯與禮記義異未通其說荅曰葬乃朝廟當周之正禮也其末世諸侯國何能同也傳合不合當解傳耳不得難經 本疏

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　馬融云所封國所封邑猶立其社稷 御覽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杜子春讀貉為百爾所思之百書亦或為禡貉兵祭也元謂田者習兵之禮故亦禡祭禱氣勢之十百而多獲　案後鄭此注從子春說增成其義肆師注亦然說文引詩既伯既禱作既禡既禂據此則禡與伯為通用字應劭漢書注云至所征伐之地表而祭之謂之禡禡者馬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也則表貉讀為既伯既禱之伯得之

禂牲禂馬注杜子春云禂禱也元謂禂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也　案說文示部禂禱牲馬祭也从示周聲此卽本杜為說鄭君不从杜擬其音如誅訓其義為侏大字惠士奇云案揚雄國三老箴曰負乘覆餗姦宼侏張侏張猶張大也文選李善注云侏張卽輈張輈與侏古字通得之而以侏張為驚懼之皃失之

太元曰陽去其陰陰去其陽物咸倜倡倜與侏同

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阮諶三禮圖雩壇在巳地 通典

祭祀則共匰主　說文匰宗廟盛主器也周禮曰祭祀共匰主从匚單聲　惠士奇引決疑要注曰毀廟主藏廟外戶之外西牖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有笥以盛主蓋坎中有祏祏中有匰祏石而匰木其說得之飛鵬案祏中有匰凡廟之主皆然不獨毀廟主而已

及道布注道布者為神所設巾　宋書文九王傳休若

既死上與驃騎大將軍桂陽王休範書曰外間有一
師姓徐名紹之狀如狂病自云爲塗步郎所使胡氏
承珙云塗步郎古之道布淮南子羿除天下之害而
死爲宗布則是人鬼之神也
及菹館　甸師疏云此官共茅司巫云祭祀共菹館茅
以爲菹兩官共共者謂甸師共茅與司巫司巫爲苴
以共之　案說文云藉祭藉也菹茅藉也則菹專指
茅藉而言故後鄭引士虞禮苴刌茅取苴證之彼注
云苴藉也
男巫　荀子王制篇傴巫跛擊之事注擊讀爲覡男巫

也古者以廢疾之人主卜筮巫祝之事故曰傴巫跛
覡
望衍注衍讀爲延聲之誤也　案此與衍祭注同惠氏
云延衍字音同古文通漢書西域贊有曼衍之戲西
京賦巨獸百尋是爲曼延此衍與延通之證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注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
水上之類　續漢志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曰
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爲大絜注謂之禊也風俗通曰
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疾病杜篤祓禊賦曰巫咸
之徒秉火祈福則巫祝也

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注有歌者有哭者冀以悲哀感
神靈也　鄭志林碩難曰凡國有大災歌哭而請魯
人有日食而哭傳曰非所哭哭者哀也歌者是樂也
有哭而歌是以樂烖烖而樂之將何以請哀未失所
禮又喪矣孔子曰哭則不歌歌哭而請道將何爲元
謂日食異者也於民無困哭之爲非其所烖害不害
穀物故歌必禮也本疏
大史正歲年以序事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　義宗歲
者依中氣一周以爲一歲年者依日月十二會以爲
一年中朔大小不齊故有歲年之異玉海

大師抱天時注鄭司農云大出師則大史主抱式以知
天時處吉凶　史記日者傳分策定卦案式正棊索
隱曰案式卽栻也栻之形上圓象天下方法地用之
則轉天綱加地之辰故云旋栻龜筴傳衛平援式而
起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爲輔
副以權衡四維巳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飛鵬案大
史所抱之式卽此式也
小史掌邦國之志注鄭司農云志謂記也春秋傳所謂
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　案賈疏引狠瞫所言以
證周志而未及鄭書襄三十一年傳子產曰鄭書有

之妄定國家必大焉先注鄭國史書昭二十八年晉
司馬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注古書
名
馮相氏　月令正義馮相氏保章氏雖俱掌天文其事
不同馮相氏主日月五星年氣節候推步遲疾審知
所在之處若今之司厤主其筭術也保章者謂守天
之文章謂天文違變度數失其恒次妖孽所在吉凶
所生若今之天文家惟主變異
掌十有二歲注歲謂太歲　義宗歲星者東方蒼龍之
宿五星之首在天右行十二歲一周天太歲者歲星

之神法五行亦十二歲一周於地（玉海）
冬夏致日春秋致月注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
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冬無愆
陽夏無伏陰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於牽
牛東井亦以其景知氣至不　鄭志問曰案駁異義
云三光考靈耀書云日道出于列宿之外萬有餘里
謂五星則差在其內何得與日同乘黃道又問曰日
何得在婁角牽牛東井乎荅曰黃道數寬廣雖差在
內猶不離黃道或可以上下爲外內（本疏）　月令正義
鄭注考靈耀云夏日道上與四表平下去東井十二

度爲三萬里（以下當爲正義申解）則是夏至之日上極萬五千
里星辰下極萬五千里故夏至之日下至東井三萬
里也日有九道故考靈耀云萬世不失九道謀鄭注
引河圖帝覽嬉云黃道一青道二出黃道東赤道二
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日春
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立
春星辰西遊日則東遊春分星辰西遊之極日東遊
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夏則星辰北遊日則南
遊夏至星辰北遊之極日南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
三萬里以此推之秋冬放此可知（鄭注當至此止以下正義申解）計

夏至之日日在井星正當嵩高之上以其南遊之極
故在嵩高之南萬五千里所以夏至有尺五寸之景
也於時日又上極星辰下極故日下去東井三萬里
也然鄭四遊之極元出周髀之文但日與星辰四遊
相反春分日在婁則婁星極西日體在婁星之東去
婁三萬里以度言之十二度也則日沒之時去昏中
之星近校十度旦時日極於東去旦中之星遠校十
度若秋分日在角則角星極東日體在角星之西去
角三萬里則日沒之時去昏中之星遠校十度旦時
日極於西去旦中之星近校十度此皆厤乖違於數

不合鄭無指解其事有疑案漢書律厤志云冬至之
時日在牽牛初度春分之時日在婁四度夏至之時
日在東井三十一度秋分之時日在角十度若日在
東井則晝極長八尺之表尺五寸之景冬至日在斗
則晝極短八尺之表一丈三尺之景一丈三尺之中
去其一尺五寸則餘有一丈一尺五寸之景是冬夏
往來之景也
保章氏掌天星　義宗明天有三百六十五度羲曰立
表於經緯之中又置儀之表於中表之南正當於經
上然後從中表之北以候星之光玉海

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注
星土星所主土也封猶界也星紀吳越也元枵齊也
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
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
義宗星分所主各有由序晉屬實沈者高辛之子
主祀參星宋屬大火者閼伯之墟主祀大辰齊屬元
枵者逢公託食其餘國非所悉九州之中國數非一
是以吳越同次燕陳共分玉海
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注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　張
衡解詁五典五帝之常道也春秋疏　孔安國尚書序

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
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
掌達書名于四方注或曰古曰名今曰字　儀禮聘禮
記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注名書文也
今謂之字　論語必曰正名乎注古者曰名今世曰
字聘禮疏
御史掌贊書注若今尚書作詔文　漢制攷續漢百官
志尚書侍郎二十六人一曹有六人主作文書起草
安帝時陳忠上疏薦周興曰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
材每為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已

自由辭多鄙固乃拜興尚書郎
巾車玉路注玉路以玉飾諸末　傅元乘輿馬賦注玉
路重較也劉昭續漢志注
樊纓十有再就注鄭司農云纓謂當胸禮家說曰纓當
胸以削革為之三就三重三匝也　疏賈馬亦云鞶
纓馬飾在膺前十有二匝以旄牛尾金塗十二重
杜預曰纓在馬膺前如索帬劉昭續漢志注
建大白以即戎注大白殷之旗猶周大赤蓋象正色也
即戎謂兵事　鄭志趙商問巾車職云建大白以即
戎注云謂兵事司馬職仲秋辨旗物以治兵王載大

常下注云凡班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不知巾車
大白以卽戎爲在何時荅曰殷之正色者夏官疏作白者殷之
正色王卽戎者或會事夏官疏作命將或勞師不親將故建先王之
正色異於親自將本疏又夏官疏
木路前樊鵠纓注杜子春云鵠或爲結　疏按馬氏云
前樊結纓謂弄重樊纓在前有結在後往往結革以
爲堅且飾節頁以爲樊纓皆有采就而賈氏謂前纓
有結
建大麾以田注大麾不在九旗中以正色言之則黑夏
后氏所建田四時田獵　鄭志趙商問巾車職曰建

周禮補注　卷三　十九　立誠軒

大麾以田注云田四時田獵商按大司馬職曰四時
皆建大常今又云建大麾以田何荅曰麾夏之正色
雖習戰春夏尚生其時宜入兵夏本不以兵得天下
故建其正色以春田秋冬出兵之時乃建大常本疏又夏
官疏　雜問志云四時治兵王自出禮記天子殺則下
大殺司馬職王建大常足相參正本疏
重翟厭翟安車注重翟厭翟謂蔽也重翟后從王祭祀
所乘厭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安車無蔽后朝見
於王所乘謂去飾也詩國風碩人曰翟蔽以朝謂諸
侯夫人始來乘翟蔽之車以朝見於君盛之也此翟

蔽蓋厭翟也然則王后始來乘重翟乎　疏馬氏等
云重翟爲蓋今之羽蓋是也　詩疏崔靈恩以爲二
王之後夫人各乘本國先王之上車魯之夫人乘重
翟知者以魯夫人服褘衣與王后同故知車亦同也
其同姓異姓侯伯夫人皆乘厭翟子男夫人乘翟車
所用助祭饗賓朝見各依差次其初嫁之時侯伯以
下夫人所乘車皆上攝一等知者以士妻乘墨車上
攝大夫之車故也崔又一解云諸侯夫人初嫁不得
上攝以其逼王后故也卿大夫之妻得上攝一等案
鄭注巾車引詩翟茀以朝謂厭翟也衛是侯爵故厭

周禮補注　卷三　二十　立誠軒

翟崔氏後解與鄭注同既不上攝鄭注巾車云乘翟
茀之車以盛之者以乘祭祀之車故言盛也　義宗
重翟者后從王祭先王先公所乘也厭翟者后從王
饗諸侯所乘也安車者后宮中朝夕見於王所乘也
舊唐書
翟車　義宗翟車者后求桑所乘也舊唐書
有握　釋文干馬皆作幄
輦車　釋文作連車音輦本亦作輦賢基謹案鄉師與其輦輦注故書輦
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爲輦易往蹇來連虞氏注連輦據此則連輦古今字也　義宗輦車
者后游晏所乘也舊唐書

犬複　說文巾部幦鬃布从巾辟聲周禮曰駹車犬幦
阮氏校勘記云駹車涉下文而誤幦複聲相近禮注
云以犬皮爲覆笭考覆笭字儀禮既夕禮記玉藻少
儀皆作幦與說文同蓋故書作複今書作幦
孤乘夏篆注故書夏篆爲夏緣鄭司農云夏赤也緣緣
色元謂夏篆五采畫轂約也　說文軝車約軝也从
車川聲周禮曰孤乘夏軝　案故書作夏緣當是褖
字之訛詩緣衣注緣當爲褖故作褖轉作緣字之誤
也周禮內司服訛爲緣衣司農云緣緣色二緣字亦
皆褖之訛惠士奇引夏小正元校注黑若緣色以證

而未能正緣字之誤惟洪氏震烜引釋名釋衣服云
褖衣褖然黑色也此足以見緣色爲褖色之訛矣褖
篆皆彖聲故褖亦或爲篆
士乘棧車注棧車不革鞔而漆之　案春秋傳丑父寢
於轏中杜注云轏士車蓋取此經士乘棧車之義以
爲訓說文棧棚也竹木之車曰棧小徐繫傳既引周
禮復引春秋傳蓋本杜注
鳴鈴　干寶注和鸞皆以金爲鈴 劉昭續漢志注
司常通帛爲旜　說文旃曲柄也所以旃表士衆从㫃
丹聲周禮曰通帛爲旃或从亶作旜

大夫士建物　說文云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
雜帛幅半異所以趣民或从㫃作𣃦段氏云州里當
作大夫士許於旟下稱州里建旟則此稱大夫士建
勿必也鄉射禮旌各以其物注雜帛爲物大夫士之
所建也經傳多作物蓋𣃦之訛也飛鵬案勿爲正字
物爲借字
師都建旗　案說文㫃部旗字下引周禮作率都建旗
據此則師爲帥之訛率爲古字帥爲今文也聘禮注
日古文帥皆作率
州里建旟　說文云旟錯革畫鳥其上所以進士衆旟

衆也周禮曰州里建旟徐鍇曰案周禮注則州里之
官平約信　鳥隼猛健之象也
道車載旞　說文旞下云導車所以載全羽以爲允允
進也飛鵬案道導古通用字賈疏云象路建大赤以
朝朝所以行道故謂象路爲道車義與說文別
斿車載旌　說文旌下云游車載旌案下文旞下云旌
旗之斿也从㫃攸聲徐鍇曰今俗或作斿游下云旌
旗斿也从㫃汓聲據此則游爲正字斿乃俗字
皆畫其象焉家各象其號注杜子春云畫當爲書　盧
植大傳注云徽章也號所以書之於綴 通典 飛鵬案此

子督義合

也

周禮補注卷第三

孫錦敦敬校字

周禮補注卷第四

旌德呂飛鵬學

夏官司馬

司爟注讀如予若觀火之觀　說文爟取火於日官名从火雚聲擧火曰爟周禮曰司爟掌行火之政令或从亘作烜飛鵬案爟有二義其云取火於日者蓋秋官之司烜也云擧火曰爟幷引司爟經文卽此行火之司爟也觀亦雚聲故後鄭擬其音如此

挈壺氏注挈讀如絜髮之絜　案鄭注禮記絜矩之道云絜猶結也挈也故賈疏以此注絜爲卽結之義

大僕　干寶注若漢侍中劉昭續漢志注　續漢志侍中比二千石注引漢官秩云千石

戎右　案此經戎右卽車右也左傳桓三年曲沃武公伐翼梁宏爲右注右戎車之右八年鬭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注戎右車右也

注右者參乘　余本嘉靖本毛本右作古紹基案月令注云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而參乘齊右注云陪乘參乘謂車右也卽此右者參乘之確證疏有作古者誤字也

戎僕　案此經戎僕卽左傳之御戎也桓三年曲沃武公伐翼次於陘庭韓萬御戎注御戎僕也疏引周禮

戎僕掌御戎車以證之
齊僕　案此經齊僕卽春秋時之乘馬御也左傳成十
八年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注乘馬御乘車之僕
也疏云周禮齊僕下大夫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
饗食皆乘金路杜言乘馬御乘車之僕則當彼齊僕
也晉語謂之贊僕
趣馬下士注鄭司農說以詩曰蹶維趣馬　案詩箋云
趣馬中士也掌王馬之政此云下士疑鄭箋有誤
職方氏　樊毅修華岳碑周禮識方氏集古錄云以識
方氏爲職方字畫分明非訛缺疑當時周禮之學自

如此　案識職古字通夏小正二月采識一本作職
職爲後起字故書當作識鄭君所見本乃作職耳說
文職記微也
撢人　釋文撢他南反與探同說文云撢探也
都司馬　春官疏夏官都家稱司馬得與大官同名者
以其軍事是重故與大官同名也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于公司馬　沈彤周官祿田考
云以序官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之文移
在都司馬本職後都司馬本職後家司馬亦如之之
文移在序官都司馬後是家司馬亦如之卽謂每家

上中下士府史胥徒如都司馬之數矣蓋此本與春
官家宗人秋官家士二目同例而其簡與職互錯也
大司馬職施貢分職注職謂職稅也　校勘記云宋本
余本嘉靖本作賦與儀禮經傳通解合此誤　案魏
徵治要引此注亦作賦稅
均守平則注諸侯有土地者均之尊者守大卑者守小
則法也　案則當訓爲則土與五命賜則之則參看
周書作雒解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燾以黃
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故曰受則土於周室則土不
平守必不均均守平則則邦國獲安若如賈疏以職

貢之等皆有常法爲訓何以別於施貢分職乎
則眚之注眚猶人眚瘦也　釋名言語部省嗇也御覽
人事部引作眚瘦也眚省古通用字春秋莊二十年
肆大眚公羊作肆大省大司徒眚禮卽省禮
則壇之注壇讀如同墠之墠　別雅文帝本紀其廣增
諸祀墠場珪幣墠卽壇字集韻墠亦音他干切壇亦
音上演切則二字音通故古亦通用
放弒其君則殘之注放逐也殘殺也　異義鄭君以爲
左氏宣十八年秋七月云邾人戕鄫子于鄫傳曰凡
自內虐殺其君曰弒自外曰戕卽邾人戕鄫子是也

自內弒其君曰殺者晉人弒其君州蒲是也雖他國
君不加虐亦曰殺若加虐殺之乃謂之戕之取殘賊
之意也若自上殺下及兩下自相殺之等皆曰殺本疏
中春教振旅注兵者凶事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凡
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四時各教民以其
一焉　鄭元於異義駁不從公羊云祠兵故云祠兵
者公羊字之誤因而作說之亦不從左氏說治兵爲
授兵於廟云於周司馬職曰仲夏教茇舍仲秋教治
兵其下皆云如戰之陳仲冬教大閱脩戰法虞人萊
所田之野乃爲之本疏

軍將執晉鼓　釋文將軍如字本或作軍將飛鵬案釋
文出將軍云如字知故書當作將軍不與師帥旅帥
同也作軍將者乃或本耳
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　惠氏棟曰兵法有立
陳有坐陳見尉繚子立陳所以行也坐陳所以止也
春秋傳曰坐其北門又云裹糧坐甲又云王使甲坐
於道又云士皆坐列司馬法曰徒以坐固荀子曰庶
士介而坐道皆坐陳也
仲夏教茇舍注茇讀如萊沛之沛茇舍草止之也軍有
草止之法　案說文艸部茇草根也一曰草之白華

爲茇广部废舍也據此則废爲废舍正字詩召南及
此經作茇僖十五年傳作拔舍皆假借也魏徵治要
引此作拔舍
鄉以州名注鄉則南鄉甄東鄉爲人是也　禮說世本
有宋大夫東鄉爲無人字似東鄉氏而爲名晉國高
士全隱於南鄉因以爲氏則南鄉甄者亦氏南鄉名
甄也　段玉裁曰左氏有向爲人鄉向古通疑鄉氏
有東鄉南鄉之別又曰文七年正義云世本宋桓公
生公子鱗鱗生東鄉矔是則左傳鱗矔世本作東鄉
矔左傳鱗朱向帶向爲人皆桓族也然則世本之東

鄉爲人卽左傳向爲人無疑
鄉遂載物　漢讀考云此當從后經作鄉家假令是鄉
遂則注不得云鄉大夫也
遂以獮田　臧氏琳曰說文犬部云獮秋田也从犬璽
聲𤢻或从豕宗廟之田也故从豕示示部新附云
禰親廟也从示爾聲一本云古文禰也徐鍇本以禰
爲說文本字注云秋畋也从示爾聲獮者所以爲宗
廟之事左傳曰鳥獸之肉不登于俎則君不射故从
示又祖禰也案爾雅釋天釋文云獮息淺反說文从
繭或作禰从示知許書本有重文从示字但大徐本

既以獵爲獮因改禰爲禰小徐本於犬部移入示部尙未易其訓大徐又改爲示部新附字則益失之矣犬部祢獵或从豕宗廟之田也故从豕示當爲禰獮或从示宗廟之田也故从示方合或說文本有祢字而注有誤亦未可知

致禽以祀祊注祊當爲方聲之誤也　案說文云鬃門內祭先祖所以徬徨從示彭聲重文祊云鬃或從方據此則祊爲鬃之或體所謂祭先祖者鄭注以此爲主祭四方故易其字曰當爲方愼言案祭先祖所以徬徨以字宜衍詩楚茨釋文不誤說文以門內祭爲句小徐增以字義反晦

三鼓摝鐸注司馬法鼓聲不過閶鼙聲不過闋鐸聲不過琅　說文鼛鼓聲也䶒鼓聲也段玉裁云閶即鼛闋即䶒

大獸公之小禽私之注鄭司農云一歲爲豵二歲爲豝三歲爲特四歲爲肩五歲爲愼元謂愼讀爲麎　案說文豵生六月豚一曰一歲豵尙叢聚也豝牝豕一曰二歲能相把拏詩曰一發五豝豜三歲豕肩相及者詩曰並驅從兩豜兮豜毛詩作肩齊風傳云獸三歲曰肩豳風傳云三歲曰豜其義均與許同而先鄭獨云四歲爲肩故後鄭不从也三歲爲特義本魏詩傳五歲爲愼不知先鄭何所據後鄭云愼讀爲麎王氏引之云愼即詩辰牡之辰凡字之從眞聲辰聲者往往通用大祝振祭杜子春讀振爲愼亦其例也

屬其植注司農云植謂部曲將吏故宋城春秋傳曰華元爲植巡功元謂植築城楨也　案說文栽下云築牆長版从木𢦔聲春秋傳曰楚圍蔡里而栽徐鍇按春秋左傳曰土功之事水昏正而栽謂始立楨幹及版築之也植義葢與栽同尙書峙乃楨幹馬注曰楨幹皆築具楨在前幹在兩旁故鄭訓植爲楨也愼言案植樹也建也經上云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又云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

旗物各帥其民而致先鄭所謂部曲軍吏即羣吏也大役聚眾庶羣吏各植旗以聚民而致于司馬如田之儀司馬屬而會之分地授功故云屬謂聚會之也杜注左氏宣二年傳云植謂將主也彼以華元是卿故云將主猶周禮司馬也

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注祭謂尸賓所以祭也　案此專指大祭宗廟而言楚茨爲賓爲客傳云繹而賓尸及賓客信南山詩云畀我尸賓尸與賓連文皆言祭祀賈疏引少牢下篇以證尸祭又引公食大夫禮以證賓祭失之矣少牢饋食禮云上佐食舉尸一魚尸受振祭嚌之少牢下篇云司士杝魚亦司士載尸俎五魚橫載之侑主人皆一魚亦橫載之皆加膴

祭於其上注云刳魚時割其腹以爲大鬻也可用祭
也此疏約舉其詞以爲尸祭用魚之證而不知侑爲
賓中之賢者也少牢下篇云議侑於賓注云擇賓之
賢者可以侑尸是也又云司士羞湆魚縮執俎以升
尸取膴祭祭之是尸祭也又云酌獻侑侑拜受三獻
北面荅拜司馬羞湆魚一如尸禮可見尸取膴祭祭
之侑亦當祭不言祭者省文也故後鄭兼尸賓以言
祭也先鄭云大司馬主進魚牲殆亦據少牢下篇司
馬羞湆魚以爲說與

司勳祭于大烝注死則於烝先王祭之今漢祭功臣於

廟廷　漢制攷漢舊儀宗廟祭功臣四十八侌堂下
惟御僕滕公祭於廟門外塾　唐太常韋挺等議曰
古者臣有大功享祿其後子孫率禮潔粢豐盛礿祠
烝嘗四時不輟國家大祫又得配焉所以昭明其勳
尊崇其德以勸嗣臣也其禘及時享功臣皆不應享
故周禮六功之官皆配大烝而已先儒皆以大烝爲
祫祭通典

量人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注鄭司農云量其市
朝州涂還市朝而爲道也元謂州一州之衆二千五
百人爲師每師一處市也朝也州也皆有道以相之
軍社社主在軍者　案量人營軍壘做匠人營國之
制而爲之國中面朝後市故此亦有市朝國中有九
經九緯之涂故此亦有州涂國中左祖右社故此亦
有軍社市與朝對文州涂與軍社對文以其聚一州
之衆故曰州涂以其在軍中故曰軍社　案疏云師
皆有道以相湊之疑注中相下奪湊字愼言案先鄭意州與周義同故云還市朝而爲道也說文水中可居曰州周繞其旁是州字本取周繞爲義此可證成先鄭說劉昌宗讀還戶串反亦取還繞之義後鄭別釋州字取一州二千五百人爲說破先鄭釋州爲周之說也賈疏謂先鄭不釋州義似欠核

司爟掌行火之政令　案呂氏春秋湯得伊尹祓之於

廟爝以爟火齊桓得管仲亦然高誘謂火所以祓除
不祥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爟讀如權置火於桔
槔燭以照之據此則爟火卽權火也

凡祭祀則祭爟　案漢書五行志載春秋說曰古之火
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
而咮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
以順天時救民疾帝嚳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民賴其
德死則以爲火祖配祭火星惠士奇云祭爟者祭火
星也說本此

掌固夜三鼜以號戒注杜子春云讀鼜爲造次之造謂

擊鼓行夜戒守也春秋傳所謂賓將趣者與趣與造音相近故曰終夕與燎　案左傳作賓將掫惠士奇曰趣掫皆從聚省得義亦得聲說文掫者夜戒守故行夜爲十掫掫一作諏服虔曰干扞也諏謀也從言爲聚謀從手爲聚守皆取聚義沈約宋志云長丈二尺者曰鼜鼓凡守備及役事則鼓之今世謂之下鼜古音戚今音切豉反然則讀若刺也語有輕重故讀有異同鼜以𣥅爲聲故又讀爲造𣥅之造亦與趣音相近左傳扞掫齊世家作爭趣趣或讀爲促又與戚音相近矣田竇列傳局趣若轅下駒應劭曰局趣促

小之貌也史傳皆作趣或作趨假借字

環人掌致師注春秋傳曰御下㨽馬　案左傳作兩釋文云徐云或作㨽惠棟曰兩本㨽字故服杜訓爲飾古文省故作兩

環四方之故注卻其以事謀來侵伐者所謂折衝禦侮

惠士奇曰環與還通量人注鄭司農云量其市朝州涂還市朝而爲道則還讀爲環矣春秋莊十年宋人遷宿公羊曰遷之者何不通也以地還之也何休曰還繞也繞取其地使不得通四方　案玉篇亦訓環爲繞也集韻則訓爲卻音胡慣切引周禮環人劉昌宗讀鄭於序官注訓瞏爲卻於環四方之故注云卻其以事來謀侵伐者則讀宜从劉音矣

搏諜賊　郭璞曰諜今之細作也

挈壺氏分以日夜　馬融云漏凡百刻春秋分晝夜各五十刻冬至晝則四十刻夜則六十刻夏至晝六十刻夜四十刻本疏

注大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　漢制攷引續漢厤志永元十四年詔曰今官漏以計率分昏明九日增減一刻違失其實大史待詔霍融上言不與天相應今下晷景漏刻四十八箭立成斧官府當用者計吏到班

予四十八箭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注位將射始入見君之位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　禮箋射人掌三公孤卿大夫之朝位故並明其所執之贄諸侯在朝則皆北面亦指朝位與公卿同不言士者羣士之朝位與摯司士掌之也下經言相孤卿大夫之法儀大賓客作卿大夫從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大喪作卿大夫掌事又言諸侯在朝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掌其治達凡射人所掌諸侯及三公孤卿大夫事甚衆不專于射其不得以諸侯北面爲

專指賓射時之位較然審矣

五正三正二正一正　馬融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尺曰質（詩賓之初筵正義）　賈逵云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詩賓之初筵正義）

注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也一侯者二正而已此皆與賓射於朝之禮也考工梓人職曰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遠國謂諸侯來朝者也五采之侯卽五正之侯也　禮箋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

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二正大射儀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三經皆謂大射之侯也司裘職主設鵠故不言正士卑又不掌設其鵠射人與大射儀皆云士射豻侯明其同以豻爲鵠故鄭仲師射人注釋三侯爲虎熊豹二侯爲熊豹與司裘所設鵠之侯爲一明設正鵠于一侯矣據鵠言之爲皮侯據正言之爲采侯謂之射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梓人職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得爲諸侯之謂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能服諸侯之謂也別言五采之侯明斯爲天子所務而已不言棲鵠蒙上皮侯省文燕射之侯尊卑皆張一侯鄉射記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熊麋虎豹鹿豕之侯咸取名于鵠記言大夫士布侯用畫則熊侯麋侯棲皮爲鵠對文見異矣質居鵠之外天子白諸侯赤記言凡畫者丹質謂大夫士畫以虎豹鹿豕者用丹矣梓人職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此其獸侯之差鄉射之禮所以習射上功當張麋侯二正與大射同賓射之禮以親故舊朋友當張獸侯與燕射同

歟稽之經記未聞別有所謂賓射之侯者射人以射法治射儀通職王與諸侯孤卿大夫士下言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則事主于王經以爲王張侯見義非爲大射變文承上經三侯五正言張三侯其非異侯可知

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注三侯者司裘所共虎侯熊侯豹侯也列國之君大射亦張三侯數與天子同

詩賓之初筵正義曰案大射前射三日司馬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射人云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則天子亦前射三日其侯射人張之矣又曰犬射巾

車張三侯是諸侯之射張三侯司裘曰諸侯共熊侯豹侯不言侯者注云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內者是畿內諸侯屆於天子故二侯也

祭祀則贊射牲注今立秋有貙劉云　漢制攷武帝紀膢五日注如淳曰漢儀注立秋貙膢蘇林曰膢祭名貙虎屬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以此日出獵還以祭宗廟故有貙膢之祭顏師古曰續漢書作貙劉膢劉義通　疏云天子必自射其牲諸侯已下則不射飛鵰案楚語云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牛亦牲也安得謂諸侯不射牲乎

大喪與僕人遷尸注僕人大僕也　案大射儀僕人注疏不明何官而燕禮注云後二人徒相天子大僕二人也小臣祭僕御僕皆同官疏引大射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云云謂大射別尊卑故僕人正等相工燕禮輕故小臣相工據此是以僕人當天子大僕故此經注亦云然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敎擾之　史記五帝本紀敎熊羆貔貅貙虎索隱曰此六者猛獸可以敎戰周禮有服不氏掌敎擾猛獸卽古服牛乘馬亦其類也

以旌居乏而待獲　鄭注大射儀云負侯獲者也引此經文又云大侯服不氏負侯徒一人居乏之相代而獲參侯干侯徒負侯居乏不相代據此則知天子服不氏亦然特諸侯服不氏之徒一人與天子服不氏之徒四人爲有異耳

射鳥氏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注并夾鍼箭具夾讀爲甲　司弓矢注并夾矢箭也惠士奇云說文箭箝也箝與鉗同一作鍼并夾反爲箭猶不來反爲貍後世反切之學本此

羅氏蜡則作羅襦注鄭司農云襦細密之羅襦讀爲繻有衣袽之繻　釋文襦女俱反或音須愼言案司農轉襦爲繻繻者衣帛端末之識羅言襦正形其羅之細也繻與須古通左傳紀履繻公穀作紀履須故或又讀繻爲須

注今俗放火張羅其遺敎　案大司馬職仲春敎振旅遂以蒐田火獘注云春田主用火因焚萊除陳草中夏敎茇舍遂以苗田車獘注云夏田主用車中秋敎治兵遂以獮田羅獘注云秋田主用罔中冬敎大閱遂以狩田徒獘注云冬田主用衆據此則冬不得用火田大蜡在十二月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康成以爲建亥之月則夏之孟冬周之季冬冬狩主用衆鄭於萊所田之野注云芟除可陳之處並未嘗言焚萊而於此注引王制昆虫已蟄可以火田爲證自相違

巽爾雅蒐苗獮狩之名與周禮合又云火田爲狩蓋別爲一義凡火田者亦得與冬獵同名爲狩車攻駕言行狩毛傳云大芟艸以爲防焚而射焉是也非謂冬狩用火田也羅氏職僅云作羅襦不必定爲火田

司士正朝儀之位　通典曰每朝列位所向不同者皆以事巽故變其位三公之位常北面不變者以三公內臣位尊故屈之使常北面其餘諸侯孤卿大夫皆以地道尊右故尊者東面卑者西面是以於外朝之時諸侯東面尊於孤卿也故於內朝孤東面尊於卿大夫也時亦無諸侯故也唯詢事之朝非常朝之限

故不與三朝同

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注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揖之乃就位羣士及故士大僕之屬發在其位羣士位東面王西南鄉而揖之三揖者士有上中下王揖之皆逡遁既復位　士喪禮主人拜賓旁三注云先西面拜乃南面拜東面拜也惠士奇云旁猶面也一云旁猶不正也面者每面揖之三不正者邪嚮揖之三旁拜爲汜拜則旁揖爲汜揖矣古旁與方通士上下中三等故三揖也還揖門左門右謂還揖左右門宿衛之士惠氏蓋據此經上文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而言注云羣士及故士大僕之屬發在其位蓋云羣士與故士大僕等均不待王揖而已就位也（賢基謹案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疏云大夫以上小臣引之就門東揖位未就庭位自士已下不須引從大夫而入徑即庭位此注云發在其位者即徑即庭位之意）

諸子國子存游倅注游倅倅之未仕者　案國子之有游倅猶司徒之有羨卒也管子曰一器成往夫具二器成驚夫具三器成游夫具惠士奇以爲游夫即國之貴游貴游即游倅也

司右能用五兵者屬焉注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

戟助　惠氏古義圍當作圉古禦字作圉管子墨子書皆然注作圍傳寫之誤今司馬法爲禦字从俗作也（穆案此圉字隋唐間已譌故疏云弓矢圍者圍城時也）　案莊子繕性篇云其來不可圉注與禦同此五兵蓋謂步卒之五兵故與司兵注異所謂矛者酋矛也

節服氏衮冕六人裘冕二人　惠士奇曰官以節服爲名則王之車服旂常皆其職事朝祭則六人從王郊祀則二人從尸持旌執戈乃其事也若云從王服衮從尸服裘則顧命執惠執戈者雀弁綦弁而已未聞服冕況以下士而服衮與裘乎郭景純注爾雅（維以縷注）

引周禮曰六八維王之大常服虔注左傳亦然則是節服氏掌朝祭之袞冕郊祀之裘冕可知矣飛鵬案詩干旄正義亦引周禮作六八維王之大常據此則袞冕裘冕俱屬上讀

方相氏　續漢書禮儀志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宂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於禁中飛鵬案此卽周之遺制

掌蒙熊皮注冒熊皮者以驚敺疫癘之鬼如今魌頭也

說文鬼部無魌字頁部云䫏頭也从頁其聲今逐

疫有䫏頭徐鍇繫傳引靈光殿賦曰仡䫏䫜以鶌鳩䫏頭方相四目也今本文選作欺䫜李善注云大首也　慎言案魌又與倛通荀子非相篇仲尼之狀面如蒙倛楊倞注云倛方相也其首蒙茸然故曰蒙倛韓侍郎曰四方為方相兩目為倛慎子曰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倛則見之者皆走也

帥百隸而時難注四時作方相氏以難卻凶惡也月令季冬命國難　案此蓋據季冬大難而言難者助陽氣以卻陰氣恐其為陰勝也慎言案陰陽之氣皆以子為室十一月會于子而左右分行陽行左而丑為堂寅為庭卯為門辰為巷巳為衢午為野陰行右而亥為堂戌為庭酉為門申為巷未為衢又與陽會于午野陽所臨為建陰所臨為厭陰氣者厭也難者所以卻除其厭也卻厭者莫如太陽同厭右行恒後于厭者一月惟天任德不任刑故厭既過隨以太陽昭顯之季冬太陽在子厭在亥亥堂也子室也陽在室而厭在堂有侵陵之患故尤忌之故命方相氏大難而索室敺疫

敺方良注方良罔兩也　禮斗威儀顓頊有三子生而亾去為疫鬼一居江水是為瘧鬼一居若水為罔兩蜮鬼一居人宮室區隅善驚人小兒為小鬼于是正歲十二月令方相氏帥百隸及童子而時儺以索室而驅疫鬼　東京賦腦方良注方良草澤神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注位立處也　疏王之起居無常或起居行事之時多以立為正故以立處言之也飛鵬案疏說非也小宗伯職掌建國之神位注云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為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

秋經公卽立為公卽位據此則立處猶言位處也

以待達窮者與遽令注遽令郵驛上下程品　惠氏古義漢廄律有上變事及驚事告急漢廄律魏改為郵驛令

救日月亦如之　疏日食陰侵陽當與鼓神祀同用雷鼓也月食當用靈鼓飛鵬案雷鼓靈鼓在鼓人六鼓之中然攷春秋莊廿五年辛未朔日有食之穀梁傳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疏以為五鼓者麋信徐邈並云東方青鼓南方赤鼓西方白鼓北方黑鼓中央黃鼓據此則五鼓非

六鼓之類益別用方色鼓與

小臣掌士大夫之弔勞　天官世婦疏小臣云掌士大夫之弔勞注云致禮飛鵬案賈氏既於世婦疏引之而本疏不及一字疑非鄭君注也浦鏜以致禮同名爲弔爲此注語不知同名爲弔乃彼疏語非此注語也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注五寢五廟之寢也　禮箋凡祭祀齊於路寢五寢卽五室別言之爲五寢統言之爲大寢鄭君以爲廟寢失之隸僕爲王宮執事之官廟祧非其職掌所得及飛鵬案守祧職云其

廟則有司修除之注有司宗伯也有司恒主修除守祧恒主黝堊若然則廟寢之埽除糞埽有宗伯守祧在隸僕不得與也

大喪復于小寢大寢　禮箋以檀弓君復於大祖小祖大寢小寢考之天官夏采以冕服復於大祖祭僕大喪復於小廟是天子復於大祖小祖之事其復於大寢小寢則此隸僕所掌也士喪禮死於適室復者升自東榮降衣於前受用篋升自阼階以衣尸此士復適寢之禮足相證明矣

弁師掌王之五冕　禮圖云冕以三十升布漆而爲之廣八寸長尺六寸前圓後方前下後高有俯伏之形故謂之冕欲人之位彌高而志彌下故以名焉後漢書注

左傳桓二年正義阮諶三禮圖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沈引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沈又云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

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注繅雜文之名也合五采絲爲之繩垂於延之前後各十二所謂邃延也繩之每一帀而貫五采玉十二旒則十二玉也此

爲袞衣之冕十二旒則用玉二百八十八　案此葢謂前後皆有旒也金氏榜禮箋云後漢書輿服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臯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冕前圓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寸三公諸侯及卿大夫皆有前無後案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則歐陽氏說所本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禮緯旒垂目纊塞耳王者示不聽讒不視非也則大小夏侯氏說所本也鄭君釋周官禮記用歐陽氏說聞之師曰前旒義取蔽明則

無後旒可知記言十二旒未嘗謂前後皆有也玉藻
所云前後邃延者謂延之前後出於武者皆深邃耳
前後據延言不據延之垂者言斯言可正諸儒相傳
之誤古冕旒之制當从大小夏侯氏說
會五采　梁正三禮圖云弁縫十二聶圖
注故書會作膾鄭司農云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
髮也士喪禮曰檜用組乃笄檜讀與膾同書之異耳
說曰以組束髮乃著笄謂之檜沛國人謂反紒爲膾
璂讀如綦車轂之綦元謂會讀如大會之會會縫中
也璂讀如薄借綦之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

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
弁伊綦是也　漢讀考司農從膾後鄭從會司農璂
如字後鄭易爲綦此其別也膾讀如馬會之會後人
刪膾字非也馬會者即馬儈段干木晉之大駔後漢
書注引說文駔會也謂合兩家之買賣如今之度市
也史記貨殖傳節駔會徐廣曰駔馬儈也會儈古今
字司農謂其音如此其義則亦取會合謂以五采束
髮也引士喪禮檜用組乃笄並引其說者謂儀禮之
檜即周禮之膾皆謂束髮也又引沛國方言者爲膾
訓束髮之證也云璂讀如綦車轂之綦者綦車轂蓋

即詩之約軝此司農擬其音耳其義蓋同說文說文
玉部云弁飾往往冒玉謂之璂字從玉亦作璂司農
不易琪爲綦也司農謂膾五采者會五采束髮玉璂
用玉爲琪鄭君則以經文五采玉即上文說冕之五
采玉十有二也不當誤斷其句故從今書作會讀會
如大會之會大會者賈疏云漢厤有大會小會未知
是否也會訓縫中者凡兩者相合而有縫故牆隙謂
之璺會易琪爲薄借綦之綦薄借綦者即說文糸部
之不借綼不借麤屨也齊人云搏腊薄不語之轉綦
屨繫也今之鞻帶所以結鞻使不脫故讀璂爲綦即

訓綦爲結王之皮弁縫中以五采玉十二貫而結之
爲飾亦謂之綦又非如仲師叔重說弁飾名璂也引
詩會弁如星者以證會爲縫中引詩其弁伊綦者以
證綦爲結也衛詩箋云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皪
皪而處狀似星也曹詩其弁伊騏箋云騏當作綦以
玉爲之皆與禮注合而說文骨部膾下云骨擿之可
會髮者從骨會聲引詩膾弁如星是詩本作膾與周
禮故書合今本毛傳曰弁皮弁所以會髮疑有錯誤
當云膾所以會髮爲許叔重所本蓋毛詩作膾三家
詩有作會者鄭君注禮時未治毛詩其所云會弁如

星其弁伊綦葢皆韓詩至箋毛詩時則又合周禮注
及韓詩爲說改字而讀爲會之云葢今本佚去愼言
案先鄭說賈疏云不知何義段氏申釋較爲明晰攷張平子東京賦言法服冕帶下云珩紞紘綖玉笄綦會此約周禮弁師文也綦者結束之意會者用組束髮之名玉笄綦會謂以玉笄維持束髮耳平子所言當爲先漢禮家舊說司農之義蓋本于此
司兵掌五兵注鄭司農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
異義公羊說甲午祠兵祠者祠五兵矛戟劒楯弓矢
穀梁傳陳五兵范甯云五兵矛戟鉞盾弓矢麋信徐
邈並同國語偃五刃韋昭云五刃刀劒矛戟矢也飛
鵰案諸說皆與先鄭異

司弓矢仲秋獻矢箙注箙盛矢器也以獸皮爲之　干
寶注今謂之步叉劉昭續漢志注　服虔通俗文箭箙謂之
步叉御覽　釋名步叉人所帶以箭叉其中御覽　案詩
魚服傳云魚皮爲之箋不別解此注云以獸皮爲之
無正文故兩解也
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
授射豻侯鳥獸者　說文弓部引周禮六弓作王弓
弧弓以射甲革甚質甲弓庾弓以射干侯校勘記云
甚古椹字　淮南子夫射儀度不得則格的不中注
云格射之椹質也　案豻侯大射儀作干注云干讀

爲豻
充籠箙矢注籠竹箙也　案既夕禮薦笮注笮竹箙據
此則籠卽笮也
大馭掌馭王路以祀及犯軷　說文軷下云出將有事
於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爲軷既祭
軷轢於牲而行爲範軷从車犮聲範下云範軷也从
車笵省聲讀與犯同據知此經作犯乃同音假借之
字
右祭兩軹祭軓注故書軹爲䡨軓爲範杜子春云䡨當
作軹軹謂兩轊也範當爲軓軓謂車軾前也或讀䡨

爲簪笄之笄　戴氏震謂䡨讀如笄是也杜君改爲
軹與輢内之軹二名溷淆非也以轊釋轂端之䡨亦
非也後代字書併䡨字無之軓者軾前軌者車轍軹
者車軨䡨者轂末轊者軸末　案鄭注少儀祭左右
軌范引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軓乃飲云軌與軹於車
同謂轊頭也軓與范聲同謂軾前也葢以范當大馭
之軓軌當大馭之軹故並其文而解其義考工記軹
崇三尺有三寸注鄭司農云軹軎也弓長六尺謂之
庇軹注杜子春云謂覆斡也後鄭皆訓爲轂末與少
儀注訓軹爲轊頭異義李氏惇云先鄭之所謂軎杜

子春之所謂幹與後鄭所謂轂末相去不過二寸許
其說似矣說文云軹車輪小穿也冬官考工記云參
分其轂長去二以爲賢去三以爲軹則軹爲轂末無
疑說文又云軎車軸耑也或从彗作轊則轊爲軸末
無疑考工記軹字有二義輢內之軹乃輿板之貼內
者植者爲轛横者爲軹輿人所云軹圍轛圍是也轂
末之軹輪人所云去三以爲軹是也此經祭兩軹定
爲轂末之軹故故書以軹爲斬也
校人乘馬一師四圉　異義天子駕數易孟京春秋公
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

詩云四騵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耳魯僖
所乘四牡騑騑周道倭遲大夫所乘謹案禮王度記
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
人駕一說與易春秋同元之聞也周禮校人掌王馬
之政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四馬爲乘
此一圉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也尚書顧命諸侯入
應門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既實周天子
駕六校人則何不以馬與圉以六爲數顧命諸侯何
以不獻六馬　詩干旄正義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
種　趙商問校人職天子有十二閑六種爲三千四
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爲二千五百九十二
匹家四閑馬二種千七百二十八匹商按天子之卿
采地食小都大夫食縣不審何由當能共此馬數故
禮記家富不過百乘謂其多也司馬法論之甸方八
里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今大夫采地四甸一甸稅
又給王其餘三甸纔有馬十二匹今又就校人之職
相校甚異何荅曰邦國六閑四種其數適當千二百
九十六匹家有四閑二種又當八百六十四匹今子
以何術計之乎此馬皆君之所制爲非謂民賦畿內

百里之國者居四都五十里之國居四縣二十五里
之國居四甸而引天子卿食小都大夫食縣欲何以
難又司馬法甸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此爲民出軍
賦無與於天子國馬之數　本疏
邦國六閑馬四種　毛詩駉傳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
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
冬祭馬步注馬步神爲災害馬者　疏馬神稱步謂若
元賓之步人鬼之步之類　校勘記云賓監毛本作
冥飛鵬案鄭注族師云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
知此世所云蝝螟之酺與人鬼之步與近世郝氏懿

行據此以元冥爲蝝螟之訛愚謂元胡涓切蝝彖聲
元冥與蝝螟爲同聲字得相通借不必定爲訛也
庾人七尺以上爲騋注爾雅曰騋牝驪牡元駒褭驂
校勘記云余本閩監本作騋牡驪牝元與釋文牡驪
茂后反牝元頻忍反正合又云案上文引詩騋牝三
千益賈疏本鄭注作騋牝驪牡元與釋文不同飛鵬
案後說是也賈疏云騋中所有牝則驪色牡則元色
語自分明鄭注檀弓引爾雅亦云騋牝驪牡元可證
益鄭義之所以異於郭者郭以驪牡絕句鄭以元絕
句爲不同耳非謂牝牡互易也臧氏琳泥周禮音義

而謂檀弓注係近人依郭璞爾雅妄改非也
六尺以上爲馬　案說文驕下云馬高六尺爲驕引詩
曰我馬唯驕騋下云馬八尺爲龍七尺爲騋是解說
龍騋與周禮同而於六尺之馬則曰驕詩漢廣言秣
其馬言秣其駒傳曰六尺以上爲馬五尺以上爲駒
陳風乘我乘駒箋云馬六尺以下曰駒釋文作驕引
沈重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內同據
此可見三詩駒字皆當作驕許君殆以六尺以下五
尺以上通謂之驕而六尺以上則適得馬之本稱與
職方氏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

之人民注閩蠻之別也國語曰閩芊蠻矣四八七九
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　鄭志趙商問職方氏掌四
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數注云周之所服國
數禮記明堂位曰周公六年制禮作樂朝諸侯於明
堂有朝位服事之國數夷九蠻八戎六狄五禮文事
異未達其數鄭荅職方氏四夷四方夷狄也九貉即
九夷在東方八蠻在南方閩其別也戎狄之數或六
或五兩文異爾雅惟有其數耳皆無別國之名校不
甚明故不定　孔晁周書注國曰都邑曰鄙貉狄之
別八七九五六見非一之言也　案周書職方解與

此經文同攘序在穆王之世云王化雖弛天命方永
四夷八蠻攸尊王政作職方周官爲周公所定而序
云穆王作職方者孔晁注云此在周官大司馬下篇
穆王使有司抄出之欲時省焉其說似矣
東南曰揚州其澤藪曰具區注具區在吳南　案鄭義
益謂在漢吳縣南屬會稽郡禹貢謂之震澤今謂之
太湖郭璞注爾雅具區曰今吳縣南太湖即震澤是
也今太湖在蘇州府西南四十五里
正南曰荊州其澤藪曰雲瞢注雲瞢在華容　漢書地
理志南郡華容下云雲夢澤在南荊州藪　案雲夢

跨江南北統爲一藪左氏傳或言雲或言夢省文耳後儒謂夢在江南雲在江北非也

其浸潁湛注潁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湛未聞

地理志潁川郡陽城下云陽乾山潁水所出東至下蔡入淮過郡三行千五百里荆州𣹲　水經潁水出潁川陽城縣西北少室山注云今潁水有三源奇發右水出陽乾山之潁谷其水東北流中水導源少室通阜東南流逕負黍亭東亦或謂是水爲㵐水東與右水合左水出少室南谿東合潁水故作者乃舉二三言水所發也　郡國志潁川郡昆陽有湛水注引

左傳襄十六年楚公子格與晉戰於湛阪　水經汝水東南過定陵縣北注云湛水出犨縣北魚齒山西北東南流歷魚齒山下爲湛浦方五十餘步今水北悉枕翼山阜于父城東南湛水之北山有長阪蓋即湛水以名阪故有湛阪之名湛水又東南逕蒲城北京相璠曰昆陽縣北有蒲城蒲城北有湛水者是也

案職方之湛與潁水相近潁出陽城湛出昆陽均屬潁川郡則職方之湛自宜以昆陽當之與水經晉水下所云湛水出河內軹縣西北山者有別趙氏一清於卷首晉水下之湛水引說文湛豫章浸正其誤曰章當作州於此注又引說文以明職方言荆州浸許慎言豫州浸之故曰川土相鄰故也是以汝水下之湛與晉水下之湛合而爲一非也全氏祖望云湛是汝水支流而潁亦與汝互相出入之水其說得之

河南曰豫州其澤藪曰圃田

地理志河南郡中牟下云圃田澤在西豫州藪　郡國志中牟有圃田澤注引左傳曰原圃爾雅十藪鄭有圃田　說文藪下云豫州甫田段氏云甫今本作圃汲古未改本宋本李燾五音韻譜本皆作甫毛詩東有甫草毛云甫大也箋云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俗本作圃田釋

文及吳應龍本不誤蓋鄭所據爾雅許所據周禮皆作甫田甫圃古通用故毛詩甫草韓詩作圃草　爾雅鄭有圃田注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邵氏云漢志河南郡中牟縣圃田澤在西晉分河南立滎陽故晉志作滎陽郡元和郡縣志圃田一名原圃東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西限長城東極官渡上承鄭州管城縣曹家陂又溢而北流爲二十四陂

其川滎雒注滎兖水也出東垣入於河泆爲滎滎在滎陽

地理志河東郡垣下云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沇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　水經

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爲沇水又東至溫縣西北爲濟水又南當鞏縣北南入於河與河合流又東過成皋縣北又東過滎陽縣北又東北至礫磎南東出過滎澤北注引晉地道志曰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鬭南泆爲滎澤　潛邱劄記胡朏明問滎字說文曰絕小水也何義余曰爾雅正絕流曰亂邢昺疏正直也孫炎所謂橫渡是也濟水截河南過爲滎故以絕字解滎至小水二字則有唐高宗許敬宗問荅在高宗曰天下洪流亘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敬宗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

濟潛流屢絕狀雖微細獨而尊也此可以爲其注腳矣　案滎陽滎澤皆以滎得名但古皆作熒不作滎與說文訓爲滎濘絕小水者別說文云沇水出河東垣王屋山東爲泲段氏據水經正之作河東垣東以職方注東垣之東爲衍字是也

其浸波溠注波讀爲播禹貢曰滎播旣都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溠營軍臨隨則溠宜屬荆州在此非也

逸周書滎作熒波作陂　鄭注尙書云今塞爲平地滎陽人猶謂其處爲滎播飛鶥案禹貢滎波旣豬史記作播漢書作波閻若璩云馬鄭王本並作播　說文溠水在漢南荆州浸也春秋傳曰修涂梁溠段氏注云許書於湛曰豫浸於溠曰荆浸葢正經文之誤與鄭說正同水經注曰溠水出隨縣西北黃山南逕㵐西縣西又東南㵐水入焉又東南逕隨縣故城西又南流注於溳溳入夏水方輿紀要曰今溠水出德安府隨州西北二百里之栲栳山東南流至州北百十里有㬅城河流合焉至安貢鎭入溳水道提綱曰漢水至漢川縣溳口𣸪北有溠溳諸水北自隨州南流會德安府雲夢應城數縣水來注之源流長五百餘里　案馬融廣成頌云大漢之初基也揆厥靈囿

營於南郊右矕三塗左枕嵩嶽面據衡陰背箕王屋浸以波溠演以滎洛季長據職方爲說葢以波溠爲豫州浸也章懷太子注引水經注云波水出歇馬嶺卽應劭所謂孤山波水所出者今在汝州魯山西北飛鶥案魯山爲漢魯陽在禹貢豫州之域

其畜宜六擾注六擾馬牛羊豕犬雞　孔晁注家所畜曰擾

正東曰青州其澤藪曰望諸注望諸明都也在睢陽　案禹貢作孟豬史紀夏本紀作明都詩譜作明豬正義明音孟引禹貢作盟豬爾雅宋有孟諸注今在梁

國睢陽縣東北郜氏正義云此釋徐州之藪也殷之徐州於周爲青州故職方青州其澤藪曰望諸青州侵夏豫州之地故禹貢豫州曰被孟豬元和郡縣志孟諸澤在宋州虞城縣西十里周回五十里俗號盟諸澤孟望明盟諸豬皆聲之轉

其浸沂沭注沂山沂水所出也在蓋沭出東莞　地理志泰山郡蓋下云臨樂子山（水經云洙水出蓋縣臨樂山無子字）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池（水經注作泗）水又沂水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青州寖琅邪郡東莞下云術水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三行七百一十里青州寖師古

曰術水卽沭水也　說文沂下云水出東海費東西入泗一曰沂水出泰山蓋沭下云水出青州寖（案出下蓋有奪文）　水經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南過琅邪臨沂縣東又南過開陽縣東又東過襄賁縣東屈從縣西南流又屈南過郯縣西又南過良城縣西又南過下邳縣西南入于泗沭水出琅邪東莞縣西北山東南過其縣東又東南過莒縣東又南過陽都縣東入於沂

河東曰兗州其浸盧維注盧維當爲雷雍字之誤也

案盧維當是二水名維卽禹貢濰淄其道之濰水經云濰水出琅邪箕縣濰山東北過東武縣西注云案經脈志濰自箕縣北逕東武縣西北流合扶淇之水叕誤伏琛云東武城西北二里濰水者卽扶淇之水也濰水又北右合盧水卽久台水也地理志曰水出琅邪橫縣故山山在東武縣故城東南世謂之盧山西北流逕昌縣故城西東北流齊地記曰東武城東南有盧水其水又東北流逕東武縣故城東而西北入濰則盧濰二水本合也濰淄在禹貢屬青州而周之兗州實侵夏青州之地故山鎭曰岱山說文濰下云徐州浸徐當作兗班志於琅邪郡橫下云故山久

台水所出東南至東武入淮（案淮卽濰之省）箕下云禹貢維水北至昌都（當作都昌）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兗州寖也康成破盧維字爲雷雍引禹貢以證之葢見禹貢兗州之域無盧維故也彼注云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地理志曰雷澤在濟陰城陽縣西北釋文出盧維字云上音雷下於恭反則亦以盧維爲雷雍矣（賢基謹案趙氏一清亦以琅邪之台水本出盧山曰盧水當職方之浸）

正西曰雍州其山鎭曰嶽山注嶽吳嶽也　鄭志周都豐鎬故以吳嶽爲西嶽（詩崧高正義）

其澤藪曰弦蒲注弦蒲在汧　弦蒲逸周書作彊蒲

案地理志右扶風郡汧下云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雍州山北有蒲谷鄉弦中谷雍州弦蒲藪據此則弦蒲藪葢因弦中谷蒲谷鄉得名段玉裁云宋本說文作弦圃

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注醫無閭在遼東　案郡國志遼東郡有無慮縣遼東屬國下無慮有醫無慮山錢大昕考異引其弟晦之之說曰安帝紀元初二年鮮卑圍無慮縣又攻夫犁營注云無慮屬遼東郡有醫無慮山旣屬遼東不應重出此無慮當是夫犁之譌此有醫無慮山因以爲名夫犁縣名屬遼東

屬國然則章懷所見本遼東屬國有夫黎無無慮也無慮句當移於遼東郡無慮之下飛鷹案職方作醫無閭楚詞作於微閭漢書作無慮皆聲之轉也

其澤藪曰貕養注貕養在長廣杜子春讀貕爲奚　地理志琅邪郡長廣下云奚養澤在西秦地圖曰劇清地幽州藪　元和志萊州昌陽縣奚養澤在縣西北四十里　寰宇記萊陽縣奚養澤地理志云長廣縣西有奚養澤長廣故城在今縣東五十里　案地理志元和志寰宇記皆作奚本杜子春說說文藪下云幽州奚養是許亦作奚段注云說文大部奚大腹也豕部豯豚生三月腹奚奚皃也杜葢謂此藪名取大腹意不取豕意故易貕爲奚

其浸菑時注菑出萊蕪時出般陽　地理志泰山郡萊蕪下云原山甾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泲幽州寖千乘郡博昌下云時水東北至鉅定入馬車瀆幽州寖水經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又東北過臨淄縣東又東過利縣東注云時水出齊城西北二十五里平地出泉卽如水也亦謂之源水因水色黑俗又目之爲黑水時水屈而逕杜山北又西北逕西安縣故城南又北逕西安城西又屈而東北逕博昌城北又東

北逕齊利縣故城北又東北逕巨淀縣故城北又東北逕廣饒縣故城北東北入淄水　案地理志不云時水所出因時水東北逕博昌城北故博昌下云時水東北至巨定入馬車瀆郡國志僅言博昌有時水引左傳乾時爲證亦不詳其所出惟水經注云出齊城西北二十五里道元必有所據後鄭云時出般陽般陽在地理志屬濟南郡在郡國志則屬齊國水經注云時出齊城齊城葢指臨淄而言臨淄本齊刺史治濟南郡與齊國皆在雒陽東般陽與齊城接壤故酈注以爲出齊城西北鄭注以爲出般陽也

河內曰冀州 馬融云在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 釋文 韋昭注漢書云東西南北皆有河故曰河內

其澤藪曰楊紆 呂氏春秋云秦之陽華高誘注陽華在鳳翔或曰在華陰西淮南墬形訓云秦之陽紆高注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又修務訓云禹之爲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高注陽盱河葢在秦也爾雅秦有陽陓郭璞注云今在扶風汧縣西洪氏亮吉云池陽漢屬馮翊晉初屬扶風故郭注與高誘異也淮南墬形訓藪止有九無周之焦護明焦護卽楊紆也邵氏爾雅正義云周禮冀州之藪而爾雅屬於秦則楊陓當在冀雍之間作在華陰者爲近之楊陽同音華陓紆盱音亦同其爲一地無疑

其川漳 注漳出長子 地理志上黨郡長子下云周史辛甲所封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淸漳師古曰長讀曰長短之長今俗爲長幼之長非也

其浸汾潞 注汾出汾陽潞出歸德 潞逸周書作露梁玉繩云呂氏春秋不屈篇士民罷潞注潞羸也與左氏昭元年傳以露其體訓同是潞露古亦通用也

地理志太原郡汾陽下云北山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陰入河過郡二行千三百四十里冀州浸上黨郡潞下云故潞子國 說文汾下云水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或曰出汾陽北山潞下云冀州浸上黨有潞縣 案班許皆不言潞水所出段玉裁云潞國以水得名殆或然與

正北曰幷州其澤藪曰昭餘祁 注昭餘祁在鄔 地理志太原郡鄔下云九澤在北是爲昭餘祁幷州藪 案徐鍇說文繫傳作昭餘祁淮南子作燕之昭餘無祁字 潛邱劄記昭餘祁在今介休縣東北三十二里俗名鄔城泊

其川虖池嘔夷 注虖池出鹵城嘔夷祁夷與出平舒

地理志代郡鹵城下云虖池河東至參合入虖池別過郡九行千三百四十里幷州川 李氏惇云胡氏渭曰漢志代郡平舒縣注祈夷水北至桑乾入治治水卽濕水一名桑乾河漢桑乾故城在蔚州西北平舒則大同之廣靈縣縣南有壺流河卽古祁夷水源出縣西東北至蔚州入桑乾河其水源甚短今案山海經曰高是之山滱水出焉東流注於河漢志代郡靈邱縣注云滱河東至文安入大河過郡五行九百四十里幷州川水經注曰滱水出代郡靈邱西北高是山卽嘔夷之水也葢嘔滱音相近而二名嘔夷卽

滱河也并州之川惟此與虖沱相埒　案說文滱下云水起北地靈邱東入河滱水卽漚夷水并州川也其浸淶易注淶出廣昌易出故安　地理志代郡廣昌下云淶水東南至容城入河過郡三行五百里并州寖涿郡故安下云閻鄉易水所出東至范陽入濡也并州寖水亦至范陽入淶

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

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鎭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注服服事天子也詩云侯服于周　逸周書職作圻孔晁注圻界也侯服爲王者斥候也服言服王事也甸田也治田入穀也男任也任王事衛服爲王扞衛也蠻服用事差簡慢藩服屏四境也

王設其牧注選諸侯之賢者爲牧使牧理之　孔晁注牧謂牧御天下之政教

制其職各以其所能注牧監參伍之屬用能所任秩次　孔晁注連率牧監各任能也

形方氏無有華離之地注華讀爲㧓哨之㧓正之使不㧓邪離絕　禮說華離之地𠦝今作乖俗誤爲華說文𠦝背呂也象脇肋也玉篇𠦝部𠦝苦媧切𠦝邪者猶㧓邪云爾

周禮補注卷第四

孫錦琮褒仝校字

周禮補注卷第五

旌德呂飛鵬雲里學

秋官司寇

蜡氏注骨肉腐臭蠅蟲所蜡也蜡讀如狙司之狙　漢讀攷說文虫部曰蜡蠅胆也周禮蜡氏掌除骴肉部曰胆蠅乳肉中也此注所蜡也當作所胆也謂蠅所聚乳也

司烜氏注烜火也讀如衛侯燬之燬故書燬爲烜鄭司農云當爲烜　漢讀攷今本經文作烜依注故書燬爲烜訂之知經文作燬故書作烜司農易烜爲燬而後鄭從之絶無烜字也燬讀如衛侯燬之燬者言其

音義同耳說文徐鉉本爟字下列烜字云爟或從亘徐鍇本兩字不相屬火部之末出烜字云或與爟同蓋許書本無烜字淺人用誤本周禮偶記於火部末而鉉因移附爟字下也

條狼氏注杜子春云條當爲滌器之滌元謂滌除也狼狼扈道上　干寶注今卒辟車之屬 劉昭續漢志注案注周官作滌狼氏

冥氏注司農云冥讀爲冥氏春秋之冥元謂冥方之冥　漢書儒林傳泰山冥都傳顏氏公羊春秋故顏氏有莞冥之學案此卽先鄭所本　惠棟云夏本紀禹姒姓後有冥氏　段玉裁云冥方卽算法之方冪也釋文曰冥莫歷反此音當專屬後說

翨氏注翨烏翮也鄭司農云翨讀爲翅翼之翅　案說文翨烏之彊羽猛者此經翨氏職掌攻猛鳥故取烏之猛者以名官翨翅雖同聲而義有別說文云翄翼也或從氏作𦐊

薙氏注書薙或作夷鄭司農云掌殺草故春秋傳曰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薀崇之又今俗閒謂麥下爲夷下言芟夷其麥以其下種禾豆也元謂薙讀如鬀小

兒頭之鬀書或作夷此皆翦草也字從類耳月令曰燒薙行水謂燒所芟草乃水之　漢讀攷釋文曰薙字或作雉此當云雉或作薙而倒亂之岳本云薙本作雉是也古音雉與夷音同左傳五雉夷民者以夷釋雉楊雄賦辛雉卽辛夷服虔曰雉夷聲相近司農從作夷之本至鄭君從雉不從夷讀如鬀小兒頭之鬀其釋夏日至而夷之曰以鉤鎌迫地芟之是卽如鬀小兒頭之說也　案說文雉古文從弟作𨾊故後鄭云雉讀爲鬀薙氏職云夏日至而夷之月令注引作夏日至而雉之此可爲雉夷相通之確證

哲蔟氏注鄭司農云哲讀爲擿蔟讀爲爵蔟之蔟謂巢
也元謂哲古字從石折聲　說文哲上摘山巖空青
珊瑚墮之從石折聲周禮有哲蔟氏　案賈疏云後
鄭意以石物等投擲爲義是鄭與許同也漢讀攷云
折當作析析聲適聲同在古音十六部哲爲擿之古
字則知必析聲也

赤犮氏注赤犮猶言捇拔也主除蟲豸自埋者　說文
引作魃鬼部云魃旱鬼也從鬼犮聲周禮有赤魃氏
除牆屋之物也詩曰旱魃爲虐　案說文引詩解旱
鬼之義引此經赤魃氏別爲一義故釋之曰除牆屋

之物也鄭注云赤犮猶言捇拔疏云除去之也是鄭
注與許云除牆屋之物義同說文手部捇裂也拔擢
也

蟈氏注鄭司農云蟈讀爲蜮蜮蝦蟇也月令曰螻蟈鳴
故曰掌去鼃黽鼃黽蝦蟇屬書或爲掌去蝦蟇元謂
蟈今御所食蛙也字從虫國聲也蜮乃短狐與愼言案蟈字從或得聲或域也故書蟈或有省作蜮者司農當云蜮讀爲蟈蟈蝦蟇也故下引月令以證如經本作蟈而司農讀蜮訓爲蝦蟇則與下引月令之文不相應矣後鄭分別蜮蟈此增足先鄭義非賊先鄭也然賈疏云先鄭讀蟈爲蜮則所見已是誤本　案說文蜮短狐也似鼈三足
以氣射害人蟈蜮又從國是以蟈與蜮爲一物鄭君
則謂蟈今御所食蛙蜮乃短狐蓋別蟈與蜮爲二物
矣漢制攷引霍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鼃以證今
御所食蛙卽此鼃也

銜枚氏注銜枚止言語囂讙也枚狀如箸橫銜之爲之
繣結於項　案大司馬注云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
中軍法止語爲相疑惑也義與此同顏師古注漢書
高帝紀引作繣結於項云繣者結礙也絜繞也爲結
紐而繞項也毛詩勿士行枚傳云枚微也胡氏承珙
後箋云枚微者蓋訓枚爲徽也說文無繣字攴部敹
戾也玉篇繣乖戾也合言之則爲敹繣廣雅釋訓敹

繣乖剌也又作緯繣離騷忽緯繣其難遷王注緯繣
乖戾也又作嶽嫿馬融廣成頌嶽嫿霍奕別鶩分奔
是則銜枚於口組繫兩頭分紐於項有違戾結礙之
意行枚者謂銜嶽嶽取嶽嫿亦取止義爾雅釋詁嶽
止也枚所以止言語囂讙者故亦可訓嶽

大行人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　禮記檀弓陳太宰
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注行人官
名　左傳襄公四年韓宣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注行
人通使之官　國語周語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
以節逆之注理吏也行理小行人　案春秋諸國皆

有行人而不言大小則諸侯僅立行人之官通掌其
事不得比於天子也國語注以行理爲小行人者據
此經小行人職掌賓客言之其實行理與行人一也
環人注環猶圍也　案周官環人有二夏官環人注云
環猶卻也蓋取卻敵之義此注云猶圍也蓋取環繞
之義
象胥　干寶注今鴻臚（劉昭續漢志注）　續漢志大鴻臚卿一
人中二千石丞一人比千石
大司寇職詰四方　馬融云詰猶窮也窮四方之姦也（尚書周官疏）

注書曰王耗荒度作詳刑以詰四方　耗荒羣經音辨
作秏荒北宋釋文同今本釋文作旄荒漢刑法志作
旄荒今本呂刑作耄荒　案鄭君太宰職注亦引呂
刑語較今本多詳字
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　漢刑法志墨罪五百
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謂刑平
邦用中典也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髕罰之屬五
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
千蓋多於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
也

以圜土聚教罷民注圜土獄城也　駁異義云獄者埆
也囚證於埆核之處周禮謂之圜土（詩行露正義）　鄭注司
圜引國語曰罷士無伍罷女無家言爲惡無所容入
也
入束矢于朝注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其百个與　案詩
束矢其搜傳云五十矢爲束淮南氾論篇曰訟而不
勝者出一束箭高誘注箭十二爲束也云五十矢爲
束者蓋本荀子議兵篇負服矢五十个爲說也云箭
十二爲束者據射義三發四矢共十二矢爲說也與
此注異

以邦成弊之注邦成八成也鄭司農云邦成謂若今時
決事比也　晉志漢時決事集爲令甲以下三百餘
篇　惠氏古義士師職云掌士之八成先鄭云行事
有八篇若今之決事比則八成謂邦汋邦賊以下八
事賈疏以爲小宰之八成非也東觀漢記鮑昱傳云
時司徒例訟久者至十數年比例輕重非其事類錯
雜難知昱奏定決事都目八卷以齊同法令息過民
訟則知漢時決事雖多至三百餘篇其都目以八篇
爲率故先鄭引以爲證
大軍旅涖戮于社注社謂社主在軍者也鄭司農說以

書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日知錄孔安國云
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及社主行有功則賞祖
主前示不專也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社
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也記曰社所以神地之
道意古人以社爲陰主若其司刑殺之柄者故祭勝
國之社則士師爲之尸而王莽之將亡赦城中囚徒
授兵殺豨飲其血曰有不爲新室者社鬼記之宋襄
公季平子皆用人於社而亡曹之夢亦曰立於社宮
宰我戰栗之對有自來矣
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注故書蹕作避杜子春云避當

爲辟謂辟除姦人也元謂蹕止行也　漢讀攷蹕今
本作蹕惟釋文從走與說文合周禮全書蹕字皆轉
寫失其正也杜從作避之本而改爲辟鄭君從今書
作蹕飛鴻案小司寇職大賓客前王而辟凡國之大
事使其屬蹕辟與蹕並見知其制不同
小司寇詢立君注謂無冢適選於庶也　昭二十六年
傳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
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何休以左氏爲短鄭康成箴
之曰年鈞則會羣臣羣吏萬民而詢之有司以序進
而問大衆之中非君所能掩是王不得立愛之法也

禮有詢立君示義在此太卜疏
議親之辟注鄭司農云若今時宗室有罪先請是也
漢書平帝紀元始元年令公列侯嗣子有罪耐以上
先請　續漢書百官志宗室若有犯法當髠以上先
詣宗正宗正以聞乃報決
議賢之辟注鄭司農云若今時廉吏有罪先請是也
漢書宣帝紀黃龍元年詔曰舉廉吏誠欲得其眞也
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
議能之辟　說文罷遣有辠也從网能言有賢能而入
网而貰遣之周禮曰議能之辟

議貴之辟鄭司農云若今時吏墨綬有罪先請是也
惠氏古義引後漢光武紀云建武二年詔曰吏不滿
六百石下至墨綬長相有罪先請蔡邕橋公碑云遷
齊相臨淄令賂財贓多罪正受鞫就刑竟以不先請
免官
以施上服下服之刑注上服劓墨也下服宮刖也　案
疏云墨劓施於面故爲上服宮刖施於下體故爲下
服是以人身之上下分上下服非也尙書呂刑云上
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傳曰重刑有可以虧減
則之輕服下罪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幷數蓋以

重刑釋上刑以輕刑釋下刑對上刑言之曰下服是
輕於上刑也對下刑言之曰上服是重於下刑也上
服下服當以罪之重輕爲上下鄭注大傳云數罪以
上一罪刑之是鄭解下刑適重上服與傳同也　惠
氏禮說上服下服服讀爲附王制曰附從輕小司寇
亦曰麗邦法附刑罰附者律之比例下附謂小比上
附謂大比所謂上下比辠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者
也
大賓客前王而辟鄭司農云若今時執金吾下至令尉
奉引矣　惠氏古義引續漢書輿服志云乘輿大駕

公卿奉引大僕御大將軍參乘乘輿灋駕公卿不在
鹵簿中河南尹執金吾雒陽令奉引奉車郎御侍中
參乘
孟冬祀司民　通典載開元禮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
命司人司祿於國城西北有司行事每座象罇二於
壇上東南隅北向皆有坫以西爲上設司中司命司
人司祿神座於壇上近北南向以西爲上獻司人祝
文曰星紀卩周兆庶甯阜備兹蠲吉永薦馨香飛鵬
案司人卽司民避太宗諱改祀司民於立冬後遵周
典也祝之曰兆庶甯阜重民也

士師職四曰野禁注野有田律　呂氏春秋上農篇庶
人不冠弁娶妻嫁女享祀不酒醴聚衆農不上聞不
敢私籍於庸爲害於時也然後制野禁苟非同姓農
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安農也野禁有五地未辟易不
操麻不出糞齒年未長不敢爲園囿量力不足不敢
渠地而耕農不敢行賈不敢爲異事爲害於時也然
後制四時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澤人不敢灰僇繯
網罝罦不敢出於門罛罟不敢入於淵澤非舟虞不
敢緣名爲害其時也若民不力田墨乃家畜稽案墨同滅滅
沒也

以比追胥之事注胥讀如宿偦之偦偦謂司搏盜賊也
漢讀攷司搏與伺搏同漢人多以司爲伺以搏爲
捕小司徒注作伺捕
邦汋注鄭司農云汋讀如酌酒尊中之酌邦汋者斟酌
盜取國家密事若今時刺探尚書事　惠氏古義詩
正義云汋與酌古今字周頌酌左傳作汋公羊僖八
年經云鄭伯乞盟傳云蓋酌之也注云酌挹也穀梁
作汋是汋爲挹取之義沈約曰寫書謂之刺漢制不
得刺尚書是也後漢書楊倫傳尚書奏倫探知密事
應劭風俗通云司徒韓演伯南爲丹楊太守坐從兄

季朝爲南陽太守剌探尙書演法車徵盡漢律有此
條故鄭據以爲說
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灋治之注辯當爲貶聲之誤也
鄭注玉藻立容辯卑云辯讀爲貶
鄉士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注要之爲其罪法之要辭
如今劾矣　服虔注左傳曰施罪於邢侯施猶劾也
左傳疏漢世名斷獄爲劾
三公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注鄭司農云鄉士爲
三公道也若今時三公出城郡督郵盜賊道也　漢
讀攷督郵官名也釋名曰督郵主諸縣罰負郵殿糾

攝之見廣韻　盜賊似衍字郡督郵爲三公導若鄉士爲
三公導也
方士以時修其縣灋注縣法縣師之職也　禮箋稍人
治公邑邱甸之政故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輂輦以
聽於司馬其都家之戒令則都司馬家司馬掌之以
聽於國司馬縣師之法不及於都家方士掌都家不
當修縣師之法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
刑罰書而縣於門閭方士以時修之所謂修其縣法
如此
訝士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注如今郡國亦時遣
主者吏詣廷尉議者　惠氏古義案此請讞之法當
在漢興律篇中胡廣漢官篇解詁曰廷尉當疑獄漢
書景帝紀後元年詔曰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
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杜周傳云
周爲廷尉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
大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
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注云舉
皆也言郡吏大府獄事皆歸廷尉也陳湯傳廷尉增
壽議以爲臣下承用失其中故移獄廷尉如淳曰移
獄廷尉如今讞罪輕重于定國傳定國爲廷尉冬月

治請讞飮酒益精明是漢時疑獄皆讞於廷尉後漢
襄楷上疏曰頃數十歲以來州郡玩習又欲避請讞
之煩輒託疾病多死牢獄盡自安順而後請讞之法
稍弛矣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注明堂位說魯公宮曰庫門天
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言魯用天子之禮所名曰庫
門者如天子皋門所名曰雉門者如天子應門此名
制二兼四則魯無皋門應門矣檀弓曰魯莊公之喪
既葬而絰不入庫門言其除喪而反由外來是庫門
在雉門外必矣如是王五門雉門爲中門雉門設兩

第108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6版反內

觀與今之宮門同閽人幾出入者窮民蓋不得入也郊特牲議釋於庫門內言遠當於廟門廟在庫門之內見於此矣小宗伯職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然則外朝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內與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哉　干寶注禮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殿天子與丞相決大事是外朝之存者劉昭續漢志注飛鳴案地官稾人注亦引漢法如此義宗周禮天子諸侯皆有三朝一曰外朝二曰中朝三曰內朝其中朝之名或內或外若據外朝而言謂之內朝故鄭注文王世子云諸侯外朝一內朝二是也三朝之冣外爲外朝是決獄聽訟之朝也中朝者人君旦夕視政見卿大夫之朝也所謂辨色而入者在此朝也內朝者路寢也人君視政退而居於此待諸侯之復逆也視卿大夫退然後適燕寢所謂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在此朝也諸侯三朝路寢爲內朝中朝在路門之外外朝在應門之外天子皋門內有外朝面有三槐左右各有九棘近庫門則有三府九寺庫門之內則有宗廟社稷雉門之內有兩觀觀外亦有詢事之朝在宗廟社稷之間雉門內有百官宿衛省也應門之內有中朝中朝東有九卿室是九卿治

事之處故攷工記云外有九室九卿治之朝畢則入而治事夕則歸於庫門外外朝之法朝有疑獄王集而聽之飛鳴案鄭君注小司寇云外朝朝在雉門之外者也疏云在雉門之外則亦在庫門之外也此注云外朝在庫門外皋門內是小司寇所掌之外朝與朝士所掌之外朝一也崔氏既云皋門內有外朝面有三槐左右各有九棘又云雉門之內有兩觀觀外亦有詢事之朝在宗廟社稷之間是以皋門內之外朝爲朝士所掌之外朝又以兩觀外詢事之朝爲小司寇所掌之外朝一外朝也而分爲二蓋由誤會康成小司寇注故也此疏云後鄭引小宗伯者見社廟在中門外既然中門外有社稷宗廟在於左右不得置外朝可知若然則社稷宗廟之間豈復有詢事之朝乎

凡士之治有期日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注鄭司農云若今時徒論決滿三月不得乞鞫　惠氏古義鄧展曰漢律有故乞鞫司馬貞案晉令云獄結竟呼囚鞫語罪狀囚若稱枉欲乞鞫者許之也新律序云二歲刑以上除以家人乞鞫之制省所煩獄也二歲刑謂耐以上此魏世所改

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法行之犯令者刑罰之注今時
加責取息坐臧　惠氏古義漢書王子侯表云旁光
侯殷坐取息過律免陵鄉侯訢坐貸穀息過律免息
有程限過律則坐臧也
司民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
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　徐幹中論治平在
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數周民數周
爲國之本也故周禮孟冬司寇獻民數於王王拜受
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其重之也如是人
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

貢賦以造器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
建典家以言度五禮用修九刑用措其唯審人數乎
司刑劓罪五百　賀述禮統劓刑法木勝土決其皮革
也御覽
刖罪五百注刖斷足也周改臏作刖　鄭駁異義皋陶
改臏爲剕呂刑有剕周改剕爲刖公羊襄二十九年疏　陳氏疏
證云鄭于周禮司刑注尙書大傳注皆云周改臏作
刖者原始言之駁異義云周改剕爲刖則審矣今文
尙書髕呂刑以髕爲剕失之髕者白虎通云脫其臏
也剕說文作跰跀也跀斷足也是臏與剕異法

注鄭司農云漢孝文帝十三年除肉刑　疏所赦者惟
赦黥劓與刖三者其宮刑至隋乃赦也　惠氏古義
尙書正義曰漢除肉刑除墨劓剕耳宮刑猶在大隋
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於宮崔浩漢律
序曰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張斐律注云以淫亂人
族序故不易也棟案漢書鼂錯對策曰除去陰刑張
晏曰宮刑也則漢文亦除宮刑矣或後仍復之賈孔
之說蓋本崔張
司刺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注鄭司農
云幼弱老旄若今時律令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

手殺人他皆不坐　漢書刑法志孝景後三年詔曰
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當鞠繫
者頌繫之孝宣元康四年詔曰自今以來諸年八十
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成帝鴻嘉元年定令年未
滿七歲賊鬭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
死合於三赦幼弱老眊之人
司約大約劑書于宗彝注大約劑邦國約也書於宗廟
之六彝欲神監焉　祭統衛孔悝之鼎銘悝拜稽首
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於烝彝鼎注言我將行君
之命又刻著於烝祭之彝鼎彝尊也周禮大約劑書

於宗彝
小豹剌書于丹圖注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今
俗語有鐵券丹書豈此舊典之遺言　孔穎達疏近
世魏律緣坐配設爲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爲籍其
卷以鉛爲軸此亦古人丹書之遺法　說文系部綷
籀文繪楊雄以爲漢律祠宗廟丹書告據此則丹書
爲丹繪矣惠士奇引或說云丹圖者丹繪也
司盟北面詔明神注明神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
覲禮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
川邱陵於西門外注盟神必云日月山川焉者尙著

明也詩曰謂予不信有如曒日春秋傳曰縱子忘之
山川鬼神其忘諸乎此皆用明神爲信也　案鄭君
不云天地之神而云日月山川者覲禮注云上下之
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故以日月山川等解方明之
神
職金楬而璽之注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楬櫫　漢
讀考說文木部楬字下曰楬櫫也然則楬櫫漢時語
說文無櫫篆者漢時俗字也櫫即箸之俗字上文云
楬書其數量以著其物是也飛鵬案玉篇木部櫫字
下云楬也集韻櫫下引博雅云杙也

用金后注用金后者作槍雷椎椁之屬　釋文雷劉音
誄沈云當爲礌郎對反椁宅耕反本又作朾　漢讀
攷椁說文作朾橦也從木丁聲唐初釋元應曰敞敦
椁朾四形同丈衡切今本釋文譌作椁集韻收椁入
十三耕誤也　案集韻出朾字云中莖切伐木聲又
出朾朽敦椁㲉五字云除耕切說文橦也或作椁敦
椁㲉疑元應所云敞敦椁朾敞爲㲉之誤集韻收椁
入耕韻與釋文椁宅耕反正合
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注鄭司農云
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元謂奴從坐而沒入縣官

者男女同名　惠氏古義高誘曰漢律坐父兄沒入
爲奴魏志毛玠傳漢律罪人妻子沒爲奴婢黥面說
文曰男入罪曰奴女入罪曰婢風俗通曰古制本無
奴婢即犯事者或原之臧者被臧罪沒入爲官奴婢
獲者逃亡獲得爲奴婢也　漢制攷史記索隱云夏
家王畿內名縣內即國都也王者官天下故曰縣官
司圜任之以事注鄭司農云若今時罰作矣　漢制攷
史記馮唐傳雲中守魏尙削其爵罰作之
掌囚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
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則磬於甸人其刑罪則

纖剸亦告於甸人公族無宮刑　鄭駮異義云凡有爵者與王同族大夫以上適甸師氏令人不見是以云刑不上大夫曲禮疏

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注辜之言枯也謂磔之　惠氏古義荀子正論云斬斷枯磔注云韓子曰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辜卽枯也又莊子有辜人巫咸文云暴虐不姑姑與枯通易大過之九二云枯楊生荑鄭讀枯爲姑謂無姑山榆是辜枯姑三字古皆通也

髡者使守積注鄭司農云髡當作完謂但居作三年不虧體者也　漢書張蒼等請定律曰諸當髡者完爲

城旦舂飛鵬案此司農所據

司隸帥其民而搏盜賊注民五隸之民也　士喪禮下篇曰隸人涅廁注隸人罪人也今之徒役作者也疏知隸人罪人者案周禮司厲職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則中國罪人對夷隸蠻隸貉隸之等是征四夷所得也故鄭舉漢法今之徒役作者也　案旣夕注專以隸人爲罪隸不及四翟之隸胡氏匡衷云周禮五隸之下各有隸民此隸人蓋五隸之民君使之來共役事者也鄭注序官貉隸云凡隸衆矣此其選以爲役員其餘謂之隸民蓋統五隸而言也

凡封國若家牛助爲牽徬　詩黍苗我車我牛箋云營謝轉餫之役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疏既云將車者車中有牛而將之而別云牽傍牛者此牛在轅之外不在轅中故別牽傍之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　荀子王制篇修採淸易道路謹盜賊平室律以時順修使賓旅安而貨賄通治市之事也注此皆周禮野廬氏之職今云治市蓋七國時設官不同治市之官兼掌道路不必全依周禮制

蜡氏掌除骴注月令曰掩骼埋胔骨之尙有肉者也及

禽獸之骨皆是　說文骴鳥獸殘骨曰骴骴可惡也或從肉

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　荀子王制篇修採淸注採謂採去其穢淸謂使之潔淸皆謂除道路穢惡也周禮蜡氏掌除骴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

雍氏春令爲阱擭注阱穿地爲塹所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擭柞鄂也堅地阱淺則設柞鄂於其中　惠士奇曰戰國策云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延叔堅曰係蹄獸絆也是爲柞鄂魯語云設穽鄂注云鄂柞格所以誤獸也一名蹼以羅獸足飛鵬

案說文网部云罬网也從网叕聲或從足叕逸周書曰不卵不䍐以成鳥獸䍐者䍐獸足故從足

司寤氏掌夜時注夜時謂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戊　案疏云甲乙則早時戌亥則晚時以戌爲戊之誤也漢制攷引西域傳杜欽曰斥候士五分夜擊刁斗自守注夜有五更故分而持之天文志有甲夜乙夜衛宏漢書儀晝漏盡夜漏起省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相傳授守火臥內戶外鼓五止宮中衛官城門擊刁斗傳五夜百官各徼直符行衛士周廬擊木柝唯呼備火漢讀攷引九經三傳沿

革例曰各本作甲乙至戌獨蜀本作戊據此則疏因傳寫之訛而釋以甲乙則早時戌亥則晚時其實非也宜從蜀本訂正

以詔夜士　干寶注今都候之屬劉昭續漢志注　續漢志左右都候各一人六百石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鑒取明水于月注夫遂陽遂也鑒鏡屬取水者世謂之方諸　淮南子陽燧見日則燃而爲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許慎注諸珠也方石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升高誘注陽燧金也取金杯無緣者熟摩令熱日中時以當日下以艾承之則燃得火也方諸陰燧大蛤也熟磨令熱月盛時以向月下則水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滴　惠士奇云高堂隆謂陽符取火陰符取水名曰水火之鏡干寶謂五月丙午日中鑄陽燧十一月壬子夜半鑄陰燧而陰燧無得水之理其說皆非又曰司烜之烜一作㷉一作焜㷉爲楚語焜乃齊言㷉讀爲貨焜讀若毀韓詩王室如焜毛詩作燬然則㷉焜燬烜皆通矣

邦若屋誅注屋讀如其刑剭之剭剭誅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者也　漢讀攷周易釋文曰渥鄭作

剭音屋賈公彥云鄭義以爲餗美饌鼎三足三公象若三公傾覆王之美道屋中刑之然則鄭以屋中刑之釋剭鄭所傳費氏易實作剭故此注周禮易屋爲剭釋剭爲殺不於市而於甸師氏也飛鵬案晁氏古周易引京房說刑在頄爲剭與鄭義異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注趨而辟行人若今卒辟車之爲也　續漢書志大使車立乘駕駟從伍百璅弩十二人辟車四人

誓馭曰車轘注車轘謂車裂也　說文轘車裂人也　惠士奇曰春秋桓十八年齊襄轘高渠彌於首止宣

十一年楚莊轘夏徵舒於栗門皆誅君之賊也齊楚討而轘之以徇焉先王之法也襄二十二年楚殺令尹子南而轘觀起觀起者子南之私也子南得罪觀起車裂則凡不臣者皆轘之不獨殺君之賊矣

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㰌者注故書互爲巨鄭司農云巨當爲互謂行馬所以障互禁止人也　案互卽梐枑之枑說文云枑行馬也惠士奇引說文云迦互令不得行木如蒺藜上下相距形若犬牙左右相制所以禁止行人

冥氏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注鄭司農云備謂

搔也　釋文搔音爪　惠士奇曰備讀若采說文采辨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也讀若辨番下云獸足謂之番從采田象其掌采訛爲備聲之誤也

翨氏各以其物爲媒而掎之注置其所食之物於絹中鳥來下則掎其腳　惠士奇曰絹當作羂俗省爲絹其音同也不徒係獸兼可羅鳥太元曰揮其罦絕其羂西京賦所謂罝羅羂結者卽此飛鵬案說文网部無羂字罬卽羂也

薙氏夏日至而夷之注夷之以鉤鐮迫地芟之也　漢讀攷經注雉之今本皆作夷之非是司農從夷鄭君從雉司農本作夷氏夏日至而夷之鄭君本作雉氏夏日至而雉之月令燒雉行水注引夏日至而雉之爲證其明驗也禮記正義引夏日至而夷之又引皇氏曰夷音雉是皇侃時字雖誤而音不誤勝於陸德明矣

秋繩而芟之注含實曰繩　釋文繩音孕　惠氏古義云繩當爲䵶字之誤也管子五行篇䵶婦不銷弃注云䵶古孕字大元馴首曰𪓰其膏入一月而膏𪓰與䵶同玉篇云䵶或孕字汗簡云古文尚書以䵶爲孕飛鵬案廣韻云䵶孕也訓其義曰孕不以䵶爲卽孕

字集韻則䵶孕並出云妊也或作孕（紹基案說文䵶爲蠅省聲蠅蟲之大腹者鄭君訓含實陸氏音孕得古六書意矣）

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注謂以火燒其所芟萌之草已而水之則其土亦和美矣　序官薙氏注月令曰燒薙行水謂燒所芟草乃水之　稻人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注將以澤地爲稼者必於夏六月之時大雨時行以水病絕草之後生者至秋水涸芟之明年乃稼　案月令注欲稼萊地先薙其草草乾燒之至此月大雨流水潦畜於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可稼也薙人掌殺草曰夏日至而薙之又

曰如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是先火後水謂萊地也稻人注先水後火謂澤地也薙氏注先火後水與月令同蓋亦主萊地而言

翦氏以莽草熏之注莽草藥物殺蟲者以熏之則死　惠士奇曰山海經朝歌之山有草焉名曰莽草可以毒魚荔山有木狀如棠而赤葉名曰芒草可以毒魚莽轉爲芒語有輕重耳郝懿行注中山經云芒又通作茵水經夷水注云郵人以茵草投淵上流魚則多死飛鵬案据此則能毒魚者亦或能殺蟲也

赤犮氏除其貍蟲注貍蟲䗪肌蛷之屬　惠士奇曰廣

雅負蠜䗪也蛷蛟螃蛷也本草䗪名土鼈博物志曰蛷螋溺人景隨所著生瘡盧氏曰塗以雞腸草段氏曰治以涉衣結說林訓䁅氏之裂布蛷者貴之高誘注曹布燒以傅蛷蛷瘡則愈蛷蛷即肌蛷也陸佃埤雅䗪逢申日過街造化權輿曰短狐射氣蛷螋遺溺稽聖賦所謂蛷旋於影蜮射於光氣感使然莫或知之矣

壺涿氏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注杜子春云梓當爲橭橭讀爲枯枯榆木名　爾雅釋木無姑其實夷郭注無姑姑榆也生山中葉圓而厚剝取皮合漬之其味辛香所謂無荑　顏師古急就章注蕪荑無姑之實無姑一名橭榆　惠士奇曰實者爲無姑不實者爲牡橭猶牡蘜之不花者也易枯楊康成讀枯爲姑蓋枯即橭之省　案掌戮注辜之言枯也則枯橭爲同音通用字

庭氏掌射國中之夭鳥　馬融傳國中夭鳥梟鴟惡聲之鳥也御覽

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射之　馬融傳獸虎佷嗥鳴也救日食則伐鼓北面射太陰救月蝕則伐鼓南面射太陽以此弓矢射之御覽

伊耆氏共其杖咸注咸讀爲函　惠氏古義咸與函通毛詩巧言曰僭始既涵韓詩作既減減猶涵也司馬相如封禪文云上咸五下登三徐廣曰咸一作函漢書天文志閎可椷劍蘇林曰椷音函

共王之齒杖注鄭司農云謂年七十當以王命受杖者今時亦命之爲王杖　校勘記云盧文弨曰續漢禮儀志作玉杖玉字恐譌漢制攷亦作王杖名之曰王者榮所賜也又云按玉字是也禮儀志養老條中三老冠進賢扶玉杖即此也作王杖不辭杖飾以鳩鳩以玉爲之故曰玉杖飛鵬案前說是也先鄭云今時

亦命之爲王杖蓋承上文以王命受杖者而言以王
命受杖者故曰王杖王充謝短篇曰七十賜王杖御
覽杖部引續漢書曰孟秋之月按戸比民年七十者
授之以王杖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九尺則王杖玉
杖判然矣
大行人秋覲以比邦國之功注秋見諸侯則比其功之
高下　惠士奇曰覲之言請也漢律春曰朝秋曰請
言請辠也覲禮三享畢侯氏乃右肉袒於廟門之東
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注云右肉袒者刑宜施於右
也秋覲以比邦國之功言校比其功以行黜陟告聽

事者告王以比功之事言無功當黜宜退受刑右肉
袒非請辠而何詩曰歲事來辟勿予禍適此覲禮請
辠之詞
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注時會即時見也無常期　惠士
奇曰左傳昭十有三年叔向曰諸侯歲聘間朝再朝
而會再會而盟杜氏云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
一盟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守盟于方嶽之下孔
氏曰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鄭氏以爲時見
無常期非也時見者謂再朝而會殷見者謂再會而
盟尙書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飛鵬

案周官僞書大行人亦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所謂侯
服歲一見者乃遣使貢物非親朝也然周官云六年
一朝而左傳云六年再朝二說亦未符合特以時會
爲再朝之會殷同爲再會之盟可與鄭注並存以備
一說昭三年傳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也諸侯三歲而
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說者以爲叔向言
王制而游吉言霸主之法然會盟無常期合於周官
矣
間問以諭諸侯之志　異義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周
禮說間問以諭諸侯之志謹案禮臣疾君親問之天

子有下聘之義從周禮說王制疏
立當車軹注鄭司農云車軹軹也　漢讀攷云此注當
云車軹轄也乃合大馭注云軹謂兩轄也少儀注云
軌與軹於事同謂轄頭也皆以此軹別於考工記參
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之軹
立當前疾注前疾謂駟馬車轅前胡下垂柱地者　惠
士奇曰前疾論語邢昺疏引周禮作前侯云侯伯立
當前侯胡下又小雅蓼蕭章孔疏引大行人亦作前
侯蓋說文疾作疾古文矦作灰相似易亂故前侯訛
爲前疾賈疏不詳莫能辨正俗本流傳誤人久矣又

案許叔重說文引周禮作前軓云軓車軾前也音範詩小戎陰靷毛傳云陰揜軓也孔疏謂以板木橫側車前陰映此軓故謂之陰考工記軓前十尺謂軾前曲中下垂柱地如人之頸故謂之侯侯猶胡也故鄭注訓爲胡以其在軓前故曰前侯然則陰也侯也胡也皆前軓之名揜軓曰陰曲中曰侯下垂曰胡總名爲軓當依說文定作軓則前衞後軹而軓在其間

出入三積　趙商問大行人職曰孤出入三積此卽與小國同宜應眡小國之君何須特云三積與例似錯荅曰三積者卿亦然非獨孤也故不在眡小國之中

與例似錯何所據也本疏

其他皆眡小國之君　趙商問大行人職曰凡大國之孤執皮帛所尊衆多下云其他眡小國之君以五爲節今此亦五五下云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以下注云公使卿亦七侯伯亦五子男三不審大國孤五而卿七何荅曰卿奉君命七介孤尊更自特見故五介此有聘禮可參之未之思邪反怪此更張擯介又繼小國之君非私覿也本疏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注此六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相距方七千里公侯伯子男封焉其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　疏云按馬氏之義六服當面各四分之假令侯服四分之東方朝春南方宗夏西方覲秋北方遇冬南方侯服亦然西方北方皆然甸服已外皆然觀此注似用馬氏之義者飛鵬案詩正義云說周禮者賈逵以爲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覲秋或宗夏或遇冬藩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趨四時助祭也馬融以爲在東方者朝春在南方者宗夏在西方者覲秋在北方者遇冬是由經無正文故先儒爲此二說鄭於大宗伯注云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

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遞而徧秋官大行人注云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遞而徧二注並言分來則是從賈之說一方而分爲四時也韓侯雖是北方諸侯其在北方爲西偏蓋於時分之使當秋覲據此則鄭此注云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亦從賈說與馬異義秋官疏所稱馬氏義與賈景伯之說無別恐非不若孔疏之明晰也

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注王巡狩諸侯會者各以其時之方書曰遂覲東后是也其殷國則四方四時分來如平時　崔靈恩云取歲星一周天道之備數　義

宗云唐虞五載巡狩一嶽二十年方徧四嶽周則四
十八年矣若一出四嶽皆徧且闕四時祭享唐虞衡
山爲南嶽周氏霍山爲南嶽其制吉行五十里若以
二月到東嶽五月到南嶽八月到西嶽十有一月到
北嶽路程遼遠固不必及此知每至一嶽卽歸斯義
爲長也通典 賢基謹案宗伯疏云王無故則巡狩王制及尙書所云者是也若王有故則此云殷見日同及大行人云殷國是也云殷同者六服衆皆同來言殷國者衆來見於王國其事一也据此則巡狩與殷國有別殷國與殷見無別此注云其殷國則四方四時分來如平時者蓋謂宗伯職所云春見日朝夏見日宗秋見日覲冬見日遇者皆平時見王之禮故日如平時彼注云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彼疏云殷見日同春則東方六服盡來夏則南方六服盡來秋則西方六服盡來冬則北方六服盡來正

釋其義與此疏云分四方各隨春夏秋冬如平時無異義也

凡諸侯之邦交 鄭駁異義曰周禮諸侯之邦交歲相
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無異同親疏之數王制疏
殷相聘也注司農說以春秋傳曰孟僖子如齊殷聘是
也 服虔注左傳曰殷中也自襄二十年叔老聘於
齊至今積二十年故中復修盛聘之禮

小行人秋獻功注若今計文書斷於九月其舊法 盧
植曰計斷九月因秦以十月爲正故劉昭續漢志注

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
注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
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皮虎豹皮也用
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
禮器曰圭璋特義亦通於此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
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
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頫聘亦
如之 案玉人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瑑琮八
寸者侯以享夫人知五等諸侯享天子皆用璧享后
皆用琮諸侯自相享則用瑑璧琮鄭云用圭璋者二
王之後又云子男於諸侯享用琥璜禮無明文蓋以
禮意推之也因諸侯之享天子享后用璧琮而上推

之故曰二王之後用圭璋因子男之享天子享后亦
用璧琮而下推之故曰子男於諸侯享用琥璜然攷
之禮器琥璜爵注云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
將幣也疏云天子饗諸侯或諸侯自相饗行禮至酬
時則有幣將送酬幣又有琥璜之玉將幣故云琥璜
爵也崔氏云諸侯貴者以琥賤者以璜則公侯以琥
伯子男以璜也據此則天子饗諸侯諸侯自相饗皆
有琥璜以將幣幣蓋卽繡黼之屬惠士奇云終南諸
侯受顯服曰黻衣繡裳采菽命諸侯曰元衮及黼此
王賜繡黼之文 禮經釋例諸侯使人於卿大夫皆

束帛如周禮孤之摯蓋盛其禮加於卿一等聘禮郊勞歸饔餼問卿及夫人使下大夫歸禮皆是也私覿及面卿皆用束錦者奉其君命而來不同於自相見故不用其摯（如羔雁雉之類）而用束錦下束帛一等也蓋束帛則加璧束錦則加琮琮下璧一等則束錦亦下束帛一等也飛鶡按此則帛與錦判然若如禮說所據士昏禮注古文錦皆作帛而云古錦帛通故不曰錦而皆曰帛則是帛與錦無殊此經何必別言之曰璧以帛琮以錦乎竊謂帛與錦當亦從散文則通對文則異之例

司儀皆旅擯注旅讀為鴻臚之臚臚陳之也賓之介九人使者七人皆陳擯位不傳辭也　聘禮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擯者出請事注擯為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紹繼也其位相承繼而出也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聘義曰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既知其所為來之事復請之者賓來當與主君為禮為其謙不敢斥尊者啓發以進之於是時賓出次直闑西北面上擯在闑東閾外西面其相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侯伯之使者五十步子男之使者三十步此旅擯耳不傳命上介在賓西北東面承擯在上擯東南西面各自次序而下末介末擯旁相去三丈六尺上擯之請事進南面揖賓俱前賓至末介上擯至末擯亦相去三丈六尺止揖而請事還入告于公此三丈六尺者門容二轍參个旁加各一步也飛鶡案聘禮謂諸侯之於聘賓則旅擯也此經云諸公相為賓而亦旅擯者五積三問再勞皆使卿大夫致之故也

交擯注交擯者各陳九介使傳辭也　覲禮嗇夫承命告于天子注嗇夫蓋司空之屬也為末擯承命于侯

氏下介傳而上上擯以告天子天子見公擯者五人見侯伯擯者四人見子男擯者三人皆宗伯為上擯　聘禮擯者出請事注天子諸侯朝覲乃命介紹傳命耳其儀各鄉本受命反面傳而下及末則鄉受之反面傳而上又受命傳而下亦如之張爾岐曰諸侯朝天子受享於廟或諸侯自相朝則擯受命而出遞傳於介介傳於賓介又受賓之辭遞傳於擯擯又傳而入謂之交擯此介紹傳命法也

賓亦如之注賓當為儐謂以鬱鬯禮賓也上於下曰禮敵者曰儐禮器曰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

謂此朝禮畢儐賓也　禮經釋例凡賓主人行禮畢
主人待賓用醴則謂之禮不用醴則謂之儐聘禮聘
享禮畢賓奉束錦以請覿擯者入告出辭注客有大禮未有以
待之請禮賓賓禮辭聽命擯者入告宰夫徹几改筵公
出迎賓以入揖讓如初如聘享時公升側受几于序端宰
夫內拂几三奉兩端以進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卒振
袂中攝之進西鄉擯者告賓進訝受几于筵前東面
俟公壹拜送賓以几辟北面設几不降階上荅再拜
稽首宰夫實觶以醴加柶于觶面枋公側受醴賓不
降壹拜進筵前受醴復位公拜送醴宰夫薦籩豆脯

醢賓升筵擯者退負東塾賓祭脯醢以柶祭醴三庭
實設降筵北面以柶兼諸觶尙擸坐啐醴公用束帛
建柶北面奠于薦東擯者進相幣賓降辭幣公降一
等辭栗階升聽命降拜公辭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
楹北面退東面俟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賓執左馬
以出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此主國之君禮賓也
皆用醴又聘禮郊勞畢聘賓出迎勞者注欲儐之勞者禮
辭賓揖先入勞者從之乘皮設賓用束錦儐勞者勞
者再拜稽首受賓再拜稽首送幣勞者揖皮出又夫
人使下大夫勞儐之如初又歸饔餼畢出迎大夫注賓
出迎欲儐之大夫禮辭許入揖讓如初如歸饔餼時賓升一等
大夫從升堂庭實設馬乘賓降堂受老束錦大夫止
賓奉幣西面大夫東面賓致幣大夫對北面當楣再
拜稽首受幣于楹間南面退東面俟賓再拜稽首送
幣大夫降執左馬以出又下大夫歸上介饔餼儐之
兩馬束錦又夫人使下大夫歸禮畢賓儐之乘馬束
錦上介儐之兩馬束錦此聘賓及上介儐主國之使
者也覲禮郊勞畢侯氏乃止使者使者乃入侯氏與
之讓升侯氏先升授几侯氏拜送几使者設几荅拜
侯氏用束帛乘馬儐使者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

幣使者降以左驂出又天子賜舍畢儐之束帛乘馬
又賜侯氏車服畢儐使者諸公賜服者束帛四馬即乘
馬儐大史亦如之此皆侯氏儐天子之使者也皆不
用醴經例之分明如此飛鶚案此注云上於下曰禮
敵者曰儐蓋以上文凡諸公相爲賓故云敵者曰儐
引禮器灌用鬱鬯謂儐賓也則用鬱鬯不用醴大行
人注亦曰王禮王以鬱鬯禮賓也與禮經異義
賓使者如初之儀注賓當爲儐勞用束帛儐用束錦
案聘禮賓至于近郊張旜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
卿朝服用束帛勞上介出請入告賓禮辭迎于舍門

之外再拜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勞者奉幣入東面致命疏云賓在館如主人故勞者東面向之也賓北面聽命還少退再拜稽首受幣勞者出授老幣注老賓之臣此使者勞賓用束帛之證也又云出迎勞者此聘賓出也勞者禮辭賓揖先入勞者從之乘皮設賓用束錦儐勞者勞者再拜稽首受賓再拜稽首送幣勞者揖皮出乃退賓送再拜此聘賓儐使者用束錦之證也

問君客再拜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注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於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於庭二三

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　惠氏古義王伯厚曰此亦見說苑鄭氏所述蓋古禮也賈疏云未知所出何文或云是孔子聘問之辭棟案襄廿七年春秋傳曰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此書漢時猶存故鄭引之或說非無據也

致饔餼如勞之禮　桜上文云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注登聽命賓登堂也疏云下拜登受者下堂拜命訖登堂受幣也此言如勞之禮則致饔餼亦下拜登受禮經釋例曰聘禮歸饔餼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卽司儀所云下拜也大夫辭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北面卽司儀所云登受也

行夫居于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注使謂大小行人也故書曰夷使鄭司農云夷使使於四夷則行夫主為之介元謂夷發聲　惠氏古義案此則夷使猶焉使也晉語云焉作爰田焉作州兵淮南子云天子焉始乘舟禮記云故先王焉為之立制又云焉使倍之公羊傳云比託始焉爾又云吾將焉致

乎魯國皆訓為於篆文焉於相似故於亦作焉焉使者言於行人之使則為之介劉氏音焉為夷非也或以焉屬上句尤誤

掌客簠十簋十有二注簠稻粱器也簋黍稷器也　禮經釋例曰聘禮歸饔餼堂上八簋黍其南稷錯西夾六簋黍其東稷錯東夾亦如之公食大夫禮正饌宰夫設黍稷六簋是諸侯盛黍稷之器謂之簋也聘禮歸饔餼堂上兩簠粱在北注簠不次簋者粱稻加也西夾兩簠粱在西東夾亦如之公食大夫設加饌宰夫授公飯粱公設之于湆西又云宰夫膳稻于粱西又云賓坐席末取粱卽

稻祭于豐湆閒又云賓北面自閒坐（注自閒坐由兩𩎟之閒也）左擁簠粱右執湆以降公食大夫記簠有蓋冪注稻粱將食乃設去會于房蓋以冪是盛稻粱之器謂之簠也士盛黍稷之器亦有用簋者特牲祭畢餕佐食分簋鉶注敦有虞氏之器也周制士用之變敦言簋容同姓之士得從周制耳是也飛鶚案鄭此注據禮經而言說文云簋黍稷方器也簠黍稷圜器也蓋散文則通

掌訝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注待事于客通其所求索　案聘禮記云賓即館訝將公命疏引此經及注爲證而云彼謂天子有掌訝之官共承客禮此諸侯使無掌訝是以還遣所使大夫士訝將公命有事通傳于君據此記則諸侯之待事于客者使大夫士之訝爲之此經所謂待事於客者乃掌訝主之故下文疏云天子有掌訝之官即館之訝餘事皆掌主之惟朝覲聘問之日使卿大夫訝也

凡賓客卿有大夫訝注此謂朝覲聘問之日王所使迎賓客于館之訝　聘禮厥明訝賓於館注此訝下大夫也以君命迎賓謂之訝訝迎也疏案周禮有掌訝中士八人爲之此訝下大夫非彼掌訝也記云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此大聘是卿故使下大夫訝也

周禮補注卷第五

孫堂[illegible]仝校字

周禮補注卷第六

旌德呂飛鵬雲里學

冬官考工記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注司空監百工者唐虞已上
曰共工　鄭注堯典伯禹作司空云初堯冬官爲共
工舜舉禹治水堯知有强法必有成功改命司空以
官異之禹登百揆後更名共工本疏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　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
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王
公北堂書鈔

桼無廬注廬讀爲纑謂矛戟柄竹欑柲　釋文廬本或
作籚　案說文云籚積竹矛戟矜也則釋文所引或
本與許說合說文又云欑積竹杖也一曰穿也則此
疏釋欑謂柄之入銎處是卽許氏所謂穿也
注或曰摩鋼之器　校勘記說文鋼作鑢　案說文云
鑢錯銅鐵也
作舟以行水注故書舟作周鄭司農云周當作舟　惠
氏古義隸法周作用又作月舟作凢或作凡字本相
類詩說云大東舟人之子鄭曰舟當作周案集古錄
庚父敦銘有伯庶父作王姑舟尊敦或謂舟爲丹又
以爲井董廣川以爲朱鮪集字舟爲古文周字顧埜
王釋亦引詩爲證又史伯碩父鼎銘亦有王母舟母
四十二字則舟卽爲周舟人之子卽上文西人之子
也詩以舟爲周考工以周爲舟義並通
鸜鵒不踰濟注鸜鵒鳥也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鸜鵒來
巢傳曰書所無也鄭司農云不踰濟無妨於中國有
之　疏左氏傳作鸜鵒公羊傳作鸛鵒此經注皆作
鸜字與左氏同　異義公羊以爲鸛鵒夷狄之鳥穴
居今來至魯之中國巢居此權臣欲自下居上之象
穀梁亦以爲夷狄之鳥來中國義與公羊同左氏以

爲鸜鵒來巢書所無也許君謹案從二傳鄭駮之云
按春秋言來者甚多非皆從夷狄來也從魯疆外而
至則言來鸜鵒本濟西穴處今乃踰濟而東又巢爲
昭公將去魯國本疏　飛鵬案駮異義之說與先鄭此注
義同　陳氏異義疏證左傳音義鸜其俱反嵇康音
權本又作鴝公羊傳作鸛音權鵒音欲穀梁音義鸜
本又作鸛音權左氏作鸜公羊作鸛公羊音義鸛音
權左氏作鸜周禮音義作鸛云鸛徐劉音權公羊傳
同本又作鸜左傳同今考公羊春秋有鸛鵒來巢傳
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

也何休解詁曰鸛鵒猶權欲宜穴又巢此權臣欲國自下居上之徵也何氏明言鸛鵒猶權欲則鸛讀如權故諸家公羊本並從之左氏考工記古本亦皆作鸛音權觀鄭注考工記引左氏春秋徐邈劉昌宗周禮音嵇康左傳音陸德明周禮音義並同可證其作鸜者非古本也而賈疏攷工記云此經注皆作鸜字與左氏同賈所見周禮鄭注本不如諸家之善又不知左氏有作鸛之本疏矣

妢胡之笴注笴矢幹也禹貢荊州貢櫄幹栝柏及箘簵楛故書笴爲筍杜子春云筍當爲笴笴讀爲槀謂筍槀　釋文栝音楛尙書作楛飛鵰案釋文出栝字云音楛知此注本作栝不作楛　臧琳云鄉射禮作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笴注笴矢幹也大射儀北一笴注笴矢幹釋文三笴劉古老反劉音與杜讀同矢人爲矢以其笴厚注笴讀爲槀槀蓋古文借笴爲槀夏官有槀人鄭司農云槀讀爲芻槀之槀箭幹謂之槀此官主弓弩箭矢故謂之槀人說文木部槀枯也枯卽槀愼氏貢枯矢之枯竹部無笴字然則笴本作槀矣杜云筍當爲笴者以筍笴形相近下又有以其笴厚几相笴之文也　漢讀攷注中筍字今本皆作筍唐石

經經文作妢胡之筍蓋依故書可以正注中筍字之誤

石有時以泐注鄭司農云泐謂石解散也　說文泐水石之理也从水从阞周禮曰石有時而泐徐鍇曰言石因其脈理而解裂也

刮摩之工五注故書刮作捖鄭司農云捖摩之工謂玉工也捖讀爲刮其事亦是也　臧琳云說文手部無捖字惟刀部有刓字云剸也从刀元聲一曰齊也疑當用此字司農讀捖爲刮意則相近然未免失其本文檀弓華而睆注說者以睆爲刮節目字或爲刮正

義曰說禮者說此睆爲刮削木之節目使其睆睆然好摩刮節目正齊之之意古元完同聲因譌作睆或作捖也飛鵰案元完古音同部捖刓睆當爲通用字故書作捖司農讀爲刮易其字也後鄭從司農作刮正與檀弓注睆或爲刮之義合檀弓注引說者蓋卽馬融盧植等義也

搏埴之工二注搏之言拍也　釋文搏李音團劉音博　戴震考工記圖鄭注搏之言拍取音聲相邇爲訓拍古音滂各反釋名拍搏也手搏其上也又云搏博也四指廣博亦佀擊之也據此定從博音　案天官

韗人豚拍注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爲膊亦取音之
相近爲讀與此注義同穆案戴氏之言辯矣然此經之搏埴卽老子之埏埴埏從
延得聲則搏當從尃得聲讀作團也
攻皮之工函鮑韗韋裘注鄭司農云鮑讀爲鮑魚之鮑
書或爲鞄韗讀爲㡾運之運　釋文韗劉音運本或
作韗　說文革部鞄柔革工也从革包聲讀若朴周
禮曰柔皮之工鮑氏鞄卽鮑也韗攻皮治鼓工也从
革軍聲讀若運或从韋作韗　案祭統作煇煇者甲
吏之賤者也注煇周禮作韗謂韗磔皮革之官也
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注齊人有名疾爲戚者春秋傳

曰葢以操之爲已戚矣速疾也書或作數　案春官
眡瞭職賓射皆奏其鍾鼓鼜愷獻亦如之注杜子春
云鼜讀爲憂戚之戚謂戒守鼓也擊鼓聲疾數故曰
戚據此則戚速皆有疾義
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轐焉四
尺也注此軫與轐并七寸　江氏永云軫方徑二寸
七分有半自軸心上至軫面總高七寸轂入輿下左
右軓在轂上須稍高容轂轉故軸上必有轐皮之轐
之圍徑無正文輈人當兔之圍居輈長十之一方徑
三寸六分輈亦在輿下庋輿者則兔圍與當兔等可
知軸半徑二寸二分加轐方徑三寸六分共高五寸
八分以密率筭轂半徑五寸一分弱中間距軓七分
强可容轂轉以五寸八分加後軫出轐上者約一寸
二分總高七寸也筭加軫與轐之七寸當從輈筭起
葢輈在軸上必當輿底相切而兩旁伏兔亦必與輈
齊平故知輈之當兔圍必與兔圍等大後不言兔圍
者因輈以見也四庫全書提要云說文曰轐車伏兔
下革也則是伏兔銜轂之處尚有革承其間永算伏
兔距轂三寸六分而伏兔下革厚尚未算入要其增
分甚微固亦無妨於約算也　程氏瑤田云當兔徑

四寸八分軸半徑二寸二分和之崇七寸軫徑二寸
七分半轐卽伏兔高四寸二分半和之崇七寸轂半
徑高出伏兔函軸半規之上且上而掙平軫外賢基謹案
程氏此說葢謂轂內端不能納入輿下
注鄭司農云軹軎也元謂軹轂末也　戴氏補注轂末
之軹故書本作軒从車开聲讀如簪笄之笄轂末出
輪外似笄出髮外也軒字見大馭註杜子春改爲軹
又云轂末小釭謂之軒今作軹與輢內之軹溷淆非
也大馭右祭兩軹祭軌注故書軹爲軒杜子春云軒
當作軹軹謂兩轊也或讀軒爲簪笄之笄少儀祭左

右軌范注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軌乃飲軌與軹於車同賢基謹案車正義作事應讀爭同爲句謂轊頭也按少儀之左右軌卽大馭之兩軹軹本作軒譌而爲軌軌軒二字少見非改爲軹卽譌爲軌軒從車干聲讀如笄轂末也軌從車几聲讀如范式前也軌從車九聲古音居酉反今音居洧反車徹也軹從車只聲讀如只轄內也軹間六尺六寸軌八尺軒相去丈一尺六寸兩轊又在軒外轂末爲軒軸末爲轊祭軌則兼轊祭左右軒則兼軸不可以軸末之轊爲軒名之宜辨者也賢基謹案說文云軹車輪小穿也段氏謂輪當作轂輪人職曰五分其轂之長去二以爲賢去三以爲軹司農云軹小穿

也軹爲車轂小穿故鄭君以軹爲轂末也說文又云軎車軸耑也或从彗作轊是許氏亦不以軹爲軎矣惟劉熙釋名曰軹指也如指而見於轂頭也蓋訓軹爲軎義同先鄭

輪人牙也者以爲固抱也注鄭司農云牙謂輪輮也世間或謂之罔書或作輮　牙說文作枒木部枒木也从木牙聲一曰車輞會也車部輮車罔也今本作車輞誤

阮氏元曰輞非一木其合抱之處必有牡齒以相交固爲其象牙故謂之牙說文曰牙牡齒象上下相錯之形于車牙牙字加木作枒葢枒本車輞會合處之名本義也因而車輞通謂之枒餘義也

望其輻欲其掔爾而纖也注掔纖殺小皃也鄭司農云掔讀爲紛容掔參之掔　說文手部掔人臂皃从手削聲周禮曰輻欲其掔徐鍇曰人臂稍長纖好也程氏瑤田云人臂本豐末殺輻之易直似之也　漢讀攷司馬相如上林賦說樹木云紛容蕭蔘漢書文選皆作紛溶萷蔘案萷蔘與櫹槮同蕭森二音郭璞曰紛溶萷蔘枝竦擢也鄭司農所偁作掔參音義與郭同謂輻之纖長畧如枝條竦擢

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也注眼出大皃也幬幔轂之革也革急則裹木廉隅見鄭司農云眼讀如限切之限　眼說文作輥車部輥轂齊等皃

从車昆聲周禮曰望其轂欲其輥飛鵬案先鄭讀眼如限切之限卽說文齊等之義　漢讀攷說文眼目也鄭意目部睔睴睍睅等字與眼音皆相近故以出大皃訓眼

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注蚤當爲爪鄭司農云綆讀爲關東言餅之餅謂輪箄也元謂輪雖箄爪牙必正也

戴氏補注輻上端入轂中用正枘下端入牙中用偏枘令牙外出不與輻股骹參值是爲綆綆之言偏箄也蚤正謂衆輻齊平雖有綆之減綆參分寸之三蚤皆均正也段玉裁云箄謂偏倂漢人語也與箅字絕異

宗其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注菑謂輻入轂中者也
菑與爪不相佹乃後輪敝盡不匡刺也鄭司農云匡
枉也　案齵說文作齵云齒蠹也齒蠹則佹戾匡說
文作軖車部軖車戾也與先鄭訓枉之義合

必矩其陰陽注矩謂刻識之也　說文木部栞槎識也
从木𣏟聲闕木作　夏書曰隨山栞木徐鍇曰槎識謂隨
所行林木斫其枝為道表朱本作記識也飛鵲案刻識
之義與槎識同

則轂雖敝不藃注鄭司農云藃當作秏元謂藃藃暴陰
柔後必橈減幬革暴起　漢讀攷說文艸部云藃艸

皃此藃之本義下引周禮轂獘不藃此說其假借也

大而短則摯注鄭司農云摯讀為槷謂輻危槷也　案
說文出部𡰿下云槷𡰿不安也易曰槷𡰿徐鍇曰物
不安則出不在也先鄭讀摯為槷訓危槷卽此義

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牙圍注六尺六寸之輪牙圍
尺一寸　阮氏曰牙圍者乃輞牙周匝之大圍圍牙
圍一尺一寸卽牙大圍面寬一尺一寸

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注不漆其踐地者也漆者七寸
三分寸之一不漆者三寸三分寸之二令牙厚一寸
三分寸之二則內外面不漆者各一寸也　案阮氏
云牙圍一尺一寸卽牙大圍面寬一尺一寸蓋專指
一面之寬而言非兼內外面計故以鄭注為誤又謂
牙厚存於輮數之中輮數居牙厚參分之一小車輮
參分寸之二則牙厚二寸可知說詳車制圖解程氏
瑤田則云牙廣與厚並為二寸七分半是以圍四徑
一之法計之也

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為之轂長以其長為之圍注六
尺六寸之輪漆內六尺四寸是謂轂長三尺二寸圍
徑一尺三分寸之二也鄭司農云椁者度兩漆之內
相距之尺寸也　阮氏曰六尺有六寸之輪除去牙

上下兩面不漆之三寸六分六釐六豪椁之得五尺
八寸六分六釐六豪又中詘之卽為轂長是轂長二
尺九寸三分三釐三豪此兵車之轂至長者也故司
馬遷曰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記曰以其長為之圍
是轂長卽轂圍也賢基蘧案程氏瑤田云六尺六寸之輪牙圍尺一寸則四面各二寸七分半不漆其踐地者三寸六分六釐六不盡除踐地一面二寸七分半則內外面不漆者各四分五釐八豪三絲三不盡除其牙之不漆者從漆內詘之得三尺二寸五分四釐一豪六絲六不盡是為轂長之度蓋本鄭注內外面為說而數亦不符

以其圍之防捎其藪注捎除也防三分之一也鄭司農
云藪讀為蜂藪之藪謂轂空壺中也元謂此藪徑三

寸九分寸之五壺中當輻菑者也蜂藪者猶言趨也
藪者衆輻之所趨也　阮氏曰藪說文作𣝯解曰車
轂中空也急就篇作轑藪𣝯轑聲之轉也藪爲中空
之物故量亦名之聘禮記十六斗曰藪是也先後鄭
氏並以藪爲轂中空但司農讀藪爲蜂藪之藪康成
訓爲衆輻所趨皆指轂外建輻之鑿爲言非轂中空
之謂矣又康成訓阞爲參分之一以圍阞爲藪圍誤
元案阞當依說文作朸木理也今從阜作阞字相假
借記曰以其圍之阞捎其藪者此言順轂木中直理
除去轂中心木而爲藪非言其圍也賢基謹案程氏瑤田云據王制

注阞爲什一以解轂圍之阞爲三寸二分五釐一豪一絲六忽六不盡取三寸成數以爲輻鑿之深謂之
捎其藪釋藪字與先後鄭同釋阞字與後鄭異
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注鄭司農云
賢大穿也軹小穿也元謂此大穿徑八寸十五分寸
之八小穿徑四寸十五分寸之四大穿甚大似誤矣
大穿實五分轂長去二也去二則得六寸五分寸之
二　阮氏曰五分去二其圍一尺七寸六分也此圍
不過大轂厚亦不易破矣其譌去二爲去一者記文
偶有儉筆耳理無可疑賢基謹案鄭注計賢之徑故云去二則得六寸五分寸之
二阮氏則計賢之圍故云五分去二其圍一尺七寸六分若然則軹圍當一尺一寸七分三釐三豪二絲

程氏瑤田云爲賢爲軹出敎於其轂長知爲飾轂
之法飾之者即下記所謂篆之膠之筋之幬之之事
五分之而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去一去三之間
虛其一分不飾以待置輻而已賢古作臤臤之言堅
也釋名轂埒也體堅埒也義亦如是軹本當爲軝詩
云約軝錯衡毛傳云長轂之軝軝在轂置輻處之外
明矣
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注令輻廣三寸
半則輻內九寸半輻外一尺九寸　程氏瑤田云車
人大車輻廣三寸柏車羊車不見輻廣亦三寸可知

然則輪無大小輻廣不得過三寸亦不得不及三寸
輪人所造之車轂圍較小於車人之三車其輻廣豈
反加大之乎
故竑其輻廣以爲之弱注弱菑也　戴氏補注輻廣不
得過三寸輻厚一寸奇菑厚蓋大半寸三分之二爲大一爲少
漸殺至端不得過三分寸之一鄭用牧曰量其鑿深
以爲輻廣竑其輻廣以爲之弱弱自與鑿深相應反
覆言之爾
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注殺衰小之也　惠氏古義
殺猶衰也衰亦訓小春秋傳云其周德之衰乎注云

𧗾小也小猶殺也　阮氏曰記不言輻長今以輪半
崇除去牙面覔及減轂半徑求得輻長一尺七寸三
分三釐一豪當丞未入算　記曰參分輻長殺其一其一卽
骹也推得輻股長一尺一寸八分八釐四豪輻骹長
五寸七分七釐七豪賢基謹案程氏瑤田亦以所殺者爲骹惟江氏藩指爲股圍恐非

亦弗之溓也注鄭司農云溓讀爲黏謂泥不黏著輻也
說文云溓薄氷也一曰中絶小水从水兼聲晁以
道校說文云唐本曰薄氷也或曰中絶小水又曰淹
也或从溓飛鵬案說文二義與此經無涉惟淹之訓
尚可通漢讀攷云鄭君注易爲其慊於陽也慊讀爲
羣公溓之溓溓䊋也䊋訓與黏近大鄭易溓爲黏聲
類同也

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注鄭司農云股謂近轂者
也骹謂近牙者也　阮氏曰以股博股厚二數推得
橢圜圜股圍五寸一分四釐一豪骹圍三寸四分二
釐六豪程氏瑤田云股圍八寸骹圍五寸三分三不盡

牙得則無槷而固注鄭司農云槷椴也蜀人言椴曰槷
元謂槷讀如涅從木埶省聲　漢讀攷椴說文作楔
蜀人言椴曰槷者方言之異也舉方言證經之槷謂
楔也大鄭未說槷讀何音故擬其音曰讀如涅又曰
從木埶省聲者葢以正說文槸字下云埶聲之未密
槸訓木相摩又經傳多假槷爲臬又本職注用爲危
槷楔之訓僅見於此椴葉抄釋文及集韻皆從木

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注參分
寸之二者出於輻股鑿之數也　阮氏曰記意以爲
綆參分寸之二則牙厚二寸輪乃固少薄卽不固矣
牙厚二寸試三分分之每分得六分六釐六豪內一
分與輻蚤曲剡處相齊中一分爲蚤鑿外一分當輻
骹殺處是曰綆也綆寬六分六釐六豪也大車小車

皆輻廣同牙厚綆數居牙厚參分之一車人曰輻博
三寸此則大車牙厚三寸可知又曰綆寸則綆居牙
厚參分之一可知今輪人惟舉綆數不言牙厚以有
車人之例可互見也

凡揉牙外不廉注廉絶也　案說文引此經揉作煣廉
作㷩火部㷩火煣車网絶也周禮曰煣牙外不㷩

萬之以眡其匡也注等爲萬蔞以運輪上輪中萬蔞則
不匡刺也　戴氏補注方言秦晉之間謂車弓曰枸
蔞二者其狀彷彿故方俗同稱

參分弓長以其一爲之尊注尊高也六尺之弓上近部

平者二尺爪末下於部二尺二尺爲句四尺爲弦求其股股十二除之面三尺幾半也　攷工記圖凡句股各自乘幷之爲弦實弦自乘減句自乘餘爲股實減股自乘餘爲句實如圖以二尺爲句四尺爲弦而求其股先以弦自乘得弦實十六尺次以句自乘得句實四尺兩數相減餘十二尺爲股實開方除之得股長三尺四寸六分有奇故鄭注云面三尺幾半也

輿人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注兵車之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　曲禮疏車箱長四尺四寸而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寸謂之

爲式　提要攷鄭注云云則經所云一在前者皆爲式凡一尺四寸有奇之地注始得云式深若僅于兩輢之中橫架一木名之曰式則一木前後更不爲式注又何得以深淺度式乎孔疏蓋未會鄭注式深二字之義

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注較兩輢上出式者　阮氏曰輢上反出謂之輒輢立木達輒謂之較說文曰較較卽較字車輢上曲鉤也又曰輒車兩輢也从車耴聲又曰耴耳下垂也象形春秋傳曰秦公子耴者其耳下垂故以爲名又曰輙車耳反出也合此四者可知車耳之反出矣葢車輢板通高五尺五寸其下三尺三寸直立軫上軫上之輪崇三尺三寸與直輢前式同高若過此三尺三寸之上則漸而外曲勢反出乎輪之上象耳之耴故謂之輒以其反出又謂之輙至其直立軫上上曲如兩角之木則謂之較重出式上故名重較崔豹古今注曰車較重耳也在車轝上重起爲兩角然角較通借

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注軫輿後橫者也　案下云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軸長出轂末而以軫間爲度軫間六尺六寸可知輿之前後左右木合成

方形者謂之軫矣加軫與轐焉注軫輿也輿方象地故云軫輿也是鄭君亦以左右前後木爲軫此云軫輿後橫者葢前軫在式下左右軫在輢下獨後軫全體在外易於比例舉一以知三耳

參分軹圍去一以爲轛圍注轛式之植者衡者也鄭司農云轛讀如繫綴之綴謂車輿軨立者也立者爲轛橫者爲軹書轛或作軨　案說文云轛車橫軨也下引此經語是許君以轛爲軨之橫者與先後鄭義異

棧車欲弇飾車欲侈注爲其無革鞔不堅易坼壞也士乘棧車飾車謂革鞔輿也大夫以上革鞔輿　殷傳

云未命爲士者不得乘飾車士得乘飾車者後異代
法也木疏　疑義舉要賈疏謂弇向內侈向外技成二
年傳丑父寢於轏中孔疏謂轏與棧音義同引此棧
車之注而云弇者謂上狹下闊也以上下言之與賈
說異向內向外是車後戶有翕張上下則謂較與邸
有闊狹
輈人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注鄭司農云深四尺七
寸謂轅曲中　阮氏曰記文一曰凡揉輈欲其孫而
無弧深再曰輈深則折淺則負深字皆指曲中者爲
言是所謂深四尺有七寸者乃曲中之度必非輈端

下垂之高明矣今以通徑求外周以定輈身中心之
長攷輈身有圜即有徑求記者之意其輈身當以徑
三寸入筭葢以此三寸合之四尺七寸其深五尺爲
半徑合通徑十尺適得平圜之半又輈身既有圜徑
之三寸則當有朒有贏今以軓前十尺內減兩端輈
身徑共六寸餘九尺四寸之通徑合四尺七寸之半
徑求平圜半周得十四尺七寸六分五釐四豪此輈
身朒數也若並輈兩端身徑在內爲軓前十尺之通
徑合輈身三寸于深四尺七寸爲五尺半徑求平圜
半周得十五尺七寸零七釐九豪此輈身外背之贏

數也既得贏朒二數再以二數通徑相減爲九尺七
寸之通徑合四尺八寸五分之半徑得平圜半周一
丈五尺二寸三分六釐六豪此輈身中心之長也輈
身在輿下者正平長與輿隧等四尺四寸是輈身通
長一丈九尺餘
田馬之輈深四尺　阮氏曰此爲半橢圜形與國馬之
輈爲正圜者不同試推之以軓前爲通徑輈深爲小
半徑求橢圜積得橢圜半周贏朒二數相減得田馬
輈心長一丈四尺三寸四分四釐一豪再加輿下四
尺四寸共長一丈八尺七寸四分四釐一豪

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　阮氏曰今亦以軓前爲通
徑輈深爲小半徑求橢圜積得橢圜半周贏朒二數
相減得駑馬輈心長一丈二尺八寸零零一豪再加
輿下四尺四寸共長一丈七尺二寸零零一豪
軓前十尺而策半之注謂輈軓以前之長也鄭司農云
軓謂式前也書或作靶元謂軓是軓今本作軓誤　法也謂
輿下三面之材輢式之所尌持車正也　漢讀攷案
元謂軓是句絕謂當從軓也下釋軓字之義軓即經
下文所謂任正者輿下三面材輢式之所尌持車正
故謂之軓訓法其字葢與笵同用鄭君分別軓字與

軓訓軾前不同所以伸大鄭之意謂此經軓是軓非也正義乃云後鄭從古書軓不從軓葢其所據注作元謂軓是軓法也字譌句誤而支離其說矣大馭祭軓故書作軓杜子春易爲軓少儀注云範與軓聲同謂軾前也皆以軓爲正字賢基謹案據段氏說則後鄭注軓法也之軓當作軓

阮氏曰當式下圍輈者曰軓軓在輿之前軫下正中略如伏兔爲半規形以圍輈身輈與輿之力在後軫則有任正以持之在前軫則有軓以銜之故左右轉戾不致敗折軓從車凡聲與笵範字通借易繫辭曰範圍天地而不過禮運曰笵金合土法言曰模不

模範不範通俗文曰規模曰範繹此諸義自是半規而可模範物使不過者之名軓在前軫下所以範圍輈身使不過也若鄭司農杜子春許叔重並曰軓車式前也其意謂軓當式前下耳非式上之前别有軓也

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注任正者謂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也輈軓前十尺與隧四尺四寸凡丈四尺四寸則任正之圍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衡任者謂兩軛之間也兵車乘車衡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

阮氏曰輈兩端木爲任木前端駕馬爲衡任後端持輿爲任正任正木横安車後與輈踵爲丙鑿之投作十形因而加輈于軸作十形又加輿于輈軸上作卌形輿後軫與任正交固若一前軫下之軓規定輈身是輿已安置輈上不傾仄矣又曰記曰衡長車廣如一推得衡長六尺六寸記曰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推得衡圍一尺三寸二分記不言任正長今求任正長與輿廣等得任正長六尺六寸記曰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推得任正圍一尺五寸二分三釐七毫　案此節與下文爲目任正

者卽下文所謂輈當伏兔者也衡任者卽下文所謂軸也當兔之圍尺四寸五分寸之二正所謂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也故彼注云與任正者相應軸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正所謂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也故彼注云與衡任者相應至於頸圍則由兔圍推之踵圍又由頸圍推之耳賢基謹案程徵君以輈之在輿下者爲任正軸之在輿下者爲衡任義與此同程氏又云隧深四尺四寸任正亦四尺四寸車廣六尺六寸衡任亦六尺六寸

凡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注弧木弓也凡弓引之中參中參深之極也揉輈之倨句如二可也如三則深傷

其力　疑義舉要輈出前軌漸曲而上至衡微鉤而下軌前十尺揉之已定者也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注云揉輈之倨句如二可也葢以一丈三尺三寸揉之爲十尺也疏幷輿下之不揉及軌前揉已定者通計如二未是

大車之轅摯注摯輖也　惠氏古義摯本軒輊字或作蟄見淮南子或作墊見儀禮注旣夕云志矢一窾軒輖中廬人注云反覆猶軒輖也軒輖猶軒摯毛詩如輊如軒傳云輊摯也

必緧其牛後　說文緧馬紂也紂馬緧也方言稱車紂

周禮補注　卷六　三十一　立誠軒

㩜此經則緧爲牛馬通用之物故賈疏引方言爲證惠士奇引說文馬尾靴今之般緧謂般緧在馬尾故曰緧其後

軓欲頎典注頎典堅刃貌鄭司農云頎讀爲懇典讀爲殄駟馬之轅率尺所一縛懇典侣謂此也　惠氏古義殄古文腆字腆善也尺許一束一輈五束故謂善也毛詩籧篨不殄箋殄當爲腆燕禮不腆之酒注云古文腆作殄　說文革部鞻車衡三束也曲轅鞼縛直轅䡈縛

終日馳騁左不楗注書楗或作券元謂券今倦字也

惠氏古義說文券勞也漢涼州刺史魏君碑云施舍不券是券與倦同毛居正六經正誤云券契字皆从刀古者刻木爲之故从刀从力者古倦字攷工記輈人左不券是也

馬不契需注鄭司農云契讀爲爰契我龜之契需讀爲畏需之需謂不傷蹄不需道里　戴氏補注契需猶翟儒方言謂畏偄曰契需愼言案先鄭讀契爲爰契我龜之契契龜者開龜也馬蹄傷則開拆故謂不契爲不傷蹄戴氏引方言以補先鄭說則契如契契寤嘆之契毛傳云契契憂苦也方言以畏字訓契偄字訓需兩字亦分二義戴云猶翟儒亦似欠核

弧旌枉矢以象弧也注又爲設矢象弧星有矢也妖星

周禮補注　卷六　三十二　立誠軒

有枉矢者蛇行有尾因此云枉矢葢畫之　干寶注枉矢象妖星非其義也枉葢應爲枉直謂枉矢於弧劉昭續漢志注

攻金之工冶氏執上齊　惠氏古義周有函冶氏爲齊太公置戻劍見戰國策高誘注曰函姓冶官名也因以爲氏知鑄劍曉鐵理能相劍

築氏爲削注今之書刀　疏馬氏諸家等亦爲偃曲却刃也

冶氏爲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注鄭司農云鋌箭足入槀中者也垸量名　戴氏補注矢七中博

刃長寸白博處至鋒也矢人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刃長二寸迺謂匕爲刃也圍寸不言博言圍者矢匕有介之減博不及一寸垸者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

巳倨則不入巳句則不決注戈句兵也主於胡也　程氏瑤田云注意以句之名由橫者而生定胡爲橫刃故謂胡爲戈之主其實主於援援其橫刃也賢基謹案程徵君或巳倨巳句皆謂援也倨句外博則無二者之病先鄭以援爲直刃故曰胡其孑

重三鋝注鄭司農云鋝量名也讀爲刷元謂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鋝鍰也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鈞十鈞

爲環環重六兩大半兩鍰鋝侶同矣則三鋝爲一斤四兩　釋文鋝色劣反又音劣或音環鍰戶關反又于眷反　說文云鋝十銖二十五分之十三也周禮曰重三鋝北方以二十兩爲鋝鍰鋝也罰書曰列百鍰　戴氏補注鍰鋝篆體易譌說者合爲一恐未然也鍰讀如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垸其假借字也鋝讀如刷六兩大半兩率選饌其假借字也二十五鍰而成十二兩三鋝而成二十兩呂刑之鍰當爲鋝故史記作率漢書作選伏生大傳作饌弓人膠三鋝當爲鍰一弓之膠三十四銖二十五分銖之十四徐本說文鋝十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蜀本及陸德明所引並作十一銖徐本蓋脫去一字說文既引周禮重三鋝當云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鋝是以鄭注引說文證三鋝爲一斤四兩　程氏瑤田云注解鋝字引說文解字今按說文云鍰鋝也此倒之曰鋝鍰也以文義求之乃後人未省注意以爲解記文鋝字遂誤倒轉不知注乃借鍰字以定三鋝之重也鍰環同聲曰環六兩大半兩者即言鍰之重也故接云鍰鋝似同謂鋝重亦如鍰六兩大半兩也釋文或音環三字當在鍰戶關反又于眷反之下　案小爾雅云

倍舉曰鋝鋝謂之鍰舊注舉三兩鍰六兩呂刑其罰百鍰夏侯歐陽說云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尚書釋文引馬融云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劒重九鋝俗儒近是據此則六兩爲鍰之說由來久矣鄭注尚書大傳一饌六兩云所出金鐵也死辠出三百七十五斤是亦從六兩爲鍰之說而駁異義則云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今贖死罪金三斤爲價相依附蓋與此經注引說文同義

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

重三鋝注戟今三鋒戟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援
長七寸半三鋒者胡直中矩言正方也元謂刺者著
柲直前如鐏者也戟胡橫貫之胡中矩則援之外句
磬折與　程氏瑤田曰說文曰戈平頭戟也戟有枝
兵也說文言枝攷工言刺枝刺一物也戈之內末有
刃者爲戟內末之刃卽所謂刺所以與戈異者正在
於此內旣有刃而平出戟之爲句兵亦正主於此故
記以此配胡而曰倨句中矩也戟援倨於戈援則戈
援平而戟援向上如周髀望高之偃矩故方言謂之
匽戟二儀寶錄云雙枝爲戟獨枝爲戈蓋戟刺與援

成二鋒故得稱雙枝華嚴音義云論語圖戈形旁出
一刃戟形旁出兩刃旁出兩刃者是兩刃皆橫也戈
以援與胡定倨句之數故曰倨句外博外博云者不
中矩之云也戟以刺與胡定倨句之形故曰倨句中
矩又云物有折然後有倨句對挺直者言之倨句無
定形句而稍伸曰倨倨而稍曲曰句故物之有折者
渾而名之曰倨句及其有定形而爲正方之倨句則
曰倨句中矩不中矩而斂之爲銳角之倨句則曰句
於矩發之爲鈍角之倨句則曰倨句外博鈍角而倨
於矩之半則曰倨句一矩有半是爲磬折之倨句然

則磬折之名不可施於凡倨句也明矣
桃氏爲劍臘廣二寸有半寸注臘謂兩刃　程氏瑤田
曰臘之言鬣也前承劍身而後接於莖豐中而漸殺
焉以橫趨于兩旁如髮鬣鬣然故謂之臘釋文臘一
音獵是也橫者臘之廣則中豐者其從也劍身閒之
故有兩從從半于廣故廣二寸有半寸從則一寸有
四分寸之一矣
中其莖設其後注從中以卻稍大之也後大則於把易
制　鄭注易繫辭益長裕而不設云設大也本疏　案
史記孟嘗君傳馮驩有一劍又蒯緱注蒯之類可爲

繩言其劍把無物可裝以小繩纏之也緱音侯亦作
侯謂把劍之處索隱曰緱爲把劍之物程氏瑤田據
此以訓設其後之後云後之言緱也以繩纏之謂之
緱當莖之中設之而因以名其所纏之繩
鳧氏爲鐘　（未）
鳧氏旋蟲謂之幹　漢讀攷程氏瑤田曰幹當作斡說
文斡蠡柄也然則鍾柄亦得名斡矣
于上之攠謂之隧注攠所擊之處攠弊也隧在鼓中窐
而生光有似夫隧　疑義舉要孟子追蠡追卽此所
謂隧也以其窐深謂之隧以其追擊謂之追擊處本
若攠弊年久則愈深如蟲齧孟子以城門之軌轍迹

深爲喩正與隧之義合也　案輿人參分車廣去一
以爲隧注司農云隧謂車輿深也康成謂讀如邃宇
之邃亦取深義此注云室而生光有似夫隧葢取隧
道之隧左氏僖十二年傳請隧注闕地通路曰隧是
也闕地通路於室深之義近之夫語助辭
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銑間去二分以爲
之鼓間以其鼓間爲之舞脩去二分以爲舞廣注此
言鉦之徑居銑徑之八而銑間與鉦之徑相應鼓間
又居銑徑之六與舞脩相應舞徑也舞上下促
以橫爲脩從爲廣舞廣四分今亦去徑之二分以爲

之間則舞間之方恒居銑之四也舞間方四則鼓間
六亦其方也鼓六鉦六舞四此鍾口十者其長十六
也　戴氏補注銑間鼓間同爲鍾體之下半銑以兩
旁言鼓以中擊處言兩旁有垂角鍾脣穹曲而上不
齊平故中殺於旁四之一　程氏瑤田曰古鍾羨而
不圜故有兩欒在鍾旁言其有棱欒欒然兩欒謂之
銑鍾是以有兩銑也銑判鍾體爲兩面面之上體曰
鉦下體曰鼓體有兩面故有兩鉦兩鼓凡物有兩斯
有間鍾有兩銑兩鉦兩鼓於是有銑間鉦間鼓間也
鉦上謂之舞舞覆也謂鍾頂舞覆在上者一而已故

但有脩廣之數不得以間命之鍾口空無物可指以
寫其縱橫大小之徑於是指其兩銑之下端與其兩
鼓之下端而命之曰銑間鼓間　案舞間卽舞廣舞
徑六去徑之二分以爲之間適應舞廣之數故注云
舞間方四也注又云鉦間當六程氏瑤田以句股法
求之鉦間當五又十分一之六若然則注亦約畧計
之耳江氏愼脩云去二分以爲之鼓間其所去之二
分卽是鉦間非也
以其鉦之長爲之甬長注幷衡數也　戴氏補注鉦之
長卽鉦間鍾體上半也記不言鉦間之度者以十分

其銑去二以爲鉦又去二以爲舞脩斂殺以二銑間
八鉦間亦八可知　案鉦間亦八之說非也十分其
銑去二以爲鉦注言鉦之徑居銑徑之八則去二以
爲鉦謂鉦徑八非謂鉦間也以其鉦爲之銑間卽承
鉦徑而言故鉦徑八銑間亦八去二分以爲之鼓間
又承銑間而言故鼓間六以其鼓間爲之舞脩注舞
脩舞徑也故鼓間六舞脩亦六去二分以爲舞廣承
舞脩而言故舞廣四注云鼓六鉦六舞四卽指鼓間
鉦間舞間而言戴氏混鉦間與鉦徑而一之故有此
誤

有說注說猶意也　少儀游於說注說謂鴻殺之意所宜也

栗氏重一鈞注重三十斤　孟康注漢書曰鈞萬一千五百二十銖

其聲中黃鍾之宮　漢律厤志聲中黃鍾始於黃鍾而反覆焉孟康曰反斛聲中黃鍾覆斛亦中黃鍾之宮宮爲君也　戴氏補注黃鍾之宮管子所謂黃中小素之首以成宮者是也（見地員篇）呂氏春秋曰黃鍾之宮聲之本也清濁之衷也（見適音篇）月令中央土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疏云蔡氏及熊氏以爲黃鍾之宮謂黃

鍾少宮也半黃鍾九寸之數管長四寸五分江氏云黃鍾生林鍾不以全律下生而以半律上生則黃鍾之宮位乎清濁之閒在其前者有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五全律爲濁而下生乎清在其後者有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六半律爲清而上生乎濁也又曰後世之樂黃鍾宮以清黃爲調首正宮調不當取濁之律而在清濁之閒此正伶倫以黃鍾之宮爲律本之意亦聲律自然之理

槩而不稅　鄭志趙商問㮚氏爲量槩而不稅廛人職有稅何答曰官量不稅　戴氏補注平𩰫匸者曰槩

方希原曰稅者脫然突起高於量也言槩平之不使滿出

函人爲甲合甲五屬注鄭司農云合甲削革裏肉但取其表合以爲甲　戴氏補注合之爲言取重堅相幷字亦作韐惠天牧曰韐猶堅也荀子犀兕鮫革韐如金石管子小匡注韐革重革當心著之可以禦矢

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注鄭司農云上旅謂要以上下旅謂要以下　疏旅即衆也　案先鄭以要釋旅旅當爲心膂之膂說文呂膂骨也篆文从肉从旅要以上要以下猶言膂以上膂以下也經文葢省

作旅疏訓旅爲衆恐非

凡察革之道眡其鑽空欲其惌也注鄭司農云惌小孔貌　惠士奇曰呂氏春秋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注云以帛綴甲）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爲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爲然然則察革之道先視其竅竅大則難盈故任力半竅小則易滿故任力全

眡其朕　戴氏補注舟之縫理曰朕故札續之縫亦謂之朕

鮑人進而握之注謂親手煩撋之　詩薄汙我私傳汙

煩也箋煩撋之用功深
則是以博爲帴也注鄭司農云帴讀爲翦謂以廣爲狹
也元謂翦者如俴淺之俴或者讀爲羊豬戔之戔
釋文戔沈云馬融音淺千寶爲殘與周易戔戔之字
同俗謂羊豬脂爲㸑音素干反豈取此乎按周禮注
殘餘字本多作戔宜依殘音（移案羊豬戔之戔通作棧今人謂屯聚百貨之所曰棧房猶古義也）惠士奇曰帴當作俴管子參患篇甲不
堅密與俴者同實又云將徒人與俴者同實是帴當
作俴之明證也又荀子非相篇博而能容淺儒效篇
以淺持博古人皆用淺對博猶薄對厚則以博爲俴

又與荀子義同後鄭讀爲俴淺之俴得之矣說文帴
讀若末殺之殺猶滅殺也然以其物爲幕帗一曰婦
人脇衣則音義皆非小戎詩俴駟毛傳謂四介馬鄭
箋謂以薄金爲甲之札韓詩則謂不著甲爲俴又與
管子義符則帴當作俴益明

畫繢之事山以章水以龍注章讀爲獐獐山物也在衣
龍水物在衣　馬氏以爲獐山獸畫山者幷畫獐龍
水物畫水者幷畫龍（本疏）

凡畫繢之事後素功注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汙
也鄭司農說以論語曰繪事後素　論語繪事後素
注鄭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
其間以成其文子凌子曰詩云素以爲絢兮者言五
采待素而後成文也今時畫者尙如此先布衆色畢
後以粉勾勒之則衆色始絢然分明詩之意卽攷工
記意也

鍾氏淳而漬之注淳沃也以炊下湯沃其熾烝之以漬
羽漬猶染也　案疏云上熾之謂以朱湛丹秫三月
末乃熾之卽以炊下湯淋所炊丹秫是以所炊丹秫
釋注中熾字葢謂以湯沃所熾丹秫其說甚明段玉
裁云湯沃其熾語不可解當云沃其羽易熾爲羽非

也

㡛氏渥淳其帛注渥讀如繒人渥菅之渥　案哀八年
傳作漚菅此經引作渥菅釋文渥烏豆反與漚同是
渥爲古文漚也（賢基謹案古鄫繒同字左氏傳僖公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穀梁作繒釋文云本或作繪）

玉人之事鎭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
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矦守之命圭七寸謂
之躬圭伯守之注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
居則守之　戴氏補注鎭圭命圭通謂之介圭爾雅
珪大尺二寸謂之玠據鎭圭言也詩錫爾介圭以作

朝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據命圭言也介者大也禮
器大圭不琢以素爲貴亦謂此也
天子執冒四寸注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
冒說文作瑁云諸侯執圭朝天子天子執玉以冒之
似犂冠周禮曰天子執瑁四寸古文作玥
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注鄭司農云全純
色也龍當爲尨尨謂雜色元謂全純玉也瓚讀爲餐
餍之餍龍瓚將皆雜名也卑者下尊以輕重爲差玉
多則重石多則輕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
說文云瓚三玉二石也禮天子用全純玉也上公

用駹四玉一石侯用瓚伯用埒玉石半相埒也飛鵬
案經云侯用瓚注云公侯四玉一石則瓚當爲四玉
一石之名許君云三玉二石與鄭義異將當據說文
作埒
天子圭中必注必讀如鹿車縪之縪謂以組約其中央
爲執之以備失隊　方言車下鉄陳宋淮楚之閒謂
之畢大者謂之綦戴氏疏證云案此言縪車之索故
郭璞注云鹿車也前卷五內縪車東齊海岱之閒謂
之道軌廣雅云道軌謂之鹿車各本鉄訛作鐵非也
玉篇云鉄索也古作鉄據此鉄乃本字鉄卽其假借
字攷工記天子圭中必鄭注云必讀如鹿車縪之縪
圭中必爲組鹿車縪爲索其約束相類故讀如之縪
畢古通用
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注王所搢大圭也或謂之珽
終葵椎也爲椎於其杼上明無所屈也杼𣂈也相玉
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炤　案玉藻天子搢珽方正於
天下也注云此亦笏也謂之珽珽之言珽然無所屈
也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終葵首者於杼
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是謂無所屈後則恒直据此
則大圭亦可謂之笏戴氏補注鎭圭瑞也大圭笏也

故搢大圭而執鎭圭天子玉笏近首蓋殺半寸　惠
士奇曰相玉書言珵大六寸其燿自照玉篇亦云珵
美玉埋六寸光自輝而康成引相玉書珵作珽說文
有珽無珵蓋珵卽珽古今文孔穎達曰物皆外光珽
獨自照內含明也然則大圭長三尺珽長六寸爲椎
頭故曰杼上終葵首
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　說文瑒下云圭尺二寸
有瓚以祠宗廟者也从玉瑒聲據此則祼圭可謂之
瑒矣
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

戴氏補注琬琰之名以剡上之寸半爲別也凡圭直剡之倨句磬折上端中矩琬圭穹隆而起宛然上見琰圭左右剡拗而下如規之判

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注亦如之者如邊璋七寸射四寸　戴氏補注陳氏曰此錯簡也當繼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之後亦如之者亦如穀圭之七寸葢天子聘女用圭諸侯聘女用璋此尊卑隆殺之等也

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注瑑文飾也　說文云瑑圭璧上起兆瑑也周禮曰瑑圭璧飛鵬案典瑞注司農云瑑有圻鄂瑑起與許義合

牙璋中璋七寸注二璋皆有鉏牙之飾於琰側先言牙璋有文飾也　段玉裁曰鉏牙卽說文金部之鉏鋙一作鉏鋙齒部作齟齬左氏傳作鉏吾　案此注云二璋皆有鉏牙之飾葢謂捷業如鋸齒也

駔琮五寸注駔讀爲組以組繫之因名焉　案先鄭注典瑞云駔外有捷盧駔讀爲駔疾之駔疏云先鄭讀駔爲駔牙之駔故云外有捷盧捷盧若鋸牙然後鄭不從之也段玉裁云此疏駔牙之駔當作鉏牙之鉏飛鵬案說文玉部珇下云琮玉之瑑从玉且聲據此則琮玉之有瑑者名爲珇琮駔琮疑卽珇琮珇爲正字駔爲借字

案十有二寸棗㮚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注鄭司農云案玉案也夫人天子夫人元謂玉案十二以爲列王后勞朝諸侯皆九列則十有二列者勞二王之後也棗㮚實於器乃加於案聘禮曰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元被纁裏有蓋其實棗烝㮚擇兼執之以進　疏案十有二以爲列者微破賈馬以此十二列比聘禮醯醢夾碑百甕十以爲列　惠士奇曰楚漢春秋淮陰侯曰臣去項歸漢漢王賜臣玉案之食古者王后勞諸侯以玉案承棗

㮚兩兩列之所謂玉案之食也說文檈爲圜案士昏禮之盛棗㮚也以笲如筥𥫱籚而加於橋橋所以庪笲故康成以爲案二王後二十有四兩兩列之則十有二諸侯十有八兩兩列之則九大夫十兩兩列之則五純有兩義與淳通左傳淳十五乘或曰列或曰純純謂兩行並列　戴氏補注案者棜禁之屬儀禮注曰棜之制上有四周下無足禮器注曰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此以案承棗㮚上宜有四周漢制小方案局足此亦宜有足

以致稍餼注餼或作氣杜子春云當爲餼　案氣爲正

字飤爲或體說文云氣饋客芻米也春秋傳曰齊人
來氣諸侯或从旣作槩或从食作餼
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注必先度一矩爲句一矩爲
股而求其弦旣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
也　程氏瑤田曰倨句之法見於攷工記者凡六事
冶氏曰倨句外博倨句中矩韗人曰倨句磬折車人
亦曰倨句磬折磬氏曰倨句一矩有半卽所謂磬折
也匠人曰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欲爲淵則句於矩
夫中矩者折之正方者也句於矩者折之句於方者
也外博者折之倨於方者也句於矩其句不得過矩

之半倨於矩而外博也其博於外者亦不得倨於矩
之半也倨句一矩有半者則倨於矩之半者也合六
事相較而求其度則磬之倨句爲一矩又益之以半
矩矣
矢人爲矢　程氏瑤田曰司弓矢職注云恒矢之屬軒
輖中所謂志也案爾雅金鏃翦羽謂之鍭骨鏃不翦
羽謂之志然則司弓矢八矢中惟六矢用金鏃故矢
人職所舉五矢僅三等不舉恒矢之屬以軒輖中者
用骨鏃不用金鏃也矢人之言鍭矢茀矢曰參分一
在前二在後卽夏官注所謂前尤重者也言兵矢田
矢曰五分二在前三在後卽夏官注所謂前於重微
輕者也言殺矢曰七分三在前四在後卽夏官注所
謂前於重又微輕者也
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注兵矢謂枉矢絜矢也
此二矢亦可以田田矢謂矰矢　鄭志趙商問司弓
矢注云凡矢之制矰矢之屬七分三在前四在後按
矢人職曰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注云田矢謂矰
矢數不相應不知所裁荅曰田矢謂矰矢此先定後
云此二矢亦可以田頃若少疾此疏初在篋笥之間
屬錄事得之謹荅本疏

以其笴厚爲之羽深注厚之數未聞　程氏瑤田曰刃
圍寸者刃本之圍也刃之本卽笴之末循其所綱之
末而漸豐之至於其所綱之始所謂參分其長而綱
其一也準之爲笴末之綱圍則亦參分其圍綱其一
而已矣綱圍寸則不綱者圍寸有半其厚半寸可知
也
夾而搖之注今人以指夾矢儛衛是也　儀禮旣夕記
猴矢短衛志矢亦短衛疏言羽所以防衛其矢不使
不調故名羽爲衛
凡相笴欲生而摶注生謂無瑕蠹也　惠氏古義生謂

材生也古謂初起之材爲生管子曰棟生橈韓非子
曰涂濡而椽生皆謂初取之材也生而搏者燥則直
是良材也
陶人爲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盆實二鬴厚半寸脣寸
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注量六斗四升曰鬴鄭
司農云甗無底甑　戴氏補注一穿爲甗七穿爲甑
並上大下小甗甑亦通稱也爾雅䰛謂之鬵鬵鉹也
方言甑自關而東謂之甗或謂之鬵或謂之酢餾郭
注云涼州呼鉹盆盎也爾雅盎謂之缶方言自關而
西或謂之盆或謂之盎

庾實二𣪺注鄭司農云𣪺讀爲斛𣪺受三斗聘禮記有
斛元謂豆實三而成𣪺則𣪺受斗二升庾讀如請益
與之庾之庾　漢讀攷司農注讀爲斛當本是或爲
斛司農因正之云𣪺受三豆旊人之文也聘禮有斛
謂十斗曰斛也此分別𣪺斛之解正經𣪺或爲斛之
誤轉寫或誤讀豆誤斗　胡氏承珙曰攷工記㮚氏
爲量煎金錫以爲之而陶人之庾與甗甑盆鬲皆瓦
器或者用之以盛未必即以爲量況陶人注云庾讀
如請益與之庾之庾云讀如則陶人之庾非即論語
之庾明甚故賈公彥謂庾本有二法孔穎達左傳疏

亦云彼陶人所作庾自瓦器今褒之類非量器也
旊人髻墾薜暴不入市注墾頓傷也　墾釋文作貇集
韻入聲四覺引周禮髻貇薜暴說文豕部貇齧也
器中䵼注䵼讀如車輇之輇既拊泥而轉其均尌䵼其
側以擬度端其器也　禮說淮南子曰一䵼炭熯掇
之則爛指萬石俱熯去之十步而不死蓋䵼者埒之
式則埒亦可名爲䵼入火而熯則䵼爲瓦器之埒矣
䵼讀爲埏老子埏埴以爲器埏埴者埒也鶡冠子曰
䵼䵼之土注云䵼形埒即封以擬度之器又曰合䵼
同根謂之宇宙合䵼者器中䵼之謂也䵼一作專服

賦曰大專槃物專讀爲均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爲鈞
然則鈞專埏䵼文雖異而音義皆同矣
䵼崇四尺方四寸　戴氏補注鄒陽曰聖王制世御俗
獨化於陶鈞之上韋昭云鈞木長七尺有弦所以調
爲器具此䵼崇四尺亦當有弦方四寸者謂其柄
梓人贏者羽者鱗者以爲筍虡　戴氏補注贏者爲鍾
虡羽者爲磬虡皆所以負筍非爲虡下之跗也西京
賦洪鍾萬鈞猛虡趪趪負筍業而餘怒乃奮翅而騰
驤薛綜注云當筍下爲兩飛獸以背負
卻行注卻行螾衍之屬　釋文螾衍上羊忍反下如字

爾雅云螾衍入耳郭璞云蚰蜒也案此蟲能兩頭行是卻行劉云或作衍蚓衍音延今曲蟮也　臧氏琳曰說文螾側行者从虫寅聲與鄭異然鄭以仄行爲蟹屬說文亦以蟹爲旁行則此作側行或字誤賈疏引釋蟲作螾衍今爾雅爲螾衘陸云本又作蛩皆說文所無當定作衍又說文云蚓螾或从引與劉目宗所見或本合釋文作衍蚓誤倒也以爲曲蟮亦非說文蟺夗蟺也从虫亶此卽曲蟮與螾衍異方言云蚰蜒自關而東謂之螾衘或謂之入耳或謂之蛝蠼趙魏之間或謂之蚨虷北燕謂之蚰蚭

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注脰鳴鼃黽屬注鳴精列屬旁鳴蜩蜺屬翼鳴發皇屬股鳴蚣蝑動股屬胸鳴榮原屬　釋文胷鳴干本作骨云微屈屬也賈馬作胃賈云靈蠵也沈云作胷爲得　疏馬融以爲胃鳴干寶以爲骨鳴胃在六府之內其鳴又未可以骨爲狀亦難信不如作胷鳴也　臧氏琳曰說文虫部蟬以旁鳴者从虫單聲蛢蟠螾以翼鳴者从虫幷聲蚣蚣蝑以股鳴者从虫松聲此三蟲與鄭同又⿰虫匊⿰虫匊鼃詹諸以脰鳴者从虫匊聲案詹諸蝦蟆也爾雅釋魚鼁鼀蟾諸在水者黽而周禮蟈氏注禮記月令注皆以鼃爲蟈此一蟲與鄭微異又虺虺以注鳴詩曰胡爲虺蜥从虫兀聲蚖榮蚖蛇醫以注鳴者从虫元聲蠵大龜也以胃鳴者从虫嶲聲此二蟲與鄭不同鄭以胷鳴爲榮原屬故以注鳴者當胃鳴而別以精列爲注鳴然說文六鳴蟲不數蜻蛚李巡孫炎等注爾雅皆以蟋蟀蛬爲蜻蛚亦不言以注鳴未詳鄭所本也賈景伯旣以胃鳴爲靈蠵則必以注鳴爲蚖榮矣

注翼鳴發皇屬　疏爾雅蛂蟥蛢郭云甲蟲也大如虎豆綠色今江東呼爲黃蛢卽此發皇也　臧氏琳曰

說文虫部蛢蟠螾以翼鳴者太平御覽引孫炎注翼在甲裏案犮發聲同古人多通用故爾雅作蛂周禮注又作發據說文則蟠爲正字蛂發並聲近假借字許叔重云蟠蟥周禮注云發皇則此蟲名蛢一名蟠蟥矣爾雅注云今江東呼黃蛢疑誤也

作其鱗之而注之而頰頌也　釋文頌劉古本反　疏舊讀頌字以沽罪反謂起其頰頌劉炫以爲於義無所取當爲頰頌音壺讀之於義爲允飛鵬案頌音壺正與古本反合說文云而頰毛也象毛之形又云頰面旁也頌禿也段氏引玉篇云頯者頰下也是其字可

作穎據此則許君以頍爲鍪屬之面旁以頍爲鍪屬之頍下矣

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注勺尊升也觚豆字聲之誤觚當爲觶豆當爲斗　異義今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飲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能自節爲人所謗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明著非

所以餉不得名觴古周禮說爵一升觚二升（二當爲三字之誤）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謹案周禮云一獻三酬當一豆若觚二升不滿一豆鄭駁之云周禮獻以爵而酬以觚觚寡也觶字角旁著氏是與觚相涉誤爲觚也南郡太守馬季長說一獻三酬則一豆豆當爲斗與一爵三觶相應（禮器正義）陳氏疏證說文云觶受四升觚解云鄉飲酒之爵也一曰觴受三升者謂之觚是與韓詩說異也異義引古周禮說觚二升二當爲三禮器正義所載乃傳寫之誤周禮梓人明云爵一升觚三升賈疏引異義而云古周禮亦與韓詩說同則賈所見異義觚三升之三字已譌爲二矣許君謹案曰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若觚二升不滿一豆此許從周禮說以辨韓詩說之非也鄭君注周禮梓人則云觚豆字聲之誤觚當爲觶豆當爲斗蓋以豆實四升一獻三酬適當一斗不得爲豆也注禮器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云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此鄭從韓詩說也梓人疏曰禮器制度云觚大二升觶大三升故鄭從二升觚三升觶駁異義以一爵三觶爲一

斗是鄭謂周禮與韓詩說同　阮諶禮圖疏勺長三尺四寸受一升漆赤中丹柄端（聶注）爵受一升尾長六寸博二寸傳翼兌下方足漆赤雲氣觚受三升兌下方足漆赤中青雲飾小其尾（御覽）

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注鄭司農云衡謂麋衡也

程氏瑤田曰王莽傳盱衡厲色注孟康曰眉上曰衡蔡邕傳揚衡含笑注云衡眉目之間也路史舜龍顏曰衡日衡者眉骨圓起也衡皆指眉言鄉衡者舉爵飲之爵之兩柱適至於眉首不昂而實自盡故謂之鄉衡

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　大射儀
注大侯之鵠方六尺糝侯之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
豻侯之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　張爾岐曰侯之廣
狹取則於侯道之遠近每弓取二寸九十弓者十八
尺七十弓者十四尺五十弓者十尺每侯之鵠又各
取其侯三分之一
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焉注綱所以繫侯於植者也
上下皆出舌一尋者亦人張手之節也鄭司農云綱
連侯繩也縜籠綱者縜讀為竹中皮之縜　釋文縜
于貧反或尤粉反劉侯犬反一音古犬反　臧氏琳

曰于貧尤粉兩反皆員聲字作縜侯犬古犬兩反皆
肙聲字作絹儀禮鄉射禮乃張侯下綱不及地武釋
曰周禮梓人云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絹寸焉此縜字
作絹之證然說文云縜持綱紐也从糸員聲周禮曰
縜寸則綱紐字員聲為正許叔重所據古文本作縜
作絹為緡如麥稍義別劉目宗音侯犬反儀禮疏作
絹非也　戴氏補注鄉射禮曰乃張侯下綱不及地
武尺二寸為武然則九節之侯高二丈七尺四寸於今尺一丈六尺奇上綱兩植相去八丈八尺下綱兩植相去七
丈縜者个上之紐以綱貫之

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注五采之侯謂以五采畫正之
侯也射人職曰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
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下曰若王大射則以貍
步張三侯明此五正之侯非大射之侯明矣其職又
曰諸侯在朝則皆北面遠國屬者若諸侯朝會王張
此侯與之射所謂賓射也　禮箋賈景伯周禮注云
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蓋假侯中六
尺明之與梓人三分其廣而鵠居一數合梓人職張
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得為諸侯之謂也張五采之
侯則遠國屬能服諸侯之謂也別言五采之侯明斯

為天子所務而已不言棲鵠蒙上皮侯省文　宋賈
疏云賈馬以此五采與上春以功為一物是賈馬以
五采之侯為大射矣與鄭義異
廬人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注句兵戈戟屬刺兵矛
　故書彈或作但蜎或作絹鄭司農云但讀彈丸之
彈彈謂掉也絹讀為悁邑之悁悁謂撓也元謂蜎亦
掉也謂若井中蟲蜎之蜎　彈說文引作僤云疾也
从人單聲周禮曰句兵欲無僤　程氏瑤田云爾雅
蜎蠉注井中小蛣蟩赤蟲一名孑孓据說文無右臂
曰孑無左臂曰孓是蟲行水中恆屈曲的是撓象後

鄭謂蜎亦掉者非也
凡爲殳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被而圍之注被把中也
圍之圜之也大小未聞　程氏瑤田曰喪服傳苴絰
大搹注云盈手曰搹搹扼也中人之扼圍九寸說文
訓搹爲把搹圍九寸是把圍亦九寸也
灸諸牆注灸猶柱也以柱兩牆之間輓而內之本末勝
負可知也正於牆牆䟽　釋文灸音救　說文久下
云从後灸之象人兩脛後有距也周禮曰久諸牆以
觀其橈　惠氏古義既夕云木桁久之注云久當爲
灸士喪禮云冪用疏久之注云久讀爲灸謂以蓋塞

鬲口此注云以柱兩牆之間輓而內之與儀禮久之
同義是久爲古文灸爲今文也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注營謂丈尺其大小　鄭異
義駁或云周亦九里城本疏　詩築城伊淢傳淢成溝
也箋云方十里曰成文王受命而猶不自足築豐邑
之城大小適與成偶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飛鵬
案此疏云天子當十二里以詩箋差之也　典命注
公之城蓋方九里宮方九百步侯伯之城蓋方七里
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宮方五百步疏曰
書無逸傳云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城元或疑焉周

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國與之同非
也然大國七里次國五里小國三里之城爲近可也
或者天子實十二里之城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
小國五里
經涂九軌注軌謂轍廣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
尺是謂轍廣旁加七寸者輻內二寸半輻廣三寸半
綆三分寸之二金轄之間三分寸之一　程氏瑤田
曰鄭注輪人云轂長三尺二寸者令輻廣三寸半則
輻內九寸半輻外一尺九寸据此以輻內輻廣和之
爲一尺三寸減入輿下者七寸出輿外者六寸也又

注匠人云旁加七寸者輻內二寸半輻廣三寸半綆
三分寸之二金轄之間三分寸之一是於出輿外之
六寸外再加綆數及金轄間共一寸所謂旁加七寸
也
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
注世室者宗廟也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令堂脩
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堂
上爲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
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
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室於中央方四

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
丈　宇文愷云三王之世夏最爲古從質尚文理應
漸就寬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爲論理恐不爾
記云堂脩七博四脩若夏度以步則應脩七步注云
令堂脩十四步乃是增益記文殷周二室獨無加字
便是其義類例不同山東禮本輒加二七之字何得
殷無加尋之文周闕增筵之義研覈其趣或是不然
讐校古書並無二字此乃桑間俗儒信情加減隋書
孔廣森曰世室者明堂之中室夏以室舉周以堂稱
異名而同實故周公作洛立文武之廟制如明堂謂

之文世室武世室洛誥曰王入太室祼太室猶世室
也堂脩二七者每一面之堂其深十四步也廣四脩
一者謂堂之廣與四堂之脩皆若一也然則四堂各
方十四步全基方四十二步以六尺之步計之爲二
百五十二尺鄭君以十四步遂爲堂室之通基而又
自覺其隘乃疑記是假令之數誤矣易之卦位乾爲
金居西北巽爲木居東南鄉飲酒義亦以東南爲仁
西北爲義鄭君所說似失其方今更正之東北水室
東南木室西南火室西北金室呂氏春秋日周明堂
金在其後此之謂也三四步者十二步也四三尺者

十二尺也四隅之室方十二步中央之室益以十二
尺則亦方十四步與堂脩廣同
九階注南面三三面各二　疏賈馬以爲九等階
四旁兩夾窗　孔廣森曰舊屬下窗字爲句者非四旁
猶四方也四方各有兩夾當隅室戶牖之外即所謂
左右个也木室南之前曰明堂左个東之前曰青陽
右个水室東之前曰青陽左个北之前曰元堂右个
金室北之前曰元堂左个西之前曰總章右个火室
西之前曰總章左个南之前曰明堂右个盛德記十
二堂謂之四方各一堂兩个通之爲十二矣凡廟寢

兩序之外必有東堂西堂其後有室謂之夾室明堂
之有左右个猶廟寢之有東西堂由此言之明堂之
所異者在四面如一而自其一面視之則皆前堂後
室
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　注門堂門側之堂取數於正堂
令堂如上制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
尺兩室與門各居一分　孔廣森曰明堂周垣有四
門三朝記曰天子盛服朝日於東堂此明堂之東門
也虎闈蒞西門也玄闈蒞北門也皆爲臺門故有階
有堂堂之左右有室所謂塾矣其度門基通廣取於

堂廣三分之二得五十六尺又取堂廣三分之一得
二十八尺以爲兩室實則室基居門基之半而門中
兩棖相距亦合堂三之一也舊注兩室與門各居一
分今不從者據下記廟門容大扃七个鄭云大扃牛
鼎之扃身長三尺七个二丈一尺計周堂六丈三尺
若取其三分之一以爲門適得二丈一尺
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重屋者王
宮正堂若大寢也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
廣九尋七丈二尺也五室各二尋崇高也四阿若今
四注屋重屋複笮也　孔廣森曰殷人始爲重檐故

以重屋名四堂之基通方二十一尋凡百六十八尺
四阿者屋上四角爲飛簷也逸周書曰乃位五宮太
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鄭
注儀禮云坫在堂角此四阿之下卽堂之四角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
五室凡室二筵注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度以筵亦
王者相改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
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此三者或舉宗廟或
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　周書明堂
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尺三寸室居中方百

尺室中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廣四尺東應門南庫門
西皋門北雉門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
章北方曰玄堂中央曰太廟以左爲左个右爲右个
御覽　馬融云明堂在南郊就陽位又云告朔行政謂
之明堂袁準正論　玉藻注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
明堂在國之陽　樂記注文王之廟如明堂制　詩
斯干西南其戶箋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玉藻正義宣王之時在鎬京而云路寢制如明堂則西都宮室如明堂也故張逸疑而致問鄭荅之云周公制於土中洛誥云王入太室祼是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先王宮室耳宣王承亂又不能如周公之制如鄭此言則成王崩時因先王舊宮室至康王已後所營依天子制度至宣王之時承亂之後所營宮室還依天子制度路寢如明堂也不復能如周公之時先王之宮室也

異義明堂制今禮戴說禮
盛德記曰明堂自古有之凡有九室室有四戶八牖
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
侯其外名曰辟廱明堂月令書說云明堂高三丈東
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戶八
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講學大夫淳
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
內而祀之就陽位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周
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精之帝大微之
庭中有五帝座星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

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東西九筵筵九尺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葢之以茅謹案今禮古禮各以其義說無明文以知之元之間也禮戴所云雖出盛德記及其下顯與本章異九室三十六戸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所益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堂十二室淳于登之言取義於援神契援神契說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帝者諦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在太微於辰爲巳是以登云然今漢立明堂於丙

巳由此爲也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中央金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合於數 禮記玉藻正義明堂位正義引至由此爲之止 鄭元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于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 魏書袁翻傳 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蒼曰靈府鄭元注曰五府與周之明堂同矣 隋書牛宏傳 鄭志趙商問云說者謂天子廟制如明堂是爲明堂卽文廟耶鄭荅曰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猶如郊天以后稷配也 南齊書禮志

漢司徒馬宮論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 牛宏傳案宏云據鄭元之說則夏室大於周堂依馬宮之言則周堂大於夏室 李謐明堂制度論以爲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當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元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个者卽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旣殊故房个之名隨事而遷耳又云明堂

王寢同制之言皆出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尚書顧命篇曰迎子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卽路寢矣其下曰大貝鼖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東西房見於經史者也禮記喪大記曰君夫人卒于路寢小斂婦人髽帶麻於房中鄭元注曰此葢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房此天子諸侯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房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个同制之說還相矛盾 玉藻正義 鄭荅趙商云成王崩時在西都文王遷豐鎬作靈臺辟廱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焉故知此喪禮設衣物有夾有房也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如鄭此言是成王崩時路寢猶如諸侯之制故有左右房也

牛宏議曰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元不言每月與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今皆在堂偏是以須為五室隋書牛宏傳　檀弓疏鄭注攷工記宗廟路寢制如明堂周之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每室二筵則五室之外堂上窄狹得容殯者以路寢廣大故得容之其上圓下方五室之屬如明堂　顏師古明堂議周書之敘明堂紀其四面則有應門雉門據此一塗固是王者之常

居耳其青陽總章元堂太廟左个右个與四時之次相用則路寢之義足為明證又古文王居明堂之篇帶以弓韣祠於高禖下九門磔禳以禦疾疫置梁除道以利農夫令國有酒以合三族此等事皆合月令之文觀其所為皆在路寢者也又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堂一筵據其制度即大寢也亦曰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斯皆路寢之徵知非別處舊唐書禮儀志　秦氏蕙田曰康成注云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疏云夏舉宗廟則王寢明堂亦與宗廟同制也

殷舉王寢則宗廟明堂亦與王寢同制也周舉明堂則宗廟王寢亦與明堂同制也云其同制者謂當代三者其制同非謂三代制同也然則鄭孔之意本以宗廟王寢明堂分為三處其說甚明與蔡邕牽合為一處不同　禮箋王居聽政之明堂即路寢路寢者大寢也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太廟季春居青陽右个孟夏居明堂左个仲夏居明堂太廟季夏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居太廟太室孟秋居總章左个仲秋居總章太廟季秋居總章右个孟冬居元堂左个仲冬居元堂太廟季冬居元堂右

个鄭康成氏以大寢東堂大寢南堂大寢西堂大寢北堂釋之周官經太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鄭君注門為路寢門又援鄭司農云月令十二月分在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左右之位惟閏月無所居居于門故于文王在門謂之閏先後鄭皆知月令所舉曰大室曰大廟曰左右个者為路寢蓋順時布令日所有事于其地終月而遷焉歲徧大戴禮記盛德篇綴明堂數說于末有曰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凡月朔先朝日而後聽朔故禮記玉藻曰元端鄭注端當作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

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皮弁以
日視朝天子聽朔視朝同地記於視朝不言地蒙上
南門之外省文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灑之事五寢
即五室　江氏中曰明堂有六一宗周二東都三路
寢四方岳之下五太學六魯太廟逸周書作雒篇周
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
丈郛方七十里南繫於洛水北因於郟山以為天下
之大湊乃設丘兆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乃位
五宮太廟大室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
重亢重郎常累復格藻梲設移旅楹春常畫旅內階

元階堤唐山廧應門庫臺元閫此東都之明堂也匠
人載其制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
七筵崇堂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古之室皆分堂之後
為之有堂無室則曰榭未有置室於堂之中央及四
隅者凡室二筵此言乎南北之修也以九筵之地界
為五室室得一筵有十分筵之八可知故不言廣中
為大室東為東房西為西房又東為東夾又西為西
夾夾室之南謂之東堂西堂五宮皆同此制宗周之
大廟路寢亦如之其別于他宮室者四阿反坫之屬
及夾室東西堂耳故見于洛誥者曰大室見於顧命

者曰牖間曰西序曰東序曰西夾曰西房曰東房曰
東堂曰西堂東都之明堂亦謂之清廟故大戴記盛
德篇或以為明堂者文王廟也　阮氏明堂論明堂
者天子所居之初名也是故祀上帝則于是祭先祖
則于是朝諸侯則于是養老尊賢教國子則于是饗
射獻俘馘則于是治天文告朔則于是抑且天子寢
食恒于是此古之明堂也黃帝堯舜氏作宮室乃備
洎夏商周三代文治益隆于是天子所居在邦畿王
城之中三朝三朝後曰路寢四時不遷路寢之制準
郊外明堂四方之一鄉南而治故路寢猶襲古號曰

明堂若夫祭昊天上帝則有圜丘祭祖考則有應門
內左之宗廟朝諸侯則有朝廷養老尊賢教國子獻
俘馘則有辟雍學校其地既分其禮益備故城中無
明堂也然而聖人事必師古禮不忘本於近郊東南
別建明堂以存古制藏古帝治法冊典於此或祀五
帝布時令朝四方諸侯非常典禮乃於此行之以繼
古帝王之蹟　案左氏舊說及賈逵盧植蔡邕服虔
等皆以祖廟明堂太學為一袁準正論辨之詳矣至
若言九室者本大戴禮盛德篇班固蔡邕應劭薛綜
是也言五室者本攷工記康成是也自魏及隋袁翻

賈思伯李謐封軌牛宏之徒皆遵攷工五室之制說詳本傳茲不具出又案近世金氏以攷工所稱爲路寢之明堂卽據月令青陽明堂太室總章元堂而言汪氏以爲東都之明堂別爲一圖堂居中南向堂後爲太室太室之左右爲東西房東西房之左右爲東西夾堂之左右爲東西序東西序之左右爲東西堂其說雖殊要皆謂在國中者阮氏則以爲近郊別建明堂以存古制祀五帝布時令朝諸侯非常典禮於此行之與鄭氏合

室中度以几　戴氏補注馬融以爲几長三尺六之而

合二筵與阮諶云几長五尺

廟門容大扃七个注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每扃爲一个七个二丈一尺　說文鼎部鼏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从鼎冂聲周禮廟門容大鼏七箇卽易玉鉉大吉也金部鉉舉鼎具也易謂之鉉禮謂之鼏　漢讀攷說文鼎部鼏以木橫貫鼎而舉之從鼎冂聲此以冋之冂爲聲讀如扃古熒切鼏鼎蓋也从鼎冖聲此以一下垂之冖爲聲讀如幎莫狄切蚰部𧒽从鼏聲虎部䖑讀如鼏皆鼎蓋之鼏非舉鼎之鼏也鼏字下引周禮廟門容大鼏七箇蓋作鼏作箇者故書作扃个者今書也今本說文有鼏無鼏而鼏音莫狄切誤合二字爲一也

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注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高以高度廣以廣　五經異義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爲一丈五堵爲雉雉長四丈古周禮及左氏說一丈爲板板廣二尺五板爲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爲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長者用其長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左傳隱元年正義鄭辨異義云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

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爲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於是定可知矣詩鴻鴈正義　飛鵬案古周禮及左氏說與韓詩說異鄭君此注本古周禮說也　戴氏補注門阿五雉謂路門應門之崇也宮隅七雉謂臯門之崇也方九里之城宮九百步七里之城宮七百步五里之城宮五百步三里之城宮三百步天子之宮牆高七仞有一尺城高十仞門臺謂之宮隅城臺謂之城隅亦謂之闍

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注諸侯畿以外也其城隅

制高七丈　異義古周禮說云天子城高七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侯伯之城高三雉隅高五雉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高本疏　案此則宮隅之制以爲諸侯城制者唯上公耳

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于川各載其名注此畿內采地之制九夫爲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三夫爲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方十里

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采地者在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之中　疑義舉要十夫有溝與九夫爲井通爲一法九夫爲井以方言之十夫有溝以長言之耳畎遂之水通於溝溝通於洫洫通於澮澮通於川此遂人匠人所同也其多少遠近則各隨其地勢　戴氏補注一夫百畝田首有遂夫三爲屋遂端則溝屋三爲井溝在井間也井十爲通溝端則洫通十爲成洫在成間也十成爲終洫端則澮十終爲同同薄於川澮在同間也南畝而耕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川橫東畝而耕畎橫遂縱溝橫洫縱澮橫川縱絕大爲之澮非人爲之川詩曰南東其畝因川制田與成方十里洫十有一計其田畔竟十里者二十凡三萬六千丈從鄭君說三十六井治洫葢九夫共治千丈同方百里澮十有一計其田畔竟百里者二十凡三十六萬丈從鄭君說三千六百井治澮葢九夫共治百丈澮深於洫近倍大於洫三倍有半洫廣八尺深八尺廣深相乘六十四尺澮廣丈六尺深丈四尺廣深相乘二百二十四尺以約分之濃命之洫二澮七也賢基謹案

賈疏云井田之法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川橫下引遂人云夫間有遂以南畝圖之則遂縱而溝橫此不云夫間有遂云田首謂之遂遂則橫而溝縱也賈意葢以畎縱遂橫爲東畝以別於遂人注之南畝特未明言之耳　程氏瑤田曰据遂人匠人二經文義及鄭賈二氏說則匠人遂長三夫與遂人遂長一夫不同也匠人溝長十井與遂人溝長十夫不同也匠人洫長十成與遂人百夫有洫實亦十夫之長不同也匠人澮亦長十成但有一澮與遂人千夫有澮實亦百夫之長而又有十澮不同也

里爲式注里讀爲已聲之誤也　戴氏補注古九數有商功爲此也須爲布算以定其規模而後從事一日

一第 〇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3 底片

之式大致可知又以一里之式平之
車人一柯有半謂之磬折　程氏瑤田曰半矩謂之宣倍之則矩也三之則磬折之倨句也磬氏曰爲磬倨句一矩有半故曰一矩有半謂之磬折轉寫者順上文讀之遂譌矩爲柯
大車崇三柯注大車平地載任之車轂長半柯者也　戴氏補注大車渠二丈七尺輪崇當八尺六寸弱輻長不及四尺此云大車崇三柯前云轅長一柯有半皆畧舉大數爾
徹廣六尺　戴氏補注大車轂長尺五寸中其轂置輻

輻內六寸輻廣三寸綆寸凡一尺六尺之箱旁加一尺兩旁共二尺徹廣八尺明矣古者涂度以軌軌皆宜八尺田車之輪卑於兵車乘車三寸牛車之制猶於四馬車軌八尺則同也故曰車同軌軌不同爲不合徹不可行於涂車人徹廣六尺字之誤與
弓人居幹之道菑栗不迆注鄭司農云菑栗謂以鋸副析幹　案鋸从金居聲先鄭以鋸副析幹釋菑栗葢謂居幹即鋸幹也經省作居耳疏以居爲居處失之
則弓不發　經義述聞賈疏以發爲發傷於古無據發當爲撥撥者枉也言析幹不邪行絕理則弓不至于枉戾也淮南本經篇扶撥以爲正高誘注撥枉也荀子正論篇曰羿蠭門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以撥弓曲矢中西周策曰弓撥矢鉤是弓枉戾謂之撥也古字撥與發通商頌長發篇元王桓撥韓詩撥作發是其例矣
紾而摶廉注摶圜也廉瑕嚴利也　案瑕嚴利也四字釋廉字非釋上文深瑕而澤之瑕也疏誤
凡昵之類不能方注鄭司農云謂膠善戾故書昵或作樴杜子春云樴讀爲不義不昵之昵或爲䵒䵒黏也元謂樴脂膏𦙶敗之𦙶𦙶亦黏也　說文䵒黏也春

秋傳曰不義不䵒或从刃作䵒　漢讀攷鄭君從樴云樴者脂膏𦙶敗之同部假借字𦙶說文作殖說文歺部殖脂膏久殖也字林作𦙶釋名作膱他書又作瀸𦙶亦訓黏經作樴自可不必易爲䁥也鄭司農云謂膠善戾戾當作麗聲之誤也凡附麗之物莫善于膠紹基案膠善戾解不能方也段氏易戾爲麗非
漆欲測注鄭司農云測讀爲惻隱之惻元謂測讀如測度之測測猶清也　案易井渫不食爲我心惻渫取清絜之意因井渫而行道之人爲之惻正惻其絜清也先鄭讀爲惻隱之惻者以此

冰析潪注大寒中下於檠中夜內之　疑義舉要下言
冰析潪則審環環者漆之圻鄂見軵人先鄭說似欲
於大寒時施漆漆乾而潪文有定也後言合潪若背
手文合潪似對析潪而言疑析潪者分析弓之表裏
而漆之又或兼分析諸弓之意有無潪者有潪而深
者有有潪而疏者有惟漆筋而角無潪者皆須分別
用之也
厚其帤則木堅薄其帤則需注需謂不充滿鄭司農云
帤讀爲襦有衣絮之絮帤謂弓中裨　漢讀攷衣絮
之絮今本作絮釋文音女居反則絮乃絮之誤說文

絮下引需有衣絮可證夾釋文音人兗反今經注釋
文皆譌需
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侔注不皆約纏之徽不相次也皆
約則弓帤侔猶均也　疏約謂以絲膠橫纏之今之
弓猶然云不皆約謂不次比爲之疏數必侔約之多
少須稀疏必均也　漢讀攷此注脫誤疑當云皆約
纏徽之不相次也不皆約則弓帤侔侔猶均也飛鵬
案段說非也此注不誤纏之徽不相次也正釋不皆
約之義皆約則弓帤反言以明皆約之不可耳帤有
做義說文訓幣巾猶言獘巾魯語不腆先君之幣器

宋庠補音作獘是其證
斲摯必中注摯之言致也　案斲有薄義摯有厚義注
云摯之言致物之稠致者必厚斲摯猶言薄厚致與
緻同江氏謂摯有下意近幹近柎處細從柎至簫漸
下故謂之摯非也疏云斲幹厚薄亦非
下柎之弓末應將興爲柎而發必動於栩注末猶簫也
興猶動也發也弓柎卑簫應弦則柎將動栩接中
戴氏補注末應將興言簫應弦將有傷動爲柎而發
必動於栩言因柎以致傷動者其病必在角柎相接
之處興與弓韻弓音肱發與栩韻異文協句爾

量其力有三均注有三讀爲又參量其力又參均者謂
若幹勝一石加角而勝二石被筋而勝三石引之中
三尺假令弓力勝三石引之中三尺弛其弦以繩緩
擐之每加物一石則張一尺　疑義舉要注云以繩
試弓之法每加物一石則張一尺本已成之弓先言
幹勝一石加角勝二石被筋勝三石此推三均之由
謂其由此三者之力耳非謂弓未成而迭試之也疏
謂初空幹時稱物一石則失之矣被筋必先於加角
安能使角先於筋
筋三侔注侔猶等也　釋文侔本又作牟亦作桙紹基案筋

三件當與膠三鈞絲三即漆三斞俱爲量度輕重之
數釋文作牟桙是其證　賢基謹案既夕禮兩杅注
今文杅爲桙說文作盂云盛飯器也禮記內則云敦
牟巵匜牟即杅禮記从今文故作牟鄭云牟讀曰堥
敦牟黍稷器也釋文云齊人呼土釜爲牟正義引隱
義曰牟土釜也今以木爲器象土釜之形蓋杅本飲
食之器以其形象土釜之牟故得牟名陶人甗實二
鬴鬴即釜小爾雅四區謂之釜是釜可用之以盛亦
可以爲量故牟桙
亦得爲量名也

漆三斞　說文斗部斞量也周禮桼三斞

豐肉而短寬緩以荼若是者爲之危弓骨直以立忿埶以奔若是者爲之安弓　疏危弓則夾庾弱者爲言安弓謂王弧之類强者而言　疑義舉要危弓安弓疏說非是下文言弓安矢安而莫能速中且不深是

弓弱也乃以强者爲安弱者爲危何耶當是剽疾者爲危柔緩者爲安然則三等之弓皆有危安與

周禮補注卷第六

姪賢勱
後學汪臣壁　仝校字

右周禮補注六卷先贈公就養在京師所纂也先是箸周禮四書互證四卷自敘曰以周官爲全書與豈獨司空無稽司祿或缺爲周禮去籍之明徵鄭之刀秦無盧宣王孝王之封國其非周公之舊典可知然攷其書以道制欲以義防利以德勝威以禮措刑藹然唐虞三代之遺意非春秋戰國以後所能髣髴也朱子謂爲天理爛熟之書信矣學者限於貲稟苦全經繁富難卒讀讀亦鮮有條貫者因取周禮中之與四書相發明者別而出之以四子書爲目證以周官經文其有一目而錯舉數事者則仍從周官之次使學者知義有統宗文雜不

迷問亦取注疏之善者附之薙其繁複取其菁英書既成就正於凌仲子師師見而韙之曰此書雖爲新學辨惑抑亦治周禮者之一助也余用是滋愧已先贈公自敘之辭如此基固請付梓弗之許洎入都後始輯補注每有所見輒錄於書之眉積久成若干卷歲癸卯欲出以付梓而疾已革矣痛哉基服闋後繕寫定本屬吾友涇邑包君孟開道州何君子貞平定張君願洲校之校既畢基復校字撫茲手澤彌增風木之悲瀨□□□□直接禮堂之緒用付剞劂昭示來茲男賢基

周禮釋注　二卷

周禮釋注敘

周官一書漢初出於山巖屋壁旋入秘府世儒莫得見其經師傳授旹不可考何休林碩之徒漢人已不能無疑宋元而後之紛紛觝排者更無論矣余嘗徵之羣經稽之史傳而知爲成周之古文舊典六國變古暴秦燔書周官寖廢漢初始著於世獻王得之毛公傳之自劉向以前諸儒稱道者不絕其向歆以後徵引周官者則不具述云粵稽唐虞建官有司徒司空秩宗共工士虞之職夏官殷官二百周設官三百六十考之書詩若牧誓司徒司馬司空亞政虎賁師氏太保太史內史詩巷伯寺人孟子無羊牧人

乃夢雲漢趣馬師氏膳夫左右十月之交有卿士司徒宰膳夫內史趣馬師氏之屬其職並與周官合逸周書職方解卽夏官職方氏文詩序出於孔門有候人挈壺氏之官有狐序古者國有凶昏則殺禮而多昏與大司徒荒政多昏合觀於書詩所載其爲成周之制作明矣儀禮所稱官制若士冠禮筮人執筴燕禮射人告具獻內小臣閽人爲大燭於門外又以授弓人大射儀量人量侯道巾車張三侯獻服不聘禮乃謁關人士喪禮冢人營之卜人抱龜燋少牢禮司士擊豕廩人摡甑甗七小祝設槃匜鄉飲酒燕禮大射儀俱有太師燕禮公食士喪禮俱有甸人大射公

食禮俱有宰夫大射儀胥薦主人胥即胥徒聘禮肦肉及
庾車庾即庾人燕禮膳宰即天子之宰夫庶子即天子之
諸子王朝侯國之異名也又鐘人即鐘師之屬宗人即都
宗人家宗人之屬雍人即內饔外饔之屬並與周官合儀
禮爲周公所作則此周官亦元公之舊典也降自春秋之
世列國多僭改周制然左氏傳莊十九年王收膳夫之秩
僖二十四年王御士二十八年賜之虎賁三百人宣公十
二年獸人毋乃不給於鮮又豈敢辱候人成十年甸人獻
麥成十八年司士屬焉襄二十三年季孫召外史三十一
年巾車脂轄哀三年命校人乘馬十四年迹人來告又宣

二年宧其餘子與大司徒之餘子合襄九年及其大夫門
子與大宗伯之門子合又有大宰宰夫大司徒大司馬大
司寇太史內史宗伯行人封人寺人圉人樂有太師刑有
士卜祝閽僕醫巫之屬其與周官合者已比比若是矣迨
戰國時開阡陌置郡縣周官之法大壞其學亦幾絕是以
馬融傳云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
相反始皇禁挾書搜求焚燒之獨悉孝武除挾書之律周
官始出漢書河間獻王傳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
其一也獻王博士大毛公親見其文著之故訓傳今考行
露傳昏禮純帛不過五兩媒氏文君子偕老傳副者后夫

人之首飾編髮爲之追師文騶鐵傳冬獻狼夏獻麋獸人
文七月傳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大司馬文白華傳王乘車
履石隸僕文篤公劉新國則殺禮也掌客文駉傳諸侯六
閑馬四種校人文大車傳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
子男之服唐無衣傳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皆大行人
文又無衣傳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皆以六爲節生民
傳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
涖卜來歲之稼肆師文又秦無衣傳戈長六尺六寸矛長
二丈考工記廬人文行葦傳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考工
記弓人文記亦獻王所得故毛公依用之或曰禮記正義

言孝文使博士作考工記然則孔疏非歟曰非也釋文序
錄云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
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此記得自獻王
之明證墨子非儒下云今之鮑函車匠孟子云梓匠輪輿
矢人函人今皆見於考工記墨子孟子皆在未焚書以前
而其言與記合南史稱盜發楚王冢獲竹簡書王僧虔謂
是科斗書考工記然則考工一篇亦東周以後之古書當
時以足周官非無謂也漢以前之引周官者藝文志言魏
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
宗伯之大司樂章劉向別錄雜記竇公二十三當即大司

桼文大戴禮朝事篇載典瑞司儀大行人小行人掌客文
小戴禮內則記載食醫庖人內饔文其見於稱述信而有
徵如此方周官之初出未顯爲故書古文許慎說文自序
其偁禮周官皆古文五經異義亦稱古周禮說成帝後劉
向子歆按理秘書著於錄畧是爲今文歆傳杜子春子春
傳鄭眾賈逵而周官之學始著大儒鄭君從馬融及張恭
祖受學爲周禮注合故書今文而參之考訓詁捃秘逸發
疑正讀厥功偉矣余既不揣惷愚闡發鄭旨以相賈疏之
所未及爲釋注二卷復恐後人之疑經并以注爲可議於
是摭成周之制度泝漢氏之淵源證其爲周公致太平之

道道字據禮記正義以昭示來茲庶後之學周禮者尊經益以信
注則此序之所爲作也
道光三年八月初七日淮安山陽丁晏自敘

周禮釋注卷一　　淮安山陽丁晏學

天官

胥十有二人注胥讀如諝謂其有才知爲什長　案大行
人注胥讀爲諝說文言部諝知也从言胥聲

宮正釋文此以下鄭總列六十職序干注則各於其職前
列之　案干寶引序官各冠於職前與鄭本合爲一編者
異近人刻周禮有割裂序官於每官之下者干氏已先之
矣

䱷人釋文本又作魚　案五經文字漁䱷二同

酒人奄十人注奄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宦人　案說文門
部閹豎宮中奄閽閉門者从門奄聲釋元應眾經音義卷
一卷十兩引周禮閹十人鄭元曰閹精氣閉藏者今謂之
宦人

奚三百人注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爲奴其少才知以
爲奚今之侍史官婢或曰奚宦女　案說文女部㜎女隸
也从女奚聲集韻十二齊㜎通作奚

司會注若今尚書　釋文尚音常　案漢書百官公卿表成
帝建始五年初置尚書員五人藝文類聚職官部引釋名
尚書尚上也言最在上總領之也是尚書亦可讀如本字

職內注若今之泉所入謂之少內　漢制攷少內嗇夫白
吉曰食皇孫亡詔令注少內掖庭主府臧之官也
大宰以入灋治官府釋文灋古法字　案說文廌部灋刑
也平之如水從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从去今文作法
五經文字灋古法字見周禮
五曰賦貢以馭其用注貢功也九職之功所稅也　案易
繫辭傳六爻之義易以貢釋文荀作功古貢功通用故鄭
訓爲功
四曰家削之賦注家削三百里釋文削本亦作稍又作郇
案削古文叚借字依字當作郇或作稍稍人注距王城三

百里曰稍說文邑部郇國甸大夫稍稍所食邑从邑肖聲
周禮曰任郇地在天子三百里之內鄭云三百里與許君
合段氏玉裁周禮漢讀攷謂載師注作削削郇郇之譌字
非也
八曰匪頒之式注匪分也頒讀爲班布之班謂班賜也
案大宗伯注頒讀爲班大史先鄭注頒讀爲班明堂位頒
度量而天下大服注頒讀爲班釋元應大般涅盤經音義
斑案古書或作頒同
八曰斿貢注鄭司農云斿貢羽毛　案先鄭云羽毛卽羽
旄也書厥貢羽毛齒革釋文作旄史記夏本紀亦作旄毛
旄古今字漢讀攷改注作旄謂今本誤作毛非也凡段氏
書多肊改本文竊所不取
正月之吉注正月周之正月吉謂朔日　案唐會要引干
寶注正月周正建子之月吉朔日也義本鄭氏
立其兩兩謂兩卿　案書蔡仲之命正義曰周禮立其兩
馬鄭皆云立卿兩人是鄭說與季長同本於師說也
小宰之職注若今御史中丞　案續漢志注引干注云若
御史中丞與鄭同惠氏禮說謂此注決非康成之語爲干
注雜入鄭注晏謂賈氏依鄭作疏與干寶絕不相涉何得
雜入鄭注惠說非也且干氏與鄭注頗多相同續漢志注

劉昭引干注展牲若今夕牲夜士今都候之屬司門如今
校尉納亨納牲之將告殺謂向祭之辰也皆與鄭同小宰
宮刑鄭讀如字釋文云干同蓋令升生鄭氏之後沿用舊
說惠氏反以鄭注爲干注此大惑也
六曰斂弛（此依唐石經作弛今本作弛非）之聯事注杜子春弛讀爲施
案遂人與其施舍者注施讀爲弛遂大夫與其可施舍注
施亦讀爲弛土均與其施舍注施讀爲弛毛詩矢其文德
傳矢施也孔子閒居引詩弛其文德注弛施也古字多通
用
四曰聽稱責以傅別注鄭司農云傅別謂券書也傅傅著

約束於文書元謂傳別爲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　案
說文刀部券契也从刀𠧪聲券別之書以刀判契其旁故
曰書契釋名釋書契券綣也相約束繾綣以爲限也莂別
也大書中央中破別之也續古文苑有晉太康五年楊紹買冢地莂
七曰聽賣買以質劑注質劑謂市中平賈今時月平是也
釋文平劉音病　案司市先鄭注質劑月平釋文平皮命
切揚子法言一鬨之市必立之平集韻四十三映平平物
價也漢謂之月平皮命切與劉昌宗讀如病合
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注使齎歲盡文書來至若今上計　案
漢書五帝紀受計於甘泉師古曰受郡國所上計簿也若

今之諸州計帳
宮正次舍之衆寡注次諸吏直宿若今部署諸廬者　案
漢書金日磾傳小疾臥廬師古曰殿中所止曰廬文選西
都賦周廬千列李善注史記衞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張晏
曰直宿曰廬
以木鐸修火禁凡邦之事蹕注鄭司農讀火絕之云禁凡
邦之事蹕釋文讀戚如字徐音豆　案集韻五十候讀噣誦
書也周禮鄭司農讀火絕之徐邈讀或从口
庖人共祭祀之好羞注若荆州之鮺魚青州之蟹胥釋文
字林云蟹醬也　案說文魚部鮺臧魚也南方謂之魿北

方謂之鮺从魚差省聲肉部胥蟹醢也从肉疋聲釋名釋
飲食鮓菹也以鹽米釀魚以爲菹熟而食之也蟹胥取蟹
藏之使骨肉解胥胥然也集韻三十五馬鮺或作鮓䱹鮓
夏行腒鱐膳膏臊注鄭司農云腒乾雉鱐乾魚膏臊豕膏
也　案說文肉部腒北方謂鳥腊腒从肉居聲鱐乾魚尾
肅肅也从肉肅聲周禮有腒鱐臊豕膏臭也从肉喿聲凡
許所說多與先鄭同蓋許君從賈逵受古學賈與先鄭同
受業于杜子春其師傳同也
內饔牛夜鳴則庮注鄭司農云庮朽木臭也　案說文广部
庮久屋朽木从广酉聲周禮曰牛夜鳴則庮許說亦與先鄭

同
豕盲視而交睫腥注腥當爲星聲之誤也肉有如米者似
星　案掌客注牲當爲腥字之誤也論語釋文君賜腥說
文字林並作胜云不熟也又君生魯讀生爲牲史記律書
建星者建諸生也星从生聲腥从星聲古聲近多通用
鼈人掌取互物注鄭司農云互物謂有甲𦵔胡龜鼈之屬
　案釋名胡互也在咽下垂能斂互物也古胡互聲相近
鄭以互物爲𦵔胡取聲相近也
共蠯蠃蚳注杜子春云蠯蜯也釋文蜯字又作蚌　案釋
魚蜌蠯郭注今江東呼蚌長而狹者爲蠯說文虫部蠯蜌

也修爲甂圓爲蝸从虫庫聲太平御覽九百四十一卷引
杜子春注甂蚌也
腊人共豆脯膴胖注鄭大夫云胖讀爲判杜子春讀
胖爲版又禮家以胖爲半體元謂胖之言片也析肉意也
　案說文半部胖半體肉也从肉半半亦聲片部版判也
从片反聲片判木从半木媒氏注判半也胖判版半聲近
義同
醫師凡邦之有疾病者有（有字依唐石經補）疕瘍者造焉注疕頭
瘍亦謂禿也　案說文疒部疕頭瘍也从疒匕聲瘍頭創
也从疒易聲

疾醫春時有痟首疾注痟酸削也首疾頭痛也　案說文
疒部痟酸痟頭痛也从疒肖聲引周禮春時有痟首疾釋
名云酸遜也遜遁在後也言腳疼力少行遁在後似遜遁
者也消弱也如見割削筋力弱也即釋此酸削之義
酒正一曰泛齊注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醪矣
疏宜成說以爲地名故曹植酒賦曰宜成醴醪蒼梧縹清
若馬融所云今之宜成會稽稻米清似宜成以爲酒名故
劉杳要雅亦以宜成爲酒名二者未知孰是　案初學記
二十六卷酒類有劉孝儀謝晉安王賜宜城酒啟後漢杜
根傳爲宜城山中酒家保李賢注宜城縣故城在今襄州
率道縣南其地出美酒今湖廣襄陽府宜城縣
三曰盎齊注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如今酇白矣
疏漢時蕭何所封南陽地名酇　案釋文酇白即今之白
醝酒也宜作醝在何反作酇假借字五經文字醝在何反
酒名周禮注作酇玉篇酉部醝在何切白酒也集韻八戈
醝才何切白酒通作酇釋元應大智度論音義引通俗文
白酒曰醝賈疏以酇爲地名非也（釋文翁鳥動反釋名釋飲食盎齊盎翁翁然滃色也集韻一董翁鄔孔切翁葱白色）
二曰昔酒注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醳者也　案
郊特牲舊澤之酒鄭注澤讀曰醳謂昔酒也說文酋繹酒

也从酉水半見於上釋名釋飲食酒酉也米釀麴酉澤久
而味美也醳酒久釀酋澤也
三曰清酒注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疏中山郡名魏
都賦曰醇酎中山沈湎千日　案文選魏都賦劉淵林注
中山出好酎酒其俗傳云昔有人曰元石者從山中酒家
酤酒酒家與之千日之酒語其節度比歸數百里可至于
醉如其言飲之至家而醉其俗語曰元石飲酒一醉千日
初學記酒類引西晉張載酃酒賦中山冬啟醇酎秋發即
鄭所云中山冬釀也
大祭三貳注三貳三益副之也　案易坎六四樽酒簋貳

鄭康成曰貳副也虞翻曰貳副也禮有副樽
漿人水漿醴涼醫酏注元謂涼今寒粥若糗飯雜水也
案釋名釋飲食寒粥末稻米投寒水中育育然也
凌人三其凌注凌冰室也　案毛詩豳風傳凌陰冰室也
漢五行志未央宮凌室災師古曰藏冰之室也
籩人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注鄭司農云朝事謂清朝
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籩稻曰白黍曰黑　案寒具見儀
禮釋注有司徹婦贊者執白黑以授主婦注白熬稻黑熬
黍
乾䕩注乾䕩乾梅也　案說文草部䕩乾梅之屬从艸橑

周禮釋注　卷一　八

聲引周禮曰饋食之籩其實乾䕩後漢長沙王始煮䕩爲
䕩或作蕂齊民要術引廣志曰蜀名梅爲䕩大如雁子梅
杏皆可以爲油脯黃梅以熟䕩作之
醢人茆菹注鄭大夫讀茆爲茅茅菹茅初生或曰茆水草
杜子春讀茆爲卯　半農禮說云春秋茅戎公穀作貿戎
是茆亦可讀爲茅也　案毛詩泮水傳茆鳧葵也漢書律
志冒茆于卯故杜君又讀爲卯
脾析注脾析牛百葉也　案說文胘牛百葉也从肉弦省
聲膍牛百葉也从肉毘聲一曰鳥膍胵或作肶廣雅百葉
謂之膍胵胃謂之胘釋元應寶雲經音義百葉牛膍胵也

蓋胃薄如葉細切之故云百葉
豚拍注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爲膊謂脅也或曰豚拍肩
也今河間名豚脅聲如鍛鎛　案拍膊聲相近釋名釋飲
食膊迫也薄椓肉迫著物使燥也士喪禮注今文胉爲迫
說文肉部肩髆也骨部髆肩甲也髆膊皆从尃聲故或說
爲肩
深蒲注鄭司農云深蒲蒲蒻入水深故曰深蒲或曰深蒲
桑耳　案說文艸部蒤蒲蒻之類也从艸深聲周禮省作
深馬融廣成頌昌本深蒲李賢注深蒲謂蒲白生深水之
中

周禮釋注　卷一　九

鹽人共其苦鹽散鹽注杜子春讀苦爲盬謂出鹽直用不
湅治　案典婦功辨其苦良鄭司農云苦讀爲盬毛詩四
牡傳盬不固也苦盬聲相近史記五帝紀器皆不苦注苦
音盬麤也讀如盬荀子勸學篇問楛者勿告也楊注楛與
苦同惡也凡器物堅好者謂之功濫惡者謂之楛又彊國
篇忠信而不楛注楛音苦讀爲王事靡盬之盬盬不堅固
也
宮人爲其井匽注元謂匽豬謂霤下之池受畜水而流之
者　案左傳襄二十五年規偃豬杜注偃豬下濕之池鄭
云匽豬義與偃豬同敝人注梁水偃也釋文徐本作匽古

偃匽通用稻人注偃豬者畜流水之陂也
掌舍設梐枑再重注故書枑爲柜杜子春讀爲梐枑梐枑謂行
馬　案說文木部梐梐枑行馬也从木陛省聲周禮曰設
梐枑再重枑梐枑也从互聲五經文字云枑行馬也音互
枑一作柜古互巨形相近玉篇工部巨古文作𠀁詩會注
故書互爲巨杜子春讀爲參互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欜
者注故書互爲巨鄭司農云巨當爲互謂行馬所以互止
禁人也
爲壇壝宮棘門注鄭司農云棘門以戟爲門疏左氏隱十
一年子都拔棘以逐之故知棘卽戟也　案明堂位越棘

十

注棘戟也正義棘戟方言文說文戈部戟有枝兵也讀若
棘戛戟也讀若棘
玉府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注詩傳曰佩玉上有葱衡下
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閒疏引詩傳者謂是韓詩　案
詳見毛鄭詩釋
凡褻器注褻器清器虎子之屬　案史記萬石君列傳石
建取親中帬廁牏集解呂靜云楲窬褻器也音威豆賈逵
解周官楲虎子窬行清孟康曰廁行清也窬行清空中受
糞者也鄭云清器猶行清也義本賈君說文广部廁清也
从广則聲徐鍇繫傳曰此溷廁也古多謂之清者以其不

潔常當清除之也清今俗字書或作圊測吏反廣雅圊廁
也清圊古今字
外府共其財用之幣齎注鄭司農云齎或爲資今禮家定
齎作資元謂齎資同耳其字以齊次爲聲从貝變易古字
亦多或　案掌皮先鄭注齎或爲資典婦功注故書齎爲
資杜子春讀爲資典枲注故書齎作資攷工記注故書資
作齊杜子春云齊當爲資古齎齊資並通用
司書受其幣注故書受爲授鄭司農云授當爲受謂受財
幣之簿書也　案典婦功注授當爲受聲之誤也掌葛注
故書受或爲授杜子春云當爲受

十一

職內受其貳令而書之注貳令者謂若今御史所寫下本
奏王所可者書之若言某月某日某甲詔書出某物若干
給某官某事　案蔡邕獨斷云詔書羣臣有所奏請尙書
令奏之下有制天子答之曰可若下某官云云亦曰詔書
又奏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上駁議曰某官某甲議其
合於上意者文報曰某官某甲議可
職幣皆辨其物而奠其錄注故書錄爲祿杜子春云祿當
爲錄　案祿錄竝从彔得通用荀子性惡篇文王之錄楊
倞注錄與綠同劒以色爲名
司裘設其鵠注又方制之以爲𩫏謂之鵠釋文𩫏本亦作

準　案說文土部𡐦䡞臬也从土𦎧聲讀若準木部臬準
𡐦的也𦎧卽𡐦之省文
廞裘飾皮車注故書廞爲淫鄭司農云淫裘陳裘也元謂
廞興也　案說文广部廞陳輿服於庭也从广欽聲讀若
歆許君言陳與先鄭同巾車大喪飾遣車遂廞之行之注
廞興也車僕廞革車注言興革車爾雅云廞興也鄭君本
此司服廞衣服注故書廞爲淫先鄭云淫讀爲廞廞陳也
大師帥瞽而廞注廞興也故書廞爲淫先鄭云淫陳也司
弓矢廞五兵注故書廞爲淫先鄭云淫陳也淫讀爲廞後
鄭注廞興也匠人注鄭司農云淫讀爲廞淫廞聲相近

內宰以陰禮教六宮注若今稱皇后爲中宮矣疏漢舊儀
有此事也　漢制攷哀帝紀中宮注皇后之宮
而生穜稑之種注先種後孰謂之穜後種先孰謂之稑元
謂詩云黍稷穜稑是也　案毛詩黍稷重穋傳後孰曰重
先孰曰穋釋文穋本又作稑說文禾部穜先種後孰也从
禾重聲稑疾孰也从禾坴聲詩曰黍稷穜稑或作穋呂氏
春秋任地篇高注晚種早熟爲稑早種晚熟爲重引詩黍
稷重稑
女祝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注鄭大夫讀梗爲亢謂招善
而亢惡去之杜子春讀梗爲更　案梗从更聲更亢聲相

近莊子庚桑楚史記莊周傳亢桑子列子作亢倉子後漢
樊宏傳封族兄忠更父侯卽亢父也說文秔从禾亢聲或从更作稉
內司服禕衣揄狄注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翟之遺俗　案
漢書江充傳曲裾後垂交輸如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
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賈逵謂
之衣圭蘇林曰交輸如今新婦袍上挂全幅繒角割名曰
交輸裁也續漢書輿服志諸古麗圭襂閨緣加上之服釋
名婦人上服曰袿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也方言袿
謂之裾郭注衣後裾也或作袪文選思元賦揚雜錯之袿
徽注引方言釋名晉書音義列傳卷六十四引字林袿婦
上衣也
素沙注今世有沙縠者名出於此　案漢書江充傳紗縠
禪衣師古曰紗縠紡絲而織之也續漢書輿服志亦有紗
縠單衣釋名釋采帛縠粟也其形戚戚然視之如粟也又
謂之紗亦取戚戚如沙也文選七啟黼黻之服紗縠之裳
縫人衣翣柳之材注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書曰分命和
仲度西曰柳穀疏書曰者是濟南伏生書傳文柳者諸色
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故曰柳穀　案史記集解
夏本紀曰昧谷徐廣曰一作柳谷書正義引夏侯等書昧
谷爲柳谷書大傳虞傳秋祀柳穀注柳聚也齊人語說文

赤部𧹞日出之赤也从赤㱿聲穀縠聲相近故賈以為色
赤
地官
載師注載之言事也事民而稅之禹貢曰冀州既載　案
書禹貢冀州既載鄭康成曰載之言事事謂作徒役也鄭
讀以載字絕句與偽孔傳讀屬下壺口異
媒氏注今齊人名麴𪍿曰媒　案漢書司馬遷傳隨而媒
孽其短師古曰媒如媒嫭之媒孽如𪎭孽之孽一曰齊人
謂麴餅為媒也集韻十六屑𪍿孽也倪結切
泉府注故書泉或作錢　案檀弓注古者謂錢曰泉史記

天官書下有積錢徐廣曰古作泉字
司門注司門若今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　案續漢書
百官志城門校尉一人本注曰掌雒陽城門十二所劉昭
注引周禮司門干寶注如今校尉即用鄭說蔡質漢儀亦
云雒陽十二城門鄭云十二門以漢制況之賈疏引匠人
以釋十二門非注義也
丱人注丱之言礦也金石未成器曰礦　案說文石部磺
銅鐵樸石也从石黃聲讀若穬丱古文礦周禮有礦人釋
元應大般涅槃經音義礦古文𥐓字書作礦同
掌染草注染草藍蒨象斗之屬疏藍以染青蒨以染赤象
斗染黑釋文象本或作橡音同　案說文艸部草草斗櫟
實也一曰象斗子从艸早聲廣韻三十六養樣櫟實徐兩
切
司稼注種穀曰稼如嫁女以有所生　案稻人注謂之稼
者有似嫁女所生司尊彝注鄭司農注斝讀為稼畫禾稼
也量人注鄭司農云斝讀如嫁娶之嫁是先鄭亦與康成
同義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注土地之圖若今司空
郡國輿地圖疏案漢蕭何收秦圖籍至後漢乃有司空郡
國地圖　漢制攷武帝元狩六年御史大夫奏輿地圖疏

謂後漢乃有畫考之未詳耳光武披輿地圖指示鄧禹建
武十五年封皇子大司空上輿地圖馬援曰前披輿地圖
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肅宗建初中案輿地圖令諸國戶
口皆等租入
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注輪從也　案從即從橫之
從賈疏引馬融云東西為廣南北為輪一切經音義引韓
詩南北曰從東西曰橫故鄭以輪為從釋元應妙法蓮華
經音義引鄭注輪縱也
辨五地之物生注杜子春讀生為性　案性从心生聲貉
隸注又不生乳於圈檻也釋文生劉色敬反大戴禮禮三

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史記禮書性作生
其植物宜皁物釋文皁物音皁本或作皁　案說文草草
斗櫟實也一曰象斗子从草早聲大徐曰今俗以此爲艸
木之艸別作皁字爲黑色之皁案櫟實可以染帛爲黑色
故曰草通用爲草棧字今俗書皁或从白从十或从白从
七皆無意義無以下筆集韻二十二晧草說文斗櫟實也
隸作草通作皁
其民黑而津注津潤也釋文津一本作㶉音同潤也　案
廣韻十七眞㶉氣之液也本一作盡
其植物宜覈物注核物李梅之屬　案經文作覈注作核

周禮釋注　卷一　十六

說文襾部覈實也木部核蠻夷以木皮爲匧狀如籢尊之
形也是果實之字當用覈鄭君作核从今文假借字也周
禮玉藻皆作核故鄭改从今字凡經從古文注从今文周
禮注中多此例毛詩肴核維旅班固典引肴覈仁誼之林
蔡邕注引詩肴覈維旅是毛詩古文亦作覈
其民專而長注專圜也　案專卽團之省文說文口部團
圜也从口專聲漢書五行志蜺再重赤而專孟康曰專員
也集韻二十六桓團專圓摶徒官切說文圜也周禮作專
莊子作團太元作塼字又作摶梓人摶身而鴻注摶圜也
楚辭九辨乘精氣之摶摶兮王逸章句楚人名員曰摶也

則民不愉一本作偷非　毛本釋文作愉注愉謂朝不謀夕　案說文心
部愉薄也从心俞聲公羊桓七年何注則民不愉釋文本
又作偷詩他人是愉箋愉讀曰偷偷取也
則民不虣　案廣韻三十六嘯暴虣上同鐘鼎款識周寅
簋銘勿事虣虐
五曰以儀辨等注故書儀或爲義杜子春讀爲儀謂九儀
　案小宗伯注故書儀爲義杜子春讀義爲儀肆師注故
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
謂義爲誼釋元應光讚般若經音義引字詁古文誼今作
義同

周禮釋注　卷一　十七

辨十有二壤之物注壤亦土也土猶吐也以人所耕而樹
蓺焉則言壤壤和緩之貌　案說文土地之吐生萬物者
也二一象地之下地之中丨物出形也白虎通土主吐含萬
物土之爲言吐也釋名釋地土吐也吐生萬物也太平御
覽地部引春秋元命包土爲言吐也言子成父道吐也說
文土部壤柔土也从土襄聲又釋名壤瀼也肥濡意也禹
貢厥土惟白壤釋文引馬融注壤天性和美也故鄭以爲
和緩之貌
以教稼穡樹蓺注蓺猶蒔也　案書播時百穀鄭康成曰
時讀曰蒔蒔五穀以救活之說文蒔更別種方言蒔植立

也蒔更也郭注爲更種一也音侍
謂之地中注今潁川陽城地爲然　漢制考王朴曰古者
植圭於陽城以其近洛也蓋尙慊其中乃在洛之東偏開
元十二年遣使天下候影南距林邑北距横野得浚儀之
岳臺應南北弦居地之中司馬公曰日行黃道每歲有差
地中當隨而轉移故周在洛邑漢在潁川陽城唐在汴州
浚儀案李淳風周髀算經注引馬融注地中洛陽
五曰寬疾注寬疾若今癃不可事不算卒可事者半之也
案漢書高帝紀注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
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爲罷癃後漢光武紀

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癃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李賢
注引蒼頡篇癃病也說文癃罷病也
使之相賙注賙當爲糾謂糾其惡　案賙糾聲相近說文
木部樛讀若斗是其例也
孝友睦婣任卹注婣親於外親　案說文女部姻壻家也
女之因故曰姻从女因聲籀文作婣五經文字婣音因籀
文姻見周禮
小司徒以比追胥注伺捕盜賊也　案士師以比追胥之
事注胥讀如宿偦之偦謂司搏盜賊也修閭氏而比其追
胥者注胥讀爲偦集韻八語以胥偦爲一字重文

四邱爲甸注甸之言乘也讀如衷甸之甸　案稍人注邱
乘四邱爲甸甸讀與維禹敶之之敶同其訓曰乘由是改
云甸祝注甸之言田也小宗伯注甸讀爲田說文田陳也
象形𠂤部陳从𠂤从木申聲攴部敶列也从攴陳聲玉篇
𠂤部陳列也或作敶廣韻十七眞陳敶古文爾雅郊外謂
之田釋文引李巡注田敶也謂敶列種穀之處急就篇田
細兒顏注陳完奔齊亦爲田氏蓋以陳田聲相近云
施其職而平其政注政當作征　案小宰注政謂賦也凡
其字或作政或作正或作征以多言之宜從征均人掌均
地政土均掌平土地之政注並云政讀爲征都司馬以國

法掌其政學釋文政音征夌人注故書正爲政先鄭云政當
正大戴禮主言篇然後誅其君致其政家語作改其政史
記范雎傳政適伐國徐廣曰政適音征敵月令班馬政呂
覽作正釋名政正也下所取正也春秋公羊釋文正音征
又音政荀子王制篇相地而衰政注政或讀爲征
與其輂輦注云輂駕馬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輂曰余車殷
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鋤故書輂
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爲輦　惠半農禮說曰地名蓮勺蓮
讀爲輦易蹇六四往蹇來連虞翻曰連輦也管子立政篇
畜連乘車海王篇服連軺輦則古輦皆作連可知也　案

說文輂大車駕馬者从車共聲木部梠臿也或作梩方言東齊謂之梩孟子趙岐注虆梩籠臿之屬釋名釋車胡奴車東胡以罪沒入官爲奴者引之殷所制也輦車人所輦也漢韓勑碑胡輦器用隸釋云即瑚璉也明堂位四連釋文連本又作璉巾車輦車組輓釋文輦本作連

執斧以涖匠師注故書涖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涖　案司市先鄭注立當爲涖大宗伯注故書涖作立先鄭讀爲涖肆師注故書位爲涖杜子春云涖爲位書亦或爲位小宗伯注故書位作立先鄭云古者立位同字詳見後

巡其前後之屯注故書巡作述　案毛詩日月傳述循也古循巡亦通用

鄉大夫四曰和容注杜子春讀和容爲和頌謂能爲樂　案說文頌皃也徐曰此儀容字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通作頌後人因以爲歌頌字又皃頌儀也徐曰頌古容字管子有國頌篇注頌容也漢書儒林傳魯徐生善爲頌師古曰頌讀與容同馬融論語注四曰和頌合雅頌亦同杜說

封人設其楅衡注元謂楅設于角衡設于鼻如椵狀也疏漢時有置於犬之上謂之椵故舉之以爲況衡者也　案說文木部椵木可作牀几从木叚聲讀若賈集韻四十禡椵椽架博雅杙也所以舉物或作稼架亦書作枷牛人注椵謂之杙可以繫牛是椵亦繫牛之物賈氏謂置於犬上未聞方言橛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椵郭注椵杙也江東呼都音叚

鼓人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軍事以鼛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注雷鼓八面鼓也靈鼓六面鼓也路鼓四面鼓也鼖鼓長八尺鼛鼓長丈二尺晉鼓長六尺六寸　案大司樂注先鄭云雷鼓雷鼗皆謂六面有革可擊者也靈鼓靈鼗四面路鼓路鼗兩面後鄭謂雷鼓雷鼗八面靈鼓靈鼗六面路鼓路鼗四面是先後鄭說不同說文鼓郭也周禮六鼓靁鼓八面靈鼓六面路鼓四面鼖鼓臯鼓晉鼓皆兩面許君在康成之先與鄭合應劭風俗通音聲云周禮六鼓雷鼓八面路鼓四面擧鼓晉鼓皆二面應仲遠見鄭君曾欲北面稱弟子故與後鄭合文選東京賦雷鼓鼝鼝六變既畢薛綜注雷鼓八面鼓也又伐靈鼓薛注靈鼓六面鼓也子虛賦擊靈鼓文穎曰靈鼓六面鼓並與後鄭同又說文作臯風俗通作擧即鼛鼓之異文荀子王霸篇擧牢天下而制之後漢馬融傳注引作臯牢古擧臯通用

以金鐃止鼓注鐃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以止擊鼓釋文秉本又作柄下同　案說文木部柄或作秉左氏傳國

子實執齊秉漢書五行志殺生之[illegible]矣皆以秉爲柄
凡軍旅夜鼓鼜注鼜夜戒守鼓也司馬灋曰昏鼓四通爲
大鼜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五通爲發晌　案說文壴部
鼜夜戒守鼓也从壴蚤聲禮昏鼓四通爲大鼓夜半三通
爲戒晨旦五通爲發明讀若戚漢書埶文志禮家軍禮司
馬法百五十五篇故許君稱之曰禮眂瞭注杜子春讀鼜
爲憂戚之戚亦與許音合日部晌日出溫也卽發明之時
牧人陰祀用黝牲毛之注黝讀爲幽幽黑也　案黝幽古
通詳見毛鄭詩釋
用尨可也注故書尨作龍此據岳本嘉靖本作龍毛本作庬非杜子春云龍

當爲尨　案玉人上公用龍鄭司農云龍當爲尨尨謂雜
色巾車駹車注故書駹作龍杜子春云讀爲駹易說卦傳
震爲龍釋文引虞干作駹干寶云駹雜色也漢上易引鄭
康成曰龍讀爲尨取日出時色雜也
牛人以授職人而芻之注職讀爲樴樴謂之杙可以繫牛
樴人者謂牧人充人與　案肆師注職讀爲樴樴可以繫
牲者職樴聲相近
與其牽徬注牽徬在轅外輓牛也人御之居其前曰牽居
其旁曰徬　案說文彳部徬附行也从彳旁聲
共其牛牲之互注鄭司農云互謂楅衡之屬元謂互若今

屠家縣肉格　半農曰詩或肆或將毛傳肆者陳於互西
京賦所謂置互擺牲此懸肉格也　案易頤豕之牙釋文
引鄭注牙讀爲互上爻童牛之牿虞翻謂牿以木楅其角
則此爻鄭改爲互義當如牛牲之互
充人展牲則告牷注元謂展牲若今夕牲也　漢制考西
吉子顯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出取齋衣師古曰未具
一日其夕展視牲具謂之夕牲　案續漢書禮儀志正月
天郊夕牲注引周禮展牲干寶曰若今夕牲劉昭又稱郊
儀日未晡五刻夕牲
載師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注故書郊或爲蒿鄭

司農言王國百里爲郊杜子春云蒿讀爲郊五十里爲近
郊百里爲遠郊　案聘禮注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
里釋元應俱舍論音義引司馬法王國百里爲郊五十里
爲近郊百里爲遠郊
士田注士讀爲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　案隸釋馬
江碑仕喪儀宗洪景伯云仕讀爲士
遺人以恤民之囏阨注故書囏阨作攉阨當爲囏阨　案
集韻二十八山艱囏[illegible]說文土難治也或作囏攉古作[illegible]
以待覊旅注故書覊作寄杜子春云寄當爲覊　案覊寄
聲相近玉篇覊寄也委人注故書覊作奇杜子春云當爲

奇
均人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爲注旬均也讀如营营原隰之
营易坤爲均今書亦有作旬者　案詩作昀昀毛傳墾辟
貌爾雅釋訓昀昀田也郭注言墾辟也釋文本或作畇字
林云均均田也廣韻十八諄营均也詳遵切集韻十八諄
昀或作畇营古旬均通用詳見禮記釋注
師氏掌以媺詔王注告王以善道也文王世子曰師也者
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疏媺美也　案廣韻五旨美媺
上同通典禮引馬融曰媺媺道也告王以善道師者教人
以事而諭德者也與鄭注同鄭君從馬季長受學從師說
也
一曰至德以爲道本注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
行至德中和之德覆燾持載含容者也孔子曰中庸之爲
德其至矣乎　案通典禮引馬融注德行內外之稱在心
爲德施之爲行至德者中德也亦與鄭同鄭君並依師說
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注杜子春云遊當爲猶言雖貴猶
學　案游猶聲相近焦氏易林下有由子通雅云卽游子
楚辭九歌君不行兮夷猶後漢馬融傳注引作夷由以偏
旁字攷之漢書王襃傳蜉蝣出以陰字亦作蝣集韻十八
尤汓或作游酒是其例也

司救三罰而歸於圜土注圜土獄城也　案釋名釋宮室
獄又謂之圜土言築土表牆其形圜也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注難相與爲仇讎　案太平御覽四
百八十一卷引馬融注難謂相與爲仇也鄭君亦依師說
媒氏聽之于勝國之社注勝國亡國也亡國之社奄其上
而棧其下使無所通　案蔡邕獨斷云亡國之社掩其上
使不通天柴其下使不通地自與天地絕也又公羊哀六年傳
司市以次敘分地而經市注次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
若今市亭然　案史記三代世表臣爲郎時與方士攷功
會旗亭下注旗亭市樓也立旗於上故取名也文選西京
賦廓開九市通闤帶闠旗亭五重俯察百隧薛綜注旗亭
市樓也後文思次注若今市亭也介次注市亭之屬別小
者也先鄭注次市中候樓也
以量度成賈而徵儥注儥買也物有定賈則買者來也釋
文儥劉音育　案賈師凡國之賣儥注儥買也故書儥爲
買胥師先鄭注儥賣也說文人部儥賣也从人賣聲玉篇
人部儥買也釋元應大悲分陀利經音義賣又作儥同餘
六反儥兼買賣二義儥从賣聲賣从貝𠫤聲𠫤古文睦讀
若育故劉昌宗亦讀儥爲育
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注奠讀爲定杜子春云奠當爲

定　案弓人寒奠體注奠讀爲定大司徒奠地守釋文奠
劉音定司士以久奠食釋文奠音定瞽矇世奠繫杜子春
云帝讀爲定其字爲奠書亦或爲奠小史奠繫世注故書
奠爲帝杜子春云帝當爲奠奠讀爲定書帝或爲奠匠人
凡行奠水先鄭云奠讀爲停職幣皆辨其物而奠其錄注
奠定也禹貢奠高山大川史記夏本紀奠作定內則皆坐
奠之而后取之注奠停地也釋名停定也定於所在也奠
停也言停久也集韻四十六徑奠徒徑切又碇䃚爲一字
重文古奠定帝停並聲近通用
上旌于思文注元謂思當爲司字聲之誤也　案思司聲

相近釋名釋言語思司也凡有所司捕必靜司忖亦然也
以璽節出入之注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疏案漢法斗
檢封其形方上有封檢其內有書則周時印章上書其物
識事而已　案說文木部檢書署也釋名釋書契檢禁也
禁閉諸物使不得開露也璽徙也封物使可轉徙而不可
發也後漢書公孫瓚傳袁紹矯刻金玉以爲印璽每有所
下輒皁囊施檢章懷注檢今俗謂之排排如今言𢥠簽耳
續漢書祭祀志尙書令奉玉牒檢皇帝以二分璽親封之
廛人紋布注鄭司農云紋布列肆之稅布釋文紋本又作
次　案紋假借字說文紋績所緝也从糸次聲非此注之
義依字當爲次即思次介次之稅故先鄭以爲列肆之稅
布漢書食貨志有次布謂次於大布與此次布不同
凡珍異之有滯者注故書滯或作廛　案泉府故書滯爲
癉杜子春癉當爲滯序官廛人注故書廛爲壇杜子春讀
壇爲廛載師注故書廛或作壇古壇癉廛並聲相近說文鳥部
鸇从鳥亶聲籀文从廛作鸇
斂而入于膳府注謂貨物䙡藏於市中釋本或作貯䙡又
作褚皆同　案集語八語貯䙡著積也或作䙡著通作褚
後賈師注亦有䙡字釋元應毗尼母律音義䙡又作褚同
通俗文裝衣曰䙡

胥襲其不正者注故書襲爲習杜子春云當爲襲　案襲
習古通詳見儀禮釋注
泉府物楬而書之注鄭司農云物爲楬　案毛本作楄集
韻二仙楄揃箋識也或从手亦書作楄子仙切
司門掌授管鍵注鄭司農云鍵讀爲蹇鍵謂牡　案鍵蹇
聲相近𨍏人左不楗杜子春云楗讀爲蹇集韻二十八獮
鍵籥牡也或作鏈
司關則以節傳出之注傳如今移過所文書　漢制考文
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張晏注傳信也若今過所也釋名
過所至關津以示之或曰傳通雅云過所猶今之遞鋪也

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
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注今漢有銅虎
符杜子春云蕩當爲帑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畫函
案說文卪瑞信也守邦國者用玉卪守都鄙者用角卪
使山邦者用虎卪土邦者用人卪澤邦者用龍卪門關者
用符卪貨賄用璽卪道路用旌卪象相合之形玉篇卪部
卪瑞信也今作節說文以節爲竹約當依古文作卪續漢
書百官志主璽及虎符竹符之半劉昭注引周禮干寶注
漢之銅虎符即其制也即用鄭注又引干注英刻書也蕩
竹萌也刻而書其所使之事以助三節之信則漢之竹使

符者亦取則於故事也與漢注不同杜君讀爲帑者賈疏
謂帑音以湯蕩反之今人猶言帑也說文巾部帑金幣所
藏也凡物有器藏之曰函伊耆氏注云有司以此函藏之
故杜以帑爲函詩二矛重英毛傳謂有英飾鄭箋謂畫飾
故又以英蕩爲畫函
遂人以興耡利甿注鄭大夫讀耡爲藉杜子春讀耡爲助
謂起民人令相佐助　案說文耒部耡商人七十而耡耡
藉稅也从耒助聲引周禮以興耡利萌民部民眾萌也古
字與民通管子揆度篇其人同力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後
漢書宦者傳剝割萌黎說文田部甿田民也从田亡聲廣

雅云甿癡也詩氓之蚩蚩唐石經亦作甿古氓甿萌民聲
近通用段氏漢讀攷據衞風正義白帖引周禮作氓謂唐
石經始改作甿攷五經文字田部甿莫鄧反又音盲張參
此書作於大歷十一年在開成石經之先已有甿字段氏
之說謬矣
以彊予任甿注彊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若餘夫然
案唐石經作彊葛本毛本俱誤作疆周頌侯彊侯以傳彊
力也箋云彊有餘力者引周禮以彊予任民民與甿古通
用
遂師庀其委積注故書庀爲比鄭司農云比讀爲庀庀具

也　案下注先鄭云讀爲庀世婦比其具先鄭注同大胥
比樂官鄭大夫讀比爲庀庀具也大司馬比軍眾注比或
作庀先鄭云庀具也
里宰以歲時合耦於耡注元謂耡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
彈之室　漢制攷金石錄漢都鄉正街彈碑在汝州界故
昆陽城中其歲月略可觀蓋中平二年正月而其額題都
鄉正街彈碑莫知其爲何碑也水經注魯陽縣有南陽都
鄉正衞彈碑平氏縣有南陽都鄉正衞彈碑隸釋亦以爲
衞彈碑蓋未攷此注也酸棗令劉熊碑云愍今烝民勞苦
不均爲作正彈造設門更

族師而用之注而讀爲若聲之誤也　案而如若古通用梓人注若如也易明夷象曰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虞翻曰而如也左傳隱七年歃如忘服虔曰如而也說文作而莊七年星隕如雨劉歆曰如而也漢書五行志作而詩垂帶而厲箋云如鞶厲也內則注引詩而作如淮南氾論訓引詩而作若儀禮有司徹注今文若爲如廣雅云如若也康誥若有疾荀子富國篇若作而左傳襄三十年子產而死呂氏春秋樂成篇而作若顧懽注老子云若而也

委人凡其余聚注余當爲餘聲之誤也　案漢吳仲山碑父有余財亦以余爲餘

草人騂剛用牛注故書騂爲挈杜子春挈讀爲騂謂地色赤而土剛也　案說文土部垟赤剛土也从土觲省聲角部觲用角低仰便也易睽六三見輿曳其牛掣釋文鄭作挈說文作𧣾角一俯一仰與今說文異子夏作㸷集韻十三祭𧣾或从手作挈毛詩爰契我龜釋文契本作挈以聲類求之垟从觲省聲古觲挈聲相近故古文作挈後人讀垟爲息營反非也說文無騂字馬部新附有之云从馬觲省聲

墳壤用麋注故書墳作盆鄭司農云墳壤多盆鼠也元謂墳壤潤解　案爾雅釋獸鼢鼠郭注地中行者釋文字亦作蚡字或作鼢同說文鼠部鼢地行鼠伯勞所化也一曰偃鼠从鼠分聲或作蚡與盆同盆墳聲相近以偏旁字改之若焚一作墳酚一作頒可證也

埴壚用豕注埴壚黏疏者疏以埴爲黏以壚爲疏　案禹貢厥土赤埴墳釋文鄭作戠徐鄭王皆讀曰熾釋名土黃而細密曰埴埴膱也黏昵如脂之膱也弓人注樴讀如脂膏敗膱之膱膱亦黏也史記夏本紀徐廣注埴黏土也又下土墳壚禮書三十四卷引鄭注壚疏也釋名土黑曰壚壚然解散也

彊㯺用蕡注彊㯺彊堅者釋文㯺又作堅　案唐石經作彊是今本誤作疆月令可以美土彊注彊㯺之地釋文彊

其丈反今月令作疆亦誤字也集韻五十四檻壏㯺堅土也或作㯺

輕㸑用犬注輕㸑輕脆者　案說文火部㸑火飛也从火㓝與䙴同意廣韻四宵㸑今作票同引申之爲輕票之意釋名釋地土白曰漂漂輕飛散也漂票聲相近

稻人以列舍水釋文列篆計反　案依釋文讀如例禮記服問上附下附列也釋文引徐邈音例本亦作例司隸注厲遮例也釋文云又作列

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注鄭司農說芟夷以春秋傳芟夷蘊崇之今時謂禾下麥爲夷下麥言芟刈其禾於下種麥

也　案秋官薙氏注書薙或作夷鄭司農引春秋傳芟夷
蘊崇之今俗間謂麥下爲夷下言芟夷其麥以其下種禾豆
也
山虞物爲之厲而爲之禁鄭司農云厲遮列守之　案厲
列古同音通用說文辵部迾遮也从辵列聲續漢書輿服
志遮迾出入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釋文麓一作禁　案序官釋文麓
本亦作禁說文林部麓古文作禁
丱人掌金玉錫石之地注錫鈏也　案雅釋器錫謂之鈏
鄭注白鑞職方氏注錫鑞也說文金部錫銀鉛之閒也鈏

錫也遊篇注錫在銀鉛之間卽今白鑞也
掌蜃祭祀共蜃器之蜃注春秋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尙
來歸蜃蜃之器以蜃飾因名焉　案說文示部祳社肉盛
之以蜃故謂之祳天子所以親遺同姓从示辰聲春秋傳
曰石尙來歸祳今春秋作脤廣韻十六軫祳祭餘肉脤上
同許愼五經異義云古左氏說脤祭社之肉盛之以蜃毛
詩緜箋引春秋傳曰蜃宜社之肉
稾人以待國之匪頒注匪謂爲分分頒謂委人之職諸委
積也　案大宰匪頒之式鄭司農云匪分也集韻二十文
分匪方文切引說文別也从八刀刀以分別物也一曰輿

也周禮作匪說文菐部𢍏賦事也从菐八八分之也八亦
聲讀若頒一曰讀若非
稾人掌共外內朝宂食者之食注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
會之殿云天子與丞相舊決大事焉是外朝之存者歟
案朝士注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續
漢書歷志熹平四年詔羣臣會司徒府議百官志注引周
禮外朝干寶注禮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殿亦用鄭說說
文宀部宂椒也从宀儿人在屋下無田食也引周書宮中
之宂食當是周禮之訛
春官

乃立春官宗伯注鄭司農云宗伯主禮之官故書堯典曰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
秩宗　案今舜典一篇乃梅氏書妄爲分析古文合堯典
爲一篇別有舜典逸篇故先鄭引咨四岳以下稱書堯典
賈疏亦不言出於舜典蓋唐時僞孔書雖盛行而馬鄭眞
古文尙書尙存於世賈氏親見此文出於堯典故不更贅
言也賈疏序言堯典伯禹作司空又堯典有典樂納言之
職大宗伯疏引堯典禋于六宗皆不从梅氏書其識卓矣
鬱人注鬱鬱金香草宜以和鬯　案郊特牲疏引馬融注
鬱草名如鬱金香草合爲鬯也鄭同師說

司尊彝注彝亦尊也鬱鬯曰彝彝濾也言爲尊之濾也
案說文糸部彝宗廟常器也从糸糸綦也廾持之米器
中實也从彑象形此與爵相佀周禮六彝雞彝黃彝虎彝
蜼彝虎彝以待祼將之禮明堂位夏后氏以雞夷注夷讀
爲彝正義曰彝法也與餘尊爲法故稱彝亦本鄭說廣韻
六脂彝常也法也
典瑞注若今符璽郎　案續漢書百官志有符璽郎中四
人
世婦每宮卿二人注王后六宮漢始大長秋詹事中少府
大僕亦用士人　案漢書百官公卿表將秦官景帝中六

年更名大長秋或用中人或用士人師古曰秋者收成之
時長者恒久之義故以爲皇后官名詹事秦官掌皇后大
子家有丞又中長秋私府永巷倉廄祠祀食官令長丞諸
宦官皆屬焉長信詹事掌皇太后宮景帝中六年更名長
信少府大僕秦官中太僕掌皇太后輿馬不常置也
墓大夫注墓冢塋之地孝子所思慕之處　案劉熙釋名
曰墓慕也孝子思慕之處也
鎛師注鎛如鐘而大　案禮書第百二十卷引孫炎注鎛
大鐘義與鄭合
鞮鞻氏注鞮讀如屨也鞮屨四夷舞者所扉也今時倡蹋

鼓沓行者自有扉釋文鞮許愼云履也呂忱云鞮革履也
案說文革部鞮革履也與陸所引不同走部趧婁四夷
之舞各自有曲从走是聲
菙氏注燋焌用荆菙之類　案後釋文作垩氏云本又作
菙集韻四紙菙垩是棰切木名周禮有菙氏共荆菙有灼
龜或作垩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釋文示音祇
本或作祇下神示地示皆放此　案說文示部祇地祇提
出萬物者也从示氏聲廣韻五支祇地祇神也示上同見
周禮祇有提義左傳提彌明史記晉世家作示眯明古示

祇提聲近通用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注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
者　案尚書禋於六宗鄭注禋煙也取其氣達升報於陽
也伏生書大傳作煙鄭注煙祭也字當爲禋魏公卿上尊
號奏作煙於六宗
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注鄭
司農云司中三能三階也司命文昌宮星風師箕也雨師
畢也元謂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司中司命文
昌第五第四星或曰中能上能也　案續漢書祭祀志引
鄭書注曰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星五緯也辰

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與此注同應劭風俗通祀典云周禮風師者箕星也雨師者畢星也周禮槱燎司中司命文昌司中文星上六星也應氏說司中司命與後鄭小異先鄭以司中爲三台者賈疏引武陵太守星傳云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爲太尉中台司中爲司徒下台司祿爲司空開元占經中官占引春秋元命苞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爲司命主壽次二星中台爲司中主宗室東二星曰下台爲司祿主兵先鄭之說本於緯文也後鄭以司中司命爲第五第四星者史記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四曰司命五

曰司中賈疏亦引星傳云文昌宮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後鄭之說本於太史公也漢書天文志文昌宮第四曰司命五曰司祿與史記不同然太史公世掌天文其言必有所據康成本之作注其識至精後人所當遵守也又案玉篇風部風凮飌凬並古文九經字樣飌古文風字見周禮

以疈辜祭四方百物注故書疈爲罷鄭司農云罷辜披磔牲以祭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元謂疈疈牲胷也疈而磔之謂磔攘及蜡祭釋文罷一音芳皮反　案疈辜罷辜磔辜文異義同說文刀部副判也从刀畐聲引周禮副辜祭籀文从疈大戴禮曾子天圓篇割列禳瘞盧注列疈辜先鄭以披釋罷爾雅釋天祭風曰磔郭注今俗當大道中磔狗云以止風公羊僖三十一年疏引孫氏云既祭披磔其牲以風散之釋元應四分律音義引通俗文張申曰磔亦披磔之也文選西京賦置互擺牲薛綜注擺謂破磔懸之古罷披聲相近釋名披擺也鄉飲酒禮釋文罷劉音皮又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注辜之言枯也謂磔之荀子正論篇斬斷枯磔注周禮曰以疈辜祭四方或者枯與疈辜義同歟韓子曰宋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所辜磔甚眾疑辜即枯也說文桀部磔辜也从桀石聲又史記封禪書秦德公

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菑賈疏謂先鄭以漢法況之然磔狗始於秦代漢沿舊俗也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注不見四竇者四竇五嶽之匹或省文釋文竇音獨本亦作瀆　案小宗伯注四望五嶽四鎭四竇大司樂注同左傳襄公十九年執公子牙於句瀆之邱史記齊世家作句竇莊九年傳遂殺子糾於生竇齊世家作笙瀆

以荒禮哀凶札注札讀爲截謂疫厲　案札截聲相近釋名釋天札截也氣傷如人有斷截也膳夫大札釋文徐音截

侯執信圭伯執躬圭注信當爲身聲之誤也身圭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爲瑑飾文有麤縟耳欲其慎行以保身圭皆長七寸　案士相見禮注古文伸作信穀梁范甯解云信申字古今所共用白虎通云申者身也釋名申身也物皆成其身體各申束之使備成也釋名釋言語信申也言以相申束使不相違也荀子儒效篇是猶傴伸而好升高也注伸讀爲身字之誤也太平御覽引禮圖信圭七寸謂圭上瑑人頭身之形侯所執也躬圭七寸謂圭上瑑爲四體之形伯所執也

以蒼璧禮天注璧圜象天　案聶崇義引阮諶鄭元圖蒼

璧九寸厚寸

以白琥禮西方注琥猛象秋嚴　案說文王部琥發兵瑞玉爲虎文从王虎聲春秋傳曰賜子家子雙琥是聶氏圖引鄭元圖云白琥以玉長九寸廣五寸刻伏虎形高三寸鐘鼎款識有周琥銘云午十三薛尚功曰漢用虎符發兵其原疑出於此

大賓客則攝而載果注果讀爲祼代王祼賓客以鬯　案上注云祼之言灌灌以鬱鬯小宗伯以時將瓚祼唐石經作果又以待果將注果讀爲祼玉人祼圭注祼之言灌也或作淉或作果說文示部祼灌祭也从示果聲水部淉淉水也从水果聲毛詩傳祼灌鬯也集韻二十九換祼淉祼同通作盥灌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注故書作立鄭司農云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疏埶文志云春秋古經十二卷　案毛伯敦銘立中庭楊南仲讀爲位引古文春秋爲證鐘鼎款識有窖磬夙夜在位亦書作立

兆五帝於四郊注五帝蒼曰靈威仰大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紀顓頊食焉黃帝亦於南郊　案大宗伯注

禮東方以立春蒼精之帝而大昊句芒食焉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而炎帝祝融食焉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而少昊蓐收食焉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而顓頊元冥食焉賈疏謂文耀鉤文禮記月令注迎春祭蒼帝靈威仰於東郊之兆也迎夏祭赤帝赤熛怒於南郊之兆也迎秋祭白帝白招拒於西郊之兆也迎冬者祭黑帝汁光紀於北郊之兆也孔疏亦謂文耀鉤文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注上帝太微之帝也正義春秋緯文卽靈威仰之五帝總云太微之帝又大雩帝注雩帝謂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又以共皇天上帝注皇

天北辰耀魄寶冬至所祭於圜丘也上帝太微五帝明堂
位祀帝於郊注謂蒼帝靈威仰也禮器魯人將有事於上
帝注帝謂蒼帝靈威仰也郊特牲孔疏云鄭氏謂天有六
天春秋緯紫薇宮為大帝又云北極耀魄寶此皆鄭注據
緯候說也說文土部垗畔也為四時界祭其中引周禮垗
五帝於四郊魏書五十五劉芳疏引周禮賈逵說東郊木
帝太皞八里南郊火帝炎帝七里西郊金帝少皞九里北
郊水帝顓頊六里中兆黃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
帝於四郊也馬融蔡邕注月令並與賈侍中合與鄭義異
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注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

案風俗通兩師下云周禮卿大夫之子皆曰門子
辨六齍之名物注齍讀為粢六粢謂六穀黍稷稻粱麥苽
　案甸人注杜子春讀齍為粢後鄭謂讀為齊司尊彝注
故書齊為齍鄭司農云齍讀皆為齊和之齊杜子春云齎
當為粢古齎資亦通用漢禹廟殘碑資盛三牲又以資為
粢
及執事禱祠於上下神示注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　案
詳見論語孔注證偽
以秬鬯渳注杜子春讀渳為泯以秬鬯浴尸　案集韻十
七準泯弭盡切泯與渳同母之字故杜以雙聲讀為泯也

說文水部渳飲歃也从水弭聲
肆師及其祈珥注故書祈為幾杜子春讀幾當為祈珥當
為餌元謂祈當為進禨之禨珥當為衈禨衈者釁禮之事
　案小子而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後鄭注珥讀為衈祈
或為刉刉衈者釁禮之事也用毛牲曰刉羽牲曰衈春秋
肆師職祈或作禨秋官士師職凡刉衈此刉衈正字與士
師注珥讀為衈用牲毛者曰刉羽者曰衈古幾禨祈刉聲
相近說文刀部刉劃傷也从刀气聲血部䘓以血有所刉
涂祭也从血幾聲集韻八微刉斷也封也或作䘓氣亦書
作氣禨圻璣三字同皆音祈幾與刉同音通用以聲類求

之說文鐖鈇也井汔至亦未繘井虞翻曰汔幾也是其例
也珥餌衈皆从耳聲古字叚借
表齍盛注故書表為剽剽表皆謂徽識也　案識釋文音
式志反即幟字也說文巾部幖幖幟也从巾票聲一切經
音義引通俗文曰徽號曰幖私記曰幟集韻四宵表剽幖
識也漢書王莽傳旌旗表識師古曰識讀與幟同
凡師不功注故書功為工先鄭工讀為工工與功同字
案易繫辭傳六爻之義易以貢釋文京陸虞作工荀作功
漢樊安碑以公德位加特進隸釋云功德陳球碑生公子
完適齊為桓公公正隸釋云工正古公工功並通用書天

工人其代之漢書律志作天功魏志管輅傳拙而不功亦
以功爲工
鬱人注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煮
之鐎中停於祭前鬱爲草若蘭　案說文鬯部鬱芳草十
葉爲貫百二十貫築以煮之爲鬱凡許君說多與先鄭同
鬯人廟用脩注脩讀曰卣卣中尊謂獻象之屬　案脩卣
聲相近說文作卣草木實垂卣卣然象形讀若調後人讀酉非古音
集韻十八尤卣中尊也或作脩古條脩皆从攸聲故許
君讀若調又从卣之字與攸多通用說文乃部卤从乃卣
聲讀若攸禹貢陽鳥攸居九州攸同漢書地理志攸作逌

韋賢傳萬國卤平師古曰卤古攸字司尊彝釋文卣本亦
作攸脩从攸聲故鄭讀爲卣
雞人夜嘑旦以嘂百官　案說文㗊部嘂高聲也一曰大
呼也从㗊丩聲
釁共其雞牲注鄭司農云釁讀爲徽　案鬯人先鄭注亦
云釁讀爲徽天府注同毛詩維糜維芑孔疏糜作釁音同
糜徽亦聲相近釋元應大智度論音義引周易成天下之
亹亹者劉瓛曰亹亹猶微微也莊炘曰說文無亹字卽釁
字也釁字讀徽與微音近又周公華鐘銘公釁壽周邦是
保周頌敦銘頌其萬年釁壽無疆周晉姜鼎銘晉姜用其

綽綰釁萬壽卽眉壽也釁眉亦以聲近假借
司尊彝皆有舟注鄭司農云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槃　案
說文木部槃承槃也从木般聲古文作鎜籀文作盤鐘鼎
款識有漢車宮丞燭槃銘曰車宮銅承燭槃重三斤八兩
五鳳四年造是漢時有承槃之制故先鄭舉以况舟
祼用斝彝注斝讀爲稼稼彝畫禾稼也　案量人先鄭注
斝讀嫁娶之嫁稼之言嫁詳見前其義同也明堂位注斝畫
禾稼也義本先鄭
其朝獻用兩著尊者注略尊也或曰著尊著地無足明堂
位曰著殷尊也　案明堂位注著著地無足說文引作箸

尊董逌廣川書跋著尊內府古尊昔嘗出示於朝故人得
圖之無足無銘刻腹爲獸首附肩著耳又著尊殷制也其
形範樸古無復疑者昔內府出周著尊文采繁縟夔躍龍
翔雷回雲紘有旋動之勢此固爲周制也
其饋獻用兩壺尊注壺者以壺爲尊春秋傳曰尊以魯壺
　案聘禮注云壺酒尊也鐘鼎款識有弓壺蛟篆壺欽姬
壺薛尙功曰壺酒之下尊也
祼用虎彝蜼彝注鄭司農云蜼讀爲蛇虺之虺或讀爲公
用射隼之隼元謂蜼禺屬卬鼻而長尾　案說文虫部蜼
如母猴卬鼻長尾从虫隹聲蜼字从虫虫與虺通用故讀

爲虺蜼又从隹聲鳥部隼或雖字也故又讀爲隼虞書宗
彝馬注虎也鄭注虎彝蜼彝鐘鼎款識有蜼尊蓋名曰五
周作父乙尊蜼彝薛尙功曰旁刻獸形其尾長而末有歧
正蜼也廣川書跋亦有虎彝呂大臨曰兩耳飾以虎首蓋
虎彝又有蜼彝攷古圖曰祕閣所藏大小七器形制略相
似其二大者爲行獸二首及身有班文似虎而歧尾如蜼
凡酒脩酌注修讀如滌濯之滌滌酌以水和而泲之今齊
人命浩酒曰滌　案滌从條聲條修从攸聲滌狠氏注杜
子春云條當爲滌器之滌漢書恩澤侯表脩侯注修讀曰
條古修條滌聲相近

周禮釋注　卷一　卌

司几筵設紛純注鄭司農云紛讀爲豳又讀爲和粉之粉
謂白繡也　案紛豳聲相近粉从米分聲集韻十七眞邠
豳鬫同文選上林賦玢豳文鱗注玢豳文理貌音紛彬尙
書鄭注粉米白米也故此注謂白繡
加次席黼純注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　案釋草桃枝
四寸有節文選吳都賦注桃笙桃枝簟也
祀先王昨席亦如之鄭注司農云昨席於主階設席王所
坐也　案唐石經原刻作胙席先鄭云主階則讀爲作古
胙與阼通荀子哀公篇登自胙階注胙與阼同曹鸞碑踐
胙之初亦以胙爲阼胙胙阼酢皆从乍聲古或假借上文

諸臣之所昨也注昨讀爲酢字之誤也下昨席注昨亦讀
曰酢
筵國賓於牖前亦如之注鄭司農云禮記國賓老臣爲布
筵席於牖前元謂國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　案通
典第七十四卷引馬融說國賓二王後與先後鄭不同
其柏席用萑黼純注鄭司農云柏席迫地之席葦居其上
案柏迫聲相近漢書溝洫志魚弗鬱兮柏冬日師古曰柏
讀與迫同
凶事仍几注故書仍爲乃鄭司農乃讀爲仍　案仍从人
乃聲釋詁仍乃也郭注云未詳是未攷周禮注也漢書匈

周禮釋注　卷一　卌一

奴傳仍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史記仍作乃說文乃部
𠧪从乃省西聲讀若乃𠧪卽迺字釋詁迺乃也古乃仍通
用故許君先鄭讀如仍也
天府以貞來歲之媺惡注鄭司農云貞問也易曰師貞丈
人吉問於丈人　案大卜凡國大貞先鄭云貞問也引易
師貞丈人吉禮記緇衣引易恆其德偵鄭注偵問也今易
作貞說文卜部貞卜問也从卜貝以爲贄一曰从鼎省聲
京房所說
典瑞執鎭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注天子常春分朝日
秋分夕月　案南齊書引馬融傳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

夕月鄭君亦同師說

瑑圭璋璧琮注鄭司農云瑑有圻鄂瑑起　案說文玉部瑑圭璧上起兆瑑也从王彖聲引周禮瑑圭璧

祼圭有瓚注鄭司農云於圭頭爲器可以挹鬯祼祭謂之瓚故詩曰卹彼玉瓚黃流在中國語謂之鬯圭　案說文玉部瑒圭尺二寸有瓚以祠宗廟者也从王昜聲瑒與鬯聲相近卽魯語所謂鬯圭玉人云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

珍圭以徵守注杜子春云珍當爲鎭書亦或爲鎭　案天府注故書鎭作瑱先鄭云瑱讀爲鎭釋文鎭又音珍典瑞

王執鎭圭注故書鎭作瑱先鄭云瑱讀爲鎭小行人王用瑱圭釋文瑱劉吐電反案瑱宜作鎭音鎭瑱皆从眞聲古多假借釋名瑱鎭也縣當耳旁不欲使人妄聽自鎭重也集韻十七眞珍或从金作鉁鎭寶器也知鄰切與珍音同

琬圭以治德以結好注鄭司農云琬圭無鋒芒故治以結好　案說文玉部琬圭有琬者从玉宛聲玉人注琬猶圜也

典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　案大戴禮朝事作車旌下同

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　案朝事作省於天子未誓作未省

各眡其命之數　案朝事作各視眡視古今字

享先王則袞冕注袞卷龍衣也　案劉熙釋名袞冕袞卷也畫卷龍於衣也義本先鄭

享先公饗射則鷩冕注鷩禅衣也元謂鷩畫以雉謂華蟲也　案釋鳥鷩雉說文鳥部鷩赤雉也从鳥敝聲引周禮孤服鷩冕先鄭以鷩爲禅衣葢以聲近爲訓不如後鄭之確

祀四望山川則毳冕注鄭司農云毳罽衣也元謂毳畫虎蜼謂宗彝也疏爾雅云毛氂謂之罽　案毛詩毳衣如菼

毛傳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服毳冕以決訟說文毛部𣭛以毳爲𦀚色如𧄍故謂之𣭛𧄍禾之赤苗者也从毛𦿚聲引詩毳衣如𣭛爾雅釋言氂罽也郭注毛氂所以爲罽釋文引李巡本氂作毳正與先鄭合仲師義本雅訓與毛公許君說同後鄭謂毳畫虎蜼劉熙釋名謂毳畫藻文皆自爲說當以先鄭爲允　又案鐘鼎款識周牧敦銘虎冕練裏寅簋銘亦云虎冕薛尙功曰先儒釋毳冕之章宗彝爲首宗彝有虎蜼謂之毳以是攷之虎冕卽毳冕也

祭社稷五祀則希冕注希讀爲絺或作黹字之誤也疏希

黼鄭君讀希爲黹黹紩也謂刺繒爲繡次　案釋言黹紩
也郭注今人呼縫紩衣爲黹說文黹箴縷所紩衣也从㡀
丵省象刺文也尚書詳解引鄭注云紩以爲繡施之於裳
聶氏三禮圖引張鎰圖天子孤及卿皆六命則同絺冕之
服釋文云希冕本又作絺隋書引三禮圖絺冕天子五旒
用玉百二十絺卽黹之異文
凡兵事韋弁服注今時五（余本作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
案後漢書安帝紀緹騎營士章懷注續漢志曰執金吾緹
騎二百人緹赤黃色百官志注引漢官曰執金吾緹騎二
百人五百二十八人服道從光滿道路崔豹古今注伍伯

一伍之伯也五人爲伍五長爲伯一曰戸伯古兵士服韋
弁今戸伯服赤幘纁衣素韠弁之遺法也文選西京賦迾
卒淸候武士赫怒緹衣韎韐雕盱拔扈李善注緹衣韎韐
武士之服
弁絰服注故書弁作絣鄭司農絣讀爲弁　案說文系部
緐或從㝸作緐㝸籒文弁卽絣字也集韻二十二元緐或
作緐緐从弁亦讀如緐古字聲近多通用段氏玉裁謂絣
字說文不錄其本義不可知葢失之不攷耳
大司樂中和祗庸孝友注中猶忠也　案中忠古通用漢
張遷碑中謇於朝魏橫海將軍呂君碑以中勇顯名州司

皆以中爲忠孝經引詩中心藏之釋文中本亦作忠
興道諷誦言語注道讀曰導言古以劃今也　案道導古
通論語道之以政道之以德漢書刑法志引作導
歌函鐘注函鐘一名林鐘　案林鐘一名百鐘月令律中
林鐘淮南子時則訓作百鐘注百鐘林鐘周語謂林鐘和
展百物故又名百鐘
歌夾鐘注夾鐘一名圜鐘　案隋書十五引賈逵解詁圜
鐘夾鐘也馬融傳應鐘也鄭依賈侍中說
孤竹之管注孤竹竹特生者　案文選東京賦孤竹之管
薛綜注孤竹國名出竹與鄭注不同爾雅釋地觚竹北戸

釋文本又作孤同齊語北伐山戎斬孤竹漢書地理志遼
西郡令支縣有孤竹城薛義亦通
九磬之舞注九磬讀當爲大韶字之誤也　案說文革部
鞀鞀遼也从革召聲或作鞉或作鼗籒文从殸召作磬廣
韻四宵部舞樂也磬上同又作招尚書大傳招樂興於大
鹿之野漢書禮樂志舞作招史記五帝本紀於是禹乃興
九招之樂致異物鳳皇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呂氏
春秋古樂篇帝舜乃令質修九招書言簫韶九成作九磬
於義亦通鄭讀从大招因上言舞大磬也
大傀異烖注傀猶怪也大怪異烖謂天地奇變　案說文

八部傀偉也从人鬼聲引周禮大傀異或作傀小徐繫傳
本作大傀異災災與㦸同偉奇也从人韋聲故鄭君云奇
變段氏謂說文引周禮斷去㦸字是未攷小徐本也
樂師有帗舞注元謂帗析五采繒今靈星舞子持之是也
案續漢書祭祀志高帝令天下立靈星祠舞者童男十
六人服虔應劭曰卽古之二羽也
趨以釆薺注故書趨作跢鄭司農云跢當爲趨書亦或爲
趨　案說文言部誃讀若論語跢予之足足部無跢字集
韻十虞趨𧼯同十遇趨或作趍釋文跢音倉注反與趨聲
相近方言跌蹷也郭注江東言跢古趨跢通用趨亦𨄅也

孟子言蹶者趨者是也漢李翕西狹頌屬縣趍教卽趨教
也字亦从多
小胥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注鍾磬者編縣之二八十
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　案初學
記鐘類引三禮圖曰凡鐘十六枚同在一簨虡爲編鐘磬
類引三禮圖十六枚同一筍虡謂之編磬徐堅唐初人所
引禮圖蓋阮鄭諸圖也藝文類聚四十一引五經要義云
周禮鐘磬皆編縣之二八十六而在一簴謂之堵磬一堵
謂之肆春秋傳曰歌鐘二肆此之謂也舊唐志劉向五經
要義五卷鄭說本於子政葢漢儒授受之說也

大師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注金鍾鎛也石磬也土塤也革
鼓鼗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　案初學
記雜樂引五經通義曰金爲鐘石爲磬絲爲絃竹爲管匏
爲笙土爲塤皮爲鼓木爲柷敔通典引同唐志有劉向五
經通義九卷
令奏鼓𣠽注鄭司農云𣠽小鼓也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小
鼓爲大鼓先引故曰𣠽𣠽讀爲道引之引元謂鼓𣠽猶言
擊𣠽詩云應𣠽縣鼓　案周頌應田縣鼓箋云田當作𣠽
𣠽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明堂
位周縣鼓注引周頌應𣠽縣鼓說文申部𤰈擊小鼓引樂

聲也从申柬聲玉篇𣠽弋振切小鼓在大鼓上擊之以引
樂也集韻十七準𤰈引同音許君訓𤰈爲引與先鄭讀同
廣雅釋樂音引詩應𣠽縣鼓初學記鼓類引纂要云應鼓
曰鞞鼓亦曰𣠽鼓𣠽音允亦曰田鼓允者引也言先擊鼓
以引大鼓也又見三禮圖九經字樣𤰈𣠽懸鼓也上說文
下經典相承古田陳同音陳从𨸏从木从申聲𤰈亦从申
故鄭云聲轉字誤變而作田也
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注兵書曰王者行師出軍之
日授將弓矢士卒振旅將張弓大呼大師吹律合音商則
戰勝軍士强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

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疏武王出兵之書　案史記律書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教氣相并而音尙宮正義引兵書云夫戰大師吹律合商則戰勝軍事尙强角則軍擾多變失志宮則軍和主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焉

小師塤注塤燒土爲之大如雁卵　案毛傳土曰塤風俗通云塤燒土也圍五寸半長三寸半有四孔其二通凡爲大孔釋樂大塤謂之嘂郭注塤燒土爲之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如秤錘六孔小者如雞子通鑑注引孫炎曰聲大如叫呼也說文壎樂器也以土爲之六孔

管注管如篪六孔　案釋樂大管謂之簥郭注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賈氏以爲如篪之六孔賈氏謂賈逵蓋用禮解詁文也鄭司農與賈侍中俱事杜子春故其說同說文竹部管如篪六孔十二月之音物開地牙故謂之管从竹官聲許君从賈氏受古學故說亦同風俗通引禮樂記管漆竹長一尺六孔漢書律志孟康注引禮樂器記同劉向別錄樂記二十三篇樂器第十三應氏孟氏所引蓋此篇之文

眡瞭磬愷獻注杜子春云讀鼜爲憂戚之戚謂戒守鼓也擊鼓聲疾數故曰戚　案說文壴部作鼜讀若戚許君从賈逵受學賈君从杜子春受業其淵源一也

典同高聲䃂注故書䃂或作硍杜子春讀䃂爲鏗鎗之鏗鄭大夫讀硍爲衮冕之衮釋文硍音艱又苦耕反字林音限云石聲鏗苦耕反　案集韻二十八山硍居閑切鐘高聲二十一混䃂鐘病聲謂鐘高則聲上藏衮然旋如裏樂記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史記作鏗鎗杜讀从之集韻二十三魂䃂鐘病聲又讀如昆而魂韻有䩵猑狠混皆从艮之字古䃂硍聲相近也硍在山韻而山韻㹐慳从堅又有臤聲古硍鏗亦聲相近也鄭大夫讀爲衮者衡方碑將授緄職高頤碑富登緄職樊敏碑當窮台緄皆以緄爲衮硍衮音近故讀从衮

下聲肆注鄭司農云鐘形下當𨁈釋文𨁈音婢李又孚癸反一音豐已反或音蒲年反　案集韻四紙𨁈形下大也或作庳通作庳又一先𨁈下廣也蒲眠切

陂聲散注陂讀爲人短罷之罷　案陂罷聲相近釋名披擺也漢書司馬相如傳罷池陂陀郭璞曰罷音疲卽陂池也

微聲韽注韽讀爲鶉鵪之鵪元謂韽讀爲飛鉛涅韽之韽韽聲小不成也　案說文音部韽下微聲从音酓聲喪服四制引書高宗諒闇注闇讀如鶉鵪之鵪尙書大傳鄭注

亦云闓讀如鶡集韻二十五沾涅其兼反鬼谷篇有飛鉆
涅闓劉昌宗說賈疏亦謂鬼谷子文
侈聲筰注筰讀爲行扈唶唶之唶元謂侈則聲迫筰出去
疾也　案筰唶聲相近說文言部諎大聲也讀若笮或从
口作唶竹部笮迫也釋名笮迮也編竹相連迫迮也
薄聲甄注甄讀爲甄燿之甄甄猶掉也疏讀從春秋緯甄
燿度之篇名　案孫㲄古微書有洛書甄曜度光武封禪
刻石引洛書甄曜度蜀志劉豹向舉等上先祖言符瑞勸
進亦引洛書甄曜度疏謂春秋緯未聞疑賈氏誤記也集
韻二十一震甄掉也鐘病聲之刃切三十六效掉聲甄動
也引鄭康成曰鐘微薄則聲掉
磬師教縵樂燕樂之鐘磬注元謂縵讀爲縵錦之縵謂雜
聲之和樂者也　案史游急就篇錦繡縵紝離雲爵
鐘師以鐘鼓奏九夏注繁遏執傹也釋文傹音競　案周
頌執競箋云競彊也集韻四十三映倞傹說文彊也或从
竟音與競同
祴夏注杜子春云祴讀爲陔鼓之陔　案大僕注故書戒
爲駭詩序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祴陔聲相近
笙師竽注鄭司農云竽三十六簧　案風俗通云管三十
六簧也先鄭蓋本逸禮記文

篇注元謂篇如篴三空　案少儀注籥如笛三孔正義曰
案漢禮器知之後鄭此注據叔孫通漢制度文
篴注杜子春讀篴爲蕩滌之滌今時所吹五空竹篴　案
風俗通云笛者滌也所以蕩滌邪穢內之於雅正也釋名
篴滌也其聲滌滌然也故杜讀爲滌篴从逐聲易其欲逐
逐釋文蘇林音迪漢書敘傳注引易其欲滌滌滌音滌篴
滌聲相近五經文字云笛篴二同並徒的反樂器也玉篇
篴同笛
春牘注鄭司農云春牘以竹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二
尺其端有兩空髤畫以兩手築地　案釋名釋樂器春擅
也牘築也以春築地爲節也
雅注雅狀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
之有兩紐疏畫　案樂記訊疾以雅注雅亦樂器名也狀
如漆筩中有椎正義曰以漢時制度而知也
旄人掌教舞散樂注散樂野人爲樂之善者若今黃門倡
矣　漢制攷漢禮樂志成帝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彊
景武之屬富顯於世藝文志黃門倡車忠等歌詩十五篇
典庸器帥其屬而設筍虡注杜子春云筍讀爲博選之選
横者爲筍縱者爲鐻　案梓人先鄭注筍讀爲竹筍之筍
明堂位作簨虡毛詩靈臺傳植者曰虡横者曰栒集韻十

七筆簨虡枸所以懸鐘磬橫曰簨植曰虡或作箕椇枸
簨選並从巽聲故杜讀筍爲選

周禮釋注卷二

淮安山陽丁晏學

大卜掌三兆之灋注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璺罅是用名之焉釋文璺舊許靳反沈一依聶氏音問云依字作璺璺玉之坼也龜兆文似之占人注同　案璺璺皆說文所無依字當作釁占人注坼兆釁也汲古閣本監本同余本作璺　方言秦晉器破而未離謂之璺廣雅璺裂也集韻二十二稕璺罅拆也璺玉破不離音並與釁同文選東京賦巨猾間璺薛綜注璺隙也古釁字亦書作璺

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注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變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杜子春云連山宓戲歸藏黃帝　案孔穎達周易八論引鄭易贊及易論云連山者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絶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王伯厚漢藝文志攷證引山海經云伏羲氏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黃帝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與杜說合今山海經無此文

二曰觭夢注杜子春云觭讀爲奇偉之奇其字直當爲奇元謂觭讀如諸戎掎之掎　案莊子天下篇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又不以觭見之也注觭與奇同小雅伐木掎矣孔疏掎者倚也謂以物掎其巔峰也漢書五行志匹馬觭

輪無反者服虔曰觭音奇偶之奇穀梁傳作匹馬倚輪方
言倚奇也郭注奇偶古觭掎倚奇並聲近通借
三曰咸陟注陟之言得也讀如王德翟人之德言夢之皆
得周人作焉　案集韻二十五德陟得也周禮陟夢言夢
之所得二十四職陟或作徝古德字亦作悳故鄭讀如德
其經運十注運或爲緷當爲煇是視祲所掌十煇也　案
保章氏釋文運本又作暈音同集韻二十四焮煇暈日光
炁也或作暈
則眡高作龜注作龜謂以火灼之以作其兆也春灼後左
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疏禮記中庸見於蓍龜動

於四體鄭注四體龜之四足春占後左夏占前左秋占前
右冬占後右彼云占此云灼即灼而占之亦一也　案鄭
君所據疑古龜經之文初學記引三禮圖曰龜以上春灼
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疑即鄭圖也
龜人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
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注
色謂天龜元地龜黃東龜青西龜白南龜赤北龜黑龜俯
者靈仰者繹前弇果後弇獵左倪靁右倪若是其體也
案鄭氏所據疑亦古龜經之文釋魚作仰者謝爾雅釋文
云衆家本作射古射字亦讀如繹也爾雅作左倪不類右

倪不若類靁聲相近賈疏謂不類即靁一也不發語聲故
鄭引之從省文墨子使翁難乙灼白若之龜初學記引雜
書曰靈龜者元文五色神靈之精也又引柳隆龜經曰龜
有五色依時用之青靈之龜春宜用之西坐東向赤靈之
龜夏宜用之北坐南向與鄭云東龜青南龜赤合
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燋遂龡其焌契
杜子春云燋讀爲細目燋之燋或曰如薪樵之樵謂所爇
灼龜之木也故謂之樵焌讀爲英俊之俊書亦或爲俊元
謂焌讀如戈鐏之鐏　案說文火部燋所以然持火也从
火焦聲引周禮以明火爇燋也焌然火也从火夋聲引周

禮遂籥其焌焌火在前以焞焯龜集韻四宵燋灼龜周禮
掌共燋契李軌讀音與樵同二十二稕稄然火也音俊二
十七恨焌祖寸切或作焞燇玉篇火部燇子巽切火鄭以
聲近讀如鐏
簭人九簭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
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注此
九巫讀皆當爲筮字之誤也　案說文竹部筭易卦用蓍
也从竹𢍰𢍰古文巫字
占夢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
曰覺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釋文夢本又作㝱

音同　案說文㝱寐而有覺也从宀从爿夢聲周禮以日
月星辰占六㝱之吉凶一曰正㝱二曰咢㝱三曰思㝱四
曰悟㝱五曰喜㝱六曰懼㝱九經字樣㝱夢上㝱寐見周
禮是周禮本作㝱今作夢者後人改也
眡祲三曰鑴注元謂鑴讀如童子佩鑴之鑴謂日旁氣刺
日也　案今詩作觿集韻十二齊鑴日旁氣刺日觿角錐
可用解結通作鑴
七曰彌注故書彌作迷　案彌迷聲相近小祝注彌讀曰
敉敉安也男巫注彌讀爲敉字之誤也
九曰隮注鄭司農云隮者升氣也元謂隮虹也詩曰朝隮

于西　案毛傳隮升與先鄭同鄭訓爲虹注禮時未見毛
詩疑据三家詩也
大祝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
六曰筴祝注鄭司農云順祝順豐年也年祝求永貞也吉
祝祈福祥也化祝弭災兵也瑞祝逆時雨寧風旱也筴祝
遠罪疾　案蔡邕獨斷大祝掌六祝之辭順祝願豐年也
年祝求永貞也告祝祈福祥也化祝弭災兵也瑞祝逆時
雨寧風旱也筴祝遠罪病也義本先鄭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注祈嘄也謂爲有災變號呼告於神
以求福　案說文口部嘄聲嘄嘄也从口梟聲集韻三十

四嘯叫嘄同吉弔切
三曰炮祭注炮字當爲包聲之誤也　案炮包聲相近易
繫辭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釋文作包鄭本亦作包
漢書律志作炮犧氏注炮與庖同
辨九𢷎一曰稽首二曰頓首注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
頭叩地也　案說文手部𢷎首至地也从手𠦒古文從二
手作𢷎揚雄說从兩手作𢷎𩠐部䭫下首也从𩠐旨聲荀
子大畧篇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釋元應四
分律音義稽首字詁古文䭫首同白虎通曰所以稽首何
稽至也言頭至地三蒼稽首頓首也引周禮大祝辨九拜

一曰䭫首又維摩詰所說經音義稽首古文䭫同蒼頡篇
云稽首頓首也周禮分稽首頓首爲二三蒼合爲一非也
四曰振動注鄭大夫云動讀爲董書亦或爲董振董以兩
手相擊也　案集韻一董動振動拜也以兩手相擊而拜
一曰今倭人拜以兩手相擊蓋古之遺法
九曰肅拜注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　案說文手部
撎舉手下手也从手壹聲玉篇手部撎拜舉手下手左傳
成十六年敢肅使者杜注肅手至地若今撎正義曰晉宋
儀注貴人待賤人賤人拜貴人撎釋文撎伊志反揖也字
林云舉手下首也文選西征賦率軍禮以長撎李善注引

說文撎拜舉手下也因利切
大史讀禮書而協事注故書協作叶杜子春云叶協也書
亦或作協或爲汁　案大行人協辭命注故書協辭命作
叶詞命先鄭云叶當爲汁書或爲叶辭命大戴禮朝事作
叶辭令鄉士協日刑殺釋文作汁日云本亦作協說文劦
部協从劦十古文从口十作叶或从日作叶方言協汁也
自關而東曰協關西曰汁堯典日協時月白虎通引作叶
洪範協用五紀漢書五行志引作叶應劭曰叶合也文選
西京賦五緯相汁李善注引方言汁叶也漢樊敏碑汁洽
隷釋云爾雅西漢淮南歲在未皆作協洽史記天官書作

叶洽歷書亦作協洽又作汁洽史晨碑云汁光之精郎黑
帝叶光紀也此作汁洽其音與協同
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疏案青
爲蟲以下蓋據陰陽書得知　案初學記雲類引東方朔
傳凡占長吏東畔當視天有黃雲來如覆車五穀大熟青
雲致兵白雲致盜烏黑雲多水赤雲有火
巾車樊纓十有再就注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
鄭司農云纓謂當胷士喪禮下篇曰馬纓三就禮家說曰
纓當胷以削革爲之三就三重三匝也元謂纓今馬鞅疏
賈馬亦云鞶纓馬飾在膺前十有二帀以毛牛尾金塗十

二重　案賈逵馬融說爲鞶纓馬飾蓋讀樊爲緐說文系部
緐馬髦飾也从系每引春秋傳曰可以稱旌緐乎或作䋣
許君從賈侍中受古學其義亦同禮記作繁纓文選東京
賦咸龍旂而繁纓李善曰繁與鞶古字通釋名鞅其下飾
曰樊纓其形樊樊而上屬纓也續漢書輿服志注引傳元
乘輿馬賦繁纓飾以旄尾金塗十二重與馬賈義合先鄭
引禮今既夕文鄭目錄云既夕士喪禮之下篇也
鉤樊纓九就注故書鉤爲拘杜子春讀爲鉤　案左傳哀
二十五年請適城鉏以鉤越釋文本或作拘曾子問注又
以繩從兩旁鉤之釋文本又作拘莊子徐無鬼篇上且鉤

乎君釋文鉤亦作拘史記周本紀弓撥矢鉤戰國策作拘
古鉤拘通用
前樊鵠纓注前讀爲緇翦之翦翦淺黑色也杜子春云鵠
或爲結　案釋言翦齊也說文刀部前齊斷也从刀歬聲
古翦字本作前故鄭讀爲翦翦淺通用詳見儀禮釋注賈
疏引馬氏云前樊結纓與杜氏所言合
厭翟注厭翟次其羽使相迫也　案說文厂部厭笮也竹
部笮者迫也鄭以厭爲迫
翟車注如今軿車是也　案續漢書輿服志軿車注引字
林曰軿車有衣蔽無後轅者謂之輜也釋名軿屏也四屏

蔽婦人乘牛車也有邸曰輜無邸曰軿
有翣羽蓋注故書翣爲毦杜子春云當爲翣書亦或爲髦
釋文毦髦並音猴毦或音毛　案集韻二十九葉毦毦車
翣以禦風塵也或作毦力涉切
蒲蔽注鄭司農云蒲蔽謂羸蘭車以蒲爲蔽天子喪服之
車漢儀亦然疏此舉漢時有羸長蘭乘不善之車故舉以
說之也　案集韻三十四果羸蘭車名喪服所乘續漢書
與服志小使車蘭輿赤轂此謂追捕考案有所勑取者之
所乘也
疏飾小服皆疏注故書疏爲揟杜子春讀揟爲沙　案疏

揟聲相近古多通用典瑞注亦云疏讀爲沙
然𧝎注然果然也疏賈氏亦云然獸名也　案文選吳都
賦狖鼯果然騰趠飛超注引異物志曰猓然猿狖之類居
樹色青赤有文曰南九真有之玉篇犬部猓古火切猓𤡮
獸廣韻二仙𤡮猓𤡮獸名似猿白質黑文
髤飾注故書髤爲軟杜子春云軟讀桼垸之桼直謂髤桼
也釋文軟音次　案集韻六至軟七四切以髤飾車也又
𩬊以漆塗器或作髤䰍漆並與軟音同古次漆聲近通用
故杜君讀軟爲桼潛夫論釋難篇次室倚立而嘆嘯續漢
郡國志蘭陵有次室亭章懷注列女傳漆室之女或作次
室
漆車注漆車黑車也　案鐘鼎欵識周牧敦銘云金車漆
車畫軒
大夫乘墨車注墨車不畫也　案釋名釋車墨車漆之正
黑無文飾大夫所乘也
歲時更續注故書更續爲受讀　案燕禮注古文更爲受
左氏昭二十九年傳以更豕韋之後史記更作受
司常師都建旗　案說文㫃部旗从㫃其聲引周禮率都
建旗聘禮注古文帥皆作率今作師都者帥之誤也
道車載旞斿車載旌　案說文㫃部旞導車所載全羽以

爲允允進也从㫃遂聲或从遺作旝旌游車載旌析羽注
旄首也所以精進士卒也从㫃生聲
凡以神仕者致地示物鬽注百物之神曰鬽　案說文鬼
部鬽老精物也从鬼彡彡鬼毛或作魅
夏官
司勳注故書勳作勛鄭司農云勛讀爲勳　案說文力部
勳古文作勛
邍師注邍地之廣平者　案說文辵部邍高平之野人所
登从辵备彔闕大司徒原隰注高平曰原釋文原本又作
邍廣韻二十二元說文本作邍五經文字云邍古原字見

周禮
大司馬暴內陵外則壇之注壇讀如同墠之墠　案詩東門之墠釋文作壇云音墠依字當作墠曲禮歛竟爲壇位壇音善左氏襄二十八年舍不爲壇正義引服虔云除地爲墠古壇墠多通用

乃以九畿之籍注故書畿爲近鄭司農云近當言畿　案爾雅幾近也易小畜上九月幾望子夏作近中孚六四月幾望京房作近詩維其幾矣箋幾近也史記留侯世家幾敗而公事索隱曰幾音祈近也

中夏教茇舍注茇讀如萊沛之沛　案茇沛聲相近毛詩

武王載旆說文引作坺是其例也

羣吏撰車徒注撰讀曰算算車徒謂數擇之也　案易繫辭雜物撰德釋文撰鄭本作算古撰算通用

三鼓摝鐸鄭司農云摝讀如弄元謂如涿鹿之鹿掩上振之爲摝摝者止行息氣也　案五經文字云摝音鹿振之也廣韻一屋摝振也引鄭云掩上振之爲摝盧谷切集韻一送摝搖也周禮摝鐸鄭司農讀盧貢切

徒銜枚而進注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軍法止語爲相疑惑也　案漢書高帝紀章邯夜銜枚擊項梁定陶師古曰銜枚者止言語讙囂欲令敵人不知其來也周官有銜枚氏枚狀如箸橫銜之繣結于項繣者結礙也絜繞也蓋爲結紐而繞項也文選吳都賦銜枚無聲

鼓皆駴注疾雷擊鼓曰駴　案文選西京賦駴雷鼓李善注引周禮鼓皆駭鄭曰雷擊鼓曰駭駭與駴同

車徒皆譟注譟讙也書曰前師乃鼓䥫譟　案毛詩大明疏引太誓曰師乃鼓譟鄭所引者今文泰誓也

羊人凡沈辜侯禳釁積注積故書爲眦鄭司農云眦讀爲漬　案積眦聲相近小雅毛傳柴積也說文作䓈積也集韻五寘眦亦作殨是其例也

司爟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注鄭司農說以鄹子曰春取

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疏先鄭引鄹子書論語注引周書不同者鄹子書出於周書其義是一言春取榆柳之等舊師皆以爲取五方之色同故用之　案論語馬融注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邢疏周書有月令篇其辭今亡又引周禮先鄭說釋者曰榆柳青故春用之棗杏赤故夏用之桑柘黃季夏用之柞楢白故秋用之槐檀黑故冬用之即賈氏所謂舊師說也漢藝文志陰陽家鄒子四十九篇鄒子終始五十六篇鄒衍所說鄒與鄹同鄹

子言陰陽之占沿用逸周書文也
環人掌致師注春秋傳曰御下掚馬掉鞅而還疏掚猶飾也釋文掚音兩又音亮　案左傳宣十二年作兩馬杜注兩飾也正義曰兩飾服虔亦云是相傳爲然也釋文兩馬徐云或作掚集韻三十六養掚飾也引春秋傳御下掚馬
射人九節五正注畫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元居外三正損元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參分之一中二尺今儒家云四尺曰正二尺曰鵠鵠乃用皮其大如正此說失之矣　案毛詩賓之初筵正義引賈逵周禮注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以

爲正正大於鵠鵠在正內鄭君稱儒家四尺曰正指賈侍中說也司裘注鄭司農云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詩疏又引周禮鄭衆馬融注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毛詩猗嗟傳云二尺曰正鄭君云中二尺義與毛公先鄭馬君同
服不氏賓客之事則抗皮注抗讀爲亢其讎之亢　案抗从亢聲梓人故抗而射汝大戴禮作亢
射鳥氏則以并夾取之注并夾鍼箭具釋文鍼其炎反沈云或作鉆　案文選東京賦并夾旣設儲乎廣庭薛綜注并夾鉗矢者司弓矢注夾矢籥也說文籥箝也

方相氏毆方良注方良罔兩也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　案今國語作蝄蜽也史記孔子世家作罔閬卽方良之異文左傳宣三年杜注罔兩水神疏引賈逵注罔兩罔象言有夔龍之形而無實體釋文引說文云罔兩山川之精物也廣韻二十六養蝄蜽亦作魍魎文選東京賦腦方良薛綜注方良草澤之神也腦陷其頭也張平子此賦說方相大儺之事是用周禮文選注未之引也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注洒灑也鄭司農云洒當爲灑　案毛詩弗洒弗埽傳洒灑也說文水部洒古文以爲灑埽字

掌蹕宮中之事注鄭司農云蹕謂止行者淸道若今時儆蹕釋文儆字又作警　案說文走部趩止行也大司寇釋文趩本亦作蹕漢書梁孝王傳出稱警入言蹕師古曰警者戒肅也趩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趩漢儀注皇帝輦動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淸道也崔豹古今注警蹕所以戒行徒也周禮蹕而不警秦制出警入蹕謂出軍者皆警戒入國者皆蹕止也
弁師瑉玉三采注故書瑉作璑鄭司農云璑惡玉名疏許氏說文云璑三采玉從玉無聲以其三采又非璵璠故云惡玉名也說文又云瑉石之美者從玉民聲釋文瑉本又

作珉　案聘義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何也注碈石似玉者荀子法行篇作珉漢書司馬相如傳琳珉昆吾張揖曰珉石之次玉者也古惡亞通用亞次也先鄭云惡玉謂石之次玉者也

司兵掌五兵五盾注鄭司農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

案月令習五戎注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

司弓矢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釋文庾師儒相傳讀庾本或作庾　案說文弓部引周禮六弓同椹質作甚質豻侯作干侯古字省文弧从弓瓜聲一曰往體寡來體多曰弧弓弓人云夾臾之屬庾从臾聲師儒讀庾者形之誤也

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　案說文弩弓有臂者从弓奴聲引周禮四弩夾弩庾弩唐弩大弩

枉矢絜矢注枉矢者取名變星飛行有光今之飛矛是也疏鞹人云弧旌枉矢以象弧也孝經援神契云枉矢射慝考異郵曰枉矢精狀如流星蛇行有尾見天文志曰枉矢狀大流星是其妖變之星行時有光　案方言箭其三鐮長尺六一作六尺者謂之飛蝱注此謂今射箭也文選閒居賦激矢蝱飛李善注引東觀漢記光武作飛蝱箭以攻赤眉

飛蝱即飛矛也

殺矢鍭矢注鍭言候也　案爾雅釋器云金鏃翦羽謂之鍭郭注今之錍箭是也行葦云四鍭既均毛傳鍭矢參亭即矢人之鍭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也既夕禮云翭矢一乘注翭猶候也候物而射之矢也方言云箭自關而東謂之矢江淮之間謂之鍭關西曰箭

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注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　案說文矢部矰惟射也從矢曾聲史記索隱引馬融注繳繫短矢謂之矰鄭君亦同師說

恒矢庳矢注恒矢之屬軒輖中所謂志也鄭司農云庳矢讀爲人罷短之罷疏既夕記志一乘軒輖中是也　案爾雅釋器骨鏃不翦羽謂之志郭注今之骨骲是也方言云[illegible]矲短也桂林之中謂短矲說文竨短人立竨竨也犬部猈短脛狗也爾雅犤牛注犤牛庳小庳罷聲相近後漢馬融傳注犤亦竨字也

圉師夏庌馬注故字庌爲訝鄭司農云當爲庌元謂庌廡也廡所以庇馬涼也　案說文庌廡从广牙聲引周禮夏庌馬依鄭司農作庌許君從賈逵受古學逵與先鄭俱受學於杜子春淵源本一故說文所引周禮多與先鄭同釋名云大屋曰廡并冀人謂之庌庌正也屋之正大者也

職方氏其浸五湖注五湖在吳南浸可以爲陂灌漑者

案說文水部湖大陂也从水胡聲揚州浸有五湖浸川澤所仰以灌漑者也漢書地理志作𣽃曰五湖師古曰𣽃古浸字也浸謂引以灌漑者五湖在吳

其澤藪曰雲瞢注雲瞢在華容　案逸周書職方作雲夢說文藪字注亦作夢漢地理志南郡華容雲夢澤在南荊州藪史記夏本紀稱雲夢土爲治索隱曰夢一作瞢漢書叙傳子初生棄於瞢中師古曰瞢雲夢澤也瞢與夢同廣韻一送瞢雲夢澤在南郡亦作夢

其浸潁湛注潁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湛未聞杜子春云湛讀當爲人名湛之湛湛或爲淮　案說文潁潁水出潁川陽城乾山東入淮豫州浸漢地理志顏注潁水出陽城陽乾山宜屬豫州許慎又云湛水豫州浸竝未詳也許說見說文湛字注水經汝水篇酈注云湛水出犨縣北魚齒山西北東南流歷魚齒山下爲湛浦方五十餘步春秋襄公十六年戰於湛阪蓋卽湛水以名阪湛水又東南逕蒲城北京相璠曰昆陽縣北有蒲城蒲城北有湛水者是也湛水又東於汝水九曲北東入汝杜預亦以是水爲湛水矣周禮荊州其浸潁湛鄭云未聞蓋偶有不照也今考地則不乖其土言水則有符經文矣

其浸波溠注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溠營軍臨隨則溠宜屬荊州在此非也　案漢志顏注溠水在楚亦不當爲豫州浸也說文溠溠水在漢南荊州浸也與鄭說同

其山鎮曰沂山注沂山沂水所出也在蓋　案漢志顏注沂山在蓋縣卽沂水所出也說文沂水出東海費東西入泗从水斤聲一曰沂水出泰山蓋青州浸後說卽鄭氏所本也

其澤藪曰望諸注望諸明都也　案說文艸部藪字注九州之藪青州孟諸漢志亦作孟諸師古曰孟諸卽盟豬也古孟明盟豬聲近通用

其浸沂沭注沭出東莞鄭司農云沭或爲洙　案說文沭沭水出青州浸从水朮聲漢地理志琅邪郡東莞術水南至下邳入泗師古曰術水卽沭水也音同東莞今山東沂州府沂水縣治西北東莞故城是也沭術聲相近

其浸盧維注盧維當爲雷雍字之誤也禹貢曰雷夏既澤雍沮會同雷夏在城陽　案周書職方解作盧維釋文唐石經同今本作盧誤也漢地理志作盧濰師古曰盧水在濟北盧縣鄭康成讀曰雷非也漢志琅邪郡箕注禹貢維水北至昌都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兗州𣽃也說文濰濰水出琅邪箕屋山東入海徐州浸班許皆讀如本字

與鄭說異水經注漢封劉㒋爲盧縣侯國漢書王子侯表作雷侯㒋古盧雷聲近通用故鄭讀从之小顏輒斥以爲非何也

其澤藪曰弦蒲注在汧鄭司農云弦或爲汧蒲或爲浦 案說文藪字注雝州弦圃漢志汧縣北有蒲谷鄉弦中谷雍州藪風俗通云弦蒲在汧縣北蒲谷亭

其浸渭洛注洛出懷德 案說文渭渭水出隴西首陽渭首亭南谷東南入河雝州瀀洛水出左馮翊歸德北夷畍中東南入渭

其澤藪曰貕養注貕養在長廣杜子春讀貕爲奚 案漢志琅邪郡長廣注奚養澤在西說文藪字注幽州奚養班許皆从杜讀爲奚

其浸菑時注時出般陽 案小顏亦云時出般陽漢志屬濟南郡應劭曰在般水之陽

其澤藪曰楊紆注楊紆所在未聞 案漢志顏注爾雅云秦有揚紆而此以爲冀州未詳其義及所在今釋地作秦有楊陓郭注今在扶風汧縣西釋文孫於于反郭烏花反本或作紆字非也呂氏春秋有始覽云秦之陽華高誘注陽華在鳳翔或曰在華陰西淮南子墬形訓云秦之陽紆高注在馮翊池陽一曰具圃續漢郡國志宏農郡華陰劉

昭注引呂覽秦之陽華扶風汧注引爾雅秦有楊紆分爲二地迄無定論惟鄭君闕疑得之

其川漳注漳出長子 案漢志上黨郡長子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

其浸汾潞注潞出歸德 案顏注潞出歸德說文潞冀州浸也上黨有潞縣从水路聲水經濁漳水注闞駰曰有潞水爲冀州浸卽漳水也酈道元曰無他大川可以爲浸所有巨浪長湍惟漳水耳故世人亦謂濁漳爲潞水矣與鄭說不同

其澤藪曰昭餘祁注昭餘祁在鄔 案漢志太原郡鄔九澤在北是爲昭餘祁并州藪爾雅釋地燕有昭余祁郭注今太原鄔陵縣北九澤是也淮南子稱燕之昭余古余餘通用

其川虖池嘔夷注嘔夷祁夷與出平舒 案漢志代郡平舒下祁夷水北至桑乾入沽顏師古亦云嘔夷出平舒與鄭說同又前漢志靈邱下滱河東至文安入大河過郡五行九百四十里并州川說文水部滱水起北地靈邱東入河从水寇聲滱水卽漚夷水并州川也水經滱水出代郡靈邱縣高氏山注卽漚夷之水也漚嘔聲近通用班許及鄭注並以滱水爲漚夷與鄭說不同

秋官

翨氏注翨鳥翮也鄭司農云翨讀如爲翅翼之翅（俗本翅作翄）案說文羽部翨鳥之彊羽猛者從羽是聲廣韻五寘翨鳥翮音與翅同

柞氏注鄭司農云柞讀爲音聲唶唶之唶屋笮之笮　案考工記注先鄭云柞讀爲迫唶之唶典同注杜子春笮讀爲行扈唶之唶後鄭謂聲迫笮出去疾也爾雅釋鳥行扈唶唶郭注諸扈皆因其毛色音聲以爲名釋宮屋上薄謂之筄郭注屋笮說文笮迫也在瓦之下棼上集韻二十陌唶聲也柞除木曰柞並音迮

硩蔟氏注鄭司農云硩讀爲擿蔟讀爲爵蔟之蔟謂巢也元謂硩古字從石折聲　案說文石部硩上擿山巖空青珊瑚墮之从石折聲周禮有硩蔟氏文選吳都賦硩陊山谷劉淵林注言其如硩擿而陊落山谷者廣韻十七薛硩擿也故先鄭讀爲擿音義相兼也爵與雀同賈疏謂爵蔟是雀窠說文艸部蔟行蠶蓐也从艸族聲蠶蓐謂之蔟雀巢亦謂之蔟皆謂蔟湊相聚之義也

赤犮氏注赤犮猶言捇拔也主除虫豸自埋者疏捇拔除去之也　案說文手部捇裂也从手赤聲鬼部魆字注周禮有赤魆氏除牆屋之物也疑本賈侍中說

壺涿氏注涿擊之也故書涿爲獨鄭司農云獨讀爲濁其源之濁音與涿相近書亦或爲濁　案說文木部椓擊也攴部㪜擊也故涿亦訓爲擊涿濁獨並聲相近以聲類求之若椓一作歜豖一作蠋是其例也

大司寇以邦成弊之注故書弊爲憋鄭司農云憋當爲弊

案方言憋惡也郭注憋怤急性也列子力命篇嘽咺憋懯釋名驚憋也性急憋不可生服必自殺也後漢董卓傳敝腸狗態續漢書敝作憋司弓矢鄭注弊猶惡也古敝弊憋聲近通用

使其屬蹕注故書蹕作避杜子春云避當爲辟謂辟除姦

人也元謂蹕止行也　案小司寇前王而辟先鄭云爲王道辟除姦人士師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後鄭云道王且辟行人孟子行辟人可也趙注辟除人使卑辟尊可爲也故杜君讀避爲辟

士師五曰撟邦令注稱詐以有爲者釋文撟音矯　案說文手部撟舉手也从手喬聲一曰撟擅也漢書武帝紀詔殊路而撟虔孟康曰虔固也撟稱上命以貨賄用爲固師古曰撟與矯同高五王傳矯制以令天下師古曰矯託也託天子之制詔也撟音矯荀子臣道篇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彊君撟君楊注撟與矯同

洎䨻水注洎謂增其沃汁釋文洎音曁　案說文水部洎灌釜也从水自聲左傳襄二十八年去其肉而以其洎饋正義曰洎者添釜之名

鄉士三公若有邦事注若今時三公出城郡督郵盜賊道也　案文選馬融長笛賦序而爲督郵無留事注引韋昭釋名曰督郵主諸縣罰負殿糾攝之也

朝士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注故書慮爲憲杜子春云憲謂幡書以明之　案說文序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崔豹古今注信幡古之徽號也所以題表官號以爲符信故謂爲信幡也漢書鮑宣傳博士弟子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

司約書於丹圖注今俗語有鐵券丹書豈此舊典之遺言　案漢書高帝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鄭君所言漢法也

職金楬而璽之注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楬櫫　案蜡氏注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先鄭云楬欲令其識取之今時楬櫫是也漢書酷吏傳瘞寺門桓東楬著其姓名顏注楬杙也椓杙於瘞處而書死者名也說文木部楬楬櫫也从木曷聲引春秋傳楬而書之今傳無此文疑引周禮楬而璽之也廣雅楬櫫杙也廣韻九魚櫫楬櫫有所表識釋元應四分律音義引說文楬櫫杙也周禮云楬而書之也是說文本引周禮今作春秋傳傳寫誤也

則共其金版注餅金謂之版　案釋器云餅金謂之鈑郭注周禮曰祭五帝卽供金鈑是也釋文鈑本亦作版藝文類聚引爾雅餅金作餅金

野廬氏凡道路之舟車擊互者注舟車擊互謂於迫隘處也車有轘轅坻閣舟有砥柱之屬　案說文車部轚車轄相擊也从車毄毄亦聲引周禮舟車轚互者穀梁昭八年傳御轚者不得入范甯集解轚絓則不得入門釋文轚劉兆云絓也本或作擊

蜡氏掌除骴注曲禮四足死者曰漬故書骴作脊鄭司農云脊讀爲殰謂死人骨也月令曰掩骼埋胔骨之尚有肉者也　案公羊莊二十年傳大瘠也曲禮注引作大漬史記劉敬傳徒見羸瘠老弱漢書瘠作胔漢食貨志國無捐瘠孟康曰肉腐爲瘠蘇林曰瘠音漬後漢彭城靖王恭傳毀胔過禮卽毀瘠也羊人注積故書爲眦先鄭云眦讀爲漬玉篇歺部殰病也獸死也義與胔同說文骴部骴或作胔

雍氏注伯禽以出師征徐戎釋文徐劉本作郐音徐　案說文郐邾下邑地从邑余聲魯東有郐城讀若塗

司寤氏掌夜時注夜時謂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戊　案衛
宏漢舊儀晝漏盡夜漏起省中黃門持五夜注晝有朝禺
中晡夕夜有甲乙丙丁戊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注夫遂陽遂也　案說文
金部鐩陽鐩也从金㒸聲釋元應魔逆經音義陽燧古文
作鑒隧二形今作燧聲類或作燧同取火者也鑒五石之
銅精也圓以向日卽得火也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注趨辟趨而辟行人若今卒辟車
之爲也　案續漢輿服志大使車立乘駕駟辟車四人注
引滌狼氏干寶注曰今卒辟車之屬義本鄭氏

薙氏秋繩而芟之注含實曰繩　案惠棟曰釋文繩音孕
繩當爲䋲字之誤也管子五行篇䋲婦不銷弃注䋲古孕
字太元馴首云䋲其膏人一月而膏䋲與䋲同玉篇䋲或
孕字㬋案釋元應一切經音義第二十五孕古文䋲字含
實曰孕惠說得之
赤友氏除其貍蟲注貍蟲䗪肌蛷之屬釋文肌求本或作
蛷音求劉音俱　案說文蟲部蟅蟲也从虫庶聲䖵部䘥
多足蟲也从䖵求聲或作蛷方言蟒宋魏之閒謂之蚑南
楚之外謂之蟅蟒或謂之蟅郭注卽蝗也集韻四十禡蟅
蟲名一曰蝗類或書作蟅之夜切十禡蟅肌蛷蟲名或作

求恭于切與劉昌宗音合
蟈氏掌去鼃黽注齊魯閒謂鼃爲蟈黽耿黽也　案釋魚
鼁𪓰蟾諸在水者黽郭注耿黽也似靑蛙大腹一名土鴨
壺涿氏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注故書橭爲梓杜子
春云梓當爲橭橭讀爲枯枯榆木名　案梓橭形相近橭
枯聲相近釋文無姑其實夷郭注枯榆也易大過枯楊生
稊釋文鄭音姑謂無姑山榆急就篇顏注無夷一名橭榆
五經文字云橭音枯榆木之一名
庭氏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弓射之注於日食則射太
陰月食則射太陽與　案太平御覽引馬融傳救日食則

伐鼓北面體太陰救月食則伐鼓南面體太陽以此弓此
矢射之鄭君亦同師說
大行人殷覜以除邦國之慝　案大戴朝事作殷眺
歸脤以交諸侯之福　案朝事交作教
致禬以補諸侯之烖　案朝事禬作會
以九儀辨諸侯之命　案朝事辨作別古字通用
建常九斿　案朝事作九旒下同此注引朝士儀古士事
通用
小行人爲承而擯注承猶丞也　案聘禮大夫爲承擯大
戴禮朝事作丞擯古承丞通用

若國有㲉烖　案朝事作禍災
掌客車三秅注秅讀爲秅秭麻苔之秅　案說文艸部苔
小尗也从艸合聲廣雅小豆苔也秅秭麻苔語以相類成
文
掌訝次於舍門注次如今官府門外更衣處　案續漢書
祭祀志上日中後到山上更衣志下注引漢舊儀曰皇帝
出即更衣

冬官

考工記

審曲面埶　案續漢輿服志注引作審曲面勢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注天子諸侯　案北堂書鈔五十引
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故曰坐而論道
謂之三公是古本作三公鄭以天子釋王以諸侯釋公鄭
本作王公
秦無廬注廬讀爲纑謂矛戟柄竹欑柲或曰摩鍘之器疏
摩鍘之器者但柄須摩鍘使滑釋文廬本亦作籚　案後
注廬矛戟矜柲也國語侏儒扶廬說文竹部籚積竹矛戟
矜也从竹盧聲引春秋國語曰侏儒扶籚木部柲欑也欑
積竹杖也又方言云希鑠摩也燕齊摩鋁謂之希即鄭所
云摩鍘也玉篇金部鑢錯也鋁同上集韻九御鑢鋁鍘引
說文錯銅鐵也或从呂从鬩磬氏先鄭注云摩鑢其旁大
雅抑箋云玉之缺可磨鑢而平即磨鍘也
鸜鴿不踰濟注鸜鴿鳥也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鴝鵒來巢
　案說文鳥部鴝鵒也古者鴝鵒不踰泲鄭引鴝鵒正
與說文合今左氏傳作鸜鴿公羊傳作鸜鴿山海經郭注
云鸜鴿鴝鵒也漢書地理志泲河惟兖州師古曰泲本濟
水之字从水𠂔聲又浮於泲漯達於泲今禹貢皆作濟
摶埴之工二注摶之言拍也疏以手拍黏土以爲培乃燒
之釋文摶李音團劉音博　案摶拍聲相近釋名拍摶也
以手摶其上也當依劉昌宗音與鄭注合余本嘉靖本葛

本毛本俱作摶是也今本多从專其譌始於李軌唐石經
因之當以鄭注爲正
鮑注鮑讀爲鮑魚之鮑書或爲鞄蒼頡篇有鞄甍　案說
文革部鞄柔革工也从革包聲讀若朴周禮曰柔皮之工
鮑氏鞄即鮑也甍部柔韋也从北从皮省从敻省讀若耎
一曰若儁集韻二十八獮甍甍𩊥同
韗注鄭司農云韗讀爲歷運之運　案說文革部韗攻皮
治鼓工也讀若運或作韗與司農讀同許君从賈侍中受
古學賈與先鄭源出杜子春故其說多同
瓬注瓬讀爲甫始之甫　案說文瓦部瓬周家摶埴之工

也从瓦方聲讀若抵破之抵五經文字云旊甫罔反見考
工記今本作旊誤釋文作旊與許君合
車軫四尺注軫輿後橫木　案說文車部軫車後橫木也
方言軫謂之枕
無以爲戚速也注齊人有名疾爲戚者春秋傳曰蓋以操
之爲已蹙矣速疾也書或爲數　案戚蹙通用釋名釋兵
戚慼也楚辭九辯悲夏窮戚兮獨處廓文選作蹙集韻二
沃促或作戚弓人注故書速或作數鄭司農云从速速疾
也曾子問不知其已之遲數注數讀爲速樂記衛音趨數
煩志注趨數讀爲促速聲之誤也祭義其行也趨趨以數

注數之言速也又漢書賈誼傳淹速之度語余其期史記
作淹數徐廣曰數速也　又案記多齊語下注齊人之言
終古猶言常也先鄭云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爲菑聲如胾
廬人注齊人謂柯斧柄爲椑弓人注茭讀如齊人名手足
掔爲骹之骹玉人賈疏齊人謂椎爲終葵山以章注讀爲
獐揚子方言速疾也東齊海岱之間曰速此記云戚速注
速疾也亦齊人語公羊莊十二年注脰脛也齊人語梓人
云顧脰亦齊語也或疑考工記齊人爲之獐下補齊人謂麋爲獐
加軫與轐焉注鄭司農云轐讀爲旃僕之僕謂伏兔也
案說文轐車伏兔也从車菐聲引周禮曰加軫與轐焉

輪人牙也者以爲固抱也注鄭司農云牙謂輪輮也世間
或謂之罔書或作輮　案說文木部楺一曰車輞會也史
游急就篇輻轂輨轄輮[illegible]顏注輮車輞也關西謂之輮
言其柔曲也釋名輞罔也罔羅周輪之外也關西曰輮言
曲輮也
欲其掣爾而纖也注鄭司農云掣讀爲紛容掣參之掣元
謂如桑螵蛸之蛸疏讀從爾雅釋蟲螳蜋螵蛸並取音同
也　案困學紀聞云郎上林賦紛容箾蔘說文手部掣人
臂兒从手削聲引周禮輻欲其掣尒又後注揱讀爲桑螵
蛸之蛸匠人注梢讀爲桑螵蛸之蛸釋蟲云不過蟷蠰其

子蜱蛸禮記月令疏引李巡云其子名蜱蛸卽螵蛸月令
螳蜋生鄭注螳蜋螵蛸母也羅願爾雅翼蜱蛸所在有之
以桑上者爲佳本草則謂之桑螵蛸
則輪雖敝不匡注匡枉也　案匡依字當作軭說文車部
軭車戾也从車匡聲
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釋文賢如字李胡眄反注同
案羣經音辯稱鄭衆音賢胡甸切集韻賢形甸切車大穿
也周禮劉昌宗讀說文軹車輪小穿也从車只聲許本先
鄭說
去一以爲骹圍注人脛近足者細於股謂之骹　案說文

骹脛也廣韻骹脛骨近足細處
蔿之以眂其匡也注等爲萬蔞以運輪上輪中萬蔞則不
匡刺也故書萬作禹鄭司農云讀爲萬書或作矩　案萬
蔞車弓也方言車枸簍宋魏陳楚之閒謂之篨或謂之篷
籠其上約謂之筠秦晉之閒自關而西謂之枸簍西隴謂
之椿南楚之外謂之篷或謂之隆屈郭注卽車弓也今呼
車子弓爲篨一曰穹隆說文車部轒淮陽名車穹隆轒一
曰隆彊釋名隆彊言體隆而彊也或曰車弓似弓曲也集
韻八語萬所以正輪者九嚝篱簍規車輞則也五經文字
云萬與矩同見考工記本先鄭說

桯圍倍之注鄭司農云桯蓋杠也讀如丹桓宮楹之楹
案五經文字桯音盈車蓋之杠集韻十四淸楹𣓐桯說文
柱也引春秋傳丹桓宮楹或从嬴从呈釋名釋車杠公也
衆叉所公共也叉卽蚤之省與下言蚤圍合今本作叉誤
也叉見後
弓鑿廣四枚注弓蓋橑也　按急就篇蓋轑俾倪抏縛棠
顏注蓋車上蓋也橑蓋弓之施爪者也說文車部轑車蓋
弓也从車尞聲釋名釋車橑蓋叉也如屋構橑也叉卽蚤
字今作叉誤說文玉部瑵車蓋玉瑵漢書王莽傳造華蓋
九重高八丈一尺金瑵師古曰瑵讀曰爪謂蓋弓頭爲爪

形蔡邕獨斷凡乘輿車皆羽蓋金華爪續漢輿服志羽蓋
華爪劉昭注金華施橑末二十有八枚卽蓋弓也五經文
字橑音老車蓋之弓
輿人爲之較崇注故書較作榷杜子春云當爲較　案古
榷較通釋名釋車較在箱上爲辜較也同字榷之異文後
漢靈帝紀豪右辜榷漢書王莽傳辜而榷之
飾車欲侈注故書侈作移杜子春云當爲侈　案皃氏注
故書侈作移先鄭云當爲侈
輈人軓前十尺而策半之注鄭司農云軓謂式前也書或
作軋注軓劉音犯　案大馭祭軓乃飲注故書軓爲範杜

子春云軓當爲範謂車前軾也釋文軓音犯注軓同少儀
祭左右軌范乃飲注軓與范聲同謂軾前也說文車部軓
車軾前也从車凡聲引周禮立當前軓範範軷也从車范
省聲讀若犯同集韻五十五范軓或作軋
不伏其轅注故書伏作偪　案偪伏古音同釋名鞴伏也
伏地行也毛詩采菽傳幅逼也所以自逼速也
必緧其牛後注故書緧作鰌注鰌讀爲緧關東謂紂爲緧
釋文鰌與緧同　案說文糸部紂馬緧也緧馬紂也革部
鞧馬尾鞧今之般緧方言車紂自關而東周洛韓鄭汝潁
而東謂之緻或謂之曲綯或謂之曲綸自關而西謂之紂

釋名釋車鞧遒也在後遒迫使不得卻縮也集韻十八九
緧緅䋺鞧鞦同馬紂也
是故輈欲頎典注鄭司農云頎讀爲懇典讀爲殄　案梓
人注頎小也釋文頎一音懇檀弓頎乎其至也注頎至也
釋文頎音懇典殄古通詳見毛鄭詩釋
輈注則利準注故書準作水　案梟氏注準故書或作水
杜子春云當爲水說文水部水準也釋名釋天水準也準
平物也白虎通云水之爲言準也養物平均有準則也管
子水地篇水者萬物之準也廣雅釋言水準也
良輈環灂注鄭司農云灂讀爲灂酒之灂環灂謂漆沂鄂

如環疏先鄭讀從士冠禮灂用酒之灂也　案今士冠禮
作醮用酒醮一作醮醮灂聲相近集韻三十五笑灂車轂
漆也音與醮同又韗人良鼓瑕如積環疏瑕與環皆謂漆
之文理
熊旗六斿以象伐也注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
案續漢書輿服志作以象參伐
弧旌枉矢以象弧也注妖星有枉矢者蛇行有尾因此云
枉矢蓋畫之　案續漢輿服志注引干寶注周禮曰枉矢
象妖星非其義也枉蓋應爲枉直謂枉矢於弧與鄭義異
築氏爲削注今之書刀疏馬氏諸家等亦爲偃曲卻刃也

案釋名書刀給書簡札有所刊削之刀也
冶氏重三垸注鄭司農云垸量名讀爲丸　案垸丸聲相
近輪人注云丸漆之是也巾車注杜子春云軟讀爲桼垸
之桼說文土部垸以桼和灰而𩬳也从土完聲小徐繫傳
本作以桼和灰丸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燒骨以桼曰垸
倉頡訓詁曰垸以漆和之先鄭云量名者角人注骨入漆
浣者受之以量浣即垸之異文
戈廣二寸注戈今句孑戟也或謂之鷄鳴或謂之擁頸
案方言戟楚謂之孑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釨或謂
之鏔吳揚之間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間謂其大者曰鏝胡

其曲者謂之鉤釨鏝胡郭注即今鷄鳴句孑戟鄭後注云
俗謂之曼胡似此即揚子所云鏝胡也釋名戈句孑戟也
與鄭義同晉東京舊事崇福門鷄鳴戟十張是晉時猶有
此名故郭景純亦言之
戟廣寸有半寸注戟今三鋒戟也　案方言三刃枝南楚
宛郢謂之匽戟郭注今戟中有小子刺者所謂雄戟也文
選吳都賦雄戟耀芒李善引史記趙良曰干將之雄戟又
子虛賦建干將之雄戟張揖曰雄戟胡中有鉅者干將所
造也
桃氏爲劍臘廣二寸有半寸注臘謂兩刃釋文臘力闔反

案集韻二十九葉臘鈒兩刃也鄭康成說音嚴
以其臘廣爲之莖圍注莖謂鈒夾人所握鐔以上也　案
莊子說劒篇周宋爲鐔韓魏爲夾釋文鐔音淫三蒼云鈒
口也司馬云劒珥也夾司馬云把也一本作鋏同一云鐔
從稜向背鋏從稜向刃也說文鐔劒鼻也
鳧氏爲鐘兩欒謂之銑注杜子春云銑鐘口兩角　案說
文金部一曰鐘下兩角謂之銑本杜說許君从賈侍中受
學其源出於杜子春也初學記亦引杜子春云銑鐘口兩
角或引此爲鄭注誤
篆閒謂之枚注鄭司農云枚鐘乳也　案初學記鐘類引

樂汁圖徵曰君子鑠金爲鐘四時九乳宋均注九乳法九州
也是漢時有鐘乳之名
㮚氏爲量注㮚古文或作歷　案說文𠧪部㮚木也从𠧪
木其實下垂故从𠧪𣡌古文㮚从西从二𠧪徐巡說木至
西方戰㮚也玉篇𠧪部㮚今作栗燕禮栗階檀弓作歷階
古栗歷通用
函人眡其鑽空欲其惌也注鄭司農云惌小孔貌惌讀爲
宛彼北林之宛　案小宛毛傳宛小貌記云鑽空空即孔
也故先鄭云小孔貌集韻二十阮宛委遠切說文屈草自
覆也古作惌今詩作鬱彼北林古宛鬱通詳見禮記釋注

鮑人欲其無迆也注無迆謂革不韗釋文韗音虧　案集
韻五支韗柔革平均也驅爲切余本毛本作韗是葛本作
韗誤
察其線注故書線或作綜杜子春云綜當爲糸旁泉讀爲
絤謂縫革之縷釋文線思賤反注與絤同　案集韻三十
三綫古作線亦作絤
則是以博爲帴也注鄭司農云帴讀爲翦翦謂以廣爲狹也
元謂翦者如俴淺之淺或者讀爲羊豬戔之戔釋文沈云
馬融音淺于寳爲殘與周易戔戔之字同亦音素干反俗
謂羊豬脂爲𦠆音素干反　案周禮注殘餘字本多作戔宜

從殘音　案淺翦聲相近旣夕禮注翦淺也今文翦作淺
五經文字帴音翦狹也見考工記說文戔賊也小徐曰兵
多則殘也周易束帛戔戔子夏傳作殘殘古戔殘多通用
廣韻二十五寒𦠆脂肪蘇干切集韻𦠆相干切脂肪也或
作𣩴𦠆與殘聲相近故或讀從之一云說文歺部𣧑禽獸
所食餘也从歺从肉廣韻𣧑禽獸所食餘𣧑上同音殘羊
豬戔謂羊豬所食之餘戔即𣧑之省文於義亦通
畫繢之事山以章注章讀爲獐獐山物也在衣齊人謂麇
爲獐　案說文鹿部麇麞也从鹿囷省聲籀文作麕陸璣
詩疏云麕麞也青州人謂之麕疏馬氏以爲獐山獸畫山

者并畫獐鄭讀章爲獐亦依師說

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注元謂湛讀如漸車帷裳之漸　案古湛沈通用五經文字云湛經典或借爲沈輪人注平沈平漸也故鄭讀湛爲漸

㡛氏以涚水漚其絲注故書涚作湄鄭司農云湄水溫水也疏諸家及先鄭皆以涚水爲溫水　案說文水部涚財溫水也从水兌聲引周禮以涚漚其絲集韻二十四緩湨說文湯也或作湄乃管切賈疏謂諸家皆爲溫水蓋指賈馬諸儒也

清其灰而盝之注於灰澄而出盝晞之　案釋詁揮盝歇涸渴也郭注月令曰無漉陂池揮振去水亦爲竭歇通語郭引月令謂盝與漉通也方言盝歇涸也郭注謂渴也又漉極也郭注極盡也說文涸渴也廣雅渴盝涸盡也

玉人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注全純玉也龍瓚將皆雜名也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　案說文玉部瓚三玉二石也禮天子用全純玉也上公用駹四玉一石侯用瓚伯用埒玉石半相埒也將與埒形相近記作將疑字之譌也白虎通文質引禮王度記天子之純玉尺有二寸公侯九寸四玉一石也伯子男俱三玉二石也後鄭所說本逸禮記文

天子圭中必注必讀如鹿車縪之縪謂以組約其中央爲執之以備失隊　案方言車下鐵陳宋淮楚之間謂之畢大車謂之綦郭注鹿車也䡝車趙魏之間謂之轣轆車東齊海岱之間謂之道軌廣雅云䡝車謂之歷鹿道軌謂之鹿車畢必古通集韻五質䬛或作颮鮅或作鱓吡或作嗶鞑或作韠皆其類也釋元應佛本行集經音義纂文云必栗者羌胡樂器名也經文作篳篥喪服外畢士喪禮記作縪縪與畢亦通用後漢鮑宣妻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是漢時有此制所謂道軌也惠半農謂鹿車窄小裁容一鹿未免郢書燕說矣

抒上終葵首注抒𣪠也釋文𣪠色界反殺字之異者本或作殺　案梓人凡攫𣪠援簭之類矢人殺矢七分釋文作𣪠又參分其長而殺其一釋文亦作𣪠云本又作殺匠人其𣪠參分去一大防外𣪠弓人必動於𣪠弓而羽𣪠五經文字門部𣪠色界反見考工記錢大昕曰𣪠即籀文𣪩字之譌周禮多古文故殺作𣪩

矢人以其笴厚爲之羽深注笴讀爲稾謂矢幹古文假借字　案記云妢胡之笴注杜子春云笴讀爲稾鄉射禮注笴矢幹也釋元應般若燈論音義引字林笴箭莖也鄉飲酒禮釋文引字林笴箭笴也公但反釋名矢其體[illegible]言

挺幹也

亦弗之能憚矣注故書憚或作但鄭司農云讀當爲憚之以威之憚謂風不能驚憚箭也　案大司馬注壇讀憚之以威之憚廬人注但讀爲彈丸之彈荀子王霸篇是憚之非變也注憚與怛同漢書司馬相如傳驚憚讋伏莊子大宗師篇勿驚怛之釋文怛驚也楚辭招魂章句憚驚也通俗文旁驚曰憚廣雅釋詁怛憚驚也憚之以威左傳昭十三年文

羽殺則趮注趮旁掉也　案說文走部趮疾也从走喿聲大徐曰今俗别作躁非是五經文字云趮躁二同子到反

上見周禮

是故夾而搖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注今人以指夾矢儛衛是也　案漢華嶽碑鳥獸率儛孫叔敖碑倡優鼓儛莊子在宥篇鼓歌以儛之集韻九嘆舞儛同釋名釋兵矢其旁曰羽齊人曰衛所以導衛矢也

橈之以眡其鴻殺之稱也注橈搦其幹　案說文角部觸調弓也从角弱省聲觸卽搦之正字亦調和之意

陶人爲甗實二鬴注鄭司農云甗讀爲斛甗受三斗元謂豆實三而成甗則甗受斗二升　案說文角部甗盛觵巵也讀若斛許本先鄭鬲部鬲鼎屬也實五甗斗二升曰甗後鄭謂甗受斗二升依許君說也

䀇墾薜暴不入市注鄭司農云䀇讀爲刮薜讀爲藥黃蘗之蘗暴讀爲剝元謂䀇讀爲跀墾頓傷也薜破裂也暴墳起不堅致也釋文薜卜革反劉薄駁反跀劉音月　案說文蘗黃木也从木辟聲薜亦从辟聲故先鄭讀从之集韻四覺薜器破裂也周禮䀇狠薜暴劉昌宗讀音雹釋詁䀇劉暴樂也郭注謂樹木葉缺落蔭疏釋文暴本又作㬥同邦角反詩疏引爾雅作爆爍舍人云木枝葉稀疏不均爲爆爍玉篇肉部㬥補角反皮破又蒲角切肉肤起廣韻四覺㬥皺皮起音剝山海經西山經蝺渠可以已㬥郭注謂皮皺起音匹駁反釋元應妙法蓮華經音義爆古文㬥爆二形同說文爆灼也謂皮散起也皆與墳起不堅致義近

梓人外骨注龜屬　案說文龜外骨內肉也鄭本許君說內骨注鼈屬釋文鼈本又作鱉　案五經文字鼈易作鱉周禮注作鼈

仄行注仄行蟹屬　案說文虫部螾側行者从虫螾聲或作蚓古仄側通用許所據蓋賈侍中說與鄭不同

連行紆行注連行魚屬紆行蛇屬　案說文魚部鯩蟲連行紆行者从魚令聲

以脰鳴者注脰鳴鼃黽屬　案說文蚼蝴鼀詹諸以脰鳴

者从匊聲與鄭義同
以注鳴者注注鳴精列屬　案說文鳭以注鳴引詩胡爲
鳭蟖从虫兀聲蚅榮蚖蛇醫以注鳴者與鄭注異蓋亦賈
侍中說
以旁鳴者注旁鳴蜩蜺屬　案說文蟬以旁鳴者从虫單
聲蜩蟬也蜺寒蜩也注以爲蜩蜺說本許君
以翼鳴者注翼鳴發皇屬　案說文蛢蟜蟥以翼鳴者从
虫并聲賈疏謂爾雅蛂蟥蛢卽此發皇也許鄭義同
以股鳴者注股鳴蚣蝑動股屬疏七月詩云五月斯螽動
股陸璣云幽州人謂之舂箕長而青角長股股鳴者　案
說文蜙蜙蝑舂黍也以股鳴者从虫松聲或作蚣與鄭說
同
以胷鳴者注胷鳴榮原屬疏胷鳴馬融以爲胃鳴干寶本
以爲骨鳴釋文干本作骨云骸屁屬也賈馬作胃云靈蠵
也沈云作胷爲得聶音胃　案說文虫部蠵大龜也以胃
鳴者从虫巂聲司馬相如說蠵作蠳从夐許君从侍中受
學故依賈說作胃也爾雅釋魚二曰靈龜郭注卽今觜蠵
龜一名靈蠵能鳴蕭該漢書揚雄傳音義引字林云蠵龜
也以胃鳴呂忱聶氏並依賈說
決吻注吻口腄也　案集韻二仙腄身曲皃騂圓切腄吻
也連員切脃有卷曲之義謂鳥之曲喙者善決物韓詩外
傳所云鳥之勾喙者也
顧脰注顧長脰貌故書顧或作牼鄭司農云牼讀爲鬜頭
髮之鬜　案說文頁部顧頭鬢少髮也从頁肩聲引周禮
數目顧脰本先鄭說也髟部鬜鬢禿也从髟間聲顧鬜音
義同公羊傳襄十七年邾婁子瞯卒釋文瞯左氏作牼牼
鬜亦聲相近後鄭訓顧爲長脰莊子德充符云其脰肩肩
釋文李云羸小貌簡文云直貌顧或省作肩也
摶身而鴻注摶圜也鴻傭也　案釋言傭均也郭注齊等
鴻謂大而均齊矢人言鴻殺言同摶文與此同
作其鱗之而注之而頰頷也疏舊讀頷字以沽罪反謂起
其頰頷劉炫以爲義無所取當爲頰頷音壹讀之於義爲
允也釋文頷許慎口忽反云禿也劉古本反李又其懇反
一音苦紇反又音混　案說文頁部頷禿也从頁气聲大
徐本苦骨切而部而頰毛也象毛之形引周禮作其鱗之
而集韻十四賄頷沽罪切頰高見此卽賈疏所云舊讀其
義爲高起劉光伯謂義無所取是也玉篇頁部頷口本口
沒二切禿也許慎劉昌宗李軌等義並爲禿妙法蓮華經
音義引三蒼云頷頭禿無毛也通俗文白禿曰頷淮南子
齊俗訓親母爲其子治扢禿而血流至耳卽頷禿也鄭云

頰領謂鱗屬頰下光滑有似頷秃也
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注匪采貌
也故書撥作廢匪作飛鄭司農云廢讀爲撥飛讀爲匪
案撥廢皆从發聲古音相近說文非从飛下翄取其相背
也廣韻七尾匪非也易匪寇婚媾匪其彭虞翻並云匪非
也漢蔡湛碑飛陶唐氏其孰能□□□乎隸釋云以飛爲
非孔耽神祠碑天授之性飛其學也古匪非飛並通用鄭
以匪爲采謂匪卽斐之段借有文采也詩有匪君子禮記
大學作有斐古匪斐亦通
則必如將廢措注措猶頓也故書措作厝杜子春云當爲

措　案說文厂部厝引詩可以爲厝今詩作錯漢書地理
志五方雜厝晉灼曰厝古錯字後漢梁鴻傳注引論語舉
直措諸枉舉枉措諸直今論語俱作錯集韻十一莫措厝
同通作錯
斗尊升也疏引少牢罍水有枓則此爲尊枓剩酒者也疏
以尊枓釋尊斗注本作斗甚明彼文亦誤爲升也說文木
部枓勺也杓斗柄也互詳儀禮釋注
緷寸焉注鄭司農云緷籠綱者緷讀爲竹中皮之緷釋文
緷於貧反或九粉反劉侯犬反一音古犬反　案說文糸
部緷綱紐也从糸員聲引周禮曰緷寸五經文字云緷於
貧反射連綱者見考工記劉昌宗誤讀爲絹音侯犬反鄉
射禮賈疏引梓人絹寸集韻三十二霰絹射侯綱紐皆沿
劉讀之誤與先鄭之音不協矣先鄭讀緷謂竹皮之筠古
員均聲同毛詩景員維何傳員均又幅隕旣長傳隕均也
緷从員聲筠从均聲故先鄭讀从之
則春以功注春讀爲蠢蠢作也出也　案鄉飲酒義春之
爲言蠢也釋名春蠢也動而生也
毋或若女不□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注屬猶朝會
也　案大戴禮投壺引嗟爾不□侯不朝於王所故亢而
射女說文矢部侯下稱其祝曰毋若不□侯故伉而射女

白虎通鄉射引禮射祝曰嗟爾不□侯爾不朝於王所以
故天下失業亢而射爾鄭以屬爲朝會本大戴禮文抗伉
亢古通用
廬人句兵欲無彈注彈謂掉也　案說文僤疾也从人單
聲引周禮句兵欲無僤先鄭訓彈爲掉矢人注趮旁掉也
說文趮疾也掉與疾義相近
是故句兵椑刺兵摶注齊人謂柯斧柄爲椑則椑隋圜也
摶圜也　案說文椑圜榼也是椑有圜義玉篇木部椑齊
人謂斧柯爲椑鄭音隋圜者與刺兵摶對文摶爲正圜故
謂椑爲狹長而圜也

轂兵同強疏可以轂打人　案弓人注轂拂也依字當作
毄說文殳部毄相擊中也如車相擊从殳从𡳿大徐本古
歷切手部拂過擊也與鄭毄拂轉相訓廣韻二十三錫毄
攻也苦擊切

凡爲殳注凡矜八觚　案說文殳以杸殊人也周禮殳以
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於兵車旅賁以先驅从又几聲文
選西京賦竿殳之所揘畢薛綜注殳杖也八稜長丈二而
無刃或以木爲之或以竹爲之鄭云八觚蓋漢儒舊詁也

匠人左祖右社注祖宗廟　案續漢志注九引馬融傳社
稷在右宗廟在左鄭言宗廟亦依師說

白盛注盛之言成也　案易繫辭傳成象之謂乾蜀才作
盛公羊莊八年傳成者盛也

耜廣五寸二耜爲耦注今之耜歧頭兩金象古之耦也
案說文㫄部引匠人耜廣五寸二耜爲耦木部梠臿也从
木㠯聲一日徒土輂齊人語或作梩大徐曰今俗作耜

廣尺深尺謂之甽注甽畎也　案說文𡿨部引周禮廣尺
深尺謂之𡿨古文作甽从田川田之川也篆文作畎从田
犬聲今周禮作甽古文鄭訓甽爲畎依篆文爲說也

同閒廣二尋深二仭謂之澮　案說文巜部巜水流澮澮
也方百里爲巜廣二尋深二仭巜澮古今字

九夫爲井注孟子曰殷人七十而莇釋文莇音助　案集
韻九御耡說文商人七十而耡助藉稅也或作莇

善溝者水漱之注漱猶齧也　案文選長笛賦湫漻漱其
下趾兮注引鄭元曰漱齧也

堂涂十有二分注謂階前若今令甓裓也分其督旁之脩
以二分爲峻也疏令甓則今之塼也裓則塼道者也名中
央爲督所以督率兩旁　案釋宮瓴甋謂之甓注甗甎今
江東呼爲瓴甓說文瓦部甓瓴甓也土部墼瓴適也毛詩
中唐有甓傳甓瓴甋也禮運注瓦瓴甓集韻十四皆裓堂
涂引鄭康成曰若今令甓裓字一作垓史記封禪書壇三

垓徐廣曰階次也漢郊祀志作陔師古曰陔重也三陔三
重壇也音該裓讀爲陔鼓之陔古字通用國語衣之偏裻
韋昭注裻在中左右異故曰偏莊子緣督以爲經釋文李
云督中也引伸之凡物之中央曰督

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注頭髮皓落曰宣易巽爲宣髮釋
文皓本或作顥音同宣本或作寡亦作宣　案李鼎祚周
易集解巽爲宣髮虞翻曰爲白故宣髮馬君以宣爲寡髮
非也易釋文寡又作宣說文顥白皃南山四顥白首人也
漢書作四皓皓顥古通蕭該漢書叙傳音義引字林顥白
貌音昊楚辭昊白顥顥

庛長尺有一寸注鄭司農云庛讀爲其顙有疵之疵謂耒
下歧　案五經文字庛七賜反耒前曲木見考工記玉篇
广部庛七漬切耕具也長尺一寸集韻五支庛耒下歧木
才支切此先鄭讀也其顙有疵今作泚
柯長三尺注謂今剛關頭斧柯其柄也疏漢時斧近刃皆
以剛鐵爲之又以柄關孔卽今亦然故舉漢法爲況也
案毛詩破斧釋文錄一解云今之獨頭斧其剛關頭斧之
類歟
渠三柯者三注渠二丈七尺謂罔也其徑九尺鄭司農云
渠謂車輮所謂牙　案尚書大傳大貝如大車之渠鄭注

渠車罔也文選江賦紫蚢如渠注引書傳文鄭元曰渠罔
也爾雅釋魚貝大者魧郭注引書傳大貝如車渠車渠卽
車輞山海經海內經韓流擢身渠股郭注渠車輞言跰脚
也廣雅𨏥䡓輞也玉篇車部𨏥巨於切輞也爾雅釋木釋
文引字林輞𨏥也𨏥卽渠之異文
行山者仄輮注故書仄爲側鄭司農云側當爲仄　案說
文厂部仄側傾也古仄側通用史記平準書亦側漢食貨
志作赤仄漢書賈誼傳仄聞屈原兮師古曰仄古側字息
夫躬傳見之仄目師古曰仄古側字也
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注鄭司農云羊車謂車羊門也

元謂羊善也　案釋名釋車羊祥也祥善也善飾之車今
犢車是也立人象人立也或曰陽門在前曰陽兩旁似門
也廣雅陽門𧸖䈼也古陽羊通周易兌爲羊漢上易引鄭
本作陽漢綏民校尉熊君碑治歐羊尚書亦以羊爲陽
以𣪠其鉤注鄭司農云鉤鉤心鬲謂輹端厭牛領者　案
釋名釋車鉤心從輿心下鉤軸也
弓人老牛之角紾而昔注鄭司農云紾讀爲抮縛之抮昔
讀爲交錯之錯謂牛角觕理錯也　案說文紾轉也从糸
㐱聲方言軫戾也郭注相了戾也廣雅軫軳轉戾也淮南
子原道訓蟠委錯紾高注紾轉也又扶搖抮抱羊角而上

高注抮抱了戾也本經訓菱抒紾抱注抮戾也抱轉也紾
與直對文謂角理轉戾疏云紾謂理麤是也
鹿於剫而休於氣釋文剫乃老反本又作腦　案五經文
字剫與腦同見考工記依字當作𡿺說文匕部𡿺頭𩕄也
从匕匕相比著也巛象髮囟象𡿺形廣韻三十二皓𡿺頭
𡿺腦上同剫亦同出周禮
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注故書畏作威杜子春云當爲威
威謂弓淵角之中央與淵相當　案毛詩常棣傳威畏虞
書天明畏釋文畏徐音威康誥天畏棐忱釋詁郭注文選
幽通賦注並引作天威古畏威通用大射儀注隈弓淵也

釋名弓簫弣之間曰淵淵宛也言曲宛也說文角部觼角曲中也从角畏聲畏卽觼之段借

凡昵之類不能方注鄭司農云謂膠善戾故書昵或作樴杜子春云樴讀爲不義不昵之昵或爲䵒䵒黏也元謂樴脂膏膩之膩膩亦黏也釋文膩呂忱云膏敗也　案今左傳隱元年不義不暱暱昵古通用成十三年傳暱就寡人釋文作昵釋言暱亟也一切音經音義引爾雅作昵釋言又云䵒膠也郭注膠粘䵒釋文黏字林云相著也方言䵒黏也齊魯青徐自關而東或曰䵒說文黍部䵒黏也从黍日聲春秋傳曰不義不䵒又从刃作䵒土部埴黏土也歺

部殖脂膏久殖也釋名埴膱也黏昵如脂之膱也書禹貢厥土赤埴墳釋文鄭作䵺徐鄭王皆讀曰熾鄉射禮注古文膱爲胾今文胾作植後鄭讀樴爲膩亦聲相近也

斲目必荼注鄭司農云荼讀爲舒　案後寬緩以荼注云荼讀爲舒玉藻注荼讀爲舒遲之舒荀子大畧篇諸侯御荼注荼古舒字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荆荼是徵索隱曰荼音舒

恒角而短注鄭司農云恒讀爲裻緪之緪元謂恒讀爲栕栕竟也　案恒栕聲相近毛詩如月之恒釋文本又作緪同正義集注定本緪字作恒白孔六帖引詩如月之緪說文衣部裻一曰背縫褿衣躬縫讀若督方言繞循謂之褿褿郭注衣督脊也先鄭讀从裻緪者當時有此語緪弦也裻縫如弦之直也深衣之負繩及踝以應直鄭注裻與後幅相當之縫也是言裻之直也方言緪竟也秦晉或曰緪或曰竟楚曰𨒪說文栕竟也楚辭招魂緪洞房些王逸章句緪竟也廣雅挺栕竟也

末應將興注末猶簫也　案鄉射禮注簫弓末也釋名弓其末曰簫言簫梢也

弓而羽䋐注羽讀爲扈扈緩也釋文羽音戶　案羽扈同韻之字集韻九嘆羽緩也引周禮弓而羽䋐後五切音戶

矢人五分其長而羽其一釋文羽於付反注及下同

維角堂之注鄭司農云堂讀如牚距之牚　案說文止部堂歫也

覆之而角至注至猶善也釋文作猶譱云本又作善下同　案五經文字譱善上說文下石經上見周禮注是注本作譱與陸氏所見本合

周禮釋注補箋

籩人鮑魚注鮑者於楅室中糗乾之出於江淮也　案焦氏易林敗魚鮑室臭不可息釋名鮑魚鮑腐也埋藏奄使腐臭也說文魚部鮑饐魚也从魚包聲火部㷶以火乾肉也从火福聲籀文作𤐫玉篇火部煏火乾也𤐫同上方言云凡以火而乾五穀之類自山而東齊楚以往謂之熬關以西隴冀以往謂之僰秦晉之間或謂之㷻鄭云楅者謂以火乾之賈疏謂楅土爲室恐非漢制考引此注作楅余本嘉靖本注疏亦作楅毛本作楅室誤也戴侗引唐本說文作㷶魚也

甸祝禂牲禂馬注元謂禂讀伏誅之誅今侏大字也爲牲

祭求肥充爲馬祭求肥健　案禂誅聲相近古尤虞韻通楊雄國三老箴姦寇侏張魏書趙修傳侏張不已卽詩張也論語釋文朱張鄭作侏張云陟留反

司巫及蒩館注杜子春云蒩讀爲鉏鉏藉也　案說文鉏立薅所用也集韻九魚鉏鋤助林魚切十一模苴蒩鉏同茅藉祭也或作蒩鉏九御耡鉏助助耤稅也或作鉏助

弁師皆五采玉十有二注此爲袞衣之冕十二斿則用玉二百八十八鷩衣之冕繅九斿用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斿用玉百六十八希衣之冕五斿用玉百二十元衣

〔疏〕詩思文正義七十一　案隋書引三禮圖[illegible]太子

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侯伯七旒用玉百六十八[illegible]冕天子七斿用玉百六十八子男四斿用玉三十二元冕天子冋旒用玉七十二諸侯三旒用玉十八蓋因鄭圖而差等之

職方氏其川滎雒注滎兖水也出東垣入于河泆爲滎滎在滎陽波讀爲播禹貢滎播旣都　案逸周書作熒雒葛本注同唐石經作滎洛毛本亦作滎漢志宏農郡上雒禹貢雒水出冢嶺山東北至鞏入河過郡二行千七十里豫州川滎播詳見禹貢集釋

大行人立當前疾　案論語鄉黨邢疏引周禮作前侯是

云侯伯立當前侯胡下毛詩蓼蕭孔疏引亦作前侯

梓人大胷燿後注燿讀爲哨頎小也　案馬融廣成頌大胷哨後康成讀从師說

周禮注疏小箋

周禮注疏小箋卷一　　南海曾釗學

天官冢宰第一

惟王建國注乃建王國○釗謂國諸侯國賈馬說是也說見賈疏考周禮所作之年雖無明文然尚書大傳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鄭注小宰亦云前此者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故周公設官分職以灋之據此則作周禮在建王國之後矣若謂諸侯曰邦國天子曰國文例如此又不然左傳桓二年師服曰天子建國注立諸侯戴禮祭法天下有王分地建國注建國封諸侯考工記匠人建國注立王國若邦國大司樂凡建國疏謂新封諸侯若然此經建國賈馬謂諸侯國何爲不可賈疏乃駁云豈王國未立先建諸侯國豈其然耶詩周頌序賚大封於廟也箋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戴禮樂記武王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于薊封帝堯之後于祝封帝舜之後于陳又曰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尚書大傳四年建侯衛其時並未營雒也且武王十三年克殷即於是年遷都于鎬亦何嘗不先立王國賈疏殆未考耳賈又引尚書鄭注岐鎬之域處五岳之外是又誤信封禪書華山爲西岳與大司樂五嶽注岳在雍州

相牴牾也說見大宗伯職
辨方正位(注)召誥曰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雒汭
越五日甲寅位成正位謂此定宮廟○釗謂周初營
洛未嘗立廟鄭司農云正君之位其說不可破也孟
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
又魯語孟文子曰夫位政之建也韋注此位謂爵正
與此經合鄭君反引召誥以證失之且召誥之位伏
孔意未必即謂宮廟此依治孔尚書之說今孔傳僞書不足據書大傳云
營洛以觀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
位于其庭庭當作廷是伏生元以攻位爲朝位故云攻于
其庭如位爲宮廟豈庭所能容哉然大傳又云營成
周立宗廟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衣紳端冕以
奉祭祀者竊謂彼宗廟當爲淸廟之誤周頌淸廟序
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正義朝諸侯當
在六年明堂位云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即此時也則
朝諸侯明堂與書傳云奉祭祀詩序云祀文王爲一
蓋即所謂饗文王于明堂者明堂一名淸廟故左傳
云淸廟茅屋公玉帶云明堂中一殿以茅蓋若宗廟
之制復廟重檐斷無茅屋之理書傳所云立廟蓋立
明堂于王城未可據爲洛有五廟證也又古人立廟

必於宮之左而周營洛原以均諸侯貢道非有遷都
之意也故史記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也
又曰學者皆稱周代紂居雒邑綜其實不然夫史遷
受古文尙書於孔安國者以爲周實不遷都洛則亦
必以洛爲無廟是古文尙書亦不以攻位爲宮廟矣
漢書韋元成傳禮廟在大門內不敢遠其親也門外
猶以爲遠況身不居雒而宗廟居之甯非遠乎尙書後案
自豐至洛行十四日者吉行日五十里豐至洛七百里前漢書五行志董仲舒
災異對曰高廟不當居遼東議原廟也周未東遷以
前宗廟皆在豐鎬故振鷺二王來助祭曰振鷺于飛
于彼西雝濳冬薦魚春獻鮪曰猗與漆沮漆沮岐周
二水名也黍離序曰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
廟宮室苟洛又立之是原廟不始于漢矣召誥曰王
朝步自宗周則至于豐史記集解引馬融注豐文王
廟所在是鎬且不更立文王廟矣而謂洛立之耶徐廣
史記注鄗去豐二十五里則與鎬洛相去七百里不同且曾子問云七廟五廟
無虛主則是洛苟有廟亦必立主曾子問曰廟有二
主禮與子曰尊無二上未知其禮由是推禮無二主
而廟又不可無主以此益知洛在周初不當有宗廟
矣洛在周初無宗廟吾故曰鄭司農釋位爲君臣之

位其說不可破也然康成以洛爲有廟者蓋漢人以
明堂卽宗廟周公制禮作樂立明堂於王城見鄭答趙商問
又洛誥有入太室祼之文故以爲有廟鄭誤沿之耳
不知廟之制如明堂鄭箋斯干之說甚明大戴記明
堂在近郊三十里異義引淯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
三里之外七里之內韓詩說在南方七里之郊是皆
不謂明堂卽廟也書稱太室當卽明堂之中室攷工
記正義明堂中夾太室有四室是也詩于周受命注周岐周正義岐
是周之初起有先王別廟焉釗按此猶豐之有文王廟耳晉遷絳而左傳載驪姬使讒申生曰曲沃君之
宗國語太子雉經于新城之廟然則禮有別廟皆舊都之廟非預作別廟也周書作雒解乃有五宮太廟

宗宮考宮者按彼云乃立當謂立明堂故下云成有四阿與攷工記明堂之制合五宮猶新論稱堯謂明
堂爲五府其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五事乃注者之詞蓋孔晁不能辨正誤以爲正文耳御覽引作雒
解之乃立五宮成有四阿云云可證
設官分職(注)鄭司農云置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
空○釗謂設官蓋設六十屬之官卽下云其屬者是
也六十屬各有所司故曰職若信如先鄭之說則下
言乃立天官云云復矣
大宰之職以經邦國　以紀萬民○釗按經猶言經緯
也紀猶言別理絲數也邦國之數有限故曰經萬民
之數無窮故曰紀

大宰以八統詔王馭萬民(注)統所以合率以等物也(疏)
此八者民與上同有物事也謂率下事使與上合○
釗按達吏似非民所能有注疏未免費辭竊謂統當
讀如乃統天之統彼經釋文引鄭云本也此八者皆
馭萬民之本故曰統
玉獻(注)獻國珍異亦執玉以獻之(疏)謂三享之外別有
獻國珍異亦如三享以玉致之○釗謂獻當讀爲司
尊彝獻尊之獻獻尊飾以玉聶氏引阮氏圖故曰玉獻鄭賈
以爲獻國珍異失之按司儀及聘禮記諸公相爲國
客則有私獻之文而覲無之故覲禮目錄注云覲遇

禮省是以享獻不見享字當屬上今乃以覲禮爲有私獻
蓋失考矣又按爾雅釋詁珍享獻也荀子大畧篇享
獻也大行人注三享三獻也內府凡四方之幣獻之
金玉注諸侯朝聘所獻國珍疏將幣三享貢獻珍異
有此金玉之等則享獻實爲一事凡有珍異皆享禮
中物耳物名詳覲禮三享注當於上文玉幣括之彼注玉幣享幣也蓋指享
禮言故知此獻當讀爲犧無疑也司尊彝不見爲賓客
陳六尊此朝覲會同知有犧尊者攷左傳定十年齊
侯將饗公孔子曰犧象不出門正義不出門謂設于
宮詩鼓鐘正義引服虔注犧象饗禮犧尊象尊則知

在國行朝覲會同饗禮有獻尊矣周語定王饗隨會
日奉其犧象隨會卿耳且設以爲饗則諸侯行之更
可知也小宗伯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彼疏
云在廟饗賓客時陳六尊六尊以犧爲首故大宰惟
贊玉獻而不及餘尊又公食大夫禮無尊注主於食
不獻酬然則有獻酬必有尊大行人饗禮有九獻七
獻五獻注饗設盛禮以飲賓疏盛禮者以其有食有
酒以是益知此經玉獻之果爲獻尊也若然因朝覲
會同而錫有功以秬鬯亦於此經舉之書賚爾秬鬯
一卣正義春官和鬱鬯實彝今言卣者蓋當祭時在

彝未祭則在卣錫時未祭故卣盛之鬯人注卣中尊獻象之屬則
贊玉獻亦兼此矣
歲終受其會注會大計也○釗謂會歲計也小宰贊冢
宰受歲會即此若大計三歲一舉行鄭說未晰
小宰　聽稱責以傅別注鄭司農曰傅傅著約束於文
書別別爲兩元謂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傅別質
劑皆今之券書事異異其名耳○釗謂其名異則物
亦異先鄭分釋傅別二字近之但於傅字猶未的耳
考冬官考工記注傅近也傅別者蓋稱責時使鄰近
人手書其上而中判之周書大匡解曰賦洒其幣鄉

正保貸貸即責鄉正亦鄰近者稱責時以之任保故
聽治時即以爲證也
七事者注七事謂先四如之者三七故書爲小杜子春
云當爲七事○釗按小事即上云小事皆有聯是也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凡非祭祀朝覲會同軍旅田
役喪荒之事皆謂之小事杜君改作七事者欲與經
相當耳然小與七形聲並遠無容故書譌作小又此
經賓客不當別爲一科攷宰夫以式灋掌祭祀之戒
具掌舍掌會同之舍幕人凡朝覲會同共其帷幕幄
帟綬掌次朝覲會同張大次小次則祭祀朝覲會同

之戒具已別有主者此賓客連祭祀朝覲會同言之
明此賓客乃祭祀朝覲會同之賓客耳若然則七數
實不合當仍故書小事爲正也
以宮刑憲禁於王宮疏凡刑禁皆出秋官今云憲禁者
與布憲義同故小宰得秋官刑禁文書表而縣之於
宮內也○釗按秋官無宮刑之文士師宮禁下云書
而縣於門閭注云禁民爲非如今宮門有符籍是則
彼經宮禁蓋禁民擅入如說文所引漢律妄入宮掖
曰闌之類耳自與縣于王宮者不同此宮刑即當職
所建云掌建邦之宮刑是也但前主建此則主表縣

耳其表縣之處當在應門按攷工記匠人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外路門之表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攷路門之表有應門應門爾雅注以爲朝門其應門之內路門之外爲正朝正朝之左右有百官府治事廬舍詩適子之館箋以爲卿士所之之館在天子之宮是也又上經云帥治官之屬觀治象治象縣雉門外之兩觀應門在雉門內則此經乃退者退入應門可知矣小宰從太宰治事于九室故以入應門爲退也

宰夫　歲終(注)自周季冬(疏)知歲終是周之季冬者以

其正月之吉始和彼正月是周之正月始和布治于天下至今歲終考之是一歲之終故知非夏之歲終也○釗謂周初改正朔實未改時此經歲終實爲夏之季冬鄭注云自周者謂周一歲言之非以爲代名何以明之經言歲終每與正歲相連又天府云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則歲皆爲夏名可知周曰年此曰歲者正所以別乎周之年也太史鄭注以中數曰歲以朔數曰年按中中氣如大寒爲中氣之終故以爲歲終立春節雨水爲節氣中氣之始故以爲歲之始朔謂正朔朔始也故以爲年之始鄭解歲年二

義甚明不當至此倍之故知自周季冬謂周一歲之季冬也知鄭不改時者天官司裘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注中秋鳥獸毨毨因其良時而用之中秋鳩化鷹中春鷹化爲鳩順其始殺與其將止而大班羽物又月令注云周禮曰秋獻龜魚又曰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據彼解周禮秋爲夏之秋中秋直引虞書及月令之中秋以注之虞書月令皆用夏時則鄭於此書之春秋皆仍用夏時審矣又夏官司爟季春出火左傳昭十七年梓愼曰火出于夏爲三月於殷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則司爟季春與夏時之三月季

春一也又周書周月解云惟一月斗柄建子是以子月爲歲首矣而下云春三月中氣驚蟄春分清明夏三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月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月中氣小雪冬至大寒則仍與夏時合尙書武成篇云一月壬辰召誥篇云二月三月皆不繫時蓋周初改正未嘗改時也春秋云春王正月左傳云王周正月改時者疑此周公攝政六年制禮樂以後之定制周禮作于六年又當時但爲此禮後又小小改變故不同也

宮正　蹕宮中廟中則執燭(注)祭社稷七祀于宮○釗

按攷工記疏宮中是合院之內戴記檀弓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注庫門宮外門天子謂之臯門士師宮禁注宮王宮疏謂臯門也詩大雅箋諸侯之宮外門曰臯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然則自臯門以內通可謂之宮中小宗伯右社稷左宗廟注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是廟亦在天子之宮何得專以社稷七祀屬之又中霤禮祭五祀於廟亦非宮中竊謂此宮蓋姜嫄廟春官序官守祧奄八人疏通姜嫄爲八廟魯頌閟宮傳引孟仲子以爲禖宮是也先言宮後言廟者姜嫄尊故序祖考廟之上猶大司樂先言享先妣後言享先祖矣

宮伯　掌王宮之士庶子注王宮之士諸王宮中諸吏之適子也庶子其支庶也○釗謂士庶子卿大夫之適子庶子宿備王宮者卽夏官大司馬職云王弔勞士庶子注云庶子卿大夫之子從軍者或謂之庶士者是也大司馬職又云大會同則帥士庶而掌其政令蓋無事時宿衛王宮則宮伯掌之及有會同之事則大司馬帥之以行也鄭司農曰庶子宿衛之官此說近之但謂官非也謂宿衛之人斯可耳

膳夫　凡王之稍事注稍事有小事而飲酒○釗按上言賓客食下言燕飲酒而此言王小事飲酒似屬不倫按賓客本有稍禮儀禮聘禮記旬而稍是也且本經數言稍並注曰稟食漿人稍禮注云王稍所給賓則此稍事亦當謂給賓者矣所以知有脯醢者酒人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注禮酒饗燕之酒飲酒食之酒此謂給賓客之稍漿人共賓客之稍禮注漿人所給六漿而已是稍事容有酒漿矣月必從酒人所謂饗賓制其從獻脯燔之量是也彼雖王親饗與稍事王不親饗不同要無不可例推之春官肆師共設匪罋之禮聘禮記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則稍事之有脯醢灼然矣但致禮據公食大夫禮使大夫以侑幣致之則享燕之致禮亦當使大夫而此膳夫爲士者蓋致之則大夫總其事而薦設則士分其職亦猶酒正共禮酒飲酒使其士奉之與〔曰凡王之稍事者王之稍有故不親饗之稍有賓未去留閒之稍故曰凡以舉之〕

內饔　豕盲眡而交睫腥注腥當爲星肉有如米者似星○釗按說文星見食豕令肉中生小息肉从肉从星星亦聲是字从月旁星指事也就如鄭說亦不必改爲星竊意豕肉中有如米未爲豕病今往往有之

且脂膻臊貍螻皆以氣臭言不當此獨異也考說文
胜豕膏臭也今本胜注犬膏臭臊注豕膏臭恐傳寫互誤則此腥實當作
胜
刑膴注鄭司農云刑膴謂夾脊肉元謂刑鉶羹也膴牒
肉大臠○釗按特牲祭鉶注肉味之有菜和者疏云
即公食大夫牛藿羊苦豕薇之等亨人疏謂以五味
盛之於鉶器即謂之鉶羹若盛之於豆即謂之庶羞
若然則鉶乃羹名廁之脩胖間爲不類矣竊謂先鄭
之說得之但刑不訓夾脊肉據先鄭意當讀爲胂刑
从开聲與胂聲近說文胂夾脊肉也正與先鄭合先

鄭卒於章帝末許書上於和帝永元十二年相去十
八年而其說如出一口可見當時經師相承如此胂
膴連文者膴說文無骨腊也夾脊肉亦無骨以其同
類故胂膴連文耳究之胂腥膴乾安知先鄭不以爲
二物邪
甸師　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注其屬府史
胥徒也王以孟春躬耕帝藉庶人終于千畝庶人謂
徒三百人疏以時入之者謂麥則夏熟禾黍秋熟則
十月穫之○釗謂其屬乃甸人嗇夫吏農夫之類周
語虢文公總而謂之百吏是也攷嗇夫覲禮注以爲

司空之屬甸人大祝言甸人讀禱鄭注甸人代王受眚災按此似以甸人即甸師矣但師者長也與稱人終別又成十年左傳晉侯使甸人獻麥注甸人主爲公田則與甸師掌耤田亦別吏
農夫於五官無攷以嗇夫準之大約亦隸司空而甸
師得帥之者亦如鄉師帥匠人耳帥其屬耕耨王藉
謂勸督農民耕耨周頌噫嘻鄭君箋云吏農夫使民
耕田而種百穀是也而注此經乃謂其屬即甸師之
府史胥徒又引國語庶人以爲即徒三百人誤矣請
列四證明之周頌臣工有保介之文鄭引月令耕藉
禮箋之是以臣工爲敕諸侯藉之詩矣其卒曰命我
衆人箋敘我庶民又載芟序箋藉之爲言借也借民

力治之是皆謂民終事也而此經獨言徒三百人終
事豈不自相抵牾乎此其可證一也徒庶人在官國
語但言庶人未嘗言在官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
韋昭注庶民甸師氏所掌之民主耕耨王之藉田者
是國語亦言以民終事也而鄭乃言徒三百人豈不
鑿空乎此其可證二也月令凡在天下九州之民無
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之祀何獨於
邦圻之民遺之此其可證三也藉僅千畝以三百徒
耕耨其中人治三畝三分畝之一有奇未免太逸此
其可證四也至其入之之時則當在九月呂氏春秋

季秋紀藏帝藉之收於神倉是也而疏謂十月穫之
蓋誤以豳風十月穫稻十月納禾稼爲據耳不知豳
是戎狄之地（見詩譜）晚寒所穫較遲（豳風疏豳處西北遠於諸華寒氣之來大率晚矣）不足爲證也曲禮凡祭宗廟之禮不言麥尚
書黍稷非彝詩楚茨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正義天子
之祭其盛用黍稷稻粱亦不及麥若孟夏嘗麥乃薦
非祭籩人朝事之籩麷蕡注麷麥得有麥者彼自籩
實與齍盛不同稷粢也故其盛器曰齍安容以麥錯
置其中耶且麥非春種月令疏引考靈曜云主夏者
心星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星昏中可以種麥前
漢書武帝紀勸民種宿麥注曰秋冬種之經歲乃熟
故曰宿麥若然麥待秋冬乃種帝藉春耕秋收安能
有也疏時入兼夏麥言亦失之

獸人　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注】弊仆也仆而田止鄭
司農曰弊田謂火弊車弊羅弊徒弊虞中謂虞人釐
所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其中致禽而珥焉【疏】弊
仆也謂田止注猶聚也○釗按後鄭釋弊爲仆與先
鄭釋弊爲止微不同引之者備說耳疏直以田止解
弊字非後鄭正義也仆而田止仆上蓋脫旌字大司
馬注旌弊疏田止則旌仆是也又王制天子殺則下

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注綏當爲緌有虞氏之旌旗
下謂弊之若然此經弊當爲旌弊鄭君注仆而田止
仆上當有旌字審矣虞中釗謂箸禽獸之箸注箸也
天府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注治中謂其治職
簿書之要史記張釋之傳上林尉禽獸簿此經虞中
是其類與所以知非萊田中者序官疏獸人共膳羞
則此經之令注謂箸其爲狼爲麋與凡獸物之數以
備膳獻取用可知矣又山虞致禽澤虞屬禽田僕比
禽此當官者大司馬致禽此長眾官者甸祝致禽此
聯事者然則一弊田之頃官司亦備矣而奚用獸人
令之左氏傳襄四年虞人之箴曰獸臣司原杜注獸
臣虞人彼不指獸臣爲獸人者誠知司原非獸人事
也而謂令禽爲獸人事耶

腊人　膴胖【注】鄭司農云膴膺肉鄭大夫云胖讀爲判
元謂公食大夫禮曰庶羞皆有大有司徹曰主人亦
一魚加膴祭于其上膴與大一也大者胾之大臠膴
者魚之反覆膴又詁曰大二者同矣則是膴亦牒肉
大臠胖宜爲脯而腥胖之爲言片也析肉意也【疏】膴
膺肉胖讀爲判文無所出皆非也○釗按膴膺肉胖
讀爲判皆故訓也膺與匈聲近古聲匈與膴亦近說

文膞何也釋名膞堊也爾雅撫豐也曹憲廣雅音膴
又句字是其證矣若然司農說膴膞肉也蓋先儒聲
義相從展轉訓詁之學疏以謂無所出何耶賈爲此
說亦以曲申後鄭而已然據後鄭說則獸之生死獸
人共之魚之鱻薨獻人掌之何由更入腊人之文則
不容有魚可知矣賈不辨正而譏先鄭爲非蓋失之
胖从月半說文在半部内則糜膚注膚或爲胖糜鹿
田豕膴皆有軒注軒或爲胖是胖元借作膚軒然以
切肉之義求之則仍從鄭大夫作判爲長說文膴字
引周禮膴判許君序周禮偁古文正與鄭大夫說合

後鄭云胖析肉其義亦同賈乃謂讀作判之說無所
出更疎舛甚矣

疾醫　春時有痟首疾(注)痟酸削也首疾頭痛也(疏)頭
痛之外別有酸削之痛也○釗按注意謂頭痛酸削
耳若疏析痟首爲二則頭痛之外何者爲酸削之痛
耶攷釋名酸遜也遜遁在後也消弱也如見割削筋
力弱也則彼言酸消皆力少之病非癘疾也說文疒
部痟云酸痟頭痛从疒肖聲引周禮春時有痟首疾
左思蜀都賦云芳追氣邪味蠲癘痟注痟頭病也是
古訓不分痟首爲兩解又素問東風生于春病在肝

俞在頸項又曰春氣病在頭則是感春癘氣爲頭痛
内經有明文賈乃別痟爲酸削之痛非注意矣

五藥(注)艸木蟲石穀○釗按上經既出五穀則此經不
當更言又本艸經所載如飴乾枯者爲餳及酒蘖之
類雖以穀爲之要非穀本性似不得慨以穀名也愚
謂五藥當有禽獸本艸部有禽獸可爲證矣

五氣(注)五氣五藏所出氣也肺氣熱心氣次之肝氣涼
脾氣溫腎氣寒○釗按此注本古尚書說以方書攷
之殊未然且月令正義引鄭駁異義云今文尚書歐
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尚書

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慎案月令
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尚書
同鄭駁之云月令祭四時之位以其五藏之上下次
之耳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
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卻故祭先肝腎也脾也俱在
鬲下肺也心也肝也俱在鬲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
焉不得同五行之氣今醫病之法以肝爲木心爲火
脾爲土肺爲金腎爲水則有瘳也若反其術不死爲
劇是鄭駁異義从今文尚書說及注此經从古尚書
說蓋二書不作于一時也考素問宣明五氣篇五氣

所病心爲噫肺爲欬肝爲語脾爲吞腎欠爲嚏此經五氣當从之蓋因五氣以審五藏傷則病絕則死故醫惡五絕

酒正　五齊〔注〕杜子春讀齊皆爲粢元謂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釗按以齊量名酒似不辭攷說文𪗉稷也从禾齊聲此經作齊省耳古者祭祀之酒醴齊盛皆取于藉田藉田以稷爲首種見月令注呂覽作首稼義同故在盛曰明粢爲酒醴亦曰粢禮運粢醍在堂是其證矣若謂度量節作之即當謂之齊則醯醢五齊亦以度量節作之何不讀爲齊量之齊邪

凌人　掌氷正〔注〕正故書爲政鄭司農云掌氷政主藏氷之政也杜子春讀掌氷爲主氷也政當爲正正謂夏正○釗按段若膺周禮漢讀考曰攷周禮全書言正歲皆謂寅月言歲終歲十有二月者皆謂丑月凡言歲者皆謂夏正也言歲十有二月則爲夏正已顯明不必加正字以混於全書內之謂寅月者司農從故書掌氷政爲長王伯申經義述聞曰爾雅正長也建寅之月爲一歲十二月之長故謂之正歲若建丑之十二月則當謂之歲終何得謂之正歲乎段說是也

掌舍　設梐枑再重〔注〕故書枑爲柜鄭司農曰梐榱梐也柜受居溜水涑橐者也杜子春讀爲梐枑梐枑謂行馬〔疏〕柜非必是受溜水之物故後鄭不從從子春爲行馬也○釗按修閭氏宿互欜守閭互並故書作巨此故書獨作柜則非互可知若謂修閭氏作互此經作柜同爲一書前後異文恐非例也禮記非一家所作故有異文竊謂柜即渠字說文水部渠云水所居也正與司農注合渠从水㯺聲徐鍇曰㯺即柜字釗按此柜非爾雅櫸柜柳之柜堯廟碑圖象覲柜隸釋云以柜爲矩則渠从聲之柜蓋假矩字衍爲渠必磬折如柜與攷工說爲溝同故字从㯺矣此經柜蓋省水耳柜與池聲邇亦通作池喪大記三

池注以竹爲之如小車笭衣以青布縣於荒之爪端若承霤然正義天子生有四注屋四面承霤柳亦四池象之是也在柳曰池在舍曰柜在宮曰重霤注承檐引霤以木爲之用行水名異物同賈何所據而知其必非受溜水之物耶云涑橐者涑即漱字橐即欜字修閭氏注欜東兩板爲之此注云橐蓋以接柜所受水而瀉於地者形制與欜同故借名橐左思魏都賦云齊龍首以湧霤即是物也但在宮則畫龍首以爲飾在舍容或沽㮄故但稱爲橐爾

玉府　王齊則共食玉〔注〕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

水氣鄭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釗按方書亦有食玉法然非經義也攷書洪範惟辟玉食釋文引張晏漢書注云玉食珍食史記微子世家集解引馬注云玉食美食鄭注云玉食備珍異也若然則此經云食玉亦不得為玉屑矣膳夫職云王齊日三舉是齊食加日食二等珍異為最備其器必有用玉者玉藻正義天子朔月太牢當六簋盛舉則八簋禮器注鏤簋謂刻而飾之天子以玉然則食玉蓋卽簋歟日食朔食並有簋玉府獨共王齊者變食亦變器也

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注】謂百工為王所作可以獻遺諸侯【疏】知此王之獻金玉非是獻於王者案下內府職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彼是諸侯獻王入內府藏之不得在此○釗按此說非也王之獻金玉當讀如周語荒服者王彼注云王王事天子也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若然此經王之獻乃小行人蕃服因朝而貢獻非諸侯幣獻也所以知者小行人合六幣注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若蕃國之君無執玉瑞者大行人注則無琮璧之享可知故象胥疏曰

夷狄無玉帛來問中國使臣奉幣帛來問者以幣致其君命非謂別有幣云云今此經但言獻不言幣故知夫為蕃國入王之獻與內府四方之幣獻不同矣又知其獻非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而必為蕃國者以彼貢乃九貢已入于內府小行人蕃國之貢未有所入故知其入於此官也

司會　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疏】不言邦中而言官府者以官府在邦中故舉官府以表邦中其實官府不出賦也云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者以其民之出賦不必皆使出泉以百物當之亦得○釗按此經不掌賦蓋謂掌官府郊野都鄙之百物財用之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耳不必謂舉官府以表邦中也當以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絕句其言書契謂官府之書契版圖謂郊野縣都之版圖百物財用謂官府郊野縣都之出入賈疏讀財用絕句誤矣

職幣　振掌事者之餘財【注】振猶拼也檢也先言斂財後言振財互之○釗謂振訓拼近之檢也以下云云非也按左文十六年振廩同食注振發也此經言振

掌事者之餘財振掌事者四字當一連讀之餘財三字一連讀言既發給掌事者猶有不盡見在庫之財也與用邦財者之幣文法正同上言用下言振互之而掌式瀍以斂則直貫之餘財爲句鄭誤讀之故費辭也

司裘　大喪廞裘注故書廞爲淫鄭司農云淫裘陳裘也元謂廞興也疏必知爲陳非爲興是者檀弓云竹不成用瓦不成味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皆是興象所作明器非陳設之理　釗謂故書淫是也淫與陳聲近詩行葦以引以翼引本或作淫爾雅引

陳也則司農訓淫爲陳正合古義檀弓句而布明器布卽陳義賈疏謂明器非陳設之理不足難先鄭也

閽人　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注刑人墨者使守門疏案其職云掌守門之禁言中門則唯雉門耳而言每門者彼言中門據有禁守者言之其實王之五門皆使墨者守之○釗按閽通作昏詩昏椓靡共箋昏椓皆奄人易又作熏艮厲熏心虞翻云古閽字作熏蓋古者奄人必於蠶室取其煖故亦謂之熏若然則閽人寺人之類不得以墨者當之掌戮宮者使守內對外而言則中門亦可謂之內說文中內也是其證下經云守中門之禁而此云每門四人者內門不止一門故也若以中門爲雉門則每門不可解矣中門說詳後

掌守王宮中門之禁注中門於外內爲中若今宮闕門雉門三門也疏雉門爲中門○釗謂中內也中門宮中自外達內之門內則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彼注引此經守中門之禁是鄭君亦以中門爲通內外之門矣攷工記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內路寢之裏外路門之表此經注云中門於外內爲中正謂路寢內外之中也其

曰若今宮闕門者漢制宮闈亦有闕李尤銘云國都攸處建設端闈表樹兩觀雙闕巍巍是也而賈疏遂仍爲雉門之闕謂雉門爲中門誤矣鄭君云雉門三門蓋以破先鄭二曰雉門之說非解此經中門爲雉門中門之義有三司儀出及中門之外此廟中門也下經蹕宮門廟門注廟在中門外此雉門也本經掌中門之禁此內門也如凡中門皆爲雉門則廟既云在中門外矣聘行於廟何以又云出及中門之外耶閽人守自內達外之門故下經云怪民不入宮宮后宮民謂宿衞后宮之人內宰分其人民以居之是也

又云外命夫出入者左成公十八年齊侯使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據此諸侯內宮容外臣出入則王宮亦然可知矣

內司服　展衣〔注〕鄭司農曰展衣白衣也喪大禮復者朝服世婦以襢衣襢與展相似元謂展字當爲襢襢之言亶亶誠也〔疏〕襢字衣旁爲之有衣義○釗謂展當作襃說文云丹縠衣也廣韻引周禮作襃詩鄘風其之展也傳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其字亦當作襃隸借作展耳說文無襢禮記實當爲襃襃衣后夫人朝服（尚書多士傳）婦人華飾赤爲色之者（詩君子偕老正義）又

丹者所以表誠悃則說文云丹縠衣其義較長矣或據詩玼兮以證展衣宜白亦非辨見毛鄭詩考

縫人　喪縫棺飾焉衣翣柳之材〔注〕故書焉爲馬杜子春云當爲焉○釗謂故書作馬馬衣當爲連文校人飾遣車之馬飾者蓋畫其馬褐馬褐者卽此經馬衣是也庾人廞之校人飾之而縫其飾者則縫人所謂聯事也（左傳襦馬褐以救之注褐馬衣則馬衣亦恆言耳）

追師　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注〕元謂副之言覆所以覆首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爲之服之以告桑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服之以見王王后之燕居亦纚笄總而已凡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釗按此說非也考詩采蘩序夫人奉祭祀能不失職其卒章被之僮僮夔被卽次則知夫人於其國祭祀之服未嘗與王后服副者同也莊二十四年公羊傳何休注鳴雞縰笄而朝君臣之禮也又列女傳魯師氏之母齊姜戒其女云平旦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則知夫人於其國見君之服未嘗與王后之服次者同也惟采桑未知其審要以此推之亦可曉矣不然其夫於其國不敢服王之服而其妻顧與王后同有是理哉雖此說本於經無當然事關禮制故詳

辨之以附于末

番禺陳慶修錢塘汪舜俞校字

周禮注疏小箋卷二　　南海曾釗學

地官司徒弟二

大司徒之職　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注〕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疏〕設其社稷之壝者謂於中門之外右邊設大社大稷王社王稷○釗謂田主卽社也大社國社在中門之外王社侯社在藉田此云以其野之所宜木則王社侯社及置社也何以明之后土卽社鄭注檀弓月令並言之若詩之田祖毛傳云田祖先嗇春官籥章注田祖始造田者謂神農又詩先言以社以方後又言田祖此經云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是田主非卽田祖可知且鄭云后土田正之所依疏句龍爲后土配社弃爲田正配稷是以神農田正同憑依于一樹有是理乎后土祀以爲社鄭謂田主爲后土之所依其說尚可通然后土自是祀神農時兼祭不可以當田祖之名論語問社於宰我釋文引鄭注主田主謂社祭法正義案異義論語所云謂社主鄭無駁從許義也白虎通封土爲社墨子擇木之修茂者立以爲菆位韓非子夫社木而塗之鼠因自託燻之則木焚灌之則塗阤是古人設社樹木爲主淮

南子齊俗訓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夏社用松商人社用石周人社用栗未聞先農田正亦樹木也所以知非大社者白虎通引尙書曰大社惟松則不得言各今云各者非大社可知祭法正義引崔氏云王社在藉田詩頌云春藉田而祈社稷是也侯社亦然若云在中門之外大社之西書傳未見明文

以儀辨等〔注〕故書或爲義杜子春讀爲儀○釗按儀古文皆作義後人乃沾人旁改爲儀而以義爲仁義字也周禮用古文自當作義不必改儀

以俗敎安則民不愉〔注〕愉謂朝不謀夕〔音義〕音偸〔疏〕苟且也○釗按爾雅釋詁愉勞也注今或作窳音義羊主反疏愉者嬾也郭璞曰勞苦者多嬾愉也此經云以俗敎安則民不愉者蓋無扞格之苦則安其敎而自無倦解矣

以誓敎恤則民不怠〔注〕災危相憂民有凶患憂之則民不解怠○釗謂此解頗費辭按怠當讀作殆聲誤也民有危急相恤自不至困殆故曰則民不怠

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注〕鄭司農云今潁川陽城地爲然○釗謂日至當作夏至地中當從馬融以爲洛陽馬說見唐李氏周髀注　按日至兼冬夏此但言日至而

【注】遂言夏至何耶攷王制正義引尙書考靈曜云夏至日景尺有五寸玉海天文編誤作日致則此經日至疑亦當作夏至後人涉日南日北日東日西并此夏字亦誤作日耳地中所在不從先鄭今潁川陽城而從馬云洛陽者按後漢歷志夏至晷景尺有五寸後漢都洛陽則洛陽測也易緯通卦驗夏至景尺四寸八分漢書地理志洛陽班固自注云是爲成周後漢郡國志注引地道記曰城內南北九里七十步東西六里十步爲地三百頃一十二畝有三十六步唐書天文志南宮說言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

周禮注疏小箋卷二　三

步景差二寸有餘故四十里大率差二分若陽城去洛陽一百八十里（唐李氏周髀注引太康地志）尙差八分有奇倘何得云景尺有五寸乎（唐志言陽城景尺四寸七分八釐此據李湻風六百里差一寸之說與南宮說不同）

去幾【注】鄭司農云去幾關市不幾也元謂去幾去其稅耳○釗按司關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此後鄭所本然凶與荒雖皆年飢之名實有大小之不同墨子大患篇三穀不收謂之凶爾雅釋天果不實爲荒邵二雲正義引賈疏穀疏皆不熟爲荒則荒者大凶年之名所重在民聚而已區區犯禁之物所不暇幾故司關凶札猶幾此荒政則去幾若司市國凶荒札喪兼記穀不熟果不熟之事但言無征猶幾與去幾互見于司關及此職也

二曰薄征【注】鄭司農云薄租稅也【疏】荒政者據大凶年爲義案均人云凶札無力政財賦此猶云薄征者此經兼記一穀二穀不熟之歲故有輕稅也○釗按荒政既據大凶年之義則豈止一穀二穀不熟而已竊謂薄征謂薄其田之租司稼注所謂豐年從正凶荒則損是也蓋租稅與力政財賦本不同均人所云無

周禮注疏小箋卷二　四

力政卽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實此經弛力之與財賦彼注云九賦也其文甚明烏足牽證耶

緩刑【疏】謂凶年犯刑緩縱之○釗謂緩者遲之以有待耳恐更傷天地之和故緩之若縱之則是使犯罪者以凶年爲利也

五比爲閭使之相受【注】故書受爲授杜子春云當爲受元謂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釗謂子春之說是也但不必改字耳授者比長職云徙于國中則從而授之注民徙從而付所處之吏明無罪惡

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疏】使以登成

萬民○釗謂登進也使邦國都鄙進此十二職事之
民所以知天下無游民也
小司徒　以比追胥注胥伺捕盜賊也疏追旣爲逐寇
胥爲伺捕盜賊可知○釗按此言殊無根據不足以
發明注義竊謂胥同諝知也以伺察而知之又胥與
伺聲近故注曰伺捕此漢人訓詁之學也
唯田與追胥竭作注竭作盡行○釗按鄭說非也如盡
行則誰與居守乎按作起也預起以待更番或廣守
禦
以任地事而令貢賦注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畮

畮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
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
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
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
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疏凡出軍之
法先六鄉賦不止次出六遂賦猶不止徵兵於公邑
及三等采賦猶不止乃徵兵於諸侯大國三軍次國
二軍小國一軍此軍等皆出於鄉遂賦猶不止則諸
侯有遍境出之法則千乘之賦是也○釗按司馬法
乃戰國齊威王時所增如此注所云未足盡信也楚

語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韋注禮地方十里爲成出
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
人此雖參以司馬法然韋氏引之冠以禮名是或古
禮有此彼雖以注千乘推之萬乘當無不然縣師掌
邦國都鄙稍甸之地域是邦國都鄙稍甸之征役亦
皆縣師掌之其法制豈或有不同稍人掌令丘乘之
政令注丘乘四丘爲甸甸讀爲惟禹敶之之敶同其
訓曰乘彼稍亦以丘甸起數此內外同制之證也若
一成出士十人則戰國法耳知者魯作丘甲杜注以
爲丘出甲士三人譏重斂故書若然以四丘爲甸計

之則彼甸出十二人此甸十人不幾同魯之衰政乎
此以知周禮必無是也至疏云出軍先六鄉之說亦
不然後世府兵之制儒者以爲最近周法蓋謂其徵
天下之兵而以時番換則民不勞而幹強枝弱耳然
則周制天子出軍意亦六鄉六遂及諸侯更番並起
書費誓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魯雖侯國然秉周
禮是周制起軍徵遂徒之證也左傳桓五年傳秋王
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
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又秋官
大行人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注諸侯有不順者王將

有征討之事則旣朝王命爲壇三成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事是周制出軍徵諸侯以從之證也但徵遂徒及諸侯之軍數未聞然左傳哀公七年茅夷鴻請救於吳曰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注貳敵也私爲私屬又十三年傳魯賦于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雖吳賦非王制然地大者賦多地小者賦寡約畧猶知則周制徵賦無不可由八百乘六百乘三百乘而推也

乃分地域（注）故書域爲邦杜子春云當爲域○釗謂邦與封古音相近論語邦域釋文或作封邦內鄭本作封內尙書敘邦諸侯邦康叔義皆作封則此地邦亦當爲地封封卽域意不煩改字也

鄉師　共茅蒩（注）杜子春云蒩當爲菹以茅爲菹若葵菹也（疏）杜子春云云者但茅草不堪食故後鄭不從○釗謂茅蒩當爲茆菹茆鳧葵也詩釋文引干寶云今之鳧（宋庠國語補音鳧卽鴨字）蹏草可以爲菹杜云若葵菹茅讀爲茆者茅古讀同貿春秋茅戎公穀二傳作貿戎淮南天文訓丣茂也古文聲義相從則矛與丣古音本近故天官醢人注鄭大夫從茆爲茅然茅茆音雖同而物異杜于此經不破爲茆者以醢人旣破讀爲茆故此但破蒩爲菹以從醢人不然杜豈不知彼注不作茅菹耶而賈公彥不悟反執茅草不堪食之說駁之非矣鄭大夫讀蒩爲祭前藉後鄭以爲卽士虞禮所謂苴今不從者蒩从租聲租从且聲藉助也助亦且聲則藉蒩實一聲之轉訓義可通但祭用茅以爲藉僅見史記封禪書若易藉用白茅虞氏謂大過與頤旁通皆從乾坤來坤爲鬼故巽白茅承祀則藉茅爲人鬼事而於五帝無涉苴藉出士虞禮而特牲少牢無其文蒩館爲司巫因旱㦸而共他官亦不著

此經大祭祀爲助大司徒祀五帝則無茅蒩可知矣知茅蒩必爲茆菹鄉師共之者魯頌思樂泮水薄采其茆泮水序爲頌僖公能修泮宮王制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振鷺傳雝澤也周有兩辟雝文王辟廱在豐故詩曰西廱武王辟廱在鎬故詩曰鎬京辟廱鎬京辟廱卽成均在國西廱卽虞庠在郊遠郊百里國中共爲六鄉司徒論選士之秀鄉師爲司徒之辟故職共茆菹甸師蕭芀義取縮酒屬天官司巫蒩館義取祭神屬春官若此經茆菹作茅蒩而屬于地官果何義耶

鄉大夫　皆征之【注】鄭司農云征之者給公上事也【疏】云皆征之者所征稅者謂築作挽引道渠之役及口率出錢若田獵五十則免是以祭義云五十不爲甸徒若征伐六十乃免是以王制云六十不與服戎○釗謂疏非注意也築作挽引乃力役之事王制云五十不從力政何得國中六十野六十五尙征之禮記正義引異義鄭駮云周禮所謂皆征之者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衞耳王制所云力政挽引築作之事所謂服戎謂從軍爲士卒二者皆勞於胥徒故早舍之若然則此經疏意正與鄭駮義相反也

封人　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絼【注】飾謂刷治潔清之鄭司農云楅衡所以楅持牛也絼着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與古者名同皆謂夕牲時元謂楅設於角衡設於鼻○釗謂飾文飾之莊子列禦寇篇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是也楅逼也衡橫也橫逼於角以防牛觸絼从豸聲說文無之蓋郎紖字禮記祭統注紖所以牽牲周禮作絼是也絼又謂之雉雉从矢聲爾雅矢雉引陳也矢引聲同故引可作絼亦可謂雉蓋皆一物也衡說文在角部則非設於鼻之物魯頌夏而楅衡毛義郎先鄭所本康成詩

箋亦同毛此獨爲異解失之知然者說文牛部牽从冂云冂象引牛之縻則古設於牛鼻者以本謂之桊其系之則以縻故冂象之恐非名衡也

鼓人　帗舞【注】帗列五采繒爲之有秉○釗謂帗當從說文作翇全羽舞也知者舞師職云教帗舞而舞社稷之祭祀鄭司農注樂師帗舞全羽並與說文訓義合但帗翇字異耳然說文帗注云一幅巾與帗㡒同列不以爲舞器則許君所據古文周禮作翇不作帗可知矣又帗列五采繒鄭君謂之靈星舞子持之按詩載芟𠻳耜爲祈報社稷絲衣爲繹靈星尸所詠不

同漢志高祖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祀以牛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風俗通辰之神爲靈星故以辰日祀於東南則靈星自是幽禜之祀與社祭實別彼所舞五采繒恐未足引以證此經祀社稷之翇舞也

舞師　教皇舞而舞旱暵之事【注】旱暵之事謂雩也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書或爲𦏲元謂皇析五采羽爲之亦如帗【疏】自古未見蒙羽于首○釗按說文𦏲注云樂舞以羽翿自翳其首以祀農星也農星注作星辰疑誤周書作雒日月星辰皆與太平御覽玉海並引作農星可證也鄭許君所傳之周禮皆

如此是必有所受之賈公彦何得云自古未見耶漢至唐幾百年所未見者當不止此矣知說文祀辰星爲卽此經旱暵之祭者雨部雩注云夏祭樂於赤帝以祈甘雨赤帝五帝之一也月令大雩帝鄭君注雩五精之帝高誘呂覽注帝五帝史記天官書太微內五星五帝也按王充論衡云靈星秋祭也史記正義辰之神爲靈星則雩亦祀辰星矣說文云云所祭不同者祀五帝爲夏四月正祭卽未旱亦行之此祀辰星不曰雩而曰旱暵之事則因秋旱而祭其實旱暵皆祭靈星不特秋旱也

牧人以共祭祀之牷牲〔注〕鄭司農云牷純也元謂牷體完具〔疏〕尚書云犧牷對犧不得爲純色其純下文毛之是也故元易之云牷體完具○釗按下經云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犬人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凡幾珥沈辜用駹可也攷工記天子用全上公用龍皆以全與尨對言尨爲雜則牷是純可知又說文牲訓體完具牷訓純色此經明明牲牷對言則牷安有又訓完具之理竊謂犧毛之完牷色之純牲體之具知然者淮南說山訓犺屯犂牛既犐以犙犺屯當作犺毛犐無角犙無尾皆言其形貌不中祭之意是知選牲齊毛不獨論其色矣又下經共其犧牲注犧牲毛羽完具也曲禮天子以犧牛注犧純毛也則犧自訓毛完而不犺犙其義與牷訓本不相混賈君非先鄭殆未審耳

牛人　以授職人〔注〕職讀爲樴○釗謂職人卽牧人周語曰牧協職是也牧人不芻祭牲故不直曰授職人芻之而曰以授職人而芻之此旣明授職人而職人又授充人也牧人職云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彼其犧牲卽來自牛人者與從其獸畜之名則曰牛旣合其物色之數則曰犧牲

載師　以家邑之田任稍地〔注〕故書稍或作削〔疏〕不從故書者義無所取故也○釗謂稍鄭注元本當作郙知者天官冢宰削甸之賦釋文削本亦作稍又作郙然鄭注無破削爲郙之文則當實不作削蓋古文从邑與从刀形遠不容混其作削者出于隸改邑爲从阝而郙不如削之經見淺人遂改爲削但陸氏未辨正耳賈於此經乃譏故書義無取非也下經稍甸鄭不破爲郙者說文郙云國甸大夫稍稍所食邑則郙元取稍稍之義在漢時周禮本有或作稍者故許君卽以稍解之

閭師　以時徵其賦注賦謂九賦及九貢○釗謂賦卽
下九穀等之貢自上之徵言則曰賦自下之供言則
曰貢其實一也
縣師　夫家人民田萊之數疏人民謂奴婢○釗謂周
之縣稍甸郊里中無養奴婢法此人民當連夫家讀
謂夫家之人民也
均人　豐年則公旬用三日注旬均也○釗按顏師古
注漢書曰旬滿也此言滿歲用民但三日二日一日
耳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師氏　掌國中失之事注故書中爲得杜子春云當爲

得○釗按易彖比未濟中皆與應韵則中與應音本
近齊人謂得爲登故中與得音亦近史記索隱引三
倉中得也聲義相從故得古亦借中也
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注貴遊子弟王公之子弟遊無
官司者杜子春云遊當爲猶言雖貴猶學○釗按王
公之子弟卽上文國子弟此經何爲復贅乎似杜義
爲長杜意以凡國之貴爲讀遊字屬下爲句
王舉則從注舉猶行也故書舉爲與杜子春云當爲與
謂王與會同喪紀之事○釗按舉从與聲則舉可省
作與易无妄彖傳物與元妄虞翻注曰與謂舉也楚

辭七諫與世皆然兮王逸注曰與舉也則與自有舉
義不煩改字也
司救注酗醬好訟疏孔注尙書云以酒爲凶曰酗此據
字酒旁爲凶是因酒爲凶者也若然醬者樂下作酉
小人飲酒一醉日富亦因酒爲榮俱是酒之省水之
字也○釗按酗書釋文音況共反此經釋文音況付
反說文有酌無酗酌醉醬也从酉句聲則从凶者僞
書傳之字从句者周禮注之字在陸氏時本如此不
知何時反改周禮從僞孔而賈公彥不能辨正更附
會爲之說蓋不講小學之過也醬說文酌也从酉熒

省聲不从榮省蓋熒从三火冂聲故榮榮醬字皆从
熒省
調人　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疏或殺或傷於人
○釗按賈氏意謂殺者殺人至死也然竊疑殺人至
死者雖誤亦不可宥今律但比故殺減一等耳且信
如賈氏說則殺重于傷經何不言傷殺而曰殺傷乎
釗謂殺傷者以刀刃傷人也但未至死又出于誤故
可成之
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
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眡父師長之讎眡兄弟主友之

讎眡從父兄弟【疏】皆是殺人之賊王法所當討卽合殺之但未殺之閒雖已會赦猶當使離鄉辟讎也○釗按疏所云非鄭義也考書呂刑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惟其可疑故不然殺人之父兄而可以赦免負罪者揚眉被殺者飲恨爲之子弟何以爲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之間每見啟告治道悉矣曾不語赦然則赦者偏枯之法非虛語也安有殺人而會赦使辟讎弗辟而又與之瑞節之理乎竊謂此父兄之讎卽下所謂殺而義者左氏

傳襄公二十二年鄭游眅將如晉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其夫攻眅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而立太叔求亾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此卽和難之一端也

媒氏　仲春令會男女○釗謂會當爲會計之會謂會計其迫三十二十之時而未嫁娶者聽之使得奔爲妾也所以必待中春者孫卿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而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業起昏禮殺又云冬合男女春班爵位邶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冰泮正月也中春則期盡矣故媒氏會計之明過時以禮嫁娶及禮不備而奔爲妾者雖中春猶可行也此先王蕃育人民之法夏小正曰二月綏多士女綏多者猶言蕃育云爾

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注】無故謂無喪禍之變也○釗謂無故謂非過時而奔爲妾者

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釗謂會亦會計也會其數將以施惠書曰惠鮮鰥寡孟子云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則周公制禮必有惠鰥寡之政可知矣其財則遺人共之其人數則媒氏會之不作期會解也

凡娶判妻入子【注】入子者容媵姪娣不聘之者【疏】判妻是嫁女○釗謂娶娶婦也判分也出其婦也入子入贅也按史記滑稽傳索隱云贅壻女之夫比於子如人贅疣此經云入子正謂其入贅于人如爲子耳

純帛【注】純實緇字也○釗謂純當讀如屯史記蘇秦傳索隱引國策高注云純束也此經訓當從之鄭破爲緇非也按士昏禮皮帛必可制若庶人納幣以紂則嫁亦當衣緇矣然鄭風箋引士昏禮純衣作紂衣釋文云本或作純又作緇是士妻當嘉禮攝盛乃服緇而庶人妻亦緇不幾迫乎考鄭風箋又云衣錦褧衣

庶人之妻嫁服玉藻注君衣錦庶人亦衣錦者禮不下庶人則庶人妻攝盛實服錦矣竊意納幣亦以錦此所謂幣必誠之義也鄭又云納幣以緇婦人陰也納幣必以其類而士昏禮注以緇緣裳象陽氣下施則又以緇爲陽其自相牴牾如此亦足見其未可爲典據矣且賈疏云凡嫁子娶妻含尊卑是納幣亦不專指庶人也故終以訓爲束其義乃備嫁子娶妻此嫁子亦謂入贅者列子天瑞篇子列子居鄭圃將嫁於衛爾雅釋詁嫁徂逝往也前經謂之入者媒氏就女家告書故曰入此將幣往婦家故曰嫁不然前人皆以嫁子爲嫁女然嫁女有幣古未聞

司市　以量度成賈而徵儥注儥買也疏此字所訓不定案下文所云貴儥者鄭注貴賣之亦望文爲義故注不同也○釗按胥師先鄭注儥賣也後鄭不破貴儥後鄭以貴賣釋之是後鄭與先鄭同也豈此經忽作異解耶成賈徵儥蓋言召賣者來耳

百族爲主○釗按百族所市蓋以自用非以居奇亦非以行販故無商販之名而曰百族也

展成奠賈注展之言整也成平也會平成市物者也○釗謂展視也成猶言成事品式也展視其舊賈進退之以定今賈也

期于市者注欲貿賈期決于市也○釗按史記孟嘗君傳所期物忘其中索隱期物謂入市心中所期之物利釗謂此經訓從之

廛人　總布質布注杜子春云總當爲儳謂無肆立持者之稅也元謂總讀如租稯之稯稯布謂守斗斛銓衡者之稅質布質人之所罰犯質劑者之泉也○釗謂總布杜說是也巾車朱總故書作⿰糸鬼當即纔之誤蓋總通作緵與纔近故此經總亦讀作儳矣禮記毋儳言注儳暫也非類雜此儳布者即肆長所斂肆長各主一肆陳其貨賄不得雜陳以欺人立持則易於雜亂故治之使其不敢雜亂售欺耳或謂立持即販

夫販婦不得有稅不知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司市有明文朝市於西方郊特牲譏其失蓋古以朝夕爲東西故司儀云不朝不夕注不朝不正東鄉不夕不正西鄉爾雅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管子立朝夕則朝市東市夕市西市各有攸處若販夫販婦不于夕市而儳立肆閒者此所以有稅也質布貨賣人民牛馬之稅知者質人云大市以質注大市人民牛馬之屬意者貨賣人民馬牛必受質於質人以布償之故曰質布與

凡珍異之有滯者注故書滯或作廛○釗按泉府滯故

書作瘽詩下民卒瘽釋文本又作僤沈本作癉載師
及此職序官注皆云廛故書作壇杜子春讀爲廛僤
與滯形近故滯書爲僤變作瘽瘽與廛聲近又書爲
廛

胥師　飾行儥慝〔注〕慝惡也謂使人行賣惡物於市巧
飾之令欺誑買者○釗按飾行魏氏謂以事欺人其
說是也若儥慝則竊謂以惡物而不見破綻者欺人
慝惡之隱也

賈師　凡國之賣儥〔注〕儥買也故書賣爲買○釗按胥
師注儥賣也此經乃言儥買者以上言賣此不可復

言賣然賣故書既作買則訓儥爲賣自長又鄭不破
故書買是鄭亦從之疑本作儥賣也後人誤改爲買
耳

胥　襲其不正者〔注〕故書襲爲習杜子春云當爲襲謂
掩捕其不正者○釗謂襲自當從故書作習習其不
正蓋如書所云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之習也讀當連
下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爲句言習其不正與凡有
罪者胥皆撻戮而罰之也所包者廣故言凡

泉府　貨之滯於民用者〔注〕故書滯爲瘽杜子春云瘽
當爲滯○釗按廛人職凡珍異之有滯者注謂滯貨

不售是滯者不售之謂也此經上已云不售則下不
可復出滯字竊謂故書作瘽是也瘽病也貨不售則
雖坐擁厚貲而不能易所無以濟乏病孰甚乎故曰
瘽於民用

遂人　以興耡利甿〔注〕鄭大夫讀耡爲藉杜子春讀耡
爲助謂起民人令相佐助〔疏〕藉借也謂借民力所治
之田民相借無此事故後鄭謂相佐助從子春也○
釗按鄭大夫讀耡爲藉里宰職亦然蓋以聲訓之非
必謂藉田賈何所據而見其有借民力意耶孟子助
者藉也藉本作耤从昔聲借亦从昔聲耡从助聲助

从且聲且與昔聲近故鄭讀耡爲藉杜讀爲助其實
一也古者耕必有伴耡者里宰合民耦相助之處即
漢之街彈後漢酸棗令劉熊碑曰愍念烝民勞苦不
均爲作正彈造設門更則合耦者所以齊其强弱而
均其勞逸也故曰利甿

及窆〔注〕鄭司農云窆謂下棺時禮記謂之封春秋謂之
堋聲相似〔疏〕皆以去聲言之○釗按漢無四聲窆堋
封同訓者蓋語相轉耳說文鴔从乏聲方言鵖鴔自
關而西謂之鵖鴔鴔古讀如服爾雅鴔釋文音伏伏
與馮通史記魏世家中旗馮琴而對春秋後語作伏

琴然則窔綏讀如馮急讀如伏與又大僕窔讀如慶
封汜祭之汜汜取廣義與論語汎愛之汎同汎从凡
聲風鳳芃皆凡聲說文覂覆也方勇反亦與馮近
遂師　抱磨注鄭司農云抱磨磨下車也元謂磨者適
歷執綍者名也○釗謂司農說近是然改磨作磿亦
非竊按磿小石聲也以豐碑下棺時紼磨鹿盧聲似
之故曰磿
及蜃車之役注蜃車柩路也柩路載柳四輪迫地而行
有似於蜃因取名焉禮記或作槫或作輇○釗按說
文輇字注云藩車下庫輪也從車全聲讀若䡘輪字

注云有輻曰輪無輻曰輇旣夕記遂匠納車于階間
注車載柩車周禮謂之蜃車雜記謂之團或作輇或
作槫其車之轝狀如牀中央有轅前後出設前後輅
轝上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輇爲輪雜記載以輲
車注輲讀爲輇或作槫周禮又有蜃車天子以載柩
蜃輇聲相近其制同乎輇崇蓋半乘車之輪正義乘
車之輪六尺有六寸今云半之得三尺三寸也據此
說正與說文庫車之說合則字實以輇爲正蜃團槫
輲皆聲近通用之字耳云迫地而行有似于蜃因取
名焉非也

旅師　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注耡粟民相助作一
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也○釗按九夫之稅粟已
入倉人旅師何由聚之竊謂耡助也農於豐歲助粟
如後世之社倉
而用之注而讀爲若聲之誤也○釗按而古通如春秋
星隕如雨如卽而字如一訓若書傳如此或作若又
而古音奴登反易宜建侯而不甯釋文引鄭注而讀
爲能栽記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耐卽能字从而聲
然則而與能聲本近而聲轉爲若故鄭以爲誤也
而均其政令注均其政令者皆以國服爲之息○釗按

泉府以國服爲之息乃貸于賈者先鄭注彼經云從
官借本賈故有息是也此旅師主惠民所用粟春頒
秋斂不言息則不同泉府明矣竊謂平政令卽平施
惠散利之政令所以防侵漁察欺盜也
稍人　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注蜃車及役遂人共
之○釗按遂師云共蜃車之役則共其役非共其車
也竊謂車受于巾車蜃受于掌蜃稍人則役其人將
之以至遂師而遂師又帥之至司徒也車不能自行
必有徒御之又不特御車之人而已故曰與其役
委人　凡疏材木材注凡疏材草木有實者也○釗謂

疏材則但指草之有實者耳草有實可用以濟食故亦曰材

凡其余聚注餘謂縣都畜聚之物○釗謂其余者待賓客羈旅之餘也蓋縣都之委積畜聚則遺人掌之若此官但掌稍甸之畜聚而已也

軍旅共其委積薪芻注委積之薪芻也疏委人所供惟共薪芻鄭恐委積之中有米牲牢亦供之故云委積薪芻是委積之中供薪芻以别之也○釗按此說未審何見而云然竊謂此委積當是指粟米耳蓋單舉則兼米牲牢對薪芻言則專指粟米散文對文每每

訓詁不同本經多有此例也

草人　墳壤注墳壤潤解○釗按廣韵墳土膏肥也

勃壤注粉解者疏壤是和緩故爲粉解○釗按勃者興起貌勃壤謂下平中忽隆然凸者

誦訓　掌道方慝以詔辟忌注方慝四方言語所惡也不辟其忌則其方以爲苟於言語也○釗按方慝謂政之不善其方所不欲者也辟忌謂所惡勿施

山虞　及弊田注弊田田者止○釗謂弊斷也斷田所得少多下致禽而珥是也下澤虞弊田之訓亦同

林衡　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注平其守者平其地之民守林麓之部分疏賞罰者會計民有功者賞之損林麓之財者罰之○釗按林衡既有厲禁則民不入禁竊木亦但可以免罰耳又何功之可賞乎竊謂守者其地之人服公事爲胥徒者既服其事故賞罰及之

川衡　以時舍其守注舍其守者時案視守者於其舍申戒之○釗謂舍其守者即大司徒荒政十二中所謂去禁也時謂凶荒之時也去禁兼山澤而上山虞林衡不言者文不具

澤虞　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注其地之人占取澤物

者○釗謂鄭說非也竊以爲使其地之人爲胥役者守之耳蓋惟其地之人而後自愛其財物不致有踩躪禾稼之虞亦且各得安其室家而無遠戍之怨此先王周悉之政也

角人　以度量受之注骨入漆浣者受之以量○釗按巾車注軟讀爲漆垸之漆說文垸解云漆和灰而鬃則浣當作垸然攷工記注既摩革以漆丸之則垸亦可通作丸

掌葛　以權度受之注故書受或爲授杜子春云當爲受○釗按杜子春第因角人職云以度量受之而改

耳竊謂凡徵物者不授以國家一定之權量度衡則將弊端百出此經以權度句正從上文徵絺綌之材云云一氣相涵故作授未嘗不可通也而角人職又作受者蓋互見以相足云

囿人　掌囿游之獸禁注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養獸以宴樂視之禁者其蕃衛也鄭司農云囿游之獸游牧之獸疏此與後鄭異義引之在下亦得爲一義故也○釗按先鄭之說甚確賈不申論乃但以爲得爲一義疏失月令累牛騰馬游牝于牧注其牝欲游則就牧之牡而合之牧師孟春焚牧中春通淫然則牛馬通淫尚皆在牧不在廄豈百獸通淫乃有在囿之理況獸之通淫則蹄齧奔躍在囿或多損壞亦非所宜故爲之禁囿游之獸禁者禁其不得在囿通淫也云爾若如鄭說則曰囿游之禁可矣何必曰獸禁耶又閽人云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若此經誠訓爲囿游則閽人所守非囿人職也

稾人　匪頒賙賜注分頒謂委人之職諸委積也賙賜謂王所賜予給好用之式也○釗謂匪頒即太宰匪頒之式彼注曰分賜羣臣是也賙謂周急卽遺人職所云邦之委積以待施惠也

凡萬民之食食者疏此謂給萬民稍食之法○釗謂賈說非也萬民之食食亦大判言民之自食者矣

移民就穀注就都鄙之有者○釗謂就穀就縣都耳遺人云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若鄙之委積彼則云以待羇旅

舍人　米粟之出入疏粟卽粢也○釗謂粟穀之未去殼米已舂抌去殼者

倉人　若穀不足則止餘灋用注止猶殺也餘灋用謂道路之委積所以豐優賓客之屬　釗謂道路之委積不可止也天下之秏穀者莫過于酒凶荒則當暫停酒正之供以裕穀用耳謂之灋者酒正所謂以式灋授酒材謂之餘者以其非要務也

番禺陳慶修錢塘汪舜俞校字

周禮注疏小箋卷三　南海曾釗學

春官宗伯弟三

大宗伯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注鄭司農云五祀
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曰五祀元謂此五祀者五官
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
帝亦食此神焉疏先鄭意此五祀卽掌次云祀五帝
一也故云五色之帝後鄭不從者案司服云祀昊天
與五帝皆用大裘當在圜丘與四郊上今退在社稷
之下於王者宮中失之遠矣且五帝天神當在上經
陽祀之中退在陰祀之內一何陋也○釗按冢宰職

祀五帝注祀四郊及明堂疏申以月令迎氣四郊并
夏正饗五帝明堂則祀五帝卽此經迎五行之氣一
也又彼下經云贊玉幣爵之事此大宗伯以青圭禮
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
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詩甫田以社以方傳方迎
五方氣于四郊正義社稷太牢則四方之神亦太牢
言犧以見純明非特羊而已又郊特牲正義引皇氏
說五時迎氣與宗廟時祭同其燔柴以降神及獻尸
與祭感生之帝同但用二齊醴盎而已諸臣終獻亦
用盎齊詩大田來方禋祀正義五官之神有配天之
時配天則禋祀此祭雖不配天以其嘗爲禋祀故亦
以禋言之若然則祀五帝配以五人神皆在肆師大
祀中此五祀之祭肆師之次祀禮器郊特牲正義五
祀常祀用羊王親祭則用牛此經又云血祭禮器正
義謂初祭降神已埋血與五迎氣不同可知竊謂四
郊迎氣則五人神爲附如郊天配日月之類其禮大
祀於戶竈等則五人神爲主如春朝日秋夕月之類
其禮小不容混也先鄭五祀於宮中後鄭祀五官之
神其說誠是至謂五色之帝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
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解此血祭則非矣知

者中霤禮祭五祀於廟此廟與先鄭謂之宮爲一春
秋左傳昭二十九年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
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正義引
賈逵云句芒祀於戶祝融祀於竈蓐收祀於門元冥
祀於井后土祀於中霤應劭風俗通義引古周禮說
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祀以爲竈神則古周禮說
五祀本與五官之神亦爲一然太平御覽引鄭駁異
義云王爲羣姓立七祀一曰司命主督察三命也二
曰中霤主宮室居處也三曰門四曰戶主出入五曰
國行主道路六曰大厲主殺也七曰竈主飲食也竈

神非祝融是老婦其說甚辨但按禮器奧注云當爲爨禮尸卒食而祭饎爨饔爨特牲記注舊說云宗婦祭饎爨亨者祭饔爨用黍肉無籩豆俎則祭竈與祭爨禮本不同不足據以難許矣其禮節詳吳澄逸禮中霤禮篇云設主卽制心肺禮器君親制祭注謂朝事進血膋時所制則血祭正謂制祭時與中霤禮合五祀月令有行白虎通有井

以肆獻祼享先王〔注〕肆獻祼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熟於祫逆言之者與下共文明六享俱然祫言肆獻祼禘

言饋食者著有黍稷互相備也○釗謂其說非也詩周頌雝序禘太祖也云相予肆祀鄭注尚書牧誓云肆祀祭名當與此經云肆爲一則肆謂禘也獻鄭注云獻醴謂薦血腥按禮器大饗腥注大饗祫祭先王正義大饗之時血與腥同時俱薦當朝事迎尸於戶外薦血腥也其說與鄭注此經獻爲一則獻謂祫也祫大於禘今先禘後祫者論語集解引孔安國注禘祫之禮爲序昭穆也是祫禘先後亦無定文又孔注云禘祫之禮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通考引鄭元謂祫則毀主未毀主合祭于太祖禘則惟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文武以下若穆之遷主則祭於文王廟昭之遷主祭於武王廟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旣灌之後別尊卑序昭穆則灌者別尊卑序昭穆之始故曰肆獻祼鄭君云逆言之恐未得其說而爲之詞耳饋食當卽周語之日祭月祀韋昭注日祭祭於祖考謂上食也月祭祭於高曾祭法天子五廟諸侯三近漢亦然漢舊儀寢廟日一太牢四上食十二月則太牢餽食與閏月十三蜀譙周禮祭集志月朔加薦像生平朔食也謂之月祭有奠無尸故羣廟一日之間盡畢之則日祭月祀卽此經饋食也日月禮簡饋食而已著於時祀之上者以與禘祫禮隆相對

故在此也漢書韋元成傳日祭於寢元成議祭不欲數宜復古禮請罷諸寢園日月間祀後人遂以日祭非禮豈知漢之非禮在寢園而不在日祭哉是以祭公謀父言于周穆觀射父言于楚昭皆以爲先王之制其說載在國語又穆王康王之孫是時禮籍詳明而謀父告以日祭則非後世不經之典可知矣

以荒禮哀凶札〔注〕札讀爲截截謂疫厲〔疏〕云札謂爲截截謂疫厲者鄭讀從截絕之義故也晉秋有天昏札瘥是厲鬼爲疫病之事○釗按說文截斷也釋名絕截也此卽賈所本但與此經義實不可通竊謂札讀爲

截蓋讀從截音非破札爲截天官大札則不舉釋文徐音截集韻十六屑札疫厲也徐邈讀皆不以截爲疫厲疑鄭君元本當云札讀若截謂疫厲不重出截字訓詁音義恆相從讀若截者釋名疾截也有所越截也疫爲行病流注最急取越截意故曰讀爲截厲卽癘字通借疾醫注癘疾氣不和之疾疫亦氣不和所致故曰疫厲賈以爲厲鬼爲病蓋本鄭注郊特牲禓强鬼時儺索室毆疫及方相氏注而鄭注又本禮緯斗威儀然此經旣疫厲聯文似無厲鬼意也

大均之禮恤衆也（注）均其地政地守地職之賦（疏）鄭約

地官均人云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此大均必在軍禮者謂諸侯賦稅不均者皆是諸侯僭濫無道致有不均之事當合衆以均之○釗按均人疏總均畿內鄉遂及公邑而此爲同邦國之禮是不得引以爲說之明据也況彼職明云地政地守地職於軍禮尤毫無關涉竊謂大均者均其人力謂若有征伐之事六服輪流分配從王不專疲勞一方使分任之故謂之恤衆矣

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注疏親就昏禮成就冠禮說按親卽親萬民之親八禮皆有之成男女連說猶言已成人者以昏冠親之耳

四望（注）鄭司農云四望日月星海元謂四望五嶽四鎭四瀆（疏）禮無祭海之文○釗按先後鄭皆各得其一而賈疏則未詳考者也春秋僖三十一年猶三望公羊傳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不在其封者則不祭也三望者何望祭也祭大山河海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又異義春秋魯郊祭三望謂郊天日月星河海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据此則魯三望者泰山一河二海三皆在地中故曰祭土天子四望當有

星故曰祭天但祭天而有嶽瀆海者天子能兼諸侯諸侯不得僭天子之義也惟祭天故不曰望祭而曰望祀惟兼及地故圭用兩邸今後鄭但言祭土先鄭但有星海而又雜入類祭之日月故曰皆各得其一也左傳正義引賈逵服虔以爲三望分野星國之山川異義亦云然今不從者按左傳昭元年日月星辰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杜注星辰之神如實沈者是諸侯祭分野星爲禜祭非望祀也又云賈疏禮無祭海爲未詳攷者按禮記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則經傳旣有明文不得言禮無文審矣

小宗伯　吉凶之五服【注】五服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
【疏】不據章數爲五者以其喪服自天子達於士唯一
而已不得數服爲五則知吉服亦不得數服故皆據
人爲五也○釗謂鄭說蓋約司服言之彼經云喪服
爲天王斬衰爲王后齊衰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
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下又云卿大夫凶服加大功
小功士凶服亦如之注又加緦焉卽與此經之五服
一也鄭說此經五服實以服數欲簡其詞故以人數
賈乃謂喪服一而已不得數服豈其然耶
辨六齍之名物【注】齍讀爲粢六粢謂六穀黍稷稻粱麥

苽○釗按齍亦與彝尊爲類盛黍稷之器天官九嬪
贊玉齍卽此彼經注謂敦也又按籩人朝事之籩有
麷蕡白黑羞籩之實有糗餌粉酏注麷熬麥蕡麻白
稻黑黍糗餌粉酏以稻黍爲之肆師疏簠盛稻粱簋
盛黍稷則稻粱等當在籩中此齍不應有此項爾雅
粢稷也此器盛之故名齍禮記亦借作粢皆謂器非
穀屬也穀以稷爲長故別盛以六器其六齍最貴者
爲玉齍小宗伯辨之后薦之九嬪贊之自非稻粱等
物所能同也
祭之日逆齍【注】受饎人之盛以入○釗按此在省鑊

以前則非已受饎人之盛者可知且受饎人之盛以
入自是小祝之職故彼曰逆齍盛也此小宗伯所逆
者其逆諸女宮滌濯者以授舍人而實饎人之盛與
則與祭有司將事於四望○釗按先鄭讀則與祭爲句
是蓋祭軍社及主也考左成十六年伯州犁曰戰禱
也禱亦祭義則臨戰有祭可知又曾子問孔子曰天
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
於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注以脯醢禮神疏
以其在路不可恆設牲牢與殯奠同謂之奠然則有
牲牢則謂之祭矣此經軍將有事是將與敵合不但

在路而已其事重有牲牢故曰祭祭必天子親之故
小宗伯職曰與至於四望則但命有司將事而已
王崩大肆以秬鬯渳及執事涖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
【注】涖臨也【疏】大祝職云大喪贊斂明大祝執事小宗
伯涖之○釗謂及執事涖爲句大斂小斂連帥異族
而佐爲句及執事涖者及疑與字之譌肆鬯渳尸大
祝以之小祝贊之則小宗伯亦涖之而已執事謂執
喪事之人其卽肆師鬱人鬯人與
甫竁【注】鄭大夫讀竁皆爲穿杜子春讀竁爲毳皆謂葬
穿壙也今南陽名穿地爲竁聲如腐脆之脆【疏】杜子

春讀竁爲毳毳亦是穿當時有此語云南陽名穿地爲竁聲如腐脃之脃者時南陽郡人名穿地爲竁竁之聲如腐脃之脃則以竁爲脃也腐脃之脃後脃字刻作脺按釋文舊作脺誤又云脺以下皆非鄭義故今改作脃以還鄭之舊○釗按漢儒解經之例有二故書某當爲某此改字也讀爲某讀如某此不改字讀從其聲也此竁說文本訓穿地竁穿聲轉故鄭大夫讀爲穿竁从毳聲故杜讀爲毳毳與脃聲亦近故後鄭云竁聲如脃惟腐脃薄故易穿後鄭讀竁如脃猶鄭大夫讀爲穿皆聲義相從以爲以毳爲脃非也杜子春讀爲毳說文毳獸細毛也釋名毳芮也如水草毳芮與竁義本遠賈云毳亦是穿當時有此語不知何據大抵賈之學貫通經傳之文則有餘而聲音訓詁所得似尚淺也

肆師　且授之杖㊟鄭司農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元謂王喪依諸侯與○釗按檀弓云天子崩五日官長服注官長大夫士則授士杖亦在五日與

用牲於社宗㊟社軍社宗遷主也○釗謂社宗卽社詩大雅鳧鷖既燕于宗箋宗社宗也疏以社是尊神故言社宗若然則鄭注此經不當爲異解也知宗非遷主者詩烈祖正義引異義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按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從而不駁據此凡言宗皆非毀廟之主曾子問師行以遷廟主行夏書甘誓用命賞于祖小宗伯職注遷主曰祖則遷廟之主稱祖不稱宗故史記周本紀亦但言載文王本主而已書大傳云王升舟宗廟惡蓋約略言之恐未足据以解此經宗字也

則爲位㊟故書位爲涖杜子春云涖當爲位○釗按小宗伯職云軍旅甸役之禱祠肄儀爲位則當肄儀時小宗伯已爲位矣豈行事時又更使肆師爲位乎故書作涖義本長但爲字當讀于僞反耳爲涖者爲軍將涖其儀也宗伯涖之肆師佐之故下經云治其禮儀以佐宗伯

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釗謂亦涖之也

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治謂如今每事者更奏白王禮也○釗謂治者臨治之

鬱人　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鄭司農云鬱草名十

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煑之焦中停於祭前(疏)司農云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者未知出何文○釗按說文鬯部鬱芳草也十葉爲貫百廿貫築以煑之爲鬱許受業於賈景伯賈受業於劉歆鄭司農傳其業於父興興亦受業於歆今司農注此經與許君合則皆歆之說也但此經注於百廿貫下較說文多一爲字按其文義當讀百廿貫絶句說文無爲字較長賈疏讀百二十貫爲築絶句蓋唐時周禮本誤衍爲字賈不能援說文正之又以爲字無屬遂以爲築絶句與上爲貫相對耳

詔祼將之儀與其節○釗謂節節次也如一獻王灌尸二獻后灌尸之次第

鬯人 禜門用瓢齎(注)元謂齎讀爲齊取甘瓠割去柢以齊爲尊(陸氏音義)在兮反(疏)以其割齊爲尊亦取質畧之意○釗謂賈說殊强齎當讀爲齍取甘瓠割去柢以其齍爲尊也齍古亦通作齊左傳若不早圖後必噬齊故鄭云讀爲齊而賈氏不審讀爲割齊之齊非鄭義也

凡山川四方用蜃(注)畫爲蜃形蚌曰含漿尊之象○釗謂蜃者飾以蜃耳

司尊彝 其再獻用兩象尊(注)以象骨飾尊○釗謂尊爲象形者薛尚功鐘鼎款識有圖

祼用斝彝黃彝(注)黃彝黃目尊也元謂以黃金爲目○釗按此說非也上云雞鳥下云虎蜼此獨云人目乎況前文斝彝亦刻禾稼形而此乃刻兩人目于尊中與之爲列亦似不類考爾雅翼云禁中尊乃作龜形其上方悟黃目者乃龜也若爲人目而黃之黃乃目病爾其說較安（爾雅新義十六卷引說文罍龜目酒尊）

壺尊(注)壺者以壺爲尊春秋傳曰尊以魯壺○釗按疏不申以壺爲尊之說或遂疑壺與尊爲一物異其用

因異其名非也竊謂此之壺尊即鬯人禜門瓢齎彼注云瓢瓠蠡也取甘瓠割去柢以齊爲尊瓠亦通借作壺詩八月斷壺毛傳壺瓠也爾雅釋木壺棗釋文引孫炎注棗形上小下大似瓠故曰壺据此則鄭注云以壺爲尊者蓋言以瓠爲尊與

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注)鄭司農云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元謂追享謂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朝享謂朝受政於廟春秋傳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釗按章懷太子注後漢書章帝紀引續漢書四時之祭外有五月嘗麥三伏立

秋嘗粢盛酎十月當稻謂之間祀又晉灼注漢書引
漢舊儀嘗粢等皆太牢據此則間祀蓋薦新之祭漢
制甚明先鄭不用者蓋韋元成嘗有諸園寢日月間
祀宜勿復修之議韋號爲通儒故先鄭變其說耳不
知元成謂園寢日月間祀勿復修非謂間祀薦新非
禮也且薦新於仲月季月時祭於孟月故謂薦新爲
間於文亦順先鄭乃以禘祫與追享朝享爲一誤矣
朝享後鄭解爲告朔之朝祭按朝廟即祭法之月祭
譙周禮祭集志月祭像平生朔食有奠無尸此經有
祼有朝踐有再獻非月祭明甚攷周頌烈文序箋云

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據此
則朝享實即政之祭故尊彝之設咸備後鄭第因朝
廟之朝與經文合遂牽坿亦誤也
司几筵　其柏席用萑注鄭司農云柏席迫地之席疏
其言無所依據○釗按史記河渠書魚沸鬱兮柏冬
日徐廣曰柏迫也又柏人者迫人也蓋漢時訓詁如
此賈說非也
天府　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疏經雖
言治中兼有不中在其間○釗謂此不必補不中一
一層蓋大功藏於司勳治中藏於天府優功績與循
良也
上春釁寶鎮寶鎮無注○釗按趙歧孟子注引作寶鐘考夏
官小子職云釁邦器注邦器禮樂之器則彼所釁者
恆常之鐘此官所釁乃傳世之寶鐘如和鐘之類故
不屬之鐘師而在天府也
典瑞　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注鄭
司農云駔外有捷盧也駔讀爲駔疾之駔疏讀爲沙
元謂駔讀爲組以組穿聯六玉疏璧琮者通於天地
○釗按上曰牙曰珍曰羨皆粘圭璧璋言不當此獨
變例而解作動體字也竊謂駔麤也爾雅釋言奘駔

也孫樊作將且則駔猶且也有苟且祖始之意又釋
獸注秦晉呼大爲駔駔猶麤也此六玉以斂尸不必
精細故用粗大苟且成者耳疏亦麤義禮玉藻客飧
主人辭以疏郊特牲疏布之尚皆作疏麤解也璧琮
疑以璧爲邸而外爲琮形者如圭璧之類
典命　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注國
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城蓋方九里侯伯之城
蓋方七里子男之城蓋方五里疏案書無逸傳云古
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城元或疑焉周禮匠人營國方
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國與之同非也然大國七里

次國五里小國三里之城爲近可也或者天子實十二里之城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如是鄭自兩解不定若周天子十二里則匠人云九里或據異代法以其匠人有夏殷法故也鄭不言異代者以其無正文不敢斥言也〇釗謂此經及書傳並據郭言匠人據城言賈通說之以爲或據異代殆非也知者左傳都城過百雉杜注云侯伯之城五里徑三百雉大都不過侯國之一故不得過百雉詩鴻雁正義亦引鄭駁異義云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其說正與攷工匠人合則不得謂匠人爲據異代矣知此經及書傳爲据郭言者按晉書段灼傳引孟子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今本孟子作七里疑誤是城外之郭以兩而進郭亦謂之城故此經注不曰郭而曰城耳又匠人但言國此經言國家注云國家國之所居是與匠人本文不同而與說文䡕度也民所度居之說合

司服　毳冕希冕〔注〕鄭司農云毳罽衣也元謂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希讀爲絺或作黹字之誤也〔疏〕本有此二文不同故云誤當從絺爲正〇釗按釋名毳冕毳芮也畫藻文於衣象水草之毳芮溫煖而潔也據此則毳當畫藻所以必从此文者攷尚書十二章之次子男自藻火而下五章鄭君此經注乃登火於宗彝而藻次於第六於經本無明文又攷詩王風毳衣如菼傳菼鵻也箋毳衣之屬衣繢而裳繡皆有五色焉其靑者如鵻毳衣如璊傳璊赬也是毳衣以靑赤二色爲重矣故鄭云畫虎蜼蜼取毳爲獸毛之義但据郭注爾雅蜼黃黑色與詩不合先鄭云罽衣按罽衣卽毛衣賤者之服何緣大夫子男衣之又詩毳衣如璊說文作䵼䵼卽毛布豈有稱毛布如毛布之理故釗皆不從也黹尚書作絺孔傳以細葛上爲繡疏引鄭注則云讀爲黹黹紩也謂刺繪爲繡次若然鄭君此經必以黹爲正此經注云字誤者蓋謂黹誤爲希非謂黹誤賈疏蓋錯會耳鄭此經注希刺粉米無畫詩元衮及黼箋黼黻謂絺衣釋名黻冕黻紩也黻紩文采於衣黼黻皆从黹則絺衣實取黹繡之義鄭君以黹爲正之意甚明

內宗　賓客之饗食亦如之〔疏〕饗食訖徹器與祭祀同亦后徹外內宗佐傳故云亦如之〇釗按賈謂祭祀則后徹是矣然未聞釋亦后徹也此云亦如之蓋亦如其薦與傳徹而已外宗職賓客之事掌事則饗

食之薦與徹無與於后可知也安得謂后徹外內宗
佐傳哉
哭諸侯亦如之〇釗謂諸侯兼內外言王朝公孤及外
諸侯來朝而薨者后哭之則夫人九嬪世婦等必從
后哭夫人等亦必哭故不曰后而概言哭諸侯也夫
人九嬪等有尊卑之殊故須序之
外宗　大喪則敘外內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注內
內外宗及外命婦〇釗謂內命婦如姑姊妹之屬嫁
於卿大夫者外命婦謂同姓同宗同族人爲卿大夫
者之妻諸侯亦謂同姓同宗同族者故不九嬪掌而

特立內外宗掌之也
墓大夫疏不云冢云墓者禮記庶人不封不樹〇釗按
此文出王制王制爲漢文時博士撰集所記多夏殷
制恐不足證周禮也知者大司徒以本族六安萬民
有曰族墳墓周書大聚解墳墓相連民乃有親是周
庶民有墳之明證又士記古者墓而不墳易繫辭傳
古者不封不樹言古者見周之不然故鹽鐵論散不
足篇云古者不封不樹及其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
仞其高可隱其說當有據也春秋緯士墳四尺以兩
而降則庶人之墳蓋二尺小爾雅四尺謂之仞二尺
故半仞矣鄭注冢人引漢律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
以下至庶人各有差則鄭君亦謂庶人有墳賈據王
制非鄭義也然不云冢云墓者殆以冢山頂之名此
二尺墳不足名之故曰墓與
掌其度數注度數爵等之大小疏經邦墓是萬民而見
有爵者謂本爲庶人設墓其有子孫爲卿大夫士其
葬不離祖父故兼見卿大夫士也〇釗按經但言國
民而鄭賈必强指爲見有爵者以王制云庶人不封
不樹及春秋緯云庶人無墳而此經云度數故臆解
如此然信如鄭賈之說則是其祖父無墳而獨其子

孫馬鬣聳然乎疑非雖衆車徒不敢以入宗子之門
之義也且民墓未嘗無昭穆此經所謂正其位是也
既果無墳則昭穆從何而辨周書大聚解墳墓相連
民乃有親則民亦得爲墳也其不曰民而曰國民者
見唯國中民得葬于其間若謂民便可統有爵而并
舉之幾見六經中有此義例哉
居其中之室以守之疏謂萬民墓地族葬地中央爲室
而萬民各自守之〇釗謂此文承帥其屬而巡墓屬
則亦謂墓大夫之屬居其中室以守之耳巡言巡行
守言居守皆墓大夫事也

大司樂　舞雲門大卷大咸(注)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大咸咸池堯樂也堯能殫均刑法以儀民言其德無所不施(疏)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者祭法文彼云正名百物以明民是也堯能殫均刑法以儀民者祭法文彼云義終案祭法注云賞賞善義終謂旣禪二十八載乃死○釗按疏不解釋成名而殫均儀民反引祭法以糾正之非也成盛也見釋名又宣二年左傳宣子盛服將朝注盛本或作成漢書郊祀志日主祠盛山史記封禪書作成則成卽盛長也正爾雅亦長

也音義並同故祭法借用正名大也禮器因名山升中於天秦策賂之一名都鄭康成高誘注皆云名猶大然則成名萬物猶言長大萬物豈謂物至黃帝而後有名哉惟其長大萬物故樂曰大卷祭法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據魯語賞當爲亶義終當爲儀民此注不誤較禮記注爲長蓋義古爲儀爾雅儀善也詩宣昭義聞作義終或作衆雜卦傳大有衆也荀爽本作終士相見禮衆皆若是今文終作衆衆與民聲近故衆或作民然則賞乃亶之誤字義終乃儀衆之假借衆乃民之通作賈公彥特未細考耳此說經所以貴通聲音訓詁也

播之以八音(注)故書播爲藩杜子春云藩當爲播○釗謂藩域也律呂之聲域于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音也蓋聲爲陽音爲陰陽無質而陰有質故曰藩焉

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注)土祇原隰及平地之神也(疏)土祇者五土之總神謂社此天神亦是日月星辰非大天神以地神惟有土祇是以知無天地大神也○釗謂其說未安按下經奏樂于圜丘六變則天神皆降可知此天神卽祭圜丘之神矣土示亦卽祭方澤之示彼八變此五變者彼就

奏以降神而言故有不減之樂節此就神自致而言故五變而已見其昭假之無間也

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疏)祭神州之神於北郊與南郊相對因下以事地故於澤中取方北者水鍾日澤○釗按祭地北北郊漢人贅說也夫北郊卽有澤又豈能必其中有丘乎此不待智者而辨矣竊疑澤卽澤宮方丘謂大社也蓋社在雉門之外庫門之內澤所在孔穎達雖以爲未聞然郊特牲曰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又曰獻命于庫門之內則是澤亦在庫門之內可知已此經云澤中方丘者亦社外環以澤宮故

得此名爾其不曰社而曰方丘者考史記封禪書宋有太丘社是社得以丘名其壇壝方故謂之方丘社祭春秋以報農此祭夏至以祈土故同一處而二名

九磬注九磬讀當爲大韶○釗謂九磬卽書所謂簫韶九成也莊子至樂九韶之樂史記五帝紀禹乃興九招之樂是也通志曰夔修九韶六列六□以明帝德磬韶招古今字耳不必破九爲大也

以享先妣疏帝嚳傳十世乃至堯后稷爲堯官則姜嫄爲帝嚳後世妃○釗謂此說非也史記五帝紀云帝嚳娶陳鋒氏女生放勳世本云帝嚳生堯□安得云

傳十世乎周本紀云姜原爲帝嚳元妃則安得云後世乎又所傳出野見聖人跡事尤怪不足信詩厥初生民疏引毛說曰禋祀郊禖之時其夫高辛氏帝率與俱行姜嫄隨帝後踐履帝迹行事敬而敏疾故爲神歆饗此說得之高辛帝嚳也

樂師　及徹帥學士而歌徹疏此絕讀之然後合義歌徹之時歌舞俱有謂帥學士使之舞歌者自是瞽人歌雍詩也○釗按學士非專於舞而不歌下大胥職云秋頒學合聲聲卽歌也其合之者正預習之以待祭祀耳小師職云徹歌序官云上士四人其卽學士爲之與疏云瞽人歌雍似亦誤瞽矇職無歌徹文也

大胥　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疏祭祀言凡者則天地宗廟之祀用樂舞之處以鼓召學士選之當舞者往舞焉舞師云小祭祀則不興舞注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則亦不徵學士也○釗謂此用樂者兼歌舞上秋頒學合聲則學士未嘗不歌也凡祭祀包大小言小祭祀不興舞未嘗不歌上樂師職云及徹帥學士而歌徹承上國之小事而言注小事謂小祭祀可證也不言祭祀而言凡不言用舞而言用樂尤爲明證或謂疏言凡者則天地宗廟之祀是凡者包

神示鬼非包大小言也豈知祭謂祭地示人鬼祀謂祀天神則此二字已舉天地宗廟又何贅言凡乎

大師　皆播之以八音注播猶揚也○釗謂播必杜子春所改疑故書作藩藩之以八音者蓋金不能爲石音石不能爲木音推之匏革竹土絲皆然非如五聲之能變而相生也淮南地形訓云變宮生徵變徵生商變商生羽變羽生角變角生宮是五聲本變動不居者而五聲不能離八音而自爲聲則命之曰藩正先聖人文字之簡鍊改用播則意淺矣

教六詩曰風注風言賢聖治道之遺化也疏鄭據二南正風而言○釗謂風不與雅頌聯而冠賦比興之上

疑當讀去聲詩序風風也（徐下風字福鳳反崔靈恩集注則直作諷字）又
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
戒故曰風按古有雅頌無風之名左襄二十九年季
札觀樂又爲之歌邶鄘衛而不曰歌風可證其曰其
爲衛風乎者言其風氣耳師曠驟歌北風又歌南風
亦謂律氣則風雅頌者乃孔子删詩後而有是名非
周公當時已預定此三體也（籥章中春吹詩不曰豳風而曰詩亦可互證）
下管播樂器疏聲出曰播謂播揚其聲○釗謂播布也
播陳其樂器令奏之故下云令奏鼓朄
師瞽而廞注故書廞爲淫鄭司農云淫陳也○釗按亦

通作引詩行葦以引以翼本或作淫是淫與引音異
義通也爾雅引陳也則訓淫爲陳本合古義
小師　徹歌大饗亦如之疏徹器亦歌雍○釗按疏又
云諸侯自相饗歌振鷺引仲尼燕居云大饗有四焉
云徹以振羽振羽當爲振鷺竊謂振鷺在周頌篇不
應但爲諸侯相饗所用而已王饗諸侯當亦用之且
雍詩曰於薦廣牡相予肆祀於饗奚取焉然則亦如
之者言小師亦爲之歌耳
韎師注鄭司農說以明堂位曰韎東夷之樂讀如味飲
食之味杜子春讀爲菋荎著之菋元謂讀如韎韐之

韎疏後鄭云讀爲韎韐之韎者欲取韎爲赤色是以
禮記檀弓云周人大事斂用日出鄭云日出時亦赤
則東夷之樂名韎者取色赤東方之意○釗按禮明
堂位注引周禮昧師掌教昧樂詩鼓鐘正義引孝經
鉤命決東夷之樂曰昧東方之舞助時生也則故書
當作昧取冥昧之義集解屯卦彖注引荀注謂陽動
在下造生萬物於冥昧之中春秋元命包夏以十三
月爲正物生色黑按昧亦黑象正與鉤命決時生之
言合先鄭讀爲味飲食之味者白虎通引樂元語西
夷樂曰味味之言昧也是昧本亦作味故先鄭讀昧

爲味但樂元語云西夷明堂位云東夷二書不同按
明堂位正義白虎通東離西昧此東曰昧西曰株離
相反者以春秋二方俱有昧株離之義故白虎通及
明堂位各舉其一云云然白虎通又言北夷之樂曰
昧是昧者北夷之名知非譌者易稽覽圖屯爲十一
月卦又屯外卦坎候在十二月內卦震震東方也離
伏坎下而春氣已盈說卦曰屯者物之始彖曰天造
草昧故東與北同名也後鄭作韎者亦取聲同賈申
之以爲取色赤釗按鄭駁五經異義韎草名齊魯之
間言茅蒐聲如韎似與曰任曰株離曰禁者不類則

注此經必不如此東夷衣布帛亦未見其有韎義恐非鄭義也

籥章　以樂田畯注古之先敎田者○釗按詩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傳田大夫也注誤

龜人　上春釁龜注上春建寅之月月令孟冬云釁祠龜策秦以十月建亥爲歲首則月令秦世之書亦或欲以歲首釁龜耳○釗按秦本紀改正朔在始皇二十六年滅六國後而不韋徙蜀自殺在十二年史有明文康成殆未考耳要之各自爲說不必牽合周官也

祭祀先卜注世本作曰巫咸作筮卜未聞其人○釗按春秋元命包云古司怪主卜事物紀原伏羲始作龜卜然則先卜此其是與

占夢　獻吉夢于王注獻羣臣之吉夢於王歸美焉○釗按句上承聘王夢下接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則此吉夢亦王之吉夢也蓋發幣而占王夢其吉者獻之惡者贈之與

大祝　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注后土社神也○釗按大宗伯王大封先告后土大封與建邦國一也彼統主其禮此專主用牲幣之節爾彼注后土土神也

黎所食者疏五行之官中央土官后土此等后土土官也黎爲祝融兼后土故云黎所食者左氏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彼爲后土神與此正同若句龍生爲后土官死配社世人因名社爲后土耳據此則社是五土總神非卽后土后土但五行中之土官耳以后土配社食猶以后稷配天以文王配上帝也鄭賈於宗伯注知其爲二此獨渾之未免抵牾

小祝　彌裁兵注彌讀曰敉安也○釗考漢書李廣傳彌節白檀注彌節少安之意又類篇止也韻會息也皆與少安訓合則此經不必改彌爲敉也

甸祝　禂牲禂馬注杜子春云禂禱也元謂禂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釗按禂讀爲侏雖據古音季愍哀蔡歌梧桐萋萋生於道周實樹徘徊臺閣既除古讀周如洙故鄭改讀禂爲侏又揚雄三老箴竅寇侏張魏書恩倖傳侏張不已侏張卽譸張亦禂侏古音本通之一證抑知禂卽禱別體固無煩改讀也蓋禂从周周古與壽通爾雅幬謂之帳釋文一作幬書譸張爲幻釋文譸本作輈爾雅作倜則从壽者亦可通作从周矣然猶疑其不出於一書也同一爾雅耳今本釋言翻纛也翻从壽開成石經及宋本爾雅作翢从周是从周从壽本爲一字無疑也疏猶曲護鄭說而闢杜君殆未考古義與說文引

詩既伯既禂更可爲禂卽禱之明證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注)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疏)歲時祓除者非謂歲之四時惟謂歲之三月之時○釗按古祓除不特三月上巳也宋書禮志劉楨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除國子水嬉又西京雜記高祖與戚夫人正月上辰出百子池邊灌濯以祓妖邪漢書又載八月祓灞上則祓除者歲數舉之故經不曰季春而曰歲時謂歲之艮時云爾鄭注曰如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得之而賈疏單指三月失鄭義矣

巾車　樊纓(注)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釗按鞶訓爲帶者許賈服之說耳說文云鞶大帶也賈服皆云鞶紳帶也見左傳疏及詩疏及鄭注儀禮禮記皆不承用士昏禮記注鞶鞶囊禮記內則注鞶小囊此說本確何於此忽自牴牾乎考士昏禮記毋施衿結帨衿小帶則不得復施帶卽別名紳帶以曲護前說內則衣紳紳帶之垂左傳鞶厲厲大帶之垂則亦不得復有紳帶又易訟或錫之鞶帶本經賈疏引易注鞶帶佩鞶之帶云但易之鞶謂鞶囊張衡思玄賦辮貞亮以爲鞶兮雜技藝以爲珩注鞶所帶珮也太玄周首帶其鉤鞶厲以玉環則鞶恐非帶別名如亦以爲大帶則帶是何物禮記槃袠疏引熊氏云袠刺也以鍼刺袠而爲鞶囊鄭氏後惟熊氏皇氏深於禮其決擇當不謬者以此益知鞶是小囊爲得其實也今以樊爲鞶則將施囊于馬乎自知其說不通乃復采用前所不用之說亦足見其失據矣又考荀子禮論篇寢兕持虎蛟韅絲末彌龍所以養威也劉熙釋名韅絲也橫經其腹下則馬腹下帶謂之韅左傳注左腹曰鞅則馬腹帶亦名曰鞅若鞶未他聞焉故樊不得改爲鞶卽此亦可爲旁證

條纓(注)條讀爲條○釗謂條有條理也書曰有條而不紊條纓校樊纓則文少畧淸晰矣

前樊鵠纓(注)前讀爲緇翦之翦翦淺黑也飾韋爲樊鵠色飾韋爲纓杜子春云鵠或爲結○釗按儀禮既夕禮云用疏布緇翦注翦淺也莊子在宥篇云佞人之心翦翦者音義李云短淺皃則此經前未可遽作淺黑解也竊謂前樊結纓蓋其纓之樊然結者校十有再就九就七就五就之色爲淺云爾而豈必黑之云哉惟結故短李音莊子其義或卽本此

棼蔽(注)棼讀爲薠薠麻以爲蔽○釗謂讀棼作薠是也

其謂蘋麻以爲薇則非考張平子南都賦云其艸則藨苧蘋莞蘋與莞爲類則亦蒲屬而非麻屬也竊意此經亦謂以蘋爲席而蔽車耳蘋麻蓋未聞

司常　雜帛爲物○釗按物蓋㫃之譌㫃亦作勿說文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斿雜帛幅半異則勿即此官之物㫃物形似故譌耳但說文云州里所建與此經言大夫士建異者所聞異也要以此經爲正

師都建旗注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謂之師都都民所聚也○釗按說文旗引周禮曰率都建旗則師乃率之譌率亦作帥與師形近故傳寫譌僴耳得許君此

引文便解司常與大司馬異建之疑誠一大快事

都宗人　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于國注令都之有司也祭謂報塞也○釗謂禱者求福祠者報塞令者王令都宗人即下曰反命是也自上出爲命自下稟爲令其實一也祭則時祭之蓋社稷先君廟之祭公卿自依大宗伯所頒典禮而行至於名山大川之在其地及因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則王以時令都宗往祭有故則令都宗人往禱既得福則令往祠既事則皆反命而經於禱祠下不言反命既祭上不先言祭者省文故於家宗人互備其義此周官例也鄭注似誤家宗人注亦誤

番禺陳慶修錢塘汪舜俞校字

周禮汪疏小箋卷四　　南海曾釗學

夏官司馬第四

大司馬　制畿封國○釗謂畿謂侯畿甸畿之等國謂大國小國次國之等

進賢興功疏進賢謂臣舊在位有德行者升草萊有德行未遇爵命者進之使稱才任用有功者舉之亦使任用○釗謂賢諸侯之有德者進謂如加地進律之等功諸侯之有勞者興謂如錫彤弓秬鬯之等興尊尚也見詩大雅興迷亂于政箋此條畧與王氏鄭氏之說同但諸賢皆以加地進律合解進賢興功稍異于釗說耳

馮弱犯寡則眚之注眚猶人眚瘦也王霸記曰四面削其地○釗謂四面削其地句當引在野荒民散則削之下此眚當訓如大司徒荒政七曰眚禮之眚眚裁損之也蓋馮弱犯寡者自恃其威權耳以王師臨之則崩角謝罪此所以抑其威

負固不服則侵之注不服不事大也○釗謂不服不行王朝之法度一不朝三不朝之類

放弒其君則殘之注殘殺也王霸記曰殘滅其爲惡疏若加虐殺之○釗按殘鄭蓋讀爲踐尚書序遂踐奄大傳踐之者藉之也藉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宮按此刑卽不孝之刑君與父同故放弒其君亦用此刑矣踐亦爲翦翦斷也故鄭云殺也翦亦爲滅故鄭引王霸記云殘滅若疏則但釋殺之義何以云殘滅其惡耶○殘本與踐通踐奄周本紀引作殘奄

辨鼓鐸鐲鐃之用注鄭司農云辨鼓鐸鐲鐃之用謂鉦鐸之屬○釗按此說殊不了晰竊謂用卽下經云中軍以鼙令鼓鼓人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以及鳴鐃且卻之類蓋用者用以聲坐作進退也

辨號名之用注號名者徽識所以相別也疏綴之於膞上以別死者○釗謂徽識可用於晝故孫子曰晝戰多旌旗此經下云以辨軍之夜事則雖有徽識其誰見乎竊謂號名者所謂軍號也號須記載以便稽查故上曰讀書契而注謂讀書契以簡軍實乃大閱事耳

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注鄉師居門正其出入之行列也○釗按注義未盡遂師職云田獵平野民若然則有司統鄉師遂師而言蓋鄉師平其鄉之車徒遂師平其遂之車徒也

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注驅驅出禽獸使趨田者也逆逆

要不得令走○釗按天子不合圍湯設三面之網易
曰王用三驅是皆不欲盡取之意此經逆要不得令
走無乃非仁者之心乎竊意逆當爲翼書多士云敢
翼殷命鄭注云驅也見毛詩召南疏詩召南騶虞傳云虞人
翼五豝以待公之發正義曰虞人翼驅五豝以待公
之發矣然則驅者自後逐之翼者左右逐之正與三
驅義合易正義引褚氏諸儒云以三面著人驅禽言
之翼從弜聲後人改作翼从弋然則弋與弜可通用
弋書多士釋文云馬作翼去頤效逆古作弜故疑
爲翼之假借也

司勳　掌賞地之政令注政令謂役賦疏賞地在六鄉
之內其民亦從鄉之徭役法○釗謂政令乃二十而
三之征法耳蓋賞地出賦但共受地之家而不共國
也按左成七年傳楚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爲賞田巫
臣曰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
是無申呂則賞田無國賦不從鄉之法明矣
凡頒賞地參之一食注鄭司農云不以美田爲采邑元
謂賞地之稅參分計稅王食其一也二全入於臣○
釗按小司徒注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
王是王於采地皆四分取一若賞地三分取一則更
重於采地矣何以優功乎先鄭雖誤以采地爲賞地

而其不以美田之說殆近是也考檀弓不食之地注
不食謂不耕墾此經一食比不食爲優而比不易爲
劣故曰不美之田賈疏謂無文以言之蓋未考耳按
詩倬彼甫田歲取十千箋甫之爲言夫也歲取十千
於井田之法爲一成之數成稅百夫其田萬畝蓋惟
公田無山麓川澤又不易之地故十千有百夫耳其
餘六鄉之民上地不易家百畝一易家二百畝再易
家三百畝相通三夫六百畝則三夫而受六夫之地
也六遂以外上地家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家百畝萊
百畝下地家百畝萊二百畝相通三夫六百五十畝

則六夫而受十三夫之地也本鄭志賞田據載師在遠
郊任六鄉之餘地則地之美瘠當亦與鄉田等考載
師注遠郊之內地爲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三分去
一其餘二十四萬夫除六鄉七萬五千家受十五萬
夫之地餘九萬夫以一家受二夫之地計之爲四萬
五千家合七萬五千家得十二萬家然則鄉田與賞
田皆一家受二夫之地種者居其一休者居其一合
山澤林麓所去之一所謂參之唯歲種者有賦易邑人三
百戸鄭注采地方一成定稅三百家成容九百夫三
分去一猶容六百夫而稅三百家是一易再易之田
無賦所謂一食也其不食者謂之加田加田者加于
也

所食之外經文本明惜後鄭誤以一食爲王食故加
田誤爲加賞之田矣曰無國征何也蓋受賞地者但
就所食中以二十而三貢王師見載其所不食卽置不
復計故曰無國征以對所食田有二十三之征而言
故又曰加田無國征也
量人　營后宮注后君也容王與諸侯疏知非王后之
宮者以其不得先言后故以后爲君也○釗按此說
大謬經之先言后宮者以與國城郭俱言營故類及
之而與下所云量者自分二科不可以爲先王朝也
且明言后又安得以爲王乎雖經典亦多訓后爲君

者然周禮初無是而據以爲釋終覺未安矣若王宮
則冬官司空匠師營之考工記匠人職言王宮門阿
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當卽匠師所須之法也蓋
冬爲少陽夏爲少陰匠師營王宮者在冬官量人營
后宮者在夏官聖人分屬正自有義但冬官亡故說
經者不得依據而妄以意測耳然則后宮不見制度
之數奈何曰其制自與王宮同婦人無爵從夫之爵
故王宮六后之宮亦六匠人不言后者統于王亦猶
内宰職言掌王内之政閽人職言掌王宮中門之禁
兩

小子　羞羊肆羊殽肉豆而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
注珥讀爲衈祈或爲刉刉衈者釁禮之事疏祭用羊
是用太牢爲宗廟之祭○釗謂二經是一事觀而字
可見蓋言以羊肆等祀于社稷五祀也尚書祈于新
邑羊一後漢書以黃羊祀竈是以羊祀社稷五祀之
證至珥當爲弭如小祝所謂弭災兵祈如小祝所謂
祈福祥則王與之嘗辨之矣或謂此珥既爲弭災兵
之祭則安得引周書之祈新邑爲證乎祈新邑是大
祭祀故用太牢有牛羊豕此爲小祭祀故第用羊及
駹犬曰何以知然曰冬官豕人已亡而地官牛人尚

存不聞祈珥共牛牲也周官六官中但犬人職云幾
珥用駹及此羊人職祈珥共其羊牲而已
掌固　凡守者受灋焉以通守政注凡守者士庶子及
他要害之守吏疏云他要害者謂城郭所守是其常
處除此有要害之處若殽皋河漢要路之所○釗謂
凡守者但守城郭溝池樹渠之所而已其他險阻則
具于下經所謂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云云蓋凡他
處要害亦都郊山川中物耳且以文法言之則此處
緊接上城郭云云文未可遽攙及下文也下經云晝
三巡及夜三鼜以號戒皆掌固身親之而疏謂掌固

一集 叉 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46 版 正內

設法與所守之處非是自巡行亦誤不然則守法亦一定章程耳序官稱上士二人下士八人豈非冗員乎或謂信如子言則都邑以下不用巡矣曰非也都邑等則守彼者巡之經不言文不具疏若置彼處則無可議也

環人　掌致師注致師者致其必戰之志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焉○釗按兵書曰致人者不致於人左氏傳曰使剛而無勇者嘗寇而速去之皆後世求必戰之術也且兵凶器戰危事不戰而服人微特彼國利也不傷吾卒士不苦吾將帥威莫神焉而顧

必求一勝之快豈元公制官之意哉竊謂環人者義取審察内外若環相循而不窮致師者深審我師敵師而極其確記君子致樂以治心注致深審也師義莫先於知己知彼而知必要于致故環人以此為首焉史記周本紀尚父與百夫致師此蓋本戰國之書不足據也

訟敵國注敵國兵來則往與之訟曲直若齊國佐如師○釗謂鄭所云諸侯事耳天子討而不伐凡所軍國皆曲而不直尚何於訟則此云訟不得兼言曲直矣史記呂氏之亂周勃未敢訟言誅之注訟言猶公言蓋聲罪致討無所隱諱如訟于庭耳周語讓不貢告不王下又云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韋昭注謂以文辭曉告之司馬子曰告皇天上帝日月星辰曰某國為不道征之是其義也

射人　王射則令去侯立于後以矢行告注鄭司農云射人主令人去侯所而立于後也○釗按注下引射禮曰大射正立于公後則立于後即連以矢行告為句先鄭說非也

服不氏　射則贊張侯注大射禮曰命量人巾車張三侯疏引大射者證服不氏佐量人巾車張侯之事○釗按儀禮大射諸侯禮未足盡據以證周官也司裘

天子虎侯熊侯豹侯諸侯熊侯大射大侯九十注大侯熊侯是諸侯之大射禮可證考巾車量人二職無一言及射事而射人職則曰以貍步張三侯是張侯射人掌之有明徵也蓋諸侯官省故以巾車量人同兼攝王朝官備故仍歸射人

司士　唯賜無常注賜多少由王不如祿食有常品○釗謂無常者無常期也宮正月終則會其稍食醫師歲終則制其食是皆有一常匪頒之時也若賜則或臣有勞効或君有恩慶皆非常之事故不能前奠其期不然則後世近倖而濫蜀山之銅募人而斬官物

之賞皆可以周官爲口實矣

節服氏　掌祭祀朝覲衮冕【注】服衮冕者從王服也○釗謂掌王之服衮冕與釋服之節耳

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疏】節服氏皆與君同服故云亦如之○釗按節服者節適王之服與釋也容諸侯亦掌之蓋諸侯祭祀朝覲則節服氏亦節適其服故云亦如之其不曰鷩冕而下而但曰其服者亦猶但曰諸侯則四人而不曰四人維旃也此省文法如疏所云則尊卑不辨何以昭服色乎而或以爲其服亦如之句爲注文誤入經文者亦非也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注】蒙冒也冒熊皮者以驚毆疫癘之鬼如今魌頭也○釗謂蒙熊皮者謂冒熊皮盾上詩蒙伐是也伐者盾別名齊語云轒盾一戰注轒盾綴革盾上則冒以皮革自古然也其必熊皮者亦如熊侯示服猛而已黃金謂戈禮記中庸衽金革朱子曰金戈兵是也黃其色如僞孔傳鉞以黃金飾斧古今注云金吾以黃金塗兩末及後世之弩名黃□□耳古者銅亦曰金此戈以銅爲之故名春秋僖十八年鄭伯朝楚楚子賜之金旣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又越絶書風胡曰禹以銅鐵爲兵吾越尉佗相傳有銅劍亦其類也其不明言戈者省文金吾者吾禦也亦不言金爲何物古人文字多不具類如此矣上言掌下言執揚故亦不犯複也曰四目者謂掌熊皮黃金以相視四方所謂方相也書四目亦如此詁若以爲面具則舜明者其不可解說矣鄭注一誤遂有疑此非周公本書者說經可不愼哉

大僕　掌正王之服位【疏】謂王吉服有九隨事舉動而衣○釗謂此視朝服耳祭祀賓客喪紀則下經言之燕服則小臣掌之則此服不得兼言九也

出入王之大命【注】入大命羣臣所奏行【疏】謂羣臣奏行

王命報奏者皆是也○釗按信如此說則天官宰夫掌之其職云諸臣之復是也此官不應復見竊謂入者如後世封還章事也蓋太僕爲左右之臣惟繩愆糾謬是職苟王出命有不利社稷者還之王王不聽以死持之夫還者入之謂也

大喪始崩戒鼓【注】戒鼓擊鼓以警衆也故書戒爲駭○釗按駭雷擊鼓也與駴同則駭字正自有義而鄭改何與

掌三公孤卿之弔勞【注】王使往○釗按上承大喪云云則注意謂三公及孤卿有喪王使太僕往弔勞也然

喪往弔可矣又何爲而勞乎若謂勞如行人郊勞之文則勞爲吉禮不應與弔同稱且即謂王使太僕往弔公卿喪其於經文亦不合蓋經明言掌三公孤卿之弔勞不言三公孤卿之喪掌其弔勞也竊謂三公孤卿來弔太僕勞之如是始於經文義當矣小臣職云掌士大夫之弔勞其訓亦如之

隸僕　掌蹕宮中之事○釗謂宮祧宮也互詳宮正職

大喪復于小寢大寢注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始祖曰大寢○釗按左傳僖公薨于小寢禮適小寢釋服歷檢書傳無稱寢廟爲小寢者竊謂小寢君所常燕居

大寢君所常聽朝政故復之大寢路寢也亦名適室士喪禮死于適室（注適室正寢之室也）下云升自前東榮中屋不另言其何地亦可見即其所死之寢而復之矣

弁師　會五采玉璂注璂讀如薄借綦之綦綦結也○釗謂璂本作琪玉屬謂以玉璂飾弁縫中也

司兵　及其用兵亦如之注用兵謂出給衛守○釗按注意以衛守別上授兵然獨不思出給與授本無別乎且經亦未嘗有衛守意竊謂其用兵言利用之兵如牛刀徑路刀之屬耳蓋古出軍斬牲以徇陳又軍事共其犒牛無爲皆執戰陳之刃以殺之故知其必別有兵也

司弓矢　其矢箙皆從其弓注從弓數也每弓者一箙百矢○釗按如此說則經言其矢皆百可矣又何必云其矢箙皆從其弓爲此詞費不殺乎竊謂從者如其弓性也按上經王弓弧弓以射甲革椹質曰射甲革則戰陳當用之易曰弧矢以威天下則弧戰陳之弓經雖無明文推其義與下經所謂枉矢用諸守戰合又考工記輈人職曰弧旌枉矢疏弧旌弧弓是枉矢宜於王弧有然上經夾庾授射豻侯鳥獸與下經殺矢用諸近戰田獵合是殺矢鍭矢宜於夾庾有然

上經唐大授學射使者勞者與下經所謂恆矢用諸散射合夫散射不專一名之謂也是恆矢宜於唐大有然此所謂從也然則箙亦曰從其義何釗按箙亦數等詩有魚箙以魚皮飾之鄭語有箕箙以箕木爲之而爾雅翼萁草似荻而細織以爲矢服下經亦有籠箙以編竹爲之詩一與四牡並言一與簟茀並言則戰車中之具也其諸枉矢盛以魚箙而從王弧與下經言田弋充籠箙矢則獵弋之物也其諸殺矢盛以竹箙而從夾庾與（惟絹矢不在箙此言其矢箙故知絹矢也）記桑弧以射四方㮕弧即桑弧曰射四方疑亦散射之類鄭語

言㢘弧箕箙則㯽弧疑亦唐大之類其諸恆矢盛以箕箙而從唐大與

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注〕弩無王弧王弧恆服弦往體少者使矢不疾○釗按注意甚晦如謂王弧之弓但以恆服弦則矢不疾故而廢其名然弓之名夾庾唐大者雖往體多亦無恆服弦之理則何獨不并夾庾唐大而廢之竊謂弩倘機天子不可以機示天下故弩獨無王弧之名蓋王弧者天子弓也下此諸侯大夫之弓則可以名弩矣諸侯大夫皆臣也書曰若虞機張虞人亦臣虞者以弩爲天子驅除猛獸諸侯大夫以弩爲天子驅凶害其意蓋同且王弧弓之弱而能遠到者唐大夾庾弓之强而不能遠到者天子垂裳端拱而威及天下諸侯勵精宣化而威及一國其象如此然則弩之不得名王弧此其旨也

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注〕物弓弩矢箙之屬○釗按周官經凡言物者皆多據物色而言此經言以其物是謂頒諸侯以彤弓大夫以黑弓之類

田弋充籠箙矢〔疏〕充籠箙矢者籠箙皆盛矢物及矢皆共之○釗按審如疏言則以共作充也竊謂充備也訓見廣韻蓋田弋多矢多故於束矢外尤備之以待供給

戎右　會同充革車〔注〕會同王雖乘金路猶以革路從行也○釗謂充備革車者并戎路廣闕革輕五戎皆掌之按共者春官車僕所謂共革車各以其倅會同亦如之是也掌其儀者戎僕所謂掌戎車之儀是也掌其倅者戎僕所謂掌王倅車之政是也馭者馭夫所謂馭從車是也獨不見有充其五戎之正車者故知其必此官也其曰充何也曰臨時治之之謂掌先時治之之謂充充備也其戎五而序官中大夫二人

上士二人何也曰充者亦言其故也戎僕所掌倅車各十二乘而序官中大夫亦僅二人

盟則以玉敦辟盟〔注〕鄭司農云辟法也元謂使心皆開辟也○釗謂此訓殊强按辟明也祭統對揚以辟之注言揚君命以明我先祖之德則此官辟盟亦謂戎右奉敦而進申其論議以明兩君之好耳史記平原君傳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後漢書隗囂傳有司奉盤割牲而盟曰凡我同盟三十一將十有六姓允承天道興輔劉宗是辟盟之義也其用盤者或平原相楚王則

君臣爲盟詛與諸將則同黨爲盟故殺其禮而不用
敦與
齊右　凡有牲事則前馬注王見牲則拱而式居馬前御行備驚奔也○釗按注義則經當言凡遇牲矣竊謂牲事迎牲也大中小祭皆有牲故曰凡前馬者容君雖乘車出廟門迎牲及牽牲時君已下車故齊僕亦下而前馬與
戎僕　掌凡戎車之儀注凡戎車衆之兵車也書序曰武王戎車三百兩○釗謂戎車者革車凡者統五戎言之語所飾謂之革語所用謂之戎其實一也儀者

廣車宜于橫陳闕車宜于補闕苹車宜于爲蔽輕車宜于衝突之類劉熙釋名曰儀宜也得事宜也數者用之皆得宜故曰儀焉而注以爲衆之兵車則輿司馬掌之豈戎僕之職哉
馭夫　掌馭貳車從車使車注貳車象路之副也從車戎路田路之副也使車驅逆之車○釗按賈疏云知貳車是象路之副者以道僕云掌貳車之政令故知之也然考貳者副也少儀曰乘貳車必式注貳車副車則安可謂獨象路乃得是名乎毋亦與戎田互見爲義猶言倅言佐耳如泥貳車字面獨道僕職中有之則戎僕田僕之職并未嘗言從車也康成又何以謂從車爲戎田之副乎竊謂貳車者象路之貳田路之佐及車僕職戎路之倅廣車之倅闕車之倅革車之倅輕車之倅也以其副正車故通曰貳焉從車者典路職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從王之路也以從王行備用故曰從焉使車則使于四方之車也以其爲使人所乘故曰使焉然路亦謂之車者何也曰猶掌五路之官亦曰巾車戎僕掌革路而曰戎車也說經者不務通大義而膠柱一二字之微曷怪其支離詞費哉

校人　凡頒良馬而養乘之注二耦爲乘疏言養乘之者已下皆四匹爲耦是因養馬乘習之○釗按乘謂驅步之馬漢書貢禹傳廄馬食粟苦其太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乘之所謂步作之也
庾人　及執駒散馬耳圉馬注散馬耳以竹括押其耳頭動搖則括中物後遂串習不復驚○釗謂馬耳馬飾說文辟下注云乘輿金飾馬耳也則當盧者曰錫夾頸者曰勒鼻口者曰鑣飾耳者曰磿此經馬耳正謂此散者不縛束之蓋春時駒則執之不使近母馬則使之游牧通淫月令游牝于牧是也此經散馬耳

亦正謂此而鄭氏謂以竹押其耳無乃非散之義乎
圉馬者馬既通淫則須養之然非廋人之職此言者
謂令圉師圉人故下按云正校人員選也校人謂師
圉鄭注亙是或謂禁圉之使不得近毋夫豈其然

訓方氏　誦四方之傳道(注)傳道世世所傳說往古之
事也○釗謂傳謠歌之類一人倡之則千萬人轉說
焉故曰傳道也爲王誦之者於以見民之喜樂疾苦
焉爾而注謂古今所傳說于四方何義哉

番禺陳慶修錢塘汪舜俞校字

周禮注疏小箋卷五

南海曾釗學

秋官司寇第五

大司寇　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疏)
大史內史司會掌事皆與六卿同故皆有副貳盟辭
而藏之擬相勘當也○釗按大史掌邦之典法則內
史掌八枋執國法未嘗掌其貳也（下及國令之貳者一及字則之貳二字不屬法可知）國其曰貳者一則曰萬民之有約劑藏焉以
貳六官之所登曰萬民則非大盟約可知矣一則曰
國令之貳令者一時之規則非大盟約之書亦可知
矣竊謂當以登于天府大史內史爲句其司會不得
連上爲句者司會職掌邦之六典八法一則之貳自
有明文故也

士師　四曰糾用諸國中(注)未有聞焉○釗按大司寇
以五刑糾萬民此經所云糾卽此是與大司寇建言
士師奉而行之與但言國者舉內以見外也

朝士　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於朝(注)人民謂刑
人奴隸逃亡者○釗按貨賄六畜不能知其所自來
故委之舉之公之私之若人民能自言其居處者得
自當送之彼處而以無求遽舉之無乃非乎卽謂
逃亡者必不自言然舉其逃亡書所謂逋逃主也周

公既以數紂復自蹈乎竊意人民六畜猶言庶民之六畜耳不曰人民貨賄六畜而曰人民六畜者蓋貨賄則合卿大夫庶民皆有之而六畜則庶民所獨傳曰畜馬乘不察于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此人民所以不加于貨賄之上也

凡屬責者以其地傅而聽其辭〔注〕屬責轉責使人歸之而本主死亡歸受之數相抵冒者也〔疏〕轉責使人歸之者謂有人取他責乃別轉與人○釗謂屬託也屬責者謂遠賈異方而死者屬侶伴之人收取其責負者或賴不償因訟於官則官必召其地相比近之民

問是果與亡者為侶伴否然後聽而責負者償之所以防影射也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釗按注疏皆以家人絕句愚意未安蓋家人既絕句則殺之者何人乎竊謂當以軍鄉邑及家絕句鄉邑皆公地家則卿大夫也盜賊至犯官長則眇法極耳故人人得而殺之其不曰民者統府史胥徒農工商賈言之也注疏蓋係下經云殺之無罪句法似同而誤也不知下經有報仇讎者云云則殺之是報仇讎者殺之與此正不可同

司刺　以此三灋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疏〕三灋者謂上三刺三宥三赦○釗按注訓刺為殺故有此誤易彥祥訓刺為刺取之義其說是也此三灋亦當指三刺小司寇曰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與此求民情斷民中正合蓋以三刺之灋聽人之情偽而或宥或赦皆因之矣其三宥三赦之上下文不及若干殺者宥者減死一等宥之上則殺也其不曰刺而曰灋者三刺皆有法焉爾

布憲　以詰四方邦國〔注〕詰謹也使四方謹行之○釗謂此說頗費辭按說文問也禮月令詰誅暴慢注謂問其罪窮治之此經所謂詰四方者蓋以國之刑禁問四方邦國有犯者否將窮治之也云爾

禁殺戮　攘獄者〔注〕鄭司農云攘獄者距當獄者也元謂攘猶卻也卻獄者言不受也○釗謂攘猶擾亂也史記陳平傳傾側擾攘漢書賈誼傳國制擾攘是也擾亂者謂獄已成而教罪人作誣辭反案曲引律例以亂執法者之心如今世之所謂狀師者也遏訟者蓋土豪二者皆猾民故司察而誅之

野廬氏　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之〔注〕守涂地之人道所出廬宿旁民也○釗按賓客之至四時皆有之民之歲晚務閒使其聚欜可也若當春夏之閒無乃奪農時乎竊謂不曰民而曰人不曰近涂地

之民而曰守涂地之人意卽其百二十之徒也不然匪惟害農其百二十人無亦冗哉

司烜氏 則爲明竁焉注明竁若今揭頭明書其罪法也○釗按此則讀爲若作爲之爲竊謂明竁者秉火以明照之蓋皋人夜葬〔荀子曰皋人之喪不行晝行以昏殣古之法也〕故必以火意此官掌之耳爲當讀去聲

條狼氏 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注師樂師也大史小史主禮事者○釗按樂師在軍中但吹律耳卽不驗於事無害也罰之可矣鞭之無乃過重乎大史小史主禮事則是祭祀也祭祀失儀

亦未至殺與墨也然則師亦言其長耳戰國以孫臏爲軍師則師者亦軍將之稱也大夫職猶卑故鞭五百師則尊則鞭三百蓋位愈高則罪愈輕固其理也大史小史亦謂在軍中占天時者紂以甲子亡周以甲子興推步陰陽雖非軍中要義然晦日不出師六甲窮日亦不師自古而然本經亦於大師時使大史職抱天時又使小史佐之則亦未嘗不重矣君重之而臣輕之不殺以徇其誰復重顧職小史但曰墨者小史爲佐則非專職事有掣肘智有未及但墨之足以警矣曰然則軍將帥位卑而罪重史則位卑而罪輕何也曰軍將帥則位卑者事親史則位卑者責分也其大史則別曰邦句也曰諸侯在國皆有大史及帥軍旅而勤王則惟奉王朝大史所用之時而已謂之邦者別僕右馭大夫師等之統諸侯臣而言

掌交 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疏天下九州千六百餘國使皆周徧必無徧理今言之者蓋是國有不知治者徧使知之也○釗謂序官中士八人疏謂必無徧理頁是然謂國有不知治者徧使知之則未必然也按經明言邦國之諸侯則非巡其四方邦國甚明竊謂邦國諸侯來朝者掌交巡之以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入境問禁入門問諱諸侯固自勤問而掌交又巡而道言之耳

番禺陳慶修 錢塘汪舜俞 校字

周禮注疏疑何爲作也諸説異同非深思不能通思而不安故疑也疑何爲獨後鄭也先鄭及杜子春之學賈不及後鄭然其説之可疑者賈公彥疏已申明之賈右後鄭故獨疑後鄭凡所不疑皆洞知其所以然而確然可信者也必徵古訓以證之何也不敢空言説經也徵古訓而不及六朝何也東晉尙清談非經義也然則孔沖遠正義何以稱引也孔賈於聲音訓詁之學雖疎而羣經實能洞穴亦漢經生之支流也不及考工記何也考工非周禮本書又戴東原氏圖説確甚不可易也嘉慶戊寅八月十五日南海曾釗識

此書余自甲戌創意至乙亥而五官皆畢無攷工記者後出之書非周官本文也其説皆深思得之有與古人暗合者輒刪去今年春讀潛研堂文集中又見周禮令會男女一條云得之梁鴻翥著有周禮解與余説合惜乎未得其全解讀之也庚辰三月十八日記

跋

此周禮注疏小箋初名注疏疑主疑後鄭旋易艸槀兼先鄭杜君乃定今名亦及音義名略之者从多也校甫畢適有齊魯之遊遂復仍常以授梓同治辛未正月潘繼李謹記

周禮札記

周禮札記

常熟潘任譔

深蒲鄭司農曰深蒲蒲蒻入水深故曰深蒲　案說文蒲水草也⿱艹深蒲蒻之類是⿱艹深蒲二物醢人之深蒲卽⿱艹深蒲也深乃⿱艹深之省文⿱艹深亦是蒲名非以蒲蒻入水深而名深蒲鄭注深蒲始生水中然則始生之蒲其根必淺安得云深

蚳醢杜子春曰蚳蛾子賈疏曰蚳蟻子取白者以爲醢或謂卽蠶子　案說文蚳蛙也謂蝦蟆屬此與杜賈別一義蟻子不可食蠶子可食矣而非水中之物蝦蟇水中之物矣而非互物鼈人所取皆是介物則蚳醢當指物之有甲者爾雅釋魚蚳貾黃

白文貝之別種釋文貾作蚳周禮醢人鼈人之蚳當訓爲餘蚳李巡曰餘貾具甲黃爲質白爲文彩蚳醢殆取其肉歟

舞師教皇舞司農注云皇舞蒙羽舞鄭注云皇析采羽爲之疏曰皇是鳳皇之皇　案如賈說則皇舞爲鳳皇羽矣然鳳皇非常有之禽豈可取其羽爲舞竊謂皇舞非取鳳皇之毛以爲羽乃染羽以象鳳皇天官掌次設皇邸鄭注後版屛風與染象鳳皇羽色爲之據此則皇舞亦是染羽干寶云赤草染羽以爲⿱羽王⿱羽王古皇字

稻人掌稼下地　案地官遂人之外更立稻人一職治田之法始備遂人夫間有遂云云治西北高原之地稻人以瀦畜水云

云治東南下濕之地周建都豐鎬正西北高區西北苦無水故遂溝澮川皆所以通水經云以達於畿明是鎬京爲西北可知東南苦多水故稻人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澮瀉水皆治水之術經以稻人名官而職方氏東南揚州正南荊州穀皆宜稻則爲東南又可知矣

囿人掌囿游之獸禁鄭注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養獸以宴樂視之禁者其蕃衛也鄭司農曰囿游之獸游牧之獸曾氏釗云禁者禁其不得在囿通淫如後鄭說則當曰囿游之禁何必曰獸禁　案曾說非也經文並無通淫二字豈可臆斷說文囿苑有垣也禽獸曰囿僖公三十三年左傳疏云囿者所以養

禽獸詩靈臺傳曰囿者所以域養鳥獸所謂域養者非卽鄭君云蕃衛之意哉況迹人掌邦田之地爲之厲禁而守之鄭注曰田之地若今苑也賈疏曰有禽獸之處則爲苑囿以林木爲藩羅使其地之民遮厲守之則迹人與囿人文合此云獸禁卽迹人云爲之厲禁其稍別者迹人乃邦田之地囿人但游娛之地一無垣一有垣耳故鄭君云離宮小苑觀處也月令累牛騰馬游牝於牧下文牧百獸旣掌於囿人牧卽在囿中安得謂禁其通淫於囿乎

春官敘官鬯人注云鬯釀秬芬香條暢於上下也秬如黑黍一秠二米段氏玉裁曰黑黍容有不一秠二米者　案爾雅秬黑黍秠一稃二米詩維淸傳秬黑黍秠一稃二米此爲段說所本然鄭君乃本白虎通考黜秬者黑黍一稃二米說文鬯黑黍一稃二米許鄭與爾雅不合者以秬秠名異而一物秬爲黑黍而釋文云秠亦黑黍也則秠秬同爲黑黍一稃二米亦可兩屬不必專指秠言之所以說文於鬯下注一稃二米於秠下注亦曰一稃二米也

小宗伯之職云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司農注大貞謂卜立君卜大封　案天府以貞來歲之媺惡鄭注問事之正曰貞是貞爲問事之正凡卜大封卜立君皆是正事天府云季冬陳玉與此云奉玉帛相類故賈疏以彼文釋此貞也說文貞問也

易師彖貞正也乾元亨利貞子夏傳云貞正也師卦師貞丈人鄭注云能御衆有幹正人德以法爲人之長是皆以正訓貞而天府司農則云師貞丈人吉問於丈人與易訓背矣竊謂貞與正聲近書洛誥我二人共貞釋文貞正也貞與問聲亦近師貞之貞但當訓正不可訓問若大貞之貞當兼正問爲訓鄭君注云問事之正曰貞得其旨矣

鬯人職曰凡山川四方用蜃鄭注曰蜃畫爲蜃形賈疏曰蜃畫爲蜃形者亦謂漆畫之　案蜃非畫爲蜃形乃以蜃爲尊若兕觥之類太平御覽引臨海異物志云玉珧似蚌長二寸廣五寸上大下小其殼中注啜之味酒据此則蜃可以盛酒其可爲尊

明矣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鄭注云歲時祓除如今三月水上之類

案續漢志三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爲大絜絜者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絜之矣鄭注卽本此也其云如今三月原未嘗斷定三月而賈疏曰非謂歲之四時惟謂歲之三月之時然經文並無三月二字安見僅言三月乎且攷西京雜記高祖與戚夫人正月上辰出百子池邊灌濯以祓妖邪宋書禮志劉楨賦禊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除國子水嬉此皆言祓除不僅三月之明證尤可證者漢書載八月祓灞上則祓除乃歲時數舉之典故經文不云三月但云歲時不拘時也鄭君云如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亦非竟指爲三月如疏說則鑿矣

夏官敘官槀人鄭司農注曰槀讀爲芻槀之槀箭幹謂之槀校勘記曰余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本毛本槀並作稾禾稾者莖也箭幹亦莖也故箭幹之槀卽禾稾引伸之義也作枯槀字則無義矣　案阮氏此說誠爲有据然司農讀爲芻槀之槀又云箭幹謂之槀確是从木之槀攷說文槀木枯也从木高聲枯槀也从木古聲二字同訓枯卽肅愼氏貢枯氏之枯禹貢惟箘輅楛說文引作枯枯爲木名本可爲矢司農云箭幹謂之槀惟从木方有矢幹之義若作稾與此義遠矣

大司馬之職馮弱犯寡則眚之鄭注云眚猶人眚瘦也王霸記曰四面削其地惠氏棟駁之曰如其說眚與削何別曾氏釗曰四面削其地句當引在野荒民散則削之下　案二說均非下文野荒民散則削之鄭注云田不治民不附削其地明其不能有此言削乃全削其地鄭君云不能有卽不能有此國也此云四面削其地乃稍削之故王霸記不云削其地而云四面削其地鄭君必引在此句下不引在削之下正其精絕處何得妄斥之鄭訓眚爲瘦一切經音義十九訓同地官大司徒七曰眚禮鄭君注云眚禮掌客職所謂凶荒殺禮者也廣雅殺減也公羊僖二十三年傳注殺省也殺兼減省二義鄭君訓眚爲殺則眚有減省之義矣眚通省盤庚惟干戈省厥躬釋文省本作眚春官小宗伯釋文省本作眚釋名釋言語省瘦也釋天眚省也如病者省瘦也省眚同義此言省之乃四面省其土非全削其地也馮弱犯寡全持其權勢強大今以王師臨之四面省其地國雖存而權勢已弱猶人病身雖存而肌膚已瘦故鄭君訓眚爲瘦也其實眚當作省鄭君不讀作省以無正文也惠氏云眚之者治其罪然下文賊殺其親則正之鄭注云正之執而治其罪治罪卽下文之正況九伐之法盡是治罪之義眚爲治罪似嫌渾稱惠氏据詩常武省此徐土謂眚與省通此說得之

大司馬職鼓戒三闋鄭注云鼓戒戒攻敵　案戒或作駴下文

鼓皆駴鄭注疾雷擊鼓曰駴戒攻敵必以疾雷擊鼓與此戒義正合大僕職云始崩戒鼓鄭注戒鼓擊鼓以警衆也故書戒爲駭是故書戒作駭傳寫者因駭從馬遂并改戒字而亦從馬變爲駴矣其實鼓皆駴駴亦當作戒大僕職戒鼓卽此鼓戒之義也

小子職云羞羊肆羊殽鄭司農曰羞進也羊肆體薦全烝也羊殽體解節折也鄭君訓肆讀爲鬄羊鬄者所謂豚解也　案如司農說則肆殽分別甚明鄭君讀爲鬄訓爲豚解破先鄭羊肆之訓而羊殽不釋是鄭君仍從先鄭說也然羊殽訓體解節折與豚解義相同殽肆又何分別竊謂羊肆爲豚解羊殽當訓體

解而熟之禮運云腥其俎熟其殽此卽肆殽之義彼言牛羊犬豕此特專言其一耳彼注云腥其俎豚解而腥之熟其殽體解而爛之以此二義訓羊肆羊殽與經旨正合禮記曲禮上左殽右胾賈疏云熟帶骨而臠曰殽釋文云熟肉有骨曰殽此皆訓殽爲熟肉凡祭祀之禮初獻薦腥再獻薦熟三獻薦合烹腥用俎熟用豆故詩賓之初筵殽核維旅毛傳殽豆實也禮記曲禮上左殽右胾鄭注殽豆實也殽爲豆實豆實必熟則羊殽爲薦熟明甚司農云體解誠是矣但當云體解而爛之義始與豚解分別

羊人釁積鄭注云古書積爲眦司農云眦爲漬謂釁國寶漬軍器也鄭君謂積積柴禋祀煙燎實柴　案小子職云釁邦器及軍器是釁器掌於小子不當於此復設鄭君破之誠是也但訓積爲積柴則釁當爲血祭矣說文釁血祭也漢書高帝紀上釁鼓顏師古注凡殺牲以血祭者皆爲釁釁爲血祭古有明證且大宗伯云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此卽積柴之祭下文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此卽釁也

環人職云環四方之故鄭注云却其以事謀來侵伐者疏云此則訓環爲却　案序官訓環爲却以勇力卻敵而秋官環人鄭注云環圍也主圍賓客任器爲之守衛與此訓相異賈疏云環人致師此環人主環遶客賓使不失脫是其異也竊疑兩環人

義固不同文亦相異秋官環人當從王夏官環人當從還秋官環人鄭君訓環爲圍攷呂覽變士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高誘注云環圍也莊子庚桑楚釋文引廣雅環圜也圜卽圍義也孟子環而攻之晉書段灼傳作圜圍而攻之是環爲圍之證夏官環人鄭君訓却却古無是訓疑此環字本爲還漢書周昌傳昌還去注還却退也爾雅釋言還返也說文還復也从辵睘聲返與後皆却之義則鄭君訓環爲却實爲還字之義況其注致師引春秋傳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云云此還字明是致師之還則環人掌致師其爲還字明矣傳寫者因秋官環人故誤此爲環耳

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大常鄭注服袞冕者從王服也　案鄭君此注偶失之王之袞冕豈可與人相同且節服氏乃下士安可與王同服攷序官注云世爲王節所衣服据是則節服氏一職掌節王之袞冕之服當云掌祭祀朝覲袞冕爲句六人維王之大常爲句爾雅郭璞純注左傳服虔注引此文均作六人維王之大常當從之鄭君誤讀爲袞冕六人故有是說下文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此亦非四人服與諸侯同但節服氏兼掌諸侯之服其服亦如之一語承上袞冕而言諸侯則四人承上六人維王之大常而言下又云郊祀裘冕二人執戈謂郊祀用裘冕送逆尸二人執戈從車也亦非裘冕二人

也

方相氏帥百隸而時難鄭注時難四時作方相氏以難却凶惡也賈疏云月令惟有三時難鄭云四時者雖三時亦得云四時總言之也　案禮記月令季春云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仲秋乃難以達秋氣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是三時皆有難惟夏獨無故賈疏云總言之也然鄭君注義則以四時並舉夏當有難經云時難時字渾言安能强斷爲三時月令于季春云以畢春氣于仲秋云以達秋氣于季冬云以送寒氣是所却辟之氣卽所迎之氣孟夏亦有迎氣之禮何獨無送氣之典乎月令作于呂不韋此必每闕其制攷之後漢書禮儀志云仲夏之月萬物方盛日夏至陰氣萌作恐物不楙其禍以朱絲縈蓮菜彌牟朴蠱鍾以桃印長六寸方三寸五色書文如法以施門戶代以所尙爲飾夏后氏金行作葦茭言氣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愼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爲更言氣相更也漢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爲門戶飾以難止惡氣案此云以難止惡氣卽鄭君所謂難却凶惡之義後漢志云仲夏之月則夏有難禮明甚漢人去古未遠當得其實則鄭君云四時確得其實事而注之並非以三時總言四時也宗伯職以靑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黃禮北方是迎氣于四郊送氣亦就每時之當方男巫職云冬堂

贈無方無算春招弭以除疾病鄭注此謂逐疫也是但言春冬蓋言歲之始終以該夏秋云爾

秋官敘官庶氏鄭注云庶讀如藥煑之煑驅除毒蠱之言王貞吾周禮學据天官瘍醫鄭注讀藥煑爲藥注　案瘍醫文作祝鄭君讀爲注疾之注攷釋名釋疾病注病一人死一人復得氣相灌注也然注病乃以藥水灌之故劉成國云灌注注从水正取灌注義庶氏職云嘉草攻之鄭注嘉草藥名是雖類于注藥然鄭君訓攻爲燻炙藥草以燻之藥煑卽經文嘉草攻之也則字當依注作煑方有燻義若作注與此義背矣

萍氏鄭司農云萍讀爲蛢或爲萍號起雨之萍元謂今天問萍

2046411
21101000457911
S
2121.5
15

號作萍爾雅曰萍蓱其大者蘋讀如小子言平之平蓱氏主水禁萍之草無根而浮取名于其不沈溺阮文達校勘記云萍讀爲蛢當作蛢讀爲蓱經當作蛢氏後人援注改注又易注蓱爲萍則與下萍號爲一字矣　案經文本作萍司農讀萍爲蓱鄭君仍從經作萍也說文蛢蟜皇也蛢爲蟲無水草義古經無取疑司農原注當云萍讀爲蓱蛢乃誤文萍號起雨之萍上萍字當作蓱楚辭王逸注本正作蓱是其證司農蓋讀萍爲蓱又引楚辭證蓱萍之通鄭君云今天問萍號作蓱此正司農之誤王逸注本正作蓱云一作萍司農據其古本鄭君据別本故云今天問也其云萍氏主水禁萍之草二萍均當如字不必改爲蓱阮氏以鄭君增成先鄭義故多曲說實則鄭君正破先鄭而從經也渾言之萍苹蓱皆通析言之則苹爲正字萍蓱別字說文苹蓱也無根浮水而生者从艸平聲鄭君云無根而浮正本許說經典中萍字皆苹之叚借以別于苹蘋藾周禮萍氏亦是叚萍爲苹以苹萍从平義得通若蓱爲苹字之訓非古經所習見也

司烜氏鄭注烜火也讀如衛侯燬之燬故書燬爲垣鄭司農云當爲烜　案此注疑經淺人妄改垣爲土墻並無火義且注作垣與經作烜不相呼應垣蓋烜之譌當云故書烜爲燬傳寫者誤倒之耳鄭君與司農異義鄭君從故書讀烜爲燬司農從經

文破故書爲烜注當云烜火也讀如衛侯燬之燬故書烜爲燬鄭司農云當爲烜如是則經注相應徐養源云烜與燬聲類不同然釋文明云烜音毀烜有毀音燬從火毀聲故烜燬聲近詩王室如燬列女傳引作毀乃燬之省文司烜氏木作司燬氏淺人因燬烜聲近故誤爲烜說文爟重文爲烜爟烜一聲之轉故爲爟之重文且許引周禮曰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可見司爟或爲司烜秋官之司烜不作烜而作燬明矣所疑者惟許云取火于日官句與司燬職膠轕然日當爲木字之誤嚴氏可均說文校議徐氏養源周禮古書攷均已言之後人因說文此語故以爟之重文改周禮司燬爲司烜也

大司徒職入束矢於朝鄭注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其百个與　案荀卿議兵篇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漢書刑法志同詩魯頌泮水束矢其搜毛傳五十矢爲束尚書文侯之命彤弓一彤矢百左氏僖二十八年傳同此或以五十个爲束或以百个爲束然五十乃兵制百个乃王錫諸侯之制均非宜于獄訟也此云束矢當訓爲十二矢淮南子氾論云有輕罪者贖以金訟而不勝者出一束高誘注金分者隨罪輕重有分兩箭十二爲束此言十二爲束本漢書弓一張矢四發服虔曰發十二矢是以十二矢爲束淮南言訟獄且矢金連言與經旨甚合則束矢爲十二个與

受業周士昌校